叢書集成三編　五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二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幾亭文錄二十卷（下）自卷四十七至六十……明 陳龍正撰……幾亭台大 〇五二 〇〇一
黃漳浦集三十六卷（上）自卷一至廿八……明 黃道周撰……黃漳浦集 〇五二 一九一
疏集六卷自卷一至六……黃漳浦集 〇五二 一九三
狀箋卷七……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二六九
表詔制誥卷八……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二八三
策卷九至十……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二九五
對議檄諭卷十一……黃漳浦集 〇五二 三二九
論辨考說卷十二至十四……黃漳浦集 〇五二 三四五
書集卷十五至十九……黃漳浦集 〇五二 三九一
序集卷廿至廿二……黃漳浦集 〇五二 四五七
啓書後跋卷廿三……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五一九
記·碑記卷廿四……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五三五
傳碑碣墓表卷廿五附錄原碑篆文補遺……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五五九
墓誌碑墓表碣文誄哀詞行狀卷廿六至廿七……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五八九
文頌贊箴銘約揭題詞卷廿八……黃漳浦集 〇五二 六二七

幾亭文錄

下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七

文錄　書牘七

復蔡雲怡憲長　辛巳

昨歲奉使中州、餓殍滿道。米每升八分。而巨室能發粟賑饑、上慰　君心、下固民志者、所在寥寥。治弟逢人。即勸未見踴躍樂從者、天下事。尚有難於捨財者若而事於此猶靳、何況他事。此時猶不動惻隱。何況他時。既無救人死亡之心、無復問他德行他經濟矣。人才必主於心。敬以此語爲問人才之對。祖臺求隱未遂。不得不臨職盡心。中州此時之望福星。真孔亟也。而弭亂莫若救饑。救饑莫若資粥。資粥須米粟。米粟安從得哉。本里本戶之鄉紳富民。各自救其貧戶。明綸不啻再三真切。奉行者率希闊疏。勸之不應。亦由勸者無至誠以感之。既得至誠感動。又須下檄各郡邑刻期同資。方免流徙爭奪之患。合是實無策也。所指有道不與易。舍之則藏。二義殊方若沮溺所云有道無道。汎指天下。是則轉移變化正聖賢之任。用我舍我。出於一人。既已舍之。豈復有求用求留之道哉。所以獵較可同。而三日不朝。則不稅冕而行。正謂風俗可易。而主心有不可易之時也。聖人圓妙於經綸。斂正於進退。二義合符。未嘗矛盾。至於卷懷嘉遯儉德。又是君子分上事。在不磷不緇之大聖。或非所拘。愚見如此。敢質之祖臺。

答沈同江　辛巳

冦氛日南。台議之多中。生民之不幸也。天下事。惟局內者措據自圖。可以早救。次則虛懷集思。若無此二者。雖令局外之人竭力代謀。未必可以進言。勉強進之。亦未必信用。則有淪胥而已。江南以流警爲外懼。猶賴豐年爲內寧。目下得雨賜時若。且令四野挿青。民歸力作。便可望歲。而敝地獨苦乾涸。未知天意若何。萬心皇皇。莫知所措。米價奇貴。不得不姑行平糶之策。雖不得上。猶不失中。殫竭愚慮。條分規畫。錄出呈覽。倘有可採。或以轉告貴鄉士紳何如。

復劉峨日邑尊　辛巳

台諭差役如狼虎。信然信然。推之。則書胥捕役如蛇蝎。土棍如鬼蜮。官僕如狐鼠。循環盤結。爲小民害。惟賴一豈弟神武之君子立於上。則種種潛形耳。然古人云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德威本一事。亦似有分施焉。父臺洞燭此曹之奸橫。必先使之畏。而民乃可懷也。差人不下鄉。爲政第一美事。差本圖現年。可免需索之擾。苐現年隻身日供奔走。亦覺煩勞。或者地方有公呈公舉。則差

現年。而凡有兩造。則差干証。原詞差原証。訴詞差訴証。其有必不得已。須用差人者。則又有顧父母小票式。可收其奔走之用。而禁其咆哮之私。要在令必信罰必行耳。治胥吏略如用兵。威克厥愛允濟。十分聖賢心。佐以三分豪傑手。推此而捕盜餋盜窩倂土棍詐害閭巷者。悉以威威之。民未有不和者也。小刻鄉籌內。有干証勾攝一條。又差役票尾硃印式一條。皆專講此事。幸垂鑒裁。監收一事。關係身家。敝邑亦多虧正身。無敵僱替以自求禍者。止慮正身原虧。赤棍彼見金而不畏法。此則關鍵在僉點時耳。近日城中賭博之風大熾。菴寺街巷。所在成羣。藉夜便爲穿窬。不勝防。亦不勝詰。求即嚴示驅逐。救時一急要者也。鄉農窘困。不得比於城坊少沾平糶之惠。米出於農。而惠不及農。實有不均之歎。昨方與塞菴相國相商。必使各區大戶。亦競發米平糶。乃可免於搶攘耳。外保甲述一冊。錢龍老曾以之守饒。其間儘多獻爲。未供採酌。除奸細寄保障。或有藉於斯。

致劉敬日邑尊

昨見飛蝗蔽天。號哭之聲。震於原野。驚惻交心。爲之廢箸。何天之禍吾民至此極耶。懸格捕蝗。仁政於斯最鉅最急。以民憂爲憂。仰見父母之心矣。除蝗害而受蝗價。即所以救其饑餓也。豈不善哉。恐愚小民捕蝗之力。勇怯不齊。得蝗之數。多寡亦異。俟積滿斗石。方敢赴官領賞。公私守候。或稍需時。若得明示。凡獲蝗者。不論多少。聽於平日稔熟附近鄉紳巨室。或田主之家。隨時交納。每升定若干文。或每斗償米一升。俟巨室積累石數。總交送縣。驗實關領額價。如此則無問城鄉遠近。老幼婦女。皆得借此爲生計。隨捕隨領。因利乘便。踴躍爭先。蝗應可盡。不尚可保也。憂心如惔。伏枕勤獻其愚。惘知大仁人能垂採納。

復劉邑尊

台諭擇人委任。上不煩而民易親。誠至簡便之法。但其人難得。須忠誠不苟。又肯爲民任勞。僅廉得顧上含詬。楨即前川管王黃坊平糶者六。則舍侄阜臨兩人。祈即委之。詰朝便可入倉從事。倘日期稍長。更須協幫輪值。即則修畧兩兒。亦不敢辭也。璵子一最有憂民之心者。但其意肯於鶴湖書院收蝗送倉。不欲手涉錢穀。或微有未便處否。昨用者民吳德賢。其人頗耐勞苦。亦肯任事。仍使之效手足之烈。而顧上舍葉。則兼主發錢。隨到隨發。隨發隨登。耳目協同。互相管攝。弊端必無所容。而捕蝗者益知便利矣。惟各鄉未有人倡蘗。或出一示。即令

各區管平糶者督捕何如。禱雨捕蝗。各有至理。各成實事。雨澤自天。故用禱。蝗乃物害。則用捕。功令原本於經術也。法官術窮於雨。思借禳蝗以自覆。豈知蝗無禳法。有父臺之設誠捕治。自不至太横。竊觀此蝗乃偶過之沴。非源源而來者。父臺實意憂民。恐亦曾虔心叩問。羲文豈欺我哉。雖未敢槩語衆人。弛其畏懼。然不敢不仰告慈父。稍慰焦勞。占辭敬附覽。

致劉邑尊

前觸俯詢備荒一節。已有數行奉答矣。昨於同善會中公議。每社備糙米一斗。聽照時價發糶。另輸白米一升。

聽貯官廩備賑二說並行。宜及今明示。似難緩矣。但備米應令何人領寫。方無騷擾。輸米應令貯納何處。以便取給。似皆應歸於里長。寫簿總繳。收米總納。庶幾略有綱領。且免差役之煩。日後稽核出糶。與興發轉運。諸便宜尚煩台裁。或更廣集衆思。務期盡善。未敢預定也。語云。國奢則示以儉。時詘不宜崇靡。今奢且詘矣。竊謂示儉之道。惟在老父母一諭意間。如目下塞巷相國奉攀。敝邑近年。率以多品爲敬。敬果貴多。則少者類於褻矣。自少而多易。自多而少難。以賓諭主易。以主告賓難。以官長令子民易。以子民啓官長難。伏冀父臺至誠憂民。喜儉厭奢。又出於天性。乘塞巷爲東道主。限示品式。上以遵功令。下以率士民。近以稱饑年。遠以垂儉德。就燕伏之際。無非養民敬民之思。諒大仁人素有此心。弟特從而忖度之耳。然弟亦將在末飭之列。而及進斯言。迹殊類於僭慢。非仰信之至。豈敢爾哉。

與仲馭

南中多君子。往還仕宦中。有盍簪之樂。惟米貴民饑。則又諸君子深憂同患。停箸而歎者耳。今歲漕粟。未知抵京何期。一差跌便有難言之禍。而目前敝壞約有三端。軍旅竊賣。預懷渙散。一也。冦多薄梗。二也。河水不生。三

也。惟水聽天。非力所及。軍旅則待賢總漕。猶可遠思良術而控馭之。然亦無全功矣。冦梗非大有縱舍。不能有收。即如今歲漕糧約四百萬。今再梗數月。耗費離散。十必七八。完且將不得其顆粒之用。奈何奈何。設有曠度忠計之大臣。爲　聖明畫長策。捐其四之一。自淮北以及河南山東畿南。凡積荒郡邑。隨地截留。使民各就食。必應時解散。自古饑民相聚爲盜。非惟兵不可勦。即多金閒賞。亦復無用。惟米可以平之。饑民散即奸民孤。蕩除之易爲力矣。捐米百萬。活數百萬赤子。不爲空費。而兼收平冦之功。其所餘四分之三。猶得速抵津潞。供軍

民之食。豈不愈於今之束手坐視耶。顧此非遠臣小臣可以一疏驟進。必客勿大臣造膝面陳。從容開寤。當有效也。然又誰爲開寤大臣者哉。仰屋竊歎而已矣。吾邑米石至三兩外。言之哽咽。蝗災益復驚心。尊大人爲家鄉遠圖。遣使糴秈於外。外生亦令价追隨。得給部批。可免開津及彼地禁遏。惟即發與之爲慰。

致李雨然少參（辛巳）

弟年來諸疏。幸蒙聖納。海內諸公亦多過獎者。然深識微衷所涯之處。即平生最知弟中。不過一二人。老寅翁每於班行晤談。抉出愚悃所以然之故。窓目之靈歟。

心之神哉。奇才碩抱。指日建牙。於以蕩氛奏寧。使海內彫瘵考槃。並食其福。所優爲也。所深禱也。弟自揣孱賦。固天定其分。不能安頓世界。亦須安頓此身。決意乞休未蒙允請。如彼舟流不知所屆。乃知此身既落形氣。終爲陰陽所囿。動靜不失其恒。惟可操諸此心耳。

與李灌溪侍御

役還讀手教。深感至愛。弟此志未遂。又良犯瀆字。目下確應如何。姑遲數月再請可乎。又不知稟擬此字。有苛求之意否。翁臺倘有微聞。幸密示之。尊疏許久方得處分。任作何排抑。總圖安業。君子惟不當無故而犯難耳。

若開大有開繫之口。行大有維持之事。雖身困而道猶亨。況未至於困耶。何日解維。入留都。此定鼎舊基。而近來客官充滿其中。增豐豫之色。少習坎之志。恐他年之患。將何所歸。識微慮遠之君子。不知何道以處此。

致馮鄭仙銀臺

賢者立朝則益朝廷。處鄉則益鄉閭。居職則益職事。所益云何。總歸百姓耳。老年翁以經世湯猷。喉舌舊京。似未關出納重寄。他人居此。且姑燕息爲高。然聞邇年來。各曹咸借通之名以抑民情。仁智於此靜慮遠思。遂抗章申飭。絕其所通以舒民病。罷冗而要見。銷事而功存。

悶悶之德。崇於赫赫矣。貊貊之音。長於轟轟矣。學識竿頭益可以淺測乎哉。便羽與居。精神如對。

復龔瞻山侍御

手教至具仞不忘。孱質日衰。不堪世資。小疏告退。自分攸當非敢擇便宜事爲之也。不屑爲免。良爲雖不能爲翔鳳。庶幾爲冥鴻。而又未可得矣。爲之奈何。古人亦云默容然退則可默耳。居位而默。是容悅也。中庸安肯開容悅法門。惟更危爲孫。是眞明哲之道。老年翁必首肯之。海內無地不餒。而薊門差跌。藩籬益單。又聞都人乏食。庚癸頻呼。豈直慨我寤歎。念彼京周而已耶。救之無

術。有亦難言。言亦莫聽。度今日事幾。惟賜羨可以啓沃。若將生財平寇兼　數事大頭腦。胸中先自了了。從容啓告　當宁、尚有傾否還泰之理。翁兄能乘間一遊之乎。倘舍此不鬭、只以時局爲相業。於軍國理亂。蒼生安危、不相關也。搜求出一二識時務真俊傑來。庶或有濟。然亦大難大難、狂言及此、願秘之秘之。

致熊汝望撫臺　辛巳

兩逢歲歉愁慘望目、江湖憂民。誠不減於廊廟。況任廊廟棟梁者、吉凶與民同患、其焦勞又何底哉、茲啓米珠特甚。民多枵腹。囹圄一地。尤切痛心。監犯多係重囚。未敢輕議其鋪犯大抵輕罪、且無罪而株連者過半也。貧民營食於外。猶難告飽、身入此中。妻兒安得餘粒。日向獄中間飼相倘乎。故饑年之鋪其苦甚於豐歲之監。一入鋪後輒多餓死、因偶見偶聞、推及不見不聞。姑少言之設如一州一縣越五日而瘐一命。合計七十六州縣。便日推十五人矣、竊念此際起死人肉白骨。惟大仁人掌握數千里者、乃優爲之。一動念一揮毫。一啓口、而和風生氣沁入於各犴牧之心。或於元旦晉謁。更加面諭。感動尤親。度每月生全、可不下三五百人。此多命者。其默默尊親。增元善之修齡純嘏。又可勝數哉。若夫鄉紳

貧民。惟煑粥一着。可以全活。此出自　聖諭。確不可易。而煑粥非一州一邑所能獨舉。恐聞風麕至。反釀意外。必行令各邑。刻日同煑。方有濟而無弊。今歲杭嘉湖三府、最稱歉收、新春此着。似斷難已。其米則應倣蘇松例。每田一畝輸白米一升、此亦惟老公祖一傳檄間。風行草偃與出囹圄登衽席者同其踴躍謳吟矣。春王北發。未獲攝衣來行所懷上體　聖恩、中暢弘仁、下哀桑梓。不敢不殫竭其愚以獻。

復任玉仲恤刑　壬午

年翁抱真正活人之心。今所處乃真正活人之位。敢省饑饉游殍所最急者真正活人之方。前曾以二事瀆撫院熊老公祖待澤之民猶歷延跂、其煑粥勸賑。非有地方錢糧之柄未易敷施至省發鋪禁一事則仁人見在職掌推欽恤之餘仁則可徧諭所屬刑廳。轉行各邑、不崇朝而浹海甸者也仁心發爲仁言。即成仁事、感人誠深救人必衆、仁功之報。又何俟三祝哉、筆所未盡。更令修兒稟詳

與吳經歷　名文獻

傳聞鋪犯甚多。昨死者二人。可悲可駭。饑民入獄。染疫自易、一染多不能復生。究其所犯。大抵債主借端務以

啓之耳。富人爲纖微之逋。致貧民於死。恐彼聞之。亦不能無自驚悔。況爲之父母者乎。此役望門下發哀矜之心。愼之重之、民窮世亂。體　聖王不嗜殺人之心。以共闔挽回。諒爲臣子所宜同也。

答左三山按臺

貴諭來頒學學以饑饉役賦撥船爲要。謂仁人之言。讓仁人之意、茲數者種種皆急於燃眉、而撥船一事。則尤民命國課兩窮而交害、不容不立刻圖廻變更者也。無論募價難措船隻難足。仰令百計勉强支吾。而初使迎運於泗淮。今乃漸進而北。民舟小薄。豈堪涉險。其鬬差跌之數。必甚於往昔之淺船。求速而反遲。求完而愈缺。必稀此矣。蓋暫借一年之迎運。以濟回空之偶滯。可恃迎運而回空長在於淮。不可況使迎運益北。而回空直徘徊觀望。亦有不至淮者。爲又其甚也。聞有并船而化爲烏有者。爲則迎運之不可恃而深可慮也明矣。見害民命究緩。公儲不識粗毫。可因浙事、而以全局入告否乎。至於頻歲饑疫。則惟有仰體　聖諭。使本地鄉紳富室、各自救其本地之窮民。而上臺則措粮資弱使各州邑刻期同舉。官民間兩法互濟。可以少救。其在敝邑曾勉力行之。然感動四方。端有藉於大仁人之風勵也。因朗問之及。不覺娓娓。

致劉璥川邑尊

寵召寵應恭領、但此時一飲一食之命。儘有關繫。不敢不爲慈父陳之。庚辰之春。因漕兌生大變。矢銃殺人。大乇猝阱通邑幾致不測。幸而朝廷以大法懲之。此流雖懾於　同憲。未嘗不望邑人而側目也。今出兌方殷。父臺甚持拮据、官府亦有公心。德威惟良。若因薄遊賜餞。雖局恒體此時。未必不藉爲口實。今願因治弟之懇辭。慨然俯允。使知治弟之所以堅辭者。爲漕務也。慈父之所以特允其辭者。爲漕務也。彼無間可伺。或反動其王

事靡鹽之感。爲在民在軍。在鄉邑。在長安。各有藉賴存予其中。謂非仁人弘濟時艱之一大匡佐耶。至於歲饑民餓。衆苦而歎。聞樂而悲。此又居者行者默默同心。不待愚詞之畢也。惓惓鄙誠。必能鑒之。

答顧瑞屏少宗伯

副公來手書。莊論披函竟讀。如侍慇懃。日今法網清夷。仕路欣欣儼然太平氣色。所要者。遂塵步逼一步。篤食而進無反顧之憂。流氛占踞腹心。借名安民。有圖大之意。漕事日艱。新舊交錯。是三者有一焉。皆足寒心。而今備之。未知今冬來歲。又作何甚界也。虛光景與實境界。

兩兩相炤。畢竟某一遊滕。深用愜幾。竊見　聖主殷憂不自揣謬陳懇欵。亦未知當事者肯究竟實付施行否。道命世命。於斯爲繫。一身之命何有哉。夢卜求賢。兢推元善良以爲國。熱心羅才大冶。菜征志吉。不得不致思於包荒休否之人。老先生川觀日久。夾袋所儲。必當益富。真有其人。而身爲之領袖。便可起而安吾民。報吾君矣。夙昔功大。正爲今日。拭目望之。

復袁槐湄老師

兩奉老師手札。情意懇至。生平奉職循理。自是日用飲食之事。今考遇伊邇。子然一身。茫無依倚。亦正謂道無可倚。倚即非道。倚人倚於人。皆非學者所敢出也。門生昨歲求退未遂。今若遂寸進。又無頰請自遂之體。且盡臣心。將方今二三急務。發明綱領。聽諸同志者共衆而共成之。以此伸酬國之意。然後且晚間請歸田里。早朝開夕可之大事。懷此有年。不欲自貢。若貪戀浮榮。罔進不休。意味有限。光景幾何。門生固不若是其愚也。所以盟志仰所以報吾師

答成玄升兵部

向從劉念臺先生疏中。早知大名。嗣於同寅王俯裁益悉高義。老先生固今之古人。何惑乎鄙夫之不能容也。然而往事已矣。台心恬然。我苟爲太虛。何妨白雲來去乎。小集五冊附上。公道大伸。何日駕遊京華。一慰夙念。且使世得彥並之用也。

寄葉瞻山侍御

古來清明廣大之世。外侮不作。作亦旋消。今者省刑用人。海內翕然矣。惟在殺平寇三實事。未有着落。若以此三事爲主。求堪任總理總督者而任之。聽其自舉偏裨。或者真人才出爲之用。而真事功可建。真成一清明廣大之世乎。愚誠屢言。未能動也。如何而可。聞流氛甚熾。自盧州失後。聽其徜徉馳馬。遂有窺淮窺留之志。惟人可恃耳。一江豈足多恃乎。幸憑與黃位兩年翁計之。位兩有真才識。大江以南倚兆生靈。今日不得不倚托於其手也。掌上視一青。向蒙老年翁賞鑒。欲梓之白下。弟慮其中有傷時語。求已之。今偶爲新泰蔣公所見。徑自刊佈。莫之能阻。適羽便。敬以一冊呈覽。

答楊扶曦戶垣

條條指畫切中民瘼。當今國計。無出此矣。內農政一款。專重本色。專重開荒。與小疏全合。惟大疏重在遊。愚意重在畿近。大疏給與種具。愚意使民自趣。似小異而實次第相通耳。此事是目前回元救急一舉兼收之劑。今

春看議具奏之　旨。恐當事者遂開淡視之。豈知含此更無生財之道。數年來民之饑殍者幾百萬。兵之因饑而亡逃潰散者幾十萬。皆因無食。豈爲無銀。只願舉世精神議論。丟開銀子二字。則生財道理自見矣。昨徐心水年兄相與談及。慨然欲爲司農徹底講明。方將細觀徐尚寶二書。倘年翁貽司農時。力爲從臾。得力更倍。兵民之邀福無窮也。又日下有一急着。河以南麥多人少。幸寇暫遠。人必競出刈麥。赴河北易價。聞每石約一金。豫斗甚大。比京師可加三之一。以共所贏之一爲舟車費。綽然有餘。抵京師之日。仍石得一金耳。比時值贏倍

以外。此時得多措本銀。速往收買。後來抵還原值。餘存本色。可充京儲。若得一二百萬石。便可抵歲漕之半。改折之說實實可行。於以甦南而濟北。寬民而飽兵。舒舊運而速新運。與馬年兄前疏隱然相成。豈非目前莫大之利耶。此貴垣職掌。因謝賜敬。附備狂瞽之獻。

答金太液工垣

昨承下問改折一事。爲維桑造大福。宜急急圖之。運則恐北穀長價。南米開徵。卽無及矣。今姑據所知粗具梗概。吾鄉漕糧細數。并所給單旂運糧各色費用。具載賦役全書。弟未及攜來。年翁須另自覈確。方可入告。至費三石。始得到京一石。此大體則已不爽。利民利國。一事中兼之。　聖聰必欣然允行。卽司計者。聞入庫之鏹且當倍增。恐亦喜出望外。彼特向未經詳籌耳。略稿錄呈。惟酌採。

一察近畿某某州縣。并山東河南本年十分豐熟去處。其所出糧食。不拘大小米。或麥荳等項。每石時價各若干。又地方斛斗大小。恐或不同。并須察明。共算價一炤京倉官斛爲准。

一察前項豐熟去處各州縣原額錢糧。每年該納折色若干。今年暫聽以本色米麥等項。悉炤時價輸納。充

作折色。免費兌頭。其斗斛准京倉算。共計若干州縣。可得本色若干萬石。

一杭嘉湖三府原額漕糧。約計百萬。每石解京止六斗四升。其正耗每石又外加九升八合。名曰漕規。三府民間輸納正耗米共一百一十萬。而實至京倉者。不過六十四萬。據今十五年仍復歉收。時價每米一石。約值銀一兩二錢。連漕規加耗。該每石納銀一兩三錢二分。本年暫行改折。應共納銀一百三十二萬兩。若議近所輸雜糧。每一石二斗。可抵東南大米一石之用。共收七十七萬石。卽抵杭嘉湖三府六十四萬

之數。假如每石作銀一兩。不過去銀七十七萬。而三府改折銀。多出五十五萬矣、此外更有三四輕齎。約每石納銀二錢。緊民間解至總漕給發。又有行糧。有月糧、有過江脚米、楞艙松木、諸般雜色。約官幫共費三石。始得一石到京、今民間既改折納銀、則各項雜費銀兩。并應解京聽用、共三府到京米六十四萬、每石可得銀三兩、共得一百九十二萬兩、是一通融間。北民以本代折、可免賣糶完銀之苦、南民以折代本。得暫留本色以充饑、而國家獲一倍有餘之利。一舉而三便。所當及時亟亟舉行者也。

復蔡雲怡晉撫

浙民無福、晉民得天、總屬王民。亦復何恨、又或者浙遠而晉近、大將留祖臺於神京之側、擁護吾 君、讀召對記語。語語是平日心中欲爲之事。今日身上必行之事。因宜感動 聖明。別諭將才、委不易得。若偏裨。恐處處有之。只要識拔吳起部下人中必有千人之將。往歲吳鹿老撫晉、亦皆從行伍中拔人。祖臺夙具慧目。似無煩借才異境也、又貴治榆次、有乙榜左應選者。初宰昌黎。拒强敵於猝至。以功擢臬憲。後得罪代巡。罷歸。雖未識其面。竊意方略可使。或其胸中更有人。可藉以咨詢也、試

召而覩之何如。昔王文成軍中用人。兼及鄉紳。此正其類、新疏認兵數、許躬提。在他人爲慷慨。在祖臺則一腔忠愛所激發耳、讀罷使人感歎。邊腹禍已至迫。京中儼然太平、非粉飾。則譁囂。不可思不可道、千籌萬想。不忍坐視、又復指陳要務。傷時踰限。一切不顧、惟此痴心。望有救於時。未知 聖衷果大轉旋、大施行否。世界之命。非一身之命、順之俟之、可如何哉。四疏全錄附覽。昨歲滿期休致、不意違願。此番若得罪放廢。固所安也、對知已。不覺無所不言。

答黃東厓掌院

讀手教、眞社稷臣之用心也、部未必即覆。又或以一覆了事、而不實實施行、總不足救目前之禍、得台臺鼎語發明、先使端揆胸中了然。因使 聖明胸中亦了然、信得舍此無他策、用此必有效。然後部覆乃爲不虛、此則廟社之靈。式賴於台臺、非區區一小臣之幸也、所諭南人或聞警而裹足、或撓之不使着手、此必有之事、但朝廷果發眞信、則必立金石之令。必設董理之臣、果不起科、果授銜、果豁罪果如李萍槎新限原王之說。則可不煩清理。而一切爭執阻撓。立地自斷、惟難得如萍老其人者而行之、若津門、則馮留仙之才識、允稱通敏、而河

北河南。則王子房實實堪任。山東新撫公。問其實心實才。此三公者。如可各有其事。雖不特設總理。未爲不可也。齊豫二省水利。未有成書。若津門畿輔。則徐尚寶二書言之極詳。而汪司農亦屢見之奏疏。因其成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但使節鉞得人。則如盧觀象輩。問尚有存者。召之可至。即南來胥隸。亦有一二留心此事者。問夙逮茹。終當有成。益此事見效。原在數年之後。但功效一見。却見元氣日漸充周。把一个極窮極苦無法可治之世界和身翻轉。無一病不治。無一美不集。便是真正中興。衍國祚於無疆。非僅補偏救弊。年挨一年而已。士伸於知己。邇老先生有俯信之意。不覺披肝露膽。實爲天下非爲自己立言。大君子必能諒之。

答倪戶部（[illegible]）擬墾荒疏

墾與屯名殊而實混久矣。屯於邊地。所以餉軍。墾於內地。所以足民。原是二事。小疏深著此辨。因近來興屯。有名無實。止計每畝一分之屯課。非實求軍士耕耨收穫也。又邊奴屢擾。而我無精兵良將爲防護。自盧制臺沒後。屯事委亦難安。故不若且緩議畿輔開荒。加小疏所云招徠激勸諸法。朝廷無費。成效漸臻。但使附近諸郡。民間蓄聚漸多。上可輸京儲。旁可資邊餉。濟速固兼美。

濟遲未大憂。此是通身轉旋之機。又亦目前備艾之道。且諸郡並勸耕作。二三年內。將見溝洫縱橫。可防騎突。又因足食而寓防邊。推此法以行於兗豫。分殺河勢。又因足食而寓治河。實今日中興之大本根。大作法。疏內尚未敢盡言。既蒙下問。得因覆疏。徹底發揮。使聖主洞知治源。舉世亦曉然於救時之急務。功德之鉅。孰可與侔。其發端處。切須先提明內地墾荒。非邊地屯田。而今日事勢。墾易於屯。今日補救元氣。墾尤急於屯。得此數語提綱。觀者便多了了。所諭潞水客譚水道攷二書。皆僅有抄冊。又無刷本。頃爲屯院徐心水借去。台臺或遣取視何如。

答蔡雲怡督撫（壬午六月八日）

小疏三已奉旨。墾荒者。司農認眞議行。且觀其覆奏若何。然不申明大信。不特設農官。雖覆議。總具文也。前並如李萍老。後進如韓泗水。皆堪董理斯事。而一方擬中樞。一資格未及。甚難如意。其冠一疏。中樞擬置之。彼自有神運無藉資者耳。第四疏。已踰一月。未知聖意云何。頃者流氛益熾。更望督師爲第一急着。有識者擬屬祖臺。而又有傳聞左帥子寄諮中朝。顧得向來沐恩門下者爲之督。庶便於効力。有引以入告者矣。果若

是與唐季藩鎮軍中自定留後者何異。況元帥之職權至清至誠。乃可使貪使詐。若朝廷擇帥。而亦以穢跡彰聞者充之。其僨帳應不旋踵矣。薊督手足無措。將來議易。衆望亦必有歸。此時祖臺正宜預儲奇謀之士以待稱此選者殊難。幻生固其人哉。至所謂異勇者。亦必拔力絕人之外。粗知方略。乃堪驅策。若一味莽猛。只是家丁。其第於武科。謀不謀。勇不勇。尤爲廢物。想天下之異謀勇者。決不腰纏而走職方。需命於推轂之下。惟在外督撫多方搆求。或可得一二。所深注望於祖臺者此也。然以祖臺之真誠靜深。固當作鄴侯。不當作汾陽。古人或從內而出將。或從外而入相。歷歷之局。固無常家。祖臺長抱此精忠。時時操存。時時造詣。以政事爲學問。聽天公所位置耳。智愚二字。凡講學者須認得歷歷落落。了了明明。智惟可智於介石。若介石之幾。既未得伸。智惟可智於處事。其餘不得不愚。臥龍長源。皆抱絕世之智。處位任事。一以得自繇而盡瘁。一以不得自繇。數爲兒曹罪智可得用耶。竊見處尊位而欲用智者。終非第一流人也。對祖臺第一流人。忽發此愚人之論。附筆惻然。

答蔡雲怡 壬午

不肯輕任。而後所任者必效。此治弟之所以爲祖臺多也。幻生械中部。若着有實用。弟自心識之。所隨時相機而圖之。意總爲國。敢知其他。當事相見。徒加弘獎。不問當今要務。使人何由可以強聒。弟復以大謀密策。托其所親婉啟之。纔發端而彼覺其意。卽云方今一二大事。凡建議者。凡薦人者。後有得失。皆其任之。言者遂止。以是知其本心。既不肯擔當。亦遂不欲聞也。其所以不肯擔當者。又因從未經心。全不明了。認生財平寇三事。是當今決不可爲之事。必無做法。必無能做之人。且挨延過日。爲怡堂徼倖之局。奈之何哉。翌蓀議已進。御覽。而二旬未下。未知作何究竟。始末已刻成。京師未敢送人。特寄一冊奉覽。

寄蔡雲怡晉撫

李轂之後。許定國繼之。李不譁於晉境。賴祖臺止戈不殺。眾以浸安。然傳聞定國兵入晉。不無抄掠。雖真假未可知。懲前毖後。望特加之意也。六經治民。無不尚仁尚寬。獨胤征論治兵。云威克厥愛允濟。六月之雅云。有嚴有翼。竊嘗繹之。威嚴非特誅有罪也。平昔威令震其神魂。俾毋敢犯。正與寬仁相成。苟一犯法。則殺多卒。不如取一將然與其除不赦之將。又不如早易姑可免死之。

將。大抵以琭勝耳。文元帥受耶。須自己手中特拔數輩。新將相間而用。新將感激奮勵。舊將亦不敢偷肆也。昔年曾訂陽明要書。椎華生學憲刻之。山右原板想存臬署。倘祖臺暇時睹新意。頗一咨問。令刷印若干部。俟發榜後。於賢書新士。人給一部。當路費。使旣之公車宁。此書於心性經濟治民行師。無不統括。資治士民真素無游須。或堪少助其心得耳。

復楊扶曦戶垣

墾荒舊制。向爲屯田二字所混。爲起科二字所壞。前疏略言之。近議則詳言之矣。因部覆尚未特挈出墾荒名色。恐一切立法設官。皆無着手處。民間亦決無應令之人。日後仍歸一場虛話。非建議者不咎。由覆議者積習難破也。假如舉得真才。令其所掌何事。奉行何法。或者聖心明知墾已非屯。門知　細制之永不起科。責爲國家大利。但興屯全書久已須行。不欲順示同異。遂姑從部覆。雖仍屯田之名。而責行墾荒之事。庶令海內臣民間風趨赴乎。果係須聽民儘力墾闢。絕不議及開徵。而又多方招勸。如部議所云。然後此事可望興舉。即公廉勤敏之大臣小臣。有所用其心思。效其才力。又今所難惟在一總理大臣。此人果得。必且能知人。能用人。一切

府司屬羅。即一時未能頓備。不妨聽其自求自拔也。遍蒙下詢。謹據所見開數人以復。然天下事。大抵名定而後法可立。法立而人始可奉行。先分墾荒本非屯田。使民曉然樂趨者。正也。姑因屯名而申墾制。使舉世由而不知。但法善人善。則功亦可成。此不得已之權。而未敢必也。昨聞　聖心惓惓。以此爲根本至計。必欲實見施行。此年翁職掌所繫。亦忠良報國之時矣。四海兌兌。言之不覺肫切。

寄錢塞菴相公

親翁厚德純嘏。每私相慶。謂惟申文定公差堪比擬。而清名高風。則過之遠甚。不虞初秋有長公之戚。天末遙聞。驚怛無已。念丁清惠公七十餘歲時。亦喪其長公。此實全中之缺。幸而達觀知命。不至過哀。撫成諸孤。躬享期頤。又益以見缺後之全也。親翁今日所處。適有類焉。而次公妙齡雲步。又非清惠所得儷。茲二公者。大江以南百年來所衆羨也。而台祉皆復過之。觀我觀人。畢竟慰深而歎淺。竊迹京塵。縮地靡繇。姑以茲言。寄安慈念。邇來　聖心日轉。勤學省刑。用人聽言。甚有中興之望。惟貴用真人才。乃有真事功。而方今最急三事。舉世皆昧其綱領。一則以銀爲財。遂以取爲生。今正之曰。財者

穀也。非銀也。生穀先墾荒。後興屯。又必不起科。荒乃可墾。而國可大利。一事中三重疑關。幸政府言路有同心者。更相稱說於　上前。上乃豁然大明。決意舉行。而舉朝亦半信矣。至安撫二事。又皆倒認。謂外難內易。不知外聚而內散。必撫外之績先奏。安內之功後成。撫約期年。安須數載。撫事稍[illegible]賢總督。安則自求賢督師。而外尚須遴選陶成百十良有司。此其難易期候。迥然不同。將與同志講明大意。使言路先有信者。又使政府信之。然後從而昌言之。在朝則救民。不行則知止而已矣。若舍此三大務不救。而爭鬪非。競陞遷。此之謂不知類矣。愚懷如此。敢以質之親翁。

答楊扶曦戶垣

大疏所發下詳繹。以便推演。墾荒事在今日。於興治救亂。總爲第一義。皎然易見。確無可疑。獲上先信友。信友先自近。弟前著墾荒議。見者尚少。今茲於二日內。先抄數本。偏送貴衙門。令各豁然互相信向。則上通政府之心。遠傳各署之耳。迷者漸醒。疑者漸信。生穀足用有時。民安益息有期。中興大本。實基於此。若此事不行。弟縱此雖復有陳說。皆事理之正。而習俗見爲反背者。老子云。正言若反。一事之正而不得伸。他事又孰能見耶。

雖受年翁及諸正人曲加獎借。不能有大造於世矣。張二老向忝同志。昨一友來傳其意。極稱墾荒生穀爲中興根本至計。弟已托此友先送一本至舟中。聽其閒暇熟繹。破任在卽。是一大助。又此事政府已有大半明曉。惟江北相公前者進說。似尚狃興屯習見。此必藉光龔二年翁之力足挽回之。五相同心。方可得力。不然今所覆奏所傳諭。所立法所用人。動稱屯務屯臣。與吾輩建議本意全不相涉。料民閒必無應者。舉動一番。蒿萊如故。無以塞責。則必仍強加屯賦。某郡增若干。某縣增若干。民苦益無窮。而國用終不支矣。今關鍵未定。尚可轉務者。全在設衙鑄印。當刻其文曰總理墾荒某都御史。庶幾名正而事猶可成。若設總理屯政印文。則大事去矣。

示揆修略養

（壬午八月二十六日）

目今　皇上專留心墾荒。傳諭面諭。已經再三。惜部中憒憒。所覆疏。全不合情理。賴戶垣楊扶曦據我墾荒議入告。而黃相公亦以我議面奏　皇上。皇上答云。有陳龍正這個人。乃令進覽。想今後部科會議。一一皆本吾說矣。閣中諸老。亦甚擕此事。既欲仰承　聖意。舍我議固無第二个行法耳。又墾荒一事。向因有欽定興屯書

須行數年。使舉世之民束手。使舉世之官瞠目。我初疏但辨墾屯爲二事。未敢急遽便指屯田之無用。今於議中始暢言之。而 聖旨批楊科臣疏云。與屯不如開荒。說得是。 明主自揣其夙見。此眞治平之將開矣。永不起科。 聖心初聞甚不然。今因數年浸灌於人耳。蔡雲翁召對面陳之。 皇上猶面駁之。及我宛轉三四言之。楊扶曦又言之。 聖旨方提出永免起科事宜六个字來。是急墾緩屯。永不起科。此兩大柱子。已有九分功夫矣。惟不煩清理。此是絕妙機權。而言中猶有荒地作何清估六字。稍帶葛藤。我又於進墾荒議一疏中。提出言

之。卽云荒地當清。卽云所當清者在估。所謂因而導之。以不解解之。想亦可化有事爲無事。今將此事各疏各議序倂爲一册。先後讀之。首尾融貫。見而必感。感而必行。但得此事大成。富鄭公所謂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况青州猶一時事。此乃百千年事。我意誠孜孜在是。考選與否全不掛心。然觀諸當事意。似亦不肯昧公道者。總聽之耳。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七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八

文錄 書牘八

與徐心水屯院

歸途細思部胥一疏。尚有應斟酌處。戶刑二部各十三司。司官皆奉差。即在京者。亦各有馳驅鞅掌之責。司既多。而事情則一貫。故各設本科二人以統之。所以便責成也。餘四部各四司。司各專一事。若令他人代覆章奏。彼反居無事矣。又四司事情各不相通。本科若設一人。須兼熟四司典故。其人乃堂官之才也。若設二人。又覺司少而員多。至吏部原頡頏臺省。轉京卿乃其分內。未足示優。或者禮兵工猶可議設。而銓曹似未可也。只應於原有本科者。重其稽恭之責。優其稱職之遷。原無本科者。各司官事事親覆。不許假手書胥具稿。如事有朦混錯誤。許科道官據實糾正。如此。或足儆省。使認真用心。不致醉夢顛倒矣。心所未安。詳吐以告。

答何松石口北道（壬午九月）

頻讀大疏。多槩議可以救時。其中一說。徙有罪文武之大寮實塞下。使與屯。尤爲救時急務。未知部中究作何覆。豈寢閣至今耶。弟建議墾荒。而部覆皆與屯習夻。豈知墾荒者。生穀足食之大道。興屯者。加派聚歛之別名。乃混而爲一。負朝廷至意。良可歎也。今幸楊扶厥屯院徐心水連疏評之。弟亦獻議拜疏。以極闡明之。俟奉旨後。別當會議。台論使將相之器。皆從農守中出。大哉言乎。僉袁兩公皆名賢。未知才識心思。與此事相宜否。此事須平易近民。如張全義之在河南。乃爲允當。若高風大節。自當施於嚴廊憲使之間。想用人者自當有妙用耳。貴座師處乃蒙意外之獎。汲長孺云。以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翁臺之用意。豈尋常所測識也。感荷感荷。

與何松石僉憲

河間頗同草昧。理須天造建侯。誰爲能不寧者。故應斬借翁臺。有副將毛國英。貧能自守。方略機警。亦復果銳擔當。肯報知已。欲一望清光。效力於開荒等事。所謂陰以兵法部勒其子弟。一挨開溝洫。使平曠漸成險隘。以限馳突。實爲畿輔諸郡之率先。不知可供一班否。

答京營王尊五

大疏略讀大意。見老先生任冏席。即實爲冏政。今任戎席。必實爲戎政矣。只有實事。於臣道便是純忠。於學問便是至誠。於兵事又即靈通變化之所由生也。此時三軍司命。即一世之司命。古人所稱命世才者。惟台臺一

片貫心足以勝之小疏敢煩過褒深佩長者樂與人善之意疏中曾及畿輔七郡守與督撫逐員坐名擬議更換此二事今日皆行稍後時若實實行雖後猶當奏求久之效也凌幻生節類曾連謀類孫臏此眞正目下一味救時急藥有將將者彼仰爲藥使之將兵又即爲啓但容機難頃波兼難預設耳台臺暨諸老更與深叩當漸入佳境信而後爲則必能動聖明之信也此大機大事須以至誠感通台臺愛國心切自能默喻之

與錢龍門京東道（壬午九月）

台翁位置本擬剖符適墾荒之事興遂首借重而河北總理被駁未免少稀然皇上諭政府云袁繼咸道人原要用但吏部該先題復冠帶則知台翁亦同此例聖明本無成心也弟建議者墾荒而部覆一仍與屯舊套此欲裕國彼必欲厲民今得屯院力疏爭之弟亦因進議進書冊復爲兩疏一序墾切曉暢言之專俟奉旨後虛公會議改正銜勅然後事可實行世運民生在此一舉尚未卜天意何如也翁臺入身此事中便須究竟爲百姓造無疆之命謹錄始末一冊顓寄清覽此事湮沒歲久頭面既蒙精神胥亂鈍根之子頻呼難醒近得數君子昌播其理朝士明信乃將得半爲慧心明眼

如翁兄一覽之下自應洞達源流利民厲民斷斷爲此不爲彼與門所至地方惟以變荒得熟爲務不以報課增報見功則福國福民福身福後一以貫之矣惓惓之表惟在於此諸容嗣佈

答何松石僉憲

早用王子房孫事不壞至此今猶幸改授撫事而子房直以撫兼行撫督之檄招徠撫諭散其黨與離其腹心收土寇以攻流寇似已略有端緒若朝廷能假以大權想尚能收拾中原也弟爲足食計獻墾荒議請立總理等官今用愍言設官而立銜則仍以屯務名實相反使受者何所適從若終不改正必大貽軍民賠扣之累有如台議所云矣上谷十議事事鑿鑿無一套語無一板語台翁眞經世手哉子敏明仲皆傑士而薦子敏尤難不避怨嫌甘同功罪又謂直當舉爲元戎使集東南豪傑而出台臺眞經世眼哉然總攝實有經世之心得之震生欲留待墾務中爲用而時日尚遠遂爾南旋俟總理有相諮及者決當首及念翁尚清健而二無病頗難脫奈何奈何

答陳明仲

尊諭惓惓爲斯世斯民起見今當路如此豈不挽亂爲

治耶。爲之三禁。大才自當致用。保舉例雖暫停。恐經屯事宜。爲總理者。自應旁求真才。今但借爲起廢之徑。才與職不相副。總理不得道騁之力。無處下手也。松老雲老。非當今所重賴。呼吸相依。奠安右臂。誠爲得力着數。陸子敏能官。甚冤。既非其罪。而 國家又失此奇能之士。當事者豈可不亟亟使出效用。艱危乎。綿州始末領到極慰所期。

答王子房按院

一部孫子。言地利居多。擇地。謀之本也。得地而諸謀又可施。今世無人道及。讀年翁二揭。一踞地。一用人。共間機略。已陳大意。兵家可言者止於此。此外不可言。亦非可豫言也。一示誠中有權。權中有誠。宛然王文成後出。知一冠一揩。究竟必非年翁。特早一日。則民生少受一日之苦。國家亦早紓一日之憂。凡有血氣心知。豈肯堅持資格。而終無爲國之心哉。且虛位兩年。翁自南省而秉鉞亦既浹月矣。年翁只殫智竭忠。目前且行按臺之事。收按臺之功。轉睫間縣撫而督。自是分內事。諒是時事權稱手。畢展大豪傑之作用。不患勛業侯封。不與文成後先相映也。二揭一示。居則置几上。出則攜袖中。遇同心及稍有識者。必共講論之。亦如弟之講墾荒。提醒

呼喚。挑剔辨駁。費若干心思唇筆。近來朝士乃有一半夢醒。知與興屯。果判然相反者。弟嘗謂今日講興屯。限起科者。乃加派之別名。能驅民而爲盜。詐墾荒。定免科者。乃生殺之要道。能化盜而爲民。此事與年兄收拾河北家當。爲平賊根本。亦有關涉。先以一冊附覽。因二疏尚未奉 旨。不敢多印。左鎮意態乃爾。想渠未見台顏。私於故習。若謂後才足以馭。誠足以感。恐彼亦不得不屈服。試留愚言驗之。劉念老指日將至。并垣中諸相知。便聽當道尊指也。

附王子房揭帖　壬午九月

欽差監左鎮保督鎮楚郢蜀等兵試監察御史王漢爲請留標營。增練土著事。職帶有標營九百六十八人。前經具疏報明。內除保營一百一十三人。相應發回本營外。其餘在河北各縣招集勇士。及懷人舊用過子弟勇士。數月來險難相隨。職知士心。士知職心。漸有家人父子之誼。不忍聽其離散。合無仍留職標下。再於彰衛懷三府土著之人。覓取有身家者。共足三千或五千之數。即令原任參將陳治邦守備連穩。劄委都司馬耀圖。馬星參謀生員郭壯猷。分頭訓練。再特設一知兵監司督策其上。事急則用之合勦事

緩則用之防河。且河北土著既成勁旅。撥兵亦有所忌憚。居重馭輕。便一。土著之衆。各有州縣隣佑甘結身家可稽。臨難不敢潰逃。便二。汴北門外去河干八里。賊勢略遠。職即於北門外直至河干兩旁築土城爲甬道。河北轉輸不絕。所取土著皆用做農老實百姓。比築甬道。徭抽之夫。不須他覓。便三。中州事至今日。草昧甚矣。須是從頭整頓。實實做起。河北比河南。尚未甚殘破。於未殘破地方。早行收拾。力逸功倍。處處皆然。若不於河北立起家當。使寇長驅渡河。河北又成河南。尺五京畿。職不忍言之矣。伏祈　聖鑒施行。

又附揭帖（壬午九月）

爲據險制賊。攻賊必救。以圖解汴事。汴圍五閱月矣。日者河北諸軍。數渡河戰賊。與賊互有勝負。終不能大得志於賊者。賊守河干待戰。而我軍爲背水之陣。賊逸而我勞。其不能得志於賊。固宜。職竊謂解汴之計。與其我自救。不如使賊自救。與其我備賊。不如使賊先備我。職舊至汜水登虎牢關。東纒大伾。南跨嵩少。西斷絕巖。北帶黃河。爲千古形勝之地。故汴城外所屬諸邑皆爲賊破。而不能驟取汜水。其險足恃也。

職檄約秦督軍諸維陽。即宜疾據虎牢。併約左鎮於此地會師。更乞　天語叮嚀。再乞　勅諭督師。選精兵渡河。與秦軍同心合勦。虎牢去汴。在三百里內。我軍旣據極險。先自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東出。乘空搗虛。賊必以全力迎戰。汴城之外賊勢稍退。即從柳園陳橋一帶。一面星速運糧。一面從汴北門外抵河岸。刻期築甬道。如漢軍滎陽故事。令河北轉輸不絕。從此大梁可百年無事。比者賊中精馬十餘萬。馳驟閃爍。我軍向不利於野戰。今處勝[illegible]以待賊。而虎牢之下。山澗嶔崎。賊騎無所施。雖有百萬之師。不能破虎牢也。我軍以高臨下。賊勢聚。則堅壁。賊勢解則進擊。我恆逸。賊極勞。使賊時時自備。時時自救。而我軍即於北面大河。囤糧於河北。晨夕掉舟而運。無餽粟之苦。賊無處斷我食路。我得於其上聚士屯糧。然後從容收復滎雒宛葉土寇。使賊中羽翼皆爲我用。且我軍扼定要害。聲勢肆集。賊必不敢空巢北渡。賊勢漸詘。蕩勦之功可奏。則是一據虎牢。而黃河可防。土孽可收。大寇可滅。又不第解汴圍而已。職刊有告示印票。項已遣死士楊茂和守祿鄭志等持去。分投賊營中解散賊黨。挑激賊變。欲即用賊破賊。此中作用相

機布蹤。職不能預悉也。

又附解散賊黨告示

爲曉諭事。本院前任河內縣。看着河南百姓。俱如我兒女一般。近因闖賊作亂。將我好百姓俱驅着從賊。我我百姓也。只爲一時怕死。沒奈何從在賊營。豈是我百姓本心。我百姓試思量。到底做賊有何結果。目前做賊有何享用。有好飯食。俱是闖賊的私人喫。有好窩舖。俱是闖賊的私人住。搶來的好銀錢。好尺頭。好婦人。好馬匹。俱是闖賊的私人得了去。至於躭驚受怕。各處打糧打柴的。是我百姓。任着破窩舖。沒頓好飯喫。風裏雨裏。泥裏雪裏。五更半夜。受辛苦。忍饑餓的。是我百姓。遇着攻城。當先捱砲打的。捱箭射的。死十个換十个。死一百換一百。何嘗見賊憐恤。何曾問一个姓名。俱是我百姓。我百姓空有父母兄弟。不得一家相守。空有夫妻。不得一處團圓。我百姓還要戀着賊營。不早回頭。是爲甚的。我百姓。第一來慮走不脫。賊拏回去殺了。第二來慮走回家去。官府還以賊待。第三來慮回家之後。還當做糧比限。第四來慮空走脫了。沒有家業。沒有過活。本院明說這四件。我百姓俱不必慮。我百姓白日裏便難逃走。黑夜裏何難私逃。且賊營中眞正西人。不過十分之二。其餘八分。俱是我河南百姓。我百姓若是齊心約定。大家逃走。便有賊來追趕。我百姓合夥數人。殺一个賊。何慮逃走不脫　朝廷差本院來河南巡按。專爲招撫這幾个無知百姓。本院發去免死印票。我百姓身邊收執。若有官府不以良民待我百姓者。我百姓卽持此票赴院陳告。本院定將這个官叅處拏問。與我百姓出氣。誰還敢把我百姓看當做賊　聖上痛念河南百姓殘破流離。俱將通前拖欠錢糧。并見年應徵錢糧。一槪奉　旨蠲免。我百姓回家復業。頭輕腳快。全無差徭門戶之累。何慮徵糧比限。本院如今要大開屯田。我百姓逃出賊營。或愛仍在河南。或愛在河北。本院與我百姓設處錢糧。蓋屯莊。買牛種籽粒。有不能做農的。投到本院標下做親丁。有智略過人的。本院收了做將官。本院有現成糧餉與你喫。何慮無家業過活。本院前任在河內縣。河北山西饑民作亂。有不聽本院招撫的。本院親領兵剪殺幾萬。我百姓豈不知。有聽本院招撫的。如濟源楊大典等。輝縣范三等。陵川田恩祿等。澤州潞子順等。約有數萬。本院俱向

王府鄉紳士民設處錢糧。借給牛種。內有好漢。本院

原文闕

我　祖宗朝皇帝迄我　皇上。三百年來。待我百姓。何等重恩。我百姓何忍背叛。闖賊數年在河南殺傷我百姓的父母兄弟。離散我百姓的骨肉。蹂躪我百姓的墳墓。淫污我百姓的妻子。焚掠我百姓的家室。何等重讎。我百姓何不雪恥。本院受事之初。特出示叮嚀我百姓。如與我同心殺賊。本院必不負我百姓。天地鬼神鑒之。告示不用文語。我百姓識字者。讀與不識字細聽。本院一字一淚。須至告示者。

復王子房（壬午）

手諭至。始略知河勢寇勢。防河更難於昔。防寇更急於勦也。年翁於此時用間設奇。以按而行督撫之機。先收河以南土寇。翦賊羽翼。即用之爲伏爲間。正如謝公伏朱序於苻營。奇功必可奏。往時擬用年翁於河北屯練。且收拾家當。今年翁在從河南先做起。尤恒情所爲最難下手處。蓋今日情勢。又與五六月間不同。豪傑隨時相機。或先其易。或先其難。總是眼明耳。如此布置。便以月計歲計。但求必成。豈堪欲速。且他人前此歲月。已歷幾許。日壞一日。若從今起。日整理一日。雖久猶速也。或者年翁達聖聰。并告當事。以寛期之說。而亦略示大意。如趙充國所云。功效可期月而望。當時蓋以一年爲候。

今殲賊驅賊。或與此期相當。而盪平安揷。使餘黨悉爲良民。不登隣。不復嘯。非數載不能。又河以南殘破州縣。弟意別有一處置。未敢告人。今錄呈年翁酌之。或徑以入告。或稍俟權位得手。然後言之。墾荒始末前奉過一冊。來役口稱更得多冊。今再奉十冊。并掌上視一冊。

答王子房按院（壬午十月二十八日）

讀初六日疏揭。方見賊情河勢。而年翁戰防機畧。不下古名將遂使久踞之寇。一朝退遁。又拯濟難民。哺其饑。煦其寒。托之廬。哀之塚。巡方一身。上兼督撫之事。下兼民牧之勞。懿盛矣哉。蕩平之期。諒朝廷必能寬以歲月。至其仔肩。恐無所他諉。所謂他人求之不得。年翁推之不去者也。物情世局。不過欲於超等之內。畧示循資轉眼。春夏等特如位兩而已耳。年翁須提起精神。徹底打算收場全局。奇男子遭逢隆盛。固當如此矣。新資中有郝貢如年兄是真年翁好幫手。識之信之。弟近爲六年前分闗風波再起。所謂止或尼之。殆以成昨歲歸農之志也。中心坦然不動。

附王子房來柬（壬午十月二十四日）

初六日門生具有疏揭。畧悉賊中情形。并防河事宜。想入老師淸覽。汴城被水之後。賊尚戀戀河干。毫無

去志。意不可測。而邊保諸軍。無一人敢渡河。過西堤看賊一眼者。自門生至柳園。親身登西堤。提兵步戰。與賊對頭打仗者二次。又射焚賊船。盡奪其舟楫。斬賊多級。賊數被挫。十七日子夜。與卜鎮約師夾擊。賊遁汴去矣。難民從汴城接渡來者。饑無所得食。門生炊粥而給之食。寒無所得居。門生創廬而給之居。飢病死之屍。城中水上沒死之屍。無所得葬。門生捐金置塚。覓人深掩而給之葬。視事才二十餘日。坐臥舟中之日半之。馳驅馬上之日又半之。計賊雖暫離汴。尚猶在中原。目前援師。止一秦軍可辦賊。但虞孤掌少合拍者。民窮已極。掃蕩無期。門生誠不知所出。老師爲驅事計。乞切示教戒。門生謨臨啓瞻依之至

又柬

大河以南。非屯田不能收土寇。門生方與地方人正急在此。讀吾師墾荒一書。詳細曲盡。感不可名。門生日來病怔忡。不能自活。即一巡方之任。尚不能辦。必至貽悞中原。至來書所云黃位兩之事。非門生驕質所任。幸寢其說也。至切至切。

與王子房豫撫（壬午）

前者三疏到日。大當　聖心。次日面問豫撫當誰屬。大

臣以趙匡國應上袖出大疏。反覆熟視。曰。此人果有料理。是个來得的。次日即推用年翁矣。知遇如此。真人臣致身報　王之時、豫事至難下手。設賊有北渡之志。河流既淺。防兵又少。如何如何。然大豪傑當萬難之中。亦必有一番出奇救急之着。大抵只是募練鄉勇。或千或數百。姑作主兵一面。招撫土冠中之雄黠者。駕馭而使之。如宗岳蒞大作用。此等事在他人決不能爲。當今人才中惟望年翁靈機偉略。足髣髴之。幕中搜訪得一二奇謀之士否。此最關制勝。淮陰資李左車以下燕齊。鵬舉資薛弼以平楊么。年翁素能下士用人。必有得也。願一聞之。更願有進者。年翁忠誠慷慨。專心民社。無意俯仰周旋人。然師克在和。是第一要義。今後凡僚友屬吏遇有意氣稍不相同者。祈年翁折節下之。蓋今日體勢又與前異。尊居撫軍矣。他人權位。皆在我下。愈折節則人愈服我。愈尊。雖不同心者。久必感悅。彼地既得和衷之美。此中望實自然益隆。如此乃可濟國家之大事。向承年翁至愛。微有所窺。敢不吐肝膽奉告。願年翁秘聽而力行之。至勿宣其端倪也。至望至望。弟俟察奏後。惟有一去而已。此何足掛懷。但望年翁早奏蕩平之績於中原。弟得爲太平之民。於西浙藏之樂。不減行之樂。非極

高明者誰能信及之。

答王子房豫撫　壬午

中州已成草昧。允然允然。建侯不寧。非翁臺孰當其人。亦孰抱不寧之心者。賊衆百萬。若欲以兵力勝之。無論目前無此事。究竟亦無此事。正須英傑別設方略。解散安插之耳。然亦須練成主兵二三萬。方可設施變化。若徑無兵。則何處下手。若先無食。又何從得兵。今冬河防想已可安。而計餉二字。誠目前至要至要之著。弟惟俟部疏下後。即圖抽身。然安攘二事。日切在心。苟一旦未去國。一日不敢忘　君父之急也。前者戇言過蒙採納。以此待天下士。策力不患其不至於前矣。欽佩欽佩。

附王子房來柬

門生才短速化。濫膺　簡命。前具疏控辭至切。未奉俞旨。於此月十八日受事矣。唯是兩河八郡。存者不及半。兩河一百零八州縣。存者不及十之三。遠近諸冦。新歸附闖曹賊營。號稱百餘萬。豫中主兵。尚不及九千。今日之中州。竟成草昧。須事事從頭做起。而兵寡食詘。無處下手。往日主兵食通省之糈。今大河以南所在成荒墟。止仰給河北三郡。三郡十九州縣。又停徵者五縣。止此十四州縣一歲之輸。秋冬供援兵

盡矣。王兵晨夕嗷嗷、更無覓餉之路。近累奉　明綸。責以募練數萬。若不預先計餉。徒言招募。一旦脫巾而呼。部下之卒。皆敵國矣。夙感老師加意疆事。冀與大司農深長計議。倘三軍可資飽騰。門生不惜踵頂。以報　聖明。以報知己也。門生臨啓瞻切之至

又柬

辨賊非孫白谷不可。老師之言。所謂如蘭也。承教虛心善下。老師愛門生至矣。再謝

寄蔡雲怡晉撫　壬午十一月初十日

至亟矣。祖臺忠貞自盟。此時亦不待勸駕。勤王之師。固宜早來。且早來。則一切大謀秘計。可以面奏　皇上。大司馬初至。公虛懷慨。可與籌盡腹心。祖臺急急脂車。安社稷臣。在此舉矣。撫軍留後。何人爲可。勉齋勤幹廉能。得無嫌其操切微過乎。何松老眞奇才。恨稍遠。弟言自有根據。非茫然妄發者。望之望之。

與楊扶曦戶垣　壬午

言與身俱廢。古今恒軌也。天其或者救此餘黎。墾荒尚有行兆。則嗣金豈老而君總理者。必須訪求舊蹟舊人。使北直山東千餘里之間。新荒積荒。原有科原無科。皆其夙昔足到眼到之處。隨地了了。方有頭緒。便於下手。

覓得舊冊二本。并汪李二撫原疏。錄出最要者、送貯年翁所。待時而採酌之。晤屯院徐年翁。便間希出與相商。渠方奉開列條奏之命也。舊人有原任經歷趙鑑同知虛觀象。觀象開在南都。尚堪驅策。趙鑑現居京師。可以不時呼問。開荒遺憲。僅存二人。或亦足備老馬之智耳。昨諭爲弟証上考者伊誰。可指示其名。使弟心識不忘否。近聞甘肅按臺李桐月一疏。內謬獎及弟。雖愧不敢當。然有識者以爲與黃雷岸疏語。適成對偶。譏褒交至。豈亦東坡所云命居磨蝎者耶。若下。應在吏垣。年翁曾聞見否。所云陵競宜抑一疏、至今未得見。因言加、省學人心事。中病與否。總堪領益。倘得錄示此條。用當韋弦之佩。感荷何如。去國之身。任人疑信。然樂慍之關。不容不自體究耳。不然。將無爲介子推之母所笑。

與黃濟巖道長　壬午十一月

士習之陵競。宜抑。豈非至言。但奉　旨進覽。號曰陵競。設有恬者處此。固可進　旨而不進耶。歸休本屬素志。何復計人言是非。惟俟大宗伯察奏　上聞。卽當申昨歲之請耳。賊騎狂逞。道途梗塞。得請之日。雖不與在位者分其任。未嘗不與食祿者同其憂。須塵氛寢淨。乃得出門、第溯實之局。自貴蚤定。晤貴座師相國、豫達微悰。

來明宿慼。此番成其退。更大於成其進。遂其志。更深於遂其身也。

示揆等（壬午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十八日曹使至。知本邑大稔。殊爲可喜。然如隣邑之大浸何。聞文未遇。畢竟平昔不專心之故。怨尤何益。福善禍淫。一家合數世看。一人合終身看。目前未可定。須覓[illegible]長眼。乃可印天。假如天有差處。亦只盡心守義而已。遯世無悶者。立命者也。毋容致疑。毋容妄議也。考選已發。訪單。吾雖列名發訪。然決意不過堂。不與考矣。行止在天。亦在吾心。元旦神明之告早信之矣。今俟事畢。上之則申昨歲之請。如當事者故牽其進退。則求一南中散秩。遠則舊冬之進。則新正可抵家。所喜心境超然。一無纖芥動念。信乎學之不可已。而念之不可不淡也。會試改期之說。多係揣摩。嗚遷大哥選宜早來。不論場期遠近。多坐幾月。總屬有益。

與錢仲馭（壬午）

向嘗自言如此年長。如此爲學。如此受知於君上。而進隨考選。心實恥之。他人未必信。吾猶稔聞之。深信之矣。去夏便已乞休。既未得遂。逡巡踰年。進過考期二番。方始入都。夏秋以來。當事競推爲第一。下至班役馬卒。

皆謂從來俟考者。未有若斯之炳著淪浹也。私心固疑之。臨時當必有魔祟出焉。俄而果然。然在彼巧搆敗局。相與稱快。豈知此際素儼。正未嘗少迕耶。更有奇事。吏垣黃雷岍彈文。有云接烏程之衣鉢。蕭揆李桐月薦章。則云得孔孟之真傳。長安傳爲絕對。區區一人之身。數日之內。糾舉並達於　至尊。適東氛告棘。　帝心殷憂。姑兩寢之。設當國家閒暇。下二疏從公勘議。或誣或確。其亦一時是非得失之林也。但李公獎許亦復太濫。聖傳何事。得敢輕言。易得云求。庶使當之者無愧心耳。家信已封。此事未及補入。幸攜示兒輩。稍以廣後生之胸襟。

示揆脩等（壬午十一月初四日）

十一月初三日。決意求退。專俟察明之日進疏。此晨令夏雲窩貼註籍二字。而墾荒議之旨清晨卽下。今部科當據此會議。次日早。進徐貞明書之疏亦下。又屯院徐另奉特旨。令其專議此事。似有實實興舉之兆矣。身退而言行。天下第一樂事。亦第一吉事。言行則世受其福。身退則我享其安。或者天從人願乎。墾荒二疏。俱已奉旨。令補刻。寄六冊回。劉念翁疏列六款。真古大臣正色立朝之誼。大小臣俱爲之踧懼。然相爲貞勝之機。亦伏

於此中社稷有靈。俾此老得安位數年。補救必多。所可惜者。惟是不明緩急。分理與事爲二。如今日最急。只是生殺冦　三事。却無片語及之。反云　冦易平。不足介意。噫是何言也。腹心橫絕。門戶潰決。豈眞欲以兩階之舞格之乎。惜乎此等眞人品。而體用不全。內外不合。沿宋儒之習。絀救時之謀。無論濂溪明道不爾。卽伊川亦不盡爾也。如高師當天啓初。便汲汲以薦引將才爲事。其明體適用。視此何如哉。救死不贍。則禮義不可治。是故政在養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故行師專在謀帥。今若兵民皆缺食。而不急議生殺。　冦日逼。勢不得不戰。不得不守。又全不能戰。全不能守。而乃云此易與耳。一旦失着。其忍言之哉。見衆朝之不愛國奉公者。而心憤悶。今見此老之愛國奉公。而緩急倒置。亦復悶悶。惟決策一歸而已。噫。安得合內外之大儒。而與之安天下之民哉、

致徐虞求司冦　壬午

歸耕乃夙志。本無感憤。世有高賢長者。自然能信之。頃蒙台諭。乃是名知己。某居官居鄉。著在人耳目。造謗者無可指摘。乃訶之曰奸。曰鄙。曰富。生平儉於自奉也。則似鄙。家居素不請托。又連年民饑。不忍坐視其死。而曲處

賑之。則似富。台臺向有感云。善不可爲。信哉。居今之世。使士大夫以儉樸施濟相戒。吾民尚有生理乎。奸字不知所指。聞其自喜有功於世道。想正在此字。三代之直自存。古云一人知己。可以不恨。況今日知己之名賢。固非一耶。前者李桐月一疏。在二黃之前。二黃疏大都爲此發也。李疏亦下宰公。褒彈同時。必有一誣。異日覆不肯請告疏。卽此可斷。倘果行詰未懲。聽其以病還山。諒愛人以德者。當如是矣。使復繫戀雞肋。或希量遷。或需後考。豈復有分毫恥心。亦與世之自行請乞者何異。道駕將遠。敢布腹心。

與曹古遺兵垣　壬午

方今京師單外。畿輔七郡。應做漢邊太守制。如郢都程不識輩有將帥才者。爲之邑宰。佐貳皆聽其更置辟召。五月間小疏曾進此說。　皇上微爲採納。惜奉行者未眞。今特遣年翁輩七人分行各郡。　聖心似猶用此策也。州邑雖多員。其要領總在二千石。設令屬吏能否莫辨。尚得謂之良太守乎。年翁此行。注意專在郡守。然後遍察州縣。某某果稱職。某某尚堪策勵。某某應互相更調。某某決應斥罷。卽以附近某佐貳賢者易之。此策若早行。或可無目前之氛警。卽今着意行之。尚當有救。庶

可以補撫按所不逮。而少慰 聖衷之焦勞也。身依心切。敢布其愚。同事各年翁。未及一一詳告。晤間希併及之。原疏并錄 聖諭呈覽。

致劉念臺總憲 癸未

商頫云不僭不濫。失沐賞功。豈止僭而已乎。老先生向有未及早參之悔。今幸直道未泯。言路連章。而工垣陳仲謀一疏。尤覺詞嚴義正。足補慰長者意中事。此公[illegible]誠壯烈。冰心鐵骨。甚類吾鄉熊雨殷。顧未知得長處諫垣否也。徐大司寇持法不阿。遂以去位。未云不幸。聞老先生舟楫已定。未靜。宜少從容。君子一身。不問在

朝在野。總繫蒼生命脈。不可不爲世道加玉也。小疏錄置扇頭。請正。出山無迎賀之箋。還山有送歸之韻。先生其知之矣。

與陳仲謀工垣 癸未

初謂道駕猶止。晤言方長。今奉使遽行矣。胸中有懷。誰與賞質。誰與籌度耶。弟無端宿事羈絆。未知何日得請。罷官歸林。候台旌於來春。復命時。便道過寒舍。幸子弟相對。仰觀白雲。俯瞰魚鳥。酌清酤。出新篇。方少舒素懷也。前日年翁屢問及陶詩。想夙昔羿慕之乎。弟於詩最愛陶。曾有陶詩衍一帙。雖在平生編輯著述中。僅一小品。然閒暇披閱。甚有可悅。非遊心物外之士。不以示之。年兄行矣。念無片物可贈。特以副本供篋。輿中一賞。且因陶而徧見其近陶者。古今人文。參差離合。如在目前。

與陳仲謀工垣 癸未

元昊求粟百萬斛。王文正且答以具粟京師。令自來取。元昊驚曰。朝廷有人。遂阻。今小裴營求渡河立功。此謀狡甚。吳莊老已爲具疏。當事須做文正意。令先河南蕩擊闖曹。然後可信其歸命之誠也。如此答之。令不拂狡賊意。而可以伐其謀。年兄應立具一疏言之。

復李映碧掌垣 癸未

祖臺眞所謂道誼之愛。昔年所獻初再兩集。今獨刑垣中有之。每本俱鈐印。項光翁兩年翁入垣。屢以相語。乃知祖臺廣善之心。與古人同其大也。惜弟未足以當之。弟舊春從陸來。諸書皆未攜。今辱台諭。吳相公下取。不敢負其虛懷。直以自留底本。每各一部。送上。裝套俱無。適彰至敬無文之意。待非之人。未敢輕以姓名通。所爲轉達。更足增重。

寄陰太峰給諫 癸未

一別三載。夢寐爲勞。年翁直節已伸。孝思可慰。宇宙間幸猶存此一綫公道耳。然近數月來。似又頗異。年翁時

讀邸報。得微有感於衷否乎。近刻三種。呈教。內一種掌上覩。此數年前成書。曾經台覽。且蒙手定批抹者。昨秋偶爲蔣相公所見。力主發刻。乃風波突興。微聞此書亦有助焉。蔣總之行止自天。非人所能與。薦糾二疏同日下科。人謂未必無意。果爾。則弟亦可謂受知於　聖明矣。又何恤乎人言。此外更有新臺中黃澍一疏。尤爲可哂。年翁想亦見之。或謂弟宜一自辨者。弟覩此直醉人潑詈。何所容辨。且宇內正人如劉念老鄭玄老張二老諸公。無不鄙夷其人。而此外亦無一人不非笑其疏。則弟又何必自爲較耶。春夏之交。必得南還。年翁趨朝之年。

弟方戴經而鋤。相去日遠。通問稍難。附致縷悰。以當話別。

致馮景舒通州道　癸未

通城設奇。朝野歸重。郁貲老自負非常。還都日。深推翁臺當今柱石也。社稷有靈。蒼生有福。生此碩臣。然向者細覩翁臺存心論事。只一味勞實仔細耳。實能涵靈。細能就大。翁想古俊傑成大功名。當亦復然。其他誇張籠罩。臨事未必運斤成風也。毛副將國英上書言事。　天子立召見問方略。恩禮從優。而機尚有待。彼慷慨感激。遂思一見當世名賢。翁臺試進而一詢之。或有攸佩可效於通。卽亦與效之京都。無異。或更可因一方而樹威於隣境。稍挫　　早驅　　使窺伺者不敢蹠至。已入者不敢久留。則翁臺之烈。豈獨固通。卽匡扶全局。皆掌握收之矣。此誠古大臣體國奉公。不分人我之心事。翁臺諒不迂之。此弁久處奇窮。氣貌近於憔悴。顧其設策抱藝。倘非迂假。可隨量而試也。使駑駘飾驥。其能逃於伯樂之炤乎。

與劉湛六　癸未

小袁營歸正事。王子房必有成算。身至河南受降。不聽其北渡。因定爲河南軍屯。河北民屯。皆至當矣。此事中

原大關繫。卽天下大關繫。昨忽傳先聽其以七千人過河北。果然否耶。此輩野心未可測。卽令今日歸命投誠。或他日物力不足以厭其欲。兵力不足以制其命。亦費處置。弟意堅如前說。不許過河。穩着也。或子房大略能駕御之。聽其分渡少許。亦須特設一農器廠。令新民盡納兵械。銷爲鋤犁。仍派給之。使散處河南各州縣。專事耕農。以馴其氣而奪其所恃。庶目前不蹈危機。日後永歸寧帖。年翁有便。試以此芻蕘之說告之。

附湛六小柬

年臺殆如神矣。王子房公祖爲狡所賺。不在袁營而

在永城。英雄隕命。士馬喪亡。敝鄉將何所恃賴乎。主上聞之。亦爲洒淚。慷慨任事。安得復有其人。天意真不可問矣。年臺深識遠慮。敝鄉目前作何收拾。節鉞一麾。作何選舉。幸一一密示之。以致於當事。救腹心以安海宇。仁人君子諒惻然矣。戀悶之至。飲食幾廢。時之不辰、胡底於此。難言難言。

寄蔡雲怡晉撫（癸未）

子房若跌。河北震動。祖臺乍聞隣警。倍應悄悄。孔明惟謹愼二字。一生無失。子房之失。亦由視賊太輕。自視太高也。未見退機。亦茫無確偵。惟冀其飽颺則爲不幸。

禦侮如此。何以答昇平。言之悶絕。弟事蔽閣累月、不知淸楚何期。他人求進爲難。乃不合時宜之人。求退亦不易。近爲陳掌科糾沐梁敘功一疏。其中帶涉一二。語稍碍當事而相忌者。又謂其爲弟報復。無端致疑。深屬無謂。置身風波之場。回念鄉國。徒增喟然。非祖臺孰諒我此意者。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八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九

文錄　書牘九

與姚菾齋屯院

柱玉具見爲民之誠。方今　平寇生財三大事急事。而二者又以生財爲本。生財者。生穀也。生穀舍墾荒無策。墾荒舍免科無策。小議及前後諸疏序已詳言之。而徐年翁一疏尤透頂徹底。日來畿輔魯豫在在蹂躪。荒冊益多。若不速速料理。則新荒將盡變爲積荒。而課額愈失。何以裕國。何以辦賊。且墾荒又非獨爲足食而已。相度地勢。隨處用水。溝洫縱橫。旁植棗栗。數年間。平曠之上。漸變爲險阻。寇賊所據。皆在馳驟。成此地網。坐困彼長。豈不勝數十萬甲兵乎。故此事於足民爲至切。而於制寇又爲奇謀。年翁可先期題明此疏。以慰　聖意。牘　聖度。而況巡歷後。則地形水勢。田數人情。制度方略。一一酌量而次第　奏聚之。此不但救時之殊切。實百世之弘猷。隱德垂賴無窮者也。汪李疏摘錄一本。并附呈。

致張二無副院

君子自樂於退。性也。人樂君子之退。情也。有時樂其進以安民。有時樂其退以安身。乍休目前。修飭形神。以繫

吾生之望。何慰如之。十三日念翁先生飄然往矣。先生向也在告。不同共犯顏。因病以全君臣之義。今也予告同共拒秩。因病以遂僚友之情。天之所以垂注真君子者。豈偶哉。此心無事。得自平日。此身無事。得自今日。一聖主恩深。與天俱矣。聽仲升兄知負擔初釋。道體日即康勝。喜慰不已。未能趨慰。游言奉慰。惟一意靜養。無勞報音。

附二無復柬

六年之別。再得奉教大君子。極擬朝夕追侍。發我醯雞。多病困人。半載牀蓐。頃荷　恩放。又將買驢南矣。先生道味日深。浮言過影。何足有無。然使　聖主寵眷之恩。與貞臣蓼勃之藎。相求而未即相遇。弟不暇自爲痼疾憐。而大爲世道人心惜也。念翁先生去漸遠。私心猶急望其還。無已。則聯舟而談最上。若假我以朝聞之緣。寧敢虛棄。日來眠食稍適。　聖主恩深。不知所報。惟祝大君子之言早得見施行。庶淪胥獲拯。病夫餘息。鼓腹康衢耳。

與楊扶曦戸垣

日來事機若何。年翁心緒若何。木落石出。事莫逃真。士君子平生所得自持者此也。此事勘議完局。度非數月

不能數月之久閒坐既苦無聊兼復日月可惜以弟愚見莫若擇平日性所喜看一書或經或史或本朝典故派定課程如少年習舉業時光景且以消日且以益身兩得之道以年翁青春敏慧乘憂患而加功未必非福半生之大福也感夙昔厚愛無以報聊竭其愚

答楊扶曦（癸未）

尊體初聞微恙知今已安古人以此爲福堂亦非勉強自解語蓋動心忍性從素患難之時易於得力一切讀書求義溫故知新逈有會意亦自與他所無異慧心人能自喻之倘偶忽動既克有定伊誰云憎可見天下事

總非人所能與也靜言觀之濟却人多少機心消却世間多少客氣

與朱勉齋宜撫

老年翁之含哀茹辛五年於茲矣居則盧墓仕則孑身不繼娶不蓄媵專其志養其氣有自昔貞臣節士之所不能行者何哉回念太夫人洎尊年嫂重貞殉難感激難忘而爲此也今秉鉞開府矣拜國恩以報主痛家難以報親不患志之不堅救符在握不患權之不行西境隣邊不患地之非便數歷踰紀不患才猷之不練年甫強仕不患精力之不裕所急者惟求賢自輔愛士如傷

耳求賢以善謀爲本愛士以足餉爲端近來賊將兵[illegible]而邊兵缺餉每數月金安在哉恒聞餉銀解至兵所得者十不一二處處皆然歲歲皆然此弊不除則無下手處此弊一發則各邊腹十餘年積弊豈可追問哉所以相傾而莫敢告也必先請　至尊擴　天地之度以開闢手段造中興事業凡前此積弊加以大赦概置勿究從今日始見在兵數悉與覈實應如舊者足額而止應加兵者實募土著按期發餉務令絲毫皆入兵手則士馬可練賞罰可行有荒土之處可以墾治生聚一二年間加派可以漸減民可安敵可制雖台諭所云以一人

盪眾妖一朝明積弊亦何至感　天威召群怨哉治務在得將選將要在善謀幕中得一眞正善謀之士然後猛將強兵有所主持此又報　君親第一要也遠辱下問敢布其愚弟事漸有解意得放歸耕素樸良足非謝往存

復朱勉齋宜撫

祖臺爲國除兇爲親雪恨刻刻不忘遂不覺道信微誠一至於此卽在古人豈易及哉但爲賢報　國非小小事雖祖臺相信之深弟亦不敢自擬乃爾還應先命一介禮致幕中與之深談二三晝夜使彼此肝膈孚悅然

後薦之。可萬全而無悔。古大臣爲君爲親。義當然也。倘意見有未同處。行此惟意酌之何如。

與曹古遺兵垣

白帥負罪頗深、未知尊師相國竟能得所請否。左帥亦屢冒跋扈之跡、斯二人者、度皆以負人能自疑、理須各賜恩宥、悉原前愆、使圖新功自効、師相至彼之日、先遣腹心之士、貲救往安其心、善開諭之、然後身入其營、撫以恩信、必爭致死力矣、二帥罪釁、不無淺深、二救辭氣應示低昂、亦惟師相熟慮而面奏之、白帥應使隨征、左帥定以信地、足其糧食、固圉爲功、無令得沿江遊移、縱軍士侵暴。今日駕馭二帥之方略。約當如此。台兄倘謂非謬、幸加採擇、徐以尊意自言之、無云出自鄙見也、

致劉念臺先生

讀老先生手教、知之愛之、世豈有兩哉。某無先生之道之望、而人之欲其去也、則不後先生、然又不信其眞樂於去也。設一若不使去之機以困之、今知其眞欲去也。則又不使之得徑棄。而强以量移、豈知學人心事、必不肯以退媒進、今便聽休、與其移而休、有何汚潔低昂、彼亦空勞心耳、方今外患日熾、內憂滋深、退乃至願。推家鄉亦非樂郊、主憂誰與分解。此忠誠大臣所以懷去國

之愴。而凡有心者。不能無喟然永歎也。狂氛北折。聞此時已、的、台旆必宜徐徐、某倘有天幸、旦夕脫樊籠去、長安奔子、仍得追隨十年來之宿愛。出胸中所見所疑、一一求正、何快何慰如之。若其未能、歸來日探禹穴、訂道眞、尚欲遊武夷、放晦翁卜築建陽之事、此亦夙昔有志、乘今足力未甚衰而爲之者、俯仰永悵、不覺及之、

附念臺復柬

老人去國、有爾感愴。念翁兄之知我也。又惠以手書。重之以佳咏、一唱三歎、有餘音焉、雖謭劣不能仰承萬一。抑姑以之自勉焉、則鞭影之及也。嗟乎。道之難行也久矣。不佞不敢以狠戾之資、托言柄鑿、而一時人情物態、巳漸有不可知者。一科場耳。久矣水落石出。而重起不了之話柄、此不過欲翁兄一去耳、翁兄非難於去者、政恐葛藤不斷。轉成維谷之勢。且奈何日夕念此、不禁扼腕計、有道者必有以處之。易曰、困德之辨也、一日得解縚弋。攜手同行。固所願也。乃弟刻下先告行矣、布此耿耿、欲作小詩步韻、念不欲爲應酬之塞責、姑遲之。有會而言。行以奉政也、

與任玉仲侍御

身滯於外。人囚於內。人生羅此。何勝悽楚。昨廝同年

翁語。知以門誼戚戚不遺。使人感惻彌增。竊念婦人無壺外名。然生平或有一二事。爲尋常所未覩者。亦不忍因其婦人。泯沒不傳。謹以行略一二條。暨小詠同上。或轉達湛翁。得仁人數言。非同汎汎。一楮一墨。世世子孫寶而藏之。不能諼也。

與陳仲謀工垣

內子云亾。實懷長悲。情難已已。遂成短歌。昨席間聞年翁向龔年翁語。感愴有加。謹以小詠及事實一二條奉覽。無成有終。地道也。妻道也。然事或有昔人所未行者。亦不忍爲其婦人而湮之。蓋施濟之事。使室人趑趄。維

男子不能獨行也。故當令後世知之。此意惟仁人知之。

附揆宰札（癸未二月十八日）

母親去後。煢煢無所依。日夜惟望大人南還。當今非爽徃之時。大人無行道之緣。徘徊仕路。徒買異已者之忌。以衆小人媒孽一君子。其機變之巧。豈及提防。錢妹丈謂仕路風波洶可畏也。大人自今決宜括囊无咎。未能潛身。且宜守口。古人可以卷懷。正謂掃榮名。剗才華。使人不之忌。故得從容奉身而退。若於富貴。雖等浮雲之覩。於軍國仍深借箸之籌。人且以名心未潛忌嫉從生。何繇得遂其遠引之高哉。大易以

確乎不拔歸之潛龍。而以憂則違之爲確乎不拔之實事。假憂世之志。苟有一毫未能違。則潛確之氣猶浮。而去知幾之哲尚遠也。

與傅惕菴紹台道

祖臺出鄉後。此間玄黃日盛。而疆圉之氛惡。亦七八月於茲。內感外應。因其所也。非慶戚無可言者。言之徒增惋泣。如此世界。悉憲巡行。造福浙中。亦是哲人之福。覩滾滾京塵相去遠矣。弟自秋杪擢讞。訪以來。歷春涉夏。已九閱月。居易俟命。坦坦志情。惟祖臺能深信之。所不能忘情者。兒輩未有一人出頭。而寒荊溘先朝露。萍

蹤遠羇。不得一訣。含痛無已。今決志石隱。求未聞之道。完未竟之書。欽未成之子。以無負餘生。天其許我乎。祖臺政教。予於浙東。何日整駕而西。惠茲赤子。雖總在千里之內。然孔邇有懷。尤樂親承。亦人情也。

復邵二雲登撫

戊寅省啓。將玉霏於敝閣。爾時一堂賓主。猶共謂白日叔皇也。間以其際與台翁證世外事。幸不以爲迂。題而亟賞之。此以見集思廣益之弘度。驗歷中外綽如矣。不依舊情如水。鷗鳥可忘。不知何端。乃來矰繳。自省所因。即翁臺所云海內謬推伯淳之故歟。以伯淳之和粹。不

容於元祐。况圭角未盡。猶步伊川後塵者乎。學踈誠薄。於人何尤、求多者一二人、或已蒙　聖鑒、不敢復贅辨。黃道長仲霖三疏牽涉、不得不一分剖、亦細心平氣、不與彼相垢傌也、敬錄以質有道、舊案靜候九閱月矣。今或者將有竣局之望、遠荷注存、心銘如何、近刻二種附呈教正。多言賈罪、斯亦其一端也夫、

復蔡雲怡晉撫

弟專候部覆下時、即請告歸里。此實人子至情。非敢謂時局既移、便訢訢然抵掌思自見也、然後知古之天民。蓋其心其時、亦有不得已者耶。新叅汲汲報恩。意在墾荒足食、可謂知本計者、但此事喫緊、只在得一真總理之大臣、在昔則周文襄、在近則汪登原司農之儔、方可當之。求之今世、惟祖臺堪任斯事、若先以少司空履任。從容報績、民享我福、我食國恩。衮衣世封。功伴禹稷、豈僅僅田千秋富民侯而已乎、新叅聞向劉濬老言之。濬老過訪弟、敬以祖臺對、業已入告、待時則駕耳、此事雖形神並勞、然下土而聚、治水課農、而兼寓兵。田蒔漸成、犂犂然得王公設險之勢、誠莫大之業也、懷救民之誠者、雖勞亦甘。未知斯世斯民、有此弘福否。張時雍素爲郭老所信愛、曾向弟亟稱之。別諭節鉞之才。敬登夾袋。

有詢及即以轉告。書院講學。不世盛舉。聞之不覺欽[illegible]而道德經濟文章三業並習、使士子各從所近而入。其於有才救時、尤中肯綮。晉士何幸、民生何幸、程子詳本。纔經第二番纂定、此等大業、非沈潛歲月。四五番精神手眼、不能脫藁。誠恐已心一有未愜處、便不足以通天下之志、而啓後世之憾、故寧遲之、俟既成、當隨旌旄所及獻之兩丈、爲留心學道者助一津梁也、掌上錄墾荒書各二冊奉覽、

與蔣一个

細讀覆稿、種種特見。所引證多在欽定屯書。所歸重多在邊屯。而後輔荒地。大抵屬腹。則皆在三年五年之限者也、不別設力田科、總皆慎重名器之意、淸丈二字、未知民間能以安靜承之否、翁臺爲國爲民。一腔熱腸、自能一一熟籌之、林可老已送閱矣。

與仝伯玉

詳觀部覆新叅疏、與原意不相符者。大約有四、原疏墾屯並言、重在開荒、而覆單言屯。一也。原疏以永不起科之　祖制爲主、而覆多引與屯全書邊屯永不起科腹屯免科二年五年之說、然則今所欲開者、豈輔之荒地、皆腹而非邊也、是皆須起科者矣、二也。原疏設力田學

正欲使文理略通之子弟。其父兄樂便而來。今覈不必另立屯學。但附籍應試。則一切入學科舉。仍非便易。三也。原疏入場照立邊生另編字號。量增中額。尤爲鼓舞第一要著。覆云。俟人才日盛。方請鄉會加額。竊恐聞者有河清難俟之歎。四也。殊此則原疏無一得行。惟成屯一款。覆疏與原疏相近。而終結之以從邊開屯。則仍在邊而非指畿輔之荒地。亦未嘗相合也。清丈二字。尤所難言。昨歲親見敝邑清丈。胥役歡歌。村農戶泣。南北人情。或當相近。此於民生國計既多可商。而不同處太多。恐於揆體亦稍未便。翁臺能爲當事一一商確。務從民生起見。挽救實多。但求自出己見。勿宣所從來。弟今日求退之身。凡功與名。皆不欲以身涉之。惟翁臺能信我耳。另數字答將一个。各以片言包括微情。恐其我相未盡。不敢盡言也。未知其能細心思繹否。今得翁臺從原頭處救正。兩兩夾持。或者軍國民生得以匡扶。此等事。正是今日中興根本。民生休促盛衰之大關。寂寞小臣。默默多方運用。惟　天地　祖宗鑒此心耳。非翁臺誰能以無我無人。無功無名。俯體而力行之者乎。切切。

復周際五京東總理（應期）

台臺實心任事。前得林可任屢述尊意。蓋知台臺又虛心咨事者也。手教慇懃。媿如之何。墾荒一事。不佞曾熟籌其本原。誠如台諭。不起科廣事例六字盡之矣。所云三年起科。乃指向來額內田地。近數年新拋荒者而言。然猶恐有凡不信。民不敢來。若積荒田地。定須括出　祖制永不起科四字。不可有邊腹之分。倘吝此永字。則荒亦永永而已矣。著書著議。疾呼屢呼。能信　祖制者未見幾人。幸而　天佑國家。新參面奏補牘。特括此語。聖意方向。民生所賴。其在是乎。屯本宜動用宣恩齊台見良卓。至一切積逋宿弊。則不佞原著墾荒議。與屯院徐心水疏。闢發已詳。願台臺特垂採酌。大抵久於其任。非觀厥成。褒衣世封。自有酬功之典。或內召在即。則薦賢自代。以繼其事。大賢之受斯任。完斯局。立意當如是也。另補議二條。及昔年津門奏疏。事宜一冊。並附歷覽。

與黃澹巖道長

部覆疏云。已上十餘日。然未見下也。老寅翁如有大議。但可做新參原疏參摭事理。未須括著部覆相左之意。今日事勢。非但墾與屯原分二事。而墾新荒與墾積荒。尤須明辯。新荒多近水。尚易治。向來原在額課中者。然非確立免科若干年之信。尚恐逃戶不敢來歸。積荒原不在額課之中。多遠水。勢須開河建閘。築堤結廬。並西

北之民所能承領。必確中永不起科之　祖制。而又多方鼓舞招徠。庶幾東南巨室上農。與淮揚鹽商。有聞風而起者。益新荒可勸本境之流移。積荒必召東南之戶口。雖名一事。其間情勢。判不相同。或疑新荒尚多拋棄。何假召舉積荒。殊不知新荒使邇人任之。積荒使遠人任之。各事其事。有何相礙。若畢重新荒。則課額止可暫招。豈能永免。東南人士。孰敢越數千里而邀難必之耔種。項無窮之賠累哉。惟提出積荒名色。而招之以多方。究之以歲月。來者漸多。積荒且開。新荒自然相率鼓勸。則不惟不相礙。而且相爲助矣。此實實人情事理。無奈

戶其事者。不切念民生。而立意見。兼且動氣。致好事多磨也。大仁大智起而成之。其德澤可勝道哉。

復方仁植屯撫

下問各欵。亦未能詳其實。以臆度之。納糧五十石陞一級者。一年也。非永納也。加級僅虛名耳。起科既分上中下三則。就其間又各不同。或因旱田水田之別。或因官出本與民自出本之別。未可遽決之。總之此類皆積套設語。無足取裁。若果如其法而可闢土治田。則一二十年來禾黍油油。倉箱積積矣。何草萊日甚。荒價日高。幾殍滿天地乎。大疏能剔豁掃除之。上也。姑未及之。履任後別陳。次也。若因其弊說。從中調停。求合時宜。則恐大本既失。後難更正也。朱子謂孟子覩其勢。盡一切大政事機宜。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台臺固世傳講學者。請即以今日之事爲學。而實講之。勸民墾荒。則上下兩利。分收起科。則百無一成。辨此便是明善。信墾荒之利而力行之。勿因分收起科之遊談。自生疑貳。守此便是誠身。業已虛懷諮悉矣。應明啓當事。下交上交。共成中孚。便是信友。因以通於　帝心。酌定救書。使燦然　天章。畫一以布告天下。職掌明而奉行便。便是獲上。於是履任而舉行之。隨其時宜而潤色之。使近

者悅。遠者來。所謂民可得而治也。曰治功。曰臣道。曰學問。一以貫之。台臺今日宜力請此。上不負君用。中不負所學。下不負今日困窮之民。悲惻光明。成就大丈夫一番出處。若夫願之遂不遂。業之完不完。天也。如此認定。所謂主一無適。葛藤俱斷矣。嬰荷謙光。敢罄其愚以報。

與錢塞菴相公

家信至。知親翁用情之篤。垂唁之深。即尊懷亦在哀戚中。而親頻玉履中以隆奠。遥聞而感與泣俱。弟羈旅國門。未及一拜老親媽靈几。抱耿何極。生芻一束。聊將達忱。惟願爲蒼生世道珍攝。碩果碩膚。總有天意寓焉。弟

居此風波萬狀亦賴神祭得幸無恙冰山忽傾旁附推頓宿非可清矣而乘之矢志必退得遂與否則又有天焉居易俟命始終無二道耳自念一身困於外室人須於內境過之逆無可復加惟懶貼行乎患難之事以應幾生於憂患之理僅免斧皇頒作不敢謂學問之得力不可謂非學問用力之驗也昔秋政府相約以理學特爲扼於媢嫉而止今更恐因此及阻其求退安親之志惟俟部覆一下仰具疏乞歸聆致之期或在秋杪

與錢仲馭

賢將數月之間哀兄復哀母太夫人境遇良苦此時無

他道惟有節性養身用慰慈親此即至孝此即學問也生寓長安不過率平生坦夷之意未嘗騎虎虎偏致怒未嘗握蛇蛇噴毒而思落之猶幸夙昔兢兢無事可求姑借宿案以抑其進又欲嗾人糾掌上錄一書虎老閒笑曰是爲之也迷悟而止仲夏下旬方設謎天大局奉隋多人衆皆慄慄而　天心忽轉涉歷至此天下事豈人之所能爲哉君子惟有循理義安天命而已矣俟事竣求歸歸如願與否未可知然爲臣子之道當如是也

答柯楚蘅司理　癸未

敝門生黃廷暘來備悉年來諸治政大約不標風力之名而實行其愛人之德四載中所興除所利賴直與黃華白鶴並千秋矣報成在即內召非遙以吳公治行兼擅賈生之治安爲同籍光寵非年臺誰望哉第昕衡時艱念君民之急無言責而言又往往言人之所不言於是人以爲非時然後言之道也苟求者一再起則亦不得言而已矣適其二年前之本意又何怨何尤落落萍踪恐須於家園綠竹叢中掃三徑以俟輶軒之過也雲翰遠頒心焉銘切

寄劉念臺先生

道履言歸藜藿益因而恣采小雅所嗟民今方殆也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微論知天之士即稍識人情短長事機倚伏者亦應思患豫防漸自戢斂以求善後而乃哆口放手一旦決裂至此所傷實多豈僅曰其身敗其名辱而已耶孽自己作群陰喪氣正類快心然深於憂國愛　君之士顧獨有惻惻而隱痛者有道自知亦相喻於無言矣時局宦態翻雲覆雨以變爲常此豈眞常也哉伊川程子語楊畏曰世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之謂眞常某在今萎菲消散公論已明然意中自有眞常不欲自渝於乍無懼於久無悶故雖彈冠者衆仍甘棄寶失時之譏明道云介於石理素定也行吾素定庶其不逃

於幾矣乎。惟侯歸圖既遂。安親之事一畢。撫琴咏歌暇則尚擬偕一二同志。登稽山而就正焉。先生其許諸。祁年翁中流砥柱。始幾目爲戎首。今竟推爲福先。觀其信心而發進步寧迂知素所得於高山景行也。

答寒菴相公

修兒至。捧讀手敎。備仰身世。不勝慨然。親媽老夫人寢疾壽終。事有漸。故哀而不驚。內子猝疾忽逝。不得永訣。驚悵悲之矣。至於宦途時局。儘能看破。熖方張。不至隨人奪氣。毒既散。亦不敢隨人快心。長年閉關。與古聖賢酬酢。以彼作我模範。亦以我作彼權衡。昔年定得朱子書弁新成救荒策命。而一年來日用課程之外。又定得程子昔功夫已八九分。復定本朝儒統。亦有基緒。儘不寂寞。深有味乎孟子修身見於世之旨也。惟侯處分既定。一意求歸。松杉竹影之間。永矢勿過。此生自足。何悶何悔乎。流氛已極。人無實者。所恃乃在天耳。艮宰必侯新甲科。此吾邑新發諸公之責矣。令郎聞已安和。殊什懸懸。此後保嗇尤當加意。天才絕出之士。其慧性必先用以養身。凡肯泄越紛馳者。非真慧也。公郎自促識之竊以此自慰。

答仲馭

修兒來。稔吾婿眠食漸復。形神已調。不勝私慰。今後還望萬分加攝。賢婿一身。事親事君撫諸任。繁祚胤。擔荷至重。前途至長。此非但尊大人心上事。亦區區心上最喫緊事也。不覺肫切言之。探其本元。推其分量。片言舉之。曰自愛愛人。則生理長聚於身心間矣。修兒初見。甚覺毀瘠。妹增默感。既而父子相對談經商道。亦復油然樂以解哀。旅邸自娛。家食永貞。此物此志云爾。新令必侯新甲科。得人與否。亦在新榜同年。亦在邑民命運。若夫世局。真是浮雲。天怒赫然。泰山作冰。爲盆成括者。殆非一而止耳。君子之大道。根於天地之大德。大德曰生。大道曰好生而無害。今離道以爲才。反大以爲小。日充其欲害人之心。夫焉有不自殺者乎。可憫可歎。近來旨下甚遲。處分乞休兩辭事。未知何時能畢。卽孟夏辦疏。至今杳然。濟民一段事情。聞政府頗有標出。惟簡發難期耳。

示探略養（癸未八月十五日）

歸來時。居鄉之志已決。只可偶入城拜望親友耳。平林須結構小小規模。使春秋可居。遇盛暑。欲借沈氏山堂居之。長松磐石。綠陰流泉。殊助幽居之致。今亦令修兒於古原。卽整治書室三間。以俟隨意徜徉。習靜觀書。少

見人。永不仕矣。若破世榮。胸中超然。修兒此來雖勞費。然岑寂中父子相對。或商經史。或談民物。或話家務。籌堪輿。頗有所益。亦漸解哀況。今擬逐公車大隊。相與偕旋。亦無虞索寞矣。吾只靜坐觀書。自不比他人懷戚戚之慮。惟是歸期難定。恐究須應壬午元旦之占。人生渠五行所範圍。只可以此心範圍五行耳。

附修京信（癸未七月廿七日）

弟以七月十九日始抵京都。拜見父親。悲喜交集。父親哀痛深至。談及母親。揮淚不已。今亦極意排遣。兼借著述以消解情懷。弟自初到一兩日內將母親變

故次第說明。今惟叅酌程子。較對策會。且閱父親新著。至於家中之事。非問不言。不欲以此頻致感傷也。新初再二集。父親欲待程子書既畢。然後探研。程書非踰月不可。而弟當同下第諸公買舟而歸。則父親雖閱此。而弟胸中之蘊。無繇而吐。恐當留作家園日課矣。此時兒與弟互相左右。因茲故見。益發新知。或更有意外之獲。亦未可知。則今日之遲遲。未必非千秋之無憾也。但未知世運何似。容得此閒暇否。父親欲輯諸家儒書。弟初意深以爲不可。今觀草稿已定十分之五。又爲性所僻好。又頗藉此遣懷。與其默默而痛傷心。不如孜孜而欣學古也。弟是以不復進言。惟當勉翻閱。助稽考。少分父親之勞。此爲實著耳。至於人事典則。弟終以爲不必。須知天下萬世。有教不盡的人。有處不盡的事。堯舜猶病。此類是矣。兄意以爲何如。聞寇賊渡江而南。破湖廣省城。屠戮甚慘。又入江西袁州。破新淦。吾鄉恐未得安枕。父親已决鄉居之計矣。平林兩鄉而外。四弟五弟各宜覓一深僻之所。以兩三年之力經營收拾之。大要使鄉農少此大家不得。而吾居於其間。便是亂世之樂郊矣。父親以家中事多。旅中亦頗能自遣。命弟於八月下旬南歸。

十月半前。可抵家矣。弟在寓中。不見一人。不出門庭一步。十九日蚤。素衣冠而入城。行於道路。心殊慘怛。今惟旋夕侍笑言。商旋義。即仲謀諸公。亦未之見也。一字致仲馭。稔知其意極惓惓。快以新聞耳。

答袁世兄

令親翁頗公來。得讀世兄手教。區區鄙見。已悉而告之頗公。所謂上報君恩。下光臣業。近慰朝士。遠救蒼生。只是解舊疑。任實事。兩者足以包之。此眞正義理。亦即眞正謀算。所謂解舊疑者。如呂申公夷簡薦范希文之類是也。所謂任實事者。如生五穀。靖　　平流寇。向來

當事不認眞講求。今專於此三事著精神。務提挈中外之群才。使悉忘閒是閒非。而併力分圖此三事是也。老師若能轉移此機括。則天地祖宗實式靈之。舉朝之士皆仰望之。一昭雪。一出山。有不足言者矣。舍此而別圖。則懇誠之所塞也。世兄以爲何如。

與熊魚山

天定勝人。及勝矣而其間培覆猶多不測。意者化工有心。厚仰司灌溉者獲尸其德乎。未厚吾生。庸玉於成。君子知所以順受之矣。兼旬以來。作何功課。弟自昔年纂定高忠憲王文成二書後。又輯得朱子語類。惜原本在

晉撫蔡雲老處。此間無之。近又纂得程子詳本。方在繕寫。不惟爲後學計。日間功課。實覺時時有會心處。以此自忘其困頓。悅理義而酬酢古人。不以爲寥寂也。翁臺有意於此一探討乎。其意味較實於禪宗。而又深於世務。何時晤對相爲賞之。世俗慰言。無庸復進於達士之前矣。

答熊魚山

入門與立志不同。入門猶游夏之殊科。舟車之異載耳。志則必期於道。猶登舟車者必赴長安也。豈容有異哉。入手功夫。豈惟游夏。即曾與顏。亦不能不少異矣。惟其

擇中庸依中庸則同。若夫自得。全視見在素貧賤素患難心不動上也。或稍動而旋安。亦其次之。初召之也無愧。今居之也得宜。非眞實體貼。孰與於此。

與熊魚山

程子書有刪未盡處。翁臺片言而獲我心。其間約有二端。一是不確當者。一是不關切者。私衷自以其未確而猶恐終確。以其欠切而或又關切。與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非竟胸中精義未到遂於權衡有疎。姑以慎重補之。亦不得已之中策也。樂刪尚存台覽。凡覺可去者。祈即於眉端細批數字。然後發還。弟再加潛翫。務無遺憾。

復熊魚山

台諭甚高。簡端所批。甚有微妙處。獨行所見。不瞻顧儒先。刪訂手眼。委應爾爾。弟意直恐所存太少。使讀者反難割捨原集。則又仍費後學搜閱耳目。故寧稍多之。今於台見所應去內。更酌其的無關係的非正當者刪之。以此抄爲第四稿。而從容訂定勝眞。務無遺憾。然後梓布。爲王快之舉。弟平生著述。訂輯儒先諸書。不敢求人作序。恐其一時未悉愚見。又未知數十年體貼功夫。說不著痛癢。雖徒譽亦增汗耳。若眞學問人。又將本書體勘過一番。得失同異。如各談屋中事。雖所見小有參

者正復何碍。今特求老先生撰一弁言冠之篇端、仰并述台見欲設詳要二本並行、而弟姑守其詳本之意。使此段意思議論、後人已得默領之、亦何異無言之教耶、

附魚山來柬

先生嘗云、意思所到。與伊川晦翁默符者甚多。與明道則少有重複、足徵血性較然不欺、故弟輙敢忘其管小、於來冊妄有存去、然亦未遑細訂、且於當存者〇之、稍次則乚之、應去則𠃍之、如是而已矣、先生若以爲無當、便請束閣、如萬有一當也、則弟尚有說於此。朱子所集全書、散而無統。先生是編。殊有功兩夫子。又其所錄詳、可使後學無玄珠之恨。決當梓行。題曰詳本。另以今所標〇△者爲一冊、題曰要書。如國朝羅近溪先生語要二本。即與全錄並行。共爲一函。殊稱人意、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不患無相賞者、惟商明之所擇不敢必也、倘不以鄙言爲謬戾、仍當彈一月功與先生相商妥確。庶幾與天下共之無媿耳。

復蔡雲怡晉撫

泰關失守。省會隨潰、兼聞三邊亦已提動。今即遣總制。設監軍。未論下手、且無從進步。目今惟有急保三晉一著、最爲切要。而衆朝少籌及之者。惟一新科胡籍頗名全才。感憤懇切。並進二疏。儘有打算。有方略。非漫以氣勝、未知　聖明肯超用否、晉事必做古藩鎮意、一切兵馬錢糧得自調度。文武人才得自辟置、百凡以晉供晉。而人才則不妨廣羅以保晉、如此乃可鞏右臂於萬全。今當事亦隱隱有此議、以之命題立課、而未見施行也、晉中専界大賢、因是得人。若楚若豫若蜀。在在選豪傑居之、方見此法之善。昔界非其人、後又將歸咎於法矣。祖臺冰心玉德、衆朝共孚。惟邇來有訓愼重稍過、又篤意經文、此皆無識者之談、眞可一粲。然所幸一小事未遂。若程子書此時已梓成、置三立院中。不又爲迂闊一案耶、居今之世。好事尙亦難作也。原本有便、幸發回爲慰、

答朱勉齋宣撫　（癸未）

上谷偏缺至此、眞難措手、目前惟有民信一著。可免庚癸之呼、爲日久計、則惟屯墾一著、又未知貴治地形民情若何、果得腴土否、有水泉可引否、人情可鼓舞否、稍知此事者、傳冬有南中一二人、因下第已還鄉矣。將才惟凌幻生近之、然於幕賓最宜、於專閫未盡善。謀慮多可採、而未必能取人、因其久習參禪、好論翻駁。他人開一口、必故爲翻一層。此習氣施之用兵、亦是一病、祖臺

向者過信而耶爲。曾未允俞。近者晉撫仍咨部欲得其故人、似亦賢主各得其所之道也、大刻捧讀神領、謹謝敎、弟事尚未棠處、且聞當事意。謂弟欲掃除東林者、故加苛求、可發一笑、未知何日得解此疑團也。小刻共三種附呈清覽

致詹慈菴邑尊（癸未）

民之隱、因不可勝窮者也、蘊吾民者、此心思伎倆、亦日新而月生、是以言者度之於數千里之外、制之以數年前之局、往往彼密我疎、彼鮮我腐、惟是大腔廓則久而不變、執要可以御煩、與夫目前一二事之大機宜、大利害。一勞可以永逸。此則有可籌度。有可處分。少以佐神君一採酌耳、聊據近思、臚列二端。當道左之芹獻、

一編審里役。最爲重事、關繫民生十年安危、前冊南北運輕重品搭、民情稍平、今因署篆難於執持、遂多轉動、且因田多者大半寄入官戶。不得已、遂略做嘉秀兩邑訪殷實戶充役之法、倘復失眞、徑以貲產兩少之人、代大戶當役、則不平爾甚矣、今冊除十五十六兩年已定外、自十七年爲始、尚有八年、田旣難問、貲役無憑、不如挨區挨甲、逐日編審。出至公至斷以定之、使各區里遞互相指證某某見在實有田若干、雖

使寄入官戶。不復改正。而衆口公論難逃。仍照實田數目僉役、如此、庶稍甦貧民之困、而服貧民之心、其僉北運一名者、亦仍兼一南運、仰大戶可不至重累矣、但新政初發、便衆至煩之民隱、至重之民事、而一一研審以歸至當、誠極勞心、然一勞則永逸。若姑先定一年、則目前雖稍便易、而向後年年煩瑣、或者先定二年、而從此密審留心設法、凡於詞訟徵納及十家牌之類、一一覈其貲產、至次年神明洞悉、孰貧孰富、孰居貧富之間、通邑之民、十得其七八、然後復用編審法、出其不意、一舉而定之、是亦一道也。姑備採擇、

一古稱吏畏民懷、必使衙役懾於威、然後德可行於衆、大約積書老胥、舞文以陰中民、虎差豪僕、乘挾以暘噬民、殲奸之法、初無定格、自有神明、制差則惟嚴禁其自役旁奉牌下鄉、只許正身一人、搖船一人、如事關重大緊急、或路在三十里外、許特稟明、批在票上。特加搖船一人、只使人數少、則氣燄自滅、又各鄉張掛告示、凡有橫索、搶捉雞犬什物者、以盜論、安民之方、思過半矣。

與施四明副院（癸未）

久辱老先生至愛。因一年來。非侯議郎侯　旨。未嘗敢公服出門晉謁一客。如台臺達尊。又非敢燕服登堂者。心雖殷切。迹遂逆疎。益自念臺先生行後。塊然獨坐斗室者。七八月於茲矣。未知何日遂歸耕之願。超此風塵世局也。新按臺任公祖昨見顧云。前曾懇老先生指示全浙民隱。業蒙允許。來月初旬。即擬脂車。特托奉求。其意極肫切。欲自貴府而兼及他郡之民間利病。自縣令以及司理藩臬之職掌。各指其最大最切者一二條。奉爲司南。惟台臺擬允勞神。不虛其所望。

致任玉仲按臺　癸未

兩月以來。乾斷再奮。人以爲除慝懲奸。無前之快舉。然仰體　聖衷。豈願有此。益亦萬不得已而施之。預見此者。當憫默驚悽。不忍踴躍稱快也。台心謂然否乎。敝邑新選詹父母。有憂時之心。有長民之德。仲春度可抵任。舊吏弟脩貢仲衮疏。以詞誣爲因。實以欲廣同善爲願。區區愚忱。竭於吾君之前耳。不期　天心仁覆。越半載。忽降德音。若深致念於薄海孤氓。而欲普其事者。下儕片縣。敢擬晦翁而愍欽天言。有騐宋帝。得謂非四方儀黎之千載一時者哉。邑丞署篆。恐未敢肩茲鴻鉅。應俟新宰下車。爲發軔首政。益此舉非闕一二人。關桑梓

百千無告。又可因而推之遠近。又可漸而傳諸久長。須下之申詳。得體得情。然後　上之入告也。有根有據。弟亦既以始末大意。述之浙父母矣。總憲公以奉　旨。時浙撫未定。故咨文專送祖臺中詳至日。或專題。或會稿。自有宏裁也。弟侯　命累月。寢食經術。聊堪自娛。何日言旋里門。拜聆至教。

示拎脩等　癸未十二月廿五日

廿三日奉　旨陳　若降一級調用。送報者至。見之喜不可言。我之開降。視他人之開陞。眞不啻也。天之成就人如此。可不益進德益修業。以報　帝天之恩乎。今當事者有無限說數。引我進取。我主意已定。不敢忘知已之感。不敢受意外之提。舉世自明我爲臣之心。我自盡我爲子之道。古人不見是而无悶。況今見是乎。銓部已許補南監丞。大約只在正月杪。及二月初旬。准可登舟矣。先慈靈輀動之悲。室人撫棺之慟。父子祖孫相見之歡。其暮春乎。壬午元筮。確乎不爽。事皆前定。營競安庸。惟平林古原兩處。須各有書室三間。爲吾閒居著述之所。此爲適意。一切城市應酬。願從省節之。一歲之閒。野居其八九。乃投閒怡老之本也。興言及此。中心適然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九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

文錄　書牘十

與錢仲馭（癸未）

賢將觴中想益佳健。某靜處長安。閉戶著書。與山林無殊。惟親棺暴露室人間推。每一念至。不能奮飛。如處外疏。歲抄沈閣。燈夕後。定拜疏求致也。壬午元旦。親筮歸期。三年克之。餞如面命。今茲所處。艮亦憊矣哉。非平生少有。至閑居儲有事。幾令日長如小年矣。世迹變幻烟雲。一月間。天怒再行。孼斷罔宥。高下冰山。應時消滅。想高明必深感歎。時事可虞。莫甚流寇。獻賊嗜殺。禍被

民生。闖假不嗜殺。憂在社稷。頃闖獻破吉安。稱奉李公子令。亦不殺一人。總憲家屬安全無患。則其憂方更大也。新父母雖未深交。其人貞柔而有涇渭。志在安民。弭變似足。幸維桑得人。呂涇野先生有云。士大夫居家。須得同志二三人方好。幹事業。旨哉斯言。家鄉亦自有事業可發。與暢於四支。同意。不專居官也。仲馭讀禮年餘。想未免有踽凉之感。生今林棲不遠。子一亦有省親之志。歸來相與盤桓。而以尊大人主持其上。諸凡善業。不難爲矣。小民心固。便足以寧家。而同志朝夕談叙切磋。此身此心。亦覺鼓舞。有所安頓。更於養生之道。爲有助也。仲馭閱此。必迫然豫悵於懷。

與夏緩公舊長樂

老年翁清標惠蹟八閩第一。浙銓一席。首推以待。不虞風木隕零。感深季路。送少稽人倫之鑑也。弟暮年一第。忘情世榮。惟日孜孜。恐人生大事。不得究竟。自辛巳倖濟。具疏求致。明綸不許。勉復趨朝。而機關迭興。幾使星移斗換。所賴日月光華。終歸有定。然而遜思早決。不復隨世局推遷。北而南。南而隱。願從畎畝中靜觀老年翁雲霄事業。俯慰交知耳。國事孔棘。家鄉漸有震驚。惟願無事時。勿立法制以擾之。臨事則共拯饑貧。

使有生路。使夙昔好亂望賊之心。轉爲親上固守之心。仰貴賤賢愚。可同免於大刼也。大仁人素所同心。不覺及之。

與黃石齋宫詹

六年間升沈險夷。無限變態。初聞老先生之罹禍也。深憂之。既而天佑清直。非惟免耳。又益榮焉。世道之幸何如也。然老先生所以居此。至審矣。淡而不有。綬而不迎。雖欲借我爲名高。弗得也。雖欲引我爲知己。弗受也。迨今則機勢渙然平矣。德心靜照。可以彈冠乎。猶然枕石於仙山乎。某涉履風濤。種種意外。手援無人。舟至峻

慮則、天心自爲保定。益信人生所恃。惟有一念。惟有一天。心不負天。則天不負心也。惟台臺其心。訂之。小疏及掌上。視其三冊。附政此書著於丁丑之冬。當日錄本。法眼早見。壬午偶見寘於八公先生。爲之發梓。而忌者讒於當事。謂專刺時。一何鄙也。論久事定。形銷影除。特因老先生昔年寓日。惜不起讒者與信讒者。點破其迹。亦當憫然耳。敝同年林非齋。當世有心有眼人也。衡文粵東。道經梓里。求就正於宗匠。風郵之便。敬詢履祚。

寄沈芳揚銓部　（癸未）

有三要。曰潔己。曰知人。曰清弊。潔己甚易。素性優爲。然特宜一洗近日之套。以標表之。知人最難。惟公生明。次則擇賢者而訪之。次則於除授陞遷之際。酌立良法。以劑量而鼓舞之。清弊亦難。先以至誠訓誡而感動之。次則竭心思以清理之。次則密耳目以防閑之。再有犯者。嚴威以懲之。

又托金伯玉轉送

（薦念臺魚山鹿友三君子）

所稍拙者幹濟。而素稜清慎。研心理義。近於古所謂論道之臣。昔日有王佐無欲一語。傳播長安。奸邪聞。恨之入骨。其初特借之以收人望耳。意在發奸。而舉動殊失其當。始則懷古人不密失身之戒而妄用之。既則僻

於群奸。含吐未盡。雖負孤忠自陷於罪。誠可憫矣。原此一人。作衆人敢言之氣。使大奸大貪。猶稍知所忌憚。必曾撫彼。恩威夙著。其才原有過人者。況使過感恩。將有忘身之報乎。此與用他人臨敵易將之局又異。

答成玄升兵部　（癸未）

近來旨下概近。恐尊疏尚須少待。一二月間得之。已爲慶矣。弟疏有中載始下者。台諭學求自信。誠哉言乎。至云世多僞。上此語亦願翁丈勿向他人道。道此卽群起而疑且嗔之。惟須默察真士。與之學問相長。行誼相磨。卽人物臧否真贋。相與考隲。自然因友取友。可得真士。而群疑直置之浮雲矣。自考考人。無過實行。實行無過居鄉居官。廉淡則真。慈惠則真。從君民起念則真。恬退無競則真。從此觀縣察安。莫能逃者。一切倚傍行不掩言。皆於學問世道。邈如萬里。執此以往。真是安樂法。照膽鏡也。有異於照膽鏡。故疑之。鏡則何疑之有。翁丈至誠告我。其敢不以至誠復翁丈。

寄黃如千淮撫

老年臺誠心正氣。向默擬爲國家重臣。壬午春仲。台旌枉及。聆教之下。蓋幸淮泗要地。癸祚所基。得此碩入。南北之福也。弟兩年處風濤中。澎湃之勢。幾不可測。

若非天定勝人。則人力直無可如何矣。今則不必言。亦不忍復言。惟仁智自能默茹之。近刻二冊附政。其掌上錄一種。即風濤所蹂播也。法目一覽。此果爲世道之書乎。抑譏彼一二人之書乎。可笑可歎。坎陷雖脫。愚拙之才。自宜閒散。乃在鄙意。閒散猶爲多也。直欲隱居。春暮定擬南還。尚圖專謁。

與劉湛六（甲申）

大司馬新任。方抱憂思。忠言大計。此時可進。除保晉外。又有二要著。一曰收用李櫧生。此人忠勇功勞。衆所共稔。家道盡破。二子遇害。因閣督薦。乃僅授一司務。而貪

人勒索其重賄。竟不許其到任。而借差以出之。今應陞爲主事。立取回京。可以備詢邊情。細商兵計。又胸中有結納智勇之士。爲益良多。且一方有急。則最危最險之邊道。亦所堪任。一旦東南大將。陸遜之比。已經南樞史道老特爲下部覆核。此人智勇俱備。爲東南湖海間俊傑所宗。亦用一人而可得數十百人之益者。應直授總兵。使專任防江。聽南樞調度。必有相得益章之美。

答劉湛六（甲申）

府詢晉事。菲歸躊躇。其在晉者。已聞有曲沃祝師之信矣。如此。則呼應必靈。晉撫若能出奇。殲其已渡之兵。方是轉敗爲功妙手。此須撫與撫協志密圖。未可懸揣。然不謂無可圖之機也。爲鞏固神京慮。則責在保撫。爲河北慮。責在豫撫。今且未任。其以按君暫攝乎。兩省各察州縣宜設防隘口總數。錄上。共各口形勢名號。想各縣令能自諳之。不煩屑屑詳開。中樞只以此大旨分戒二撫。或亦可矣。

山西與河南交界。凡五州縣。應勅豫撫速急戒諭各守令緊防隘口。

一澤州與河內修武通者五口

一陵川縣與武輝縣林縣通者四口

一壺關縣與林縣通者一口

一黎城與涉縣通者六口

一平順縣與林縣涉縣通者五大口十小口

山西與北直交界。凡三縣。應敕保撫速急戒諭各縣令緊防隘口。

一盂縣與平山縣通者大小十六口

一五臺縣與平山縣通者大小二十口

一繁峙縣與阜平縣又大同府靈丘縣通者二口

示揆修等（甲申正月）

吾苦爲虛名所累。忌者欲中以機。而相知愛者。又欲強

以所難不早決隱遯。殊非善事。頃倪司農罷奉旨令各舉心計大臣。而選郎沈自彰遂首舉吾。眞堪驚駭。及訪外論。則又有劉湛六林任先亦同之。如此光景。大可慮也。楊康侯東附回。見人情因乏才之故。謬相擬議乃爾。遯思愈益當堅也。初八日已題南監丞矣。初九日忽有宣撫朱勉齋一疏。又同京中諸公意見。以心計專薦。幸早聞之。託金伯玉力阻。得不上。想南歸有機也。總之時事所最重者兵餉。因求此二種人才。亂擬亂推。殊屬可駭。即何黃如（楷名）以廷評家居。亦推及之。上總未之許也。十二月二十日。闖寇已自秦涉晉。京師頗震。關外又有警信。然元宵燈市。貴人歡宴如常。杞人空憂。怡堂者衆。可如之何。

致蔡雲怡晉撫（甲申）

續到塘報。知寇勢益橫。台駕還省城。爲固根本計矣。今日至要。在固人心。固人心。專在足餉。足餉有何他法。惟速啓賢王。大發積儲。給三軍月糧。併向來壓欠。亦須代朝廷總補之。蓋積玩之後。非有意外之施。不足轉移其心志也。再發積粟。察城中無食無衣貧民。悉與口糧。使充登陴之數。則民心亦踴躍矣。兵民俱固。保無內憂。於是可以乘間設奇。此皆在賢王心手間也。李同說平原君。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正其類乎。以此進說。必能動聽。

答王玉銘戶部（甲申正月）

榮發毫無寸申。迄今耿耿。兩運藉手宏才。時艱獲濟。寬宵旰之憂。亦藎臣自展之會也。時事孔亟。非武侯汾陽不能有濟。然何可易言。但使大小臣工。各竭其心思以共勷國事。即武侯汾陽復出矣。門下公誠體國。幹理優長。正方今所急藉。惟願勉圖建樹。毋讓古人。不佞已於新正八日。題補南監丞矣。藉此歸營先宅。頗慰素懷。專俟命下。即南旋也。昨秋治疲方。今不可用。此方隨運氣更換。戊癸化火。故前方以黃連爲君。今年甲己化土。又別是一理矣。索得全方。寄上。以申仁人救民德意。土鼠塞上珍味。分甘遠餉。拜登爲佩。

與胡韜顯進士

晉警開。係陝尚智兵敗。非眞寇渡也。宜急下一令。惟誅尚智一人。餘悉不問。有能殺之來者。仍不次特加賞擢。其部下將士。必有梟尚智之頭。以希代者矣。蓋兵所以叛。止因缺餉太久。實實無衣無食。今已標掠數州郡。腰各纏金。忽得此反正之路。人人忻然。愜其私願。父母妻子。皆在晉中。何苦舍而他流。靖亂之道。不外人情也。願

明公速啓當事。疾馳入太原。與蔡公祖力主此策。遲則恐生他變。未易遽定耳。

與楊扶曦（甲申正月）

魚山執友往浙中矣。因得會其尊親。又與東南學者談論。其亦困之辛。苦之悅。損之益乎。弟以月初出門。從舟而濟。萃伶可拜先靈。撫亾室。一慟一慰。於今息息豫存之也。東山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乃今知之。年翁何日超然遠飛。每以爲念。年翁心竅眼光。無忝世間英傑。經茲煆煉。能善承領。則益精神。春秋方富。豈肯受人料耶。弟年六旬。老矣。強壯以後。始知改過。今猶日不暇給。願與年翁共勉之。慫人履奉 温旨。可慰特甚。浙荻一事。想渠必有高見。

致姜燕及少宰（甲申四月）

往者晤貴門生丘鞠老。實深仰止。嗣後每聞老先生獎與後進。齒牙餘芬。時或及之。數載以來。老先生尚稽捧日。而某所處無晨無夕。非風濤澎湃。惟恃凜凜式於古訓。不敢得罪於天。天定勝人。終免大咎。從是當益堅其爲善之志。以無負大仁人揚詡而已。 聖主恩深。薄鴿傳京。衆情皆爲某喜。鄉間非遠。差足養痾。豈知孱衰已極。較諸辛巳乞休之年。又倍狼狽。日惟偃卧荒郊。不能

晤謁一親知。況尚堪服官哉。伏懇老先生俯體微誠。代爲 題請。仰得遂首丘之願。倘殘喘因此少延。莫非弘賜也。某素性樸愚。萬不作遠心語。況仰對至誠長者。又敢以遠心之詞相貢耶。祈付專役封上。

與熊魚山

自仲春別分袂出都。知台駕迅速。早對西湖山色矣。弟數奇。遜水至臨清而復返。從德州改陸。間關萬狀。幾於夜行晝伏。終不免暴客之擾。奔也。幸貧官無長物。掠去衣服暖耳數事而已。程子詳本。經翁臺尋味處。又加紬繹。比舊更覺愜意。尊議多所補入。而於凡例內。特增一條。專言此意。不敢孤翁臺一段苦心也。今以首册先附呈覽。久客初歸。未能趨晤。命仲兒修恭謁臺端。近數種并求教益。微芹少佐行厨。萬毋見外。公冗稍暇。能過我於鄉邸。對榻討古人書乎。野景松風。粗茶淡飯。爲一二月之遊。倘之興時。亦勝會也。

附魚山復柬

士好學樂善。無一息置 王憂。如翁臺。亦云足矣。求之者顧無已極。可不爲世道歎。然東南半壁。得借仁賢緒論。爲桑牖之資。未始非斯人厚慶也。弟鼎組之餘。感高義。置諸懷抱。夢寐不能諼。而蠡測之言。復承

老采。至不俾疲其腕力。取成竹而破之。即此三事。可謂古今人我。一齊捐放。更服膺不輟矣。

復眘愨菴 （甲申四月廿三日）

善會事、屢煩恤民至意。又欲推廣之於仙鄉。何幸何幸。刻錄先備八冊、送存台几、別諭弟亦微聞之。老父母質直爲民。與世閒專著精神於局面世情。而視民隱爲末務者、不啻河漢。在治弟實欽爲近道。而他人或以爲遼時、此亦舉世膏肓之疾矣、台臺但堅我至誠、并稍加密於防範。久當徧服、昔者子產初政、民猶訾之。況於今日、子一議論、都從百姓起見、台諭片言。業抉其眞。世未有爲民發言而過。尤未有爲民聽言而偏者。然則必不見民生。乃爲中道耶、亦在自信於心而已。

與眘愨菴 （五月初二日）

臥病僻野、尚期少蘇。乃世事驚心。轉復加劇。腹病廢食。徹曉不寐、不知何日能再拜台光。似未可必得矣。目今稍爲安定人心計、惟在少准詞。緩催科。清理獄犯。其不甚關要者、悉聽保釋。益鄉兵之餉。謹鑰鎖之防、加色笑於芹宮而已、首言少准詞者、蓋恐民間有迫切事情。或來叩閽。又不得不體察故也。伊川論學云、只有可省、更無可添、今日論安民之道似之、病甚語無論次、希恕。

致吳人撫道尊

至痛之國變。不虞有至怪之人心乘之。而種種又多借自鄉邑。若普天所拚踊欲絕者。顧奸宄快意。雄行之一會也、非我祖臺威愛時宜、孰得化搶攘爲敉寧。復斯舊觀者乎、治弟目擊危亂、權宜以濟。亦因無事時、恒有小惠及人。故多事時可以擴而充之。總與心之精微。不相涉。顧煩下頌而上獎。徒滋之愧。至讀華袞云、特其餘事、則眞以學問人過我。不覺相視而莫逆矣、頃敝邑諸紳爲程總練。有公啓奉瀆、中列弟名。茲然未知所繇。以愚度之、總練之職。專在緝盜、盜莫盛於敝邑。敝邑之盜。莫盛於張涇匯一夥。而大首迄今逋誅。或者祖臺憫念東南、深探時要、以此職掌責之總練、故欲呼而密授以方略歟、果爾、則姑弛其前期之課。以後效實此方至急之務、尤東南數千里拔本溢源之功。弟久病未能祇謁清光、又不敢輕通隻字、此番懇奏、正如陶淵明所謂因事順心、冀爲鄉邦善後。非爲總練乞憐。想祖臺鼓舞鞭策之下。其猶堪備驅使乎、則除患成材、一舉兼得。化工之搏捖不啻矣、

致徐虞求總憲

昨聞糧里自郡中歸者云。左公祖提比十四年分輕賫

批廻頗嚴切、此項久徵在官。解過藩司。領庫收。爲驗矣。其批廻至今未發者。因藩胥高索。里民惜費所致。然欲知錢糧已淸未淸。似不必專重批廻。即例不容不據此爲驗。而曲察其所以遲延之故。似亦可直催藩胥。令其明報。彼終不能以民間已完者爲未完。則批廻可立致。而數郡民生。省錢財。省往返。省震怖。省敲撲。可普仁朝之新德、可動閭巷之謳吟。可淸房科之積勒。上臺一舉而數善備、老先生一言而衆福臻、不知可爲千里民瘼。特披金玉否、然此事從鄉民口得之。心中測測。不忍不一聞於仁人。倘其令已弛、此後不復嚴比星催。亦聽仁人更確訪而酌言之也。

致劉念臺先生

先生道與位、皆大臣矣。位則與國同其休戚。道則一進一退之間、海內瞻焉。後世擬焉。項者　先帝大戚、先生固不得不出。今　新主在御、舉朝應以報大讐。復弘一業爲第一事、而其他方閒情面恩隙、苞苴諸積習。迅掃一空。方立得中興跟腳、果爾。廟社厚幸。蒼生厚幸。若猶未也。未審先生格心功夫、從何起手。從何致效、姑與委蛇。恐拂素心。遂復拂衣。須存國體。竊嘗爲先生思之、旣出之後、去留久速、欲歸至當、頗覺非易。諒先生於出山時。

成竹早具。旁觀者識養猶疏。未能仰探淵奧耳。幸先生深念之。因以微指敎之。循理之實。經世之機。具存乎此。如某者。平生學道。白首未聞。質孱病多。萬萬不堪世用。先生聘一二當路。幸爲申此樸誠。仰全晚節。以終餘生。此情此德。何日忘之。

與謝震生

年餘以來。翻變遂至此。今日　朝廷之上。惟應以報讐雪恥爲志。以恢復　祖業爲事。以感動斯民爲本。以識拔眞才爲用。其餘一切。盡應掃除。乃聞積習已深。熟處難忘。則旁觀者且無從開口。而況云下手處也。宗伯公不謀之合。豈不銘心。自顧孱質微才。無當世用。與其出而旋蹶。無寧靜以自全。此甘心隱遯之所從來也。

與陳仲謀

令郎長公過余。適値闖變。所任人心惶惶。而敝邑獨甚。敝邑之士子。尤其長公。見此光景。信宿解維。而弟亦不能強畱也。越川再會於郡城。述南都事情甚悉。吾輩遯思。當益堅矣。但他人求進難。吾輩求退亦不易。要之進不可求。退不妨求。至誠與委蛇。衆濟定可得也。然在年兄見居言路。邪正互爭。古來常局。猶有可出。在弟則彼其之子。方疑其熱中。畏其多算。與素性之至淡至樸者。恰

恰相反。揆諸隱懷嘉遯。又正相成。永矢勿諼。弟今日之謂矣。今親孫公祖。豈弟眞誠。與前人反若蒼素。弟告任玉老云。惟不以司理氣格爲司理者。乃眞司理矣。玉老以爲知言。

與熊魚山

近來北信如彼。而此間應著如此。此果何意。閉目不見鼻。然身自在。究當如何。天下事到此。極難措手。至誠竭才。猶慮變幻叵測。況可以微機小術應之乎。連日讀李伯紀集。悵當日有此人而不罄共用。千秋上下。世變相類。憑弔伊人。未知誰屬也。翁臺近日讀禮之隙。靜坐乎。旣他書乎。酬接當世人才乎。有得勿靳指示。弟近爲當事者益移。似有引之出山之意。然弟自分。始終一不合時宜之人。時局果改。此心不改。時局未嘗改。此心安從改哉。世亦宜爾。身亦宜爾。褰裳而涉波。何如鴻冥以斷慕。他人猶以世情相慰勸。翁臺眞知我者。必堅我矣。

與李映碧掌垣

亘古未有之奇變。吾儕何不幸而親覯之。喪魄斷魂。淚盡繼血。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日人心宜有一番大灑濯。大振醒。若之何其世新而心舊也。弟危禍之餘。驚哀之餘。病頓之餘。業成廢人。已矣。勿復陳矣。老公祖天挺

俊傑。匡時毗民。正在此時。古人所謂行其道。行其言。無尊卑也。貴門人魏學濂。固平生自矢不肯負師門者。項因晚死踰月。傳將多方。然卽就形迹論。獨死於衆不死之日。謂不得列於无咎善補之義乎。旣已不欠一死矣。設復苛求。將置終不死者於何地。

與章格菴都諫

時變至此。何天可呼。卽天有心應人之呼。亦須人心自轉。而後可以泣血號穹。轉回帝聽也。今閩辰軸移南。群情猶北。欲從此際効勵勤之力。必得誠與才合者。然後堪之。非我年翁其誰望。然亦難言之矣。非壁立千仞不足以砥柱中流。鋒鋩微露。又恐爭於愼密。成幾之義於大臣。毎興悵長源中立。於大儒。毎致思伯淳伯安。若夫敬輿伯紀。非不醇臣鉅才。猶似質直居多。故當時不得盡其用也。老年翁時聽念臺先生。必相與參訂及此。弟病患餘生。伏櫪之志已銷。仰噴之鳴長絕。老年翁夙昔見知。必能信其樸戇。保其晚節。凡遇當事及相知者。祈爲極道此意。弟所力懇於念臺先生者。亦此而已。魏庶常進死。旬餘。鄉人因而造謗。然萬事不逃一眞。只須片言定之。曰。不死。罪不可貸。已死。更何多求。從古曾有以死爲罪者乎。老年翁居心如秤。折衷盈廷。必有中

道在矣。天下之清、半賴清操、半頼清議、兼斯二者、非公而誰。

致顧瑞屏宗伯

世事日非、舉朝之心、如醉如夢。喚之莫醒、竟致大變。先帝殉義、二十餘臣、殉忠而已矣、老先生追謚舊忠、早謚新忠、激發豈小哉。臣某之爲人、老先生所素曉、道不能逢世、才不足救時、此猶論其平生也、而栁質先秋、殊非松姿耐霜之匹、衰病相尋、辛巳夏、巳曾具疏乞休矣、荏苒至於今日、風波憂畏、殆無生理、豈堪復入鵷班乎、不虞老先生過加奬許、借充屬員、人非木石、豈忘知己、然士之所爲伸於知己者、有二、筋力猶堪、以勞酬遇、一也、自度疲憊、退全晚節、又一也、君子之成人者、亦有二、度其所能、使得自展、以効於朝、一也、知其心、信其言、不強使之至於决裂、又一也、厥義惟均、而總之後、深於前、某今以至誠昰控、願老先生以至誠諒之、還朝在卽、懇轉致宰公、仰與賜題、聽遂休致、此之知我成我、豈直如一歲三遷而已哉、前者從祀追謚二議、已托水修送上、未知有當大匠繩墨否。

答葉水修

中秋敝邑舉同善會。因入夏以來。人心大異。作講語一

警醒之。附呈慧覽。宗伯公處一書一呈、併碑刻數種。命紀綱。引小僮詣門投遞。不佞於此際審察頗明。古人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宗伯德慧過人、覩呈若書。必能垂諒矣。過數月後。光景當自見、水修但靜觀之、區區不合時宜、則有之、不至失時也、草廬不得已而應命、鞠躬。李伯紀自述、進退志、亦可悲矣。曾有原非其責、而自求謚褒者耶、半生學問、豈肯自儕木石、亦豈有不曉行藏。正恐世人以進爲行。未識所憂所樂爲何物耳。

答陳明仲

天下只有現成德性。無現成學問人品。況安得有現成事功。台諭云勿覩有現成中興。至哉弘論。足以醒積迷世界矣。　先帝殉社稷。豈比　建文君出亡。而殉難死者寥寥、若人。此補謚壬午諸忠。眞提捄人心之妙著也。先賢從祀、徑補其未備者乎。淶推敲其已然者乎。此兩者、皆千古大典。不肖夙昔曾略畱心。然獨見之中、未免稍有駭衆者、當從容錄成寄覽。

與吳人撫

晤敘歸來。卽商議新總練事。聞有主之者矣。遂未以明告當事。蓋凡此類、總爲地方用心。若稍持意見。卽似各有所爲。不如姑聽之。歸於渾融。又看後來機局也。其他

事棠道義深信。卽見施行。祖臺不肯負芻蕘。猶愚衷不敢負明鏡。特愧耳目之不廣。同志之難得。事勢之掣肘。不尚負仁人一段精神耳。小壻吳寅仲。棠史閣部委浙西三郡勸輸。共敝啓懇切。足以喚醒黃粱醉夢。然書生新進。恐於奉行鼓舞。未足副閣部盛心。必藉當道仁人賜以吹噓。增之氣色。俾淮北有飽騰之助。卽浙西得保障之功。今來恭謁。惟勿靳指示。

與黃澹巖江院

昨歲二月朔出都。都前一日造別令壻而未晤。向後遂消息杳然。國運至此。懷忠憤泣之士。想亦無以家爲。或安或危。總不礙大丈夫磊落之氣也。泰中使事始末。海內曉然。奉敕未出國門。已無泰矣。乃借以酬宿憾。而掌臺者至不與聞。豈眞以雋跡爲美而祖述之乎。敝親錢龍老德慧夙成。又得二十年困衡磨練。當今有數人物。老寅翁試深叩之。必有助於淵海。弟歸來一年。衰憊至極。不齊如七十許人。屢求當事代題。了歸休宿願而迄未得。老寅翁深鑒我生平者。凡遇高賢。爲我力陳誠懇。稍安餘生。所賜眞逾百朋矣。近投銓部呈謹錄奉覽。見弟之苦悰。

附澹巖復柬

都門道義相勉。品行相砥。南北山之蘭味不若也。弟慷慨入泰。置身度外。老寅翁所知。乃至綿上而寇已淩晉。人無固志。非弟死所。雖欲不間行而南。亦何可得。論者徒以糾奸圖報。謂弟棄泰。不知弟未出都。已無泰矣。何泰可棄。付之一笑而已。審知台駕春仲初間。已脂車歸里。超然物外。雖驚心滄桑之變。而置身丘園之貞。未必非天之位次有道也。弟幾欲以修史開屯。疏薦館垣。而台翰適至。素懷高尚。開誠篤至。讀之歎仰。晤錢龍老。其雅意與弟有不謀之合。猶欲安石爲蒼生出。而時事又復爾爾。然後知老寅翁之爲先幾也。世已。吾輩有披髮入山耳。此已斷之於心矣。

致劉念臺先生

先生此出。頗履危機。今也直道事人。而朝廷以恩禮始終。君臣之間。可謂交善矣。先生一生學力。驗於進退之間。可以無憾於心。爲後人模楷。慰懌慰懌。昔裴晉公旣築綠野堂。不復有經濟意。先生固無藉於卜勝尋芳。此後幽人之貞。想亦不煩再計也。乾坤大變。外內殉國者寥寥。念　先帝之義烈。惟蜀北地王及金哀宗近似。而以一統共主。殉社稷　九廟之靈。則振古所未有。遜尾

之隙。爲述一記。而蔡忠襄之學術心事。惟不肖知之最眞亦最深。項曾爲文祭之。聊可當傳。併錄呈敎。曾念當代儒術甚盛。文成忠憲兩先生。昔年已有專纂。今欲更輯爲儒統一書。兩年來蒐採訂次。微有次第。竊計先生平昔以儒術其躬行心得之餘。發爲講論書奏。必有全帙。幸命郎君帑儲見付。使不肖得快讀而恭次之。數月之後。仍當以原本一一奉璧。定無散逸也。近定得程朱兩夫子書。朱刻先成。謹與各小述同上請敎。

附念臺復東

國破君亡。吾輩不能死。又有一番出處。罪且浮於不死矣。其何以對知已。更作論心講道語乎。三復來敎。於邑何已。前在西邸。久不得翁丈脂車耗。私心揣之。當以嶠遯終。則一時正出處之義者。惟翁丈一人。視夙逌諸兒瞠乎後已。休居日長。抗志千秋。得次第卒業於儒序之盛。使此道不終晦於乾坤陸沉之日。則所托於來祺者。不已遠且大乎。蔡雲老前忽見有嚴旨。謂死事未確。弟方疑之。而丈手筆乃著祭忠文爾爾。方信此老果能堂堂自立。當今封疆之臣而死封疆者。洵未有如此之光烈者也。弟自還山。一概筆墨俱廢。只作待死漢。此台命之下。媿無以報。語云。文武

[illegible]之道。今夜盡矣。弟之情緒似之。恃在台亮。方有事於先堂。入山日久。不能多及。臨風神往。

與張受先禮部

仲夏令埒蔣兄與水修偕至。過承信愛。因以地方肯綮韓濟老省翁。棠印達當事。神運霆斷。遂使百里晏然。仁人之澤。群佚之。孰能知之。即知之者亦曷從言之。此眞古人所謂陰德也。弟數年來與老省翁以眞聲氣相通。惟其眞。所以淡淡漠漠。一旦得陪蘭席之末。豈非至幸。其如百病相尋。寘鴻難顯。咫尺天涯。瘖瘵永歎。若在老省翁則不同。年力方踰強仕。以服官政一也。雖志節勁挺。與衆多怍。然班行中未嘗有弋的之尸。二也。猷爲守兼備。三也。弟自收拾身心。微窺經術。而外無復寸長。即心能思之。力不能發之。全晚節。保餘齡。惟爲老農老圃。差相稱耳。至於世習依然。無一口可開。無一事可下手。入朝見疑。又何待云。肝膈之要。悉向知已。吐之。願愛我者。勿向人轉述之也。

答沈器車兵部

天下極意外事。皆人所自致。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貴座師蔡忠襄。馬文忠。皆弟至摯。此外又劉文正。金忠節。皆生平故莫逆者。則皆愚而死矣。嗚呼。又何言哉。捧誦

刻牘。涕淚盈把。又轉增敬悚。慷慨從容。舉無二義。眞見古人。昨歲歸來。途次屢遇無良。幸心不爲動。亦竟叨庇。晏然抵舍。人生固有命也。處今之世。衰頹閉戶。負疚不遑。敢云高蹈。年翁齒力尚強。頑以二豎猶未盡退。養息蓋深。以需大界。未必造物無厚意焉。忠襄蔭事。弟意以爲宜姑聽之。公道長存。久當論定。若乘今便欲早得。非大作用不可。旣力所不能。且亦非忠襄生平意也。

答蔡涵芝昆季

手札淒楚。眞至。蓋信忠臣之後有孝子矣。存是心也。皇天后土共鑒諸。公論共有不還定者哉。前者序章二道。自慚少文。然皆尊公意中微奧。非僕不能知。亦不能道。過荷深鑒。佩慰佩慰。世事每談作用。如治內治外。儘有作用。若大顯忠襄節。直在人心。權在朝廷。有作用者非。無作用者是。尊論謂尊公死生一貫。何計後名。知此則靜俟浮雲之定。亦適得尊公意中事。從古未見有淸勤一生。碎首殉難。而終受沉抑者也。懇衷確乎能信之。微蹤堅隱。昌言無路。至於心口隱顯一同。頃有數行達劉念翁。亦以祭先公章送之。凡可表嗚。茂弗致也。

復吳介子庶常

年翁少年俊傑。志氣凌霄。一見知爲世寶。豈世間瑣瑣

惜一死之人哉。因見賊勢賊情。眞有可乘。則君譬臣恨。眞有可雪之會。遂欲姑置其易。勉圖其難。繼蹤杵臼云爾。然此等事。自是群疑所叢。固無足怪。只在自家後來實實作出。舉世自當震駭歎服。作法如何。年翁自言之矣。破産起義。追隨史相國。策先渡河。是是矣。進而成功則爲田子春。退而死敵。則爲周孝侯。是成敗皆榮也。且此志旣定。神明必佑。賴　廟社之靈。朝廷之福。又決成而無敗。於斯時也。非惟年翁心迹。炳若丹青。炤耀來世。併同盟密約之開美天錫退密諸君。年翁出其齒牙餘芬。亦可附驥而傳矣。陸子敏當今文武兼才。已爲年翁作數字致之。速遣相聞。未必不各恨晚也。

與陸子敏理刑　甲申

天下事至此。令人仰天吞聲不休。然在衰頹廢疾之人。固自無可奈何。若夫抱登壇之略。爲豪傑所宗。又得知已當路。言聽計從。則雪恥策勳。正在此時。台翁眞其人矣。前兩年何松老屢有字相及。欲徑借重爲東南總戎。惜今所處猶未足盡展弘蘊。然古人相與有成。亦頗精神肝膽何如耶。史相國當今柱石。孜孜求賢。如恐不及。台翁同心共事。何業不奏。敝年家吳庶常英年與才也。一腔熱血。欲求灑乾淨地。又欲灑之有用之地。前

曾上書相國。已呈一班。今仰高風。特借數言介諸左右。台翁但一見其人。細商方略。自有鍼芥之投也。

答陸子箴大梁道 （崇禎甲申）

手敎至。恍如面談。數年鬱紆。逢茲大痛。所仗英賢協心。早爲敵愾。復我弘圖。實 先皇之靈所憑式也。弟衰病餘生。自量不復堪策。懇忠從結。經濟迂疏。是以堅辭安分。敢云高卧哉。欲探漳關。先因豫州。聯絡土寨義旗。是最要著。翁臺此行。指日建牙。恢復根基。端有藉焉。東南勤輸。亦無可奈何之事。昔李忠定曾奏行之。而終以扞格。今閣部獨葬一點血誠。感動人心。尚未知喚醒得胥梁醉夢否也。弟於家鄉之事。或不得已。偶居其倡。然且恨謗深奇。叢於意外。若稍遠大之舉。倡之一字。所不敢言。追隨元老後塵。人猶嫌其踰額矣。若乃聖人所云足食足兵。其長策畢竟何在。前日以東南餉西北。西北多曠土。故要在生五穀。目今以東南供東南。東南地無遺利矣。意者要在裁冗費耳。兵少而精。人人可用。斯謂足兵。兵精而飽。戰可勝。守可固。寧拙速。毋巧久。庶幾食亦易足爾。高明在兵中久。必有成畫。深願聞之。因俟先達捐輸。久稽報命。耿耿此衷。北望何已。

復史道鄰閣部 （崇禎甲申）

國變藉人以定。國恥藉人以雪。國土藉人以復。茲三者非我師相誰賴耶。小定者往事矣。雪恥復土。事在方來。與共使相公爲吉甫。不如使相公爲張仲。然能自盡其心力者。人也。不能必心力之種種不虛用者。有天焉。李忠定公所云不以天廢人。正相公今日事哉。勸財東南。忠定亦嘗行此策。忠定以號令。相公以款誠。號令格則爲問端。款誠之或通或窮。總不失爲行所無事。以此見相公所酌。猶善於忠定也。子敏今之眞才。得相公器使。必能稱任。身都將相。求士如渴。誤及兒修。此子秉樸心。喜讀書。然才拙而福薄。又服制未闋。是以恭辭召命。知在雲海函照之中矣。知已之感。許國之心。則何敢忘。海濱衰疾。一啓一處。每慟 先皇。惟冀惕若。人龍早輔成殷宗漢光之治。俾餘生猶得爲耕鑿之民。是大賜也。深惟相公一身。朝野共賴。古云命世。位正當之。裴晉公諒霜鬢爲論兵。軍中事緒煩多。雖春秋方富。要在總其大綱。而一切瑣細。分委腹心之友。使神氣常足。則計慮自周。此實爲國爲民之要。敢當野獻。

與葉瞻山侍御 （甲申）

年翁讀禮之餘。節性調情。凌令親所傳微病。知已勿藥有喜。吉人多佑。自慰遠懷。及自國變。小定後。每想長安

時人物與我兩人最稱同弊者。無踰馬素修。凌茗柯。其與弟并獨深者。在內無踰劉湛六。金伯玉。在外無踰蔡雲怡。朱勉齋。皆烈烈以死。無一存者。噫。我兩人若在都門。亦復何悔。天幸偶存。而又見殉國者或蒙苛求靦顏者既多無罪。或且復用。然則諸公之死眞愚耶。禾若兩郡。猶幸各有一愚夫。設令皆智。兩郡削色矣。今雪恥無間。構局方始。埋名鏟跡。猶嫌後時。是以孝祉廬居。微蹤野伏。其事與其遯思微有相通者。非不爲國家心痛。然且可奈何哉。

候黃東厓相公　乙酉

師相之在位也。身用而言不用。高蹈遂飄然去之。身雖去。心未嘗不依依君側也。既去而國家禍變。遂至於此。向令一二法家拂士。識微守正者。猶得留　上左右。寧坐視殖替予。欺訣成風醞兹酖毒。所以無商季之慘虐。無隋季之淫荒、無唐宋季之闒靡。而禍加酷焉。普天憤痛。殆無間於區區小大隱見之迹矣。海隅僻邑。去天尺五。日前情形。有不忍言。相公雖遠。得於傳述者。當復不殊。苟出而圖吾　君。天之有定。非人之所能測也。毎憶數年來。蒙相公之鑒拔與保護。不可枚舉。中心藏之。世世無斁之。實非此時筆舌所能宣者。出都未得一望見。歸里未得一通問。長懷耿然。適舍親之便。恭諗多福。[illegible]爵非多。舉家遙祝所寄意焉。程朱三書。數年精力所定。實上體　先皇之志而野修之。序中略言其意。相公能以清讌迴翔磅礴。紬繹其間。因纂以考全。因三賢以括六子。當知微意之有托也。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一

浙嘉善陳龍正惕龍著

文錄

議

文廟從祀議 甲申

孔子道師萬世。以言師。實以行師也。曰文莫猶人。曰予欲無言。曰無行不與。重行明矣。晚不得已。刪訂六經。猶云。吾寄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是故言。凡以使人行也。講學。凡以爲修德也。後之人。有大忠純孝。如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者。子之靈必與之。其終日談經如馬融。閉門著書如揚雄。子必惡而絕焉。仲舒學雖醇正。然正誼明道。較武侯靜以成學。學以廣才之旨孰精。蓋正不必精、精則正在其中矣。而論從祀者。不惟其行。惟其言。必詮六經。必著語錄。必坐皐比。必建講院。則曰是杏壇嫡派也。至武侯梁公之流。近於事功。長於權略。則疑麤而不可入素王之廷。嗚呼。彼適其時。以事略顯爾。麤乎否耶。言彷於聖。則俎豆之。行合於聖。則外之。使後人慕講學而忘修德。重著書而輕篤行。夫子在天之靈。武未釋其惘也。近世郭文毅付疏陳之。而厥旨未暢。當事尠永嘉之識。憚於更始。寢之。今宜酌定其式。凡忠孝著明。無瑕可摘。留心學問者。入之。如武侯幾於蓋儒。梁公學

類伊尹范希文身任天下名教是也。武但以議論文章著而本非學道。或極意學道。而半悖聖人之明訓者。宜照嘉靖九年例。改祀於鄉。如歐陽修不信易繫。陸九淵詆顏子爲不善學。陳獻章專宗空寂。是也。其已改祀者。亦間有一二可以復位。如鄭玄訓詁之統會。累世所宗。鄭衆受周禮於杜子春。非若賈逵之附會圖讖者是也。大然。則簡而不漏。密而不煩。精而不刻。禮協其中。聖靈妥哉。若夫先賢從祀。多始於唐。其十哲爲俗論。程子辨之明矣。一時相從。乃爲千古定案。殊非序德之義。且閔冉仲弓路貢游夏七賢者。固無間然。彼短喪之予。聚斂之求。夫子明明絕之。從祀兩廡。未知先聖之心何如也。可躋之殿上乎。隆慶朝。先臣王世貞議請降罷。而以有若南宮适二子言行純美者。從子張之例進補。其言最當。按史記仲尼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原指其才。非徵其品。聖門所重。專在品行。若以通六藝之士。貴慕其才。而不復問其不孝不忠不仁之大節。則聖門取舍。何異世俗耶。且後世之藝辯過求予者。又不知若而人。皆宜竄尼父之堂而懸模範於百代乎。學宮者。將以敎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長上者也。雖不孝不忠不仁之模範於至聖之高座。將以儆中人之修。長奸雄之

智也。而可乎。至孔廟祀典。損益更宜得中。成弘二朝。增定佾舞八。籩豆十二。以益爲尊者也。嘉靖初。易像爲主。易王稱師。以損爲尊者也。像非華敎。而王號不足以涵隆。惟師之尊。而與親並。雖天子可以北向而事之。故嘉靖之損與成弘之益。實相成也。卽更大成殿爲先師廟。亦以神明之禮事之。豈以廟之稱。爲替於殿也。帝王所居生稱殿。死稱廟。故曰淸廟。曰世廟。曰太廟。皆神明之也。大內陵寢有殿。子孫祀其先。以生人之道也。今孔子萬世公共之師也。神明之宜也。何必如子孫之祀先哉。惟兼損佾舞籩豆之數。果當日言禮者迎附之失。應如

世貞議。復爲八與十二。以無失、二宗追隆至聖之意。然世貞當日之請。所以不行者。亦以未闡損益之原。在祭之者而不在所祭者。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師弟子之義。師父子可通也。孔子。布衣也。而祭之於太學者。天子也。天子北面而拜饗之矣。顧以所祭者布衣而不可八佾乎。然則孔子生時。固未爲諸侯王也。雖六佾豈其所固有哉。故佾之八也。籩豆之十二也爲天子主祭。而特隆之於太學者也。非以帝禮追隆先師也。若以帝。郡邑工不得槪祭矣。苟明此義。則嘉靖時張夏議禮諸臣。所以迎合尊君卑臣之微旨者。其說豈煩攻而破哉。所損所益。曲盡其道。垂諸萬世。誰得而復易之。

近儒應從祀者議（甲申）

自七十子而外。周末從祀者。惟左公穀三人。皆傳經也。制行無可考。讀其書。亦可以知其人。朱子謂左氏通曉事變。未純於義。公穀有儒風。然山東學究耳。蓋皆不以知道許之。然微三子。則春秋之事蹟無徵。故以功祀。莫可廢也。漢儒伏生以下。存祀者七人。他如楊雄戴聖馬融賈逵何休。罷祀允宜。惟劉向精忠。亦且有功經術。其好神仙者。中年事耳。可復也。梅福倡封聖裔。可入也。魏

晉及陳缺焉。隋唐元各僅一人。祀如此其難也。至宋而道學大著。元公以下。凡十六人。惟永叔象山。微有可議。餘皆純修正脈。功德並茂。不專傳經。蓋崇學右文之代。大儒迭興。祀典之盛。兼數代而莫及。理固宜之。然作興人才。栽成橫渠之范文正。猶且有待矣。本朝理學之盛。不減於宋。已祀者四先生。其三固不可易。而昔所見遺則有呂文簡柟。羅文莊欽順。後所應補。則有高忠憲攀龍。顧端文憲成。馮恭定從吾。是皆躬行心得。行已立朝。渾無瑕滓。其立敎著書。或切實醇正。或究極精微。列置俎豆。並云無忝。其他講學諸名公。非無單提直指。凌高

厲窅其深妙。反過於呂馮二先生者。然於執中依庸之宮墻。有所未稱。孟子曰守先王之道。又曰閑先聖之道。閑之守之。孰有大於從祀文廟之舉乎。此而慎。則一切虛寂自然之說。猶可聽其他歸。此而濫。則凡所謂詖淫邪遁。聖賢欲嚴距而深擯者。反竄入爲聖人之徒。而虐焰遂燃。狂瀾靡障矣。他如虛齋蔡文莊。念菴羅文恭。莊渠魏恭簡。東郭鄒文莊。楓山章文懿。一峰羅文毅。與夫月川曹氏。心齋王氏。緒山錢氏。定山莊氏。剩夫陳氏。諸家者流。學多近正。品亦無疵。譬如宋室之有尹彥明謝上蔡羅豫章李延平胡致堂黃勉齋諸公。各隨其孕靈之鄉。過化之地。尸而祝之。俾後人高山景行云爾。

梅福應從祀議 甲申

從祀孔廟者。或以德。或以言。皆有功聖門者也。聖人道維萬世。功在聖門。則亦在萬世矣。故可以列於祀典也。自漢高以太牢祀孔子。孝武表章六經。而皆未追仲尼之素功。至成帝朝。梅福乃創言聖庶奪適。宜封孔氏子孫以爲殷後。萬世而下。尊崇聖胤。本福議也。福豫知王氏尼大數。進讜言。言不見用。匿影先逝。於謀國爲忠。於見事爲明。於居身爲高。皆道之所不廢。而又追封聖裔。俱在昔之所未發。作則後來。與天無極。功與節合。而隱淪未酬。詎千七百有餘載。誠可惘焉。宜特列祀。董仲舒之次。示淵源尊本之意。或疑福隱踪市卒。近怪。莫知所終。近傴。然披髮狂歌。箕子行之矣。朋爽稱其正志。終隱不見者。殆先恭而死。不及遇日月之重開也。好事者遂以儗目之。福豈累焉。

從祀儒者不宜稱名議 甲申

四配切近聖座。皆稱子。益以後人致敬前賢。不以生時師前弟名。祖前孫名之禮拘也。俗論既稱閔冉游夏爲十哲。侑饗殿側。卽兩廡之群高第弟子。及後世名儒。其上皆冠以先賢先儒。則莫非後人致敬前賢之禮矣。而

其下呼名。何居。宜如論語記閔路貢游夏及群弟子。悉以字稱。如先賢子羽澹臺氏。子賤宓氏。後世諸賢。有諡者則舉而加之。如先儒仲淹文中子王氏。退之文公韓氏。宋儒道高者。自昔稱六子。崇禎朝。已特子之。如先賢濂溪周子。明道程子。入本朝。則敬軒薛文清公。敬齋胡文敬公。陽明王文成公之類。古者大臣沒則錫諡。正以易名。爲之諱也。今以後世廟祀昔賢。反不爲諱。於義安乎。唯大學則天子所視。本朝從祀諸先生。當特於諡前稱名。如云先儒薛瑄諡文清。胡居仁諡文敬。王守仁諡文成之位。蓋以君臨臣。不宜字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專爲諸先生體尊主之心也。或者曰。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天子批答章疏。時呼輔臣爲先生。御經筵。呼講官爲先生。皆不以名。旦夕承弼。猶見敬禮若是。況乎列食　文廟。號躋往哲。千百臣中一臣。何必名之。第曰先儒薛先生謚文清。胡先生謚文敬。王先生謚文成。是則用上敬下。謂之尊賢。體天子重道之心也。於先代。字之子之。於本朝。名不名兩若其義。取自　上裁。庶乎尊朝廷。敬往哲。可以兩全而無害。若相沿一槪呼名之例。詎能一日安於心。惟左公穀及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春七人者。不以字顯。則從而名之。權也。高堂生名字偕亡。僅舉其氏。

追謚遜國諸臣議　甲申

遜國諸臣死忠者二百有奇。而從亡者別出焉。嗚呼盛哉。使稍借若干於崇禎之季。人人皆國光也。當其時。義士既衆。越二百四十餘年而追褒之。易名之典難徧。勢不得不選其尤。今所擬僅三十八人。未及五之一耳。夫忠臣豈可分去存。存者易其名。不易名者。其名自與心俱存矣。然雖不滿四十人。而其死既同。死之時又同。謚義相配。不過文武忠孝端貞純定剛烈壯勇信義恭敬莊肅愍毅確質宣節介潔清靈愍隱悼思三十餘字。最

切者不過十餘字。勢又不能不重。然一字之義。固不嫌同。若二字同。則取義須異。間有二字同而義亦不異者。其姓殊。則謚不妨重也。

卓

敬（爲子孝爲臣忠洪武間屢進直言不計生死以言嫡庶無等見重於　高皇建文時有徙燕封於南昌之議爲舉朝所不及惜時不能用　文皇見而特重之欲以管仲魏徵不聽既死猶歎息不置有不負其君之稱且云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蓋心善其策也）謚法大慮靜民曰定中正精粹曰純盛衰純固曰忠秉德不回曰孝昔周處謚孝侯以此

鐵

鉉（自李景隆大兵奔潰之後孤城死守屢豎奇功力盡被執背立不肯一回顧割耳截鼻令其自啖猶稱忠臣肉甘憤激侔於孝孺而功能過之）謚法憂國忘死曰貞大慮克就亦曰貞殺身報國曰忠執一不遷曰介

黃

鉞（智獨幾先知童俊之奸知姚善之忠知大勢之不在江南使孝孺能用其言事尚有救也鉞與善相誓以死已而卒不相負從容皎潔楊儀所稱不棘以蔓禍不紓以苟生信哉死而備美者予死後數日屍忽自立水中以寃錫福之哉求又何神也）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死不忘君曰敬執德不惑曰確德之精明曰靈、

耿

清（少時妖邪見之遠避曾奉使北平早爲　文皇器重遜國後獨懷豫讓報讐之志死猶斷靈異焉無生無死一浩氣爲之也）謚法武而不遂曰莊隱拂不成曰隱死見神能曰靈

練

子寧（天性忠智好賢鋤奸兼有大臣盧受之度死之日斷舌探血大書地上至沈三族而不悔少自負必爲忠臣題詩余闕祠與所謂無忘平生之言與日月齊光者）謚法剛正曰烈殺

身報國曰忠出言可復曰信言行相應曰貞

方孝孺（昔王闕邪優忠猶信雖謀國稍迂不可謂非大丈夫矣）謚法殺身報國曰忠慮國忘家曰忠不隱無屈曰貞能固所守曰節不汙不義曰潔

高巍（少以孝聞建文初獻分封推恩之策時不能用北兵入巍自經死）謚法能養能恭曰孝臨患不忘國曰忠殺身報國曰忠守禮執義曰端

胡閏（素以忠義自砥脊齒協廟壁題詩其上見賞於太祖靖難師起閏仰講建文詠徐增詩遜國後召問草詔閏衰絰大哭語更不遜命力士以瓜落其齒割皮實草懸亦焉問激烈大頗方孝孺株連死戍者亦相當萬曆初鄱陽有英風紀興錄顧端文序之甚詳）謚法殺身報國曰忠剛正曰烈剛德克就曰肅死見神能曰靈

黃觀（少以忠義自礪臨難舉家投水死義不受辱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謚法殺身報國曰忠不汙不義曰潔避遠不義曰清

陳迪（有文武才黃子澄薦用李景隆迪極論景隆奸邪不可任靖難慘烈與鐵鉉相頡衣帶中詩歌彷彿文信公復出也）謚法憂國忘死曰貞剛正曰烈臨難不懼曰勇安君不念己危曰忠

劉璟（忠公智略有文成風　高皇稱其眞伯溫兒嘗至燕與　文皇奕璟勝有不可讓則不敢讓之對靖難後不屈有殿下百世後一字之語遂下獄自經死錢閣學士升稱其遜天信心確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圖國忘身曰貞殺身報國曰忠繼志成事曰孝

周是修（苦行力學著述甚富一本於綱常節義居鄉以導人爲善居官直言無隱金川失守是修從容以後事囑友人其衣冠爲貲繫衣帶上拜先師畢自經死初是修與楊士奇等六人約同死義後惟是修克踐其言）謚法殺身報國曰忠出言可復曰信道德博聞曰文合善典法曰敬率事以信曰恭

王艮（爲浙按察使謁岳王墓誓期無媿靖難使至執而欲斬之爲衆坊去艮集諸司印闔室自焚果媲節岳王云）謚法殺身報國曰忠出言可復曰信見義能終曰義執心決斷曰肅

王叔英（素善方孝孺然孝孺欲復井田叔英力阻之不苟同也所薦楊士奇卒爲名臣建文帝遜位叔英書絶命詞於裾又別題其案遂自經）謚法殺身報國曰忠錫民爵位曰文守禮執義曰端

曾鳳韶（建文初諸藩入覲行禮參差鳳韶議殿上宜盡君臣之禮宮中乃展叔姪之倫時論服之既而持詔諭燕使解兵毅然獨往靖難後加尊官再召終不至刺血書皆詞於襟遂自殺年二十九）謚法殺身報國曰忠執德不惑曰確執一不遷曰介中身早折曰悼

高翔（生平矢願爲忠臣兵事起程濟勸翔學其術數翔更招濟同死遜國後召見持喪服入大哭語不遜誅夷最慘至焚其先骨揚灰焉）謚法憂國忘死曰貞死於原野曰壯殺身報國曰忠

程本立（平雲南百夷九年之間撫綏瘡痍北師渡江本立自經死家無遺貲）謚法慮國忘家曰忠殺身報國曰忠好廉自克曰節避遠不義曰清

王（[illegible]鄉人胡靖解縉同謀旣誓死艮獨流涕不言艮[illegible]之徒只死嗚呼撰忠自矢奸言設人古今一轍）矣諡法殺身報國曰忠出言可復曰信純行不爽曰定見義能終曰義

陳性善（建文帝好紛更孝孺齊黃罪多左右之性善嘗力諫靈壁之敗朝服躍入於河）諡法見義能終曰義殺身報國曰忠念終如始曰思

王度（義直而善謀以李景隆潛見殊後坐戍度素與方孝孺約死計毀壬午之變竟以語不遜夷滅居恒則言其身藩辭則故其身在位有不死者恥之當繼死有餘矣）諡法死不忘君曰敬在國逢難曰愍殺身報國曰忠執心決斷曰肅

徐輝祖（承議燕與人背君叛父滿西京勿遺忠謀無隱大義卓然逆國後以椒房至親獨懷故君其長繫以死可謂無負聖祖紐恭歎考矣）諡法剛強以順曰武不隱無屏曰貞憂國忘死曰貞危身奉上曰忠

齊泰（受顧命剔意削藩專司捍禦之任事敗之日抗節不屈繼與黃子澄志意相同然視子澄之奏遣以小無饒鴉李景隆統大兵卒致觀望僨事則過之送兵器有謀國殉難之忠而無誤國之罪）諡法施而不成曰宣清白守節曰貞強而能斷曰毅危身奉上曰忠

黃子澄（謨略固少不諳爲當以其與齊泰同心同任不設島東前門之古又能自表其誤薦景隆之罪盡死諫說亦不悖科名矣）諡法出言可復曰信追補前過曰剛又追補前過曰定諡之曰剛定庶乎予者無溢美受者之心亦少安乎

戴德彝（以直言極諫受知　高廟最深北師起與齊黃等同圖防禦靖難後不屈死）諡法推

賢盡誠曰忠臨患不忘國曰忠在國逢難曰愍

姚善（治蘇爲列郡最以賢下士有古人之風[illegible]與城存亡[illegible]黃子澄[illegible]不去留文死皇之節位）諡法圖國忘身曰貞純行不爽曰定有功安民曰烈殺身報國曰忠

顏伯瑋（唐魯公後也令沛孤城死守北兵攻沛援絕[illegible]弟[illegible]題詩院壁冠帶拜[illegible]自經於堂子有爲亦自殺足[illegible]遠紹魯公之烈焉）諡法殺身報國曰忠有功安民曰烈武而不遂曰莊大慮行節曰孝

楊本（精忠大略技力絕人致死無二南北交戰諸將皆[illegible]本自與平安有功[illegible]徐輝祖不能用[illegible]姊妹之[illegible]文皇深重其才略以趙王[illegible]之不屈[illegible]也）諡法克敵服遠曰桓猛以強果曰威武而不遂曰莊安君不念己危曰忠

莊得（善治兵數有功盛庸夾河之捷得之助爲多後竟以力戰死）諡法臨難不懼曰勇死於原野曰壯好力致勇曰果

陳思賢（[illegible]校漳州以忠孝勖士靖難詔至不出迎率其[illegible]原等六人設位哭於明倫堂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皆死之）諡法守禮執義曰端殺身報國曰忠剛正曰烈能固所守曰節

王省（教授濟南爲靖難兵所執[illegible]以大義得釋歸坐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何名[illegible]）擬諡同思賢

儲福（燕山衛卒也北兵起[illegible]靖難後號泣不食死妻范年二十養姑至孝以節壽終民而殉君古今所[illegible]見[illegible]賜之諡）諡法強而能斷曰毅剛正曰烈率意共

用曰勇心能制義曰度率敏行成曰直直謂無所阻撓也

程濟（多奇術能前知知天命有歸勸建文帝出避相從數十年每遇險艱以術脫去卒能保其君以壽終亦載稽以求未有之事也君死社稷臣死君正義也然君猶父也設父有可生之路有欲生之心而爲子者必以正義勉之忍乎則寧間關萬狀以從之亦孝子必至之情也論濟從亡隨筆諸臣之茹荼盡瘁相親類閒親當時諫概一死者倍從其難無他惟不忍其君之死故也孝者所以事君蓋於濟之從亡其當身體味尤視切焉）謚法秉德不回曰孝遂物之美曰成大慮克就曰貞盛衰純固曰忠

史仲彬（建文時諫改官制斥尹昌隆之奸又嘗力請誅徐增壽北師日逼廷議避難彬言死守勿去爲正及帝倉猝出走彬乃以舟載至其家會有物色者帝即遜去彬凡四祝帝於楚濵之間往返輒萬餘里帝亦再至彬家後卒爲人所訟下獄死）謚法危身奉上曰忠愛國忘死曰貞先君後己曰義死不忘君曰敬

葉希賢（乃御史平生侃侃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建文帝出亡時發　高皇遺簏有僧牒衣具三希賢與楊應能各祝髮分牒壬午六月也二人相隨不離君側者十年壬辰相繼卒）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先君後己曰義執事堅固曰恭

楊應能（吳王教授與希賢皆從亡事情謚法悉同）

廖平（爲兵部侍郎建文帝出奔以太子付平平攜歸襄陽盡棄其業全家逃漢中而身自流於會稽賣薪給食號聊溪樵竟死會稽山中與程濟齊軌）謚法大慮克就曰貞安君不念己危曰忠遂物之美曰成

梁良用（建文帝出亡獨與程濟及良用潛詣河得空舟良用鼓櫂而行載抵南門登塗良用自投朱雀

橋下良用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而投水死者五人良用則全君而自殺功節兼茂云）謚法殺身報國曰忠遂物之美曰成憂國忘死曰貞先君後己曰義

何應泰（初爲燕府奉祠　文皇以其川中名儒雅重之嘗召至帷幄屏人咨議泰共以質對靖難後藩邸舊臣各膺顯秩泰獨稱疾不起陳呂稍謂其乘費棄之富貴含魚水之君臣信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克己曰節寬樂令終曰靖

贈后聖母祭禮議（庚辰）

恭讀　聖諭。尚爲　祧廟贈后三位。終歲無一祭。見廟繼后聖母七位。忌辰不得設祭。服青。孝念難已。降札至再。部科寺各具議　上請。而　聖心必期盡善。復令詹翰儒臣確議。臣等敢不衷情酌禮。仰慰仁孝之懷。竊聞仁人孝子欲伸者情。抑情者禮。其實非抑也。乃以推其至情而曲盡焉。殷高宗。聖王也。祭禰致豐。而祖己有豐昵之諫。傅說有禮煩之戒。交相兢兢。記云。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樂嗜。閒皆考廟事。然是情之獨深也。非禮之獨豐也。悵二人者。必推二人所以事祖之心。有如士庶家。父與大父並存。其子養親。每食二簋。祖一簋。親能安乎。必令其子益祖簋亦二。不然。即損己膳亦二。厥心乃安。故無豐於昵。所以體吾親不忍獨受豐祀之心。而非抑吾欲豐之情也。雝之頌云。假哉皇考。綏見云。

率見昭考、以乎考廟皆有專祀、然雝者、武王祭文王也。載見、成王祭武王也。周家祖文王而宗武王。百世不遷。猶本朝之二祖也。當時自武王成王王祭。則冊考。豈後世守文之天子考所得概擬哉。且二詩皆諸侯助祭。其非建專廟於內庭、尤可知矣。內庭特殿、隨時行家人禮。而彼烈文辟公何緣得助、薦廣牲於其間。則亦未敢據以爲周家專祀考廟之證也。紬繹部科寺各疏、皆謂祧殿不宜創建、益已無容復議、而部疏欲特建奉親殿。寺疏欲兩設一殿專供三聖后御容。科疏則皆以爲未可而專請修復　奉慈殿以供　祧廟三后。其忌日設祭服靑則以爲　聖母思勝。不妨獨行。臣等再四思之、　聖皇光天、凡所舉動、必上可以安　列聖帝后之靈、遠可以垂千百世　聖子神孫之式。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後當舉者至當而無遺憾、如寺議別設一殿較之部議建　奉親殿爲少殺矣、科擬修復　奉慈殿較之寺擬別殿又少殺矣、以跡觀之。臣子仰體君父當立隆以爲極、而顧遜損焉。然科疏所云宗廟以合享爲尊而降從別殿、非所以安　先帝　聖母之心。其爲　先靈計尊安者、非無見也、其以供奉　三后殿爲無名者、益以設殿之意、專爲每歲祫祭後補行一祭。今

若修復　奉慈殿、則補祭不患無所。足以昭追遠之思而率循舊例、又無更制之嫌。臣等恐衆亦以爲當。至於　先純　聖母誕育　聖躬、終天之痛。有踰蓼莪、忌辰專祭、　聖心雖已、應如寺議具疏備祭。　內庭服靑遇慶典輟朝以伸罔極之報、而見廟繼后　聖母七位忌辰、則不必遡而同之。所謂思其笑語、樂嗜、專爲所生、固情有獨深者也。科議又謂臣下亦量行黲服。雖臣子將順宜然、然恐與生前母儀天下者無辨、則寺議所云仍以靑服照舊、辨事亦所以別嫌於名治。其說較爲獨長、禮惟貴中、思不可勝、過猶不及。惟中乃傳。如專殿以祀　聖母、仍與　神宵弘孝爲類、恐非後世子孫所可永遵。如廷臣遇忌服靑、則向來太常舊式。百官久遵者。獨於　聖母位下、辭忌辰於嫡母、亦恐後代各親所生、難以奉爲世法。如倂遡　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忌辰設祭服靑是又因　聖母而全更舊典。恐於創舉之日、卽酉可貽之端。臣等以大中仰贊　聖孝、以世法仰期　聖制。故於三后則願修復　奉慈殿而更其額、安供　聖容。爲祫祭後補祭之所焉。於　聖母則請忌辰專祭。內廷服靑、祇中孝思、而并存別嫌明微之道焉。典祀一於無遺、而　愛慈益以無憾。臣等恭體　聖明、不識

忌諱涯誠謹議。

求言議　（丁丑四月）

臧文仲有言。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陸贄曰。言善非難。行善爲難。知過非難。改過爲難。假使詔書至精。止於知過言善是則雖下罪己之詔。猶未足當改過之實也。況求言之際。兼以責人乎。孟子曰。諫行言聽。言者天下之利病即後世條陳之謂也。諫者諫君德之瑕疵。故號爲諫官大抵皆以繩愆糾繆補袞拾遺爲名。其爲君德而設可知矣。後世專主糾彈。忘情補袞。可謂昧諫官之名義而溺其職也。漢尚書陳忠。因安帝下詔引咎克躬諮訪群吏乃上疏。豫廣帝意。以爲有管窺妄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亦宜優容以彰無諱。今日之要。實在於此。陸贄曰。諫者詆。明我之能恕。諫者激。明我之能容。今雖明言恕其詆而容其激。猶恐諂習已成。終無敢效攖鱗之說也。但條陳時事。亦恐其浸爲痛哭流涕之詞。而於最切最急之務與夫大蠹之難除。奸貪之盤踞。要地而僨事者。不能指實而極言之也。故今日之言事。不激切則汎而無當。與不言同。激切則必不見聽。即或暫示優容。而久必爲人所中。無補於國。有禍於身。故雖欲言路之開。而言路常塞也。爲今之計。宜如古轉對之法。每

三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輪對。武　聖明俯詢時政得失。或聽其據所聞見。任意敷陳。旬月之間。各衙門小臣皆得親至上前。獻所懷來。既可周知天下之情事。而百官之才能學識。聖明亦得因言以察之。孰堪大用。孰能稱職。孰爲庸鄙無能。是則政事之得失。因人以折衷。人才之高下。因言而辨核。與專望言路之救正者。功相百也。　成祖有言。敢爲之臣易求。直言之臣難得。嘗諭六科曰。比來不聞一言及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又曰。早朝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庶盡委曲。　仁宗　宣宗之世。皆從諫如流。天下乂安。此今日所急宜紹述者也。

揩考選法議　（甲戌吏部堂課）

國計民生。新進諸生所宜探度也。若新進諸臣之身。則惟上所置。非當自爲探度也。雖然。明問及此。益將觀其典故之習。通方之識。焉敢無說而處此。凡法窮則變。謂變則治。仍則亂。若理亂之幾不存。不輕議變也。會典二三甲進士內外以次兼除。今欲使盡歷外任。不過欲諳練諸士悉成真才。使州縣多得甲科。受循良之益。然州縣之難易勞逸。卜百不同。而人才之短長。精力之旺微。亦倍徙無算。必使才與地宜。然後民受官利。今若罷擧

籤恐目徇私之嫌。直悉一竹之無知。縱使行之盡善。止於至公。豈足以衡量天下士。如此。雖盡甲科。而州縣之顛倒混淆。人地不相得。未見民生之遂甦也。謂宜合天下州縣。據方今事勢民情而總計之。明懸三格。某某處。爲盜賊蹂躪之區。則須長駕遠御之才以保障之。治最難。任宜二年二月。某某處。爲流離貧困之區。須招復而休養之。治次難。任宜三年。他如賦役繁重。積逋未清。道理衡劇。應接不暇。又或一時有衆囂之變。一事有持久之爭。須輯綏而勞訓之。治又次難。任宜三年有半。俸滿報績。不待考選。立擢翰林銓省等官。如事理初就。勢難其代。仰以新銜帶俸。滿日准作新任實俸。夫速其期。則人甘盡瘁。美其遷。則人喜竭才。然後民生可甦。地方有賴。且此非變法也。道有迎道。每遷二級。則州有迎州。縣有迎縣。例正相準。豈合尊官加等。卑職空勞。一通其意。則鼓舞人才之大機也。此爲寓圓融於常法之中。用超擢於見功之後。不患其格而難行矣。但辨才之法。必先敷奏以言。今已敷奏而次第之。所定次第。又以爲未可盡據。則必明試以功。然古者明試而後知才。今乃欲知才而後明試。爲唐虞之所不能爲。又必窮之數也。謂宜令二三甲進士。不拘名次前後。自量所長。各於觀政衙門。分承前項三等州縣。各堂面加訪核。總送吏部斟酌銓除。其餘應授主事中行及腹裏推知等官。悉挨原甲名次。照舊選授。秩滿隨例平遷。此皆本隆慶間先臣楊博高拱奏准事例。略加通融。或有當於　聖明急民瘼求眞才重吏治之微意者乎。科貢正途。悉准此例量才除授。則甲科所不足。又有鄉貢二途補之。不患缺多而才少矣。但二等餘才。求之既難。處之宜異。各從地方所重爲殿最。不當專論催科。庶令展布所長。但得盜息民安。國課隱隱自獲其實益矣。至於天下守令入覲之年。與總理內臣相見之禮。必當特議妥確。任其查參完欠。而體統原不相聯。然後士大夫之氣弗摧。而賢良樂居外任。不然。雖有龔遂虞詡之良才勝算。分應選州縣者。念及此。猶將顧形蹙眉。爲掛冠之謀。改問之思。況武弁長策而應選京職。又誰肯棄褒以就辱哉。此說似於銓選無涉。然推究隱微。以導人情之順。通選法之窮。實係於此。果能定體統。行前策。雖回捨擭而佐太平。可乎。何但選法而已哉。

生財議

大学生財言生衆食寡。是人力可生。而人口可食者也。言爲疾用舒。是人手可爲。而入身可用者也。故財也者。

爲人所用不爲人所藏生也者自無而生有非取彼以與此凡物可藏者必不可生可生者必不可藏自然之情性也今欲使天下轉貧爲富必先知天地之所可生與人所不可藏者而通計之可生者衣食器用是也雨露土膏人力合而成之歲歲可生而其性貴新不貴舊食久則腐衣久則敝器久則壞雖好畜聚之人不聚此三物欲不用於天下而不能也故曰可生者必不可藏者也可藏者金是也精而易收貪者得以多取久而不朽吝者得以不出然天地產之非人可爲也竭人力以開之而得不償失也非剝下以奉上無他術矣故曰可藏者必不可生者也今云措餉未嘗云措金顧名思義而平日爲政之道與一時行師定亂之所資在食不在金亦已彰彰灼灼矣設使金果可生猶爲舍所可用求所可藏非足國之善者況萬無可生之理苟欲剝取農夫自彫本實耶今日斷當以墾荒爲主孳牧林圃輔之使男皆樂耕女皆樂織百工皆樂爲有用之器布粟器械日增於天下而民用贏矣民用贏則物價賤物價賤朝廷之金不待增而自多所貴者少則所存者多也足下以足上足食兼以足金是之謂生財

戶垣墾荒議稿　壬午

足財用一事而積疑之難解者有四端一曰生財與理財不可混也有財之世貴理無財之日貴生易傳所謂理者正辭也禁民爲非也彼此不得相使曰正辭奢淫踰僭不作曰禁非此二者理財之事也大學所謂生者集衆而生之從無得有及時而爲之勸則易成此二者生財之事也生與理因有先後此積疑之當解者一也二曰世間惟可生之物爲財汎言生財恐人情以金當之曰設處曰搜括曰指助其名百出總歸取民迫其後直曰加賦爲弘羊所不忍爲而不顧矣民愈困而國愈貧亂愈生而費愈廣皆認金爲財之害也今非特不當混言理財且不敢汎言生財而直專其名曰生穀大禹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六府也而統歸於穀箕疇次三曰農用八政八政也而冠之以農故專以生穀爲生財當訓正談庶不脗合此積疑之當解者二也若夫興屯不如開荒則　新論一言剖盡從來窠臼蓋腹地之屯拋荒者少邊塞之屯擾者多故腹屯不煩增官別典而邊屯又勞未能遽興惟自畿輔以推之西北或水田或旱田聽從民便無戎馬之驚有自食之利年開一年民間漸享其利則趨者漸多數年後穀增而價益賤矣故興屯未足生穀而惟墾荒乃足以生穀此　新論之灼

訓於國計民情。而群疑自解者也。其永不起科。原出[illegible]聖祖特制。惟當推演大利。使朝野堅信而力行。夫歲之豐凶不可必。而科有定額。以從來積荒無科之田。欲令變熟。不知民間費若干心計。若干物力。若干年歲。乃得漸成。今往往限以三年起科。富民貧民。皆聞而却步。功力未就。追呼已來。水旱或仍。徵求不息。即已熟者將致拋荒。況積荒者收墾耕耨哉。生穀之說。止期穀多於民間。不必穀收於斧藏。假如海內穀多。則西北豈不易供。饑而使西北穀多。則畿輔寧不有賴。饑而使畿輔穀多。則京師又復何虞。此其勢灼然易見也。故一議起科。則

積荒終不可墾。而國家何利。惟永免起科。則墾荒必成。而國家乃得其大利矣。此積疑之當解者四也。是故欲生穀則興屯不如開荒。新旨必當恪遵。欲開荒。則永免起科　祖制必當堅守。二者無復可擬議矣。若夫荒地清占則有執簡御煩之道焉。往昔每因清理。以致訐告訪議事阻而功隳。今業有原任津撫李繼貞印限原主墾荒之法。悉掃葛藤。專期開治。大道已得。惟是積荒土地。從來界限不分。頃畝無數。民間承佃之日。知其幾何。成熟之日。知其幾何。此必總理自選慧心巧目之士隨處量度。使爲多爲少。劃然分明。不得迭相影占。而清理之事畢矣。至於募佃閒民。則又有說。向議興屯。故屯本牛器穀種。皆出於官。自軍兵而外。人少田多。不得不招募閒民。今旣以墾荒之事。直聽之民間。但立格激勸一如中書舍人陳　原議諸法。使富商巨室廢官豪爲主農。而閒民皆爲其所用矣。則募佃者乃主農之事。不復煩朝廷經畫也。　明旨云。新餉練餉。果否可漸蠲。大哉言乎。此雖未必目前之效。而荒田漸熟。五穀漸增。則加派漸減。正如元氣日復而鍼砭治標之方。漸以不用。理在不疑。惟慮不能深體　高皇之神算。混墾荒於興屯。以官法煩民事。沿襲習陋。擬幾年後仍欲起科。則

民間莫應。而荒蕪終不墾耳。豈有力行王政而憂無實效者哉。今新設各官。一切職銜印信。皆當主於墾荒。如總理則印文當云總理墾荒某部御史。若後加部銜。則用工不用戶。朝廷任人之意。曉然見於天下。而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總理應設工銜議　壬午

用人之機。固有入微而難言者。總理墾荒。須用工銜。固謂水土之事。爲在司空。亦以典制。江浙蘇松人不爲戶部而白糙二糧。惟此數省郡之民最苦。士大夫旣多明農習水。而又親見其破家隕命之害。擇其賢俊。令並斯

事則裕國愛民之精神。全副出見矣。若戶部。則必用西北及閩蜀滇粤之人。西北未必習見稻田。而諸省又皆不嘗漕害。雖有公忠智計之士。止豫懷西北裕民之樂。而不深東南同民之患。使得其一半精神。且士夫商民之應募者。見設戶銜。則於永不起科之制。尚懷猶豫。故朝廷設官之理。原應屬工。於農官於農夫之心願才識。皆應屬工。議者貴心悟其微也。

漕運議（送盧紫芝漕院）　己卯

一旂軍數年來。沿途行劫。至於刳孕婦。殺多命。放火擄財。商賈士紳。無不被其慘毒。至地方。則毆官掠民。莫敢誰何。而又私糶本色。明虧課額。雖嚴追抵罪。彼惟一空身亦提殺其身。亦無補於稅賦矣。其弊源。只在運官皆用貧弁。貧弁既無身家之顧。而又催僱赤手無賴爲旂軍。所以爲盜爲亂。皆原於此。今若能僉衛官中有身家者。管運。彼自多顧惜。必能選良善旂軍。一切諸暴橫自然衰少。而公儲亦可無慮。此實公私兩利之道也。但又須深思遠計。拔木窮原。爲富運官計。使其不長費累。不損身家。欣然樂於領運。然後可以長久。不然。一二年間。富者役貧。是徒爲官旂之累。而公家亦不能長得其用。又非至計也。要在曲爲之

所僉時無所費。解時少所費。庶乎數十年公私利賴之矣。

一旂軍爲盜。或衛官弗知。或知而故縱。或更烹分其贓。種種有之。須行令十三總嚴察運官。運官嚴察船戶。船戶嚴察水手。蓋水手爲盜。必不能瞞本船船戶運官每過晚。不許水手上岸走動。更須出其不意。抽點一船。或連點數船。但一名不到。即船戶與本人同罪。又於一幫之中。略如保甲法。責成前後船互相稽察。首告者重賞。如一船爲盜。前後各船連坐。此輩日逐啣尾。無有不知。如衛官知情。革去世職究罪。船戶知情與本人爲盜者。悉照響馬例。即時梟示。其十三總以能戢各船。全不爲盜者爲首功。盜多事發立行提參。重則剝黃問罪。輕則究擬本身。如此。則外水統於船戶。船戶統於運官。運官統於十三總。十三總統於漕臺。身使臂。臂使指。操縱在握矣。

一旂軍惟湖廣蘄黃州最橫。所泊之處。起逐岸上居民。公然截其樹木。拆其房屋。擄其器物。次則荊州丁丑秋。過濟寧。白日彎弓露刃。又次則山東。沿途以破船惹人湊磕。即起詐端。益一恃其橫。一恃其貧。嘗將召此數總。委曲而諭。預格其奸。勝於有犯而後懲之也。

一漕臺掌按書辦、并各役。有京隨者。亦有隨處地方撥來者。駕馭此輩。寬嚴得中。奸詭消化。此亦法行自近之義。

一漕院例出封條一紙。或取船一隻。各役即將封條糊於板上、用一人有守。但遇民船。即稱拿船起剝。索詐無窮。仁人當權、雖一封條。不可輕批也。

一開河驛丞。陝西人。不知其姓。崇禎十一年四月。值漕院經臨。諸役索取常規。百般凌辱、遂自縊死。驛後有破屋二間。現停棺在內。十二年五月。尚剩一老嫗看守。今不知存否。有一管北柳林閘委官。亦陝西人。云前死驛丞是其親識。因貧不能歸葬。此事既可驗諸役之橫、而客死之魂。亦甚可哀。若有大仁人設法使之得歸。是大陰德、又此事於漕務。譬如奕棊中冷著閒著。似無切要。而仁心仁聞。洋溢於河上。雖胥徒之輩。感動良心。亦將革貪爲廉。化慘爲慈矣。

以上六欵、據所聞見。總俟愛民憂國之君子。推而廣之。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一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二

文錄　議　　男揆纂

選將撫議

兵貴精不貴多、况用兵之官。顧貴多乎。敵所畏者。良將精兵耳。豈畏官衆。豈畏爵高。今各處增設總督。甚非計也、以御兵使民。則原銜巡撫足矣。何藉於督、而一遇有事。戎命勦、戎集援。彼亦一督。此亦一督。各不相下。何以成功。是多設督者。無益於出令。而有妨於從令。失之大者也。督師之設。自不可已。但從來未得其人。非貪懦則闒庸、括盡民脂、養成流猾。人第見督師之害。遂議罷之。

不知此向來督師非人之故。非設督師之弊也。流寇飄忽。散漫我一方之兵不足自固。動輒請調各處援兵。假如援兵四集。其率兵來者。非撫則督。若無督師。誰爲出令。從來專能勝分。分不能勝專。令不畫一。才如李郭相州師潰。不復能制。況未必李郭其才者乎。愚以爲保鳳寧遠。凡新設諸督。一切罷之。惟選眞才。各照舊巡撫。但令不剋月餉。則兵心感矣。不受饋遺。則武弁服矣。虛誠商確則諸道將吏爭竭力矣。而擇其猷略品望。尤爲衆所推服者。則特命爲督。因平寇設者。不過一督師。因驅設者。不過仍鳳昔薊宣二督耳。提調有方。人始見設督之利。統攝漸專。國始免多督之患。擇眞才與裁濫官。當相須而濟者也。

籌邊議　丙子八月

人有耳目而能行步者乎。天下有不知敵情。而能制敵者乎。則有離用間而徒言用兵者乎。孫子以用間結十三篇。猶子思以上天之載結中庸。故曰無所不用間。蓋軍中無一語非間。無一事非間。無一時非間。但用間須審間諜之才。用間必重間諜之賞。非死士無以行間。非厚賞無以致死士。此其要略矣。伏計十七年來。　純用間勝。而我筦握專闘之倫。從無思議及此者。譬之身之

所處則我明彼暗。譬之目之所視。則我暗彼明。今　營逼近數里數十里間。曾不知分數幾何。　何姓名。營壘出入何規模。何運用。而我城下與各營。則彼騎假稱諸鎮遊兵處處窺誘我。不知彼深知我。夫救急破敵之法。無過設伏出奇。設伏出奇。無過出其不意。今彼既知我。則我伏從何設。我奇從何出。我不知彼。則彼之伏。將無所不設。彼之奇。將無所不出矣。此無論不可浪戰。不可作勝。卽欲倚車營仗神器。爲持久漸驅之中。衆其可得邪。危哉危哉。爲今日計。有一至穩至正之著。而所謂救急奇祕。無不隱括焉。大司馬出統援師。必非安坐而

惜軍氣。宜速請一實諳陣法。實能練兵之人。卽於各營輪番操練。試疑今此何時。始議練兵。練至何時。兵始可用。不知今日之練。乃其用也。練一日。則兵藝漸精一日。練卽所以爲戰計。練一日。則兵膽日堅一日。練卽所以爲守計。練一日。則兵紀日嚴一日。練卽所以爲斷奸細計。練一日。則兵將之勇怯巧拙。日分一日。某將堪任某事。某隊堪置某地。練卽所以爲設伏出奇計。奇變之用在正中。救急之用在緩中。鄉敵之用在自戰中。此正兵家隱伏無形之妙。且豈有見我之安坐而反退。見我之實從事於操練。而不生畏心者哉。故用兵之本在用間。制敵之道在練兵。二言定。今日之情勢矣。所以行二言者。最要亦不過二事。不吝厚賞以聽良將之用間。闢四門。明四目。以求實能用間實能練兵之將才。彼遊士乘時邀利。因難輕信。以干官之衆。鱗集闕下。豈眞無忠智沉勇。親歷行伍。曾奏膚功。堪居中握機。堪運籌制勝者一二人。昔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見賢於孔子。魏無知薦陳平。蒙賞於漢高。使得如叔皮無知其人。則子產管仲陳平必出矣。然今日者。雖有叔皮無知知而言之。又誰與信而入告之。是誠鄉侯之事。可以立紓　聖明之憂。大慰　祖宗之靈。遍解黎民之厄。一此華夏之領報我十七年同讐之愾者哉

平寇議 （戊寅擬未上）

數犯神京。故其患急。流寇日削邦本。故其禍深。平寇之法。當暫假權宜。其制則有久安長治之道。而總在得其人而專委之。何謂權宜。擇流寇殘害之處。曰豫曰秦曰楚曰蜀曰江北。精選巡撫伍人。略倣盛唐時委任藩鎮之意。錢糧得自用。但其數則開報戶部。將佐得自選。守令得自廢罷互調。但其名仍開報吏兵兩部。是倘取足於本省。而新餉不必增。可以少甦四海之民力矣。倘兵取足於土著。而客兵不必調。禁旅不必出。可以爲朝廷省行糧。可以使民間免淫擄。可以使桑梓實資其戰守之用矣。朝廷但分別伍省難易之勢。懸立賞格。成功之後。無臣世封。道府州縣將吏。按功陞陰。則五良撫操縱如意。鼓舞有名。鄉勇心力。自足辦賊。而總理不必設矣。設總理有四難。任巡撫有四便。用兵以識地形爲最要。總理所轄既廣。數千里之山川曲折。安能一一備悉。巡撫各歷其地。可以周知。難便不同。一也。兵聞呼吸提挈。得心應手。全憑守令。總理不司擧劾。秩雖崇而勢賓疎。巡撫既蒙重委。選用可以隨宜。難便不同。二也。人之智力各有限。豈本朝如韓雍原傑伍文定譚。皆可爲良

甚當世應不乏人。而總理之才。非得如劉基王守仁者。殆未能當也。含恒有者不求。而致望於間世一出之大才。難便不同。三也。各省錢糧。聽各撫銷用握算爲便。若設總理。彼支此應。遞相拘牽。不復自繇。難便不同。四也。所以設總理者。專爲本地兵不足自衛。往往倚調援兵。此時巡撫總戎。數人交集。須總理之權重位尊。足以提控。今惟精擇五撫。任其畫地而守。其間自有協力共濟之用。而無虞壑隣。又何以總理爲哉。如此流寇殲者殲。餓死者餓死。然後願撫者復業。精勇願兵者分實各邊。不出三四年。事體大定。五省官吏錢糧。還如舊制。悉稟朝廷。此所謂平寇之法。當暫假權宜者也。何謂制有久安長治之道。畿輔七府。應各擇有兵略者爲知府。重其事權。假以便宜。其見在州縣官共百三十餘人。量留能者。餘揀調別用。而就聽選各項人員。幷近日保舉錄集諸士。特設法以遴其尤。再加多方搜求異才。分布任用。蒞事之日。或人與地未宜。聽知府更置互易。務令各當其才。各固其圉。本境有事。不至張皇。隣封有急。則知府留機調援。勸王之衆。又時時將勵以須。則京師之內可以聞警不驚。制勝廟堂之上矣。況畿輔名城。屹然列峙。無一被壞。彼將四顧惴惴。亦安敢輕薄都城乎。蓋今

遼陽未復。京師單外。畿輔皆比邊郡。不得不以邊太守待之。果使七郡得人。良司牧。即爲良將帥。緩急有賴。不煩遠調客兵爲望梅止渴之計。不庶幾久安長治之道乎。但須勿拘資俸。勿問出身。居職寬其參罰。有功報以優異。則異才乃出。利用自見。故制　平寇。雖機宜略殊。而總在廟堂預定其規模。擇五撫七守而專委之。

禮部封差公呈（戊寅）

呈爲會典宜遵。近例宜查。差規宜定。永垂靡爭之雅事。竊思百官職掌。一惟　祖制是遵。伏讀會典禮部封爵項下一款。嘉靖四十四年奏准。冊封世子郡王。及世子妃郡王妃。翰林坊局六科尙寶及卿寺五品以上官爲正使。部寺屬官中書行人等官副之。此據本部分職而言。中行均充副差。初無專屬也。中書舍人項下一款。凡冊封宗室。例充副使。此據本科職掌而言。正近旨所謂應差官員非比各衙門使借也。行人司項下一款。凡差文武大臣往各王府持節行冊封禮。本司官例充副使。此據該司職掌而言。適與本科相等。未嘗專屬也。又一欽嘉靖十七年題准。今後除冊封宗藩。照例於翰林六科等衙門行取相兼。上請點用外。其餘一應差遣。先儘行人。如行人不敷。然後訪取各衙門空閒官量揣借差

此明指其餘各差而言、不指封差也、自崇禎三年。韓大行有仰遵　祖制一疏。內述一應差遣。先儘行人、徑將會典原文除冊封宗藩并其餘字面盡行刪去。似以冊封一節、并入一應差遣之內、想在當時、偶失查考。近來數年。頤遂以此爲據。往往臨差爭執。迄無確論。然據崇禎八九十等年。中行差數適均。未嘗少置低昂。亦爲煌煌令甲、垂三百年。毋容一旦紛更故也。會典成憲既如彼、近例可據又如此。本同一體、何煩致爭。至如韓搨所稱、冊封副差向居十九、不循制而循事。已非典章。況事且未確乎。所引典彙、乃徐學聚一家篡記之書。並非奉

旨修輯。豈得與會典參行。禮失則求之野、今會典昭然。禮未失也、某等職居中秘。念欲忘言、但因衙門事理所關、當垂永久、倘復過於緘默、誠恐差規或紊、日後反致紛爭、故將封差本末、一一條明、恭候宗裁、俾知共守。

具題出缺呈（爲同年稿具投吏部）

考選新奉命旨、截俸舊有成規。具題出缺。以便銓除事。

某等或係選頭、或係守部舊例、合授京職、向因缺少。遷延需候、頃過吏垣疏請考選。奉有成命、令中書俸滿者四員、行人俸滿者六員、比照某等應選人數、尚有餘額。竊思考選之舉、或需新歲。截俸之期、應在舊冬、伏乞列

其具題出缺補選。使馳驅告竣者。陽春屬和、遂瞻楨臺青瑣之光、而班行初試者、寒月趨陪。亦供攬轡周咨之用、陳力就列。敢希八凱之同心。以人事君、惟賴山公之啓事、

選授中行呈（爲同年稿具投吏部）

初授衙門一體。在官職掌稍殊。俯順微情。以便輸忠事。

某等八人並値大選應授中行。衙門體統。本無低昂。朝廷任使、量均勞逸、但皇華原隰、其諏謀多在攬轡之間、而染翰彤廷。其踧蹐長在侍班之頃。人之所賦。微亦異宜。伏祈體恤群情、分別擬授。俾臣子之各得其所、卽

君父之愛惜人才。

投徐虞求太宰求代題致仕呈　甲申八月

禮部祠祭淸吏司員外郎未任陳　呈爲衰疾有年。量遷過分。謹遵　新旨、據會典、求代題休致。以伸素心、延殘喘事。職崇禎七年進士、守部三載。授中書舍人。至十四年四月俸滿。因病疾陡發、卽於差次具疏乞休。此時正値台臺掌出納之任、隨蒙封進。未賜矜允。荏苒經歲、勉趨復命、在職又二年。因追論丙子北闈分較事。降南京國子監監丞。於十七年三月間抵家。隨繳劄署大司成姜老先生、懇祈休致。俄因國變。未蒙代題、尋遇顧

大宗伯署銓、七月間推陞今職。竊念某報國有心。就列無力。四年之前。叨任中翰。曾拜疏乞休。數月之前。初改緘愆。復繳劄求罷。總係閒散。職事易供。特因精力銷亾。不能任。凡人之任。況年復一年。月更一月。前途益短。新病轉增。聞道靡期。回頭已晚。而敢貪茲雞肋。冒昧素餐。至於狼狽。始追悔之。豈有及乎。此義之所萬不敢出。而勢之所萬不能承也。且在他人未照平生。猶或疑其矯情。台臺與某生同里閈。於其拙性非才。淡心樸守。薄宦衰年。何一不在燭照之中。苟非血誠。焉敢妄瀆。向讀會典一欵。凡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頃者禮部儀制司主事張采越次陳情。奉有以後有果係眞病著具呈吏部核實代題之　旨。職病切膏肓。年臻耆遯。仰稽舊制。近奉　新綸。幸値仁人主銓。敢此瀝悃呈控。伏乞俯諒微誠。批示該司。具稿代題。免令小臣迫於苦情。冒昧呼籲。則台臺於某。非僅保全其晚節。實惟函蓋其餘生。臨水鏡以銘心。作田謳而報德。

再投徐太宰呈

呈爲再申素懷。仰祈崇鑒。早賜題致。永戴宏仁事。職於前月遵　新旨具呈。求代題致仕。中間敘述甚詳。一謂拜疏於四年之前。仰係台臺封進。則是悟心夙共。仁明所早茹也。一請繳劄於今年四月。此時署在緘愆。若論世情。望今蘭省詎可易得。總因衰疾求退。遑計所處何忠乎。竊聞初呈有用非其地。遠與退思可否別用之批。何職且感且愕。人臣安敢萌此心。朝典豈容有此例。況職平生稍知性分。不至爲學道長者所吐棄乎。或者台臺不遺交末。姑示憫憐。然與其憫之而思爲改官。何如信之而聽其全志。自古眞銓宰進退人才。各得其所。但令眞求退者得退。是卽空平之用。上齊古人。所以佐理與朝。孰先於此。懇祈早賜代題。使愚分得安。愚衷亦自不朽之戴。長於我生。

投張赤函太宰求代題致仕呈　乙酉正月

游濱廢人。衰疾泣血。謹遵　近旨。據會典。三瀝苦衷。懇乞立賜允題。稍延殘喘事。職崇禎七年進士。十年二月授中書舍人。十四年四月俸滿。因痼疾陡發。卽於差次具疏乞休。未蒙矜允。荏苒經歲。勉復趨命。在職又二年。因追論丙子北闈分較事。降南京國子監監丞。於十七年三月間抵家。隨繳劄署大司成姜老先生。懇祈休致。俄因國變。未蒙代題。尋遇顧大宗伯署銓。七月間推陞今職。竊念某報國空懷。就列無力。初乞休於中翰。頃繳劄於緘愆。事蹟斷然。年月見據。伏讀會典一欵。凡願告

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舊秋儀制司主事張采越次陳情、忝有以後果係眞病、著具呈吏部核實代題之旨、職仰簷舊典、近奉　新綸。隨具呈太宰徐老先生、自分同里、必能見諒、蒙批本官資深望重、典朝急藉。乃因川非其地、遠典遜思、司祭典例可否別用酌報。職聞之汧然、職拜疏徼劄、皆屬往事。非始今日。豈因有感求罷。國典安有聽人求改之例。人臣敢有妄希別用之思。不惟職須未伸。而且使職心滋晦矣。因再具呈辨明心迹、力求退罷、不虞舊宰謝事、未及批行。今幸明公主銓、必將使群才得所。自古眞銓宰進退人才、各得其所者、但令眞求退之人得退、自然眞當進之人得進。是謂空平妙用、足以贊助典例。伏念職自辛酉得厠賢書、當時已稱腐儒學究、老先生方處西臺、過採虛聲、曾枉玉趾、昔視孱軀於二十四年之前、今豈不俯信衰顏於二十四年之後、雖據此日之陳詞、似屬初控、而合前宰之辨實、實已三伸、萬祈曲鑒微誠、批司具稿代題、免令小臣迫於苦情目眯呼籲。則台臺於職、非獨善保其晚節、兼復代表其赤悰、一夫得藏拙於參掄、衆正均樂容於天海、

再投張太宰呈（乙酉三月）

再瀝苦誠、懇遵　新旨、早行出缺、以安愚分、以昭夙心

事、職以孱質衰齡、更罹沈痾、請休求退、若疏若呈、踰再至三矣。一切履歷情蹤、除本年正月間具呈已詳、不敢再瀆外、近因吏掌垣有聖王求言、若湖等事一疏、其意原爲垣中而發、新朝警策群工、推廣疏意、有久陞不到心懷覬望之　明綸、此於他人心迹、未知何如、就職之身、則深幸得此王言、而素悰可以益顯。職自崇禎十四年四月間具疏求致。奉有前來供職之旨。十七年正月領南京國子監監丞劄付、三月抵家、隨即繳納署堂印姜老先生、是乞休於俸滿在　先帝見知之年、而辭任於纒愆、當國變未聞之日。　御批有據、事蹟昭然。絕無覬望之嫌。第灑孤忠之泣、固宜畢允其退、俾仰於安。捧讀　新旨、原行吏部察明出缺之諭。如職之乞休累歲、其心固不察而自明。如職之曠職半年、其缺則久虛、而宜出、伏乞台臺諒職誠懇、立爲具題、深銘晚節之獲全。實倍恒情之進取。

投吏部堂呈（癸未六月）

分閫欽案久定、清時良宰並新、謹詳述當年處分始末、恭懇遵　旨速覆事。崇禎十年二月間、龍正因部科磨勘本房取中衆人求朝綱策語傷時、降職二級、照舊繼因胡維寧事、五番回奏、始得竣局。當年此案、陸續奉

旨處分者四人、情節各殊。衙門逈別。其下刑部究擬者。本生維孚先經覆試。自以學力未充黜革。隔房考官舒麒生、自以平日交遊比匪、與維孚狎邪不端同祀。二人卷案、其在刑曹、其下吏部議處者、副考閃仲儼自以密圖加批、降二級用、龍正則以本房擬無主持、再鎸二級、並闈中乏卷、不能充額、原以七備卷並呈副考、求其裁定、副考於六卷概不著筆、而批圖維孚、於是龍正遂因而用之、當年同奏甚悉、副考及部科奏覆、一一相同、具在御前、併科抄可察也。是四人所坐原委各自分明。不相參涉、近來或疑麒生闈中旣無情弊、及以隔房紫謎。以乎李代桃僵。豈不見麒生自以比匪坐。不以情弊坐耶、其終免情弊之疑、則龍正五奏力洗之、而平日比匪長安共稔、無可爲諱、自作自受、誰代誰僞、於時鄭家卿爲大司寇、審定爰書、最號詳允。因原奉　旨陳龍正姑候麒生等訊明奏奪、故於牘尾繫一語云。陳龍正應否罰處、恭候　聖裁、及下考功議處、再降二級照舊、其看語具存本部、至崇禎十二年遇　覃恩開復。此案處分本末如此。舊冬因截俸候考、麒生將前事許奏、下部科其覆奏有據實奏明之　旨、今春禮科沈胤培復有條陳則奉速行察奏之　旨、迎自孟冬、迄今季夏、月更九

閱序匝三時、凡在見聞。靡不嘆喟。謂昔年此案。久矣上徹於　聖衷。何越六載而刱起糾藤於下。且綿延若此其長也、竊念某卽宰已四月俸滿。仰因病乞休。泉石之謐本諸至誠、蓋拜疏在敘無謗忌以前、使乘今時、得遂素願、詎非良會、惟茲宿案、埋須候察。恭諗舊太宰鄭老先生、邦之司直、原案經其手定、近懸覆奏、因計典伊邇。例隨諸務暫閣。及大計已竣、崇令卬日具稿、日問親作看語、斷採清議、褒許有加。不意又值去任、今幸台臺繼蹟秉鈞、伏乞察欽案、嚴公論。掃群陰、將某昔年降級開復緣繇、遵　旨據實卬賜題覆。雖云一事、頗繫人心。俾衆正交欣、慨覩維新之有象。而孤貞聿顯、遲仲求退之本懷、

送考功司揭

癸未六月

人臣以敬君爲義、覆奏以遵　旨爲先。伏念龍正丙子分闈一案、明綸七煥、回奏五申、宸斷已定六年。新　旨復經再布、項者部科覆奏。先奉有據實奏明之　旨、及禮科條陳、又奉有速行察奏之　旨、但令察舊時處分情繇、未嘗令新議追處也、除胡麒生配擬緣繇、自坐平日比匪、不坐闈中情弊、項者龍正辨疏、堂是歷歷已明。無庸贅剖、外今台臺所應察應奏者、止據前旨所云

衙文漫無主持。所云明屬徇濫。及昔年本部所議再降二級。看語開列回奏。則　新旨合而事理已畢。公論允服矣。外間初傳有追降追調之議。鄭太宰謂一事豈有再處。親改定看語。未及題。竊意　明旨所無。台意豈肯擅增。且昔年龍正並呈七卷。副考就中批圈其一。乃從而定之。故　明旨於副考則云種種可疑。於龍正則云漫無主持。　天鑒本自彰確。故今據實奏明。若果欲追論。是以昔年　宸斷爲不足據也。將謂有情弊。則疑在呈七卷者耶。疑在批圈一卷者耶。若知事理既已較著。　明旨確乎可遵。則科塲事從不開處分湔除之役。越數年而復議追處者。伏乞老先生恪遵　近旨。詳察欽案。將舊日降級開復緣繇具稿呈堂。一一奏明。豈惟身受者服其虛公。卽旁觀者咸頌其得體矣。至於鄙性樂退安恬。前年毫無謗忌之萌。已拜歸耕之疏。然官爵可。自蟬蛻而是非豈容不明。俟台臺之回奏。今日奉　命。則求退之小言明晨繼進。此在龍正喜於自伸其雅志。而於相評者又可代釋其猜防。倘因物換星移。初言不踐。設使清華有路。反覺負心。益乍聽之似訐其迂愚。而事後方識其所存之果異也。

送墾荒議揭　壬午六月

補議裕國足民事宜。以助中興。以慰　聖懷事。職於五月初一日。進屯墾兼興一疏。內引先臣徐貞明條議西北水利。幷京東水道考二書爲據。隨蒙該部看議具奏之旨。復於六月十二日。　聖諭戶部興屯最多良策。西北水利。尤長便易舉。先臣徐貞明條議。井井可行。特命閣臣抄發該部。着照議內事理。悉心商酌。多方講求。卽會同該科詳議興舉事宜來說。特諭欽此。職讀之。具見　聖明之留意足民。灼見治原。知今日撥亂振窮。合此更無第二策也。念欲補牘細陳。恐冒再三之瀆。且其間事理委曲。千言未易盡。其於章奏字額。尤屬未便。四月間。曾有諸司凡利民之事。救時之方。開款送閣藁奏之論。今特將興舉墾荒事宜。詳著於篇。以供採擇。謹揭。

葉惟修倅列賢書揭　壬午八月

賢書雖倅。鄉評難掩。直道與厚道難兼。權衡重輕。聊表大意。事八月二十六日揭曉。見有第二十四名葉惟修。嘉善人。心甚訝之。邑中從無是人也。既而同邑與試者皆云卽葉聲。盜訐之聲。事已經劉許兩文宗褫革久矣。豈營復耶。卽如是。其如彼通族之刻揭何。如通邑之驅逐而遐遁。兩都之久傳而廣播何。據刻揭開款。情事詭異。所關至大。所傷實多。屬在維桑。何忍出口。但念敝邑

宦京邸者。自徐司寇入籍雲間。此外惟職一人。若徑隱不言。恐邦多司直。還而見誚。又慮歸鄉之日。紳袍士庶登門相問。何爲當時默無一語。將何以謝之。故敢追隨諸士之後。略陳其梗概。就人論人。就事論事。亦無敢一字旁溢。跡類荏苒。心誠負慙。或者群龍無首之義。茲亦其幾微云爾。

安攘策

（崇禎丁丑擬程）

居重故可以御輕。借衆輕以市重。則那居之勢舛矣。安内故可以攘外。置安而議攘。或乃愈亂。欲返其亂。非仍求之内寧。又何術哉。夷狄叛服不恒。雖極盛之世不能

無。而中國百姓自相煽動。則土崩之禍。有識者深憂之。玁狁熾於周。而禍周者卒非玁狁。匈奴跳於漢。而禍漢者卒非匈奴。吐蕃回紇張於唐。而禍唐者。卒非吐蕃回紇也。百姓心離。則周漢唐之末局耳。周之盛也。振薄伐之威。然後朔方以城。殷宗赫然中興。神武在握。三年克鬼方。當猶格苗之意。非艱於奏效。姑寬之以待其自服也。不然。亦如後世師老兵頓。曷稱既濟乎。越自遐左僭亂。偏調客兵。客兵無律。皆逃相繩。窮民從之。此流寇之所繇起也。今又因流寇而屢調客兵。民之畏兵。甚於畏寇。此寇之所繇愈多而難熄也。其始也。　先而寇後。論

今日　國家至計。則寇本而　標。請先分二者。内外緩急之勢。而後詳所以制禦蕩平之道。可乎。　於京師近故京師視　患急於流寇。乃四海則各有近流寇之處矣。半天下　皆流寇。即半天下皆與寇近。凡近寇之地。患寇甚於患　各從所見爲輕重耳。國家取天下於[illegible]　在天地乘除之大機。不必能我加小民思亂者徧天下。而復多方以驅之。禍亂相尋。何日之有。嘗妄謂今天下若有淮陰李靖之將。可制而流寇必不可平。其川兵視粘沒喝斡離不之徒遠甚。已已丙子再大入。皆恣無紀律。所以往返自如。乃我之

太謬非彼能也。我之謬有二。其無能者既已來。手坐視。而所謂能者。又專欲以技力勝之。豈知我之技力。雖使選練數年。未嘗半彼丁何丁。騎何騎。射何射。而欲與鬪其所長。仰議復開平立志甚壯。與往年取大寧之說堪相表裏。然究其所以。不過欲練兵三萬。以與之力角而取之。無乃疎乎。要害必爭。復之既難。孤城遠戍。守之尤難必也。我兵既精。我餉既裕。俟其來一大創之。乘勢而取之。耕屯以守之。斯經久之規爾。而欲創　制　無如困其所長。用我所長。彼長在騎射。有坐困之法在。我長則人人言之矣。曰非火攻不可。曰非以車營用火攻

不可皆似也。然不如一言以括之。曰用伏。古。今用兵。皆專用間。今　無歲不間我。而我無一刻能間　卿　已入境。尚不知從何道往來。數若干。將何人。方略運用何。在貿貿焉邀倖堵截。猶閉目而行道。步步顛躓。故今日第一要務。在選能使間之將而任之。然後我長得施。此伏人者也。外是有伏器者。如弩如砲如刀如石如毒煙之屬。不特乎原可用以結營。任山川峻隘。道途崎曲。隨處可設。設又易收。凡害敵之物。使敵不知。然後陷焉。此伏器者也。外是有伏地者。大而爲溝洫川澮。寓險於屯。明而爲榆柳棗栗。植險於樹。隱而爲擬地飛爬之屬。數十里自相觸動。頃刻傾陷。唐李臨淮　本朝將定西。皆能爲之。今世豈遂乏人。此伏地者也。知此三伏。則彼情得。彼長困。使韓李之徒爲將。優爲之矣。今所最大患者。伏人一說。我不能伏人於彼。使彼得以伏人於我。彼所不能伏之處。我又隱然代爲之伏。今雖幸離腹心。猶布滿肘腋也。可不寒心乎哉。謂宜早爲之所。上則消弭於未然。次則控制於臨事。不然。城社盤結。一誤再誤。何以堪之。故三伏之中。尤當急商伏人。未知我伏之利。且杜彼伏之害。庶幾先不敗而後求勝之二機乎。至於流賊。又同而異。其同者。賊伏人於我。我不能伏人於彼。亦當先講伏人是也。其異者。則中國之民。非夷狄比。勦撫二言。皆失竅要。何則。流民流賊。原分二種。流民就食。急於求安。則宜安插。成化時。原傑之處鄖陽是也。流賊焚劫。民間應者尚寡。則宜誅勦。正德時。劉六劉七與官軍互有勝負。而李殲於江是也。今則流民與流賊合矣。賊所至。民強半相率而入賊矣。非選良將先摧破之。則流民求安之情不急。非得良守令徧與招集而安插之。則賊黨何自孤。而種何日熄。今議者云勦云撫。夫勦之爲言。使無孑遺。所以待反叛。制羌戎也。今皆中華百姓耳。勢可勦乎。心忍勦乎。議勦者失也。撫之爲言。赦而罔治。亦謂脅從餘民。及辭夷之屬。彼故有廬產室家。赦其罪。自相率而安業矣。今皆孤子窮民。散何所歸。歸何所事。欲圖善後。正須有法以治之。必與行糧。必定鄉土。必給廬舍。必授閒田。而又多方調習。乃可以永寧而不復亂。故議撫者。亦未盡得也。書曰殲厥渠魁。識渠魁而後可殲。今且不知蹤跡何所。賊首何姓名。競云某回回。某大王。此皆無是公浮游先生之別號。任其倏忽變幻。雖欲殲之。將誰殲乎。我兵往往反隨賊以俱流。而全無定算。今欲破賊。總貴先知賊情。欲得賊情。總不出於用間。凡剃背字灸髮頂者。皆脅從。非真積賊也。果賊腹心。何煩剃

炙以爲羈制。今遇此輩、便謂罪在不宥。是絕其歸途。而堅從賊之心。賊每至一地、挑壯勇者刺之。使欲逃不得。反正無門、所以新賊日增。舊賊難散。須入間於賊中。布散流言。許以歸順。如唐時高仁厚破阡能、羅渾擎之法。但服一寨、即諸寨聞風降附、其髮頂無炙痕。臂無刺字。乘馬跨弓刀者、乃真積賊也。數實不多。其勢既孤。勦之自易。故必得善用間之將。然後可以用殲。能殲魁。然後可以善治其脅從、是則蕩平流賊。非勦非撫。遵古人之殲而又善通其罔治之意。庶幾魁從俱消。或疑行糧廬舍。費數百萬、安從出。然今每年亦費二百餘萬。使流賊延蔓更數年。費寧可計。若合數年虛糜之數。成此永寧之績。費耶省耶。至其間驍健願兵者。選而練之。俾師旅益壯。如此分別三等。布置既定。土闢而賦足。賊還爲良民。藉其精勇。又可以禦邊。豈非去流賊之害。而反收流賊之用者乎。拔齒安兒。先臣王守仁破賊安民之喻也。當時桶岡浰頭等賊、原係猺獞。各有巢寨。雖蔓延三省。實同顧其家。故守仁欲鵰勦不欲大舉。寧獨任。不欲夾攻。其意微矣。搗穴反虎。先臣俞大猷擒張璉之喻也。當時璉賊離巢出劫。督撫欲野擊之。大猷以爲我兵數萬。豈可從一夫浪走。遂舉兵迫入其巢。璉果還救就擒。茲

不以我師隨賊俱流。正今日對證之藥也。今日賊勢。幾於無所不趨。而非有專趨。雖陝爲老窩。有所必反。而諸股散蔓。亦有所不必反。使二臣處此。其於鵰勦入穴之計。自能隨宜變化。豈憂拘牽。土寇一種。或與流合。或與流分。流既有真假。土亦有首脅。必先分流土。又能就流土中各爲分辨。方可使之互相斬捕。此又處置流寇之剩技餘事矣。故求大將之才。用三伏之說。則長技坐屈。而失地可復。漠庭可空。兼得良將與良有司。俾兵威既振。解散有法。安插有歸。然後流寇永歸底定。此皆言之似疏闊。行之似格碍。然舍是實無良劑。所謂大病大藥。挽回命脈。整頓乾坤之法也。其　平寇之不得不同者。曰重賞。大凡鼓舞戰士。非厚賞不能。平日動民間一草一木者必誅。至於破敵之日。一切賊壘所有。聽得勝本營將帥遍行給散。以賊貲財。資我有功。未嘗費府庫錢也。孫武法凡能奪敵人車騎。即以充賞。而更其旌旗。茲恐徒賞未足示勸。又加旌旂以寵異之。若平居無格外賞懸募死士。而臨時所獲賊財。又令入官。登先之人。有廢然返耳。故平時嚴戢。與勝後均頒。二法並行。乃當今磨勵將士之至要也。　祖宗時。置邊兵六十餘萬。皆在畿輔。此即居重之意。故　文皇專重開平。謂地形即

兵勢也。今不汰老弱。不練土著。有急則遠調客兵。冗費無算。而不得秋毫救援之力。所以增餉三倍。而反失其重也。今能永不調客兵。以其費核練額內之兵。則居重之勢復矣。　太祖謂用兵在固本。此正安內之意。京畿天下之本也。今日之陵寢。則又京畿之本也。上下有固心。而後可以商禦侮。謂人心即兵勢也。今似有岌岌不崇朝之意何也。是又非群工所能與也。明大義。剖大疑。決大勢。彰之以可恃。持之以必不可動。其將得力於帷幄論思之際乎。有道之盛。守在四夷。即四鄰猶侯服事耳。而況欲將得已之役於皆城之外哉。故以發衷祝中

夏爲內。而不可以先定流寇。爲定內　廟堂主宰確有成畫。乃爲內之內。大將伐謀。良有司勞來。爲制禦之本。而誰能識拔大將。何道能使群有司一時俱良。乃爲本之本　國初重開平。往重大寧。今不得已。重陵後宣口。三協諸路。此亦隨時異宜之兵勢。而定志氣。任賢才。戰勝於朝廷。乃爲勢之勢。豈直如明問所云大意相通而已耶。一以貫之矣。經濟推入於精微。而事與道。無殊致也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二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三

文錄　解　說　序

大疑解　丙寅

無技主人隱居吳山。客過而問焉曰。唐自武德貞觀來。二百餘年矣。近者太阿倒授。恣其睚眦誅戮。上下重足。私人滿朝。重鎮則遣同類制其兵。咽喉之漕。內府之藏。並歸掌握。空名孤立。將無田王之事。復起於今乎。主人曰。和也。時異世遙。相與共辨新莽爾。天下有僞德。無僞功。古之篡者。必先立大功於天下。天下之耳目心志。飫知若人舊矣。戴其造而歸其成。鼎祚忽移。四方晏然。丕

師裕欲之徒皆是也。或及其子。武於其身。遠者三十年。近乃十餘歲。實負大功。故其成篡驟也。新莽纔四父而秉政。大類齊田。天下之民。知有王氏。亦僣矣。莽謙恭仁儉。與傾諸父。匿情驚愚。殺子示公。莽之爲僞德也如此。當世上書誦德者。至五十萬人。莽雖一身。邇所從來已歷數世。乘漢中厄。遂其攘竊。劉向處成帝朝。明謂漢業必歸王氏。向沒十三年而莽始代漢。似予獵取之驟。其實不嘗久焉。然則德可僞爲。功不可僞爲。以功篡可驟。以僞德篡不可驟。今之竊利器者。從微突興。非有鳳商音根之遞傳也。又非若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半天下也。天下之心。未嘗傾伏。四方觀其逮捕。往往切齒。彼開喧關驚悸。以覘者累月。挾朝命猶然。況敢奪大寶乎。且日沾沾焉。藉虛名以爲德。建常役以爲功。金璧煇煌。市人望而嘔罵。德誰仰之。竣役增秩。舉朝指而竊笑。功誰信之。凡此舉動。並失人心。莽以家世。今以璫尾。莽能不顧其子。今欲使宗族蟬聯而貴者數十人。莽文致方外百蠻。重譯獻物。今邊腹無寧歲。而所遣腹心黨與。曾無咫尺之功。他人才能稍稍傑出。堪禦禍亂者。不能收羅駕馭。則反從而讐視之。或功成不敘。或欲易帥。及見其未受易也。又羈縻中止焉。是權猶足以亂天下。而其

才不足以成其篡竊也明矣。客曰。然則廣布腹心。聯姻世冑。兼收兵殺之權。殺人不休。何歟。主人曰。彼以求安也。殺人停手。人將噬之。兵歸私人。可消晉陽之甲。金穀在掌握。則公家物與囊橐無異。出入莫問。而又可不藉納賄以爲名高。世熱通好。總爲百足計耳。自以生享侯封。沒之日。姻婭黨類。皆其所建置。守而不背。相視誰何。是其樹權立威。皆以防禍。非求福也。且今者挾天子制四方。欲殺立殺。欲貴立貴。安富尊榮。勝算已極。若令竿頭更進。擢義之徒。興師致討。如蝟而起。腹心皆駑材。爪牙非良將。何以制之。去安即危。彼有小慧。寧遂忘此。力

既不能智亦不爲，名曰。甲第跨街連陌，擬皇城之宏。足以藏甲兵，謀不軌。又練兵大內，足以劫朝之文武，何忌而不篡。主人曰。甲第雄盛，唐鄰所以自侈也，財惟吾供，衆惟吾役，立門戶，明得意，乘時創垂，業止於是，若其有他。羣，殷王階皆將爲有。甲第何爲，且莽故居敝衣。曲避衆擧，而今也大新營築，誇流俗，招怨咎。不亦霄壤矛盾矣。予借曰藏兵，則內宮甲士數千，以劫在廷，僥有餘力，京營之軍，虛驕駑駘，一腹心掌之，鞭箠使從逆，爾若欲陰懾海內，則宮府所豢。合之不過萬人，詎足使豪傑耄，而畏縮也哉。故啓宮禁，既不藉藏兵，寖四方異己之謀。雖藏兵何濟。甲第之耀耳目，而無深謀也，審矣。況元后壽考，宗主於內，居攝建國，皆奉太后詔行之，使微太后。莽當年亦安能襲予之之迹。客曰。宇宙何定局之有。五胡未亂中華，上民豈謂北面。　天后未華世，誰知有女主之事哉。天或者令此類僭竊時月，以開聖人。未可知也。予怜揖讓，何必佫。元后詔，何必行。主人曰。世至變也，人至常也。吾不料其世，料其人。凡乘權造逆者，非智是以謀，仰鑰睽而爲人謀，今其爲人，籠絡一世，昭昭不能，南莽爲何日之非望，又計所不出，惟恣快目前，砉美必播，翔讒必刑，箝天下之口，以自固而已矣。其才不足

以立功，其累基不足以飾德。南面踐祚。與代或有之，非本朝事也。客曰，然則將安終乎。璽褒無算，疏誥無算，爵賞無算，物既極矣，而猶不及他者，厭粱肉，則思山珍，貴者厭綺繡，則慕雲裘羽衣。主人曰，樂褒諭者，名心也，戀爵賞者，小貪也，頑兕之狗，無志逐麋，喜名則猶有顧忌。璽書崇獎，時溢分表。益其同類無知，妄相誇誕，而彼亦憪然處之，梁竇李程，未敗之日，錫賚重疊，一切勢變，歸第就戮，今大始焉，報怨中擠，威福更侯，惡盜，或夭斃而奸發，或其黨類，自爲讐攻，懸頭剖棺。衆宗竄殛，是則其終焉已矣。客曰，予言其才不足以樹功勳也，不能籠絡人群也，其地望不足以飾德也。天下之心不厭也，足也，至云行事與莽矛盾，竊謂不然，莽世貴，故下士以釣名，今起側微，則多猜擧以張威，莽宗門強盛，止患立異，不虞寡援，今皆細微，不得不廣偵要近，爲羽翼計，物各有宜，事各有時。主人曰，立功以篡，如虎狼，飾德以篡，如狐媚，劉裕高歡，斬殺最煩，皆在功著之後，英略鴻名，破膽周滕，噬而噬爾，無旅距者，莽則市德既衆，始復芟除異己，今處狐媚之會，蚤示虎狼之形，殘下則倚上，噬上則逆下，是故殘下如流水，噬上必譎起，其勢然矣，莽初撫見遺孤，後遂誅之，以信法馴及厥子，是其胸中先設規

撫然後施爲以詐衆庶。今者猝得大權。身同騎虎。其宗親子姓。各貪富貴。不顧後患。乘時邀乞。盜授無制。適增衆庶之憤。豈有意爲羽翼設哉。亂天下在若人。而若人必不算天下。貞觀德烈。彪映無極。中興太平。我與子幾息山陬。峙而望之。咏而歌之。第有長年。無虞河清之難俟矣。昔王氏之將篡也。天下不見。而梅福劉向蚤見之。脫令福向生乎今。萬心所私擬。萬口所流傳。將遂從而驚眩附和乎。否也。故凡沈幾之士。衆昧不昧。群疑不疑。而所憂政柄長內不反挨府。其初嗣也略更其太甚。使天下喁喁太平。漸渝初服。殊塗而同歸。而頃來綱紀積衰。天牧守殘貪。衆庶殘窮愁。謳吟思漢。不及西京。幅員卻全。難可預定。客曰。思向者彷徨茲事。迄不能寐。聞子解也。請移杞憂而之他

群黨解（辛未）

君子有黨。其說肇於贊皇。弘於盧陵。近世名儒。猶狥其故。吾聞無偏無黨。箕子之敷對也。群而不黨。孔聖之明訓也。群者汎愛親仁。黨者喜同惡異。心有公私。迹亦易辨。設以百人爲率。所親者仁。不過一二耳。黨豈若是其少。衆則愛之。一二大奸佞而外。皆汎愛優容之儔也。黨豈若是其多。故群者。和而不同之象。合而能分之理也。

夫子於黨。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群固不言合而言分矣。我與衆以汎愛爲群。則物之惡者。以不受吾愛而分。或百人中適幸而無奸惡。非親即愛也。我與仁以特親爲群。則物之衆者。以不受吾親而分。無適而非分也。所謂物以群分也。寧有百人群衆。品致均齊。交情概篤者哉。貪緣樹黨。君子必無矣。味成群。君子必有。今厭天下之有黨。而直欲君子之無群。是盛德常孤。有隣皆惡矣。一君子不用衆君子。雖竭忠殫力。能以隻手濟天下事耶。他日又曰。舉直錯諸枉。枉亦衆也。錯亦汎愛也。第置而不舉以錯之。或術資不特舉以錯之。待之甚寬。故天下喜而蒸蒸於革行。益自大奸大惡而外。一切兼容而化枉之效以成。不過化汎愛之群。爲可親之群。始終一群之心。事作用而已矣。初爲弟子。愛衆親仁。長而交游。尊賢容衆。出而爲政。舉直錯枉。幼學壯行。一道通之。聖人之訓。明白委蛇。弘廓精密。如此其至也。以此數奏。以此措施。人主之疑渙。天下之忌消矣。自群之義不明。故歷代之治。黨禍者。比比而是。得一矜矜喜分別之君子。以激衆氣。不若得一休休少分別之大人。以通衆心。學術明而政事立。收無辨與。

嚴父配天解

周之得國。與虞夏異。與商同。虞未嘗郊嚳。夏則郊鯀矣。嚳亦嘗有事於天下。鯀雖得罪。爲天下勤勞。故禹以幹蠱之孝思。義起郊父之文。啓而後。自應郊禹。不郊鯀也。商開國自契。得天下自湯。二聖義難並郊。姑兩置之而郊冥。蓋太甲伊尹一時意窮。未能起明堂之制也。至周家始祖稷。近祖文王。亦皆大聖。豐功不可偏廢。於是周公增設報天之禮。一壇祀。一屋祀。而以二祖分配焉。太始報德之心。始得交暢而無憾。故孔子贊之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非惟太甲伊尹所未及行。即武王心思曾至此哉。斯言也。特爲稷與文王當並尊而設也。使始祖非稷。父非文王。明堂嚴配之制。其可妄立乎。所以自周以後。歷代郊天。止配開基。不追始祖。或開基者自郊其始祖。至子孫必更之。始祖既無聖人。不如[illegible]下之心其安之耳。其後嗣郊祀。定以太祖配。未嘗配父。父非開基。雖親非敢尊也。孝經斯言。原未嘗以嚴父配天。責守成之天子。而況疑其爲汎言常人之孝。而啓天下僭亂之心哉。

統嗣解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嗣之說也。商家兄終弟及。統之說也。及不與世概。子繼父曰世。弟繼兄曰及。繼嗣必兼統。繼統不必兼嗣。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取以繼其世者也。同本云。統相及者爲之子也。爲之子。故伯父叔父。可改稱父。生必有本。故所生之父。不可改稱伯叔父。服可降。名不可沒。兩言決矣。以恩序推之。自幼育於宮中者。爲後者也。從濮封召入者。繼統者也。恩異也。以從子繼伯叔父者。可爲後者也。以弟承兄統者。及而非世也。序異也。或疑本生父母之名。既不可沒。則繼嗣之君。必將追隆所生。而人君乏嗣者。且有斬擇宗賢之患。是又有道焉。民間立繼者必論序。從子可後也。則育之。弟不可後。則弟育也。此人倫之序也。設從子之中。未有賢者。而弟賢可以托天下。身爲天下民生主。忍謂身後皇兄之稱[illegible]皇考。而舍賢而育其不賢者乎。此則聖王公天下之心。不與民間立繼同情者也。更以宋事考之。北宋繼藝祖而有天下者。皆非藝祖後也。太宗時止稱皇兄。然百世不遷之廟自若也。南宋繼高宗而稱帝者。皆非高宗後也。孝宗時則繼嗣而稱皇考。其百世不遷之廟。亦自若也。天下之祖宗。其廟祀繫天下。不繫傳家。論功德。不論親疎。更以九廟之制參之。在九世之內。雖皆稱皇兄者。未嘗祧也。滿九世矣。雖皆稱皇考者。亦不得不祧。又論久近。不論名稱也。然則稱皇兄與皇考。其於亾者。

初無重輕。而設欲考其所繼。伯叔其本生之父。則存者之心不勝傷矣。故國君無嗣。當擇宗賢而早建之。從子賢。建從子。弟賢。建弟。無成心也。身爲繼統繼嗣之主。當隨倫序而正其名。隆其禮焉。以弟繼統則稱大行爲皇兄。而仍父其父。追尊爲皇考某帝。皇妣某太后。以從子繼嗣。則稱大行爲皇考。而別其父以本生追尊爲本生皇考某帝。本生皇妣某太后。二者皆別立廟於大內。不入太廟。亦不稱宗。名正而禮不過。本一而序不淆。人安而神不痌。若遽程子溫公之說。改稱親父爲皇伯父而奉以大國。追尊以某國大王太夫人之封號。夫尊無二

上。致尊崇於伯父叔父。與上加徽號比例。是天子於父母之外有旁隆也。稱封則子又安有封父母之義哉。名一不正。禮無所加。心之不安。何以主天下。斯固通儒之偶蔽矣

剝復解　丁丑

勢從君猶雲從龍也。豈人臣比哉。人臣遇無道之世。忠而被禍。信而見疑。有之人主。誼正天下。風草之機爾。何感不應。何善不行。惟勢窮數極。效死社稷。守義犯難。遂志无咎。我自欲之。非因行善而致禍也。亦猶夷齊采薇。比干直諫。殺身成仁。所欲有甚於生者也。人臣固有

無可奈何之時矣。剝之六三。獨應上九。復之六四。獨應初九。與上下群陰各不相得。故聖人於剝云无咎。於復云獨復。而皆不云吉凶。取自得其道而已矣。言吉則非勢。言凶則非義。義與勢反。人臣之位。或值其窮則然也。若人君者。勢固其所自爲。安有正誼行仁。而吉凶難必者哉。故六五在剝。貫然有寵。六五在復。敦復自中。非特開以他義。則專計以自考。爲其制天下而不制於天下也。然勢振於勵精。權失於媮安。雲雖從龍。亦龍自奮其氣而後從之。豢養倦臥。雲何繇作。人主之以厭勞躭逸失其勢者變也。振則成。不振則玩。无咎則必吉。欲復則

無剝。惟人主爲然。故知道者。不以臣道概其君。知變者不以變事阻吾恒。

天民解　丁丑

逸民天民。皆側立不官。不職之號也。原天民之意。寧終藏不輕行。寧就閒不小試。寧不得居用人論思之位。不甘列分勞效力之員。惟念上天生我。分量若何。奉天而處。是號天民。稽往昔。參差殊致。有心本大人。而蹤類天民者。有志天民。而其才不足當者。有心與事皆渾然天民者。有天民之才而學徼僻者。有願學聖人而身不任勛。遂依天民之遺範者。伊呂傅說。本大人也。遇

聖王立登師傅。霖雨萬邦。故其蹤類乎天民。而非止天民也。嚴子陵魯兩生輩。有其志而非其才。季札管寧。庶幾之矣。心與事偕。殆敬仲孔明安石長源之儔乎。故仲處一國而匡天下。孔明限於時勢。安石長源。於禮樂則猶未備。學之微。僻老子學之。子房行之。康節不免焉。其才誠天民也。之數者。或於大效而信其天民。或於不肯小效而知爲天民。若夫顓學聖人者。大而救天下。小而救一方。辦一事。無小大皆盡吾心。固所志也。然論思用人。可以運天下於掌上。使之分勞效力。易疲易瘁。不及中人。噫此何人哉。天所使耶。天所限耶。天使之。爲能達而小之。天限之。爲能強而充之。寄閒局。則啓迪乎當事卑各隨其而行。退園林。與朋友子弟講習修明。爲無窮計爾。惕然而居。恬然以順時。又天民之派其呼而更其顏者與

狷菴說贈金伯玉

狂矜愚。民之疾也。狂狷亦士之疾也。而孔子皆取之。豈不以眞哉。自顏子沒。有不得中行之歎。孫曾及孟。非狷則狂。無中行者。顏子而後。不學之中行。則有黃憲郭子儀。學焉之中行。有元公大程附。其餘多假中行。假有二端。覇者以驩虞假。鄉愿以衆悅假。上下位與。須世之心

非異。故自古以來。無假狂狷。有假中行。從狂狷分之。試有假狂。卒無假狷。假者必趨斯世之所悅。而狂狷皆鄉人所厭。狷又最忤於世。而妨於欲者也。故莫之假也。悅於鄉人者。厭於天。厭於鄉人者。見思於聖人。其亦思其眞而已矣。伯玉金子。未弱冠登朝。俄以言罷。遂留意學問。自顏其齋曰狷菴。且云吾不能舍性所近而他慕。吾且專讀四家書。於古伊川晦翁。於　本朝則薛文清高忠憲。蓋皆家法嚴峻。論學精實。無容一毫假借者。所宗在是。其以躬行實踐爲本詎再計哉。學一也。有云變化氣質者。有云各得所近者。就所近而裁之以中。是變化也云爾。剛克柔克。斯剛中柔中。使棄剛學柔。棄柔學剛。終何有乎康之日哉。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今之時。頹傾否幹蠱之人特甚。伯玉以不爲自盟。與欲有爲於當世者哉。

巨手說贈吳生（名統拵）

載者巨乎。載之者巨乎。莫可載者巨乎。然則天下莫巨於道。莫巨於心。而手爲之次。手不過能文章耳。然道莫能載。而載道之器。必歸文章。手固心之所托歟。撐乾坤。亘古今。亦惟玆手。巨手自開其字。請自摸其心。

巨手說二（乙酉春仲）

初謂巨手文士之英耳。莫其從事於心。以持心者持世也。閱七年。見其多讀書。喜親賢士。研精當世之務。巨手眞天下有心人哉。人能有其心。而手之用斯不凡矣。吾人終日營營。手之劾動爲多。何大易取象。獨歸之艮止。豈非以庶務紛糾。入手則定。且定以自然之序。有物各止其所之象與。由是而天下文明。返於白賁之無色。助王宅命。不過行其所無事。卽五倫五教。發揮演繹。亦加一畫開天。錯綜盡變。何莫非太極中自含之秩序哉。夫是謂艮其止。而手之爲用。且精入於無形。復何道器之分之有。然則巨手更不必自摸其心。視諸掌而可矣。

遵先錄序 乙卯

張公藝九世同居。歷代旌其閭。然其進說於唐高宗也以忍。忍有佛於中。堅含不發也。齊家之道。和爲至。和之道、自然爲至。百佛而百忍之。是無一時和也。意者公藝祖先別有至意。公藝則自操此道耶。使擧家之人。意時時有不適者。而特忍不發。一世猶難。其況九乎。故公藝之後。不聞更稱義門。是則强勉慕義而同居。不如析而自和。先公少空乏。及仕宦。更以祖存五夫之田悉讓弟。今遺田數頃。皆三十年俸餘。及家慈荊布藜莧銖累之者。先公身以讓敎。垂歿。微言曰。汝兄弟自以讓分。既塟。遵先志。請母命而析之。族人外戚。翁無間言。顧獨不得以甘毳一日顯先公。而空滌醴粢。永薦於几筵。悠悠蒼天。痛何云哉。痛何云哉。抑聞訓其子婦曰。兄弟之生。茂非和者。婦人入門。異姓相聚。漸啓乖爭。其說甚嚴而旨何疎矣。男子而感婦人。豈盡婦人罪。或泰越而吹覓疵異姓也乎哉。且夫迹交則易激。情眞則難間。交游且然。况同氣乎。過則和以諒規。平居則如一人。拂其安閒。忍其安用。姑拂而姑忍之。是含慍而迹交也。於是婦人渡激以私而乖成。故主於忍則婦人能敗之。主於和則婦人將化之。開之言。母之所以誡女也。若父以敎子。翁以責媳。其謂夫綱何。樂同居者上哲也。果於自私者庸衆也。慕義名而不適。忍之謂也。哲夫千一焉。哲婦萬一焉。知忍不如和。强勉不如自然。則知析不必不賢於合。我子孫克世守先公之敎。卽曰昔之義門以忍合。今之義門以讓分。可哉

靖質先生集序 壬戌

情莫能矯力莫能控者。二端。曰死生。曰名。夫賄則夷甫却阿堵。子魚擲地金矣。夫氣則牛弘衛玠之儔。絕喜慍之色矣。至於色。差已難忘。顧有終身弗娶之陽城林道焉。至於生。惟血性重者能慷慨捐之。然亦蒙變赴鬪耳。

使之委蛇淋質。冊冊歲時。或不免喟然拊膺流涕。況夫平生矜矜。動矢千古。而亟絕之一息。悽愴無極。戀戀於易朽之形。其果於不朽之神。曾微否乎。惟名也好之而人。得之而道。求名之心惟危。成名之心惟微。故真能以文章不朽者。其意在文章。不在身。以事功不朽者。其意在事功。不在身。以德義不朽者。其意在德義。不在身。而謂其捐必朽之形以易不朽。又非也。瓣翁例誠意箋於將終。德不外文。淶水忘疾革。宗公呼渡河。德不外事。華睆瞿呼。知有正而已矣。凡是者。乃得所以不朽之神。吾兄貢聞先生性行文章光明簡素。古奧閎肆。對人不善致寒。聯其出諸口也。皆蘊之心者也。少好左徒之辭。尚賂其人。故其於文章賦獨多。推辨亦至精。性厭冗劇。所居亦在隱見之間。頗於民生痾瘵多惓懷。讀庚申遘羅記及所述先廉憲公家傳。凡言政事。嚴以辨。繁以切。欲使人事事可倣而措也。意可概覩矣。屬纊前三日。爲文自祭。不釋然者三條。卒云貽老母憂。中云沒世無稱。而其初云刪詠之懷弗遂。孫綏滋迫。他無一言。蓋他事。諒予皆能於數千里外。以意逆之。歸而織鉅成之。茲三事則莫能補云爾。至乃死生之際。如倦斯憇。如遊斯還。滄消逍遙。與憂閔之思。並行不悖。近友陶菴。遠齊彭澤。則

先生之蚤朽者。膚色顏笑也。不朽者。襟致行誼文章也。所以不朽者。死生之際也。人能自明死生之故。卽知先生所以不朽者。以脫然之故矣。予既以私喪訂古義。謚曰靖質先生。因次其文。釐爲六卷。嗚呼悲夫。自祭一章。先生之筆終於是。千秋百世下。欲因文以識先生。則必始於是。

陶詩衍序例　乙丑

陶詩不可以聲色求也。不必以意味索也。其有聲也爲亮節。如風鶴雲鴻。不以鍊響得也。其色爲素采。如積雪之有光。不以點染紫碧成也。其意味則至情或流焉。近事或感焉。卓創而自然。夾質而難詰。懸鏡花於千載之上。望水月於千載之下。知是始足與觀陶也已矣。詩家多宗鮑謝。祖曹劉。推蘇子。推陶以冠百氏。而瓣翁亦灑然樂遊其門庭。超矣哉。近之者。於唐得三人焉。儲光羲樵牧菱蓮。韋江州澹古。柳柳州幽勁。次得二人焉。王右丞輞川。孟浩然清絕。然皆人不數篇。篇不數語。俯仰終帙。令人歆然。然後益歎陶翁之不可階而升也。抑翁敦善榮木。與遠公爲濟交。乃心晉室。比化無恨。而王以禪自累。孟以儒爲戲。儲貯身不義。柳悔過不力。皆自邦於翁之門者。獨於詩歌慕尚。遂能同調也。予惟韋掃地焚香。差若恬靜。而與詞輒及理物。玩其結搆。徐淬未澄。殆

氣體近而精神去之。其惟近日之歸靖穆乎。覩其人。詠其詩。彷彿乎陶翁復起。

陶以降。效之而、偶似者。爲儲光羲。韋應物。效之而不似者。爲王維、爲柳宗元。不效亦不似者。爲孟浩然。不必效而似者。爲歸靖穆、儲胸次未超。專以仙玄自游。至率意爲漁父等詞、頗微近之。理貴自然。正謂斯類。韋才甚短。其樸淡處、乃頗自在。王色色工緻、總歸唐調、柳以古博自矜、句造字刷。乏自然之致。且多以賦手作詩。其愈繁靡艱奥者。失之愈遠。小篇妍潔。明珠翠羽。無以加焉、浩然洗發烟霞、琢磨薜蓩、自成山人墨客之態、歸情眞語安。與陶最近。第陶氣雄勁、歸氣和緩。益才氣遜於陶而養過之、又陶以時遯、節自已植。歸以病廢、力繇天限。故雖同歸隱游、而屈伸操縱不同也。

陶詩似不宜刪。然責子諸篇、嫌於太質。讀山海經自首篇而外。每章獨指一事。世間不必有之物、不盡然之理。率爾寄興。本屬可有可無。又鋪述平衍。故凡辭采未甚精拔、方斯類者、例概刪去。譬若連城之璧。傍有瘢痒。小加追琢、玉體微減、玉價彌高。

唐世推摩詰爲文宗。吾以王不如李。李不如杜。何爲舍而見推。蓋摩詰每種各成結撰。各未登峰。李則近體稍疎。杜則絕句殊拙。世重兼長。抑揚頓異。王又位高。耳食蒯衆。其實詩家有杜。可謂大成。超妙而有陶。沉雄而有杜。均絕千載矣、杜篇章浩博。間有俚語、有迹語。有著意語、稍加刪例。存其三分之二。少陵復生。當推知己。有間當徐輯之。

不效亦不似。於浩然乎何取。蓋其泝歸青山。雖非忘懷榮祿。而終身隱遯、灑然有五柳之遺風。不然。唐世尚詞。即見謂於世主。何難曳裾王公、節度使間。亦其性近澹泊。使之然也。況抽思結撰。專宗蕭散。庶幾支流餘裔之倫。若必陶之精拔眞驥。彼五人者。亦無幾得矣。

高忠憲先生。修德講學人也。非詩人也。間自爲詩。高詩也。非陶詩也。然陶性近道。故有道者之詩多近陶。論次既畢。偶得先生詩數十篇。系其後。不敢以詩人例之也。不當以詩目之也。豳風可以終變。則高詩可以終陶。

家靖質平生爲賦不爲詩者也。於陶奚近。性行近而自祭文出於屬纊前二日。文近事尤近。此一節近若賦若詩。不復疑其遠矣。初欲與歸靖穆共輯爲三靖處士集。久而思之。獨存此文。附多篇而不類。何如一節之逼眞者。使後人讀之悠然想見其性行也。

陶菴集序例（辛未）

道孰有玄於人倫者哉。人孰有高於篤行者哉。悟孰有徹於守正者哉。終身人倫。望之而未見。然後知窮想之非玄也。篤行乎家邦。峻極於天。然後知泉阿冷潔之非高也。不欺不姑息。至死不變。然後知聊且曠逸之非徹也。陶菴歸季思先生、其爲童子也異。其弱冠也豪、其中也閑、其末也謹、惜乎未及艾而死矣。其死也樂。謂不異不豪、不豪不閑、不閑不謹、未必然也。不謹不樂、則生死之際、有自然者焉。先生忠信爲質。不間則已。間則信。不學則已。學則眞、今讀其集、惟敦倫諮過安分守身下矜矜語悟、其死也。素所操持、一旦豁然。是以樂也。人生樂嗜慾、則死以失嗜慾爲憂。生而樂、死而安。元純居其常。生而樂、死而玩。康飾游其偶。生而憂道。死而樂道。則於先生乎見之。從樂得玩者、得雖深、與聖人微異者也。從謹得樂者、所存雖未熟、與聖人大同者也。令先生而壽。從元純不從康飾必也。後先生而望之、覺其味甚玄品甚高。乃所以玄、所以高者、則以盡心人倫故也。孳孳乎默悟汎汎乎人倫。則孳孳者終亦輔頰舌爾。自頑身心。猶是鄉人。此於先生之學、如氷炭。況將度淺粥深乎哉。菲茅名陶、高士爲質。陶之珍於後世者、詩也。性情風節麗焉。表所歸依。定詩歌第一。

力於人倫。介於交遊。不爲過實之美。美必眞。不爲無情之辭。辭必誠。於其及人。可以知所存矣。定傳記序書第二。

病而省事。病而省心。是其精神之所鍾乎。於用力宜前。於登陟處。後物之大者。恒爲尾。故以劄紀終焉。

篇什不多。莫非夜珠光璧。陶菴自傳矣。有以傳先生者。有以先生傳者。讀附錄。當自辨之。

聞之予往吳師曰。他人立言。惟恐其不垂也。季思有言。惟恐過而垂之也。嘗過吾家。及旅處莪秋。有得則書之。夾卷篋中。友人或取去。越日問原稿何在。人歸之。輒隨手毀裂。問其故。曰人最苦行不逮言。昨偶有見。非必當也。設當。亦吾力所未及。故不欲以浮言遺後。其近裏刊華之意如此。余論次時。或疑陶菴咳唾珠璣。方恨其不多。何復刊落如許。梓既成。乃聞先生言。余甚幸不謬作者之懷。學人心事。固難以文人測也。

高子遺書序例（辛未）

以言爲道。無弗離也。以身爲道。無弗貫也。知欲俾乎上聖。而行不踰中人。則知行離矣。靜時髣髴若有得焉。動而失之。則動靜離矣。誠爲之。誠有之。其又何離焉。高子之學。不率心而率性。不宗知而宗善。無聲無臭之善。踐

之以有形有色之身。格物之日。所謂知性。所謂復性。否於此乎在。是故誨一學也。學一誠也。天下之理。患不一。一不患不貫。一則自能貫矣。求一於講辨。一何在哉。致一於吾之爲道者。吾之身心一。而天下疇不一者。人之嗜慾。無出於色利名。極之爲死生。高子超超乎皆蟬蛻焉。居與遊。無出乎家國天下。高子離離乎切切乎皆準繩而无妄焉。觀其坤能。是以信其乾知。身修於百年之內。而精神乃足動乎無窮之後世。蓋　本朝大儒。無過文清文成。高子微妙踰於薛。而純實無弊勝於王。至乎修持之潔。踐履之方。則一而已矣。潔且方而未聞道。則誠有之。聞道而溺其躬。毀其方者。未之有也。然道脈自朱陸以來。終莫能合。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也。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一朱陸。惟吾先生其人。遺言自自訂數種而外。多散漫無次。恐其久而愈紛。敬彙爲十二卷。凡於不欲垂不必垂者。胥已之。寧簡毋繁。爲後世也。所以體先生之志也。

從子皐少聞先生名而慕之。僅一見而先生已殉道。於是過求遺言。手自抄錄。余因得漸覩其全書。宗伯錢御冷公有覺世淑民之志。將彙而梓之。謂余素究心先生之學者。當任若勞。余慮知不足以窺先生。又重

負宗伯意。遂不敢辭。出其夙昔所討論。重加研審。卷叢篇釋句暨字較。或曰。忠憲出言有章。信之者得其隻語。奉爲襲珍。子之定之。過於愼矣。曰。不然。凡於師門之說。不加體味。以多爲貴。皆非眞信師言者也。信之必徹之。信之將使人人可得而體之。所謂盡後世之心也。且夫醇儒之言。寧有畔道者。顧或尋常酬應。可存可亡。或一時一事。而未必達於天下萬世。有道仁人亦已付之流水行雲。不意尊之者從旁而記之。又附會之。又蒐輯之。蓋陽明先生每視及門所載。則不勝嘅歎。惟欲少之爲快。吾是以知前而晦翁。後而忠憲。其皆同此心與。集既成。舉以質子往吳先生。先生云。昔少先生。佩忠憲之深者。凡海內師服忠憲之士。其亦同此心與。

一冠見遺疏。使開卷儼然。見大臣之事君。仁人之盡道。所云結願來生。非釋旨也。在昔忠臣義士。死不忘君。恒願作厲鬼以殺賊。邀神力以殄讎。雖極誠惻。未免有憤疾之氣焉。先生惓惓酬未報之恩。盡忘群小。獨恨一人。臨死之息。純性用事。無一毫氣用事。清池汨羅。僅居孤忠。實與三仁齊烈矣。點盡道以韶若在清燕生死大事。祇其向晦攸寧也與。今也死榮哀錫。隸

生之榮。公道已大宣於當世。所應補議者。惟是侍食孔廡。誠所以發邦家之香。建來學之方。非以重先臣也、道統所繫、此茲一得、敬俟衆賢、

一文字當垂。惟取益世、益世惟三、其一關切身心、其二開物成務、此易知也、三者烟霞灑落、足以澹嗜好而資清眞、理義從鉅實、故不身心而身心、才識從此濟。故不世務而世務、不學者則以爲玩弄景光、逍遥日月而已矣、此在觀者自得之、先生語言文字中。往往見此、出於道遥之口、與出於學人、自是不同、口不同也、入於道遥之目、與入於學人。自是不同、目不同也。總之心不同也、反而察其不同者、卽格物也、樸儒莊士、讀至此、便超遥一番、逸民韻各、思至此、應精進一番、不然、有負作者、亦忝觀者、

一先生向有自定內外篇、止於甲寅。大都自述者居內、應酬者居外、乙卯以後、不復定、十餘年來、豈無暇晷。蓋是一時偶分、而默識道妙、時發爲語、爲言、人已之間、本無內外也、就正錄刻自癸亥、距甲寅九年、止以類分。不列內外、觀此。見先生之心矣、均屬自定、與其遺九年前之內外篇、不若遺九年後之就正錄、於義尤備、於例更安、今諸卷以語錄經說等居前、他卷

次之。若書若序若記各種、又以論道自述者居前。應事酬物次之。是規模節目之間。內外初指、具存而不失矣、漆園之內外、既非所以擬先生。若夫內聖外王。則雖分原合、以此論道學、敢不以此論文、總名高子遺書、書盡於十二卷、卷各有小序。

一曰語

此卷先生所親定、刻於天啟癸亥之秋、與講義奏疏及諸說、俱名就正錄、此其一端也、自格物以至平天下、自日用飲食以至天地鬼神、大抵平正切實。而所謂精微玄隱、前賢未發之蘊、畢在其中。集至於明道。明道莫切於語錄。語錄出於及門所雜記、不如自記之精純也、故先之、原二百五十六則。觀華吳先生輯眞儒一脈、刪併九十餘條、觀華高子之左丘伯玉也、所經斟酌、自有深契、然味高子之言、有似淺而不得不存者。有似虛玄而實出於躬行默識、不妨與先儒微異者、余乃因其大略、爲稍廣之、定存一百八十二則、

二曰劄記

此亦先生所自記。蓋取拔精者入就正錄。餘存而未布。大抵多引前人之言而闡發之、折衷之、然所云體道在言行上、達在孝弟、惡念雜念、與眞當下之類、皆以片辭。

披抉奧妙。殆癸亥秋冬以後。日新又新。碎金未鑄。狐腋未綴。非皆就正之餘也。及門之士。遞相傳抄。頗多重複。今定存四十六則、

三曰經說辨贊類

此卷皆先生體貼所至、獨得於心。筆之而爲書者。其於古本大學、則雖尊信程朱、不敢強同、而願同於崔氏。困學記據其文體。原非說林。弟先生自述生平進學次第、學無色之繪天光。無言之傳天籟、實乃度人金鍼。不可與諸記同觀也、山居課程以下、指示初學。最親最切。好學說以下、折衷則立的、剖晰則窮微、如乾坤寅直之旨、未發不發之辨、佛氏性其心、老氏性其氣。雖伊川晦翁之所未備、皆開自先生、然而或樸或文。益期明道益人而已、說辨三種、高極於陽明、而辨之不嫌。不嫌衛道也、卑極於蓮池、而辨之不辭、不辭衛道也、陷極於管氏、而辨之不遺、不遺衛道也、先生之心事。先生之著述如此、贊宋四家、以配四配、寧謂德盡倖矣、其將有道脈之憂。

四曰講義

先生於經無不通、易尤精。而大會之日、必講學庸語孟。爲其切於日用、且士人所群習、非如五經有專門也。講義甚多、先生自擇五十餘章。廣惠同志。所講者雖孔孟

之言、實先生之自言其言也。蓋口而述之、則聖人自欲無言、體而行之。則學道愛人。聖人歸其言於偃、今先生所言者皆先生之所知所行也、與子游之言學道相類。先生固云、不敢求聖人之言於聖人矣。讀講義者。又可求先生之講義於先生乎、

五曰語錄

先生手著尚多、斷且後之、而先語錄。語錄於明道切也。會語輯於周觀二子、尊所聞甚至、記述之勞甚至、先生乙丑歲曾以授余。囑曰。其中尚多可商、幸細觀之。則先生之意可見。於是乃舉其雜而未純、繁而未精者汰之。汰之而以晦先生之道、漸二子之言。不敢也。汰之而以明先生之道、暢二子意中之旨、則汰之。其錯綜者。稍爲次第、使人易識、門庭高橋、別語出於魏忠節。初謁語出、於從子隼隼、弱冠慕道、故敘以讀書大意、忠節當見危授命之秋、故示以處患難、定疾痛、一死生。人乎人乎、時乎時乎、先生之言、其猶化工爾。

六曰詩

言志陶情、莫先於詩。三百而下。詩人不知道。有道之士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岐。治事者忘身心。而學道者遺世務也。靖節詩隻千古。然性與天道。猶未知何

如況餘子乎。先生不盡效陶。大都有陶韻。逸興幽捨適與之符。呂黎云。歡愉之辭難工。先生絕作。歡愉者十居八九。又以見醲肶之歡愉厭。而閨爹之歡愉妙也。令祝閨爹爲愁思。尚能有好言乎。靜坐戊午諸吟。則專以舉道。譬如禪家之有偈。術家之有歌訣。不過假借宮商。明宗傳要。使人哦則易熟。熟則難忘。而句字間之淘汰琢磨。概非所計矣。

七曰疏揭問類

數奏以言。明試以功。兩者達道之大端也。先生筮仕之初。以言事去位。六十始出。復居聞局。所爲達道。皆以言。

不以功。昔孟夫子不動心之養既成。遊魏若齊。惟非心之務格。達權自闊。無惜不動。非欣然動於恍。則悽然動於戚。先生壯時。闔張世則與第一要務聖明務學諸疏。維神機濬發。未與亞聖方駕。其端本澄源之意。何有異哉。晚長西臺。於是經濟之實大見。莫詳於責成州縣一疏。惜入林遂深。未及上。而嚴劾賊臣崔呈秀。則未形之燭。抑亦殺身成仁所繇肧胎焉。或疑明哲之旨不然。夫既就列。先生所知者。匪懈以事一人而已矣。寧得豫防奸人之報復。如世俗之模稜以養惡乎。格而旋去。去而不免。一世之運也。非先生一人之命也。垂絕從容。其實中庸之軌。豈猶往日之憤烈。回風之悽愴耶。責志未遂在責州縣以安民生。使繼若職者肯行若事。即忠憲復生矣。不阿同好。不棄其已。不忘維桑。又有揭有問。

八曰書

言不盡意。而達意者莫過於言。書不盡言。而代言者莫過於書。舍是則愈無繇盡也。相覷之頃。概欲其默而識之。笑而莫逆。則奚繇千里而外。數十百世上下。非書則奚繇。故代言以達意。惟書最近。書者。達於人我之兩心。親相授受於當世者也。先生之書。論學者十七。論政事者十二。感慨時世。逍遙物外者十一。莫非學焉。莫非教

焉。昔陽明子於諸書俱自標年月。使後人觀其前後淺深。先生書年月不概見。以意度之。參差可得。然遙度其時序。何如實按其指歸。遂以論學者居前。政事居後。而感時寓意。或雜出乎其間。蓋一人數書。則序而編之首尾粲然。亦不概清其類也。惟削奪以後。知禍之將及。必從靈均致命遂志。前定無疚。自孫宗伯而下八書。不可不歸次觀之。以見夕可之意。至於拱手一答。隱寓全歸。臨終數言。致意諸相知者。宛然子輿氏小子之呼也。受先生之呼。孰忍忘其意乎。

九曰序

或序古人。或序今人。或自序。其於當世之人也。或慶之。或慰之。或勉之。蓋紛乎不可窮詰擬議焉。然則序何定。所序之情。亦何定之有。而吾閱先生諸序。有定指焉。語本體。曰性善而已矣。語工夫。曰實修實悟而已矣。然而不盡滯也。亦歸無。亦亟悟。亦尚默。亦貴自然。亦取孤高。此其序道也。亦愛機警。亦量時勢。亦樂感應鬼神。此其序人才政事也。亦賞花。亦玩月。亦暢飲高歌。亦悅習靜。亦嘉嚮達。此其序文章燕會送別之致也。無所不通。而不離其宗。使必曰性善。曰實修。曰實悟。則各一言而畢。爾聽者能無索然矣乎。縱之橫之。斯誘之也。易動聞道者之言。兩安有不活者耶。先生以道爲文。因其文可以見道。

十曰碑傳記譜訓類

其人往矣。至今不能忘。當吾世而有人焉。又後人之所欲聞知也。此碑傳所爲作也。彰其人。事在人中矣。若夫記其事。則人亦在事中。自記其事。則意亦在事中。而譜以思往。訓以裕來。無我而非人也。無一家而非天下也。皆仁人不容已於言者。撮其要歸。人倫人性而已。倫之無象也。曰性。性之有象也。曰倫。盡則俱盡矣。先生極極。有二說耶。

十一曰誌表狀祭文類

譽近厚。譽死者益近厚。然總入於欺矣。欺觀者。欺作者。欺死者。莫非自欺。以居厚而蹈欺。豈格物之學哉。先生所闕。多幽人高行。其或已顯於當世。則質直言之。不溢其情。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頑忍頗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頑此意。則俗夫之諛墓而已矣。然不原此意。則刻而已矣。反覆諸篇。見先生格物毋欺之義。

十二曰題跋雜書類

人心世道。片長隻技。異端俗子。飲食器具。凡有關繫。無不言。凡有請求。無不應。或曰。奚屑爲此瑣瑣者。則幾於事矣。非吾徒也。則倦於類矣。安得天下皆得門之正士。目前皆震世之大業。而後施吾化迪。當吾鼓舞發揚乎。無根之議論。一步一顧。常或失之。有主之學問。殊方異剿。醇乎醇者。自若也。夫是之謂不倦之誨。余定家端質集。終以自祭文。絕筆也。陶菴集終以剳記。進未止也。今於先生集。終以雜書。因雜以明醇也。豈曰有知。毋敢苟焉之意。其斯而已矣。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三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四

文錄（序）

陽明先生要書序例　壬申

余沈潛紬繹於文成之書者累年。恍乎登其堂而聆其謦欬也、惜其書亂而少次、繁而反晦。剖類多而滋混。欲使人人讀而取益焉、乃纂爲要書。既成。爲之言曰。孟子而後、聖賢負大經濟者少矣、惟濂溪明道有致太平之才。諸葛孔明而後豪傑之識大本原者少矣。惟陽明先生終身在事功中、終身以修德講學爲事。奏成功者。學助之也。居成功者、學爲之也。觀聖賢者觀其用。嘗謂用如先生而尚非豁然聞道者耶。致良知之宗。其言本於不慮。其旨本於孩孫、非直以不慮爲良、以不慮而有別爲良。至矣、莫可訾矣、貽訾者獨在無善無惡。然先生實有所見而云、蓋曰善本無善也。猶元公曰太極本無極也、欲人不倚善也、豈顧令不爲善哉。承無極者、以體貼天理、以主敬、故百世而彌光。承無善者、以玩光景、以輕行詣、資文過、則不再傳而裂爾。因其徒之失眞、使後人致憾於提宗之未愼、先生之靈。爾其惆已夫。夫先生大悟者也、存誠者也。後人疑其致而因疑其學、疑其學而終慕其猷略與文章、至於慕其猷略文章、而先生微矣。天下然不悟而能誠、無不誠而能神。觀先生之身也。口也。手也、耳目也。兵革錢穀也。潛魚棲鳥也。畫堂貂冠也。炎風毒霧也。無不神也、皆心所爲也。則驅策指引之間。先生亦惡乎往而不彰、儒者致用。無踰先生。然先生正君心者。念念若生者、體仁也者。致天下之太平也者。非任智也者。非定方隅之禍亂也者。則猶是精才而龐用。大才而小用、全才而偏用。疇謂講學封侯、遂鶩爲儒生不世之遺矣乎。故天下艷先生之才與功、而識者更致惜其遇、天下傳先生之悟。而善學者。以爲不如法其身也。先生口談無善。身則無須臾不爲善。夫惟孳孳爲善、庶可以談無善矣。嗚呼。三代而下。聖賢而奇才豪傑而好學。微斯人吾誰與歸。假以數年。未之或知也。彼且云堯舜以上善無盡。

一曰論世〇先生口溥程朱。其行已也。則大節肅如。高風灑如也。其於大學。幾盤其序矣。然實負大學同體之仁。蓋其過往往不在行事而在立言。不在制心而在設教。今心則烏乎可見。而行亦已往矣。故言獨病故守正者往往綱目而見瑕。若追遡其心之所存。與實按其行事。則固命世之眞儒。不可議也。以是而尊先生。斯爲能尊。以尊之之心。倘抉其寸瑕。則亦出於

大公已矣。視浮慕猶勝焉。而況曰排詆者乎。今有人於此。於人倫篤也。於用世則克有濟也。於知人則不爽也。獨宗陽明之敎。遂可謂非正學乎。今有人於此。多欲以薄五倫。無實心以荷世事。無虛衷以鑒君子小人。獨排陽明而崇程朱之說。遂可謂正士乎。則是聽其言。不必觀其行矣。故愚於陽明。務論其世以讀其書。毋苟同。毋敢妄議。尊陽明者。我其罪人與。排陽明者。我其黨人與。惟心是安。惟後世是輔。不他顧矣。

二曰統類

錢氏定傳習錄外。則有文錄。有外集。有別錄。有續編。名目紛糾。義例雜出。據云純於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悔前之遺爲外集。及觀其正。皆書也。其外。皆詩與傳誌也。豈書皆悟後之秘。而詩傳誌皆未透之說哉。且所悔悟者惟爲論學。前後有醇駁。若詩與書。總屬酬應之文與人事相發。雖大悟之後。豈得遇事而遺事。專以心性爲說。隨事而指之。觸境而點之。不離人情、物變。道在其中。此則悟後之不同耳。必以酬應爲外。豈先生學無內外之意耶。又論學之書。雖在初年。列入正錄。詩與傳誌。雖在晚年。亦入外集。是不論悟與未悟。醇與不醇。始終以體類分正外也。尤

自失其初旨矣。至曰別錄以究其施。似以撫世經綸。又居關應詞章之下。果何說焉。今悉棄而採之。統之以類。就類則編以年。無年者。闕之。庶幾脈絡分明。首尾融貫。讀者不爲多岐所眩。不爲翻閱所困。而先生之全體大用。可以入目而秩如。徐思而自得焉爾。

三曰除繁

詞寡而理達。語約而味長。此學人之筆也。論語而後。不多見矣。句節而氣彌完。字減而意益明。左馬以來。惟介州近之。凡書疏一經翦裁。輒成古雅。此文人之筆也。余讀陽明書序傳記等文。大抵以明悉爲主。不假鍛鍊。而奏疏文移等作。更爲時體所拘。或一篇而前後重複。或一事而再四述陳。想在當日。不得不然。其徒之編集則未可謂能繼師志矣。愚嘗謂凡書一概混傳。與不傳無異。何則。衆厭而罕觀。則世不彼是書之澤。而作者之神沒也。先生嘗曰。聖人刪述。惟欲減除。後人惟欲添上。又嘗欲刪併所作。棄成一書。悉焚其餘。且曰。得諸賢有筆力者。商議任之。又因黃勉之刻王信伯遺言。謂之曰。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其間有執著處。去之爲佳。先生雅志蓋如此。余雖不敢刪棄其篇次。遇一二煩複者。各以鄙意。與之節文。要使集無複篇。篇無複語。苟非切要。

不復愛惜文辭。庶幾體先生之心。於既逝。若夫傳習二錄。亦去複。亦去緩。顧不芟其所非。正欲取瑜並晉。見哲人入道之有漸。息足之無期爾。

四曰表微

起聖人者。子夏子貢之儔。而獨顏氏子爲非助。先生解之曰。得他人一難。聖人倍發精神。故問詰者真能助聖人者也。今觀先生之門。助者少。悅者多。惟或者有靜中窮披色利名根一問。而先生嚴誅至再。蓋此乃克己之要。實踐之微。而其人陰撓壞之。欲不嚴誅。不可得也。豈顧拒其助哉。倘於時有窮奧探賾。即言中以得言外。即意中以發意外。則先生之悅樂。必有油然其生者矣。期躬行。不期口說。期心得。不期面從。志果出於人同。見何嫌於小異。余去先生百有餘歲。真見其微於數世之上。乃敢效起助於數世之下。或同或異。總以闡之。不敢強同於先生也。則知先生必不以異斥我矣。和而不同。事亦然。學亦然。同堂亦然。異世亦然。

小序

一傳習錄

自徐曰仁有傳習錄。而陸澄薛侃繼之。今之上卷是也。其後陳九川龍。又各有記。錢緒山又爲之補遺。總名傳習續錄。今之下卷是也。中卷則答顧東橋等七書。其末附以訓蒙條教。愚謂上下二卷。皆其弟子自記。請攻與所問答之詞。大都切於明道。故宜冠之集首。若書劄雖以論學。然論學者。非止此七書也。何義而獨入傳習乎。今以七書移入二卷書劄中。訓蒙大意。移入五卷文移中。各從其類。而於傳習錄原本所載。有漫無關緊者。有彼此並記。意同事同而詞微別者。則刪一二條。其論學答問純否。概存。仍爲上下二卷。

二書

自顧東橋至聶文蔚。共七書。原係南元善所次傳習錄中卷。今移入書類。然使一概以年爲序。則全沒南氏之遺。故取七書冠之篇端。其後則隨年鱗次。至於答東橋書第七條。乃錢氏所刪。拔本塞源之論。尤諸書之統宗濂源處。實千年以來未開之眼。宜潛心熟玩焉。

三詩

事必從年。言必分體。分體。則年不得而拘也。孔子刪詩。風與小雅。則因時之先後爲次序。此就分體之中。寓之從年者也。然豳風猶居變之末焉。大雅則篤公劉置於文王諸篇之後。頌則周魯居商之前。此就分體之中。別起志義。不必從年者也。先生於書序等文。自標年月。其

門人尊守之過、亦以時序編次其詩詞、而不復分體。設在古先、何與風淆於雅。雅雜於頌乎哉。今爲別正之。而於各體之中自序年月、其格韻、則不漢不魏、不晉不五朝不唐不宋自成陽明之詩爾、若夫悟境之微。襟期之曉、經綸之巨、時於詩焉露之。當其得意、爲性理吟。爲風花雪月吟、爲梁父吟、一往輒似焉。學也。金山二詠。十齡有奇、陵跨千秋、生而神靈。殆謂是與。

四奏疏

諫難行、爲不遜於君志、言難聽、爲不便於寮友。古今之同忠也、先生言事於 三朝、多所嘉納。而格心之功未奏、何哉、格君有微機、不賴諫章、賴親顏、賴造膝、弘治間先生官俾郎署、未得日見君、嘉靖初、奉 召旋阻、負重於外、皆無親炙論道之便、獻替無盡、智者不爲。故先生往往寓道於事、寓諫於言、未嘗有顯諫之迹也。使先生得而天子、長源之婉切、敬輿之忠懇。必能兼之、一正君而國定、豈獨遜陽之鎭靖而已耶。近古稱名奏議者、宣公而外、有馬周有歐陽修、然不過才士文人耳、以濂洛之道、而才足以施之、文足以闡之、兼長擅絶。頡頏宣公、則於奏疏具其大端矣、

五文移

事益於百姓、宜行矣。言益於百姓。宜宜矣。文益於百姓。宜傳矣。官養民。民事官、相爲一體、苟有物焉、益於官最切者。豈非益於民最切者與。先生事業絢爛、冠乎近儒、欲識先生之學難、欲考先生之語言設施易。全讀先生之書難。且按先生之歷任文移易。通微上下之志。文移有之、屑置常變之方、文移有之、則謂良知之學、具在文移、亦何不可之有、或云是卷且便於獨行、使筮仕者讀而悅之、或從而倣其一二、則亦陽明一二分之政事也、未也、隨事而師之、見陽明政事之全者。不知其幾也。未也。風以動之。天下皆陽明之政事可也、未也、日習善言。日擧善事、心從而日進於純、何流之非源焉、何倒之非順焉。從政者、皆陽明先生之學之人也、其毋曰文移爾也、而末之、而少之、

六策序

典學試事時、先生未四十也、語道語經濟、皆非其至者。存以見其升高行遠之自、諸序闡幽奇正、無所不備、要歸於道、非復文人之文、

七記說題跋雜著

筮仕也、所記大抵經濟之事也。居吏也、所記皆超俗忘困之高致也、其記明倫記尊經、記學則純乎道矣、夫道

一而已矣。是故言雖變化。靡不同條而共貫。讀雜著終篇。見良知之鼓舞一世。遍乎聲聞。嗚呼盛哉。

八墓表祭文

嗚呼。諛墓之譏。久矣其難免矣。志道之君子。惟堅辭而不爲。然致其求而復堅拒焉。抑又難矣。何以不致其求。必也先免文人之號。則先生其庶乎。先生墓文甚少。余僅存其有益生人一篇。表死者而旨在生人。以爲從是非之心入道。而必從惻隱之心成德。眞悟者蓋如此。至於禱明神。弔寒鬼。祝世俗。莫之恆辭。迥然別觀。又其智足以通重泉。仁足以泣空山者與。夙究心於死生之說。晚而識夫鬼神之情狀。

陽明要書附錄序

陽明年譜者。緒山錢氏所編。東廓鄒氏總裁之。而念菴羅氏所再訂也。錢氏考次十餘年。更歷數手。然後成書。於是先生之歷履精神宛然可睹。然猶有未盡善者。譜其人。意專在其人。一切事情交涉。簡而不漏足矣。原譜敘寧藩反事。繁至千言。讀者幾以爲藩志。而忘其爲先生譜也。若夫吉安有積穀。太守伍公與先生意合。此二語乃用兵定亂大關鍵。蓋無食不可以屯兵。而王者之心不固。地方不絕不足恃矣。遺此。則先生不西臨江而趨

吉安。將以形勝哉。又如西家公署。戒守者兵敗即火之。此正其殉國之忠。成功之本。與答東廓天下盡反我輩同當如是。一言一事。可以互相發明。而原譜不載。何以見其不計利害。惟知君辱臣死之義耶。此二條並考徐階書像記增入。又初授刑部主事。創囹圄巡警規。亦仁人隨事盡職之要。分考會試。識鄒文莊於糊名卷中。初撫南贛。置二匣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三條俱考耿定向所作世家。隨年補入。餘皆有削無加。凡書疏文移詩歌。集中所已載。悉與刪去。蓋譜附集後。非獨行之書。彼此並載。則一書中自相重複。未爲得體。更使觀者前後瞀眩。亦非醒世之意也。然亦有移集於譜者。如中秋宴門人於天泉橋二詩。全首詞氣。未是高格。然不全載。則此夜之高襟逸興。不能千載如生。離而載之集中。不如合而綴之於譜。情緒聯屬也。至於先生既沒。崇祀徧天下。所以仰止。　溫綸襲封。所以報功。保孤禦侮。所以事師。皆他人事也。昔之作。爲學道計也。非爲表先生之盛。記先生之家世也。則苟非先生精神所存。何取於鋪張揚厲爲哉。故全削之。夫惟論道育才。處事行師。一語一默。一嚬一歎。一機一策。莫非學之所存。而道之所發。與夫後之人發揮稽載。有當乎心傳。有裨乎願學

者。則輒爲遺言逸事、併附年譜之後。反覆迴旋。當信良知於經世爲有用之學、於立身爲務實之學、而不躬行不成務者。皆借良知之名、而不嘗致之之味者也、於是附錄之心慊矣、來者無窮、庶幾哉鮮有慊心、

參定朱子語類序　己卯

周張自成書、朱子第表章之。二程遺書、衆門人手也。朱子裒次之、朱子書手就最多。惟通鑑綱目、僅擬大綱。儀禮經傳、托門人完輯、皆末年事。然猶世所衆見、若語類、則自講說諸經而外、皆平生隨事闡發、隨人指點應酬。群弟子各退而爲記、其書冗汗最難讀、讀之。始見夫近

世所訾朱子者。朱子已自定之、推駁朱子而見爲創獲未有之論者、朱子皆豫發之、來哲之心、歷歷如晤、嗚呼、豈非百貨萃山、諸珍孕淵、而聽遊人之自探其所欲也哉、獨無奈不遊者未見、而以爲寶珍非山淵之所全具也。蓋自記手既紛、未經融貫、其間有相似而複者焉。繁簡醇駁之際宜參也、有相背而馳者焉、是非存削之際宜定也。又有事理緩漫、可有可無、不足疑眩注心者焉、望而弗視、視而弗竟、率繇此也、孔子以後、學莫實於朱子、亦莫博於朱子、乃因其繁蕪、閉其菁英、可不惜與、歲丁丑、余待罪中秘、以事杜門、得與余子伯玉討論此書、伯玉手錄一卷先示余。余更爲詳定。伯玉遂委余主其事、出家藏全本借余、凡六七月。乃脫初稿、自是出入必攜、凡三載、又再易稿、其書乃成、以八分率計之、去七存一。使置經說於其外、幾於二十而存一矣、於是向之畏難者。望其崖略、油然先有喜心。徐讀之而訾者以服、疑者以釋。推駁者且翟然以驚、然後知朱子之學、由博文而約禮、洵哉實修實悟、歷百世而無弊也。

朱子經說序　庚辰

語類略定、頗無憾、惟說經一類、占且大半、私念傳注者。朱子生平精力之所聚也、各附經以見、未嘗入本集、此

實傳注之餘、而獨攙入語中爲一類。一類顧又獨多於衆類。綱紀非稱、譬之車以載物、而物跨於車、郡以統邑、而邑廣於郡、得不別爲一書、使窮經者尤便考證乎、己卯、攜入都、以示伯玉、而未質也、伯玉讀之踰月、喜甚。謂立義起類、更置先後、裁併條句、渾然燦然、莫可易者。惟說經宜提出別行、更快人意、余聞躍然、事固有不約以孚如斯者。所悵來遂決。但朱子嘗年。或因門人執經問難、旁及他事、與經指絕不相涉、則移從各類、或他類中、有專爲經文經義發明、亦移入說經、凡以益於省覽、使人無茲然混淆之困而已、聖作明述、皆欲置人清游之

地也。去其混淆。與以清辨。意者因說經之意。以通經意者與。

嗚呼、此余所爲朱子經說原序也。越五年、爲甲申。而有三月十九之事、伯玉殉難、故先拔烈、與劉宮諭理順並軌焉、念海內同志、不過數人、而學同者尤鮮、以靡染方熾、武明承、武暗墮、求其純以孔孟之學、晝夜相切磨者、在京邸時、惟伯玉暨劉公耳、至其臨大節也皆卓絶、嗚呼、正學不足以益人、顯遂而足以固人忠貞、茲井其明驗耶、伯玉已矣、今而後復有好研經術、好讀語錄、疏程朱遡孔孟、孳孳問難、相對無倦者、天南地北、屬之何人、不數月間、遂成隔世、每展卷、輒潸然長歎、崇禎甲申八月十三日、

程子詳本序（癸未）

記事記言、在昔人君有之、記布衣之言行、自論語始也。孔子爲生民以來未有之聖、論語亦生民以來未有之書、後千年、乃有文中子、然其年未茂、其道未成、其徒追尊之、特做論語而爲是書、未能精以純也、復五百年周程子繼出、周張皆手自著書、張間有語錄、今所載經學理窟中者、亦無幾何、惟程子終日言而不著書、伯子晩年欲著未逮。叔子自易傳外、皆不過隨問隨答、於是其門人爭自記錄、儒家語錄之興、自此始、其後朱文公爲之手裁。初定遺書二十五篇。續定外書十二篇、據云。不可曉者、不敢刪、重複者已刪去。然今本重複猶多、而其不可曉者。竊以爲必傳述之誤。卽使學士大夫白首枯稽已無辨、況能使有國有天下者。得領其益乎、存之亦復何益、朱子有言、得先生之心、則於疑信之傳、可以坐判、朱子益心能判之、特未暇耳、某豈敢曰能之者予伏覩今上加意儒術、令詞臣刪定六子書、每一書、必經數公分定、愚謂周子粹以約、張邵不無偏沒、各自成書、獨程朱語錄、有藉於刪定、誠急、朱子語類。自丁丑戊寅間、參解已成。程子書、則躊躇不敢下筆者累年、因經朱子手編、非比朱子書爲及門雜記也。然竊念學脈所係、與他政不同、政關一時。學關來世、政有定位、學無定位、長短以度、輕重以權、及是時不妨野修之、以俟後之君子、乃畧做近思錄義例、類聚其言。而於其言重複者、舛訛者、不可解者。與雖可解而無甚切繫者。皆爲節去。凡欲讀程子全書者。文公所編具在。儻人情樂簡苦繁、取繁去亂、則今日所輯。固深體朱子之意。以仰遡程子之心、雖視全書頗約。而實不敢不加詳者也。故不曰約本曰詳本、蘇博而詳、則約也近矣。或者於啓沃所資。學

士大夫涵養進學之精。微開其便與。

皇明儒統凡例

三子語錄

學重行、不重文。言貴精、不貴多。所從來遠矣。本朝儒統。薛子開宗、躬行少文、所著惟讀書錄耳。艾夾繁複。已悉收入、王於詳。文成王子。忠憲高子。華實兼茂。著述富、且精、故特訂爲要書遺書單行於世。而擇其至精至要者。乃歸此編。王於簡。若白沙整菴涇陽三先生。或專以詩文、寓講學。或書記文詞博綜不一。欲概收之入統、則覺其已多。欲如王高二子別有單行。又覺其未足。如白沙

集可存者寥寥。因知記篇章原寛。涇陽談經證道。暢爽無遺憾、微嫌發揮太盡、排偶太勝。以是未及王高。乃總而裒之、號曰三先生纂言。蓋三子而外。固未有作之者矣。

陽明性慧膽壯。眼高口滑。其立言委有太恣太險處。當時及門、極其崇尚、百年以來。亦遵後人無限斑駁矣。然其見地修爲、實非他人所及。中年未定之論。不足以病之。予故列之薛高二子之間。鼎立而爲三。信其學與修也。非彙其功業智能而强跡之也。

陽明慧辨絕世。有過於逞快處。及問之未免遁辭。如論精金分兩。而曰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自是欠確。從來有以此爲問者。不答而言他。

三先生纂言

昔邵子之學。涉於佛者幾希。雜於老者十二三矣。然文公班之於周程張四子之間。無貶辭。惟於近思錄不採其言。豈非以邵子品行至高。心源至潔。雖非中統所繫。而其人則不媿於賢聖耶。前之爲曾晳。後之而有白沙先生。皆是派也。白沙無語錄。凡講學具在詩若文中。敬齋胡氏排之爲禪。整菴羅氏亦同此意。細考其旨。果禪無疑也。然其品行心源。亦何遜於康節。故特取其詩文

之近高雅稍雋永者。與羅文莊顧端文二選並裒。而儒統則不敢以入。竊倣近思錄舍置邵子之義。不然。豈眞謂生平著述必無正且醇焉者乎。齊之於稱號。而別之於統系。同將使不中不庸之賢哲。各得其所爾。曾晳生於未有佛之前。又得孔子爲依歸。康節白沙生於有佛之後。未免沾染。三子者。易地則皆然者也。然康節染禪輕。白沙染禪重。即雄才深詣。恐亦遜康節焉。要其志與行。皆儒也。今列之文莊端文之前。亦曰時序而已矣。

富貴貧賤。爲仁者之大關也。人情輕於進。輕於受者多。

進於退過於辭者少。白沙終身不仕。相知者欲爲薦由房。終不肯受。高潔之性。嶒乎不滓矣。其學涉禪。其人則儒。以其涉禪淺。故猶守儒規。

白沙論學淺於龍谿。然尚謹。龍谿絕有深妙處。然恣矣。進退辭受儒者大節。白沙一生皎然。龍谿不堪道。故尊其白沙於三先生。而龍谿姑附諸家。其存之也。雖以言上下之也。必以脩身。不敢失孔氏家法也。

白沙論詩重風韻。風韻本性情。可謂得其本矣。惜宗尚宋詩。唐以上似未關心者。故其所作。質樸處既似街談巷語。而稍流麗處。又多帶詞曲氣。以雲水閒心。簞瓢道

致。而出口往往不能稱所懷。是故辭章所宗。亦不可不愼也。

講學正者易淺。深者易差。近儒醇正而玄微。自高子外。惟有顧端文口筆。玲利最醒人聽。微覺太盡。少蘊蓄。令人思耳。然其心細而慮。其行端而決。無忝眞儒矣。

諸儒語錄上下編

凡留意講學之人。必有所見。其所言亦必有合道者。若一生悖戾。世豈有若人哉。象山慈湖輩。直不幸而概傳其說於後世。誠邪僻見。聞道者奚忍忘言。使宋元閒復得如朱子皆闢而黜之。後學之幸。未嘗非二子之幸也。

還求諸家。繁興。立說無所不有。殊爲斯道懼。惟存其是與近是而未醇者。使後人讀之。皆足以益身心。而無復簧鼓其聽覩。雖使目諸家皆醇儒正學。可也。成昔人之美。不敢開後人之誤。余所竊附於君子之義焉。倘後世復有如海門周氏。致憾於晦翁之刪上蔡語錄而不得概傳。則亦聽之已矣。書詩得孔子刪後。弔古好奇者。猶欲搜逸書逸詩而寶之。況他人乎。今業以其素履無玷學術近正。如敬齋胡氏。涇野呂氏。虛齋蔡氏及剩夫陳氏諸先生。語爲上編。而其行不掩言。與一切棲心空寂寄跡儒門。若出若入者。兼爲選其佳言。標其勝義。以附

於後。號曰下編。蓋與上編諸家之言。非有甚異。而行事頗異。又或行事非異。而學術之小疵大疵異。又據所存論學之言無大異。而所不存者迥異。觀者第於此寓目而會心焉。可矣。正不必懸想其全而苛索之。

按前此諸儒語錄。全得晦翁一刪。設令盡傳。其爲後世好異者借資。可勝道哉。象山慈湖與朱子同時。未經刪定。遂致流爲口實。余方惜其未刪。而周氏顧惜其所已刪。甚矣人情之好雜而厭醇也。

或問論篤行遜之僞學。玄禪影借之雜學。今盡芟其妄。獨爲之存十一於千百。使後人專見其言。不假終眞儒

醇儒矣乎。曰言不以人廢。陽貨之言。孟子引之。況講學者乎。今姑著數語於一人之前，使讀者知其來歷足矣。所存之言，則惟擇其善者存之，俾後世嘗其利，不受其害。若欲著其人之本末，因畱其謬悠之論。非良圖也。程朱大儒語間有可疑者，須存而辨之。諸家之誤。則概削而芟之，各有攸當

心齋略功夫，龍谿略行誼。

狂者行不掩言，力求能副志也。豈徇欲哉。龍谿爲人。往往托於不顧人言以自便。鄉愿托無非無刺之中庸。而後世又托有非有刺之狂者。何以講學爲。然其言頗有入微處。不能棄也。讀者以宰我遇之。

南皋鄒氏少以直節顯，後其學純尚禪。而輒援四子周易以傅會之。講論倏彼倏此。無實見。無定指。自以爲入神而君子嫌其多遁辭也。今存其近眞者

進退取與之嚴，文清而下，念臺劉先生獨至矣。其行誼無媿眞儒，論學微有偏處。

陽明先生稟異學透，然力駁朱子。朱子躬行心得，持世垂敎，胡可駁耶。間有滯語。謂未及思孟則可。亦豈眞有背道而馳者。自是後乃有若王龍谿畿。有若羅近溪汝芳，有若周海門汝登。皆尊陽明。卑晦翁。畿已見斥於念臺。羅氏諸儒而汝芳則楊起元奉之若神然。至於混儒以入佛。陰借佛以攻儒。而百方駁擊晦翁。或本程門之言。或傍龜山之語，恣情敲剝。一呵一罵。惟汝登最甚。又陽明以來未嘗有也。其講學也。如宰予短喪，猶曲加廻護。大抵輕人倫而贊私慾，得罪聖門極多。余不忍存之以禍後學，故盡削之，而略著於此。

學至孔孟，千百世之的矣。後學無狀者，少敢非孟子，尤莫敢非孔子。宋楊簡居身立朝，清修直節，因有足多，其學最無狀。謂操則存，舍則亾，孔子本意賤操而貴舍。孟子誤認而有存心存神之說。又謂孟子以正心爲戒。而易云洗心，大學云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不知聖人立言各有攸當，乃特欲借孔孟以證成其意，見兒孔子所言偶合己意，則執孔以詆孟，見孟子所言偶合己意，則執孟以訕孔。其視周程以下，蔑如也，而近世周汝登遂直謂喝佛罵祖古今一人，隱然以儒門中釋迦，可奪尼山之席。充其邪見，將使棄父者乃眞孝，背君者乃眞忠，其爲斯道斯民之賊，不又甚於鄉愿耶。

自宋迄今，士大夫悅禪談禪者，夥夥矣。大都浮游恍惚，未足以傾世，又皆有所忌憚，未敢直非孔孟，又或身負服業考實者賤焉。惟宋楊慈湖及近時周海門。猖狂特

異著不體。似超涉無倫。舉功夫。似凌厲獨步。其心實抑儒以伸釋。其言更細。釋以閒儒。又皆品行清高。使惑之者盖易。然夷敎入華夏以來。華其服。儒其號。而操戈入室。彎弧向師。誣素王。排命世。未有若二人之最者也。噫可畏哉。學聖人者。廓清茲二人之營壘。其餘不煩攻也已。

近代王龍谿羅近溪周海門三家講學。專以靈覺爲主。翻騰無盡。追剝入微。直是會說。打得人動。駸駸乎比於象山慈湖矣。象山爲政。斷有神通。慈湖持己。頗自砥礪。此則羅周二公尚有遜焉。龍谿無論矣。今所以多存三

家說者。欲著其精神之所至。若得若失。較然分明。使後人不追慕其神奇。亦不復唱歎其湮沒也。

學言自序 辛未

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通乎古今事物之變。詞尚體要。其訓是與合外內之道也。而三極分焉。若夫修詞之道亦有三。誠焉而足以居業。達焉而足以動人。文焉而足以行遠。吾烏乎測夫觀者之心哉。不敢不誠。不敢不達。不敢不文。盡吾心以俟之。俟天下。俟百世而過此以往。吾也亦用以自俟。

攷書自序 辛未

通乎天生烝民之意。則世無棄物。學無遺事。治無費言。五養五滋五充五助五和。咸用之療饑。溫涼寒熱以平。咸用之療疾。然而農軒之世。五五未備。群黎亦鼓腹而遊。炮製有數。民亦不夭札。自雷火隨天澤而豐。君佐與情淫而變。非樂其多也。其時之所爲乎。物日生。事日起。救治之道日設。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物而後有救治之道。一焉而已矣。往喆有未及。我人言之。來者有言。抑豈我人所能豫料耶。往來時也。人我乘也。履其位。盡其心。繇家人以逮鄉朝。日與之因應乎無窮。而吉凶之變。總無時而敢釋。是故振民匡辟。任地承天。言雖費。各舉其

要。謂之致一可也。道雖多。要以理萬物之紛者。使各歸其所。則與無一事一物之始。亦何以閒哉。從多而寡者吉。從言而默者吉。而且言之。且多之。吾將反而察夫寡與默之所存矣。

再集自序 戊寅

使竣而南。戊秋仲之朔矣。將涉河。舟損於石。急登岸。所齎未竟諸書。幾爲波臣持去。歸與撩等謀。以其條理者先木之杜散亾也。向理諸沾濡眂浥之內。今木毋楮子。流通千百易爰而幸彼著述者。諒均斯感。維古聖人行其道而已矣。周公行道而著書。於所行者明之。其餘賢

聖著書以明道明其所不得行也豈惟明之實將使他人行之後世行之大公一視何彼我何近久哉所以憂且幸者必有所爲爲身名乎爲人也爲道世乎爲已也顚沛不暇辨今而暇豫矣可以辨矣追反於爲憂爲幸之日吾則寧豫定其立言之源此源合也天人無惡況波臣也

人典事典序

皐陶之論君道曰知人曰安民夫天立君以爲民則人君之任在安民而已矣而民何以安分理必藉賢人知人所以安民也賢臣之才品不同無不利百姓佞臣之奸術不同無不害百姓人主知賢然後能用知佞然後能除若夫一日二日萬幾意在安民矣而處事不當民亦何安故虛言安民之心不如指其安民之事此人典事典所爲作也大臣小臣甚衆人主何繇盡知在知一二輔臣而已天下之事有萬人主何能盡知在知其機要而已知大臣之法惟問其何事最爲先務何人亟宜大任觀其所舉所對可知二三徐而考其成敗得失可得七八矣小臣中觀其章疏言簡理當亦可不次召問其中必有大才大識焉得此流一二人即可以知衆才矣衆才辨即可任衆才任即事可集事無不集即民無不安故聖王志在安民功在知人不得知人之法雖空抱堯舜之志誰與佐安者乎

秘省典例序　丁丑

職掌各有成書居官者不此之遵動云詢吏與以吏爲師何別乎吏於是竄上官之所便游移以中之廢舉奸錯日以益其久遂視所廢舉所奸錯者爲例而視典故爲不足稽矣相與因循則非傑士之意而欲整頓而徘徊淹閣則未足以稱任士之才奮然擔荷而研幾或疏垂遠或滯亦非韓魏公所云入麤入細之識也昔王文成守廬陵七月前後諸務畢舉內外繁簡理無二致泰五梅年翁視中秘篆兩月間無蠹不釐無蠱不新其大要自正自勑雖在群胥猶知心服其德莫敢不投誠效命性善心民茲亦可見獨感大中秘冷曹一晉意振刷而規條之煥彷如干氣宣之周遍如干俸薪公用之清徹如干然則何官不有實績何時不可修業特患無心耳泰翁業已有心而適幸心心相接新篆君王俯拔語余曰泰翁任怨愚斷不敢示恩泰翁任勞愚幸可行所無事至哉二言泰翁非敢以較若盡一自居而王翁斯言不悠然有嘅其清靜之志矣夫典例重升余忝泰翁意諦閱焉典之所載莫敢更也因與次第例之所治有空

設者因與斟酌。大約準以義而權以時。俾上下前後共死之以爲通。行之以爲安焉耳矣。凡物之有扺盜也。皆因也。其敢自外於因。總目附後

上篇

銓選　職掌　扈從　儀節　差遣

考覈　俸給

自銓選以下凡七條。皆命於〻朝者也。不易之典也。敬其事。後其食。凡諸掌故。縣大及小。縣近及遠。次序臚列。而以俸給終焉。

下篇

科規　班次　到任　祝篆　公禮

公會　體式　各差儀注

自科規以下凡八條。皆盡於已者也。相承之例也。先自治。後治人。分所當爲。所不致其詳敬。人亦誰敢萠侵職之思玩令之氣哉。

雜篇

公用　封差述　公館約　續定科規（九則）

續篇（兩殿兩房）

一紀綱　覈俸薪　肅體統　部科題叅疏語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四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五

文錄序

救荒策會序（壬午）

聖人在上。不能使天無荒歲。可使地無餓夫。以人人得盡才於天地之中。而參其時利也。蓄於上以給下。伯者之權。下自蓄而自備之。乃王者之政。古稱三年九年。謂率土之民各有斯蓄耳。春秋補助。則十一之餘也。備荒之策無時不豫。曾俟荒。而問策哉。然卽議救於荒。亦有豫道。自庚午三月朔夜。東南千里鬼哭。荒端俄見。余於時立救饑法數條。稍試之一鄉。又十年爲庚辰之歲。而

南北俱大荒。辛巳又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至於因餓而闔戶自經。又古所未聞。口不忍言者。嗚呼。孰非上下無蓄用心不豫使之然耶。宋臣董煟編輯活民書。用心良至。正統間布衣朱熊爲之蒐補。續以本朝詔令。蓋熊曾身行救荒諸善事。而又以施藥有盡。施方無窮。復刊布此書。惜多冗沉。乃乘盤與之暇。頗爲芟汰。并就事提要。闔而揚之。君臣士民皆可以觀。可以行。嗚呼。至其時而克行者。必未至其時而先籌之者也。處今之世。願人人豫救荒之策於懷而已。周禮荒政定自豐年。爲一時之豫。以耶百世。豫之大者也。嗚呼。今日而懷救荒。且爲豫乎哉。

李衛公集選序（甲申）

武宗之世。大患在夷狄藩鎮。故爲相之先務在用兵。文饒長於將略者也。而兼明治國正君之大體。故於當世爲救時之相。讀其集。料敵發縱。常居大半。語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所謂能將。蓋孫武孔明李靖韓白岳飛之儔也。不待御。故貴於不御。亞此則難爲概。又人才異揖。有君而善兵者。有相而善兵者。君善兵。如光武太宗。相善兵。如文饒伯紀。雖一時所號爲名將。智略猶出其下。相遵廟算稟指畫。輒勝。自任輒敗。如此。雖欲不御得乎。爲

人君可以不善兵。而不可不知將。相爲相可以不善兵。而不可不知將。不知將。何繇得能將。將不能。則御之無益也。不御亦何益哉。不御則快戰妄動。御則掣肘失機。況朝廷既不能擇將。又安得有良算。足以遙中兵情。旁制閫外者哉。文饒雖善兵。觀其用心。尤在擇將帥。善者任之。不善者更置之。或爲之設副以翼贊之。夫然後方略可得而指授也。彼能受。此乃可授。無所稟受而制勝者。將之能。得稟受而制勝。亦將之能也。末世庸相偃蹇廟堂。不以邊事一入其思慮。上諉之宸謨。下諉之債帥。倖成而卸敗。誤人家國。至於不可救。視文饒之事。事經

凡代諸將區畫者。不愧死哉。近世惟江陵張文忠稍似之。故時有淮陰。則鄧侯之不御。爲上相。淮陰不恒有。則衛公之能御。爲上相。衛公相業。不專以兵也。而兵功爲大。蓋凡中興之相。必先武功。唐有斯人。其猶宋之有李伯紀乎。崇禎甲申六月乙亥題

閱李忠定集序（甲申）

唐中興宰相曰李公文饒。宋中興宰相曰李公伯紀。其才識膽智頗相似。而伯紀學術醇深有過焉。然武宗無攻不取。無叛不殲。赫然實建中興之業。而欽宗北轅。高宗南渡。失天下半。是乃中衰。非中興也。學過之而業不逮何耶。文饒事英主。謨謀相應。伯紀事闇主。用而未嘗用也。然猶藉其主持之一二。以立國於倉皇危殆之間。而小就其偏踞江南之勢。設無公。求爲南渡可得乎。由今觀之。衛公才已展矣。志已遂矣。然卒以竄死。忠定才志鬱噫。幸而善終。二公之用不用者。天下之命也。其末年之安危稍異。則二公之命也。以武宗之英。使天緜其算。唐業規恢。且將與貞觀爭盛。何至不能保有其功臣。高宗雖不能用俊傑之才。然猜而不猛。多歷年所。故使勞臣僅免內終。然則自安民社之主。爲武宗乎。爲高宗乎。安社稷臣者。願爲衛公乎。爲忠定乎。忠定自言之矣。

果可共患難。雖狗烹弓藏。猶將甘之。嗚呼。何其悲也。有死無二。斯膽定而識亦易增。可以得安社稷臣之心。崇禎甲申六月丙子題

文公先生深感治亂之變。洞剖天人。而其詞氣悲惻。若身覩夫虜廷並殂之痛。而恨忠定之屢不伸其用者。嗚呼。使後代禍有烈於出狩。佐有親於隔世。先生處此。悲更如何。生剝窮之會。讀忠定書暨先生序。掩卷垂泣。諒非一人。又未知何月何日。雪此沉痛也。崇禎甲申十月十七日又識

閱張文忠集序（甲申）

江陵張文忠爲相。其精神恒在四方之督撫將帥。初既審度而用之矣。用之後。復時時提策之。功勞未嘗不知。過誤未嘗不察。功則防其倦。過則容其補。功勞久。亦復息之。改過有明微。亦復獎賚之。督撫將帥之精神行事。時時徹於相君之觀聞。且欣幸。且悚惕。而於內地之河漕撫按。亦以其心思三之一至之。此萬曆十年之間。所以內外無事。小奏富強之效也。而又部所不能任。則政府代任。臺垣朋議所搖撼而難決。則政府獨決。嫌奪部權。嫌塞言路。此怨讟之所以煩興也。當時不冒此二嫌。則治功不立。冒嫌以行志。武幾窮矣。夫苟忠愛發乎至

誠。則必先擇賢六卿。擇賢臺諫。賢講官。因與集思。因與共功。無恃才之色。無居功之意。人心久當漸服。何至讎戮言者。悉唯自快乎。嘗試參其天資。擬其行能。於戰國近商申。於漢近魏相。於唐近姚崇。於宋微近李綱。其得君秉政。同三代以下無儔。乃其功烈止於是。則學識限之矣。蓋其大不足者有二。知催科知節儉。而不知生財。知綜覈勸懲。而不知消長。前此冢猾多逋。徵爲之立法。銖粒畢入。倉庫充矣。上省浮費。下省遊費。漸阨杜矣。自謂業有六七年之食。俟足十年。別圖處分。然終不知變東南之漕。爲西北之墾也。此事惟北遷之始。三楊蹇夏可言。惟江陵秉國政十年可行。惜皆忘情。以至今日。舌敝耳提。似明終晦。欲行無及。豈非天哉。故曰知催科知節儉而不知生財也。此限於養民之分量也。循名課實。遐邇燭炤。倪廉得其真矣。賞罰必行。然古者至治民勸民威。猶出賞怒之外。今也僅使官以賞勸。官以怒威。今之官未及古之民。則昧於消長之道也。刑非不用。易快心以爲矜。賞罔無靳。其樂美非賞之所能盡。小人之心漸革。君子之數漸增。消彼道以長此道。夫如是。乃足以養人才而保子孫。非及身之業而已。江陵專以智力把持。身歿而人心渙。人心渙而業散。故曰知綜覈知勸懲

而不知消長也。此限於教民之分量也。故曰與商申魏相姚崇各有近。而與李忠定微近。忠定學明於教化之義矣。竊爲江陵尚友古人。故背論之。在本朝則彭一才相。祁厚民知本之西楊。各擅其絕矣。且其感知遇爲朝廷。至不惜怨禍以任事。嗟乎。豈易得哉。私不掩忠。驕不掩才。寧不掩功。懷救時之相者。閱若書。不能不節取若人。崇禎甲申十一月二十八日題於古原齋中

孝彙序（壬申）

漢唐以前孝經與論語並重。自朱子疑爲後人補綴。作孝經刊誤。而此書遂成疑經。夫六經無專言一事者。禮言禮。樂言樂。皆無所不該。而孝經專言孝。以爲一事不足以括萬善與。然一體萬物之外。復有何道。一本之外。復有何萬物。則此一事固千萬事之宗。豈真以不該病歟。今置其書而弗尊。不足以擴衆理之通。而適使萬事之無本。此若英孫氏孝彙之輯。爲數百年來補闕之要也。予欲爲孝經集註未能。今孝彙雖不作本經註解。所以羽翼此經者。厥志無涯。有能因是而表章孝經。爲千百世計。爲萬物一體之發始計。則厥功又無涯矣。若英其有意乎哉。

畿南刻治譜序（丁丑）

治人必能立法。治法亦足以成人。嘗讀守令懿範而悅之、指古之仁人也。玆者得從直指李公灌溪所、讀余中丞治譜而悅之。皆今之良法也。人古而意存。意存而法興。人亦貴有其意而已矣。然初仕者、各抱利世澤物之意。而苦無其方。於斯時也、則傳方最急。譜所載、詳於州縣、司理次之。大都不遠道心。不失官情。治民獲上。相須而濟、蓋將使上中下人、皆可率循以爲治。意甚勤矣。直指公初涖身之東筦。業已報最擢令官。顧見是書歎曰、惜吾向時猶有未盡。宦成者感動如是。其所助於初仕。更何如哉。公旣拔叢南。謀之大叅蔡雲怡公。冀廣其傳。俾初仕人挾一冊。舟車道途之閒。紬繹躊躇。設身以居。迨履任、如就熟路也。夫司理一縣令。一人之身耳、然此一人意主於爲善、受其庥者無軀。意不主於爲善、受其學者無軀。今使人人見爲善之方。益得爲善之意、李蔡二公固將養無軀之窮黎於率土之濱。庸獨爲官其土者設便耶。特有必變。數有必窮。不變不窮者。人之美意而已矣。美意其雖譜所或滯。從而融之。譜所或遺。從而備之無難也。亦云暢吾之美意而已矣。求治之心不武。則致治之功不測。又安知後之人。不愛吾治而譜之。

浙刻治譜序　戊寅

問嘗進余中丞治譜於按君喬公。冀其以玆訓吾浙吏。則嘉惠吾浙民無窮也。而公報云。是書非獨爲吏之方也。察吏者、將於玆取方焉、惜求人之式。歸以求己。豈非爲學爲治、一心貫之者與。公亟稱浙舊按君李公之賢。正身表物。令行禁止。所摘發衆措多奇中。人咸驚服。詫無間言。因嘆今時勢不無小異。然術生於心。心其卽不處無術。術其又何處遊時乎。術與心俱。神而明之。喬李後先、不再問也。公又言古人止作一事。故透。今人事事欲爲。輒難透旨哉乎其言之也。夫一事未必該事事。操之縱之中其緩急而衆理以通。猶夫一人非人人也。激揚適愜其微。則風勵神焉矣。是皆所謂握一而萬畢者。事與人孰無一貫之道。而況心乎哉。公夙昔以是非之心行其惻隱。蒞浙後、大端風動之暇、將布是譜焉爲循良助。使之明條理。許委折有據有循。若引若持。官皆清民自平。多可勸希可懲。則二浙方千餘里之間。爲公祖若父母者。十百其官。爲紳士軍氓老者稚者壯者。百千萬億其人。一衆而解。懞誠格之綍如也。愚又嘗讀前哲山嶽動搖說。初擬其命名近於取威。細展之。皆鎮靜之事耳。旋從來之所不能旋。斷目前之所不易斷。則流俗不得不驚。驚則動搖。所繇名。而吾不過以靜之焉已矣。

行地者豎龍門。乃曰行所無事。夫固身代天行者之教祖乎。跂以望公。公首肯之。兼識以見公之不厭努堯知此。凡遊宇下。有所懷來。振民危。資國謀。並可裒而進諸我公。

守侻保甲述序　乙亥

昔之人。居心以誠。行師以寓。蓋自軒轅寓兵於農。管子修太公之法。以內政寄軍令。凡屬兵事。莫非寄寓。非權數也。道也。迨蒐獮之禮廢。其善寓者莫如保甲。程伯子治鄠。每與役。飲食茇舍皆安便。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後世不知保甲爲治民之要。則不行。行之又不

能無事。何則。失寄寓之意也。聖哲用兵。兵猶以爲他事。況保甲本爲無事時防奸淸訟。而顧混入以戰守之詞色。百姓之心。安得不驚。家安得不擾。昔王文成先生撫江右平變制勝。其本皆出於十家牌。立法申諭。盡精極微以當時之變亂令復行之以張皇。有益之驚恐離散而已矣。功何在焉。居恒足以鎮靖。然後遇變足以廓淸。迄百年而以浙人治江右。善行保甲。堪佐文成一籌者。其惟龍門子之守侻乎。時年未三十。沈識如是。況今行拂亂困衡。又加以數載與。

西浙備兵杞言序　丁丑

吾視雲怡蔡公。其心悃誠。其氣翕靜。其學淵微。巡吾西浙也。期月而可。大類王文成侯之尹廬陵。蓋皋自來難薑之蠹。難報之績。一時略奏。衆驚曰。天之降碩士英才則然。其實非才能之特殊。所以出其才者有心。所以養其心者有學也。公以無生爲宗。不離有生以爲用。禪而非陷於禪。不染世而留心救世。督學江右時。衡文之外。黜陟優劣。出諸袖中。茂不由當。莫知所從來。傳以爲神。巡西浙也。亦類於是。能文能武。心之神明有之。則固學者分內事。爾然文以較士。不偉於養賢。武以殲盜。不深於銷侮。昔者文成侯數建武功。人至今服其雄略。使當

年稍而篤樞。或外變不作。進而秩宗。則神人以和。再進而統百官。當使賢才任百姓附。又進而天子是毘。其謨明弼諧。身修思永。尚未知何底也。世第驚所已見。而其變化之蘊。於未可見者。安知不倍蓰於是。而必以是概侯之用。使終老兵間乎。蔡公心文成之心。學文成之學。籌天下者。當熟籌所以用公。而或多公之詰奸傷備。於以概其用而疲其身。吾知愛惜人才之朝。必不然矣。返性命耶。酌泉以悶源。綜世務耶。對一斑以思全豹。

墾屯鹽法題詞

墾者。腹裏墾荒。屯者。邊塞屯田。墾以民。屯以軍。此其大

略也。然腹裏有衛所、則亦軍屯。邊塞有從來未闢之荒田。則亦聽軍民儘力墾闢。又不可謂荒必在腹、屯必在邊。墾荒者之必民、而興屯者之必屬於軍也。近見議者專言屯而忘墾。專計屯賦而不顧屯收。混墾屯爲一事而究併屯之實事。亦未嘗知。致令民國兩窮。良可痛也。祖宗以來、墾屯二事實意美政。班班臚列可考。而鹽法中粟。既以實邊。又以禦侮。此永樂良法。實勝於洪武納銀初制、益大商之力。足以佐軍民之所不及。有是法而後可使海內無棄地也。其實與墾屯相爲表裏者乎。

理學經濟編序

汪公登原天啓朝爲大司徒。精神甚強。忽一日。堅辭去。叔子念原客叩其故。應曰。生財無如墾荒。我再試皆有成效。而皆未竟緒以去。豈非天耶。今居此。屯墾不易興。諸司所謀。皆聚歛事。失今不去。百世下謂我盜臣不若矣。噫。公之心何心哉。公嘗於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得六萬石。其明效如此。今去公辭位時。又十四五年。事益多。用益窘。談理財者。搜括已窮。詔舍加派無法。此無他。見金而不見粟。故知取而不知生。一聞屯墾二事。又聞永不起科四字。則疑議蜂起。或曰緩不濟急也。獨不思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耶。且良醫標本兼治。縱有救標之道。茲固其本也。顧可蚩耶。又曰不起科。朝廷何利。不思今若荒之。固無可科也。不起科。亦與今荒同耳。而菽粟多於中國。顧不愈耶。粟多價賤。金因省而暗增。非上之利耶。又曰。中原無荒土可墾也。未聞他境。公所蒞津海及親歷河間雄鄚一帶。各可數千項。亦概睹矣。猶未之信耶。叔子梓此二編。以救世也。語理學。且以平實救虛無。語經濟。獨以墾荒救聚歛。此實當今理財百執事之明師乎。叔子有家傳。於墾荒事甚晰。若俾主一方耕屯。必有實效。余感今海內日貧。而棄土而蕪之也。讀斯編。喟然歎曰。爲治之有足食。猶爲學之有存心。欲經世而曰墾荒興屯非所先。猶從事於學問。而曰求放心非所急也。至善皆宿於心。太平皆胚於食。語既竟。又憶叔子述司徒言。海水味鹹。人謂能爛苗。此特揣之耳。海水乍過而乾。土面慨起。鹽一層。苗根遇之果壞。若能使田中時時蓄水。水中鹽味。更能肥苗。吾再試皆然。謂近海不可耕者。耳食之說也。此理甚微。蓋鹽未出水。含潤性。具生氣。與乾鹽之能抽物液者殊情。斯又即事窮理之一節矣。余恐世人聞鹽爛苗則易信。聞鹽肥苗則易疑。附聞於尾。以擴墾荒之識。

崇禎元年。海塘圮。海水溢入港中。味鹹不可飲。吾郡

數邑皆然。農家車水入田。競憂傷禾。旣則大熱。醎水不害苗。於茲可證。

兩浙會規序 丁丑

安則趨。不安則招之而引避。聯不聯之勢。成於人心之安不安。不可不察也。夫誠安矣。無其地猶趨。况有其地乎。浙未有館。每假會於柰。今年諸老慨然裒費成之。旣有其地。不可以無規。規所以爲安也。所以使之趨而不避也。規有尊者須而卑奉有卑者定而尊從。無他。亦以求安也。以尊體卑。則自尊須之度。卑者之安安爾。以卑仰尊。則自卑定之度。尊者之安安爾。定之安。從之亦安。

顧或未安焉。而猶豫於從不從之間者。何也。豈非辭讓之本心歟。讓雖美。或失其中。郎爲習心。不可不察也。朝序爵。鄉序齒。自古不易。然精其義。有鄉之鄉焉。有朝之鄉焉。會典內外官居鄉。序爵。爵同序齒。惟於宗族外家序尊卑。然筵宴猶設別席云。葢以鄉而兼行朝禮者也。况乎京師有會。同朝之鄉也。非鄉之鄉也。奈何反純任鄉禮哉。倘尊者未之或察。獨安於謙。卑者偶一察之。豈敢翠安於傲乎。禮以義起。謂自無以之有。曷爲義。亦曰心之所安云爾。又况乎煌煌大典。定自列聖。行之三百年者哉。且是會也。非飲食宴樂而已也。從雲天之需。收飛澤之先。地同則風同。風同則志同。志同則道同。其或一時意見。未協於大同者。於此乎共商之。可容訂之可無講學之名。而學講。無議政之迹。而政議。無偏接之勞而接徧。以尊　王制禮。莫崇焉。以洽朋交情。莫敦焉。以時規勸益。莫弘焉。今酌其當。列班惟三。會於京館。鄉之朝也。視鄉小異。班同序齒。京館有會。朝之鄉也。視朝小異。小異而後可臻於大同。是聖人象睽之義也。若詞林若臺。不更序資。夙昔之體。特尚尊嚴。通之以斯須。俾有親也。或班次暫移而後者。仍從原班爲序。不忘本始也。若科若貢若任子。罔不畢至。無嫌可引也。人心安而

勢自聯。不約以趨。不戒以乎。不窮以久。皆於此規乎肇之。略序三品以上爲前班。而僉院及宮坊以上預焉。京堂四品以下同翰省臺銓四衙門爲中班。五曹及中行各衙門爲後班。其班次。會期宴儀。及一切輪管事理。詳刻於左

一班次

皇親　公侯伯　六部大堂

都察院三堂（僉院堂屬）（於十三道爲特入前班）　通政司正堂

大理寺正堂　太常寺正堂　光祿寺正堂

太僕寺正堂　順天府正堂　詹事府堂上

國子監堂上　左右春坊（詞林五品以上與政府坊禮特入前班）
錦衣衛堂上
以上爲前班
通政司各堂　大理寺各堂　太常寺少堂
太僕寺少堂　光祿寺少卿寺丞
尚寶司堂上　順天府丞　翰林院
六科　十三道　吏部四司
以上爲中班
戶禮兵刑工五部各司各廳　評博中行
文武二學　國子監監丞并各廳
翰林院待詔孔目　吏部司務
都通大各廳　太常寺典簿廳　太僕寺丞
順天府各廳　五府經歷都事　錦衣衛
五城兵馬指揮
以上爲後班

一朝覲候補官。藩臬以上入中班。府州縣及教職入後班。

一會期。每月十五以前。月幾望也。集以未末申初。及燈而散。古卜晝之義也。且免戒心於金吾。

一輪管。除前班不敢煩中後二班每會輪二三人主之。

一宴儀。主者二人公服迎賓。賓燕服入席。總三揖賓散。主人燕服送。有新入京者。爲賓中賓。居首坐。其位次以南北相向當昭穆。以西爲尊。

一宴品用雙席　器湯點各　盃箸自攜。惟新賓特設。

一器皿特設一簿。每月一查用。會之前一日主者自臨點視。有增置者隨時填入簿內。

一公費。每新入會者送　金。

吳少卿海洲崇祀錄序（庚辰）

大節之於曲謹。心源之於蹤跡。離合同異。果何可執哉。小大醇而心迹融。則幾乎入聖域者矣。非然。吾必以大節烈烈。心源皎澈者爲絕優。　神宗朝。秀水吳少卿海洲先生。以蒲圻令循良。入爲御史。時　國本未定。有三王並封之論。先生三疏爭之。政府側目。先師梁溪高子初官大行。疏論貪小幾致不測。先生又抗章申救。累謫爲民。　光宗遺詔。卹錄首及焉。學宮祀典。則士論屢申而淹抑於有司。迨賢嗣武陵之季子名統持者受獨知於文宗許公。事乃得行。噫公論之伸於鄉也。視伸於朝固倍難。伸於朝。仰　嗣皇之烈。伸於鄉。感聞孫之才。天之報施直臣。俾後嗣不忘先德。其聲施比朝與之焜煌而更長也。夫季子誠趣遡然。以故下筆無一點塵。所稱

氷壺秋月。表裏澄澈者非耶。他日遇俗亢宗。繇貞素之潛修。以竟海洲先生未竟之志。吾非獨以彩筆挩之。直以心源決之也。

掩骼會序　丁丑

嗚呼。究民沒無骼。猶之生無食。其無告同。其哀迫同。然生而無食。足尚能遊行。口尚能呼號。告之一錢。有未或窮者。死矣。不能告矣。非仁人自往求之。且誰與乞之。是故謀生非後。哀死尤先。嗚呼。統之無告。至較量於方生方死。能乞不能乞之間。又寧獨乞人之窮。而非施濟者之窮哉。然救民之生。固不一端。一命之膺。一箸之餘。長懷是心。何言何動而忍爲民害。何居何往而不思爲民利。雖窮於勢。豈窮於心。於是乎處京師者。來遊京師者。一與若會。人人皆太顚閎夭散宜生之徒。而可以疏附我文王也已。

戒殺辨疑篇序　癸未

天不能除霜。人不能除殺。非其心也。氣勢使然。謂天欲隕霜以彫百卉。人當殺物以佐饔飱。直以勢所不能止爲心所安樂也。大戾矣。聖王知殺之不能遏。乃設諸方以限制之。曰胎殀不殺。使雖不免。亦寬期也。曰有位無位無故不殺。祭饗之禮。非日行也。曰非七十不食肉。使

茹葷之人衆。而烹殺之歲長矣。設遠庖廚一義。則以夢貴人夙昔之仁。所云盡人性盡物性者。不其丹青炳著耶。聖人兼體其勢。佛直伸其心。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總以殺生爲第一。其辨疑一編。宋時陳茲願作也。殺之當去。本無可疑。諸所疑端。槩不足辨。其中有云。人爲物主。人心慈則物性化。又云。不發願力。則善事無繇成。凡付之無心者。皆墮空見。又云。律中不許比丘服皮革緇帛。是三說者。最爲近道之言。又謂放生者所以習其慈悲。此意亦善。而謂愛物者必能愛人。則願以善推之說進之。齊宣戚戚往牛。而求大欲則不顧見前之民命。私欲溺心如此。若不從醒。不充擴安保。放生者必愛人乎。彼謂物不小於人。而吾謂人必大於物。誤而妨一人。雖救衆物不足以贖之。故而害一人。雖活無窮之物命。豈能消之。願放生者必以愛人方便人爲主。由愛人而及物可也。因愛物而急急同迎於愛人。可也。不能無害人之孽。而欲恃放生以消之。則惑也。是故好殺者。逃世之放生者。知哀好殺之逃。而不自知其未脫於逃也。上谷王進士念尼。因感與夢。制厲此篇。以自矢而誇人。乃詳鬼物之所言。亦皆救人事。然則人爲物主。鬼亦知之。可以人而不如鬼乎。可以寤而不如夢乎。

用兵奇略序

丁丑

是書也。果治世之殺機矣。以爲亂世之生機何居。匪吾民已甚。殲之乃可全吾民。然獲吾民。皆兇其髮。豈之前行。我之弩神火。一見輒用。縱萬舉萬當所殺皆被　脅從之吾民耳。吾不能以　吾且混無分理。豈不痛哉。必也善用間之將。分其孰眞孰假。假者散之全之。眞者乃從而毒之。所殺者少。而皆去其眞害人之人。則所生者多矣。且離其黨。孤其衆以施吾術。不尤便乎。於爲政也。令好生之德。於行師也。得伐交之道。國之功臣。庶免乎天之罪人爾。傳是機者恒苦不用。吾特苦其混用而不審於用。用是書者念哉。

幽芳序

幽芳者。同籍陳公恤俗手編也。編凡十一事十二人。最烈者平原鄧要女秋毫未嘗辱。爲穿窬借端一言。遂自斷頸。時年十五耳。濮州陳知其夫昧弱。慮爲人所汚。以死絕之。萊陽修。路逢羣兇。拒罵而死。東萊王若高。新泰劉。館陶二李。皆罵賊死。鄆之李。不受辱以死。長淸房守節十七年。爲强侄凌侮破家。悲恨自經。周爲人妾而能持家於身後。爲羣兇報讎。不受辱。亦幸不死也。鄒之趙辭妻陳翁若夫若子。皆死於賊。慘痛非常。忍辱鳴冤。卒得駢斬諸兇。乃婦慟哭以死報。此人若爲男子。夫何異於公孫杵臼乎。借其婦人。不得以完節見也。然陳公附之於諸烈節之末。豈非難其成事。而重悲其意與。

重刻知品序

乙亥

吉水謙菴李侯蒞止吾邑。政事稍暇。輒與愚論學。因出所手隲智品見示。墨光陸離。賞罷錯綜。而爽確乎有神存。愚既受而竟業。作而言曰。成故仁。起新仁者。其智乎。智有新故。仁亦有新故乎。莫先於元之謂故。貞而復始之謂新。一本心之生生不窮已矣。智也者。斂也。若春得冬以告成。智也者。樂也。樂返其生意於根株也。其崇效天。職此之繇。豈離仁而獨智之爲見乎哉。昔樊氏之述智品也。品古人之智有七。曰神曰妙。以至曰諭曰盜。不啻禹之與桀。薰之與蕕也。愚以爲其分不在智不智。在出智之仁不仁。其神也。將以生人。其盜也。將以殺人。非屑累之漸懸。而一間之立反也。設或栽智之根。遠生而近殺。且曰予神予妙。而隱隱或陷於諭且盜。日用豈少其幾哉。且夫智主斂。才主舒。漢家三傑。子房智過其才。淮陰才過其智。酇侯才智皆至。使知栽根於生生。三傑直三仁矣。故智也者。其根曰生。其用曰斂。自天下誤

才爲智。反欽爲舒。此智之所以分馳於仁者乎。今讀侯所讀之書。服侯所敎之政。其植智有深根。而出智有徼用者。頻頻遁言。亦有當於神智之衷否哉。

吳越武肅王宗譜序（庚申）

王之耳孫曰輔之氏。遡王而上。下逮苗裔。會以爲譜。廓寥緜邈。指次在目。其志勤。其說詳矣。余獨怪王之雄武。能推轝兒立王業。而稱藩於中原不衰。夫中原猶唐也。或爲梁爲晉皆久也。則曰事之無二心。王之時。中原屢易姓矣。而王長爲南藩。是事中原耳。非事中原之君也。其旨趣與長樂老何異。明古如歐陽公。乃猶以不情之臣節予王。毋乃更揜其雄略長算哉。王之力。足以推轝兇。不能一天下。當時中原豪傑。其才皆僅足以經略中原。而不能服王。王托藩貢之名。以靖其國家。和其民人。使足以置身而垂世。令後世子孫有如高光者。可以藉基業。定中原。中原有高光。則北面而事之。因其世尊中國之常。非自立朝廷耻屈膝者比。雖有北地王慷慨之劍。將無所用。而其涕將無所揮。自古英雄立業以氣。而王獨以算。氣勝。則不南面不休。而退不得爲匹夫。及其失國也。居裂無幾矣。而天下亦大被其禍。算勝故子孫雖去南面。而猶爲貴臣。而江南之民。不知有失國之事。

事吳越事宋。幷肆晏然。令王也獨計子孫。甘屈膝。是英雄之算。不足侔於氣也。慮失國之時。禍被其民。預爲進退之地。使可以皆安。是王也。安民之長算。從古英雄所不能侔。而非王英雄之氣短也。推而言之。安民之功。莫大於漢高唐宗。使二聖相遇。漢唐之天下。其中分矣。而唐之後必事漢、漢產文武。唐產高中。非能角材而時者。眞主之才。天不並生。故漢高唐宗。各安一時之民。垂數百載之業。其衰也。猶有蜀漢殘唐焉。而子孫不至澌盡。其功至弘。豈必預爲後人退地哉。如前之五代。虔劉既多、每至自滅。一身孤帝。乃無子種。氣乎算與何居焉。自度不能爲漢高唐宗。而長世安民。上下千載。唯王一人爾、王之子姓、其顯者蟬聯江以南、而沉酣經籍之華。又方接踵無算。蓋王之功可以帝而不帝。故子孫之蒙澤也、倍於帝者、藉手對王之苗裔以質諸王。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五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六

文錄　序

錢塞菴相國綸扉奏草序（己卯）

朝有良諍臣、則輔弼可以不言。輔弼惟首臣可以不言。亦非不言也、不即事而極諍也。嘗思房玄齡讓直王魏、裴垍、獎勵諫官。而韓休張九齡以首揆力諍百事。孰爲得體、然此特爲貴心補袞者言之。豈與於緘默藏身之地哉。其心患失、其術逢君、衆議罪。則立身於外、衆論續、則顧身於內。不勞而恒貴、辭難而善留。嗚呼、茲亦托阿順於格心之極弊矣。塞菴錢公居政府二年有奇、奏對揭疏以數十計、其間辭加恩者一。獻箴者一。糾邪議者一。獻箴幾乎格心、未顯效耳。辭恩之志已信、已伸、糾邪議近於力諍、而遂以去位。公所諍雖一事、然邪本人心、國之大事、衆繫焉、數年來言利亂紀之小人、啻不盡言。言不盡酬、猶賴朝士依正論以沮過之、本公力也。是故言雖拂、有深於合之益、身雖合、有大於用之功、今更跡已事思之、丙冬之役、與登城陝復正類、復登加恩、　退加爵、其理亦齊也。使公更任數月、値　入、値　出、恩爵堅辭、必有永貞素心、寧與衆違者、顧違儕而節立、又執與先幾退遜。渾然全節、無節可指之爲大乎。又　　本朝閣體、視前代稍興。吉甫李絳、時於上前各持所見。韓范當上殿相爭如虎、乃邇來事體。大抵握自首揆。次以降、多不得行意、公初至。亦委蛇將順。冀以容默感動。然未歷其位。未展其蘊、難遽臻放。躊躇再三、寧有言而迹者。不忍終不言、以冒於格心、其自叙云、兩年間蘊義俟時。蓋血誠語也、以公之諳練明習、綸扉已局。曾何難見、循默則得體而安、直則失體而危、兩言而決耳、惟公以爲不獨言者體。不先言者序、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吾義與心、必欲留吾身以成負擔、或當循默需次。苟伸吾義。遂吾心。於體於序。無足云矣。故卒因事納誨。以免於毋敢後言之戒、豈惟以帝臣自矢、誠以重華戴吾君。敬之至也、憶癸酉逼除、談易艮鄉。以爲大人動與吉會。因極闡吉凶悔吝无咎五義。凡今大臣必先辨不可則止之志。然後能以道事君。當夕不過泛陳易旨。虛擬大道。及夫過聽善用。與道始終、而確乎足以當大人者、即此一抗論一勇退間。東西南北之士、共信之矣。於其止。信其仕、於其所言、信其所不言、嗟乎、潔身兼善。分量豈可方哉。翛然以辭、脫然以去、或於格心。猶有洸幾。乃若不能辭不能去。見輕於君而欲正君。特梯榮耳。當世希大臣者。千秋百世尙論大臣者。先於辭受進退。致其心目哉。

蔡忠襄公撫晉奏議序　（甲申）

明道先生有云。濟世之人。必誠與才合。其旨與箕子獻爲守相通。誠卽守也。才兼猷爲矣。然具體既難其人。卽體具矣。而分量豈概足也哉。或才過或誠過。如李衞公爲相。淮陰爲將。才過其誠者也。丙少卿涑水之爲相。希文稚圭之出而爲將。誠過其才者也。分雖少偏。而用得其道。俾得展盡其偏長。皆足以底績。君任相。相御將。雖際蹇會。寧遽至於喪亡哉。忠襄蔡公有涑水之誠。惜仕不遇時。位不配才。亦如王文成所云日豈彼於殺人之地者。文成才不世出。而中樞投契。時相猶與之爲正應。故功得半成。忠襄才雅不及文成。而在內無一人左右之。得死於賊幸矣。公自矢素絲。不肯襲杜元凱之智。値寵賂滋彰之世。當事多銜之。以故平日則掣其肘。有急則中以危法。既革任。公之死於法者岌岌矣。公必進而死敵。均死也。豈惟勇於死。亦智於死者哉。今讀其撫晉諸疏。若蠲租。若措餉。若糴田。若補將吏。若添兵。若移腹內之兵。若二督協防。使於蒞任之初得請。則晉民之心可固。使於秦未失之前得請。則晉兵之心可安。使於開陝既潰之後得請。猶可鼓勵兵民。分扼長河。設萬分一不幸。而賊騎亂渡。亦當血戰河干。力禦列城。豈至望風

迎降。野無交鋒。邑無登陴。獨以一太原摸兒餓。致諸殘裳介冑。勢勢乎裂腹灑血。莫得棺斂丘壠。魂遊數千里之外耶。公素寡交。幕中無代翰者。軍書旁午。夜分乃寐。間雜而與章疏皆手就。止取明達。不設藻繢。經世之儒。大抵然也。公之諸子。將編輯公平生著述。與海內共。而先以其在晉言晉自章奏及咨揭。及臨沒一二遺囑。表見其憂國愛民。切實淡漠。不知寵利。不競後世名。以之生。以之死。能恆其心。故能踐其言。而世之燁燁春華。實實臘盡者。生而朽其身矣。孰爲死而不朽之言哉。

張雲卿先生八十序　（丁卯代吳子年先生）

無求於世也易。無求於國也難。踐若土。其不負國也易。任若事。其不負國也難。今夫民戴日月。不必圖報日月也。王民皡皡。王臣蹇蹇。皡皡卽不負王民。不蹇蹇卽負王臣。吾見民進而求爲臣矣。未聞士甘以身逐也。況能使其子之高臥川觀也哉。雲卿先生有之。先生有子。蚤登賢書。近遂不赴公車。不謀代食。熙熙怡怡。終日相對。以無所愧憾爲樂。無憾之意則可長。無憾之身則可久。其自少至老。不肯留憾於余影天壤間者。衆可推而見也。然則無憾也者。壽源與。先生有之。先生婉變失怙。承慈顏極歡。拊兩弟及遣女弟各如禮。推暨渭陽。與物無

迮。心和故氣和。氣和故形和。大凡舛戾則旋消。醇醲則難耗。從陽伏陰。淒風苦雨。曾不崇朝。而青春涼月。百年嘗見。其篤於所生之脈者。天亦篤之以生。然則親親也者。詩脈與。先生有之。作德者日不足。天必從而引之。作僞者日不足。天必反而促之。何則。銷鑠莫喻乎機械。休養莫過乎樸誠。古聖人經營百歲。神明不衰。其所經營者。皆樸誠之意也。其在後世。則惟淡漠少營之人。足以偶之。先生皎潔坦率。自其天性。後乃悅禪。醇儒莊士。或以爲疑。然張朱晚而棄禪。以棄爲進。韓富晚而好禪。以好爲進。先生之悅。因其進矣。一生行善。歲暮彌進。是曰無窮之門。無窮也者。詩義也。先生有之。先生壯歲。奇跡寶遐心焉不有。或矜肘呈露。不減歌聲金石。及其有子。韻稱閒身。所賦別腸。非覓。而樂與素心者獻酬。有康節微酡吟哦之興。一手弄孫。頹然成夢。非忘機之極。焉觀此乎。忘機也者。詩象也。先生有之。行年八旬扶老。是庵臨風而立。倚流而坐。俯仰自適。與少壯無異。鬢不強加。形亦無厚味之娛。世人所養。形氣也。先生所養。元氣也。形氣須滋味。元氣須沖虛。沖虛則強固矣。夫有道者之壽徵。慰未來也。寧如世人誇疇昔也耶。未來之在天爲健。在人爲不倦。惟不倦乃真詩徵。先生有之。邑舉鄉飲賓

者三。辭不赴。禮以不與爲榮。先生素旨。皆此類焉。乃疏察其微。遂以不沾祿爲養志。是故用人爵養。力之屬也。兼人爵養。勞之屬也。專以天爵養。不置之屬也。先生子用天爵養。不藉人爵養。此今人中最難。而亦古之所未前聞者。而先生有之。

范氏五節序（丙子）

人生萬事。就可必得。可必得者死耳。人皆慕其不必得者。怖其必得者。雖怖竟不免也。而因以不得其死者遂衆。定興之陷。范孝廉箕生厥配曰馬。媳曰王。長女十七。中女十四。少女十一。皆未字。與母嫂五人。共投井死。是日也。鹿本嘗善繼亦抗　死焉。夫定與男女死者數萬。被擄者數千。被擄不足云矣。而死者若干。其間亦或有節烈加秦。嘗如范氏五女子者。而姓名歲年。皆不可問。又烏辨其死之得不得耶。夫考終命之得其死。易知也。死火死水死兵之得其死。難知也。桎梏死之不得其死。易知也。死義而未盡義之不得其死。難知也。方馬氏之趨井也。仲孫從。馬急使走避。而身率其媳與女就義。臨死一息。倏然明決。余竊哀焉敬焉。又以思　騎猝入。一家若是忍問千家。一城若是忍言十城。昌齡詩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今令五節駢屍以死。今肓

千萬人不知姓名歲年以死嗚呼果世無飛將耶不覺移敬爲哀而益之以恨恨也

送葉芝宇職方南征序

出入將相有二道乎求佳士而已矣後世之將將者相也然而又有相相者謂同心之雅友是也其道如何亦云進佳士而已矣佳士非一途求欲博擇欲真將相同然而師中尤亟在昔諸葛武侯居於內則褘允輩爲之後先督軍於外則元直幼宰輩爲之匡弼其取士也則姚伷並進剛柔獨稱博雅他如啓評十反益堅好合千拔而下侯德益光僚友之名亦益揚在唐裴晉公韓退之卒孫斯軌文章名世與武功表裏規隨偉人相遇夫豈偶哉職方郎芝宇葉公慷慨沈細雅性好士喜直言凡人之情喜受直言於人者必喜效直言於人者也聞佳士而津津訪求不厭得佳士則必與所知共之直言與人共佳士與人共夫然後合之乃可以濟國且所謂佳士者如何身負智勇又必多識智勇之人故得其一而十百者可迹茹而至獨謀獨力非等倫也葉公於京邸則得李君楠生業已上聞特授樞司歷爲督師監紀矣術茲而南將起故綿守陸君遜之於家俾大展其用李固齊啓間人才之望陸則江南奇士之宗也二人至

一切智勇將嚮應而影從真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者昔周亞夫進得劇孟隱若一敵國劇孟俠士耳非真有報國之忠破敵之能太尉東行珍重猶爾況如李如陸若負飲冰臥戈之志略者哉又唐宰相鄭從讜請王調於朝遂能諒張彥球之本心非叛卒得其死力今諸將中以彥球自疑者不少微王調孰能精心分剖善護諸將而成從讜之大功滅賊還報乎本朝王文成之出師也鄒文莊守益每在軍中朝夕講學不輟因咨以齊其採訪資其謀算師弟相對而至神之兵法行乎其間文莊特文成所自延也況葉公又奉　命而襄元老於行間者哉惟今日流燄最熾我兵寡而餉歉入手頗難竊以爲兵之大勢不可不統計而用銳不可不專專力籌運出賊不意但破其一枝人皆我人何患無衆新給凡得輜重悉以充賞破賊一枝必獲大蓄何患無財或疑機會未必可乘鄧高密曰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邪烈曰事機之來寧有極乎貂寐覃思賊必授我以隙何患無會乃共制勝之要曰情曰形不用謀不能知敵情不用鄉導不能知地形此乃機會之所從出也而總無越乎求人用人之外蓋必公之所熟籌而亦大在國與公所然許者今行矣微闡斯義以當車馬公其許諸[illegible]

某上人疏序 戊午

楚元、梁武、好佛而禍奇。傅奕宋賢。崇正而禍避。豈佛之果報、在必不可知之地。顧當吾世則豈之乎。不援果報。則日侍日拙、無所於待矣。援果報而一無足徵。則假設窮矣。梁武荷荷當年。其遺讖迨今彌盛。僧家以爲足重其教也。故托之。楚英劉總、不言死後證道。至乃傅奕昌黎伊洛考亭之徒、終莫敢謂地獄爲此輩而設。崇佛均也、在人主。則顛覆而證聖。他人則徒貽其軀、不崇佛均也。而諸賢名實與天壤俱。果報亦分貴賤愚知耶、分愚知近於正。而分貴賤何也。佛之法微以奇。高以放。然好其法者百無一人、信其報者十人而九。以考立身、戒表裏乖迕、或先後參差。儀泰於君親。尾生於佛氏、嗚呼。令移其事佛者用之君親。孝子純臣踵相接。而宇內治矣。其心淺者、見利而持齋。遇危而誦呪。事畢棄之。興時有急齋呪復設。斯於事佛。亦儀泰。飼蓄佛言果報立應而多遣。故專以應事之者。亦多反覆。僧辭不立誠。而權教有不得不敝之勢。是故信佛理者。不事建寺剎。建寺剎者。皆惑佛應者與上人爲其徒。因事其事。何足爲上人怪。而可怪者獨在吾徒。然而以尾生事。其趨訣而心誠。其迷也猶可歸道。以儀泰事。佛亦惡之。吾願事者爲佛尾生。且猶賢其爲佛儀泰也。當是時。吾徒數人環覗皆默然。而上人亦笑。默首持去。

聖塘橋募疏序 庚午

物不可以不濟。節不可以不明。士習之益降而巧也。往往托善事爲漁獵階。或利集而事寢。或實揣若事而稍乾沒其羨以自肥。嗚呼。充穿窬之類者。不忍聞此矣。非得一實心濟物之君子。就善緣中。特竪一光明皎潔之行。曷足以洗滌之哉。族子某居側故有橋曰聖塘。南達當湖東達華亭。西北達吾邑。往來者日數百人。地廢以來。臨流欲渡。徘徊容嘆。某爲千載謀。欲鼎建石橋。行者既多。施者應不少。吾不憂材不集。工不媿而特欲明白會計。使鄉黨曉然皆見衆事之心。昔人謂以財自媿。非大臣度然事各有體。人各有位。不可遽同。夫惟爲士子時一介必明。則及其爲大臣也。日出入千駟萬鍾間。而天下能信其素絲無染徹。茲衆也。以感夫近士之詭結善緣者。屹然士林清標之所關。獨行路之尸祝咏歌乎哉。功之顯者。不如其幽也。德之有稱也。不如其默也。行路歎羨。合諸默禪風教。而德機乃漸入於微。夫自明其潔。而以爲微者。何耶。意在自明之外。

成子雲詩集序 壬戌

不遊廣原晴川。則思桃源。不爲牡丹。則願生谷之蘭。凝霜之菊。然使蘭不芬芳。菊無作色。逸人貞士罔顧焉。百步幽窄之外。不豁然開通。則漁人縮跡。太守不問津。子驥不欣往矣。桃源之可愛。仍繇夾曠。夾曠藏於幽窄之中。故與世徑殊耳。余交子雲非深。顧時時從子往吳先生。間子雲之用心也。內而不外。讀其詩。幽而非偕。險而非澁。奇而非牛鬼蛇神也。胸中或乃有桃源焉。昔眉山爲文。行止自如。以流泉自況。至爲詩。鈎隱探奇。若將弗及。然子瞻何如胸次哉。瀅潔之與瓌瑋。同耶異耶。子雲自許甚高。無濫交。無妄動。介人也。峭厲之氣。亦沉沉如

也。通人也。冠彩眉宇。時率共意。質人也。露一班於詩矣。準人也。茲集寓首命名。均含感慨。感慨生於不適。不適困於不用。不用繇於不遇。吾觀纍組者恢安。其用安效。藿食者志存遁跣。有當是亦爲政之義。用不用。非繇遇不遇也。少壯策勳。白首畏譏。功成無意。退而寤歌。適不適。非因用不用也。子雲將別有感慨者。而豈遭逢之見哉。吾聞子雲於日用應酬。甚閒甚斷。無他。跳號之士。臨變而徘徊。靜穆之士。應機而剸劇。果能用心於內。無事不可爲。而況詩乎。味之詩內。能爲感慨者也。晤之詩外。微獨能爲感慨已矣。

蒼雪齋吟序　辛未

天然而澹者。澹卽道也。意向於澹。則澹儼可以入道。此厤自莫春詠歸以來。擊壤白沙。蹟其巔矣。然非於五教眞有不愧不怍之處。縱復持竿釣雪。浩歌弄月。得微有一念自反。倏入而妨其相徉灑落者歟。是故口耳爲文。學者知之。若夫襟宇悠然。時有不羈不戀之韻趣。聖人視之。猶嫣然文也。學者奉此爲躬行之原。而不歸五教。則反墮躬行之後。嗚呼深哉。蒼雪吟。卞子厚先生歲月所積也。讀一過。如離塵市而對雲泉。相徉灑落之致。布我几席矣。每慨今日學詩者。不識詩所從來。或雕刻酸

澁。使人不足以興。或靡靡入於俳優詞曲。而反劫人之歆艷。子厚韻趣洋洋。非澹不言。所言必澹。豈非智於擇詩之途者耶。然子厚隨見境而成吟。非以吟爲道也。善讀者可以資道心。而道心非目也。目擊煙霞而道存。如入市井何。展卷欣然發世外之味。掩卷而散矣。夫道何宮商何染繪之有。葢惟人身之五教。可默體之。子厚遊高子之門者三十年。所得於躬行必有在。而觀者獨以花放鳥啼。其所自得云爾。則彼滿地之白白蒼蒼。與間間關關之入人耳者。乃所謂道也耶。

借竹樓詩序

學不以貫詩。不足以言學。詩不以貫政。不足以言詩。況誦詩則達政。政固詩中事也。誦者猶然。又況爲詩者耶。政以理民。解其疾惱。民生得遂焉。感其正平。民情得復焉。政如此而已矣。而或者煩以嗜慾撓之。夫詩之作。爲淡人嗜慾而設也。自私之欲指。則汎愛之天現。立政之原。不以此與。故果能爲詩者。必能長民。此聖人所爲達也。徐大非氏少而誦詩。才高好爲詩。長武陵。武陵又詩藪也。一往千春。杳然流水。雖挾凡心。將起幽致。而況天資俊邁。亭亭物表者乎。對武陵之山川。長曠長靜。於以親民彌親。坐武陵之堂。發一慮。出一政。罔不曲爲民謀。而胸中未嘗有一事也。此又詩之原也。孰能惻然民瘼。俾物物得其所者。必善詩之人。孰能一咏一吟。卓然成天下治行第一者。我以期吾大非徐子。

四子詩餘序　（乙亥）

物有體。體有貴賤。文至於四六。體斯降矣。然而隨物賦形。蘇子於抽青媲綠中見之。而古今推大文人者歸焉。不以體賤貶也。詩至於排律七言律。體斯降矣。然精微縹渺卓犖沉雄之槩。子美率於近體見之。而古今推詩宗者必歸焉。不以體賤貶也。詩又降而有餘。詩之盡曲之初矣。然亦問其所存者何志。所賦者何意。若志存乎潔身。而意主乎移風。雖古昔先王九歌是勸。皇極是訓。足使情興而行。又何嫌乎體之降哉。傷雅害道。至於無父無君。其篇章非不頡頏郊孟也。誅斯害政。至於亦謂水。毒七國。其鬬詞立句。未嘗不垂爲後人式也。又豈得以體格其惡哉。初聞四君以詩餘相唱和。竊疑之。及以扇頭四望樓見寄。所存與賦。殆皆閒靜之思。蕭散之致。淫哇嘈雜。絕不涉焉。率皆若是。雖純以詩餘唱和。何傷乎。噫。率皆若是。又豈特無傷云爾乎。

甲戌詩五房同門稿序　（本房張心矩師命撰）

余嘗操一言隲天下士。曰無失本色云。原夫不朽之業。立言爲尾。言果居德功之外。功亦居德外與。物不本於一而能與天地終始者。未之聞也。存其本心之謂德。本吾心以濟物爲功。本吾心以鳴和爲言。三者貫無首尾。故因言可以知人。余承乏春闈。得士二十。方兢兢遺賢是懼。已大對。　聖明首擢。在二十士中。衆朝慶　皇上之得人。而余且與受其末光。自餘大抵以節義樸素相砥礪。其深者。或乃探究性命。宗本明誠。務然抱痌瘝海隅。繼往開來之思。噫。余何修而遇諸公於旦暮閒也。夫一日之遇。數世之緣。數世之緣。平生之心。則意者無失本色一言。余所操以與諸士默默相索。不覺覩素修

於蒸厥。而獲獻其人於　天子之廷乎。諸士行俟逵矣。思有以報　天子矣。行也者行其所學。達也者達其所求。諸士自反隱居之日。所求果何志。今欲仰報。詎俟他圖。盍亦云不變塞而已乎。余所云本色者塞之謂也。以滑以見以躍。厥位漸變。所以報主。乃在塞之不變。是故慕親爲孝。慕君宜爲忠。而孟子直比之嗜欲。何哉。何哉。孝者所以事君。易地而心不變也。慕君者無當於忠。心因仕變也。此從來聖哲教忠之微旨。而余直淺淺乎撮爲本色一言。諸士繇余之淺。陟古人之深。或匡贊。或獻納或撫字旬宣。皆以本色從事。俾朝而望風采者。野而沾膏澤者。謂余報　王郎未知竟時。諸公嘗能爲我竟之。自是聞獻一言也而喜。見策一功也而喜。或啓沃簪微。德心幽幽。不可見聞也。而愈喜。古人喜而不寐。竊彩焉。迫夫奇文蔚興。變態可娛。則亦猶紫瀾生於海。卿雲爛於天。天海在心。其微亘百世而泱泱爹爹。類非瀾與雲之所能盡。悲目者衆矣。相與把〃其精英。斯足爾。

劉湛六制義序　甲戌

品誼根於志。康濟生於志。文章發於志。志定而天下之能事。可得而舉矣。湛六晨起。必焚香告天。以其志昭事上帝。如是者數十年。與人相對。便便言。無妄言。和氣迎

人。無妄動。遇事則介乎不隨。余因進而問曰。無妄思乎。則退然遜曰。日有事於斯而未能也。蓋真問學人也。均是幾希。凡人放之。學者閑之。然閑邪之力未純。一出一入之間。去无妄之體。不啻遠矣。故無妄言無妄動難。而無妄思尤難。妄思生於嗜好。湛六於世好。無所不淡。固宜其行誼則超然矣。經綸則灑然矣。文章則翩然矣。而於妄思也。猶兢兢自難之。極其志。不底於時寂時通。寧肯已乎。湛六業以文章冠天下。余故置其所衆見。而闡其所不見。以言動視文。文其衆見者也。以思視言動。言動其衆見者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於今有焉。雖然。兢兢簡身者。河南之劉湛六也。孳孳援人者。闡之顏壯其志。學微興而趨同。皆有心贊太平之人也。以贊太平之人。皆得覲入　明天子之目而加特數焉。是太平之徵也。

楊康侯制義序　甲戌

國朝最號神童者。西涯兩楊。以皆有輔弼勳。文正委蛇其身以就功。文襃優於幹理。文忠持正而有機。雖才異致殊。所繇致遠者。則皆以其器。器慨於識。識進於學。學根於所存。然而少年之器。顧有弘於老成人者。豈學力之至耶。莫大於赤子之心。固莫大於赤子之器。善學者

於此擴充其事。無失其心。能使知識日新、誘化不作、而大器長存。此日增日減之學。不可不察。亦學焉而後能祭也。吾同籍友楊康侯、年十五六。聯雋兩闈。視前三公者。登賢書微遲、參以南宮適相比類、海內一時呼羨。必曰楊君、顧余所獨重者、動止中度、笑語有節、正問之則應、詠諧之則不動、宴會遇淫詞媟態、恬然不見不聞、無貴介氣、無少年氣、無才子氣、其將何所不載。而庸獨載其科名文藝已乎、昔唐有童子科、故昌黎之祝其同籍友也以成人之業、康侯未嘗以童子科進、吾直與之言大人之德。夫大人之德、康侯跂足而觀、其猶在數十年之後、亦子之心。康侯凝睇而思、依稀數年之前耳。然而數十年後。與數年前、約之總在今日方寸之間、故期以位、無加於前三公矣。保以德器、存以神明、則康侯可自爲康侯。一時呼羨之奇人、乃千秋只景之偉人也夫、

丙子順天同門硃卷序

典有嘉而偶間、蘇文忠之舉周檢者是物有剝而加鮮。父老之以憂色危詞激周孝侯者是皆論行也。文亦宜云、使文必與行合、聖人不兼觀聽、文必與行離、知言又何以重焉。余平昔觀人專重行。頃乃謬分知言之責。得十士有奇、掄次後先、心目所及、不敢遺餘力矣。然自信其不遺者。心也。不能自信其不失者。才也。命也。衡於人者曰命、衡人者亦有命耶。嗚呼微哉。今諸子原卷具列。其自繪其精神智能。亦適半矣。惟願德業日進。出不負朝廷民社。處不負宗族鄉黨。乃爲不負所學以不負予子則寧早戒、毋晚收。寧爲鄉父老。不作蘇文忠志也。亦幸也、諸子文有分量。業已每卷評之、每篇評之。篇之中。又從而縷縷評之。且予平生之談制義也言甚多。茲又何言哉。

朱弼成四書義序　丁丑

予舊冬分較。白矢曰。吾爲國求士。一願得力行忠孝者。二願得弘濟時艱者。三願得文采俊拔、春雲聯步者。初中二願。純乎天也、末一願、微乘以人。復念天下士。豈無以一人兼玆三願者乎。俄而主考先生以五經宗侯卷並付、使拔其尤。遂得弼成。其精誠皎潔。往往於文中見之。其以父視君。以家事視國事、衷職有關、若疾痛之在躬。憂時危、若處漏舟而渡春江之漲也。而亦非不足於文采者。及出詢其人、果以忠孝經濟久鳴於厥宗。今文且券矣。余之末願慰矣。前二願則請弼成自今以往。益勉勉焉爲宗臣標。爲異姓諸臣倡。以無負　主上親親賢賢之義。蓋斯二事、分量甚長。日引日伸。弼成行之無

已時、余願亦無已時。非若闈中文字。淺者當日售。別已。深者以秋癸春。則亦已也。弼成送平日制義若干首。爲之訂定。因述始終遇合致望之意。以弁其端。若同時拔。則有江右黃石公。葉典弼成聯倚。而河南王開佑。英年邁往。善解悟。富記問。理時務。踵二子而起。將若人夫。

六義衍耦自序　辛酉

詩有四始焉。其氣象殊也。有賦比興焉。其意思別也。心會之。口傳之。筆發之。是唯其人。爲文者動曰得意。得古人之意耶。自得其意耶。神與古人遇。忽然而成。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是名得意。文生於情易。情生於文難。古人之意。力索然後見。見然後下筆焉。亦云情矣。文從之生。必也得心應手。文成。自讀之。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越數日讀之。蹈舞如故。越數月讀之。蹈舞如故。是待情生於文。吾讀吾文而情生。人讀吾文。復何間焉。文能令觀者情生。不易也。則是文之得意。不易也。情生則必售。情生則必傳。倖售之文。與傳歧。必售者必傳矣。有唐三百年。文宗韓。詩宗杜。杜不第。韓不甲科。杜之志節僅終拾遺。韓負康濟之才。及生民者亦無幾何。蓋其始崛強不肯爲。迨夫名衆旣熾。精力漸衰。雖欲爲之。不復可得。是非以探工見窮。尚其未能爲道工爾。歐蘇必垂

而必售。不勤時。自近時。於高第猶援之也。宗之宗工亦歸之。今之學士亦師之。售何害於垂哉。今思孟也而應制科。爲歐蘇不爲杜韓。必矣。韓遇既蹇。負其文益高。世遠之益甚。於是屢書求謁。雖不至盡喪生平。而求知已迫。亦少貶焉。亢於文而貶於節。重輕何如也。使當年入試之文。以時色行獨見。筆仕之後。毋干時貴。吾節完矣。才可效。當時也。文亦無貶焉。昌黎復起。聽吾言。閱吾新義。必曰夫夫也。久窮而變通者也。雖遭逢有命。然挾策長矣哉。

近熟草自序　壬戌

味在發。全在鎔。穀稟之有成實也。莫不有候焉。其至也。天也。溫而調之。滋而培之。人也。大凡地位峻絕。則力無所容。然終不舍。力而聽之。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則仁也。熟之者。爲仁之心。仁之爲道。豈復竭才能從。然而末由之日。必非遠舍天機至是。微哉微哉。仁不熟。不如他種。此以知種之不足恃。而功不可已也。而何疑於文。文之眞正中和。則文之美。積也。恃其積而弗熟。曷如其少偏。毘陵云。文入妙來無過熟。熟則妙矣。繇生入熟。如之何。繇熟以入益熟。如之何。且有熟必妙。亦未云何種也。其言益引而不發。力本雄。然後能爽。浚爽

耳必腐。氣本猛。然後能細。浸細耳。必怯。思識本玄微。然後能達。浸達耳。必膚。博綜群言。然後能不用。徑闖之而起凌空之堊。欲使銖兩適均。可以迎風翔舞而不傾。奚從選合矣哉。雄猛玄微博綜。天也。兼人也。夾之細之達之不用之人也。所以然者又天也。吾溫而潤之。滋而培之已十餘年。其熟也則如味之適焉。如金之足焉。如穀菓之日至焉。地腴天澤人力。三者一參差。而五穀之熟不盛。荑稗之於三才也何有。人誰肯舍五穀而養荑稗哉。吾特慮夫斯種之難熟。有倍蓰者焉。今敢知其果熟否乎。嘗虛吾氣。微吾心。而默默審之。將無近。

生生草自序 己巳

心之靈。陰陽之變一也。子曰。生生之謂易。文章爛故則爛新。爛熟則爛生。盎盡變亦無紀焉。一題耳。數十百人爲之。若殊味之各諧於口。不相槩也。一題一人耳。後先迭爲之。如殊行之各適於意。不相槩也。必曰宜何開。宜何遮。宜何收。則一題止有一文。心靈附而文章之道。不幾乎窮哉。故以法自矜。則千變之容適以法程人。則絕塵之技隱甚矣。言法者之爲法誤也。夫法隨物肖象。觸發生猶動滋參差。不調不齊。王良範馳驟。父制師。眉山流泉。皆以神之者守之。奈何以守之者盡之。凡事之無窮也。類如斯矣。余於制義。微悟斯道。豈惟一人之心。不足以盡衆。雖吾今日之思慮。詎果竟吾心之變歟。特題曰生生。而心靈之無始無終。殆與古人今人後之人會通焉而莫測也。

從子皐文序 壬戌初夏

去冬。吾於燕邸。聞仲任遇吾兄之喪也。哭最哀。今春。從聞其趨向頗端。不肯近邪人。歸閱其文。亦漸有成人意。哀父之死。性也。而節操立焉。才思出焉。童性不雕。茅茁已發。性長存。則愈知藝矣。余且哀且喜。爲梓數篇。請教於長者。見吾兄之不亡。

長子撰文序 丁卯

孔云發憤。孟徵進銳。憤不在銳。銳則非憤歟。憤之中。有自得之味焉。無助長之害焉。優之游之。所以爲憤也。是故朝聞夕可。道在我也。以忘身立命也。優游自得。遇在天也。以存身立命也。方今遇合須文章。文章須精氣。吾才可用。而精氣不足以用。則天予我優游。不予我迫取。分已定矣。撰兒幼以銳爲憤。近弱冠。始知以優游爲憤。偶閱其自次數十義。因廣之曰。天下能變化者。莫如龍蛇。方其蟄也。忘乎騰躍。惟以存身爲事。萬物莫得而撓動焉。所以爲能變化也。人能恬於定分。覩紛華而弗躁。

曰龍蛇之命汝於氣備旺。意偶會。欣然文成。久亦能富。刊特命曰龍蛇之篇。昔者子房一生多病。程叔子踰三四十乃健。英哲禀賦。參差若是。況於吾人。變耶化耶此侯何嘗知。嘗時存其能變化之身爾。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六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七

文錄　（記　傳）

學道愛人記　（庚午）

崇禎庚午、而宮保大司空丁公年八十有八。孟春。曾爲邑民謁儲道、請弛漕糧入倉、萬衆安堵、余已記其事。季春十八日、俄命倬北行、埰家莫測所向、是日大風、不爲阻、逆遡涉江、遡淮泗、以孟夏三日抵曲阜、謁　聖人[illegible]、遂還至淮、便冠服、徑入漕運公署、漕使大驚、迎問所繇來、司空言、老人拜孔林而還、顧有請也、今歲因運船後時、暫令民船迎運、民皆無船、郡邑搜獲船戶、困苦拘囚之、如處盜賊、船戶無以爲命。間有夥譟揚帆而去、官直視莫可如何、船戶一端、已足生亂矣、而船實甚小、原非載米所用、其最大者容米百石、少者數十、器缺板薄、即在內河、米必沉覆、況能入江淮乎、米覆復責之民乎、徑責之軍乎、責之則亂必矣、而米又終不可得、將虧國用而釀後憂、且所取民運、專求速也、勢必益遲、況不止於遲而已、予竊爲明府懼之、漕使深然之、因請曰、奈何、司空曰、初苦運船不至爾、今已至淮、奈何停留此間、反待民間小舟、冒險遡流而上、宜促軍旂晝夜兼行、陸續可達、隨至隨交、雖使抵京踰限、猶可萬全、不猶愈於小舟雜運、頓殺軍民、而漕粟終無竣期耶、民便則軍便、軍便則國用便、國用便則明府便、於是漕使立命如指行、旬日以來、三吳漸有運舟、民心大定、司空之力也、司空喜於漕使之見信、內謂漕使吾儕矣、可即具脫粟飯一腐一菜足矣、相對談民事、盡歡而散、遂以十八日抵家、馳驟二千餘里、聞朝　先聖、惠兆民、竣二大事而還、纔一月、爾耄之年、赴義強仁、若鷙鳥之發、焉若神龍不可測焉、壯大盛年、居家安享、畏縮不前、視民瘼不痛、嗚呼、可少知取法矣、司空之在道也、隱其名、有疑之者、輒弗應、及聽漕使、民間乃驚相告曰、此故吾公祖丁操江工部尚書也、黃髮兒童、盼望相送、愛之如父母、而仰之如神明、初衍聖公留之宴、懇辭、則贈以子貢所植楷木杖二。歸而自爲記、大旨以生平遵行學道愛人一言、九十年未嘗一登廟貌、缺如於心、嗣茲拜謁神靈、益當非懈、蓋奮然有衛武公之志、而即大展愛人之事、於途見善必行、跬步不空、真可謂善學聖人、可謂天下之善士也、天下之善士、近在吾鄉、豈非後生之幸、民生之幸、與余樂序其事、傳以詠歌

崑山縣四難三易記　（甲戌）

甲戌九月之望、聽蔡公祖雲怡於蘇。蔡崑山人也。爲言

其邑向有四難之稱。和鄉紳難。端士習難。清衙蠹難。足賦額難。惟邇者劉乾所以常之三府來署篆。四月之間。四難俱失。予詢狀。蔡曰。劉持正而不激。御下嚴而不苛。初至。遇官僕有橫於里者。懲一二人如法。不動聲色。鄉紳以其無過督立名之意。皆敬而服之。斂戢恐後。一難失矣。劉性潔而氣和。與上下不泛交。亦不過亢。其以文義相與者。日進。干謁者自不敢至。怨謗無繇作。薄有明師之頌。二難失矣。蕭然行李。往來茹味。袍襦之外。無長物。左右求中以所好。不得。欲窺伺其過。不得。小有犯。立治無宥。亦未嘗刻於法外。奸宄不寒而慄。三難失矣。署篆四月。鞭撲寂然。輸賦餘五萬金。四難失矣。予曰。劉公吾素聞其名。不知其才猷之高。政事之精。至於此也。敢問輸納之速。至誠所感與。催科有方與。蔡曰。誠也。催科亦有方。因復言崑於諸邑。庶幾不衒不疲。亦未至貧苦為二易。而目前新政最急者。惟勿差人下鄉。蓋今差役較十餘年前大殊。持牌至鄉。不問事大小。估量其家業若干。開口勒索。約如鄉人家業之數。往復幾番。即不全破。亦已去半。為害最烈。故禁止差役。乃下車第一要義也。其言甚創。至予向見珠嚴顧公令平湖。曾署吾邑。御差役最有法。每役給腰牌為驗。不許謝身承票至鄉。小舟單櫓。舟子及差。共止兩人。其勢自孤。難於暴橫。且票尾硃印云。每十里。舟銀一分。菜飯外不許多索酒肉。違者嚴治。於是鄉人免差役之害。予因問蔡曰。事有必不能罷差者如何。蔡具言其法。默與顧合。以崑新令臞仙葉公為予邑人。又同籍。頁予轉悉之。遂辭去。惟所云劉公催科之法。未及詳。欲語臞仙。往而蔡公探其所未盡。會臞仙以迎謁新大巡抵蘇。十八暮。舟適相並。予投刺。值臞仙他出。約其諸役明當晤言。比曉而臞仙船已遠矣。聖人之戒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蔡為維桑言之。予欲為蔡轉述之。非敢謀之也。人愛其維桑宛轉求達。予過耳惻愧。忍視他邑蒼生為膜外而默焉罷乎。嘗念武城所問。惟在得人。及子游以澹臺對。而夫子亦不更詢其吏治。此何義也。為宰之道。與相天下一揆。得人之後。我事事虛懷。人事事忠告。予務一得澹臺。而武城之政之美。不待問矣。崑之有蔡也。其亦今之澹臺子羽乎。歸道吳江。適章戶敬明過聽。索觀竟。遂錄一通為予轉達臞仙。既伸蔡意。又免余特緘往致之嫌。甚矣。敬明之好成人之美也。

卹命始終記（戊寅）

今上龍飛元年。洗魏崔餘垢。凡被禍諸臣。悉加贈卹。尤

菁者　予謚錫廕。推恩其先人。而先師左都御史高景逸先生　首與焉。略考當時。如楊忠烈漣。周忠介順昌。魏忠節大中。皆慘死。皆烈丈夫也。其以學道與先生唱和者。有馮恭定從吾。鄒忠介元標。先後同罷。然僅免於逮。其從容予道陝。而與諸烈士同禍。則惟先生一人。顧先生之處死獨異。謂非以死與道歟。馮鄒諸公恩誥。當時其子孫率得軸以去。惟先生已撰文而未書軸。遂蹉跎者十年。崇禎丁丑秋。仲公世學自內艱起刑曹矣。九月届　賓期。書軸以俟。俄　上遣中使取先生累誥五軸進覽。仲公暨從弟禮部公世泰適在朝。愕眙不知所謂。越日。御筆抹先生誥文以出。謂褒崇踰禮。且追理當日撰文官。而詞臣許公士柔。與仲公同降矣。故事誥勑文。御覽旣下。始登軸。仲公以爲此昔年已經御覽者。雖預發無傷也。而　上嚴責中書舍人。何以預洩文稿。致令擅登。時掌篆王公重援近例以對。條辨良晰。語載秘省典例中。賴　上明聖從薄鎸。然高氏世誥遂中寢。當是時。衆未測　上意。仲公方踧踖自咎。不敢陳居頃之。諫垣何公楷。疏引　神祖時兵部尚書王崇古誥誤例。以請。　上欣然允補焉。按崇古善於自榮。用泥金書軸。爲垣臣所糾。　神祖念其處邊久。有功。令改給。繇崇古誤

出於己。先生誤繫於人。則又有間矣。宜　明主之旋閔旋子。雷霆雨露。本無心也。昔唐文皇於魏徵拔號親信。徵没未幾。仆其所立碑。後雖因事發悔。復立所仆。然日月差長。上於先生。故前朝舊臣。聞其名。未識面者。譴怒不還於其身。渙汗復達。不再踰月。又豈文皇可擬倫哉。然先生身接道統。生獨遇害。蓋棺十餘年。褒贈明綸。猶經鍊易然後定。頗駁如是。天耶人耶。先生生而事親。恒戚戚有餘感。讀所著內譜可見。蓋嗣叔祖後。不得親本生乃者五誥煢煢。自曾祖以下。如其官。而本生祖父母父母暨本生生母邵令人。悉沾寵贈。視他人之得奉所生者更倍焉。噫嘻。亦少慰先生之靈矣。余待罪秘省。書作頌軸。皆署中事。適秋春用寶二期。先後皆司其役。高氏譽命一寢一補。皆目視且因是條陳署中職掌得旨允釐自後科規。一清視篆者可免於爲法受過。皆先生之貽也。承比部儀部二公委。爲詳載。　今上德意。仰告家廟而下昭乎其子孫

平谷縣學重修明倫堂記（戊寅）

平谷古屬漁陽郡。多產慷慨激烈之士。今爲畿輔上游。武備不後文事先焉年來烽火頻驚。官民皇皇以堵堞捍禦爲急。修練儲備新令四事。督有司厝處維艱。鼓鞞

乍息、人懷風鶴、向非悅禮義而敦詩書也者。幾習干戈、忘俎豆矣。明倫堂自萬曆壬寅忻州趙公來守此土、鼎新故址。迄今三紀餘。茂草幾深、邑侯王銘王公、有慨於中久。適上臺以事絡繹至、意與公合。公乃謀諸衆、或曰。斯時也、公帑如洗、依無可指、無已惟有募乎。公慨然曰。斯何堂也、而忍與荒宇角技俑耶。助可也、募不可也。平谷雖小、大夫士亦濟濟矣。賢者廻思。學者顧瞻。不有堂也、從何以升。忍令趨蹌無所、不得偫緇羽之具其教者流乎。蓋持議也正。借指也決。於時遂有明經王君克恭者、平生超邁、首捐大廈三楹。衆助貲助力者輻輳。自春徂延、巍然落成。公乃與紳袍馬君國銓等。洎多名士。謀所以述其盛。公慕道甚堅。客冬覯余所定陽明要書及年譜等書、遂因馬君遜執禮焉。余愧不敢當、今讀其所引助募二言、而深有會也。助出於施者之義、募根於求者之利。異端以死生禍福爲說、其教利教也。故其徒衆事皆用利。吾聖人行慊於心、樂而無求、覩禍福死生、如寒暑晝夜之禪代、其教義教也。故吾徒衆事皆應用義。是舉也、其深得此意乎。昔鵞湖講喻義喻利。警發沈痛。聞者或至泣下。今公因勸引而指點義利之辨、剖吾道與異教、懸若蒼素。俾士子登斯堂者。念所萃恭、已足洗心易習。與風清水寒、並徵交瑩。殆以仁育民。以義正士。以武應猝。以文修暇。彼明經奇士。誠軼羣倫。抑公之行政居心。素有以感之也。感於暇可以貞人心。感於猝可以衛民生。蘇來經文。實兼緯武。吾其以玆堂之經始落成、卜玆邑相扶相傾之永圖哉。或曰公是舉誠善矣。不遽自發端、而必俟上臺示意、何居。曰此正舉事之機也。迫而後起。不得已而應之。故羣志悅。羣氣從。不煩驅督焉。悏其意而俟其機。凡舉大事應如此矣。誠心高誼。悟斯理也。當又進一籌。王公名弘祚。雲南保山人。原籍陝之三原。端毅公後裔也。登庚午榜。董其役者訓導李公台躍門。

使雛五孩記　庚辰

京師冠裾歌宴、不知外間有饑饉地也。宋呂文穆之對太宗、自古以然。庚辰夏奉使入淮、舟行千餘里、堆骼流屍、日不計數。就死者、棄其兒女者、又數數見之。舟過不能救也。卽泊亦無方以救。容負悲歎。抵清源。改從陸。所覩相似。六月初過消之齊國、營有草瓦椽房一二十家。余從肩輿中、忽見一小兒、約二三歲、坐樹下。未知其爲棄也。兒見輿過、忽啼叫悲哀、呼爺爺者數聲。乃大驚。默思無策、瞑目垂淚、心如針刺。行里許、急令輿人且止。許

勞之百錢、令抱回。初念此地至老岸。尚十五里。姑至彼擇善家而求其撫育也。因試令人即從此村訪問。有願養者否乎。忽二老者云。此地有宋文光夫婦二人。年四十未有子。有地數十畝。彼或願之。因問之。果欣然允諾。即親至輿前。願抱回撫養。余大喜過望。贈之一金。宋不肯受。曰我自願養之。余曰汝有此善心。受之亦見我意也。宋乃拜受。此兒雖饑餓黃瘦。然眉目清楚。且與之迺即能食。適遇宋姓。想定應不死。或遂爲宋後亦未可知。余又凝念。我匣中尚有十五金。倘前行更有棄兒。以此法推之。尚可救十四五嬰孩也。終日瞪目而視。地漸近河南界。則饑人稍稀。數日內不見一棄兒。悲惻稍解。因念守令其地者。即不能請興發。若肯多方拯救。自盡心力。亦必能活所治之老幼。安有謂上不能得之朝廷下不能感動富室。中不能自捐俸羨而坐視人民之死者哉。比入禹州行封禮。停驂城中二日。有奇。初見一兒。約一歲。棄中街。羸瘠已甚。訪得一人名覺況。願乳養之。因贈如前。更加白米綠荳各數升。蓋此時禹城米每升價銀一錢。荳每升八分。因宗藩見貽。遂以給之。越一二日。令人視此兒。尫瘠如故。蓋幼甚須乳食。未必粥糜可活矣。奈何奈何。黎明過正使戴掌垣所。偕俟諸藩辭節。又

過一棄兒於當道。急令人先傳呼。有願抱養者。助貲如昨。少頃還原處。而其兒已不見。路人云。頃有人抱去矣。行速未得蹤跡。此事不知有善人哀而收之耶。或仍其父母攜歸也。及迴輿之次日。予倦臥輿中。忽聞外喧語聲。乍醒。則路旁有二三歲棄女。戴兒而欲救之。令人訪呼其父母也。一婦人號哭奔來。寡而貧。不能育。纔棄道上未久。戴賜之二百文。婦人且哭且拜謝。而意若徘徊。余密令人役與之一金。曰得此庶足活乎。歡拜去。又行數十丈。一婦人攜一嬰兒約二三月者。亦哭而欲棄之。殆兒前事。將有乞也。亦助之三星。料此女終當不棄。於是前後所值棄孩共五人。遇宋文光者。殆有父子之緣。則幸中之至幸乎。遇覺況者有二虞。兒幼未能食穀。若

、則終斃。又觀況非有憐恤之眞。奠爲稍濡姑置之若存若忘。聞利盡而弛耳。抑其命也。街市所遇旋忽攜去者。不問爲他人爲所親。必感動良心。不終棄矣。歸途二女。因棄得功。豈忍復棄。況難割者。又其本心乎。遇救者五孩。而其間幸不幸。不齊。活不活未可必。此外之不見不聞者。又可勝痛哉。夫見聞而漠然不動。去易獸無幾矣。見之聞之而後惻惻經營。如齊王未見牛。今人未見入井之孺子。其間生生之意。隔不相接。爲日不已多

乎。惻隱有感乃發。而仁無感亦存、無感亦存、故感必發。不得不充。性情之勢然矣。

漂母新祠記

漢初有三傑焉。有三母焉、嬰母陵母皆智婦。而漂母則仁婦也。無意近仁、有意近智、知興知廢以勉厥子者。二母也。不必知韓信之能興漢。而特哀王孫之窮、故曰漂母近仁、然三傑之中。信功最大。封爵亦最大。顧獨不保厥終。廟食蘄如而進食於信者、方儼然千載、何信之不幸而漂母之幸耶。世惟不望報而爲德者。享報特長。漂母當時、知哀信之乏食而已矣。不辨信才。不期信功。不望信報。而況千秋下莫知誰何之報祀也哉。然後人所以追思漂母、久而彌深者。特以信也。信奇略殊勳、百世無雙。拒涉謝蒯、本懷忠素、失國佗傺、遂陷大戮。後世君臣非不心哀之矣。長之自上、近於數叛、本之自下、嫌於褻逆、故雖有咨嗟閔痛之意、莫或爲之立祀、其勢然也。不祀信而姑祀飯信之一嫗、以寄意、或舉之。附或替之。始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今信當年、計如史遷所云學道謙讓、則保世圖像、行當駕留鄉而上之。後之人亦夷然奉信而無復痛惜莫仰之志已矣。有好事者。舉漂母配食耳寧暇專祀乎不然、古今能致小德於未遇之豪傑者。獨漂母哉。而卒莫與並垂。抑何也。是惟三傑中。一傑處大不幸、三母中、一母乃有厚幸焉。余低徊漂母新祠。訪其側。則有淮陰侯故碑。因闡古今人不自覺之微意。於以見施恩不報。婦人之烈。有逾丈夫。而爲人臣負不世之略、奏無二之功。誣譖交至。自傷無罪。一念謬動。受戮當代。莫滿來祺。危乎危乎此佗傺無聊之一念哉。誣且譴無幾微不平。久而人君感寤焉。恩禮始終。是爲難耳。精忠自矢之臣。有懷乎漂母。能無永慽於淮陰。

甲戌進士題名記 代

進士釋褐、例得勒石成均。榮其身。復永其名。朝廷之所以能多士。如此其至也。然名惟多士能自永之。當甲戌春、　皇上命閣臣某典試事。臣某副之。得士三百人。臨軒發策、賜進士有差、於今八年矣。特命臣某簡爲之記。記曰。古之人盡道而忘名。後之人因名以思道。道存而後名可永也。有石上之名。有人心之名。石上之名道路榮之。歲月貞之。朝家以此培士人心之名。傳其緒論。仰其政蹟。感其精神。彌久而不忘。惟多士能以此自栽。今日諸士所題者。石上之名也。欲使名沁入於百世之人心。必將有道道也者。人人可盡。日日可盡。念念可盡。國家之事不立。皆繇於任職之無心。百世之名不傳。皆繇

於當日之無志。夫果一念不自欺之人、卽國家不可少之人、苟爲當世不可無之人、卽百世長存之人矣、皆見古來一榜數百人、史冊所書、必曰是科得某某、蓋少不過一二。多不過三、五而止、曾是同升於天子之堂。而今數百人者、籍數人重哉。夫瑰奇之才不數、忠孝之心自存、故爲瑰奇難、爲忠孝易、位之所至在天、職之克稱在我、故爲大官難、爲好官易、各擧一職、皆有充滿天地者。何必大各成一是、皆有不可磨滅者。何必同。此性善之旨也。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較分量、惟絜其誠。性之善。一誠也。能自信其性之善、亦一誠也。信其性、三百人入皆

能爲孝子。出皆能爲忠臣。迴思八年來、成就者若而人、傾壞者若而人、其成就之、皆 朝廷之恩。其傾壞也。諸臣必有以自致。今日擧而並題之。成者知榮、傾者知創、俾諸臣目擊而心感焉。敢不因既往之創艾。益自策其方至之榮名乎。且今日因多艱之世哉。多艱足以困庸人、而未嘗不足以顯揚俊傑貫抱忠貞之心爲 上爲德爲下爲民。於是遇盤根錯節、則利器用、而大事功立矣、或不幸而遇困於株木於葛藟、則致命遂志、而大節義成矣。其在內者、遇獻替、則必進思退思、以報吾 君、必指陳利弊、以甦吾民。而有用之文章樹矣。遇糾擧、則必速知眞是、罔敢市恩循聲。必灼見眞非、罔敢逞臆恣妄、而救時之人才出矣。前乎此、據忠宣力、雖班班可見、而後此未竟之忠猷、堅凝之骨力、諸臣各愿勉數十載、而其彪炳史冊者、不知將幾千百載也。爲國家建基無窮、則亦爲厥躬垂聞於無窮、臣亦幸得藉手以祇承我
皇上今日補記之德意。

庚辰特用題名記（壬午）

上天之育萬物也有二道。靈卉盤根。嘉種既播。於是凱風煦日、甘雨膏露、從而被之、物之元氣、豫有以接造物之元氣、此物感而天應者也。一旦而風自和日自融、百

物訢訢、枼芽於室、蟄動於穴。造物之元氣無所不施、而其時之含靈化光者、亦無所不受。其間有根特深、種特美者、則又能於稟受之中、保合暢茂、以飽煖天下、棟梁廟廊、潤色鴻業。上佐造化生生之心、此天地之大生廣生、而物爲之應也。我 皇上庚辰特用擧貢一事、豈非大生廣生之德符 聖祖軼百代者乎。伏讀德音首言年來資格畛域抑壞人才、有以仰窺我 皇上屢思於立賢無方之大道、蓋已有年、而特於此二百六十三人之身、一大舒其湛恩汪濊、眞如曜靈中天、得光知暖、仁風發育溥動無私、與乾元之生物、同其不測者矣。然而

睿慮淵微。若屢施格外之恩、則不測者滋成可測、而人萌僥倖。乃終之日此繫特用。後不爲例、臣始終恭繹、而益歎　聖思之不可及也。太淸之上、不偶出景星卿雲。則萬類之精神不新。設景星卿雲可以恒遇、人將反狎爲固然。又何以震海宇羣生之氣哉。翻然與之宣鬱暢湮、宣暢以後、則依然常度、久操而忽宏其薪櫍、甫縱而即坊其濫觴、誠哉變通盡利、鼓舞盡神、而無待施救於已寬之辨也。臣又觀諸臣合請謁廟鐫碑之奏。一稟　高皇帝廟謨。益亦仰窺我　皇上緝熙儀型之素。雖有創衆、總歸舊章、未嘗以聰明或與其間、臣因是益願諸

臣之恪奉廟謨者。宜各自問諸心。自勉諸身。微獨報今日之殊榮、而且以實圖三百年來養士之昭報、廟謨云。惟賢是用、何拘資格。今幸不囿於資格矣、士希賢、固其分內事。願諸臣見賢思齊、無忝先朝張唯楊士奇夏原吉海瑞輩之遺芳、可乎。廟謨云、資格爲常流設耳。今　皇上業不以常流相遇矣。有非常之品識、然後有非常之事功、願諸臣妗俗勵志、務黜諸陋獨、以爲立事建功之本、可乎。廟謨云有才能者不次用。今幸逸不次之用矣。是而後人、不人而後是、時務無窮、則濟時之能事、亦不勝窮也。願諸臣展盡其所已能、而益敦勉其所未至、

可乎。諸臣平昔皆誦法孔子者。服孔子之訓。貴識孔子之心。俯巳以安百姓。此孔子爲學之心也。事君盡禮、此孔子爲仕之心也。識是心、然後可揚於王庭、可拜稽首於孔子之廟。夫盡禮有婉有直、而安百姓則有易有難。古云明王可爲忠言。安民可與行義。我　皇上仁明兼至。於海內條陳利弊、靡不響答矣。於大小臣工、凡效啓沃摅盡思者、深言直言、靡不容納矣。乃時値多難、雖箇烈者時艱、而士民誘於匪彝。亦種種見告。此眞上下克艱之日也。上有容直之　聖王。則易事、而下有可誘之危民、則難安、然士獨患不得展布耳。旣巳披肝、必用苦

口無罪。嘉謀嘉猷。無慮抑鬱閑罷。又何患閭闔之疾苦不避而蹐陵不變也乎。臣又以信易事者之長易、而難安者不終難也。諸臣今日、若內若外。官守非一。廻思此日以前、進忠無階、凝精制科。乃於今攀扳更覩、綢繆更奇、除授更迅。一官一職、總稱不世遇。且賞功錄賢、方來通顯尤未可量。際此日也、入對明穆、體我后咨嗟民瘼之意、怵乎海隅之瘡痍疾痛、刻其前者。夙夜匪解、憂君之憂、則禮盡是矣。出撫百姓、每顧其饑寒、頹慕戚然曰此孰非我后之赤子乎。夙夜匪解、憂民之憂、則禮盡是矣、內外職分而禮無分。諸臣夙閭屛營抃舞之爲禮、亦

知相時憂民。轉危爲安。乃禮之至大者乎。人人若是。庶有以報特用之恩。豈功瑋才。標今範古、視後先、嘗格之所收亦特盛、以特盛副特用、眞當使貞珉生光、與月星燦、與雲漢倬矣、所用與人百有六十有三。賁百臣前歲歸休、隴畝間茲曠典、念必有文學侍臣揚扢其隆、顧荷寵召復起戕帷幄親承天言敢不對揚　天子之休命、以附數于世世、

庚辰特用諸公。請碑記於陽羨。陽羨曰。必得名儒巨篇、吾且以藉寵、於是諸公自重其事。咨度久之、問予入都喜、乃相與公見述其故、予感其意而許之、諸公以是首揆、首揆竟不塡一字。發鑴進　御覽焉、嗟使諸公替職而事事若是其專也者、何績不熙、使首揆聽言取人。而事事若是其虛也者。亦何忝不若乎、癸未　月　日記

遺烈感臣記（甲申）

記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此爲人臣言也。然人君之所以處喪者尤難、　先皇帝義殉　廟社、　皇后妃主、無一不殉、　先皇帝可謂非千古以來。處喪之烈烈最善者乎。至衣帶詔不許害戮百姓。以大勇兼大仁、又從古亡國遺恩之所未有、可恨者。特義殉君國之臣纔二十餘。乃僅比諫　皇帝出亡時十一。嗚呼。何君節之獨烈。而臣節之偏頽也。是有道焉、　聖祖之得天下也。本於正三綱。故　神孫雖丁蹇阨之運。而守三綱之志不替。夫倪植喪敗而艱貞永貞。則其本支百世。中興大業。旋商周跨漢宋、又豈待卜哉。至於臣義盛衰、或不盡繫於臣數之衆寡。如武臣烈烈在外。無若齊撫之中軍應公時盛。文臣烈烈自內無若宮諭劉公理順。應公先刃妻子以從。蔡忠襄位非北地、英風儼然。劉公之死。其夫人若妾若子若女若僕婢。皆同日魚貫。無一人肯走免者。遠與晉之卞。唐之顏。千載相頡頏。而卞顏尚未聞僕婢

無遺類、是則劉公忠冠千秋。一可當百。其與　先皇帝后妃公主皆死　廟社者、是君是臣、適配一時。未可謂臣道之偏慚於主烈也。況合室焚雉、夫婦皆盡冠裳、蹈河、又復熠熠數公、何謂非盛哉、生而以道事君。死而以道殉君、未嘗柄國而死國、上也。其或生時稍試、於救時之說、務財用以失人心。當大任不能有所匡救、而一死足以盡挽其生乎、更莫得而苛之、夫乃知一死之果賢於生萬萬矣、嗚呼甲申之變。其百世小大臣隣生死得失之林乎、舍生而取義、　賢者早見其本心、不賢者不得不動於實事、不見夫從　先帝而死者乎。舉世榮

之。一家休休焉。彼其沒寧可知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於斯已親體之。不見夫叛 先帝而偷生者乎。舉世辱之。一家惶怖慘悽焉。其身雖欲補一死而不可得也。所惡有甚於死者。雖行道之人。並得不追信之。然則是心也。賢者能弗喪、人亦誰能終喪之也哉、不能終喪。是復機也。死於法悔不可追。詘之遂復自悔焉。而得補一死。猶庶幾於不遠復、無咎存乎悔。無咎者。善補過也、故亦有臨期徘徊久而感愧決烈者焉。捐生以易其所甚欲。就死以釋其所甚惡、一身一心覺悟遲早之間。而得失頓變。然則人生不幸而遭君父之大難。安得稍致疑於死生之際哉。事起一時。辨在平日。嗚呼。學者學此爾。

孫墳觀感碑記 乙酉

里有良醫曰貺心孫翁。享年八十有四。乃嗣學博公先沒。翁所賴以生養死葬。惟在諸孫耳。墓旁置田八畝。松楸百餘株。邑之紳士凡與翁交及飲翁良劑者望之。無不願其百千年香稻薦新葱蒨悅目也。不虞二三載間。一鬻於顧氏。幸有傳醫朱君永。獨捐貲贖歸。復倍貲代充本年里役。力殫而志苦矣。乃未幾又鬻於支氏。且併其青青墓木而斧斤之。朱君於是愀然竊歎。仰令力可再竭而欲使其後人追念先靈。旁懷友誼。永永以前轍爲戒。此之孝思。夫誰能感之。於是各紳重其意。爲之分助再贖。使其土足以安翁骨。餘粒足以贍翁祭。祭粢棖綠。葉足以蔭翁之靈氣徜徉。而其業則已爲公居。非孫氏所得而主矣。沒復有覬覦如前諸姓。亦安從併噬之。不恤清議。能不惜三尺法乎。且陸氏初買墓木者。亦因茲悔禍。吐舊補新。以蓋前愆。然則旁人且爲感動。而况其胤嗣乎。斯舉也。獨捐共助以風君子。形格勢禁以防小人。因目前一再動搖。而可以致百千年無窮之觀感。翁豈不幸乎。其正翁之福乎。

朱門重貞傳 庚辰

艱貞。匪艱不顯貞。貞難矣。重貞又難。嗚呼悲夫。蓋艱之極而貞尤盛也。憲副勉齋朱公之母李暨配馮兩安人以之。母含弘靜穆。法宜考終。而馮安人性幽閒激烈。其母若曾祖母兩世苦節。觀感有素。濟城破。姑媳偕殉焉。母之死也。抱幼孫坐牀側。賊至。僕婢隣媼皆散走。卒危坐不動。遂遇害。賊未入時。馮安人豫爲死計。指署後大井曰。此吾葬所也。比城陷。立趨投井。無小顧。後何餘。汲其遺骸。則官廨背鬱血蓋井。適涸。安人欲速死。僂首深泥中致命。遂志不其烈與。姑媳大節。同室炤耀。死復何恨。朱公則恨曰。母固在青。特以嵩呼之役。值道梗。身自

北而留毋於濟。濟會城、差足恃耳、人臣義不計身。豈能不計毋乃青全而濟陷。計全之、適以傷之。終天讐痛視他人萬倍。此天之所以重困公。然或使并其身不免。如胥之卞、唐之顏、亦可奈何。而天又特留公身若二子。以爲報讐灑痛之地。痛誠大痛、讐誠大讐、視此身無有矣。以人生不忘身、不足以立業、不有大恩大恨、不足以忘身。聖人謂誠、誠此身也。大覺氏謂空、空此身也。誠斯空、空足以入誠。其忘身之謂耶。身忘、名譽爵位、何所不忘。不忘者、君親大恩　大恨耳。朱公遊心大覺者、乃復有疑怨焉。三世以來、或仕或隱或醫、皆有德無孽。今茲餘

陜多凶、莫可自喻、造物果無知乎。嗚呼、所貴學以知道、不在於斯而在於何、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設有致是感慝矣、非命也。繫云、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不任憂曷任怨、兩安人之貞性、惟天鼓之、其遇患而死、死而憾天未嘗憂之知天之不憂。是以凡民有憾、君子無怨、民無信不立、兩安人巍然立於天地之間矣。爲之子若夫者、日自鼓以不負天所鼓、且能助天以鼓萬物。斯不朽之靈慰焉。居恒臨下、痌瘝乃身、愛克厥威。他日除凶雪恨、又有以全萬民之父母妻子、則是三年間痛哭積恩、不其千秋百世之孝義吹簫也夫。知天之士、可與處大難、亦惟蒙大難、痛憤無賴、可與知天。（朱公名之馮時任永省憲副歷宣撫死甲申之難諡忠壯）

六貞傳

益自同善會興、而得女婦之貞節者六人。許氏、任氏、皆年十餘歲未嫁、夫死、遂不嫁。邑大夫曾旌其閭、丁清惠公舉之也。千里之內、得一奇節、猶將多之、吾邑百里而貞女二人同時並存、詎不卓夫。陸門朱氏、浦門高氏、皆十七八喪夫。陶門凌氏、亦二十一耳。至於今、朱婺居逾一甲子矣。高凌皆四十餘年。皆未及旌。彼亦不知旌爲何事。今會中季有薪米之助。惜其皆老矣。受賑不知尚

得幾何年。而王山人之從伯母沈最後至。沈寡時、才二十四、貧無子、庶姑逼之醮、沈投水破容以拒之。今亦逾四十年、茶蓼備至、無恨色。及庶姑病且殆、沈聞趨侍牀下、盡勞者再寒暑。姑死、哭之哀。夫少遭遝逐、病而扶之。死而哀之、此皆世所目爲痴狂、而節婦行之不疑、無他。彼惟識爲吾姑爾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節婦未必讀書知此理、而實然安之、則其少寡無依、衆咻羣訕、心之不死其夫者、自若也。烏足撓其勁厲、消其氷霜也哉。會中賑貲微、未足卒歲、山人雖食貧、慕義無窮、遂迎之以歸其室、人體其意、又相與安之。沈於是少食節孝之

報矣。然以至貧供至貧。嗚呼難哉。向之嗤節婦者。不嗤山人與。以謂貧而不嫁。與貧而養人。皆痴狂者也。嗚呼。吾安得天下之貧者寡者。子事父者。臣事君者。皆甘此痴狂。因以感崇隆烜赫之人。稍稍鈍其智計。而微作痴狂之助也。即助於至治之馨香。豈小乎哉。然會中采訪孝節。而所得顧皆女婦人。嗚呼。豈以其不出閫內。紛華之汨之也輕。故得保其貞性者衆與。

高子小傳（戊寅）

周公而下。俊傑多大用。而真儒不大用。大用則禍及焉。蓋自孔孟以素王終。以聞知老。於是道系所傳。不復宰治。若分定然。殆天運也。漢唐多寺禍而無真儒。董王韓或淡或夭或文。均在半途。宋有真儒而少寺禍。最著六子者。一不仕五不顯仕。然正公文公。危者已數矣。非寺耳。明興以來。河東薛文清顯。臨川儻脫。姚江王文成顯。然杖謫於先。策功於後。亦乘除之數云。迨先師錫山高忠憲顯。竟從汨羅之則。三先生者。異時而同類。雖早暮淺深不齊。其所值與爲變者。則一也。嗚呼。陰陽貞勝。又天運之特危而較著者夫。先生忠信爲質。幼即鮮過失。淡嗜慾。平生不二色。學者難割之隱。曾未濡染。是以學道専而聞道易。其篤行似文清。至於野店小樓。超然大

適。又不啻文成發猘萬山中。夜起叫呼之奇絕也。予生用力節候。入道階次。莫詳於困學記。其靜坐讀書兼進。悉宗文公。則山居課程略備之。初仕行人。以建言退隱者幾三十年。學以大成。自他蘊奧風韻。非徧其遺書考其行事。固莫得而形容也。居恒究理欲。分善惡。立朝別白君子小人最嚴。亦大類文公。而與明道先生小異。故罹咎差多。然先生遇小人本寬。其劾崔呈秀贓也。第欲褫之。議者竟[illegible]戍上。先生聞。跌足歎曰。衣冠之禍起矣。先生於學術。[illegible]然不雜。然能採二氏之精微。曾齒痛腹痛。卻以靜坐。每云。心有闔闢。無生死。垂絕翛然。平立寒池中。有去來自如之致焉。每嫌儒者墮入斷見。謂死歸空無。遺表君恩未報云云。皆肝膈要語。至忠信貫死生。卓乎本朝之真儒大儒。參薛王而三之。先生之起少司寇也。徘徊不欲赴。至未幾。則長憲臺。於時衆正銳意拔茅。先生勢不復能辭。復其位。難可委蛇。則有嶽峙霜凝。領袖攖鱗。慍於羣小。致命遂志而已。聖賢之寓世。與俊傑固殊也。俊傑遇以功見。困以節見。聖賢遇則道載於功。困則道呈於節。困而免。道在不死之身。困而不免。道又在其善死之身。天危文清。宣佑也。天顛倒文成。宣玉也。天死忠憲。宜不辱也。雖然。文清亦幸耳。文成早挫。又

其後卒不立乎本朝。先生紹孔孟程朱之傳而履孔孟程朱所未歷之位。非傾否。卽以身爲否終。成運久然復何疑乎。後之君子。身道系。涉末流。可以度所處矣。

述曰。先生道德在道書。余論次詳矣。事蹟在諸巨卿碑誌。後有良史。必能組織焉。先生嘗譜其家世。內外悉備。以垂子孫而一身之譜缺如。嘗猶僧繇道子。不自寫真。道固然也。子孫圖續譜之。卒謙讓未能。以委小子。余。余無僧繇道子之技。顧能寫先生乎。向列孔堂。諠無所卻。想遺風。感世運。乃更於蕺傳之外。發揮旁通。若俯若仰。覺其爲俯仰。爲死生。舉有以兼統乎殊宗。而垂的乎來茲。固非一家事爾。大然。庶足黍先生之家乘矣夫。

東天民傳 庚辰

東天民者。以學易爲事。一日漁矣。遇飛龍於天池之上。吐大珠。對日揚鱗。仰天而噓。若有所祈。天民噐而進曰。神龍所以首出者。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若威怒是逞。與上帝生物之心。毋乃左乎。龍戢其威。則上帝亦戢其威。位乎天德。而天下不文明者。未之有也。龍知天民意不在珠。且其言有愛於己者。弗怒也。霽顏而聽者再。天民尋退。一日樵矣。斧巨柯甚長。落長松之枝。如刈草然。俄而有虎數羣。耽耽睨視。天民樵如故。虎亦知其無害已意。相視莫敢先發。天民樵旣畢。從容負之以還。羣虎散去。

贊曰。古稱擾龍馴。則遇之者蠹粉。無他。中有欲也。欲渾則龍可格矣。正貴其馴。何乃伺睡乎。履虎尾不咥人。說以應剛。天民寄莘渭之間。舉網執柯。爲之兆而退其有見於蕺徑矣夫。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七終

幾亭全書卷五十八

文錄　墓表　題跋　祭文

袁大司馬墓表（代　戊寅）

賢豪處世。無日不爲善。要必以利民便國爲本。故遠世而世思。思其言也。思其事也。思其不見官而惟民與國之爲見也。此之謂爲善。大司馬節寰袁公既葬。乃嗣民部公樞。丏言諸明公。若誌若傳若碑銘。鴻裁爛然。詳哉乎備矣。余特表其大者。公筮仕蘇州司李。蘇爲浙直樞。豪右多陵轢細民。細民亦輕剽易生亂。湖州董宗伯者。業速吳江。與民相憤激。民聚譁。且構變。上臺驚。檄公往解。公至。盡收兇牒。委各邑分理。民散去。徐察無情者。懲其最一二人。董氏以安。會湖復有大司成亦與民構。直指彭公曾軒故勁挺。力左右民。司成憤而縊。其後直指逮。中丞逐。遠近始歎公遠識。向處吳民。非獨安董氏也。然則偏護官與一意護民。衆非其至耶。郡守石公崑玉。以廉直聞。忤中丞臺。中丞臺劾之。事下四郡司李。公秉筆盡雪其誣。中丞恨恨自劾去。公屹不爲動。近世有引繩墨。明是非。不避上官惡怒如是者乎。吳中豪少年聞倭警。爭集壯士馳射。或以謀叛聞。喬公子一琦與焉。公辨之兩臺。得概釋。後二十餘年。而一琦殉遼難。竟以忠

顯。海上擒生倭二十人。公驗其刀。琉球物也。姑羈之。後貢使至。云是糧艘飄墮者。人數合。遂縱之歸。使微有喜功心。二十人者駢戮矣。擢西臺。有閣殺人。即擬之。擬如法。長安日日與御史將惡言起廢事。大使諫者果法忠責直。亦懷忠而後知法。暴直而後知責。不猶愈於不懷忠不暴直者乎。公抗疏言之。竟黜爲民。里居二十六年。未聞以氣談加閭巷。惟民間利病。殫心區畫。告之當事。如脩雉堞。甦驛遞。定徭賦。睢民輒焉。遼難起。初指貲五百金。再指千金。爲諸州郡倡。微獨無漁民耳。嗟乎。紳民相讐。所在不免。使汝雒間縉紳。皆無愠於鄉若此。豈至煩項者明綸之特播哉。且土寇何縣生。流寇何縣燬。睢之民。以是益重思公。　熹宗朝。起公於家。遷登撫。登新罹客兵禍。戶口離散。公立日射法。每汰一客兵。則以土著補之。半歲而土著充於伍。我將有劉愛塔者。叛從夷。至是約降。公剳許之。而御中備述其怨懟語。以防泄計。後愛塔果爲所覺誅。而竟以是稍稍疑中國。他叛將云。公叅予告歸。再起少司馬。旋加今銜致仕。癸酉。寇遁雒陽。公議戰守。備井井。未試。卒踰年。寇攻睢。民部公散家貲募士民守睢。衰而甲。親發一矢殪賊鋒。衆呼躍動地。賊驚走。竟以安睢。本公素猷也。公居官僅十二年。後先

泉石者、三十有三年。進爲國。退爲民、言行之大班班可數。豈不起然於今之富貴人哉。又聞公荅血指吳公鹿友書。有微本色議。謂足杜庚癸呼。且使壘帥無從扣逃兵無可擕。此雖一事。實今日用兵大要。而於我　皇上嚴絕芭苴至意。有默助者。并表而出之。

高貞母呂令人墓表（戊寅）

吾束髮遊先師忠憲之門。忠憲沒。爲輯其遺書。覩家世暨內懿甚悉。蓋高氏譜。先師手述也。高氏仕宦。始贈宮保黃巖公顯始矣。黃巖公以上。數世皆單傳。至黃巖公子贈宮保繼成公。始有子七人、實先師本生父。繁始矣。理學則始先師。遂爲近世儒者宗。而季弟光祿公。繄呂令人出。令人仲孫儀部公。舉進士高第。其才與志。足以光顯乃伯忠憲。公之道。推本令人德懿。俾予表其墓。按狀令人諸德醇備。然皆起於貞。號之曰貞母。母弱齡歸繼成公。善承家善事。嫡配陸太夫人。生光祿公。十七齡。繼成公見背。母曰。高氏世獨子。今始有兄弟。吾子最幼。受業敢與諸昆等。諸昆大安之。母既自抑損。乃益拮据家計。母若子煢煢形影。時吸其泣也。服除而光祿公婦李入門。姑媳歡愛。過以相與。母始幸言笑晏晏矣。性善谷。母過偷輒曰。少忍之。彼無味自止。性好勤。未明而衣。

漏殘而寢。家人遵之。無敢惰。家道稍益充。母自奉至薄。鶉衣啜糜。未嘗過費一縷一錢。於呂氏宗族。周其無養者。櫬其不能葬者。纖維所餘。遇歲祲。輒以貸貧農。緩其償。勤則必儉。儉而不吝。其明於人己之大分如此。光祿公暨李孺人亦時時卹貧乏。濟人急難。母聞輒喜。而光祿公特敬事仲兄忠憲。忠憲多有道交。光祿公從分受德音。母聞又益喜。母既屹屹堅貞。聞海內被難諸君子家磊落大節。必浩然永歎。俄而忠憲及禍。王夫人日夕長號。母親暱之過於夙昔。主夫人爲之感泣。初。母之爲光祿公納婦也。婦之母李亦孀居。延之家。敬而養之三十年無替。李先一歲沒。母躬爲治葢藏。貞心所推。同節作朋。遠近莫不胃重。長孫宗謙早殀。婦鄭年十八。矢志繼祖姑外祖姑二節後。貞感貞應。又豈非天耶。母素强無疾。逝之日。第假臥不起。七十有三載。未嘗經疾痛痾癢之味。其享於世。泊如而得天者。一何康也。母沒於崇禎癸酉。越歲。祔葬太學公兆側。又三歲。仲孫襄旂筮仕清曹。意性貞素。與母脗合焉。外史氏曰。婦德貞者多矣。然皆自淑其身止耳。何則。善與人同。非婦力所及。甘其志者。苦其氣。鬱鬱畢世。何暇顧人。惟哀人之遇。重人之節。甘苦畢與己通。而力斯出焉。貞母迎養李母。共生死

也。益親王夫人。用蔘處也。媳鄭得於觀感。發自矢也。其同人之力俟矣哉。秉彝爲好。力必從之。乃云吾好德而無力成人者。好未華與。觀於母。益以廓君子。

題澠江吳先生誌銘（癸酉）

先生蓄隱德而負大才者也。古之孝名。多於後母見之。先生之遇同。而所以慰父懷者。又隱曲不可見。雖諸名公狀誌。微見之矣。然先生生前。不欲家人知。豈願詳其事於沒後哉。餘如家貧急公。產墮復殖。殖又推之於兄弟及同宗。其略偉。其誼高。世俗所甚難。皆先生所甚易。豈非爲仁之本先立。則精明沉愛。皆其所生之道歟。

余因其次公繩如之請。喟然歎曰。古今人隱德奇節如玆而不傳於來世。豈一二哉。其不傳也可悲。則其傳也可幸。然世所以欲述忠孝節義者。爲其心神足以感人。行事可式耳。非以珍惜其名氏也。原始反終。彼能浩然無憾。與太虛渾一焉。則已矣。甲乙同善。甲傳而乙不傳。名在甲。猶在乙也。後之得聞其名氏與否。猶當世之得覩其形貌與否。人自懷思。彼何加損焉。

題胡孝子焚身卷

天下奇節。大都以奇慘者。天下至性。大都以至不幸者。孝如胡拱軫。天乃火其妻。火其子。火其身。火其父。而僅存其母。當是時。指妻子以救親。此一念不足動天聽。意者微是念。母亦不存。存其母以報拱軫之意也。若舉家奚爲宂燼於火。至孝奚爲而不足以回火。比而詢之。有火。有吳之類拱軫而無以爲答者。知復若而人。拱軫爲衆見。衆猶哀之敬之傳之。類拱軫者人不見。哀敬之意。或且俱燼矣。嗚呼拱軫。吾今日垂南還。忽於席間得爾行略。遂爲拭箋設行。略不存。幾忘爾箋之爲誰貽也。嗚呼拱軫。

題丁清惠公賑荒條約（乙亥）

幼時聞清惠公萬曆十五六年賑饑事。心竊感之。以爲

指萬金。活數萬人。其盛德事矣。今核其數。若米若布若絮若楮若金錢。乃合費三萬餘金。益竭其祖藏不足。又繼以貸云。嗚呼。難哉。布不行。則以米易布。民饑則煮粥。暑月慮敗。則給米。寒則給布絮。死則給棺。暴則收瘞。暇則修圩。文而宮糈。穢而猝犴。無不周悉。其一切設施方略。無不曲盡精微。逝計富文忠之於青州。大抵如此矣。文忠所發多。然公家財也。文忠竭其心思耳。清惠則財與心皆自竭之。嗚呼。難哉。夫財者。士之所輕。以清惠少壯登朝。吾何再三而歎。益饑荒之世救人。兵戈之世自救。仁者一視之。巧者較量之。昏者忘之。今海宇流警日

日以迫。而語捐賑、語措餉。鄉達大戸。大半頻貸。使清惠而目擊惟今。其散貲也宜若何皇皇。以今人而處清惠之事。視餓殍滿街、死亡滿河。吾之擁厚食肥自若也。漠不動心者有矣、嗚呼、收人也而慨然、自收也而猶吝。世人之絕德、清惠之日用。嗚呼、豈真致嘆於清惠之難哉。

題魏子敬快疑二義

快於吾心者、無不快於聖賢之心。特患吾心不平。則所快或與聖賢之心不合耳。疑於吾心者。其當聖賢之心與否、尚未可知也、故云疑、使與聖賢之心必不當、奚疑之有、自快眾未必皆快。自疑眾未必皆疑。然吾之快與疑、卒莫之易也。昌黎聞人詆其文則喜、譽則憂、吾果是耶、何妨眾譽。果非耶。顧可因人詆以自解乎、不反其是非之真而務與眾反。猶之徇人也。夫快者得意、疑者無涯、譬之於道、入聞而樂。方戰之心。不可謂無快、望之未見、疑耶非疑耶、自別其爲快爲疑者獨知也、讀者脂別其所快何若、所疑何若、乃有當於知言。

題警枕

惰者易衰、勤者長旺。惰者安於眾之所惕。勤者惕於眾之所安、是故枕以求安也。而有警焉。當奚往非惕哉。處世之道、莫如溫厚坦夷、然不從警醒出之。祇得鄉愿之模稜耳。凡古所稱仁人長者。皆惕厲之人、非懷安之人。其氣象自與模稜不同也、非直此也。人之用警者又不同、旦晝營營、昏惰莫甚、夜氣所息、清明乃見、善用警者。不在經營、在寧息、不在御物、在退藏於密。嗚呼。又孰知多勤者居惰而多靜者居勤耶、兩兼處世日深、故能退而歸諸警、古人取警於物、用就其事功。今資警於言、其德業何所窮際、通之則伏波益堅益壯之旨也、遠之則上六之冥升、咫尺之間。豐隆蜚廉。弗能陟其玄已、

題猗蘭室雜咏帖

魏忠節仲子子一。爲余兄靖質處士壻。風雅多能。書法逼晉唐。東坡有言、三分是詩。七分是念。今子一以法寫余詩三分是詩、七分是字矣、念自助。書助於人。或疑詩真而搨假也、則奈何、曰不然、明其托於搨也、而子一之書因眞也

又題猗蘭室帖

書法善最助於詠歌。石搨墨光。最有助於書法。余倩吳止仲少工章草、背以法寫余詩。儼然古蹟也、詠歌之未工或資筆力、筆力遒如矣。其猶有藉墨光之意耶、非戲也、無忘借資知不足者、大抵宜然。重其意、遂兼迹其事。

題眞舫齋

己卯三月

永叔於居樓立書舫齋。齋也以爲舫也。予遠行每從水。燕處偶坐。觀書覃思。居恒未了之業。於舫間就緒者爲多。舫也以爲齋也。彼云書。我云真。

跋高忠憲別友書（辛未）

亢龍有悔。聖人有時爲亢龍耶。否耶。伊周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子房懷英不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任智遠害之士。或不處亢而亦死。先生處亢而死。同死耶。異耶。悔耶否耶。夫子言之矣。惟聖人不失其正。宜亢而亢正也。宜死而死。正也。以必不處亢必無死地爲正。失其正者毋乃多乎。先生於魏忠節之逮也。語予曰。吾以惑於救世。昧於知幾。先生嘆無救於世也。非自嘆其將及禍也。仁人殺身。自古衆矣。亦云正而已矣。奚悔而奚嘆。

跋高忠憲家譜

或曰。凡垂世以益世也。高子自譜其家。兼及內傳。於世何與。曰人之欲傳其先也。往往求文章家。而後世信文章家之傳人祖先也。豈若信仁人之自傳其先也哉。讀高氏譜。知長勤長約長正之門。必挺大良。則動天下爲祖文者之心。何限。又見高氏之先。多躬耕女紅耳。而一嘉言一懿行。莫不托其後賢。以炳於丹青。垂於無疆。則

天下爲子若孫者之心。又從而動矣。奚而非益世也。

跋高忠憲家訓

或曰。高子學修入微。其作家訓。皆淺近語。何故。曰此文公昔小學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學之事。然後其長也可以知大學之道。益有繩趨尺步而不能窮神知化者矣。若早軼於繩尺。則垢汚滿身。何從而遊廣大精微之與乎。非惝怳而無依。必口耳而不實。斯訓也。拔少壯於下流。亦坊老大於作僞。不曰遠以深乎。先生又慮世久族多。未必皆爲士類。鄙詞諺語。時或引用。士人觀此。亦足助警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微僅爲可見子孫計。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曰遠以深乎。

書靖質先生自祭文後（壬戌）

世稱自祭起於陶翁。不知惜往日。悲回風。亦靈均之自祭也。陶翁與世無戀。山阿同體。屈子閔宗國之必覆。憤懣極哀。其歸於至性。則一揆焉。吾兄貽痛老母。切於宗國。灑焉長逝。輕於解紱。其文亦怨亦安。返乎天籟。亦其性也與。亦其學也與。

書中貴人劉扇（甲戌）

天順時。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瑄獨不往。英

心敬之。還京。稱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先生耳。英之好賢取人。雖學士大夫力袪悅佞之習者。無以過也。（右一）

成化時。單吉輔導孝宗於東宮。四書皆口授。動作擧止。啓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孝宗睿德夙成。致臻盛治。吉之默贊爲多。此雖古大臣之正君心。亦何忝焉。（右二）

懷恩再掌司禮。屢直諫。嘆外廷無人。時尚書王恕上疏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廸吉錄曰。內臣熟人主情性。得候時便。又素親密。雖怒不獲罪譴。可以宛轉深言。故事半於外臣。功必倍之。美哉乎其言之也。（右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各隨其位同懷是心。何患無令名嘉祉。集於厥躬哉。敢以爲今之賢內官祝

書劉廷式娶盲女事後 （辛未示族弟某）

廷式旣登第矣。俗情視之。安肯娶盲婦。且聘而未娶。與旣娶而棄者。不猶有間乎。女家又辭。而廷式不聽。或曰登第初歸。以此釣名。生子哭哀。胡可强也。色生愛。愛生哀。天下之哭其妻者。大抵哭色也耶。生而愛以色。則死而哭之亦以色。是知有色。不知有妻者也。不足稱丈夫也已矣。非獨此也。凡娶妻必以父母之命。以無色棄。是知有色。不知有父母也。忘親可以爲人乎。今世非必盲女也。以不慊意。卽遂棄之。吾意且用夫婦之道。經時無所出。然後買妾。自輔於時。何晚。假令廷式當年。先時委禽。未必有二男。卽生之自他婦。未必皆登第。世知羨二子之榮。而不知芝泉之出於盲婦也。葢醜婦常藏慧性。慧性不必在語言幹理之間。若語言幹理之間。又顯諸外。非藏諸性矣。而世人上不體父母願室之心。中不顧已身正位內外之誼。下不念配匹孕育之命於天。本於存心。淸夜自維。彼不幸而吾歸。理無他往。生死相從。設以無用之僕。追隨一生。猶當盼睞。况父母所娶之室。而廢閣如佗。於心安乎。於情忍乎。有廷式之心。則必有廷

式之胤。縱不必胤於其婦。亦必存是心。躬是行者。然後可以他植而榮昌。抑又有說焉。天之報施。至不爽也。廷式娶於第後。故復榮其嗣。令未第而懷高誼。其榮身亦必矣。設聽女家之辭。而使此女也長爲生寡之婦。安知廷式不以此斬嗣。卽嗣能保無敗類乎。揆之本心。則安不安。分遡之天道。則福不福異。嗚呼。可以思矣。德惡則棄。不能棄不成丈夫。色惡則容。不能容則誼虧而心失已久矣。善者須堅。過者須改。反覆於玆事。天下奈何猶有不宜室之人

祭興太母張孺人 （子往先生母也 辛酉）

內德之茂。厥誕賢異。好猶不爲。無傳斯至。孰云無種、蓮芝驗厥。孰云無源味醴知殊。享歟於德。家氣之祥、天浮於人。榮衰孔彰孺人之年。跡古以希。孺人有子。清秩是宜娣俯獨揚事親維德、宗慕之者、大江南北、凡茲德音。綿孺人阯、頎云享歟、道存焉爾。雖巍長約。雖貴長謙。雖艾長勤非勉誠歡、是訓天浮。發祥日富。孺人不死。儀刑來又。孺人之德。廓兮罔嫉。虛慈成羣。撫如親出。膝下效之、太和爲佩非我乳也、倖容倖愛。誰受若德。卽孺人孫。是謂家福、近酬哲媼、維予小子。少師長公、慈雲悵白。遙拜松楸。向誼工匠今情羅栢。道嚴意親、均孺人澤、有酒

不忍有役匪卹。慈心逾戚。如渟泓水。臨發乃來。滂沱靡上靈車轔轔作瞻已矣。德如之何。空山天微。象如之何。粤晴皎月、茂德歸藏。休林白雪。展也彰之。孝子之潔。潔彼孝思、愈瞻毋儀、將不及反、瞬猶可追、徐悲維戚、桂枅如疑、木拱難攀靈則是思、古留嘉壤、依於南項、獲之何意、作匪循影地爐典期當爲天請、世出淸修。茲阡長靜。

祭徐濟之

維茲吉人、亦心素意。名不我交。班荆來憩、張之酒食、肆之笑言莫除、世機。歷埃中仙、屢躓不遑苑結百千。謂宜嘗遺、胡茲忽焉、流水襟情。行雲氣咏。不顯於府。奚獨沾

累、想君之疾。已中膏肓。聞愛者言。守亦杳茫。遂俾二豎。既侮既狂。維君祖先。青紫縈縈。繩武嗣耀。繄君是爲、狀飛而閒骨驚、以推、君欲報劉、劉存君去。兒婦孫婦、對不能語、餘息偏長。雙貞重撫。君有慈母。介在顚連。仰覓瞞鬢俯哭丹顏。門闘長倚、往者不還、君有少婦。爰出名閨。桂楫中流、亭亭孤月。春林含姿。春鵑啼血。春風凄號。春泉幽咽。憶背玉山。沾酒奉君。不期永訣。於今作聞、迷迷哀草、掩子之門。何以爲酌。洌水淸淪。何以爲殺。天池白雲。維君之生。維君之死。一日愛子。百年悲爾。人誰不沒。君死伊何、家累三世。而無一孤。芻寂不時。棄彼甘茶。身

逝家敗人耶天乎君魂焉依。維茲茂者。君心焉慰。世節甚爲不朽維貞繁華維假慰耶怨耶眞耶假耶。一付之無可奈何、而空令我低何累歟於地室屛甍下也。

祭魏忠節公　乙丑

嗚呼翁兄、生平不忘溝壑、而事與運卒、副其意、死之日、膚浮髭脫、面目不可復認、而僅有班班血漿、爲之記、嗚呼、人誰不死、死所良與、孰知夫牀第之有時、非所而縲絏或得指、生之地也、憶自癸卯甲辰間。出入聯榻、風雨懸燈、相與披剝、乎經史。而漸劘以文義、斤斤自矜、多屬吸風食柏之心、與冷鐵嚴霜之致。迄於今。簪裾幾年。要

津幾年。而一夫之祀不盈。蔡灌之奠常匱。噫嗟何爲乎。其生也、鞠於自資、而益棺乃以羸累耶。向也聞先兄以病殁。而臨去逍遙、今焉兄之長瞑於桎梏也。亦泊乎歸其所寄。想兄爾時。戴皇天、履后土。遊名山。涉大川。浩浩乎通未生以前之元氣焉、而思黨交親、所不忍耳而目者。則惟淚枯之嫠、長號之孤、痛忘餐而驚難寐、嗚呼兄乎。免於夭者五旬有奇。而所以匪夭。尚聽諸千春與僊季。重曰。哲人逆旅。非必遘凶兮。與物無競。仁體醲兮。古道繩世。世畸客兮。羔裘豹飾。益位所從兮、幾乎微乎。邈難追兮。直躬如矢、將以申吾共兮。意象並適。如喬松兮。

賊否無患。恢林宗兮。慟哭於野。憂來百重兮。束芻縞旒。焦蒿悽愴、靡或埀兮、

祭第三兒更乙丑

嗚呼更哉。汝之殤也。人事致之。於天何怨。汝實致之。人乎何尤。我實貽汝。汝亦何罪。六月之晦。汝忽得疾。治者疑爲傷寒、又疑胎瘧、猶豫未定。遂持謹爲中策。汗不大汗。恐犯亡陽、下不大下、恐犯亡陰。冉冉旬餘。勢雖漸減。而餘毒變症如環無端。初變寒熱、旣發癲疥。復增浮腫。漸不甘食。終之以瀉以欬。而氣消肌盡。隨之以亡。故曰。人也、非天也。經曰。損其脾者節其飲食。又云。大病不守禁忌者。不治。汝病雖深。中恣者亦數矣。病本在脾。全賴節食、而汝童心童習、稍愈隨傷、眞土大衰、豈堪屢斲。危然後愼、如旣晩何、故曰汝也。非人也。汝以六月晦得疾、我以孟秋之二日適康山。益因汝體素强。不以偶疾爲重。醫者不敢自專、過於持愼。致令病根流連。漸及膏肓。我之誤汝、一也。吾以孟冬廿二日北行。此時汝頗有起色。正合留家爲汝摒持。顧乃誤聽人言、謂必無害。翩然遠出。致汝飮食不調。藥餌不適。纔四十日而汝奄忽下泉。不一面我。我之誤汝二也。延師教子。爲父之常。因汝十一二歲時。較諸兄頗不馴。以故特欲加嚴。而不虞遂

遭厲虐、屢傷汝首。碎汝耳。血淋漓不可觀。我於癸亥秋曾爲流涕、乃復忍心。逡巡一歲。致汝眉未嘗開。食未嘗飽、肝鬱日久、最能傷脾、以孺子而沈疴變幻。良亦繇是。觀汝臨歿悲痛嗚咽。言此情者至於六七。平生飲痛可知、特迫於我不敢自明、我之誤汝三也。故曰、殤汝者我也。非汝也、雖然古今枉死者何限、或以忠孝。或以亂離。皆數宜枉死。故枉、其見枉者、人也。數旣宜枉。則枉亦何枉。況汝以疾病死、非數而何。假令我無三誤。汝庸得免乎。但汝不恨而我得安。今則各多此沉痛耳。然汝終未嘗忍恨我。我則又誰恨哉。吾雖慼念汝。又可奈何。然又疑

汝之長也。非益於世則損於世。使其損於世也。則八九十而死。愧滅滋深。倘益於世。而乃推左長爲不華。可痛號甚。嗚呼。是二者皆不可知也。然守教則無弗可知。聊委諸不可知以自寬。又愚人之心也哉。嗚呼。又可奈何。今葬汝於始祖墓北百丈。使汝世世得沾餘瀝於寒食拜墓之後。時便則易遵。禮薄則可久。此吾之所以不忘汝也。嗚呼哀哉。儀物別刻小石。置汝墓前。以垂永久。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癸酉

嗚呼夫子。得諸天者龐而未盡龐。用諸人者亨而未盡亨。先生之爵。春官正卿。而壽亦七十有二齡矣。然世之

據端於亨耄期者。無先生分寸之德。而所受或過之。則又喟然爲造物者不平。先生之守身也眞。處家也端。居鄉也厚。教人也嚴。立朝也介以靖。其端也家人化之。其厚也鄉人戴之。其嚴也多士傚之。其介以靖也。衆朝之士重之。而獨其守身之眞。有當世未得而見者。先生晨起。必謁祖先。訓子弟。必樸必勤。皆以身爲範。嚬笑步履不苟。言有物。行有恒。從無談道之名。而篤誠无妄。風自火出。內外咸孚。則先生不以色端。眞端也。倚山面湖。築室以居。風日閒美。時時步立門外。耕者陶者。見而長揖相與問答。不知先生之爲貴人。先生亦不自知其爲貴人也。壅蔽無所容。夌厲無所借。而人人皆驚駭尚書之春溫。出入村曲。坦夷藩籬。遂能無弊不息。無善不滋。賢於防禁遠矣。不以迹厚。眞厚也。門人故舊。繁文縟節。先則屏約。余初謁先生。不敢以時俗禮上交。先生悅懌。偶以朔望投刺。正色曰。今後無事。但坐寓中讀書。即面命一端。而凡出其門者。沐浴教思。當復幾何。記曰。師嚴道尊。先生未嘗自尊。人自嚴之。嚴不以意。眞嚴也。爲詞林二十七年。交際雖近於禮者。悉謝去。懇款求納。則爲之勉存菓餌一方。辛酉典北闈出遞。一長者於朝。卒然戲曰。典試獲金花銀爵乎。先生顧自忖。我豈有以召侮哉。

應之門。時艱財匱。設有亦當華去爾。長者默然懲悔。益先生皓皓素絲。不形皦皦之口。長者偶以此語示親狎。而先生不受也。瑞澂灼天。先生官已大宗伯矣。以不往投刺。罷歸。視他人觸其鋒者。得禍微輕。香稻綠竹之間。有以自樂。嘗敗悠然。家居不斷出山意。久之。起南秩宗。向以濟泊無烈。稱今以濟泊得常格。亦復悠然安之。世亂世治。長爲不食之碩果。其介則眞介。靖則眞靖也。懿行多端。要歸一眞。慥先生於闈中。得予卷。賞爲敬輿賈誼之列。既復命。復傳抄一揭。有賈堪擅場之稱。其受知如此。越三歲。謁先生於家。予衆先生篤行願司馬溫

公先生大遐曰。是何言。我拙守之士。溫公經綸大手。嘗辱兄異時方爾。其見期又如此。益自文章而經濟而學術。動以古人期予。予十年來。猶滯章句。無一堪慰先生。事而先生則長已矣。嗚呼哀哉。夫守身者。衆善之積也。事君親師胥以之。今而後。予其獲事聖明。爲先生知人光。皆未可定。而仕不仕皆矢志守身。斷不至貽先生取士之辱者。真可自洵也。是所以報國士之遇。而事師於若生若存者也。師靈亦我洵哉。

公祭魏忠節及長公子

嗚呼。忠孝恒性。然遇變而見恒。益遇變則失其恒者衆。於是不失者著。非自表見也。衆表之矣。自天啓乙丑之夏。忠節犯璫難。長公子從。交知遠近送別。登其舟。忠節臥起飲食如平時。而公子食不下咽。面目黧黑。識者謂公父子皆中恒度。何則。死生一致。達人所以自視其身。而不以視親。故夫鼓缶之歌。稽顙辟踊之哀。同處死之至異而大同也。比公遇害。公子扶櫬歸。痛徹晝夜。竟不起。臨殁亦復坦然。一如忠節被逮時。乃知向爲親而失其恒度。適所以爲恒典。生死先後。參差同異。各協恒性。於公父子見焉。咸謂能生人殺人。榮人辱人。至太虛而無窮。凡受人榮辱生殺者。身不能自爲太虛故耳。忠節因口。欲辟失陷封疆之臣。其後顧以庇陷封疆得罪。冒璫談。亦竟以璫死。此公辯對明心堂時。有昧心堂之語。傳於天下。然則當時雖褫逐之。誣詆之。弗能辱也。破殘其體膚。淋漓其血痕。弗能殺也。彼一心惟知有　君。不知有逆璫。惟知有　國事。不知有身名。固已卓然立陰陽之外。夫且不能生殺其太虛之身。而誰能榮且辱之。夫惟　聖王當陽。儼若太極生活陰陽。發榮陰陽於是贈之官。能使公再生。易之名。能使公再榮。而公子以青衿得卹非　特恩。嗟乎。死匪死而又生。辱匪辱而又榮。身名挾恒性以獨行。故不屈於濁世。而克伸於清世。忠孝恒伸而無屈。於公父子見焉。推逆發奸。忠節生平所爭。皆大事。公子無事以死。特哀其父以死。此公子之大事也。不草草生。不草草死。生有益於天下。死有關於天下。於公父子見焉。公直聲震朝廷。居桑梓閒如也。遇民生利病。挺身直任。伸漕先一事。圯壞數十年。得公力持以復。頃復大壞。里役幾陷重禍。躬蹶乃免。里中以是益思公。勁直在朝。慈愛在鄉。庸詎有二心。公之子。讀書扃戶。介介特立。士子有馳逐與外事者。心自忖得無貽譏魏公子乎。輒縮足止。故爲鄉先生而能使小民有所恃。爲士而能使同儕有所憚。於公父子見焉。嗚呼哀哉。此

皆未及十年事。而望之如上古矣。嗚呼哀哉。公窶貧。夫人及仲、季二嗣。拮据數載。始克襄葬事。塋垣規制。大抵從儉。其所以承　恩綸。照汗青。賁泉壤。光日月。蓋不在車徒之間。且也未竟之志。後人必能補之。斯封也。洵可命曰千秋之藏矣。何則。公父子洵千秋之傑人。人傑與。其無有千秋之地靈。從而呵護者與。

公祭顧仲執（癸酉）

嗚呼仲執。遂長陰耶。辛未冬夏。聯舟南遊。如昨日事。而兄遂爲古人耶。交親惜兄有未享之福。而度兄所自隱。毋乃有未竟之心耶。一人之身。有乾坤焉。知能是也。一家之中。有乾坤焉。父母是也。體乾者宜莫如震。然聖人弗許。於離之九四。且致突如其來之戒。嫌其偪也。故進坎於正北。以中男代親之勤勞。而無專擅之嫌。兄位。坎也。非直代乾。尤以代震也。然坎一也。處雷之上則爲屯。未能爲水而爲雲。承雷之下則爲解。所澤降而無結不散。坎之責乎承震也如是。若夫雷性至厲也。轟轟隱隱。乾坤色變。承之而後可以柔之。雨足而雷息。乾復於清。坤復於寧。則所以安乾坤之體者。孰大於坎乎。屯而未解。意者其兄未竟之心乎。坎代乾以柔震。又上進以成艮。故處山之上。則蹇而難前。出於山下。則蒙而不竭。兄之爲蒙而免於蹇也。有歲年矣。第雷之動。山之靜。其性相反。非水亦不足以和之。故山承雷則曰小過。過小或無傷。然聖人所云小過者何事哉。意若云。非是雖小過猶不可矣。山與雷均當之矣。山乘雷則云頤。萬仞鎮壓。有類於剛。然實以靜乘動。非以剛乘剛。故雷亦安於放動而成其爲養。動靜交養也。靜其主也。非和之以水。亦孰使相反者相成乎。向也水爲山雷之和。而水失之後。山須自養夫雷。乘承之間。在物爲妙理。在人不爲苦心乎。意者其兄未竟之心乎。兄心之未竟。兄其窮矣。兄昔宜以坎通乾坤之窮。而今日者。乾坤或有自通之氣。何

則。雷動而山靜。皆乾坤之所生。窮而求通。有不可必之時。通於未窮。則造化在我。兄之身。固一家乾坤之氣之所托也。形骸存而知能存。豈云一身之福而已哉。故以未享之福悲兄。既已無益於兄。特爲兄發未竟之心。而繼以變通可久之道。兄之靈爽未亡。而知能亦未亡。兄靈或乃有慰焉。嗚呼哀哉。

祭蔡忠襄公（甲申九月）

嗚呼我公。其於土地也。殆勢困於不能存。而以義善亡者耶。其於身也。殆力窮於莫可和。而以死善佀者耶。公平生之學問。之行誼。之治績。當別爲公闡之。今方哭公。

惟獨言公之所以死亡者。晉先京師亡。而其亡也愈於京師公之身。先在京諸忠以死。而其死也有光於在京諸忠、方泰未失時。賊可渡晉者數口耳。泰去而賊在在可渡。國無險矣、又中無應、外無官、下無兵無糧。公自知晉之必亡。撫晉二年。缺要郡守數人。邑令幾二十人。亟請於朝、而銓幸不應。迫事急矣。公擇佐貳廣文之賢能者坐名題請。而銓駁沮之。徒以一撫臣遥蒞無官之土。雖愛如龔卓、材武如耿祭。能自致於軍民乎。如是不亡何待。三晉亢旱連年。公請蠲其全荒者以安民。稍徵其小熟者。暫免解部留贍晉兵。而司徒不應。民思亂。兵缺食以歲計。如是不亡何待、朝廷初聞泰問人情大震。公屢抗疏疾呼。請急補易文武、激勸奇才。因請借內地兵之可移者。請勅宣泰二督之可協防者。而中樞皆不應。又非惟不應而已也。與其黨乘急嫁孽公。以用其所親、反謂晉撫何以至今不大聲疾呼致跡河防、遂有革任聽勘之命、如是不亡何待、然而公既被命、可解任而不解。可移鎮而不移。曰我留此、進新撫至、告以情形。戮力左右之以報國家。嗚呼。懷忠至此。近於愚矣。乃新撫竟逡巡後期、公遂以千兵當數十萬强賊。猶困守連日。殺賊踰千。力盡遇害。視京師之開門延賊者、卒何如哉、所謂兵可去。食可去。而無信不立。非公之謂與。故曰先亡而其亡也愈。晉官亦多矣。降賊者勿論。其膺非常之大任而養賊者、夕脫縶。朝受節鉞而閃賊不赴者、今雖生與死、皆未可問。然其面目神氣。冤豎哉。公於孟春下旬。知晉必不守。手書訣余。無他語。惟云。死生之際。幸已了然。益其守死善道。豈一朝夕能勉致乎哉。於時文武將吏應時盛等。從死者四十九人。力不能和公存晉。而慨然各以其身爲公殉晉、所不能者時勢也。其慨然者則精忠之感也。當三秦陷時。馮撫既殉難。偕死者相傳僅二人。　先帝憐殉社稷。而忠死者僅二十餘人。視[illegible]讓

皇帝時遠甚、今一晉之官。成仁取義者。反倍踰於舉朝。然則使公當國。以精忠作倡。國必不壞。即令數阨難窮。無可奈何。而其烈烈以忠顯者。豈必遂遠遜建文時乎、益令人恨秉國者寡廉鮮恥。知爵賄、不知君父。比賊至則屈膝受刑、財盡而繼之以命。既不能圖存。又不能善亡。則忠魂寥寥、爲可痛也。故曰公之死先於在京諸忠。而其死也光、邇者大宗伯顧公請急卹公。公非獨爲公也、實欲以激發海內。上深嘉其意。立允之。謚公以忠襄。與先臣王忠並祀。祠號雙忠。時盛附食焉。嗚呼。公不負國。國不負公矣。公前更寄語余曰。吾死後。傳吾心者。後死之責

也。無何而公死。公不自負。余其敢負公。嘗妄意欲爲夲日死義諸臣。統作一傳。外首公。內首劉宦諭理順。從公死者四十九人。從劉公死者二十餘人。公守土臣也。忠誠感乎將吏。劉公侍臣也。未執政也。又非部院長也。無平居之責者。忠誠感乎其一家。均之卓絕末造。震耀前茲者也。公死矣。余每追感平生。凡與公地異而相信才異而相知。學異而相資。公壯而從仕。余晚入朝。公屢膺劇重。余處閒散。年來聯談亦不數數。其地睽矣。而兩心相信如一人。公細密沖虛。善觀人。其才本長於治內。及歷邊事久。心誠求之。十年以來。遂曉暢兵機。天保采薇[illegible]侵。余自研經術簡一身而外。渺乎無片能也。然而以[illegible]爲夷吾。余亦不敢遜叔牙。公好禪。余距邪說。學殊方矣。然而余式公超曠。公復不厭余嚴防。更似於朱陸兩先生。有非必步武而冥通者。公自撫晉時。其從子頴韜遊成均。偶言公有少女。慧且賢。適與余第三孫同歲。余私萠蔦蘿松柏之慕焉。顧念公。故吾公祖也。略見晚學。何敢攀。造次未出口。及甲申春。知晉必危。公必死。終不得一見公矣。得貞臣之女爲吾孫媳。如時時見公焉。乃飲淚托公從子及他相知者以請於公。公報曰。此時求姻。益見幾亭矣。公之終不遐遺余如此。余自問國變後。慟公者累月。設令公論未伸。方將慷慨而排之。今忠貞大者。直有掩涕低徊。益撫膺慟哭而止耳。嗚呼。今日者雖云哭公祭公。實以當傳也。公其聞諸。慰諸。能令我夢見諸否耶

祭吳子往師（乙酉三月）

嗚呼。人生知己最難遇也。則知己固最難忘也。有以爲引爲知者。此一日之知。有肝膈相信以爲知者。此平生之知。而又有從幼預許其不凡。往往先幾而得其胸臆之所存者。此之知己。又非獨肝膈孚信而已。先生於予。蓋其然乎。則於其生存也。固晨夕儀型之。而於其沒也。

又安得不號慟而永懷之。憶予年十五六。從先公於金陵官舍時。方一意舉業。更名師數人。皆於予不深許可。予亦不以師爲知己也。先公問而樂從者何等人乎。予舉先生以對。先公喜曰。固吾好友也。遂從先生遊。先生簡素寡交。獨與梁溪高忠憲。崑山歸陶菴二人者爲忘形契。性更不輕贊人。初見予歲寒松栢之篇。喟然歎曰。是子也。欲尙友千古耶。又命以我亦欲正人心題。賞歎不已。曰。壓倒一世偉人也。因語先人云。此子他年能不爲才所役。則所至不可量。至於舉子義。固荊川鹿門之儔。先公唯唯。不敢當。及予三十六七時。先公沒已數年

矣。於時先生則語人曰。此人真可與經世。復十餘年。先生又謂人曰。此人學思兼懋。殆將集羣儒之事業乎。益予之學。從文詞入經濟。從經濟反身心。皆用逆用漸。而先生一一洞見之。至其舉往往過量。則成美之意云爾。嗚呼。先生知予益如此。予亦稍自幸知先生矣。而先生安在哉。先生爲人。少思慮。少舉動。少觀覽誦讀。少文詞。性好山水。好茹素。好樸服。好野處。弱冠舉於鄉。而性亦不樂仕宦。歷躋五品。寓意而已。臨化貽十則。首以勿用冠袍束帶爲戒。益其素志焉。先生既與高歸二子爲石交。而歸子以瘵疾早世。先先生没三十八年。先生哭之。幾殆高檉瓚禍。亦十九年於茲矣。先生又哭之。惟先生長爲碩果。至於今。八旬考終。求如先生之哭二子者。不知誰何人也。予更憶少時事先生之次年。卽引見高師。又得仰交陶菴。既久而定陶菴集。哀次高子遺書。以傳其業。一時稟諸賢意。皆爲介成之。及門締交。當日之緣。遂爲千秋之事。然則先生之不負亡友。以玉成余小子。於今日。得有管隙之窺者。其高誼隆恩。豈非世世所不敢忘哉。嗚呼。先生之於世也。以不涉膴要。故不危。以無大譽。故無咎。以不屑世大任。故不譴瘁。向也深悲二子之没矣。今如是而没。豈復自悲。而哲人凋謝。爲之悲且思者不得不深。固非獨葭莩感痛而已也。世尚喧徨。安得如先生之靜。世尚混。復安得如先生之濟。世尚奢。復安得如先生之樸素。是實使通國失其羽儀也。親戚朋友失其楷模也。而況予小子失知己之明師也哉。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八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九

浙嘉善陳龍正惕龍著

文錄 詩

箴銘贊（十六首）

肩輿中懸版箴

有敬則式豈曰養安於心戚焉乃坐人肩皇皇何求慰生我之天

守口箴（癸酉孟春席間失語作此自警）

惟口出好亦云興戎所傷匪細金人以封或終日言爲謀克己滅否斯人夫何暇矣辭寡曰吉凶是辭多言人不善如後患何值茲禍門頻登頻犯於今大悔凶咎其遠寧過於訥未稱人心毋概便便以危我身

供客銘

良朋叩門或近或遠或早或晚促膝談話或菜或茗或酒或飯聊合歡爾顧各傾量無觴政之煩苛得几席之爽曠數味有餘肴隨酌有餘暢王既樸略客亦安閒儒生似野老闒闒若青山悅古人之真率任儕俗以呼慳彈吹惟涼風籬花獻作色群居耳益清醉餘聆疇惑乍或嫌於任我久相安其來卽

長安雅會銘

三人共席六簋素一踰則有禁許其不及貧亦頻過主易爲力迫燈而散亭午斯集役無怨言馬無疲色金吾不驚卜晝維則如何如何衆皆曰得

衎衎壺銘

有人偕酌獨飲亦適童在斟之手斟亦得一壺衎衎或庭或室或歌或默

小飲壺銘

名花忽過小飲好友畧憩小飲凌寒出小飲衝暑馳小飲餕甚不可遽食小飲珍醞不多得小飲也

同善會銘

一體萬物尸之以人其間特重者耕男織女先哀者煢獨無告之民政顯諸仁學藏諸用而一根於吾喜怒哀樂未發之心堯舜所以傳湯文者此乎內聖外王上天下人往古來今舉頭見日無須遠尋矣自學者辭繁理晦迹繁心晦而聊於一事振千聖之真

補式匱銘（甲申）

輿中有式式中有書季春九日巨靈勞諸嗔其無用飛散郊墟器碎尚可補物紛亦可整存茲象與變居恒貲人儆明以表行路之難微以寓得失行藏之影

再顧銘（甲申再莖出處皆得闕）

入而後量靡不有悔量而後入自昔所貴嗜泚風勢嚝定罔是念彼吉人難乎姑試神堅我矣提以二事禍從口出慎令勿易病從口入節令卵味孫斯以推復何問世在世經綸在身康濟亦憫亦悅相兼而至道固有命聊行臣意

天倫圖贊（有序）

歲丙寅余年四十二丹青家爲余寫天倫圖長子揆年二十思頗深而近餒大子脩年十九嗜頗淺而近泚第四子略年九歲面狹體臞語步剽捷第五子養年七歲方額圓腹語步遲緩餒宜集義泚宜知務剽

捷柔克遲緩剛克凡濟之中者吾事也則吾之庶幾於中敢自惰與

贊曰高客謝功保世最長本於德行家國齊光未克攸建修能避禍敢忘厥志云惟式穀陟或高客聯或彭澤生子掛懷迺還自策迺祇循良亨弗酬戴貽我小子率哉以佩

山居圖贊（有序）

爲天倫圖竟復令作山居圖彷徉於清湍翠竹之間而仲兄修在旁志也聯翁樂建陽風土移二子居之且卜近地如建陽者而外築焉養最少察其性差簡濟遂定與修俱垂之萬裔俾悟遠盛厥號撲蜀初慷帥未方乎桃源然亦世得爲山中人矣武處縑素五百年而收當如此圖何曰人之足慕思者如韓魏公陽明子世莫不一快覩其狀况予孫耶苟不慕思魚之蝕塵之蒙恐不待五百年也子孫而慕思上世則良工想悟何代無有臨於未敗譬猶易草傳光生面長新或乃人敗繼素爲繼素之敗人也奚慮

贊曰我三十餘悅彼山溪溪筏颯颯山翠萋萋郊烽猶寂群龍晏處心耳乍諜山靈哂許遂有玄黃竹石獮閱卜務生今何傷買山盛時淡淡雲擾靡覯貍鼠息窺熊

豹莪爭參差容膝群以黎耕猶古鼓腹羨豈於贅先址非遐同氣頻來長間以少相攜莫違定居亦寓時往亦歸此節真丼此遯真肥長物任遲身心在我暢是義也、何得頗有忘而存有戀而墮一日之幾千春其可

巽輿家像贊

字穉足半仙目百山翠萬林綠紫絕顛恐於木泐俱翻友猿鹿懷神龍長信宿衆胥駭道將熟安從來傳固獨先後天姬與虞知音對相酬復山貴性水輕體道無窮窮其古恍有望伊何偎方者冠敝者韻音琅琅髯欲起若指點若聆言令後人想像爾題而照金蘭始樵足耶

非兮是仙耶眞兮似惟賢心勉吾子

孫若英像贊

白雲盈天孤松欹側竹橋流水背負空石偃琴不鼓一鐏獨適手書忘疲於世無爭拙兮巧兮均非所譽五斗奇懷心則淵明伊今之民兮其黃虞之民兮

筍洲頤翁像贊

聊仕不辟聵世之大隱耶山居數十載今之逸民耶二宗互豁返歸乎倫物近古之儒紳耶不多涉世務深識世務不泥交人才善辨人才意者救時之一个臣耶儲然飄然者其非韻翁然皎然者其視聽嬰鑠然者其持行而不疲不倦者其精神吾曾少概見於風塵也耶嘻我知之矣意者天綿此老以式穀後人俾朝野偕沃其膏露而且黙推夫醴有深淵芝有靈根也耶

辛復元像贊

繼踵河東力有道派動必服古言則無害噫是所謂辛復元先生者耶守性善之宗傳而排無善無惡之詖說知者述之疑焉則闕信者行之未信者俟焉而莫之敢蹴也一以威儀踐敍爲宗使無忌憚者無所容其挾竊斯不亦蕩近世之翳蝕而有護於千年之日月者哉當事交推遂貢諸廷方當一試之用而遽歸冥冥噫嘻吾聞其名未暱其人向也讀其書考其行事今復得彷彿其遺容而怳然見先生之心矣

古今大聖大賢大儒贊

孔子蕩蕩巍巍顏子從從容容而曾子實實樸樸子思子深深浩浩而孟子磊磊落落周以下則有若諸葛忠武侯者謹謹愼愼而文中子英英卓卓入於朱濂溪渾渾融融程伯子洋洋與與而叔子侃侃誾誾橫渠艱艱苦苦邵康節瀟瀟灑灑而晦翁懇懇勤勤彼許文正之特生於胡元也殆亦道亨而運屯者乎至於今文淸薛子平平貼貼王文成高高朗朗而先師忠憲的的眞眞嗚呼自茲以往千秋百世尚有無限生民

四言　十六首

大成頌　六章

上同乎堯同以如天天於何如無名無言下同乎顏同以好學所好何學在在咸樂
姬公元聖及唐停之公身行道孔也明之侯魯相周有臣之疑百世帝師允維布衣
瞻彼泰岱下多白雲天既無階雲亦何門委蛇陟巘夷若平原步兮趨兮絕塵以奔兮
悠悠沂泗泠泠洗心水曾不波風亦何塵聞如靜如乃房衆音傾耳而聽以玉以金
手澤者檜蟠根長活
聖代之興闘

灝條是發鞏我　皇室踰幽岐之業三十有三紀猶未
中葉　過烏不巢潔兮高林荊棘自闢曠兮我襟興端
來朝肅乎欽欽翊也樂育不億萬千春

宗聖頌（五章）

陽明先生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泥未聞好學一語也顏子沒時曾子生甫十六又四三年而一貫傳矣曾之立誠續顏之默識聖人豈復云爾哉知求放心又即默識之旨也聖學至孟而始續乎

卓爾已亡修者穎絕一呼一唯如嚮偕徹惟子最少於道孤傳坤以立誠迺達乎乾元　志學踰幾篤行非久迺質迺忠敦民自守授之一貫先定厥宗由茲積累乃靡維靡窮　聞道居前累仁居後譬彼靈雨時無定遘或化其萌或化其秀一底於成承化功之茂　上承大道克毅克弘亦風亦詠由於淵冰立教罔踈曰開思孟之朋何率非慎何覺非凝　好學永嘆益未得子及既得子如或後矣因言識默聖學存矣謂如果亡良知孰起

房中吟（四首）

蘢蓯仁氣是識仁氣何根培諸闕闥我情睢睢我俟混混維和維辨禮所從陟滌風滿壁行仁是力

序云蓄秀六合競彩天氣大舒天根不改奉長之蘊先期斯在德諧形就雍容樂愷實生高秋中央之宰晶晶秋日萬物齊潔義氣嚴如長爲至悅摩形覺爽觀心知徹以直以方乃宜乃哲立天地中對秋靡缺智效群動不見爲神與嚴冬配乃覿天真靜遊與變移移室人收之爾閒擴之無津雪定冰凝伏以大春

種竹（四首）

釋釋泉上微雨新足移彼植茲以適我欲延盼中庭有光如玉中庭維何白雪綠竹　綠竹朗朗十竿有奇築土方平雪零其滋慨矣寒光娟娛更宜相顧而云何以賞之　賞之以酒稱此衆悉上覩下覩似踈似寄風搖其影泓然碧立魚相與潛鶯所未習　未習者魚如習者我清清聞見於何不可低樹小草俯環其左伐殖有朋脩然來坐

夜度萬松嶺（九首）

夕陽溪上出步欣然所欣謂何曾無可宜　矢矢者泉卯卯者石翹首忽兮林間天壁　明月之下古木萬竿村老無知聊與晤言　我雲近樹我月近庭靜飲卮酒亦見此生　雲曾陟降月左而右盤礴惟意不知其久二人皆醉我和汝歌亦既和之又如之何　徐乃經

一編 52 冊

息而夢古人長閑心休偕爾爲勝　覺則曉矣閑庭好矣寡笑有時踰之慘矣　古人曰不然來爾無悉往爾無偏一若閑閑兮一若乾乾兮

初入九鎖山（七首）

州静日妙舟子云喜人枕於橋鳥棲於水我舟既謝我輿伊始山音水音幽人之耳　辰胡爲良云郎今朝地胡爲勝所至逍遥遊無與隣隣處者謹清江惟鑒翠蓋惟焦　千山之內一舟之上舟小容膝四達天敞其徹可洗其空可仰載人以遊載天以往　萬石子子波行不行間有行者與波晶晶檥於山足山半雲生與人其

疑天何時清　雲上空中斯須既無時能攀諸神清是居松喬壽矣猶與天疎心絕浮雲天淵襟袥　百卉有風及時放綠未旬而盈無山無谷物得其意人爲寓目悠悠夕陽離離空山　新月自厘誰爲之乘露零我衣與子皆省漸言旋歸參差人影月往日來名山萬頃

甲申還家

時時此心行道救民然淡淡爾不可則止隨時而歸我心則爽

五言古（十八首）

荻秋泛飲（辛丑）

輕舟傍蘆去蘆聲動衣裏老僧敲夜魚遠近來入耳蛩蛙忽躍出如領月色起回首瞻幽齋寂寂知何決玩山忘其山玩水忘其水

寓金陵遇雨欲之武昌

雨滴鳴春寒敗栢半庭際隔垣抽線柳苔蘚欣相麗鴉噪深樹暝鵲飛高雲蔽清聲獨何來風引野鶴唳物新遊子月時變征人意釋戀經宵晨群榮滋芳麗鶯波千尺奔布帆凌風濟碧插天外嶂黃迷沙邊桂照歸徂翁馳江深龍子愁西南有月華流光勸行勢

詠懷

炫炫田野花啁啁叢林雀歲華不可念持此感寥落佳人杳無際後庭多芍藥春風發奇姿旭日耀華蕚豈伊無琅玕侵侵蕭與藿所膽開平生風塵寂然訴托株遠以堅霰雪何所却顏色非我重無言報珊瑚

過句容初拜先祠（丁巳）

雨後生夕陽淡淡西郭闖西郭何所有祠我先大夫念昔爲此邦正當彊仕餘纂帶不遑解晨髮不及梳琴鶴猶爲累經畫忘其劬予方處齠齔梨栗詢有無風霜二紀來天人忽乖徂遺範不能仰猶疑堂寢居哀號莫我應居人怪何如僕御告之故婦女皆啼濡悄焉無復言

12A

淚急乃躁愚屢過樂贍對從今非厥初哀哉其已矣勉
爲守身圖

結屏 乙丑

代竹三百竿度自康山裏雨餘溪流迅乘漲出澇水透
迤逶平洋咫尺我門是因臺留方座隨徑多曲峙衛門
前竹爲有時宜開啓使甚灌花便烟霧輕濛似籠籠布
置虛隔此花間履望望莓苔蒼盈盈鎖丹紫縱橫月光
活瀲吸風鳴羨抱膝獨悠然即戶開彌喜奇篇澈高吟
久武商古史蕩蕩今古心落落捐塵滓靜息舒勤悴淸
齋亭芳芷結宇不暫歇隨彼願終已素食半蔬害幽意

安足恃力報每循環妖妖長在始

閒居 丙寅

多病讓世福因之淸心神焉知蒼若表不以厚吾身寡
交迎送恬少思端緒萁澹茹與含默日於元氣覩吾事
有獨存吾力有獨珍長學混沌法亦隨聊且因混沌非
倫物聊且非經綸即語敢武藏淸吟開出塵所願但不
雜紡哉庶吉人

葬第三子更 己巳 閏月

精光啓不藏中懷坦以仁光露銷耿近仁愛生氣覩形
天理宜壽偏與天作因誰能免斯理已早滋酸辛去汝

三千道聞訣空泪淫今來永藏汝見木不見人暴隣忽
相携死杖交相侵殤子復驚骨奚曾生不辰依依初祖
靈來無氣氣孫新植冷蕭蕭孤雲停陰陰一時骨肉緣
歸路猶悲吟明知哀無益哀發還無限命也可奈何咄
咄摧我心

將入前溪

來遊適凉月泉阿猶能翠啞啞欒欲動冉冉風當至甚
鳥自得時歸魚愜人意新景永未腐淸賞待無事襟致
一超往顏色灑然異朴古真天遊滌除人間甚

嬰兒

嬰兒定目時無啼亦不笑胸中作何景誰能想其妙俄
而應酬息悠然自還照我亦一嬰兒與世寞象貌玆意
將可長長玆果奚道

詠懷 二首

人生百年中又冷長世名天地況有涯此名誰與恒假
也能恒之化去亦忘情古有大觀者不復計徑徑樂意
滿乾坤朝夕通死生白雲引爲佩和風團作羨優游足
我性寧知丹與青

野溷鶗鳥咏春浮草木麗雲掩中原色日光斷猶綴農
夫勤禾黍笑語淡涯而不時無虛隙廣陌縱所葬矧乃

竹帛處往蹟今之癘銅鏡塵山根寶色天下睨孤臀一
翔首天門詎迢遞千年花林鶴清風脩羽袂

其二

掩舘一人席開窓幾枝桃凱風展卷帙長藤披桔槔天
機是鄙歲無物非逍遙

桃花戸阻風

飄風遂竟日車息塵自生曾是衆祇聽而能獨遣征易
險出天道靜躁繇人情渝怒徐徐回民志亦以寧今宵
即大處晨起難豫轡平地尚茲阻驚濤况縱衡大哉旅
將義稠類夜所刑春時益勿疑塵網晴復攖

送劉念臺先生還山（癸未）

有德必有言聒對每斯人言共所自得歷歷清且眞識
清薄耳目存貞簡研尋潛體數十年優游浸以醇鏡湖
一今古稽山長自春至樂莫與易顧難愬斯民罷勉脂
車來朝野倚道心輝飛落天際鴟鷺群歸親一朝切諫
去脊沐依然屯應頑訛與風良士送其津羽儀復千仞
冠裾潔難塵徙蹊而合車不獲公卿身將者列道周行
矣不見人矣見亦矣獲吾斯樂久術修途衆靈呵舊堂
雲物新英英紅蕖爵熙熙碧草辭天壽此不忝八表齊
正欽漱流念時危貞哉惟老臣

附念臺和韻分三體（首得與韻）

路水清且駛路城客流人時物既屢遷兀焉抱所眞
一室寤言少俯仰費招尋叔季日以降三五何共扉
庶幾親見之草木敷陽春豈徒謝吾友天實悲斯民

其二（得賦體）

宇宙雖大矣結束惟寸心此心亦爾爾所貴體認親
與子澄斯理千秋亨以屯天造當雲雷涉險如孟津
悠悠世眼白彈指不盈塵但令此心在宇宙歸吾身

其三（得比體）

鬱儔烟霞飛不可援世人煌煌鸞鳳姿而可雞豚循

兩者適相得白首早已新君如遂遐舉千仞期合辭
卅哉武夷行流風忝所欽終令伯玉賢至死懷諫臣

余在官兩月不及推轂幾亭旋見幾亭遺葬非而
不能自終以爲恨故及之又書來欲往武夷拜文
公故里

不得別（爲丁酉人賦）

早定歸耕闕憂達實翩翩何爲泥恒度矢志仍以牽自
憚簡書威振感物駕箋窒人此回別含悽特殊前對我
未一云既行始云宜兒媳向依膝兩兩新築遷雖云尋
丈地間寥形影單華景陰可樂有福斯受閒休暇詎福

門乃戾憹絕關久病自謂常群情亦盤桓此日與此彡
居寢猶未干中宵忽煩悶嫗婢寢正酣瀕絕無一知及
知已復難苦我三千里辜爾四十年設若在戶庭聲聞
或相連回生因寞寞死訣心亦安臨訣當何言無言意
亦寬豈茲悲痛外悔憾將萬縷人云死別苦得別猶遺
歎垂死不得別是誠心臍衆哭兒以辛酉更兒三載延
今復十八載慳茲伉儷緣反復長安遊驚哀與身旋樂
行丈夫志人生敢違天我今倦遊矣眷懷誰與傳有能
識吾心傳此哀歌篇

除夕

兒童欣歲除老人多感懷欣感各何心長短在後來人
情因人遷默默成沿洄吾茲已兩忘悠然返未孩

至家哭丁孺人（甲申三月廿四）

戶庭悉儼然林表枝葉新鳥雀聆我歸飛飛交和音一
自入於官好逑邈古今慰勞既閒如衣食誰爲任兒孫
競前問歎吐藏悲辛天命豈不知溫惠縈此心何以承
慰子永我明誓身名銷嫉亦忘棄僞留其真前行即自
鑿他車時待尋松楞共空山寥寥秋與春杜彼工師顧
天年息爾深與體終同歸葬洄仰所詢

夢劉文正湛六（甲申九月二十七夜）

劉公往不返浩氣陟帝庭平生坐春風歷難鐵石情能
靜泣欲枯轍跡交冥冥公今何所哉淒清故都門卜寓
云新遷招予過一言登闕試遐矚四野如重昏早知絕
路岐盟心時復諭致命吾所安所懷重膧恩燈下敘公
素寐來覲公魂幽明果不隔千載知公存

七言古（二十五首）

夕泛志感兼呈所知（丙辰）

秋宵泛泛芹湖月月光濯濯波搖潔千頃萬頃浸月明
荻蘆深處明還缺風高湖潔雲盡開月光穿過蘆花來
參差水底宮室影照見分明百尺臺湖傍兩兩看中流
月明夜靜猶扁舟笑歌聲徹岸邊樹白雲凝竚哀清秋
毿毿岸柳隨風轉皆昏明月波澄遠鶴鶴香花稻綠肥
曲曲川流去復返月華入水風濤湧碎于珠玉灼于銀
片人不得對新月新月還將醉後人露冷寒砧鳩亂啼
雙鷗浴起月橫啡鷗應飛向消遙宿月自飛回水面低
可憐明月付流水擬將掬付人懷衷誰當抱此明月懷
長與流光照相似水際芙蓉映月栽醉眼迷離疑仙媒
桂棹逢迎特妙應蘭舟移卻空徘徊橫斜月色風輕細
篙師歸唱秋宵逝寂寂隣農睡正酣乘月到門犬孤吠
物新人換加秋風惟有明月千秋同歸來解帶夢軒半

揖對義皇旭影紅

暮春篇 丁巳

暮春花發鏡如月冠我南極影迷微道路傳來新使君
春江乘月非遲絕旌旄杳杳馳國人春月皎皎愁人心
野艇片帆月中去愁極那知桃榜春禾城桃花色已凋
微雨濕帆行蕭蕭春光百里分蚤晚一樹鮮花滅渡橋
明月醉人不能醉微雨綿綿雜人淚迷看桃柳半成莪
雨晴如夢人奈何當年黃鶴風流長庭趨遠泝春江上
風月依依魂魄寒悲別歌舞矜遊賞吳王臺畔鷓鴣閑
建業城頭草樹妍歌裡夕陽留不住舞邊鶯燕去猶還

清和春月優游日千秋俯仰愁人立彩筆一落映嵾崟
更懸寶劒搏霓虹紺髮筒雲齊氣色清眼仰天呼吸通
谷中鸞鶴相翱翔影高入水雲悠揚碧梧翠竹求鳴侶
遊覽天地詳圓方虎丘石澗池寒綠傍湖誰予結幽築
水表疎松晚自然茶香片片晚風煎飛閣占絕丹青意
人綴畫中手捲簾山含幽遠人爭至擬作繁華山無意
山若奇肖澗壑深枕漱幽人曾一二玉顏香鬢擬花好
春服蹁躚群窕窈絲樹波間人面紅嬋娟形得春風老
天上風微天下春驅車隱几晴鮮新行藏都與春風對
淡淡花叢泉石溫古石散列行人外百尺高松擎扇蓋

曉氣連雲漁火生帆入清風動襟帶小舟先發月同移
忽逢年少錦衣歸相看相識未交語歡合離愁各自知
露冷蓮房菊艷秋光襲片花競曉愁樹風冷冷響千載
寧能年少持春既春山如笑向誰笑發嶂低昂皆月照
山光青映菜花黃維舟獨聽千山嘯舟子頻催逐月開
漸去青山關墅來不斷清風點鼓角未斜明月盼樓臺
夜靜臥聞長笛音何處梅花猶待今萬花鋪遍乾坤裏
人眠非作臥龍衾橫絕千秋縱高致近感一身親相遇
緲然千古得我生花開月圓人登路平生意氣指日月
整頓人間須勁骨光風迎袖不厭多手焚名香味高潔

事業春歸草不除微風入榻翻我書岳陽樓記宛然出
參差憂樂情何如俄看流水舟邊止浮峰漾漾雲倒起
不將流峙定山川憂樂交迴亦復然古渡爭先舟似馬
商婦語喧猶戰野星槎冉冉御石尤勝園清絢鳴觴濫
錫山之巔湧高標爽天雲霧旋其下愁來無力臨眺難
凭闌望見臨眺者段段春山萃昔遊濺濺春水汲新愁
解將新露棲芳草又見沙晴欸白鷗巢齊石凳日堪遲
雲海龍鱗應自求咫尺幾番佳氣合低徊無意玉琴留
歸舟獨坐愁未闌春色分分亦可憐微鳥美魚俱非我
情來唱此行路難

讀書四樂　乙丑（時居康憲公喪景樂情哀似歌似哭）

倉庚伴來天地姸新晴新盼千花然明霞色動簡編上
凱風鳴過清琴前撥耐繁華耐寂寞陰來轉省讀書樂
讀書之樂樂難云咏旋浮几浮氤氳（編無色霞映之琴無韻風聲之玄之又玄）
交交梧翠晨燠微井寒初汲澆芳菲飽吟梁父還摩挲
行看滿痕徐解衣承日從容無限事相視聊商讀書意
讀書之樂樂弗諼或愛涼風盟考槃
容乎蕩蕩亦何容西流爽氣澄心胸菊畔尋經雨瀟灑
松間披史月玲瓏生逢搖落易悽惋寥寥讀書彌獨遠
讀書之樂從中鬧酬酢萬古消人哀
山茶穿雪朱英孤四壁塵清冰一壺凝眸天宇靜無說
古意惟存太極圖酒香火煖微吟後端坐讀書還更久
讀書之樂此際深魚龍蟄息方沉沉

于忠肅祠壁　己巳

忠魂浩浩浮明月古云三畫西湖竭黃鳥不贖秦民哀
虜來國定公脰截一腔熱血曉森間玉階不丹西市丹
奇才勁骨照前古寧復惜死須臾難當縣時事人莫了
隱忍一身天下保不然移卻東周根但懷義氣皆能道

弔劉少司馬與鷗兼呈曹庶常　庚午

未覩劉公作何色但聞公口多激直事急進問功必成
且出一身許軍國至明荷畀非私光息偃尊優心計長
不委運籌委殺賊無師無仗還無糧衆衆老成莫奈何
蠹茲新進君前呼朔風一旦灑征血直令悔作新鬼愚
庶幾群忠競趨走朋撓惻卹又令後英謀勇略登無門
忠精拭目皆再首五鳳雲飛大木支千樹萬樹幽谷音
太陽宵露自舒卷咫尺中與結構時我曾問君人中絕
君言劉公真冰鐵鐵折冰碎君語微我疑豪傑知豪傑

舟中　二首　庚午

四鄰衆壑奏清音天無風雨人無心晴來處處天皆碧
春樹離披倒仍側子皮新釣南湖南影現仙人過吹笛
安流曲摺天之下蒹葭白露低徊者秋風微送蘭枻遲
隨處烟霞我所思良辰美景可偕駐嘉客清言無厭時

大滌山歌

靈山自滌非雨灑闢闔虛翠樹間瀉棲宿洞府長月明
托與山靈慈姥靈幸值開身任超忽屢望飛塵感明發
感罷歸來又山月
松尖突兀竹葉斜拭淨巖端千萬枝素冠何人迴澗裏
茸茅石上依且倚長賦黍稷忘簪纓貽榮世世亦不爭

浩然一氣宅太清

野人鳴（十首） 庚午

天然翁舞山中懸瓊花百液資大年凉不氷分溫不然
神仙解難等閒事俊傑考槃成洞天紅塵若處是高搴
誰寢豐草林間炊誰識花開與久期鳥鳴斷續山光移
景風宵進適春鐸靈雨天爲沐大旅巖巒殊絕泰山湍（古者遒人以木鐸警衆景風在夜猶有遒人之思焉膏澤出於天則無不沐德矣皆喩王恩之浩蕩也末因大滌山近有泰山祠故云）
原隰晨暾一片紫綠崖千丈谷風起踈篁又漬寒輝裏
且勿披雲叫鳳凰聊與忘機馴鹿豕蠢蠢野人隨見喜

冷冷泉石涵天虛絕影聲銷隱者居自盟自舞夢成蘧
遊步已忘舟上釣洄波正返去時魚人生一卷亦一舒
羲皇之書自追讀晨夕棲遲小草屋幽幽碧玉間紅玉
坐觀池上四面花臥聽簷邊一聲竹何心何事超然獨
隨意乘樵舲滿天隨處浮綸綠滿川橋畔猶餘范蠡船
試穿新履逢花發纔枕殘編適燕旋光風襲襲照千年（隨意任運則隨處藏身扁舟五湖未爲善藏其用也）
今人心似玉壺氷眉宇羹墻古亦憑千載相知一枕肱
翠屏潔氣神龍爲高日澄光白鶴升空清上徹本無層（心不淨者不可以夢寐古人苟淨矣地位一徹不煩階級青天虛翠神龍能遊遊之日光四鍊仙語能冲）

（紫 [illegible]）
陟崗高我恒着展迴風凉我恒照澤盈盈十里耿難迹
天面江心怒欲搖耕謳野吹歎無數大東徹是耰鋤客（澤衣之裏也凉照因景而發指渡江之景也以陟崗與迴風之風雨驟來渡者驚耕者喜驚者少喜者衆大江之東莫非農夫也歲西北之荒饑深矣）
敢緣挾策嘆榆枌敢從年少慕奇勳單卜穹蒼祝聖
君人生老少自然理世運汚隆難不聞樂憂長半靜中
分
手將千古與低徊運幄天心不倚才餐霞吸露泉并來
寘鴻忽把茂林謝風過波平又或回乾坤只任澹交裁

（運幄于天心四圍無可倚藉以喩均天下者雖須才而賢非才所能致也惟澹泊無欲舍己從人則天下之人皆含膏飲醇矣然功成則宜速退或志不合則宜亟作不得已而再至者偶有之非其恒也戀泰交者不可以裁成天地以濟交爲泰乃免于寵利之忌）

學道愛人歌爲大司寇丁翁賦

（記別見） 庚午

香溪洋洋貯英豪勇哉孳孳歲月高聖人在心民在眼
呼童解纜凌風濤三旬跳躍數千里隻身寂寥并如盲
兆庶爭與皤然翁公曰行行我壯矣泰山插雲無依傍
蹐拜日月龐拄杖玉金之式足平生聖者子孫來相向
滿引太和還過淮輕衣紙扇經栢臺老臣爲民亦爲國
悉與江南韻急哀萊根脫粟更獻酬農家風味相與收

聞者百姓覩者吏百十年來有此否黙黙丹誠照江日
片語有力漕帆出海遞歸來軍亦南軍行民靜官清逸
木爲民出出無蹤晏然消弭翁無功爲問翁功幾許是
江南家室俱翁子溪村漠漠城市熙雨露當空月滿池
民欲壽兮翁未老方知閉戶非高蹈會應相率辞裾倫
盡發翁堂爲民報

詠魏忠節公小像（像不甚似　辛未）

追君丹兮殷叫閽疑君此去不得活欲把鬚眉示後人
却看臨危否驚怛生業蕭蕭回首寬半枕微風午夢殘
起來一笑好顏色不曾努力自加餐服君此意千秋羨
惜君一去難重見頗覺丹青道不眞爲君短歌描生面

詠魏公子

覆巢無完卵兒童不驚傳千古巢覆卵可全北大驚心
吞亦傳庭前別母登心碎車下遲追血已煎虎狼逼車
不得近風塵饑渴微相問欲訴孤冤天聽高細壽諫草
霞光輦扶得游魂入草際啼斷答拜不成班亦知擁霧
有時淨英氣消來恐死艱弱弟慈親共採蕨表忠幸遇
飛龍出血疏丹鮮動聖容許從故山祔遺骨縈縈雙棺
翔綷松還疑車後哭遺蹤憔悴旣深惟一死不妨驚怛
配從容

五言律　二十五首

秋日感遇（乙卯）

往往天難問期期福未全讀書頻自解經世亦隨緣夢
結嬋娟外心依水鑑邊不將憂樂共若計嘯歌偏

徐州道中別友人（四首　壬戌）

塞外風偏慘江南日未舒賓鴻發避弋深鹿豈懸廚稽
寶時勤相萊燕手健袪業農分取舍茲隱意何如
姓字英雄聯邊沙五載愁至今尊白面何術保清流宦
態同弈奕戎機默借籌素心無待卜端與結隣遊
有母歌餘日無兒哭問天若留借遷迹應更慊隨緣俗
朴多生理山幽傍日前會瞻銅柱立聊倚白雲眠
說水堪垂釣開山復足樵臘殘開宿釀春煖接新苗少
客頻過熱幽棲獨覺遲蒼生敢忘念應許賦漂搖

竹屋（壬戌）

鳳城齊碧瓦占築紫雲端劍氣韜猶射琴紋斷自完辱
軀經世快微福濟人難獨矢臨淵意平生未恐寒

春季南還（乙丑）

春歸兼類聯鄉思隔谷茫霧重平沙軟風清泉草香溪
村拱遠翠簑笠拜殘陽冉冉空遊侶依依獨斷腸

感遇四首送錢宮詹之任于留（戊辰）

隱負孤誠久交尊面面才斬纓當陛潞民物卧流哀不
計脩名集惟規泰道開素心人共見真驥逞應迴
骨是千林竭終緣一鏡空豫章求匠石啞怒入宗工盼
秋光初靚希微息自通長居秋水上出沒厭群龍
有衰非遐棄爲霖欲發投夢邀玄寵合枚就衆思求正
殇陪端拱徐言斷大謀孰爲天下士此際定悠悠
出處依天步安危禱帝靈四夔環作守千署靜爭鳴采
綠同長日觀觔起太平招攜隨父老來數斗南星

山遊（五首 己巳）

湖光平欲蹃山氣翠于鈎巳陟雲生頂迴看渡處人家

裳皃浴似荷笠燕飛真又得來樵伴推松指點親
簑篛微謳動乾坤一息開雪明浮殿戶松受靜山齋相
過如今日無言訂後來前溪好新月攜手咯徘徊
獨寤雲霞寂深居豺虎泯欲沿溪畔色猶勘鏡邊身徑
絕疑無染蜂廻忽遇人非烟沖一縷莞爾百山春
最喜來遊少探幽意亦空農談過澗得眺眼隔林窮人
醉春風裏花開朔月中捻泯問何處跡灑咯相同
晚山因益好非倦亦浮槎古木懷雲氣輕帆御月華客
休溪上侲童壁石邊沙一聽泉流靜悠然此夕家

遐邇

庭際皆紅日登樓眺禁幽世平偕衆樂身健更奚謀靜
坐消長夏行歌換早秋白雲非有意閒並碧空流

元宵憶家園（二首 戊寅）

綠野如前綠青雲逝出青肯將當世意輕負古人情入
夢　箛隱餘酬鄉信平照人燈月裏春服影縱橫
薄飲乘春夕幽懷踏月光雲隨歌韻轉花傍翠粧香海
曲遥驚骨京華共處堂無縣一噴醒耶此逐清狂

同金伯玉顯靈宮觀柝

一往柝間語千秋吾黨存低鋪琪樹幹蟠結幻雲根雨
露推群植風雷任大渾古今亦何處相視更忘言

感懷（戊寅）

筮仕衰年淡酬恩季世疑不知何道濟猶得轉時危魚
貢宮人寵鶴鳴好爵靡丹誠長自積綠野繫人思

江行（己卯）

每泛有良遇晴簾獨捲時水雲相吐納人雁或參差風
勢帆潛吸波聲榜近移去來渾不礙空闊可曾期

雪中有以汲引事相告者笑而謝之（二首 癸未）

世已容藏拙天尋賜卷懷不言私所得知已笑長開雪
酌忘深冷風香欲倒迴惟須　恩詔降拜舞別金臺
習靜還依素授閒佗轉宜梧陰留鳳啄彈影助鴻飛旭

日開襟氣春風散羽儀浮沉目前事瀟洒古人期

答人

道濟本吾宗心傳樂與同難爲求價玉肯作自鳴鐘騄
鶴深雲裏盟鷗大海東風光爲誰永梯筏向天通

五言排律

題丁宮保擷芳館（戊午）

彷盡開幽築羅詩煥夜光庭因支樹窄宇是襲天長種
合選交琴歸徐少落黃竹鳴微淅瀝花舞久低昂會聽
披襟語欣逢解帶凉道心開際近嘉客坐來忘拭几凭
觀奕跡簾映擧觴日華麈更寂雲潔影虛翔去俗唯嫌

淺隣農豈厭忙若從桃李笑長引薜蘿香煩卧宵琴籟
寒懸夏劍鋩濯纓蓮瓣裏提扇蝶飛傍慨晤人千載尋
眞水一方無歡多自豫不尠却成行綦古高情徹籌今
衆指狂草編賢聖蹟石鼓帝王章晰遠流泉曲樓空野
色蒼笑吟移款乃晴雨接微茫鶴足侵初蘚魚衣泛薄
霜逝將念親舊當此念行藏勝境何常主淸風有美堂
溪山懷太傅紈縠遂汾陽意愜隨緣好駝深不是芳

孟廟（壬戌三月）

泯泯廻南軫翔翔亞聖祠旅碑森氣象嚴毅歷于支松
栢恭遊冷衣冠曉拜趨幾回隨點駁一往定醇疵考世

推私淑談卿啓後疑水精千載映壁立萬尋早已脫典
古劫微經隆替岐三遷錫能遠百里素王知刻像依慈
側凝旋與善期隣雖當卯與路犬及晨駹偶觸醒長夢
遄求絕曉悲欲存無一物不慮太初時渡岸舟新設竉
津步久差人生皆浩氣翹首對吾師

二賢並祠咏

古德階除睽與情俎豆開平生但恭友靈爽亦追陪隱
几疑談道寥帷若問才流芳觀爾後食報藉今爲上畧
無驚寵淸流與衆推玉壺寒洞洞金鏡影枚枚華萼傳
初盛箕裘襲永懷能令千載下江左奏雙來

幾亭全書卷之六十

文錄　詩

七言律（三十八首）

秋興（五首　己酉）

新秋鵲發徧禾肥千里人歸萬木飛使命聆風傳野谷
客心隨日傍京畿頻年國事私籌箸幾處閨愁寄擣衣
贏得鮮妝明鏡裏饑餐不即暮山薇

寥廓天江設險多太平帆櫓只漁歌朝看半掛皇家網
漩濟遙連國士邁風擊晴空翔鶴鶴月穿寒影走蛟鼉
異時氷玉擕袍袖縱復塵飛豈逐波

清秋眺入片雲堆歌客相逢買棹催潮響欲歸參過笛
月明無語但高臺農家夜穫關雞犬羽族寒棲靜草萊
獨有夢魂驚不斷先隨秋色向吳開

天塹侑侑吾道慳策書十二罷開山馬啼草濕驚鞭怯
屋瓦塵輕憶戍艱菊卧陶翁侵露把荷供茂叔駐霜斑
彫零自古唯秋氣冷落於今到客顏

中原王氣百重餘劍戟衣裳冷故墟金殿不飛輕燕舞
碧天長隱卧龍居責成獨與西尊近弭缺還防北鎖舒
待晒寒華供採酌佇看新業照耕鋤

自金陵之武昌江行雜興（八首　庚戌）

漾漾灘明一葉間爲尋往跡遡潺湲盤窮南北無入限
戰剩兵鋒距浪還島增遠稀巢樹古魚歌初罷釣磯閒
尋常處處春來徧解受春風若幾班

年到波心旭日懸洞開無極勢空旋翠扶天棹遙相接
晴益江春獨浩然樹影吳門搖歲月鴈書楚壁遞風烟
骨驚最是飛翔裏緩濟時來亦共前

江天黯淡異平沙雪浪蒼蒼夾曉霞龍飲却疑開市近
鶴騰彌訐旆旌賒松延古廟無垠秀柳寄荒詹一半華
從去故園春欲省每憑時物按天涯

昔日波瀾一片搖客行無事積春宵白雲偶過曾留影

碧樹遙橫那辨條漱擁山鋩擊落落枕隨江籟向蕭蕭
扁舟正宿寒汀下月出猿吟伴採樵

幾行物色近知幾數點玄陰湊日圍晴雨通來空勢窄
晦明中互晝光微危心穩伴衝波瞞鷺翅防單倚岸飛
把酒暫教愁態遠醉醒丹日映初衣

朝來指點急江頭畫入環山隱更求赤日自飛無駕御
青峰長坐勞中流喜看天落閑啼鳥愁絕風驚欲渡舟
波影澄澄烟霧散一時慚擬玉妃留

所回獨對片山遲山秀氤氳動晩思晉月光新乘渡楫
荊雲勢遠復懸旗遊殘火澤侯封冷亭落金臺客賦疑

衰颯不關遐廢後鞠閒行事脊參差
花枝絢爛爭三月鯉對迢遞隔二年浴起層波浮澄岫
賦餘空壁出樓船鳳凰日照遊人服黃鶴雲披舊晉天
欲醉更期成翊遊長春舞傍碧桃筵

重遊武康山（乙丑）

四刻青嵐郭影分乍浮白竹泝回紋峰朝上世光華日
溪浴中天爛綬雲稌黍得秋齊築圃見魚識面不驚群
一時灑落淸風葉隔岸歸舟坐叫聞

聖林（二首　辛未）

廓然棘刺不煩祛萬仞墻邊草木舒地湧龜兒環氣色

天垂日月燦淸虛生民廻絕周衰後祀典崇開漢統初
飛鳥茫茫寒日晩長空影盡立躊躇
（漢高過魯以一太牢祀孔子百世崇報自此始也）

泰山樵牧響殘碑神駿蕭蕭不可追運轉華葵三極永
教爭虛寂六經持仁功祇間同琴處聖脈還看獨立時
擬向高林逐消息愍愍僕御半含疑
（雖賢端緖引居官者必明儒術排世歸六經矣若聖與仁反而求之豈在望林躑躅耶）

攜掞兒登山莊（二首　丁卯）

筐筥餐風亦似忙祇乘春煥悅山香朋雲故罷弆車影
瀑布時驚落雁行夾所若干人代竹穿林三四女求桑

區區策蹇兒徒步各執荷衣領艷陽
十日春攜半受雲怏於風定豁晴坝溪聲斷處聞啼鳥
樹影跡中見牧群攬轡頻迎無字石牽衣欲憇不名村
夕陽冉冉留襟袂挨住淸光月滿尊

斗丘（先塋小築　癸酉）

九廻障嶂秀無儔天鎖群峰日月悠草木英華眞悅眼
烟霞璀燦欲忘秋泉分左右皆深抱脈定高低只反求
此日長歸人意盡夕陽客去自凭樓

玄墓觀梅（四首　丙子）

春至生香不待尋空山杖屐白雲深氷姿亦帶傾人笑

玉骨彌堅出世心迎日共攜童冠去微吟已入百花陰
一觴一枕年年事明歲觀梅又說今

稍稍碎玉白于鷗山底梅花花底山影落淸谿氷雪外
香從薄暮水雲間何人解作風前賞非爾誰宜醉後攀
爲倩靑春停霽色得收花片浣朱顏

忽向靑山遇素痕參差碧漢照黃昏梅間月影霏霏合
月下梅花寂寂聞倒排新香天出樹京光百里地排雲
分明淡掃春風恨多事濃華解釋君

微霜全銷月在空高低坐攬萬花風依依靜結人心侶
點點淸浮造物功未免有情成世界飄然無欲是神龍

寄聲山外風流子世艷胎仙果否同

偕諸賓觀海子

君王此日樂尋春繪艦長堤景一新遊目薛蘿知隱逸
寄情烟水感伊人耕桑苦樂杯中影瑞藹衙環鏡裏身
欲賦卷阿逋帝座低徊心戀屬車塵

北郊陪祀（戊寅）

大地薰風動好音翠華親踏五雲深成功自姤時逢潤
報德當乾（夏至屬乾卦）位向陰天仗高叅丹日氣御香遥結
紫宸心朝班鷺序偕修府已見遐陬獻寶琛

光隱軒（有序）

崇禎辛巳探兒築小室於屏林其軒東向遠近松杉百餘株日出日落無不參差可愛予因號之曰光隱屢遊處焉

歸來愛靜卜村居古翠廻翔二紀餘林木先成俯版築
風雲有感集蓬廬短長松氣層層變出納天光寸寸徐
欲諗幽人恒住否東籬花藥每何如

將還朝同探兒想光隱軒觀梅（壬午二月之初）

暫謝松蘿詣帝京玉鏘猶是鳳凰鳴長懷古意求同調
黙識　君恩敢計名春草遥迎遊子綠單車聊伴使臣
清來年相對談今夜天上梅花勝幾乘

過釣臺

子陵一往把清風踈壑仍迴宿隱蹤負氣豈并臣舊友
岩貧寧自作漁翁塵埃眞主寃深淺共學當年早異同
惟此翩翩鴻漸羽幾回追省夢闌鐘

寓漂母新祠

此亦英雄一釣臺徙亦封楚故鄉來王孫自灑淮流血
漂母猶含進食哀忘報祇因難坐視好施原不爲憐才
相逢並在千秋上獨往爐烟楚樹廻

博與道

暮春新月玉爲鈎且且烽烟繫客愁百里荒郊簪伏莽

忽逢耕佇勝干掫肝衛冀北來神駿回首齊東旣火牛
湛露頻頒堪拜寵能令四海頌宸遊

北行道上念文武大臣（四首　壬午）

弁冠旣起復含疑匹馬關津氣象移殘棟無痕惟下宇
舊烟猶掛絕晨炊花香草翠難隨意雲氣風聲動可思
側席楓宸多善詔故園傾耳用行期
風月逶迤行路謀孤誠惻惻早稽留四時白骨何勝掩
萬室瘡痍可自瘳思道忘言來傳夢壽民前術考箕疇
春陽蓋物私相豫吹破蒿萊擬作秋
清流飛絮過車旁求帶披星雜雁行將略絲綸千古意

編 52 冊

12B

宣咸稼穡九秋藏宴名飲御追張仲樓號籌邊感賛皇
此出恩光委希世柰阿幽棄報能忘
中原黍稷半蒿萊烟火迢遞殺氣廻漢主拊髀思將帥
周公握髮下英才豈無魏尚堪邊守空使馮唐鬱素懷
引領太平還不遠願從擊壤共銜杯

丁孺人訃至（癸未三月聞孺人以舊冬十一月十八日訃）

空歎民危事事非忽聞家難轉深悲條陳闢野留千古
推轂謀臣借一時譽謗何私皆應運行藏有物可前知
嘗東竹蔭參差綠獨鶴猶應寄所思

有感

古渡風高廓落初孤帆隱隱泊江隅物交氣動如無主
事往心平總太虛花影收來山自出仙雲退盡月誰扶
考槃寤寐清秋裏霄漢追攀謝客趨

羈旅初歸（甲申三月）

磊石森松小徑夾林花春晚尚菲菲客來止水衣冠動
獨聽清風管籥微午榻忘言魚有待月庭閒影鳥猶飛
行藏自鑒溪光裏倦索詹嚴請所疑

乙酉孟夏創設京察有以含沙見告者笑而識之

溪風一枕悅歸耕寂寂雲光片片明誰向太空施築削
試看秋水受丹青京華歌舞新南極野哭流潤舊帝星

何物微官勞顧盼願移鼎火煖蒼生

五言絕句（五十五首）

園林雜興（二十四首　乙丑）

余愛輞川詩覺朱子先得吾心也城隅雖無名勝坐
則焚香暇則登眺良辰賞心何處無之隨意點綴各
成小篇無復倫列名曰雜興云爾

未遊輞川界未見輞川圖三復輞川韻愁牽曠欲無
水南烟市稠水北鳴吠亂茸屋兩水間白雲只疎散
春雲行常緩春日氣常醇蘭芽與松節春到並懷新
（蘭之芳松之蒼異而同也惟須春和育之）

曉晴眺霞光推窗竹葉灑俄見黃農天似昔巢居者
平沙蕩無山萬室明於掌歸息吾廬中依然襲空爽
花開古月靜影動新風回花影乘風月依依立石臺
川西照桃花仙源絕車馬昃落川漸幽漁舟集共下
覆溪柳高碧栽來幾十年巷口適相對靜晝風翩翩
朝華捧露酣百卉盡添色紅艷本天然草堂亦相得
披衣發何事東牖剔垂藤朗照清天下浮雲避日升
蓮葉左右綠中夾蓮花卮客醉不知去慇懃勸主時
皎皎修竹林清輝引文鳳空階一悄然月華與誰弄
酌客豈定期賞花不必名籬竹先衆發忽助陶杯榮

水味鮮可掬新梳涉素湍採菱間日慣葭菼隔舟看
長携無心人同謌無雲月夜夜倚欄杆秋來愈高絕
叅石衆磊磊小峰中鬱然爲君浣凡色試酌菖蒲泉
貯水茂木傍日斜殘暑變丹蘚亦愛陰三五浮波面
飯畢尋磬聲沿聲踏前渚餘音杳微微擊磬人何所
砂表衆流滙洋洋千尺綠競渡波光搖翔鷗未能浴
人影列河湄石橋與城倚夕陽歸栖希明月鎖流水
潮到肥梅急大星挂中央輿梁移結處回首印茫茫
烟蘿鞭卽明風柚濃猶颯信步臨東皐于時野景合
葉葉歸帆穩悠悠度廣田羽飛乍明沒空翠方竟天

荷笠歌相歡不言亦藹藹谷風遍春郊先聽樵夫採

山行

落葉已無數喬木踈歷歷兩岸竹如初秋川凉且碧

觀北固山

小小江山蹟誰傳第一名英雄天下事偶語便眞成

憩天池山家

磵水從雲色梨花過月明相期話深夕童倦半帆橫

題畫 二首

花府海棠樹飄飄從風側鮮花與白頭相忘偶相値
蘆花覆芙蓉秋色雜杳渺遙遙江上魚霏霏翅邊翠

（翠鳥知襲江魚不知已翠之將爲人襲也）

雪 四首

山月色寒絕山風聲淸徹鷄鳴共登輿一望月中雪
白雪潔人心寒流濯人肺雪冰千萬山流通一二縷
同雲定天地素光搖無極雪中人往來共挾皜然色
將雪天同眞雪後地同皎白玉九千里仙童無處掃

觀落葉

倒柳淸川旁飛葉下迎上相迎及水面形影一何往

池上 二首

小池多蓮花夜靜花香發凉氣入軒來不言坐高月

楊柳遠微微掛琴鬪促織綺雲天半飛春潭潔無色

至家

家居久忘適西窓夕陽杲經年萬里歸始覺園林好

古意

蘭亭今不見風流猶可思茂林換新竹崇山如昔時

舟行

水落岸重重內外皆綠草十里若平鋪春風不能掃

至宿遷

黃河千古流萬艘此夕泊風驚雲影閑波濤叅寂寞

夢

夢中聞笑言恍惚二人至悠悠復如何白雲感人意

獨立（二首）

庭前花欲放天上月將圓靜者當斯際相看莫以傳

既識生如寄方知惜寸陰未來難預擬今也作何心

有感（二首　甲申）

秋月徐徐照秋風淡淡吹故人一朝去形影再難期

相向皋靡恃方悟生存適强解非真忘變樂尤不得

題義塾壁（八首　甲申秋）

明月照四海涼風無古今耕桑相過從杯酒入長吟

世人愛春華君子貴秋實蓮花與蓮房香用還如一

樹底風來清樹頂日來淡東西茂樹交野景隨早晚

野人對坐此笑言無俗氛惟祈靈雨足桔槹解長勤

孺子歌滄江聊以自紓寫誦讀亦此意所重還淳者

晨起攜書至將夕仍攜歸參差十餘子長與師相依

晨至拜先生夕歸拜父母嬌愛兼增敫樂事婆娑否

老農作宗長我亦老耆生陶然深竹裏誰復世間名

十樣錦

通體花光發庭羅五色雲更添紅日映仙彩欲高歆

川上

清泉日相感頻有濯纓心月出無人到淵魚出聽琴

六言絶句（十四首）

北歸舟中（十首　戊辰）

日華杲杲杏紅露氣濃濃桃碧欣遊子兮健還慕仙班兮逾失花謝花開如織

舊友新知七八亭亭長晝多風波浪急兮舟緩笑言稠兮酒空共起婆娑月中

萍露青天斷續草成綠浪高低是處春風都好故園指日誰迷少年含怒含悽

弱柳已堪作蓋新蘆未辦妨橈且披襟兮慷慨或仰面兮逍遙過雲恰是王喬

作客無功蕭索歸途有事安常經世英雄往矣清風姓字流芳停舟一望南陽

鷄鳴日出晨開人語燈光夜住偶從曠野棲遲幾許長年成市明發又當何處

初出魚鰕可買呼來藕蔗頻鮮舟子愁看雨脚行人笑指雲尖晴帆一色翩翩

陰晴不定舟居寒暖倏殊春晚惟我躬兮善調若家人兮不遠一月六時三飯

解纜京華預數競云一月三千芳菲隨意相晤掩映吾廬日前孤舟無對悠然

且忘燕市肥輕不感滄江霜雪歸閉戶兮靜思子讀書
兮多悅吾與子兮同業

閒居

病多老景易至晝倦寒宵難寐遂淡然兮世緣如霓散
兮風霽復見少年襟致

偶成

梅花凉潔宜多桃柳輕姸宜少試對孤梅百桃寓意何
嘗非好

野處（二首　甲申）

階綠陰兮無夢吟夏凉兮有懷月欲出兮先采雲不掃

兮日開
耳目孤清何物心身富貴陶然對白雲兮一酌撫流水
兮當弦

七言絶句（三十首）

丙辰秋日

秋日悠悠不可思岵山初失尚含疑幾回追省南遊事
劍閣清湘未是離

重貞篇（六首有引　辛酉）

餘姚進士施君邦曜祖母吳二十二而寡五十餘歲
而喪子止存一孫以貞節撫兩孤古未有也　朝已

允旌矣爲之作歌且報書曰捧讀先貞悲慕俱動孝
造絶句六首詞無文采意有餘眞俯仰揆惟頗恐動
孝孫之涕爲罪也

人生最悲是無年空老貞慈欲問天未睹孤孫逢舜日
拮据七十總凄然

姚江潮滿亦西回千載劉孃待報來直至無劉方報主
但云日短未眞哀

爲乞楓宸一片書丹誠跪捧淚盈裾還疑未盡傷心句
蚤拜親墳一紀餘

天鍊奇芳人奈何貞魂此日亦悲歌共知晉老添匍匐

十五年前豈易過

燈膏欲斷入宵分忍死劬勞止就君何事復須尋大節
以依窮老是松筠

從此忠勲笏滿床千秋有耳聽吳香紫蘭風動追王母
潛得生前小小償

乙丑春季南還聞第三兒更辭世悲極書旅舍壁
上

漠漠迴輿客幾千悲歌一訴盡潸然但令稚子迎門滿
冷落風雲慶已全

歸途贈友人（二首　乙丑）

上林樹暖出春袍鴈影凄迷月寂寥聞道難爲離別意
自今相對益魂銷

不期陌上訴征鞭笑入晴雲總黯然回首十年成一瞬
人生幾度十年前

江行喜始霽

隔山侵氣射千尋破盡高江十日陰疑道從前匿何處
詎應流照各天深

舟行忽返風又非止處

東風自欲趁春開半被林巒故拂回試望人烟知夜泊
落江帆緊百重來（夜泊之處亦不可見也）

晝有霧（有引）

山臨水皆映然晴日青乃在遠山近山不青左江而行望第覺映水有沉沉色而遠山之青者勢又不能映惟是霧近山皆青其影隱隱如百里外江光受之上下莫分

籠籠霧氣半空殘恍惚天涯咫尺間却付嵐光與流水
並看青翠在江山

舟滯河口寄淮安司理袁特丘（二首 丙子）

天地咽喉倚大淮只今誰是濟川才袁安振袖孤嚴雪
欲使長流倒復迴

再聽帆鳴再月餘京雲濃薄影何如幾回雁翅催新感
畫舫齋清且著書

從軍行

風過花林燄亦涼閉門嘿嘿想征裝山川迢遞行難盡
不忍逢人問戰場

長安包席

一見珠樓意惘然首陽山色插瓊筵鼎施毳報兼相戲
爭似清談省俸錢

喜凌幻生過話（癸未）

隼影穿雲響未除道人連夕伴閒居秋來喜得天心月
百尺樓中看著書

遐思久矣偶遇林可任太史以其門人胡韜穎新疏見示讀之心誠理切智深勇沉他時必能奏膚功者已而見其人喜成四絕（癸未）

爲臣不易昔猶今况對殷憂歲轉深惟願太平乘早定
擊轅權作太平吟

雅歌緩帶幾登壇落日餐霜事並難不仗雄心仗忠益
山西出將是東班

大廷秋對泣邊沙恐效春風走看花雖道倘芝本無種
還依淨地感靈芽

麟閣繇来侍苦忠喬松古石晤英雄旂門尋見君恩重
誓歸雙氛始論功

季春溯濟陽道始見桃花（四首）（甲申南歸）

二載春風旅館折桃花望絕故園春今朝始返桃源路
猶有傳烽雜問津

夙闕何天不自遲盡堂堆翠萃烟高敢云身在樊籠表
冷看喃喃舊燕巢

暗塵襯影逐風斜疑托春隄共看花忽把弓刀指同伴
亂踪芳草又天涯

早起層陰鎖畫長誰飛白羽落天狼日邊委較長安近
閒吐霞光映此方

竹林（二首）（甲申）

洋洋清水清且深沂旁童叟皆無心柳絲桃花參翠竹
微颸入之吐清音

魚游鳥飛蕩槳去魚潜鳥宿採蓮還風光想像羲皇上
雲影徜徉天地間

竹石上偶成

萬竿青松徹體香清風一酌助微涼須臾明月穿林至
相對疑爲帝子鄉

再至古原

若濃若淡幾桃花相見相依柳放芽盤鬱檜杉春更麗
千年日月照農家

甲申二月南還道上憶古原賦此四月下旬舟過其處眺泉流覩林木豈陶翁所云欣慨交心者乎書粘於壁

詩餘（八首）

江船遇雨（浪淘沙）（庚戌）

風急暮雲多濕遍青簑漁翁猶自唱江歌我醉半途山色捲起立婆娑　雙鳥暗驚波鳴向人和似從鄉國遠來過此地風濤隨處是歸去如何

武昌辭親（滿庭芳）（庚戌）

春日趨庭天涯歸雁一番歡喜思量太平遭際那得卧南陽鬐舞嵯峨鳳翅旌穿柳腰砌花黃燮雛好羽毛生就霄漢縱迴翔　登臺千里目遥遥去住兩地相望行雲何處所夢逐愁旁碧藹鶯移新樹芳樽近喜話行藏于今去江波不管風雨自荊湘

江上値鄉人（[illegible]人吟）

滿江烟柳翠屏寒關市幾回看行舟問是鄉人語盡萍踪相對如罪昨夜參差帆檣今朝邂逅江干　平生聞隨客遊難非故愛盤桓東風偏自吳門發恨波濤掩珮

珊珊猶去故園千里倩誰先報平安

乙卯歲近重陽有客相過余自覺無感慨然賦此寄意蓋不祥之動也悲哉異哉　一剪梅

秋色依依點綠池菊影參差客影參差天空露冷月中時問道誰知應道誰知　鶴立清宵獨夢遲疑爲情痴不爲情痴花枝傍手暗香移何處尋思此處尋思

東阿道中　一剪梅　壬戌

春風肅肅暗殘霞天接桃花山湧桃花綠楊隨步變橫斜遮過人家湧出人家　鵂鴿孤影濕征沙忙殺天涯閒浪天涯吳山雖遠亦驚笳漸隔京華轉憶京華

弁林觀梅　一剪梅

耳聽年年盛有花牖向梅花欄倚梅花酒行小艇共乘花靜對雙花側映單花　夾硯松杉得素花雪色同花月氣如花香從寒噴獨先花村墅現花人境天花

高徐道上　西江月

蕩蕩春田斷草（[illegible]食[illegible]也）依依春女躬犁（[illegible]無牛也）欣逢春雨徧公私春事慇懃易已　夙禁方隨春去燕巢先計春歸年年春澤與天齊朝野春光同媚

道聞河南有變　南鄉子

雲黃駐荒城斷續驢鳴忽傳野語雜陽傾茅店茫茫階過客如夢誰悲　憶昨奉恩行驚見人情王公厮養盡兵形曾與微言今日事慟哭難醒

雜句

四言

微香出樹深翠旋簷丹芝白石山肥水井　村小無舟山幽莫名　斯江斯山其清而安　日色爲雲雲色爲水光彩審鮮變化不已　雲坐月居　寒泉晶晶環野英英　闐闐彼蛙浩浩我舟　條條鴻鴈　一別不見人生極悲不見而別又如何其

五言古

人身在平地眼界得超忽惟見月下雲不見雲上月

冬日靜亦長曝背還覩昔無風温以甦如遊古人時

相酬惟古人相對惟吾子坐石夫何心倚竹亦偶爾

憂時及千秋爲樂忘明晨　天清雲燦然抱膝觀逝者

白雲過松來林鶯以時鳴　清陰樹遮樹岐途人問人

明月本空潔清泉復洗之　隔林聽笑語耦耕映明月

高鳥何所期迎風翔不動　飯餘雨方霽鳩鳴猶未已

螢在水草間蛙又鳴其下　游歷非一時歸來宛在目

豫當念另非隕落復何悲　玄言石室裏月落不知處

青氣亘千山茫茫無高下　開窗不見雲素光燭人衣

高語皎月下爽髮春風前　磐窩有居民此事如前古鼓角或不信雞鳴豈誤予

清澗給我水丹山供我火　莎雞鳴戶內朔風天際高

開雞懷古人蟋蟀感良士　花田酒盃綠　清風如有色　迴風雲勢化　長濤截微淪　月光透深水　絢

秋月秋川裏漁父唱漁歌

爛清秋水思深更近無

七言古

安得人生再少年正應無欲期難老　團團月濟天河裏點點微星爲恍惚　碎雲籠日如蛛網前山又列松重重　髻松風動漏日色清映如月增涼氣　浮雲千

頃來何駛濃淡嵯峩遠山勢中開一洞可如月入水皎然傍舷際　雨中秋荻綠且蒼沿堤十里何茫茫傍分小溪灣難測乘舠欲窮窮不得荻中偶出最高樹樹與雨遠若濃霧指點霜楓色更丹隨風粲若塵中仙　土沃何如瘠地要何如痒俗豐何如嗇士慧何如質米薪不外求鹹鹽聊易給桃源不妨與世通隨意泰人早晚入（桃源行）　往往豫備置不用笑我恒識非屐中枯槹水足雨適來情農亦閙勤農駛　新水新山又新月　人步斜陽影先到　笑語先傳又度林

五言律

得日群生麗開烟一氣新　雨滋山氣悅雲退日華親

日高宜得影天潔益聞香　落日驚遊子春風感百花

池小縮春溫飛香只耳聞（病中聽說梅花盛開）　色潤非常露香飛不待風（風定亦飛香）　隱隱簾中翠悠悠木末香

野平花作席天遠樹疑山　朗月醒歸夢桃花醉客居

霞氣朝餐潔松鳴夏聽寒　月光流不去松影着人衣

曉影淡孤月繁英嫩九秋　自是嚴貞氣非關寂寞姿

杳杳秋旻廓悠悠世徑深　高峰無落葉推戶扇行雲

氣象來東嶽源流涉大江　嶼明帆過映汀縞鷺環遮

豫度收帆易方將解纜催　絲竹東山潔池臺郭令佳

道尉專搜粟田侯欲富民　綽爲群類孕和使百流發

至德渺難見玄功何以歌　綠樹三千里哀吟一月間

春風一古初　秋氣覺藤花　紅霞靜愈鮮　芝英澹自甘

七言律

風光浩蕩難收拾士女勤勞且織耕　農桑作息疇非古畎畝烟雲宛似山　地勻起伏湖無力雲動輕明畫入神　水霧輕清欲自散雲霞表裏終難分　綠鳥鳴於綠葉中一般春色裁晴空　新春更入晴林舞了入當年睍睆餘　林花樹樹矜顏色祇許春來鳥雀看

盤盤側準遥宛戸別別尖松屡應山　紗窓領偏寒堤
翠竹樹疑囘晩嶂陰　風歸花下波紋絳霧混山根草
木藍　臨流竹蔭心如洗夾岸松風世不塵　雲霞閃
爍心光見風雨清寥性地存　蕖梁艷曉原縣性蘭窟
香浮不爲人　丹梯緣几悲誰造大地多奇無斧班
入山不見白雲環山外看山盡幾灣　還山欲俟功名
濯逝命如慳常奈何　行春那堤桃花笑早辦開心友
白雲　永消於水本無跡雲上之天長太清　已辦孤
悰來許國倘然得放是君恩　餐雲飲露皆君德方識
山中牢用心　層叠陣雲誰召致一丘一壑策時艱

餘鳴龍舞原無意問着雲波不肯言　坐逢寄樹交乘
眞人集岐逆互問津　昨宵彷彿逢君到今日依稀尚
此情　月黑不如人色慘但看人影亦含悲　雲消月
皎中天夜映盡錢塘十萬家　古人未了今人事一世
長操百世心　典謨述事合音韻風雅傳情發治平
白雲意靜駐庭柯　烏戀枝柔宿屡遷　天末何人掛
一瓢　杜鵑初上洛陽橋

六言

雨後雨帶不斷雲邊雲色燦如　月前月上兮不雲水旣
盡兮一水　烏飛白晝無事月朗清秋浩歌　借問壽

求新業六橋明月桃花　征雜樵人難指層雲野鶴態
翻

進呈對聯

泰交道比風雲會
進學心同日月光
位育全功憑愼獨
天人交動在思誠
月遊御苑思農業
身處瑤宮念草廬
百官分領大人事

六部皆稱淸吏司
道不遠人欲盡倫法堯舜
人能弘道必愼獨致中和

中書科柱聯

王言存而道存希古人之補袞
臣心正則筆正幸天下之同文

甲戌會館門聯

可樂者兄弟請從交道見怡怡
相資者孝忠頗藉同科傳濟濟

庚辰仲夏峰出部門題寓堂聯

堤樹卷舒皆稱性
窓禽語默半隨時

黃漳浦疏集

三編 52 冊

黃漳浦集卷一（從洪石秋鄭白麓兩本參校）

疏

自明試務疏（洪思曰上烈帝也子以庚午四月抵京師上下何迹有出掌浙江試場之命於是復南子在簾内已與分考諸臣每日出必堂上焚香逡巡北面再拜然後敢看一卷夜盡一燭乃散子飲食濡削皆在堂上進奉無私謁一時權貴人子弟莫不咸怨在烈帝初法亦稍密矣試事且畢誼不敢淹乃亟入告自述其試狀以明不欺焉爾）

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臣前以給假還山廬墓六載今春冒難入都（洪思曰子在熹宗時爲史官已任史事踰年矣一日侍經筵以正色持大體忤魏忠賢乞還山天啓五年予告歸始得負土遂廬墓下門人所謂石養山崇禎三年乃以聞[redacted]警赴都門閒廢於是六載）冀一親覲堯舜此外無復他營比典試命下臣承之當往浙江實出臣意表長途竭蹶心力俱枯八月二日始至浙中既入闈敦明功令諸臣亦知臣孤介無以軟熟相嘗者看卷皆公堂分閱三日稍就緒

分考始各歸房臣獨就堂中翻卷日不離一榻夜漏始退如此者十日臣不敢自謂任勞也至將艸單既拆卷臣猶慮前七人問諸臣凡數次皆云佳士臨時又去不愜意者一人臣不敢自謂任怨也得九十八人皆英茂強半寒士臣既出闈誼不敢淹謹[redacted]情上聞念臣終歲馳驅萬三千里一意孤行不知世上平陂何似唯有此心可報明主臣臨疏惶恐之至

救錢龍錫疏（章凡三）（洪思曰上烈帝也子在史館任編摩既九載至崇禎庚午冬以神宗實錄成得遷官允賜宴禮部而舊輔錢龍錫亦嘗爲國史總裁適以此時非罪下獄言念惻然子歸累夕不寐語館中曰吾儕微勞當此榮施纍輔何辜獨以此時拳梏鋃鐺搶首獄吏舉朝無敢出一言者疏入上怒甚以詆毀曲庇幾坐重典待命三十有八日章凡三上乃得薄譴調官而纍輔不死矣既五月以禱雨出獄戍定海衛）

右春坊右中允臣黃道周昧死謹奏臣尸素多慚感恩滋媿執筆九載未效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瘝曠而臣獨無有又流覽古人凡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謇諤照耀中外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興歎也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僚廷爭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梗槩頓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違大小收聲共託默容至於今日者也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羣臣値明主姱阿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拳梏鋃鐺對簿法庭搶首獄吏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上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也今纍輔所坐循常疎率爲罪督摯緣耳督臣受劍制閫外忘君忘親債事誤國雖磔裂

莫贖閣臣坐綸扉遙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浪叩頭比於鬼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蔭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卽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爲不忠由今而觀未謬於先見也凡邊場事最難言勝負相倚一彼一此令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眄躊躇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以瑕鏑卸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摭閣臣隻語單詞爲質則是綸扉之內劃邊牆爲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値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武帝決意空漠南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故一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釁撓元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夏言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牆之案者獨斷然快意於一纍輔纍輔既無歛碁

13B

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芻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危法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妥攘之畧者乎爲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內下慢上賤破貴今巷議謬悠謂殺鼎輔爲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爲神人攄憤何曾計一罪弁然物情旣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爲毛文龍報仇猶可爲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爲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爲政府異日開後阱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浮沉九載能無事蹟往來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累煩皋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以堯舜爲師秦漢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卽欲整齊羣臣敷求言功不過倣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詢屢省因而澄之何材不服卽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秉輯瑞之期雲日在望綱舉條貫別貴賤辯重輕親渙德音俄頃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噩然誦如天之仁神不殺之武何必囹圄憤盈孤卿駢首令四𡰥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彼此顧望胥怨一方臣閉戶半生獨立無徒於萬物無所畔羨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於鼎輔未有半刺之投一揖之雅慭慶其人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於國且今寇賊未殄東江方鶩決無內譎毛帥以外鼓劉帥之理儻天下遂無才臣不揣請以鉛刀剚　之　儻鼎輔罪猶可贖臣請輟清華歷疆場視要害約束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橫原艸以爲鼎輔滅十一之疕臣非不惜身家不愛通顯誠不忍當聖明之世抱頭容默與螢艸同腐使後世鯁士笑清時無人（洪思曰倪文正公元璐言今人多貶禍重其身家黃子將抗疏時聞者皆爲危慄而黃子獨以爲唯我皇可以忠言慨然叫閽而前疏上果奉嚴旨切責曰錢龍錫罪案屢旨甚明與毛文龍無涉如何輒稱代爲報仇本朝不設宰相疏內援引不倫至棄河套撓园修豈臣子所宜言都一一回話來乃復上遵旨回話疏云）

臣於十三日具疏十八日奉旨詰問臣捧讀驚絕且感且泣臣簪筆非久命與時違三年廬墓六載出山實艸野不識諱忌又拘牽文義每誦古人主明臣直之說幸逢聖主慨諸臣萎苶無敢吐昌言爲國家任事者使當宁憂勞大僚戮辱中夜篝燈起而手疏不謀於朋友妻子遂踈率至此重荷覆載未卽抵辜得自引咎臣又何言臣至愚昧亦知朝廷本意爲神人攄憤未嘗計一罪弁但馭將之法不可陰驕其心恐後帥藉口前帥則斧鉞之用不靈亦知祖宗初制重防專擅罷設丞相之官但閣臣之任自與邊臣夐別恐邊臣藉口閣臣則帷幄之猷不壯故因邊計而引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漢事因漢事而及夏言因念古之宰相無遙制之實而皆收遙制之功今之閣臣無宰相之名而嘗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於胸中匆卒屬筆約略漢臣鄧公所告景帝之言依稀唐臣德裕所救楊相之事語意不明遂至失倫了不自覺臣區區此心但謂國體宜尊邊計宜慎士氣摧頹當稍稍以仁禮祓濯之緩急需材亦使人人奮勵破拘攣冒險阻不宜掩口抱頭全軀苟祿而已非敢躍冶沽批鱗之名也（洪思曰同奏二疏復奉嚴旨切責曰黃道周前疏以追論罪輔爲毛文龍報仇必有所見至妄議河套园修種種誕肆奉旨詰問如何不詳答仍以遁詞支飾宜將前疏本意并同奏未盡事情一一明白回話來乃復上遵旨回話疏云）

臣前十八日奉旨詰問臣已貼黃條對引罪前疏所併道路繆

條邊臣藉口此實有心者所共慮非必臣孤愚之獨見也至河套冗修事前言已云豈臣子宜言臣亦不敢復言以干重戾然實誼默不敢一語支蔓以瀆天聽二十七日又奉旨詰問臣惶恐隕越幾不能屬筆然既容臣盡言臣不敢不盡臣思明主可以忠言有道必多危行人臣致身明白洞達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堯舜如有詭詞設語支吾左右不獨斧鉞在懸則衾影何以自對臣計今歲秋前奔走閩越上下萬餘里不悉纍輔罪案先後但以前月二十六日得與實錄恩賜宴禮部而纍輔適以此時下請室臣私語吾輩徼勞受此榮施纍輔亦嘗爲總裁不獲帷蓋言之惻然歸不成寐意陛下聖明初無殺纍輔之心而廷臣讞獄已有殺纍輔之法恐纍輔一旦瘐死獄中後世不察謂聖主有殺輔臣名遂以十三日謝恩篝燈瀝血此臣具疏之由始也（郭曰叢謝恩而兼建言同於是日也神宗實錄子實任之九載書成始還宮允猶未謝恩而羣小得政大獄將興必使朝廷殺一首揆元老爲之端而事在旦夕衆朝莫敢言子於是時能不謝恩遂兼建言皆同是日哉）臣兩疏本意已盡唯多及邊事情未盡則誠有之臣思前代之殺輔臣皆非嘉事自征和以至嘉靖千六百年僅一再見武帝以英瑋之姿決意邊功動如雷霆不三十年而呼韓稽首世宗以元穆之識決意富民動侔造化亦不二十年而　懷音故當時雖有芟夷無損德業今震疊初敷拯壯伊始養兵多年物力已罄謀臣顧瞻未有一決徒殺一閣臣無益邊計而殊虧大體傷人心臣自以幸處堯舜之朝不忍數見誅殛之事因感曾銑之累夏言傷崇煥之累龍錫怦怦於心是臣回奏中所已盡而有未盡之事也臣又觀古威順之朝其大小臣工已有愛股肱重心膂之意故靜則時聞法言動則共收茂賞昔晉人不殺

林父而士會以爲再克楚人不宥得臣而文公喜其再敗今以一[redacted]抵閒蹂躪陛下赫然爲誅督臣繫卿貳斥郎曹已當矣而綸扉亦且不免百僚相顧容頭過身無復左儒禽息負高朱生之誼卽國家緩急何所賴此完軀苟祿爲者臣故不自量欲歷疆場觀翠華誓一當橫原艸藉鐘鼓之靈爲詞林雪恥爲纍輔減罪是臣回奏中所已盡而有未盡之情也臣書生最懦弱名位不能動人然嘗誦法古昔不敢隨衆貿聲名於市憶去秋在山中傳邸報見罪督斬帥事衆咸快心臣獨撫膺謂關門之禍始於此矣未幾時而[redacted][illegible]遂至及奔馳至浙江聞撤回諸道兵臣驚愕以爲如此[redacted]那得退未幾時而灤永俱陷當時諸臣無一人言者及事後乃呶呶言之臣怪諸臣摩揣智長坐照智短事後之謬巧乃不如事前之愚拙詩曰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此志士仁人所爲於邑也陛下欽明博通今古曾見有平居婾阿無亮直之節而一旦匡襄能奏底定之業者乎天下未嘗無才大率牽情面避文網戀身家者十九畏折辱者十七稍以仁禮祓濯道義感激之心骨既完氣宇自見今東疆之事諸臣所囁嚅不敢出口者不過兩言耳不討則必歸於戰不戰則必歸於款故維討可以制戰維戰可以制款討無成謀則款無死法今諸臣又云復遼陽則難爲守守遼陽則難爲饟夫守遼陽而難在七百里之外不愈於守薊門而難在五尺之內饟遼陽而難在登旅之海不愈於饟薊門而難在通津之郊乎漢室邇邊甚者亦六七百里今榆永直走四百里而近三韓箕尾之墟太宗受命歲德所在安可當昌明之期遂絕不復臣始爲庶常時遼瀋陷未二年臣實爲因遼復遼之說而中消未靜

外患姑存厺今十年遼人已散遼土已失更復數年壯者已老老者已彫河東稱叟無復識其販章者矣而國家議論之臣猶未有決故決三年之力可以集百年之功持十年之計不可成一日之事老子曰以道輔人主者不言兵善用之莫若果易曰果行育德袁崇煥以七閱月之精神僅殺一毛文龍而欲以五年不動之期坐　今人以終年之計畫欲殺一錢龍錫而又欲以十年不動之算坐收封疆是臣所慨然思決於一奮也臣讀書不能精熟粗知大義不敢以危言高論動主聽亦不敢以飾說支辭干物議區區寸心但爲國體邊計士氣人心留此一段實話涓埃微塵不能完感臣效有餘媿然臣之本意事情已具盡於此謹一一明白回奏不勝惶恐之至（洪思曰回奏三疏復奉嚴旨切責曰黃道周初疏狂肆妄議祖德曲庇罪輔屢旨詰問皆不實奏一味誕詞支飾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用危哉錢華亭之獄羣小揚言曰袁崇煥謀逆錢龍錫通逆其意必欲殺之且圖遍織東林諸君子及黃子疏三上而周延儒意始同大璫如王坤者亦頗心究之故得減辟爲戍吁亦危矣思陵初諸璫凡朝廷大衆措心引其機以待其自發多爲陰移而不覺故凡攻東林者必默結爲使日夕陰以明黨之名中於上蓋自史𡎺之攻龍錫始也吾聞諸先子徵士公言龍錫極而謹韓爌和而厚逆案初傳列四五十人不欲廣上怒數次必令廣且令列內廷同惡者乃以外廷不知對上曰豈不知畏任怨耳一日名龍錫與韓爌入出一黃衹示之曰中皆紅本璫黨盡於此宜一一案罪無漏也又以此三尺法非閣臣所宜司對上益怒乃令三法司同定所列始廣殊數百一人不敢遺蓋此案烈帝實自爲之非龍錫意也但攻東林者非此不足以激諸璫共擠龍錫耳世之論者皆謂當時延儒實心敬黃子甚故黃子疏三上而龍錫生）

擬汰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洪思曰子庶常時作憂中官之乾沒也增兵益餉而國日以貧弱蠹在內也）

臣聞善爲國者有十年之算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算今之爲國者計絀於朝夕議懸於歲朔興師則如涉海治賦則如奠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岸是誠天下臣子之

所共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末流相倣汰一冗一冗旋生厺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挨索不已故今天下以爲貧國之患臣獨以爲富國之患天下之患以爲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爲國不見貧夫人主不見貧國朝夕而征之卿大夫士不見貧國朝夕而食之將帥卒伍不見貧國朝夕而益之則天下之亡必自富國者始矣臣觀故牒天下歲入絀四百萬出幾倍之相沿以來六七十年矣補續相移不見大匱神宗中年寧夏朝鮮播州之師通費一千三百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既二千餘萬矣天下百姓未盡加派大小臣工未盡奪稭而三征以平大典亦舉久者不過六七年近者踰時而畢今東征之舉不過三年前後帑金沛發亦已千萬進無一步之獲養無一士之報而天下百姓已盡加派大小臣工已盡奪稭猶且益之塡壑不已此其故不甚難知也方萬厤初載自穆宗以來一意節儉內儲上供果餌器皿絹素之類一切裁減於是省直承風歲運之數詭冒乾沒一百八十七類旦夕清革又有察相繼之留意綜核洞於邊疆之務是以天下少給暨三十年補葺易理今天下已承大弊之後外臣狎於刀錐內臣竭於鑽管奸猾縱橫姿意一倖又有不識大體之臣以爲干戈可以大講百姓可以再索人不問醜正地不問易險聚兵而弄之以爲狠貪者之唱於是天下顯然以爲左藏可以計覆太阿可以詞譎鹽鐵酒榷可以復議鼓鑄征輸可以不絀中外蚩蚩維兵是利監門廝養擊柝之徒皆有增兵益餉之思而天下冗濫奸蠹益不復可止矣臣觀薊鎮初額主客之餉不過數萬既七十三萬又既而百二十四萬方其

數萬兵不加弱其百二十四萬兵不加彊今又益張兩協之卒至二十萬月餉二十三萬司農之臣引舊額而繩之則曰數年以來新餉之額益二百萬加納之數又百餘萬此三百餘萬皆以爲遼也夫誰爲此者探膏血而焦原沃之乎故曰天下之患非見貧之患而見富之患天下之亂非若不足之患而若有餘之患也中官見富而織造服用鋪壁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爪牙朝官見富而宂吏奸胥輿皁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膴仕以白望其聲利邊官見富而游客驕丁尸班丐籍巫師鬼卒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朽頓破冒棄有用於無用以自喪其軍實故此三者則皆自見富而始也其所以見富則自加派而始也餉有加派而舊餉不復兵有加派而舊兵不復田

有加派而舊田不復邊有加派而舊邊不復詩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團營中外十二萬衆散爲工役隸於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萬直隸衛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苗地內競艸場三輔五十萬戶口四百萬椎埋無賴者億數無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十七萬賞賚東人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所用之而常於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復出臣觀關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三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次且不出三年天下膏血從此竭矣而轉輸催科波湧之間猶有未定說臣觀古今英主立國良將立功皆存於敬慎之小心明決之定算行師衽席制敵於樽俎之上而增賦益兵之說不與焉會昌之末雜賦極少猶九百二十二萬熙甯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賦多則蠹生兵多則盜出堆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聚蠱不毒人則毒其身故今天下之事臣一言而決耳曰陛下節儉則天下皆儉關門之事臣兩言而決耳曰決棄遼陽則不用益兵決不棄遼陽則未可盡散新餉決棄遼陽則兵宜屯於關上止復薊鎮之額三萬守關六萬乘塞精汰而慎用之十年待動則已多決不棄遼陽則兵宜屯於廣寧止復遼薊之額九萬營塹三萬屯田五萬待於關內蓄積新餉俟一千萬三年待動亦不爲少今天下之臣皆知廣寧之不可棄而常爲姑違以避萬一之禍皆知遼陽之未可復而常爲虛聲以倖萬一之福皆知關門之不可孤守海島之不可虛恃而常爲守關門恃海島以塞一時之議皆知水西不破則東方必不靖東方不靖則

水西必復起而決不敢少紓東顧以了西事決不敢急了西事以專東顧皆知兵加則兵愈懦餉加則餉愈不至而決不敢停新餉以作內政決不敢因舊額以寄軍令五說茫茫未有定議相視次且而天下滋弊臣恐歲月之外萬一叵測外勢麼而內備益廣雖谷量天下之財帛不復可繼矣今所在士馬亦漸以稽核鼓鑄徵輸亦漸以見利詭託破冒者亦漸以正法裁抑澄汰之疏亦無日不御然而白簡一動則稱逃稱叛稱死稱棄者在在而然持籌之士相顧而不敢出一語故曰食宂之耗小識宂之耗大物蠹之禍小謀蠹之禍大天下之患誠不獨一東方而竭天下以殉之此真計者之未察也臣願陛下及今之時與二三元老力攷典章罷可已之役省不切之費急取兩言定天下之五議乃躬自節儉以先天下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端本塞

源有爲百世之計然後弛諸禁籞廣興屯利以簡練責之邊臣以營田責之郡帥以團操還之五營以名募還之屯丁子弟然後申不赦之令著畫一之法懸三年之期與天下將士磨礪百姓更始毋循旦夕苟迦之談稱兵稱餉使齷齪小人皆有覬覦樞柄盤據左藏之心則內蠹去外宄自清臣保百年磐石無事也唯亟留意焉

引罪告病疏（崇禎四年四月上）

右春坊右中允今降三級調用臣黃道周謹奏爲爲法受過有不得不言實因過受法有不得不去之情羈旅孤臣病踰百日懇恩放逐所甍出門事臣自引咎來抱病床第絕口人事今春見禮科疏叅浙闈補榜事臣理合自明然已奉旨着監臨御史查奏則臣宜靜聽今又兩月抱病日深伏枕讀邸報見本月初二日浙江御史李柄疏奉旨中卷既係無私何必以同姓去取且割榜非法監臨豈得無言據奏錢塘縣官一稱不知一稱住士是何緣故着該撫按查來該部科先將尙觀聲等二卷磨核文義具奏這本內又說去年於他疏暗指此事情尤可惡既應入告何不明言迺故以隱語藏機豫開卸飾顯屬詭欺着考察時一併議奏該部院知道臣病中捧讀愧悚幾爲嘔血臣生平刻苦區區此心不敢以纖塵蒙翳少干物議不圖坐此非據災生波及同事㳟繹明旨所罪御史臣者皆臣之罪非御史臣之罪也臣方填榜時見春秋房中一尙觀聲又中一尙觀法御史見問臣心㦪然細閱兩卷觀法之文通場完好觀聲二場中有塗抹臣問科臣謂是本房之所奇賞臣思功令新嚴去留宜慎通經散在各房雖五桂不覺其多孤經萃於一門雖雙南亦須

細酌況經批抹何能無譏如就兒第中裁去一人未失遜讓之雅卽因籍貫內更補隻字亦無推敲之煩故改前而從後去聲而存法臣自謂爲朝廷守法宣行所明不行所疑爲鄉國掄材宣任怨事前不任謗事後卽同事諸臣共有此心或採之公評或證諸考案堂皇裁定誰敢廋言且臣所改者未揭曉前之榜非已揭後之榜臣所執者求詳於法之中非用情於法之外也臣海外孤蹤出山受事以文衡人何知兩尙之同姓而非同胞又何知其非同胞并非同姓乎臣所知者爲朝廷守方寸之法不爲江南守方寸之紙爲士子定畫一之文不爲胥吏奉畫一之事臣當日裁酌詳審尙如此今草草徑過今日諸臣千敲萬摑臣區區此心當繇誰白乎唐臣張九齡嘗告元宗云天下能吏皆精案牘而畧人才溫彥博嘗劾魏徵云魏徵不避嫌疑獨行其是臣戇不及魏徵慧不及九齡卽欲不避嫌疑求精案牘何可得乎臣幸逢聖明洞矚遐幽去取無私已徹睿鑒但以臣子入告事須詳明一語模糊卽屬欺謾臣濫竽典試不能宏其綱目畫諸事前又不能竦其精誠暴白事後徒守硜硜自矢之咎謂陛下必終亮臣乃使科部費其推求御史代爲受過臣非木石何能自安魏臣高允不負翟黑子故爲崔浩受罪而不辭今衡文去取罪亦在臣填榜改換罪亦在臣簡舉不及罪亦在臣辨白不蚤罪亦在臣臣既寂然乃使李柄代臣受罪臣恐死爲翟黑子所笑記曰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而後其仁可知李柄見臣改榜不忍使臣有事後之疑見臣不簡舉不忍使己有激揚之譽不過謂監臨職在發奸奸弊既絕則瑣細商量皆不煩惠文彈治耳臣爲主考卽監臨無弊不得與監臨

分功李柄爲監臨卽王考有罪安得代王考受過乎臣極知陛下念臣孤苦不奪臣貲不黜臣官常於法外曲生全臣然臣捫心負墜深重不能拔足以贖前愆叢愧之餘百病交集不重處臣必不得去不決去臣亦無以自處乞明正臣罪立賜斥逐席藁出門以爲儒臣守文不愼不詳者之戒臣病困已踰百日倘得放歸與其寬數日而重累鄞人毋寧蚤數日得還廬墓爲此具本不勝哀懇之至

辨仁義功利疏（崇禎四年六月上）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今降三級調用臣黃道周謹奏爲孤臣去國不惜一身善人舍命不惜一言敬發未死之人心裨交脩之實政事臣聞正志者不辭用晦有道者不樂辨言人臣降辱則苟忍而去然非所論於王德休明側身修行之日也臣蚤歲學道二十七始就青衿殭仕通籍於人物無所怨憎亦不知人間辨難攻擊的是何語由今而觀風敎摧頹流俗邪鄙雖孔李生於今日不得不與孟荀司辨也臣觀仁義者天地之權衡萬物之綱紀也孔孟衰而仁義之談絕唐太宗聽魏徵之言力行十年而後知其有効漢武帝告汲黯曰朕欲行仁義之道而不知其端至宋程氏父子乃力持其說以爲義利之間帝王所立志而治天下今又五百年閭巷小兒習爲餖飣縉紳大人口皆羞言之每見士大夫垂殁必有一部文集除舉業套外有通本無仁義兩字者臣至浙閩以治天下必先立志發論見士子皆未有談仁義者乃私引古今折衷孔孟歸本仁義以治志氣其大指以爲行仁義者卽不談功利可以收功利之實談功利者卽不醜仁義亦已滅仁義之教又推廣之以爲仁義脩而成德禮

堯舜周孔皆由此出朝廷得之以爲朝廷邊疆得之以爲邊疆仁義廢而尙刑名非斯桑孔皆從此出水旱因之以爲水旱盜賊因之以爲盜賊論策雖殊其指一也夫仁義志氣政刑德禮此皆天下易解之言堯舜禹湯周孔孟程此非天下難解之姓字也而達官顯人引爲怪說至云通篇無一語可解者夫使載籍所陳賢哲所道止此數字已自不解卽今士大夫所解者當爲何事乎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殘賊之道無它不談仁義苟利其身而已今上有堯舜之君而下無仁義之臣機智相尙讒諂相先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顚倒貞侫以愚黔首陛下英明靜觀獨悟齋禱以來數月之間禹湯周宣亘古難行之事陛下皆備行之矣而諸臣未肯坦心正言以告陛下者以爲振衰起弊必在督責督責之道必先去危論之士上未必有此意而下競行之大臣未必有此意而小臣競行之陛下所爲威福羣下借以行其愛憎陛下所爲刑賞羣下借以行其喜怒今雖暫覩清明而邪正是非去取之間未有定論人才學術未有正嚮一宿宵人起而訌之而盈廷之燴亂猶故矣臣觀天下衰弊生於人才原於學術決不在簿書刀筆之際士慕古喜行仁義則慷慨之士出致身而効忠者多士趨時喜營爵祿則猥鄙之士出致身而効忠者少今諸臣皆曰我能爲君莞財賦然自數年以前加賦未倍事例未積驛遞未清優免未扣薪馬未除邊亦此邊餉亦此餉今加賦已倍事例已積驛遞已清優免盡扣薪馬盡除邊亦此邊餉亦此餉而什伍庚癸又疎於曩時語其甚者將帥之藏皆滿矣而陛下之帑如脫是諸臣之尙功利者竟不能

爲陛下筦財賦也諸臣皆曰我能爲君立威令然自數年以前圜土時曠犴狴未滿疑者不盡入出者不盡戌貴賤輕重間有差比人心猶是風俗猶是今圜土無曠犴狴已滿疑者盡入出者盡戌貴賤輕重不得差比人心亦猶是風俗亦猶是而頑鈍蒙蔽又甚於曩時語其甚者細人之睚眦皆報矣而陛下之憂憤未釋是諸臣之尚刑名者竟不能爲陛下立威令也故天下之彊弱視於人材人材之邪正視於學術學術之真僞視於義利爲利而言之則謂之僞言爲義而言之則謂之正言爲利而行之則謂之僞行爲義而行之則謂之正行殺身而利於人謂之仁殺人而利於身謂之不仁害己而利於人謂之義害人而利於己謂之不義陛下試以此量天下之人材程天下之學術而邪正是非燦然見矣天下人材學術培養甚難摧折甚易養一賢者即文繡十年雕鏤十年不成一賢者欲養一不肖但啗之以美官怵之以鞭楚不終食已爲不肖矣方臣初上疏時稱爲毛文龍報仇及世宗棄河套誅夏言事不過誤讀漢書見鄧公告景帝云七國未平而先誅鼂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又誤讀唐書見李德裕告武宗云先帝德宗心疑劉晏動揺殺之非罪至爲兩河之所藉口當時不謂之妄言謗黷故率爾用之及至回話偶憶宅事生死勞心而應對無據令當時直舉一事陛下亦未必疑臣薄臣故爲仁而不精爲義而不熟是臣之罪也爲主司而談仁義非臣之罪也守志而不宏養氣而不浩是臣之罪也爲文章而本志氣非臣之罪也臣所媿者獨談仁義而雜功利本志氣而近刑名策東江之必驕議遼瀋之必復爲異於諸儒之談耳然臣既以此苛薄譴而諸臣必欲搜其瑕疵摘其細垢張大窮詰之以至於雜比條例而後已非逢陛下仁聖憂勤釋錢龍錫易應昌等於獄中則臣之發盎盎覩白日已爲遠矣臣少讀書不知物事比讀邸報知邊疆之有逆案科場之有情節兩事推敲必終年不已臣不幸兩蹈其機實臣之命然臣自矢不以此墜其所學使臣避禍害而變所學即可掇通顯亦終無以報陛下使臣變所學而掇通顯即可立勳名亦無以對天下後世臣前爲編脩僅踰年註籍纂史已十餘月侍經筵僅一日忤璫而去今爲中允僅一宿狂言自廢履歷淺鮮不敢冒乞特恩唯臣赤貧攜家七千里旅食已盡早歸一月免荷負得完骸骨近父母上墓臣扶病草疏奏聞

乞歸疏（凡二章崇禎四年十月）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臣黃道周謹奏臣自初春患病以來垂百日不下牀簀至四月十七日力疾具疏乞骸還山猶以去歲浙闈事蹟未明欽蒙聖恩着撫按速行奏結臣伏枕靜聽今又六閱月浙江撫按奏結已明臣抱病積深痊可無日仰覩隙光唯有悲歎臣居無宿飽行無贏糧所忍病忍飢至三百日不敢哀請者謂處覆載之下重荷生成不敢尺寸違明時之憲也今浙疏已至闈事已明酸冷一身傷魂萬里自反生平豁刻孤行不能無過即槁首半途不足爲恨但以聖明在宥萬類昭蘇湯網禹車歡聲四塞臣獨缺然自負遺骸不反墳墓是臣所日夜搥心歎其命薄也臣蚤歲學道遯迹空山二十七始就青衿實不意有靖獻之路又見古砥礪志節不得一命殁身草野者多矣臣生際聖世厠侍從拔死出生實爲已汰然既爲臣子繫籍聖賢即溘然必有一當以報君親今徒呻吟斃旅次上無

以報朝廷下無以告墳墓且使天下志節之士疑臣貺榮固辜復不去卒委溝壑爲幽居者之所鄙是臣徒死無纖毫益於聖世也臣恐以八尺遠累郵人幸及朝夕銜恩上隴當垂死雅歌以頌聖德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臣黃道周謹奏臣伏枕委頓於今遂一年矣再疏首上血枯頭白直以闈事磨核未了本月十九日伏覩聖旨尚觀法經旨既已錯繆何堪中式着革去舉人發肄業黃道周閱卷未明割榜非法念已降處姑着於補任之日罰俸一年臣庸劣迂愚罪釁山積幽黜顯戮委體難辭不圖餘生再逢寬政風霆之下重假和薰臣四顧同儕私循顏面不知何根霑此渥澤卽有筋可纏野艸有屍可裹馬革不足上酬浩蕩下塞區區但臣已矣臣抱病終年骨血都盡自省生平無一條長可報明主又久負六罪窮汙極垢不宜終溷聖朝臣少値家貧父喪不舉殭仕楚母擬追制六年比聞　警挈家出山遂棄墳墓是臣不孝生逢有道自誓鼎鑊有所不辭比當雲漢之會下詔求言臣反奄然自同結舌是臣不忠循資典試不能大思仁義之言徒脩行墨辭意不宜使觀者疑其蒙昧是臣不文呈身自效不能大攄疆埸之憤徒蹈水火輕嘔片心使聞者疑其游說是臣不武羇旅多附荷債無所間有交際雞肋蠅頭不能自卻是臣不廉又見一二詞臣守文詿誤罪輕於臣罰重於臣顧影捫心甘爲請代又幡然自阻是臣不直臣負此六罪者卽脊健蹶張不敢強顏以圖就列今又羸劣束骨支牀卽受殊恩更補一職終成素餐貽羞清路幸得餘骸首先人墳墓銜結無極（崇禎四年）閏十一月

雲霄同知青浦陳我嵩
同安訓導臺灣陳震耀　校字

黃漳浦集卷二

疏

放門陳事疏（崇禎五年二月）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今患病臣黃道周謹奏爲遵例請旨放行事本月十二日臣病接邸報見吏部覆臣患病疏奉聖旨是臣力疾中庭叩頭謝恩卽當束裝攜妻孥行矣憶臣自庚午正月聞敵薄都城攜家萬里間關北上今又正月聞寇廹東省攜家萬里間關南旋往還冐難首尾三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米四石五斗罪過山積幸餘骸骨無可復言然臣觀志行之士如郭泰馬周年皆不過四十八臣行及之矣恐一旦溘然無一語可報陛下者幸及臣殘喘冐昧吐之臣自少學易以大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

亂百不失一臣所學本於周孔無一毫穿鑿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内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人事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有奇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恭默深明天道嘗寤寐以思賢才而賢才卒不可遽得懲毖以絕小人而小人卒不可遽絕方陛下開承之始外清逆黨内掃權璫天下翕然想望泰平曾未四年而士庶離心寇攘四起天下騷然不復樂生雖深識遠慮之士豈虞變動至此乎臣觀陛下開承應

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命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所不覺自臣入都來所見諸大臣舉無遠猷動成苛細治朝著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厚仁義道德則以爲不經談刀筆簿書則以爲知務片言可折則滕葛終年一語相違則株連四起使陛下長駕遠馭之意積漸而入科條之中臣子悃愊靖獻之思抑鬱而消文網之内迹其所爲旣不足服小人之心度其末流終必承小人之敗支吾輾轉苟據目前瑕釁旣成則誕欺立見卽如往歲[redacted]去遵永已七八日而敘收復者以爲千古奇功又如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縣而護叛師者以爲不犯秋毫卽此二事而遠邇情形槩可見矣凡外廷諸臣所敢於欺誑陛下者必不在於拘攣守文之士在於權力謬巧之人内廷諸臣所

敢於欺誑陛下者必不在於錐刀泉布之微在於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思地中有水之象知民情之所繇通體剛中而應之爻知師功之所繇立因以旁稽載籍自漢唐以來所用在師中而致治者幾何人用在師中而致亂者幾何人因以仰質聖賢自孔孟所稱對君子而砭小人者幾何事就小人而砭小人者幾何事自古迄今決無吹毛數睫可成遠大之猷歛怨樹威可奏雍熙之業者臣至愚劣自抱病已前每云東江遼人不蚤料理必成極亂又云帷幄諸臣不懃遠畧必有近憂今島衆垂亂山左傾危扼吭拊背已墜　　之機疑撫疑勦猶循泰晉之智經月上下求一撫臣幾不可得盈庭四顧無一成謀臣思曹濮愚民可以靜鎭通泰鹽徒必不可不收津保近防可以酌任淮濟聲援必不可不聯以靜眉濟西之民則易動之方

可定以動鼓兗東之衆則震鄰之力易耍移頼上之鎮出於徐州則宿遷之上流可斷餉薊密之師益於寧錦則　之西擊可支急理島上之民而不藉其援則島上登萊之勢分還塞膠萊之險而速致其師則青州揚兗之情合詳此數者一意撲滅立限數月可省數年之功如復遷延撫勦不決嚨喉之間不容有河曲之事矣凡小人見事智恆短於事前言恆長於事後不救淩城而謂淩城之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民之必不可用兵憤於久頓則謂亂生於有兵餉糜於漏卮則謂功消於無餉亂視熒聽以至極壞不可復挽臣觀今日道化未宏用師之毒勢不可已昔有夏允征仲尼所錄向戌去兵丘明非之今陛下之意在於干城腹心羣臣之圖在於偷安避患上下相畸不遂於成臣愚以謂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誡止乎小人小

人用卽無戎狄亦足以致亂小人不用卽有干戈亦足以致理從古有釀亂致亂之人必無有討亂致亂之事隋梁晉宋事不足稱殷武周宣功在自立臣又閱舊史正德七年歲在壬申劉趙諸賊唱亂霸州浸淫四省於時邊陲無事樞揆協心小醜猖狂徒自覆沒以周易推之在需之井利用恆無咎今強寇剝膚我龜不告絮花一落轉盼高秋陛下及今廷勵羣臣面諮羣策發揚鼓舞猶恐不足以起天下之材致天下之用而聞警以來未嘗召對災下朝房不復修省遂使素服負帶之虛文亦成日消月靡之實事臣恐有師中小人漫言干命以養亂墜功者小人之言售則大君之柄失大君之柄失則丈人長子皆無以正其律矣易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功得其正則雖亂必治功失其正則雖治必亂況無報功之心徒懷不

正之意亂何以除治何以立國家養士二百七十年材官蹶張皆荷異數左右投之心力相資何所不可而一切消磨久靡成頑敵至而不憂災至而不懼恐非大君所命開國承家之意也凡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爲師則萬物之情可照人主斷事一以聖賢爲法則天下之材具服自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而蔽愈多以刑樹威而威愈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而振紘綱之秋也唯陛下超然深思易象陰陽當否之際何者謂之丈人何者謂之弟子何者謂之長子何者謂之小人用之而亂朝著則去之勿以朝著爲嘗用之而亂邊疆則去之勿以邊疆爲戲因以定命正功安內攘外不過數年而三錫之勲可成無疆之休畢至矣臣攷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卹

臣膏肓已久痼疾又新不能冒矢石以報陛下又不忍溘然終閉一室而死誠不自卹吐此一言卽瞑目無愧非敢穿鑿傅會以瀆聖明爲天下萬世之所譏笑臣病久援筆氣絕乞陛下念臣垂徃之言并乞遵例着該門放行臣不勝感激之至

放門回奏疏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今患病臣黃道周謹奏爲遵旨明切具奏事臣以本月廿四日具疏放門廿七日奉聖旨着該門放行本内葛藤株連所指何事收鹽徒等項立限數月作何料理目今師中堪用的知有何人通着黃道周明切奏來臣捧讀感泣不圖今日陛下猶念臣之言臣思天下明切之言隨試輒效者莫若用君子去小人使用君子去小人而猶不效則無貴明切者矣臣生愚迂不能爲明切之論然觀邇年以來諸臣所

目嘗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曰推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以來搚談邊事實非爲陛下之邊疆不過爲逆黨而翻邊疆使諸芟鋤逆黨者無端而陷邊疆之內至於邊疆之要塞利害進退趣舍實無一言及之自辛未春月而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之科場不過爲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於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難易實無一言及之止此兩件葛藤株連其緒餘以爲黍罰催科比較物件毛末騰沸而本領具廢此在宋人不過一看詳條例之司而諸臣倚之當臣襄之務臣觀古之聖賢其所經營不過兩事曰外攘[redacted]曰內逆小人[redacted]不共則大臣一心以憂[redacted]小人不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此二憂遺之陛下而大臣夷然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用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

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夫行事用人此密勿之威柄宜定於陛下之衷研於大臣之慮不宜使疎逖賛士者談之疎逖賛士談密勿之事必徒禍身爲天下所笑然而臣固迂愚臣所欲收鹽徒防徐口實津保聯淮濟輯島民厚甯錦靜濟西之衆動兗東之師者臣非謂登州島民能翔千里湖汶濟而上也臣觀登州地形陡出海外舟師四游與風南北自石鎭而北東風稍南舟出沙門者可趣灤河遮西至於直沽自艾山而南東風稍北舟入過沙者可趣海舟遮南至於淮口上下四五百里信宿可至今賊已破黃縣徵糧福山裝理舟艦此其勢非安坐者又今二月東風已發島　倭寇處處可勾使諸賊爲[redacted]用勢必未肯然借[redacted]之勢上下分馳舟檝車騎聲息相貫則邊疆之事去矣臣計登州諸縣強半斥鹵糧可資主不足資客收島衆則其食不支不收島衆則其巢穴不固勢必重兵自守分黨西掠西擬青兗之防南掠徐淮之道自膠萊以西崎嶇川壑間數百里臣不懼青州礦徒能越膠河以應亂卒誠懼淮上鹽徒能呼蒙羽以應舟師如萊青重兵不急搏賊則通泰淮海自成鄰壑今度於淮上造船必百日乃備往還文移又當百日但命淮撫便宜募商計直散引收合鹽徒練爲一軍不俟訓討自成勁卒得戰艦數十艘可以上擣登賊北出之虛下收江淮防漕之實內銷桀驁之心外翦梟獍之勢如使數月以後島師膺至索食江淮[redacted]西窺分防灤永急而圖南難爲力矣今度諸島未與賊合兵食尚脆必不能西斷膠水雄據一州使青萊東兗二十餘縣褰裳奮袂六七萬人晨夕可得立限數月焚舟破釜猶可撲滅吏一兩月雖有重師徒資縱寇俟其颸去沿海上下在在

堪虞今必江淮有兵而後賊無退舍令其船檝無用而後北汎易防如使津保之間徵召或虛則鹽滄之民匆皇易動萬一登賊舉帆北出甯錦一帶八九空城付一巡撫島民[redacted]丁在在可應遵薊督臣鞭長難及此爲猛獸投其穽餌也且此賊前來狎知虛實不救凌河必有汎凌河之心不護關門必有經關門之意盛夏南風高秋[redacted]馬[redacted]賊若合則我勢自分臣非謂登島亂卒能尋故道捨汶濟別出津通之間也凡車騎之用在東北舟檝之用在東南關島上下挾其兩長則中國之技窮於雙短是臣所欲立限數月責青萊之衆滅登黃之賊者也自昔亂賊縱橫不兩月破賊者獨貝州王則耳然其時猶遣一相臣副一宣撫然後收六十日之功今登賊之勢大於王則諸臣之智短於明鎬而欲以夷猶勣撫徐觀其敗臣見其難矣天下之大何患

無材陛下誠奮然振勵畢諸策力中外相資以廟算成之何材不奮臣素不交游於中外人材實未周知然以臣所學載籍睹記直亮剛方必爲君子脂韋荏苒必爲小人仁閎寬宏必爲君子熓鷙狡險必爲小人樂善聞過必爲君子好讒悅佞必爲小人難進易退必爲君子競榮圖寵必爲小人非道不繇必爲君子他途借進必爲小人持此五者衡量天下十不失一宋儒有言邊帥之材卽不可得當於縉紳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卽仗節死義之臣人臣至死義已無足觀何況偷生遂成[redacted]之事臣觀萬厤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綱投穽卽緩急何所得半士之資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鱣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養士則所豢者必市利

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驕之則小人之燄益張知其爲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詩曰彼疏斯粺胡不自替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序必在林藪臣所常知識者有和州馬如蛟公安毛羽健聞喜任贊化皆倜儻有氣骨則皆蒙譴去矣所習聞者靑澗惠世揚吉水李邦華百鍊餘剛名滿天下臣又未嘗領其丰采鄢陵梁廷棟膽決機警年力方新自當需爲異日之用其在仕籍者有新建徐良彥爲南大理卿豫章曾櫻爲福建參政金華朱大典爲天津兵備紹興陸夢龍爲藩司起復武進鄒嘉生爲陝西參藩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凡天下人材視於君相事業成就視於廟謨今帷幄之上未有定謀閫外諸臣徒循故習師久而逃逃久而叛勢有必趨非法所禁陛下必欲振作人材當敦尙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廉隅之士昔太祖品隲人材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爲最下品蓋指諸庸碌學究而已非謂崇尙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今風俗久頹惡直醜正人材飾貌亦不易知易之初泰曰拔茅連茹其初否亦曰拔茅連茹其辨之於初者同其辨之於終者異人事不齊而否泰變象是臣所欲陛下詳審定於師中者也昔蘇軾臨行欲陛辭不得乃上書言極泰之世小民皆得上通極否之世近臣不能自達臣今値堯舜之朝雖乞枯骸猶荷明問臣死且不朽至於愚迂不能明切如好醜定於肌膚不可復易謹昧死其奏唯陛下少垂察焉

愼喜怒以回天疏（崇禎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爲賜環已久圖報無從昧心不可事君建言又非得已自揣此生無以報國甘從顯黜以謝素餐事臣坐狂瞽自廢五年不圖殊恩又逢再造去歲秋盡驚聞[redacted]警匍匐入都萬里載途經冬始到自謂七尺殘軀已非臣有頂踵可效不敢自存然自元正見朝以來依阿澒㴐遂歷春夏出無一語可報聖明入無一言可對衾影還顧往年自請使鮮經理東江之事俱成蟻夢淒然淚下細觀自古忠藎之臣竭力致身有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不肖如臣今日者臣自度血氣已衰學問不進利疚威惕事事創心怔忡之餘遂成痼疾正擬呼籲乞身自投溝壑而雨澤未降雲漢其勤方陛下宵旰殷憂之時羣臣修省惕厲之日臣雖無知安敢自絕然觀邊圉洊驚寇攘式內廉恥道衰人心盡喪

非有獨立不愳有實無貳之臣必無以洒發肅心湔除暮氣而諸臣過自懲艾苟免朝夕無敢爲陛下昌明其說者勿論其他卽如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拜命冀一沛澤以成麥秋卽釋滯囚斷庶獄繪監門之圖徇京桑之請猶未足以上叶元載下慰蒼生而五日之內繫兩尙書衿紳咋愕道路嗚邑未聞有一臣敬申一疏者又安望其戡亂除兇鐲冤解網贊浩蕩之恩成霖雨之業乎以陛下寬仁優容言路猶且如此蓋自三百載十三宗以來未有士氣不揚隨風草靡至於今日者矣臣觀天下災祥係人主之喜怒人主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於臣鄰則臣鄰興作怒氣行於邊鄙則邊鄙廓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故爭於其大不爭於其細今大猶不爭細故是競朝無一可喜之臣

則臣無一可喜之事邊無一敢怒之氣則亂終無一遄沮之日戚順反施貴賤倒治是以奸昏互熾叛逆蜂起四方潰決漸不可收亢陽之極至爲旱災而大小臣工猶結舌不語使陛下焦勞於上百姓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閒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黙不違道然受特恩起自艸莽雖不以言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近有韓愈陽城之嘲遠有孟軻蚳鼃之諷自顧惕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開政府諉卸之端後者堅詞林緘黙之路負恩藏拙遠媿古人臣何知言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陛下惟立賜罷黜以激素餐之恥以發感恩之衷以垂有懷不盡之戒臣擊壤荷榮沒齒無怨

擬論楊嗣昌不居兩喪疏（崇禎十年閏四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爲空言無補不得不言報効殊難不敢不報自揣迂愚再祈賜玦以扶名教以醒人心事臣生值明時事明主勉強自奮屢蒙寬宥凡以疎昧之故應死不死應黜不黜曲被生全者再四矣臣無言責又非好言者然有一事臣不言則終無言者且以亢旱修省陛下誘臣以言臣今日不言異日言之必悔晚無及是以不卹禍患再矢敬愼冒昧言之如大司馬楊嗣昌奪情秉樞條議溢地均輸事是也臣孤陋闃守閱邸報常後時不知其條議何狀然觀古格士匡時致主者皆有根節纖毫不爽然後能濟大艱勝大任爲天地神明之所鑒格方土木時北塞多虞先臣于謙羅亨信實始奪情克詰戎兵嗣後邊臣循故事然皆鑿凶門出閫外本末鈎連勢非獲已迨神祖時大婚未舉俺苔初附張居正僅

奪數月之情以觀典禮至使天下交譏名實俱喪神祖終薄其人身死乃錄今天下贒才尙多人心未泯獨以積婾之餘委轡莫馭是非易淆賞罰不儆每有艱鉅彼此推卸以至盜賊縱橫下苦百姓上煩明主令有二三大臣洞悉本計內修禮樂外明征伐收人心鼓士氣制節謹度以持其後成康之治猶或可致也而僥倖功名者乘閒鬬捷以禮義廉恥皆不足以爲治使禮義廉恥果不足爲治則伊呂周孔廢於前世矣臣觀陛下法古敦庸深明本治以崔呈秀之奪情據位而首嘗蕭斧卽袁崇煥之奪情閫外而亦不免誅夷是陛下之明察與天地神祇之鑒觀昭著如此也古之聖人以爲忠信可學至孝難盡故以廉恥相勸不以要道律人然如魏闕之下司馬之堂政教所出何可紊也臣素頑鈍不能多識然記先臣翁萬達以奪情至部降左

司馬不踰年能歸楊博以嘉靖丙寅丁憂戊辰復起總督且禫矣猶慼然恐以衰憊蒞事爲戎[redacted]所笑今樞臣新居兩喪不在疆埸假然自擬於楊張之間天下即無才何遂唐突至此乎陛下以至德化人防維犯亂間有磊犖之士偶坐細故如陳壽之丸藥阮孚之追婢皆幽擯不敢別白柰何使欒欒負棘者坐弄王鈇磨厲天下耶天下雖大其噏呼在一人之心氣陛下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陛下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雖有九六災眚水旱盜賊可以力行善政付一二贒達臣襄消滅之陛下執要運仁力行於上豈必使四海精神盡頓於兵餉之下乎臣聞樞臣條上兵餉爲溢地均輸之說派兵十二萬餉二百八十萬欲俟兵齊餉齊始展區畫天下望樞臣如旱望雨望滅賊如水滅火必俟兵齊餉齊誰則不能且是溢

地所出其能幾何加派之後復有均輸敲扑之餘間有那借勢必數年不齊則是樞臣不欲滅此朝食也凡賊之所以不滅爲不得要領屢撫屢縱將驕於上卒翫於下委蛇遷延時譁時起以兵單餉細爲詞耳非果嘗試挫弱不復也往歲秦中措兵十二萬餉百二十萬展限數月然卒不効者任事之臣少推卸之謀多乍撫乍勦兩無所就也誠使當時賞罰甚明要害甚得前後遮伏審勢逆折之潼關之外可以不驚而諸臣動稱地廣徑多阨塞易漏非用衆不可故諸臣皆自救敗非爲功於陛下者也又去歲[redacted]迫三輔匆卒召東南兵每省數千行糧安家各費十餘萬行不踰閾而一紙罷之令其時道將決計踰江分路豫楚合諸土兵邀擊逸賊雖萬數千有十餘萬之勢夫以帝王行師於中原之內州縣比櫛龍蛇起陸而云必千萬白起銜尾於

道者此大無算近於風浪也今豫楚江淮困斃已久三省赤籍少不下十萬餽餉數年主客正支宜有定數又島餉新撤江廣之運可省三四十萬石登萊儉險促節之地不宜久宿大師但使分島併楚以靖中原練要握奇以綏東土取遼餉之緒餘縱秦豫之單虛挹彼注茲猶所謂天下之全救天下之全也安在其爲牛乎臣觀古今三代之季皆有繁徵搖動人士卒用不靖我朝二百七十年累洽重熙雖有寇攘洊驚而天下晏如者以士民跕足尚有餘地饒之相依宅如間架陌除榷酤度牒貿鬻之類縉紳恥談以至銅鐵銀冶無甚巨害君子猶引義爭之是以相維安於磐石也信如溢地均輸之說行於江南刁民猾胥搤腕語難鬬鬨相煽鋌險逃虛又寍可靖乎且爲權計以辨一年一年之外大兵未練大賦未集大勳未就大難未殄水旱間

出艸木變更眄眄之衆何所消之反裘負薪荷又向內備見於此矣夫以七百萬之新餉盡爲關協以八九載之威神殫於內操權於其間猶未有一二日之閑暇十數萬之羸餘以需應不時補苴罅漏而欲借一年之計使蒼生破釜以應寄炊中滓長噉而觀布網臣雖至愚知其未可也今四方亢旱支河枯龜永平之間骨肉相噉瀛海孔道擄掠成羣區區江南民力已竭陛下必欲滅賊兵不必多餉不必倍但選諸直言敢諫之臣及諸膽識強敏者持繡斧監諸道軍因糧於省因兵於郡因將於士因賞於賊間選十數制科開兵衡敵州縣令其自舉能者授之賊平一年即報雄職天下翕然思奮其長寇攘奸宄聞風拊心何必撐蒼生之骨以禦彪虎乎至於災旱之故積於驕陽憤盈不交坎離失治臣見比年贒人在野憂鬱殊多如詹爾選吳執

御金光宸等皆慷慨特達不憚批鱗分其餘才可以料虎而長滯巖穴亦乖和氣又邇聞內操不間冬夏上混雷霆下竦社土方今熒惑與日同行會於鶉首三辰皆火火政不修則蘊隆不退陛下誠當清獄之時沛然肆眚起廢籍停內操以蓄陽光以養陰節火政旣清則雨澤必降人心不鬱則協氣旁流是卽解澤之長方元感之遂理也陛下旣以言督諸臣想諸臣必有言及此者維是禮義廉恥百世之雲雷非直一時之膏雨天下悠悠習爲細故生心害事變非一端卽如溢地均輸便有熙甯元豐均田手實之禍臣知之不言言之不盡異日言之雖悔無及臣爲此疏已經十日六七焚艸然終不敢自欺以欺陛下誠以提醒人心扶植名教亦是詞林職業幸逢聖主懇惻求言不敢括囊以沽安貞之譽卽以是賈禍臣亦有幾微報稱槁死無悔爲此奏聞

求言省刑疏（崇禎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爲萬里孤臣危病隻身報效旣難稱職不易拊心多慙仰祈一去事臣目昧不知進止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乞休奉聖旨詞臣職業最爲難副勿欺所宜自矢建白不在空言黃道周以清望起用正當深念時艱矢圖報稱至朝廷每有處分原係臣子欺蒙自取若不悉其事情本末槩從感憤循名似美責實何居臣不勝感激自討此生應死不死應黜不黜曲荷生全者再四矣旁皇彌月欲求一靖獻不可得凡懷疏欲上中止者三非獨謂言非其職亦深知建言之難也鬱鬱昏病沉眩二十餘日時科臣陳昌文與臣同病竟死令臣當日死則亦死矣縱有忠言誰爲白者臣迂

蒙寡特於中外大計無所復知所懇懇欲以空言明報者誠以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繩削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纓鞶纏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縱於小人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於宣王亦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感旱魃而修行是爲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今之人言宣王側身閔下之至也感玁狁蠻荊而修政是爲六月江漢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甯言宣王憂思謀畧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奠其封疆是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太平者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回人心未可頓收[illegible]寇攘未可頓服所當深惟其道講求其故攷證詩書以嚳其後齷齪瑣人安足共圖大計乎古之聖人愛人以立體知人以致用其所知者不過數人其所愛者及億萬人知之道無它亦曰能愛人安民而已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神明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宏宥蓋有身任重寄七八載罔効尙擁權籍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淳固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覓假以九載之績今生民塗炭朝不及夕一夫晨呼百臂齊奔而東西悠忽若此是有道仁人所倚席而廢箸也臣覯陛下每值大誡輒避殿省躬率先羣下此自古聖王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陛下間有陰陽災眚兵戈之害則率云是郡邑無狀所致郡邑州縣猶之坌土所應不過百數十里之內何足以廣召祲氛漢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何況州縣承流象指者凡天

下風化轉移陰陽若不皆視當寧之心氣當寧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當寧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當寧之心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柰何使州土臣庶市其怨色乎積漸以來國無是非人無枉直郡邑長官苟且了事誠可憤痛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無賴今天下巉險無賴之徒羣聚京師烏聲獸聲白晝相呼縉紳俛首屏息以伺動定皆曰是有由來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如清執學臣俾復原官中外鼓動此輩稍稍斂戢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唯此二端清獄之端出於惻隱惻隱爲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民雖有

綱常之痛縉紳詎多雉離之嗟求言之端出於是非是非爲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即可知萬事君子詎有畸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仁智端竟甚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干戈搶攘之中尙日與劉宋章葉講仁義究道德以爲戰勝之術今公卿即多暇而　東　流寇西沸江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甫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風柰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報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孤蹤寒兌不言人過然私誦聖賢之言以爲清忠易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道以責至人忠恕以恕僚友陛下慈孝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閭巷養驕無觸乳之犢陛下敦睦即雍乎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縉紳矜悚無仰亂之嫌且以時事如此人心如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清甚廉無保天下四海無一蹶銜齒馬之事

目下伏暑將徂凜秋且至最要者在安慶厲師措餉立限務掃英霍襄鄧之賊勿以若撫若勦誘之道謀最急者在寧錦訓練六師三軍豫爲截伏搗堅之策勿以若棄若存復成玩汗最便者在因士氣方朝開兵衝州縣另爲選舉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勿以掣簽分地長其倖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拔鱗殘項之臣使爲秦豫襄廬諸道監軍但約賊平授之節鉞勿以別戶分畦銷其壯志又最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訐無辭之士悉以一面解其煩冤行此五事使天下凄風苦雨盡爲祥雲寸短尺長畢成大慮諸臣之詬誶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不用然後以上歌采薇下誦天保講律度明禮樂與周宣殷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沒齒無怨又臣自未疾前觀五月朔夕熒惑與日同在鶉首參火之分三辰皆火也又以朔夕合伏宜修

平火政稍節威光使火不爲厲明春熒惑在於大火徘徊氐房心尾之墟宜慎火器遜戢戎務漢臣蓋勳曰寇在於外而內陳兵黷則不武陛下洞燭厤理深明天道握要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樽俎之內勝算自饒何必使舉朝精神弊弊於兵餉刑獄之下乎臣艸野受殊恩無可報稱又被疢濱死思一罄所懷非敢一言感憤輕談時事惟陛下憫其孤危惓惓冒昧乞賜生還冀遂首丘臣無任感激之至

三罪四恥七不如疏（崇禎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今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爲高厚難酬素疢多愧敢辭新恩以安愚分乞從休致以保餘生事臣胃氣虛敗既經月餘神思昏潰變爲怔忡自傷福薄不耐好官兼以學疎未能練性

遂委頓至此夫復何言前月二十九日驚聞聖恩陞臣今職本月初三日部覆奉聖旨是臣卽當趨朝叩頭謝恩而下痡之後步履虛尫遷延復閱旬日臣思臣家世寒儉賦稟迂愚量腹度形日虞滿概幸以餘灰得睹聖政穆清執之臣解蘊隆之澤卽行歌擊壤已有餘榮又北陸已邁長至方來皇太子行當以履端出閣瞻依之下坊局最親臣何忍言去然臣自計出山以來有三罪四恥七不如誼不敢以迂愚庸劣玷於清班所謂三罪者臣先時六七年見朝廷賞罰信必新餉充贏人心方奮毅然以遼瀋爲必可復流寇爲必可掃因邊治邊因腹治腹扼要刻期爲效非遠比揆諸邊腹事久勢殊人情頑鈍皆謂要不可扼限不可立惴惴姑息濡衂不暇臣遂怵然不敢言征伐一似臣前日爲大言以欺天子者是臣罪一又臣自艸土恭承環命天下遂欣欣想望東征毅然以仁義爲必有效申商爲必可廢衆正盈廷則奸邪自遠比觀中外衆尙詭隨人習告訐下犯上賤犯貴不肖犯賢臣遂怵然不敢言禮樂一似臣前日爲危言以欺天下者是臣罪二又臣初見明詔敦尙孝悌貴廉貞頒孝經小學於黌序貽書鄉里以謂士大夫卽不能師法聖賢宜念綱常持名教以富貴功名爲第三四義比見諸縉紳皆毀柳踰閑挂衰服入都門攘臂吹塵以冠裳爲貨與市井爭行臣遂結口怵然不敢言名節一似臣前日爲危言以欺鄉里者是臣罪三此三者皆臣蓄縮自廢以負陛下者也所謂四恥者臣前後出山咸有天幸兩值雲漢求言兩值京輔■退未有一事一行以蔽初志在辛未求言則以引慝候旨欲陳而輟者三在今歲求言則以清獄方行欲陳而輟者再在庚午■退則以攜家載道

潛節於浙闈在去冬■退則以單騎息肩涸榮於房考皆始於危言終於持祿始於危行終於養交此四者皆臣偷安自弛不顧名實以負陛下者也又臣記漢臣梅福之言以爲四海之廣人民之衆能言者類固多然求其儁傑指陳時政言成文章施合時務者亦不能幾人臣庸劣最無比數不敢上方古人正如今日諸臣品行高峻卓出倫表則臣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不媿純孝則臣不如倪元璐湛心大慮遠猷深計有經世之略則臣不如魏呈潤直言敢諫貞心絕俗則臣不如詹爾選吳執御雅尚高致博學多通足備顧問則臣不如華亭茂才陳繼儒龍谿孝廉張燮乃至圜土之下纍縶諸臣樸心醇行臣猶不如李汝燦傅朝佑文章意氣轗軻拓落臣猶不如錢謙益鄭鄤而諸臣或在艸野或墜淵谿臣獨以庸劣餘灰重依日月猶不懟恧如食斯飫臣以頑冥無恥重負我陛下者也陛下卽以寒冷諒臣然臣自諒人臣之清貞猶女子之自守女子旣字苟無婉容懿色以康其姑嫜諧其妯娌又不能絍織饋爨以給其家人卽閉戶自守安用之臣以庸劣自號迂愚謂天下皆徑不得不迂天下皆智不得不愚陛下方以寒冷諒臣臣猶得言去今不以寒冷諒臣樹黨沽名百過横生臣又豈得言去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立朝而道不行恥也臣無可行之道陛下又屢採臣之言當抱骨圖報但以迂愚又負此三罪四恥七不如者驟得一官戰慄無以自立聞人批鱗請纓則悍汗欲死今又病甚言語迷惑不識進退惟陛下矜憐寬其狂易許辭臣職以原官休致臣歌詠聖恩永永無極臣自前疏奉旨後有再疏謝陳皆値病中輟遲久不敢瀆惟前五月二十二日齋疏告病會遭

役亦病不得上今冒昧合併以明不欺以效芹曝惟聖慈矜宥

救鄭鄤疏（崇禎十年七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今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管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臣於前六月十三日力疾具本辭職內稱臣有三罪四恥七不如揣分自安不敢以負乘致寇又并附舊疏粗陳道法治禦之略非敢有一言干冒希榮以殉流俗撓國是也席藁引辜旁皇二旬至二十九日驚聞聖旨禮樂征伐名節是朝廷治禦夷夏扶植綱常最大關鍵黃道周職在詞林不圖報稱一味偏拗好名這所奏并舊牘附陳語多含吐且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罪人猶云不如是何肺腸着回將話來臣惶恐萬死臣處明時濫清班雍容緘默可覬後福雖窮愚極迂豈不知守口之樂所不得不如此者以六載賜環萬里赴難不忍悤悤以苟偷自結必不得已亦攄片言以報陛下耳臣觀　旣二十年流寇瀰漫又七八載百姓瘡痍橫死相藉臣私意以日中之市無游談踰險之車無袖手大小臣工宜悉捐其私慮以急公家舍其細競以圖大計卽甚無能宜推分引身以崇讓敦厚少補萬一如爵祿是競毛舉鷙擊高自封樹以誤蒼生誠非所望於今日也臣才具不踰中人年過始衰卽欲奮其蛙頤以償馬骨而四顧了然不覺心冷以視舉朝諸臣無一不十倍臣者顧影問形每況愈下又何怪乎古人爲侍從不半載章疏至百上臣賜環七閱月僅補兩牘尚吃吃不能自暢以臣遭明時事聖主仰受殊恩尚闇矱如此令與諸臣并道後先其不能追及何啻倍蓰哉臣前見科臣章正宸疏有云諸臣或迂疎矯特自潔其身亦不過護一官耳臣爲

此負愧至終日不食近見科臣馮元飈疏云諸臣皆蓄縮便安無裹草請纓之義臣亦爲負愧累夕不寐二臣皆知臣者非爲臣發然使臣聞之如呼寐使醒臣又病起孑然鼠泣是以決計欲自勑而去非敢與大臣判其出處盈廷爭其是非也至如鄭鄤者天啟二年與臣同爲庶常鄤與文震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母且至三疏三焚鄭鄤嘗以爲怯臣至今愧之乙丑臣奉母歸養舟過毘陵鄤母吳孺人送臣母出境未嘗以爲不孝今又十三年距鄤發科時已二十六七載時地遼邈何由追剖其事但時捉筆不能明白輒想鄭鄤以爲不如眞不如耳宋臣韓琦在中書每見章疏談人隱過輒以手掩之仁宗嘗稱爲忠唐臣顏眞卿嘗糾李何忌不孝但云酒失詬誶猶云此非盛事今鄉黨聚談好摘人曖昧以爲笑樂四方訛棍好造不根詞赫攫錢風俗薄惡犯亂所生挽之在上不可不早也臣百不如人不孝不廉不文不武已見臣六年前之舊疏今雖終日克治了無所得何敢復望古人幸遇皇上仁覆閔下有鞀鐸芻蕘之思是以載骨生肉敢圖片言隻字之報如臣自量廢棄巖穴卽狗馬不如何況纍臣而上臣少受詩觀仲尼以神聽而定二雅在伐木則曰神之聽之終和在平在小明則曰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天下未有不正直而能和平不忠厚和平而能受福者也朝廷必欲扶植綱常治禦夷夏自當取其顯著畧其微曖收順而討逆嚴大而畧細以至仁爲本以明武爲用勿使巉險小人得射形影而弄威福唐臣李絳有言人主聽言甚易人臣進言甚難方其懷疏欲上已十失四五至於上前十不得二三臣亦六七謄疏僅再達上前雖筆性迂庸亦恥爲摘發前後含吐不能明白則

誠有之至於是非天下萬世懸久自定豈臣片言隻字所能顛倒且如臣原疏以爲文章意氣轗軻拓落則臣不如錢謙益鄭鄤錢謙益爲臣前輩與輔臣辨難俱在上前其由來亦久臣不及知鄭鄤攻魏忠賢救文震孟遊難入山臣所親見雖學問不同而文章意氣大略可觀古今人士以文章意氣損壞福業者多矣臣以是分規亦以是自糾非敢爲纍臣文過也古人亦言輔臣職業視天下安危天下安雖訾輔臣不以爲損天下危雖頌輔臣不以爲貴臣生平未嘗訾人未嘗頌人但愧此生無一如人自克自艾不敢濫玷清班自膺顯擢而已臣揣分疎賤不敢呼籲皇上俯卹犬馬然恃有賜環之恩在詞林十六載未嘗言祿幸乞骸骨得遂首丘自甘沒齒惟陛下少垂察焉爲此具本回話親齎奏聞

申明掌故疏（崇禎十年十月）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掌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爲懇恩辭職冒昧乞休敬就局中粗明掌故事臣自五月二十六日蒙閣題奉旨陞臣今官掌局以來曾經三疏引辜不敢就職者數矣以聖主特恩寬宥曲成靦顏就列自詣閣領印之後問諸當該云此印何施曰不過文移支給薪俸而已又問經書何在曰府後舊有書庫五間今俱堆閉空諸所有又問局中今何所司卒無以對及詣局見門徑荒窄僅通馬蹄徑左廚房六七間鞠爲蘇壤并無瓦椽局中皆胥役住居無可坐處臣始浩歎謂文法委弛之至於此也臣思坊局等官雖有印信每有關白通繫府閣心遠地偏積漸宜然但今前星啟旦萬象維新銀榜桂坊豈容寥落臣偶閱先臣崔銑文集稱其家居起爲官寀時曾寓司經局朝房今局中尚無廁足之處何況朝房至於局印舊爲洗馬掌管其有東宮顧問經籍圖書皆洗馬率屬自較書正字綜理以聞臣以諭德循行視事欲頓百年之頹綱新一日之華貫宜其難矣然臣身在局中顧名思義竊謂官方閣舍猶有變更經緯典章千年不敝坊臣自允贊而下有清紀司直司諫官不必備維其人局舍自經庫而外有堂廡廚房門徑工不必修存其意至於司經名局實無一書職掌司經徒存一篆東宮卽有一日問誰司局事者何以對之先臣丘濬嘗稱我朝著作聖祖極多有祖訓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已頒行天下其在內閣書目猶有御注洪範御注尚書御注道德經文華寶鑑武臣鑑外戚事鑑儲君昭鑑錄廣昭鑑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及存心精誠省躬志戒永鑑忠義

六錄及女誡務本之訓凡二十種書皆可上匹六經下齊墳典今講讀諸臣皆未見其書或有不能舉其名者臣觀聖賢讀書不在於多在得其要領立見施行足致盛治而已聖祖著作雖富然當永樂時召授東宮惓惓留意惟在文華寶鑑聖學心法廣昭鑑錄務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四種書傳本甚少可悉發內本謄刷先頒講讀官及詹翰坊局諸臣蓋講讀爲差擇供事之宮寮坊局爲現在供職之官寮與聞治道一也更於二十書中廣發繕錄布於朝紳藏於經局之室取其精粹與四書六經同宣講殿而聖祖心法與治法宏暢無窮昔宋仁宗致治四十年道化翔洽嘗見禮經浩繁特於其中取大學中庸儒行三篇以賜釋褐之臣昭代採之至以學庸完於四書爲取士極則漢宣帝亦致治多年神鳥數見魏相爲相止採明堂月令二篇舉

事舉時準於陰陽不失其中而已由是推之書中有二典三謨洪範無逸禮記之中有王制月令儒行緇衣坊記表記禮器禮運學記樂記易中有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豳風正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人人習十篇錯於四書以翌寶訓大可有宋仁倡道之效小可逼魏相贊治之言在約御博不及三年而義類備舉矣諸篇之中洪範月令尤爲精緊洪範御注翼以傳疏諸儒不煩更端月令中星日纏次異度稍取今厤以正斗差推移之間陰陽叶序是亦不出三月而條貫畢總也此外有貞觀政要大學衍義帝鑑圖說皆明白易了其精已在寶訓四書之中皇太子睿哲天開游衍傳說自可洞徹臣雖不與差擇實爲現在從官雖朝夕乞休猶一日在職以臣愚昧欲請旨先發聖祖御製文華寶鑑聖學心法

廣昭鑑錄務本之訓及存心精誠省躬志戒四錄以賜諸臣使其近泝化源遠紹道揆次發尚書禮記詩易中大篇鉅章稍稍銓政裝潢分帙以便講說以充拓神智發皇猷慮使聖帝明王惠君哲人之業不夷於淺近不滯於小康別請聖製編目存者皆謄副本藏於詹府經局使弈世司者有所考循并選海內碩灌砥礪之臣如臣前所舉陳繼儒張燮輩皓髮龐眉紬繹故典以爲東觀之光并乞即時選洗馬一員以視印信以綜理局事至於修理門宇推補司直清紀司諫諸寮事屬詹坊關請閣部非臣目昧之所敢陳臣負病已深報效無日僅留局內之空言以明事前之職掌倘不甚謬乞次第舉行臣辭職繳印懇冀垂慈即當自將襆被拜恩原野非敢留戀瞻顧自取罪戾臣捉筆拊心不勝屏營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聞

請告疏（崇禎十年十月）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爲微臣揣分難容懇乞休致以終賜環之恩自甘罷黜以厲廉恥之路事臣不才窮愚極陋自壬申廢籍而後負畚荷耟永矢久矣忽逢特恩復離隴畝譬之盲人一旦開眸得睹日月千願俱足不知其他去歲九月聞邊警投袂入都於今一年見四方未靖寇攘鴟張每對詩書皆有巾幗之色況藉此梯榮凡臣此心路人知之其不敢與鵷序爭翔亦已明矣夏秋以來自度不效四疏躑躅繆有狂言幸蒙陛下垂觀過之仁推放麑之義使臣得偷陰視息私念諸纍臣建言負慝者方在圜棘與四伍齊食以臣視之菀枯之分何啻千里乎頃逢盛典以青宮出閣豫選從官臣又幸未離坊局將事木天日月之傍鸞鵠鳧雁俱有光

輝臣安得過自菲薄十月二十旬忽傳有同官項煜編修楊廷麟推讓臣事中外喧傳臣聞之驚歎以謂今邊圉多事蒼生塗炭二三詞臣身不跨鞍射不穿札何苦自相推重以啓疑端且以啓明方旦景慶徘徊日馭正中陰邪退伏載車張弧之談固無睪純臣之胸臆也臣一生孤立無競無營但以學不純師窮理未盡爲孝不遂抱忠多慙項煜楊廷麟二臣知臣之美不知臣之惡知臣之性不知臣之命至於罪過稠多應誅不誅應黜不黜感深報淺動成愆尤惟臣自知之耳臣生於窮簷藜藿不飽迨爲冰官祿養難備前後廬墓凡八九載馴兔不遶而豺虎洊驚紫芝不榮而蓬蒿日長天下之搖心易落未有如臣者臣抱大疾負大慙即欲勉自祓濯強附青雲而志氣既枯形神不屬必不能奮發以報陛下惟念大典盛事由宥羣生推賜環之

恩容臣辭職廣廉恥之路遂其初衣臣一身孑然襆被自將以爵祿還朝廷以清議還天下以骨肉還丘墓以名教事業還聖主良臣臣伏艸莽仰祝光華生生世世圖報無極臣不勝哀懇之至

黃漳浦集卷三

疏

讓贊疏（崇禎十年十二月）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爲報職未能聞陛滋懼敬攄辭衷之情以明辭讓之實事臣自前月朔日奉命纂輯各種經書臣旁皇四顧已十餘日草疏再焚欲辭不敢誠以生値欽明得聞稽古事難再遘時不易逢遂冒昧遵旨請益同官咸以開局未遑微勞易了欲以數月覃精畢之今旣四十餘日未有端緒營繕查照亦未有囘咨臣始悔前言過矣臣前疏恍惚粗舉經典中諸大篇未及周禮疑其繁碎不便講貫及聞選試之日聖主親發經題三物賓興實出周禮中臣大慙負謂管窺蠡測無當高深一至於此也今方從坊局

諸臣講究洪範月令緇衣儒行四篇繕寫未能成帙十三日在班行微聞有推陞少詹管理玉牒之事退卽具疏欲辭未脫藁已聞旨下臣起溺灰膺榮遇所懇懇欲辭者非爲要譽好名拂時俗之情存乖方之性也臣實有心不能自昧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當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改衣換帶來也今旣一載容頭過身再値求言寂無一語不曰願爲良臣則曰我無言責臣之學術不紹亦槩可知矣凡業少易成官崇難副臣世寒素作五品詞臣位望已極牆高基下行道所嗟重以積譽何能不覆況今赤氣未消蒼生未靖宵旰未寧世道未泰聖主之乾惕方申小臣之修省未竟遽以此時叨竊清華縱則有以退爲進之譏微則有無常爲邪之戒大則有旣貞且乘之羞小則有以訟受服之恥是臣所終日怦怔問之衾影也記曰君子不以大言受小祿不以小言受大祿臣之言未一當也而祿則再受矣官詹榮僚玉牒重務決非艸野單劣之所能堪卽以歲終例舉資深詞臣臣所推服則有右庶子蔣德璟博雅閎通資稍前臣而才遠出臣上左諭德謝德溥冲和澹裕資稍後臣而望又在臣前二臣皆不激不隨旁通時務歛聲歸實默契道原使之樹表宮端必當羽儀之任如臣者但守原職料理經書俟其咫成縱之巖壑自謂過矣臣生無一長但明於自量又欲稍自節福以圖報異日乞因部覆未上改授蔣德璟謝德溥二臣使臣棲戸稍完職業臣非敢爲矯飾實不敢以求退得進干天下之清議負聖主之盛心

爲此具本親齎奏聞

崇禎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奉聖旨黃道周陞職旣有明旨不必

固辭該部知道

補牘陳言疏（崇禎十一年二月）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敷陳不盡條對未明敢再補牘以悉愚衷以宣聖德事臣生當盛世五十年在詞林十七載未嘗一近細旃親聆天語昨幸從經筵之後得逢召對冒昧陳言臣實創睹喜懇交迸神情飛越不悉所懷仰荷聖慈覆其荒陋凡臣所言而未明明而未達者容臣一二再剖以識遭逢臣初隨班承清問人才挨次條答臣言人才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充一日之用近來禮樂未修教養未備人才遠不及古又經霜雪摧殘之後元氣未復須十分培養勿折其萌芽譬如養火亦要惜薪然後光氣完全務得透亮我朝人才當世宗時稍稍摧折然或朝行譴逐暮卽

追還是以人才鼓舞不倦臣之區區伏候聖裁及旣復班又承出班奏事之旨臣冒昧越次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皇上先年齋居數月措餉百餘萬立限西討而流賊不滅者以諸督撫皆未講於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賊圍走耳事旣不効則謂餉不足其實新舊湊餉約十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寍錦三協未有十六萬之師似不勞別爲摎求以供勦賊之用也臣又言東驅之形勢存乎寍錦西土之形勢存乎虁峽寍錦誠得大師八九萬實圖　之策　雖　猶護本巢必不敢西過宣大東窺榆關虁峽若得一賢道臣東連荆襄北通房竹則楚賊必不得西旋蜀賊必不得東下臣又言事欲大創勞欲永逸先年禁旅之出宜爲三軍推轂告廟而行則實大聲宏凱旋較易今以爪牙一軍聽於總理似有未宜又言張任學爲廵按則制人爲總兵則制於人皆詞意未明欣聞天語以邊餉有多寡之不同張任學爲擔當之激厲臣不勝感奮又言近日諸臣治流賊者大意在撫凡撫賊之法須令斬捕自贖得渠魁者與一裨將得小會者與一隊主使行間自效或先其一股使探諸股要領所在因而肢解之還收其衆統以元戎使就屯牧以實塞下不宜泛泛以收爲名以留爲實倘復無策令撑散地一入鄖陽山中終爲中原腹心之疾也載承天語示以勦撫原自兼行操縱自有妙用臣感愧無言然臣意以憂[redacted]甚於憂寇故末又言寍錦練大師八九萬終是要着蓋[redacted]不驚則流賊漸必自滅以寍錦治[redacted]以鄖襄治流寇以郡縣之糧治郡縣之兵誠不煩別爲徵召而足耳臣驟聽黼扆神膽未定音義未清如大師虁峽斬捕等語皆上煩顧問又或出明旨之所已須戰慄之下何繇畢達然臣迂愚實以近者蜀報未聞[redacted]塵欲煽不得不舍誠正之本談圖匡攘之標務至於帝王隆理先內後外先本後末誠得人才畢收人心畢奮一舉一措天下咸服雖指顧之下懸[redacted]於　佩流寇以牛犢未爲不可也臣又從班末聞皇上徵採黃景昉之言有垂簪清正老成鄭三俊之心及名問余煌講章似尚存舊講姚希孟之語涓涓仁澤漸決江河臣以餘生親見堯舜無復一言一事可佐纖塵則亦無用讀書爲矣惟念舊輔文震孟一生蹇直半途捐棄不及延睹今日之盛言念戚然臣懲艾已深捫舌日久豈敢重干嚴旨肯蹈私交然私計天下人才生如鄭三俊汲如文震孟姚希孟求之影似未可多得幸逢霽光繆開聳說維皇上仁覆羣生栽培庶物念錢穀易求人才難得錢穀一散可以還收人才一折不可遂復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誠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此衆渙之時稍宏孚萃之旨使廉夫立士有以自振亦收拾人心消滅[redacted]寇之一大機也爲此具本親齎奏聞

崇禎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黃道周這補奏亦未明切且名對原諭鄭三俊作弊當處姚希孟改折難行謬稱垂簪存舊妄自更改至云影似未可多得尤屬率附偏私着自行回話該部知道

遵旨回奏疏（崇禎十一年三月）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遵旨回奏懇恩宥罪事臣以前十二日從事經筵親覩聖王問察之懃諸臣敢言之盛以爲自虞廷而後逢此曠典而條答不明仰煩天聽私自懊悔謂學術疎陋辜負此生是以終夜

篝燈侵晨陳列但粗明語意而止未遑寫吁咈之謨參記註之路也昨二十三日驚捧明旨這補奏亦未明切且名對原諭鄭三俊作弊當處姚希孟改折難行謬稱垂督存舊妄自更改至云影似未可多得尤屬牽附偏私着自行回奏該部知道臣惶怖欲死臣最迂愚騃依尺五雲雷之下聾聵滋多區區寸心以闢門延訪千古美談且天語初宣原爲求賢而務推求賢之意以保惜老成存念舊學知聖主所必有之心盛世所必行之事故謬曰垂督曰存舊猶睹日光而思照被仰雲漢以慕膏雨非有改更轉換其間也臣記當日對畢二三史官恍惚天言轉相訪問或云容人作弊或云恃清作弊或云蹔折漕糧如何行得或云漕糧改折一年行得行不得閣筆久之今閱明旨昭回則聾聵俱啓矣臣誤以闡颺天語爲記註之事推廣德意爲奏對之法簡率自白負罪何辭然臣實無所更改其間古云溢喜之言過於仁溢怒之言更於義臣逢非望不虞有溢喜之言亦以宣揚主德非有他也隋臣有牛宏者被命宣旨至階下不能舉其一辭還叩頭曰臣已忘卻左右皆愳天子反嘉其質直宋臣程顥在經筵講畢上歎天下乏才程顥進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舉朝動色上反拱手曰朕豈有此臣初逢殊恩出於枯朽至誠格主既不及程顥而朴野迷謬甚於牛宏是臣所撫膺而慙歎也締思當日聖主初意在於求言及諸臣進言歸於釐弊求賢者人主之大德釐弊者人臣之小心以臣區區則謂敢諫之外必無人才誠正之外必無學術知言之外必無治法生爲人臣遭逢聖主遇是非邪正之會不敢一動其舌安望折衝萬里之外乎太祖嘗謂侍臣曰人主欲得賢與治必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又云人才不絕於世患無知人之人耳臣孤生離羣不知天下人才多少不知天下情隱何似然當波靡之時詭隨成風廉恥道喪求有冲淡耿介如鄭三俊輩實亦未易著諸臣雖才具不同歸於潔已潔已之臣雖不能釐弊而弊實尚淺不潔已之臣雖終日釐弊弊實愈深矣今陛下闢門宣召羣臣釋放鄭三俊長安士庶歡聲雷動微陛下垂察亦不至此且以七載講章尙經聖慮其存而察之則仁主之明也其察而存之則明主之仁也臣愧不能賡颺敢不仰誦聖德獨使臣不從諸臣之後不聞講臣之言必不敢謬措一辭既從諸臣之後而默默自安則是臣欺幽獨以欺大廷欺此心以欺陛下也臣自受命纂述以來心血既枯精神損失雖感激時艱思一報效而事未熟嘗語多崖略所以奏內未能明切至於牽附偏私臣之克治亦已久矣伏冀聖明再垂察焉

遵旨再奏疏（崇禎十一年三月）

經筵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遵旨再奏事臣於前月二十五日奉旨回奏至本月朔日再奉聖旨這回奏語多支飾殊非奏對之體黃道周着再回將話來該部知道臣前辜未除後愆復積生逢聖主不能質直自將學求事君又蹈迂疎之失惶遽之下追尋前艸已自盡焚不能復憶惟憶述前代經筵及當日講論處失體甚多援筆莫措既而紬繹高厚寬覆蜎蟯因思臣子自靖獻而外負愆何窮天地自風霆之餘垂教無量又思人生學問得之師友者爲多畢世工夫受之氣質者難變臣孑然一身舉無師友之助率爾奏對祇存氣質之談離羣索居爲日已久復圭捫舌命駟何追況以

纂述未就心血焦枯又當席藁之餘餐寢俱廢外多杞鄺則橫艸攖心內恥懦貪則抽贅多負以至精神恍惚語次不倫仰藉聖主洞燭羣情屢保全於奏疏之表向如諸臣尋行按墨豈敢容於堯舜之朝昔魏徵在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萬言未嘗有一言忤旨亦未能比績臯夔眞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一百餘事未嘗有一言紕漏亦未能差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已同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已踰德秀之數章未十上語之萬言而迷謬頻仍瑕鏬山積遂使陛下好問好察之誠徒成微臣傷易傷煩之實尚欲以仰贊高深希蹤往哲良亦難矣方今直道尚在禁林儒臣多充講幄臣自揣艸野之資終非法物衾影之下旣難自容謹束身席藁以待褫斥倘念聽睹方新纂述未就寬假數月養其餘辜是臣望外再造之恩臣又負罪深重未敢自必爲此具本親齎奏聞

退尋仁清之旨疏（崇禎十一年七月七日）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恭聞性道仰附見知敬颺天語之精微以開世儒之聾瞶事臣聞下士而亨要道逾於太牢褐夫而被至言榮於文繡臣少而恨不得登洙泗之堂老而幸得睹勳華之澤自前月十八日召對以來臣欣然會心冰解凍釋謂自精一垂訓而後古今儒臣未有與領奧妙如臣今日者也臣是日從諸臣後覆陳數言略舉天人之義粗引清明之旨初無所中於要會神於治化至煩陛下特達開諭以謂清任和之清乃學者造道之基知仁勇之仁乃聖賢完德之局臣退而服膺尋繹此諭飢爲忘餐疲爲忘寢蓋自古帝王與諸臣上下議論文皇之力行仁義仁宗之心存敬恕未有洞徹簡盡一至於此者也又自諸賢論道以來始基造詣各有其方先儒之言正言修近儒之言良言靜自孔門而外未有得其次序究其始卒若聖諭所云者臣自揣窮愚得天者淺或粗得其入門不知其究竟或謬窺其堂奧已忘其入門至今日乃獲披雲日而睹富美有以泝上古之傳有以開來世之學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維宇宙之治化臣自是足矣臣當日卽宜有所颺言猶恐人謂臣畜之不深揚之太早今旣踰旬矣臣思古今學者皆可以爲聖賢所患造道不力於樹基古今聖賢皆可以爲堯舜所患成德不收其完局造道之始不本於清雖言修言正言良言靜終有曲謹之蔽槁寂之非完德之終不歸於仁雖言智言勇言武言明終有權謀之非霸術之蔽夫使人主有霸術權謀之心人臣有曲謹槁寂之事則天下之治者必歸於亂亂者必不可治泰者必歸於否否者必不可泰而挽回匡持之說皆已矣陛下今日妙啓道心選言顯示於爛兵漫餉之中吐此精神荒屯散鑄之外宣茲肯綮欲使天下後世之爲臣者皆以清爲本清則其性情清學問亦清好惡清賞罰亦清衡鑑清流品亦清倫敘清紀綱亦清因而清之四方之流氛濁塵寇攘奸宄無不清者清則何物可傲何非可遂恐其歸於曲謹枯寂而已而陛下又策勵之使其當任則任當和則和是天下竟無有不任事不和衷之清也必使天下後世之爲君者皆以仁爲歸仁則其生賞仁殺奪亦仁容保衎錫仁流迸放黜亦仁因而仁之四方之湯火塗炭愁歎仳傌無不可仁者仁則何功不集何利不溥恐其雜伯小康不詣於純王而已陛下又策勵之使其合勇於智合明於

武則是天下竟無有無智名無勇功之仁也所以然者清爲天之淑氣君宜專受之而分以與臣臣又澄徹焉以佐天明之用陛下宜患爲臣者之不清不患爲臣者徒清而無所補於君仁爲天之本心衆所分受之而獨以與君君又翕聚焉以立天明之體陛下但慮爲君者之未仁不慮爲君者徒仁而反無以御其臣子思子爲仲尼血孫一生以誠明爲本誠出於清仁出於誠誠立則明生體清則仁立是皆上天之精神卽爲聖人之妙用陛下既以洞達精微舉而行之以正人心以汰邪說以鑒別人才以澄清天下何難之有仲尼之論陳文子清而未仁惡其不能強諫養亂潔身至於夷齊仲尼所謂仁者孟子直以清當之是則聖賢所仁天下可知矣無識之士挾其權術以濁亂天下栩栩見多自聖人聽之何足以當糠粃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舜之君極於欽明堯舜之臣極於寅清惟明與清天下歸仁臣既已親聞堯舜之言親睹堯舜之心尚不敢有隻言謭直以成吁咈之謨則又何貴於寤寐羹牆守先待後者乎宋臣李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疑與暗二者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而推之可進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暗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如李綱則可謂知道也今天下尚可治人心尚可收人才尚可求以陛下之清明宣昭道化本至誠以御天下擇賢才以成功業彊勉力行大則三年小則朞月昇平可致也諸雜霸權謀用之一時非久輒敗何所當於道化而收之至於諸臣淑氣已分聖學未備或有偏至之人偏行之論不妨包荒以熙帝德誠無取於遜心莫違不求諸道而已也臣稟氣衰薄僦居湫隘冒暑執筆不間朝夕遂成血痹已六七日恐遽奄忽不能以面稽至道闡繹精微猶憶召對所陳卑不足錄倘附記註使後世史籍得睹聖王學問之精以及微臣聞知之實臣死且不朽惟是臣前兩月感念時事嘔血隕心凡四五疏皆阨於時會不能自達以至鬱鬱幾不欲生倘遂奄然則臣報主之路盡矣臣起再生誼不同於諸臣見國家有不可已之談不可無之論臣今日不言使後世人言之臣死有餘恥幸逢明主可與忠言遂揀前三疏併附實封使愚直之孤忠從仁清之末簡臣矢此心實無一毫偏激惟痛至子身四顧垂涕願偷餘息歌誦元風乞從艸野與逢掖老儒闡明聖誨使後世來學紬繹無窮雖文繡太牢實自謂過之爲此力疾具疏遣役代齎以聞

論楊嗣昌疏（崇禎十一年七月七日）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名位事輕綱常事重乞杜既亂之源以崇仁孝之化事臣觀古今治蹟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誼不敢改至於事窮理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係爲臣教忠爲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鑿凶門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奔乞終制皇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年以北事孔棘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楊博且禫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翁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棲遲不十日墨衰視事世宗心非之卒罷間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是後七十年上大夫守法邊鄙亦無事天啓末年袁崇煥冒起

於右屯崔呈秀覥顏於樞府身膏斧鑕貽唾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夫又蒙面喪心營推營復嗟乎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衞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猳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其吉服應召疑已終制今乃未然自嗣昌秉樞亦垂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自有嗣昌而海內之無行蒙垢貽譏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攘節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陛下克己省躬以禮樂忠孝治天下過有小小災眚輒減膳撤樂素服避殿以勵羣臣所以然者陛下爲天之子也天有違行三辰不軌猶之父母溫凊不宣則人子爲之引痛不櫛不沐不食不寢以俟父母之平復陛下之減膳撤樂素服齋居所以教孝也又況於爲人臣者其家父母不幸委弃而儼衣冠擁輿從飛揚喑叱抗顏僚友之前此豈人理之所應有也乎今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途不覩含殮搥心飲血以俟奔喪而廷臣動推閫遠難移之人以綏其事臣見邸鈔象昇所請附近撫臣權攝其事於理可通今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淩犯煙氣違和尙下詔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政刑之所從出毫不可替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彼此相煽以玷陛下仁孝之治于天地綱紀之常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見之也天下人材固自不乏疆場中外尙可料理即使人材甚乏疆場甚廹當旁求中外誠信不貳心之臣而用之柰何使不忠不孝者

連苞引蘗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治天下之道無它不過正綱紀循法度汰濁揚清舉直錯枉當於民心而已民心當則天心悅天心悅則陰陽調風雨時雖有寇賊之警如豺虎逸於原田田父乘墉而射之矣即不得已相其要害畾方注之使忠臣孝子鼓厲四方衆志可城也諸忘君親營富貴射生刺飛者豈有毫末利於朝廷而建官以餌之耶凡人遺其親必不利於君壞於家必無成於國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楊嗣昌在事可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敷市樂天之說才智偹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鳧指鳦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陛下事事欲卓越今古又以經學飾闒縉紳家庭小小勃谿尙以法治之而冒喪斁倫諸臣獨謂無禁臣雖至愚竊以謂不可也臣於此事曾三具疏皆以遂事中止抱愧於心近見明旨已數日而封駁未聞誠恐有不祥之人勾連欲起轉盼之間復遂成事則言之苦晚悔之無及臣爲萬世惜此綱常爲聖明惜此治化至於一身進退有何足存如使此世果有此事臣實無顏以述經書乞先賜罷黜懲臣以爲隱忍苟偷之戒具本親齎奏聞

論陳新甲疏（崇禎十一年七月七日）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綱常事重軀命事輕願捐茀士之軀命扶盛世之綱常事臣於數日前閱邸報見推宣大督臣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陛下憂邊至急求才甚殷廷臣不任驅使破格及於凶人臣竊痛之然度必有寡廉鮮恥喜榮利忘君親者鑽刺營競以成苞蘖之固然後陛下得而知之廷臣得而舉之及本月二

十八日晩乃知有旨推陳新甲之事臣不知新甲爲何如人然聞其丁艱猶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卽甚無才亦未宜移借至此也臣觀古儒臣專閫自効能任宏鉅垂竹帛者率皆本道德敦行誼根柢甚茂而後枝葉生焉三代而下如趙充國皇甫嵩羊祜杜預裴行儉高仁厚韓琦范仲淹輩皆卓然自豎纖毫不苟然其所成就猶未造於古吉甫張仲之流今邊圉久偷　　方盛才士盡於斂身通人樂爲緘默聖主焦勞十年於此未有發策而應者卒不得已欲舉不祥之人拂拭而試之以觀其成功責其後效猶使無根之樹發幹抽芽臣雖迂愚萬萬以爲不可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則知其所易自有載籍以來品諸人才抵龍鱗之難難於履虎尾冒斧鑕之難難於冒鋒鏑今諸負氣節直言敢諫之臣旣半弃不錄矣而欲使諸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又豈可得乎臣觀比日寍錦所探[redacted]終未越邊而宣雲警報輒云九營十營衣青蟒者無數且如宣雲議賞明指未有實情而中樞首諫輒云義州馬市可權界以款邊中外譸張幾易鹿馬之形表裏吠聲盡假叢神之意陛下三思諸臣豈復爲國定遠猷謀實效者乎而突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而諸臣嘈嘈又方以白圭韓雍馬文升張瓚諸賢以爲口實諸賢生當孔棘之時羽檄交馳勢不得拔足而去今陛下明武洞矚中外雖帷幄諸臣動稟成算仰承之不暇何所賴諸叩頭折枝軟美容悅者洗濯其不祥而用之乎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王者有征無戰誠使禮樂修明舉錯各當忠讜在朝貪佞在野以此守則何不固以此征則何不服今終日怕賊而畫地言守未嘗見[redacted]而畫紙言

戰乍言戰乍言守守者亦是戰者亦是至於古王者所征所守之道則未有一是也而況於波靡下此者乎古王者重其爵祿今之爵祿旣可以虛致則功名亦可以僞飾凡仗節鉞擁蟒玉撓摑載道者以欺田里自耀而已與其輕爵祿而言破格毋寧重爵祿而杜倖門與其輕破格以飾功名毋寧愼倖門以飾道德古亦多有忠臣孝子無濟於匡攘之用者然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道德之門者也今天下亦多人才而漸習已久氣骨太細其智者畏言戡難其仁者喜談精微臣則以爲戡難自天應得戡難卽詩書誦讀之中亦有戡難精微自性已得精微卽干戈矢石之下亦自精微陛下敬天勤民日愼一日闢門運掌以厝天下天下蒼生立出湯火邊圉諸臣陰受其福而不自知罪顯摭其功微諸臣亦誰不能者卽使天下無才臣願荷戈以撐宣雲之塞凡東疆要會在寍錦而不在於宣雲陵寢周防在宣雲而不在於錦義古之患在西邊則輕寍錦而重宣雲今之患在東邊則疎宣雲而密寍錦敵避其所重而中其所疎則宣雲之被患必數矣誠使寍錦與宣雲合心敵出而搗其虛敵歸而截其後則宣雲之間正所以致[redacted]而取之也今東疆新餉自二十年來已七百餘萬而宣雲兵額視嘉靖時不十分之五誠酌新餉十分之二以濟宣雲總宣雲分撫之力以斷寍與探三衞之腹心折　　之右臂及今爲之雖獨石可以不營開平可以不築但得數年之內貴人不掣其肘廷臣不開其隙天壽艸木有太華之色也臣雖懦孱然自二十歲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徜擔一二千里不解屝屨今雖踰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

筆札干楯均爲報恩何殊之有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爲燕分八九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儒者之所不談然思患豫防聖人之所垂戒新甲聞報崎嶇秦蜀發表束裝度須百日又六七十日載道赴宣已垂半載蜀雪可消邊艸已綠盧象昇空以煢煢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盈廷務謀良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臣荷恩再生窮經垂老幸持筆橐候一日佔畢細旃之前奚忍遽自菲薄然思古人經術盡爲綱常聖賢治道祇歸名教使綱常不立則古人安攘皆可馬上不事詩書況今天下驛騷人情泮渙非常之業決不在亂常之人誠不忍以陛下仁孝垂成之治爲諸臣權宜之所虧辱語曰奔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皇上殊恩猶將安轡奔車之間振衣覆舟之下惟陛下垂察焉臣無任激切之至爲此具疏

崇禎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奉聖旨陳新甲原係奉旨推用何得以捷徑橫誣疏語且多懸空譏刺黃道周念處分姑不再究該部知道

進繳書錄疏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降六級調外臣黃道周謹奏爲奏繳職業事臣於去歲十月二十六日爲司經局頽壞書庫無存請理庫局鈔錄寶書以存典故併稱五經書中有鴻篇鉅章宜別爲圖錄以備留覽十一月初一日奉聖旨東宮講讀循序漸進這所奏經書各種黃道周職在宮僚着同詹坊等官精心講求彙集成帙次第進覽司經局爲藏書之處據稱歷有營繕錢糧如何任其傾圮以致書籍無存并着查奏該

部知道臣奉旨於今已九閱月更大寒暑爲時不多職業罔效臣雖久離局事而明旨如新詹坊諸臣同此惕厲已於今歲六月修理經局書庫二所併諸經廂房除營繕司彙報外惟是各種經書臣與詹坊諸臣集思分猷多未能竟臣所纂洪範月令儒行緇衣四種已先起艸稍有次第業形之奏牘欲繕寫進呈而值臣狂瞽曲荷優容引罪之餘宜自廢絀然臣思古人身蹈不測尙圖纂述以贖殊辜況臣受命在先豈得消藏以滋罪戾譬如蕉萃終畝之下則情不忍荒又如聯片靖獻之餘則誼不敢蔽用是冒昧將臣所纂完洪範二册月令二册儒行二册緇衣二册凡八册四函先呈進覽臣理宜覓疇人大書重裝而臣居貧薄手書雙行以省浩費且去國日近不敢多營戀主微情聊存其鞹傳曰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臣荷罪愈深而受知特甚幸託菅蒯葑菲之言無當土壤涓埃之實唯陛下鑒其辛勤存其憔悴不以人廢亦問察之心宜使過存亦芻蕘之獲文雖無用尙有明旨之當遵臣雖不才不借他途以自進謹將纂完書本開列如左一函二册洪範明義十二卷次函二册月令明義十二卷三函二册儒行集傳十八卷四函二册緇衣集傳二十二卷右洪範二册皆言性命立極之道月令二册皆言政事隨時之道儒行二册皆言知人任使之道緇衣二册皆言好惡感民之道臣學問膚淺繕寫粗劣謹以職業遵旨繳完爲此具本奏聞

乞休疏（崇禎十一年八月）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降六級調外臣黃道周謹奏爲感恩深重圖報無期懇乞宏慈垂憫真病以恤殘

生事臣自前月初五日欽蒙召對惶遽之下隕越百端艸野戇愚自甘萬死又以特恩優容曲賜候罪臣於此時魂魄散越驚悸歷旬不知餐寢至十七日聞部覆已奉聖旨着降六級調外任用臣知陛下憐臣孤苦雖加創艾猶畀俸錢又鑒臣迂愚俾就一官別圖報稱陛下所宥臣造臣者宏於天地親於父母臣感戴無窮已於十九日詣闕叩頭謝恩畢臣時病未痊可喜懼交迸憂危之下又加勞頓歸遂失血暈眩仆地移時乃蘇臣思此生祿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報總爲君親自賜環而賜謫均非微臣之軀繇再死而再生彌戴如天之惠然而寸心易竭九折難醫自顧殘生真無所用矣臣素恥言貧病又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二百餘日經寒涉暑手自纂寫二十萬言凡再易艸實無一刻之暇不合感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眚爪以體羸嘔血盈掌如此升斗亦豈敢濫叨乎臣思古今臣子萬里九閽得在日月之傍親承訓討能有幾人即承訓討風霆之下又存愛惜能有幾人臣以窮陋極微再與召對特聞性道又以引辜之下容光見照錄其文章臣千古遭逢此焉已足如復扶痼疾而濫素餐亦滋負君親難容盛典矣臣通籍十七載猶然書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馬一旦膏肓陡發鍼砭莫施倘淹忽半途流播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忱恂之恩幽磬窮崖不悟聖主仁閔之澤懇乞宏慈容其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尚存何餘年之足惜古人思爲祿仕尚請外以全家微臣已負重辜況貴誅而得賞豈敢規避以負殊恩惟陛下察其真病真危許其待罪何補苟存一日圖報千年臣無任惶恐僵側之至爲此具本奏聞

感恩疏（崇禎十四年二月）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降江西布政司都事今逮繫臣黃道周謹奏爲纍臣悔罪感恩再籲皇仁俯開慈網事臣自北司過刑部又一伏臘矣九鞫四拷不敢言冤萬死一生不敢言創誠感陛下摧折懲艾之諭冀有一日許其自新又感日者刑措圄空之旨或可偷生別圖報效也臣生於海隅不諳禮法幸遇明時親睹聖主好問好察寬仁特達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遂輕蹈狂瞽一至於此然自戊寅九月荷罪降謫而外未有過犯陛下曾於平臺面諭優容者再臣投劾還山又經二載直以撫臣列薦萬里逮杖又以諸臣申救嚴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敢知亦非臣所及料也憶臣在戊寅四月隨班召對臣言[redacted]必爭寍錦流寇必出夔門降賊不可輕撫禁旅不可輕動拔臣不可輕總兵臣憒悱妄言止此五事未嘗干礙朝柄又六月隨班召對臣言清任和智仁勇仁明武之皆本於清蒙聖主提撕開導臣止此三言未嘗牴牾國是最後八月召對平臺臣以惶遽之餘輕率躁妄進不擇言退不引咎捫心何極然至於不清不本之臣遺禍蒼生失誤大計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臣遭堯舜之朝拘守一經上無夔龍之能下無共驩之責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家無儋石力不縛雞然初散館請使朝鮮爲編修請赴遼左爲少詹請出宣大未嘗敢一日偷安今垂老髀消與因對泣才命雙窮仰負主恩即欲洗骨滌髓纂書自贖刎頸顏行誰肯信者竊以天下之大賢材林立無一敢言之人敢爲之氣雖以陛下至仁至孝至敬至誠感之不動千夫守口百力護官臣獨以踽踽涼涼攖此奇禍計我

朝廷杖二百餘臣或謫或逐未有訊鞫之若株連之多如臣者幸以螻蟻餘魂及開寬大之恩蟄蟲朽艸欣欣更生臣過經重處之後事在恩赦之前唯聖主仁閔再矜宥焉

獄中乞恩疏（崇禎十四年十月）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降江西布政司都事今逮問臣黃道周謹奏爲孤臣罪過深重天心仁憫無窮乞推肆眚之恩以開甦生之路事臣自去歲八月逮杖以來於今踰載一過北司四經拷問再入刑部三經審鞫臣唯感恩垂涕引罪無辭既不敢以雋語自起辨端又不敢以哀鳴仰瀆天聽誠自傷蚤歲孤貧無過庭之訓半生狷特寡出門之交以致言語乖張愆尤叢積幸遇明時不即誅戮出九死而一生留殘喘於今日皆聖主非常之恩亘古非常之遇是臣所日夜疚心追悔莫及者也然念古今臣子或仕不過一命或生不過踰時猶感激於尸素攀號於乳哺臣通籍禁近既二十年特荷賜環面承天語示以造道之方誨以仁清之旨自謂千古一時不圖一挫莫贖譬之曚瞽力穡無益於秋喑啞徙薪徒增激聒雋身萬里生死孰憐茲又幸遇陛下以至仁至察整齊海宇以止慈止孝覆育羣生按月令之文行曠代之典方春頒赦播於海內昆蟲艸木咸遂昭蘇而臣獨以講幄餘生顛連圜土既因薦而受逮又因救而蒙辜仰戴盆盎不覩雲日（洪思曰一本有罪雖甚重情實可原二句）今刑部讞上所定臣何罪審臣何語臣皆不敢辨亦不敢知然臣自計一生無門外交游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不知馬足即如丁丑三冬至戊寅七月所進呈三十六卷書皆臣手勘一再易艸則臣之不暇朋從亦可知矣臣窮愚極黯計自天地父母而上

惟聖主爲能知臣爲能容臣爲能矜臣憫臣爲能敎誨訓討臣爲能生死肉骨臣臣雖一旦溘然七尺虀粉不敢自謂臣不過也臣前在江省伏讀皇太后恩詔已仰冀湔洗之恩近在北司又欣逢肆赦大典在結案減辭之例誠不自揣以法經處後事在赦前乞念帷蓋餘波俯垂解網臣旣靜聽一年誼不忍默爲此具本上聞（洪思曰此本有一稿在蔣若椰處原擬八月上後遂遲至十月）

崇禎十四年十月[redacted]日奉聖旨黃道周正在究擬不必瀆陳

獄中悔罪自明疏（崇禎十四年八月）

臣罪孽餘生迂疏孤往迷謬多年追悔無及久居僻遠不知天地之寬自幼尚愚罔識當今之務以至日延一日迷而又迷扞網空憐經年長繫毀傷膚髮無以見父母於九泉牽累多人已自分刀鋸於一決仰蒙我皇上天地鴻恩再三詳鞫臣所不即隕絕者皆堯舜好生之賜也臣日夜傍徨呼天搶地拊心感悔更復何言顧臣罪甚重臣情可原忠孝寸衷天日可表獨不能不遺恨於同繫諸臣也臣原請假在籍解學龍何以薦臣臣方蒙杖在廷葉廷秀何以救臣臣方臥疾在獄涂仲吉又何以促臣臣至此不知何因結此冤對使臣抱恨難明覥爲催命之檄使問官若疑若信遂同挂影之弓獨念天恩隆重曠古難逢初起臣於廢錮之餘旋置之講筵之末叨侍左右每賜優容以致臣過恃恩知自貽顛妄撫今追昔碎骨何辭伏惟聖慈俯垂矜察念臣往咎已在處分之後即今荷罪已在恩赦之前但使臣一腔熱血得在照臨臣雖蹈刃赴湯銜結之報誓死不泯臣臨籲可勝感激惶恐之至爲此具本崇禎十四年八月初七日逮問罪臣黃道周

往戍辭朝疏

原任少詹事降布政司都事今永戍臣黃道周謹奏爲罪臣去國恭謝天恩事臣以狂瞽無知感時抒憤自投罪網痛恨莫追幸逢聖明在宥寬其斧鉞不肆市朝垂一面之慈開更生之路臣今得荷戈萬里永戍行矣追憶戊寅七月臣初受罪雷霆之下倫聞天語諭以往歲賜環之恩示以今日優容者再事雖四載耿然當心臣自此外未有過犯不圖爰書生於薦剡纏綿巨創百口難明即欲滌髓洗腸裹尸橫艸以仰報君親遙瞻雲日何可得乎臣才命雙窮朋從四絕上不敢引講筵帷葢之恩下不敢援累朝杖謫之例遠不敢以先塋重處爲辭近不敢以幸逢肆赦爲請但臣居廬十有六載一朝永離九原悲慟遂委棄中途無禪孝治徒爲魑魅之所快心行道之所悲惻臣今便道攜家省墓之餘即就行伍伏願陛下日新又新惟和惟一奮明作之功崇惇大之化惠此四方屈彼羣醜爲宗社蒼生利賴無窮臣雖溘然道路感恩罔極不勝戰慄之至

免戍辭職疏（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

特恩赦罪復職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疏爲天恩至重臣力難酬謹齋虔有實之心以報非常之遇事臣自去歲臘月解網以來暨於今歲仲春東裝就伍仰戴日星俯循骸骨出萬死而再生感千古之一遇自揣殘年無可報主得子孫永世禦魑魅保烟嵐足矣酸楚間關躑躅載道至六月始抵九江西望辰陽尚三千里江楚間氓以瘴下爲微疴瘧痁爲小恙而臣以摧殘老病之軀當之瘴瘧頻仍動數十日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涕謂臣廬墓十

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死於江楚命也棲遲數月痊可無期伏枕蕭寺人跡盡絕不圖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旨意稱八月廿五日吏兵二部接出聖諭永戍黃道周罪屬應得但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已經懲創即當改過自新特准赦罪還職以昭朕獎廉尚學有過惜才至意特諭臣伏枕墜牀恍惚如夢起設香案匍匐叩頭隕越階下念自古人臣或以文才前席或以直戇召還未有迂狂罪如臣而得起於戍籍申以華獎者也臣少孤貧長而傭書不知學行何似但以爲人臣子宜硜硜如此耳當數年前筋力尚健誠不自忖欲奮橫艸之功塞素餐之責今年垂望六體經九折百病所侵一絲未絕雖復盡改前愆別圖後效徒足以汙辱班行增其悲涕而已臣思漢臣馬援病臥土窟中聞鼓角聲曳杖延頸數廢見者哀之又如宋臣范鎮劉安世屬纊之時猶以天下可爲爲念今臣未即死而委頓如此智不如葵忠不如曝自古儒臣亦豈有匍匐而就鵷行扶攜以售馬骨者乎臣幸逢盛世遭明主脫離罪罟下就丘墓擊壤偷陰餘息幾何度無可報陛下者唯願陛下居敬體寬養氣持志力行仁義之方徐收忠信之效擇廉幹以辨封疆重守令以清寇攘使流氛早靖宗社奠安臣雖朝夕溘就艸露猶與九原父母銜結無窮爲此力疾艸疏不勝感激哀懇辭謝謹遣義男齎疏奏聞

乞赦解學龍葉廷秀疏（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

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生逢泣罪感切同人敬謝殊恩併祈解澤事臣稽颺赦書之後勉就醫藥未十日又聞特恩催任以未見邸鈔

不敢述旨外臣思古今罪廢之臣遇聖主委曲裁成鼓舞造就至於臣而極矣臣甫脫罪罟懲毖前後豈敢復冒朋比之形譖不測之實然古今人臣所報國家事君上者獨此心誣其心而事其君良臣不爲也臣明主亦不爲也臣自江楚還過留都聞解學龍葉廷秀等近奉旨未蒙寬宥臣怵然驚懼徘徊江潭不能自進臣思二臣無過以臣之過爲過陛下既已宥臣而獨未宥二臣則是臣之罪必有不可解而聊寄之二臣者二臣於臣實未有執手之歡杯勺之雅徒以至愚至狂燥濕相感遂使身膺三木體備桁楊荷戈隸籍遠戍萬里之外今臣既蒙恩解澤而二臣獨萬里投荒記曰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人同過而後其仁可知也臣與二臣同患踰年以來深察其人清貞絶俗刻意慕古則臣不如葉廷秀沈毅有爲慮事詳

審則臣不如解學龍無暇舉其大者即如臣過北司四經嚴[illegible]搒夾捶楚之下臣皆號呼宛轉犬彘雞鶩之不若而二臣毅然悲不變聲憤不變氣憂不變色是豈臣所能及乎廷秀就戍所聞病在閩中絶飲食人蹟不交解學龍過九江不就臣一晤誠亦省愆思過洗滌前慮求不玷於清時而臣獨靦然負罪拜恩下欺寸心上欺明主天下即不言臣顧形影亦何以自立也臣知清理之後必有湛恩渙羣之號出自九五臣甫離盆盎不敢遽有籲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皆以日爲歲度刻如年陛下既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臣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使臣生有面目立於人間沒不以辱骨穢於王土亦以正扶人心厚培風俗鼓舞變化於無窮臣自知罪重席藁道側不勝惶恐戰慄之至謹此奏聞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　日奉聖旨解學龍等已有旨了黃道周不必代爲陳請該部知道

墓下乞致仕疏（崇禎十六年八月）

爲萬里孤臣銜恩莫報眞窮且病驅策不前事臣自崇禎十五年閏月免戍還家至家中乃知■薄鑾南自愧殘生空眷難奮北望感涕唯有悲零當時具二疏謝恩辭職兩奉溫綸道途阻絶至十五年六月始聞影響傳者猶以詿誤見嗤至八月齎人抵家載讀輔臣名對恭紀乃知聖主憫其子幼卹其清勤宥過惜才爲臣子所希逢千秋之盛事中夜拊膺仰天搏顙誠使捐脰糜膚得效犬馬臣日夜竭蹶趨之矣而窶受奇窮沉痾未起臣鄉又多寇擾風鶴時聞臣託居墓下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有動理九月再具疏辭謝而家人迴迴竟不得達臘月臣始決

意出山至江東已離墓下百四十里諸生持杯登高送遠臣偶失足顚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墮石灰中雖百節未虧而右足左腕醫治未愈恐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時仕登華貫出既有矰弋之加隱又有溝壑之患雖死於溝壑死於矰弋均傷明主之心而矰弋不死溝壑重生莫塞孤臣之願所由者持身不愼寡過未能德薄則不祐於鬼神數奇則取憎於造物海內之士見臣顚隕遂疑天地不欲存圖報之身主相不能造窮人之命則亦過矣臣顚隕甫逾月又逢寇擾展轉牀蓐與松楸對哭度不能以九折之肱復成叱馭每念清操力學之褒宥過惜才之旨留爲千古志士仁人發其悲歎而已山中不知詞林致仕近代幾人伏乞聖主特恩容臣休致臣耕食鑿飲苟度殘年與里婦穉子舞地播天謳德無極臣不勝惶悚感激之至

時務疏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臣由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吉士得侍兩朝講幄之末雖啓沃無勞而恩光特達凡再謫再起九死一生出湯鑊之中還論思之地自古詞臣未有顛撲刺促（促一作剟）如臣者也臣以去歲臘月墮崖折肱肋骨未續臣已具疏乞休不獲從諸臣號弓鼎湖之下有靦視息無地自容恭逢聖王龍飛舊學鵲起又進臣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自揣迂庸反躬多負昔衞女歸唁賦載馳之詩冼氏復仇稱大邦之使臣實丈夫不如女子又何足以進退人才明其若否乎又自板蕩以來風雲阻絕望鱗翼以無階傷猿鶴之數化生居天末聽睹無從雖轉一官褎如充耳誠欲亟從靈武則荒蹇難前欲起義雍丘則家徒四壁竊忖今日之事宜多遣行人宏播德音隨就本處鼓舞豪傑敕所在官優禮耆碩使奸雄消其睥睨訛語息其譸張人知王命之尊家從連帥之約而後底定有期也即如臣鄉舊稱僻弱文柔之邦比以雄冠遂多伏莽梗化漸煩不設重臣不復能馭臣愚以爲南都定鼎則福建江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鎭南擕肇廣西揭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於鄱陽之外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玉鉛水陸所湊在於衢州衢州之比虔鎭雖爲差弱而建饒之勢虔衢相等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外誠以嶺南之餉接濟虔鎭以嶺東之餉接濟閩中以二廣之事權分汪於贛州衢州則臂指之形成藩屏之義固矣贛衢之間分駐總督得以提調四省取餉於二粵取兵於江建徧揚皖之間分駐總督得以提調江淮用江南之物力固江北之邊圉也臣愚不識時務因今日之情勢粗陳十說於此亦曰知所先後而已一曰先復燕京而後可以都鍾陵燕京雖當殘破之後畿輔人心謳吟思明猶如舊日天壽陵寢所在食息不可暫忘臣見周室東遷之餘棄地與秦終古不復晉宋南遷無復北望之意揆於情理多所未安李綱曰虜已去汴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虔未可居亦爲巡幸之計今燕京道遠不比汴宋然漁陽盧龍悲歌慼慨之士不一其人宣雲薊永幸未陸沈可多方勸率刻日收復還告孝陵乃定鍾簴以終龍盤虎踞之業此一務也一曰先名勤王而後可以言討賊自古王室不廢人援之師周幽撤烽乃釀驪戎之禍崇禎初年以客兵中譟懲噎廢食撫臣入援者動輒遣還餉散而不收將驕而愈憤今神京傾覆而四方恬然方伯連帥各坐銜理事百有餘日無一應者誠欲以矯情鎭物无動宙功度亦种師道張叔夜輩之所竊笑也及今鼓舞爲之未遲可多方激厲克詰張皇策其暮心揚以朝氣共集江上乃大誓師以致北伐此二務也一曰先討闖賊而後可以平羣盜凡羣盜之起皆依假闖賊以爲聲勢諸悍將叛兵又依假羣盜以爲名實欲先平羣盜則盜不可平兵以日恣止宜先大討賊以潛消羣盜宗澤之在河東張所之在河北招練一新恆八九十萬豈皆編戶平亦有所取之也取羣盜之兵資逆賊之糧但用數才幹之臣借江南半載之餉可以建威銷萌洗兵雪憤李泌曰逆賊所獲子女玉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諸　將而外中國惟高尚等數人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岳飛言勤王之師自集宜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及今決宜以李泌岳飛之言申

張所宗澤之令兵不患不多餉不患不足此三務也一曰先理山左而後可以起山右此皆古帝王之都禮義之鄉決無舍四十葉天子不事臣僕艸頭之理中原雖淪青海無恙兖濟屢傾風教未替計自登萊以西贛榆以北揮汗振袂猶可當一中州向有張邈孔伷之徒奮臂其間晉陽蒲阪聞風相應非如湘湖之間遠不及呼又非如鞏洛之際殘黷日久者也山右既復眞保自還藉此兩翼以扶陵寢奠爲行在權宿重兵使自戰守不煩天子待邊此四務也一曰先靖河淮而後可以定江漢先是數年臣每過清河見東平汶上暴客飛馳游戲關上有司莫禁又以牙孽授於翩鴞招舞麾下每數千人臣私歎曰舳艫命脉盡於此矣度今北運既廢此輩盤踞無以自雄必寖下瓜儀以爭水肥之路淮陽二鎮率纏其中勢必與淮陽爲難誠索宗鎮之力以佐淮揚離其中路使出瓜儀者不得及清河據清河者不得合開歸誅其渠魁散其諸從遴選十五以佐西討潼關道路阻脩必不能救如是則河淮清而江漢可定繇是一意以理蘄黃使蘄黃淮揚常爲江漢之兩眼此五務也一曰先復承天而後可以收全楚承天楚之郢都興獻陵在焉周瑜曰楚起百里地擁諸關南臨江漢傳世數十歷年九百徒以有郢也吳能入郢而不能取闖能破郢而不能據則郢之當復甚於襄荊明矣襄陽在新鄧之衝建瓴水下楚豫相界賊所必爭荊州西直蜀道盛夏水出一日千里雖得蜀猶不足以守復郢而後可東定豫中北取上蔡西斷入雍之路此六務也一曰先鎮滁州而後可以固江淮滁陽宇內之奥區東走瓜儀西走蘄廬各不上數百里紅心大柳二驛之南與江浦相直其地皆坦平四達盜

賊之所必趨誠有大城重兵宿於其間則中都之勢不孤維揚之形亦壯天長六合不苦風雨之總至此眞屯聚之地也晁錯曰起兵而不明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誠增池河之兵築大柳之城於以擁衛二都甚便此七務也一曰先定進取而後可以議鎮守今諸桀將晝夜聚謀曰取湖南則鎮湖南取湖北則鎮湖北曰取河北則鎮河北取河南則鎮河南欲割中原之地以樹諸侯欲邀萬一之功以分節鉞留後時至自落然觀古名將皆籌畫先定刻厲應之如韓信耿弇之所云云今諸將才如流水皆自上趨下至於揚子以爲尾閭欲其至時何日乎誠欲克復燕京必先直趨關陝欲克復河淮必先[illegible]取滁泗欲克復襄荊必先探討全蜀進勢一丈收勢五尺盡取江皖遝雜瓜儀即有節鉞無所分者誠如所云湖南河北隨其所自取以爲軍疆朝廷亦何靳焉古者都於關陝皆有戰國自建業啓都而後無有焉何也其勢蹙也朱勝非曰忠有餘而學不足者可爲後圖此八務也一曰先樹儒臣而後可以用武將崇禎以來邊閫日紬談者皆謂文臣不効一意右武韋跗出門與藩臬爭道然自數年中八九大將寵極貴盛無有不叛其仗義死功者一二耳故自唐宋以來儒將策勳爛於史牒唐如韋孝寬裴行儉張巡宋如宗澤虞允文余玠皆卓犖可觀至於明興尤爲極盛于謙羅通韓雍王守仁之徒指不勝屈也儒臣致命而武臣不敢不死儒臣立功而武臣不敢不奮誠以風力之司採其骨幹膽識不作軟美者以行三軍猶宿習耳此九務也行此九務者而一本於克己飭躬省刑薄斂先禮樂而後刑威先仁義而後功利先愛人而後期愛於人先敬人而後期敬於人以是郊祀

上帝軫恤蒼生睠四夷効順羣醜革心可也豈憂闖獻哉至於馭將之方課効之術臣採古今止有二家唐時觀軍容用事每遝兵自衛動輒先走諸將皆與賊通關取一柵一縣坐食轉輸延引歲月李德裕宣制乃約監軍不得臨戎又約諸將不得取一柵一縣爲功令元逵取荆州宏敬取洺州茂元取澤州顏佐沔取潞州期在平定而河北破降此一說也宋時南郡削弱呼兵不應文天祥言宋懲五代之禍罷藩鎮雖矯尾大之弊而勢亦不振賊過州縣無不下者宜分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鄱州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御也宋人不用文天祥之說而國終不振此一說也今責諸將取河湖南北以分

節鉞與德裕同意責嶺東協濟福建嶺南協濟江右以章贛出鄱陽以衢州出錢塘略加總督亦本於天祥所謂先措置而後用人先具舟而後召工亦其次第然也雖總督之任不可屢分而上流之勢不可不重今驕兵悍將在在而然文臣雖懦猶之柔轡可以控馬極不可馭乃銜橛而去耳臣老矣百折之餘體無完膚又加以去臘墮崖兩臂垂折即欲匍匐竭蹶仰覲雲日而力不從心命違其願未繇也已臣病未起欣聞震出強勉援筆成三本章言詞荒謬重遝不倫然使臣親見堯舜待罪螭頭謦所欲言亦不過止此至於知人之務極於詢事備於考言苟不溷以旁側參以愛憎雖聽十得九可也臣荒遯多年於人多所未習所識英俊之彥有楊廷麟金聲姜埰鄭友元夏允彝皆盛年方剛深心遠識可用以驅除亂孽老成之林有鄭三俊解學龍張鏡心皆練達政體留心時務可用以綱紀百度宏濟時艱當此飄搖之時合成戸牖之用藩畛四撤則千耦成雲何必借才於溫陶取模於王謝乎想諸臣早晚亦已登用諸務早晚亦已備舉而區區樸誠一得之愚不敢不獻唯陛下實覽十務傍採兩說略行一二以臣與朝猶涓埃之裨海嶽也周書曰水之流也走下治天下者用牧火之熚也走上爲天下者用大略臣所言得其大略而已耕鑿而得美芹不勝惓懷唯陛下試垂酌焉不敢重以艸野品題又受先朝殊恩捐軀莫報有靦面目不宜尸素更累明時伏祈覆載容其衰憊略採緒言施於行事臣雖槁首空山榮於簪紱臣無任狗馬瞻注之至謹稱謝以聞

篇中留後時至自洛六字疑有脫文

黃漳浦集卷四

疏

恭慰聖懷疏

原任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恭慰聖懷事臣蟄伏草野仰跂雲日若盲之不忘視跛之不忘起也崇禎十七年五月驟聞京師告變鼎湖哀號不能捐軀徒深隕涕六月初旬乃從父老投杖側聆論旨痛鍾簴之未安傷寇讎之未報寢食不遑血淚俱落誓與四海同仇此

臣觀自古帝王遘遭既亂身殉社稷感念蒼生者絕代無有至於克儉克勤宵旰憂十七年一日而不足以消弭寇賊激發臣工亦絕代無有也宋臣李綱曰人主之職在於知人不知人雖勤勞無益古今以爲篤論先帝留意知人而每爲宵人所亂雖云莫違致咎或亦運祚使然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勿卹其孚于食有福我明前歷二百七十五年而後與春秋同運臣屢屢言之値其將窮亦不可挽古之聖王先盡人事而後談造化先立人極而後談事功人事盡於禮樂人極立於仁義仁義不施禮樂不作雖有如林之衆鉅橋之貯猶以薪救火以氷救栗也方今既亂將徂福祚將食陛下誠能博求賢才疇咨美政樂聞善言樂行善事毋輕暴人之過毋急羅人之罪功當而後賞辜蔽而後誅毋與小人而謀君子毋與辱人而圖貴士鑑厥衛勾引之奸怵闇寺開門之既仁義以考言禮樂以詢事其有舍仁義違禮樂者雖擕籍富彊希冀事功亦皆蕢壞致之至於克復神州廓清海宇祇存於陛下之一心與廷臣之衆志噓氣相動爲雲爲雷非必盡取模於王謝借材於韓岳也昔

太宣逵營而逆賊夜驚興元發書而軍士揮涕宗澤亦云立國四十日未有發號何以鼓舞天下今陛下登極來已近兩月遐方逖聽者未有以聳其毛髮瀝其心髓臣愚以爲宜約已動衆布三大檄昭示天下一以血誠感名忠義勸天下討賊之師一以手諭訪問耆蔡集天下忠壯之猷一以赦罪薄斂大有肆眚以滌系年汙暴收天下之心臣知蚤晚詔諭亦皆已鋪纘入條規隨𥟰括然未有熙辭單心宣昭義問陸贄所謂以言動人其感已淺言之不真聽者已倦者也臣觀逆賊舉動殘酷橫𢿄神人之所共憤又遠離楚豫厚毒關中實亦無謀遂成乖濶跡其所爲不過黃巢張方之倫陛下誠使邊臣西持江皖東顧淮揚竭上江之力以支須臾悉下江之銳以鎮儀眞內明禮樂外示征誅以德馭羣臣以法馭軍士靜持數月賊必自亂闖獻之首不藁於長安之街必隊於轅棘之下也臣無識唯知明運當興逆賊必滅謹具疏奉慰冒昧以聞

衢州聞陞辭職疏

原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榮任難堪量身知足衰病情眞懇乞允放事臣道周跡賤逖處天末自六月二十一日聞命恭辭至九月初旬始聞溫綸敦促就道至九月末旬乃見兵部馬上差官及都察院勘劄臣時已裝行臣自揣微賤尺蠖之屈初不求伸蝸涎之濡非爲求遠徙以聖作物睹欣就維新君令臣恭趣不俟駕業於十月二十一日至衢州又聞再陞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聞命自天有隕自地雖薰風始播百穀咸昌而枯楊生華棲苴易絕比歲以來一再折肱苟存性命上之不能裹尸橫草裨

聖王光復之思下之不能負重挽強資賢臣一得之用徒以殘喘仰累大官每念先帝曲折裁成之恩暨我興朝祓濯鼓舞之意雖竭蹶亜藺亦欲望日就雲而蒲柳經霜吹嘘不上驚弦孽鳥聞響墜風自二十日以來中寒下痢漸成痿痺起立須人餐寢盡廢卽思苟延歲時勉召醫藥從江左而問夷吾進建武以窺堯舜何由至乎伏冀陛下鑒臣百折之餘真病真危還臣草野槁首巖穴儻獲餘年含哺擊壤以誦皇風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口占付子弟謄書附差以聞

請修禹廟疏（洪思曰乙酉四月十日會稽拜疏上爲禹功可念廟貌當修以復命也）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謹奏臣自三月朔日恭奉御祝發舟龍江至四月朔日入會稽致齋七日自朝拜香亭外不敢見客八日乃至禹廟行禮宣揚

德音是日風和景明雲日惠朗禮畢移時歸至舟中乃微雨淅瀝艸木灑光知中興之業當於神心也臣肅瞻神禹黻冕巍然旁列八臣不知名號因憶鬻子所稱一師七友若西王國咎繇陰子然輕子玉之倫雖不敢盡信但以神禹之神猶藉一師七友以宏其智況於中葉深居高拱者乎臣事三朝繫籍講筵二十餘載屢起屢廢三仕三已未有納牖之雅亦無終歲之俸是臣所俯伏垂涕不能自已也既乃徘徊殿中仰視榱桷風雨總集階除齒齒幾不可上出顧廊序斷碣殘碑鞠爲茂草臣因嘆江東文教猶未陵夷何遂至此良由比歲以來兵食告絀農畝困於催科禮樂衰於悉索積漸使然未可驟起也臣因問諸父老言崇禎末年有盜葬禹陵之上者賴有司除之乃保此穴念之懮然今逢陛下首出光復舊鼎百度維新以克勤克儉之心誠及今時修洪武初年之令禁民間一里內樵采因嘉靖初年之蹟修葺殿廡齋房俾南國有所庥休兆民有所賴慶其裨益非淺也臣與道臣于穎商度殿上瓦椽與塗塈丹雘之費多不過二千金夫以神禹之德及首出之時鼓舞變通使民不倦卽遍觀非遠耳臣病且老朝夕中廢不及見大禹當年師友之盛猶及覩陛下敦庸澄序臣工陟行方夏乞敕下紹興會稽山陰守令諸臣勿使風雨侵尋下民啓侮則禹甸四海咸有耿光

奉祀會稽乞休疏

太子太保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祀典既竣臣病難支懇恩休致以擴皇仁事臣於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具疏辭朝二十六日奉聖旨覽奏具徵忠悃卿受國重恩志切復仇豈宜借差還里差竣着卽前來供職共圖

恢剿大計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傍徨喜懼交集時已扶病下舟不敢具疏再瀆謹黽勉馳驅至會稽將事今既告竣矣臣思古人言志則必言氣孟子言志至氣次氣固居志之後禮記稱氣志既從氣志既起氣反居志之先臣所言寇必可滅[redacted]必可逐燕京必可復者臣之志也非臣之氣也臣所入都未四十日而乞差未六十日而辭朝未七十日而去國者臣之氣也非臣之志也臣孤立孑處五十早衰又逢雷霆千摧百折裹血之痂月落日生斷筋之骨風酸雨楚從此志氣不能交動陛下憐其危苦寬其愚昧嘘之吹之鼓之舞之猶且不能行立而猥以望風欲僵之軀集於驚弦自落之鷇不待智者知其苶然久矣臣少慙枉下老讓笠乾嘗誦公旦之言謂殺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殺身而無益於君則亦不爲也臣嘗先朝年力尚健四顧無

徒誠欲奮其空拳以雪詞林之恥先帝每以臣爲空言顛倒曲折欲進臣於實事然臣二十年無一實任之事則亦二十年無一面諛之言今年逾耳順百病交攻逢時中興偷膺車服出入俛仰四出蒙面乃欲以芻蕘之言干恢剿之業真跛鼈學步於麒麟螢火飈光於日月也昔馬援垂耆而討南交宗澤頭指而規河北卒如蝸涎自枯無當於進取之數凡天下治亂得失繫於君心者志氣之主君心者又天下志氣之主也陛下誠有克復之心則必有克復之志克復之氣陛下既有克復之志氣則朝廷必有克復之學問天下必有克復之事功迂腐如臣輩雖蘄劍前行使軍士屬目投死無益耳陛下靜觀遡覽推誠帷幄於天下與[redacted]神明變動之故已昭晰無遺誠能廣心定慮招益集思以天下之志氣配天下之道義以天下之道義配天下之事功養直而出之舉直而行之雖舞干羽躋唐虞可也臣自入越以來日食不過一勺或三四日不食右臂偏痛青烏家咸言臣葬父母穴高下關不力勸臣遷移臣四壁頹然饔寢俱廢誠恐中道溘然仰負聖眷乞推恩蚤賜休致得一二載商度使沒者無憾生者分榮臣無任激切呼籲之至

恭慰皇太后輿居并述義師情辭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恭問皇太后輿居并述義師情辭以慰晨夕事臣老矣雙親遑捐一意君上自天啓筮仕以來二十四年雖偃蹇閉僕三遭廢黜身經百折萬死復生不敢以怨誹餘情著於心繫何者臣之事君猶子事父生殺廢置無有二心若偷榮以承歡遭危以自逸亦仁人所憤心慈子所唾面矣恭聞皇太后陛下自

五月十一日與聖駕分離南渡瀫水過獨松關遂涉餘杭東至臨安此間鳥道崎嶇居人曠絕不知何以仰慰乘輿俯愜安膳臣子造孽遺憂至此蓋自晉宋以來於今再見而皇太后驚危與聖駕相失尤古今之所無有也天祚明家大統不墜孽臣[redacted]久當自滅江南清淑王氣所鍾衣冠文物甲於天下收拾泮渙足以中興伏惟皇太后強飯自慰臣自三月初八日祀事已完具疏請旨候命假歸栖遲兩月至五月十五日始聞播遷之言臣驚痛在心舉措無措私揣大[redacted]未有南下之期臨安亦非駐蹕之地太祖定鼎鍾山功在萬世聖主復基載毫理不驟傾雖諸臣造孽拂性速災而聖主寬仁萬方所諒誠能下詔罪已擯黜諸臣更求賢哲別與維新雖少康共和之業進於夏商猶未可量也臣幸厠詞林遠稽典故如貞元罪已之詔切所當行除具稾進呈候聖明採擇駕至施行外臣先至金華嚴衢等處召募義兵遠檄虔鎮閩廣相爲應援自金華永康東陽義烏等處有鄉紳太子太傅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所募鄉兵四千名金華守道王調鼎知府王禮所練原兵一千八百名永康知縣朱名世所練原兵一千二百名舉人龔廣生秀才王同庚朱萬化所募義兵二千名皆自備糧糗仰候命旨蚤晚調度如手足之於頭目毛翮之於鳥獸生而具之可撫掌得也江西爲宇內右臂晉宋以來豪傑匡襄全藉江西之力臣所識原任翰林楊廷麟劉同升皆秉性忠義閭里所宗又贛州撫臣李永茂敏練多能心存王室可晨夕被旨與金華義師相爲應援約其往還不過一月[redacted]非秋後不敢窺江誠得聖駕夙還整此六師恢復舊京爲之非晚乞先下懿旨召張國維楊廷麟劉同升朱名世

龔廣生等使速將金華江右兵來集江口取進止調度其閫中潰兵尚可着閫將再收立功自贖與翰林院待詔涂仲吉商其方畧東出鎮江西上溧水爲定鼎善後之圖誠不宜拘守舊說迴阻義兵使天下臣子銷其親上之心隕其効忠之氣也匆遽陳上不悉願言臣無任激切之至

臨安勸進疏

太子太保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勸進登極命將討賊以匡王國以繫人心事先師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之宜有天下聽之天地承之祖宗卜之臣庶非在今日但以稽遲數月時勢倥傯不得晏然以觀謠謳之盛而過自虛挹讓再讓三諸臣遂生異議或襲建炎之謀或進勾踐之策臣愚以爲帝命傳之皇家人心屬於有德建武太元之際不聞通命於匈奴景炎咸淳之間猶且自止其位號若講無成謀則情窮勢絀若因講成事則蒙面喪心臣揆國家禍敗之故皆繇大臣養奸蓄亂驕將寵極心偷從古迄今豈有宰相擁兵橫行都市臧獲俱爲總兵子弟遍稱顧命而見賊不聞賣主挾君猶有騎虎不下之理今馬兵尚有數千方國安兵猶滿萬朱大典衆亦千餘合金華新至者虛聲近[redacted]諸臣皆受國恩畜威自衛不肯進前而攜妻抱子藏馬於舟掠貲於道意欲何爲臣細問　中來者皆云　不多
　不能四五千以馬閣部之英武朱大典之福相阮大鋮之斂練使統率三軍北行阨塞山奇設變大有謝元之功小有祖逖之效而談笑廟廊養威都市終夜喻呲謀竄謀奔不可聽聞陛下誠毅然發憤收東南之人才用東南之民力捨諸故套敗局一切不道以名則甚正以言則甚順以事則甚成如必無一戰之勞據甚下之勢與敗類而圖與邦與憤懣而圖成事畏首畏尾踰死踰生臣不知所終矣臣孤旅孑身徒步難進發語煩瀆惟陛下優容詳察速命諸臣扼要破敵立功自效功成別叙以慰神人之心臣臨疏無任徬徨之至

行都求去疏

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隆恩難報朽質莫雕媿無矍鑠之能願安跧伏之分事臣海濱迂愚以筆耕自活五十無聞六十引遯生平割殺一聽之人至於唾乾亦所欣受是臣鄉里之所共睹者也比以國恥未雪君讎未報中夜拊心起立達旦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語一血是以奮不自諒謬請行邊亦猶眇者之不忘視跛者之不忘起徒自抵觸顛隕近於溝瀆而已而旁觀側目疑臣尚有功名之心姍笑詆譏靡所不至舉天下所指爲迂濶無當之辨皆舉而加之臣臣茫然無覺猶聾馬思鐘啞蟬操琴了不知其意向所在嗚呼臣而欲乘時爭尺寸之位者豈復淪落至於今日乎今板蕩已極耆黎已盡衣冠　爲
　人倫　於　　今年不　　明年不　　則鍾山松栢必且爲薪孝陵鐘鼓必且爲塵親戚妻子俱爲別人何暇計尺寸之位今年　　明年　　則南京爲我南京北京爲我北京雲臺煙閣豈有定人而區區爭此尺寸欲何爲者臣向在浦城追趨不及既來三山濡滯欲期臣已知馬棧之難成驥尾之不屬亦以謂天祐陛下海涵嶽載萬物可以不爭而臣質朽壤涸於封壇汙流點於明水拂意之臣必指臣以爲口實談登極則曰唯諾順從談親征則曰爲諫不忠一話一言動聲厲色交口戟

乎嗟乎臣爲高皇之世界未清陛下之大業未遂生靈之被[redacted][redacted]不可居忍耳豈爲衡門之下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撫口實者必不肯奮臣藉引車之義爲推轂之實願陛下含宏翕敷動潛天地勿以一介小臣爲意亦勿以文武不和動胷聖懷臣無任惓戀瞻依之至

奉聖旨卿貞品實學久重海內朕昔聞名思如龔葛及擁立之際朕恨識卿之晚今以閣輔相授祖業民艱百未一舉草草言去殊失朕望進退之常今爲中人能之濟扶危困朕倚卿今日事也卿還暫抑恬謙成朕中興之業烈不允辭愼勿再陳衙門知道

辭職陳事疏

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臣再四捧誦詔書感佩無已溫愛之情逾於骨肉敦重之義垂於奕世臣何敢復陳然前旨派發者中外既宣傳臣又以君命追隨則遐方無所取信極知幃幄之寵重於前亦猶恐招徠之宜失於機會也早間聞北路撫臣吳春枝已就道藉此稍寬蓋國家發軔全在北路崇安出門卽爲廣信此三省之鈐喉饒昌之右臂利器不可假人衝途不可授敵臣每言而人不應中夜爲之寒心臣今與商量已定猶恐其暫駐建寧未暇卽至崇安登嶺首而望鉛山則廣信在吾腹中矣廣信道臣高允玆卽建寧推官高簡之父可寬其離任之罪責以還守舊疆廣信不動則東下衢州以出錢塘西下貴溪以出彭蠡猶吾池沼之內雖苟安旬朔不以爲遲至如舊閣臣蔣德璟長臣一歲學識諳練十倍於臣遣臣敦催往還不過十餘日臣藉蔣德璟與林欲楫二臣得遂衡山之約也臣昨睹詔書內加臣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臣庸劣當此險巇覆餗負乘誠恐不免已經懇辭未蒙俞旨況欲楫爲臣先輩欲楫今未加官而臣偃然秕糠先飈非量能度德之方亦非敬梓恭桑之義也謹再懇辭伏乞俞旨又繳上寫完詔書四道外惟親征詔書未起草尚需諦審嗣容進呈

再繳勅草乞休疏

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再繳勅草再示鴻恩事臣日卽謝事舍車而徒爲親征詔草未就怦怦於心然思此事亦必陛下神藻英斷非書生所幾必若前諭已得大槩不須更端看數日前後江虔音信更如何纔得楊廷麟六月書亦似已舉義者楚益二藩藉諸賢之名聯雞俱飛不能集事而張閣皆在山中未死大約看我舉足以爲動靜陛下一意委心一勳勿以文臣槩懷晉陽契丹更不足道如趙北平父子竟亦何成臣道里幸得歸山戴陛下生成之恩逾於父子晉人所云不辨殺臣臣始得去若辨殺臣臣欲去豈可得乎昨値頻禡敬天勤民非臣陛辭之日然臣去勢不可緩亦思得漳南二三千人應不時之需勿使雷神祈雨於河伯則處置愈緩解澤爲勞矣外擬作劉勅草不知誰當差遣者此亦要着不去東平則陳洪範家在定海有甯波將吏可順帶馳行臣瞻戀無任神揺

擬中興十三言疏

爲敬陳中興十三策以孚皇造以固人心事臣聞天佑下民爰立君師有一代中興之主則有一代中興之佐是以殷宗啟夢傳相發釆於巖阿宣王興周仲甫應生於嵩嶽迨夫賈生抒策葛亮投權李泌以白衣驂乘陸贄以青史贊樞雖時遇不同德抱殊器然皆非有案牘崇階赫奕等輩直以一日遇主風雲元

逼上不鄙其愚賤下不安於不肖霍然義起爲天下所傳誦無窮臣贍今日陛下天挺聖生有堯舜之資者四漢唐明王所不能爲者六而諸臣容諸不能承事至使東西　　匪茹震驚陛下焦勞於上百姓離憂於下踰年於此未有一臣一士肯畢其猷慮爲陛下籌策者臣竊傷之臣觀三代而下明哲之后推漢文帝然其意自謂過於賈生故終賈生之世不能用賈生之說先王壞小不復足稱唐之三宗權依與居李泌陸贄棲遲其間不利大作皆未有如今日休明之盛陛下冲聖可嚴嶽自責布其四體者也臣贍陛下御極以來虛懷納聽英斷如神晉接以加讒佞不至溫恭濬哲此四者堯舜之資陛下皆有之又自三朝而來掖庭不充者宿不備陛下廓然絕采女之命皤皤灌灌者安車畢至于是內無權璫外無炎相鷹犬珠玉不近於御楯

枒之士[redacted]愚謂陛下每言關東流民閔然下涕此六者漢唐哲后所不能而陛下該舉之以陛下之資發憤自濟輔以嚴嶽雖堯舜可爲即不然輔以中才之賢等身之士猶上之不失爲高宣下之乃與漢文比德今宁軸邊疆之臣寘豫不渝一至於此非甚闇汤落落以天下爲弄則其心必有所欺慢以陛下未足與有爲臣竊傷之臣觀往史自唐德宗流離播遷下詔罪己而淄青之士至投戈興歎今陛下之初慨然渙汗降詞輯莫而天下寘然若無聞知將命之臣不審上意以故事相睽則必其竅會有所未得徒使邊城疑僨以爲虛文臣計庚申以來凡天下之事可致隆興而措置乖方失其竅會者大略有五凡王者纘緒踐祚皆爲受命於天人主事天如其父祖光宗皇帝履位日淺不獲郊祀南郊以定諸羣工百辟之命陛下時乘初

載宜省典禮躬上日親圜丘尊春秋體元之事與天下更始而諸臣容容牽於故常不能上遡淵徵下簡辨治使天下元年有闕於履始之典人心習翫耳目之前未有以易之此已失郅隆之會者一矣凡王者履始必審用其二柄告郊廟而後行事夏人建寅故先賞殷人建丑故先罰今參用之陛下始執太阿宜酌二代以乂植諸百辟上春庚日布法象魏陛下宜勅銓曹舉一二能否而彰癉之乃考先朝舊制所宴勞廉能放黜貪鄙者就故事揚抑於端門之下今諸臣容容但一考察題留而已踵神宗末年之弊使貪贖者無所復懲異等之士無所自見而天下金帛皆走於權門此已失郅隆之會者二矣凡王者匪頒之出自郊享賚勞而外不在常數其一錢一帛非借大司農水衡有司對簿者須下之日受者必具朝服昭播無滯使人具見德

意今陛下始渙德音發內帑百餘萬金受命之臣不即以時存卹關東之士使孤子寡戶腫目跛足高年穉齒宛轉哽咽悲憤激於垂潰於是家無固心人懷攜志此已失郅隆之會者三矣自關東破壞以來關東父老朝夜哀吟思出陷穽征夫鑛徒時時間作陛下重發德音存錄死者曲庇逋逃之臣又出帑金二百餘萬激厲諸士諸受命之臣如有一二訏謨忘身報君者瀝膽以領士卒約四五萬結砦臨河意必向敵而實爲持久乃漸作焦而龜隼之屯使[redacted]海盖諸州恫之於南登萊舟師恫之於外遼陽未殲之黎恫之於中不過數月費東矢書　　之　　可　於闕下也而諸臣不爲退自引懦以使河北化爲異域此已失郅隆之會者四矣且自漢唐以來借方　　　者十用而百蹶唐用突厥縱於長安百年之蓄而不可償方今江東之陷隆

爲梗西[redacted]商羊無寸兵之藉受命之臣宜卽以時謝絶稍用資賞反其數滓諭以天子愛惜士卒不樂奇功令但撫我百姓以守遼西爾但閉北關不使鳴鏑西近喜峰者天子德音未艾諸臣不察欲終藉其力以首鼠奉頭之身談单騎造營之事禍不可誅平不可賞勢必滋蔓無窮此又失到隆之會者五矣此五者失如離矢不可復追數其曲折枚舉難盡今復有西川之難黠鼠狂虺起於褌袴天下人心澹澹若正月之氷而當道者猶一意歆羨樂窘幅蹭沓之士錮塞其孔竅以自用其眼舌臣恐天下之事從此不濟也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聖賢之言輕於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今臣不揣有十三言於此試而用之當百三十萬之師維陛下俯而擇之也臣之初有三言者度今所能行其道顯其利易見以功名之士責之一朝

而效效則有百十年之勝曰致一以定人乘五以用地參三以申天何謂致一以定人古者命將出師將軍當轂天子親爲視綏鑿凶門而出之卿大夫餞不出郊舉酒而啐示必死也故將死綏則士死將枹鼓不絕致死不反今之爲將者多其裝束累月不勝然後擇吉日擁美子鳶翔鳥儀而注於關外古者命將鉞不兩授雖有六師命出一人故朔方責於南仲淮夷率於皇父合謀而告同力而發今之爲將度功之不遽成則擠一以爲難首逮事之欲敗則擣一以爲禍曰古者爲將戮不避親貴賞不留私橐賞信罰必故功罪不失是以楚爲二廣未知其用也縣灼膚之令再焚其廄一鼓而上之無不焦爛者吳起之治楚移五尺之木而與之十金商鞅效之又以立威於秦故曰致一則士可奮也今之爲將者以罰則不必而行其忿睢以賞則十金之餉三出五納而耗其半臣意今之時以畫一不二責死綏之臣致謀不同期於成致志不同期於死縣必中之的汪金而射之百日之內其士可戰矣何謂乘五以用地天地之道動於五險以其所生而因以爲殺故金木水火土五者大勝之所治也金勝之治九步之內火勝之治七十步之外土勝之治五步之內水勝之治六百步之外木勝之治三步八步之內兵法曰車騎之地不利步兵弓弩之地不利短擊長戟之地去劍楯矛鋋之地去長戟劍楯之地去弓弩凡山川之勢不出百里則必有山林積石經川邱阜不出二十里必有曲道互伏險阻相薄又不出十里必有川谷居寘仰高臨下又不出三十里必有萑葦竹蕭草木蒙蘢又不出十餘里必有平地淺草自此百里土山邱陵曼衍相屬皆車騎之地矣爲將者必熟其形數度五里

立五望設五校以治五勝故車騎所趨必在廣野土治其勝而火赴之不過百里而應步兵劍楯所趨必在險阨禍生於金而木赴之不過十里而應弓弩弓弩所趨在於居廁禍生於木而水赴之不過二十里而應長戟矛鋋長戟矛鋋進退之下是皆可治水禍爲將者度其地形以制多寡度出入進退不失故不戰而常可以戰不設伏而多[redacted]開徑延敵而莫之敢入也今之戰者所恃火器復雜以五技魚貫蟻聚蛇而前行行不知其所止動不知其所施一物之敗則五技皆棄夫空河以西地形曲折每百里內外而五地之勝皆具誠委心計之將揆悉其數以靜待動不更其處不違其方遠致而近取之百日之內[redacted]之[redacted]可致矣何爲參三以申天參者參也肩足皆爲三星鉞斧鑕之所出也胡門越門之所分也聖人因而參之一體而兩翼

故一軍而參二軍古者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直期之其餘九百以爲偵闚往來慮無則塵沒鳶起三百六十里之內不失也參而分之萬二千五百各爲一軍一軍之用又復參之以爲要膕首尾不亂度其三駕遞爲鋒距以下當上以上當中以中當下故必一負而獲兩勝也故師有矛有權有勁有奇有正有疑疑非奇也多疑則不奇多奇則不疑登萊之師所以爲奇也奇設而不用徒以之爲疑虎　之援所以爲疑也疑設於不可用而遽以爲奇是已事之大誤也古之軍者不闉大城故三軍而足不折少以益多故士危不易方三軍之屯相去不過三十里故政不失今之戰者動十餘萬分將數十敵之所在則多寡屢折相去守險或百里或七八十里一將失利則彼此潰走應調救援迨師出而敵已得志今試以邊障十餘萬之師分爲

三軍倣古三卿相推而出之文武四用度要害而居之每一軍而各三駕以參之一軍而各三駕則令定而力逸文武四用則樂效績六卿相推則朝議不嘖故朝議之嘖則卿相異任而內外不參之過也如此則十一萬千五百人足行天之道矣是三言者其道顯其利易見以功名之士責之一朝而效然皆言法而不及於術言戰而不及於治也臣又有三言於此度今所未必行其道亦顯而利難見以經術之士責之一年而效效則有五十年之勝曰不以兵治民不以遠兵治近民不以兵治兵何謂不以兵治民曰邊圉之用當責之守令古者郊遂以爲溝池耰鋤以爲矛戟戎馬雖橫畝不可東桂苒縉緜挽以爲弓今天下墜於阡陌四民之牛割而爲兵無事則東帛豢之以爲木人有事則裹糧追之如飼送馬紈袴之長又樂恣睢不以百姓爲意守令庸庸以哺啜爲利緩則索漬膏潤急則以城與敵望風奔潰而已天寶之亂漁陽一唱陷十餘州今之西川幾似之矣顏眞卿張巡以一書生募一旅之師與百姓共命保土摧敵踰千餘日則是將帥之不如守令也今莫如以將帥之道一責之守令計一邑萬家而上弓手健步不待加額已四五百人因而約之五家爲伍伍錄一人十伍爲井得十人九井爲軌得九十人四軌爲同得三百六十人井命長軌命尉同命率十同之人聽之邑令人援弓矢兵伏鎧甲汪其物色不更其鄉不奪其業不違其所好有司不亟鞭扑之聽其尉率之所自治月終而始殿最之罰平於卒而賞決於率百同而上總之郡守由是即其井軌相其東南其爲溝遂各爲虎落獸弈樹棗柳間以榛棘叢薄因度其水湊奄鬱之地然後百畝畜豢之以爲馬藪於馳道

之會每一井而出一車一馬盡鐍其軍需物役之費教之車法馬步斗所以奉驕子食我慈子有事則邑自爲守兩邑合則戰守自具天子遣使察邑令五年之內如法者以內秩兼治數縣之事如此則將軍之事不過於鄉[redacted]入內地過百步則銜尾之獸盡於坑塹矣是謂不以兵治民何爲不以遠兵治近民曰險阻之習各從其方昔狄青討南蠻朝議欲調交趾之師青固不可謂千里調兵未有不爲民患者也陸贄言窮邊之內寒風裂膚驚沙滲目自非生於其域不見樂土而遷焉則不能安居而狎敵關東之地百物殷阜慣於歡娛而使之去親戚就死亡將冀爲用不亦疎乎況又揚越而下冬月蕃華其民疎理憚寒而狎暑樹葉盛風無事能防則求馬於林下飆聚始吹則五指負纊沾弓而不能舉今燕薊以東勁兵強弩之所自出數年而來

驚虜以習技角將生而舍其所長遠召巴川吳楚閩越之士千兵所過萬人之餼不逞無賴者因而生心今試一意練幽薊通萊之兵勿復騷然急遐方之名則天下供餉可以不增而者曾桀驁抵隙之思可以衰息昔方清撫始難之時神宗內帑常發三十萬金付邊臣召募踰月無二千人其後一年遼陽召募四萬金得六七千故民非加多也法非加峻也其性漸習則就之者輕也今徐淮之間要扼所在而使四方悍者日涉其間臣恐西川之禍在在而伏也故謂不以遠兵而治近民何爲不以兵治兵曰古之有道者治之以民寓兵今之有道者治之以兵寓民昔河東未陷之前其地膏腴去李承勛時屯田在者尚千五百頃受命之臣失時不治以迨河西壞促可屯者稀又　已迫而後以趙議推責之爲欺慢者所笑爲今之道不以兵治兵但曰不以戰爲戰而已矣不以戰爲戰者廉頗李牧之治趙邊蓋二三年椎牛享士不殺一鹵鹵共以廉頗爲怯雖軍士亦自以吾將爲怯也一出而破烏桓逐匈奴斬萬餘級我朝先臣嘗用以治遼敕軍士云一矢一鏃以爲重罪者矣然皆用以一發而卒以大勝者何也度士之未可以樂戰[redacted]之未可以卒關隄蓄而決之無不頹唐此所謂水治者也故惟能戰之士必戰之將而後可以不戰可以不戰而後可以與戰荀卿曰仁人之用千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故仁人之師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觸之者碎當之者折孫武曰日費百金之師則用萬金之間日費千金之師則費十萬金之間間與聽皆可以不戰然而君子用聽小人用間以聽爲間故可以不戰而戰今誠得深智之士擇要言慎默而守之用數百里之賦不急與叛將爲難而日與吾軍士歡飲蕩佚不惜千金之賞不出數月而叛將之首函於帳下矣然後緝河西之舊遵頗牧之意千里之地一二年可冀盡復也此其道持於樞筦主於

聖上但急內治而焚市虎之餧則師不頓而功可紀矣是謂不以兵治兵夫不以兵治兵其道當用於河西之前而今猶言之者制勝之術誠不可急尅則道終必至於此用前之三言則此爲緩用今之三言則前言不失以經術之士責之亦不過踰年而效也又有四言於此不用矢石之勞督責耐久之功使天子不歎於豹房將軍不動於虎帳宰相不出郭門士不見創痂而東西宴然亦度今所能行而行之行則有俄頃之效百年之功捷於應響其一曰仁王之動得人情何謂仁王之動得人情古者天子以龍見布寬大之令四時之政各因其舒急以劑之百姓漢室諸后毋有事輒賜天下高年有爵民間牛酒粟帛又不時蠲其租當漢武之時征車四出東禪西封又若治河歲費萬萬然所算不過舟車緡錢榷酤粥贖而已未有間架茶馬度牒之事然且絀不踰年再歲而復及至元康神爵之間無歲不賜天下金錢爵帛長安父老稱封君者屬道相望以故新室之亂天下謳吟思漢如嬰兒之慕乳自唐而後與百姓間潤元宗流離時一俯問而至德大曆之間天下猶思之不衰今天子去羣臣萬里去百姓不下崑崙之外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又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言京師之民能播天子之德澤於天下也陛下何不時三月再發內帑金減一庋閣之材爲長安百姓高年羊酒因而訪編戶旌表天下孝子悌弟烈女節婦卹諸窮獨無告之民赦邊吏及天下郡邑汰冗去濫刪無名之員則天下

逋責加徵士大夫所借戸米皆一日可復也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天下之大汪往來折以乘除之數每所加費不過一倍有數以御之則不患無財昔宋祖以燕雲遺憾乃積封樁之庫欲俟滿千萬然後以舉河北神宗皇帝瞻言百世知豐芑之後有大艱于東土乃積內帑以俟陛下陛下旣闡祖宗之意沛屯大膏因爲堂構丹雘之任所費內帑百不一二但推其緒餘一飫長安編戸之士則長安士民鼓舞頂祝外來奸細入無所容成康文景之治復見於今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是謂仁以致人之情其一曰禮王之動見人性人莫不樂便逸而苦於繩束喜恣睢而憚於跪起積久成性則下傲其上小人簡其君子內外以偷君子以疎奸賊以生故曰禮者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當二祖臨御之初蓋日視朝或日再視朝闢文華之殿名對羣臣恆至夜分羣臣以學問迂踈每有淸問不得置對輒叩頭請外以致都俞不宣吁咈響絕使傾巧之臣易世而弄其柄昔宋至和之間韓琦富弼文彥博范仲淹同爲執政仁宗亦闢邇英人賜筆札俾直陳當世之務而諸臣因請外具艸以聞歐陽脩聞而非之以爲失古者書笏納牖之義也今陛下以英睿之資當神宗三十餘年深居之後宜日一視朝不時名對膚碩之彥而諸臣容容安於故習擇中王所能行之事以爲天子月九視朝卽出望外如免負日明戛戛欲飛者陛下一旦名問則遵韓富故事稽首請退摳衣視草而已夫粤三日始一臨御三日之中各六時與羣臣接者數刻而已其頃刻之際又瞻雲望日在垣匡之表卽月御經筵亦展卷高誦如讀章奏北斗之前豈有動其聲響者哉不肖之臣猶私以爲憚文節奔走之難則是偷積之令也陛下欲使羣臣矢心殫力圖之於外則必使羣臣矢心殫力得輸之於內以臣之愚謂陛下亟圖治莫若申直日之條諫官隨閣臣日詣便殿其三日朝御正殿午御端門開覽之下不時名對則入思盡瘁簡於物欲而勞於志矣是謂禮以定人之性其一曰義王之動作人氣昔者楚莊亦立三年如植委裘樊姬諷之乃出而坐朝沈佞人拔蔿敖昭奚卹立於右司馬子反立於左天下聞之震以爲道齊威王亦用之一日而烹東阿封卽墨一出而駕秦晉之霸夫此二君者猶未至於王也而天下誦道之者善提人之氣動挺而作之也今關東聲息數日不異人心頹然日命數百士走馬乘障攝職視九門則近爲張皇此其態不過四五日熟寐而止止而復起之屢起則屢偷陛下何不以時救京營爰整我戎一日乘輿陳師而觀之黜鈍簡精名諸前者逋逃不死之臣與衆多士明正之典刑而後重遣風烈之臣相度居庸紫荊獨石桃林增飭諸要害使者加赦延綏宣大諸撫臣以布天子神武將以雨露感思修禮乎西陵卽復勞費數萬緡斲刈劓刖一二不用命之人亦震疊宜爾無損陛下之仁而天下之氣亦藉以不痿易曰發蒙利用刑人又曰噬膚滅鼻无咎言道之用大創也是謂義以作人氣其一曰智王之動制人命凡天下人之所趨非有大利則有大害故甲兵趨於險阻不得實則必得死衣冠趨於朝市不得譏笑則畜詬詈是以古之聖人愼人之所聚河西之潰逋逃士卒旣不復可禁邊臣大開關納百萬生靈於內邊臣之慮旣若此昭天子之惠而已其所容納保定之策一不復之簡而空棄數百年居廬蓄聚之處以爲荒墟百姓

既顛沛於外狠藉委頓於內見[redacted]不至必思復出關既出關則其廬舍場壝必復爲士卒之所殘據而不可及俟天子發德音度所以賑䘏居聚之又必彌歲月而後見意則必悔昔者不蹔保塞以俟將軍戰勝之會詩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言劬勞而有以安宅之難也故古之聖人愼人之所聚觀動而與之以靜知往而使之可反今度關內之地居民錯壤卽買民田爲屯千百畝而不可得勢必復出民於關而關外之兵尚十餘萬何不移師以廹廣寗舉舊屯以西三四百里膏腴復還之百姓詩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夫其君子善遯則人不反故民則上者也古之聖人愼上以爲民則今長安之內四方人士與計偕者亦五六千人其所攜致率不下二三萬人皆以天子親命觀光進退泮乎有遡風之心天子無大所以聳異之又僅取以額數溢思而止其數百十人之外無能改於其志道路傳言吹波溯山幸出郭門與關外士女等耳夫關外之民非有[redacted]廹踵而追之長安之士亦非有異信介石知避也大臣當事者不足以服其心而朝廷禮樂不足以維之也古之天子所重者惟郊與廟其次則靈臺辟雍謹此四者而後天下信之董生曰天子將出師必先郊廟故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言郊廟也其下章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始征也今之征伐不告郊廟則禮樂不信於天下書曰不用命戮于社頌曰在泮獻馘言學與社民命之所由定也由是而推周以子月祀於圜丘登臺而書雲物遂以幸於辟雍故詩曰經始靈臺其後章曰於樂辟雝故古之聖人以民之命係於天而原本之於學學者以奉天之命使天子定其百姓故百姓不亂而天

子然後徐飭辨治爲百姓請命於南郊此其所費亦不過一軒榭之材軍士數日之需而天下反側者可吹籥而定是爲智以制人之命此四言者皆短識之士所指爲無當而庸陋者以爲迂遠咸知之不言言之不知然而修之一日之內則必有百年之福故用臣初進之三言則戰勝於邊疆用臣再進之三言則戰勝於堂陛用此四言者則干羽可設而後可無戰也邊疆之戰將軍任之堂陛之勝宰相大司馬任之干羽之治則靈不在鐘鼓而在陛下若夫百執之役禆益聖治可隨舉隨報者則又有三言於此曰不督士而可以戰不削士而可以廉不加士不增祿而可以賞功此三者亦方今之要務也臣嘗見仁宗時記載稱天子旣習選毋田按塞度焉支過長白之山宰執侍從皆勒馬馳驅逾三四月蹇夏黃楊之輩或相失至控引步行四五十里於時士紳皆練習益精於世務今國家積翫自二十年卒不覩兵革士不辨鞍勒富商佼子乘轎而行於市過端門不數武陽陽下卷畫之帷卿佐而下相值輿前無復別識此猶東女子冠帶之爲艷則可矣以之向敵任盤錯則漂霜之於槁葉抑且玩[redacted]無以爲憲臣又嘗見記載先朝大臣若于謙王翺劉大夏馬文升項忠秦紘輩皆嘗任邊事爲巡撫控制數千里之地然其入都祗從者數人用馬一二匹攜妻子載道亦不過夫十餘名今苟具冠帶爲一縣之令必買官符裝束往來動數十乘京貴之役盛者至逾數百習以爲然莫之牴牾遂使百姓縣緒於床乘馬掛腊於道人益崇賂不復可禁臣又觀漢武帝時武功之爵朝拜夕下及於衛霍著動出必斬獲毋一罷師亦封數徹侯自五千石至一二千石之爵恆十餘人不知何以給之及

數高帝以來所命功臣以酎金負　武帝除之太刻然而當時舍榆鑽杏亦實必出於此今天下文武之吏各逾萬二千增槩不已而葺習之家或千夫長百夫長率二百餘年累過數十非有大奸慝無援者不更其祿而新治疆場或斬首數百級無所取爵但數轉其官或授之爵小蹶而大器故過有所不汰功有所不錄但今又縣東城之賞則益武爵又數十人蠹積而待命者益難矣臣愚以爲一者宜嚴乘馬之令自卿佐以下皆縣牙牌望儀表按步而下庶人力役非從宦不上馳道則士益練習強其筋骨數年以後有用之臣出矣是謂不練士而士可以戰其次莫如簡驛傳之符非軍師調發雖將軍家人不得過十力其自優異馳命而下以品級定數少不至十多不至四五十若此一年而外載黷者輕負賄之翼無力矣是爲不削大

夫而大夫可以廉其次莫如省州郡之貳而嚴武弁之罰弁職自七品而上過杖者一級比力者倍之注籍而除祿禍以遞劃功以徐立故金不窊作而鐘鼎自給此謂不益士不加祿而有功者拜爵此三者皆天下所甚辨易舉而易收然而百執之任論建不及者任事之臣或拙於論忠而巧於避怨姑息苟且以欺陛下也夫任怨之道莫甚於去任子然而宋人行之一年而服天下貴人無有怨者是天子之令在也今舍天子之令而操寡斂之術容容以視日息謀事不計大爭言必計小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今聽臣之言必皆以爲迂遠而臣敢冒昧自持以進者臣有所受之也臣計陛下聖明微臣言他日施爲必出於此然臣以爲急言之朝夕即效天下早受陛下一日之惠臣觀陛下臨御二年以來士庶章奏十行以上亦被批發不復留中臣生當斯世誠得一言巷遇雖齎志何憾昔漢賈生亦際昌辰時自以爲伊傅之匹痛哭陳事然甚恭謹未嘗一語刺當時用事者猶以少年絀於絳灌雖陸賈能文兼通時務不爲之從臾以至於死臣又竦顧少所諱忌即持十三言欲以自達於陛下借一前箸何可得乎唐人張嘉貞年四十已爲侍郎猶自以丁年事主慕太宗馬周之誼意志未展恐一旦奄忽不及賈壯遂厲志自陳彼其人誠不足錄然自古君子急於致君自孔孟來若此矣臣年三十有八母年七十有六事主之期後必淺又未敢以有母之身遽委之艸露然而設于曉曉略有司之問而塵瀆於陛下之前者誠痛以天下之安祖宗世澤之盛陛下天挺之聖一方不靖而容容之臣圖之至幾債不可理臣誠痛不知所云也臣貌不踰中人讀書

不能章句守孝廉四年居無一畝之託行無買屩之僕一躁於立言高引自導必爲當路所菲薄比於狂人然臣誠愚狂不知有人言廹切中腸冒昧蹈不測之辜唯陛下垂察之臣幸甚天下幸甚

黃漳浦集卷五

疏

前自請行邊疏（乙酉七月）

謹奏爲天討不可久稽閉關終無了日乞先自行邊以申大義以鼓衆志事臣觀從古開創之君臣皆未有一日安居於內者也我太祖櫛沐於外十有七年光武藉先世之勳一呼雲集然猶馳驅四載不遑寍舍鄧禹以一書生晨夕帷幄猶自請麾下分二萬人持節入關西走河東圍安邑再離寒暑經營於外而況於庸下如臣者乎今天下皆我版圖大江左右皆爲皇家而相率畏避拱手受敵可歎也韓淮陰曰人心久則定而難動臣恐其久則動而難定耳萬一有李憲秦豐張步盧芳之事破斧缺斨又將何以待之臣老矣雖無所短長然以微名寄於人口

大江左右頗信臣言恨不能與鄭芝共事親泝兩江收諸豪桀而碌碌顧影如不朝夕臣死爲馬援所笑無疑矣今粵楚已發而行不過百里朝廷舉動遠邇未知臣又安處簾幕之下無昆陽之績以發聲於前無河北之動以收實於後棲遲歲月天下嗤嗤謂吾君臣苟安南都與瑯琊益州共爲雌雄亦大江左右之所疑惑也立腳初定區畫未周大師雖未可遽出而光澤崇安浦城政和一帶四關數十徑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日涉其間審地險以得人和卽其延袤淺狹皆亦夙昔足蹟之所未經而人心變動皇猷未悤將卒干楯終不可倚爲長城昔鄧禹之才善招懷而短於統御長籌畫而嗇於應變然猶所至下車父老童稚歡欣感悅是以州郡望風攜負來降豈必人懷岑彭投刀之誠衆奏司馬溢陽之烈哉秋風未稀溽暑且退臣無大師卽不能遠出蘭谿踰餘杭與水師會於龍江亦當近收信州衢州（下缺）

將出關薦賢疏（乙酉七月）

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臣不才不聰寡所聞見早間入直見鴻臚寺署丞程大器一揭爲江右情形事內一小報稱益藩會諸豪傑之兵以七月初三日下南昌合有四五萬人臣蚤疑其必有此舉然觀其人如劉同升李永茂揭重熙皆非益藩所能用之人或勢迫相附或陽藉其名或我兵出廣信尋蔣德璟黃景昉一人收之必不反首外面不然其兵過鄱陽相待蕪采間吾勁兵二三出富陽踰餘杭抵溧水擣其中扃此亦淮陰取齊王濬取建業之勢也臣自度孤危今亦不敢遠出以貽陛下憂慮臣有鄉同年李世奇漳浦人辛未庶吉士養親家居十五年矣

雋氣沉心有霸佐之器有能臣之力可優以宮坊名之再辭必至爲益非淺有舊總兵黃斌卿前日與臣從朱宗伯南還單舟實無所擾其人喜大官慕大名其家尚有四士可招致以另爲一軍足備不虞朱宗伯繼祚亦卓犖以樽俎通於軍旅必不可寘之巖阿又有同安布衣蔡鼎者通諸兵家象緯陰陽之說屢有奇驗非諸術家所及有同安廩生紀文疇者博學多能足備帷幄此七人者除朱繼祚已遣官敦趣外其六人者皆可分別錄用稍濟目前臣非效人營窟開竇者也陛下收中原覲孝陵臣當以草衣伏謁鍾山之下臣行矣臣不勝悲戀之至

七月初六日奏卽日奉聖旨江右情形奏內程大器之揭想已眞確天下事當以天下量容之使益藩能雪恥除兇亦明之快事也然律以一統於君之義陞授太過或非藩王之制所請起

用黃斌卿朱繼祚俱行遣催矣李世奇果有可用之才宮坊准卿題授蔡鼎紀文疇俱着吏部差官取來候朕親試擢用該衙門知道

恭報招征啓行疏（乙酉七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恭報啓行畧陳梗槩兼謝綸綍事臣昨日將解纜行矣以風迅暫停抵晚燈下得讀大義道合之篇感誦異寵不能自鎭雖雪恥除兇之作瞠乎後矣唐人有言咳唾落九天因風成珠玉昔人云若聞鸞鳳聲何必絲與竹臣今執戈武人也不能屬和惶愧如何臣今二十五日卽起行逆水當三四日抵延平登陸亦須三日臣卽欲繇延平而西徑巡杉關祭鐵牛諸峽遣人探金聲桓在建昌作何狀可招則招之不可招當與楊廷麟李永茂劉同升思所以征之此窮寇非久必出鄱陽無西犯之理不足挂臣懷慮臣巡西關往復六七日卽上建寧會臣所謂兵疾趣崇安踰嶺問廣信察益陽王動定臣前慮邵武廣信亟須料理正謂此着此關荒濶當三省之交緩而失之則無以控馭南服朱大典擁益陽猶殘雪在赫曦之下勢不能久臣不患不能招患招而無以致之要當使其解散則道路漸通矣徐世蔭有品而揮霍不及徐應秋令徐應秋在廣信則吾無北道之虞朱大典方國安陳謙如聯雜不能合趾度其可招則招之不可招勢亦暫散如桀驁負嵎臣當改道從浦城出處州收拾紹興之衆繫檇上錢塘命黃斌卿由定海趣江陰臣自潛舟至富陽踰嶺鼓餘杭之衆西從於潛會金聲方士亮游有倫之師從祁門溧水直趣南都雖其道路遶迴亦不過三十日上下此時黃斌卿水師正可抵鎭江楊廷麟曠昭等師亦可出彭蠡遣兩路合催之不甚乖異則大勢已成彼　自走矣卽不能盡合臣提紹興之師以徽歙兩道直出溧陽句容之間南都士庶必喁喁向內俯視臨安猶懷中之物朱方馬阮聊當假之鼾睡耳至如臣三四共事之臣惟趙士超程大器裴東一二日猶可相及劉中藻家在德寧收拾家丁會臣於建寧必須十餘日又有待咨文給印朝見等項遷延十數日甚爲易邁而游昌業張若化二御史尚在漳南朝裴暮馳亦須十餘日始得與臣相及臣思浙西未有料理此爲南服最衝令庫部主事林之蕃舊令嘉鎭甚得民和與林奎在海寧同聲今可遣二臣同出共收浙西收浙西則黃蜚水師並可與臣殊途共濟雖三路未合臣有卷臨安定秣陵之勢矣今臣漳師催者尚未至臣可先巡關慮無十數日然後提兵出廣信還商北出之道或繇嚴衢或不繇嚴衢總之包臨安抵秣陵　奠安寢廟奉迎聖駕而已其共事諸臣或可徑趣從臣寬其守候之煩關防諸務或可料理待之朝見朝而夕載道臣念諸臣忍於飢渴兵勢或未能驟集臣前往建寧邵武在在可收補足三千六百五十之數但勅諸臣不得違臣制度自取便宜遠不聯屬而已臣隻手赤身無大兵重餉又以迂濶爲此間巧佞者所輕維陛下寬其前途宏其剛愎同此如水臆共此文章靈臣誦之起舞感嘆再四也臣疏將發得晤南安藩王並童主事天閎稱益陽王陳謙之勢力在顧盼易於收拾可作勅諭並南安王童天閎遺書批擣其隙使方國安開道則出門兵力又省其大半矣今聲桓入絕地自投死得鄭兵千餘

驅之可覆於鄱陽之蕩卽不然扼關十數日彼將自窮可不勞兵力而定臣臨行不勝綣戀之至

將出關疏（乙酉七月）

臣自七月二十二日奉朝餞薄暮出芋原翼日發舟上水口爾時尚未有一士一卒但擧陛下所給賞銀二千四百及賜文綺路費二百四十日夕宣播以招來多士而吏部尚書張肯堂都察院何楷等各助臣或三百或二百自文選司周廷鑨等一百而外寥然矣後得考功司余颺與貢士林之果各助二百凡諸臣捐助之數千八百六十合之御賜爲四千五百以爲侈矣得生平手目之所未涉及至延平名募五日得秀才陳雄飛應士鍈及王加封仲成治等三百八十四人月食五百七十五兩而延平之義勇略盡是爲第一營八月初七日至建寧得高萬榮

及義士應天祥等三百八十四人月食五百七十五兩而建寧之義勇略盡是爲第二營自是而凡臣鄉親朋子弟雲集矣中書舍人魏棨斌及諸生劉淳等所帶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戶部員外張天維及諸生商應椿等所遣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又諸生蔡春溶等所募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又諸生張瑞鏞等所募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此四營者皆漳南子弟君子之軍是六營月食三千四百五十兩皆慷慨扶疾先臣出關又臣家中子弟自募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又諸生新授中書舍人兼監紀推官洪榜賴繼謹等所募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是爲臣之中軍月食與諸營等九月初十日抵崇安又得義士曹瑋等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又得莆田秀才林堯佐等三百八十四人爲一營是爲臣之後軍月食與諸營等是四營月食二千三百兩十營之士皆自備衣甲而深寒嚴切給與棉花每人二錢而三千八百四十八已給七百六十四兩此外又有漳南及關外新到之兵凡十二營月食七千六百六十四兩計兩月當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四兩而御賜及京僚之助止四千五百兩臣不獲已借支延平三百建陽三千一百八十崇安一千七百二十凡五千二百兩若龍谿一千五百及長泰四百一十已先爲兵士分給又不獲已受撫臣吳春枝助四百建陽秀才劉光榮助三百丁俊助三百崇安義士束一壤助一百五十余應顯助三十凡一千一百八十兩計御賜及士紳捐助郡邑借支共一萬八百九十而上游之餘潤與浩蕩之恩波俱竭矣今過半月則臣當束手擁足而坐故使臣棲遲坐於關內非臣之得已也臣無數千之兵必不足以窺江浙之間有數千之兵而又止

於關則不如蓬蓖獨身而棲於茅屋之下今士大夫築一亭榭輒費數萬之金至於恢復神京則素手從我臣至庸劣不知其可也

諫親征疏（乙酉八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人心易動難靜國體宜重乃安千望聖駕安詳以鎭人心以凝天命事臣自七月廿二日朝餞啓行勃疏嗚謝至八月初三日在延平始覩慈旨褒嘉千倍以江浙事宜方於淮蔡且勅臣迅速勿失機宜并知黃斌卿劉中藻已別走東道臣愚昧一生孤行不知世間何物美好亦不知江浙淮蔡今昔權寄如何容臣再疏披陳外臣所惓惓親念者爲雲雷伊始利於盤桓澤火之初宜

於璧萱所以然者人心未壹國本未固猶之樹木方發大滋搖根一寸損柯一尺誠不可不慎也陛下神明遐矚萬里所經晝震疊誠非愚昧所得知然以臣觀之郡邑凋弊人情汴涉民輕其王下棄其上形貌半枯神理不屬臣以容質投戎二十日遍請郡邑無一鏃一甲一刀一兵士紳捐助無千八一月之餉情見勢絀槩可知矣陛下即以慈祥煦咻儉約將軍而六飛所屆雲物景從橋梁舟車部署次舍供億饔飧損益偕行大難爲裁也昔漢文帝欲從灞州光武欲征隴蜀親臣冒昧皆欲斷其靷今之危甚於灞州勢艱於隴蜀而羣臣雍容未有當車止輦者何也臣最愚昧爲中外所擯孤掌獨鳴不知時務然當蘭谿上疏論四通四塞時大約知有今日矣爾時草昧誰意有今日身自行邊而上疏陳言爲四通四塞之論者今金賊尚據南昌王[redacted]猶滯撫州汀右諸臣大率棄家從贛汀入閩則湖東西已爲異域前日所聯絡諸臣三十餘書七八道勅皆不得力臣即欲從杉關出建昌下盱江收拾江右合力而東已成變卦離其爻象矣又慈禧太后已入紹興惠藩聯於蕭山馬士英朱大典張國維一閣部兩樞臣怙前騎虎挾上當前豈復可下即前月所區區筆舌及勅問殷勤[redacted]以遲回幾成虛着臣即欲從江上出衢州下蘭谿收拾紹興合力過江亦爲捨身墜其窖擭矣臣度東西兩路必無靜理惟廣信一府爲全閩北門屢在上前頻申此說幸以高皇之靈陰護此州再經撓亂而封疆如故此州有三道一從鉛山下弋陽貴谿達饒州可出湖口爲江湖之通路其東可從浮梁入祁門抵秣陵然道途漫衍非萬數千人方舟聯騎無當聲實一從玉山下常山出衢州下龍游蘭谿爲方國安蟻聚嚴州雖有建瓴之勢亦有當路之虞非五六千人銜尾鼓檝無當聲實其一則從常玉之間出開化不三百里可至婺源與徽歙之兵合亦非二三千人不可臣今在延建已十日阻雨淹滯未得出杉關然度杉關縉紳民兵在兩郡者已皆駭散而王金兩賊盤踞江右臣以孤身投之招無可招征無可征暴馮無益先是十日撫臣吳春枝已經巡歷嚴諭守關將士吏調邵武官屬業有成事臣似可不出以擾害吾民東自棊坊二百餘里可抵浦城出小關然小關易守閩陳謙已有衢州齎表自達則仙霞一帶亦可無虞八月初六日有江山知縣李日煒亦離任欲至行在入賀臣以江山要縣責其回任守土今已回江山臣權授之監紀監衢州營軍士蓋衢州營兵尚有一千五百陳謙不得擕[redacted]而北則臣當留之爲廣信之右臂雖不出江山而聲息早達於彼亦便宜之一效也八月十一日乃見廣信知府觧立敬通判樊永定知縣蔣元士鄉紳詹兆恒王孫蕃請臣入信州有差官徐澤雷齎表入賀云弋陽貴谿雖有[redacted]官初無[redacted]賊臣已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但此事決非暴馮之所嘗試臣微賤何敢比古人亦何敢比近樞輔近樞輔出師大者二十餘萬小者三五萬古人出師大者三萬小者七八千今臣挾三五秀才欲出豺狼[redacted]之道幸逢陛下破格賜臣貲號及金幣二千六百餘金臣家子姪帶至家丁二百餘人延建二府所募八九百人一朝分給唾手而盡臣於餉部實未嘗有一毫之餉於兵部實未嘗有孑體之兵於府庫實未嘗有一錐一粒火藥器械之助臣事濟則爲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爲中外所笑笑之與撓一也而臣猶爲之者臣以高皇之宇宙必不淪於[redacted]大

明八百三十年之厤有所未罄至愚極昧澒沼於無所逃之下耳語曰知臣莫若君今諸臣能否情態無所逃於陛下陛下勇智邁於湯武而伊呂之才世不間出臣自度庸下已極筆舌盡禿逃之巖岫不得而後逃之行伍逃之行伍不得復當還之巖岫惟陛下千萬寶重靜以凝庥寛以恕物輟刻折之行以養宮闈之福臣執殳前驅稍有端緒陸續報聞儻藉高皇之靈得揚聖王之威呼風使而灑塵叱桓文而扶轂仰視孝陵不爲遠矣儻以臣不才終無所濟宜命將專征直出中道使豺狼[redacted]并喙奔風勿徒以鳧鴻鶩鶴翺翔遠海使陛下側席獨自憂邊臣席藁待放戰栗具疏以聞

江浙機權疏（乙酉八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大子大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江浙不可分身機權難以湊手成命不可中回人心難以再合乞蚤奮乾斷以便趨承事臣之遭逢陛下喜起明良古今之所未有也所際艱危黽勉將事治兵而不敢言兵需餉而不敢言餉亦古今之所未有也兵餉細事不足以煩陛下躊躇而恢復大端不宜付之嘗試臣受命以來幾四十日晝夜拮据鬚髮盡白未有一效深媿於心然臣亦創者也創而多助易爲功創而寡助難爲道四十日成軍在古人誠以爲遲在臣白手隻身誠以爲早也臣所謂江浙不可分身者臣初至建陽先廣信知府解立敬江山知縣李曰煒衢州鄉官徐應秋永豐鄉官詹兆恆皆懇懇勸臣星夙出師或繇江衢或繇弋貴直趣嚴徽之道及八月中旬金王二敵互噬於豫章鄖鼎實跳身於建武羅川王收拾撫州新城餘黎半平其憤於是杉關以外仰望王師逾於飢渴瀘溪署印雷起鼇新城知縣李翺廣昌巡簡葛正守關將士元體中黎瑄等咸勸臣星夙出建昌收復撫州殄滅金王鄖杜諸賊其百姓皆斂米煮粥以待兵其婦女皆斬茭刈芻以待馬然臣前鋒已派出崇安牌先至關又聞永勝伯鄭彩等當即日出杉關臣不得與之並驅爭先也臣思陛下委臣以江浙而江浙西東二千餘里山川間之每一魚鴈動四五十日不見聲息自泝建谿以來而浙東情形杳如天末論大勢則浙東阻江以取南服不如江右之便論人情則江右荒濶以取吳會不如浙東之親臣以孤身兩無所據不得已當從中自成偏師以出會徽歙觀畿甸之便是臣所謂江浙不可分身者此也臣所謂機權難於湊手者臣物微望輕謬承聯絡之睠然上之無節制之命下之無調度之能所過郡縣得以蔬餘稍給饔飧已爲厚望達人顯官相率而去以爲是夫者衆撓之臂必無所成凡遇軍政糧稍器械與臣相關者雖奉明旨皆距蔽使不得知一命之士銜一紙書皆稱便宜聯絡文武抗禮而去諸貴人所不敢問即如江左縉紳刺小舟入蘆葦中或攜家礬石窮壑非復縣絕所能聯絡江右賢者初云起義動有數萬之師廹而就之忽如捕風以左手掬水了無所得此又非聯絡所得及也八月二十九日徽州撫臣金聲差人來商聯絡之事欲徽州設一參將提塘發報來至大關與此間相會各設錢糧兵役使不乏絕臣念此屬撫臣守土之事非臣行旅所知然臣在朝中遇大典禮要緊事務及臣自家題請旨意官銜非四五日及八九日猶不得知又安敢望千里咫尺之務乎今徽州延津武岡二藩皆已面內

涇縣舊職方尹民興徽州同知林貞婺源知縣徐汞周皆趣臣速出新安又寗國舉人湯斯祜秀才沈壽民婺源官生畢熙載等皆願從臣授職報効而臣自顧缺然闇劣不敢以內劄爭衡所請告身一無所得粱筍之不知而謬言獎勵是臣所謂機權難以湊手者此也臣所謂成命不可中回者臣初圖行邊不過千人用四千五百金之餉及奉命恢復決非筆舌之功臣以書生一月爲宿將十年之辨初非以角長見技希冀勛名亦曰人臣事主各盡其心而已而十數日道路藉藉謂朝廷將撤臣放臣不過在此數日臣將士聞之踟蹰俛首行者思還居者思退臣亦欣然以巖穴怡神然宗社大計決不可從臣起見輕有指麾臣卽不堪臣自當席藁請命以待斧鉞必當臣事未集投畀以試艱虞臣事垂集揚言以灰衆志是宗澤所浩歎於渡河張所所收溺於汜水也陛下既以餉紲暫停六師臣又以訛言自墜數旅無端告匱單露示人卽以臣爲不堪當撑大臣能者代臣之任稍以節制其冗銜使董率將士相機進取決不可以閉關之近謀輟恢復之遠慮局守一隅爲天下後世笑是臣所謂成命不可中回者此也臣所謂人心難以再合者臣初奉陛下於桐廬退告諸生以天下有主建極東南必度衢信兩州以爲行在如碁兩眼在所必取雖有閉關之說實非爲退守之圖今兵悉萃於關關外商旅不通動靜二三大夫自人懟而外似宜聽其依歸臣卽未能直擣　灌足龍江之上亦宜鎮撫衢信收拾大江左右通其腹膂使遠近鱗列有所歸依今建昌士庶既以臣爲徯期浙東之鄰又衆興而不可舉臣將出中道又進退無據臣所部署就緒者三千六百人所費親朋安家衣甲之

費逾萬餘金一旦捐於道路不可他屬他日雖復收之如傾盆之雨難復雲雷空以文告徯期失信於天下又今高秋氣涼敵勢未衰寗國人來云敵分三道與南陵僞官攻太平寗國而餘杭一縣爲吳越徽州之衝敵聚精兵以防方鎭此縣大滌爲臣舊講之山日夕俟臣雪其恥臣復栖遲與將士俱散則餘杭一路必不可通徽州諸途勢亦暫塞雖信撫徐世蔭已卽日到任猶恐開化以北阻於荒徼弋貴而西侵於金　是臣所謂人心難以再合者此也紀淯子之養雞曰初望之猶有驕氣又望之猶應影響臣今四說猶之影響然天下之爲木雞者多矣臣不敢以一身頑然嘗試於天下亦不敢以陛下之天下頑然嘗試於一身惟陛下蚤奮乾斷撑重臣之能者畀以權馭使與績溪金聲涇縣尹民興廣信官生鄭大倫休寗官生畢熙載餘杭舉人何瑞圖等共襄要道或北出涇旌或南通廣德以進摧金陵還卷臨安卽不然當遣別將會吉塗之師突破金　平定南昌以爲七閩之輔車六飛之後步若必俟海外長鬣搴帆以耀鎭江溫台懷音飛舸以過胥口臣度其未能坐消歲月也臣坐建溪已十餘日備知糈糧不變不繼卽如近日俟鑾輿軍需之資當有數萬建陽士女捐助者尚四千四百七十七兩倘臣一日未放還山乞借金聲用婺源糧草之例勅給兩月雖出關外不露肘踵臣無任席藁待罪手疏以聞

出師有期據實再陳疏（乙酉九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漳兵盡到出師有期據實再陳以寗聖慮事臣於八月末旬擬出關

時軍士甫及二千又遭時氣不佳寒熱相染一隊之中恆六七人臣齋心禱神給衆醫藥猶未能愈而臣姪子淵及姪孫僉所部精兵染病尤甚是以彷徨暫住建溪以俟諸門徒之兵及八月初五乃聞魏粲斌將至喜動顏色初六日得覩聖旨臣奉讀感歎知陛下念臣之深卹下之至慮事之審圖國家之客也四十日來臣僅見此旨如披雲霧而睹青天然臣最迂庸不諳軍事所黽勉爲此以上酬知遇下動路人謂書生不敢忘國一至於此也日來徽浙稍有回音朱大典父子歸誠懇惻金華一府不至淪胥張國維雖暫東行勢必窮而自反臣已遣諸門人推輓其後惟建昌撫州諸藩努力自雄未經彼處不能得其眞緒據瀘溪新城等報皆云九月初一二永寗藩恢復建昌撫州又云益藩已於八月二十九日入城臣素聾聵不敢謬與通書亦不敢捨江左而圖江右惟於新瀘將領若華光宗危勇徐大培林鵬起等至於効力生儒林繼賢林麟士傅金門傅應辰等六十九人凡僇力扞禦者皆給以劄自贊畫至於守把以示勸勵使其堅守新瀘以俟大師至如羅川王與艾南英拮据起義有無通表臣亦未之得知也饒州乍復乍失爲非要害寘未及圖至於浙西爲江南腹心嘉湖二郡杳無確信黃蜚盧象觀亦不見動靜以臣度之杭州三面據江淛東四郡長轂之梈不得過錢塘寗紹義師皆至嘉興必鼓枻而反此非起師之邦亦非用武之國也溫台僻陲要當寘之度外維嚴州一郡爲南北要衝歙陽耽耽梗我中路臣既與之通書不見回報陛下可特遣使者察其動靜如果懷貳則臣會朱大典之師並驅之方國安首鼠兩端懾於大典必不敢動嚴州復而後富陽之路可通富陽之路通而後北走禹航東問臨安恢復之着可進也一月以來晝夜臥起欲出師以會徽州而徽州米貴三倍往時林貞諸臣猶娓娓從臣乞援臣又安能以空拳之卒從枵腹之羣乞其死力乎西北利車東南利舟平原用馬岸隰用步獨臣漳州達於新安泝高踰峻可三千里軍士步行踵血盡見臣誠不敢以病餘之卒驅逐鋒刃要當彊忍少時策其全勝耳臣前所請檄陳學孝吳尌等兵皆不至爲地方保留要害亦綢繆之極思桑梓之至計也惟商應椿商爲宗兄弟提二百餘人所費幾二千金及他親友提五六十而上槩未入告也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皆出於神理不期然而然今臣所部卒三千六百分爲十營每營三百六十又爲遊徼二十有四凡三千八百四十人臣所募者三分之一其二則皆臣之子弟與其親戚也是豈有所誘掖號名而然亦以謂君父之義必不可廢　之防必不可泯人人攬被爲陛下興起耳臣每對人言陛下與光武三同臣有一生徒唐璟告臣曰向有一同爲古今夐異光武始派爲長沙定王陛下始派爲唐國定王臣愕然悔其讀書之淺也今半壁已歸人心已定而蚩蚩之子猶欲樹劉虞於遼中詗隗囂爲西帝把水籲日不亦哀乎臣譾明旨着兵部議欲得素有威望勇智兼該者爲臣管束軍士臣彷徨終夜未得其人或臣愚懦當退避賢者抑或疎放挂於市說臣無所逃咎若猶是海澨君子則偃蹇相茹者久矣陛下誠憫臣劬勞欲優其體要則現今軍士跋涉千里饔飧未備臣皆不欲就食獨臣所署自參遊而下守把而上皆擕荊屨步行雨中臣獨偃然肩輿油蓋呵呼中道負我慈儉明主耳若世所謂智勇跨肥刺白狎玉賤金者

雖臣下卒不願爲之馳驅也臣正草疏適徽州使來言涇縣已破職方尹民興不知下落臣撫然不覺涕下詢其所以乃洪日升守河間■逃歸敵遂乘之得至涇縣臣平居揣摩涇旌爲恢復之要今復若此則途徑幾窮惟餘杭臨安溧水廣德耳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臣以迂踈當此劇任臣誠不知其可願陛下詳愼於蔣德璟朱繼祚二臣中擇其一可代臣者臣率親朋子弟跪而受之此二臣局量才望十倍於臣以鼓舞唱率天下必有可觀誠不宜汎汎以遏劉之具試於樸樕之手臣自揣甚明昧死惶恐具疏上聞

進取成謀疏（丙戌九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進取漸有成謀兵機未可輕決乞經聖慮以策萬全事臣自拜表就道以來日夕憂悴遣役十餘起未有報音僅於日前得朱大典徐應秋歸誠之信及張國維虛援之詞已約畧疏聞想朱大典迫於名義奮翅方新張國維出於權宜歸翼未晚也初十日臣至崇安始見前差人薩國相林大蕃自紹興等處回有回書七封自舊冡臣商周祚舊布政姜一洪九江道孫嘉績舊南平縣祁熊佳皆有回書及諸少年英傑者咸思擇主約先後奉表而外維劉宗周祁彪佳二賢殞命及姜逢元余煌逃蹟未見回音而臣前所遣林應元賴龍光輩皆杳無聲影矣臣思浙東無劉宗周祁彪佳不足以繫屬天下雖馬士英張文郁陳函輝十數輩徒爲天下所唇舌無益也今朱大典孫嘉績姜一洪陸績効命即去一張國維亦不足爲重輕惟是江東諸臣先後出師皆

動稱數萬與敵對仗共有得失使臣持枹鼓混入其間則萬萬不可使臣持偏師與之犄角則輕重之形分參商之情著矣孫嘉績懇欲臣督大師與三鄭之師合直趣富陽誠爲確論然臣拮据四十日僅得三千六百人何處得三軍之衆鼓行而前又安得諸貴人先後用命乎熊汝霖孫嘉績皆於臣不淺必不引臣入於泥中方國安王之仁於臣不深又安能引臣登於岸上大率我之氣盛則鴻鴈皆歸我之氣衰則魣鰟自集強弱在己不在於人勝負在主不在於客也臣思今日之勢如挑彈碁相觸三方惟有中局可集四角江左一方自守江岸欲過江破敵必募海舟渡三山口過海寧從長壩取杭州而衆志不齊謀獻未集此有聲援而無形勢一也江右一方自阻湖西欲過湖破必總湖船出鄱彭下蕪采而豪傑不威爲一金賊斷其四道此有形勢而無聲援一也徽州一方志專於江左力殫於江右自保甚固欲間道出奇則險爲敵據欲扼關自守則糧又坐乏有形勢聲援而形勢苦危聲援苦遠猶之未有形勢聲援一也臣前者欲倚江左取浙東以　杭州之　而浙東之情既不可恃次者欲倚江右取南昌以斷京湖之臂而湖西之心又不足恃後者欲倚徽州取涇旌以拊秣陵之背而涇旌之力又不足恃凡謀三倚而三不足恃故勛業之與道德一也一有所倚則百不足恃亦求諸己而已臣誠得一萬二千人之衆三萬三千金之餉出浙直之間批亢擣虛大御用斧小御用刀東不借浙而因以用浙西不借徽而因以用徽南不借江右而因以用江右以陛下之威靈高皇之福祐從禹航出溧水使三四將軍裹糧相隨不以臣爲不武緩步從之底定神京可屈指數耳必曰

暴虎馮河賢者能事則臣不爲也臣前疏猶未知松江之陷僅爲涇縣痛心今見孫嘉績書知松江已失陳子龍夏允彝亦且過紹興紹興爲天下要輿諸士所集關中雖險難於進取使朝廷無進取之心則天下必無會同之日三山諸臣與臣相知者皆勸臣曰不必徵兵徵餉爲朝廷之所厭薄臣思人臣立身各有節次事親事君道之終始朝廷卽厭薄臣臣不敢厭薄朝廷千里畏人孟軻所感況遇與時事明主又何所顧惜不盡一言乎臣又自興田道中接益府輔國將軍由柄書亦知竭誠東向但以寇擾未及進表及杉關副將楊武烈捉獲南城僞令徐大仁遽自正法不知眞否想朝廷之所備知臣素聾瞶不武知者不敢不言言者不敢不爲至於小忠小信小勞小效臣有所不言亦有所不爲也至聯絡技窮恢復未奏前發書數十封在湖

州韓纘祖江右戴國士處想俱爲敵人所得今紹興回書七封或潦草或大字略不敢塵御覽惟孫嘉績密啟二小札冒昧附瀆伏冀優容仰賜裁斷臣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恭報出關日期畧陳軍實情形疏（乙酉九月）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恭報出關日期畧陳軍實情形以慰聖懷事臣自朝餞啓行以來三十六日矣瞻念魏闕怦怔於心所發去兩浙士紳書十三封江右書九封徽州書八封差官十三四輩皆未有回音不知道途何以阻塞如此凡臣自七月以來宣布德音聯絡賢豪者已發去七十六書皆浮沉不復是臣所鰓鰓困言之不信卑呼之寡效也臣亦以是遠維聖襟未敢扶輪本月二十五日始聞郊餞暫停義馭臣寢食始得稍安二十六日始發先鋒遊擊陳雄飛應士瑛仲成治王鼎及守備應天祥張天憲等二營七百六十八名先出關蓋臣所治營法以三百八十四名爲度因而兩之七百六十八名凡在建安建陽兩次操演書陣成圖指爻按象一士一卒無所逃匿非復昔之空冒濫竽比也臣於平甯二郡已募得三營一千一百五十二名前所領賞號銀及欽賜路費皆盡矣正過建陽臣姪子淵又帶至二百名姪孫黃堡又帶至二百名諸親朋仗義者如商應椿商爲宋蔡春溶蔡春灃等又帶至三百六十八名合成二營七百六十八名臣仰屋無措賴三山諸臣私所捐助二千一百五十七兩支其月糈無所復煩聖慮卽臣亦藉以溉釜不至攢眉也正發兵間中書舍人魏棨斌所催臣鄉子弟慕義者及臣姪子靜所帶興化義勇及臣門

人戶部郎中丁憂張天維所募多寡不等亦可至三營之數臣屈指坐窮賴建陽知縣施鐮搜錭課稅銀及餉價二千一百九十二兩應其猝至不虞匱之此皆聖德所被大小效心非云適有天幸也此外慕義猶有無窮非招所來非麾所去度其才諳亦不過一卒出門費安家衣甲至三四金募二百人者費六七百金而意氣精力垂竭矣此外月糈不得不累司農每卒月糈一兩五錢而將領餼資差役用費任載腳價不與焉臣卒三千六百人月費四千五百在安家衣甲之外臣生平不持籌不握算於今六十年矣亦誓不敢以此煩宵旰之慮然臣爲之而不言言之而不實則是臣以鹵莽滅裂責報於田祖也臣耕無一畝屋無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見信於親戚朋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大豕豺狼臣於八月二十九日發師方半退居後堂

適有人持一小書長四五寸封口已開又無緘釘問其來使云是舊按臣陸青源書皇上手拆臣錯愕起立展玩中有二語異謎殊常云南都立王臣當元勛臣驚懼欲死然念此怪事陸青源生平謹慎何至有此恐為錢謙益張孫振所誑因問此書何以上聞使人云關上所送因詰天語云何曰原書發還臣問汝今歸未曰即去臣因潦草答之附去告示二通令歸掛嘉興府境正出門問臣思皇上既拆書則書該還內庫臣亦當辨明不宜遽答他書遣人追之則使人已滅沒不復可迹臣思宇宙自日有此奇事遍問牙官云鞫來陸使的是何人衆有識者咸云是省中張庫官管家在三山已十餘年矣委非陸使臣惘然恨急智之遲悶人之少也臣行素六十年無險心酖語為宄人所仇無奇功異能為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為高皇列宗與天下黎獻相對白日耳臣發書七十六封宣布招徠無一書回復差役十三四輩無一輩逞還即陸青源曹廣臣皆再書與之未有至者而獨此一函達於黼座所云浙西蕩平恢復四十城王之明為真太子皆市井無知有如囈夢陸青源雖年少動心已謹於行誼豈有通時不附張孫振而亂後為其遊說者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歸何至以勛業微膻為狹邪所謗至若子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於絕域每一相見涕泣漣如當二十六日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丁自延過盂渴而谷飲一隊之間病者恆八九人一日下操臣姪子淵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捐去健將陳伯輿念其雄畧十射九破千觔之力盡於盆水四顧殫者何能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強顏勸臣出關以為聖

王必當覲陵中原必當恢復[redacted]必不可事忠孝必不可廢嗚呼此蝟蝟者亦臣子也豈盡讀書受朝廷之寵顧而慮若此豈於　有譬結飲痛而然乎今朱張方阮變態於浙東益陽延津疑形於嚴歙潞惠兩京已繫於[redacted]廷王金二賊盤踞於江右在建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將卒分膽共薪而嗡嗡訛訛望影射沙擇官而樹遇黨而結此其意欲何為者陛下不屑為昭烈臣亦不屑為孔明陛下不屑為宋高臣亦不屑為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肆志古今讒賊偏中於高明近代人才沉淪於苟賤陛下誠垂察焉臣不勝悚慄據實負罪席藁以聞

陳近狀以慰聖懷疏（乙酉九月）

欽命招徵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為文治漸可招徠[redacted]久當自滅畧陳近狀以慰聖懷事臣奉命無似不能疾驅出關以抵金陵修謁寢廟又不能枉道江右以削除金賊固我藩籬區區文告頒布四方自八月初六接徽州同知林貞書始知大江上游已聞帝命又三日乃接部院金聲書及宗藩華堞所惠教乃知武岡延津皆依大統無有二心及十八九間杉關報人所傳瀘溪羅川二王皆能舉義控持出入臣深服宗室之多賢屏翰之有賴也又聞馬士英入海門將家以魯藩未叶陳謙方國安皆齎表入賀臣伏枕興歎為之舒懷張國維雖膺魯藩之辟猶貽臣書以真王為念當時詔勅不知何故遭回并臣書使數十封皆無一報命思之不得其故也臣書使雖浮沉度未甚危險惟所差二把總去益陽王處已近二十日

未有音耗臣私憂之陛下篤念敦親高皇啓祐於上必無紆永之韙干我顔行假令盆子起於新豐蘇茂距於廣樂朝廷雖有不殺之令將軍宜申殄殲之誅嬰亦先彼[redacted]後此貪頑寬之三省俟彼革心而已劉宗周心如鐵石不爲萬物所移即已特簡深爲碩果之慶惟祁彪佳拒　命自投汨羅見其從弟能佳所與臣書毎對衆述陛下嘗曰初聞劉祁之信揮涕潸然沾濕御袖未嘗不噓欷終日也今宗周幸存而彪佳果爾成古今之貞碑符天子之隕涕其旌卹隆典必貸異諸臣不待臣爲贅請其從弟熊佳初任南平棠陰藏道近復唱義保有江東方此中興之期遠師光武之憲褒子康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想衆喙所同然不待臣詞之畢也臣正謄疏間忽聞廣東永甯及安義二藩又用汀州閩寇來攻江右諸州衆至四五萬與羅川王及舉人艾南英之師合戰不知此師果經朝請抑與撫臣會同否臣聾聵不能周知然艾南英嘗入臣門素懷忠義無所復疑或可加南英風力職銜俾之自奮使江右諸藩無貳爾心又金虜出牌欲剿東鄉以因臣前有書至東鄉與禮部侍郎謝德溥德溥貞心勁骨必非流賊之所能挾然臣以是歎聯絡之難也毀瓦不可復全破葉不可復綿奸邪之權術十倍於臣盜賊之手眼又十倍於臣而臣以至拙至朴應之無一事不落人後然臣終謂一誠可馭百詐一拙可馭百巧臣之聞見雖後數日而及其知之則一也又臣前所題林埜林之蕃皆以御史還理舊疆誠使浙西郡縣人懷孔邇則臨安恢復已十得六七臣行間無兵無餉又安所用此二臣惟張若化游昌業二御史皆台帶兵前來接濟恐閩臣將放又當解甲還山或別解其前銜則臣更無後勁或可容二臣馳至軍前商諸寢食或與撫州舉人艾南英江山舉人王家望分道各出以平浙右江西臣決不敢私之爲橐囊中物以爲長者所笑臣閱物不多聞見寡陋想其所談皆帷幄之所厭聞朝紳之所不道然臣無知不敢曆其胸臆又吐露及此前後不倫惟陛下察其要緊商畧一二或爲防維或爲旌獎或爲陛授推取臣權微術輕惴惴覆餗惟陛下布其恩義生死銜結爲此具疏約畧以聞

審明先後緩急疏（乙酉九月）

欽命招徵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衆志雖齊廟謨貴斷再審先後之着以明緩急之宜併乞嚴州寺臣以資肱臂事臣自前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二日先後六疏頻述江浙情形離合遠近之勢大抵聯絡已有成緒恢復漸有權輿臣至睹三疏俱承聖鑒仰被温綸不敢殫述而外又云審先後之着明緩急之宜者臣先毎云大兵進取宜繇中道偏師出奇終非勝算以天子命師無綿綿翼翼江漢飛翰之勢而云不留不處巧速捷收者過也臣前再得孫嘉績書期以九月初再過江與敵決鬭臣疑錢塘江淺風急仰攻爲難不從海甯循堰西進終非破敵之路惜黃斌卿掉臂棲於海隅無繇提諭而進取之畧也再得嚴督金聲書又欲臣與協力共取饒州以饒爲嚴上游鹽水所出不得饒則南昌之賊日張大甯之[redacted]日促然以臣度之永勝伯鄭彩之師若出建昌從進賢西指豫章則金虜必走出九江無繇復窺浮梁之路饒州樂平德興勁兵所出自足捍禦又淮藩歸命方新徐世蔭受事伊始朝氣所被顧盼

底定不須臣與徽督千里輿鄭也臣意以爲恢復之事止宜直搗南京以浙江豪傑自理浙江以江右賢者自理江右命一二武臣呼噪助之兩方牽制而師出中焉蛇虺碎首則掉尾不威也不搗南京而東應錢塘西應豫章旋起旋復乍日乍靈無益耳孫武子曰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臣兵不多僅四千餘人無武進已五十餘日然思足以併力料敵者未有也孫嘉績金聲一意共事而嘉績阻於胥江金聲絀於糧道杭州宣泰又未廓清各有強敵寻擬其後未能與臣併力取人臣思祁門黟縣精兵不乏六邑山砦義勇所棲常數萬人原徽州同知今陞太僕少卿林貞撫循多年其義風信氣足以相召又新與撫臣金聲頗異同使之共事恐滋枘鑿危疑之間禍變難料林貞既移臣書願率所部三千人歸臣報効出於

潛昌北會臣於臨安誠使之收拾諸寨東取禹航以進取金陵退取杭州雖桴鼓未奏而臣之聲響亦畧以動矣臣疎人也於人甚淡不食而又爲人作鹽梅不覺自笑不如是無以調停徽郡又無以併力取人不得已而泂酌汪茲亦不過以朝廷之人集朝廷之事而已於得失疑似初未有與也臣布置中道疏通克復亦差有端倪要非一手一足之力與一鍼一錐之用也饒州　幸已退淮藩已復錢塘鄭遵謙孫嘉績師雖少損幸不多建昌幸無恙候臣十九日出關即過廣信其林貞合從臣共事及林貞所用監紀畢熙載合授何官併乞陛下特裁臣不勝惶恐冒昧具疏以聞

出師疏（洪恩曰十月初一子至信州初六出兵救婺源初十上疏隆武元年）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二京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江浙經略有次第徽寧進取未得機宜仰乞聖斷以資心力事臣少誦孔門用力力足之言心常信之及在　上前恭承天語曰或有其力而無其心或有其心而無其力回顧惘然失其所恃今又數月任事行間乃知用力力足之未盡然也臣前以浙東之事用心甚於用力所以日夕圖維者在於文告期會勸道開引之辭幸而諸臣審幾歸正曾藩之事亦略見止不宜復以與芮貴誠之說瀆開其端至於嘉湖再陷富陽中隔温台海外梟雁往來臣真無處用力者也又以江右之事用力甚於用心所以日夕圖維者皆在於金賊九連宜勦宜撫欲集重兵徐俟其隙併勢以出九江不幸而湖西援絕湖東路阻自貴谿新城而外文告期會了無答是以十月初旬決意出師從胡防上清直趨撫州至於諸

賢虛聲應援如捕風影臣真無處用心者也臣所心力併用惟在徽信一路北通寧國宣城西通青陽建德欲南導餘杭出獨松趣四安疾走秣陵之道所遣僧徒散于行探之蠶頂踵相接無一反者既而餘杭再破休歙四叛而臣之心力俱竭矣臣思浙東雖無處用力而其君子迫於名教其小民憯於兇頹馬士英朱之晉之流終無以自據益陽王方國安雖用私銜佩私印傲然自命其意不過嘗人誇耀敵國非有錢鏐行審之思今紹興將士如鄭遵謙金堡葉汝蘇等已具表迎駕臨幸紹興而熊汝霖孫嘉績倪會鼎曾紹等又率師先候道路諸臣之心即臣之力臣不以無處用力爲嫌江右雖無處用心而窮巷孤村處處團結東鄉進賢多起義旅皆受臣位置濟圖興復臣先與饒州道臣夏雨金授密札招撫金賊頗懷章而比益遣人招掠一

面出師乘虛入南昌勑諸將士不戮一人不動一艸一木與東鄉進賢豪傑相爲呼應欲刻期迎駕以幸南昌諸豪傑義勇之力卽臣之心臣亦不以用心爲媿矣唯是檄寧一道爲陵寢藩蔽[redacted]重兵皆集其處安慶一帶皆有黃左遺孽河南之南所稱劉李起義者亦影響未有實情惟宣寧之間數降數叛迫於敵勢而降憤於[redacted]而叛祁門黟縣㝡爾孤城臣旣不敢以宣寧之心輕試臣之力又不敢以祁黟之力輕試臣之心如石埭東流青陽建德一帶倡義之士與鄭三俊應和者亦可萬數千人誠得一風力能臣莅之不樹童僕不私愛憎不汰於取財不傲於待下不嬾漫自貴團結數十日必有億兆號籲迎駕以幸南都者矣今臣以初六日出師遣五營將士直趣婺源臣亦刻日率四部資其後勁步擔米糧以佐饔飧如使祁黟之卒猶可再鼓休婺之士猶可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猶是泛泛臣將循黃山出東流建德與鄭三俊吳應箕之師合覓江西星子之船循流東下萬不可得則臣亦中道自廢而已矣必不食言失信於天下凡舉事先順人情因人之心爲力因人之力爲心必強人之力以從其心強人之心以從其力雖萬舉而萬不當也惟陛下獨斷於心觀天下心力所在因而用之上不失時次不失勢勿以便安爲懷土木爲事勿使天下有以窺陛下之心料闕中之力卽微臣愚昧亦無以黽勉自奮副一日克復不以兵車之言惟陛下幸垂察焉

黃漳浦集卷六

疏

請定出關駐留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鎭壓未有成命進退兩無所據乞得一當以便遵依事臣以九月十八日拜疏將離崇安於是日辰刻得撫臣吳春枝書有八月二十六日所奉聖旨稱輔臣黃道周已經留任關內鎭壓有人之語臣思尋未見顚末因接前中書舍人林逢經所寄書得其大畧而魏槼斌所催送臣出關之旨乃係八月二十三日林逢經之書先到魏槼斌之差後來逆其先後以爲鎭壓之命酌議在先出關之旨催送在後是以九月十六日六營將士盡數出關惟臣中軍二營及興化龍溪二營尙留在崇安爾時已聞朝廷將有撤師之意撫臣吳春枝見臣兵士病損亦有書勸臣還朝然臣已敵愾在外義不反顧又臣所具疏被旨皆不見於邸鈔臣旣受朝餞出師無借別疏單詞影響不奉特命徑自駐留卽以著縮引繩臣何所謝於天下且臣自九月初一二日至十一二日尙有六疏在御前未見定奪至十七日差人回乃見初五初七所鈔三旨意皆未有駐留鎭壓之文皆念臣勞苦許支用兵餉及鼓勵將士聯絡戡定以奏成功之意臣持三旨意泣告軍士皆喜有餉願持病出關而鎭壓駐留之文書又到矣臣鎭壓無才節制無柄身如傀儡調度繇人自念身離闕下不千餘里覓本分塘報不可得又安能奮飛視聽直省之外陛下嘗歎房杜良泌不可比方臣眞愧死唯唯自服也今臣如當鼓勵戡

定以奏成功則當率中權後勁悉卒出關與臣前鋒會於廣信以下嚴巖如臣當留駐關內以圖鎭壓則當名還六營出關之士回任崇安酌散一二千之衆以省餉餼或並散歸俾臣徒步還於丘墓必有一當特旨被臣使臣知所遵守如以影響逗留臣無所對朝廷亦無所對軍士亦無所對於天下後世臣無節無鉞不文不武諒有以自解而陛下憂勤戡定之心僅託瘖寐無所報其秋毫臣尙有三疏在御前理合靜聽以需後命而軍士悁悁進退維谷日月易邁餉餼易消乞一得當勅下以便進止臣無任惶悚之至

四不敢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言有不敢言事有不敢廢功有不敢計利有不敢謀秉四不敢以奉一斷事聞之董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心常迂之及觀師之象辭言貞而不言利其上爻言有命正功乃知其語有從出不獨在隨之九四而已臣今出師已再閱月不與浙東趣利不與江右趣功結束十數旅欲踰重險出嶽益以直抵金陵之下者豈不知浙東棲遲有需餉之利江右收拾有郡縣之功可藉點綴博朝廷之譽生師旅之色哉而臣不爲者臣以浙東阻於長江雖擁衆數萬無句踐九年之豫終不能以烏合奏功江右一方寇攘竊據諸贊過於矜持相視卻步若贛吉清江建瓴而下杉關諸士已踰二千稍出昌撫可不煩臣指麾而定也臣所弃驟不遑謂孝陵未靖鍾簴未宣陛下殷憂於上著生焦爛於下金陵[illegible]一日　則吳會江楚云命之輩

日起日生如翦春葉不可夕殄又歲老將暮人心向衰冬至前後吾師不抵金陵則苛而奉朔者將復生心是以棄浙東之需利舍江右之捷功跋涉崎嶇欲晨炊於牛首之巔夕飲於鍾山之下也今臣以十月朔抵廣信廣信抵徽州不過七日臣以師行度之陸續間發極遲不過二十日可與金聲林貞之師合合而後可與圖進取之事則自臣出師當九十日未有纖毫功利可與邀賞市勳亦不過曰正誼明道而已華[redacted]之誼正天澤之道明被[redacted]者有所愧恥變幻譸張者有所畏懾以高皇之靈陛下之德引而伸之昆夷駾喙不爲遠矣臣豈與市井小兒爭刀錐之利競尺寸之功者乎至如曾藩之事起於羣小慫恿賣官度其飲啗一飽自廢原無損於藩翰之名不墜朝家之實今張國維亦已還山漸圖面內朱之曾張文郁輩亦已罷去方

逢年雖愚頗知趣舍稱子稱臣與芮貴誠之說亦無敢明持其端何所用臣投質其間與直鄉同傳知陛下晰之早也金聲桓爲輿已闞覘消石出度其情勢必且歸誠使鄭彩有功萬元吉有力則其收拾不過在歲月之內惟是徽甯米貴饒浙運艱諸臣軍士皆日食六分或至一錢臣軍士食多者日不過四分彼此異視跕足爲難又諸防臣者甚於防敵誤臣者密於誤寇臣將出新城而變發於新城將出貴溪而變發於貴溪一夫報功百室吞聲及臣將出徽州而報徽州已陷者曰四五至諸臣所阻臣者實爲愛臣保臣抑何其愛臣之深而謀國之濶也臣自料非才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誠恐一旦覆餗爲公家羞然以陛下之德合諸侯之謀使臣將而行之智於神禹而力於湯武臣猶剗也何力之有在任之者耳臣未至廣信時人懷風鶴

老少逃竄雖撫臣徐世蔭竭力招徠猶呼之中澤及臣兵至止百肆始開負販始集而徽州之報又至臣於是歎衆之不若謀力之不如德也以徽州之富山谿之險固守三月敵不敢窺而索餉太苛縉紳疑貳　數騎掇而取之又況於窮乏爲衆所異視如臣者乎臣巖雖長不能越三千里以守徽州然與其奮空拳以救吳會不如彎弱弩以救徽州徽州存則江閩之根蔕不枯徽州亡則吳越之精神不屬也臣前欲揭黃斌卿從臣走弋貴以趣徽州而黃斌卿至厲聲呼臣隨之東游武臣之不足謀一至於此令徽州之信果真則臣六十日聯絡之經營皆盡矣區區温台介於海濱斂人之不入山猶猿猱之不適水而泛泛相呼何者臣度徽州黟婺源休甯自足以守林貞金聲雖不相中足以自救臣竭蹶從之猶嘗有瘳但不宜汎汎復付臣於

度外耳臣至廣信請縉紳捐助可二千五百金欲日夕運過嶺上臣藉爲二十日之食高皇之靈匡我南國臣必有一當以報陛下臣所知者道誼而已至於功利臣猶未敢豫圖也伏冀陛下斷斷思所以救徽及所以救臣者若阻兵長江之下射聲大江之西已自有人臣不暇及之矣爲此具本奏聞

乞獎異倪元璐祁彪佳子姓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兵難豫料謀貴審成大舉必藉大師用精亦須用衆事臣於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之耗疑其阻軍意欲有所懲創然恐以是塞偵探之路姑置不問但發馬牌去徽州不異常時大約此時人心喜亂軍士聞敵則邀賞者多納足者亦不少富民聞敵則輸租

者去捐助者亦不來用數飛語而阻兵阻餉墜軍實而長寇讎盡在此矣臣已決意踰嶺讓衢州之便以與定鹵舍江東之應援以就孤危既又聞　以四十騎入徽州旋爲徽人如此則天留一道贊我中興江南之肩脊猶可負重也初三晚刻晤舊殉難忠臣倪文正之子會鼎會覃及其姪會紹皆攜家丁跋涉千里來迎臣師所談浙東情形甚悉大約八九如前孫嘉績所云而人心稍前軍實稍退又倍於曩時臣觀浙東趣向從此定矣浙東賢者倪元璐而外無過劉宗周祁彪佳而今皆抱義以死其生者無過章正宸熊汝霖今皆已表章敦用然熊汝霖鉅才也以衰絰事戎行抗禦長江有李綱宗澤之風非節鉞不足以展驥足其逸於艸野者有祁彪佳之兄駿佳倪元璐之弟元瓚是皆毀家爲國能斷能謀起於昆支弃其家世七閩

之所無有也臣性柔懦狎於鄉人雖有所攀援皆掉臂去之徽甯豪傑來視臣者感於戴明恩之風皆謂高官顯位可以手掇授以參謀贊畫都司之流皆投劄於地謂是戔戔者何以稱吐握臣之糧糈不足以飽軍士官劄不足以快豪傑則索手徒坐與一二門生子姪對目凝睇見諸浙東親舊來歸者眞如西域雪中之見范羌也臣數浙東諸臣歸附最眞者無如熊汝霖孫嘉績祁彪佳想皆已列於球圖夙登啓事矣臣自出關以來見舊按臣陸清源趦趄關外行李盡失詢其所以謂自八月中旬罄產起義凡二千餘人盡斃於敵僅以身免仳離於外可哀也又舊籍御史余日新刑部主事曹廣皆浙西之良翹首跂足俱不得進關臣恐以關禁太嚴遂阻天下嚮義之心塞天下歸王之路以臣迂愚謂商旅生異或可譏征至於本處縉紳曾治長吏皆可直達亦所以招徠遠人懷來天下耳臣生平迂疎不能料事惟於徽州金林二臣之間疑其啓釁又二臣之兵皆不能踰萬驟遇大敵恐不能支今浙東諸師遠來迎臣者亦不能踰千惟金華監生鄭守書募集義勇可六百餘人與倪會鼎會覃會紹之卒合爲一營又上饒秀才鄭祚遠募集義勇可四百餘人與鄭官生大倫及諸鄉紳之卒合二營以之附益臣師亦不能及萬而欲以之救新破之徽抗屢勝之敵臣岌岌乎恐其不能也今定鹵之師既欲趣衢臣之前驅又當趣徽而全浙人情皆以臣棄吳會孤其所望臣自度才不如熊汝霖力不如金聲威望握兵不如諸達官貴人而鹿鹿瞻顧於衆阻衆疑之間膠執則不通一疎則百鍔必求棄師於突厥名謝元於淝水則舉世難遇是臣所謂兵難豫料謀貴密成大舉必藉大師用精必

須用衆者此也陛下愛孝陵以愛蒼生愛社稷以愛臣子使臣得以空言飽軍士微劄舞豪傑臣生死感戴如祁駿佳倪元瓚鄭守書倪會鼎會覃鄭祚遠大倫皆加以朝官或准臣實授使來者有所勸使臣亦藉以用衆集謀不爲浮說譌言所敗至於臣子弟親友艱危與共姑置之以俟異日不爲後矣臣駐廣信再一日操練畢即當急救徽州或勉從浙人間嚴杭之道臣非敢臨歧改其成畫臣臨疏不勝悚慄之至

請酌用人材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三驅不誡全衢道通酌用人材以匡四國事臣前自八月初旬躊躇東道深以弋陽中梗方兵驕恣爲憂即於八月初三日差人達

益陽藩書奬其捍禦金巖之勞開以懷德輸誠之路亦遣人齎鎮東伯方國安勅書皆久未有回音臣乃更致書託陳總兵謙爲轉致益陽藩及鎮東伯處此九月廿一日乃見益陽藩差官二員一爲監紀推官邵有璟一爲副總兵馮生舜已齎上恭賀表箋臣不勝欣慰謂金巖之路從此大通咽喉之梗於今悉去蓋朱大典面內則方國安心死方陳形親則益陽勢渙事理必然爰在廟算之內也邵馮二臣述其所勸誠益陽者甚真卽陳謙書生亦謂其縱橫古昔幸遨轉圜紹興聞之傳檄可定卽兩浙東西無甚可虞此皆陛下德威播於遐邇高皇聲靈開掖左右而陳謙所教正邵馮二臣所改啓爲表易詔作令推挽之力亦不可誣也臣又適見徽撫金聲述所致謝曾藩峻拒淮藩狀臣已早知有此蓋皆舊事在未播詔書之前今天澤已分日月已出又安得有此聞淮藩韶齡輔導者踈偶一爲之遂開異論近爲樂平軍士所掠出居貴德鎮則諸拚飛辛螫皆爲清寍惟患諸將無鄧耿吳馮之畧不患典午有長沙河間之禍矣建昌一帶宗室孔殷輔國將軍由檷亦云旦晚勸益陽就國嘗進表箋而遲速未果臣嘗作書趣之又臣得徐世蔭書稱金聲桓狂檄云將繇建昌邀犯杉關此萬不足慮然永寍羅川果爲中朝出力金賊何便敢爾陛下勅虔吉勒限勦之使大兵旣出衢嚴而聲桓西窺肘掖誠非長慮也不然請勅書先收南昌然後大兵可出衢嚴不然遣別將出杉關聲言與臣合攻南昌金賊必走九江星子而外然後出師不愁反顧是臣所寢食未遑者也諸如方國安未領封勅未復臣書則俟他日以慰聖懷其陳謙馮生舜邵有璟爲益陽藩進表及舊布政姜一洪後先稱賀或

應奬異統候聖裁

再述關外情形以決趣舍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兵難遙度謀貴密成破敵必用大師致精亦須用衆再述關外情形以決趣舍事臣於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於九月二十三日爲敵所中臣疑其阻軍意欲有所懲創然恐以是塞偵探之路姑寘不問一面遣牌去徽州一面遣將先守馬鈴嶺嶺高極天爲江南腰脊可察埋伏下嶺不百里卽徽州矣臣於是歎軍旅之難也方金聲與林貞不相合時臣疑月後必爲敵所中束裝趣之欲乞林貞畢熙載從臣出東壩曾不一月而瑕釁遽開及臣至廣信相距七日耳臣前欲出新城而新城變作欲出貴溪而貴溪亂聞又逆者注意餘杭而敵盡萃於餘杭近者決趣徽州而敵盡萃於徽州四顧馳驅盡成後着臣乃服聖慮之深長淵照之最蚤也令得軍士蚤集先四五十日應手者亦未陸儳若此耳兵旣未齊謀又多泄而欲以四五千人之師命謝元於淝水名李靖於突厥此實難矣臣計諸貴人所統師合名四關之士不能二萬人臣所募十一營四千三百二十人益以信州鄉紳御史詹兆恆王事俞墨華家丁合爲一營及上饒官生鄭大綸秀才鄭祚遠家丁合爲一營僅可十四營又於初三日見故大司農殉難倪元璐之子倪會鼎倪會覃及其姪倪會紹率家丁來迎與金華監生鄭守書所募義勇合爲一營及常山義士呂繼望陸洪基所募一營盡歸臣師亦不能七八千人臣私念軍士日夕相依所藉激勸者惟有官劄臣月

稍不過一兩多不過一兩三錢營劄不過贊畫守把多不過贊畫遊擊軍士病又少醫藥往往有至於死徽州豪傑來視臣者見臣授之贊畫都司皆相視莞爾投劄於地而去曰吾見明主取高爵副總猶寄耳臣唯唯謝不敏故事閣部督師其中軍旗鼓皆正副總兵而臣以敝務寒酸不肯授人參將誠不敢以無功之爵等於瓜菓卽爲貴人豪傑所鄙誠甘之矣至於用兵量敵量已決非三萬六千人不可臣二十七日在關外見舊按臣陸清源徬徨趑趄行李散逸詢其所以謂自八月中旬盤產起義凡三千人再破於[redacted]僅以身免今以舊都尉見拒於關可傷也又見起用吏科給事中熊開元未脫衰絰亦在關外云從徽州來已見金聲一萬之師困於績溪金聲二弟俱委溝壑又舊吏部主事錢棅亦以二千之卒敗於秀州隧鏃身隕臣聞此爲

之永歎諸臣各貴介不知兵以兔搏虎不足爲怪然當方張之敵席累勝之勢其不可以數旅之衆　明矣陛下及今之時益飭內政丕振人心勿以宏光之聖眞足爲唐虞之治使天下聽者有所傳心聞者無所攜志臣宣力於外敷揚德音不敢毫髮有所自逸但使臣得稍稍比於古之匡攘糾合者臣生死無悔至於舊日忠義大臣子弟如祁彪佳之兄駿佳倪元璐之弟元瓚近皆束裝與臣共事及倪會鼎曾畟曾紹等皆與熊汝霖孫嘉績先後起義朝廷宜悉被以綸綍使忠義之子弟有所奬勸臣才不如熊汝霖膽不如金聲力不如諸達官貴人若僅以四千病卒半月之糧亦未敢徑趨金陵之下若與諸達官貴人苟且夷猶阻江自守則臣有所不忍爲也陛下郊天之後想必肆類禡師臣先驅無力法在褫斥猶恃高皇之靈帝天之鑒必不使臣壞陛下之事惟陛下悉垂察焉臣無任惶恐負罪之至

食盡兵單請旨黜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事機屢變危疆難防救徽等於救杭守衢合先守信乞速遝上江督臣速定信衢屯守并先罷黜以固危疆事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車臣實愚昧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大江左右人心慕義猶可亟收同仇之詩聊與衆共誦之耳非謂臣能空手措兵措餉馮河暴虎自取便宜也自臣爲此言而怨謗沓至阻卸橫生炎涼旣分肘踵立見以四千之士給三月之餉而臣之心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自十月初旬以來徽歙男婦奔逃屬至

其賢者如休寗知縣何逌武婺源知縣徐永周職方主事吳聞禮督餉主事汪觀亦皆奔潰至於常玉臣爲之頓足揮涕仰天長吁今人心如此則匡合之難倍於前日臣以十月初一至廣信而敵以九月廿三破徽州差池僅七日令臣之軍士不病得蚤起不聞鎭壓之命不栖遲七日則臣師必抵徽州卽不抵徽州前旌必至馬鈴大鏞之下而相負若此此臣之罪也卽削臣官徒步杖屨以謝徽人臣何敢辭然聞之徽人自金聲任事與林貞同異反脣相稽而徽州之瑕釁固已久矣臣欲林貞使蚤離軍而相去千里非二十日不到臣自九月二十五日遄離崇安而徽之破已二日徽所以破之故徽人皆歷歷能言之黃澍唱其端而金聲受其敗讀金聲所寄招降書令人髮指可痛也士不敦實用坐享虛名以聲焰動於閭里使天下後世謂李元

平輩不成書生亦詩書之恥也臣於十月初六日已遣兵一千九百出馬鈴大鏞二路急救婺源聞黟縣祁門尚爲徽固守度休婺已散祁黟不能孤存廣信距婺源二百餘里而徽距廣信尚五百里非十日不到臣餉匱兵單四顧寡援又先數日已分兵一千五百二十救南昌臣如一貧兒割股療親東鄰乞湯西鄰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十馬不過十匹訓練不過數次合之新募不能二千而廣信人情又慳於閩中所許捐助未得其半倘天祐皇明以高皇之靈陛下之力使臣跋涉大鏞馬鈴之外臣猶能使休歙富子黟縣獷夫買其餘勇回首面內卽不然使臣乘障巡歷金嚴還守衢信屯田扼要俟隙而動以佐王師亦當使　不至南馳關外不讋風鶴如必直搗中堅光復舊物決須數萬人非一手一足

之功臣無國高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義坐卻強敵貞爲聋跗君子之所齒冷也陛下注念危疆宜卽風力能臣如熊汝霖孫嘉績尹民興沈宸荃汪宗友余日新郭貞一諸臣中速擇一人總督徽寧池太或卽以信撫徐世蔭舊布政徐應秋因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接理軍務如以臣巽輭久涵太阿卽以救徽之罪罪臣速奪臣官暴揚臣罪以謝徽人以爲用師遲留者之戒臣亦撒手乞骸謝諸軍士感恩巖穴無徒悠忽進退無據爲國家羞臣不勝激切惶恐之至

關外謝賜袍膳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　爲驚捧溫綸宣播將士普陳所見事臣於十月十二日辰時　廣信見監紀主事趙自超趙入臥內喜動顏色告曰今日溫旨到矣臣自揣無功何以得此趣整香案莊迎乃前齎人薩國相回帶十九日所上鎮壓疏至三十日奉聖旨據奏知卿毅然出關以圖進取朕甚悅慰卿還審機前行先謀後戰自卿離朝今漸寒候君愛臣身爲禮臣勤君事爲忠前因卿疏報行止稍遲朕懸望卿動定又慮猝然未可成策何忍魚水重臣孑然令進亂離之地且留彈壓關內出於愛卿之誠議於輔臣又慮招征大臣坐鎮失遠邇之望因此躊躇未有定畫適見卿報中書魏棐斌所齎催漳州等募兵已至則朕事託卿身卿身託軍士朕復喜卿之進而必不欲卿止矣繼此屢見卿奏知卿志必澄清又卿聯絡寧紹各官表奏踵至徽撫金聲等使絡繹行京則又文告頭緒已成朕實期拜陵不遠矣豈有留卿坐鎮之望乎卿奏到從

來未有停三四日不發文書發案乃必首發卿章何云未見明旨乎此邸報不通之過卿亦當留心疏通涇縣近報敵警徽臣亦望卿至餉事維艱另有旨卿還鼓銳相度先後在我遠近歸一纔可制敵魯王監國亦是春秋太子之事但令進表稱臣則我之親王何難賜敕令其監理軍國內安方可外攘內安聯異爲同無令[redacted]間我瑕釁近日靖江又攻梧州而圖竊據卿之眞品久飫海內凡可言濟中興自有妙畫調劑見卿手奏援筆爲綸是我君臣以精氣代形骸卿從此百爲自信爲信朕之本併播此信於隨行兵將也朕親發袍膳銀三百兩爲卿製寒衣卿若身煖朕始心和體心信心至諭諄切朕滿望今冬春之際握卿手於孝陵松柏之際也勉之亮之該部知道臣讀畢知陛下原臣信臣特筆慰臣并知臣軍士飢寒上輟袍膳以示挾纊

投醪之意也臣貧賤絫歲袍葛未嘗再易前年入都諸門生製一藍紗袍寒暑可逼雖在上前臣亦服之全祇貂裘無所費其多金也明矣臣前所領賞號路費銀早已頒盡今當布告衆營將士而將士八營已分兩道入徽州及南昌其隨臣者獨中軍及後二營與廣信士紳所募新營耳新營尙未就臣卽當以十二分分之宜示將士令千里外如在宿衛之側也臣愚昧細繹明旨所諭春秋太子監國事臣實蔽塞不知所云古者國君出疆則令太子居守不令統軍事亦不得自設寮屬惟唐宋初年自置開府無不賈亂今曾王已自設將相置庶僚封拜與命寧可復引出疆居守之義令轂溫台入輦轂坐稱東朝抑豈能令退然止設庶子諭德中允修桂宮之誼乎月前在建寧浙東諸士前後輩至皆稱台州奉陛下詔諭宜卽稱東朝俾臣尸其事臣默然不答亦不敢宣布其意管子嘗云君老不事太子今開國伊始陛下春秋鼎盛前星將輝諸將相能自和調修明內政天下藩屛如雲龍區區溫台去薪揚湯必自衰止無故創一新義使長沙河間尋其故轍諸宗室屬至者人人有太弟太姪之望禍牖一開不可復閉是臣所以秘不敢言也臣今已畧作書勸方逢年無預東事令紹興諸故老回首面內則淛東將相皆吾臣民此可以理勢嘿奪不可以口舌爭也昨見紹興劉宗周子汋祁彪佳子理孫皆有書至臣稱揚恩命遠邇愜心今倪元璐子會鼎會覃姪會紹等又領兵迎駕蹕止臣所淛東前日僅此三賢謠歌訟獄不之彼而之此彼中理勢亦可知矣又聞靖江事而亦朦惑漫試一決度其情形久必自敗且使栝州不得自擁靖江窮而思反彼自支吾於朝廷何損乎必令南顧發師則兩粵之間又當多事首輔何吾騶治兵入虔次輔黃士俊盛名著籍一楮之師可當二萬臣愚昧阻遠不得越俎而嗷之矣臣物望輕微言詞不暢前再寄書永寧羅川皆不得達惟輔國將軍由㭬一再報書不失常度計奉表當在朝夕益陽王方國安皆自佩金印書台銜或恭或倨在陰陽之間定鹵侯鄭鴻逵必有以制之非臣所敢聞也今臣遵旨卽飛啓遣倪會鼎會覃東趨台州二子皆官生應得恩蔭合加以清秩俾之宣命其姪會紹亦可與一官以壯義也至於四方從拂決在朝廷趨舍當於人心不在文告朞會之際也臣仁義以爲矛鋋忠信以爲干櫓進退黜陟聽於君上雖無一長攻殺擊刺不得而奪之矣章疏通塞亦與道命相關非臣所能疏達除臣以旨意賜金宣播隨行將士而外將進復徽寧退守衢信盡此數月　與

金陵父老擁護翠華於鍾山之下臣無任感激之至

復婺情形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據實開報復婺情形以鼓士氣以寧聖心事臣自聞徽州之破爲廢餐寢者彌月知陛下焦勞必爲此增其宵旰欲荷戈執殳身蹈二嶺冒鋒鏑以　　本月十四日八都牛頭嶺之捷頗有斬獲已經奏報　其　少固吾圉矣諸將乘勝直趨婺源臨河而陳臣遣監紀王綱先去海口地方約劄授參將董壽庚董彭庚率其鄉衆八百餘人豫爲接應又約婺源舊副總游麟汪自強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屢次打仗[illegible]官姜美先先出掠陣已被參將應天祥擒獲卽時梟示[illegible]懷

深恨與偽官許漢祚汪遵先等盡掠富室白鏹散諸貧民臣又嚴申聖諭不殺難民之語而諸難民反爲敵用誑誘我兵二十三日敵騎渡河游擊李芬當先銃殺敵將一員董壽庚及余勛者擒斬敵將一員翁艮松李純各射殺敵將一員李純被射落其二齒猶奮前不顧敵亦且卻而諸亂民助敵鼓譟敵騎大至延寧諸新募者皆不習爲敵騎所躪參將王加封手殺十數人乃死游擊李忠遠身被重鎧登山爲敵騎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者三十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獲馬八匹凡軍士所敗皆緣利敵馬不斫馬所[redacted]以短箭三十步射之皆斃漳州諸士以被當楯箭不能入故屢勝延寧軍士徒恃銃無以自蔽故敗是役也董壽庚斷後又漳士繼至幸不大敗然臣身爲將不親履行間冒矢石從二百里外遣師又無厚賞嚴誅以寒偷之士

賞敵是臣之罪也臣思婺源爲廣信肩背高城深溝其糧米足以自給徽州無糧必倚婺源爲固而汪遵先許漢祚爲之謀畫力抗王師狥婺源不下則休寧諸縣皆不可下如破大竹無開口處臣以三營之士攻婺源約諸海口相助者合僅二千人又三營出馬鈴嶺無他將之助僅千餘人耳閩鄭兵亦有一旅出馬鈴賴此以爲羽翼然恐休寧之師聞婺源少挫必不敢進臣當再遣將狥婺源可下則下之不可下相持堅城之下不如去而趨徽即舍昆陽而趨宛之勢也恨兵不多糧又苦之昔以鄧禹之才短於控御葛侯之能不長將畧況在臣區區孤拳獨奮知其難矣臣見休寧知縣何通武婺源知縣徐永周皆思入關不請共濟深爲歎恨惟有黟縣知縣張昌亮來從乞師臣姑哀之授以監紀報効不知桑榆之收如何惟有劄授副總兵許廉從樂平出黟縣與諸社勇決策併力三 敵衆凡千餘所獲敵馬二百餘匹差不負臣任使今臣委劄已盡徽之豪傑度數日後婺休二縣次第可復而中書尹民興又特貽書飛臣以爲徽人不可盡用臣推心置腹何負於徽亦不過以徽之膚髮還徽之人民而已所惜者王加封以建寧右衛世襲千戶月食不過一兩二錢見臣悃誠誓以死報李忠遠有六百觔之力日食不足臣拔於行伍之中慷慨向前亦竟爲敵所得二將實不負臣而臣負二將是臣之罪也臣所經營心力已盡未有尺寸之績又江右三營收復饒撫者若趙之璧夏亨先陳學鵬等皆不見音信朞年注思日益厄頓又當酬應叢冗無代筆劄者臣恐不得復以筆劄事陛下惟是悃誠一卒一金一銖一粒得失成敗不敢自誑所應得情罪除席藁待鉞惟垂察焉

孤軍莫救危疆難支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老臣孤軍四顧莫援危疆殘喘一日難支乞賜撤回以全聖恩以明出處事臣今年六十有二才能智勇不踰中人所以黽勉自請行邊拮据關外冒霜露與士卒爲伍者豈慕葛侯之智冀田單之業哉以爲帝室不可以偏安守關不可以自保光武之還潁上不過六日鄧馮之滯戎旅且逾十年爲人臣子不以賊遺君父其理當如是也譬之雞然風雨晦明而鳴聲不已即有不瘖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柰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於人寡怨以國家安危絕續所繫冒昧出言萬死一生卒未嘗一植設附之人一發權奸之忿即有鄉里小人市朝攜臣手足加

臣十數年未嘗一挂齒頰也今直以出師之故爲異志之所排擯寡識之人羣起而和之千端百出以阻其成傍勾曲引以幸其敗當前月十四五間稍有斬獲方約結諸義士雲集響應以抵休婺之間而貔虎亂羣復乘其後鬼蜮含沙以射其影先者蹈瀟繼者爲藉凡循規守律之事俱歸之人攘臂暴戾之風俱歸之此以閣部之劄亦曰僞劄以閣部之官亦曰僞官或叩關門數日不達飢疲之衆寍死中野嗚呼臣何所營而坐困於此哉臣遭會風雲甫及一月而五疏求去直以皇上英武洞矚遐風嘗鑒臣於言語形迹之外所以徃再嘵嘵瘁毛鏃羽以爲朝廷守一日之藩籬固一日之衆志非曰能之亦各盡其義而已今敵之來者日以壓境衆之附者日以攜志蠢蠢何知惟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雖大方集今復翩然欲舍

而去矣據徽人來者咸云敵以一百六十騎守婺源又五百騎徇婺境自海口煖水俱焚掠殆盡煖水距廣信僅百餘里臣師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僅千五百人皆郤落新募月食一兩之卒其東出馬鈴者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出饒府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東弭台寍之釁西消金賊之孽精力疲於文告歲月馳於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脅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疲一意報主爲愛己所憐異己所笑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一萬之衆從嚴州出老竹嶺直搗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即不然亦可以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功臣朝夕禱恩就死山丘銜結無極爲此具本哀懇以聞

奉聖旨卿久在行間心苦力疲糧餉告匱而猶相機分搗深見老成爲國遠猷敵出廣信着戚鎮方國安從嚴定卤侯鴻逵從馬鈴兩路進勦以牽其後兵部速行飛飭

江右出師情形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據實開報江右出師情形以明人心歸正恢復有機事臣自十月初九日遣將下河口令諸將皆從胡方出上清間道取撫州連日皆雨諸將至河口以間道難行數百里襲人未爲上策惟參將陳朝鎮夏孚先游擊楊啓龍遵臣約束與監紀楊枝灼從上清直至撫州之東鄉金聲桓已避去南昌盤踞南昌城外夏孚先招集一路精勇如潘冉竹劉名奇楊仁和樂雄徐興江鼎官昇等千三百餘人於二十一夜恢復東鄉擒[redacted]官鄒雄飛并[redacted]子

李太因駐師東鄉城外而劄授副總趙之璧亦以二十二日入安仁先是安仁[redacted]官魏得權已經擒獲而舊縣丞邵之宿復獻册降[redacted]集[redacted]衆再署縣事焚掠甚慘又[redacted]推官朱盛德亦擁[redacted]五百據白圩地方安仁之路不通朱盛德又欲來廣信到任參將陳學鵬以是遭回未進趙之璧亦以兵少伺駐瑞洪會有劇盜胡沛龍擁衆千餘自稱靖亂將軍兵馬大元帥遣來安仁瑞洪間之璧念得是人可不患無兵因伺沛龍於上洋演戲夜出遊令游擊沈和陳鯤都司葉應華伏江畔伺其過擒之將行刑乃手解其縛諭以天子威德大師在邇宜及時自効沛龍輸服乃質其妻子軍中令擒邵之宿二十三日至黃金埠遂獲邵之宿并其家丁男婦八口二十六日至白圩獲[redacted]推官朱盛德供其弟在金聲桓部將王步雲處統兵欲招其弟自贖之璧不肯

捉至安仁爲別部將施郎奪去此細事不爲功亦不足問也而諸將籍籍謂大樹難爲臣謂患不大樹若大樹者何難爲之有而陳學鵬所遣部將余懋諝兵士彭勝王寵等亦以至安仁與二將會學鵬獨自留[redacted]理饒州與夏禹金邵世科等未有動靜也臣遣師止貴安民不施羈勒使各行其意誠恐以是敗幸而諸將不敗趙之璧至安仁得瑞洪兵三百名及所撫胡沛龍五百名合於本營亦千可二百名正苦無餉適賊掠安仁倉所餘米尚九百四十石因給散軍士可不煩轉輸而夏孚先所裒集義勇千三百餘人皆東鄉義民若秀才張受祿及其子弟大相大任大佐大治大勛大勳及樂鼎勛車必昇許文龍楊子金張登庸等所自措備臣無勞蒿目此皆陛下威靈社稷多福舉不失時非臣思慮之所能及也又之璧在瑞洪時捉獲奸細

曾名卿善遇之凡三遣三囘及舊撫臣陳良訓之子陳賚典欲齎本入都之璧招與共事名卿賚典各鼓舞圖報乃與都司楊昌禧同入南昌約孫戴諸北客臣冒昧貽書不引仲淹之嫌畧申朱序之譬想人心思漢天意祐明下江平林均爲銅馬之鄉朱鮪李軼不煩河水之誓也今建昌閤城已迴連洞永寍亦入寍都金鄢吳杜諸[redacted]雖在撫州聲勢不旺遲必自落惟嶺東有謝之良兵稱二十萬近入建昌雖不汙戮居民亦擄掠行李不知其原始何來遽至於此想不爲永勝伯所招必北行入囊中可勑永勝伯鄭彩及科翰張家玉作速招之兵多勢變事久形遷古稱孫武精兵機陸遜識兵勢機其微者勢則淺鮮而已徽州之事其微而難料江右之勢則固淺鮮若此矣臣讀書六十年不忍道此事今拮据百餘日稍見條緒又當棄之引刀斷機

不覺流涕以陛下聖明高皇福祚海內英賢攘袂者多王猛崔浩而上尙有人物臣不自揣欲留面皮見顏閔於元漠至於么麿微臣若夏孚先之捉鄒雄飛李太趙之璧之捉朱盛德皆有文卷昭然及諸鄉勇義民偏裨奮力者或當敘不當敘當鼓舞不當鼓舞皆非臣之所敢知也惟陛下一垂察焉

續報情形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據實續報　情形以釐廟謨以聳邊圉事臣自受命已逾百日無橫艸之功亦無寸晷之暇所西舍撫饒東輟衢嚴迸心一力以守信州者非謂信州可守而守之謂恐信州之必不可守而守之也信州不守則無以守衢州無以守衢州則無以守兩關故

今之廟謨無以急於守信州者臣至迂愚三月之心血皆盡於信州自信州內外一二百里無不知臣之心血盡於信州者而　奸人之譎計危謀亦萃於信州矣臣甫發疏接發源哨探報稱敵以五百騎將由玉山出廣信由常山出衢州臣思常玉兩路旣有定鹵侯之師協守馬鈴又臣先鋒陳雄飛之師久出白磜嶺總兵方機之師又正出沙溪合可三四千人嶺高際天非馬所度敵若必來必由前日所走間道從牛頭嶺趨八都直出廣信之背此不六十里抵信州矣撫臣徐世廕所練新舊兵不能一千合於臣師不過二千餘人施福施郎所守河口鉛山兵不能二千而河口鉛山設防之衝不可盡撤必以河口鉛山而援廣信猶以嚴州蘭谿而援衢州不獨其節長勢踈亦以彼此失顧矣今驟增兵無復可增覓援兵無復可援德興樂平諸

家鄉兵自守不給何以濟人臣所恃者池寍之心未服祁黟之兵尚鬬休歙之間臣所部署若許廉汪淶楊振新程應昌張大賡淇作霖許文玠吳之復之徒尚十百人聯絡山砦動稱數萬誠得馬鈴白礫之師直驅徽寍堅持不鬬觀釁而動敵雖千騎未敢離徽寍而趨信州然後趨一枝旅浮梁蹈婺歙之背信州南北猶可無事也臣向擬以大師不出卽出而不合臣當自以一師出休寍一師出上浮爲有志者鄉導而四顧不來前後無援空以孤拳觸此　　今諸臣之師雖稍稍引至大率後臣三十許日臣以孤軍暴露三十日百體具見此徒爲人蹈藉廢敗而反耳里人有病舍蹇馬者降而自走不十里困矣蹇馬仰天而笑臣今爲蹇馬所笑也臣猶欲以蛙頤螳臂伸大義於天下凡臣兩路兵以數少道分俱於初六日報衂再折百餘人然臣思月食一兩實不犯民間一禾一鎧至其徒步遇鐵騎數百躪之輒潰則臣坐城屋不冒矢石不親行陣之過也臣請爲將士受過席藁褫職以待斧鉞倘以廣信孤危獨立寡援念老馬顚踣邀帷蓋宏恩放臣還山則臣與父母九京之下感泣無極

請卹捐軀諸臣疏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考核將領併請卹捐軀諸臣以明國法以伸士氣事臣聞之擊刺之師不及節制節制之師不及仁義仁義之教三年節制之教一年擊刺之教三月而臣皆欲以信宿致之此臣之所以愚也初臣在延寍募士僅三千教之以仁義不兩月而出師未及於節制也既在廣信募士近五千教之以節制不一月而出師未及於擊刺也擊刺與節制皆有未備而臣且出師者臣恃源而往以高皇之靈與陛下聖明動於仁義使天下共奮焉耳然而臣實不備以忠義蹈水火以干羽擾　而實有所不效初臣以十月九日出師討休婺申飭將士至再至三謂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路先至婺源因其糧食率其鄉衆以靜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雨十餘日陳雄飛王鼎李睿賴履葵二營以婺源路小不便羣行徑東往玉山出馬鈴嶺以趨休寍而黃奇壽黃家徽應天祥王加封二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婺源之路李瑛倪彪一營又從九都出童家坊以攻婺源之東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爲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趨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谿深卒不可合會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間道獨出十月二十三日應天祥之營先挫於婺源城下僅斬一　將姜美光及　六人奪馬八匹而我師已損一參將王加封被獲去遊擊李忠遠陣亡軍士十四人奔逃者百數黃奇壽急趨援之無及時李瑛一營甫出童家坊約以二十八日齊舉而應天祥已先發致敗及應天祥敗臣再發箭趣李瑛與黃奇壽合營而李瑛堅謂不可欲以社兵分敵衆使敵單弱而敵已陰結社兵爲用初三夜敵襲李瑛營黎明搏鬬僅殺敵三四人而李瑛營皆潰敵還襲海口欲生得黃奇壽應天祥會樂平援至乃去黃奇壽所損亦十餘人凡婺源之師應天祥以貪功冒進覆轍於先李瑛以故違節制隕師於後使王加封膏於原野諸士卒散而求林是婺源之罪應天祥與李瑛並在不赦而應天祥有斬獲之功李瑛無寸尺之錄所當首誅李瑛重譴天祥以謝諸死事者也是日冬至敵料諸

將士各有宴會休寧婺源各以是日發騎敵出休寧者二百餘騎吳後戴恩爲奸細屢遊陳雄飛雄飛覺其有異不肯下關僅遣參將應士鉠應士鏞饒銓張大憲遊擊游元龍徐大用何龍虞淵蘇艮弼等將二百餘人應之已獲其[redacted]首吳繼賢斬級二十七顆自謂無害俄而敵大至兵屯於高偃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鬬以死李膚賴履葵兵從黃源趨救之則亦無及矣凡休寧之師各爲鄉導所誤陳雄飛繇馬鈴而趨白磔賴履葵繇黃源而趨海口區區兩營亦各分道陳雄飛以先鋒不親下關使諸將盡斃於高偃橋李睿以中疑引疾不與雄飛合師並有應得之罪而李睿部下擒斬[redacted]官趙文光馬一匹僅損軍士三人而陳雄飛僅得一[redacted]首二十七級而失將士百餘人諸士嘵嘵咸以陳雄飛李睿不親下關爲罪而李睿陳雄飛亦以守關爲

辭居其情狀雄飛所失既多宜爲李瑛之亞李睿所失獨少亦當與黃奇壽共原也至於湖東之師金聲桓稱數萬漸出瑞洪而臣以三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以天雨爲詞不肯同出上清趨撫州惟夏季先一營守法已集千餘衆守東鄉欲乘便取進賢趙之壁與陳學鵬二營各舟下瑞洪之壁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守安仁餘干二縣所招徠義勇亦可數千人欲乘便窺南昌陳學鵬獨邅徊不上於本月初六夜領三百人進圍魚洲劫營燒大糧船三隻及小船四五隻敵被焚溺者二百餘人比天漸明船逆水不駛敵覺兵少悉衆逐之兵士又潰失幾二百人傷哉臣每出師必往還告誡以有征無戰不殺爲武之義諸將雖面從而心有違言臣又見李晟每出師不自爲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掣諸將士益自喜惟敵是求邇年用兵以

來肯用命驚於鋒鏑以寡搏衆以弱敵強之死靡他者惟諸將士耳臣非有厚犒之賞重祿之驅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臣猶執箠以鞭其後臣實不仁然朝廷所恃爲御者令且臣於將士約之合營約之不殺約之招降有征無戰正正堂堂而諸將士竟茫然爲不教之棄且均一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損於白磔李瑛之師衄於九都陳學鵬之師挫於瑞洪臣之調度無能亦可見矣約其前後斬獲不能百顆而損失四倍於敵他諸擒奸細[redacted]官雖十數輩纍纍繫至無益於殿最耳臣倘不死得假數月申以仁義約以節制教以步伐止齊給以衣甲器械從臣之令得以不敗而後可以無戰也朝廷雖不中制臣雖得以便宜從事而儒生守懦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趨人物力已細蝦蟆審視雖視不遠乞蚤正李瑛陳雄飛應天祥之罪以謝

諸死者併蚤正臣之罪以謝諸三弁卹炤典例與王加封應士鉠應士鏞饒銓張大憲游元龍徐大用何龍虞淵蘇艮弼等贈卹以爲志士喪元捐軀報國者之勸且以媿諸擁高位媮生苟免者內王加封爲建寧右衛世襲千戶應士鉠士鏞兄弟皆南平縣學生員何龍蘇艮弼皆被創猶手殺數人乃死所宜於本職參遊上各加數級或與世襲衛所官以示優異者也又婺源之戰有原任河南汜水縣知縣胡海定亦與王加封等力戰以死海定無地方之寄綏鼓之任以併命爲尤難其他如消藩副總汪自強參將魏公偉守備程元英夏之旭把總董禮樂董辛生練孔仁汪大用黃士烈董有丁董有幹董有嘉等皆練鄉勇起於與平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一降敵者俟詳確嗣請又見舊撫金聲子金函金敦鎡稱其父已於十月初八日

自剄死同死者有監軍江天一參將吳國楨及書吏余元英又舉人馬嘉亦自經死想見忠義在人人未忘漢激厲之下奮揚者多臣諸部曲雖未能鼓勇先登　而空拳共奮斬獲亦畧相當臣得邀恩幸保首領遯跡空山別勅重臣綱紀其後以贊助中興追草雲臺之下未爲越也臣不勝戰粟待罪之至謹具情實考核以聞

黃漳浦狀箋

黃漳浦集卷七

狀

擬黔中事宜狀

（洪思曰子爲庶常時所作也僖宗元年藺州奢崇明亂陷遵義明年遂犯成都時水西安邦彥又叛黔中土酋也陷龍里圍貴陽明年正月黔軍大破之圍解追之敗歸三月蜀師復遵義奢乃歸巢蜀議三道出師黔方爲破安之舉子在館中乃擬黔督略陳其一狀入何奢敗奔水西就安奢安以勢窮遂合一竄遵義一竄永寧而黔事愈急）

右臣觀西南數道黔倚於蜀蜀寇不殄則黔賊鴟張故議兵議餉不難於通貴陽之戍而難於出藺州之師叛賊之誅藺先於水藺州朝破則水西夕降故議撫議征不急於搗邦彥之巢而急於懸奢寅之首（洪思曰寅藺賊也）謀略既定則滇粵之師可以不出而八番之屏可以俱立矣臣既在黔則宜言黔然其要害不在於黔猶之腓腫脈發於胃日砭其股雖使血盡筋絕無已於躃臣今欲不言黔而黔患自息恐當道者謂以全黔之患歸於楚蜀然以黔治黔則楚蜀之患幷於全黔全黔之患連於滇粵爲楚蜀者兩攖其阸患益無已臣試略言其狀臣觀奢寅狡獪踰於邦彥邦彥動息皆倣奢寅自東疆有事謀及婦人諸酋驁然恣其雄心以爲中國將士溺灰可化及至成都不下體解志衰（洪思曰藺賊壬戌圍成都已乃敗走）東望關門遠氛未及慮黔楚之師一出遵義追其巢穴於是激發安賊躝於黔中而彼乘間得取遵義以爲黔中騷動則滇粵生心遵義不歸則楚蜀勢絕故夫動滇粵之兵分楚蜀之力以觀鬭於水西營窟於故播此數者奢賊之所喜心而二酋之所併力也臣觀今日川南三路未有師期遵義雖復而兵力未重三十萬金賞募之資未可遽至而議者欲統

大兵進問水西索邦彥於安氏臣恐奢寅未誅邦彥之首必不可得邦彥之首不可得而猥迫水西戰算不多撫路隻絕臣度其中有五患焉安氏擁衆號四十八萬實其能戰者亦六七萬人黔中額兵不上四萬荊棘瘠瘦俱爲蟻蚓雖復名募思石銅沅及諸種部不過四五萬人巡徼未餘角鬭不足一也即發三十萬金益募諸姓得十萬人頓於深阻一年之食芻藁轉輸費三百萬十日不繼瑕釁滋生二也又水西一面徑狹節短遵義穿虛扼背無力萬人之隊繩行蟻列扼十數節勢如羊矢穴中鬭鼠強弱未知而入室援戈主客已見三也又方注力於安必漏網於藺蜀師不下而楚黔獨搏芒部或起則四方之力分於三區漵南（行業作淑南）諸夷終不可制四也漵南不靖則奢賊益張奢賊益張則邦彥之形愈固社輝母子（洪思曰奢社輝藺賊也）雖更數年猶以身息仰於邦彥內釁不作外禦益堅五也臣觀二賊縱橫以來如一健卒飽氣跳梁不出半日昏廢且臥奢寅之勢欲取成都而有所不能邦彥之力欲取貴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則其力絀有所不敢則其情見力絀者可以勢破情見者可以計取臣之愚識欲令貴陽之甲悉按不動需益泗城之師已名募者且集兩界以扼瓦砧普安之道思石銅沅之卒集平越者勿過水東敕諸將士有過陸廣趣利者鉥其左足賞守但責川南之師旦暮畢會用二十萬金募卒三萬爲半歲之食芻於遵義臣但堅壁坐貴陽不出百日邦彥之首可捽而致也凡臣熟計楚蜀相通滇粵不動而黔中功成可指日數者大約有四曰不迫水西一也先撫洪邊二也大屯遵義三也蜀南之師幷出一路四也水西之害則臣固詳言之矣洪邊之不可不撫者不

撫洪邊則宋氏勢絕宋氏勢絕則水外諸酋相顧無自新之路往者宋氏有阿買之亂洪邊圍窮安疆臣實主之至煩督臣數四諭師僅一解圍大掠而去是安氏之無德於宋也今安桀驁虐使其衆我師旣衂於鴨池潰於陸廣（洪思曰黔撫王三善道安酋至老鴉關三路進師使張孝出鴨池劉超出陸廣乘勝入險我師以驕復敗）無創於安而取償於宋旣殲其首惡又窮其支黨臣度宋氏進退兩窮不能自拔昔趙宋餙殺鬼章卒使阿里骨與溫奚心合爲邊患又奪橫山唃斯囉之地卒使西夏縱橫不復可制今洪邊卽無鬼章橫山之強然與安氏並職罪貫未盈而誅夷已極水外水東十數長官盻盻相望儻令軍上若得宋氏不復窮誅示餙而恩解縱而去則安氏諸部內必攜心大則有相搆贖罪之謀小亦有偵告聲息之用失此不圖則社猫母子必以株及爲嫌威西諸酋無復倒戈之意故洪邊之宜撫者二也遵義之不可不屯者不屯遵義則播州故蹟復爲二酋往者楊酋據有播州上制藺中下逼水外犄虔自命亦三百年當二酋發難之始不取播州而先犯省會故其後虜遠出必復當我師救蜀之初不出遵義而先下納谿故其前實巢穴不動昔漢董憲方圍蘭陵蓋延救之光武敕延先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以蘭陵方急先救蘭陵然後攻郯遂使郯不可攻而蘭陵亦陷繆當川南方煽藺穴久虛思石之師若得萬人北渡沙溪奢巢可覆卽使奢巢不覆而藺水未通安氏之寇肩背方寒必不敢離水西虔我城郭失此不圖遂使桀驁偏於川南析骸敝於黔野補牢求艾爲之非遲故遵義之宜屯者三也洪邊已撫遵義已屯則水西之寇必不北援落溝南窺陸廣綦瀘長寍三道之師可不悉發但以疑卒數七解其全力度一

便道數萬之衆鼓行而前臣度奢氏任戰之賊不過三萬分塞守險已移其半卽結苡部九姓之助不過西斷長寍不得東過納溪使其精銳居前則遺禽在後使其精銳在後則開道易前臣度川南之師下於永寍遵義勁卒走三百里日半可至首尾並擊則腹脅俱絕矣往者征播之役水藺未叛諸將又挾平倭之威八路雲驅合衆二十二萬然而數道競先肘足不及挫銳損鋒輒以萬計遠則韓李逃於居延近則劉杜喪於開鐵皆以要害未得衆擧無力今使川南獨擇一道聲大而實專彼散而我合將無顧待之疑卒無抄截之患水西之援若出烏江則平越之屯可繼遵義援多則水西必虛援少則水藺易絕進有可乘之虛動有易絕之道使安氏坐爲翳蟬奢酋退爲窮鼠不出旬日奢巢已覆則安氏自縛矣故蜀南之師可出一道者四也凡此三者其勢皆發於川南而其謀皆持於黔北川南勢重利於力攻似難而實易黔北勢輕利於謀勝似易而實難凡遇弱敵攻其難者則其易自破遇強敵驕其易者則其難自解今奢酋雖橫而跳梁之餘昏頓已極安勢雖斂而盤固已深苟擊難破誠使藺州不破而先擣水西則由前五患朝夕自見卽使北擊藺州南攻安氏楚蜀粵滇互分其敵萬一邊費多方天下物力坐此盡矣臣觀自古羌戎之叛前漢出師率二十餘萬一年用錢四十萬萬計賞今四百萬金一人之費歲二十金然卒不敉後漢以來皇甫規段熲之流出師不過萬餘所費用錢歲十八億賞今百八十萬金人費百金然卒使諸羌破滅動有誅降以十數萬計固知兵精則賞多賞薄則兵脆今歲無十金之士而動有百萬之役不復籌度要害而四面用師使其戰後不可

再戰撫後不可再撫情勢已窮敵常爲主我常爲客雖發數百萬金屯二十萬衆不叢爲鬼蜮則散爲鳥獸頻年問黔終無首尾如臣之說貴陽之師且按不動得三萬金爲二萬人一歲之食楚蜀兩道出遵義溆南者或二三萬或四五萬大約百萬爲十萬人數月之費臣計半年而奢賊授首奢賊授首而邦彥之頸不斷於諸酋之刃必繫於社煇之袴矣今夏入秋太白出高在於日南主兵者利又方東隅稍靜左顧不驚舉天下之力扼一叛兒不患不殪使安氏勢窮求撫不得邦彥已獻威西已復然後加以恩信存其千年之祀徐理八番修戰禦之防崇禮樂之化舉桐梓綏懷數縣畀一重臣屯數萬之師以西抗烏蒙南衛安氏可保數十年反側坐靖也失今不圖臣恐異時邊疆有事力不四及敝屣一方棄之如遺貴竹昆明數千年文物之鄉

將爲異域與安南同禍即使鐘鼓多靈鵾鷄改音以我委蛇承其強忍擴函蓋之恩包山澤之穢而一旦患生茫無足賴環迫城下則搶地而號圍抄掠途中則易子而當餉幸而賊避數舍則衆賀破竹之功饟入軍門則士揚雨粟之烈是以偉績止於解圍奇謀極於轉餽如今日者亦異時之窮害後世之殊羞也臣不勝竭慮謹具略如左

乞言自序狀

曾祖諱宗德其先從莆陽徙居銅海再世矣諸從兄弟皆繁富自豪公獨瀞然縕袍不恥常謂諸昆曰吾遺安公子也先人貽女以佚獨貽我以安吾安能與若輩爭褭馬之路乎常面折人之過人亦不憾稱之曰東門戇公云

曾祖母林氏敦樸不著

祖諱世懋自戇公沒家益貧又不治產僅餘百金一夜被盜取去或請公究問公怡然曰吾命當貧即操千金墜海中宜當閣之水濱吾命不貧彼當自來卒食貧鬱鬱四十而沒子四先君其三子也

祖妣翁氏壽八十三攜四子哺血瘁劬者四十三年愁歎之聲不出於戸宗族私謚曰勤勩

父諱季字嘉卿以字行家既貧從外祖受學研精於性理書與朱子綱目善擘窠大書世宗初年倭寇沸亂伯父早卒仲父又遠出季父尙稺在襁中父年方十八當事勒軍衛治兵編戸三丁取一即貴家子無免者父當行抱祖母哭哀動左右乃免以大戸督造戰艦從族人造艦猝値卒叛脅公與俱公拔劍斫兩卒跳身去事稍平部帥若無功微聞公事夜半從公謀壽以百

金公笑曰丈夫不斬樓蘭郅支乃欲以殺兩叛奴自賣也不顧而去帥固從之謀公笑曰兩級前擲在於壞舟之下卿自取之以是得黃季布之譽歸頗喜任俠時訓練族人以田疇逢萌自命神宗初年天下昇平乃焚所爲鈐韜書抑事儒生鄉里及族人有爭競十數年不解者公出一言剖之立已即不已郡縣檄下終得公言乃平公雖近俠獨不喜人陸博見摴蒱者必碎其局鄉里兒恆遠避公周爲兒時常閱曹子建詩手自丹乙公見之叱曰子建輕薄出語蹤張奈何效之比稍稍爲詩公益不喜一日周出公盡焚架上所部書陳諸性理書與朱子綱目周歸見怒然感泣也家久貧篋中書漶漫不可讀公自入郡買性理書與朱子綱目裝畢使兩人舁籃𦌔上行公執蓋隨其後安頓道傍必端整侍立或怪問之公曰此聖賢精神天下性命所繫

比歸乃擇日爲居開讀周今碌碌已六十年距公沒時已三十六載卒不能得其一言一字之用遺負宏多豈不悲哉熹宗壬戌散館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

母陳氏外祖後山陳公五世爲諸生雖貧不從業母通四書及諸小部史顧不喜爲庸兒誦說惟教諸鄰舍女子紝績母行常十數女子從之偶壺師毋見兒曹嬾不讀書輒廢食歎曰生既不作聖賢已是恨事何況廢學時聞議廢聖像母爲哀慟縞素三日諸舅以爲異母云吾累世喫夫子飯不覺情痛非爲異也晚年家益貧謀入山就伯兄躬耕諸鄰女老媪稱婦子樊號者累日或送至數十里乃反甲子從周往京師既膺封贏數金欲爲外祖祠母堅卻之曰內氏未立廟豈得遽問外家平生未嘗妄受人一錢先君青原公常爲人解紛歲暮矣饋羊一牽母遣

人還之夜繫其門而去常云女子不紡績男子不詩書坐得一錢（錢一作文）者便是辱人賤行沒年七十九鄉里私旌之曰黃氏文母子二周其次子也熹宗壬戌散館封太孺人

妻先娶林氏未有所出生一女先太孺人卒亦敦樸不著初贈孺人

妻繼娶蔡氏蔡司農之姪女嫻女紅能誦五經皆略上口事太孺人甚孝丁女母憂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周既貧不事生產賴蔡拮据以有朝夕內外親屬咸云蔡於文母嗣徽云周觀古今英俊出而匡時負海內之望者多起於閥閱累世襲休故其名實易副事功速就非有憑藉而然亦其世澤茂焉若徐稱黃憲之倫起於單門雖行成圭璋言方椒桂不得廁鐘鼎之際十恆八九至如鄭樸嚴遵臺佟矯愼輩入山採藥蓽門啜菽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其後嗣亦無甚表著者豈清湍之壬之巨鱗峭崖之無隆阜其理勢然與先高祖遺安公每誦龐德公之言不以官祿遺其子孫自曾祖憩公守之不變遠於道周趨操每下超然獨免既無申屠之高敦遺趨朝又之世英之雅不夷不惠遠謝前人殊乖夙業乃以姝恩大慶獲賁丘園數世明揚頓承龍藻雖欲跡松子於瀛嶠辭越人之文冕安可得乎所幸好我者憐其寒枯也

潞王監國箋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謹奏臣聞人心爲立國之根至誠爲致治之本邇來京師重陷皆由士志先頹民心喪失焚香載道迎賊迎[redacted]非爲邊境踈虞將師不競勍敵　勢不可遏也今當凝命之初衆志歡

忭鼓舞皆慶賚祖宗神靈憑依有道爲帝天之所眷顧而諸臣沈汙牽於故習所坐講力行皆年來敗局不足爲興王道也臣愚以殿下清明在躬爲神聖之表宜捐十日精神惕厲振頓與士民相見使[redacted]聞之以爲聖人復出江南父老見之以爲禮樂復興而後天下事事可爲也臣略爲敷陳凡有七事行之十日可爲王道之端殿下設誠行之勿爲異論所沮臣幸甚天下幸甚一自六月八日以始天地鬼神咸肅穆以觀興王之作用宜齋心夙夜求賢訪問省覽章奏凡所批發皆精意新柔以動人心監國後一日宜集百僚郡守縣令問民所疾苦先爲何事亟與改除臣往見臨安人民繁庶今閭井蕭條民居皆爲兵舍殿下宜乘板輿文武緹騎先幸南郭召問百姓父老蠲除其苛命兩縣官賑卹鰥寡孤獨自南而西自北而東所召問蠲除皆

使細民得聞天語或一日未畢則兩日畢之是爲王道之始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百僚名府縣教官集士民於郡學殿下親臨郡學問諸士民耆老家有長年九十以上者賜帛二疋米二石肉二十觔其八十七十以上者以次隆殺百歲以下皆親揖而問之是卽辟雍養老之兆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百僚撫按郡縣教官訪問譽髦有孝有德素行端謹者爲一班有學問宏博文辭敏妙者爲一班有兼通騎射儀觀雄駿者爲一班略引數行優給筆札其特達自著者殿下亦親名而問之是則射宫選士之兆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南京逃回諸臣僚及新至將卒問宏光皇帝的信如何或飛遯或蒙塵或銜璧殿下卽踊足興哀羣臣過宮銜卹告先帝懿宮宣著誤國諸臣及叛逆諸臣罪狀或可含忍聊示筆誅是卽興師致討之兆此一端

也又後一日宜徵附近十郡耆宿臣僚大者安居小者饋食六七日內一齊陛見其江右廣福以旬朔爲差有名命者不得稽留未有申命者皆奉朝請聽撫按薦敘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名諸將領本處五營及收散潰水師殿下親臨武場百官騎從分部閱視給賞其雄駿小弁有技勇者卽授以告身如定難勳裔之類察其衆寡情實以爲簿書卽命掌兵大僚分汎阨塞要害如丹徒南口常州北關溧陽獨松關之類止留杭衞老營以備郊天扈蹕之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就南郊壇壝或鳳凰之陽掃地郊天告於皇皇上帝申誓百官迴鑾告廟正位登極使羣臣百官有所瞻依天地神祇有所昭格昔光武皇帝以乙酉夏六月已未卽位於南郊是卽殿下監國之日也以此十日祇見郊廟與今相符以此數日精神綱維百世昭示天下從此禮樂可以相起次第先後卒而行之可也臣攷易象春秋曆數之說我國家與周室皆以土德二百七十五而一中絕故先周亦二百七十五年遂有厲宣之事然又續而五百五十積德有隆汙則顯示有遠近亦惟在殿下自強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殿下黽勉自強天地祖宗實呵護之勿以臣言爲迂曰是守令撫按之務不必以至尊下親細事也臣之學術志行不過如此他無可效其微忱惟此七端淺近明白爲萬民四裔之所共曉仰冀殿下略行王道以振人心而新聽觀

論馬士英阮大鋮賣君賣國箋

太子太保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治先固本道貴自強[redacted]不可以漫嘗奸回不可以共事聊抒孤忠以決去就事臣孤立獨徃道與時違見宏光元年

諸臣用事措置乖方蒼素變色鹿馬易彩私心危之不敢苟廁朝班之上出都四十日而陵谷變遷宗社顚覆中夜起立未嘗不痛恨飲泣於諸臣也今當乾坤失據之時諸臣私相約誓以殿下爲孤注必阮大鋮朱大典袁宏勛諸人齊集始舉監國之事人心已失物望大乖馬輔兵將紛塞道路狐兎豺狼共爲一穴鄭鴻逵師過而不敢問高起潛兵散而不敢追又稱方國安兵回須索四萬見餉以爲供億國安固卽蕭山之人家貲鉅萬還家衣錦何所需此又聞馬閣臣自言南京之事已遣陳洪範入北與講不知洪範所講何事如宏光回鑾自關宗社非洪範之所得講如殿下登極此天地祖宗之所式臨億兆蒼黎之所共戴非[redacted]之所當覬也凡[redacted]性欺弱而畏強茹柔而吐剛許定國所假借報讎之[redacted]不能數百餘皆　蒙面之徒多

不踰萬獨以人心既失卷道壺漿使[redacted]自爲王師登圖坐成揖讓不知馬士英阮大鋮朱大典平生所仗靖南廣昌之兵竟成何物而賣國賣君一至於此今諸奸所在寇[redacted]指名以國託於諸奸猶以薪投火今洪範已行[redacted]必復尋建炎之事胡銓有言焉能從小朝廷求活魯連亦云有蹈滄海死耳臣繫孤舟見四面潰兵恐不得正命於殿下左右適會今日免朝有懷莫達謹含涕再陳以補前疏七事之迂臣惶恐席藁待罪之至

請召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楊廷麟劉同升以收人心箋

（洪恩曰上踏王也謂南都之亡亡於遠劉姜諸賢而親馬阮諸奸況今是何時而可復令諸賢跡外如南都時親蓋諸賢民之望也方監國日王問何以教我者黃子對曰用賢才以收人心今在兩浙必用兩浙人望所歸劉宗周江東老成何堅不名用信黃子言用此一人則諸賢不召而自集諸賢既集則人心尚可振頓然王必不能也監國不十日而亡）

臣以艸野過承隆眷賜恭命坐親被訓示知聖德宏恩有覆載之量睿慮深長非凡近之所能窺然以臣迂愚私揣人心憤悶已極譬之琴瑟風雨之後必須更張猶之棟梁傾覆之餘須加補治昨經面諭往見馬輔與商大略臣初至未暇出城但晤御史臣何綸見監國詔書所擢用諸臣未有劉宗周名慮浙中人心繫於耆龜斯民直道不可重違雖善政不在於調停起衰必先乎物望人見宗周與姜曰廣高宏圖不在名用之列必疑當宁常有成心救亂仍是敗局無以彰求治之誠開維新之化幸因懿旨所未及別出明綸特召宗周以收江左再召楊廷麟劉同升以收江右不出十日四方觀聽自然一新若仍貫以膠柱猶藉薪而救火書曰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容忍雖今日之要務而混沌非幹蠱之良圖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取其改新後甲取其丁寧若復以不別賢奸禁談門戶（洪恩曰士英恐分別門戶蓋以阮大鋮楊維垣輩皆逆案中人必爲諸君子之所不齒黃子曰先帝既名之曰逆又奚足齒乎門戶之談君子不能避也黃子問路王曰劉宗周如何不名用王曰馬輔恐劉家來又分別門戶黃子曰止爲門戶兩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又聽其邪說君子有賢奸而無門戶小人無賢奸而有門戶然而門戶之談君子亦不能避也）爲今日之鍼砭則時事悠悠終不濟矣今日宜常州爲重鎭設一督府徵閩廣之援師抗衡江上兩者而外惟有求賢圖治以收人心諸賣國賣王者雖未能討聽其自棄（洪恩曰謂馬阮諸奸方各擁兵可數千人以自衛假蹇湖山逍遙都市莫敢誰何）在殿下遵養以待純熙在微臣敬愼以防敗類天祚皇家必有見睍之期濟濟師師乃成和平之福也劉宗周老成望重臣保其召至必無觸藩之事但藉以收人心扶國祚（案此下有闕文）

上皇太后乞趣馬士英迎駕箋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謹奏爲懇乞懿旨趣馬士英速迎聖駕興復南都以慰輿情以奠宸極事臣至愚劣立朝未五十日奉祠請假在外自三月初一以後不知朝端何故召靖南廣昌之師盡數過江使賊臣假[redacted]得尾其後奔突京口又不知江上水師尚八九萬賊臣假[redacted]不過數千何故輕離宗社使[redacted]洶於郊壇[redacted]侵於寶座且以大臣侍從蚤夜圖維宸陛承歡起居定省何至三輔遠於六飛龍車違於鳳輦間關載道險阻多嘗此誠臣子之積愆黔黎之巨創也自五月十一距今已越二旬士民未知行在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自衛近憩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在靖南軍中馬輔誠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則有不臣之心誠不知聖駕所在而託言厚載以保其家人則罔上苟偸神人所共憤也馬輔居平仗靖南廣昌爲左右臂廣昌已披髮投北靖南擁兵不

動而馬輔獨至西湖盤踞淨寺意欲何爲陛下宜速出懿旨令馬士英仍統黔兵前至黃得功軍中羽翼聖駕直趨南京恢復大業或聖駕尚在太平寍國之間宜盡蠲輜重收拾士卒乘[redacted]未集[redacted]蹤閃爍之時驅逐[redacted]除鋤叛逆稍留面目以見神人若必雍容袖手俟聖駕有定自還臨安則臨安婦女行道者皆能之無所用糊面喪心之馬輔爲矣臣知臨安士民憤憤欲甘心於馬輔馬輔泄泄夷猶亦以聖駕朝夕即至臨安然舍南京而圖臨安未爲上策拂輿情而偷旦夕亦非永圖若聖駕自還臨安又無所措置馬輔者宗社安危係於呼吸惟陛下亟留意焉

唐王監國箋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啟職竊觀天下險絕之勢未有甚於閩中者自五代以來割據者數王矣卒席媮自保爲河山所固不能拔出亦無由知中原動靜無以成匡復之業今天下瓦解所在離心獨此一方寍謐南安靖鹵兄弟忠雄同心翊戴此天所留以資殿下也昔蜀先主奔走間關僅得益州君臣協力共扶名義常以討賊爲念一寢一食不忘漢室是以天下後世推之比於炎統吳魏所不敢望嚮令先主已得益州閉關自固修政三年之後容頭過身則亦李勢王審知之倫耳何足與中原挈其名號乎竊覩殿下英姿偉略側身下賢有昭烈之風而閩中僻壤三面扼塞士民安於魚鹽獨與海若爲治上無益州建瓴之形中無臨安通軌之路誠非所以臨撫諸侯興復二京方今杭有潞王紹有惠王東有魯王西有益王皆因人心思漢之期有八鎮撓晉之漸得道而正名者雄不得道而干名者凶用衆而得義者強不用義而失衆者亡以河間成都長沙東海之強不合力討賊而託名迎輿共睨大器徒自夷戮相與爲難耳殿下自夙年秉義慨然以　爲念今得南安靖鹵兄弟以爲干城腹心登壇誓師共洗日月光復明業此其時矣葛侯有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今未入閩中藍縷篳路移舟入河已不知臨安行止敵勢遠近若今已入閩中坐高堂侍人刺閨雖欲從二千里外問胥濤之信豈可得乎職愚所謂四通四塞者欲大宣義問明獎帝室約以盟誓申以玉帛東通溫處之使以懷魯藩西聯建昌之交以平益府上達慈禧之旨以繫輿情下通杭紹之歡以洽潞惠此四者以通其情又西立信州之鎮以通大關東治三寨之舟以疏海道北以衢州權爲行在足通兩路之師西南約虔臺實

爲犄角以資策應之用此四者以通其勢有此四通者而中原音問日夕不違汀漳以下庾嶺東西可臂指使也有是四通隨因而塞之西塞五虎杉關以斷建昌西北塞車盤大安以防東楚東塞溫州諸嶺以防間道北塞青湖江山以扼小關此四者以塞其勢又嚴賄賂之端絕刑餘之竇謹進奉之始斷僉派富民之路行以寬仁申以慈儉此四者以塞其情有是四塞者而盜賊不生畔亂不作以千里而興王業天下人心亦次第可收也昔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不勝退而自誓坐不重席食不甘味三年乃滅有扈晉悼公周十四年而纘霸緒路遇老人皆稱曰祖父選賢擇能各稱其職施給煢獨歲無虛月劉先主親下隆中以結魚水言聽計從不爲親近所間此三君者眞哲后之師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遷於楚丘踰年而有馬三千

越勾踐棲於會稽劃薦而炊緯葛而衣與下士臥起十年而併吳國苻堅起於索虜舉國以授王猛稱曰仲父委任不疑此三君者眞明辟之友以殿下之才師此三師友此三友寬仁以爲城郭慈儉以爲甁屛察四通四塞之宜輕重布之誠不出一年而國勢可立矣國勢旣立然後右攜江西左挾會稽興桓文之師

　朝見孝陵收復南京旋淸中原以慰宗社蒼生之望此皆建武建元建炎以來嘗有之事創之不足驚述之不足張而海內豪傑皆咋舌縮頸不敢復談是覽時窺古者所隕涕而悲歎也職老矣廬墓二十年無出山之志獨以君臣之義無所復逃是以九折萬死遠離先帝宏光元年悲慕孝陵一覲新主未四十日而奉祠還山今復栖栖江上誠欲捧土以益丹丘掬水而滋滄海稍覩底定爲大明遺臣老死丘壑耳豈誠推管

仲之仁艷茂宏之烈欲執櫜鞬攀提其間哉惟殿下試留意焉

招征軍中諫魯王不奉詔箋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啓職聞之吉祐自天繫於周易長守富貴著於孝經兩者爲天下之師莊誦亦曰制節謹度履信思順尙賢而已當太平時海內雍熙財豐物裕若漢七國梁吳淮南皆狹小舊制越於矩度棄順眛信以自爲賢然亦非久廢墜自替矣況當喪亂之後人思有君家懷宗子國有黍離之悲野多蜚鴻之歎窮鄉散族百十人以上猶思推擇賢者以董其事其位置部居莫之敢亂也今有獷悍子弟矯虔干行必環起而奪之非謂其不能謂其不順不信失推上之義也今　天下極壞江湖以北無復完土高皇所餘唯今上與殿下二人而已殿下英年明淑睿幾最先當益藩未破淮藩未遷之時首進義牋以尊朝廷亦以物貴一本道無兩大國統旣定則天下嚮風上以慰高皇之靈下以繫兆民之望曾未幾時而讒說陰作初終變度重勞關吏日改厥章遠近傳者咸謂殿下秉義甚堅執節彌固而諸臣進蘇茂之謀羣僚振士元之說離我骨肉便其身圖內開瑕釁外長寇讎不知高皇在天將執玉牒以定倫敘四方觀聽者亦持牋疏以論先後而橫生煽惑自蹈非彝不知諸策士謀臣何以自處也昔管蔡不臣而鴟鴞興歎頹朝怙寵而春秋引規殿下於朝廷情好至深[illegible]虞與共內無頹朝之嫌外無管蔡之憾一旦翩然啓釁造端使將士懷其二心[redacted]快其得計其爲[redacted]所賣亦已明矣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行葦之苞固而異類之知愼也又

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言內外之分定則狂謀自止也今君臣之分已定苞桑之固漸稀如手足頂踵僅有此數而繆於一體自分雄長度非所取祐於天保宗社守富貴之道也亦已艱步播遷共圖僇力欲借溫台之水師奮江表之左翼猶須尊以一尊正其長子使服不外馳驂有正御然後可以徐致康莊坐底都邑而脫輻棄軸分棹折篙昧舟車之義爭高坐之勝徒見其僨越相贈以亂而已昔晉室以八王貿亂琅琊鑿之遂克中興光武以南陽啓疆永紓爭之卒成屠滅何者人心所繫亦與天謀封建之義旣殊則晉鄙之形亦異也今自荆楚兩粵五湖三江冠帶之倫咸慕與朝歸如流水而溫台謀臣自以崇膴不可復降引帆以就黑岸驅轍以陷危溝因風走險已驕莫制甚非所致孝於宗支輸忠於殿下也職初在閣內覩殿下致牋及禮

物隆重退而竊歎以爲東平撝謙劉虞貞固亦不是過及督師將行天語諄復猶以殿下純篤保無東顧爲談及肬歷疆外又覩再致手詔稱叔姪之親猶於父子宗支之愛逾於所生而裔臣不察自爲旅拒歸過於殿下搆釁於中朝今上聰明絕世涵覆天下必不爲異議所動自分疆域而　方強大讎未報皇家積痛施於民黎臣子何心而營貴梯榮趨高不下以上違帝顧遠傷高皇之心且如今上旰食宵衣自臞吏書生一言稍達無不召對執筆起艸動百數十行委巷之情無不畢達而衣不過澣濯食未嘗卒具乙夜批答或三鼓乃休亦何所利賴於天下而爲之方今之時令有光武少康之才與今上馳騁猶當北面推讓若琅琊昭烈肅代之才退而扶轂亦已明矣而一二裔臣欲龢桃枝於若木進長庚於羲馭不已過乎以職迂愚觀天

下紛紜寃禍鼎沸卽黃屋黼扆無甚暇逸必以駕御英豪身親疾苦拔諸夏於腥膻出斯民於塗炭非今上不能也殿下若夷然申告將士以內隙之必不可開大誼之必不可改叔姪之情旣親天澤之分亦定用以專氣壹精　慰高皇於在天保令名於無窮卽如玆之福祿亦豈有量哉考經大易非欺我者長至履端恭惟千福元旦之賀仰跂休光職無任惓惓劾悃之至

表

擬上諭翰林院及吏部各衙門舉文學行誼才職之士廷臣謝表（永樂元年）

伏以羲馭絅中天分陽光而育景慶斗精環四極斟玉液以潤圭璋园波湛而重譯來想涓埃之歸海嶽聖人作而萬物覩諒夢寐之集風雲聽鳴鳥以知和平觀拔茅而思交泰卷阿車馬結束以俟臣鄭巖野弓旌招翹而須我友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翼爲明聽虞后所煥其光華輔弼疑承周家以基其宥密道有順而順應唯厥善之簡在帝心人得全而全昌或以形而旁求天下四靈爲畜益以十朋之龜一得足師輝於千里之璧況値屯蒙重闢而復又爲艸木蕃變之初鼎當兩耳貴以金鉉玉鉉致其奇萃在上頭正以虎文豹文觀其變雖得時則駕騰黃之足不滯於康逵而待騁乃行結綠之光豈扃於巖石昔自羲軒而上已貴明由必育精於曉受之倫迨於成康之時遂設閑博端誠通於道術之選咸謂人知火食則俗變狉榛不使戶習絃歌則人懷獷野乃公得之馬上終仗詩書猛士守於四方遽成禮樂所以鄉修三物明王必知良士之名廷問

十連霸王猶拜秀民之賜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時乘資始六龍總性命之元日應重華五曜集璣衡之會文三曾而偃力見昴宿變爲和風武七德以止戈使野老依然耕鑿用當霜雪而後亟布陽春乘此鈇鉞之餘宏施華袞求多聞以建事是勤巨川霖雨之懷詢敏德而用中豈藉歷山雷澤之侶猶以文武未墜識大小者在人必使禹稷分憂思飢溺之由已爰咨輿渫食有福於王明遂命衡銓蒐無方之俊旬曰文學曰行誼曰才識迪知三宅三俊之心爲敷納爲明庶爲車庸共叶九敘九歌之奏蓋淵源稽古實帝治之首談而禎祥克生爲王家之盛事末流奢麗則貴力田敦樸以挽其波中主風從乃尚敢諫直言以繩其木時維纘道利用通人四友之濟文王皆有奇能偉績八元而稱才子非徒輒美示嘉養樹木者穫十年在衛公而稱梓

琛貴珠玉者走萬里雖神禹不御琅琊寮宷屬有同心將獻明揚之典聖人業先得我夙沛芻蕘之言蓋太祖化成三十五載已騈殊域而轉春風雖虞廷舊事二十二人宜奮新庸以觀亮采麟鳳具有至性見動止之媢于簫管亦有成勞侯雍容而試可彼良臣擇王閒有後於綺黃而聖王得臣抑何分於王魏吾能顯爾樸矣天子之言我與爾縻宛若漢廷之意顏回三教而變虞夏會及昌期賀詣一夜而道鬼神寍逾元后要以鼓舞不倦感澤馬之聲鳴亦使燥濕相從應陸藻之騈合臣等職懋懸鑑空抱廓茀之才學謝斲輪僅守循牆之誼居無管僑之好倉卒何以告公家有高線之賓周行誰爲好我欒激之不薦士恐遂三年箴尹之未知人今既數月相人者必於其友行從王壽以焚書知臣者誠莫如君願就盤盂而借鏡封非一體幸爾及收棫樸同根云何不樂念詩書之稱古訓凡有兩家傅說山甫結爲異代之朋繹周孔之譜咸寍亦唯二事乾象禹謨合爲輔賢之準唯聖人獨觀其大先墳索以取精令當世咸被厥光就已圜而賁釆行一事而三善備備言備德備功舉三物而庶務成成智成仁成勇懋之魏闕知經義以外尙有文行才識之科播於宮牆俾絲竹之餘更領柷敔笙鏞之韻天垂雲漢合奎壁實斗以成章人重山華兼火藻宗彝而作會所謂紫著之下啓王而得朋龜黃雲之傍望氣而知賢者也臣等敢不就深就淺竭方舟旨蓄之思應有應無備夏葛冬裘之用持行墨而課績何以異於教玉人誦簑笠而興言則必爲之求芻牧十步而搴芳艸日寄所思千里而貢株梅奚殊追吉異班奇木留以問於英儒浩水育魚間或詢於委巷咸以乘茲景運廣此德心伏願

屢省非勞敷求爲永欲正側陪卿之成介福必攜僕贄御之皆吉人學無常師要同歸於長治官不求備俾有輔於後昆雖盛世亦有遺賢求則必得而凡事惟在勉強久迴自徵問公等安在哉勿徒徇美麗之言得此人同時者猶須慎諷勸之旨載色載笑則賢者樂歸其慎其難則良臣佑命阿閣之巢五采請揮靑鳥而奉丹書嵩宮之楝十圍言翼騶虞以先淸路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嘉靖十年上御豳風亭召李時等同觀西苑收穫謝表

伏以天賜明昭雨露煥盈亰之穗帝疇離祉風雲通奄銍之聲寄稼穡於維艱篇摹七月慶訛成之有象光動三階由平道以達上田人辨玉禾之種觀一畝而知天下家吹土鼓之歌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農居文德錫範在八政之先治貴力逢大有尙六爻之用豳風告王旨豈別於萋桐保介嗟臣意何殊於鳴烏將由上輕民事故臣不爲鄰自萬里而百里止界陛級之間亦或聖王之親臣故賢無此樂雖徂暑而經秋曷望豐亭之豫築上林於鄠社諫維東方銜高穗於員丘浪言西母唐宗之親自刈麥既終恋於諸王宋王之率命觀花又未孚於本計是以雕冰藝采遺恨乎夜來負土雜芳無襯於日至未有道狩風雅誼浹臣民足示來茲有如今日者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函三作則體文王不盤于田之心斂五宅中發商宗匪懈維常之誼命青耒而耕籍巽解隨敷察璿玉以殷中火龍叶治當使烈山扶轂則先天而不違即使蓐收徵勞猶後時者無赦是以五風十雨不聞破塊鳴條豈必異畝同莖然後銘書入匱適時淸而多暇信樂事之在茲侯王侯伯侯亞侯旅合則一家伸寍

止之言矣女翼女爲女明女聰分無兩體舒儼若於幾康雲勛鵷鷺之高班來觀象爲之成事遺秉滯穗動憶野畔之悲蹙爾祿民脂近惕大倉之放鼠所以先甲後甲之語聆其新嗚呼癸呼庚民心還於多賴一則悟勞而有終者三時忘胼胝之勤一則悟成而身退者比櫛知堅好之序種不斂藏何獨天子之樹瓜華租有圭田行見羣公之拔葵茹土投棗而下報枲往何以觀君曰都而臣曰俞於斯爲盛臣等持小祝大免首之願簪車習苦知甘蓼蟲之依桂葉當有道而佩韍免我負子戴之歌守一畔而逡巡誦饘斯粥斯之詠鍾離疏草早廢禁中鄭崇履聲俄趨苑上豈有蹇夏李楊之績當仁宣二廟每賜西游徒以鼎鉉耳足之班値日月重華遂逢盛事望雲多感蹐地知慚伏願綏履豐年三素祥雲每懸天府所其無逸六符丹誥徧佑農祥大臣近而小民親卽飼凰鳳琅玕之實南風薰而百穀皇再賡卿景爛漫之章臣時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貞觀元年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謝表

伏以天憲初申五色燦勾陳之座日華先明三台聯螭直之暉見嘖室之方開聞昌言而再拜曰兪曰吁紹九德於功歌合聽合觀驚四門之異質星辰俱爛鵷鷺同翔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國有大章謀非野則獲言誰執咎人莫三而迷廷有放勳是生指佞之艸家傳齒穆猶矜觸邪之冠蓋位高則權易擅自引綸抽綍而外心獨據其短長廉遠則音益疎自負薪採芻之餘慮難陳其禮樂故嚴公與管仲謀莒而東郭識其行旌

平侯與師曠稱歎而杜蕢爲之揚觶遇多方則曰巷黿維隅之爲煬漢設諫官但屬廷平之隷文當止輦亦維道聽之言平陵之正大臣幾於死法太尉之申衛案焉用讀書必使時於議事則議不盈庭且命隨以諫官則諫者無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龍飛御極鱗羽快其隨波鸞降鳴岐歸昌因之奏籥敘五德則先不息之驅兼三無猶式蕩平之路謂欽作納卽在二十二人之班以蠖蹊且何當百一十屬之任所以言期於必盡而道取其相維受制臺官備閤之條是遵補闕入直之事陋矣竹室使簪筆者脩寓於虎賁偉哉秦官令記言者收聲於鶴禁詎知聖無細忌衆有同心入告嘉謨不爲懲心於擊柱在宗令德奚愁借劍於尙方博問蹴芻已寬路馬之懼誰云諫鼓必割麒麟之皮要以保泰與言而俱開故使用中無徼而不察臣等材匪礎枉職庇射于濫仙籍於方瀛常驚玉管銀管斑管之異辨中功於艸昧猶懸諍臣諍子諍友之勞味藥言則先嘗而後得於上賓茅茹則先藉而後獻其身素飽堂封誦河淸而知愧華糒軟影顧日色以懷慙旣附木而從繩乃知鈜之有耳中夜整冠料識芻拔鐵之非誕昏深計過疑想珂聽鑰之爲遙卽有諫可相賚皆爲愛之有助敢稱山甫不弋飛蟲伏願智不擇言惟納多則成其大事祈有永勿聽久而厭其常左執鬼中非鉗蹠口高懸魁柄兼稱諸長政太緩則議之以急免後至積薪之憂識太大則平之以寬解相持束濕之慮園有檀而下有穀操鑒伊先馬不剛而轡不柔徵情斯得將使元良嗣響叢脞絕歌有憑有翼婧一人方見梧首之委婉無偏無黨成王道兼聞嚶鳴之和平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黃漳浦
表詔
制誥

黃漳浦集卷八

表

聖安皇帝登極表

原任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黃道周謹奏臣觀建武受命應赤伏之符孝文肇興叶大橫之兆十三廟祏德澤在於人心八百春秋歷年齊於周室日當再旦晉錫之象方新帝出東方離明之暉始見蓋自燕京定鼎而後其數著於麟經鍾岳凝祥以來斯圖貞於雒食臣每敷陳此道未迪逃民間欲救寅圖功實勲多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乘龍正命神宗之享國無逸類有懿孫太祖之肇德其勤錫茲景福牛斗維羣物之始懸象在天江漢亦萬壑所歸朝宗自海作爲聖而述爲明聖明存於志事行其禮而奏其

樂禮樂致於尊親發政施仁虞廷之四門咸闢除兇雪憤唐宗之七德爲昭受小共大共覩安瀾而知聖出作文昭文穆頌醱格以亨和平遂使東晉醜其偏安建炎慙其不武行且重驛來同盡復嘉靖殷邦之舊奚徒羣醜肆屈遹觀陳常時夏之休乎昔塗山之朝萬國後至者必誅暨干羽之格三旬用命者率服屬在薄海俱載謳歌況此遐荒能忘覆幬上天之親有德主善爲師先皇之業底綏用人則裕始邦家而終四海雖舊肇新惠子孫而保黎民無疆惟慶

潞王監國表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謹奏伏以多難興邦殷憂啓聖維大有爲之君應不世出之運所以匡植宇宙奠安宗社爲四海蒼生造福無窮非獨以慰後后之情綿未墜之緒也我太祖高皇帝祓濯乾坤功德邁於千古綱維江漢卜秝過於成周暨我穆宗神宗深仁厚澤在宥天下施於啓禎之際雖有兇醜不廢雝熙徒以師律不宣養寇怙亂朝紳淆濁醜正崇回兩載之間二京繼陷實史策所希聞晉宋所未有也天命未改秝數有歸恭遇殿下元德格於重華仁風洽於四表帝眷畜定立此丕基凡有血氣之倫俱仰神明之表感時識機慕義企踵者籲上穹而懷今日固已久矣臣自三月奉祀禹陵請假入山心廑朝家或有非常動靜普天率土舍殿下誰歸所以徘徊江上廢餐忘寢以期一當自五月聞變以後臣躬入金華召募義旅間出嚴衢收拾餘燼所得東陽義烏永康向義之士可成一軍如原任太子太傅戎政尚書張國維所募四千人永康知縣朱名世所募二千人金華道臣王

調鼎知府王修所素練千八百人舉人龔廣生秀才王同庚朱萬化所新募二千人舉皆有勇知方可資一割之用又聞宇內右肱常在江右晉宋之間賴其雄風如原任右庶子楊廷麟修撰劉同升逺年召募常有五六千人合虔鎮撫臣李永茂所素練三千人臣雖未與約誓而克復之業奮有同心皆喁喁引領以待殿下誠得黃鉞一麾應期畢集上清鍾山之塵次復燕京之業以仰附鱗翼傳世無疆臣不勝歡忭感戴之至

潞王勸進表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等謹奏爲同心勸進事伏惟正位凝命其道尚賢戡亂復仇惟元克建況當屯險之際經綸起於立君在此草昧之間需遲非以濟變以親以長以貴民獻俱有一心曰德曰位曰時天

人既以交應殿下乘衆志以御六龍應元良而賞全璧用賢去奸以復神宗之治擾[redacted]郄敵以紹太祖之勲下慰士民上承帝眷不可緩矣昔孫權匹夫拔刀斫案而開三世之疆晉元懦主舉酒覆杯而立百年之統況以殿下盛德令聞著於海內啓邦載亳適在臨安續十二宗之丕承申八百年之吉祚雖少康宣王不足專美於前又何建炎建武之足論乎昔光武肇造實承蕭王之勛乾五飛天亦當乙酉之厤遠稽南頓俯泝瑯琊知國運之將隆屬一人之有慶恢此遺緒光被前徽臣等已同諸臣講求綿蕞卽當擇日共贊郊壇臣等無任冒昧之至

唐王勸進表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等謹奏爲同心勸進事伏以天造不寍道先立主昌期叶應臣亦擇君維濟否之吉極貴乎剛中故幹蠱之才亟資於先甲邇者　孔熾　橫張兩載而陷二京河山雪涕敷天而[redacted]人鬼恫心非有不出世之英莫勝大有爲之任恭遇殿下偉略著於維城元風聞於王邑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還屬太祖之孫漢家再造神州起南陽者卽復漢家之業昔者寇逼都城殿下已請師投袂況今禍連江左蒼生又仰屋瞻烏在苒則人化蟲沙棲遲則家成荆棘豈得修洒醴以蹈孑鋋守管絃而臨擗踊在昔瑯琊先討石勒後渡五馬之江誓於宛葉初會平林遂發昆陽之績以今揆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於瑯琊語親則親於宛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殿下之身藉猛士謀臣以纘高皇之緒者也殿下冲挹爲懷謙光下濟方以監國之命出於慈禧戡定之勛祈於潞府然而敵騎已至塘西臨安業無固志虞淵日墜孰揮魯陽之戈蕭寺龍灰莫反江陵之駕殿下社稷爲心祖宗是念孝陵之子十六人惟王逾於重耳唐室之君十七葉立國何必沙陀能以禮義爲師雖千里通於天下但存薪膽之志卽七建大於會稽取次以收二京扶南極而逼北極乘時而慰列祖引周世以卜周年伏乞俯狥衆望監統六師使黎庶有歸羌戎率服

詔

擬聖安皇帝還都下罪詔

嗚呼大艱不靖雖見兆於寶龜作孽致災實咎徵於皇極惟厲人曰有命在天惟哲后曰罪實由我朕以眇昏遭家不造起於藩服纘緒舊京深念風雨之漂搖綢繆之不易熟思邇鑒惟在用人是以委任輔臣不疑不貳將圖旁求俊乂拔塞亂原而朕以衡鑒不精明聰未闢左右竊其金鏡姦宄弄其玉鈇含介狄而不求維藎臣之胥忌誓將討賊則曰今年不利出師義合郊天則曰精禋以需畀日賣官鬻爵大者至於台司納賄啓貪細者及於髫士假門戶以鋤善彙借摧抑以煽姦回遂使追崇魏崔謗誹先帝朕思此事先帝諦審已十六七年海內觀瞻非一朝一夕借曰未知豈不爾受而諸臣罔上羣吠作宄倚其冰山欺此轍日其尤甚者采女之詔日下江南朕已屢遐不需而諸臣猶旁求無度鑿山之令迸入雲霧朕已申言無用而諸臣猶肆乞營差是以一年之內狼鷩紛馳三春之間刀鑽併下以門生天子之心作草菅民命之意朕知之而不得言言之而不得行受制諸臣是朕之懦也又如興平伯荼毒維揚斬刈吾民數逾千萬西上睢州欲圖許定國定國不勝怨憤起而誅之是也

高杰之惡已至貫盈定國之罪不過擅殺朕方遣使察明而諸臣許其報復遂至睢水流丹都城幾陷又如光時亨不許遷都實在先帝之意未達權變周鑣不直當道亦因士庶之情少宥鹿馬而皆付於重辟快其兇心嗚呼朕之君父天崩地塌莫與爲讎而諸臣睚眦一李一桃無所不報威福歸於彼輩怨毒歸於朕躬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觀貞元詔中洗滌之令除與官軍決戰死於鋒鏑之外雖臨陣擒獲亦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其先官爵一切如舊今倣此意赦諸罪徒共與維新有遭舊輔馬蔡摧陷者皆即登用加陞一級其已死莫贖者許子孫奏明量與卹典其一切催科蠲免貢監恩例俱依崇禎十七年八九月詔令施行唐宗有言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則不君於人何罪朕方引咎不暇權奸覆國理亦難容彰癉既申廓清可俟爲此馳詔告我萬方

諭惠王詔

閩王近在紹興頗得安集納福爲慰板蕩以來無言不疚每夜禱天願我諸宗藩發憤舉義蕩滌　復我高皇帝之宇而寂寂數日未有應者豈天亦陰隲下民使王郎盆子之事無所張其牙翼乎朕爲閩粵士民之所推戴非有他勇智當於民心亦謂是發憤禱誓者與蒼黎同志也浹月以來黎民勸進書至數百本朕六七辭不得避其元老舊學亦以高皇開闢之天下當有高皇之孫子起而奠之或誦南陽九世之說近於符讖朕不敢聞也書云予有十夫同心語云衆志成城朕持是以征藉諸藩翰夾助之力將大張六師撻伐底定以仰覲孝陵灑掃宗廟扶十三宗之緒唯賢王幸垂誨焉

原文闕

旋收如補敝裘曷不糾合同盟重創而持其後亏以不揣銳志匡復爲東浙閩粤豪傑所推欲申大義於天下而庸髳巴僕之人未有至者先生能以王渾故事推䇿順流從漢沔而下則竹頭木屑俱有聲靈非常之功要非常人所就耳前聞蜀瑞二王忠魂未卹今當遣官祭虀而道阻且長情文未達先生可謁誠訪問及諸世子能嗣封者間關行在朕當妥置不絕其祀又聞舊撫樊一蘅今在遵義近駐遂寗與先生犄角圖復關中嗟乎恩義相起亦在人耳馬援將家以出洛陽竇融遣使以出扶風丈夫欲相厚豈有量哉耑使璽書以致朕懷惟惠察焉

諭原任兵部尚書張鳳翔詔

卿元老壯猷僑寄南服當此靡家之時朕嘗有握手之遇卿能無擇木之心乎曩者仗鉞扼要宜在鎭江而退守吳門撫督既

分兵勢益弱遂至困潰此調度者之過也朕今奮跡閩中欲收合吳越江楚以靖中原將佐勇夫是毗是賴而皤灌諸老實繫衆心語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江北遺臣與吳越之彥今尚有存者乎鄭三俊劉宗周朕已發璽書趣之如舊倉場尚書賀世壽祁逢吉舊兵部侍郎申紹芳皆卿之舊治舊吳撫祁彪佳大僕卿姜一洪皆卿東道主人也卿能與之偕遊乎騏驥在途風塵避路故劍不折新硎自光卿幸爲朕宣播德意朕不以一隅自限遺我大方也此諭江左咸使聞知

諭原任大學士高宏圖詔

先生國之耆蔡也元龜不登而苴鑠雜用兩都踵痛何可忍談前過吳會不及晤先生而先生又仳儺羈旅聞至紹興果有寓棲乎先生之姪允玆姪孫高僴皆近在閩中輦轂之下朕將拂

拭用之先生何不翻然使此中有所矜式且得餘閒領其緒論也吳撫祁彪佳朕已簡任長於西班紹興距此中不過十日無隴蜀漁陽之遠便束裝行矣紹興道于頻亦縝密幹濟人也聞其仗義可風朕已勅行人齎關以俟將垂金石莫負風雲

諭原任順天巡撫起用江楚總督楊鶚詔

爾閥閱之鉅材興朝之隆棟也朕初入閩關駐驛浦城尚有談爾治狀者聞亂思賢系於朕心爾在湖湘間宗社傾危留都繼陷諒亦疾首痛心發無衣之慟矣閩粤諸臣蘊義成風披雲來日以恢復大計責於渺躬朕披輿圖興歎再三欲起東南以收西北雖太祖列宗式靈於上亦豈一手一足之力乎爾湖南世家聞見不乏韓岳之輩豈遂無人朕賞必當功罰必蔽罪不以寸朽而棄長材不以無能而膺顯任如舊日楚中巡按堵錫胤

巡撫何騰蛟巡按黃澍此其人特以舍桑榆收其東隅朕將弓旌責焉爾尚奮庸以終前業率江黃以匡王室桓文之仁亦仲尼所取也毋碌碌爲鄧禹耿弇所笑

宣諭九江總督袁繼咸贛州總督李永茂詔

爾繼咸清直特達江南之望也永茂起於鄧州爲南陽故舊而皆綱紀江楚得士民之心此天所以資朕也朕爲閩粤推戴起義東南必資江楚猶人身之有左臂屈伸是賴必與常武而頌江漢舍江楚奚以乎爾繼咸之於寗南猶車有轡雖遭奔覆尚可及收寗南有子蓼庚生而汗血朕不以踶齧棄此千里也御史黃澍亦雋才著績豐沛朕何忍遺之朕將克復舊物惟求才是務舍見在而摟草野亦緊難矣永茂忼慨開爽爲我縱合三省以應六師騎天下之脊顧盼東西如射隼高墉之上朕於二

賢能望殊深好謀而成戰則必克非一日之力也千里咫寸幸體予懷

召工部尚書曾櫻僉都御史郭維經詔

朕觀江右爲半壁上游名賢所萃我太祖定金陵奄有中原則於是始也爾江右山川包蓄以名節相尚二卿又挺然卓有豎立睹此板蕩不投袂奮節誦無衣小戎之章非情矣光武以布衣起於南陽尚有馬援來於隴西竇融至於天水朕今間關倡義七閩而江右豪傑未有至者是讓隗之書忠臣見之不酸鼻流涕義士誦之不曠若發蒙也曾卿於朕有外屬之親郭維經爲權奸所摧名聞中外朕行大師廓清江漢若得二卿者番君吳芮不足多也亦如竇融抗厲威武以應期會勿徒令劉鈞奏書也秋高氣清將見爾以豁朕懷有知己眷屬幸備勉之毋違爾音

招諭江西兵部尚書熊明遇詹翰楊廷麟劉同升詔

朕聞興朝撥亂要在用人豪傑遭時亦思擇主耿況奮跡於漁陽鄧禹投誠於鄴下各有所見非苟而已比聞熊卿屢拒[redacted]使不辱王命有趙岐之風楊廷麟初圖起兵匡復王室爲奸人所阻亦田疇之志也朕以太祖高皇帝九世之孫奮起南陽閩中豪傑謬引光武之例欲攬坤維清此江漢朕思業不偏安仇不並立用江南以收江北其力似勞用江右以揭江左其形甚便也今江西名宿幸有二君風呼高招得無意乎袁繼咸在江楚李永茂在虔鎭此皆天下勁兵所萃得其要害皆可以決溜下溪推岸破郛也江西名物所都累朝渥澤必有睹[redacted]而嘆微管者倘見吉安劉同升亦爲朕致意曰可出而仕矣遠道不備幸體朕哉

招諭太子太傅戎政尚書張國維詔

朕觀天下西北之運究於東南我太祖初平吳越則金華諸彥雲集居多朕前渡錢塘思與江左豪傑褰裳躡足以救吳會而閩粵諸將急於有君勸朕攬阿先於嶺海欲從廣信衢州分水陸之道今踰一月矣而大江左右豪傑未有至者朕心初懼豈以八閩僻壤不足以屈高賢之足抑朕黽勉思奮不足達於寤寐也古有得一士如得敵國者得一賢如得十萬之師者況爾重臣席豐據優累朝鐘簴實式憑之能遂邈然已乎卿前召募義旅尚有三四千人吳撫祁彪佳亦多有帳下之士會稽相去不三百里能奮翅鼓翼共襄興朝之運即扶日月出扶桑不爲遠矣　匪茹亦觀二卿以爲動止書曰爾身在外廼心未嘗不在王室雲臺麟閣雖不足以動賢者東周微管之業想亦達人之所不靳也勉旃來思尚錄朕言

招諭浙江金華府太子太傅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及衢州原任安慶府巡撫僉都御史徐世蔭原任福建右布政使徐應秋詔

朕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肇基南陽矢志匡復曩以播越旅次金衢不遑致書問諸足下然攬江南山川形勢欲恢復中原廓清江漢必藉金衢之力明矣金衢地控上游建瓴之水可以漂雪臨安蕩滌吳會固豪傑忠義之所從出也亦有頓足而興文成宗澤之風者乎聞[redacted]書到金華衢州諸豪傑皆焚拒不納使者朕甚嘉之朕將以閩粵之師西連江楚克復金陵觀我高皇帝不知江東諸父老誰共圖之靜則扼要以綏南服動

則啓行以收上國此門庭之亞旅輦轂之元戎也先此申諭續有序勳

宣諭原任兵部左侍郎朱大典詔

爾股肱之重臣也先在登萊有恢復之功厥酬不攸繼在淮上漕運不絕陵寢晏然朕甚嘉之比以晉陽與甲須濡隕師六飛蒙塵兩京踵痛而卿受事未久衆志蚤乖烈火之陷春冰朕又何怪焉聞卿陽烏之旅尚有數千而卿子萬化亦毀家紓難義不反面是宗澤陳亮家世騈起也卿能糾合勁士收功桑榆從富陽出餘杭度溧水抵金陵之下朕遣六師從之　此[redacted]則卿爲朕大耿矣彭伯通何足慕乎東陽尚書張國維永康知縣朱名世皆有志識體用兼備卿幸附近就謀之能則奏聞不能不敢以勸

宣諭原任兩廣總督兵部右侍郎沈猶龍詔

八閩兩粵故卿棨戟之邦七萃比閭漸於聲教無以舊撫爲若者即今多士桓桓景從翼戴帝室亦卿綏奠之力也朕既不揣欲率閩粵之士上連吳會　而吳越餘黎未有固心或爲虛弦所下朕欲使之合爲堅城分成劈指無貳無疑何施而可聞卿雲間去歲倡義長帆勁櫓陳子龍夏允彝之所料理猶有存者乎秋風厲疾征鳥奮威水陸之師或會於三江則是卿賢豪濯纓之路也卿何以助我抑爾大纛之下有一二熊羆龍彪出於指顧之外亦爲我求之毋謂胥江阻遠不相及也

諭巡撫福浙軍務兵部右侍郎吳春枝詔

朕觀八閩天險之固其在上游乎延建以北山谿峻深飛走不度此宜乎據守而難於進取也朕將廓清中原上觀宗廟輦轂

筦鑰率先於是必撫此四郡以聯浙西使居無疎虞行有應援熊羆之士不擾吾民矛楯之間自有節奏此豈中才而能之乎爾御史吳春枝長才瑋器赤誠白心寓韜鈐於詩書蘊風雲於囊篋遇物能斷秉法如山可授巡撫福建福延建邵上四府福寍一州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聯絡浙西溫處台寍紹金衢等處寍順平[redacted]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爾以撫綏吾民削平亂略使奸宄不生日闢百里則吾願也其都布按三司及副總參遊守把各府縣所官俱聽節制照例舉劾其有違玩阻撓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應拏問者逕自拏問臨陣退縮逗留不進者悉以軍法從事勿以掣肘自生諉卸嗚呼江左江右爲半壁之要區爾既駐劄邵建則信饒昌贛亦同臂指之義其人情向背事勢合離東西相及行將俾爾奠此二方以宏遠略勿謂區區清此北道也嗚呼得一士賢於十萬之師用一臣炤於千里之國爾往欽哉

諭原任安慶巡撫徐世蔭詔

聞爾清練不苟人也入閩以來多有誦其芳烈者皖城事業未及盤節委刃而去使人疑其躊躇朕甚惜之今朕發軔閩中衢州廣信爲此中門戶衢州東控金華溫台名城數十廣信西控饒昌常玉鉛山則我輦轂之縣也朕前過姑蔑欲遂駐蹕二郡召二郡父老及諸紳衿探討進取之策而閩中子弟若於無君逼朕權都三山以安衆志朕少而讀書長嬰國卹嘗薄晉元宋高之爲人寍能閉門守關置二京於度外乎朕視二郡猶綦兩眼不可緩也爾家開化去此不三百里可往來二郡行招討節度之業與爾族兄應秋共商略也朕方創始先謀而後官行馳

節鉞以副便宜爾亦與江東父老再宣義問廣其德焉

諭巡撫徽寍池泰等處地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金聲詔

爾徽州視金陵股肱之國也太祖杖劍發硎於茲爾以長城託於桑梓展厥新猷則豈可量乎前有巡撫六府御史賀登選及屯馬御史胡時忠皆敦茂貞實不二心之臣也爾亦嘗與握手商救時之務乎朕有南陽故人包鳳起向以儁才爲中外所推或假節鉞今在何許有環舊學官馬應禎亦唐國護衛有嚴陵牛牢之風聞皆往來徽宣姑孰之間爾幸與賀胡一二侍郎察其所在爲朕致之廚有腐肉則賢士不附遺簪在山而家人不親爾以匡襄餘閒思朕舊服肅清灑澗又豈可緩乎幸悉圖之

諭溫處總兵葉光謨詔

爾溫處之於福閩股肱之國也朕將挽滄海而洗江漢則爾其右臂矣朕卽位甫五日而爾首先歸誠勸諭官民去逆效順朕甚嘉之昔我太祖初興而俞號國以水軍來歸張蔡公以舟師自奮雖遭遇異時而忠貞一也溫台距京口不千里聞其水路曲折皆可停泊隨風引帆皆可達於大江爾能以長鬣戈舩泝上楊子與大軍會於燕磯　旣靖則四海安瀾矣無徒曰招一邑討一縣示以兵威使沿海居民引足無措也今以特恩授爾正總兵再加二級與關防一顆建牙府治仍賜蟒衣一襲淮其腹玉巡判李兆星釋其離任之罪加陞三級參將王朝昇准陞三級督管中軍事以侯敘功其士民倡義助順者生員予授試中書舍人百姓卽授欽依守備嗚呼惟天輔德翼十夫之同心有道易與弔萬方之無罪是我太祖之天下也毋以遜遠替爾前勳欽哉

諭兩浙效順士民詔

爾負海之國被冠帶而說詩禮二百八十年矣漢帝嘗云江南多好人謂爾越州也朕高皇帝九世之孫痛哉士民陷於湯火每念江東豪傑所出欲與二三子弟廓清海宇寤寐思服三月於茲而爾溫處副將董光謨率先效順巡判李兆星同守本郡參將王朝昇暨丞許珖守禦吳國杰等各奮志勵忠保有淨土以待王師已經陞別敘賞外又有溫州舉義士民若周世發何兆龍陳文達張世保國家慶張守初國電陳文通鄭維城黃中位王國斌薛廷賢丁祚劉亮王世昭王安邦張兆龍賀機潘雲鯨朱子龍楊廷忠張國輔陳宗相朱國典侯應亮徐應化彭光顏陳應爵及梁挺芳嚴維式陳璋張雲麟等三十二名其卓然自著者生員卽授試中書舍人百姓卽授欽依守備又若副總兵李唐禧所報紹興府蕭山會稽山陰上虞餘姚等縣皆有倡義掄　官奪回印信者及海寍縣義民不肯剃頭盡[redacted]皆與田疇同風不賣盧龍之塞宜察其的實姓名依溫處等例授與中書守備等銜以鼓忠矛而策義厲至於縉紳尙須入覲以別資遷嗚呼祖德在人流風未殄觀爾東南之先聲卽是敷天之衆志上帝臨汝毋貳爾心

諭浙東士民詔

爾天下冠冕之國神禹所奠靈秀攸鍾我朝三百年忠節勳猷爛於史冊邇者留都委轡臨安不競朕在閩中卽位方數日乍聞錢塘知縣顧建咸死綏朕爲之設壇祭奠又聞劉宗周指水自誓祁彪佳倡義隕身朕對邊臣揮淚衣袂盡濕此皆發於繇衷非有所要飾而然也比乃聞溫處台寍一帶士紳共起捐貲

堵禦　官或奪同印信或殺戕　若溫州縉紳已先具名通啓朕甚嘉之爾會稽上下薪膽餘風英賢從萃若舊大宰商周祚宗伯姜逢元司馬徐人龍太常卿金蘭大僕卿姜一洪來方煒大理丞章正宸藩臬舊臣王思任潘融春等亦皆先朝之蓍蔡也至若詞臣詹事余煌朱兆柏宮坊陳之遴等皆行鏘璜瑀音吐宮商豈有忍視鄉閭坐拜[redacted]之理今除祁熊佳曹廣陳相才原任閩中例應來就考選之外其有能董率子弟

十數名而上奪同印信一二顆而上皆給與七品流官文自中書行人武自都司守備其有奇能異等用少破衆轉敗爲功者雖高官厚爵朕所不靳也嗚呼文成忠烈俱爲里社所宗種蠡倪然豈必異方之物心力既專才智自出今遣爾司官魯艮梓專勅一道宣諭浙東等處勿以道遠而貳爾心欽哉

諭杭州士民詔

爾臨安南服之都會都邑之冠冕也以金亮之猖獗殰蹟於皂林今以區區　飲馬聖湖而爾等強顏　趨風使高皇三百載禮樂之宗復歸腥穢不待智者飲恨追心矣朕卽位甫數日聞錢塘知縣顧咸建見危授命朕爲置壇建祠臨祭極哀既又聞詹事吳太冲進士陸培等亦各仗義不屈遂志隕命因皆一時之賢也風雷洊驚金箭垂盡朕以間關入閩未能秉麾畀此一方拯我百姓非朕之咎而誰乎朕今已揚厲六師刻期撻伐爾臨安九邑人才甚多暨於檇李吳興熊羆龍彪之士投袂應節此其時也爾大理卿沈囦培舊巡按陸清源巡撫錢繼登行人費景烷等今皆蒿目時艱縈神世務寍無刎頸之士先我戎行曲踊之倫超於後乘乎而寂寂如此不獨鄧禹耿弇爲能笑人也朕破格用人賞期必當其孝廉茂才能獻奇致精資我興復者朕皆并虛左而待之兹遣行人昭播朕意朕不食言欽哉

諭溫台士民詔

朕起南陽遭家多難迺逢國恤奮翼明夷間關入閩文武勸進牋數百上朕未嘗不北望揮淚摳衣引卻也獨以三月無君祖宗匱祀勉應臣民以折[redacted]之氣或終日輟餐或中宵起立批答蠶午手指爲痛古人嘗言爲天子不如諸侯王之樂朕每愴念生民惓懷君父蒿目兵饟焦心湯火仰視元蒼如或迫之卽欲追尋故藩退守翰服豈可得乎爾台州縉紳王立準陳涵輝等武足折衝文垂黼黻諒亦知朕區區之懷非有所利也溫州縉紳李光春周應期林增志李維樾王維夔等皆嘗揚厲崇階策勳中外嘆鳴鳥之未聞傷拚蜂之不造而詔書已到嘉告尚遲豈扶杖之違情何一見之難決也朕已勅諸元勳大張撻伐其先委順士民葑菲可採者已具有鞶錫報其來誠爾孝秀而上紳衿而下孩春陵之遺風追瑯琊之故籍繹厥勳時敦茲微管偏告富鄰何可後也茲報功明典已備在詔書中今再遣車駕司郎中周爆新前來垂申朕意欽哉

黃蜚可掛震鹵將軍印正總兵制

（洪思曰蜚頗有匡復之志南都陷後猶與向明時朱贊元胡學海十六鎮皆在江上往來池皖間黃子知其忠純可任事故有是命蜚果大破敵於燕子磯老龍潭而後殉鄭甚烈乃詔贈震鹵伯祭八壇）

勅總兵黃蜚爾遶左之飛將也古偁良劍陸斷蛟龍水剸犀兕將軍之謂矣比以五鎮乖離師徒散潰[redacted]飲馬　大江將軍獨能整旅殿後志圖興復有祖逖擊楫之風（洪思曰九月黃震鹵果合向明

（時十六鎮大破於南都池皖間燒數百艦死者以計生得劉花馬夏子等將又擊死平南伯於京口功雖不成海內震焉）朕甚嘉之今閩粵貔貅尚逾十萬謀雲猛雨咸切同仇朕懷薪膽率先多士欲請掃　以纘我高皇帝之緒自肅鹵（許國曰謂肅鹵將軍黃斌卿也乙酉八月封肅鹵伯）諸將而外誰當與將軍共事者傳曰得道多助記曰有志者事竟成將軍曾與斌卿等共事故咸推轂將軍今可加將軍斂印而道遠未達嗣當入覲孝陵與將軍飲至於龍江之上克復南北破格之典具朕詔中相信如何

制

山東道試監察御史制

（洪思曰朝廷方憂二侯之私人必遂紛紛爭以言利進大若民矣又朝廷初建所慮者亦唯一年百有三十有一萬九千一百六十兩兵餉之不足耳忽有一少年自請欲為朝廷理軍屯及捐助凡四事而二鄭保任之必欲官之以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謂理軍屯有裨兵餉大政一時朝廷亦安能不依之子乃為草是制其反覆嗟咨無一字不盡其病氏也言之甚於流涕宜二鄭之歎歎然子與朝廷亦安能事事不與二鄭忤）

勅爾名門之裔以孝廉起家能留心軍屯注恩兵餉亦可謂識務知心矣衛軍三百年存者不能強半補其逃亡則勾稽為擾抽其大戶則一戶兩軍衆議加置寨兵亦皆農民也歲時鼓舞則為寨兵登之尺籍則無一願者捐助本乎人情屯田原有舊米此四者何以稽之使民無怨嗟衆皆胥勸也爾少年多材甚目國卹必清衛軍使補伍者不囂清寨兵使歸農者無怨理捐助無抑勒之嫌察屯田無重捲之歎亦曰寓兵於農察田歸米順人情以成治法而已爾行勉之朕破格用爾亦謂章張之家象賢必世非謂二侯（鄭曰謂平鹵侯鄭芝龍靖鹵侯鄭鴻逵也）保任責效非難也爾任此四事有裨於國無擾吾民朕實眷爾不然責有所歸欽哉

金聲可提督徽寧池太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制

勅爾徽州六縣皆於寧國山峻水清俗險而民好義自比年以來寇攘頻興黔滇楚蜀之兵往往假道擾我生靈爾詞臣金聲能糾合閭井坐而折衝使新安老穉脫於湯火雖田疇之守無終逢萌之保東海何以加焉今將假爾節鉞撫綏茲土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徽寧池太提督軍務糧餉平鹵恢復仍帶詞銜與方士亮游有倫共商兵食以桑梓為任朕用漢唐法而破今之拘然惟賢如爾則可不許援比為例爾其亟蕩滌腥穢甘膏吾民行將[redacted]爾廟廊覲我高皇帝之靈朕誓還一統於南北功分全半賞格具於詔中其自勉而遠布之爾尚欽哉勿替

朕命

誥

川湖雲貴督撫何騰蛟誥

卿朕之故人也念在咸陽肱膂與共殷憂多難何可弭忘今天下雲擾賢豪遵養未有應者獨使　張禍均晉宋是卿與天下之所共痛也朕眞性悃愊卿所稔知令太祖列宗三月不祀卿謂朕能忍之乎閩中貔貅如林鷹揚奮出欲乘勁風　此[redacted]然而卿舊治朕之右臂也聞卿弟姪隕命深用痛心又聞至沔中再還湖南湖南諸郡尚我故疆石柱鎮[redacted]諸長司素質亘勿義誦我明恩秦家羿流毋毋立功寨外而況於七尺男子乎卿可為朕問諸賢豪義旌勝鼓乘流順風何難之有便可佐國家者率以朕意布諸中外俟江漢廓清入覲孝陵朕與卿執手道故曰鳳陽麥飯久未報者或不遠矣路艁月留心於太湖訪之俱朕心上事也為此專人特諭并使諸長司咸知朕意

黃漳浦集

策

萬曆四十有六年鄉試策

（洪思曰應戊午鄉試也子爲諸生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故其言時政深以黨患邊患爲憂已如此一時幾爲劉賁矣神宗末年上倦於勤下無良相正學衰而邪說作汝中宏甫之言滿天下所憂不獨二患之方深）

勤政第一

夫帝王之道法天而已矣天以虛故無爲天以健故無逸無爲故治無逸故壽世無與天爭治亦無與天比壽然則獨無不可以致治獨有不可以致壽此周公仲尼所以逆閉於其始也何也天下專靜葆眞之說皆可以治一身而不可以治天下廣成所授黃善卷所授舜皆本於艸野之飾說而卒頹爲風影而無歸故方今所謂元氣神氣者亦宜迂儒置不陳乃道有至要可

壽可治壽則渺喬松治則齊唐虞亦可爲當宁進一講也旨哉子思子之言不息也不息而久以爲壽不息而徵以爲治至壽配日月至治配天地此其說皆取諸乾而本之周公仲尼此二聖人者精於易也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其乘除之說萬五千六百二十有五故爲列象所宗以天地之至壽用之者永國體之者永年不可易也唐虞兩帝享國百五十年未嘗以一日自爲天下朝命二十二人各欽然無曠不以艱虞叢脞累其君一日舜思爲衣裳黼黻五采十二章六律八音之樂而禹趣比之丹朱傲子晝夜罔水頟頟行舟者以不保其性命嗚呼摯哉有商高宗享國七十年則亦惟傅說甘盤之故而文王自中身至九十則亦黽然以託之四友也乾也者其六陽而後成焉世豈有逸其四肢孤運其心而可以享年者則亦豈有逸其身不運其四肢而與金后共無懈者乎殷周之間自中宗而外享國至久惟周穆車轍馬跡欲窮歷天下而卒以百壽獲沒於祇宮則於甫刑之書大有取也彼其反覆丁寧克審念之於周公之意豈相遠哉漢武享國亦更七元行迹類周穆而數亦近之試繹其元封諸詔與輪臺之思悠然已不下呂刑也此二君者皆近於壯史而遠於乾故徼豐於壽而嗇於治然後世之言神仙西極褰裳濡足者又輒宗焉夫使深居清攝而可得壽則周穆漢武宜夭其天年又使養眞守嗇可以託天下者則是與豹面虎齒戴勝穴處者而共爲帝也白石創業之君與中興之主其保祚皆長大抵其精淬力勵亦皆有不息之意焉周之宣平視商高宗則固庸主也而考之載籍宣五十三年平四十九年無亦其以雲漢匪風者有以惕其心而震其年與我太祖手闢乾

坤復羲農堯舜之天下祚以億世何足爲長然猶心慮後者漸生則逸嘗教諸王暇日引弓馬抱重石耽玩無逸諸篇世宗中興厲精爲治後頗益綜核而及其旣也乃亦微託於無爲以啓其逸心一時大臣亦有心附異說從臾爲西宮之事者夫彼豈以風后力牧襄城七聖皆實爲崆峒之言者乎三代以上臣皆配其君故罕有君不及其臣三代以下臣皆不及其君故君之志奢而臣不敢以爲閑猶短綆之屈於長木也今天下所鰓鰓慮者謂今上之法肅皇而過於包茹與彼時微異耳夫今上卽淵默似一切爲不與而渾厚之氣於今未傷權阿之多落言路之傾仄未有至於彼時者也所患諸大臣徒託爲雍容無實有經國之意以聳於人心而諸羣臣又率呶呶爲不切之談以瀆上聽今其漸焉以爲是爭迎言者之不足與謀昔夔典樂而其

自言曰予擊石拊石鳥獸率舞益亦曰上下艸木鳥獸咸若夫當虞廷而鳥獸來格鳳凰翔蹌丹瑄寶甕出皆其臣之爲也而上安受其功故得喜起以共爲福今羣臣之言皆泛然自騁其臆動數千言及其不信又以叢脞震其上是今日所規用爲瑱也而猶以冀一旦之悟豈不難乎雖然猶有慮焉高宗享國七十二年而卒溺於祭祀肜日之書譏瀆也毋亦有黃金祀竈之意歟凡長年之君未有不溺於此今毋亦有其漸歟故曰陽德衰則陰節至老之戒得雖聖人猶談之然則如之何曰爲大臣者正已而漸閑之柔從而彊守之多致其身以親之勉勉自爲而後申其言昔伊尹召康公皆百二有餘歲以壽國而壽其君是則大臣之務也

正學第二（萬曆四十六年鄉試○案此篇及下邊防篇皆從鄭白麓本補錄宜與勤政相權黨禍等篇相次）

道統之說爲聖人而開者也聖人不出其緒滋繁記者以爲記誦者以爲誦學者以爲學教者以爲教故記者得口誦者得耳學者得䏐教者得指皆影其一端以象其隻體而必自以爲聖人拳曲其緒謂統在於是此子夏所自疑於西河呼天而忘其罪也有宋諸儒自濂谿始以爲直接洙泗遂掃古之所尙以歸之豪傑謂未窺聖人之道吁是矣彼諸夫子堯言舜趨恂恂若恐隊者吾服膺焉爾至於洙泗之源吾未識其短長也昔衛將軍文子問諸子於子貢子貢舉十二人焉文子曰以子之言則一明王之相也子貢退以告夫子夫子又舉七人焉范文子桐提伯華士會晏嬰伯夷叔齊柳下惠者是夫子之所取也夫子貢與夫子之論人若此矣卒未有剖之爲道德與豪傑者而性

道命仁义夫子所罕言乃取所罕言者日夕而研之以爲入室爲升堂豈不異哉夫誦服聖人則必知聖人之微意而默焉存之夫子之罕言命仁不言性與天道彼其意誠知後世而下必有創爲異說以鑿人之肺腸以爭此一言之得者也而卒自騖焉陰墜於佛以顯爭於禪吾知其未之能爲也有宋諸君子既不得於時則退修其身若孟子所謂窮居見於世是亦聖人之徒矣而必以爲聖人之統必至此而開則將何所置彼宋前諸君子也哉伯恭之沒也同甫弔之以爲有聖人必有聖人之才之識而元晦深病之以爲不尊夫直以爲窮居見於世則不尊何病焉而必以爲聖人者是何也故以理而言則心性不必爭以道而言則聖人不必營陸氏之必言性於性未必合老氏之必言道於道未必明夫聖人之道則曰博文而已約禮而已矣荀況曰不明王道不述禮樂而日爲奧窔之論者天下之陋儒也荀卿沒而賈誼董仲舒申培韓嬰劉向鄭元服虔賈逵吾猶有取焉若夫廣六經之意發自杼軸適偭其窮近於仲尼之遭者其惟王通乎夫有宋諸君子迫於戎狄治統既絀而欲以道統自與則何所獨自爲門戶必是此而非彼故致知主靜者之至今爲梗也是以道莫大於不爭而學莫要於克己豪傑之與儒者均之可爲聖人故以子貢而述諸子則董生河汾濂谿伯淳正叔橫渠堯夫考亭是冉雍顏淵顓孫師子貢子夏宰我言偃曾參之行也以夫子而述諸子則賈生葛侯李文靖韓魏公司馬君實范文正是范文子桐提伯華士會晏嬰伯夷叔齊柳下惠之行也然則聖人右豪傑而左儒者乎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聖人之微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雖聖人終其身猶

自以爲未有焉爾

相權第三

奉王器而尙寬宰王柄而尙斷此雖世之恆談而理未有易也何也王太尊而過於察則下難堪相委權而衆爲託則上不任然而王不以權與相則下益疑相又以權自與則法必亂是以君釋相權而一歸之人王再釋其權以公與之相則天下治矣昔者堯未舉舜岳牧是謀共工伯鯀堯明策其必敗而猶聽之試异及既得舜宅揆是謀流放殛殺衆或以爲太過而獨行之不疑夫其先也堯不與岳爭智其後也舜不與堯爭仁爲堯者不亦神乎舜既代終垂咨四岳以命九官曰能則能曰諧則諧夫舜不以前之舉凶罪四岳岳亦不以後舉疑前試而唐虞之寬斷槪可知矣三代以降上疑其下下窺其上齊桓公既得管仲唯管仲用舍是聽或謂桓公曰管仲樹人矣亦耳而目之乎桓公曰吾於仲父既耳目之矣而又耳目其人則耳目人無已時也故爲上者無私鑿其耳目則聰明不障賈生曰易喜而難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過者宜爲貴上難喜而易怒則人易危忘人功而識人之過則懷才者其退是以王術貴周者是荀卿所深詆而夫子所不取也凡奸人之欲以煬其君欲以中外之隔陰窕其術者則必以上之權爲周故欲用一人不以聞於人欲舍一人不以聞於衆出一人而用之舍之使天下震不測焉自以爲忠而實足以亂天下何也君相之情不宣則閽寺之言必秘以天下之功過託之陰人之喜怒以隔牆爲室術者宜有識者之所不取也子曰其爲上者可望而知也其爲下可述而志也荀卿曰王術貴周則上愚其下而下述其上矣是以天下無難知之人而不可必其用有必用之人而不可必其不遂上之人恐以用之逐之爲天下料也唯其必出於己故其道益詭而靡常春秋之法使人自相舉也故晉設三軍而六卿皆脩范宣子讓而羣下皆讓因讓而與之悼公不疑漢代之制亦使人自舉也故賈翊之短左雄而左雄不敢以爲逼斗辰不以代日月日月不以代風雨今卽法不得以自舉獨不得與衆舉之衆去之快然而無所晦昧乎夫爲人君而與相臣爭用舍此天下之不祥而唐王之大疵也昔唐室之盛而有除吏不盡之嫌陸生之信而無以去內批斜封之弊故其時用舍無足觀者惟李公之訪裴令也出其疏中三十餘人數日之間用之殆盡史籍以來獨此一事差強人意耳今卽相臣不得自用舍獨不得舉其應存應去應汰應留者愼簡其事而以去就爭之乎

黨禍第四

朋黨之故今人言之詳矣聲味之滋晏嬰辨其始水火之論司馬正其終然而同異互見與世俱生方爲調之適以黨方爲解之適以爭末流之勢崩潰愈甚識者讀詩而欲以反之無競夫無競者聖人之心非君子所能及也吾以觀其競端皆不始於君子之立見小人之禍心而始於王上之不攬權夫王攬權則禍福有歸禍福有歸則是非定是非定則議論息而賢智愚不肖皆可以各營其局古之立官也各就其屬或終身不更其事王德之闕則各以其事諫故謂之官辨六屬之計利弊相因出其短長以至相成故謂之官聯辨則不黨聯則不爭辨而黨聯而爭則以付之司虣正其曲直故其士力於行事而不樂爲議

論夫議論者吉凶之械而戎好之門也王權委於上則士議競於下甘陵牛李朔洛三議之興皆於季世也然其敗不同漢季之敗也范李諸賢起而維之不黨亦敗黨亦敗然而黨猶以折閹寺而短奸雄之氣唐季之敗也不及漢宋季之敗也不及唐而宋以正唐以邪唐以角小人之威燄宋以鬬儒生之間氣夫爲唐宋之諸君子不可以已乎臨川之橫慫非有突厥吐番之暴也雇役助役非有恐怛謀之慘也歌不哭哭不歌非有維州涼州之釁也而交搆至此夫於諸君子無譏焉耳獨惜夫用者之乖於道也用乖其道而欲其不爭猶以黃耳與瓦甑同爨也以黃耳與玉瓚同爨置水焉而撓其中則或碎焉或鬬焉而況與瓦甑同事乎故士如器也上如衡士如水也上如準夫上無以平士而使士自平其畛猶無衡而量器觸手而軒輊無準而量水瀉地而東西決也周祝曰治天下者用大略火之性故颺上知時者隱約水之性故趨下董仲舒曰地見其形而天藏其光爲臣者職地爲君者職天天藏其光故其神不測地見其形故其高卑險易可得而材也夫不材其高卑别其險易使人處之則是虎豹龍蛇之所穴處也何日平之有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凡人之心各有爭氣十棋之言而有彼此焉則袒已左右矣唯上之人一之於法則下之人不得不出於道故曰道由法立者也和由禮出者也韓富之時相爭下殿不失和氣非二公之能而權之歸於上下固有以用之也數年以前諸君子嘵然亦有朔洛之事今既幸自銷融而猶似有輕重之數勤當道憂者夫亦自竭其心力以効匡策則是非之氣固已化爲盡瘁矣善哉程伯淳之言曰天下事非一家事奈何以勝氣與之夫以勝氣而與一家尙不可況天下乎詩曰各敬爾身不畏於天是之謂也

邊防第五

天下之事有緩急時有利鈍謀有寬斷千步之內夷險易形一日之間進退殊貿以目睫而決千里之變誠非儒生所能籌也長老常云　兵過千人則不可當此亦晉宋之間造以嚇兒啼耳非其聲實也[redacted]　之數勢不分大野先之種未殄於北則[redacted]之　不盛於東猶水之謝木也唐宋以來都陝及汴驕子之氣溢將無同太宗以百戰之威深入　方而無所得宋遂猖獗以奪遼東之地方今天造燕山王氣所萃而　譬之飛蝱左右叱之卽時驅時反豈必操劍逐之哉昔漢文帝以書問太子家令條上兵勢已盡於此矣彼其時匈奴無甚長技然己常剉漢兵數十萬樊噲議橫行而劉章以爲可斬也今里直兵過數萬烽火之勢耀於東關而愚獨以爲無害者天人之數固不及此也非天人之數必不及此凡彼所　於我者皆有奸人窺吾之罅以爲吾將士皆藏頭膝間必不暇爲大舉故耳夫吾卽不大舉而勤徹其桑土以遼左與之悉遼左之力宜無難一[redacted]　者又取半年之費以潛備於西北卽以虹蚋待　奚失乎夫天下大勢所可慮者二三衛之屬迫於肩背榆林閉道北鹵可通又左顧北關一綫之隔吾重城北關則里亘以爲辭夫吾不懼里亘以爲辭則必不求之里亘亦不徒求之北關　之屬早借牛種逼於咽喉通州之漕數日可至又議奪南關百一之虜吾安棄南關則漕河以爲命吾不懼漕河有事則不求之里亘亦不更求之南關夫不求之

里亘不求之二關而必以爲無患者是艸野之所訴也夫艸野不誑而神器不驚則吾內取之耳沓澶淵之虞棄公以求之君身而天下晏然況夫御極赫然一旦之使而人心共肅兵不更議強餉不更議足將不更議良賞罰不更議當義馭之下魍魎坐銷是豈煩屈五指而揮其麈尾哉故合符鑰之發必不繼也召募之兵必不練也利啗之將必不戰也臨時而計之必不辦也今則釋寬坦之地大城而將壘之則亦必有經歲月之備必縱騎士而營屯其間則必有數百里之堡必以秋高馬肥僅僅爲防禦之計則聞之遼人遼左春肥蘆高於馬馬囓荻驟肥馳驅倍於北狄而雲中上谷方有花馬之守豈不大費事乎爲謀期於萬全今必以目睫而決千里之外則愚生所不敢也（衡曰黃子蓋憤神宗既惓於勤常不復視朝舉朝莫敢言而羣小又競以深居無爲養眞得壽之說進諫者益不敢初場中但以治道爲第一問故黃子直言勤政專以無逸對謂帝王之道法天而已天以虛故無爲天以健故無逸無爲故治無逸故壽時典試丁太史紹軾欲以了卷置第一及閱是策有曰世宗中興厲精爲治及其既也亦頗托於無爲以啟其逸心今上之法世宗卽淵默一切爲不與而權阿多落言路傾仄有曰所患諸大臣徒託爲雍容無實有經國之意又閱至邊防之策皆疑其言太直恐爲朝廷及諸當事者所忌低回久之乃竟置爲第七人黃子之直言敢諫蓋爲諸生時其所學已如此矣彼區區之科名得失上下又曷計哉石秋子師每言後竟以黨患邊患云其國其患蓋成於神宗之世諒哉此黃子所以痛哭於秋試憂之非不早也）

天啟二年進士策

（洪思曰應壬戌公車也時場中分考者博羅韓公日纘得是文異之曰此必閩中黃幼元也已而果然一時以爲美談）

學術

愚聞多欲之臣勿與言格君無術之學勿與言諷古古者有圖象已出制尚繁多諸神聖皆知王索之爲虛文將舍其象器以求於面對口授之際故黃帝之師三人大塡大撓大眞顓頊之師三人綠圖老彭伯夷其後帝無常師呂尚以先朝之老西面而授黃顓之道曰敬勝義勝二者而已夫黃顓之道得於六師呂尚兩言而舉之曰敬義故知典籍之原厥有其要敎學之道存乎其人古之賢士君尹壽西王國務成子光貸子相之流亦皆草野隱茂無甚誦說而堯舜禹湯咸其東面拜受之者何也凡古之賢士皆非其身濟其知堅礜其志誼無膏粱子女玉帛之奉以剝其外無是非愛憎得失之慮以敗其中其爲帝王者雖如黃帝堯舜猶書其衣裳冷佚其內果女鼓琴欲觀古人之象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出有讒慝之言於是自紬其道以請命於巖野退而與諸臣講論於庭其時有禮樂刑政六府三事而無易詩書春秋其有講論而爲易詩書春秋者欽若昊天敬授人

時帝與羲和之講易也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大禹之陳範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大禹之歌雅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之賡頌也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史氏之陳風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大禹之說春秋也夫古之講說者如此故昌言於廷而後世爲憲今之講說者火動於上澤流於下兩意不相濟無故而聞一成說一若有迫於故事相應而不可已者然是以上聽益高下言益迂聖賢之力進距於旒冕退距於唇齒中立而無所宿則亦噫噫云云而去是以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三公坐論一變而爲講筵與夫矇瞍誦詩史獻箴百工奏技之變而爲俳優也兩變者先王所至慎而寖爲流靡也是則今之賢者之過也故曰天下道盛則臣賢其君典籍之言存於人天下道衰則臣不及其君而以前人之言

讚於鬚眉昔者成湯之學不及伊尹故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傅說之學亞於高宗高宗曰爾尚明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夫伊尹學於堯舜故以堯舜督其君高宗學於甘盤故以伊尹督其臣此兩君臣者升降微殊而原本講論則一也今天子學多天縱齋室東向之典不復可求而其羣臣風旨言論率無有遠當於天子之意每遇講說天載彡默則高誦典義篇竟而退記曰天子入於太學承師問道退而攷於大傅大傅有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故古之天子不率不則天子之左右則皆有罰也今之保傅必垂首客容以事天子之左右而欲其引古據典微言讜論有益於天子之前則豈不難乎漢臣樊準嘗稱孝明之世多徵名儒以充禮官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其求政化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匈奴秩訾車且之長悉來就學詳思其言欣然明盛今[redacted]士不靖方一　無妨於內治而談者遂以辟雍四學上親貴仁上齒貴信上賢貴德上尊貴爵之爲迂務其最下者乃以埽候爲講論夾刺爲詩書門譜爲函丈青蚨以爲意白鏹以爲旨相聚而講誦之嗚呼此聖賢之所以不靈而詩書陳說之所以無效也昔當宣宗章皇帝時則有楊黃蹇夏終始一德講春秋則歎聖人匡時憂世之心講周書則嘉周召令王賢臣之治孝宗敬皇帝時則有徐劉李謝對召從容文華講後優渥之頒平臺暇日密勿之諭今天子溫恭濬哲月恆日升遠追黃顓敬義之宗近法祖宗聖天之學是在執事反躬自擇術焉愚疎賤未之知也

人才

才智之於人若精竅之相麗也節堅於內而動生其間藏精於心而識通焉故去節之才喻於膚肉隨動而不久去智之節喻於髏骸趍死而不生聖人非貴不死之智而賤不生之才貴夫生天下之材而成天下之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寍用終日此言夫秉節而能智者也天下多故則賢者取以自寶而當事者所不敢說所敢說者因事識幾見微知著可以作可以止可以生可以死識幾而作者周公棄龜而決翦伐之師仲尼仗劍而肆萊人之戮見微而止者楚子勝鄭而有憂色范燮反師而命祈死識幾而生者晏嬰升車而止僕夫之驟韓厥引舉而避二族之兵見微而死者狼瞫擇地而成功於河曲卞莊攄志而致命於齊師故豫之六二則有二義焉六二之動言豫之解也解者懈也豫者怠也處豫而懈怠則禍患生焉其爲象也雷動於外而險生於內丈人可出長子可去其爲師也不可以久處此一義也君子謀事知常之爲豫通變之爲解知常而通變則卒撼之不可動驟掣之不可反其爲象也坎止於內而物震於外其行師也先計而無不當此一義也故豫之六二兼此二義者吉凶先見其道甚微聖人恐人之易動故係之貞吉言不貞則不吉也其應爻曰貞疾恆不死言不貞而疾則必死也今之建侯行師者爲智則不豫秉節則不貞臨事則懈當幾則不解猶豫而前御故聖人惡之以爲反顧之獸也愓之以介石申之以不終日言委蛇觀望延靡歲月者之必不可以大作也是以古之君子其秉志也必堅其慮事也必審其發機也極疾相機也極愼不夜行而惡陰不日行而惡影攷其爲動本於明膽而存於沉決明若洞的瞻若矢發

況若虎覰決若兔脫皆至之不違頃刻中之不爽毫末是以留侯當食而銷裂土之謀淮陰解縛而資左車之說孫郎斫案而子布懷慙張華斂手而當陽決策裴度摧衆議而與李愬圖功苻堅誓族人而授於景略此六七公者豈輕於嘗試不終日之計哉其持識甚定取力甚固介然必發然後一日而從之也故古今之事有不審其幾察其動以一日嘗試則必取笑於萬世而豪傑持之皆不至於敗者曹操以六十萬之師冒暑而越荆門苻堅以百萬之衆棄都而入淝水突厥吐番以兩不相下之戎遠至而趍利契丹以三萬之騎歷千里而犯澶淵若此之時即談笑博奕單騎免冑飲酒酣謔四五日可了之今使寇無萬里爭利之師而欲收淝水荆門之利將無三矢再復之威而欲慕免冑單騎之烈以盤石泰山之勢而謀爲棄河北十六州之

事從此而言智與才言才與節雖取其骨骼漉濯而雕琢之不復可得也然則介石而識幾其道將如何子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知幾其神乎上交而諂則利薰心賄賂逼於上下交而瀆則欲薰心賄賂逼於下賄賂交行而神躁智昏天下才節之壞蓋在於此維當事之亟留意也

察舉

古今之治相反而不同蓋若糸素之倒執也古者周官廉察其下弊以六計廉善爲首廉能次之其意蓋主於舉廉廉之道主質今者周官禮察其下弊以六計禮豐爲卓異禮歉爲不及其意蓋在於舉禮禮之道主文此兩者皆計也皆足以弊羣吏而古今不同執若糸素噫爲此言者謏矣君子惡謏言而重法士記曰大臣法而小臣廉言法立於上則廉成於下也夫聖賢之道自詩書春秋而外亨利之道開於易稠繆之儀受於禮易曰包有魚无咎魚陰也包伏也陰伏相加義不及賓言餽遺也禮先幣帛而後以金故曰龜爲前列貴知也金次之見情也由斯而談餽遺之道聖賢不删然而聖賢不著以爲法惡其流之必濫而由其道之足以殺人夫古之官屬甚簡廩餼甚厚歲時聘享不合國之力不舉故其舉之甚文而天下不以爲弊今之官屬甚繁廩餼甚薄歲時勞來不竭一人之力不舉舉之不文而津要者因以爲戮故曰官邪之生由於賄賂賄賂之生由於吏雜今天下固患吏雜也吏雜故實不清實不清故賢否溷賢否溷故等級淆等級淆故約結者思奮而逼神者相效今之懷錢裹金晝過人門氣充色揚者非無賢人者矣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致及其自致而又將取償焉故自是朝無清人也詩曰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吏雜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言賄絀也當漢之時天下大郡蓋百二十縣至於今不啻再倍計孝廉之數邑戶二萬歲上一人不滿二萬三歲上二人於時廉吏亦不甚著其最著者循良而已今天下三歲貢士卒千數百天下實戶未滿千萬不上數年而萬家之邑士夫數十諛諂相先侈靡相耀其子女親戚僮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誶詬恣睢而取力於官當道者因以淺深高下之在門之鬼銜尸在車之鬼張弧固其宜也夫天下之財不湊於販貧則湊於權力若水鳥之趨溷唼喋而不可止也一派以灌田蕩以浩潦則短脛長喙者飛逸而不下何也其肥不在也爲國者愼知其所肥蕩決之以與百姓故吏簡則其實清實清則賢否不溷賢否不溷則有才者不與有力者鬭勝上得以行其察而下無與藏其

姦詩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不容姦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言察也魏武之時厭諸將士困於橫取嚴削將軍卿相而下有司入官舍至有自攜瓶榼徒步而出者當時非之然則橫斂之氣亦以衰息徒以選舉不精天下計弊終不可立是以欲舉天下之吏在於審舉選審舉選在於簡立法簡立法在於天子自操柄夫天下之計詳之而猶恐失簡之而謂可得者何也繁則人共爲政簡則衆不分柄也吏法簡而後禮樂脩禮樂脩而後廉恥立廉恥立而後時膏沐之不疑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包苴時有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下戴其上孔子讀詩至於木瓜而歎曰吾觀木瓜而知包苴之禮行也夫包苴者夏王所以罪己而仲尼以爲禮由余以爲道故廉恥立則膏沐而不疑簠簋飾則獵較而無害賈誼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上少投之而下以其死報是則聖賢所稱謂上潤下者也非下炎上者也損之彖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夫損損下以益上上以是享而下以是報則二簋奚薄乎上法不立而責下以廉猶流惡於汾澮揭竿從之而逐水鳥也

考課

夫治國之要莫大於慎所課上慎課則下斂道古者聖人求言於人求行於身故其臣坐而先言今者聖人擇言於身督行於人故其臣奔走而猶不暇夫旣奔走而不暇則必不敢以言爭勝於人不敢以言爭勝於人而猶慮言者是上不督課之故也夫爭言舉勝則下躁躁而不和在於下督課居勝則上躁躁而不和在於上二者奚擇之曰與其煩言以競君莫若競行以煩臣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而受罪益寡夫使君責言而使臣死祿雖王者必由之非鍥急之道也人皆死於言則言者益寡人皆寡於罪則辨者不繁古之聖賢因其所能神於其職而不怪於他有虞之庭二十二人時亮天工各不相犯也臯陶以士師而兼司馬之責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其後伯禹亦以司空兼司馬之事曰咨禹維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夫天下之艱責莫大於兵戎聖人不顓責一官慶能而使之又舉其師錫所在備有九德者而出之所以簡功名之門杜天下之幾倖也夫師錫元夫誠不可得而功名之途則不可以衆倖衆倖功名則聚訟者多而左右相掣事因而不舉矣古聖人之用人也愼擇而舉之愼考而去之舉之則不輕去去之則不輕取故選舉之貴愼始也考察之貴愼終也所以防幽明之異論而起伏之叢疵也今之舉者不愼去者太易方其登降已不足服諸亮采之心傾耳側足視當道之開諭以爲之變局及又一旦而或起或伏高者厲雲霄卑者限丘壑於是而是非雜生功罪互摘朝議之不和則始於此矣故曰聚訟之多則倖途不塞之故也倖途不塞則考課不愼之故也考課愼則詳進者不疑速退者無怨天下之才具皆得以相習而徐觀其所就今舉未定之身以試不一之口譽瑜者貿玉攻瑕者抵后惠跖之族未有別也而柳下東陵之衆已起而相矛戟矣故三代以前有超擢而無起廢易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三代以後有起廢而無顯任易曰井甃無咎起廢之屨縣則自寶麻太和熙寧元豐而然也易曰井谷射鮒甕敝漏故易之井皆言用賢而其意皆主於拔引側陋寒冽之士夫側陋寒冽者不甚脩其身疏通其

知必無以自見其於權貴顯力又少所與可則獨行而不疑然而天下未有不得於權貴顯力而有以自見者也故與其考課不精屢廢而屢起毋寧以非常之寵與寒冽之士與其驟起而蹶取長淹滯之口毋寧考課備具使天子自濯磨之以質於幽明之典故今之調人者若古之調金也調金之法苦不得柔三齊之錫焉而剛五齊之鏐盪焉而剛屢鍛之使不見水火焉則柔矣至柔之金比於韁韋可以繞指而不可以使割夫使國家必有不見水火之人亦非國家之福也將有相臣者體虛而納人敢斷而能靜畫一之課程於上死祿之信成於下閉衆倖之門顯白而出之則談言無功而競者可以少息矣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既疑且勞則雖終日緘默而上下不和今方立倖中之的走九逵之功罔罔而任人乍起乍廢以使人自爲聖賢而獨咎言者之已多此亦不察之過也

式士策（凡五章）

（洪思曰毅宗三年秋八月子出典浙江試事時所示程也）

求才第一

問才與運相扶而行運有隆汙則才有高下古今人之不相遠仲尼所唏每一代間與而運有初中才亦有季孟是運使才然歟抑才使運然歟抑領才與運者使之然與運使才然者運盡不復見才而亂終之運有治始之才才使運然者才盡不復見運而否極之才卽泰始之運如使中運恆得中才中才恆値中運則是殷無傅說甘盤周無吉甫方叔漢無弱翁少卿唐無長源鄴興也夫曦暘燭於上木石燃於下金玉恃精江河恃源今古王臣相距之數不甚遠也自宋熙寧而後始有臣不若王之歎豈三代而上君過其臣今漸還於古歟抑君豐臣豐士賤上貴天人所共操柄亦各有其會歟明興教化翔洽二百六十餘年聖天子勵精極意唐虞之治而少値盤錯輒歎無才當道者至思別爲蒐討豈先用而後察與先察而後用先舉而後教與先教而後舉其報固異等歟北地李生云才之季孟猶日之有中昃如以日則今所謂方中之候也宋后有云平居私議謂責不繇已當官有位則不吐一言豈習俗使然抑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耶行當爲爾發之

天地之生才古今一也才不視所生視所用不視所用視所成裁成視人主而菀枯視天地人主無豐才之實則天地負慳才之名矣凡才之生有顯藏而無饒乏有進退而無消長多顯者饒多退者消蕃變閉藏託於天地而開闔天地者託於聖人故聖人者天地之心手也聖人出而草木以爲蓂莢鳥獸以爲龜龍聖人不出而紫蓍以爲汙草麞角以爲疴蟲夫艸木鳥獸豈亦有運乎而變化乃爾故自聖人而下則皆中才也聖人不世出而中才徧天下噞喁之水來網伯趙之時來羅卽有聖人出亦以爲是無當於消長饒乏者天地不能自王耳夫聖人之與天地通貫同原天地所不能王聖人蓋亦不能自王也聖人而王天地則必立於函蓋之上以運天地夫立函蓋之上以運天地者必不居才於身而競於人故聖人者無才者也聖人不自爲才而才生猶天地不自爲運而運成記曰五帝相序而神農無位神農之無位猶不若文王之無位文王之無位猶不若素王之無位也古之有道者旱潦不能災金石不能傷伏畝澮而治天下天下已治則噲然已矣雖有袞鉞無所用之今投以鈎

餌引以罔籠強以鞠勸柔以稻粱虎兕雖驚次且其間猶且不遠嗟然而來者此非中才而誰乎世皆中才因以中才位之宜鋪蒙璆扶盧脩聲時刈時播則人人可才也人人可才則敗害無羣敗害無羣則雖敗不害雖上古至治亦若是則已矣而世又慨然以爲是中才必不可用上治必不可致故苛於論才而過於求治輕於贊天地而重於繩人此四者天下之大盭也夷齊之口不監庖廚成高之步不守唐肆管樂之足不戀棧梲伊呂之手不縈纂組今必使數聖人者守口繫足而任服乘之事則必敦化於百年之內薰釁以除其祥蒲纏以致其節藻梲以藏其器拜跪以神其事而禮難騶起道難廣致則猶是芻豢之引而羅網之請也且使數聖人者守口繫足而任服乘之事其於遠重亦豈有立哉故曰吉量成羣必爭杜衡澤虞孤行近於

麒麟以成周之化起於六七聖人磅礴數百年禮樂卷曲無慮千數爲祊以索其始爲尸以象其旨爲射以刑其鵠爲舞以作其氣使智士莊人變色而行之其大意亦欲使天下君子守口繫足以集吾事又恐守口繫足者之終不可厲使故又滿引動盪之若此也然且行之九十年而衰二百五十年而又衰末四百年而變矣夫以周公之才範圍天地經始百世不能使康侯脫於鼎鑊君子安其猿鶴犬戎隱於驪山江漢守其藩服是聖人之才嘗不勝運也以天地之才陶治萬有顧盼千變而猶使君子守其俎豆小人永其絃歌戲士教其弓旃霸王擇其二毛積七百年而酒血始變是天地之才不勝聖人也夫不究聖人之治而欲役聖人之才不悉天地之意而欲競天地之力古今未之嘗有然且謂中才必可用上治必可致者何也天地之治

運與古今之治才運反乎陂廢其相去皆不甚遠也陶唐之廷尙嚚言仲尼之門畏好學庸之以功則莫不功示之以藝則莫不藝會稽之山去者幾何矍相之圃存者幾何磨以劍則粟於骨括於鏃則入於石聖人之教人使人愛其才愛其才而後才不棄於天地其用人使人適其才適其才而後天地亦不咎人幼物而命之以至於老執羽而舞象非爲恭也桑弧而射方非爲空也老物而酉之以還於幼鼓敗而藏其皮非爲聲也鞠死而錄其灰非爲煙也陽門之漁牧門之羅歷陽之耕河濱之陶非尙左也非尙多也人皆欲爲聖人其教之而不至於賢人用之而不至於中人不可不爲命用之不至於中人不用之而不至於小人不可不爲性聖人者觀其始原合同而然不以兩才之情齡一才之情不以兩才之性齡一才之性不以兩才之命

齡一才之命守樞與鈞唯然而然之俟其自成天地亦已平矣嚴父之喻子恭子之將父定人以勝天定天之勝人其情莫不順而嚴父有夏楚恭子有號泣定人有震師定天有旱潦其才莫不逆聖人爲之擇中而持之量平而行之禹稷之所謂平人天地之所謂中運也人皆保其中人則天地保其中運故謂運之可以興才才之可以持運望禹稷而羨昌時顧顏子而唏陋巷延頸扼腕以爲興廢泰否關捩於是者是禹稷顏子之所大歎也天地之患生於人自謂異才人自謂異才則天自謂鈍器天自謂鈍器則上有奇望下有窮弊阿閣之巢天老所欽而石趙以鳳翽飾其筆旋文之圖庖皇所則而李蜀以麟羣駕其車夫羲軒之厤豈下於趙蜀之運而趙蜀之才豈踰於羲軒之德哉人皆眊於論才則不得不鹽於言運鹽於言運故樊運而獵

才眊於論才故剽才以充運風寒猳唏眞候乃出昔之麟鳳復衰於今之犬豕矣夫麟鳳犬豕其相遠一至此乎知道者必知天地之運與生人之才皆不相遠也以不相遠而運之運爲一歲故有五帝三皇卽虞典之一歲以不相遠而裁之裁爲一家故有元春正月似文武之一家故才者裁也運者運也才者兆人而裁之僅一人運者兆人而運之僅一人玉起於身毒之闐山脊之以爲蒲穗之以爲穀千金百金視亘於其工金起於荆揚之右洿赤之以爲日白之以爲月或和或參視能於其匠聖人者三才之工匠也玉琢之而以貫珠琢之而以碎金雕之而以好錫雕之而以醜玉陽也珠陰也金陽也錫陰也聖人者謹爲工匠別其陰陽而已矣陰陽不孤行澹澹而漸人或撓之以平或撓之以傾水激而復圓火抑而復陵聖人欲繩之蓋有所不能亦有所不知也古今以來人才之發遞爲嶽瀆其在王國者數百年其在世家者數百年其在庶姓者數百年庶姓之發不加質世家之發不加忠王族之發不加文世運之斂遞爲陵谷其在侯服者數百年其在寇賊者數百年其在大猾者數百年大猾斂之不盡戎寇賊斂之不盡窮侯服斂之不盡雄其間亦有誼王哲臣竭其才智自謂矯而持之可久不弊也矯弛持已不知其原則復夢夢而反之天地故聖人者必通於三才之原尊神以事人尊人以事天地天地鬬爭炎黃俱傷人以其中血類未離洗濯而出之聰明猶是也耳目猶是也其可以利誘可以威劫可以名動可以義死可以恥去可以悶止則猶然中人耳且不獨中人卽使聖人者其道業未就功庸未立旅進旅退若悶若恥亦猶然中人耳聖人者常爲天地守此中人相其陰陽以濟聖智詩曰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言皆中人也其蓄其翳其灌其栵其椌其椐其檿其柘言中人之皆可材也天地而無中才魚鼈必有窮於淵草木必有窮於山聖人而棄中才則必有不中才者起而據其勝故才者一決而明運者衆畜而成也嚴醞無火畜極而噓煙油素無光積多而吐燄決潤轉石決溜破山聖人之用才貴衆畜而獨決之不畜不決雖以胼胝之務襏襫之役庭問數十聖人九載而不決畜而決之雖要離順風而戮慶忌女孺下牀而扼猛獸夫要離豈假足於奔馬女孺豈資力於下牀哉恃源而往威神爲之解甲賢知爲之離立故天下皆無殊才也以甘傅之學不能引干羽以化鬼方甫仲之賢不能中雲漢以終千畝丙魏之識不能去宏石以正中書長源敬輿俛首弭耳其自視豈敢遽爲與才哉天地之生一與才難於聖人之生一允子其去一凶人難於中人之去一頑子弟聖人之於天地不恃其嘗生才人而恃其嘗養中子故猶是中人也心知其中人而猶敬之非敬人也敬其所命是人者今曰皆中人無足敬者則亦曰皆中人無足應者鼓車之頓而慕千里此千里者安往乎千里之慕而頓鼓車此鼓車者亦安往乎禹過五耦而式之非爲多賢也仲尼見童子而下之非爲先達也炎皇見泰乙而問之非爲高年也必謂中金不可行中幣不可流則安得赤刀球圖終日而陳之哉人亦有言豐王者帝豐臣者霸豐王亦不必帝豐臣亦不必霸教王者注上教臣者注下教王亦不必上教臣亦不必下唯視其廷以爲多人則是多人矣視其廷以爲無人者則是無人矣黃陵之坂武王繫其韈（宋韈舊誤懱武韓非作文）博夜之鬬蘧瑗鏘其祜且以爲是中人

而取之又以爲是中人而易之則是登魚而責文犧棲燕而求鵬羽也故曰天下無上哲哲王在上天下不失哲自續靈達道而下園綺留鄴而上共一哲天下無至仁仁王在上天下不失仁自舒戟樊張而下魏丙潞溫而上共一仁天下無神武武王在上天下不失武自望奭方程而下絳灌冦賈而上共一武度其上下臣主之故亦猶象尸之於孫祖孿子之於弟兄形神肸蠁時復相近耳且以秦皇之戾漢武之慾武曌之獷宣仁之柔一意慕才而天下赴之若言馬之異其正應雞之忘其牝況於乘時集昌翔惠風而縱逸鑿者乎故曰家無怪兆敦書者與國無怪運憐才者勝有道之君欲用人必使人自舉長欲程言必使言自課効人自舉長故有共集之長言自課効故無不試之効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神禹合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夫合二十五人以疑一字之朋分二十五人以[illegible]一瓢之勢即禹彭之膽智亦何所發抒之有故才運者天人所相報也天子以才與人人以運報天子喜起報於下則昌明報於上方漢盛時賈誼仲舒不過詞人耳而天子爲之量材宮中爲之援句至使古今嗟歎以爲絕倫即如先臣解岳李楊蹇夏于梁諸公無當軒之色笑湛露之燕譽汝濯激昂亦豈能聲施至今哉繇斯而觀先教後舉不必得先舉後教不必失先察後用不必當先用後察不必爽久任不必成屢遷不必病循資不必靜破格不必競但使人自舉長言自課効因今之法參古之意鼓之舞之加慎焉而三才之原備致矣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之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言慎之至也慎者天地所考聖人聖人所還自考於天地也

救世第二

問任一世者非救必濟救者眉睫之事濟者大人之務也引溺搏火道曰救具舟反風道曰濟救有一人之濟濟非一人之救子產曰吾以爲救也仲尼曰濟乃以和救之與濟其義固一歟烹鮮調瑟道固兩適歟仲尼曰古之知本者能省刑今之知末者不失罪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然則猛固非爲德者設歟記曰夷吾文繡雖醜登廟子產練素雖美不尊世之所尊固子產之所謂次者歟抑夷吾之醜非乘輿而濟者歟漢宣帝向吏治痛惡欺謾而張杜于陳嘗黜名法持之以平明帝好摘發時爲下切而第五倫鍾離意之徒嘗故爲敦大濟之以寬夫古之聖王明臣皆自相救濟歟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詩曰式遏寇虐憯不畏明仲尼論之詳矣而談者又謂仲尼管仲道皆尚嚴豈管仲得太公之意仲尼本商家之憲歟太祖嘗諭廷臣云粱肉不可當藥石猶藥石不可當粱肉而其時法嘗過嚴豈世輕世重有不獲已歟仲尼曰察歸於義管仲曰不至仁不可託國柄仁義之說人久不談而和嚴之論歲積充棟要取其濟世者而談之勿襲也

利莫大於無眚喜莫大於勿藥聖人不治有眚之疾不進無妄之藥故瞑眩之方可攻已不可以攻人腊毒之嘗進於身不可進於親爲救濟之說不揆於道而果於立法急於變俗則亦立見其斃而已何也天下者神明所治法俗循環不知其端撓波漸魚蓋千百年而立變者曰朝夕不治必不可治則將取天地標本而倒之故謂日暮途危箱勒韃輀延命須臾附于烏頭此至狂惑不可不察也三代上下其盛也皆因其舊禮通其舊俗

劑以新德稍稍引導之其衰也廼思爲一切震驚其師夫百世之天下日月水火則固如此也日德而月刑水惠而火威剛柔相資以游於天今欲爲救濟之說以立變其効則必取脩德脩刑寡犯多死之說而稱之夫日月之刑德則固不相勝也火以束葦灰鄧林水以倍尺嬉嬰孩獵者多燔漁者多游焚林無餘材蕩水有遺舟安在火鮮犯而水多死乎且天地之道生者漸也害者積也道莫大於仁漸而化之爲禮漸而裁之爲義義生而有霜雪禮生而有寒暑霜雪寒暑散於水火錯以爲治故水火霜雪四者天地所教人之具非殺人之器也且是四者非天地之得已也積濕生涼積涼不走以漂萬物積燥生爆積爆不下以燎萬物去日近則氣盈氣盈必僨迫以爲雷霆去日遠則氣縮氣縮必結迫以爲霜雪使天地得已而爲之則天地已病矣夫天地而無萬物天地固無所著命也宇宙之大日道分中表晷南北不過七千里南面視晷在於日陰陰退一尺則萬物皆生陰進一尺則萬物皆死天地不忍進一尺之晷以死萬物之命故晷南寸盡則抑而反北晷北尺盡則抑而還南明天地之爲物命而抑其身影也天地所爲物命而抑其身影者以爲是尺寸之晷皆有所愛之愛之而不敢過故守之爲禮義而安之爲道天地者與萬物守道也道懸上而照下背陰而照陽陽羸而陰絀故中和者日月所不能持也進退者聖賢所有事也就陽而去陰脩本而絀末古今之通致也刑德之閒相去一分已寒則海水結已熱則金石鑠天地者務過之是舍而甚之是去今日德必歸刑德乃生歲必歸寒歲乃成斧鉞不陳則玉帛不行五帝之治天下安所得五天下而刈之且自荆揚以南夏晷不陰草木伐生樹無沐枝編戸之民有老不見霜雪者矣豈必謂嚴威不降則歲功不序蟄蟲不閉則貞元不復哉治天下者天以別其制地以別其性人以別其事管夷吾曰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夫猶是鄉國天下耳而緩急異候大小異器舉盆盎者絀兩指而已舉大木者前邪後許終日而不十里不有道以運之則盛色厲氣百步而頓矣故嚴家格虜瘞疽礦石此甚切喻然以治百里非貫天下之譬也黃霸之治盛於潁川而衰於爲三公荆舒之治名於鄞縣而絀於在中書李君之令行於秦川而敗於齊魯天下之大固不可以兩指絀而盆盎舉也炙焫至於北方毒藥來於西極砭石生於海國九鍼出於炎土聖人之治人皆因而治之以爲人治之未足故又參之天地以別其剛柔辨其差等差等旣別禮義乃出犴狌近禮人不就而學禮劍客衞身人不就而葆身楯櫜而射大夫歌狸而射諸侯豈信以迷惑不來者之的如此哉以爲是服異類而制奔走之道也猛獸生而作弓矢弓矢作而及妖鳥妖鳥作而及日月服乘生而作鞭楚鞭楚作而及怒草怒草作而及社土其流而被者逾繁其引而上者逾細故聖人之用天道不敢不謹也文武之張弛高下之節舉猶潮汐自升降望舒自圓缺莫知誰使要有其定數故扰民而民不離動民而民不貳仲尼曰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子產曰聞之爲善者不改其度乃有濟也夫使日月改度以濟寒暑天地改度以濟南北則水火霜雪相救不暇亦何濟之有聖人之救天下救其過不救其未過其濟天下濟未過不濟其已過冬隕霜不殺草則是霜過也隕霜不殺菽則是非霜過也春無冰則是春

過也冬有蝝則是非冬過也與其殺草而并菽則毋寧以菽而有艸乎與其後春而冰死則無寧先冬而蝝生乎癸酉大雨震電則是電已過也庚辰大雨雪則是雪未過也正月不雨則是雨未過也至於七月不雨則是雨已過也與其先庚而後癸則無如先癸而後庚乎與其先正而後七則毋如先七而後正乎外體之治不殫鍼石內體之治不過湯液五毒之行不治心疢五刺之行不及大脉聖人之爲救也如救日月正度而伺其本正權而候其末衆人之爲救也如搏水火見熱而投涼見寒而投炎夫日月者救而不相濟水火者濟而不相救之物也救日月者以禮逼其意故民皆忘其意而師其禮濟水火者以意逼其義故民皆忘其義而得其意水火始交熾然作色仁義不施以逼其間不有一竊必有一竭下堂之鼎以熬諸侯熬之不加威不熬之不加哀雲漢之原以料餘黎料之不加勤不料之不加遺然且爲之者其意亦以爲救也夫救焚而投之溺救溺而投之焚庸俞乎故水救火火必不可救水德救刑刑必不可救德天下所共白也有漢始盛文武之業炳於天下宣帝承之不動斧鉞呼韓亦可以降谷蠡亦可以來及其再盛世祖之烈炳於天下顯宗承之不動夏楚烏桓亦可以破哀牢亦可以平而談者不察以爲嚴核之効優於前人夫呼韓谷蠡豈知有蕭蓋之窮韓楊之譴烏桓哀牢豈知有執戟支牀司空桎橋梁哉且天下之風教則未甚墜也士習則未甚壞也寡廉鮮恥奔走勢利重熏赫輕誅死蠅營狗苟聳轂府合習見無怪則自古如是且自輦轂而外未必如是也即如漢魏所談負販椎埋鳴琴擊鍾婦德擾攦婢子梳頭侲兒死車常民晝杯唐綿追人胡妲奇

蟲此皆無當於姦宄未足爲禍敗也而一人微辭于夫攢眉君以爲是天下大計盡在於是者張目以陳之昌言以繩之又以其波及於大人弄馬傅粉攝髭理眉皆以爲嘉謀爭聽相仍而弓矢斧鉞皆倒柄以禦內矣夫四方之禍敗邊庭之寇虐奄與之詭隨傍牀之繾綣固非刑威所能至也刑威所能至者假劍疑磨繫組纂纓鎖樹守檻自爲俊物赤墀之下者耳不則繈負荷擔奉門戶錢入市者耳兩顧咫尺虎踞貜蹲則目攝而止矣秦醫之避膏肓越人之遭劫客豈其手力衰而操刺繆哉凡物之性各有所近秉天者多陽秉地者多陰陽者近德愛雷霆陰者近刑愛霜雪聖人者合德天地以命陰陽迫而爲雷霆故雷霆無以漏其刑迫而爲霜雪故霜雪無以殺其德夫使天地而樂爲霜雪則蟖蜴蛟螭有因而竊元冥之權者矣梟之暴莽非爲慈也虎之迎車非爲威也屏翳興雲非爲猳也陽侯鼓波非爲擨也刑德分情而神明疑權故曰大刑不至仁不可以爲令大德不至仁不可託國柄董生曰薰與凓其出孰多露與霜其下孰倍夫薰凓霜露固不可論多倍也惠風崇朝息一寸嚴霜終夕折百尺積潦經旬蕩岸谷遺燹一息鍜城郭禮樂之興百年而刑威之殫終日水火銖鎰亦何可以衡舉乎聖人知其不可衡舉故因而化之化者春秋之變也陽不夏至刋而之火陰不冬至刋而之水春秋刋變則萬物皆化矣聖人不患萬物之不化而患春秋之速變周衞之喪羊肆之尸罪不下於萑苻沈猶之屠公慎之闔智不加於卯大夫然而物有異質化有異等聖人皆明別其陽陰示其進退以使之自變而猶且不變則雷霆霜雪交刋而變之矣夫使寬政而樂猛方慢民而耽殘棄則

仲尼之聽獄左問右告敎敎云何爲於司寇之廷乎故天下之弊有殘民而無慢民天下之患有弊王而無弊政和之名和也緩之名緩也兩者天下之治名也兩名者正則天下無病名屈之非扁也跗之非附也兩者天下之疑變也兩疑者去則天下無疑病炎漢之興承於秦項塡城溢坑方肉方組高祖一切與以簡易歌舞蕩佚猶恐不足以固諸世家大姓之心皇明之興監於前元廢紀墜綱上下無章太祖一切與以嚴肅汰濯掃除猶恐不足以滌諸[redacted]之氣然且以藥石粱肉明示後世恐世之談鍼砭者廢服食步作之務也故聖人者救時也救時者因時也時陰勿砭時寒勿刺月廓勿鍼日中勿炙新勞勿作新虛勿毒夫亦要於有濟而已矣故曰一琴之彈而有風雨一弧之彎而有寒暑高粱多絕絃滿轂多折弓八尺之表不欲

其窮周書曰時乃大明服維民其敕懋和若有疾維民其畢棄咎言服民者不若自服之和疾民者不若自咎之瘥也皇逵之報胥師及河楚嚴王哭其卿尹曰自孤之先祖胥師未有及此者也哭其大夫曰自孤之先君胥師未有及此者也諸大夫起而逐胥師收其京觀仲尼善之遂書楚爵以著於天下方漢文時天下甚多事匈奴數寇邊斗米至百六十錢民亦有留死者每下詔書與百姓蠲疾一則曰朕之不德再則曰朕之不德王逼善之遂譖漢詔以嗣於尚書故爲救濟之說而借政刑以厲威王者是仲尼子產之所共禁不可不察也昔唐憲宗欲擿近臣以示磨勵李絳痛切以爲不可異日于頔勸上峻刑上憬然曰此欲朕失人心耳中國者邊境之心士大夫者中國之心百姓者天地之心也披枝傷心根棄乃離方書曰見其稷稷見其烏烏不見其飛焉知其誰言善鍼砭者觀變通適不爲驚心之務也

黃漳浦集卷十

策

體數第三

問治固有體也而又有數體簡而數繁體鉅而數細上任體則失數而敝生於下上任數則失體而敝生於上人主皆惡敝生於下不惡敝生於上故舍體而任數然則數固與體別歟下敝之害故甚於上歟舉體而明數因爲王霸雜歟書言體要易稱數度散於六經以維天下故治有經體亦有經數仲尼所謂尋尺管仲所謂規矩必有其源委歟凡聖人之學皆有其源委有源委則有其體數周官三百六十屬其大者以體國經野其小者以及於鳥獸魚鼈艸木王制千七百七十國其大者以頒式則壤其小者以及於溝澮疏圃林麓此爲聖人任數而爲之歟抑

聖人知體而爲之歟後世儒者恥談鹽米天子不問節目矜宗之不顧郎吏裴諝之不對榷酤柳渾之不貿散遐裴度之面訾俗吏皆自陳平一言發之遂成美談然自古帝王以至於名臣良將未有不知其數而得其體不得其體而成其功者也體數既別上下倒執上常用密下常用疎下嘗用簡上嘗用繁而上下之敝愈不可治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其於體數至備矣諸士其亦暢言之乎

平虛而論七文七質之變不如一名一實之定一名一實之定不如一體一數之正也何謂七文周監始作王畿萬乘九一不會百萬之卒官師爲長三百六十人五轂在懸三有無刑親拜其尸君拜其賓非頒之餘牛羊成羣施於兩漢晉唐宋元皆有戶口千萬官師十倍勞金斤數齎帛車積下及野老時賜名秩及其弊也守銓旬除嘗三四萬人此爲七文何爲七質新邑已建工僚不設遊田不供臣采食籍其大師不過七萬二千人三軍半之司寇之禁寄於軍正庶士之賜不及車馬施於兩漢晉唐宋元亦有鈞駉不備輓輅維億卿士攜漿臺郎厲食醴衣羸馬以垢爲潔及其弊也桑穰獸皮以亞金璧此謂七質七文之國其君用之物豫以康其下從之享榮以清七質之國其君用之藏固以安其下從之佩韌以輕自生民以來方宇之廣又安之久物采之盛制度之朴頒賚之節數祿之嗇未有過於今日者也而小小徵召則彼此囂然不知所出爲質則無以文爲文則無以質如屋窮大不知漏處上視其下以爲漏生於下下視其上以爲漏生於上上下相疑三年不治而風雨總至鳥鼠生怪夫君子口不言財然至於源委變化神明所出名實要歸講

之不爲不熟也凡經國之患不在於文質在於名實不在於名實在於體數仲尼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尋索步堵以知都邑管夷吾曰精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厤厤生四時四時風雨以知萬物夫天下之難知者未有過於都邑貨化災祥神物而聖人皆知之無敝者聖人規心以圍萬物紆射而託國邑夫智與故以師量尺故其指臂白於山川精神敏於風雨無他則於己取之也古者天下未有刑兵刑兵見榮發於權度正變相授而治亂以出故內體之數是有臟腑臟腑治權權治金金治聲聲治樂樂治兵外體之數是有指臂指臂治度度治木木治景景治禮禮治刑故腑臟之有陰陽指臂之有伸屈受權之有損益受度之有正側發聲之有清濁垂景之有贏縮此六者分治內外變化所

出不可不察也不察其體不得其數陰陽不劑伸屈不停損益不生正側不經清濁不明羸縮不行兵樂始交而變干戚再變而有斧鉞斧鉞歸刑再變而發天地之臧朱丹青沙鉛金鉒金爍然歸水而臟腑九變體數盡矣刑禮始交而變侯撻再變而有桁楊桁楊歸兵再變而竭天地之用楩楠杞梓芰蘆竹葦爍然歸火五木歸火而指臂九變體數盡矣故天子之患患不聞道不聞道而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鋭志鋭則上侈上侈則漏生於上不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蜺志蜺則下弁下弁則漏生於下天子不聞道而不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奮志奮則上僭上僭則漏生於上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苓志苓則下竊下竊則漏生於下故不聞道而曰天子不宜知會計出入又曰天子宜日知水旱盜賊者此皆所謂無術也天下之道至

易簡者曰權曰度其至繁多者曰官曰賦繁多而險阻則曰刑曰兵聖人以其易簡制天下之繁多故得以其繁多散天下之險阻權平之以參度平之以兩一者天下險阻之所從散也權參而度兩矩兩而規參用兩者執中以照中外用參者控一以周四裔聖人之照天下未有易此者也聖人之照天下謂吾不知天下之險阻而求之繁多勢必以其繁多益吾之險阻既知天下之險阻而猶求之繁多勢必以其險阻滋吾之繁多聖人於是一意歸之易簡故易十八變天道窮賾百聖人未之盡用也有熊以戰始於乾坤殷高以克終於兩濟始戰有先罰終克有後賞賞罰持端春秋以生春秋者兵刑之宗也春秋文成千一百餘事參之以爲權萬七千餘言兩之以爲度其大旨欲歛天下之刑兵以歸之於禮樂故兵制大偏去其一旅以爲一師二千五百人甫刑之罰去其宮刑及其大辟二千五百屬春秋兼用之而體括於二百四十有二夫聖人之意猶以三軍五罰爲盡之而不敢用也故天下之言體數者至於天地則止矣天地之體數一內而一外一遠而一近一贏而一乏一生而一死生死贏乏相爲遠近相爲內外生贏之數注於遠外則死乏之數注於近內死乏之數注於遠外則生贏之數注於近內慶賞刑威食貨賓旅相代爲候以審其處故律度之變金木之沴禮樂之壞刑兵之亂彼此相蔽至不可詰而其大率必倒其遠近覆其內外聖人爲正其權度明其規矩以天地之體數引其指臂導其臟腑相配則已矣夫以帝王之肘臂挾聖賢之臟腑疑歧而出之即天地亦頹然無以立體聖人又何恃而不蔽於天下聖人之所恃者物各有度彼此相御自然而止窪科止員平

科止斜過鑑溢衡則歸其家復之過七日臨之過八月臟腑之過斤兩指臂之過尋尺聖人皆懼之而不敢用也古者大國提封千里爲田百萬井去三之一爲六十萬井方里簡一猶得六十萬人四■倪髦游職居籍義行孤茶不在其數晉魏而下中畝三升百里損益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去三之一猶得一百五十萬斛足食七萬人關梁鹽鐵桑麻漆竹茶酒陶楮不在其數凡國五百萬家一歲貢士三四十人斷中辟十數人科謫百數十人其無狗齩負踊而犯者則亦鮮鮮矣卒有匪茹百里之國率六千人人食三升裹糧五百四十石十里之城四百三十仞十里之渠十八萬尺耰鋤呼集三日可畢也又卒有動千里之國六軍用單三萬六千人人食五升裹糧五萬石十里之城七匝之圍三十里之城三萃之合不出旬日斬嚴可拔也且毋

多舉古唐人三句而築九渠合道木波三城楊朝晟猶以爲久宋人以四萬夫脩濬汴城河二句畢役陸九淵猶以爲遲張奐二年而破燒當諸羌費錢四十五億段熲猶以爲多王播在關中歲入百餘萬取諸宿逋李珏猶以爲厲百姓東陽令歲入十倍不取於百姓文侯猶疑其取於士大夫韓滉歲貢數十倍不取於關梁天子猶疑其取於商賈故謂天下之大句股率萬萬里輸糧六七百萬石應十數萬人常不當古百里車徒之用者是仲尼周公所抑思而不得也魯者天下之脆國也成王者天下之弱王也以天下之脆國應強諸侯索戎賦之不暇而仲尼許之以霸東方其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以天下之弱辟御新土宇愼庶獄之未能而周公許之以討天下其書曰尙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

至於海表罔有不服夫仲尼周公豈不知僖公之才不及太公成王之才不及神禹而遂駕於太公神禹之上哉所以持論若此者天下之治總於律度四方之敗發於刑兵立徵而射明握少而治多干戚未動鳥隼龜蛇已告成其處矣且聖人之意不獨爲此也嚴王之才不試於戎兵則必試於庶獄試於戎兵太師有以聽其律試於庶獄太史無以察其度和王之才不攝於強敵則必攝於孔壬攝於強敵大人有以引其量攝於孔壬長子無以正其尺夫使人主之才不試於戎兵而試於庶獄人主之威不攝於強敵而攝於孔壬雖有十數聖人豈能手袖天下而正其刀尺乎故天子之與臣下各有所守也爲天子者與天地守其體數以不悖於天地爲臣子者與天子守其體數以不悖於天子知體者不以險撓易知數者不以阻撓簡周書曰水之流也固走下爲天下者用牧火之殫也固走上爲天下者用大略天下大略固非苛細褒會者之所能舉也號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再倍之以爲官三倍之以爲師十倍以爲材百倍以爲穀人穀之登天子皆拜而問之官師之登天子亦拜而問之用人與師而過五倍用材與穀而過三四百倍則天子不得而問之矣天子所不得而問者是神禹之智窮於幕鼎而離朱之明墜於反鏡也六府之治有寄有取有生有歸皆生於身而合於天地水火之於六府纔勺耳天下方行日遊而不竭無他則寄於天地而取之日月其寄之天地者體也其取之日月者數也其取之而復歸之歸之而復取之大略也大略不得十牧九失雖聖人爲治無裁粟之足而又爲金幣以代水火以望日月登壟四顧唯虞其竭夫使金幣能言則必曰吾幣矣故謂

之幣也使裁粟能言必曰吾足也故謂之粟水火相視亦粲然而笑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聖人有不弊之道募民而墾田無可募之民募田而營屯無可營之田徵商而市邊無不散之商開邊而募商無不隙之邊置官而鑿金無不漏之官貿金而置泉無不竭之泉納粟而名錢無不走之粟贖刑而入鍰無不攫之鍰然而聖人有道則權度不失權度不失則風雨鳥鼠皆安其室而守其籍夫古之聖人亦嘗有大故蠭午岝崿而禮樂征伐不失其數豈嘗虛俎而獻抗拳而起哉故有道者守其體數而天下已足也不得已因其體數而變之齊桓公一日而素賞四萬八千金一日而素復五千四百萬金漢武帝一日而素封十數通侯一日而素奪十數通侯詩曰挹彼注茲可以濯溉今天下武爵六七萬人而疆場乏無一卒歲賞夷六七十萬金

而葺當不得一矢誠令天下武爵一切從軍營田自實衆可以不更募俸可以不再給諸無名田不貿自出不則因而觸之使天下衿弁統於郡縣郡縣自爲將帥重保障之職以收武衛之實立勸農之使敦商之吏使天下丁壯反於南畝心計集於中市乃就長吏以授農商之官令諸無藝剽暴者得歸而問業因以廉其拳勇引之實邊藉其諸君吾子殖之曠野從其長吏擇便走聚又令沿邊撫賞要害之處雄結子弟取無名賞收無名租別爲一軍斷其驁桀得一當而止使必勝者在於我所哀者在於彼故以一軍收數軍之利一舉捥百舉之勢賞可以徐餌糧可以重積不則因而反之使天下精騎歸於彍衞餉十五萬之卒參伍而取得三萬人靜則鷙擊動則鵰舉居重而馭輕隆本以舉末近者可以不歛遠者可以不發行此二者不出數年而天下之賦三倍至矣然且君子不談者天下之患皆生於不聞道而輕變法輕變法則天地墜其體數而欲亂體數者雜起且猶是表景盂水之天下也上言財則下競財上言兵則下競兵上言刑則下競刑禮樂道德猶相視以爲通禁也下進其毛孔之垢上衣其不澣之賦一狠而走千羊十觳而易一粃扁縢已竊猶且謂筦鑰在是者是爲任體數之蔽不任體數之蔽乎蔽未有歸而祛蔽者四出雖有智者詰目於面不見耳鼻則自謂五官相誑也喟然而太息故爲體數者之窮也非知有體數而窮不知有體數而窮也非任體數而窮不任體數而窮也日月體數一寸千里故不蔽於風雨雷霆體數一尺百里故不蔽於土石聖人體數與天地埒故不蔽於天地夫使聖人得其體數不動聲色正容而治之雖使石生數馬曾子駕羊七聖命之以適襄野未爲不治也使不得其體數坐萬物而請之雖使軒轅貢其雅山公望董其圜府武王戍其童泉魏絳陳其安懸虞吾頒其石璧隰朋收其季絹貿爵成行汰士如林豈可奏辛趙之績收申商之理哉故曰園桃非桃也炙篴非篴也軛在軾後非反也體數不傷則細大俱捐一以爲玉戚一以爲朱干天下有道圭尺之南風雨時旋謹從之游焉耳

言功第四

問敬應之報存乎納言納言之道歸於試功試可乃行屢省乃成古聖人之重言功如此也言可嘗試而功不可嘗試以可嘗試之言程不可嘗試之功其道必使人喜功而尚言聖人於此抑有所處之歟且聖人之意在重報功而其勢必重車服重車服以報言功則聖人之與士君子皆相報於功名之路而言功不至者又以讓取名然則讓爲聖賢者設歟爲頑讒者設歟春秋稱三立而言與功居二易稱九德而謙與巽亦居二德居言功之先而讓居言功之後聖人不言德而言讓將留德以厚言功之地不欲先德以汞言功之氣歟抑言功可見德不可見言功之與車馬皆爲德而試之歟抑有德者不患不讓有才者不患不應而敢不應敢不讓皆爲頑讒事歟管商申韓先後同治其大旨欲黜無功之爵賤尸言之士獨是教應教讓者歟聖人異器晉人之敦讓襲唐人之立讓法豈猶不知聖人之意歟夫聖人教應則喜名好功者莫不應教讓則避難藏身者莫不讓故甘美則有衆應危苦則有衆讓衆應則莫肯讓衆讓則莫肯應今疆場之事累歲不立東討之策無人敢發言功屢絀而車服不尊使禹稷省成將緜何道以還於古歟

明主不樂人尚言而其道不得不貴言不樂人尚功而其道不得不貴功不樂人飾應飾讓而其道不得不貴應與讓何也世不能常治人不皆君子危哲則君子嘗其言功清平則頑讒享其車服嘗危哲者其意既不在於車服享清平者其意終不在於言功天下相戒以言功爲危哲之禍車服爲清平之福聖人恐一旦有事而慢易昏墊者呼不及覺故揭其精神於車服之表呼之以讓曰誰敢不讓呼之以應曰敢不敬應夫聖人在上不能使頑讒化爲愕庸嚚違反於林薄又爲車服以鉤之課責以推之使其前有倖心而後有懾志乃曰誰敢誰不敢者是車服之去侯撻幾何逃虛之徒乃有九意而薄聖人之事者矣夫聖人於此固不得已也所不得已者何也天下言功之塗必不可閉而頑讒之生必不可絕頑讒之才足以取車服而遽奪其車服必無以厭頑讒之心聖賢之德足以掩言功而遽鏟其言功亦無以塞頑讒之口聖人能使君子昧死而謝言功不如使頑讒稽首而謝車服君子昧死而謝言功聖人亦不得分食其德頑讒稽首而謝車服聖人乃得以漸收其功故聖人於此有不得已也所不得已者咸爲天下使也夫使聖人不爲天下則其釋道器而游神明固已久矣方堯禹之時天下之大東漸西被北迄南暨尚五千里以爲荒服卽使洪水不平懷山襄陵東西南北亦自在也猶且皇皇胼胝而爲之且嘗羽陵而後九潦亦且殺壇鄗亦且殺鳥獸龍蛇亦且遠禹起而乘之事半功倍玄圭既告宜遂杜口不復稱功而乃敦循其意重復其辭若恐虞廷不復知隨刊之狀艱食鮮食之苦者夫豈不謂後世臣主暇豫吾吾安知民依頑讒之徒從而導之必謂洪水鳥獸不足

以殺人陵谷之夷巢窟之平數有適然無煩睿慮乎夫當朱共之時嚚訟違言亦豈不曰蠻夷猾夏四表猶在也龍蛇九年亦且退矣堅持數載而報績已就吾紀息壤銘石郭從中上下之耳堯禹於此則固有所不可也堯禹之所不可者是精神之本天下敢不敢之所從出也凡人各有所不可則有所不敢不知其不可而敢之謂之頑子知其不敢而可之謂之讒人可之而應不可之而讓敢之而不應不敢之而讓聖人於此固未相強也聖人雖不強人而人終不敢以自強精神獨發則天人交應慈子不得以受於父嚴父不得以授於子而世猶且薄之以爲是喜功名者之嚆矢君子亦恧然以是爲詬厲夫天下之好名喜功者非盡頑讒人也其德不足以斂言而又惡天下之曆言飾功者矯虔以竊聖人之車服聖人者鎭之以樸示之以敬屢省而出之皆足以警世而作天下之氣故聖人之誘言功不若絕頑讒者之痛也且天下之言功繫於車服違訟繫於鞶帶此宇宙章途經首之會非聖人君子所獨取也君子脩德既不可以自試論功又不可以先舉而無開衆之言底可之論以削介圭而塗槭柲卽聖人何所著其夢寐聖人不著其夢寐而又爲惡名與功者之所挽洗則頑讒并出而乘君子之器使君子不爲天下則君子之釋道器以游神明固已久矣聖人與君子所縮其神明而游於道器則均之不得已也車服者道器之間也道器相縻神明乃致爵者可縻之物鶴者不可縻之物也馬者可縶之馬客者不可縶之客也以其可縻致其不可縻者以其可縶致其不可縶者曰卽不可吾致吾意焉耳君子之與聖人宛委相須於竹帛未吐鍾鼎未範之先夫亦果爲誰使哉且天

下之言功出於神明非聖人君子則固莫之別識也君子之言有言之不試而亦見功者有言之立試而亦見功者有言著於功試之而邈不知其功者有功著於言試之而邈不知其言者言之不試而見功者逆旅人之告太公也太公將都於營丘發駕未夙營丘去萊夷百里而近新政不夙萊夷且作逆旅人曰是人君也而寢甚安非就國者太公驚覺朝馳而有營丘此言之不試而功者也言之立試而見功者杞人妻之告頃公也頃公己困於鞍山徧拜國人謝却酒肉一日彀杞弓不洞將殺弓者杞人妻曰引弓之法手如椬枝右手發之而左不知頃公如之一發而洞七札此言之立試而功者也言著爲功試之而邈不見功者周公之告武王也武王克商問於太公太公曰愛屋者兼其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問於召公召公曰天作之孽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問於周公周公曰各田其田各宅其宅何罪何辜唯仁之親武王聽之崇朝而殷人服此言爲之功試而不知其功者也功著爲言覩之而邈不見言者王滿生之告周公也周公將東征十夫之外無有與者契龜屢吉三月而未出師王滿生請間曰遠言必入將入乎無公與之入大言必立將立乎無公與之立要言必嘿將嘿乎無公與之嘿於是公遂東征一日而武庚平三年而奄人服此功之爲言試而不知其言者也夫此數言者豈嘗爲功庸發而車服使哉天下有必應之言必應之功聖賢之與婦女子學士之與道路人同發於神明而宿於道德應而不知所以應讓而不知所以讓雖後世聽之猶不知其意而智者以之立譬聖者以之立決天下之事則固有大於營丘之舍深於聱原之恥微於克勝之舉危於鴟鴞之取

者也天下之欲進言者則固有良於逆旅人之王精於杞弓人之婦明於田田宅宅之論辨於入入嘿嘿之譬者也而俛仰倭遲乍對乍退或十數年當讓者卒無有一讓當應者卒無有一應天子課言則卒無有一言天子課功則卒無有一功若天下之爲道德深至若此者何也人皆樂爲譌言以希不可試之功人皆樂爲譌功以持不可試之言嘉種已播而稱毛茹龍蛇已放而戮游魚鳥獸已舞而教侏儒彼皆自知其不可爲功而不肯不自爲功勢必捽聖賢之功以文其不可再試之功自彀不降而侈蕡麻白魚不登而貌龍蛇侏儒不誅而勒若華彼皆自知其不可爲言而不肯自爲是言勢必捽聖賢之言以文其不可一試之言爭讓見端而言功道德邈無一是則不如其委之以爲是適然而已天子卽明知其不然猶必且可之且與之以觀其再試而鼓其應事夫使唐虞之時水潦有適然氣數可徐囘卽使禹益拱手而讓朱共皋陶懸書以招巢許何傷乎亦誠有所不可雖頑讒亦自謂不可有所不敢雖頑讒亦自謂不敢故共驩投畀而無尤巢許長往而不悔也且夫三苗者神明之胄也弗服者頑讒之罪也以神明之胄負頑讒之罪克之不爲武勝之不爲威猶且暴師經月舞羽七旬以必格之爲是令有蠻夷寇攘內於門廷剝膚溜天使天下凶醜覬變伺隙欲尋三苗之跡奪熊羆之業禹稷卽不暇皋夔之徒必投金矢棄羽籥不裹足而從之從之不可大下亦不敢以貶皋夔之道少皋夔之烈而今且以是爲詬厲故曰車服生耳大功不起車服蒙戎美言不從天下共賤其言功天子不能孤貴其車服天下共賤其車服天子亦不能孤貴其言功欲使天下共貴其言功必使

天子陰尊其車服欲使天下共尊其車服必使天子明貴其言功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弊式者造車之始弊者授衣之終也始德不承則終德不著天下言功之賤則自有宋而始也宋起極敝羣臣懷訢不敢自拔范質濡賤而讓於前仲淹韓富援筆而不能持於後王沔變髮而應於始荆舒韓絳納履而不能救於終淳化至道之間堂陛亦未甚濶也一日大臣去位天子疑其滂沱錢樞密曰人臣謝事亦有風望何滂沱之有熙寧元豐之間是非亦非甚晰也一日外臺論人中樞欲令別白王左丞曰吾儕終日不唯則阿非小人而何夫居者所以爲應也居不足以明應朋友自疑其唯阿行者所以爲讓也行不足以明讓天子至疑其滂沱讓應無當而言功坐絀言功坐絀而車服道器終不貴於天下天子卽甚神宰臣卽甚聖求

治卽甚銳爲謀卽甚臧亦安能與滂沱唯阿者舒明試之光而發車服之色哉且無論宋事當成宏時風雨未陰名賢輩出泰和茶陵委蛇於先安福淳安綢繆於後華容鈞陽匡襄於裏三原九皋頡頏於表而少少差池錞剡俱失劉馬蒙朔洛之聲楊李坐容容之福柔者束於繳縹強者拆其羽翮乃有求應而不得應求讓而不得讓亦有得讓而不敢讓得應而不敢應者故古今之人情不相遠也雖有聖主不能謝臣下之言功雖有聖臣不能謝天子之車服貴而用之則莫不貴賤而用之則莫不賤値其所貴雖蜀相有伊呂之聲値其所賤雖宣公無甘戚之業値其所貴雖景略與安石齊徽値其所賤雖崔浩與明月同傳貴而不成雖荆舒抗顏於管晏不貴而成之雖李泌遜蹟於留侯故曰儒臣不勇退則介士不勇進矣智臣不舍官則愚臣不舍命矣小臣不好名則大臣必好佞矣車服不足貴則言功不足敬矣言功不足敬則道德不足信矣人皆自敬其身而後有以敬其名身名既應精神始得精神既得而後天子不敢賤其言功天下不敢賤其車服張仲之孝友不以棲棲而貶德吉甫之清穆不以孔棘而廢音如必飾應以逃於讓飾讓以逃於應則天下何堪多讓乎大寍之方輪臺安南之方珠崖河套之方十姓是則已矣金城涼州猶且衰漢之所矜也今以疆埸不戒而坐棄數千里之地一握尺五以自爲邊使驕將悍卒鶩然比於藩鎭又安所得賈捐之杜欽之言而稱之及今之時闢敬應之門定敬應之庸明發東征之策敬問廷臣有如充國奉世之言者使自領之能者則應不能者則讓應讓之間兩言而決耳何至十二載彼此聽誦倏對倏退乎詩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君子之車馬卽甚閑馳亦豈以舊無功之輿而應空言之肆哉

道業第五

問道生業也道成而著爲業業成又還於道人皆趨業不能趨道故以有吉凶者爲業無吉凶者爲道易曰吉凶生大業使道無吉凶則不生吉凶使大業生吉凶則吉凶不生大業古之超然免於憂患者是爲廢道歟廢業歟天下之道業極於仲尼周公而自二聖人後無復明其道居其業者管仲隰朋季札史儋皆在周公之後見周公之書脩其業不能盡明其道張衡楊雄王通邵雍皆在仲尼之後見仲尼之書脩其道不能盡知其業夫周孔則固有隱歟周公之教人曰緻至聖智仲尼之讚曰易知簡能聖人之視聖智知能猶人之有言語飲食豈亦存其道

不設其教存其業不傳其術歟仲尼之讚大人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子貢之讚仲尼曰聞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世莫之能違若是則聖人雖生存百世無所憂患也而周公曰我不敢知後世有存其說者曰非臣逆覩仲尼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後世有存其說者曰天下皆憂吾能無憂乎天下皆疑吾能無疑乎夫使聖人不與世同憂患則無爲貴道使聖人與世同憂疑則無爲貴業矣太祖嘗告侍臣曰有能知厤年之道與亡之數者朕不憚通侯之賞今二百餘年矣竟無有能知者豈古無此學今攖大禁寘不道與抑難言罕聞不可正告與抑食寢累人未能仰思經術曖昧遂至是歟爾兩浙名賢奧區山川清淑當有起而其證此道者雖不我告吾其與聞之

攬世於無爲之鏡伏國於自然之策千里瞻言以道彌綸此非末學之所能爲也古之學者至老而學十年而變變而逾上故其道參於天地業並於日月今之學者重學而已三年而變變而逾下故其道極於趨時業止於干祿繇斯而談聖無定體明無恒質積學而成宜若可爲也古之教者童而教之本以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夫自典謨以來文王之稱至傅說之稱敏此自曾閔所不能兼也里塾之間曰舉六德曰仁曰義曰聖曰智曰中曰和夫自宇宙以來堯舜之稱聖智仲尼之稱中和此自湯武所未能備也以曾閔所不兼湯武所未備而日課之童子聖人不以爲苛以童子所肄辨里塾所誦說而日課之聖人聖人亦不以爲過然且後世學者以敏至聖智決爲聖人上事遙舉以奉聖人聖人亦逡逡然不敢窺足其下者何也夫使敏至聖智決非童子所能幾聖人必

不概舉以授之里塾使敏至聖智卽爲孝弟仁義聖人必不更頣之以爲後世怪夫聖人之視敏至聖智蓋亦猶嬰孩之視聖人不怪也雜記曰孝薄之卷反於天地泡汋之成近於太清髫齔之爲泡汋孝卷者至矣萬物之成皆成於泡汋其生皆始於孝卷三代以前綠圖元圭不復可稱也方武周之時家人父子晝夜仰思規爻矩象其初無所傳受纂承亦若是而已矣文王起而三齡以與子周公起而三齡以與兄武王寤而知西土之不靖召公契而知瀍澗之復興以爲是按爻象而得之則今其爻象俱在也以爲是不按爻象而得之則所謂卜年卜世者安取乎夫道生於孝弟仁義而孝弟仁義又生於道業生於悔吝吉凶而悔吝吉凶又生於業道業之端在天地先聖人不知天地則終無所爲道故至者極之所謂靜也敏者日之所爲動也孝者氣之所爲報也極出有高下而日行有南北行衍者以爲仁行疾者以爲義日行有南北而月生有盈虛生盈以爲聖生虛以爲智月生有盈虛而氣交有分至交分者以爲和交至者以爲中此九者道業之所由生也道生則已聖人無生而聖者因而名之曰德業生則已賢人無生而賢者因而名之曰藝故射御者聖人所孩天地之具也射之有彀的御之有銜轡射之有張弛御之有緩急射之有登降御之有進反聖之則曰極日月曰氣孩之則曰射曰御使周公仲尼治之則曰禮樂使史佚游夏記之則曰書數聖人將悉舉以教人則人皆蛻其嬰孩而騁志於天地不舉以教人則人皆委其天地而嬉志於嬰孩不得已陽繫而陰寄之若爻之與象也爻無所効象無所像則折管斷灰了不可讀亦謂是畫一畫二偶斷而奇聯已耳聖人以

爲後世而有天下之寄者必不敢不求其故而精於其義故周公之所裁仲尼之所存其義類可貫而陳也仲尼周公之於天地亦猶嬰孩之於聖人而一聖人者皆質然以爲天地之無異人又若以爲天地之唯然從己也周公曰吾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其告太公曰是其後世必有篡弑之禍矣夫周公即才寍遂過於武王太公即亢寍遂攖於大厲而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太公之終於篡殺周公皆質然言之無所避於操契仲尼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其告子路曰吾行三軍子不得與也夫仲尼即祭寍遽不偕子路子路即戰寍遂不從仲尼而仲尼不食子路之福了路不與隳都之事仲尼亦質然言之無所畏於操轍夫聖人所爲此則必有道矣而斤斤質言若塾師之提諭髫士之誦說者則聖人所爲道業舉可知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駟鐵之風變而非嬴之業興車鄰之刺明而闇樂之禍絀江漢之風成而芊熊之業興江漢之雅終而三戸之烈絀淸問之編出而金人之銘興費誓之編終而守曾之澤絀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文王之興三百八十四年素王之興二百四十三年倍素王之年以爲霸帝之年倍霸帝之年而反於文王之年文素雜環起於易者終於春秋起於春秋者終於詩書文王之治一而素王之治四是其不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東山之業衰而有竊舍竊舍之業衰而有新室新室之業衰而有典午周公所不能治則託之仲尼仲尼所不能治乃託之元魏上下春秋四更其始周公東望而寄歎於東室仲尼西望而寄慨於[redacted]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書道六代五十九際六王之所治或存或亡

因而六之三百五十四歲三十六姓六正而六變詩道一代三百十四際一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兩之五百九十二歲兩姓三十五王再正而再變詩書間起積千一百六十歲而復反於易始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詩無定際易有遷候九野三垣列國所循或司風雨或司星辰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陽一王而二民陰一民而二王陽九之後有陽七百六之後有百八周室三十四王漢室二十七王宋室十五王王少則民隆王多則民窮周公治少而仲尼治多陽以七而窮陰以八而終周公不治其終仲尼不知其窮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水守而火攻地戰而天還弱王強臣中更其端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禮有無刑之慶樂有無聲之律周秝八百五十有二其晷一尺其律中於太簇益晷二尺其律中於夾鍾損秝三百三十六以上生般般秝三十一王五百一十六歲益晷二尺四寸其律中於應鍾損秝四百四十以爲夏秝十有七王四百一十二歲杞宋不作繼周未起仲尼能言則存而不議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兩曜合治五緯爻錯每十八變而詩書更秝人事之災六九而天地之災九一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故聖賢之道無不可知者也自羲軒以來宇宙之奧義周公白之周公之所未白仲尼皆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天下正告之不足而又訓之訓之不足而又舞之蹈之然且天下不悟者則是天下之難悟也聖人知世之難悟不敢以道強聒於天下猶冀世之有悟者不敢不以業尊於身故六代之禮樂周公皆舉而行之周公之所不行仲尼皆舉而張之

非徒張之又更端焉仲尼之所以更端者何也謂天地之樞命帝王之要會非大聖智敏至者則不足以窮其奧聖智敏至不恆有而其端又終不可蔽於天下則必有姦黠之雄起而竊之姦黠之雄睨竊而獨至則必有魚狐巫鬼煽其陋說以誑諸庸妄男子若謂是古之聖人所未嘗說者不知古之聖人固已深著其事舉而授之里塾童子防維之若此也故聖人之爲道業終始九變愈究而愈至所爲萬世防維者備也凡業始變自易而下各以倍起春秋四倍有虞而有憂憂不勝其虞其始之皆爲公侯相遇其終之皆爲強臣殺王書道六倍多患而多故患不勝其故其始之皆爲君相禪授其終之皆爲裂國誓士詩道一倍有憂而有樂樂不勝其憂其始之皆爲禽鹿相求其終之皆爲戚國百里其中間無故小小災眚不過明禮樂重政令弔死問孤脩舉廢墜而已四業既窮則易道復起易道復起則剛柔消長終始其事日月既以明陰陽既以調中間無故小小災眚水火之孽聖人亦不能盡治也古之聖人既知其道又知其故知其故又知其序故能先物而爲之地先敗而爲之所聞怪物格命不改志見劇難不避卒然有變不設而裕有邪說扇妄依鬼神處日月以亂黔首者必正斧鉞而誅之所以卒帝王祖道德敬事天地之志也天地之道無過於孝無過於仁無過於義而易詩書春秋兼用之泝其淵源根極不動敬靜以虛則謂之至日乾夕惕不疚而速則謂之敏方而矩之謂之聖圓而規之謂之智夫是四者非學慮之所能至亦非不學不慮之所能至也卒孩赤之不學慮以至於聖人之學慮反聖人之學慮以至於孩赤之不學慮其所終始則唯是圭黍之內或絀或贏言語文字之所不白者耳而天地以之命運帝王以之命麻麟鳳以之來災眚以之平九變終始與之俱出與之俱反故自仲尼而下子思子既歿未有知仲尼之道仲尼之業者也仲尼以其道還之天地以其業還之文武周公微引其辭以爲是不盡意者後世亦因而錮之以爲是聖人之意不復可見矣夫使聖人之意不復可見者則聖人不爲易詩書春秋聖人既爲易詩書春秋則聖人無復不見之意不見之事而天下猶難悟若此故自聖人而後聖人之道業不復可志矣方周之中葉天下喁喁望楚與晉有周之士起而正之以爲是年秝未文使譎者不敢舉其隧力者不敢抗其鼎方漢兩衰天下悒邑屬新與魏有漢之士起而正之以爲是春秋未絕使閹者馘其周公雄者訊其文王故聖人之道所藏天下之固若此也自有開闢以來天地之奉聖人聖人之答天地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周得其秝而不得其強漢得其強而不得其秝至於今日而乃兼用之推於律以得其本相於晷以得其度稽於秝以得其次觀於象以得其步易以得其體春秋以得其數詩以得其候書以得其序三代相嬗未有盛於大明者也聖人之道盛則異類之運衰聖人之業興則異類之禍熄以周之盛北不踰徂岐南不踰江漢猶且薄伐經營滔滔洸洸不勞侯國而天下告成豈徒伏元老之聲師虓虎之力乎故國不患不富不患不強脩業之爲強召公之富不及太公周公之富不及季氏箕子之強不及薰粥禽父之強不及韓侯而乾艮之限以策二南各八百年箕封東服亦千數百年淳維之裔最梟雄者或百餘年或八九十三四十年止矣故遼夏金元之熾未有過九十者也河套餘

孽襲衣裳稱名王亦五六十年矣而摃漢閭之其勢一搆不可復已必共敗而猎斡難河之侈兩[redacted]相幷於今四百三十餘年辰數已浹而[redacted]復蹴不離必合不合必離潰濁相搏不復其始此亦不過數年廢矣聖人不恃吾道之常勝而恃吾知四方之有敗不恃四方之不敗而恃吾業之可以貞勝故富有天下而憂不富強有天下而憂不強此兩者非聖人之憂患也聖人所憂患者世共棄道必無有休明之道世共徙業必無有一成之業道業昏忽而庸妄男子皆得指眉睫撫利病以掄訐謏而撓聖人之勇周公之誅奄廉破斧斨營洛都仲尼之誅萊夷復鄆讙隨費郈有是三者道業不益尊無是三者道業不益卑然且聖人必爲之者聖人有所受於天地逆知其所必至奉而行之以滌蕩逆惡而反本於德行故聖人者天地之孝子脩其

道業以達天地之志事也周公之志在易其行事見於周官仲尼之志在春秋其行事見於孝經春秋之禍漢周官之禍宋猶易之禍晉詩之禍唐非道業之疵爲道業而不達於天地之志事急富強以長逆惡者之疵也故爲人子必知父母之年而後左右無方得以盡其事爲天子必知天地之年而後損益百世得以盡其志周公知成周之年而不可以告孺子故其辭曰我不敢知有夏歷年我不敢知有殷歷年仲尼知春秋之年而不可以告門弟子故其辭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使聖人不知天地之年而泛泛焉圖緘縢沐浴之事此猶之以君父博蹇耳聖人亦何利而爲之齊桓公謂夷吾曰吾有四不幸可以霸乎夷吾曰是不害霸惟優與不敏乃害霸耳優則不敢志聖人之志不敏則不敢行聖人之事不敢從聖人之志事則必以聖人之道業爲戲以聖人之道業爲戲則是仲尼周公者皆跪首世而而謾人也夫抱成周之麻包天漢之主得聖天子而事之猶逡巡不敢談王道懸悠不敢指霸業少少禍釁則彼此驚顧援哀季之事談補苴之術以爲周孔而在禮樂征伐亦不可遽舉者烏在不對夷吾而稱優人哉

戰法（案此及下邊計皆武試式士策從鄭中書麓本補錄宜與兵術篇相次）

天下之大毒二曰刑與師刑者法火內陰而察生師者法水外陰而察死二毒者持之皆厲於極創而天下之生必因之古者有士師而無司馬將動大衆則用士師之法律士師之士故法者大衆所同致而律者兩家所共治也律以共治刑以衆致故士知所以死知所以死則天下之毒可致矣司馬法曰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夫師者以死爲正者也而又曰上死不勝然

則上不死者勝乎夫不死者勝也死者制也上不以死爲勝故約死者不輕以死制勝故輕死者得正師曰剛中而應行險而不陷此兩者生死之所決勝也自有[redacted]釁而來開鐵以東行險而陷於前遼瀋以西不應而陷於後陷前則死陷後則不死死與不死皆不得正然則執事之意固不在於責死而在於責勝也夫責勝者以智爲主而後膽次之智先於人膽先其身見遠者數長數長而後其勝可制也今無千里之聽百里之际號令未出而敵人之騎已搏於巖城之下故議戰則恆不得戰議守則投碬而破此所謂俟其議定則吾已渡河者也夫火行法自近也水馭術自遠也水知千里之虧審微以決之冒險而往千里不失火知其賊發於左右故近灼必焚亟搏而滅今不得此兩術者而亟圖一戰是四路之所以敗也敗死不復則其數必

不死必不死則必不戰爲上者又爲不死之毒以服之則死不死戰不戰又焉取勝乎尉繚子曰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夫使其瀆不足以畏其術又易以侮雖將百萬之衆日殺白馬先誓而食之無創也又况於不自畏以爲民首乎故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卒以五十萬之衆爲一死賊者非以五十萬之衆爲一死卒也執事流覽古今名將皆猝於應變以寡制多若廉范之治雲中不檄旁郡爇炬而躪夷師李靖之出惡池不約諸將踰險而擒頡利裴行儉之制定襄不衛糧車伏甲而殲突厥以彼所値亦皆勁敵也而或以數千騎或數甲士承蜩而取之彼豈猝以力搏者乎皆智爲主而後膽赴之明決者起則銜鏃相及也故有雲中之事而楊璇以之揚灰而制蒼梧齊賢以之負芻而破契丹是曳柴之故智也有惡池之事而李愬以之冒雪而犯蔡州狄青以之宵飲而入大理是趙壁之循轍也有制掠之事而遺糧汙水祖逖効於魏伏甲蒙船克宏試於吳是木罌之餘奇也故智患不練練則智生膽患不練練則膽堅膽智之於人亦若水火之於土石也決索則得之亦豈有神鬼哉今之爲智者不用以決策而用以私鬪猝不能生則以之死猝未得死則以之生以不守則罪戰以不戰則罪守是往事之不復也今又且歲寄謪於關[redacted]鼾然伏爪翕齒以候吾動東西眈眈相睨隙逐此何患不戰患不得所以戰者耳執事閔然痛戰之不力思以五死制必勝之士夫死非士之所避而勝非一死之所制也今即謂餽募之事談者已多朝鮮虎兎廟算制之非多士所與然使不以多士戰則已必以多士戰則東約朝鮮西結虎兎不可以不審也夫不約朝鮮不結虎兎則其勢

不可戰約朝鮮結虎兎則其勢必不可戰不約不結而不可戰者[redacted]無所繚繞之數短於彼彼必與我急搏於巖城之下約之結之而不可戰者[redacted]因以繚繞我數亦短於彼彼又急搏於巖城之下夫急搏於巖城之下者勝自彼制勝自彼制則我有五陷焉易不可避阨不可邀一也風雨去來我不能知二也敵糧無戒飽逸其之維力是睎三也迂亘節促巧無所施四也多目而視人肘足相及五也夫行兵之必藉勢勢必藉險險非一襲謀非一設故曰決水於千仞之谿曰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皆尚遠慮而賤猝搏也今言鬪則但曰鬪言戰則但曰戰言舟則但舟言車則但車咫尺之數已知之矣而又益之棄險以資其利即使吳璘疊陣王德巨斧武穆朴刀馬拒鹿車堵牆鋸齒皆足以破鐵騎然至城下而拔之安用哉故曰以車拔車以人拔人鵕甲鐵杖及身而止無庸也善戰者必迂爲其道以取之水以迂而毒人火以迂而毒身毒身者去蠱毒人者去虺難以毒身又枯於毒人而厲爲一創者是以三軍之衆飼其蠱虺也夫當廉范雲中時漢室之威皆被於殊域郡又甚治[redacted]虔朝夕救必且至故范亘以不救治之棄師守約皆襲百戰之威橫行萬里然毎謀動諸將皆不及知故得以巧制之今之耳目候息皆以寻敵聲響鏜鞳未吸未撫敵已先得之即使叔虔藥師守約之奇豈可再試哉故善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卭人而不卭於人今謂　之能殺人與西[redacted]之能繫人者過也方[redacted]縱橫時[redacted]實翺翔其間[redacted]破白羊骨取北關北關與新婚而[redacted]坐不敢動又安得向爲我死乎我不自爲可死則必卭[redacted]卭[redacted]則必制於[redacted]故[redacted]之結不若散也朝鮮之動不若未動也所謂車戒

於出轡而馬傾於蒲草也我強則與強我柔則與柔是葦之東竹非竹之東葦也鬼之附人也於其柔賊之附人也於其強朵者天下之至弱國也范歐非天下之健者也永叔謂欲用橫山諸部必先藉戰勢之威仲淹以爲欲奪橫山必先掠之使我至而彼客兵法曰敵之所備者多則我所以戰者寡矣我之所備者多則敵所以戰者必寡矣今敵之戰我者皆不可知而吾之無戰者不出其計則是以專與敵也以專與敵則我倒爲客夫干羽戈戚非爲客者之所及舞也善用兵者先實其內而後圖其應先奪其險而後可以不陷故太公之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一篇才八十一篇不如易之二言也剛中而應行險而不陷剛中正也行險奇也正以應者可以使信可以使詐奇以不陷者可以俱死可以俱生攷古名將自明問而外若祭彤親異種而鮮卑効能張奐郤金馬而東羌戮力應在外也令公造膝而臨淮協心馬燧釋憾而抱眞飲泣應在中也馬武困極而王霸發師兩甄俱敗而周訪始戰不陷前也光弼移軍野水而夕反河陽繼倫出遇大敵而銜枚躡之不陷後也此數子者皆不知易而通於易夫使張祭無剛中之德則異類反戈馬郭無長子之謨則輿尸反日且使王霸周訪光弼繼倫之徒無出險之智而爲此大創者能保其不陷哉故死者非士之所避而勝者非一死之所制也法之言五死也曰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而卒約之死正夫以極詐之道而約必死之正猶鄉飲酒而毒之也殺士之半不足以爲威陷嬰兒於深谿不足以爲愛發冢劓降戶取男子不足以爲怒燔帳獄寶不足以爲利義者雜愛與威雜怒與利而出之則得失必半得失必半者猶之無創也故曰

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又曰刑極於無刑舍此而行則亦曰審計明法而已矣以今之道欲圖全勝以靖方夏必聖天子赫然正刑師之柄內以義正大臣外以義謝[redacted]章宛別生絕疑去祥立百年之算自爲不可敗以厲於中其次者重葺五關脩堙隧鮮水之治正告虎兕廟山以北西[redacted]當之庀后以南我師當之我因以發關內之屯辰於腓鍬度壘於田立十年之算爲不可勝以待於邊其次者陰散西[redacted]出廣寧之北陽勅樓船下四洲之南妙簡能將駐於二衞度可而進示怯而退務遠致而近取之決算一勝則天下之氣可復也其最下者乃孤守關　增桃林東勝之砦而久待客於薊門若夫變訓練之制策不動之陣但簡勁卒十萬之數八分而汰五繩甲準鎧走兩尺之木伏七尺之器嘷千騎而蹂之再反不亂者此不出十日可戰矣馬隆而上穰苴而下則亦猶人也何必孫吳哉

武試式士策

兵術

夫天下何事而可無術哉而況於兵世言兵用謀用智用機用權此兵之術也非聖人之術也聖人之術藏於愚孫武子之言曰使敵人不知其所攻守又曰愚士卒如驅羊而古太公之書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夫不惟愚敵而且愚其民不惟愚其民而且自藏於愚藏於愚兵術之所自起也神龍潛而虛無而變化於雲霧息之乎一而奮之乎時也聖人高視而遠臨深居而不覩顛倒奇正九地九天聖人且以爲寒暑風雨自然而不得不然聖人處之不驚而天下芸芸之衆皆羣焉驅於其中飲之食之作之止之合之散之生之殺之天下不出聖人之金鼓號

令而聖人何憂何嘗卒不自明其救天下正萬物之用故曰聖人之道如龍首微矣哉聖人之爲兵術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術非道德仁義之失也以伯術爲兵術則失爾若夫聖人之術則道德仁義變化之總古來名將亦日用不知於其中合於法而勝不合於法而敗敗者固莫得其解而勝亦不識其機之何從轉而應之何從來然大要不出息於一而奮於時夫不一不可以爲乘而時至必不能已於奮此千古兵法之決而聖人所爲有愚色也聖人以爲事至而機生機動而智起萬變生於道道生於自然至於行乎自然而智名勇功盡消化於聖人之愚色矣其用士卒也呼吸生死轉之於高山蹈之於深谿奪其趨避而齊其嚮背民之愚性至此乃見而得致其專一之用豈有意義可解語言可相告者乎是故

聽行軍之去來進退而驅之如驅羊故敵莫得而窺之夫敵莫得而窺者術也凡戰之術主待客則勝飽待飢則勝逸待勞則勝合待散則勝盛待衰則勝順也而善用兵者能逆取之故轉敵人之所勝者予我而轉我之所不勝者予敵故曰難知如陰是故轉客爲主則陳湯可以擊郅支而班超可以擊莎車轉飢爲飽則量沙可以出乘輿而橫擊可以敗契丹轉逸爲勞則二師之肆可以敝楚師疊陣之法可以却金人轉散爲合則左右之句卒可以走吳師之中軍晝夜之揚兵可以老思明之敵氣轉易爲險則據北山者可以破秦軍而決上流者可以擒龍且轉衰爲盛則厲氣之田單可以破燕師而轉鬬之馬隆可以敵羌衆此皆在戰守攻圍之外隨機立變順地制形萬事生於逆而萬變妙於轉也古之名將其於行間用人明賞信罰也大約

以順爲正法而以逆爲奇法以直爲死法而以轉爲活法何也智如泉焉迂直而無轉勢則窮矣逆而導之紆曲以盡其變焉則其用源源而來矣用間而無間之跡者湯武是也壺癸之酒保而升之鼎餁之間朝歌之鼓刀而得之垂綸之下用夏間夏用商間商也用豪傑而無駕馭之形者光武是也臧宮馬武之流豆粥麥飯之侶隴蜀既定馳志伊吾而絕口不談兵以消其拔劍之氣而免其鼎俎之禍教而不誅寬而有制之義也不賞而更妙於賞者漢元帝唐元宗是也甘陳之功不得爲通侯而郝靈荃之爵不過郎將使人不敢僥萬一而以百萬命嘗試也用罰而人不測者吳起是也吳起與秦將未合一夫不勝其勇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此非吾令也卒斬之斬以明令明令以止亂也凡此皆兵家之

術靜以幽藏以正握奇於重闈之內而慮患於杳冥之表者也總之古之聖人能自愚以愚人而後之用兵者各思自用其智而不覺爲敵所愚是以試之而輒敗雖然孫吳之世特霸世耳有財而人嚮其利有法而人畏其威故能以兵法操縱之至如今日帑藏漏卮於盜臣而內府之金錢已竭刑書屑越於逃將而天子之斧鉞不伸夫人主所以誘人者惟有財而所以使人懼者惟有法兩者去雖風后太公之復生亦不能輔而爲治然則如之何曰聖人在上決無窮而不通之勢是在反始而復其本以救天下其大端有二曰以政事理國以法令制兵政事者武爵任則兵強粟爵任則國富武爵以厲戰粟爵以勸農當權而程實之術也法令者殺之貴大賞之貴小令貴勿更以一民心無借人國柄而衰其勢天子之威震而四夷賓萬物伏矣語

有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今天下之蔓蔓矣得無高談道德仁義而失其匡襄薄伐之用乎愚生願以兵術之說進而效神聖日中之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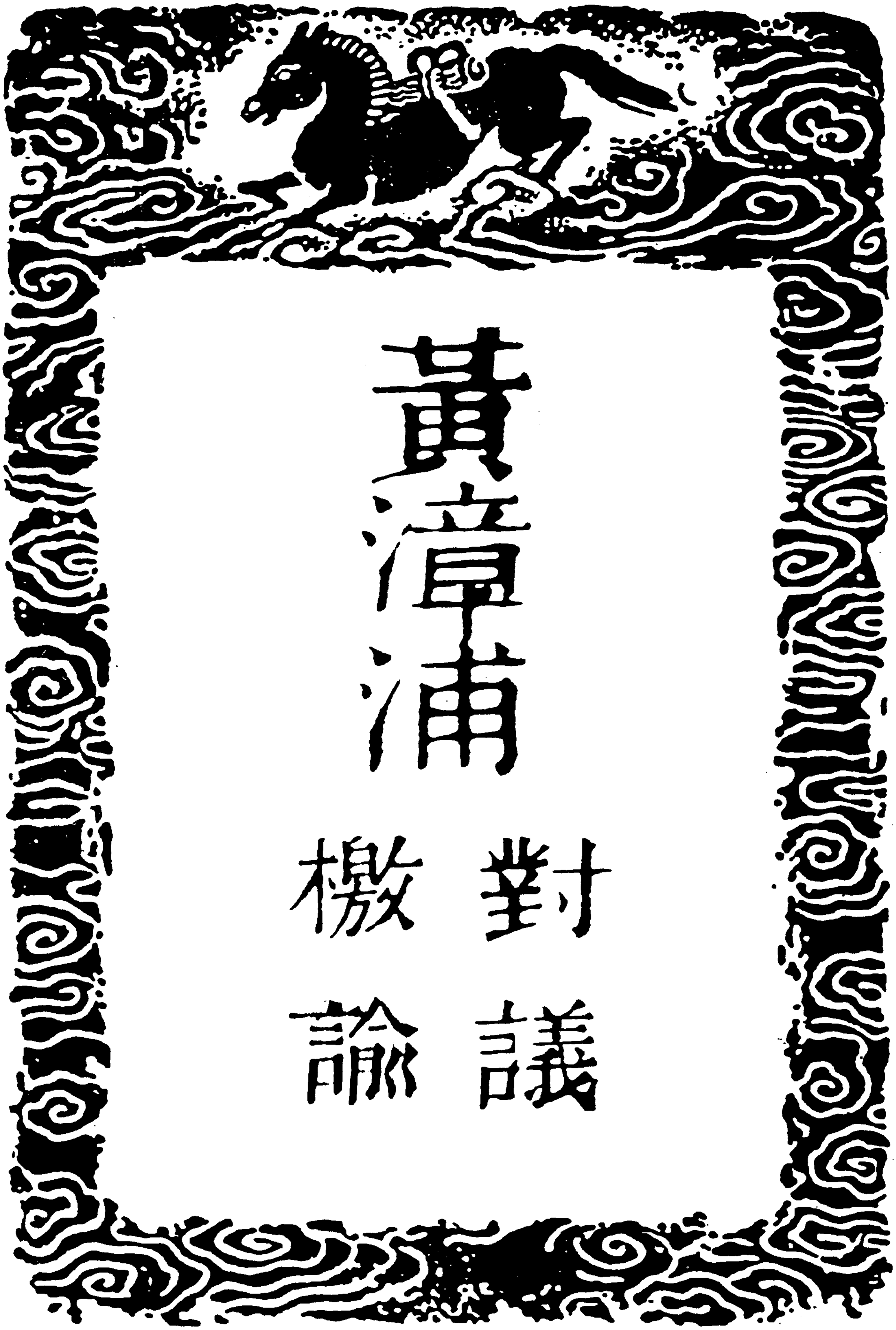
邊計

內寧之世不弭外憂何言乎其爲內寧也其禮樂脩其刑政飭其吏廉而法其民勤而靖其君子小心而畏道其小人安分而畏命若是則可謂內寧也矣今天下內危者四而外憂不與焉其禮樂不出於閨閣其賞罰不出於都門其小人不信其上其君子不知其下此所謂危憂也夫蘊薪厝火賭不待明崩崖嘯虎聽不待聰以今之勢而猶惴然以兵食爲慮庶幾一濟此天下之窮愚也自往歲餉遼東西運發常六七十萬比歲增益可二百萬今東西已破歲發百餘萬灤河諸運堆糧如山棄之資敵而猶言餉豈不哀哉且自東難以來喪地千里屠民百萬拔城十數豈有大師矢石之交堅城十日之頓負戶汲水掘鼠燃膚之事徒以一夫離心開門騈首彼此相仍其故何哉夫宋者古今之弱國也咸平而前歲賂契丹僅三十萬康定慶麻而後遼索歲幣至百餘萬然而宋不益貧毋歲郊祀禮樂費又百萬或數百萬熙寧元年曾公亮執政嘗以歲凶罷賜諸府銀絹司馬光猶以爲不可裁半而已熙寧之間王安石又棄河東數郡之地邊境益促賦役益擾加以保甲使戶爲兵然而終宋之世軍士將卒未有叛者崇寧政和之天下民兵常八十萬人當時幹練之士一議用[redacted]則[redacted]爲用其時則有潘羅支角厮囉之捍靈州議召募則召募爲用其時則有陝右巴東義勇數十萬之扞西界竟而宋之所以安危不在於此也宋之所以危亡者在

於質邪不別而進退數驟也其所以遷延三百年不與五代爲牒者在於君子問生而禮樂未壞也夫宋之天下不及今區宇之半咸平而後遼已罷然擅朔於海外僅以數十君子之故天下奉宋以紹統於漢唐乃今新學之士猶詆宋爲不愛儒者之用此天下之至陋也夫人心之不死禮義之可以借也千四百年之間而有兩宋焉宋襄公之與宋仁宗是也一則借仁義以七十里之地霸天下之諸侯使後世君子共推之以爲五霸一則借仁義以守汴河之計存天下之正統使前代帝王共引之以爲三宗夫使宋之君子不脩其禮樂不講其道藝即使契丹請弟西夏呼兒王韶開殊方之利馬植成海上之勳比之於晉猶萱蘇之於蕘本也豈能與漢唐絜大哉今天下方域遍海外士紳串山谷墳籍高衡嶽後生懸筆而呵唐斥宋獨不能定一禮明一樂發一謀抒一策敵去則垂手雍容敵至則裹足避地而日相鬨於道舍之傍今即使關前再勝遼西可復能保一年之後干戈不尋長安奸細不逸於邊士大夫能有一人之命哉即使[redacted]天[redacted]效力能保德明之後不有元昊乎遼之後不有[redacted]而[redacted]果不爲肘腋之患哉即使忠順之封加於[redacted]反側之性盡爲梟鴞能保[redacted]餘　有百年之衰　　諸孫錮河曲之內哉以今之勢必使邊疆變爲藩鎮韜鈐寄於干戈閭井盡爲馬甲不得唐宋之利則必先中唐宋之害舍此不講又必汨汨與波流同逝詩曰無淪胥以鋪昔王安石初告仁宗以爲天下無才心嘗非之以爲熙豐之禍搆端於此由今而觀天下之士目視經濟如手學紡其稍豪負又率淺踈不達於用以今之時即使[redacted]撫掌謂中國無材不爲過也

當宣廟時于忠肅始爲御史數漢藩之罪小當上意至于書其名授都御史卒以濟已巳之難王文成亦以壯年批鱗自見康陵㞒待以不死而後抒績南昌天下士亦不激不奮也無謂今遂無材往者五六十年士喜倜儻相激發爲文章而遂文章又前五六十年相激發爲禮樂而多禮樂其先五六十年士益矜奮多邊疆戎馬之任至於今而絕矣帖括延靡又五十年不及今時稍變其說以收才智一臂之用乃復詹詹樂爲小言以唯吾意之是直嗚呼以此而號天下收豪傑救時濟世猶以狗麾之招招黃景也以執事意今日自選將練兵而外何爲奇畫天下奇畫正使人坐爲無奇耳昔王猛捫談而桓溫不顧龐公潛論而本初不招遂使　塵應於南斗荆益割於二雄今國家多福　一姓不再與　以　再干其禍將有豪傑之才雍

容樽俎舉左足而促之執事誠亦憂時柰何以尺幅輕量天下之士也



黃漳浦

對議
檄諭

對

議論多而成功少畢竟何以反之對

（洪思曰子天啓間爲庶常時所作）

一衆志而勝天下其唯權乎權扶衆而出之以王則王以霸則霸權扶獨而出之以治則治以亂則亂聖人唯不敢以權而趣亂故不敢以一人勝天下不敢以一人勝天下故常懸未成之功以參已成之議今曰議多而功少則必左議而競功功不可成而議不可少則勢必以權勝天下夫王相之權何所不勝必紬天下之議以成一時之功則督責之禍必自此始矣三代之後二秦崛起則皆霸王也其幷諸國滅羌胡横呑天下掩軼周晉方其成之皆有嘖室之謀永巷之議朝進而暮設及其敗也

天下卷舌稽首以奉一是故議論者聖人所以集功不敢以王相攖天下之器也王相擇言則天下多功王相放言則天下多成擇言不精故言不程則退淊實而行淊聲故議論之多不成非議論之過而熒聽於議論者之過也且夫天下固未有議論也漢始於外戚而時不敢皆外戚晉始於羌戎而時不敢徙羌戎唐始於閹豎而時不敢議閹豎江統向費之說初聞之則皆郤走也故議論之少則至於宋而極矣商鞅王文衛巫之術則皆已立之矣欲棄地則棄地欲開邊則開邊欲變法則莫之敢因欲和戎則莫之敢戰王相之權亦不爲不勝也然而一倖不成百議皆廢故前宋之敗非好議之敗而好功之敗後宋之敗非媢功之敗而惡議之敗也古之聖人議法長世其意皆欲與世守之而其勢久不得不變變之而不失其意則其道皆可以百世無事故懸百世之功以待一時之議不閉後之聖賢以遁變可久者古先王之意也輕百世之議以邀一時之功人自爲聖賢以角於先王則非先王之意也夫先王而必掃衆議以自爲功則先王之權已足尊於天下將謂權之未足故又欵曲以合古之人今曰古之人不達於議論功成而不變則創爲一說以變之又曰今之人好爲議論多變而無成則必督責以要其成則是皆過也是皆以其權爲足以勝於天下外若達於時論而內實躁於功名夫功名所歸各視其主不可以躁取也以文帝之寬仁託於黃老內撫尉佗外和匈奴棄痛哭流涕之談以載於寘一而功亦成以景帝之下切參於申韓朝錯夕袁反初元悖大之風以飾於律令而功亦成以武帝之發皇大肆力於邊疆內空中國以外讋四夷廷策羣臣烽起雲蒸而功亦成以

宣帝之綜覈罷邊疆而一意於郡縣奉法之吏寔漙氣與而功亦成夫賈董汲鄭嚴樂蕭張之倫則非紬於議論也刀筆綿蕞之制則非累世而守之也其王之所注而治効皆歸之爲相者聽言而擇人愼持其敗以匡王之所注議定功成而已不尸故天下之議不紛而必世之功可致也不量其主不度其功欲以一切之權厭勝天下功未必立而議且益起夫以盤庚之哲不敢以再誥而遷殷人以武丁之武不能以朝夕而拔鬼方天下之議論豈可以易紬必世之功名亦豈可以躁取哉必以先王之典章鎮天下之議論唐虞之攷績鎮一代之功名則其道必約天下之言以歸於三德六行約天下之事以歸於三考九載三德六行三考九載者天下豪傑喜功相耀之士所以搏心戢志俛首以就王相之治也然而成敗畀遘奇衺間興或淹或起

十年之中亦未保有不變者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不弊則不變變而復反於故則議不再競而功不更設周之盛也其天子敕法於上其百辟順令於下綱舉而目張事簡而言清故其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其稍衰也弊不可革而法不可變上下之間皆有懼心故其詩曰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其又衰也言失而稽之故政失而求之刑故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及其又衰人各爭功而正論始廢故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道謀者非築室之處不謂謀室者無成室之事也有宋之禍知議而不知成知變而不知止功欲出於一人而議不欲公於後世故熙寧之變法元祐之復政非諸君子之過熙寧之變法而欲關天下之口元祐之復政而欲成一人之是是則諸君子之過也然則今日之論如何曰今日之論則猶未至於變法也成憲具在舉而行之弊則剔之壯則拯之奉議以歸天子奉功以歸先王扶衆出權以公於天下者宰相之事也過此以往則愚生未之或知也

議

兵制議

凡古今制治之方御亂之法莫過於明簡而已明則易知易知則整簡則易能易能則暇由今之法治今之兵雖使太公孫武爲之終日申禁頭若蓬葆而有所不整有所不暇古者天子六師不過七萬五千人管子首變周制合五鄉萬人而爲一軍國凡三軍不及周制七千五百人爲變法簡練之始以齊國之大豈不足三萬七千五百人而管子法之不用管子以此三萬之卒仗天子威靈申以仁義雖方行天下可矣凡用兵之數因天因地不失其度苟失其度雖多速亂今一將所治動云數萬口舉尺籍如望鳧鳧不知其貫雖使戶兵二部自相攷核猶以洲島量鳧鳧爲容而已非質也管子之爲三軍始作內政以寄軍令使其軌里連鄉無有苛慝月朔申憲少長相習其有孝弟文學膂力拳勇與諸不率者百不失一然猶自謂才德不及周公國制不及天子乃半天子六軍之制又裁其師僅得三萬以爲不如此其耳目不親心志不一不可得而使也今將帥之才不及管子鹽鐵之富不及東齊而常以淮陰王翦自喻江防外鎮動一二十萬一月需餉動二三十萬猶云不給今依古制鄉遂之外別爲六軍卒旅師軍五五相起不過五命以爲一軍此一卿五大夫者寧敢抗天子之命淩下傲上哉營制已定章物已別號令已申賞罰已察恩信已洽禮讓已得因而驅之因糧於敵兵法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而軍食可足也今以二十萬之衆坐食不動日費二萬金前世因敵後世恃源不出一年而半壁之天下垂爲懸磬矣當唐會昌時河朔用兵師行出境輒逍遙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解一縣一栅自爲功展轉歲月李德裕乃請宣旨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宏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劉沔彥佐取潞州不得以一栅一縣爲口實不移年而河北遂平今之兗濟漳衛自在也主客相持勝負未決何不責東平取兗濟鄆平取曹濮靖南取漳衛廣昌取溫懷東屯於臨清東阿西屯於滎陽成皋度其鞭腹以脩短疾徐各自爲制而促促刺刺以兒女子蒙其雄桀乎四鎮更益二軍以爲後勁猶然畿甸之制因糧取用度二百萬以節度馭之暴師挫銳庶

平其免矣持十年之局爲不終年之計則非廷愚所敢知也

馭將議

凡古今馭將之道必曰謀略光武劉裕善用謀高祖曹操善用略所謂略者亦相欽御因勢利導之耳自有四鎮以來興平之貫盈於江左淮揚之間至比於王仙芝李昌言焚掠吞噬莫之敢問比爲許定國所殺無問識與不識撫掌稱歎以爲快談雖然興平已經制授列於藩鎮許定國卽梟雄猶之裨將耳裨將殺藩鎮先不請於天子後不歸於司敗旣十數日中外疑揣而朝廷寬之不問意者朝廷心宥許帥爲江淮攄憤借興平以勵三鎮使人人自盡也然是欽御爲藩鎮向背國家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也唐元和間恆冀連兵討王承宗不効欲息肩於蔡州白居易曰蔡州不討少陽則河北諸帥必請雪承宗章一再上

義無不許則予奪一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矣及昭義盧從史叛牙將烏重亂有功赦使欲立爲留後李絳曰從史雖蓄奸謀然已經制授重胤一列校耳以承璀一牒代之恐諸藩憤怒罪狀承璀連表請命始爲改除則朝廷之威令去矣故恩信威令朝廷所藉以自強也朝廷以兵馬自強雖歲費千萬猶有不足以謀略自強雖詔令數行賢於十萬之師今何不遣一重臣體察其事令許帥自引擅殺之罪令三鎮共暴興平之辜使淮濮之間知積惡者雖戮而不嫌使江淮之上知殃民者橫死而無卹亦使長河內外知朝廷之制四鎮操縱得宜不姑息於諸藩不媕阿以釀亂移其私鬬以赴公戰齊豫之衆猶或可鼓也會昌間盧龍軍亂殺節度史元忠推陳行泰爲留後李德裕曰易帥之初衆懷觀望朝廷速遣使則軍情遂固若寘之數月不問

必變矣既而軍中果殺行泰又殺張絳寘久而後定是所寘[illegible]不問者以爲彼急而吾故緩之以爲觀變則可以爲定亂則不可及劉從諫死劉稹欲自立李德裕毅然曰澤潞事體與河朔異河朔習亂已久故朝廷寘之度外今澤潞近處腹心素稱忠義朝廷不制以至跋扈奈何聽之於是遣重臣諭成德魏博共討澤潞而澤潞以平今睢揚之情形雖殊於澤潞而東平靖南廣昌則皆有成德魏博之心使三鎮連章請討則許帥驁而不可復制使三鎮離合彼此疑揣則靖南不動東平必翩或淮濮三鎮自爲報復或鼓或罷或歌或與則鬩牆窺鬬者不可兩試牙孽間生反間易入朝廷之威令與中外之藩籬皆蕩然已矣今卽不遣重臣先行體察且頒尺一之詔責諸封疆大吏何裨將殺帥不蚤申明使罪有所歸惡有所棄受者不疑聞者足戒隨

撤其兵馬以隸文臣爲江淮之間一洗腥穢於揚厲鎮靜未爲姑息也卽若許帥懼罪西投羌北投　或擁重城據防爲要三鎮姝姝一不敢問則無所怙三鎮者爲矣以三鎮之力不足以討許帥則亦不足以保江淮不足以保江淮而又欲以討許帥則徒以豺虎羣搏於春囿之內不討許帥而又欲樹興平則徒以巾幗聞於外不樹興平又不討許帥則徒以釜鬵之隔其鹽梅欲略罪興平而微寬許帥委靡勸於重臣發調停於明詔贖罪圖功睢淮諸將所共爲報復也假以需時行泰旣殲張絳又戮勍敵乘之吞噬四出寧復可制乎唐昭義之亂郭誼已梟劉稹朝廷問所處分者時廷議曰往諸道討逆所得州輒自予今邢降元逵磁洺降敬宏先不處分令自爲請則難於可否矣乃先以給事中盧鈞爲帥田宏正爲三州留後威令既下而三鎮

無辭今之爲盧鈞者固已定矣而爲宏正者尚杌桯而未已異日三鎭節有自請何以應之且使舊督新撫彼此睨視乍有得失則驂服分馳剛柔異轡故東鎭幷力一意以復齊西鎭幷力一意以復豫淮右淮左分界文臣以護京師之肩背大人長子統馭其間功罪去處一督師是視今裨將殺帥督師一不敢問則亦無用此督師者爲矣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故先以重臣申以明諭取其恩信威令以還朝廷誠愚迂之過計野人之鄙慮也

遼左足兵足餉議

關外之事議兵餉者五年於此矣卒所以棄關外者不在於兵餉則是兵餉之於關外未計也天下之道如刃然持前而制勝者人也持後而不敗者法也人法相制則前後不跲自屯壞以來而召募加餉東西靡爛無算極矣議者猶以餉卒不可減屯卒不可復其稍有意識者則曰簡練核實而已矣夫簡練核實者將以一當百千當萬則必有萬金之將百金之士魏卒齊騎未可驟得如必以一當一十當十則見在尺籍主客之數未可驟減主客不減則數百萬之餉終不可殺故曰屯者持後之至數不可以不察也方國初時遼東屯田蓋萬二千三百餘頃嘉靖而來稍益治至二萬九千六百餘頃夥極矣萬厤歲計直隸三輔之內屯田尙四萬三千六百餘頃則自京輔而東榆關以西當不下二萬千八百頃以趙營卒之法度之人二十畝者則自京輔東鎭四五萬頃之田足食二十萬人無疑也趙營卒曰臣所將吏士牛馬月用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二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以人食一月二斛有

七度之當將七萬餘人馬二萬餘足也營卒以是一月足當萬人一歲之食故曰臣度臨羌東至浩亹羌　故田及公田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留精兵私從者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馬仟二就草則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故先以大司農所轉穀豫支萬人一歲食是萬人之田但二千頃一人之田但二十畝者米鹽茭藁牛馬之食具是矣今鎭東西屯四五萬頃法得米二三百萬石兩協之卒盛不過十八萬人而不給一月之食者何也謂人二十畝則人必不耕人耕二十畝則人必不戰耕力已出而仰餉不息則餉不可減而田又坐失故不得已齊民而科之二萬千八百頃之田僅得十一萬四千餘石者此惑於民田而不察營屯之數也夫屯田之非民田也屯食力而民出稅者也屯田之非墾田也屯食官而墾傭力者也墾田者三歲而取生視其力民田者　歲而取熟視其勢屯田者一歲而營三歲而復居息則易舉處險則不終死故少與其畝而不爲斬多與之以一歲之餉則三年可抵也今以兵食之田以爲民田起科而徵之田已歸於民則不復立於官已徵其稅則不得用其力急欲與兵則不得奪其民使百畝之田而出五丁則勢絀不可使百畝之稅而出不滿一石則仰餉者相傚此卽擁膏腴四五萬頃而不給一月之食何怪乎古之治地者使人與餉皆與地相稱也故百里之國田九千井除三易之田五萬四千頃而出卒七千五百人大國五百里四萬五千井除三易之田二十七萬頃而出卒三萬七千五百人天子六師千里之田五十四萬頃米二百七十萬石而出卒七萬五千人此其大槪也知數

者必通其意而因爲之權制使其人不嚙地而地不嚙人故使天子從萬里之外視其田簿則廬舍器械芟蒭鹽米一一可得也今之爲數者必多張其繫而少約其緯問其數則彼此相倚問其法則不知所緣起故兵餉之所廢與皆起於屯而高論者俱不之察也屯有五興屯有五廢其興之皆人與地稱其廢之皆人與地畸度要害而不多分畝則屯與不度要害而多分畝則屯廢得要害而止一軍則屯與不得要害而多過一軍則屯廢止一軍而人籍五百里之內則屯與止一軍而籍溢五百里之外則屯廢人籍於五百里之內存爲著積去爲踐更則屯與存不著積去不踐更則屯廢踐更之罷不復徵折則屯與既踐更復徵折之則屯廢今之屯田動數萬頃而卒不當一巨室之人不足供浚葺塹堡之用者是不度要害不計人籍廢踐更而便徵折之過也不度要害不計人籍則其田溷於民舍食偷於浮士田溷於民舍食偷於浮士其勢弱則日以散強則日以亂便徵折而廢踐更則上皆質輕券而持空籍質輕券而持空籍則牛馬田具皆日以失不出數歲而屯田之區別皆盡矣故自有法以來而法不可食者是人不察法而以法食人之故也人食於法久益無法故法遂盡而不可復方英廟時海西　　亦數犯邊於時尚未有客兵歲餉不過一萬芻秣稱之王忠肅爲贊理十餘年因俗立法小大收贖使其民死得以葬鰥得以娶於是破敵斬首千級而其兵餉不益多迨康陵時汪直開邊[redacted]遂破開元躪懿路靡蒲城於時兵餉亦不過萬李康惠治之益拓屯田千五百頃以其贏餘築城堡脩斥堠[redacted]亦用不　邊此二人者皆以一萬之餉治遼東八萬之兵則皆持食於屯之故也雖復益以開中鹽課百二十萬然與薊鎭以西嘉峪以東八邊共之非遼鎭獨取之也今自遼未陷以前一萬之額倍至六十八萬者數十年矣而關內之餉益以不足關外之兵益以不治夫關內之餉出六十八萬則關外之餉必失六十八萬以關內之餉抵關外之屯而皆失六十八萬則是關內關外共失百三十萬也今關外已失而此六十八萬者又卒不可復則兵餉益多其數果安用哉凡治邊之道兵餉益多則奸利益衆奸利益衆則利歸於賊帥而害貽於君上故兵之貴整暇而餉之貴辨治也皆有其數非爲益多而已也知數者必知地之屈曲人之鈍利人食地之多少地食人之肥瘠其陂池林薄窪仰衍阜步數長短人之勤惰能否情性形貌一一皆知之而後可因爲之制其大者以立國之政成軍之治足覆百世其小者乃以寡制衆以少食多因以祛害見奇而已故曰千里之地近三百里而待敵者敵十之三而勝之五百里之地百五十里而待敵者敵十之一而勝之兵坐五百里因地而食者一斛當二十鍾兵出千里因敵而食者十鍾而當百石此其人法相制而奇勝之末事也趙代中山皆數百里或百數十里以一面而當匈奴於時匈奴控弦亦號二十萬內無吳越之餉遠無齊楚之士每戰亦多得級以千萬數而卒相持三四百年者此其人與法則必有取之矣不得其人無取於法以千里之地養十萬之衆不出五六年非敗必亂矣豈得相持至三四百年之久乎今天下歲入不過四百萬新增之數頓至二百萬昌平以西嘉峪以東得其要害而後支解之得其要害則用以制人而人不知用以[redacted]人而人不疑今要害之事自寧遠以南右屯以西與[redacted]則不能

耕奉[redacted]則力不及田亦可四五千頃當臨羌浩亹兩倍之數荒頓未久其力易舉可因時而舉之卽其勢不甚可舉則自東輔以至濟河負山控海淤田甚多江淮之商近至薊鎭無踰關之險抄鹵之害因以其便開屯淤中先臣徐貞明及今汪司農先後持疏可覆也卽其數不甚可覆而此京輔二萬千八百頃籍且未棄今試以營平之法量贖舊屯授人五十畝之地均其肥磽別其畛界二十畝以爲裹糧三十畝以爲偵卒器械七家之卒出於百里三歲而更此其田必不走其人必不折而入於游食驕養之內試以王制之法治七萬五千人之師分六要害各萬二千五百人人二十畝三十畝之積一歲之餘以私其入天子不時犒賚捐數十萬以爲牛酒此其人必不走其田必不折而入於莊舍豪佃之內於是以開中之法致天下之商率於屯，處計二畝而授一引萬人之屯五百頃而授二十五萬引以六屯之數收江淮鹽商之助絲縷粟米不出於疆此其利必不走其力必不折而出於馳販貿易之外於是以司空之法因其穮耝以爲擊刺因牛以爲運因車以爲營因廬以爲舍因壘以爲城因溝以爲池因其藪澤丘谷以爲馬圉因其秸藁以爲稍秣因險阻之數而制水土之害此其力必不走其利必不折而出於便逐水草寇攘奸賊之外於是以司馬之法治之使其進退追逐不過百里敵來則浚其溝塹嚴壘而俟之敵過則度其必得伏要而取之六屯之援不六十里日中可至敵卽萬騎可驟入而不可以驟出易進而難退故常以萬二千人而當十萬之師夫十人之杵百堵之牆則盜賊不過者其志一而力具也以六七百里之鎭五十餘萬頃之田給七萬五千人之餉而惴惴不給則豈不踈哉今遼東西餉旣不用內帑出入之餘未縻耗者尙百餘萬金以此賞士不患不足一旦當宁毅然罷天下召募之兵以關門東西委之漁陽子弟核勳衞戚畹之田使其先出以爲屯始旌江南力田之夫置鬬士之爵使墾地百畝與斬敵一級同例合秦人之甲首採漢法之武功以一汪之邊場及今爲之量贖故地簡廉將敕能令度其要害次第而舉近不過一年遠不出三載而邊圉之制可以遂立也邊制已立然後優寵其職申久任之法屯田備兵可不更設大者司空兼司馬之職細者營度皆訓練之事百姓知守之卽爲戰屯之卽爲[redacted]猶將共之而獨持過半以奉一關猶且不已惴惴相視者其意亦以地不日長土不日息公田未墾者無所從出卽議屯無庸耳然方國初及嘉靖定額時此四五萬頃者豈能攘民而取之哉

且謂士旣已耕則不得戰一意於戰則不得耕者此猶言鳥之飛則不得喙獸之走則不遑食者也夫其食喙者性也其舉翰而跂足者數數耳夫天下則固未蹷也邊上當屯之地固亦不乏也遠事勿道卽近數十年南關熟地[redacted]漢雜屯亦六七千頃之衆入而食地於中彼關外五百里二十七萬頃官民之田豈遂飛翼東遁者乎抑置脛而與民俱西耶不與民俱西則一萬之民入於內二萬頃之田必失於外不與[redacted]俱東則是二十七萬頃者吾猶得中取之也卽不得中取之吾猶得因而防壘而就其熟草四月草生一萬食餉之兵猶可省芻藁二百四十萬石也而當事者決棄之故王關外者嘗若無兵而容關內者嘗苦多民衆以田奉敵而嘗恨糧少敵因糧於我而嘗恨田多此

四者近事之無可奈何者也無可奈何而寘之兵不敢再增欲用遼而遼已殲欲用[redacted]而[redacted]反　則是坐斃矣天下固無有萬里坐斃之國也凡事之治必餉久而安之將亦可以不遷卒亦可以不更知死者與明知樂者與常今動以簡汰爲急營屯爲緩事稍有緒細則有迂儒塵飯之譏大則有闒瑾興亂之戒彼此相視使屯卒不可復兵卒不可汰轉輸如故而緩急雙絕驟而敵至解犢向刀問朝夕則以爲不暇不暇云者夫謂敵至而不暇不暇亦三四年矣又豈謂晚食者不貿釜而晨炊哉屯制已定冗食已汰過此以往維稍益更幣脩泉府之法以佐大司農之乏內帑可不悉發莊山可不悉鬻在官之糈可不悉縮派可不悉加爵可不悉鬻稅可不悉貸罪可不悉贖而三輔灌輸十五可足若夫汰核之道但簡三四廉力之吏內爲職方外爲將帥不坐高堂取酒自樂稍稍用意者二三十日便了之矣何足以難仁義節制之士乎

守覺華島機宜議

陸贄曰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諒哉言也自昔國無不設之險而人之常勝之讀古今持薄藩以墜其齒角者不可枚舉矣而猶攖小險以謂大固危矣哉覺華島之戍自去歲而謀士多談之已發樓船蕩漾其間北望首山如仰飛鳥呼晃呼鳦不得其項領而今且以爲奇創夫築長勝之塞不足以衛遼瀋鏟滏河之岸不敢以保西平今塹關門之道招呼海鷗以斷四出之寇而謂必出於是者猶望木實指海狗而逐馬也夫用兵之數不過闔闢因地之道變其險易我有所致敵則開戶而敵莫入故敵苦險多爲易以佚之敵苦闔多爲闢以喻之闔闢險易兩者更出故吳玠奉橋以濟兀术之師仁軌築城而不設門闔彼豈敢謂是黜敵哉謂吾有所制於中爲千仞之谿則不仞十尺之嶂方昔鎮武未墜廣寧未沒塔河蓋州衆志未死

猶在於外不能因河爲壘扼必濟之要今吾已棄錦義捐大勝自吐五六百里唾咳去之而又必以遼邈波濤孳雙山而絕其道夫豈謂大凌之水必不足以達長岑之壬錦州依巖三四百里皆無咫尺西闞之徑哉抑謂虎兕刄青果足以塞白塔而制其命耶夫萩灰暈月不俟一決塗城尼車則由燕共越自晉唐以來鎔金而沃關門鍊鐵以截江口自爲要害扼吭憑阻者非甚愚人則未智士也虞允文與吳璘共保全蜀虞允文以謂必據德勝則仙人不孤吳璘以謂不守仙人關則德順無力二人所據皆踰蜀門二三百里之外大險而遠距之故倚尋丈之垣度垂緔之穴斷霤而支戶者二子之所大笑也今亦曰不出關外則不可以守關然自寗遠以西中左以前焚如棄如不敢問者今踰年矣關外之籌既不敢試之河西而後姑試之寗右不敢試之寗右而後姑試之覺華夫覺華望首關雖僅十數里然舟岸之間倍十里已半百里之勢今度彼過關山長鬣之徒能越滄波持櫓而尾其後乎卽彼從松灰度寗西[redacted]彼驟歷三道島上長年能吹銅律而知其去處乎卽彼出不利東塹逸歸或千騎或數百騎跋涉之徒敢走赤足抗其轡乎又萬一我不利人離於土航拔於江飛廉同祿於島上者有私乎夫島上之不可不備者二而決不謂其連遠道以邀鳴鏑之徑也島上南通登萊東引旅順歷落星碁出十二山不備覺華則隱歷滋生故昔者於其處以爲大鎮中屯之樞一以南閱支海

一以東承諸愚譬之飛鳥以爲堠警必不謂其棲鷹隼之鷙利夜飛而食也旅順登萊四五百里山東之毒已潰　卽窮愚不犯波濤以觀蓬瀛之洲而今者必爭之海上以爲奇致幸而無事則猿鶴沙蟲異類不涉不幸而有事則處處開瑕而示之罅皇甫規常云力求猛敵不如淸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以今之時將爲汙濁以畸於上卒爲骫懦以逸於下卽稍稍振刷非常之功宜未可立也天下之禍如火與木皆發於所見而燼於所不見漢唐都於西北而割據終於東南晉宋都於東南而割據橫於西北卒其所以敗者亦不在於東南西北今竭天下之力獨服露家以從事於關門懸膽於鼻瞋視而莫之敢舐王敵情形已具見矣而猶且不察屏寸翣以爲价人大師如不可闞者則豈不窮哉爲今之計絕前屯之河斷山川之道明棄兩河以闢其雄桀閉關自治脩帝王之禮樂拔士拔卒爲天下節儉以歡會其意使天下聞者以爲聖明之銛利於弓矢使豚魚知信飛鴞改音此策之至者然非聖賢不能用也其次因天下之銳悉三方之力乘虜寇之未隧西[redacted]之未絕寇右之未梗遼民之未散東西[redacted]之未協急戍廣寇大師其內因發河橋鍬崖塹脩理諸屯示不可勝之勢我不渡河彼必不敢爭我不輕動彼必不能勝然後以藥師居延之奇發子房鴻溝之智攜猱搏虎而左右不知其次因天下之力蓄三方之銳進尺則尺進寸則寸約以數歲之內遏盡河西之地依山而設險因谿而爲塹屯五丈之原以觀其誰斃功不遠立禍亦不撥釋此二端持十餘萬之衆策數百萬之餽立移游之方發浮沉之策索之在側命之殺則不可得問之戛宿則雖十百載而猶莫測使數年之外河西聲生[redacted]勢合卽關門貔貅亦無以爲也何必起龍蛇於波濤之上哉語曰養男不留毋濟我池養女不刺毋籥我貧禍莫大於勢重而外不可恃敗莫大於力分而內不可守故曰單豹養內虎在外晉平養外蟲在內外內交持禍乃不支噫亦可憂矣愚之憂有甚於守覺華者故於守覺華者發之

四省加賦議

今天下已棄秦晉捐燕齊中原之地佯寘不問以俟其自復久而相忘勢終不復則齊楚中原接壤之處所在皆邊所備邊之費必復倍於曩時猶之宋人初備契丹次及西夏河北三鎮及延慶諸堡畜兵不過十餘萬餉百四五十萬其後東自河淮西自關蜀上下荆鄂駐兵百萬餉一二千萬然猶有關蜀徐盧諸將各自治兵不需閩浙之餉今自江淮而南蘄鄂而東半需餉

於閩浙者也江西臨袁粵西郴桂各自爲邊江南諸郡又在天子郊遂之內所出賦稅以供六師芻秣戎馬者獨兩浙閩粵耳以兩浙閩粵之力供兗豫江淮荆楚諸邊之餉京畿維正弁出其中今水旱災祲逝久不害猶以八當十黽勉而可令一處災荒春秋不繼一年二年之內則鵞鸛沙鶴俱足爲難矣故天下四肢縣於四省四肢壞則心腹壞謂保護四省綏於畿輔者此徙避於股脛不察脉絡者也爾絲之士動言浙福頗稱財數然其處士紳多於編戶委鹽如沙餕魚不市騾爲增餉必四棄狂悉括其埠頭關津每郡不能十數以百約之人三四十倍不能萬金而市粱舊額舉積其內矣益之以新勢不得倍而新舊皆困緩急揭竿三千之卒相持四五月兩萬之糈立盡又安得百姓守關粱收其魚鹽乎且其溢地退灘邊徙靡常脩築等事需

之歲月雖使風日共守無一可恃稅額已定不可復減諸當尚君而請蠲租者故洳濱之魚鹽無以徵鼂漫士之菑畬無以定業雖管子爲海王膠鬲爲市師無以正其衡量也又不已而講海島開屯之事則廣樂覽華其明驗矣浙之有金堂玉環福之有雞籠澹水彝之而不可種種之而不可穫糞力不足并種先耗狐鼠盜賊遞爲守業又不已而講開洋罷禁之事自溫台出者屈於日嶼時時防倭自泉漳出者屈於臺灣節節紅夷倭戎遞出以操平準闖有權豪搆鬬其間則馬銜起於舟中陽侯輿於塘沿辛不幸如嘉靖末年之事雖竭東南之膏血以塡尾閭亦豈可復裹乎故四省之不可不卹也卹浙而後有閩粵浙動則閩動閩動則兩粵俱動中流一匏割以爲舟又割以爲杯必無復舟杯者矣然則江上四鎮水師五營何以給之曰古之行

師者糧糗芻稾遠不出圻遂之外四方侯甸各計市賦以爲年需軍中之市不及玉幣千里饋糧則仁人不爲也今南畿江右額糧尙千餘萬本折相權得六七百萬以當古者畿甸之賦不爲甚細閩中士將以當浙之半兩浙東西以當南畿之半留其餘羨以爲退步而鑱削過浚則措足者皆盡矣故皇皇而憂仁義明王之事皇皇而憂財利商賈之行也有劉晏則必有程异張平叔有趙開則必有呂惠卿王廣淵君子之言利不及小人而小人之計利不計君國誠使開洋屯海之說果行於福浙則福浙之市井無賴者皆化爲倭夷倭夷之屠膾無賴者皆行於上國雖朝廷捐數十萬之餉號呼長鬣以驚其後亦無所復濟矣然則今設三省總督以行劉晏趙開之事皆無所濟乎曰濟矣朝廷之意固在於卹三省而不在於財賦也三省不設督則三省之隱貨皆洩於隱當無以濟蒼生之急猝然害起無以應之三省設督則小民之隱害皆得以達於當寧無緩急之憂蒼卒害起探囊而發三年之艾浙福兩粵猶垂踵而跂五指是則設督之意也其說在趙簡子使尹鐸也

六等定罪議

比聞諸大僚集議陷賊者與從逆比例引唐宋六等定罪之說不知其欵例如何大要欲以奮激士氣爲雪恥之先聲然稽其情事微有不倖揆於理勢亦間未合何以明之唐人定罪在收復東京之後從逆諸臣皆在賊庭嚮被僞獲如達奚珣陳希烈張均張垍等身爲大臣連姻戚里既汙僞命義無所逃今諸臣皆奔竄南還躬詣請命燕京未復聲息蕭稽計誤出入十恆三四其不同一也宋人定罪亦黨籍解散之餘淑慝既分大憝無

赦如張邦昌王時雍輩靦顏食息萬無生理自顏博文而下不盡安置尙多矜全今幸無張邦昌王時雍之事如吳开莫儔輩擁藉[redacted]庭正復不少其餘瑣瑣皆顏博文而下者俛首抽身不足以膏斧鑕其不同二也至於南宋之議宋畧之曰時中正統間倡之徐有貞皆爲當時高識之所嗤鄙且如李綱所云鑾輿不遠鹵騎窮追則將何以待之今先帝既力持正論身殉社稷亦似不必復重陳遂事矣在唐時李峴有言河北未平陷賊者多若盡誅求是堅其附賊之志也李勉亦言元惡未殄遭點汙者半天下使其自歸無路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今從賊降者方狼嗥鴟張不可盡問二李之言得無可思昔鄧攸陷於石勒顧榮繫於陳敏皆拔身而自反論者猶憫其勤勞錄其故節今以陷賊之徒投畀遐方不齒鄉黨已爲過矣應詹語陶侃曰

神州未靖四方多難宜務安遠略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是語雖迂實爲篤論愚生亦謂今日誠宜整肅以立人紀寬宏以收人心賞必當善罰必當辜寧有濫賞勿有濫罰卽如明旨所云從容以俟三年之後飛鴞化音羣醜自屈祓濯汙染嘉與維新未爲不可也

檄

論朝鮮不宜廢立其主檄

天啟三年之四月朝鮮李琮廢其主輝自立越五月尙未請命登萊邊帥得其平章所貽牒問於政府政府以國家典章聽其自爲聲教然而東道未淸恐有乖同生其叵測乃使巡撫先爲檄以諭之其辭曰爾朝鮮冠履之國漸禮樂遵天憲不自畀於外方故能保世歷有多年昔爾康獻先王實擁有國王氏四王爾實薄之我太祖高皇帝以日月之明不照隱慝俾爾更化以順新治爾祖亦克自蓋不墜乃事故膺顯號聲施至今肆爾於定而降十有三世咸紹明服或嗣或讓罔有專擅以干天討匪我實容保爾亦爾自匪懈敬辟禍適以守土宇也倭奴之亂爾實啟釁以江北爲市又肆偷德以棄厥疆使髓血漬於馬頸顱首斸於船艣我神祖顯皇帝軫念元元哀爾不祀勞師轉餉爲爾祓腥穢奠俎豆殪彼大兇而後寢食卽爾自卵翼目猛鷙亦曾有此乎今皇帝英睿不世出沈毅類神祖靈御而祥雲見備德而神鳥至東西蠢蠢未承德化者應指而滅猶且三年思至道蚤夜議大典不欲釋干羽以事斧斤使諸將競績醫巫閭之外亦謂彼蚊蝄嚼膚卽振臂麾之不逐殺爲快也爾冠帶禮義之國沐浴皇澤二百四十年於茲而敢自反側滅所立王自爲

孛獘爾卽烏獸荒般蔽澤以爲我邑聞知然而大畏伊邇雷霆之於藪澤何礙乎日督師從島外來者云爾國爲漕屬諸同事者之所痛心旣得報牒遂云故主已廢新主已定廢者無請罪之辭立者無請封之典曲折不彰動止經怪豈我一二邊將覘爾內競欲借爲聲討收其功實歟抑爾諸大臣將蹈先康獻之蹟立一主廢一主旋立旋廢先爲弈棋而後屣倣之歟抑爾實包藏禍心將南搆角於倭北稽顙於　墜十五葉之名王隸於　歟抑方心覆愧與懼并謀之未審而悔之未及歟如我邊將權借聲勢以爾爲利則尺一之簡彰微闡幽於爾國故無拂也如有隱慝將効先康獻之蹟則爾李氏實自戕用剝落本支我則不問後毋以我爲懟乎如必包藏禍心嵎險自難者汝則自絕於人天卽殄爾亦何所忿懟之有先是平秀吉以一人[redacted]擅制倭命以六十州之衆夷爾宗社遷爾城郭我師一出曾不踰年而平壤復完秀吉走死是爾諸貴戚疏姓之所親見也今佟哈赤又以一人矯命一方無秀吉之衆而踵秀吉之虐偶値國家陵寢興事少緩天誅而爾逆臣遂恣其昏心蔑我典章不復顧恤爾或有他罪獲譴於天爾先王憤心實使一[redacted]遞播告爾爾將自以爲兵釁而尋上國之師樂隳宗祀覆十五王之澤以與[redacted]騈死則亦唯爾國之願矣苟其不然大小悔禍禮致王贖新罪并擊叛逆候命輦轂亦唯爾貴戚疏姓所自圖之天朝容保爾二百四十年休卹無疆其有吹索瘢垢浚恆於　則是我邊圉之過也如爾實自何校蔑有聞知則我曷敢泄泄厚毒於爾方今　樓船下瀨在東郡者已滿十萬雄師勁卒行坐騰海爾所睥知與爾旣相卹　有始末不忍輒移銳相禍而

長纓短袴者思得一試超騰無已天子卽方舞階遵太祖之意然亦欲二三侯服脩明彝常奉赫赫明明之令不謂爾非吾土者得以傲然縱滅典章紊累朝之憲而乖天澤之義也得牒尙未敢奏輒冒昧相聞維平政善自審處

宏光元年六月敷告萬方檄

昔周室再遭狄難楚人尙寢問鼎之謀唐家三失長安天子終還乘輿之駕況於我明日月在天八百之秝未半暨於列祖聖神相繼四方之賀攸同白義軒以來發其輪華使函蓋餘黎祓其腥穢誠非漢唐之所得方尤非晉宋之所敢望者也毅宗烈皇帝戰勝廟堂伐謀樽俎優愛將士常容跋扈之軍軫念遐方屢止勤王之旆以致獍豺坐肆烽燧莫聞鼎湖之日天下悲慟天子試其烏號耄倪逼於過密諸假形似以溷戻園藉聲影以

下暨子者猶得下籲民謨上熒天聽則帝睠之未衰人心之思漢亦已明矣我皇帝寬仁在宥惠澤方新舍己而用人虛心以御物力圖不疚以得大首之貞詎復投艱而應寶龜之兆改臣與政甫及期年垂翼千飛遂逾三日始則賊臣左良玉繆稱趙鞅欲淸君側之姦旣則叛賊許定國脩怨興平頓發御前之矢遂使猿鶴俱化貍虎共嘶曹陽露次岸竪俱有公卿蜀道間關進奉或無瓜果方今皇太后已至臨安隆佑之規不泯聖天子漸還廣德建炎之烈猶存而許定國所假[redacted]南京左良玉所稱義師陰依碩鼠昔朱李叛於奉天實維觖望劉苗拚於肘腋亦倚社城豈有爲盛明之將帥古[redacted]以[redacted]在甸服之藩臣敢倒戈以憂君父是可忍也於女安乎夫晉陽之書叛賊僅遺禍於士苟蘇浚之望山頭未徵師於劉石今士苟逸賊而徙禍吾君　稱師而坐傾宗社自史册所載身爲不義神人共憤未有痛於今者也毅宗賓天已四百日海內寂然未有復仇之師今上出居又近一月叔伯褒如不論無衣之賦誠恐范陽舞馬仰秣以笑儒紳李下緋獶載驅以呼因極也嗚呼八公草木近在鳳泗之間猛士風雲不出鍾山之下斷蛇遺跡憮乎猶聞其聲授矢餘靈允矣難忘斯恨吳越多君子顏行厲劍者何止三千地水有大人錫命師中者應從九二沐浴請討之後勿畏御萊東牲載書之餘聊稱微管僕雖衰劣仰藉同心已召金衢陽烏豪傑之士得萬二千人更會洞庭彭蠡桓赳之師可二萬餘衆合爲三軍離成八陣馬渾李郭俱出韎韐之間鍾鼎旂常猶是觴豆之物限某日某時分道出師灑掃郊壇奉安鍾簴以次進兵收拾燕都祭告寢廟仗我祖宗之神力慰彼海

宇之歡心爲此具檄敷告萬方

諭浙江江西兩廣諸路出師匡復檄

監國檄下浙江江西兩廣撫按郡縣軍民人等昔晉室中衰而安東之業起宋家不造而康王之祚興彼皆始於擾奪逆取順守而興復若此又況於明並日月功在億世巍煥之祚卜於無窮者有元不道腥穢宇宙破金之日誅夷宗室靡有遺力我皇祖起而逐之使[redacted]餘黎復還冠帶雖爲三五復業亦爲金遼攄讎也　金帛綮輸山積一旦　其猛士謀臣亦皆中朝含垢負瘢之人葬尾反噬非有烏桓鮮卑之力兀朮婁室之智也比年以來野力不宣朝議多價[redacted]人至以楮飛門符戲我將士亦隱忍受之是以措手不競浸淫於茲予觀天下之大不爲無

入列祖之恩不可無報賞罰明則膽智自生號令一則愚柔作使孤權總六師肝衡嶺上百粵精銳會於章貢章貢勁士下於馬當皆可不假旬朔而抵龍江之上七建之將會於金衢金衢義士下於錢塘皆可不煩信宿而復虎林之關此閒人才甲於海內形勢近於肘腋非如齊魯關洛泮渙而難收庸蜀巴濮阻遠而無及也昔吳芮以嶺南一旅上佐漢室平七國之師陶侃以盜江餘黎與晉室諸儒扶再傾之運建炎播越海上尙七破金兵同光僅起鄆州卒一統天下孤雖迂庸少更戎馬常覽古今治亂之事成敗倚伏之數不能不睠望於友邦感憤於一奮也方今

聲自出我友邦兄弟誠能同力一心共奬帝室正名義以召英雄輸精誠以鼓黎庶乘彼貪侈破其虛驕上成管仲葵丘之諒下奏謝玄淝水之捷雖樂毅葛亮不足多也惟我友邦兄弟並我列祖無貳爾心幸留意焉

再諭諸路出師匡復檄

皇帝檄下浙江江西兩廣撫按郡縣軍民人等予聞天冠地履宇宙之大常內夏外　春秋之大義冠履倒置則天地爲之不寧[redacted]潰防則春秋之所必討趙宋不競時遭坤六大象既窮天下無君自我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乾元復起中原正朔尙有二千餘年昔自幽平至於懷愍一千四百年而五胡搆亂自懷愍至於帝昺九百六十載而朔漠混同又九十年而明兩炤臨此其大較也我太祖功高於豐沛德邁於晉陽卜世方隆歷年未半徒以昇平日久將吏媮惰一二奸臣造釁召亂如左師之清君側許將之戮大憝皆始有可原之情而卒釀多方之難非有八王之禍煽於金墉三相之昏湎於花石也自崧欽迄今五百一十二年雲雷始交正當中際以天時則數當再起以人事則道不偕止卽使左許之倫能同心革面猶當與友邦兄弟祓濯其辜嘉與更始又況於蚩蚩羣黎　失足陷阱亦何責焉予計五省幅員尙六七千里識時達變之士更僕難量誠有洞於機權深明興復之義者予不憚身事之官爵土宇則亦太祖所遺予何敢自靳若在宗室之內有能破[redacted]收陵寢復長安身先入京者予亦率羣臣百姓率先事之予於大寶豈有愛焉昔唐室天寶之難連陷二京李光弼郭子儀爲將亦二十七月始克收復奉天之難再奔梁州李晟馬燧爲將亦二十月始還京師廣明之難鄭畋李克用爲將亦三年始破賊巢復長安有志成事者豈以朝夕奏功哉定志於先則天下應之今燕京之陷二年矣南都則猶在晨夕之間也予自蒙難以來食不知味寢不帖席誠願與友邦兄弟晨夕討論共襄大業而間關道路不能自進誠得一日藉友邦之力共繫組珮上觀孝陵進禮寢廟退守藩服持杯酒以敍諸父兄弟克復之功豈不懋哉

安民檄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爲安民事文以止戈爲武治以戢亂爲先今天下有君生民有主聖天子中興與漢光武三同起於南陽一也爲高皇帝九世孫二也建元乙酉三也又天亶聰明四方利病無不周知不飮酒喜讀書精於吏事動遵禮

法下拜臣民求賢納諫眞可近匹高光遠媲湯武矣本閣部埀老書生不嫺軍旅但以神州陸沈蒼生塗炭高皇帝之宇宙不宜　之區是以勉拜欽命就此戎行所過之處不過上宣主德下達民情與縉紳耆老講明大義繹我高皇之功不忘列宗之德而已爾父兄子弟有奇謀異勇及草澤英雄有發憤投袂者本閣部皆願披襟以從亦皆得便宜拜爵題請而寵命之其蕩軼詿誤見擯鄉曲者本閣部亦願拂拭與之維新記曰還師袵席之上豈有他哉救民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本閣部提兵不多所過之處雞犬勿驚簞食壺漿不累吾民如有願舉義旗共復兩京　[redacted]者功成之後封賞陞授一一俱如詔書不敢有蔽其本閣部將士有擅擾居民隱蔽義舉者亦一一懲治俱如軍令爲此曉諭眞省咸使知聞

廣信安民檄

廣信山川苞固風俗眞醇自古仁人義士所都已登三百年昇平之盛今天子建極南服此即三輔之邦而士紳惑訛言播遷林莽甚不察也昨者徽州有事今漸已克復是月十有四日本閣部發師　爾民可盡還安宅勿使鴻鴈四野哀嗸本閣部上體明王之仁下愛蒼生之命未嘗妄鞭一人輕撻一士止爲[redacted]不可不[redacted]若有他虞即本閣部之過決不敢苟偷朝夕以誤蒼生如有將士不戒誤傷艸木以及無知者悉來教諭以毖後患爲此曉諭示衆通知

諭

諭諸監紀總兵

諭監紀諸將今諸部兵想已收合決不可自生瑕釁恐誤事也兵少而分將卒不和則奸入中之不可以憤懣疑貳自撥轉車也今鄭兵一千方機七八百已至馬鈴嶺陳雄飛二股必不敢過休寧便可合攻婺源追河而陣挑[redacted]出中流以銃弩石呼噪潰之此淝水之功也居民最須得其死力豈有行師使居民順[redacted]而能成功者今傳[redacted]又有二百騎入婺源以　此來適其所求昔耿弇攻祝阿以致張步之師擊臨淄以收西安之捷故三日而平諸砦一舉而得二城今此海口去婺源四十里聲息阻遠徒爲奸細所誑不得眞實進無寸功退有匱餉此敗道也即不能取婺源宜徑出休寧舍堅城東去彼必來追邀之可覆也此奇策非諸將所能但可合衆逼圍[redacted]其東道使[redacted]自走以貽鄭兵或邀其未乘則諸將能之耳耿弇傳不可不讀也

諭洪總兵

見來書知麾下毀家爲國資力已竭而鼓舞不衰眞快才也桑梓已陷邊樹無枝勿謂朝廷即爲身家何能居忍前月一戰爲延寧懦卒所壞幸諸董僇力不至大潰猶可小慰晤諸董君爲致意不忘鉅功也聞[redacted]以四百騎焚江滸再入婺城此皆風聞奸細之語然用兵須敵是求今有步三千與鄉勇合不爲少矣岳武穆生平以步破馬　婺源四十里聲息不眞徒爲奸細所中耳

諭

城守各有責任不須含招征之業分城池之責也虔饒寇之來樂平初爲報復今已勑陳學鵬同林蒜三四百人應之撫臺尚有五百家丁足斷戈鋋之道吾黎疏復徽勢不可中輟一糧官可收拾中軍與監紀前來勿遲也童家坊鄭家坊山厓俱已削

斷取道甚難今暫從十五都遏德興使樂平諸[redacted]聞之自散亦一奇也德興去婺源尚百二十里約十五都至婺源迂道須三四日幸與园卿作速商之

諭兩營副總

諭兩營署總兵應天祥出師先要照顧百姓須得百姓心力然後可以克敵又須大家酌量和氣不可獨力獨行吾兵不多而分爲諸處前後不相顧何以克敵昨所擒獲姜美先已爲題敍看早晚奉旨余勳李芳都已敍了婺源城小而堅非其鄉人必不能破合六營圍之缺其一面先路要之可以盡　也如不能前今有鄭兵二千先去休寧爾其舍旃同諸將得[redacted]徽州所謂昆陽小而堅宛城大而脆舍堅攻瑕亦兵法也若同黄奇壽李英坐守海口此無益耳路遠則信不眞倚人則已無力不出半月情露勢絀雖欲出半步豈可得乎亦當與衆監紀三五將合謀之陳雄飛王鼎頼屢奏皆在何許亦可大聲疾呼之

黃渟浦

論辨

考說

黃漳浦集卷十二

論

本治論

（洪思曰天啓初子爲庶常時作時政在閹寺王道墜矣禮樂不講知天下之將亂）

爲治而不明王道述禮樂以視天下其猶社鼷祊者蓬躚而食棒棬而去乾餱隻訴以爲情實故天下者非沿俗之所能治也沿俗之治循衣而坐大問車馬小察雞豕有或啓口序先王之道則必以爲朽戇決笑而去夫先王者而皆艸野耳食不試之士則爲決笑宜爾先王亦嘗坐明堂立表懸象垂則百世獨以其言爲過者何也古昔聖賢結設話告動必曰天天者聖賢所以明人示有尊也人君之尊於人無上以爲無上之尊可立象不可以施化故爲之天地社稷日月山川四時之祀以致其齊遬引其卷曲又擧勝社之嗣簡碩德之彥體近意匹以爲之賓爲之師言立人者承天則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未均廢也詩首夫婦春秋首兄弟書首君臣其意亦自朋友取也唐虞之稱其臣曰鄰曰股肱殷周之稱其臣曰友邦曰甥舅伯父叔父以爲天子者尊不絶上貴不絶下尊絶上則奸桀生心貴絶下則忠讜不効故爲天子者有一德之朋有壽人之朋有燕及之朋大子見一德之朋差軒而授几伸玉於俯紬玉於仰言論疊疊先引而後竟見壽人之朋侑飮而導舉劒首直奧絢屨不躡言論加煦後大而先細見燕及之朋離門而御鐘鼓北房而進琴瑟脩職陳藝油油而退凱凱終日天子有此三朋者而後見人所祇受於天有其等級有其德慧有長不敢傲才不敢肆而後知人所立體於山川耀精於水火參差相式光景相避而後其體肅其性理言動以時和敬以立而後以爲禮樂以郊祀天地及其宗廟山川秩農祥蠶室之作辨朝聘會同之事臨辟雍廠詩書旌賢黜奸章內別外而後淫聲不蕩炫舞不飾器物有度章采有制而後農守其畔士安其業內外邪僞上皆知之上訊不煩而下白其式夫如是而後先王之道備舉矣先王之道不舉而謂天子無朋禮樂世廢舉之則爲訟藪者此大誣民不可不別也故夫婦兄弟朋友此三者之倫自天子博不自天子薄也天子之動必敬天敬天而後敬人敬人而後可阜萬民而致百神故言朋友之倫於天子而絶者猶挈瓢之民傲帝以爲無涉者也君臣之倫通於絶域朋友之道喩於極貫火上於天其勢太孤以宥天下謂之大有大有初九害生無交六五有交上祐於天故友者佑也畜者孝也兩者道之至大者也雲興於中而山畜之本天之氣而以奉天謂之大孝天爲至剛昧晦其精借日麗暉爲之大有故大有者明堂之義大畜者封禪之道也古者天子封禪必在介丘之下所以明天之所封嶕嶢無增也故就壇以示卑夫有聖賢之德在位於下桀冕不益貴徒跣不加賤則天子齒遇焉藉茅而承之是石閭鄧林所致其風雨也天子必與聖賢競貴則暴悖梟鷙者必與（行業無與字）天子競位是以天地交閉則沴厲遞作彗孛雜見陵谷傾變濁者反淸窪者反突高者反下直者反屈故天子之稱臣妾天下以爲大奉則可以爲大取則不可也天子而敬天地禮日月祇事宗廟則必敬其夫婦天子而事山川柴望祭脩告五禮六帛奉五嶽四瀆社稷鬼神則必敬其朋友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臣妾天下者天下奉之以爲

敬非以爲傲也古之士貴故天子與貴今之士賤故天子與賤貴不必人益賢賤不必人益愚物筒則與貴物多則與賤古者王后甚辨屏宁甚設陰德所治三妃九嬪二十七夫人八十一尙御凡百二十人陽德所治公卿大夫士之數如之倍長而三又倍而六象天地之候晝夜之策繁數極矣以故其晉接易周笑語易治情貌通而施化一邪宼不生視聽不惑今內外所治動數千人冠帶之倫日棄職事朝夕過從折百分之一有終歲不得名狀以故湫陰沍於內慾陽暵於外灌翳蒙叢不可得而材也不可得而材則藏生其中蠹生其中則醜竅而瘤（瘤音由臭惡肉）奧天子於是謂是可賤者筒賬而賤之輿不爲下伏不爲起獸豢而鳥視其臣下又無有蹈古之志拔身之能其所事者不過與輿臺刀筆同事其所誦說則自貂璫女史老故倀兒勝側理者皆足以治之自是而乞言齒胄燕召坐論游豫對問之禮皆絕也禮絕而後樂熄樂熄而後王道不作故鹿鳴之禮廢而鴛鴦之刺興伐木之禮廢而頍弁之詩作蓼蕭之禮廢而魚藻之刺興湛露之禮廢而采菽之詩作菁莪之禮廢而匏葉之刺興此五詩者皆所以刺禮樂之不興恩澤之不降君臣之誼衰而朋友之道絕也聖人者灼其大原故要於和敬以爲禮樂之本見其夫婦以爲天地陰陽日月宗社見其臣友以爲五嶽四瀆鬼神山川剔擢內外涓貫而慎采以澄其耳目一其心意故蓊蔚之際淸則好我之情浹好我之情浹則順信之助生順信之助生而禮樂可作王道可舉矣故爲治而不明王道著禮樂以治天下猶以手挈海岱而自爲立其徑卒也

爲天下有序其條而貫之有數言之則以爲常言不言則躋天

下無言之者序何別曰遠近內外數何貫曰禮曰政曰刑曰兵兵者試於遠外以治邊陲而邊陲非兵所能治也凡天下之數舉近而御遠詳內而靖外邊陲不治責畿輔畿輔不治責宮府宮府不治責黼座黼座治而後宮府治宮府治而後畿輔治畿輔治而後邊陲治此數者雖變天地不能易也今曰邊陲不治天下言者宜釋宮府而談邊陲唯邊陲之言則聽不邊陲之言則罪嗚呼是豈嘗察於本計也哉古者天子以疆圉之事託牧伯徵發期會不越其疆大司馬致郊遂之衆車萃厲甲不及侯甸天子穆然執和鬯之柄公卿百辟舞羽總干不改其度故其君子不震小人不囂是非好慝無由而作今一方有事則動天下而營之表裏相激主客互射狡黠樂動以爲朝夕故有五萬之師千里之役數年不決則反舌寄頸相靡於道矣夫火發於山藪之內百夫千指虞者以爲宜獵薪者以爲宜炭田者以爲宜灌盜發於陰室之下則門者不及扃（行業作何字）笥者不及鑰脊飲迨旦而後相愕也故禍患之生不在言者而在不言者邊陲之失非不言之禍而無本言之禍也故曰什耦而射貍首非虎也磔狗而諜儺鼓非鬼也使禍鏑之動而皆集於羣言之彀則千夫鬨市無有覆國者矣三正以來七代二十五氏喪敗相起坐邊陲者十不得二總其巨較皆以宵小權奄構於內而後夷狄寇擾來於外宮府先弊而後畿輔不理畿輔不理而後州郡攜志州郡攜志而後巖關重鎧不足恃故奸賊之來不於所甚較而於所甚諱也甚諱之始必始諱內諱內者賊在於內內先不上聞久宿而潰於外潰於外而後諱外諱外者賊盛於外外擾不上聞驟至而噬於內天下有此兩諱者則肘足之地有萬

里之薇萬里之寇發肘足之際矣故人臣之事其君君之事於天皆前而自相名也自相名者以名巳之無所諱可聲應而治之故呼干以爲之干呼戚以爲之戚聖人用之而皆有所不樂呼管以爲之管呼籥以爲之籥聖人樂之而皆有所不蕩自筵几枕簟箕帚畚楄之彙則亦維所自名也名有所從入彙有所從出弓矢之彙出管絃鎗劒之彙出刀筆戎馬之彙出狗錣易種之彙出蠻髦咬骨之彙出讒刺夷狄寇攘之彙皆出於宵小權寺聖人以爲是皆不可諱不可諱則人皆知所防外而愼內故聖人之道貴審其所從出審其所從出則本道而末不害也兵之本出於刑刑之本出於政政之本出於禮紳冕而救鬬此世所謂闒懦也而耿介之士能使人益鬬不能使人不鬬道出於叙競之路勝敗爭半者則聖人不由焉使聖人而舍堂陛守邊陲其道亦不過戰必勝守必固而已即累世無百年之治禹高宗皆用之矣而天下不悟者人皆藏於標害而救於急擣以爲千里之治不可以坐制也夫日月星辰山川之眚其於人不知幾萬里之遠也就而救之絲窮鼓弊灰盡帚絕羣國人而哭之無濟者聖人坐明堂發言而善則眚去沴御即不爲御亦不爲害聖人之坐此五步之內耳夫五步之內豈闊於蒼青之末哉以爲根本所在精曜與宅故其行不馳速不疾今曰邊陲事遠則空言之堂陛事近則不空言之邊陲事急則空言之堂陛事緩則不宜言之信然則以爲堂陛之患細於邊陲邊陲之禍急於堂陛也是未爲本序也古之聖人日昃訪問以救已過督史鞈鐸不離左右其公孤百執補闕是思讓才而授任勞而處其精者存於眾慮其險阻易簡制服之數皆存於國邑故聖人

之治常若不憂邊陲者而邊陲無舋則聖人所以治之有道也道者知物之所從出集近而馭遠外若甚紬內有餘故有道之人不急鬬人有道之政不急鬬政有道之人豢士以明醴之酺秣馬以芻靈之藁繫敵以綰璽之紐有道之政輟一食而軍士宿飽折一劵而匈奴解甲夫豈爲誕說哉齊莊公楚威王猶未及於中古也一戰之覆邊境薄削反而治內弔死問生哭大夫之廟立百姓之社弛酒卻肉三年而天下畏之霸者成喪者復夫差主父者天下之彊奧也威立於絕漠厲馳於上國乃教羣臣曰內治之道吾既聞之矣其不足以包諸胡兼齊魯者勿告寡人也自是多勿告者宰嚭李兌因以撥讎探其內白起伍胥因以蹙足取其外故夫燿火之蟬外眎取室之賊外諜多禁者奇喪惡聽者多餓今不知禍敗之所從出條貫之所組絡緩急輕重之所救濟但曰邊陲之事則言之非邊陲之事則勿言之是豈詳察於本計也哉聖人之量天下懸衡於斗以爲物藪宮府取萬纖輔取千邊陲取一焉詩書所稱成敗之源禮樂取千刑政取萬而兵取一焉一握之樹一畮之稻而皆有數死螟蜮蟊賊死之翕陽沍陰死之斥鹵沮枯死之根荄宿莽死之雞豚搔聚死之縱此數死而獨輟食以論刈穫之盜競勝不解毛髮相捽不待疾風飄雨而豐本美陰已蒙然穢矣故錮四達之聽禁密勿之告設一切以批衆說者必有甚諱隱慝生焉不可不察也

然則爲天下者愼無諱而已諱在內則賊在於內諱在外則賊在於外奸宄竊國必大局限而多舉諱大局限而多舉諱者佯爲毖愼以閉天下使天下以禍而易過世之寡識者既樂於自

閉又以爲國慝所在重言爲好蓋自是賊滿而莫之敢告也古之天子餉處而壹治壺巷寢室達於日月應役之冊舉指可數若是其所露索者亦亶矣猶自以爲幽翳四聽而八視惴惴焉廷處而號衆若行篠窣之索其膏火也今楯陛之內盤泉桓淵動千百數能含雲霧致霜露者蹠足而是若是則有不測龍蛇雜興未可知矣而又重其扃鐍使千百人擁之一人獨閉而臥之猶自以爲安處故今之爲宅中者宜賢於古之爲宅中者也古之宅中者以一人治數十人以爲不足又使數百人外視而正之今之宅中者以一人治千百人以爲有餘矣又益之以虎豹龍蛇之囿故古今之賢聖與其道術各相反也古之嚮者趣以明今之嚮者趣以幽古之植晷測以南今之植晷測以北夫非其道術之反則必有陰說而亂之者知其陰說而共與諱則是隱亂也知其隱亂終不可諱而且不得不諱之則是無術也古之爲術者規弦天地而始於日月日月者萬物之所相見也聖人之道欲使萬物皆見之故晝行而著日月夜行而著星辰竊牖而扚（音的）太青俯水而鑒太晶包陽不見則其道必戰故聖人之相天地謂與之爲明不與之爲冥萬物之貴聖人亦與其明之不與其冥之也廣陰之下盤陸之底日月則亦間照焉積羽之西扶桑之東祥雲甘露則亦間被焉然而萬物不往者以爲彼此不相見則光耀靈霨與之俱失故聖人之賞民道民而賞之其罰民道民而罰之故喜一人則曰天子喜也無曰誰喜者怒一人則曰天子怒之無曰誰怒者天子之喜怒賞罰見於天下則其不喜不怒不賞不罰者亦見於天下喜怒賞罰不見於天下則一人隱志天下皆意之賞一人則曰誰喜之也罰一人則曰誰怒之也夫一人之喜怒而天下以爲有代喜怒者則雖耀佩鑑鐫刀鋸戶據人之項徒足以走柄無顯說於天下故君子之爲法也亦使萬物各相見也萬物不各相見而日月常見萬物日月常見萬物故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祟不受其禍故聖人之爲鼎所以使物之祟出相示也魑魅魍魎雖甚魑醜其種類亦各相美好也出而人醜之雖甚鬼怪亦自以爲忸怩聖人以爲知此者可以治天下矣故其治物也以鼎治人也以鐘鼓治物者隱其情而見其形治人者隱其形而見其聲見其形則天下無遁情見其聲則天下無遁形聖人以爲知此而天下之數可義起矣今曰見鬼物者必死量聲而度其形者不祥則是天下之物皆相與諱也天下之物皆相與諱則彊者橫口柔者閉齒喜怒賞罰明或竊之而目相視明或竊之而目相視則殆矣天下之殆皆始於有所諱而終於不可諱豎牛之禍孟季氏皆知也以爲告之則憂二子又不信於穆叔公子成之怒李兌氏知之也禍未發則不敢正已發而與其事則不得不爲賊故賊有發於慮禍討不討而皆爲賊者季氏李兌氏也太宰嚭爭霸於晉勝之而不居不爲不智也李斯請罷阿房減轉作戍邊不爲不忠也以閉其內賊而憂於外其過愈於賊故賊有發於據寵告不告而皆爲賊者宰嚭李斯是也羣臣翟蔡裒衣雅冠唯隨中書子文子夏棲遲五侯之間大臣冤而不能白權幸侈而不能諫卒以覆國身名俱喪故賊有發於保身過無過而皆爲賊者羣臣翟蔡子文子夏是也此數子者其初皆不甚罪也以其中有所諱始諱之而卒不可諱故不可諱者皆歸焉故鼎鐘鼓者聖人所別鬼

神正告於天下也聖人爲鼎而因以爲斧鑕爲斧鑕而因以爲輗梏爲較梏而因以爲金矢爲鐘鼓而因以爲鞀鐸爲鞀鐸而因以爲橋梁之木爲橋梁之木而因以爲方冊削牘凡此數者皆以其類愈廣而愈白凡以己自見於天下使天下共見之而已今曰主希聲則臣見尊數問人則權不神猶曰登高則民散夜火則矢集此大昧慧不可爲天子道也爲天子者已錮於是說不得所以道之其道莫如廣之使見所樂廣之使見所樂則其埶漸親外漸親外則其數多告而寡諱矣故古者之爲明堂皆在南郊之外日月之壇夾城之東西講射之地皆饒芹藻環水爲澤春秋雨露陵寢自步大狩之月不諱騎獵凡以抒慮明精宕爽闓鬱寫幽淸之致與上君子百姓陶其日夕疑難多積則於通達古今博奧之士必有所取之矣必有所取之而後可與灼治亂之原證成敗之事吐日月之耀刋鬼魅之怪總中外之幾商素王九主之務也失此不圖彌陰抱陽暈生於外賊成於內禹鼎鐘鼓不能正告徒貢紳帶而號虎兕龍蛇之澤以爲多諱不已殆哉仲尼曰聖人覩物而見情愚人見怪而諱名唯其諱名是以與怪爲鄰

原法論（凡三章）

（洪思曰子爲庶常時作時政在閹寺則刑上大夫憂天下將亂故救之以禮）

法者準禮而立非依刑而成也先王爲禮以章教教成而禮立禮立而法乃察天下旣不詳於禮而顯悖其法故爲刑以戒之故禮者所以爲法刑者所以爲戒戒之不可以爲法猶桁楊之止於廟序犧象之卻於市肆也天下方治則其禮盛故其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禮設而可法者顯致也天下將亂則其刑盛故其書曰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不可法而戒之者不治也法則不可而戒之不治勢必舍禮而刑是取故道散於上刑重於下奸邪不戢而貪恣者日肆聖人有憂之以爲是不反於禮則終不可治故春秋者聖人之禮意非聖人之刑書也春秋之法首天次時次日月次君夫人首天之法以郊社之義與天子不郊則無以承天無以賞罰謂天子號令施奪於萬國無以封奠岳瀆制夷狄表一於天下故魯數卜郊春秋不是之以爲是非魯之法也魯郊則三桓歌雍書魯郊則無以誅季氏之旅歌雍書天王郊則魯可以不郊不書周天王郊則夷狄皆可以擅命秦楚齊晉皆可以犯大禮此兩者聖人之所以首天也次時之法以夏月令緯周之政歲坐十二室頒羣臣讀法四時不瀆則沴慝不作天子不順時布令則無以平章

百姓無以聚民而違不若故災旱饑蝝螽螟大雨雹雨雪震電晝晦春秋皆是之言是壞禮所致則法之所不治也此數者聖人所以次時也次日月之法以厲陽德愼陰德王者不厲陽德愼陰德則無以正房辰而去中外之賊故日月之食雖無過必鳴鼓協社而救之謂過者天人之所共有天過而人救之猶君夫人之過不可以不諫也旣有是三者之法以治天時日月則可以不治君夫人君夫人旣以此三者自治則可以不用法以更治天下故春秋之意以爲禮在則刑可不立刑立而法窮故春秋者無義戰則亦無義殺無義執亦無義放也春秋之中書其國殺之而不去其大夫者十五書其國殺其大夫不著其名者三書國人殺之而不去其大夫者四書其國殺之而不去其大夫公子者六夫書其國不去其官則是皆不義殺也書國人

殺之而猶不去其官則是僅可以殺也春秋之意以爲上行其禮樂則其事不敗事不敗則其卿大夫皆可勉於無過禮樂替於上恣睢生於下而後殛殺之猶不爲詰而戮其酗酒也故終春秋之法舉國殺之而棄其官者欒盈一人而已公子買不卒戍刺之春秋之變例也春秋之常法以放與內國不以放與外國甚外國之執而悲內國之刺故春秋者持春以與詩持秋以與書詩三百八篇不止言法其言法者瞻卬民勞老成典刑之義也書五十八篇篇皆言法其不言法者策命之類種德不犯之旨也是以聖人持春以與詩持秋以與書蹈禮舞樂以行於春秋之間郊社之禮脩則辟雍之詩作辟雍之詩作則士樂其辨人畏其法彊梁不犯而大辟二百之屬省矣月令之禮脩則農桑之業盛農桑之業盛則淫巧不生盜賊不作民安其土而

墨罰劓罰三千之屬省矣陰德陽德之禮脩則內政不出外政不入坤道寍而水暵時奸人絕源而剕罰五百宮罰三百之屬省矣行此三禮以宥五刑故天覆於上時行其間日月之用照臨其中有道者存無道者亡其有不類之人揖讓而送之郊圻之中猶貿斧鑕而伏於魑魅之下也何必罷金却石厲聲愀色而聽皐陶之讞哉

故爲法者使後世之可法焉而已矣人性好上淫主易逞爲法而不爲之制則巧者以爲比戾者以爲例故先王之爲法以亂亂不以治治也亂亂而治治則多救而多亦故先王之爲法各有所法之也法騶虞者以爲觟狴法觟狴者以爲檮杌法檮杌者以爲虎兕至於虎兕而厲矣懸象之著似法者兩而先王不取焉網罟之與金火也離朱作罟犧氏則之以畋以漁金火相革軒轅則之以爲時厤刑法之象不於是取者爲其重於罔下又從而鍛鑠之也故易之言法者六各有所法法火灼木之死而餘生也夫其中有餘生則火雖灼焉不焦其根末本枯者則灰燼及之矣賁之與旅解之與孚噬嗑之與豐此六者先王之所爲法也賁山下有火君子以無敢折獄何法法火之止於麓也野田之灌不及松柏小人剕刖不及君子旅火上於山君子以明慎而不留獄何法法就燥者之易達也望之燎然則其田事將竟矣天下而有不竟之法則草木無所滋鳥獸無所託故此二者君子之所以折獄也解下陷而上動君子以赦過宥罪何法法震之散而爲雨也蟄而不震則萬物皆靡震而不雨則萬物皆死故摶之故縱之此以爲威彼以爲恩中孚之議緩何法法火之有所窮也上不焚木下不焚谷疑虛於中則存之存

之足以戒戒之足以信此二者君子之所以肆眚也君子既明此四者然後以達菀枯之理解焚濡之道噬嗑成章而明刑敕法何法法電先見而雷乃出也電不見而雷乃出則物惘惘而不知避聖人之爲刑也不掩物於所不避不慢令而與之死豐日中而致刑何法法雷動而下自爇也雷動而下自爇是不有災眚則必有旣孽者矣君子之刑人也不使人問曰何以刑其殺人也不使人問曰何以殺魏懸上而下無語君人之可以致人則獨有是二者也故雷動於下而火明於上雷發於上而火明於下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書曰德威唯畏德明唯明言威人者之在於明人也無明明之法而樂赫赫之威五疵不除兩訖不行無百年必世之德而必以彊公室立主威爲名者是陽貨弗狃所以奪魯非鞅斯高所以滅秦機齧於外賊生於中

不可以不察也故聖人之爲法也不爲操人不爲縱人不爲緩緩不爲亟急不爲衆輕不爲獨重廉以涓之平以居之義以將之正以致之使人易曉如此而已太公之誅華喬（洪思曰喬當作商狂商華士也）仲尼之誅正卯子產之戮鄧析此三者非聖人之正法也其可法者聖人之殺人常如人自殺之口多而不辨文深而不辭秦穆之釋孟明仲尼之恕高克左氏之惜得臣此三者非聖不之正法也其可法者聖人之宥人常如人自宥之締解不謝引領而已故聖人者爲刑以自制爲法以自治書曰具嚴天威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言威人者之在於自畏也自畏而後人畏之人畏之而後以殺人而人不慽以生人而人樂死中孚之爲獄如魚之騐水也其過自知則其受之不滯噬嗑之爲法如口噬毒也其道足以毒身則必不以毒人故火有六法爋死而濡生濡生則不死法有六法與彼自生者不以我生與彼自死者不以我死君子之爲法各致其哀敬而已不致其哀敬而飾喜怒以自爲能法者人各快意而天下隨之有戾人起必來取法是使檮杌虎兕師命而踞於市也

由是而觀下之所守則爲法上之所揆則爲道以道揆法其唯學乎夫學者所以別邪正審治亂揆其緩急而爲之制也天下之治有可急法者五有不可以急法者五非學則莫之揆察也世數沿淖精爽不擢上下悶悶決刺無血不以法督之不復知痛此一急法也外强內虛四旁多疑上下之際如附枯枝卽復悶悶以法創之終無一理此不急法也國新易主天下屬覯壓彗棄擾更耳而目不以法創之不復可作此一急法也立主未威逢言苦危蹶樂殺端如噉馬肝人未見德而獨見殺以法沸之非潰必爛此不急法也上無威主下無察相衆人枚枚言如嘗灰或屯或開譬如當吐以法湧之此一急法也旣無威主又無察相權首耽耽爭爲梟音湧乃大浸此不急法也注金於弩旁有狡黠我不捷發則彼先得此一急法也兩弩並注金死皆碎訢爭不暇旁者易得此不急法也雜此四者以征中訢勢無所通借權於中借之不美以法弩之此一急法也弩之不美借終不反飼狼以子去已何遠狗且爲虎乃借乃亂此不急法也此五者同法而異治同救而異法人皆知治之爲法而不知法之有不治邪氣搏於中而復以陰濟之則陽離而不合氣脫而不止矣故法之用嚴辟猶藥之引鍼毒也引鍼者避陰孤引毒者避陽虛爲法而不別邪正避孤虛而必快於一息之意卽守先王之法猶足以死矣鄭人之子患瘍不知其治也見兪跗之治者剝皮解肌決腦結筋遂厲刀匕按方而試之未引鍼而其子已死宋人之女患瘕扁氏爲制巴菽牛膏而愈後其母傷飽腹膨然加進焉立泄而斃夫其進之意則善按之方未失也而一以殺其子一以戮其母夫豈其救之不急哉未嘗學之而以法爲試則適以趣鬼而人是責故醫者天下之至愼也醫有以毒而攻毒無以邪而攻邪以毒攻毒者治於外已治則去之如漢人之攻夷也夷則兩鬬而勢皆去以邪攻邪者治於內若後漢人之攻閹也閹則兩鬬而勢畸留故爲法者之不可不學也所以審治亂別邪正揆緩急使下不失法而上不失道也天下之道陰進則莫不急陽殫則莫不緩在於陽候如蚓始蟠雖日督之不得急在於陰候如蟬始鳴雖日煦之不得緩夫鐵急之士手摘髮書口如鋸齒以爲必如是朝夕可治者豈其見灼哉

侯實追之蜩鳴而不自知也自秦漢以來一急一紓陰陽雜治然當其泰時平人爲政莫不紓當其否生婦寺爲政傾邪因之莫不急紓急治更天下愁歎而偏見自喜者猶欲以晝炭蚩尤而黥椓黃帝嗚呼是亦不思而已矣人亦有言見賢不用散金無動去邪不決刀鋸空缺夫使邊無良將廷有邪佞債帥塞於外奸緣植於內卽使商君鞅鑊李悝吹火日烹刃數人於國家之威法亦豈有立哉徒長恣睢爲伺柄者弄喝而已方唐太宗時武功已成四表已服又借張蘊古盧祖尙以立法於後世不三十年而天下士夫駢首就死延州之敗元昊陷塞門三川宋不殛夏竦戮范雍委任韓狄元昊亦不敢肆由斯而談世無平亂罰無重輕得其人則明不得其人則熒察時則祥逆時則凶夫當於皇綱始張天下鼓翼喁然思奮不以時明禮樂飾政刑貯

必用之人著不赦之令及於上下彈威肘足漸見乳虎在圍猰狗在門乃始憤栗社之覆發塗附之旨使循呷太阿者得以從旁靡厲其事是亦不思而已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時政論

漢室之禍極於中涓及其卒也以藩鎭破中涓而天下大潰化爲戰國唐室之禍極於藩鎭及其卒也以中涓破藩鎭而中外交訌天子拱手歸於盜賊宋人剷平藩鎭鈐束中涓藩鎭與中涓稍稍見異旋自敗去而卒稽首歸於　強臣盜賊　此三者天下之末流也而非其中腠中腠所會謂之蠱鬼入人腹中食其精魄而遺其軀廓歲月所浸臟腑先盡而後肢體隨之矣崇禎之初年天下未大潰天子焦心以憂寇賊凡五六戰不得其要害或言撫或言剿撫剿雙持撫者居勝而盜賊日盛不可復收天下囂囂非賊不侯凡天下介胄自總旗叅遊而下衣蟒段者七萬餘員其三之二出於降隸各省織蟒段之軸多於布葛而中涓貴人與長干無賴者日磨牙握爪曰吾能殺賊今天子一日用我輩殺賊當大快天子意故快意之事自天子庶人所壹由喪其性命也公卿大夫行快意之事則必有閭巷小民掩涕而啼於家閭巷小民行快意之事則必有公卿大夫掩涕而號於國自崇禎之中年禁旅與緹騎交織於道禁旅每出道中羈靮爲空所至安坐給差歸募空名頂冒見賊輒遁卽不遁賊亦喜得禁臠凡四五出飾凱歸所蔭弟姪爲金吾者無數金吾得受事坐司房月俸百二十金又米五六十石倣貴與公侯等而緹騎頭子日班執事者以千支爲號歲百二十人人各

統十歲終四考凡得假印刧盜者人四功乃得入考一歲緹騎當四千八百功而輦轂之下艸菅蒲葦皆盡矣各部日銜兩頭子皂褶立階下上顧如鷂諸燕雀無敢動者天子又日兩次從旗尉取劄子用厠紙半掌大書外事刺閫天子以知外事爲樂一日刺閫少謂不讀書西部請室縉紳恒百十人乙丙夜不時出駕帖曳就西市剝衣帽祼體不得飲祭號拜故當崇禎時所爲禁旅緹騎操鈎准者快意極矣獨坐紅案黜者默悶林壑曰吾恨不得作若等事卽得作若等事一日無悔陰陽之事猶之旱潦也盛雪則夏霧盛霖則冬涸張奐欲盡殺諸羌皇甫義眞曰羌亦一氣也所生種安可滅徒缺斧斨無益耳袁紹欲盡誅諸常侍何太后曰其中亦固有善者安得誅元祐間欲盡錮諸姦而邢恕章惇之徒倒戈四出故陰陽之事天之所命君子覩

其消長靜而治之不與爭勝則亦不與爭敗崇禎之十年四月召對翰林三十餘人天子虛心下問用人求財之道人各竭慮應聲就列項昭慷慨以擊張淄川楊機部吳若谷王芮蓺合辭以討田大宰諸君子揚眉相顧以爲太平盛事予曰翰林之禍始於此矣蓋當是時天子已心薄翰林謂庶常不諱諸從庶常起者卒高貴與公卿等宜罷吉士擇下吏以媚天子故淄川韓城先後入綸扉諸史官悉起自外吏飛語中諸舊學謂怨誹無用也而諸君子又快意以爲盛舉故快意之事上帝之所深斬也韓魏公斥任守忠呂正惠紿王繼恩其膽智甚大而遺禍在元祐之後關東諸侯欲滅中官討董卓而卒爲曹氏嚆矢李訓鄭注其功卽成其害亦不減於中常侍又況於怒頤決眥耽耽逞心欲吞噬諸君子者乎枳棘之與蘭蕙皆艸也蘭蕙冒霜雪死枝莖

皆盡矣枳棘冒霜雪死其嘴甚利或用之以決疽決疽或生或死亦半以爲功故爲天子必明於陰陽消長之義動靜敬勝之故扶直而錯曲日入者不御故精明存於穀食而蠱氣不作南方有養蠱者聚百蟲使相嘬餘其一毒崇奉之又妖約是踐殺人不盡則負約殺人盡則無可嘬者勢必嘬主無怪乎長樂馮老未嘗嘬人而數嘬其主盧杞之嘬貞卿裴延齡之嘬陸贄雖不得肉其快意亦已至矣烏程之養韓城武陵靑谿六七公者又各踐約以嘬人無艾嗚呼是豈可報主自老也乎宏光之初年宜改政而不改政然且三月而置廠衛四月而逐宰輔五月而誅諫官六七月而緹騎四出戮人於朝卽使四夷賓服寇攘不驚白雉貢於庭銀甕出於山已有扶梓柱於玉門開天策於金櫃者矣豈獨藩鎭強臣盜賊[redacted]之能爲亂也乎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是之謂也

治天下必先立志論

（洪思曰此庚午典試所示欲蓋憂朝廷賢否混利義不分讒口邪說進於前）

帥神靈以正天地非乾德而能之乎乾德以精精合於神謂之心精合於氣謂之志心宅平而無爲志領銳以有事故志者心旗也心旗不亂衆志乃治欲治天下不先立志吾知其不治矣程氏父子儒之知治者也程珦曰治天下不先立志則無以任宰輔責賢者習俗讒口必進而搖先王之道程顥曰治天下不先立志則無以辨王霸正利義邪說異端得進而禦堯舜之域夫賢否利義兩者致治之大端也而主志不治更無以辨治者嗚呼此道不講於今五百年矣人臣無朝夕課効之說無以信朋友而達於君人主無朝夕課効之說無以信百姓而課其臣

天下相視朝饔而暮衣朝稼而暮餐小效立報則拊掌蹈足小報不效則頹然廢箸而止夫以天下之大神明相奉平居談語此繇彼卨一旦値小利害而神色阻喪謂天下無復黃姚上事者此豈有志而爲之乎凡治天下必知天下之所以治與所不治與其治之所以變所以不變治具之治其變三年治法之治其變十年治氣之治其變百年治志之治蓋千億終未之有變也故功利者詩書所閒談名實者聖人所不御也然而志朝夕之功利必無百世之名實志百世之名實必無朝夕之功利禹稷共鯀共一檮杌夷夔靈景共一鐘簴而所志異倘魚龍鳥獸皆別其向夫魚龍鳥獸豈知禹稷之多功共鯀之不利夷夔之多名靈景之喪實循久近而別功次哉神靈所會各或喻之不自知也聖人之志本日而法天其上之以通於爟魄濯靈其中

之以通於水火木石其下之以通於毛羽介鱗裏天下無一遺氣之物則裹天下無不領志之事燧員而灼艾管平而噴灰石陽而驅雪犀通而碎水硝樸而掣電磁頑而引金此數者豈有厚賞之誘其前嚴威之鞭其後哉氣之所在而志動焉志之所動而化出焉理有不及譬法有不及設研於毫末而應於千尺其所以然者何也日也日行於天空洞四周貫於心繫之中物質之端因其所受以爲銳光精氣盪之而蕃變萬出言仁者見以爲仁言義者見以爲義言明者見以爲明言武者見以爲武言堯舜照之得堯舜言禹湯照之得禹湯故日者天地之所立志也天地神靈各有所立立於雨露天下以爲仁而日不獨舉仁立於霜霆天下以爲義而日不獨舉義立於水火天下以爲明而日不獨舉明立於風雷天下以爲武而日不獨舉武日者立於億世之上新於億世之下與天下億世正頑讒邪異之志者也天下之頑讒邪異雖億世不復可弭而聖人所立志不亂於頑讒邪異者炯億世而如故故志者聖人所別賢否剖義利稟於日光斷斷乎與天地億世正晝夜白黑之地也天下之志先正而後定先定而後動先動而後通未正而定之北行有餘陽南行有餘陰陽無以立德陰無以立刑未定而動之相薄有蠡颪相射有彗光風無以示艸光無以示景未動而通之破鹵而出有餘燥決膚而出有餘濕濕有害水燥有害火聖人之治觀志而得其先後也志先物者立志後物者奪志先氣者王志後氣者脫先立於所不奪而後物受其所奪先立於所不脫而後物繫其所脫彼於萬物之原始則各有取之也黷物之搏不避氣而避心鬼物之行不避氣而避日從日而行者無不若之逢爭氣而治者有猛鷙之搏古之聖人綣領而治辨有不必聽色有不必察名有不必核跡有不必錄成不以欣敗不以驚麋興不改餐豕突不改音其所以如是者何也謂是天下之湫湫者皆氣也或散或摶或往或還或息或消或卑或驕或正或邪或堅或瑕皆氣也與天下爭氣而天下必不治以志召天下而天下已治矣黃帝氏之治也殺一龍戮一蟲而天下治烈山氏之治也折一艸灼一龜而天下亦治史皇氏之治也解一繩結一繩而天下治尊盧氏之治也屛一屨蹻一屨而天下亦治天下之晝夜白黑賢否邪正則固猶是也鳥獸艸木金石水火有無知識與日出入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倒照則於彼正照則於此相從不已而謂上古之治不可復志志之不可復治者豈理也哉故謂上聖不作後王可法嘻小速而惡迂闊此四者求治之大結也四結丞於中則必貶志而趣治貶志而趣治世不可治則必厲治而爭氣厲治爭氣則庸醫毒子皆素難於市而天下之食志者衆矣日之治天天下之至治也著氣於中則日中之日起而食之心之治體體中之至治也著氣於中則心中之心起而食之方其未食之辛風不足辛酸雨不足酸方其食之昃慶無所飾其祥雷霆無所効其彊方其未食之夏汗不以鹽冬液不以冰方其食之嬰兒無以貢其色成荆無以輸其力故治天下不如治志之難立天下亦不如立志之難也治志以立天下立志以治天下心中之心日中之日纖芥不斷而烏兔羽翼弊於天下矣夫天下虛器盛日而出之若水鏡之相澹也動者以爲風閃者以爲霆潤者以爲雨濕者以爲露中間塵翳以爲鳥獸龍蛇寇攘夷狄精氣晃射則塵影立去夫以不徹之照

疑雜起之形則是顧塵翳而墜曦馭之事也聖人之治天下患已之不志不患天下之不治九潦不壽聖人不以沉其耒七旱不沛聖人不以焚其鉏編戶之儒法孔慕顏再易寒暑而發蒙灑然天地之選天子神聖之應帝王非有階級之限攻苦之耐也而敏鈍爾殊者一自以爲天子一自以爲聖神一自以爲帝王其氣大於其志則天下大於其身氣大於志則其志不足以動氣天下大於身則其身不足以動天下矣魏武侯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喜色吳起倚屏而歎歎者之聲未息而趙人拔其黃城楚人取其蒲棘失一黃城失一蒲棘未損於治也而滿志見色先失色焉使臣下相顧不肯貢其志楚嚴王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憂色申臣斂袵而服服者之聲未息而麋人致其百濮陳人致其栗門得一百濮得一栗門未益於治也而憂色見志先得志焉使臣下相告不敢靳其力故志者精微之極而百王之選也虞帝曰予欲云云漢茂陵亦曰予欲云云其有欲同其所志於欲者不同伊摯曰予恥不若堯舜王荆舒亦曰予恥不若堯舜其有恥同其所志於恥者不同夫志之所從天下從之疾於風志之所棄天下棄之疾於灌自有天下以來衰旺相乘明主之餘明幽主之餘幽皆有靈爽不散於天下然而敢與帝王爭氣不敢與一人爭志者禹孟門武王共頭之事是也且自黃虞而上跡者之未疏佗者之未佗亦有鴻蒙精魄往來然而敢與天地爭氣不敢與聖賢爭志者權天之舞尾朱襄之鼓滕是也夫孟門之黃龍共頭之彗星八士之拔牛四夫之斲木豈有曾呂之開其例桑孔之布其算鄙注之引其端衛霍之脩其貫而微志一動陰陽改色夏者遂以夏武者遂以武鐘者遂以鐘鼓者遂以鼓物務之開成豈俟其變倦哉故曰治志則天下治治天下則志不治與天下共立治而天下不治與天下共立志而天下治矣蘧伯玉曰吾以不治治之仲尼曰氣志既得施於四海今曰尋尺則尋尺而已曰朝夕則朝夕而已艮宰賢臣習俗譏口王霸利義異端邪說雜而量之相距之數非甚遠也日行於報德之維滃生於背陽之阿隱耀相窺一曲未宣百步之外視之則以爲虹霓百步之內視之則以爲霧露虹霓之與霧露摶散異情濟采異文矣爲隱耀之故而使離朱無以察其形髡衍無以正其說尋尺朝夕之間以爲隱耀者多矣欲貌傅說而刻繇余呼桓文以對皐契使別其標本陳其是非令天下啞然既起既從若晝夜黑白之自治豈可得乎故天下皆形也天下之能動者皆氣也形不足治氣不足治立於不動以持其動者故動而不奪正而自治鈞可以喻弋弋可以喻車車可以喻日月可以喻極至於極而無所不喻孟子曰引君當道志於仁而已推而前之亦曰引君法天至於日而已矣引而後之亦曰引君法日至於極而已極治則日治日治則志治志治則氣治氣治則形治不得於形勿求於氣可不得於氣勿求於志不可故程氏之言志又不如孟氏之備也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論（壬戌會試）

天意焉存曰生人治術焉存曰養民生者與天養者與君故天曰大父君曰保毋此赤子所以戴親上靈所以睠顧也昔者黃帝觀於地水而以命師地宙而水險簡阻相伏柔競互動以爲後世必有翫其百姓而尋干戈於下者是以聖人舍其毒而更命之客畜容畜者所以存其百姓而瀉毒於不用也故古今君

臣之喻莫切於地水殷書曰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百姓地也君足也託足於地臨厠視崖凜若負刺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夫君乎子夏曰其猶魚也魚失水則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孔子曰汝知之矣由是而觀足先存於地魚先存於水君先存於百姓古今以來不可易也後世有言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嘗觀易詩書春秋無言存百姓者其言惠言保言誘言佑言康乂言諴和言胥訓告言淸問下視無僅言存者存之爲言當爲末世恣心喪其所怙轍覆馬傲而後諦視於斷軔腐樞之間嗚呼如是則已微矣傳曰爲百姓立君爲百姓非以爲君也故百姓存則與存百姓亡則與亡存百姓者所以自存也危矣哉貴爲天子無以自存乃僅絓於黔首之上以爲旒綴古者聖人蔽其耳目以存想天之視聽知其道無過百姓者故曰天明視自我

民明視又作爲璣衡以存察天之耳目知其道亦無過百姓故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亦有好雨星搖則民勞星少則民虛是以古之聖人觀於龍火以戒民事設爲雲鳥以定民官此四者皆能先民而存其道者也故民未駿發而天子先耒女紅未動而元后先桑災沴未行煇兆告端而天子先爲憂禳坐歎故聖人之所存皆百姓所不知而百姓之所存聖人已先行之不疑故百姓者聖人之臟腑非直聖人之爪髮也爪髮之効歲月臟腑之効見頃刻故聖人者不服無疾之藥而存已疾之方御不死之方而存戒死之色故隱相之道不視其所行視其所存道行而見其僕則其家室屏宁可知矣入門而見穉子則其墳墓社里可知矣見人而察其色則其晝食夜處一一可知矣神醫者無隔垣之視而有隔垣之照夫入其境見其百姓紆急動靜而其君之存危安否若搴帷而手診之者非重扃之所能閉也故古之占國者不占國而占社占君者不占君而占民非不敢斥言君國也君國之所存實在於民社十朋之龜而弗能違也是以里社煦而夏民歸玉版逸而殷民出旟旐夢而周民生星雨隕而周民亡聖人皆不言其君之存亡而直以君寄於百姓之間故舜禹者天下之大烈也舜之爲民也耕則爲民鑿瀆獮則爲民表虎禹之爲民也履遺而不掇冠挂而不顧夫二聖人者豈不樂爲褎袖脩收紘簫於百姓之上哉以爲已方與百姓共命又以爲其君而深敬其君之所存故爲君者存天而百姓以爲天爲臣者存君而百姓以爲君存君與天皆託於百姓而因以自存故春秋之書君道不存乎百姓則不書亦不存乎百姓則書之自不雨而雨不雩而雩鄰國之災麥苗之傷此存乎

百姓者也築臺於郎矢魚於棠如齊觀社甲午治兵此不存乎百姓者也存乎百姓而去之則與其去故大紀侯之去不存乎百姓而亡之則惡其亡故書曰郭亡是以存亡去留不係乎天命而係乎百姓不係乎百姓而係乎君百姓者傳曰君羣也羣百姓而統之若羣羊之治其亂羣也曾子曰百姓雖賤君選吏則必與百姓共之夫選吏而存於百姓又安往不共百姓者哉故與百姓定賞者無不賞與百姓圖危者無不安與百姓圖亡者無不存齊桓公乞言於麥丘其老曰使君無得罪於百姓桓公愕然其老曰夫得罪於君可以左右侍御乘閒謝也得罪於親可以姑姊妹兄弟頓足謝也得罪於百姓誰謝乎言百姓之刑等天於不可謝也楚靈之遁於乾谿虢公之出於大澤顧其左右有攜糗糒而至者曰爾知吾之將亡乎曰小人知之久矣

夫爲君而不知百姓之存亡使百姓知其君之亡而爲君者猶未知其所以亡亦危矣哉故百姓有時而賤於君君有時而賤於百姓取國者時取百姓而舍其君時舍國而取其百姓宋襄公伐鄫執鄫子而用之天下不服晉文伐原約三日而舍之諸侯以從楚伐蔡執蔡世子而用之諸侯以叛莊王屢釋鄭莒而諸侯率朝由是而觀鄫蔡之君賤於原莒之百姓且文莊者豈不知得原鄭而百姓安往哉以爲得百姓而原鄭有所不取也故曰三代以上其民同頑三代以下其民同良存之有不同故其報之者毋反禹擁干而苗叛益舞籥而苗格太公揚戈而殷人逃周公按轡而市人悅故曰醴者猶醴酒者猶酒玉者猶玉血者猶血聖人謹存之而別其所從故聖人之存百姓若離氏之姁雷而吳氏之伏子也由斯而談爲君之道先存百姓今古以來未有易矣然而易詩書春秋未有言存者何也曰帝其念哉汝則念之念者聖賢之所言存也然則三代而下其無要言乎曰有之鄭侯曰爲國在養民養民以致賢則國乃治矣朱熹曰治國在治民治民在治軍此二言者亦庶乎其要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論

（洪思曰子爲庶常時所作也）

才繇學也學爲聖人則得聖人不得聖人亦不失名世學爲王佐則得王佐不得王佐亦不失救世之士二者之才不同要以本人而參立於天地人之才不參於天地則天地空其機軸道學窮其杼鑷經綸不生而帝王之緒絕故才之由生必生於學學大而後識大識大而後力大識力旣大而後志量可見則仲尼周公其選矣仲尼治百世之才追難兩際不欲自媿九人而猶悠然歸美於周公周公知五百而後必有起於吾土光大吾緒者故於易詩書禮樂春秋之道皆不深竟其說至仲尼而後暢之故仲尼周公二君子者天地之所歸材也凡天地之所歸材有推藏之百世而勃發於當時有鍾朶於當時而成用於百世莫不有不寢不食仰思待旦以老其學極深研幾介石不日以老其識困苦拂鬱絕糧破斧多口悄憂之事以老其力故聖人之才非聖人則不能知也聖人之學之識之力以告於庸衆人若庸衆之號於天地也故仲尼之學存於禮樂其識在於易其生平所參贊手口拮据盡在於詩書春秋凡詩書春秋所經綸有可知不可知者各三焉虞書首天以禮而唱樂夏書首地以貢而唱征殷周首人以兵而唱刑此三者可知者也費之危魯秦之滅周七誓之雄長此三者不可知者也二南治內列國治外雅頌治中此三者可知者也二南之分入於江漢雅頌之數下於三十列國分野終於十三此三者又不可知者也霸主之軌八十一年權臣之軌八十一年夷狄之軌八十一年此三者可知者也又二百四十年而秦乃興又二百四十年而漢乃廢又二百四十年而晉魏乃禪此三者不復可知者也聖人之經綸上下百世以其可知者整齊天地使天下後世賢而才者因其事而有所持循以其不可知者行於鬼神使天下後世不肖而才者畏其道而有所顧忌故聖人之經綸不可以才盡也聖人之才亦不可以經綸盡也其識力之微包舉萬世使庸衆人見之如涉滄莽而不知其底故聖人之學皆不可知也其可知者不過兩端曰別陰陽愼其始終而已陰陽已別而後消長之數清消長之數清而後否者可泰泰者不否終始知愼而後

治亂之幾審治亂之幾審而後下無剝牀之懼上無迷復之凶故屯者聖人之所經綸也屯始之盤桓屯終之泣血聖人之所以教戒天下經綸萬世也書之首禋祀詩之首房闥春秋之首臨御此三者聖人之所慎始也聖人以爲王者始出則必親其郊祀柴望精禋如昇則天地之嶽瀆山川風雷霜露皆受其職矣王者始出則必敬其夫婦門屏之間百政以立如是則天地之氣沴不作雷雹震食不見矣王者始出則必日與士大夫居聲佾鞀鐸不離於側如是則天地之雨寒暘燠皆循其序矣書之終於悔過詩之終於尙舊春秋之終於災眚此三者聖人之所慎終也聖人以爲王者既出而兵革不息刑獄不清則必擇介臣拔彥聖受諫若流如是則子孫受慶矣王者既出而民多流亡居圉卒荒則必重老成用祖法後外先中如是則蹙國可復矣王者既出而盜賊不除蟲孽時有則必旌敢諫之臣開直言之路省日省歲如是則天地之道不窮矣聖人以人之才不過乎天地故常因天地之機杼以微加其經綸以天地之才不過乎人故又因天地之經綸以自成其機杼故才者聖人之所不居也而其學與識與力非聖人則莫之敢取也舍學與識舍識與力則聖人之才雖大不勝於小人士君子之才雖大不勝於婦寺夫以聖人士君子之才原本山川拔濯日月攘剔艸木綢繆經營或百十年無景慶之垂麟鳳之翔而婦寺小人直以一室一事闈閣之內而使陵谷易觀亙黃改色沴戾孽妖同時竝著者是聖人之才常不大於小人婦寺矣聖人不恃其才能與天地撥亂而恃其學能與天地保治不恃其學能與天地保治而恃其識能與天地審幾而恃其力能不變於有道不淫於邪世故易禮樂書詩春秋者聖人之所爲學也陰陽消長進退存亡者聖人之所爲識也治治而亂亂終終而始始聖人之所爲力也聖人有是三者而不見其才故樂行憂違不以損其志嫉邪去垢不以貶其量今不知聞聖人之學無聖人之識聖人之力而欲以尺長寸技繩當世之士卽使名世繼生王佐復出亦誰以別其巨細量其大小者乎

黃漳浦集卷十三

論

一歲寒暑之候論

（洪思曰子小試時作也蓋以辯橫渠張子地沈而日長地浮而日促之說也正蒙云地有升降日有脩短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下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特子二十有八歲始以此文補博士弟子員督學馮公塲中獲是文大器之一時莫不嗟賞謂得異人也又數年作三易乃明日差地行之旨微矣）

盈虛之數不可以稽日升降之形不可以測地日之脩短不倚于坤儀地之升降不徵於海勢觀候者所不可以不審也寒暑往來著之於天而議論相差豈不異哉橫渠嘗言地有升降日有脩短陽上地下中虛而景長陽下地上中虛而日促脩短既分寒暑以定嗚呼此非橫渠之言而王充之言非王充之言而釋氏之言也誦儒者蔽理專門者蔽數是以盈虛之說自戾其

辨凝結之形自漏其說占籍之家往往非之夫以平子之儁明道安之確據猶未足以窮脩短之常浮沈之故也況於動靜殊形喘息乖義因四卜之迂談而襲乘舟之謬旨哉黃瑞節曰晝夜修短因天體之高低潮汐往來因月行之進退（洪思曰正蒙又謂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天地升降殊爲不然以愚所見天體月行亦何必皆然也凡人所見求其一是律家考晷以定二陸望極遠近以分凉燠景短而日長以爲暑景長而日短以爲寒此以爲占候之至晝而二氣之確算也然而渾儀斜倚則日道多南踰中道於地中移冬行於南岸則北土鮮有睎陽高陰永無日道何以居延之取照不異於東崖鐵勒之爛肺更炎於南土是則九十二度未嘗員顚之中而三十二餘未迫垂地之極也且以樹表中道縣垂則影收平眼則晷縱由其影之有邪正非緣體之爲高卑故地下之深埒於天上而袤正之維均於地中如必井鬼之分去地最卑則地中之度倍浮牽牛之至去地最卑則地中之度倍淩折而勺之天體正方是則晷極於寅戌原徑道于圜二寒極於辰申非袤殺而割一此夫去極度晷之不足以定序也然而升降之說程於脩短耳目可辨詞說可推盈虛之數不及天地槩可見焉由斯而談歲維主日水則比地二兩潛施九六各濟復泝而陽漸升姤濟而口漸降升降之平皆在卯酉衡地之分約百八十二升高則視北升下則視南人之所謂高卑即天之所謂南北高下之間各一十二故陽生而氣縮者日行之高則以爲脩高而迫下其影宜短如懸火而視箸也陽降而氣虛者日行之下則以爲短卑而逼下其影宜長如爇火而視倚也天下之移一度則臨地之差

九十卯酉之間影殊南北故其所也天地之數以日而從星以水而從月日歲也星辰也月節代水候也天生水而寄於地地使比於月地生辰而寄於天天使合於日日率數者而天地不與焉天以無形爲寒暑之父地以不動爲寒暑之母也日引氣以出於地日之氣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水之氣晝夜一周三百五十二天以日和地之星地以水和天之月非從也其乘氣以爲度者一也日從一而差星故寒暑之分辨水從常而北朔故弦望之期見日司寒暑月司弦望寒暑差星弦望差潮星得氣而盤旋故河漢之橫夕南而朝北水得氣而轂轉故天地之準氣至而潮行蓋旋之心過北極之外轂轉之氣平九道之中故知極海之南有星而無氣之環爲水運行之義可推而凉燠之期非日不具也夫不知天之無形地之至靜日之因候水之

乘氣而以測乎寒暑者彼不過恒星潮汐之形謨之耳天下之事不知形不可以言理不知情不可以言機不知象不可以言氣不知數不可以言敘日出而辨形絶國異域無殊指者影見而辨情遠近高卑無殊器者類窮而辨象隱見疏通無殊致者度設而程數進退升沉無殊義者見日而問斗可以知形見火而問煕可以知情見儀而問機可以知象見磨而問蟻可以知數故陸有凉燠而形見也晷有高下而情見也道有激旋而象見也潮有止齊而數見也天地之分各九十有一四正之衡潮及於日月八变之臨潮及於東西日遲過十有三氣平地而潮出者猶水之東沸而西注也踰九十有一氣遠地而潮平者猶雲之蒸遠而濕乾也夫不揣潮之升氣以爲度而浮揣其應月謬承於喘息此於寒暑之義豈有針芒之因哉故知日乘氣以爲寒暑而地之溫凉應之水乘氣以爲潮汐而天之晦朔應之四海之潮八節各異故秋冬晝夜魚龍互易大小之差寒暑變焉以晦朔而司寒暑猶以常儀而司日非其類也盈虛之類定於陰陽日星皆陽故恒盈水之盛衰在一月日之盛衰在一歲一月之盛衰見於辰一歲之盛衰見於日日有升降因陽之盛衰以天之高下較地之浮沉是非相別豈有差哉是以史氏知日之有南北不知日之有高下黃氏知日之有高下不知天之無高卑余氏知潮之不因於地而不知潮之不因於月盧氏知潮之不因於月而不知潮之不因於日也不疑於潮汐而後可以論升降不疑於升降而後可以論寒暑脩短者數也盈虛者氣也脩短出地而成形盈虛體天而無象以陽上地下而得虛地上陽下而得盈此倣于離坎之象而昧于乾坤之旨也離虛而坎盈乾盈而坤虛盈虛畸行則子毋不得陰陽雜動則化成不生嗚呼人之所見各尊其說渾儀著而斥蓋天考極星而陋測地肇論伸而舟喻絶海圖作而肇論息雖有取於一得皆無當於自然夫在天成形出地爲象顯在耳目而衆議鬨然況於測分系黍吹候曠息聽出地之微灰稽在天之積宿而能視於昭昭辨於察察者哉

裴度論

（洪思曰此丙子八月予在石養山居所作何一一乃自寫其出信州招征時乎十年之前已有此一段浩歎矣異哉）

晉公之出鎭州招討也李光顏烏重允各皆縮無功公數入賊境斬將以鬨諸權姦慮公功成又當入相所以撓之百端元稹顯結宦官魏宏簡求執政因厝置軍事居中梗公公恐亂作即上書暴稹罪過以爲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忿憤有口者無不咨嗟且以獲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任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倖侫亦有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留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

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倘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誅上意甚怫猶以公大臣柄兵於外不得已罷宏簡及稹近職俄又擢稹中書公乃以是遂解兵柄韓魏公生平推服晉公卻謂晉公黜簡亦有未盡處嘗繹晉公所論皇甫鎛疏及請斥元魏書使穉圭為之不敢也魏公見孫覺論新法疏有古大臣出晉陽之甲以清君側者穉圭為吐舌憂懼數日又云生平未嘗以膽字許人晉公此膽從淮蔡來魏公此膽從環慶來如無來處亦猶貍神強作師子晉公傳亦可不看也八月十一日逃雨道人偶書

曹郡丞文治論（曹司李名廣字遠思）

崇德曹公為汀州司李改治漳三年矣將奏最江東諸生問治

於余曰曹公之為政也差保不行獄無冤人如此可以為仁乎余曰仁人之難也以子產之惠而夫子未之許也然而晚世之政弊於差保則已久矣差者焚也保者溺也焚逼而焦溺浸而不可游千金之家壞於再差百金之家罄於一保兩者相倚以為猰㺄而焚溺之禍被於天下有仁者作而振救必自此始也楊生天宰曰狐兔之窟不一豺獺之祭不一獻徵役不廢而使差保俱絀其道何由余曰噫井田之廢固已久矣四時不獵不別強弱井竈無常化居如流使有道者為之必先表其里閈正其畝澮別其冊籍使其聲貌頂趾呼應相答而後可為也古之為治者使其父兄各治其子弟謹於里塾辨於膠庠立士為理而俾之曰師閭胥卒長不過計封洫別名號而已差保之說何有焉楊生曰然曹公之為治也不泥古而得其意不悖主而得其事分責於縣尉按季察簿注殿最課嘉允而已是猶以頂踵位於封洫聲貌召於膠庠也余曰噫十縣之尉不盡釋之四季之簿已稽旬日執左券以牧鴻鴈則泮乎遠矣楊生曰不然以道照物莫若靜以法馭物莫若簡驅羊者縱之使前胥繩於竿微麾之耳十縣百城而必與之鬭智爭烏亭攫肉亭長寄聲之事得失相半則亂矣余曰然則豪民黠胥逐蠅頭急朝夕與捕尉相撥如敲飯后鐘聲過而希又何所得披髮纓冠與焚溺俱起者楊生曰噫細民何豪集於上膏走胥何黠與上鬭察各出其豪黠角搏於下則下之爪距抽分日不可止也曹公之治以簡而馭繁以靜而馭動月計不足而歲計則裕蓋自公之理吾漳三年矣庭棄其蒲獄棄其繩夙夜闞之間若無人者漳不以斲汀不以樸汀不以加石漳不以加玉余曰然則公之治亦

有所本乎楊生曰有之亦本之孝弟也曹公之事母孝處兄弟恭孟仁之鮓佐以魚筍姜肱之被繡以文章不疑乎反劉璥櫛沐未足以喻其醇謹也由是以接剛柔御上下不見猜於紳弁不見窳於鰥寡蓋自是而差保可廢也然則公之治得之資性乎抑得之問學乎楊生曰陸九淵之治以動而靜者得之天性以靜而動者得之問學天地之動皆簡其靜皆敬也不敬不靜不靜不簡公入而事太夫人及於兄弟出而逢薤上交縉紳先生至於煢獨黎庶無一不敬者敬而後簡簡而后靜自是而阡陌可為井田化居可為膠庠鴻鴈流徙者可以魚雅賓几之也余乃喈然而歎曰噫吾之學靜與簡五十年於此矣然且未能今乃知敬之可為簡與靜也夫救焚振溺與閉戶纓冠同道者則亦惟敬之以也諸生（侯晉水）乃拜而起曰吾今者問政而得學

問官而得師問仁一方而知所以仁天下者也有庾氏有言吾詘吾敬而上見爲忠焉下見爲惠焉友見爲信焉其是之謂乎其是之謂乎（先生書此卷末云甲申歲中秋北山遺臣黃道周識）

介子推論

（洪思曰少作也子寒食家居道子推事太君問之愀然曰此蓋僻行之士夫人處則有親出則有君兩不可全則寧全親之推處易全之地而爲不全之人其於忠孝莫得焉爲之火食子乃廣太君意而爲之論云甚矣陳太君之文也鄉之女子從之授女則者數十家里中稱文母）

介之推晉人蓋有母云晉以難逐諸公子之推從蒲者也蒲公子亡困于食之推割股既十餘年始反其國而公子賞諸從者之推不與焉遂與母偕隱隱且死莫之知者其言不槩見矣左氏曰言身之文身將隱矣而文之是求顯也遂隱而卒或係之龍蛇之歌皆瞶瞶之言也然則之推得爲善人乎曰有之亦不

祥之人也陰山之虬百歲而蛻委其體而以蛻行也比見燭龍而恐焉及穴而死碎其骨曰曷以項之珠爲也若渠者猶郤其燭乎遂濡海而死此亦不祥之獸矣夫之推有母也剝膚而事其君君生之邪從亡而不顧其親君鞫之邪迸疎而逃於山君辱之邪導親以槁其骸君錮其身以及其母也邪天下無明之事亦無多矣見以爲明則無不明見以爲晻則無不晻使夫天功之不可貪而何以人祿而爲出處乎且也重耳之亡妻三更趙狐之出父甫辱矣而之推以藐然之身殉未定之公子未見其近於人情也令其從亡而中去前親而旋疎則長樂追舊於十數年之前廝隸之賤亦人情所恍惚耳中人且諒之況於之推高士援天忘枝者哉季路爲宰而泣曰吾親之存也無以爲養乃列五鼎羅八珍而親沒矣莫之及矣之推而乃以親死乎故漢王陵者其母止於楚西向而祝曰陵善事漢王毋爲吾慮遂自刎也吾未之見之推之過陵母也而以母死之推亦不祥哉然其去晉人亦遠矣

季札論

（洪思曰少作也）

延陵季子不知何如人也議論沒於聖門而夫子嘗表其墓矣獨孤及曰廢先君之命匪孝附子臧之義非光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弒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匪智若然季子不得爲下人乎宋儒深高其行曰季札之才近伯夷而王世貞駁之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夫宋儒惑於公羊王惑於滕史而獨孤氏深刻之論也天下有未白之事淆亂之詞則酌其宜而權其實設其軀而

履其跡左氏曰吳師疲於楚時季子在上國矣光告鱄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乃弒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位哭墓哀死事生此亦委蛇無他之言矣公羊子云季子弱而才兄弟欲立之夷昧死授國於札札不援僚立焉光遂弒僚而致其國季子益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其兄吾又殺爾是兄弟父子相殺也去之延陵不入吳國若然其卓乎其異之也而季子將遂無兩可之人乎聞之季子蓋賢而無後云諸樊夷祭夷昧之季多傲梟者而僚光以貪婪戾狠之性羣豺狼友鯨鯢鱗甲肘腋皆足以泣五湖而號東海夫谿子距來之發也挽愈曲則發愈疾彎愈重則破愈格諸樊之於夷昧既數十年矣一世不王再世不王僚不殺光則光殺僚不兩

立也卽季子者以名節德厚弭暴一時而託位於臬危之上未必不養亂於後日耳夫當廢嫡遞及之時札已心議其非而莫奪其父兄之說心非而足蹈之中人之腹且相訾也況乎其俗之好鬭僚光之狡悍導之以讓猶恐其爭而季子者顧不終讓則是投器於冰人未嘗無掛何以合溝瀆之夫不趨潢水耶季子之介然則不利於推戴之餘正使旁觀者激其遜讓而消其貪忍則碎璧弭爭之見也彼僚光者猶且不改其性而季子之意殫矣迫夫奉使旣還之日豺虎已據其山鯨鯢已成其穴而新反之叔父欲更其臬圭恐決河海未足以濺之也於是伐喪之讎反授其閒疲弊之師又重之殘矣其岌岌哉自我生亂矣城有狐社有鼠屋有烏尙可忍之況憑其親而假寵於社稷者乎夫季子爲善而不逢其時抱節而艱於勢者也必爲之記曰夷昧卒國宜之季子季不受僚乃立焉僚伐楚喪楚報之亟吳師疲於奔命時季子聘上國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乃告鱄諸曰上國有言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將索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夏四月光享王於掘室伏甲焉鱄諸弒之季子至光詭致其位季子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其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卒且葬夫子標之曰延陵季子之墓則吾知其爲人矣

人臣當盡力事君論

（張福永曰此戊午鄉試作也）

生世之大分與立身之大節兩者交發而莫解也生世之分君與臣立身之節忠與義維臣以事其君故不以勞爲瘁維忠以

成其義故不以便爲私擇便者媮避艱者亂利害焚於中則筋力灰於爐力不効志志不効心力惡其出己心分於他人此兩者天下所爲無賴也昔人有言人臣盡力事君當死生以之豈以利害變其志哉嗚呼君臣之義不明也久矣晏子綫命於庖廚而丘明以爲是泄冶隕諫於衷袙而春秋以爲非夫使仲尼譏泄冶而丘明是晏嬰則人皆避死而賣其君衆皆捫舌而竄吾言乃使一身之力刺刺付之闔閭而不可盡故爲臣者不爭於成敗而爭於所當然當然而成之之爲成當然而誘之之爲敗竭力鞠躬聖賢並稱而不爲畸辭故曰事親者就養無方事君者從命無方言其義也人臣生而制命於君又因之以爲命則頂踵筋力義皆不得以之自與董君曰雲出於地風出於地而歸之天曰天風天雨不曰地風地雨也故地以其力上之天臣以其力往之君君寂然不動中心無爲而萬化成焉是以轂盡其足而杻止其心驥盡其足而轡止其手弋讓烏飛御讓馬走夫亦其當耳爲人臣者擢骨摘齒豈敢與君量勞佚哉周公亦云臣殺其身而有利於君則爲之況卽其身而爲之者乎力者卽其身而爲之者也卽其身而爲之又將謀所以保身者下則託之於摸棱高則託之於明哲容頭過身潛踪滅跡意皆近於情而不通於義近於情而不通於義故世治則僅足以媮身世亂則不足以脫禍且以節目而敗天下之大敎是子産所以焚書而誅鄧析太公所以乘傳而僇華士也氣節之衒在東京雖彊瑞戰齒於名流風雅之淹在西晉雖冠綫擣頭於胡馬夫爲士而守往說謂上臣事君以心不以力吾知其値險遘難必無能爲矣是盡心者所以盡力而懈力之必有懈心也爲治臣

者盡力以倡天下則天下從爲亂臣者盡力以挽天下則天下反彼之坐矢清音朝夕爲謔及一旦勢異登顧山河而言愁對泣者豈皆其心叛也其力之不盡也北海隆中其力皆不足以存漢而義皆足以事君士行太眞其力僅足以存晉而不可以事君周勃王導魏元忠呂夷簡王旦其力皆足以事君而不可以自盡夫維自盡而後可以盡於君盡於君而還若非吾力者故上下信之而不疑是以中夜正冠而盜臣觸樹絶壘祝天而飛泉湧壤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又安問堂廉數尺果有萬里之遠哉因時際遇旅進旅退得則出旗常失則寶泉石幸則明主悅不幸則要領絶此嚴子陵所譏非相臣之所自擇也爲相臣者亦自知其所當盡云耳處其所當盡五往五反秉璧棄圭曰飯三升頭白七日而不爲過處其所當靳拂耳於錢穀掩目於殣人無取於喬夫佞士寵賞於奇功殊域而不以爲愚然而靳之不若盡之𨓏也所以救時而匡事也故周丙遭泰而繆爲能姜米救時而鄰於病（洪思曰姜米必姚宋也諸本皆誤）處其當盡而靳之爲潛處其當靳而盡之爲亢潛與亢皆不可以乘六而普施然而靳不若盡之察也易曰無成而有終力既盡故無成君可事故有終記曰善稱君過稱已則民作忠力歸於君故多善力盡於已故多過身犯之誓晉也君子以爲要君夫謂其以善自成而以過與君也博陸之攀轅君子以爲不學夫謂其不知君之當盡而力之非已也晩世之事君而不自有其力則寡矣不自有其力卽浴日回天猶之抱蜀懷紂而行於廟也豈待强其聲色哉故春秋而下吾得數人焉長孺子政孔明伯約越石景略魏徵陸九深源梁公韓魏范溫此十四君者近於盡力而成敗勞佚往不盡同則又盡人以俟之天而已夫盡力以事天與盡力事君之心豈有二旨乎成敗勞佚聽之天生殺榮辱聽之君然亦未有盡力事君之臣而終不獲天顧者盡力而取報於君之前猶力其田而詛說於嶽瀆也其不震於風雷則幸矣是戮力之與荒功爭禍也又烏足以匡天下之變而立上臣之極哉

上士不交論

或稱金木撓而成器火水蒸以濟用土以一質互取四方交道之興豈其然歟夫東西殊向而元赤異照或相擊爲雷電或相沴以禍孽雖居燥流濕合下土之常藏寶植株兼高原之美要各得以居方非互取而成義也得道者質具而自行因彼者雝存而亦化是以上士責其一身欲庶紛於互涉攷搆亂之所由未有不始於交與之會者也易曰天地既交而物泰又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天地交而成泰剛柔交以始難言交之合於靜通而亂於顯動也至治之情通於夫婦極亂之道摩乎朋友故情叶於一專道殽乎沓象交道既多而亂世始大矣攷古至人胥循廞貞行無駢轍出希儔疋披衣之訓齧缺如瞳犢之新生蒙叟之答楚威向神龜之遠筍翔其全羽則巢父擊許氏之膺挾其一毛而顏觸矜死士之龍獨行無咎所由來也且瓊英孤出蕭葦叢生鯤運溟澥則五鼠分其餘鱗鶩集崔洲則千羣棲於一曲旣大小之異尙故奇萃而分處太上不交何足怪哉乃稽有朋之端載繹締盟之誼非傑力以堅動則靡胸而借智或旄吹以揚聲或軌逐而爲利侶處類行如此而已夫雞不連棲而司晨一候虎非共谷而朝嘯同風苟無虧乎一艮又何取乎兩澤維歸要於四端所窮底平二亂也故共工兜鯀無殊朱虎之

儔華士夷齊不異展禽之旨勲庸相比則伊尹與妹喜交淫道藝互資則尼父與矇工分技追於榮名矜砥畸行競趨蕭焚膋以爲芳桂和薪而共爨遂有羊哀擇名驅伯桃於樹中季子深衷怒張君於座下胥靡絕頸而反拘左儒殉身乎九復形結於中動制於外捐脰相程不已悲乎乃如端居多暇清掌相樂離坐誦楚客之辭交錯引淳于之石意已薄於層雲言不踰乎尺几此周公所致恨乎安盃而孔氏所貽譏其終日也又至同堂炙襟分裾戰舌辨短則狗曲蒙嘲言伸而鹿角自直孔仲和以之見譏董仲舒以之下獄雖未式於從凶已坐其無用矣由茲而談世俗所湛上則四要下則二豫復之皆有層冰之虞孰之曾無塵影之係倫非其性不足爲也夫唶唶相呼意在覆粟跫跫相負情在甘草所以伐木許許明負重之聲中林甡甡見麋悅之義若夫反智去故則頑石不假慧乎倕蘷齊是滅非則孩童不卬知於項橐道寄於旁人牝求乎在我兀然當中邈焉四際雖斑文貍虎可稱禦侮之交接翅燕鴻不失後先之友也又安在必逢松而誓水入谷以問蘭哉湛德之士樂靜惡動濤嘯傲以鳴清陋琴書之貿致乃俾觀於闠市錯以廡席共射如出籓之魚同旋似歸棲之牧適足以噓其鯨吻遠彼麟心矣是以上哲之倫行歡其影中智之士奔呼其章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三之命疑而一之致志也夫子捐書而進者益親陶堯善讓而至者益去多締之繒旁裂屢顧之人內坼故上士不交則可以守齋守齋則神完神完則壽至鶴孤舉而永存蝣羣飛以暮死摯峻絕子長之歡故禍輕於蠶室嚴遵却羅冲之贈故齒茂於下簾今夫害馬敗羊未窮厥彙凶終隙未姑貰彼愆然使恒居酬對未洞尻脊之原邂逅傳畔不當莫逆之坼小煩齒頰或費佝僂則已遠於太眞之庭無暇漱其元和之液矣出見紛華而癯子夏望齊練馬而夭顏回取情智以相煎必鬻釜而俱弊性命攸分不可不審也夫以道路之人喜怒無涉而規其鼻息以簣內臟喝其齒色以繞衷腸百害因之不亦過哉上古人如標枝而壽皆數百歲中古人如比葉而中不過六十攷其所由則是非之生乎雜處而憂樂之傷於顯動也如復遠彼雜處戢其顯動息形寮窌之房寘心曠之外高不礙於斗杓庳不攖於地極前無鳥隼之迅燥後無龜蛇之隈夷則千百之歲不爲久矣夫會頌三壽之朋泰逸四公之皓皆連藐芝之畦均輸醴澤然相其神存觀於要眇既齊悟乎不交則同宗於自得也倘上智未凋則絕飛各引方使扶桑東出芥彼巹龍之枝鸞鶩西翔喁此銜火之鵲豈徒避蔓絲之附體而驚不鳴之受禍哉

文不傳人論

夫文生於人人不生於文而謂文能傳人者此古今之通繆也人既往而不留文雖存以奚涉猶葉辨於樹樹灰則此樹迷彼樹之葉火傳於薪薪盡則此火迷彼火之薪文自飄於浮騰人因居乎實化故文既可傳自應以文爲主人既雜文不復以文爲尸也聖賢所載傳理而不傳身史籍攸垂貌人而非貌已響已受於所傳則聲不留於傳者是以聲響相訛不訛彼人之貌名理互嬗無關作者之身譬之山川出雲雲出而山川自隱龜龍著象象著而龜龍奚居韓雲如布趙雲如牛布非所以傳韓牛非所以傳趙而箕星好風畢星好雨豈見風以謂之箕見雨

以謂之畢水相激而成文想結因以爲夢激之水可以車夢之人可以鹿必藉文而傳人猶移車而取水執夢以求鹿也夫璧自可傳璧不以傳而與雕人不可傳人遂以傳而與墨旣傳文則非傳人信文滅之非人滅由斯以觀人窮而文始著文傳而人謝位人扶文以出條文代人而易蔕其不傳人所由來矣上哲之士以人爲文故無文而人不死中智之士以文爲人故文顯而人不居人艱於此留文輕於彼借不諒人之足以久存而謂文必於不朽者此靡哲所以不愚而風波因之競喪也夷光之顰世所共美然而累世不能知夷光之顰東鄰之笑世所共迷然而極想不能獲東鄰之笑是則傳顰無當於夷光賦笑何涉乎姝子旣憐之而不親雖訾焉其何戚且剖珠於蚌者言珠不復言蚌獲貝於胡者言貝不復言胡與胡傳貝固去而永離

與蚌傳珠將存而孰合乎維粗洞其合離乃無疑於主客當其人主則文爲客文已等於噓風當其人客則文爲主人遂均乎石火燕人衣錦不知越女之機越女組神不附燕人之體組錦在機則當以越女爲主杼軸旣抽則當以越女爲客也文非一主客無定人故有一人之文而彼此同標有一時之文而後先姝論人旣隱於不知則文皆移於衆指矣鼎龍歸而出靈蘭之典會稽沒而著山海之經偓佺垂言於相鶴甯戚著論乎飯牛皆文非其人而文自盛以人傳文而人無居也乃如師曠疏禽以目而傳聲齊丘書化以盜而傳眞使誦禽經而傳子野之辨目躭化論而躋巨盜於元門豈得謂人之姓字與金石俱堅覽其毫編而神情斯著哉所以離明爲火出於木而變常巽下爲風生於火而同革言風火旣嬗則永離其本標而文章自行信與人爲無涉也雉文朕水晐文而非朕雉翠鳥珍毛珍翠而非珍鳥雉不自有其爲文鳥固不傳於所翠然則爲文益工而滅人益速文方訣於毫端人已謝於千里託姓字爲必傳者固賢愚所同病矣

性無嫉妬論

觀夫嫉人有技穆公著誓於秦中妬予蛾眉正則行吟於楚澤是則男子嫉賢女人妬美將其性之自然抑時論之未察乎夫賢在男而爲彥美在女而爲粲以其性之所喜而反得其嫉妬者利欲搆於中而怨惡開其難也爰知嫉妬生於利欲而不生於賢美小人嫉利而非嫉賢悍婦妬欲而非妬美今謂士以賢而見嫉女以美而獲妬者此皆攄憤之私言非披根之達論也宋鮑獨居而都人共麗夷修並坐而越卒疑神成聚成都之衆

傾城傾國之人皆未聞訾其聖賢而害其窈窕者在廷絕奪柄之嫌而當房無專席之慮也今使行父與儺麋爭權則儺麋見嫉於行父孟姜與宿瘤競寵則宿瘤取妬於孟姜豈儺麋之材麗於行父而宿瘤之貌冶於孟姜哉權之所託雖盭而見嫉寵之所歸雖醜而得妬苟復徹於不爭則兩情之各適矣齊封尼父而晏嬰行讒吳任伍胥而宰嚭勝說使尼丘絕意於齊魯則晏嬰之說不行伍子滅跡於荆湘則太宰之言蚤絀是晏嬰忮齊相而非忮尼丘太宰嫉將軍而非嫉伍子故曰重位破賢美寵破色樹以美蔭而或伐其枝玉以美玩而或碎其器刑劃於所爭則情乖而無惔由斯以觀君子之禍緣名位而非才能小人之性有怨爭而無嫉妬名位不設則駃騠與駑馬同居稻黍分肥則雞鶩與鴈鴻共摶不謂君子之迫名位而謂小人之多

嫉妬豈不過哉且人自謂賢則劣之者至女自謂美則醜之者至矣韓非自是而卒以舌窮樗里多機而終以能敗絳灌之絀賈生袁盎之讒鼂錯皆自處於蹺危非因人之嫉妬也卽墨之女五逐於鄉杜下之老叟猶於秋志殊則逐於閭里道廣則合於羌叟非羌叟之性易歡而中國之人好妬也若謂小人忌賢望影而致嫉悍婦忌美聞聲而作妬亦當痛心疾首以裂禹益之編厲齒揎胸而噬碩人之詠終日託爲美談引川口實亦足明美好之無尤而嫉妬之奚有矣夫聖人飾已不詭於人情哲士從時不攖乎衆患是以欹中滿覆勒忌盈之書奇服冶容動誨淫之戒言竇慝之性同虛而鬼神所喜在順也如復挾其多才陽陽有處父之心飾此媚姿娟娟比若華之石則亦君子所共惡矣何獨小人之與悍婢哉乃若凶邪姝性見於異類窮奇聽聲而食忠信孔雀妬采以繫文衣將猶桀紂洩憤於直言齊王患臭而去紫或其質之不宜非顯疾於美好也苟斯義之不宣乃尤人而滋戚遂以修能姱質爲造物之張羅奇節瓌材屬聖賢之設阱片時齟齬卽誦悄悄之詩一事屏捐終抱恨恨之恨言妬婦則比他人諷麗姬則恡自己是知鄭褎之計已姦而不知魏姬之成擠烏知叔向之母不曠而不知叔虎之爲龍蛇也夫君子進則小人亡新人親則故人薄旣護寵以自爲則爽權而御彼欣惡之情彼此一耳今謂君子不爭而小人獨嫉新人不御而故婦自妬遇無分於名位怨獨集乎賢美若修容不渡而立段氏之津祭服疑雷以涉妬女之水將末世而性媮抑稗官之陋說豈其然歟

貴飾尙利論

聖人之敎貴飾帝王之道尙利般紛覃施如此而已何則沉黃浮蒼以飾自辨橫生反首以利自育故使天地熊熊俱衣文繡萬物將將俱獲珍玉此至人所謂大亂而賢者所謂大治也軒轅作黻而著華藻顓頊受圖而納浮磬觀象畫卦明西澤之有金彈琴淸歌悅百風之爲利是以君臣相辨飾去則分曳眠庶交親利衰則澤息仁與智分鑣以開利義與禮分緡而作飾今使聖人去利則仁智屯其雉膏帝王去飾則義禮窮於豹鞹矣夫繁纓交旂何與乎袞衣龍輴翠翣扃關乎筦簟夏定九品之錯周分五等之玉申伯明刑而作贖鍰呂公成務以肇圓錢創之若無益於靈心暢之亦靡華於泰始然且聖人爲之者以爲不飾則上不尊不利則下不順上不尊則下疑下不順則上絀也是以大寶曰位極以蘭珪之文阜民曰財窮以華戎之產比貴則大圜之徹垣星言尙則羣鱗之趨一壑揆二物於同流斯萬緯之大總矣天鳳王百羽不假飾於冠纓龍帝昆蟲不採利於泒澤朝鳴則甘露自生時動而淸波遍沃聖人造羽以學鳳冠乘雲而希應翼猶恐絀於神工故特閟而不說也是知陳圖則球璜貴於黍稷輸用則資斧上於流泉武王之因雉門而不因沮漆孔子之使端木而不使顏回非有飾之爲貴而豐利之爲上乎且如簪產徒步則愛者勃谿帛藏當車而怒者俛使尼父褒衣而稱喪家之狗周公赤舃則言遵渚之鴻夫周公之飾足以文身而孔子之利未能反物名位稍殊則妍醜異號者是冠履之靈於聖人而賢哲之輕於銖兩也故飾在則裸國擬於尊神利窮而民萌賤於烏鼠紘綖加於土木則過之者搶頭王后値其勢危則當之者攘臂取飾益高則禮儀益著出利加普

而仁智斯大矣河潤九里比之公侯嶽出五金封以玉檢曾頌奚斯所作秦築女清之臺皆彰飾之足貴而利之無害也以飾取義謂之禮以利行仁謂之智舜作漆器而諫者不止齊筴鹽海而議者不息夫漆器之先後有玉管煑海之始已歎阜財而疑且諫者何其論之末譬乎乃若鷸冠之滅臧氏寶劍之亡虞公桀夷死於好利檜君哀於好飾維誘失之大寶故卒犯其大患苟不拂於四端又何乖乎一要由斯而談善卷爲帝不復反於茅茨石戶理民亦究心乎利澤黝堊之別聖賢追琢之章王者闕之則爲上權敷之則爲顯道苴履之儒目輕黼黻立心之士口絕金玉果不足與談乎經緯而適於世用也

人主之學以明理爲先論

甚哉理之難明也人主必以理勝天下則天下爭以理中人主

上下交爭理而欲乃乘之不奪理不止故秉道與法者王者之務也因時審勢者霸主之事也論事察情者中主之智也理者範事與情包時與勢靜不失道動不失法非聖人則未之能明也聖人之所能明者私則爲欲公則爲理去欲明理獨得其要而已夫不得其體要而必曰明理好問察而得之則其志日以苟智日以下不好問察而得之則其意日以亢智日以高故理者巧佞奸猾强辨柔美者之所共借而往昔聖賢所不能保也正人曰不黨不爭宵人亦曰不黨不爭正人曰勿貳勿疑宵人亦曰勿貳勿疑正人曰納牖巷遇宵人亦曰納牖巷遇錯置易面東西南北皆斐其處故人主者攝衣而起立於北房左姬右御前闞後媵顧盼啼笑則經籍之言杳無所據也出而立於斧扆藏心別色各如其面彼亦一是此亦一是分聽則多疑合聽則多翳立取銓衡而等之其所謂理者安主乎聖人之所謂理者要以理天下卽以理一已遵道與法歸於無過而已矣天下之事虛不準道公不準法道不揆之於上法不守之於下唯理之勝卒兩不勝而壞天下之事者若漢之於中官唐之於降夷前宋之於國用後宋之於和議是也漢之於中官陳寶則曰不盡迸諸閹寺復周官之制則永巷奧伏必不可治何太后曰閹寺之中但當誅其不善者耳有漢以來爲治已久今帝新棄天下朕柰何楚楚與士人對事乎此兩說者其於理均有也唐之於降夷李德裕曰維州距成都不四百里因山爲固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番之牙城之可以坐制[redacted]牛僧孺曰吐番綿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彊今方脩好而先納其降卽得百維州何益此兩說者其於理均有也前宋之於國用司馬光曰天地

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王安石曰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自古治國未有以財不足爲患者此兩說者其於理均有也後宋之於和議其主戰者曰爲天下者後其親昔高祖不顧太公而楚卒歸太公呂卻不顧惠公而秦卒歸惠公其主和者曰虞舜不以天下而易其親公劉不以玉帛而易百姓柰何以二聖之重輕於江北之地乎此兩說者其於理則亦均有也故理者天下之所共借聖賢之所不保也人倫之大天則之顯君與臣言敬臣與君言忠父與子言慈子與父言孝昆與弟言友夫與婦言順此自天地以來未有易也而一念不淨百弊互起伯奇以爲怪子共伯以爲逐臣昆弟搆爭夫婦相棄者不可勝數矣彼其間亦多有明主察后也夫豈理之不察而情事乖反至於此極

哉理與道乘不體道則爲意理與法遇不秉法則多弊總道與法唯理是取而揆於至當極於無弊此非聖人之才必不之能也中主之於理從經籍而得則去經籍而失之從一人之言而得則易一人之言而失之從中夜寤夢而得則去中夜寤夢而失之先王知聖人之才不可易得故約古聖之言以歸於典章約天下之言以歸於宗訓約寤寐醉飽之言以歸於歌誦箴銘曰使後世之人能守吾之法即不甚遠於作者之意而天下之治不至於大壞而不止故人主之學不智於聖人之意則必愚於先王之法也不智於聖人之意而愚於先王之法即不與聖人爭智亦猶先王齊愚矣炎帝之嘗藥也日遇七十一毒後人之守之或終身而傳其方終身而傳其方則不爲明理也不傳其方而明其理日取百草而咀之不死於毒草蓋終身而不得一方二季之衰亦皆慧主也鴻都之小學中書之章奏延英之講論亦皆能白之也而舊章一墜禍亂雜作故老棄而不敢用故士棄而不敢復庭無一是之議野無一勝之搏天下賢士大夫互持其說彼此相詆使其時事情勢交謗無所棲泊乃曰人主之學不能明理也嗚呼將使人主決後房開虞廷日與諸臣談危微爭勝之事諸臣則固多有未逮者矣而獨以窮理格物責天稟之宗是使稷皋夔與榮夷石父同舍而講義也然則其體要如何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用弗詢之謀不聽無稽之言遵先王之法以要宿於禮義靜以通之正以居之如是而已矣然則如是談理者不又方始乎曰日月章章雷星不光至理不理理言乃止循法體道而天下無事

明君成功必取於人論

善用衆者大審微大審微則毋以耳目格於天下夫天下之明聰發於耳目心思藉之不發不刻故知禍之所在而赴之爲德知利之所在而赴之爲賊刑德兩取不可以不察也仁者取仁以利於人義者取人以洽其人知者取人以侔於神故知者上也仁義所藉以爲前刻也管子曰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服習徧知蓋於天下夫天下之心思可蓋耳目不可蓋以一人之耳目蓋天下者非取之人焉往乎孫武曰先知之道不取於鬼神不象於事不驗於數而必取於人故人者鬼神象數之合也鬼神之情屈陽而伸陰陰陽之交而人間之星象之事兵鉞而刑鎖鎖鉞之參而人間之動靜之數奇贏而偶乏陽遲而陰促贏乏遲促之間而人間之故人者天地之所取間也貴而用之不可以不察也管子曰小征千里徧知之築牆之堵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天下之會日一間之夫以天下之博千里之壙堵牆十人而日得數間者不以吾之耳目葢瀰於天下則必盡天下之耳目取而奉吾以天下之耳目盡取而奉吾此不可以銖鎰稱也故孫子曰愛爵賞百金而不取人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夫孫子則固管氏之教也管氏以天下之重寶當人之聰明不偏致則不足以大取故顯以齊國之利流走於天下孫子以人之情存於利不陰制則不足以先取故微以神紀之說抉公家之費其要以取人而不制於人以間而代戰夫以間而代戰其於戰者有間乎鎔金爲錄取者斷於志范金爲劒取者斷於頸則是無間也間戰不二一戰危而間微智者必以我無間而後審間於天下夫我無間而間天下者若注水於屋漏之上我間而必彼取者若抉兩觡而接其鏃殈也而荀卿氏

則以爲是小人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間不可詐其可詐者路亶者也滑然將散者也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猶以卵投石也夫孫管之敎則豈以間爲詐者乎孫管之意以間而取人則逸於得情逸於得情則物鬬不費人情物鬬皆取於間則其仁不窮於致術義不絀於殫威夫穽虎兕於嵁巖之側鬬殫矣猶曰鬬之九往而十反鏠鉅在前而獨以爲壙莽者是焉所得其道浸乎夫天下之有君子則必有小人以君子而探小人不得小人以小人而探小人則得小人者數也水土者小人之雜也其耗爲盜故鎮之以金木火者兵刑之雜也其動爲賊故湛之以水故金帛財貨者天地設之以制小人佐戈戟桎梏之用也君子得之以用物情而因爲之開閉敵情將閉吾與開敵情將開吾與閉其開之閉之非敵情之用則人情之用也凡天

地之與君子君子之與小人皆有所重閟慘而召之則彼此相起天地閟其金寶百姓閟其腸胃正人閟其名義邪人閟其隱過此數者皆可陰治也陰治而作之如蚨之與毋無往不還故金寶之走走萬里腸胃之走走千里名利之走走萬里隱慝之走走千里管子之耳目所以徧於天下者則必有操其心志固握而陰治之非可以博施也方管子之治齊煑海鑄金牢山灊淵天下無知管子之爲者而七十國之情管子則皆盡取之管子旣取七十國之情而因以用其人故夷狄之動靜列國之禍害叛服去取無不就而若語也故以遷國則食牛乘馬魚軒重錦宿昔而備以羅致天下則南金瑇瑁代狗燕馬驟於萬里夫管子豈異人之取己哉以謂欲取天下之人則必使己蓋於天下欲得天下之情則必使天下得吾力故曰管子之兵未出境

而無敵者八焉無敵者蓋之也以存乎財則財蓋天下以存乎工則工蓋天下以存乎器則器蓋天下以存乎士則士蓋天下以存乎政敎服習則政敎服習蓋天下以存乎徧知機數則徧知機數蓋天下夫財器工士者天下之所共取也而政敎服習徧知機數非天下之所能取也昔者燕旣克齊珠玉珍寶皆歸於燕財蓋矣田單設間又因而取之楚旣勝魏益治鮫革犀兕幹如金石器蓋矣張儀設間又因而取之吳旣破楚西絶楚水召甌越之師鑄飛搏之金工蓋矣勾踐設間又因而取之魏爲武卒負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日中而趨百里士蓋矣孫子設間又因而取之至於秦而東取工於鄭西取士於秦間之所至無不反取也而管子之時獨無能取之者管子以其財器工士託於政敎服習徧知機數非以其政敎服習徧知機數而託

於財器工士也故曰與天下共守者則無不守與天下共奪者則無不奪苟與天下共取則雖敵人之子皆可間而使之也故凡强敵桀驁未易猝搏有可間而取者七焉部落散多新附未安此可間也數用淫刑非時殺人此可間也貪而欲搏又負竄藪如胷鼪鼠此可間也將非其種內無公族鷹鸇之合此可間也不安其俗而與我同服食此可間也主老而子多此可間也子多而强彼此相長此可間也凡奸民射利未易撮絶有可間而取者五焉贏在於敵廢其所貴貴人不服則細路絶此一間也贏在於我貴其所賤厲爲之禁則彼延喙此一間也不閉往來而棄其物此一間也不閉往物而厚往者此一間也刺得其情每因而反之使彼疑滅此一間也此十二間者管子皆用之三年而霸天下范子用之七年而吞强吳夫范子則亦管子之

敎耳而荀卿氏則以爲是傭徒貿鬻之道也夫道苟不至於聖賢政敎服習偏知機數又不蓋天下而僅以門戶限人者則必有術焉鞭要而開閉之開之太亟則內權出於便寢閉之太亟則嚴庭棘於拔劍閉而猝開則三驚之師當一敗開而猝閉則大索之令重逐客不開不開則金死於境外賊生於暈中君子於是審微而謹治之貴貴而賤賤正正而反反卽管子亦自謂王道卽不廢也夫以王道所不廢而可與百姓同患則卽以耳目心志通於喙息飛走者於仁義奚害乎且夫傭徒貿鬻者之取人則以爲利偏知物數者之取人則以去害也天地有君子而必有小人猶龍蛇之雜處以小人而治小人猶蛇卽且之相制也持之太狹則取之不力得其大利去其大害則雖重誅賞之天下不以爲蠹夫孫子之道則猶未及此耳孫子自謂無間之師不暴甲而治而卒以侵伐不已受間於伍氏則是孫子之過也其謂不受高爵厚賞以知人之情不憚重威以誅聞告之事者則未爲過也今以耳目無置之身謀心膂一奮之事烏舉則疑獨獨行則疑衆乃薄之以爲竊符揮錐盜裘挾金之故事試問其左右守將門謁舍人之姓名則固已離叛久矣且豈獨其姓名離哉其眼耳腸胃已易置而走於市是則唐雎頓弱之所大笑也故曰孫子之道不及范子唐雎頓弱之道不及孫子然於明主之成功則末也荀卿子曰仁主用國曰明又曰仁人之兵不試夫用其所明不試其所疑則禍瀉於仇敵而功蔽於天地仁義之師必由之則吾於是有取焉耳

精一執中論

帝王之學莫大於葆徽微微者天人之始象化所由起不繫一物以爲物宮故謂之中不入其中不可以知微不可以知微則不可以造物成位於天地故微者帝王所以宅中本天而出治也知微而擇之爲精知微而守之爲一厥中微淆則玄黃始戰轂動而不可執北極者天之微幾也圜而規之太乙之宮皆以爲中微而察之毫髮相距則亘數百里故圜中而察微其靜之微動動之微靜鍼芒始開神集其端屬目者所不敢視屬手者所不敢指也離朱涓曠倕羿此數子天下所謂精理也意巧所射無的不洞然以目視則有所不視以耳聽則有所不聽以手治之則有所不治至於微而耳目手指控揣之伎皆止矣故微者聖人所以收視反聽涓神明之舍而正陰陽之馭也端策而拂龜執圭而量晷無聖人之道而皆有其意抱蜀而立尸總干而持旌無聖人之意而皆有其義張侯而繫正挈壺而浮矢無聖人之義而皆有其器聖人之道不能使人共擇中能使人自審微也日月之光下於屋漏方者以爲圭員者以爲璧以爲微則微在於是以爲中則中在於是孰能登於日月握玄樞以撥黃赤之衡者乎故聖人之所制治與聖人之所自制則莫不於微也微存之中魂魂熊熊已在乎其中則信無不在乎其中苗頑之亂讒說之行孔壬之列朕師之驚此數者皆聖世之所時有也聖人以爲苟不足以汩吾微卽與麋鹿撞鐘鼓日起吾側不足以撓吾之中苟足以撓吾微卽謝袗衣御二女逃大麓而息風雷於空洞之舍亦豈有所獨執哉故曰九年之水非水也七年之旱非旱也鼎耳之雊非雊朝拱之木非木也微幾動於中則顯象應於外夫以五十之熙載而有一念之倦勤七世之玄王而有一日之慙德卽使大潦稽天蘊隆焚山比於危戰則猶

未爲烈也故曰已知包苴是有包苴已知女謁是有女謁漆器比於玉杯破漢比於石槨無而執之不爲精有而執之則已末故聲色者聖人所爲大末也至微之色不可繪至微之音不可察察可察之音繪可繪之色則聖人可執與衆人同逸矣舜之始逸也曰予欲觀於五色後世聖人因之以弊女紅墮農桑貿妻易子以娛人主之觀色曰予欲聽於五音後世因之以寫曼靡恣角觝千唱萬和以飾人主之聽音方舜之察之末爲不精存之末爲不一也而聲一大則微幾已分微幾已分而中氣蕩然遂不可執夫舜亦豈意其微之不執而後遂此極哉亦豈不意其後之必極而力存其微戰戰然執之哉天下精微之會細不可揣雖聖人亦有所費力也故曰舜禹窮神亦有人心桀跖窮愚亦有道心執之於微則無不存失之於微則無不亡微乎微乎孰能研精而一幾乎孰能反其彿彿而與獨居乎可與獨居則可與葆微則精一執中義盡於此矣

明目達聰論

善法天者主日善法日者不炳火而照於室炳火而照於室猶未至於昧處也而聖人不貴者謂小察之不如大知且惡夫獨明之有衆蔽也夫一炬索照不皇十指之知而一指當前已失百炬之照使就火而可以當日則鵁羽鑒鑑已十城而享於市矣故耳目之有明聰此各有其原本也日精藏於中而光耀接於外出入戶牖而明聰生焉故耳目者日精之闢門也日精在天結於人心出入耳目四面應之必以耳目而爲孤據之器非暗入殆矣古之聖人其文貌尚疎嗜欲尚淺詹階尚近酬對尚簡翕然雲生兩闕之間無以異於耕稼陶漁之下故其耳目通

而聰明易遠今處奧窔而視蔀伏韜鐸鐘磬有所不辨而又益以多指之睬多舌之聽樊然管之勢必有獨睬之目獨聽之耳出其明聰以勝天下之耳目而耳目與明聰始亂而無算夫天下之明聰固有不生於耳目者也崖石之相照銅鐘之相應牝谷之相呼草木之相薦此皆不具有耳目者而其明聰已若此矣聖人知天下之物皆可相貴以精相御以氣行於虛空而了無所滯故以其神理歸於日精以其脈好歸於岳瀆岳瀆者日月之所取景也岳瀆無光而日月照之使天下之動植潛游人物姣醜皆著其數若繡者之著繪日月亦無光而陰陽之精照之使天下之流峙縱橫蒼黃高下皆著其數若照者之取影故日月之中之有潛見飛躍猶聖心之中之有臧否妍媸有縣照而無留體也日以太陽而景避精月以太陰而照疑神避精者養其威疑神者復其光聖人之治人也使人晝服而夜思不能使人不竊其精靈而自強見夫晦昧曀風而暉魄不改者矣見夫晝鬳暨屏而蔽於九陔者乎故夫日月之食從地之偏正以爲圓滅也倚南而眡北倚西而占卯則其虛廓殊反矣聖人之神明淑然自圓使地不蹄天水不射火隔四方者洞然而相望也舍貴而登鯀戮父而顯子養辜而待歲試可而嘗禍或決之一日之間或持之半世之久鬼豕相疑而十數聖人者卒不以相非其不以相非則豈不以此空澹之內一晝一夜日月之精華卒無顛倒乎即有所顛倒而此澹然含照者使之晝撫而疑魄夜撫而疑魂而我之聰明與彼之耳目亦共透於不漏故天下之物各瀉澹以自照也動淖者照之而彌近動澹者照之而彌遠天地之中金木土石骨骼泥滓彼此間閡不知其極而陽

精一射上下洞然雲之發於石火之發於木雷之發於海皆動於無虧之中而達於微茫之際重崖不能爲之扃層泉不能爲之攖由是而觀巧王嚚讒寇賊奸宄或貰或劓或肆或殛其無礙於神明亦若是則已矣崆峒者無物之巓也七聖者疑晦之下也辨物於無物之巓則物豁於莊逵辯道於疑晦之下則道迷於蟻馬有道者養虛於中扶日而出精日精所通萬物自告岳以貢其雲瀆以貢其流孰黃孰靑孰濁孰湫口不待問而天下自應昔管子之治齊也旦則朝其井軌而問之曰爾之鄉有聰慧而爲仁義者乎有拳勇股肱秀出於衆者乎禹之治宇也旦則問於諸侯曰爾以寡人爲驕乎夕則問於大夫曰爾以寡人爲汰乎甚矣管子之智不若禹禹之智不若舜也管子以人而程人禹以人而程已夫以人之耳目託於人與以人之明聰益於己者乎是湯之所謂舍日燭火而照於室也

黃漳浦集卷十四

論

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論

道不足以立人則聖人不以立教非聖人不以立教天固制之聖人亦不能違也何也聖人亦人也聖人者以人而溯天多有所未明於天以天而治人多有所未明於人自是而學出焉故學者聖人所與天下共相明也子曰夏道尊命殷道尊神周道尊禮未賓神而強民夫人神之間天道存焉然而古之聖人以爲是足以施化不足以立教故一本其道而歸之人倫人倫者天下治亂之所大歸而聖賢帝王精神之所萃也虞夏以前宗黃而祖天故二典之言皆準於天準天而易禮樂之道出焉虞夏以後宗夏而祖人故誥誓之言皆準於人準人而詩春秋之道出焉故易禮樂詩春秋者此百世而不復改也易立於上禮樂行於中詩春秋者經緯而出之聖帝不得則無以治素王不得則無以理卿相匹夫不得則無以共濟故易之首乾坤詩之首關且春秋之首天王君臣父子夫婦之端其義一也幾微之差而亂賊夷狄鳥獸之禍種種迫焉故周之禍必有兄弟也其詩始於常棣秦之禍必有閹樂也其詩本之寺人二南黜楚而存江漢故楚卒滅於秦二雅首周而終召□故燕最後滅此數者詩之難明者也然其易明者則不過在於夫婦兄弟君臣之間春秋之有霸而後有強臣有強臣而後有夷狄春秋之易明者也其春秋終而後秦祀起秦祀殄而後漢室興漢室興而後新室閏此春秋之難明者也然其難明者聖人不樂與天下共明之而其易明者不過於君臣王霸華夷之際故人之有人倫

言天之所論也天論不可見而人因以爲學善論者不言學善學者不言論故聖人之學皆有所不得已也五子之作既以明夏聖人不得已而後學詩洪範之作既以明殷聖人不得已而後學春秋十五國之詩千八百國之春秋既以明周聖人不得已而後進退乘除之聖人之不得已則皆以爲人其皆以爲人者則皆天也人道不明則天道頓息天道頓息則雖有十百聖人不足以救一二洪水鳥獸夷狄之患夫自虞廷而後黃胥而降二十二人之澤開十有二事之源作誦說不寡講論日多而洪水鳥獸夷狄之患亦與世俱起矣夫豈自繩契而前盤杅以始無陷溺淪胥搏噬搆爭之禍哉禍託於物者與物冥之而物不爭禍託於人者與人冥之而人乃戾聖人既不得與物而冥人故不得不與人而明物嚮使禮樂不作易詩書春秋不立卽使胥農復生困教再帝卒無以不噬不搏者伏龍蛇之威脫虎兕之距也況欲舍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尋三代以上經世立教之旨者哉

大人正己而物正論

求諸人而以正人雖聖人不能也不求諸人而以正人聖人亦不之能也正己物正則大人而能之何也人皆以我別物物亦以彼別己彼己兩別則共正之源交責交誘而兩無所取正己而物正者不以己求人而使人求己人求我所爲物則物各得所爲已易曰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言我正者之可以正彼我不求物而物自求己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傅伊是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遹之子籩豆有踐言我與物其則非遠我正則彼正彼此之則可以互取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周文公是也

周文公之治書不改冠夜不改舄可以爲正矣而近不能正管蔡遠不能正徐奄詩人哀之乃爲狼跋之詩傅伊躬於草野非耕不食非鑿不飲涓志一介鐭書於版耜而讀之可以爲正矣而顚不能格桐宮之志默不能辯孝己之謫後人疑之乃遺論於鼎俎物色之際夫此三君子者天下之大正人也其正之而或恐不正者天下大不正之事也三君子知正天下之不在於物故蚤思而夜寐取諷於金礪致規於繩木知正己而物未可遽正故抑而爲訓誥揚而爲斧斨由是而思己正而物正者不妨以正己而正物者也正己而正物者不妨以物之不正而重責己也以物之不正而重責己者亦不妨以己之正而爲物責之春秋之道不大正物而大正己不以物正己見物之正不正而已從可知武氏子來求賻天王來求車來求金莒牟夷以牟婁及防來奔鄭詹自齊逃來其來之非正必有以非正而來之者聖人之詞若不責己而重責己也不以己正物見己之正不正而物遂可知者公與夫人遂如齊公之喪至自齊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公至自會意如至自晉其往之非正必有非正而往之者聖人之詞若不責物而物之所以不正亦遂可知也聖人之道常主於正己而其用必見於正物故以正己爲之衡以正物爲之權衡立則權繫權動則衡見權衡既定而後銖兩各正斗斛不爭日中聚而日昃散聖人則不之知也聖人曰吾特正其權衡而已矣當其感物之不平揣衡之未齊前御躊躇研心竭思入於纖微則此非偶然而爲之也故聖人之正己則有三道焉反己一也克己二也盡己三也不反己不足以銷諸逆志故兩階之來格取効於三旬因壘之降崇收功於退舍不克己不足以齊諸等遇故楚莊哭於廟而晉人改師齊頃卻酒肉而諸侯不犯不盡己不足以通諸物性而贊天地故公旦避東土而得風雷仲尼尼行間而陳禮樂聖人之寶此三者以順天下而洽衆志故使強者屈其力狡者絀其知反首革面者皆去邪於詩而歸正於春秋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與鬼神皆懸鑑於貞淫操權於予奪默爲繩削而不覩繩削之用者也今曰大人正己不俟正物而物自正帝之衣裳不改其服堯之璣衡不改其則胡爲乎矢甲於涿鹿之野勞師於苗山之陰哉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聖人者貴本天以出治不因人而立制因人之制治一時本天之治制萬世古者天下象氣未開未有狙詐奇衺之事聖人以爲天下不過方員平直而止觀於日月晷影中星潮汐以制爲規矩準繩以裁天下之器成百世之務此數者非器也而天下之器總大焉者以爲是天地日月流峙之所託而天下狙詐奇衺之所止而不過故萬物取正於聖人猶萬象取正於規矩而聖人之匹大於天地猶規矩準繩之在函蓋之際也易之稱乾也曰剛健中正其稱坤也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中正則直方直方則必大天下之變綜於正道術之正宿於大故曰正大天地之情可見矣易與春秋兩者天下之大器也天下方員平直範圍曲成之治不治則必歸之於易天下不方不員不平不直旁行雜越之治則必歸之於春秋易與春秋各治其正以正天下故春秋係王於天係年於元首春以正不正則不元不元則不天故易之所進春秋亦進之易之所退春秋亦退之天下而

有聖人出則天地必擁一大而歸焉仲尼者天地之所歸大也仲尼傷天地之遭阨王伯之雜揉故參兩大象本易器以爲春秋春秋之實二百四十三年參之爲規分之爲矩上準之爲準下繩之爲繩故參規之一而小白告終兩矩之一而楚子伐我四小白之年而準居攝之周公八伐我之年而繩居攝之似周公者此其器非仲尼莫之敢取也天地已奉仲尼已取之故以不王不伯之身執器以正天下而有所不辭故仲尼不出則列聖皆天仲尼已出則列聖皆器也卨契執規皐陶執矩益稷執準伊傅執繩此四者仲尼之所分治仲尼則亦大居正焉而已矣天下至正所在絫黍之差則大於鵬體管子曰減溜大成鳥飛準繩夫減溜之有規矩鳥飛之有準繩此有以意起而不可以法理也意之所起法之所不止不受其鉅利則受其巨弊故以管子而治諸侯則自桓公而內桓公而外方員平直管子皆不得而治之以仲尼而治諸侯則自周公而下太公而上方員平直仲尼皆得而治之以管子而治大夫則自開方牙刁而上方員平直管子皆不得而治之以仲尼而治大夫則管氏而下隰朋甯戚而上方員平直仲尼皆得而治之故有十七年之相西南稱父不能制一奄人有三日之卿片言而誅正卯有十五合之盟主兩定王室不能保一友邦有攝事之身一日而隳兩百雉有七十老吃宮府無間者不能別姑姊妹之行有數日之司寇不殺不怒而走公愼氏之妻夫是者豈其才之有大與不大哉其規矩準繩之有至與不至也規矩準繩已極其至則匹夫之目與聖人同用鉞斧戈斨之所不施聖人將以不治治之故聖人者藏器於身待時於春秋易之方員環極而居繩直於姤復準平於二濟先內後外聖人之所藏器也春秋之方員存於隱顯懸繩於聞見納準於不聞不見先近後遠者聖人之所待時也藏器則不括待時則有獲故曰鐘鼎時摵金石時泐規矩準繩日治天下而表裏無缺然則管子不治桓宮而保十九年之業仲尼治費郈不百日而婦口出走規矩準繩固亦有缺與曰是固有大焉者孰之屈伸藏見與之合體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兩朝盜臣論

古今天子困於[redacted]者四代八主矣而我明爲甚周人禮樂繁重厚於壹德諸侯錯繡與戎雜居驪山溫鄭之禍幽惠受之然皆無損不至於大故何也文武之澤治於函夏諸伯叔甥舅犬牙相制所維持之力誠固且至也漢人開國不藉[redacted]白登而后稍用婁敬之策至於元狩而降兵威遐暢漠南庭空施於地節五鳳之間呼韓入朝谷蠡入學迄於末葉赤眉白波鼎沸蜩鳴卒無有　　之徒得窺內地逆我顏行者雖曰氣運使然而衞霍李竇之力亦焉可誣也自春秋迄於懷愍千二十餘載劉石乃亂又八百二十五載而徽欽北狩其興也皆有攘伐之功櫜鞬及於王庭其衰也皆有憑依之埶仰沫及於馬李藥師肩雪而擒頡利雖有吐番突厥不撓三遷之師郭藥師浮海而約女眞雖有宗澤李綱不奏黃龍之捷觀於侯景之圍梁武魏王之執江陵則華夷之防著於兩代燦然睹矣故曰豺狼之性可獮而不可狎龍蛇之勢可遠而不可豢我太祖初破燕都密勅中山王勿執元主縱之漠北及正統之難也先猶垂𩯭掉尾以思舊恩今復百八十餘年而　之　取我二京

嗚呼高祖取天下於羣盜之手王師過江北未嘗血刃義旗所指郡邑迎風今天下又託於羣盜[redacted]因之拱手傳檄簞食壺漿若藉明興之[redacted]胥與而遷之者是豈有中山之仁開平之勇爲尊其前不擁其後勁哉曰禮樂不修而征伐委墜盜臣多而民風瘍也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自二十年以來非盜行無用非盜言無聽縉紳之門非盜不行皂衣權璫趨盜如風當崇禎時烏程宜興貴縣德州金谿淄川韓城武陵井研相繼爲政一命而上胥用黃金椎埋之徒至銷毀佛寺取其泥液以爲貢燕焉宏光一小歲間貴陽懷寧富順霍山布列要近江南杼軸爲之一空自輿臺走卒指目縉紳以爲奇貨武人坐飽動數十萬舟車不載輒下河伯以管榷幣其君子悁悁甚於桂玉其小人睍睍意於庫藏漢人竭府藏以事單于單于至爲飾馬纏杜日費大官之半然其宰相率用經術文采之士銅臭司徒指不再屈或卒罷去唐人竭府藏以事戚畹戚畹之家築一小室賞賜動數十萬然其宰相多有奇能異畫或有不類當時得執白麻批黃紙動色爭之雖罄子女玉帛以與西戎猶從玉關外犒守疆之吏今天子將相各共愛財財入輒不可出譬之撲滿投錢其中錢滿而後撲之取其滿貲而破其虛器也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故交征利者盜賊之道也盜賊者[redacted]之所惡也

書品論

作書是學問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關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宏安石之間爲雅好臨池聲實俱掩余素不喜此業只謂鈞弋

餘能少賤所該投壺騎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餘閒不妨旁及趙松雪身爲宗藩希蔡元廷特以書畫邀價藝林後生少年進取不高遑遑以是膾炙前喆猶循五鼎以啜殘羹入閃門而懸其屨也余自歸山來作書不遑遑時而泛應益衆猶君山之笛安道之琴時時不拒耳然自是著述意倦講論期疎風日氣調筆研具采屬致及之似有波瀾毋過敗素惡楮羅列當前潑墨塗鴉眞爲市朝之撻又自古傳流筆墨所存皆可垂訓如右軍書樂毅論周府君碑顏公坐位帖尙有意義可尋其餘悠悠豈可傳播去年初得一帖極是佳本入手便臨子敬洛神右軍曹娥至十數帖甚無要緊何嘗見刀劒窓几聖蹟神銘留至今日近來子弟間有雅好祇看標題不辯法意間談法意不尋文義雖把筆握管俛仰可觀自反身心有何干涉某廷試時亦嘗竭力守規剜心墨矩撤榜之後閣中尋卷全篇之中分爲數段或亦嗜痂以文義見私大約風塵何關出處人讀書先要問他所學何學次要定他所志何志然後淵瀾經史波及百氏如寫字書絹乃鴻都小生孟浪所爲豈宜以此溺於長者必不得已如今日新詩初成抑如曩時長篇問就倩手無人濫草難讀筆精墨良偷於几案如逢山水時重遊之耳雅尙之倫便當尋其意義別其體況安能闇然食汁腐毫與粱鵠皇象之儔比驪齊轍乎

老大人著些子清課便與孩子一般學問人著些子伎倆便與工匠無別然就此中有可引人入道處亦不妨閒說一番正是遇小物時通大道也

凡辨法書以倉頡大篆第一籀書次之小篆爲下隸書石經三

經刼火今所存者皆唐人補作無復古法孔廟祀碑亦算首所書不出鍾手楷法初帶八分以章草急就中端傍者為準曹孝女碑有一二處似急就只此通於古今餘或遠於同文耳眞楷只有右軍宣示季直薦田諸俱不可法但要得其大意足汰諸纖靡也

草書以歐陽詢初集右軍千文為第一懷素最下大要少年長者都不可作草書司馬君實程伯子最得大法章草晉魏以下無復佳者張廩陸雲所存不多時人唯有雲間周思兼備臻妙詣今久不可得吾鄉謝公嶼章草亦足名家晉江黃大司馬時亦為之然多葛龔不盡合手

八分以文徵君第一王百穀學薦福備得大旨惜其態多侈於八分却清截遒媚亦不易得今時唯南太史中幹意度極佳能加損小篆自為行幅

行草近推王覺斯覺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輔茂俛仰操縱俱不繇人抹蔡掩蘇望王逾羊宜無如倪鴻寶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氣太渾人從未解其妙耳

劉殿撰書圓秀與董宗伯同風此亦秋河家果庭所翫前輩盛推黃平倩邢子愿兩公不作眞楷不得備論劉魚仲諸體備有源瀾近頗汎濫然在法乘中骨相行藏只有肥瘦肥者右軍之師李衛瘦者率更之變右軍除此兩途別無正法不旁及也

古者男子四射六御則弓矢輪轅輕重曲直皆須別察使其微至今既舍射御以專法書則筆墨研楮勢難輟論某生平書不擇筆則楮墨研素都所不辨然值人求書懷諸薄劣大作礙人今別書諸條以待未應紙以延汀藤角極精堅者第一鉛山本紙稱毛邊中有羅文者第一會稽藤料公文紙第三餘杭細領絹第四餘不中書四川薛箋無色者頗中書高麗紙粗硬糊窓皷本之用不可書也大書以會稽藤料方丈成幅者為佳

筆法極難齊如初唐人虞薛歐褚所用異筆大率不出右軍之舊須圓健尖齊束膠甚堅握甚小比來縉紳不書小楷長安貴人四行一札黃平倩而下至米友石皆用白羊毫王百穀用白羊毫間以麻苧董宗伯時亦用之此皆大書寸咫而上古人天子書與羣公一札十行如此筆墨豈足貴乎

陳雪灘書倣趙松雪筆亦用白羊毫殊不稱也近湖州有大小純毫皆栽狐兔俱佳但難多致耳

時墨倣古多佳無甚堅者南中舊藏時有堅墨侈於京師括風凝寒動成龜坼要其大體以元亮清深為本桑林里舊匠葉玄

卿第一程君房精綻細墨第二方于魯舊墨色陳新墨濃脆貴人所需非文齡之使也要當見其佳耳

研材自以端坑子石第一坑中子石勿別上下或以水底久濡出而反燥或以上巖函土出而反潤但是子石則含孕最固光細發墨便足收耳嶽材亦多佳者而子石殊少近楚隨以西亦多琢樸徒取星暈無關玄理大約此翁耐久久則難變也無須探討耳

吾生平不料理此事在仕途翰苑中十餘年未嘗收人一硯壬戌歲予初選館蒲中林湖長貽余一硯蒲為硯藪林又名士將行識別予竟以無故取人所珍追至彰義還之甲子既散館有清客朱振渠來貽一硯外環青石撰為海燕荷葡中涵馬汗周如鏡許欲還之而其人已去比歸山竟封付長班不攜也數月

前入郡値周嚴父乃郎過故持一硯作兩環內好相亞文如立中背倒勒萬歲兩字云是宣和內物嚴父所遺存識故知然亦心截不敢終須也凡自身外悉爲長道如我心中寶藏無量用其長者不光非其寶者不良不過隨人攜帶筆楮研墨因彼自得吾不憚賤吾爲之役耳閱物漸多所識非淺聊復廣此以詒來人

解辯命論

臣觀管輅炫才揚己鉤幽厲聲有至人之道而無其致燃膏及灰以底於燼而壽四十八官至少府丞不亦適乎然而哲人猶嗟其命責實報施復襟不淑使仲壬有舟劒之疑子長負膏肓之惑每觀古昔人倫則沒苟非乾坤締造之時神哲規旋之日聖人以下往往自致窮通完毁皆眡其事非有一切陰著之令

云嘗研五運四方之秉熏赫之數炎上最榮曲直次之潛存之體潤下最恒從革次之然而木次折火最先夭金次堅水亦最壽故知閼塞起於崩流朽柯生於敷落不戢有自焚之嗟攀登有墜絶之誡所從旣親軀體易焉所以伍員酷烈不化於浮江正則露才沉身於懷石主父纛揚卒酬鼎鑊之烹賈傅銳標終殉痛哭之旨長卿死渴於文園子雲停珍於新吏凡此數子苟戒和羹以馭銜嚙皆遲來福不藉於禍及乎君山簡率蠲棄於六安敬通昧幾錮身於北杜劉子政之輕嘗辱軀不效杜季雅之屬厭五世用哀子琁硬礉而蒙殃元叔踈虞而沒齒暨於文人材士轟口射目各僇神以威心亦驕魂而訾魄一司之權褫於天地此則禰衡所以狂悖而取誅丁廙所以扇動而荍斃也由斯而談盜竊貲而售主人竊材而售天變色則來疑疾言而攫戮雖工智以莫辭豈泰壹所能說哉乃如蹤險之跌異於墜車巔崖之居殊於飄瓦李廣遁騎轅生擊彘白衣帝會亭伯之終窮歲霜瘁柯鄭炎之横死無妄而災時亦有之復明去殃未之聞焉信以此故延之執辭幽士椎胸潛夫仰屋榮槁彙於紛枝聊緩均於女子以臣所見趨舍在人太上元感其次知幾豈有呂尙翦翅於鷹揚鸞熊指書於城旦苦縣之長跲武於長岑方城之叟殲軀於狂行哉核諸髦俊皆負世選非必生與殤厲同宮胥靡共藉然而聲絶於隆隆患生於泄泄因壁爲瑕湛腴是毒苟其初出於塵途指其紛網興聞蘧氏之音歌同林類之旨未見夫黔歙之使從前後以準繩司命之徒執繒弋而上下之也是知經緯在乎物爲始終紀乎造化扐揲出而吉凶陳雜揉生而成敗見好醜失乎虞淵是非寂於寤言子曰可與酬酢

則可與佑神矣富貴貧賤禍福壽夭生於酬酢者也降祥降殃生於神者也夫人愚駭於神而酬酢於世探無兩得之丸居有屢遷之地緒稾之天不已哀乎故曰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又曰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曰襲常信茲言之大辯恐夫世之未譬故復辭曰子猶射矣觀射之發矢與的搆拆正飲羽固非天從激末背趨亦非鬼置固末路而中虞或離弦而先覺得喪之間豈曰命哉若夫塵飈之不時壞折之猝至蓋偶會於百千是無當乎多寡是以姬公善挽尼父善樹夏升階而揚觶武降壇而飲羽伯夷矯枉發鏃而上馳伊尹奇能叩輪於三去柱下善韜夷吾善試陶朱捐耦於由基盜跖倖金於傲羿曾連射隼不斃以爲奇季路穿楊百中而不眞顏冉遭其拆膠孟荀値於飈起驕子偶發而連鴻庸夫十挽而一至此夫吉凶得喪

從違之大槪也乃如元說接踵而嚴耕渾敦聯裳於康路將在我之無權但有初而已已所以能人屈伏扼腕於無何志士旁觀潸然而出涕夫命之所極極於受符命之所窮窮於牖下然而玉門之羈服於三分金縢之章還其元子所以貞吉獲命於小星而悔吝生於江汜秦若首陬於湯謀而慚德及於南巢衞悝兵臺子曰由其死矣冉耕移疾子曰亡之命夫夫一盡也一以爲天命一以爲人事可不悟哉今夫束修磨礪奪服風世動與聲而相媒入與施而爲計擊組於樞貴纁於襦所以爲貴也建在金而歲積陰在卯而繼體貴出冀土賤取珠玉鹼醬千城阨茲盈石所以爲富也功算士意望集馳賕擇地而躅蹤弈時而遺履所以爲達也專氣致柔養冲及盈鶴舉而龜棲綏紘而蒸菌所以爲壽也然而盥耳之行棄蹤於璇璣良尾之流惡戶於文錦烈士導生必逢怒劒介夫授食必至捐軀所以鼎俎不邇於中君袗衣不蒙於巢父六英五石不餌於荆卿九錫三命不加於鮑子如使季札取師於齊晏黔婁儆績於田常共美羨行於夏姬顏子湛心於彭老如俗所謗未可知也夫以一介之士壹誠之故天子不能使之貴上帝不能使之壽何其事之勒於神而人之倖於天乎如謂榮枯終然不變一受成形作而莫易將使泰伯纘緒不可以爲王延陵受國亦終於無土王子死諫於虞廷夷叔寒薇於納麓恐易地則皆然非異形之殊辨且命富而不貧命貴而不賤則楚靈長宴於章華懷子厚終於曲沃雖復姬誦而躋秦嬰老耳而躬受桀猶得以几文貝而重越玉還嬰孩而膚冰雪也人亦有言仁不富以其鄰義與生而爲寇審膏火之分操故渭涇而異效首陽之殍豈逆施於夷齊陋

巷之居豈横加於原憲哉各有厭湛所自處耳故富貴貧賤窮達生死衆人之所劵聖人之所晰也仲尼在周必不得王游夏在魯必不得相然而聲蜚於鴻蠙價馳於珪璋各蛇體而彫文遂雞棲而鳳騫由斯而談孰爲尼焉所以飛霰霧威於貞松蒸火摧權於結綠應龍失水不腐於枯河黃鵠負殃不離於魚網或因事之差池亦隨機而假化奚亡號而始遷豈伏淯而繼合甯白首之會嘉而五羊之遘厄哉先出而薄收輕舉而嗜利所不屑也若此者社宮不及於負羈亡戎不停於由余蘇季揣摩於罷歸孫相懸修而終起是則飧壁無明必有伯陽之嵩曲席無營亦老反祖之域烏集不見將棄於入秦罷邊發策亦終於牧豕也然而之推飄舉既捐死於烈灰韓福遺生乃償身於毛羽冰雪在胸則烘爐艱於燎槁焚舟於壑則滄海罷其稽天故歷頸而膺封不誅於唐舉鴟夷而去越異禍於文君亦所志之各行而御軌之殊狀也夫頸處險而多癭髮煩衷而變素怒蹏蝕而破陰志驚駭而爲狂皆非鑄而受形固乘樞而發鑰所以才士驅命於風雲談士造權於河漢聞士傳響於鼓鐘勇士裂爪於剛戰道德之門闇濳而無稱仁毅之塗霍拓而無成乃謀榮寵於仁毅嘗庬厚於道德猶鑽柳於凌宮鑿冰於火井支吾於其前而疑怪於其後也今夫張董開隧於主家侯曹繫招於閹寺折技舐痔必割金紫之肦豢狗飼豭必浸混林之瀨冠觸鹵而已糜輔屬脂而卽合此則富貴之相於淫人君子之家於貧賤實若眉髮不可易矣如使張儀斷舌爭富於商於彭越釋戈延華於東閣去病耕牧而享平津丞公綱紀而聲最廣信前準而後規遂左投而右獲是則命也然而不然者此則白君震

主必伏刃於杜郵鄧子多貪必餒身於南蜀夫寵衰而怨生功危而毒至卽客死之乖符卽凶之殊表豈不顚蹶流離覆宗而湮祀哉若夫天下哲人常少庸人常多故重華立而元凱升尹氏尊而姻婭進亦物彙之相能而人官之互孳然猶未見夫饕餮檮杌易世於堂皇而伯益伊皐樹尸於洞壑也是以聖人盡性而符天賢人盡事而符已愚士象罔匹夫嘗試故白環貢聖而爲頑樵夫得之呪嚅於妻子烈士麾金而不顧臧獲得之矜持而竊聆命繁齒於家人道竭神於上理所以有鏁登庸不假庇於皇穹良鄉收藥不私疑於瘖瘵龍虵之蟄豈先詘而後伸辛研之能抑前貧而後富哉攷其所然晉卿誨謔於日夜若敖兆凶於荒谷賢媛闚微於蕩心良史徵幾於畢趾或茅積而已釀故見端於有似此夫子所以覆醢而徹羹掩目於望馬也且夫撓盆之水方銳而易形苦澤之波鯨鰌爲最沸士爭機於亂絃力稱強而久聆商臣歷祚東丘厚生固其所也若夫忽絶之朝而綿楚祀放殛之下而保凶終則孤竹之裔可望之而傷魂華裔之徒亦馮之而告哀矣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太淸無鄰所以致貧極口危行所以致賤朋絶獨從所以致窮勞神鑿竅所以致夭以其所必致合於所不爲賢士鮮終豈不諒哉近世則有歷下攀龍河溯盧柟皆剖精於鴻濛裂彩於天地然而鋒稜既缺跡跐終跌相次殄絶榮辱偕灰一行之差百咎俱集洪範曰攸好德則錫之福無逸曰生無逸亦罔克壽然而好德未必福無逸未必壽言天道之莫馮而人事之難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有道之士不自處貧故無富不自處賤故無貴不自處窮故無達不自處夭故無壽考槃歌而爰兔休蒹葭作而黃鳥息甫田之狩豈數値於獲麟麥澤之采豈遂絶乎飛羽哉

辨

聲無哀樂辨

聲猶臭矣聲之有哀樂猶臭之有甘苦臭不無甘苦何云聲遂無哀樂也夫味以甘苦爲主然而中苦者不甘聲以哀樂爲主然而中哀者不樂詩詠茹荼羨猶薺之甘易稱鼓缶繼大耋之慟言甘苦皆中於性而哀樂時寄乎聲如聲不能使人哀樂則味均不能使人甘苦也曾子含憂蓋七日而不食中山聞樂甫操絃而綴泣非芻豢之變而膠毒管絃之更爲縲絏也情極於中則物鬩於外情極而勢不移物鬩而體不變聲臭之自然豈爲嗜聽者改度哉稽生曰夫味以甘苦爲稱聲以善惡爲主善惡自定於聲音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此猶言人以姸媸爲主心以愛憎爲用姸媸自定於形骸則無係於愛憎愛憎自分於所觸則無關於形貌要以當世之喜慍無當於中耳未可謂名實之俱存情形之互察也夫聲有哀樂色有慘舒貌有榮瘁此三者皆不及情而名存焉聞聲有哀樂受色有慘舒觸貌有榮瘁此三者皆不在形而實著焉揆景以表形緣名以測質故萬物之情見也味有甘嗜而甘之亦曰甘味有苦毒而寘之亦曰苦甘苦亦有出於嗜性哀樂何必絶於聲境乎且善惡比之甘苦哀樂比之喜怒喜怒之不可以爲味猶哀樂之不可以爲聲然則但云聲無哀樂之情味無喜怒之性何以云味有甘苦之味聲無哀樂之聲也夫謂聲之無哀樂者向謂聲之不能使人哀樂非謂聲之自無哀樂也如使聲

必能使人哀樂則孕婦號泣不動色於受辛秦青善謳不破涕於齊婦遂謂孕婦無酸楚之情秦青無飛揚之旨也如謂聲音必自爲哀樂則洞庭之竹皆含湘君之悲嶧山之桐皆習虞帝之怨然後可披以徵羽之音表以疏越之韻耳夫鵂鶹之鳥不必多悲而其聲切者近於哀也飛駁之嘷不必多喜而其聲解者近於樂也聲不與情涉則但稽其聲不當離聲以責情情既與聲通則茲吹其情不必隨情以徵聲故謂聲之有哀樂者非謂器之有哀樂猶味之有甘苦者非謂釜之有甘苦琴瑟不必垂涕而含淒切之聲錡釜不必流涎而調濃悅之味味入口而輒嘗聲入耳而自覺既所使之無權又毋出於異體要皆以無情自動俱有舒慘之施何得云一體所出不當獨含哀樂之理也必以欲泣爲哀之旨自得爲樂之故則笙簧之不能啓齒絲

絃之不能掩涕盡可知矣胡笳羌管氣寒而聲幽操危而韻永譬之於物若駿馬之嘶邊罔象之泣海故以爲離家之聲齊瑟秦箏抗聲而墜微緻繁而指激譬之於物若珠人之入淵淒風之發澗故以爲憂生之韻是以素女鳴絃黃帝減其半聲雍門奏瑟孟嘗潸而下淚皆深感於哀樂非徒取乎善惡且以善惡爲聲之主者聲之感人維常在善甘苦爲味之稱者味之感人維當在甘至善之音無別於哀樂則至甘之外無分於辛酸也夫聲有淸切平緩而同宜之哀樂味有甘苦辛酸而同劑之美惡聲色臭味皆以善惡爲主視聽飲食同以愛憎爲用善惡之爲衆主豈獨聲哉且善惡之非哀樂猶啾鴉之於啼鳥嘷狗之於鳴驕在聲氣之自分非一類所能槩也夔搏石而舞百獸蹌動角而翔元鶴洞之音而有哀師延之寫濮上褻姒之裂繒

同之樂而有惡哀有善哀樂有善樂哀樂有互聲善惡不並載故哀樂不以善惡爲代也聲去惡而主善故易淫淫而後悲懽遞用酒去惡而嗜美故易醉醉而後喜怒雜施是以聲有三歎之樂味有百拜之酒詳哀樂於始聽辨甘苦於一啜安在酒無喜怒之味而謂聲無悲懽之理乎若云五味萬殊大同於美曲變雖衆大同於和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則辛酸鹹淡同盡於美激揚淒切同歸於和此商人所致領於淸酌尼父所慨羨於關雎也若夫昌歜獨奏文王不知其辛苓芑互嘗炎山不知其苦曾參歌長楚而有鹿鳴之聲少婦聞由房而作有蓷之聽此亦小遠於人情大乖乎物類矣使大隨曲之情周盡應美之口不絕此必有濃情蓄於域先餘悃綢於境後所以夫子觀韶三月而不食大舜聞媯十日而下涕皆所得之

既殷不與物而俱徂故聲往而情猶宿也是知音有雜緯不可槩經以太和聲有實音不可遂刊其虛諡苟復強以致功故離明其獨體如知體之有常當入耳而輒覺雖復聞哀而笑嘘聽樂而悲零但不入於此情曾何爽於彼聲哉聲動於無情性移於所習各以樂而興哀隨指哀以爲樂倚房長思興羨於鳴琴樊衢聞悲共讚爲絲竹淫者善思思者善愴禍亂之生所自來也向謂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止於靜躁將謂酒醴之性止於甘苦量之應酒盡於欣厭何以遂至於亂哉夫舜夔異德操樂不同而同之正鄭衛異風操樂不同而同之淫豔彼則醜此崇前則戮後所以平公屢歎於新聲魏斯恐臥於古樂如使襄涓之巧能移唐虞之音易簡足以平其君心靜重足以正其下志汰哇奢以歸和蕩穢吹而發籟百姓共聞內外則之三

皇五帝不絕於今又何怪焉阮公曰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皆非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夫音以善感爲至妙感以垂涕爲妙音低回激楚擅郢中之歌慷慨流連發懸士之歎由斯而談則聲但有哀樂而更無善惡也先王知哀樂之中人甚於善惡故中以制器平以調聲器取其不越聲取其不過女權盡於苿莒男憂極於蟋蟀咸以調哀樂之音備悲愉之術也又何云聲之無哀樂哉

考

九邊兵餉考

甚哉持滿者之難也方國家之初載創建方新戢櫜非久勝國之裔亦數數不靖邊塞周垣營壘之數或間百里曠如星夕諸邊臣闊然守其尺籍蓋亦翹關相視無異也於時九邊軍衛額兵亦八十萬焉副其半一歲須賞僅二十萬金旣乃稍增至四十萬所食屯田民運輸粟中鹽不知凡幾而太倉晏然卽今馬價已當昔者九邊之奉矣正統而後稍召募有所增餉然而于忠肅所議派京軍出助諸邊於餉不增士亦可以漸練而談者又以褻國體壞邊功爲嫌行之不數年輒罷自是京軍不出國門日就委而九邊緩急輒移調靡餉無算至今日極矣當宏正時所給年例上下　北遠僅四十三萬食屯鹽引中如故方其時亦有東西六部火篩之侵陵罕愼兀剌之用兵而故額所加卒不上二三萬至嘉靖稍增至五十九萬於時吉囊迤蟠於河套俺答豕視於豐州青赤兀愼把都那林吉剌之羣桀驁於北部天子用戒乃大治邊繚垣千里而奸人不禁逋逃風逸導諸寇出繚垣之外三四年間續發帑金六七百萬加餉至二百七十餘萬卒無所佐諸健鬬庚戌而後益募諸道兵及各邊銳卒入衛置三輔經略出京師以練邊軍制置益多大率與虜上下視其鳴鏑以爲走集去則隨已於時樞臣亦言精銳入衛則邊鎭勢虛援者告勞調者告費數年之間動散七百萬緡不如本鎭抽補餘丁歲可省十之六七也又後數年乃命諸鎭各練戎卒而戍卒懦久不可驟鼓蓋終嘉靖之世兵餉年例至二百八十餘萬而當時所議復河套大創　東備朶顏西置哈密盡仰於此矣天惠中國　雛懷音順義款塞今六十餘年又以■顯祖之威首靖東域梟王杲破兀堂中平哱播再拓河西正莊凉之界定朝鮮之疆邊塞戢寍萬八千里顏行無逆雖有長昂五路禿賴力兔乍往乍復於山後河西之間然如蠅蚋釀聚塵散豈方嘉靖時小小豕突之事哉而九邊餉額頓至四百八十餘萬蹟其所由不知何始蓋比宏成之間蹤十有二倍矣猶且盼盼動呼庚癸揭竿欲起者所在而是施及於今邊餉歲出遂不復可計是盡邊氛之故乎抑守戰不力之害耶夫枝葉太盛則蟲孽趍陰一堵之牆而共爲蠹斷將之所利卒亦利之　亦利之挑搆一隙而千害百沸勢不得不多設備若趙全高懷智之徒衿弁而有也其始亦以謂冒口糧獵臕賞竊階自覆而已卒使朝

宁罄千萬之藏塡之而有不足由是而觀邊計贏絀畢可知矣其贏之舉以積聚通商貲簁籬省召募爲上而召募一月動費一歲之金其絀之舉以擁虛籍尅餺弊恣奸民躪出入爲上而恣一奸民甚於奉敵國十年之餉今遼左未復黔中尙困天下九邊獨以遼黔自爲首尾事浩浩未究但取薊永以西歲餉諸額約畧較之薊鎭舊額僅萬五千嘉靖時增至七十三萬萬厤中年百二十四萬今計左輔折色之數已百五十餘萬本色稱之又益以鹽菜三鎭各六七萬則遂踰三百萬矣昌易井陘亦二十萬十倍初時宣府舊額無過五萬今踰三十萬主客之餽又百二十餘萬大同主客視宣府山西强半視大同延綏舊額倍宣府自嘉靖迄今復再倍之此其較謹者諸寗夏固原甘肅之數或加十萬或八九萬要不止倍於舊時約九百萬爲九邊

之餉京運過半而天下歲入僅四百萬泉竭池類亦可推矣又復加派天下地畝雜項之賦近五百萬萃之關上以俟東討之師討不可期則餉不可止此五百萬之中僅六十七萬爲遼左舊額耳餘俱新餉然遼左舊額初僅一萬不謂一萬始者今竟倍數百萬博之末利也自遼左軍興黔事繼之全楚之餉割以與黔天下之餉罄以與關物力大絀縮衄蒿目復思隆萬之時方隆慶時天下少休省寺之積尙四百萬然承嘉靖末年東南偏弊一日問司農倉儲幾何司農對僅支數月上爲憮然汰光祿之供得八十萬盡以濟邊施於萬厤用不大困十餘年間冏金之積至一千餘萬庚寅平哱轉餉一百八十七萬借冏金者百六十萬朝鮮用兵先後七年轉餉五百八十三萬而冏金出五百六十餘萬征播之役費百二十一萬而冏金出三十三萬

用一冏金而三動俱集天下不知猶以其餘佐九邊之急每一告匱司農仰屋輒請百萬或三四十萬如渴而繘於井夫豈無大工大禮小小醜類蚤虱鼠雀之侵耗其內哉而充積若彼者其持之有道而用之有數也今光祿不會而冏寺如故積貯亦已二十年顧獨眢然無一萬之蓄天下嗷嗷咸議鼓鑄過三年銅高於金末與本齊而錢流不反天下眈眈散其本業新餉已舊則獨以地畝雜項年例特聞甚哉持滿者之難也微天下富厚不及此然欲以此而長富厚養源泉則亦難矣先臣馬森嘗告我穆宗曰祖宗舊制河淮以南輸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輸四百萬供邊境因地制食中外不絀今一再變爲主客年例十倍遞增猶且不止鹽法屯田虧其八九民運之數逋其二三猶且守之與邊士爲利可歎也夫攷厥所繇人樂見金而輕積粟粟死金生民乃不樂天下之耗大較用是也

說

治秝說

凡治秝只明日分斗差二事日分旣定則氣朔星躔可得而考孟子所謂坐致千歲者也漢秝四分行之二百餘年而差因有以斗差減日分之說自何承天至郭守敬十餘家遞有增損厤家以爲長談卒無確據徒觀日食淺深星躔疎密隨時增減而已其實秝有至理皆出於易古人以易爲秝夏殷周皆用之凡易積爻成歲日月相差以分氣朔近而[illegible]七年遠而六十年又遠而五百十一年又遠而四千三百六十九年爻半分中以爲贏縮日分斗差各有盈縮月行於一月之中日行於一年之中天行於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中皆贏而縮縮而復贏疾而遲

遲而復疾今人皆知月分朔望之有遲疾日行冬夏之有贏縮而不知斗差二千一百八十四年前後之各有贏縮遲疾也此事不明由是千歲日至不復可定日至不定則算厤者猶之推磨量黍逐年安排而已譬如一日萬分以四分之爲二千五百分漢末已覺太寬魏晉諸儒量減日分自八十一分至百二十稍密矣然而終無的據至元辛巳而後減至二百七八十分必如郭守敬二百年消長一分之說則是上萬年當加百分下萬年當減百分以何時爲底止是日落暈影換長無極也今攷唐虞日至在虛危之間殷周日至在天黿之首漢初日至在斗牛之際我明初與在箕八九度間今二百七十年日在箕三度則是大槩斗差六十三四年而差一度每年斗差只得一百五六十分積六十年而滿萬分斗過一度也郭守敬用祖沖之之法上算百年加一下算百年減一然至今厤漸贏斗分漸闊自春秋距今二千三百六十年已過二千一百八十四之限限外尙餘一百八十年又入盈厤一分有八過此漸盈復還四分之舊非謂上算日長下算日消也大統厤與今泰西厤都無得失祇是隨時損益看日食星纏因爲高下無敢立爲日至定分限年贏縮者卽使百密千親何關厤理大抵厤以易爲本以春秋爲用易四千三百六十九年半之而盈縮更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十八乘之而食數更起郭守敬自辛巳上推春秋日食得二十七八何可輕詆先年徐李諸公右泰西而左守敬邪魏之學右守敬而左泰西究竟以大統損益而食纏上下不甚差池何必謂四嶽之內大中以外皆無寸管可窺白日乎先年見徐元扈先輩便進易爲厤源之說渠厤搖頭云易自是易厤自是厤渠祇見大衍三統粗剽皮膚不關推步耳又言斗分■合有盈縮猶月行之有遲疾渠猶沈吟謂今已行之不知今誰行者及至余談五百一十一年厤行退縮無復餘分斗差每年一百五十八分強每六十三年而差一度未嘗不心韙其說然徐先輩以祖沖之大明厤爲本祖沖之居於江左去春秋纔千年於四分厤上僅減八十餘分卽以百年一分加之距今千三百餘年祇加十三四分爲斗分九十五六分耳如何可用見今庚辰辛巳厤比隆萬間厤有用二千三百九十八分者有用二千四百餘分者如此則斗分漸狹當百年上下日纏始差一度自唐虞至漢千五六百年何以據自玄枵涉於斗牛漢距今一千八百餘年何以牽牛遽躋箕首動移五六十度乎必如隆萬舊厤有用二千一百八九十分者則斗分已三百餘分不過三十二年便移一度此自梁天監間用之非久漸差何可定乎嘗知日法初無四分斗差實有定法以四分之厤損其日行之數爲二千一百四十四強是日行之定分益其斗轉之分爲二千三百一十分是星移之實數以二千三百一十爲體以一百五十八強爲用中空三十分是盈縮疾遲之極差也其法但以易一晝積而上之至十八晝爲十八變得三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四爲六十歲之實厤又以七十二乘七十二爲五千一百八十四因而六之爲三萬一千一百四爲七歲之日辰外爲每歲之餘分凡厤積之至餘分皆齊則爲日法此甚易簡非可用意損益其間也其不可易者五百一十一年而日法皆齊齊爲縮極極則徐盈其可易者二千一百八十四而盈縮始代代則八周復更其始中差一百四十進退其間譬如每年冬至日道極南距

天中二十四度其先後六七日間皆嘗浮晷一造其極必先後六七日度其所造而酌中限是亦盈縮遲疾不可膠執之一證也月以遲疾行於弦望日以盈縮行於夏冬斗以嬴縮遲疾行於四千三百六十餘年之內遲者若周漢之際率八十餘年而差速者若齊梁之際三十餘年而差中者皆以六十二年而差若今明厤是也諸家一以爲定則刻劒而求一以爲不定則游移莫據必如易法每歲之差一百五十八強進而疾嬴二十有五退而遲速二十有五疾者五十四年約差一度遲者七十二年約差一度斗差定則日分正日分正則星纏明星纏明而後天道可得而言也泰西以測候爲工中原以理數爲主測候之工存乎器理數之主近乎道以道賫器則雜中之法可通於上都以器遺法則上都之法已滯於北平矣每見諸賢杜撰甚多皆蟻鬬咫尺之內不知易春秋是爲何物萬一後代欲脩厤律天文二書必以回回西洋之書稟爲圭臬是君子所絕韋于葛盧斷灰于葭管也易稱治厤明時亦云隨時損益然必須明其本深求其故如僅憑制器之精粗以辨食分之疎密則郭守敬之測候星臺之衡管一一俱存何必道喪而求諸夷禮失而求之野哉

凡治厤得日至最精者須測至日日中晷影橫尺不差如郭守敬所制雙谿衡枚倒影入池者也兩都所用表臬皆非土中八尺之法不以至日景長一丈五尺六寸爲例然視其表端所到極長將復則其義一也周人以八起八爲卦候之準視其八八之中以爲極則每晷一寸而差千里方八千里圍之則爲萬二千里以盡九野日行之道今人既不用則隨兩都舊表測之但以兩至長短相較不差便爲眞候余少時嘗測日晷每冬至日日道極南晷影極北其先六七日亦嘗一到秖中間一到者爲眞或遇明晦殊觀則後先莫辨又以夏至短晷先後較之則其眞候可得也今據黃赤道日纏除之不測日晷高下又不測先後六七日晷祇據先後二十日刻漏推之恐其至日時刻不能甚眞施於二十四氣未免紕漏所當詳定者一也

凡治厤家得日夕最精者須明盈縮差法自劉焯祖冲之而后雖談之頗詳然是一年冬夏之盈縮非千百年升降消長之嬴縮也古人厤用四分以四分爲極嬴之候從四分中減去日數餘差三百六十六爲二千一百三十四極縮之候秦漢之間日在斗二十三四度宋元而後在斗箕之間千六百餘年行二十四度[illegible]則是斗分每歲退轉百五六十分積六十四年退差一度也漢前用四分八九十年始差一度宋末用二千一百三十四分三十年便差一度雖未必盡齊大率差降嬴而徐縮縮復徐嬴今攷三十餘年前厤尙有用二千一百七八十分者去郭守敬辛巳厤差不過七八十分去祖冲之大明厤差不過二百三四十分今見新厤突行四分如辛巳年十一月十九日辛卯未正一刻冬至明年壬午年十一月三十日丙申戌正一刻冬至大餘五日小餘二千五百則是自斗差退轉五十八分外突進二百分與太初三統同厤非復元統華湘所議之舊并非復李之藻邢雲鷺所擬之今也雖澤中有火之象損益隨時而步斗推星之形升除有漸如全用此厤則日在箕三當百年不移一度如隨時更革則三五年內又當別算日厤如臺官密移與天嬴縮則後修史爲天官厤律者當據何

方也要當考求日躔定星并授時大統差分原數定爲漸差在百五十八分內外以漸消長所當詳定者二也又秝數之說始於唐虞秝數之隆極於成周明興當天地再造乾象更始自洪武戊申距今壬午二百七十五年爲河圖中候凡秝數始於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爲五百五十以五乘之爲二百七十五仲尼所謂天地變化以行鬼神者也今正當河圖之中候宜修明禮樂敦崇教化先德後刑帥仁興讓辟有道之士以培孳士德起聘遺逸之老以冒扶國脈佑賢輔德顯忠遂良以叶應天地孚格鬼神變蕃艸木消凶弭咎傳之無窮又諸秝家傳習私說互相詆訾雖更十年不能定立今既能驟行四分推測日月亦無紕謬沿之四五十年必差一度宜因時定法使後世史官有所明憑況今當壬午之年爲成祖受命之歲又適河圖中候聖主創制禮樂與海內更始宜以是壬午爲崇禎秝元行四分法至明年癸未冬至仍於四分內酌損斗差一百五十八分強以壬寅丑正七刻冬至爲綦差追天立氣之漸庶可永遵爲一代鉅典使史館諸臣藉以起艸不爲後代之所譏嘲又以是時選舊史精通是業者搜羅二百七十五年經緯差池之數稍成編帙與會計漕運邊防兵制同爲六書以與洽文德輔翼禮樂使百代有所規隨裨益不淺矣

執中用中說

知道者不知道之所極始則不足以知道道始於虛物生而靜靜虛以正則天地之中可見矣天地之中始一而分兩循兩之端必還於一故中之中有一與兩無一與兩靜正則見之不靜以正則不見也譎譎之言而有是非膠膠之形而有妍媸是非

之際不得中言妍媸之半不得中形故中者必還於無言與物以爲聲尸以爲形始故聖人貴冥冥之見而賤傾耳之聽貫默默之言而賤驟足之行所以養靜與正宅中而祖於天地故用一參兩用兩裁一進退於兩而以得一酌取於一而以得兩此數者皆非聖人之所執也用一參兩者一定則不復見兩其說在鳥火虛昴宵日之不同道也倏忽而易欠千年則更舍用兩裁一者兩遷則不復得一其說在陸南之反於北黨極之反於溧也兼寒與燠則無有和日進退於兩而以得一酌取於一而以得兩者其說在損益以定管鐘龠以校律灰飛於室而彼此不應也此數者聖人常執之而聖人不用常用之而聖人不執故中之於道不寄於物寄於物則其中散而不復可執聖人之執之則有三道焉曰衷也曰當也曰宗也衷者天執之物有曲折不衷不得衷之可執可用也其說在晷之與表也在涉海者之祀其南指也當者人歸之事有疑成約當則平當之可執可用也其說在銓之與權也在執蓋者之重其柄也夫使聖人者執表以揆日執指以祀海執銓以量物執蓋而覆天下則聖人之手敝於銓錘而目昏於晲眎矣聖人知其道之可執而有不執可用而有不用將使天下之可執可用不可執不可用者皆反於不動而歸吾宗故表晷律度銓權衡蓋者羲和稷益夔伯夷之執非堯舜之執也羲和稷益夔伯夷之用非堯舜之用也堯舜之道虛靜以正虛不見兩正不見一故使兩一皆歸於宗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至正則虛虛則中中而無爲之用可致矣故堯之試鯀非爲兩執而試之也舜之誅鯀非爲兩執而誅之也喜怒不干於

中則德刑之合徐應於外夷之爲禮而百神來格夔之爲樂而百獸率舞百神之視非爲中文百獸之聽非知中音也精誠極於中則陰陽之氣從矣夫使堯參於兩聽而姑舉鯀舜參於兩聽而姑誅之雖百年不爲刑政即使夷爲禮而叅虞夏之半夔爲樂必酌咸韶之間雖變百世亦豈有禮樂哉故聖人者有無體之禮有無聲之樂有不令之政有不試之刑禮樂刑政皆樞於中有不動動則衷衷則當宵日分之以中其星壺漏分之以中其氣律度分之以中其物晷表分之以中其儀銓權分之以中其數其分之者兩神其合之者一化故約居獨處而量極以立其說在湯旱堯水而大治不息舜之抱蜀而嘆於大麓也

黃漳浦書集

黃漳浦集卷十五

書

思文皇帝與聖安皇太后書

皇帝書奉聖安皇太后天步多艱神京再圮屬權奸之煬竈致海宇之瞻烏方此六月棲棲之時正當震來虩虩之候宏光皇帝已蒙塵於姑孰太后懿駕亦傳警於臨安而馬士英阮大鋮諸臣猶云靖南奏捷聖駕萬安使天下臣民無所繫屬九廟社稷無所憑依逌至敵迫塘西馬腥湖水乃謬附景泰監國之謀遠襲宋朝隆祐之事欲以欺罔羣心陰圖異志方斯時也祖宗神靈憂憤於上江左黔黎騰沸於下朕以區區仰蒼呼籲誠冀高皇一綫得保血食雖身爲布衣還耕南陽固所願也而閩粵將士赳赳桓桓咸援春陵奮蹟之文瑯琊渡江之典以爲時不可失天不敢違大小勸進至三百餘箋朕亦思神器難虛[redacted]氛未殄必欲掃除[redacted]醜肅清廟社纘太祖高皇之緒酬宏光主上之恩非勉順輿情亦無以克襄大業所以納馬武之說於平陵追耿純之規於鄗上也秋風已勁六師屆期朕將親覲孝陵收拾二京問坂磯所以不復懿駕所以南征已先於登極之日遙尊宏光陛下爲聖安皇帝卽尊皇太后爲聖安皇太后已告海內慰其懽呼皇太后能御慈輿使朕脩其晨昏亦所以報聖安皇帝於萬一也臨風北望曷罄瞻依

思文皇帝與益王書

皇帝致書益王殿下與居千福甲申而後星漢初同留都不競復驚我孝陵移我鍾簴自昔宋以來禍變爲烈我殿下聞之爲輟餐廢寢頓足思奮也朕自龍江出渡錢塘爲閩浙藩鎮諸大

臣之所維挽不能造滕商興復之務顧念江南禡義攄忠能光我帝室者獨有殿下耳[redacted]氛雖騰天命未改我兄弟旣輯睦無長沙東海之釁諸宗耆廨亦無復聖公盆子之事此太祖神靈累朝惠澤沁於人心不可誣也顧以朕區區悉率一鄭閩粵之師精銳可戰者尚未滿六七萬誠欲約撫昌之卒下於瞿子章贛勁士萃於鄱陽不知誰當與謀者虔臺李永茂吾之故人亦頗相聞乎廣信吾之北門未有能操其鎖鑰者行當於此會大江左右之士無衣之賦可朝發而夕遠也嗚呼吾家宗社豈可殄於[redacted]太祖聲靈幸猶存於諸覲何以教我毋靳惠風行人不具冀悉鄙懷

思文皇帝與潞王書

皇帝書達潞王自六月舟屆錢塘朔眙監國相翊相推之意亦旣揭焜遠近矣蓋私心籲天謂宗社有主兆民胥賴冀得引領漑鶩以就藩服雖忝叔姪之序所不計也而風雲乍變　馬腥穢已至臨安權奸遺種壅塞上下朕無昆陽之甲銅馬之師卽欲取日虞淵支天西極何可得乎朕行過胥江閩粵諸將士堅引蕭王之義於天下而敵勢日播嘉問未通迫至三江士民勸進者十日之內可至三百餘箋朕引泣推誠無以避之雖諸熊羆龍驪自圖其主亦皇天高祖默誘厥衷也朕披輿圖未嘗半壁欲申討伐尙乏同仇雖敷天存左袒之心而六馬有朽索之意推賢則衆志難移持久則置祀足慮己勉徇黎獻以慰同人嗚呼祖功宗德在乎人心遺大投艱亦關天意古不云乎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朕持此兩端以告諸宗天地日月或聞斯言惟賢王幸惠炤焉微禮出自肫懷

非止以例相溷途艱多不易致故引沼沚之義以致孚神捷握惟王亮之

思文皇帝與淮王書

皇帝書與淮王鄱陽天下之奥區黎獻無事聲壤以誦王風二百餘年矣此來兩都繼陷無復吳芮英布之倫荷戈以紓敵愾者朕爲兩浙閩粤之所推戴長此亟憂將率六師以復二京灑掃孝陵以覲列侯之寢廟晨夕惕厲不遑寧處語曰江湖之民多盜鄱陽彭蠡今獨不然則亦資賢王訓討之力也王尙撫綏斯民湛洽於德禮以贊我無疆之休敦睦首義朕其敢不自勉情文不備聊達鄙懷朕於高皇帝爲九世孫王序似猶稍後乎慈愛珍重亦尊長之天性也握手神切惟王亮之

思文皇帝與桂王世子書

皇帝書與桂王世子自板蕩以來念我宗藩未嘗不臨食廢箸也太祖以大功大德廓清天下休麻未半皇天睠顧蠢爾何知每以此義正告我大小友邦未有應者而閩粤豪傑雲起景從是亦天所以祐我高祖重闢日月也已有詔諭宗姓不能自立者各赴行在相度授爵蒼梧嶺外奥區嵐烟消釋或亦可遂安枕不煩懸慮乎黍離麥秀古人所悲帶礪山河於今未替世子勉之行將賚爾介圭以繹神宗之澤焉

監國與鄭三俊書

監國傳諭元嶽鄭先生孤想望風采二十年於此矣巖廟將興必有隆棟時雨欲降山川出雲追維往歲先生于飛之日亦卽孤垂翼之時也介狄不懲元夫是忌曾幾何時兩都忽焉凡我耆舊哀痛如何孤藉太祖高皇帝之靈爲閩粤士民之所推戴此中倪髦思慕先生如師父母孤念閩粤僻深必欲克復神京實資上游之力貴池北揭安慶南挹昌康建瓴東下力少功多先生能與袁臨侯商其利鈍平信州以西衢嚴以東豪傑不少亦藉先生發其先聲耳孤與閩粤士民卧嘗薪膽不敢以皤灌之老役於佗夫儻以高皇之靈惠然來教孤將擁篲拂席以慰此中士民之意唯先生幸垂意焉

監國與劉宗周書

會稽劉念臺先生孤側聞高風久矣天未厭亂奸宄蔽煬使五朝遺臣退老丘壑先生還駕而國事日非曾未數月鍾山復震是孤中夜拊心而泣血也孤爲孝陵九世之孫少嬰多難壯值艱貞蓋先生肥遯之時亦卽孤垂翼之日今乾坤板蕩四海無主先生潔身獨行將復安之闔中士民粗安忠良不乏先生不忘先澤能以隆中餘謨拯此忠壯固所願也卽復徘徊與江東父老鼓舞子弟共奬帝室高皇在天之靈所憑藉多矣臨風跂想不悉願言

與金正希書

板蕩猋威一遂至此誰非臣子獨令正希先生與不肖號籲於窮崖之下是高皇在天所爲悲慟也卜秝未晨明當復繼今上英武足媲高光而文采精博亦復過之浙東諸郡早已輸誠父老攜杖以聽詔書殺[redacted]使奪印而歸者指不勝屈咸云子駿與機部倡之大江東西雖未能相及要其精氣達於風雲矣今諸戴棐臣來見王上欣然相遇不減馬援出隴西時不知見我正希當作何魚水也日前諸詔勅想都已達王伯齊一決明王不待丹陛之下耳句容朱潤生與茅山何成吾何敏吾兄弟決應

肘腋亦識時之傑也朱序何無恙不足以方之詞臣張家玉糸之皆與之歃盟指日廓清得李孝原出於虔州楊機部出於臨吉吏二三豪傑起於臨安則孝陵鐘鼓顧盼和鳴耳弟老矣羞談管晏今日爲披髮左袵破御閉戶纓冠正爲海上牽船放舵不得不知遇巢許道上作何掩面也武人開口說推兵足餉吾輩開口道不以兵車兩路合成御有眞宰提衡於上安得與兄翁先生抵掌頓足揮涕而笑也至上決意出師弟欲諸兄弟團欒成算不以敵遺君父把臂一呼便如無節之竹耳古今難易各不相同瑯琊安坐光武馳驅酌於其閒一日克復非吾黨誰復任之者斐臣兄已授職方監句容軍晤時必悉此中動靜臨風翹跂不悉願言

與艾千子書

千子兄望兄書至久矣縣談燦在目中決不異人意閏月散兵亦鈌事想爾時慌惚不得不爾茅岡之禍兄與寄老同一仳離聞之酸切永定羅川均之不濟僕再書與光寰將軍勸其歸命而遲疑不果今益藩已至後夫之凶應獨受之但中朝寬仁以敦睦爲大不復追其往者耳羅總入蓮子洞如飽虎已嘗復來與[redacted]已疑金賊使孫之獬來領豫章金賊前受僕招稍有瑕釁萬吉人顯然宣其已撫遂復不果儻永勝與吉人能撫金賊僕亦竊受其庇食無言之福耳孫毅叟與僕同門相知最深此來不爲無意朱序中流當使毅叟建之不疑惜僕兵少未能成泥水之烈耳有裨將夏季先趙之璧陳學鵬者三人皆可用率千二百人已至東鄉不知兄晤之未東鄉與進賢比肩揭萬年曾子家皆僕肺腑堂堂江右乃無一人如田疇太史子義者可歎

也戴初士頭髮雖除心孔尚在決不賣龍沙之路兄可遣人致不肖之意孫毅叟戴初士在豫章而使豫章陷沒則吾黨陷豫章非敵陷豫章也又建昌有廣兵一道可十餘萬新出盱江此陣頗知有僕幸作速遣人邀云閣部致意林孝廉無恙彼必自歸也朝廷喜負人此輩必不負人者歲事云迫六飛未動再有隱慝世事必不可收老兄今在職方不得泛泛復作尋常舉義僕物望輕微貴人所輕但爲蠻貊豚魚所信若在貴人前逗漏一語則吾事去矣明主宵旰殷憂此事度非諸貴人之所能辦如有定議不過鄱陽數百漁舟足當十韓九岳何必英布番君乎夏季先兵先至東鄉老兄有便可使人調度不至落節趙陳二股必與俱來東進之閒賢豪不絕卽如永勝來亦以偏師待之分其彤弓了無所吝也便附去孫毅叟書一通前有三書與金聲桓想已見之范老子焚西夏書爲當時所怪今定不然唯老兄調度爲高皇明德報恩罔極自是性分不關勳名上事子家并附一書去謝謝難磬

與錢某書

蟄處天末無殊聾聵五月廿七日乃聞神京陸沉鼎湖戰血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奚贖其辜老先生輿望所歸經心素熟又當尺五之地居高易呼劉桓溫陶之業誠不足以貢左右至於管樂桓文猶或可爲也張孟卓書生耳登壇一揮天下投袂先生誠得三吳俊傑數旅之卒濯足江淮義旗所指先討劉賊次及李張山東遺黎必共響應雖云破壞之餘振槁不復而曾霖寰黃又生猶堪芻秣資扶轂之用宙當膠目噤口需天下之清乎張季鷹云名在四海者以自藏固爲難今東宮

猶未出坎而留都倡爲當璧之說郡縣俯首勸進從風天下事非史氏家事天陰乍涼諸君子遂化爲蜉蝣乎此中遂聽聞信不眞倘宣平復起江南推戴無踰老先生者某雖槁朽亦當頂戴箋啟從舊史之後顧瞻頂傾迸淚如波霞城稼軒并寄於邑不盡

與鄭元岳先生書

元師函丈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未陷時皆仰師雲霓不日入關卽六眞書亦深以紫氣爲望至朱盛濃過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之倫寍當以此歸之哭次尼今亦安在謝東騎用寡亦須八千但可一試耳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虞雍公劉信叔于毀猶之劍首一吷而已某以空手召募三月僅四千人一粒一錐皆自

呼籲朝廷眞以寒氷置之牛羊不字老師能爲覆其大翼乎古人作事全爲國家今人爲自家髮衽安可不力如謂此道殊於顏回者則閉戶可耳數日將復新安四顧將呼誰爲助者東崖今幸已出老師幸趣裝三十年寤寐發於今日勿使餘生獨自呱呱也族中子弟幸致意勠力爲某助具桴鼓如朝夕還山亦藉吾師授以安枕也

答陳臥子書

別時屬言或有要聞以急足相示既而悔其不倫世寍有五千里外徵魚催鳥者乎臘前見梅使果然千里踐諾不爲不快矣此間天末如甕底不聞雷聲卽云[redacted]警畿輔游驚亦殷殷然在寤寐間見來書乃悉顛末小疏既不得達家僮又未歸煩悶不可言沓渚烏後之謀澶淵城下之策當事必有身執之者狐兎猥然見人輒伏又何知焉[redacted]旣歷通涿抵河間授師虛聲未能遙集又踰曹濮出漳衞從紫荊抵扶風則與[redacted]背馳實不相當誰從昆滄挫其銳者王鎮山劉鶴州能以兗濟之旅橫厲其衝則川南楚筸皆不可不致也儆鄉水師想已蚤濟衆無知者爲此趣[redacted]究不得力曾霖寰登萊之任欲究此局涸鮒呼河河如鮒何[redacted]用兵數持重如松杏之圍二百日始決先年深入皆巢孔用奸民導諸　跳蕩能以一駟麥之洞其要害諸　叛將之首可囊探而得也惜僕老矣病困且疲卽作陳子公徵輿造請不能屈指決眉睫間事安能制勝千里之外乎私憂過計止爲河干猶子未必安心託漕於寇委郡於[redacted]野不待淸堅無半壁胥盱痛心以爲驟醫不效改藥換方咎樂天之不終悼阻欵之失計使諸君子吞聲忍痛是足嗟耳雖黃繇人窮達由命

放魚逸鳥不與輕餌重歸鍈頸銅筋何必重游熊羆之館乎至家已五十日自舁畚鍤復理松楸無暇問之籤架間一顧之率散佚不可問便頹然神阻嚮所云書亦粗有意決無從次第之也天假餘年得以草野宅身蠹窟猶令隊緒不委斷機一爲外物所遷則仰思旦起俱成中道矣與言及此雖兩文成不易數字又安能詆譏遽瑗揚名狠瞷乎廢興成敗有道之所不談然其梗槪檃栝盡在象正中匡濟餘閒用數枚靑蠅了之生平簡淺不於此中復作奧義也李舒章詩雅慁淸穩宛然唐人其文名已播所惜未晤得來教足抵對榻也仰誦長風并服溫劑餐寢懷念不悉願言

與陳臥子書

臥子兄在鷲湖草草一別遂無復夫差句踐之境薪膽意自恨

又何必岐山之下此時人才如賀隗顧陸俱爲猿鶴寍復知世間有不爲管晏者乎五六月再下錢塘策事不就乃奉唐藩來主七建非得已也免於左衽而已比見殿下英姿天縱淹貫今古始覺前人羅網罣於星河羑里夏臺辛苦未乏也七建風俗未漓負簷拖船者猶足以奮得江浙左右爲之羽翼此足負朱天而立北極耳雲間路寍遂中斷耶毋與張霓老想望霞城諸公一航一車如何可越必使兄丈與諸賢豪練海上之師與敝鄉相應朝扶諸而暮碣石此可坐挾貙虎以飼鯨魚耳閩門曲阿遂無練氣拔刀砍案意屬何人兄與彝仲能遂聳肩張目乎泝廬之下亦難久居抱石蹈海亦何可遽幸吾鄉有主相與決策一年而下錢塘浹旬而入建業進無祁山之艱退無瀘水之阻葛侯之去顏子想亦僅一間也前於啟事欲亟請諸兄與雲升公祖來扶大業而談者動云迂濶昔邴原避地以入遼東馬援遨遊以出西蜀此吾兄弟之邦衣冠文物結於雲漢何便遠乎

暑深北去諸兄弟幸過此以襄大業武人大略閉戶自守非爲謀者四方集勝其氣百倍不肖藉此以御萊誅奄之盛何必人爲水鏡家號鹿門乎千唯重念副此同心

與陳臥子書

臥子天下事遂至此倚葦作柱棟壓巢傾寍復以不肖爲迂乎比明二百七十五年之厤丁寍反覆著於璣象二書使詩書無徵則卜洛爲過矣建武太元尙二百載鄧仲華王茂宏亦猶之中流耳[illegible]使臥子不爲誰爲之者西塞湖口皖城之險北扼王家淮[illegible]之道[illegible][illegible]六合京口以待東宮徐出重兵北出清河西出九江兩路討[illegible]持其所危以貽內安資新主之靈鼓方旦之氣從來蕭靡如落葉更生去其故蔕矣四五年先帝欲攖社稷使元良奮翼留都今之鍾陵與春陵同音矣天下喁喁同仰元良如昏號旦而南中諸傑謬稱壓紐橫召四方作勸進表今東宮朝夕至孝陵謁神烈山不知史道鄰伏地何所施其面目也天末甕中遯音不定如使先帝遺統未詔監國之號不動人心則主社稷者卽吾君也草莽卑賤何有異詞先起爲藉後稱逢殃戮力圖之是在臥子矣

答楊伯祥大史書

世道祇縈斗柄風雷自貽嶽瀆而菀柳詩人蹈及上帝過矣曰來天遠海樹雲稠隙光不漏曚瞍之揣日籥跛鼈之跂岱巔不類一絲何止萬里涂德公來得拜書知道體清豫并江關動靜稍得掀睥比得建昌所惠書又在涂前八公所撰召對恭紀想應見之大廈一木決不相謀滄海橫流聊以卒歲卽使與元有詔招七藩之魂齋室能謀決青燈之帳猶未宜以折肱之螳擁唯塵之轍也巳涿動靜自不相關蜩螗飛鳴何處蔑有才者自才道者自道唯兄與弟自信得過耳朝家明以重擔交兄與鴻寶天下心魄看兩家動靜擊壤餘生無所短長猶水泡燈隨流滅明而已燕翁可出山未鍾山英靈想亦無恙左師江上鵝鸛如何齎盜資兵驟無歸著此帳安可消除不肖兩次趣人出師幾使募者欲拔其舌世事滔滔終當令此輩擬稍及目也賤體日益虛撫案作書輒鼻衄垂下如峯懸瀑倚笻遶山不能百步每風雨酸痛甚於曩時以此掩關益謝人事不知與化離類又當何如著吾手腳也溫陵二公百五十日未有家訊以此不知神京動靜前疏單上已平下小僕亦未迴石帆消息無從問之

江表二公寔有使石帆陸沈之理近有分別簡便欵中想載之也孑子似當噓揚過此多唱反屬和稀李茂翁勤王蚤晚入都可慮念臺二無之撰猶之以薛抵楮唯冀天定勝人戎醜蹶生屏於長道耳象正聞武林版已就未見分張中與前本異同亦未能詳定皆草創也四詩誦之無斁外一扇二紗并致鄙意謝謝不勝

與楊伯祥書

秋初接璣兄書乃知豫章猶未聞閩中動定前書乃錢塘造次草蜂幾自喫腹也六月中勸潞藩舉義迫不可爲　下塘西匆卒西上乃與今上遇於桐廬萍水風雲奇耦適合篠簜因人未免爲留鄴所笑然而今上不飲酒精吏事洞達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見也每見必與談璣兄精心雋識作大事不得機兄猶南陽之無鄧禹目下暫寄銓宰猶驊騮之羈絡也袁江州旣不可收令人長嘆左家健兒尚多能遂化爲沙蟲乎熊京山父子竟如何似當資其一臂之用戴初士劉世兄安能寂寂前有書招舒魯直都不見來山川悠遠又有戒心無足多怪必如上策鼓舞衆志番君英布決此湖水蕩滌鍾山豈可量乎做鄉阻遠勢綴節鄱陽之經旬建溪之彌月也能建大事者不在蚤暮但恐盱江新破豫章無力處吉之師不復能相從耳劉晉卿暫借司成今亦安在我數人即智不神禹勇不彭祖何詎不如管仲唯璣兄圖之張兄家玉者有志節借試來豫章專爲商此大策幸悉心教誨并藉入筆血共灑也

與蔣八公書

蔣年兄知己閣下比有人來傳相君意云須再疏辭謝者此自

肉骨之愛起死噓枯情理當然義不可廢然自去歲秋前尚不知兩疏奉旨何似至此五六月間頗有傳註誤見摘者惆憾久之比八月家僮歸乃知爲惜才溫綸眉目始開又讀召對恭紀驪梅發香爲榛莽生色儼屣疏衣無復登堂之理但得俯念荊耆識之千秋爲榮多矣八月後遣疏再出門又以邏緝人嚴遭迴中反坐此稽遲又成隔歲吾鄉天末空山疎陋魚鴈杳然相君諒之蚤也漳南自去秋而後無復淨土浦安和靖四邑鄰壤蠭聚之羣動至千萬度其爲患甚於南安自江左震鄰而後呼吸九連無復靜理某以松楸託於荒野每聞風鶴則村落遺黎相守墓下頰飯戲泉濡沫難周決無舍松楸以就小草之事去臘十三日爲諸生強一出行至江東絕壁中持杯昏眩隕身墜崖可三十仞皆亂石嵌空觀者以爲萬無生理幸藉知己神靈正墜石灰中得不齏粉僅左腕左足屈伸酸痛而已廿餘年通籍金閨無終年之祿全席之奉而千死一生人理所絕闕下北司繼以溝壑視古人駭舟墜水之事億倍過之而天上故人以爲棄非刈葵置不復道亦後世弔古者之所共歎也古今奇窮唯庾袞墜於懸崖楊軻沒於非命爲有道所歎令某異日與庾楊同傳寔不煩八翁爲一潤飾之乎豫楚秦蜀比復如何霖霣在登萊想可無事方今人才江右唯楊伯祥熊文舉吾鄉唯何孑子陳平人而平人又不竟業可歎僕得折肱抱膝與塞翁坐觀傀儡未甚寥落恐馮倪二兄不能以析擔之憂易曲肱之樂也相君大抒訏謨使吾輩耕鑿無恙別當摹勒誦德無窮乞休疏似稽遲然事勢如此幸函蓋之干禱萬祝首揆前有書不敢不答并以空函附致區區孝經大傳洪範明義并附正八書未

完以俟來日諸愛大家垂念謝謝正月穀日道周頓首

答張汰沃書

入日聞凱甫之信驚悼不可忍人間可哀眞爲一錢緱嶺不還恰粦子晉矣如此人乃不得二十使顏回自爲尊宿衞玠亦據彭年我輩覩之黃鳥鳴哀不知汰沃如何辛楚文章憎命命又憎文章賢達中身多談乎釋寥消之言過於引淚耳先生幸自寬比年來見多少好友中道相失以彼異人終當遠物旣有屬離之緣不礙變化之路且使玉樓有人知我輩艱難無過也前見煙叔書來貴祖堂上有殘損此亦塵海上事不關閬風多藝多才周文所嘆野夫舉子蒜芋鈎連留得我輩尚存所謂眞府之逸民諸天之逋客也少讀莊生願從散木晚觀向子已悟六爻合當共棄文緣同消化妬卽爲知識談情抽腸縷血無益耳從此言風水星命消禳補救亦爲俗人操柄落蒼黃子所哂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唯先生抑情達性徐賦右招加餐無恙

答張汰沃惠集書

惠新集又近百卷如使萬石橐行當復兼輛矣病中極目兩日未能百一章漢之波屈注就人雖曲池澄潭無復安瀾閱尺牘乃使蠅鳴俱齊籥籟自是交情見收要非文囿所貴也千里負靑則已過矣老來益倦深愧曹袁前集誦讀尙未半今安得再二十年枕籍其中循脉望之緒引其絲髮乃欲使鄭市里人尙論崑淵織室浣衣高題縱紘非獨情義不深亦恐形模未得徒增割誤耳九成之臺旣已益甍雖有嘶風無復鎭理度天下相知無復掎摭利病深於斯途者黃五嶽孫洞庭造次雖深釁纇不少胡元瑞虞德園才儲皆雋規鉥未兼先生上包淵雲下鎔

蕭庾去纇剔瑕底精務盡諒使鄒枚生於梁代則密緯交加燕許締於義熙則礱裁必緻於左右濡摩或有或似庶於先生襃衣步塵嚮見濟南作賦疑其偏竦旣觀大復之作幾爲失笑然當代比於鍾鏞今捧先生感知述征諸作及於往者陶秋小園諸篇陶鍛百家抽華揭蘤雖元美猶有嫩音獻吉終同屬草柰何輕夷王宋俯綴鍾袁凡五字之才料聲易選千言之製煥采多傭至其精微鉥今命古非致遠鈎深靜專反約極盛大之源兼聖神之旨未有不 以庸音儕於下里者自僕之見先生未嘗刻輟編摩晷離載籍又未嘗有聲華勢利纖滓其間瀏咨垢兒躡屣其內是以夙手杯斝不澆其神中身哀樂愈增其緻使何稱孝綜括宋代宜在子瞻之前鄭處州綱紀唐年亦非曲江可及先生巋然鵬舉七朝翺翔兩漢淵識茂藻掩映千年不知後世耘瑤鋤琪何所著手要當繁如曲臺簡如三百金石動於壁中祥輝發於甕底非復吾徒意見之所能料也周旣抱痾不樂觀書亦自揆寸地無華枯流易竭唯當蕭條託於眞放自獻臘以來未有百行文字又篋中廢籍俱雜牛窩鎭日搬泥動成揮插所欲亟睹大敘披拂名篇猶貧兒之想大嚼衆烏之慕鵷凰雖流涎竟衣銜魚十里未爲暢情願也嗣當請敎末悉頌言燈下草率幸勿存草

與張紹和書

知繫念久造次不能自達世事如此亦非諸賢之過而風雲陵谷大半欲還爲之如何山中事樂塵海愁深每一舉眼唯有雪涕二月十七聞闕門訛言徵師再下乃寄孥毘陵卽解纜北出廿一日至鎭江尙未知動定憶在嚴州寄書與能撫云袁督師

已重處蓋爾時邸報未達誤聞之耳首瞥此著眞九州鑄錯後人報著又覆轍相尋今大師厲於外大獄興於內如貫王人夜夢不寧自拷僕妾忿怒愈熾矣國運方隆而人事日異殊可怪諸唯加餐自豫萬福

與張紹和書

別後祓服尊賜通體知涼數候何匪翁未可遽晤然知此意亦爲尼者所止青藜之老自當暗火照人世上隙光何足借乎周仲先來與匪翁再商此事顧未之有應也此事自不足重紹和宜是諸君自出手眼耳而疎鈍若此天下更有敏妙者乎紹和生平心熱某生平話癡均置灰冷未爲不可唯先生清豫萬福

與張紹和書

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如某者更復何言但常得一新編不

用番百部耳十體詩序及三啟乃使王謝慙其鏹書徐庾怯其飄致自此以還海傾山剖某自誓不近文章乃見此殊欲袖其空嵌也馳還倘賸後乘

與張紹和書

朔日覓出哭殊不可禁尚未能拜諸長者宜指近見弔禮甚隆至鹿豕餘生不圖亦有芻玉之念搆一墓廬爲時師更向今欲更之愈補愈長誤點成牛今成畫豬又添翅角不知何物矣斗米遂五十錢日夕鴻鴈不可言

與張紹和書

再蒙教音惶愧殊至廿年骨肉未能一酬卑枝微音聞者非遠瑣闥貴人雖託面知終日扣門十扣百拒先輩之前趑趄縮舌驗什牛語目眞頗亦不待今者乃知書生之賤也紹和先生即

閉坐屋子精神徹天何須更問乃事草草一出即使帛貢壬園反令汲汲寒食離離寸陰鬱鬱澗松何須從此慶其光影乎呈身柔面今人所尊啖餉下庭走者入篋銅雀臺妓雖佳乃不如寵下厮卒婦耳糠覈作歡不禁欲涕以此遂恐薄於諸賢然某不忍以半生之名易一日之養此間本末未易輕量廬江之情久矣自見蘭亭卷已拜受想明歲禊時當闡言晤白水般人飄舟岸閑合家不得拔足未能觀其懸情亦良足悲也太夫人清豫萬福老母幸藉庇並謝謝

答張凱甫書

寇擾縱橫窀穸未畢毋及霜露百苴衰感顧望纍邪倚鋤灑血今方經營合兆胼胝未能筆研之緣既非荒頓所安兼又牢騷不副仰誦鴻文循環來翰字倒蜀桐言鏘泗磬使錢鏗二子結

其籙中魏鶱諸孫繡其魚網讚則不逮誦之何爲所以躅躇選隙掩啞避才嘆截錦之蚤還傷秉燭之滯晩者也兄體清思邈昕夕神勞誠宜觀息兆谷之元塞御鷄壇之下一逝絺義陶然花鳥文致雖多經心爍火揀閱諸務羸弊愈多何者詠作則慧蘭獨抽揀閱則明膏四射蘭獨抽者尙錦膏四射者易竭所以先罷追古之轅次停馳今之趣亦尊公之極情良朋之宏致也文雖饒與樂亦殊方鵠白蟲華俱有皋響松青蕙秀咸屬芬科而覽者狎蕙以私松聽者遺蟲而採鵠亦欲原本自然逍遙乎旨非獨魏武憂其損年楊雲嘆其滅性也城阿阻遐形懷縈邈聊此貢素不悉言思

與楊機部書

知路皓月至深以爲喜縅事得台丈控制有人看彼中漸可收

拾然人心之變非復曩者不肖之心血盡矣看諸蹶張者中夜提傀儡不覺心痛兵家呼百爲千嚇坐作走已成痼套不肖祗爲無套爲世人所輕前發千二百往撫州坐一月無一人應者今發二千救徽出門三十里正與敵値幸而斬獲未有信者兩營錯路走德化凡十日不與敵遇而三營當敵婺源奸民引之抵邑黃仲霖差人招降爲小隊所殺我師亦遂隕將僅足相當走開化者尙八百人無由趨援可嘆也不肖以孤掌盪山得則爲衆所睨失則爲衆所擬自兵自餉雖費壬山而衆以毫毛視之若如此不百日潰決矣不日當至彼補其羊牢天若祚明當有起而助予者度天下事須大力爲之伊呂失勢等於溝中無益也紙上何足賴僕自過關來發書百三十封猶之敗葉耳武臣愛財文臣惜死爲彼者虎爲我者鼠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台臺倘相念幸眞切教之

與葉潤山書

荷蕢耦耕此最不難却於兩字大意未嘗夢在仲弓說得仁曰無怨孟子說得集義曰不餒先生於是精而收之譬之舟航不肖如被風捲過海屋衝石壘礁四顧茫然了不知所以先生如褰裳濡足盪槳救傾立地樹檣登岸自在自非仁熟安得義精因知仁義同輪無復聖賢豪傑之別也不肖初放圜扉時諸老連肩過問不肖云昔樂正子春下堂傷足而三月不出沈麟士斲簾傷手而泣涕累日因復收淚泛然諸老咸不愜謂此莫逃不可爲比不肖至今猶謂百事可放唯此意眞至耳壻輩亦云先生初年以親在不共排闥今乃得共鋤瓜念此銷魂眞感鳴鳩而頓足也醫者至知道體亦遂康和異日可省啟兒之歎二

字大意到底以是結根知先生晤時相視而笑也千山未喪我萬里不孤鄰每想此言無由與潤翁誦之也聞翁稍瘥欲行心軫逬逐未知何期得割網晤面耳行晤德水先生并爲致意區區稍秣希乞鑒諒

與夏彝仲明府書

獻闓過錢塘乃知老遡臺素舫已渡鴛水擬達空函奉慰而歸箭上弦蒼頭落落指日爲歲欲藉臥兒處寄數行未能也躭閣移時星霜復改迂慢之罪覆被難容抵家五十日仰視松楸俯問孥屬白龍蛇祖歲岸谷所以不遷井竈所以無恙者秋毫皆遡臺賜也家人每念遡臺鱗羽旬時不絕恒爲潛然內外子姪之荷裁成白骨起肉是之謂矣臘月始聞東警得臥兒書乃知鴻寶出山鴻寶受恩最渥託寄特重雖在平時無安坐理僕以暮年毀辱百折幸遭解網如獺祭餘魚無鼓鬣之望想海內通人不以辱金責其成劍也去秋在江楚瘧痢數十日下體痿墜不復能步旣稍愈還山復爲風濕所中今舉足蹙然如牛駈驢無論天步艱鉅非枯藤所負即欲覓藍轝刺箇篙與二三兄弟出入菰蘆上下洲渚訪坐欒欒握手道故何可得乎登蓮未央克生方茂三九之戹不足勞人老遡臺六月蹔息起而匡扶其後未爲晚也機翁與居淸健長兄孝履淸和并致候謝外附漳素二端以道繐帷之末七箸十行以佐粥飯臨楮悵然不悉所懷

與夏瑗公書

瑗公遡臺經年不拜教音滄桑遞變遂有墜天隕雨之事元良無恙宣平復興遐方矇瞽未遂絕於日月也明麻雖更天命未

改逸少止桓之談譙周仇國之論未宜施於今日鄭如水曾寀翁黃又生馮留仙諸君子磊磊猶可一奮沈雲升方孩未亦後勁之良也畀越福廣筋力尚饒而相聞不動坐待河清得無使張超陶謙笑其下劣乎王室定亦宜復仇王室不定亦宜復仇沐浴告公之舉與鼓栯蹴起之事上下相宜豈必舜迹高其蹈海墨胎護其首山耶思舜文達守道不終士衡兄弟貽哀聽鶴世上儘有此緣嘗賴哲人先覺唯邈臺與卧子圖之兒老矣去臘墜崖兩臂垂折今右手雖存左手未能結襪自誓悠悠得免於今業之禍終與蟪蛄同朽耳唯願二兄與霞老紥續命旗令雲升孩未得有所繫綴而麾之也

與姚霞漵書

霞漵姚館丈跂慕久矣風雲變遷星霜間之俯仰悲慨何可弭

忘晉宋之禍不及三宗金元吞噬未盡南服以高皇之業未及夏商而隕穫如此以周厤揆之亦二百七十六而遂東遷蓋其前候也此事談之十五年以前聽者邈邈恨不與霞漵談道耳今眞主已出發表南極想念孝陵動輒悲涕下拜百姓求言圖治薪膽餘烈湫不足稱也僕最無事又老且朽提數千之師欲與正希會於蕪湖不知正希手臂能遂相及乎黃斌卿水師三萬蚤晚出定海直趨江陰如此[redacted]氛似猶可掃而大家夢夢與[redacted]揖讓講鄉飲之禮可哀也㣲民亦久困養兵數載則比戸俱斃矣淮陰有言不乘其鋒而用之久則難動想正希碧崖諸老亦慮及此也館丈深計之爲社稷蒼生明其義鼓禹稷顏子豈有異人要是易地皆然不謂閉戸高於纓冠彈琴精於射戟也千唯鑒亮不悉區區

與倪某書

自留都蕩析而後不肯栖栖胥江期不自保然意明緒未斬必有起而荷承者乃聞眞主於用中決高光於語下今即位已一月義問仁聲通於江漢令得吾兄佐之瑯琊昭烈不足稱也弟已垂老絕意世途豈復含彭老而談樂葛之業所惜者

近在燃眉不忍以高皇手澤之世界復還[redacted]是以皇皇栖栖復勉一遇耳今八公已出發晚望吾兄俯而取日鄧禹弟五倫何分先後總爲南陽紹此宏緒幸勿以道路梗塞爲辭建昌聞有競風吾兄從贛州來十餘日可達劉晉卿已推祭酒吾兄來與王鉉與八公推輓未可翩然隴畝之下千望來旆錫以丹青也

與何元子書

間聞緒論有以時果見收者此實無嘗都啟衆競之端奠親翁力持以爲不可也弟去志已決徒爲幾卷經書未能遽了譬小書生自租淨房避此家事耳才具時運德器事機百無一湊能得鍵戸二百日稍稍開目便可抽身宇宙大事掌持同挽自有親翁及諸君子在看古人史中寧有屢逢詗責得副旁求者樗櫟當前不取忌於友朋即見薄於主上一番浮沉一番汨沒愈爲時輩所輕耳自召對抗疏後光景是親翁所知外人誰復知者弟生平自量從不與世途爭道矢石當前持杯不動正不如風雨過時再看晴花也此番掩過如一生橄欖未食尚有微香使咀嚼吐去便無復味耳即不出門接客未知動靜說辭說避都自不信但不可不使吾輩知其情實王戎不食苦李許衡不採荒梨明之幽獨布之知己唯親翁晤一二同調備道此意勿

以弟爲矯飾倒用詞頭也元翁親丈覽畢焚之

與何元子書

垂老殘年得偷餘息以覩親翁鍾鼎之業雖寸陰逾於百歲也時事尙可爲天數未爲過待人而行端在親翁矣某已耳順百節委頓天陰晦冥痛於刀鏃如此人豈復聞世上升沉事强起支床朗誦唐音以爲爰居之領鍾鼓鰷魚之聽鈞天雖不解頤聊契以臆也此道如雲臺匠結勢既難徵才不易使某爲此必須十數日摹索之力而親翁申其鼓吹出以咄嗟以此調集八能輯和海內猶之祉肉耳曩繹武陵不死之言未解所謂邇見鄰兄辯疏愕然久之天下高官固是解節之藥也有傳鴻寶與質谷大用者不知果否烏風白雨莫定晴音鵲素鸞青各從本色室內一絃堂前四詩俯仰之間不覩烽火其樂無極也謝謝

不罄所言

與何元子書

六月初七八邊長公自三山歸拜書教則猶是鼎革前事也世界顚覆一遂至此雖蚤知其有今日亦寔意決裂便不可挽乎姻兄嚮不當軸又際昌期乃入南都忠孝一身孝陵所護山川鍾鼓實式憑之此間去矣萬里譌言日生譸張莫測又自立國後四十餘日杳無音問云轉一官衆猶疑信實如充耳而當道杳無催檄討賊慰諭者舊吏始宇內之意前二十條中猶往年條例耳施爲汪眉急未經姻翁之手天際扶傾幸與當道熟量何如如劉白左三家之兵意如節度則何妨準晚唐故事徐圖其後乎神器有歸人心貴一雲霓日月要有以起聾瞶而振疲癃若猶是數年故事何以復神京而巽莪後造建武太元亦是好境

未可漫嘗也遡聽滾草幸唯以京贊餘閒詳悉示我爲慰

與何元子書

聞姻翁之戹而不張目拂衣者非人也欲撤諸部同未可得遂栖遲十許日朝廷已欲勤兵授督二雲軍士聞之懈惰解體欲使薊丘之樞植於汶篁固已難矣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合叔虔而師文淵豈所樂哉不得已也今漸徹兵從建昌過豫章若過黴田之嶺是除夕花朝促膝之期也言不領筆唯有慨然

與何元子書

病中見黃生來得拜台教喜滿大宅此兄豐毛勁翮愧無培風負之不力十餘年仰企姻翁未緣自進今假此爲之雲衢矣擇日執束脯以羶門牆惟親翁金篦是視曾鷄鵠耶昔人所嘆貴

生從此得所依歸也

與何元子書

獻歲拜姻翁書如矇眇之覩雲日垂念眞至開示明達此自喬松廣蔭豈爲鳥雛微風乎岸谷屢遷虹霓日化生在海濱瞻望天末雖在郵筒之間杳如軒燧以上往年以草莽不敢致書此時又以病苦久稽報謝微骨肉誰諒其誠者大易一部書祇爲出處語默四字弟於此茫無所得復持何物可報君友乎萬里孤臣九載環命百五十人中獨某一身雖銅面紅額橫草裹革亦嘗爲之然某實負病久處鼎下中於風濕兩膝拘攣匆值陰雨痛楚難勝即欲效虞仲翔持戟綏步與馬相逐無繇也矣平生學問盡不時宜一日感知自疑他徑如不舍所學再覩舊顏汙漫衆翰厭之亟矣姻翁戶掌辟草已動天下乎感平格非自

一日當此蜩螗共沸之時徐進知言知人之說使禮樂征伐握之黼座鐸鍾鞀鼓還之書詩瞻烏跂兔猶或可爲也弟休矣年百餘生日就衰憊讀書閱人過目輒不復憶卽使兩膝不痛走及麋鹿猶無當於殿最耳元正命旨至二月杪始知是時道途相傳多戒此四月乃知無虞繆遣一力自引牖下姻翁幸爲裁酌得達并致謝相君解其疎遲實由道路無復蹇玩藐之意使松杜蕭然猿鶴不驚雖百世九京拜姻翁之賜也前縻好爵謝謝無量

與張元之書

兄翁之心弟所素諒獨不肖區區無以自矢亦欲終老巖岫歌詠太平而四顧陸沈燎生無地沙蟲猿鶴處處動人長爲悲歎也出師以來凡四請從事若薦　叔子野孔毅趙游張六君子無

一至者危若和棄亦天下常情恐朝廷有敝屣之心則不肖無入關之日不敢以此浼君子至於私心日夕懸結何敢忘也自廣信來如面牆九呼十咽無一應者看二三裨將少少頓挫以爲快樂門欲見吾兄弟裹其寤夢豈可得乎初欲至饒州旨擣徽州之背已勅諸軍士先取饒州而饒州已復旣令人入進賢東取盱江西取豫章而盱江已望風歸附仁人之功不勞破斧王心載寧是可歌也不肖蚤晚卽至東鄉牌已發矣俟休寧二小隊未歸日夕至便啟行無有滯礙唯擣徽一著尚須與兄翁熟商之聞諸軍士異同互訐深以爲憂尚煩訓練匡其不逮也

與張元之書

元翁老先生別十餘年桑滄屢變緬懷緣學等於蓬濤羈在炳蔡之門昭京山君一詢動定今春留都擁篲相左徒於典策見此高山耳南昌福地古云從不被兵而　馮陵遂使樟公驚此風雨綠雪朱欄亦爲二陵分其惆悵也宗社至此非我臣子高談之時幸天未絕明南陽奮蹟今上以薪膽之心蘊風雷之烈文章性道卓越於人瑯琊昭烈未使扶轂是亦高皇之貽謀天作之勝事也今卽位已逾月而扶風賁融之書北地耿況之甲未有至者是江南之無夷吾人才之讓顧賀也卽使明主欲呼渾濬以下秣陵掃此　復我鐘簴大資上游之力不知先生有以教之乎張詞林家玉者膽智之士也幸授以方略并順長風而懷好音

與姜燕及書

燕翁閣下板蕩之感一遂至此使觽灌諸老少憩鍾山魚龍顛沛未遽若是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馬阮旣貪吝君恐臨安更擁

潞藩妄云靖南奏捷六飛無恙至[redacted]抵塘西才議監國使牛壁餘生竟爲[redacted]猶且餘息奔逃眞豺虎之所避食也方今敝鄉議樹唐藩一再奉晤聆其言論當是舂陵瑯琊上下間人一往形迹廓然霧消誠得閣下忠誠佐其千一卽建武太元出其腰膂耳袁臨侯今何結束誠因此時鼓舞餘左順流東下反敗爲功猶染絳練以爲旂常銷辱金而鑄鐘鼓非獨無跡倍有聲光唯閣下重策勵之也僕與臨老交至深但未審臨老今日所在閣下幸竭晝夜之思爲高皇留無疆之祚斯民受賜是仲尼所傾心於微管也臨楮悵然不盡塡膺

與姜燕及書

燕翁老先生閣下自老先生行後星河翻覆不可復言僕在留都三十餘日奉嗣而出裴徊胥江黽勉與潞藩語不可了而[redacted]

人已飲馬於西湖矣今上起於南陽與白水共兆爲二鄭之所推戴又好吏事不喜飲酒動遵節度每談神京及百姓疾苦則慷慨涕下諸詔令批答日數千言瑯琊宋高睹乎後矣豫章盱江閩亦失守微管之嘆寧爲僦緬敵人銳意必在上流想上流英賢必無待盡之理臨安士民共殺貝勒紹直諸郡撄城固守温台衢處蚤已同心以情形而別地利建大事者不愁於仰攻也老先生爲江漢人倫所宗決忠定之策通賈融之書與機部晉卿二三兄弟拔袂應節此其時矣袁江洲汎勁猶可及收長武以西人心未定決士濟之勝昇振當陽之餘烈舉帆踏車豈煩顧慮乎道途阻遠未審江楚決復何如必若金正希擄憤於新安謝培原啟聲於東郡強弱雖殊鼓舞則一必翻彭澤以蕩龍江洗其[redacted]吾我孝陵必在先生耳[redacted]毒已深秋風已迅鋒定則難動亦古人之所歎也涂德公前欲行請於閣下臨發適已丁艱稍遲彌月時不可失爲之如何惟先生垂諭竚惠布造慰我淵蜎謝謝（謝謝）

答曾叔祁書

叔祁兄丈聞賣郭田助餉豪甚足以激奬昏氣此如古貞孛有疾乞藥於秦人也抔捧土以塞匏子耳丙子之役亦賣一宅五百金與三十六人俱及闖蕩然南捐而又以此耗叔祁矣而叔祁之心膽饒著於天下今南都立國四十日未有徵募之專檄議說紛紛如顚隮夢中起床無燭牆頭相值過此再十日不知南中江風波瀾當復何似王茂宏顧彥先擅其夷吾矣于忠肅徐武功要結人古以視時輩何啻千里叔祁覩此能復不喟然與嘆乎宋自建炎而後尚有關陝荊楚晉自隆興而餘尚有青兗雍州今茫茫海岸一葦繫匏仰諸逆弁爲劉何韓岳之事雖武侯張昭自謂聾啞耳聞賊得輜重嚭犇入關焚掠燕都騰烟累日跡其所爲亦黃巢仙芝之流惜漁陽諸將無田疇史慈一二輩踉蹡其後如昨所傳王鐵山恢復之信謬也鐵山敗逃久矣江上豎儒乘瑕取菓餌懷置袖中安知人堂構事恨僕老且憊又生吾鄉載馳之詩所自惱其婦人矣前明二百七十五年每每見之詩書天人參伍十恆四五後明兩際春秋賴諸君子起而夾輔夷吾予犯何遽絕德乎洪範曆中屢說此事想叔祁洞悉之也前在羈庫作易象正先於曆年十二圖詳明此理向冀達人不惡其鑿耳偶得一部寄上請正殘疏似可不刻去臘游山墜崖折臂不獲與執紼之役惶愧如何今病稍可但未能引重無復匡時之意統集樂葛仰奉英風臨楮慨然

黃漳浦集卷十六

書

與錢中泠先生書

中泠先生歸在長安讀先生書得承陰照領話言於以悟損益齊得喪坐進有餘矣旣覩家學之源濶庭訓之敦實上啟帝聰下砥流靡卓然振世於古未之有也某以微塵託根灰溺偶隨腐草化爲蛸螢每念脊衣寢言顚倒曾幾何時而岸谷變遷一至於此君實發新法之害見於數十年龜山討致亂之緜在於二十載豈圖眉睫間火遂焚今海內賢豪蕭條垂盡揮袂頓足更有誰人張德遠父子差有意向不足爲先生誦之也聞南天末聲息最遲現今九月始聞[redacted]禍加以魚鴈不親郵筒告絕遙指北斗爲欃爲槍雖有遠思不如其已矣爲在津門暗朱未孩時孔賊未平登萊方急未孩曾議以舟師南出威海不十數日可奪其巢心甚䟳之今[redacted]去瀋陽千二百里淮陽鹽徒東江勁卒聯絡可戰者尚不下數萬朝出文登暮抵岔河以鐘簴之靈先王之算坐而御敵猶播塵靈上但不知却敵之後更是如何耳南直江省兵不可動二東浙閩入援之卒不過萬餘旁常結壘塑形了事耳圖其奇創亦在江東津門登蹤維陽合力看十數日間爲先生延張仲食此鯿鯉也澶淵之役畢仁叟與平仲謀之已蚤所以決勝非藉王超石保吉之師靖康之難种師道與伯紀謀之太生所以決挫非獨唐恪耿南仲之弱今事迫壞蹇賢無一還顧者老先生身在輦轂手持日月左圖右方幸與當世賢豪亟襄此務棄敝蹻而獲珠玉是葛公所爲致意也南中兵行匆匆附此空函並祝加餐

與倪木庵書

大地淪胥魚龍顚沛兩朝之禍宇宙所稀以崇禎宏光諸老所爲累及君父與懷愍徽欽千古同歎雖云天道亦人事也吾兄先生出處去就動與道會悲憫以慰前朝痌瘝以䘏黎庶守義不回見險而止要與上下分身無所避之聖賢易地亦不過如是而已弟初無當世之慨以萍水之會驟吐風雲雖欲拔身不復可得初請出關亦謂閉門自守終非要論光武在穎上不過三口鄧馮在馬上亦踰七年以區區閩中號召天下無復進理恐諸貴人不寤乃跙勉自將非曰能之不得已也今起義師自兵白偏經營百餘日司農無涓埃之助司馬有側目而視一挫於婺源再衂於休寧損將於瑞洪滯師於白礫不肖之精神心血枯困俱盡矣而關內貴人無有應者今雖稍稍聞聲亦靡旗相過而已念台翁初起義時心胖其戰也艾千子之聚散如何意欲其再嘘前焰督率不肖三營儆卒鼓行而前與謝鄭之師合卽不能電掃豫章但得收拾盱江扼進賢東鄉之路與孫之獬戴初士遲觀其變猶十得六七也弟在廣信獨當敵衝敵以五百騎扼婺源朝夕耽耽與廣信爲難弟不乘今日去之後必不支徐竹翁長者坐不窺堂要是立品之士艾千子卽來與信州諸彥未必相合茫茫天下若泮春冰誰與安其膠漆者閩中人祇知金衢是要衝湖西人祇理虔吉一路自七八月約機部會盱江而道路梗塞凡四五書無一回復者在虔州得一書亦未有實著理上半截未效也趙秀才兵太少爲諸部所輕維良參將可用然兵亦新募別有所屬今出門過一月不知其進退復如何毋一盼望頭鬚立白時時屬其發書稟報若呼息乙無

一諾者然弟今亦糧盡不能更過湖東張玉笥方書田各爲營藩趦趄於虞表之際熊雨殷確然守田橫之智弟蚤晚欲過衢州解其聊城又慮婺源之擾其後六飛雖動不過在建溪之間若欲駐蹕金華則形勢截然在長江之下矣南唐末宋復隔一層吾輩區區何以自括前有小疏擬以廣信爲行在東西南北各五百里甃居調度圖進取以卜畢食不在建業必在豫章若在金紹者當裹足以入深山耳顧日視蔭能得幾何兒輩寫年厤安可復問彭澤菊花聊以自老來覓鉛山費家園不知妥未問關山嶺水搬運爲勞念之惓切

與傅木庵書

木庵先生板蕩以來敷天同痛雖在跛眇之中共懷起視猶之昏夜窮冬幸覩雲日枯苗望雨不足以諭之也今天子莅極已

四五月半壁禹甸業已歸心而豫章中上獨爲[redacted]所蹲彼此疑覷未有折箠而笞之者前屢有書屬淸江吉安諸君子亦復杳然未有實著不肯單露關外已百餘日矣肘見踵決無臂指之助不肖在先朝非有鉉鼎之據纍若之恩獨以天澤定分曠雨難逃淚下新亭痛深徽管是以間關蹴躋呼將伯之助賦無衣之章而栖遲百日歲聿云暮[redacted]未洗雲日未開即云武林鐘鼓非造次之功而畨君不出樟公怪人吾輩於此俛仰王正何以自處也禪將夏孚先前遣奉候與居此見居民喁喁以先生不出蒼生無所歸命不肖行就教誨唯爲高明開其壁書使不肖梟石有所歸老也

與萬吉人書

吉人兄留都不能數晤念西林月下耿耿於懷不圖今日追踪無路矣兄前不往粵西亦自勝著今日稼翁猶得高視虞山不知吉人何以報我宏光者不肯奉祀而後兄想已出城今日擇主仰報兩朝亦是臣子本色伯玉之稱君子管仲之稱人也曾子括以三語究曰大節不奪而已南昌破壞聞兄毅然有恢復神京之思祖劉溫陶固是常物知不足以難兄丈唯鼓舞諸豪傑及時進圖過此恐不可動矣新主在倣鄉發軔英略大類高光乃似於兄有夙知者此中潢潦不足以容鯨鯢能舉江右以淸秣陵合吉人機部晉卿諸兄亦他無所屬望也草草據案不盡張詞林𠔁之者慕久幸爲略悉使得入告爲禱

與尹去文書

瞻烏逐鹿所在棼如而兄獨蕭條世外了不經意知所得之深微傍觀之著勝也不佞蚤卜巖岫而裴徊中道適逢明主亦欲

拔足遠去潛踪深山數月以來不能自脫不知昔日何如而耳順以往艱若方新亦古人所未有也士君子讀書上不能比績巢許下不能方駕鷟冏而碌碌終日與兵士對談眞劉巴之所竊笑也武林未復新安又陷雖浙東歸一而湖上又歧劉接之外復有梁永雖太湖漁人不關治亂而穎川六日亦已云勞矣不肖蚤晚亦欲決去謝此樊籠昔人嘗云邴原如雲中白鶴非燕網所能羅今愧之矣生平不以作官勸人何況今日知兄丈諒之審也金華諸洞入夢懷人何處白羊不逢鑑觸眞無一路可謝方平唯有惆悵而已

與戴伯闇書

次公遠至得讀惠書念毋之懷友朋之誼備悉情緖弟以區區昌難遠出上爲高士所誚下爲宵人所忌壯罔互用不知其可

深夜綢思眞自誤耳仰面看烏回頭應人不肖前途可至臨德之間又不知過臨德數步可竟抵關下不耳藝松課花正足自樂而碌碌衝寒爲可已之役破數金之產求叩頭而歸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父母政績被於梁山戢盜綏柔雖非吾黨誰敢異言者兄在一脉可自無間也膠漆之懷決非螃蟹所敗遲覓一信相聞耳單車襆被不致洪喬弟行矣明春事平便可堅請還山不然遊觀泰山之上棲息天目之側諸非所謀

與戴伯闇書

拜教事事眞摯樽俎討謨蘊於伏枕良爲悵然令得同床聞鷄相蹴俱起此必有以佐聖明主山川阻遠我勞如何德騷於諸友中最有興助然事勢如此六馬朽索無著力處浙東阻於長江豺虎所趨難於爭道江右聞其無人呼谷不應杳如號風不得已從中道趨新安冀一合力與池太諸友共持輦轂而黃衛作鼎一朝鸞鵠化爲鵂鶹從此天衢蹈若四壁三尺竿頭無進步處爲之柰何讀書貫六十年信道不篤以爲明主決可中興而一時人才消竭若此[redacted]蝦蟆相與爲禪悔不從兄丈閉戶養疴抱膝逃雷之穴耳德騷至欲再募諸子弟直泝建谿爲天子守此北門不知往還二月風景又當何似念此唯有慨然

答李大虛書

日夕想望年翁當有書至伏枕開緘頓有起色殊勝廣陵之濤也悠悠者無足多談降辱而外尙有倫處一條卽不能與夷齊方駕何遽不及惠連乎秋氣乃宜行旅今卽屢請不放雖嘉遯未到亦自執政之仁也聖天子前後釋諸纍臣俱在盈庭意表雲間以出解澤需然尺五上頭幾微可問正恐諸憾無可釋者

當以僕爲狠毒之木耳明明聖主極意虞廷不知何所負於諸臣而諸臣戛之若此僕蚤歲學道二十七始就青衿於萬物無所憎惡一日捨身遂叢毒一至於此人生火鼎烹煎之下合有此番年翁一世津梁飛蠅營營何及日月僕之文章卽不及翁行誼優劣得失亦吾寸心何必與彼曹出口矣當途伎倆數種無窮國家福澤無疆決非蕭機所度願年翁爲吾道持滿道周猿鶴毛羽甚微深煩注念不盡依依扇上四詩幷祈斧政

與劉晉卿書

晉卿先生契闊七八載風雲岸谷顚沛難言四顧山河誰復是者先年在龍江關得晤長公執于道故猶冀孝陵鐘鼓照我離悰今復已矣擊楫渡江蕭然無侶拔刀斫案誰與晤言新主幸在敝鄉英姿天縱終日批答常七八千言昔人以不飲酒勤於吏事謂邁高光想或然耳不肖碌碌因人成事自以敝鄉僻阻一隅非復用武之國而主上慨然欲投袂而復神京指顧廓清非吾晉翁誰與任者誠得臨吉之師七八千人鼓番君之靈與胥濤相應此可喑叱而走[redacted]不必清嘯吹篪也不肖老矣想念林阿無有坐處江東父老又怯懦不足與圖今亦稍奮共賦無衣要其肯綮終在上流晉卿念累世之澤與燕及機部鳴此義鼓孝陵鍾簴實深竚望瞻雲霓者不在敝鄉矣敝衙門中張元之者以典試行實從晉翁商此大業幸披底裏誨之不肖亦望垂緒論以報涓埃也前書想已達未悉正發函聞已借重司成幸可惠然慰敝鄉士民之望幷爲海內開此薪槱臨楮惓然

與揭緝止書

緝翁先生念疇昔之雅如誦都人士之詩邈不可卽卽欲坐白

雲想清風披薺訴荼豈可得乎烈皇之逝茂翁云隕雖云在天終焉隧地今年五月如何可言狐鼠蚩蚩破我神器徒云天運如何不哀幸我今上起於南陽奮翼閩海浙東嶺南已悉歸誠今唯虔吉江袁尚隔雲水耳海內賢豪想念高祖廓清之業累世衣冠收髮結衽即在草萊亦當一奮而三月騶隊載馳無聲許穆夫人遂成絕物不知異時何以對越天上者此中舉義出師屢奉明旨而建溪至衢水動須一月錢塘越京口又歷二旬必假鄱陽之力順帆蹈車直抵秣陵此杜預所紬心於王濬也先生一代崑崙登高而招所見萬里如弟某輩醯雞耳直以今上英明附雲遂尾逾月以來無臧宮馬武之能而發鄧禹耿純之論是後代所掩口而笑也張詞林家玉者秀美勁挺有子房之風人固不可以貌竟也耑以試事來請訐謨幸善圖之入告我后拜賜多矣

與李君翰書

君翰先生再得書知垂念之篤行人迅去百事蝟集艸艸失此以爲即日握手而鉛山之從四日不能具一夫此間全盛二百八十年而風鶴之餘蕭條如此又安論諸兵萑倥傯之地乎歲聿云暮江漢未清而荷戈共事者日走一里不知何日能靖中原之悲嘆也此中四千人得一月糧踰嶺涉江以西救新安東收吳會已有豚蹄篝車之笑而談者已似爲多即欲定數月灑掃孝陵當使百毅千單輟餐而爲之猶愁其不給也月翁不知何時可晤今日人情又似鬆於曩時過此泄泄誰更相念者坐鉛山三四日唯友蠡過從深以不給爲嘆周瑜指宅糜竺指囷眞爲千古曠事矣信州徐自定侔士也見其書令人起立鄭長公頃復缺然千惟致意過小日便過玉山不敢以行色累諸貴人唯吾輩圖之也

答朱平仲書

漳中得晤玉山暉映小峙便使頑石俱生眉彩兒從五百里覽輝鄰郡弟亦三四歲一至長千尋常往來遂成奇遘比以內人抱患再至丹霞兒已翩然遠隔雲樹忽逢梅使并拜好音綢繆金錯之文扶垂玉莚之字一誦瑤章十起言咏自有此道以來伐毛洗髓使東家吐靈殘檜噴萼賴有名賢爲孔氏開面自然奧契向若多閒矣吾甫靈秀拓於高深比年以來雄文層發曾長修之拔峭徵奇顧盼虬姿管城揮汗足爲雲雨吾兒之開明選理破俗成倫卓然自名了非鑽仰雖使豫章雲夢集聲布牙未能酌其餘瀾施於淅瀆又何云承其流而揚其波乎弟荷鋤初釋筆研舊焚草爲飢計不獲湛心比見諸賢如想鉅鹿往不可追聊復已矣素前文書名位自天非復勉力之所能奪惟欲以頑鈍空無漸證諸地高排老佛下刷吾道猶遠畏來多近忘老至而已嚮與曾長脩約作數語未能窮年以來負土披榛無一寍晷重逢雅教如命旂駝負素王殿即云豈敢猶以爲元矣

與楊文驄書

別台翁後岸谷遂如許蒼蒼難問所信者高皇功德決非[redacted]之所能傾新王神明決非瑯琊昭烈之所敢望耳武林壞已半載竭江東之力圖之不過盡此天塹新安既破南國之肩脊就頹若復守其前規截山指水不敢出頭半路恐江漢常武無詠歌之日也勸征大疏及導曾藩啟朗則乎揭日月行之昨亦有上藩啟草率貢其鄙陋見大篇乃憶鄒枚之未開達也南都王

氣發於信州以抵徽歙今六師若出必須先在信州若駐蹕寶婺又成偏枯矣僕出師已三月隻手赤身自圖兵餉所到之處如觸牆壁不徒不哀又齮齕之太史慈田子春一生獨立究成何事徒爲知己所悲要人所快而已蚤晩入新安補此破釜如不可煑者便當休糧拔身猿猱之路不敢絮絮久負王家唯尊喬梓努力千福

與吳梅谷書

八九日矣見諸公規規兵饟覷鼠實問事眞是悶人兵饟固是要緊然兩朝敗覆何關於是祇是朝野無謀人心坐失耳今談收人心則惴惴恐失馬阮之心談羣策則懇懇欲借朱袁之謀此數人者財盡手空猶之獨夫抱頭逃死耳借其鋒刻徒爲羌指名祖臺必任此事祇以聯絡江浙爲要著江右爲天下腰

膂人心所萃在燕及臨侯機部三兄能得其力併出信州則彭蠡鄱陽之水可以盪滌龍江江左爲天下眼目人心所萃在念臺世培霞淑臥子數兄能得其力并達姑蔑則嚴陵蘭溪之水可以下捲錢塘祇此兩著如碁有兩眼鳥有兩翼去一不得祖臺任此兩事其功十百於兵事此中好作異論動以門戶破人國家談念臺玄嶽舌吐三寸昔周亞夫得一劇孟尚如得一敵國何況天下名賢且彼必不成徒爲名耳如馬阮逬至未孩坐大則江左江右必無一來者以宏光之舊局散中興之新猷可頓足而嘆也僕思此事決之出師葛侯之志成於李嚴周陳之勳定於蕭鄧誠得調度有人則不肖當鼓胥濤而上卽不然亦決計歸耳學顏閔不成乃就李長源腳下生活可悲也前月與張玉笥約募兵三四千尚在東陽玉笥聲勢盛於未孩得其編

緣又少唇齒可作數函懇其共事浙江一二門生多有不憚折骨相應者然招呼之又是一番門戶坐此兀兀看人闇地枕子相拋耳江山知縣李日煒者甚得民和有國士之風今日江山能得死力亦可當五千之師祖臺幸振拔之此小關第一要緊甚則信州用鄭兄也

與馬騰翁書

騰翁年臺治行已就漢室二康相望非遠毋從鴻寶遙讚星徼知我同心蘭體不隔遡又倣友亶洲花鄰慈水石匱寶林東西相望而某以鮮民寄生廬草北眺千里羽絕鱗稀長與松岨瀉其雪涕又安敢從天上嚶鳴道蛩吟之素乎去歲出都先鴻寶歸故不遑致書子舍纔十月而北堂色變不孝半百尚爲呱孩今未抱子遂失所恃依依空山四顧幽閒誦子路之言感知己

之誼從今以還推食解衣亦何所奉而需茅蘗之致乎已矣撐柱一世須大碩人鈎陽華容聲業爛然同晩異香佩之肘下間遹金玉慰此蛩音諸唯與居清豫萬福

答韓寅仲書

夫以鐘來菡已發從容之聲使風遇簫卽泄琦玗之韻故流連之作無述於孤吟而要會成篇遹倫於復部更了山之過北唯擕枯樹追其反載僅讚韓陵平原之入洛亦僅百篇寄等末篠删餘十作信行遠者之刋輶而觀多者之取少也亦自目厭窮奇願隨所好陶公之重行舟而掩寶井季倫之珍紛琲而碎珊瑚百里青牛箭端取炙千年白鹿方寸成間豈非其意有所存故其言之獨雋乎寅仲先生任雕出質紕雅爲騷萬壽之賦既虛五餌之陳未續受裁半錦薄噴全花康莊狹路之餘同嗟驥

踠短檠長枕之外兼嘆鴻飛側其林風長無靜樹當年執輿孰能忘乎予心上閣吹風又何資於簡末乎

與方仁植書

仁翁時事遂至此高碁袖手寗當冷眼不開枰耶新王英明負邁千古起於南陽爲高皇九世孫又不飲酒喜讀書動遵法度精於吏事以乙酉建元四同光武此可以鎮定人心遠邁瑯琊昭烈而上矣仁翁能令密之起而仕乎　已極微管屬誰拔毛放頂大家相視過此五六月著脚難舉矣江右諸豪傑杳無下音臨侯兀兀爲左皃所羈無有動處燕及二雲機部皆已過就閩中可與共圖者獨金正希方慕庵不知何似許夫人之詩難以誦之男子也不肖發蹟下浮梁直趨燕采與正希慕庵共問秣陵之業誰當起而桴鼓者仁翁熟察彼中景略竟如何

反手拚飛欲成朱序而黝闇如彼爲千古唾笑徇前承後何以自存天水亦賢者鍾鳴星落與虞山同夢不知何法使寗當令僕折箠笞之乎黃斌卿水師三萬蚤晚上鎮江何以聯之令不訾期此時念密之握手不可得老而以狂疾受賞是古人之深恥也爲恥有甚於狂疾者如何如何

與祝一之書

一之兄來册愈中簽會知靜照之淵微勝於旁觀之袖手也光武六日而出潁上大禹三年不過其門此皆大神聖事非凡所窺天子屢懷出師而平鹵堅守郭憲之論拔刀斷鞅以尼乘輿亦猶之吾徒顧盼躊躇未有一是耳上郊社已畢江漢常武於是可歌一之又方在姑蔑不得過信州誰與平坐致雲臺之上者正希不濟業爲[redacted]所殺子弟厮從亦已喪盡如黃仲霖乃爲鄉人所僇崛強更有何益乎不肖區區如羣羊徒勞鞭後今躑躅已盡前後深谿而鞭者不已竟將安歸耶浙東諸友惟倪家諸從相信最深餘俱入魯藩之籍今時事稍定擇烏之木不假裴徊觀其翔後矣劉伯馳去恐此法非所以處一之也尹去文高臥方堅不肖亦蚤晚請告得歲暮遯山者眞縱壑游魚且怡然不顧大地之爲焰金也

答戶兵二部會議書

頃以兵餉屢絀煩經國大慮用集思兼聽甚善也愚不佞謂天下之患決不在於兵餉即一意兵餉亦宜伏樽俎探其要領決不宜揭國以兵餉爲事愚觀集義以來既二年矣解發則人共議兵解盡則人共議餉又不得已則俛兵以就餉俛餉以就兵裒損相濟如此而已愚觀今日之議道謀匪邇自屯田鼓鑄兩

者而外有無所從議者一有不容議者三有議之不必重議者五有議之未可驟議者四國家之費出浮於入常百數十萬自嘉靖來七十年矣而至今始晤晤而方救之加賦則源已竭節用則流未止此無所從議者一也無所從議而必求之於上省服御挹供奉以先天下然後以淸內侍汰百官定中涓之役約文武之數使能羆貔貅皆喻上意而一於節儉則其道已大此不容議者三也不容議而復求之於下則百姓已困地力已竭將重鹽鐵之需峻贖鍰之令置武功之爵擴關梁之稅廣輸粟之例則其事已微前世所棄議之不必重議者五也不必重議而復求之忍眉睫以需事後則將發禁籞之耒募開中之商丈隱沒之田實戶口之數愼核攷課以一之於守令則其利已紆未可驟議者四也故愚以爲今日之議則皆道謀也自往歲以

來加派繁興至於輿阜奪養士紳編賦則亦已極矣而猶且不已無問叵測卽慧黠中臣持片楮責諸當事謀餉無狀將開莊山取神宗舊物諸當事者亦將何議以應之乎國家之制以戶而計兵不以兵而計戶邊疆之制設兵以衞食之窮不設兵以絕食之實也古之治兵者畜百年之兵以食一日之餉其治賦者畜百年之餉以供一日之兵事已濶遠不足多談然如搶攘之際賦不加足兵無宿載與師百萬動數千里不至乏絕者何也凡用兵之道必定爲攻守之勢度其主客之宜程其歲月之數慮定而後用之則其事不囂而其功易集由人之家治十金之屋成畫在中遇風雨苫蓋之不蕩矣千金之家治百金之屋無成畫於中指囷而役囷盡而役不繼乃使匠者削其榱桷陶者小其瓦甓細大相雜以自爲便治者雖更霜露無復寢處之日愚觀今日邊計不汰將卒無當於治汰將卒亦無當於治不汰將卒則餉不給威不立汰將卒則餉亦不給威亦不立不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不立者持頤而畏足急則有鋌鹿走險之虞緩則有喪馬求林之事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亦不立者勢結而不可已成則有操豚祝車之誚敗則有掣肘工書之慮故由今之兵徵今之餉雖左持卒右量金中衡而均之猶掬塵土以塡廬山之壑也故兵者審勢度宜立數稽功而後用者也無一定之勢雖羿矢所發失於犎牛無一適之宜雖百丈之材蠹於蟻蛭無歲月之數雖累世所畜可一朝而罄也故兵有三等餉亦有三等敵有緩急因利而制之卒以一卒而當三人之用則以一石而當十二斛故有屯守之兵有攻戰之兵有游徼之兵則有聚糧之食有因糧之食有輸糧之食屯守之兵食於聚糧屯

與糴半其勢距年其宜百里而趨三四百里之內其數三軍或六軍七八萬人月食二十萬斛踰年而功可立任峻羊祜郭元振之徒皆用之矣攻戰之兵食於因糧已與敵半其勢距月其宜千里而趨於四五十里之內其數或一軍或二軍一二萬人月食五萬斛踰月而功可立虞詡度尚馬隆之徒皆用之矣游徼之兵食於輸糧賞與餽半其勢距日其宜百里而趨於數十里之內其數或一師一旅二三千人月食萬七八千斛踰日而功可立皇甫遇張齊賢之徒皆用之矣用此三者其數不失故人無舂糧之憂婦無　之嗟急召之可赴緩弛之可散今聚四方之人實一面之地守者無土著之籍戰者無遠蹋之氣行則無朝暮之程居則無井伍之繫棲遲歲月猶且鼓之如求亡子雖仲尼爲帥七十子從之一年而外猶將散而吳楚離而齊鄭乃使椎埋屠狗者守俎豆而讓舉七則不亦難乎故留處者聖人所大戒也留處之寇食於外食窮則退退而剝在膚髮留處之師食於內食窮則進進而剝在於腸胃古之治兵者不憂有三年不克之敵而憂有三年不繼之餉不憂有三年不繼之餉而憂有三年不制之兵克國既出金城上田簿議定矣帝猶問曰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又曰期月而望期月者謂今冬耶謂何時耶永初之中西羌屢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段熲自請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給五十四億而諸羌悉滅故古之君相其於攻守主客歲月之數則未有不蚤策而詳講之也攻守主客歲月之數皆講之故不復持簿而號烏有之士不復畫圖而摸蚌蠃之食今以執事之意度邊上之事卽使

[redacted]不死叛賊未誅一矢不加關上之師能縮十萬倚盾而卧乎即使[redacted]亦死叛賊亦誅遺孽狂獮不揣謀發關上十萬之師亦寍復可減乎即使元昊歾後亦無諒祚衞卒死後亦無中行說西[redacted]乘暇而請廣寍海上乘急而請四州邊外之邊塞內之塞亦寍可暫已乎又使西[redacted]不請廣寍海上不復四州島外關門曠七百里厲聲號跳得復和及乎且使海上欲取四州關上不出廣寍關上十萬不得之廣寍海上數萬獨得之四州僑據一日得復安枕乎故風雨者崇朝之勢也陂池者歲暮之利也堙陂池而仰風雨長風雨以決陂池晦昧之事也然且藴祟一方突發則四顧坐廢故此五者天下之大疑也疑而持之終歲不決乃以棄而爲取以牽而爲制僥倖數年敵變則天下無事此又方今之所無有也自軒轅以來則有上宇有九地與人尺壁不與人喉吭之勢無敵而棄六七百里以與敵人與則不計而曰我將欲取之者此自古所無而宋人則用之自三代以來則有薄伐有築城大則有犁庭掃穴小則有防禦和市無故而越六七百里以戲軍士制則不敢而曰我且姑牽之者此自古所無而今人則用之故此二者天下之大祥也祥疑者古人之所惡也禁二祥去五疑今日之決務也以天下之大疑行古今之大祥棲遲歲月而莫之敢議則所謂議者又將安始乎故欲治兵則無爲不可結之兵欲足餉則無爲不可繼之餉欲汰兵則思有不終決之兵欲省餉則思有不終省之餉啄鳥不擇吠犬無威以愚所見欲斷諸論說畫一定之計圖三年之事方今新餉即紬本色至者猶二百萬足供十五萬之師新兵即冗隷兩協者不過十三萬祇當百六十萬　食因而裁之以爲三等

屯守之兵取於畿近狎水士者授之耕地半其廩食倍攻戰之數使各分里以里爲制急則徵其全力緩則使自爲食是不過七萬五千人而止程課於一年之外攻戰之兵取於四方狎湯火者乘之險塞倍其廩食半屯守之數使各從黨以黨爲制急則易鼓而進緩則易解而退是不過三萬七千人而止程課於彌月之外游徼之兵取於主客挽犀追馬者逐草廬無參其廩食伍屯戰之一使遞更爲制屯急則以衞屯戰急則以衞戰是不過萬八千人而止程課旬日之內是則不出十三萬人歲食米百萬石折色半之覆百萬金一歲之內而芻藁糧糗當齎器用俱給也馬服君曰齊韓相方無二十萬之衆不操刃而刺其下王翦滅荆曰非六十萬不可夫以二十萬六十萬之衆九月而碎韓三月而蕩荆士各負糧月四五斗者於今月食十餘萬金耳烏在其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乎且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破敵而違霜露五六十萬之師費豈止今三年之食哉以爲時詘而不可則不如藏形而舉羸我怒不先則夷憤不始我驚以靜則夷　不動取我之故物敵莫之敢爭制敵所不及敵莫之敢奪以實而馭虛因聲而見實則虛固而實存實積而聲不絕故禁祥而去疑度勢而審數此兵餽之至要不可不察也及今之時一掃諸餉議定爲兵制俟今冬後稍稍移屯以就草生之地不出三年海上之逋皆反於河內不動十萬之衆收百萬之粟而當五六十萬之師因以北撫諸部南聯四州因河爲壘因田爲渠因遼人以塞遼塞雖使中將御之可搦空水以灑遼前之市失今不制挑構半年音盡伎窮牽復必絕牽復必絕則十載不決以十載之期頓二十萬之師雖鑄泰山以爲金錢猶

氷釋而火鑠也牛馬之馴牧夫之力竦怒偶觸則瞬息突發誰謂　不及牛馬之力哉弋獲飛蟲維執事幸垂察焉

與鄭將軍書

聖王英睿卓出千古諸臣奔命少得當意而崇隆施懋功懋賞麾下諸大僚所不敢望天祐皇家烽火洊驚旋即撲滅使麾下以李郭之才韓岳之忠滯於嶂嶺波濤之下令得一當度狼居勒燕然與匈奴相遇雖衛霍之能豈足多乎程正叔老儒也思觀坡下之戰慮懷憤酸生耳嘗著銅面與突厥角逐僕今老矣數年前膽骨未挫氣志相動尚再疏請纓一理東江再圖宣大而芽蘖遇風不復可振鵂鶹繫枝巢卵俱破至於折脇剝膚鑊鷄槽豕之不若然終不敢有怨悔盼視君父方今[redacted]寇漸合輦轂洊驚四方援兵度不能四五萬皆逡巡西道思度河北出紫荊潛詣都下無敢泝清德從景滄直上者朝廷思間道之奇以霖實翁節制登萊與大將軍共濟呼餘皇出旅順搗瀋陽此搏熊取子之智用之必效然懸師萬里遠襲人國載馬上車踔泥出岸豈得如三國時謀沈沓渚之事乎以僕料敵用師不過強萬四[redacted]持重不敢遠出其牽制宜遠守遼瀋者必不盡撤而西唯諸台吉跳蕩及巢孔二三叛將知我虛實者相率鼓枻攘取餌耳誠得南兵萬餘與兖濟之師犄角直出挫其前鋭則眞保香河之策也（缺）

與鄭將軍書

適劉舍親有南郡書至稱南中之望麾下猶楚人之望葉公也黎總戎六月南來述在鎭情形已大不測計天下男子赤心青瞻一意奉朝廷者獨麾下耳而又以盛名厚力讋服一世俯視

左良玉輩猶腐鼠枯蟬直以若帚汎除之不煩遺鏃也李大司馬方今偉人所號召豪傑立應擬與南郡諸紳擊牛釃酒以俟麾下麾下但呼帳中健兒一二千人坐鎭京口遣青雀小艇飛入馬當云大將軍督水師朝夕西上彼輩望風隕角耳天下事勢固有力省而功倍者如樓船出登萊節長力緩雖有三千不當五百之用今得一千渡彭蠡可當十萬之師且令塞上斬[redacted]取通侯如登高山猶煩拾級若從江中揚舭取左師猶掇之也且又以是取金印如斗不煩勞師燕然之外而使不肖無拉脅折脛之苦雖削藍鞾爲勁弓改筆鋒爲鋭刺猶當爲之況負英傑之名受朝宁隆眷爲天下之所利賴者乎月初聞有三十餘艘弄兵潢池藉檣櫓之靈已朝夕潰散此沙蟲區區直以麾下諸舊即制之不煩神力至如爲天下救蒼生護京陵取叛帥頭作勸杯非大將軍親行不可僕亦桑梓也宜不爲桑梓根本慮顧神京之患有急於桑梓者當舍大圖細不獨爲副雲雷之望直取侯封壓服天下爲吾鄉盛事而已也黎總戎以李司馬書必爲麾下面陳情勢惟麾下悉心圖之臨楮神注

與黃東崖書

出門以來擬有此事裴徊江上凡七十日而岸谷變遷磔磔因人幸逢英主雖爲宗社亦桑梓之故也矮杠支天不知所底破甑成之顏閔溷未就之桓文念老先生與八公眞如楚人之望葉公今已舌敝脣焦面齒俱垢矣履之六三控馭甚煩賴二老委心爲國殿下六轡在手耳此時振頓雖九亮十尊未保全濟而使衡山老樵擔荷其間可歎也已即日乞休雖覺太蚤然大計稍定兵農周舍概不相及去之晚矣不日過清源黎鼻白頭

舊面目想猶可辨也呈復

與張鯢淵中丞書

溝壑餘生仰沐日月勉振聾瞶以拜聲煇雖在顛躓之中如攀扶搖而上也長安過荷汪存噓枯吹沫使白骨復起今甫下車而台使儼然光賁草萊尊教鄭重有彼姝曷告之意非瓜杞所敢望於天章也時運波頹撐砥不易藥方未試秦越見魔若斷若續之邸報無處開懷莫往莫來之飄風但瞻項領雖有肅心何以逑乎維系海上比復弄兵出入天吳非人所周陽侯有辟兵之符馮夷進讓身之策度其事勢不得不爾然使頭呼蹠[illegible]鮒號河積輕之數爲梟雄所窺亦非有心者所忍出矣十載以前屢伸開洋之說得數萬金錢少紓仰屋而當宁疑其扞禁縮不出手今欲指梅作酸畫壁取藏誰復應者卽如去歲收沿河之撫賊使屯塞下驅臨清之傑師令救錦寍亦不應搪督至於今日今無復足追者惟是古人寓兵於漕之法今尚可行截漕爲餽之機宋甚大失誠能慎挑旗甲精辨糧艘則東南六千艘尚得七萬人之用何必召募近敵攘揭遠爲盜資乎登萊天末爲鵞爲鶴水澤所嬉王正尙未渡江誠得一疏留爲江淮陘塞之用免至紛飛爲精衛之塡木石會霖翁心手可資亦遠鎭登萊雖當泝長河以開靑兗之路者子瞻有言聖智馳騖而不足以今之勢雖管樂馳騖猶太行鹽車之屈騄耳也曩時嘗關鄭師損資六萬得長鬣三千今以二千晃虬損十萬轉輸何所用之淸源番徒藉藉嘯聚南安不軌聞已漸入仙遊凡此蛇虺祗得賢守令銷明於先整頓於後可次第爬梳之耳一付於劍楯之士毒藥補瘡必無完肉今漳南山中亦蠢蠢欲起百十蟻聚

剽掠旁午兵士所向得失相當誠得子產萑苻之意行以潁川伍長之術絕其蔓延可省異日斧斯之效也自孝廉計偕還駕以來射聲聞風日益猖獗非得牙纛信立州縣刻期會剿之令以得渠宥脅之法行之恐過百日不復可治也頃晤黎總戎延慶者云出老祖臺門下持李茂翁書云欲藉祖臺力勸鄭將軍入自疏入援此不過欲借高敖曹名字嚇小兒耳威鱗豈敢離淵以僕度左師奔敗之餘爲諸閫所輕必不能遂取安慶亦不敢揚帆東下南都名賢所聚能壇老諸公提挈於內劉良佐諸將匡襄於外借漕捐資尙支歲月吹篪假嘯或改鴞音神烈精靈鼓吹風鶴豈可令鼻眼異常睹京華之動靜乎黎兄欲僕作書亦已達一函去徒令人思殷援劉掀其皮袴也自儲軍胥不過開洋百一南都百縣省朝覲之費可得三十萬伏龍鳳雛在在而有相與揮汗振袪不減風雨如必假浪於江神檄波於海若恐安期塡海之金難成秦皇驅石之鞭不效也去臘有勸自疏入援書已先茂翁獻其端拙今茂翁又云爾乃知措大不異人意老祖臺精思繞座洞見垣方寍別有砭石發其膏肓者乎三吳重地留都關係甚鉅茂老未到任想未知諸賢擘畫又不知鄭今岳得倚駐脚不四海蜩螗窋勿淵深與言輟餐唯有隕涕坐墓下濕氣日深腳疾大作出戶倚笻不能跨立仰望長風披函細繹

答郭叔子文宗書

臨別晤言雖展一日未罄瞻依恍惚之餘再披鴻集包顏吐謝列錦聅藻復睹芝宇天下若無文章誰復挽天河洗人懷抱者握筆三十載無寸楮隻字可傍韻林騶入寶山親沐玉液自媿

相去直可萬里矣悠悠世道不復多談祇拜三言愈增遯悶大音寡和雖陽白不異於巴人元氣能調即雨霰奚殊於燠日想斗柄别有商量非星辰自爲激射也獻賊西捲全楚欲傾左師東窺大江如簸天下之憂不在[illegible]馬又在揭竿擔荷世務全在明膽每念勝氣則噴墨花爲江河驅文剡爲龍豹猶或可爲也國祚綿延遞周倍漢魚狐之輩繆譎割據可成縱橫復覩當有格局出而驅之弟某頹潰之餘自節盡見歸首上隴拜賜已多無繇倚鋒更走虎渡而外知祖臺恕其迂繆也武陵英風未可再紹綿竹偉伐不易重仲都可付之夢定待彼鷄鳴但慮兩階更當舞其羽戟不復賭簫韶耳家去清源不五百里垂老未涉今陳石楊以當臥游珠玉盈前何方置礫亦當與夆子商之大集跂言尙圖少日寄上今方艸艸日事畚鍤爲給事吹簫亦當

恕其疎慢也文宗不貽書紳林已著故事每承破格無任旁皇

答周仲馭儀部書

仲馭先生天步至此無血可泣誠使燕薊不復襄鄂長淪雖使奏茂宏之功紆周顗之慟豈可得乎生民有主社稷有奉此即吾君操異論者當與衆共討之然立國旣數十日未有渙號規模何以震疊天下諸公果能脩樂管之業奏鄧耿之勳今當與千古共推之悍帥在外強敵在前衆論呶呶詭言日起保長能與于忠愍爭烈亦是重明勝事也鄭夆老錢牧翁乃不見推此亦塞翁之福索靖銅駝長笑入臥草耳江南七省撫按遂自安臥吳越生心生死如何興元詔書順昌旗幟兩者爲末世之鳳麟不知誰當鼓之者楊機部金正希要當使人約之建業支持能過百餘日省諸牽纏尙可千里也感慨無極臨風依然

與杜郡伯書

畏友劉魚公者艸莽之鸞麟人倫之僑肸方今郡邑罕見其儔昔孝標之稱劉進爲昆玉秋霜任昉之問士深若搥鍾探寶擬之履丁未以爲過加以性敏多通志敦維篤行無越矩思不滯轍是能撰結鬼神粃糠流俗守其志行夆化爲通分其才藝干人足給者也某生在遠裔矢志孤特於世賢豪寡所識取晚交履丁如飢得芻豢寒被纖纊自以翼微羽輕銜負無力又當末流風潰鑄金爲顏閔連錢作禹稷泣血相明無有信者必使身在岸上下引舟人吐蘆蒲之寒灰吹上谷之溫黍亦已難矣而親知淖與以此相譏讓子長之意任安所非季良之風袁闐不及謂之何哉今運際通明俊能休暢爨桂燎薪柯斧維覩以履丁之才吐氣出穎雖瘥之重土裹以十囊尺寸千里必能自致

猶將使孤陋之士賤遜之夫傾其寶光料其穎末恐勞泣血相明之心泄燧光取火之意也猶冀當道寬收寸瑾不罪玉人破彼末流驗兹往意使履丁之才得稍自引見奮發摩厲必有所報效雅稱論議非苟爲吹髙俯聽俛視者道周方自樂貧賤濱立溝壑強爲仁義以目送人颺去而已伏惟當道小賜垂察

與馮秉清書

虎豹在山藜藿不採洵哉是言也今日之事欲使驪龍發夢於明主鵷鶵振威於盛世決不求之粉署之班朱墀之下矣閶門下蘊義生風苞奇發電當此中興之朝豫寫雲臺之表馮公大樹豈必盡滹沱之下乎不肖提一旅以洗江漢呼掬土以益鍾山四顧同人未有豪傑門下能振袂揮帳便當倒屣以奉牛耳坐不窺堂噓枯吹生亦使吏吾笑其齊東阿蒙癡其吳下也高

山顯位待君之來逸豫無期跂予望之亦藉高皇鐘鼓賁爾旂常非爲翹翹弓旌附於舟子也書至幸束裝相期黃海之下矣

與張孟侯書

孟侯先生契濶相念未有以報也知居廬罥恩不敢以將伯相惱毎見書爲之惆悵記漳江握別及姑蔑拜贈時隱若隔世今日月雖出而塵霾未消吳會東楚戎馬相逐賴孟侯月如兩先生匡襄之力使[illegible]篆[illegible]組不汙此土過關以來瞻跂鬱崲爲之泫然而論東晉風流但如朱陸諸君子得匡坐迂談百六十年已爲予望矣弟之區區捧土搊流無裨河岳以爲纓冠之義存於同室不以被髮喈於微管故竭跛眇從之而高論之士以爲癡笑天下壞於雋巧不壞於癡愚亦已明矣孟侯先生精以質抱知與月翁憐其區區也解新思甚好人欲相料理先生幸以同澤之義起而佐之誠得一月糧北過胥江可以共濟天下擊檝者何獨祖生乎至於此中及省下少醜固無勞芥念也即日晤語不悉惓惓

與方書田書

書翁年臺知避地入天台甚善嚴陵之距仙都猶之尺五也以書翁閣下標置其間千仞矣朝廷敦睦上媲陶唐毎念高皇貽厥一枝上連天漢當凝鼎之初有翰城之雅論叔姪則愛逾所生定君臣則誼非一日想年翁納牖之下聞之甚詳也弟初遇皇上於桐廬私擬等倫當在高光而上旣稽玉牒先武出於長沙定王發蹟南陽爲高皇九世孫今上世系又祖定王九世發於南陽不須談赤伏之符誦白水之讖矣弟初在嚴華間談此州人物推轂首及年翁追念夙懷卷衍與共倘得邀福孝陵追

雲臺之業兄馮弟鄧以兩乙酉契於三同千秋之餘尉成盛事然後解絲圖爲赤松借披衣於善卷脩然物外以畢餘年亦可以寘白鐘鼎相視而笑也某行年過六十所募幾何倘繆佗復生儀秦再出不能依將軍之樹佩六國之印而空以明老屈於韓非知年翁圖之熟也枚叔之譬梁王鄒陽之悟吳王彼區區者猶芬丹漆況以年翁掞天之手蹴地成河呼啟明以附陽義命燭龍而消螮蝀不爲遠矣皇上睠然想望表箋以會殿下善病不欲以几杖進即弟亦不能進芻蕘之言唯年翁重垂鑒焉

與徐竹孫書

不親行伍不知行伍之難也衆志難調羣情未化但以馴習使其自平至於天人之際情法之所不到雖尼父總干師聖援枹岌岌乎難者若前日在延富軍士負病十常五六及於過嶺先後差池僅如魚齒對之唯有浩慨又如聾跗之徒楚漢異視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飢馬望蒲勢常欲逸如此朽索亦難爲持也信州生聚幾二百年無徵調之苦兵燹之懼而相顧羸然如創破之後入其門閭若無人間有縉紳動亦以懸磬爲解如此宇內安得郡邑復如信州者乎貴溪之變邑戶折展蚤知其必有如此而朝廷欲以武人輯綏天下履之六三所用爲深戒也方今東浙水師不出衢嚴下路皆兵如使信州不得糧糈安能與豺虎爭道而馳便當高詠清人林中舍馬與諸將士分袂南去不知山中荔薜又付誰裁剪也幸寄語諸郡邑略與料理如推車子如濟風船豈爲私家作此將助乎鉛山名邑蕭條如此祖臺宜思所以善其後也

答林淡生書

使來拜書併承大貺自揣溝壑獲附雲嶽生世何緣受此隆遇泰之九二備有五德貞老先生之謂矣丞年埜墓絕意牽絲入山不深自嬰奇攖今雖獲遂首巨筮魂松下而體膚未完聞風作楚想念古人惟有悲慨先生以桑梓餘情哀其輾轉遠賜提誨譬之病馬折脛責其千里窮猿斷臂求其洞聲亦已過矣豫楚陸沈青徐洊驚舊章既盡新禍憑仍即如宗藩一事破非常之格攖非常之毒蕩之七章其今日之謂也老先生在西粵嵐烟不驚雲裔無恙六載於此矣方當勒於鼎鍾錫及秬鬯而悠悠之談以蠅贈璧即不相知誰謂氷蘖熒飴者某少時不慧老益迂癡眼耳既捐神明日惡所朝夕禮斗惟願世當清平保有殘年以終擊壤而留都江右風鶴疊聞大海頹瀾又何抵極誠得追隨杖屨下澤欵段優遊里門雖香山洛社何遽稱尊乎三事朗然無涉輦上備有同心使人持函堅以相諉清翁至僅附白章不覺神馳感格瞻注

黃漳浦集卷十七

書

獄中與張煙叔書

張汝沃見幾太夆令吾血淚無飛迸處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今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爲談者高臺曲池雄疆廣宇似指顧間灰塵上事懮三十餘不追巢許之蹤捧喬松之足耳傳者并云天意已回而梅眼未放魚縣獸檻台今同嗟獄中四十縉紳不如煙叔一老布衣遠矣破涕加餐千福萬福

羈扉中寄魏秉德書

臨別江渚四顧黯然征烏厲疾不復縈懷惟送遠將歸間關跋涉增其愁歎耳行後羣奸情露三輔坐敗事可稍申而入都之時攻楊者四起誦經殺蝗動盧牧州之疏而葉潤山又有救章明廷以把持爲疑銷金發於典午穿溜積於平時木朽蠹生宜其然也杖後聖明微有悔端而綸扉諸臣反唇猶昔前此四月召諸詹翰垂涕錦州之戎四十諸賢無一人發聲而陳井研以阻人啟口爲長壽所庇牽連入閣從此當宁確然以爲當辜雖晛雪欲消而風霆不改矣九月中有以祿署推倩翁者已啟事而當道又爲品級不對停其起艸不審此後當復如何前此蔣八公諸公頗共留心比以資深詹翰將散各部堂及爲開府遂抱頭依詹仰而無復饒慮矣楚事敗壞不可言賀李兩將叛爲秦賊武陵誘罪於秦蜀閉門誦經不知究竟何似明廷赫然爲誅舊督繫新撫僇關內道卒無有善其後遼督又與[redacted]相持就餉益遠而爲錦州諸[redacted]所斷東西不能相及畿南齊豫之間餓賊蠭起旅道不通治平威令獨行於守道縉紳及犴狴鐵門之內耳倩翁不知何時發旆想近時別有破事滑縣亦持重不能直達計此時禹稷亦與顏老同功聞雞擊楫使人心倦也前親友斂贈已屢書力辭而家人持之不審又堆積以累行旅良可畏心今幸抵都而吳郁翁困於艸場盡爲請貸乃知賢者謀慮萬里不爽藉此異日可復及壁知秉德兄能爲親翁綢紀之也

與張玉笥書

玉笥年翁承教又兩月宣遂寂寂耶世事尚可爲天命已有屬年翁以方盛之年膺非常之寄生多事之邦處兩疑之地能乘雲弄鳳翩然高舉者則不俟撑木而栖耳若猶是筍鞭出地未能果自遐逸也顧榮謂張翰曰有當世之望者以自退固爲難弟生海隅又以息陰島外而兵革所徵無遠不屆又近爲輦轂一壬一壑無安枕處是以皇皇若此約與年翁會於江上而方盤石未有共事之意金正希望救甚殷是以決意西行今新安已破事勢愈難弟獨掌隻身無一援者樂毅田單遂爲古今絕物荷貫石門又恐不免披髮年翁何以教之弟兵不多不能分出四路管仲九合年翁已得一升能以精良濟我夜飯乎履端已屆元始將新咫尺之箋幸蚤自貢是吾兄弟惓惓之懷逾於促膝也江右諸賢藉台翁鼓吹新安諸賢聲勢必合倚杖而聽詔書不獨伯魚開其聾瞶也仰望教誨渴於苗雲

答林子篤書

捧書垂念眞至拜誦章益重風雨雞鳴之感日市數升米何止丙辰之時今斗米五十錢家廿餘口日需百廿錢雖兩君平垂簾不能望子雲之腹何況帶索枯魚搖木之間平憶老母在時

每道羅一峯客至過午不得飯又云莆中陳藎臣常兩日斷炊以此爲戒不肖常笑以爲戲談今便當眞也似此口腹長以累人遂使閩仲蒜頭貴於琴瑟纔聞兄體稍佳爲慰今見書知霍然良可不孝與空之相宜絕粒七日亦偶然耳不復慮及倏忽居諸如以爲毀者是曾參所致飢於孔伋也家表弟日前已至館想蚤晚間晤慰来賜甚謝酒棗是取之縣中者無所事已拜米雞甚勞仟信九月朔節哭謝謝不悉所懷

與子庸兄書

鮮民何足念誦吳魚之言繹李路之訓仰視桮棬徒自隕淚耳兄翁愛惠無已去歲所貽爲老母目覩不敢復陳今柰何從酸楚中接華美之玩乎昔人含憂方之吞炭道周爽然如噉杵臼耳桃核棗花宜未敢問也廣眞兄晤對日新西南寶氣自映斗

下每想名賢可道胸鬲者如兄翁叔姪相與自是夙緣寸楮數行宛然如鏡恨百餘里動煩鑿思耳去歲過廣眞丈見其環堵蕭條不異吾昔吾既以蓼蟲苦習不慕桂醑而廣眞直以桂枝薰於蓼若柰何柰何兄翁比復富澹不愧清白獨令厚弟滋其蘭本想厚弟饒爲之鴻鵠相將不爲稻粱唯兄翁努力自勵

與劉魚公書

生德之章去耳猶盈登堂之歡盟心未遠而僕忘其白華自抽宿莽既乏八韻以和乎風仍缺九拜以敦誼素雖一時愧集驚還叱牛之聲實千仞罪深難鬪應鶴之節也侵晨而出忽適他緣祗今自籌不審何故始信貧賤之腸難爲仁義抑將姻婭之好不及友朋寤寐抱慙家人譙讓昏昏此懷洵爲難白矣蚤致拜又不晤諸兄弟何時荆袒會此良期

與劉魚公書

長安晨夕結想閉目惟省禍過日爲幸墓艸未齋丙舍穨圮吾爲此羈縻兩腋不生言念唯有愁歎擬一疏請歸倪李二兄爭執不可不知何時得遂初志但幸主上聖明臣言盡用某一官何論乎京畿桂玉介石無交家僮婢女作古人饔飧但有慍見之色四顧無力悠泛難親唯兄堅精可冀倘總帳稍撤蒯緱就道或一至都門微解憂結吾便促一歸路與兄攜手徐淮作浮家泛宅故事勝如坐籠中莫放也風雪愁人尙祈晤言伊邇

與陳無涯無技書

無涯無技念吾良苦含現成之顏閔圖未就之管葛節使事集無益秋毫偶爾蹉跎則所喪丘山謂之何哉前月已五疏趣歸而若不得便造船放海欲坐岸嘯歌知其難矣我明與周室同

厤非唐李所望衰軼而後猶爲戰國春秋今天子英武聰明同符高祖又有四同與南陽相媲業已從事無拔身之理但此癖蓼刻刻在東郭北山唯兄弟知我情苦七月廿二日已奉朝餞克復神州如此重擔何時到家兄弟無可相助當勸人輸誠速期共濟亦仲尼所嘆微管孟子所慨纓冠也監諒千千不盡

與吳廣眞書

廣眞兄契三百里過此乃不信宿雖有盈門不如蓬室矣春計誠殷然如兄芝田豈須耘鋤乎前旌發俱健力都不及致草草附上此數日雨微下弟方出肅容使行若迅便不詳書鵬搏信近便此促膝也

與吳廣眞書

山鬼有窮老僧無盡從此進之佛力神通猶是魔境吾兄精進

忍辱不孝默地混沌施之宙合無復不可也明晨似當過龍頷抑遲之俟從屐齒後慧乎

與金將軍書

金大將軍麾下聞麾下駐豫章號令嚴明賢良諸家烽火不及彼中來者咸稱麾下未覩明詔欲藉雄勝爲恢復之端似矣今天子神武江楚兩粵暨於吳會紳弁歸心不日親征誦江漢常武之詩想亦麾下之所樂聞也諸老有省麾下者皆云忠孝出自天性權變準於時宜以不佞觀之天意已還物極必反痛穢刻於人心明家涵澤尚留天下麾下必欲豎旂常之勳垂鍾鼎之業則今其時也永勝伯師下贛州萬吉人師出杉關二君雖與麾下相知然至旗鼓相當拔旃不武以不佞之意欲借健士出九江操舟東下掃寍國宣城之　於勢甚便於朝廷甚忠於勳業甚大高皇在天實式臨之唐人有云舍十七葉天子不事而事　固豪傑所不爲也唯大將軍留意渴冀懷音

與金將軍書

金大將軍麾下自先數年仰慕芳猷以爲古臧馬之倫需時而興者及先朝蕃錫加以討逆之命僕謂曲阿孫郎復起於今卽五鎭四藩不足稱也比見松滋王稱麾下生平慕義慷慨激烈或有感憤圖一得當爲朝廷之用決非落落苟且生活者僕思念欲吐一言久矣凡三遣使過撫州爲永寧王所斷悠悠道路誰明此心今天子英武明博在高光之間得麾下佐之直掃　廓清海甸雖古之田疇朱序何足多乎人生駒隙藉竹帛以自老旣有竹帛之榮又有鍾鼎之實雖有道仁人猶或爲之隗囂公孫述有何足師天下垂平　已極明家之祚尚二百餘

年僕不憚出山起而佐之先生何憚不用反手之力成千秋之業耶僕輩書生百不足談所用區區布其伊鬱者非獨黎獻共仰和平亦執手追歡出明天子意也

與金將軍書

前有再書懇懇麾下想見之矣王常下江亦是賢者何必隗述乃自爲豪如其翻然便當褰裳濡足與麾下共挽江河而洗石頭之穢以麾下之才垂名竹帛坐勒鍾鼎運掌耳乃栖栖出匹磾張軌之下可歎也不佞拏舟十數日將過星子以濯龍關麾下能出三千人相從雖萬戸侯豈足道哉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又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唯麾下千萬留意留意千萬

招征書

月前一再致書想皆達記室矣新主以高光之才合殷宗之學禮樂征伐規摹隨手文章性道非凡所聞也台翁起於南陽仲華山桑不足爲踰伯仲伊呂指揮蕭曹行於台翁見之留都握手遂合風雲此段精神亦自不偶但不知鍾山孝陵今復何似晉宋之禍豈吾輩之所忍聞挽回無術匡救無時緬想昔賢惟有頓足生平羞談管晏今日見侃嶠現遜亦有慚色毎聞秋風思一奮翼濯足龍江之上恨不能促膝招機部晉卿一二兄弟與台翁左右麾其旗鼓耳錢塘道阻日有訛言秣陵動靜常如寤夢王郎子輿誠不足驚而吳越豪傑未有來者不知台翁何以教之緩則失時急則促節蚤晩思仗義聲以收勇實藉台翁之靈西出杉關北出金衢東聯海道　盱江建昌之間　想不足以膏黃鉞也仡夫俱未決計皤舊俱有攢眉必得一當使昆陽無戰盆子坐消非弟自走浙西收合吳會終

是道謀潰成耳閩處囊中況俱鈍錐穎末不見温台上下雖俱歸誠未有定著必令陳夏起於雲間楊劉發於臨吉張祁應於金華錢徐動於繡水則連鷄難飛歲月易邁矣

與劉魚公書

聞魚公甚轗軻都是周罪過想知長安信行止不定故不得翩然遂來今浪浪當如何結局周最不解世情大約雋上是道家所恠吾輩人只須空山看灰燒火決然持此骨頭博浪不得也古髮以來不復知公家諸事參疏既非本名想無害今無緣見祁公談之韓魏公不識王荆老趙清獻不識周濂溪自是動靜頓殊匪關意緒迴別然如宋人端坐摹索喜怒哀樂未爲呆死也周出山來雖無豎立於朝家亦無所負蚤晚冀得開籠永矢空山無復風旛之意近乃悟諸丹訣自希夷以還未有悟其欵苗者意欲借樍雲一菴自築丹室募親友共鑄丹井不過費二三百金假三年之力仰視蒼旻 俯接龍鶴不爲遠矣世事悠悠無一足語有意之倫俱擐物綢濕浸爍焚固其所也長安儆舍之外煤米便之又諸種書悉賞常漸爲腹爲目了無一可知兄決不能來即來此間亦無游郊鳴珂之樂徒駴嘆而已風波細歉久當自平不足罣意十一月九日黃道周頓首

與黃東崖相國書

聞雒駕吉旋已踰月矣百里瞻言千載勝事周獨以溝壑輾轉不得申擁棣之懷惆悵何極日前拜曹司李書乃知姚永言寄信咋拜台緘又得劉丁書非閣下垂念無已何以得此於朋儕緬念往時顚連寢食唯有揮涕幸藉丹骨反首上隴爲願踰涯又安敢聞人動靜去臟隕身百尺之崖肱膝垂折今幸稍蘇神

理氣志亦覺頓盡睹閣下書復生蒲柳之色耳漳南道梗行李少通勅撫兩字迄無定算周納足箭中藏頭被裹但知床几井竈各自有命了不動其經營也正月二十日寇迫漳郡賤體委頓自分焦廬已託野火之下恐出處未明已勒小疏哀請不敢上質知己即有不測亦當以理數自安世間何處無顚崖不復據鼎耳擾其寤夢也行人歸促復艸艸附上即耑日奉候興居未悉二月二十四日道周頓首頓首

與黃東崖相國書

拜七月三山歸所惠書令人感歎今諸舌戰想少甜然亦無著手處綿蕞之前合有此事無足多怪但括江淮以奠四帥鷄鶩已盡飽鷹難飛前無可進後無所處數月以後將復如何山陵松楸在人掌中異時摎括復何所極諸山陵使能遂了此乎四帥分江一左擯湖我輩無一旅能舉其事消萌建威徒恃一史道鄰是夫子所歎才難也周病甚素空疏加以健忘見張問李唯坐江邊看兒童竹弓射鴨爲樂耳桑梓又多事諸招撫者日謞言句引愚罔稍稍正之則騰謗四起幾不可聞世運否泰則亦天也人奈之何塵界中著百里百里中著七尺稍費經營愈碎愈細正復歎氣伸足詠彼苕華耳美燕老想無歸里行望閣下匡持新命貽我安席也

與黃東崖相國書

得若椰書乃知台翁入直甚喜機絲方棼賴天孫整之不獨星序有光草野餘生亦藉還耕鑿也吳會未收中原無路新安旣陷南紀垂絕雖樂葛處此不能緩其裘帶而使弟酸腐書生理之命覓摶兎古人所爲笑談也收人才練軍實是今日要緊而

徽破以後人情太垂昔日所謂豪傑皆不可復仗吾上軍實盡入樂陽不肖孤身碎掌所招踰四千人飧風吸露以効忠義明旨亦云就廣信支餉而信州士民盡室入山府縣催科徒有仰屋捐助二三千又嘗與信撫施軍三股分用肘踵俱決爲之奈何今粵中輸賦見有二十四萬吾出勸助亦十餘萬分其涓滴足佐月糈而委之養威不卹枵腹雖有喬松之術難盡授於熊羆矣月前見明旨已以關外重餉寄曾二老此駕馭英雄之拾孤老第一善著而旋又反汗何也仇仇不力退遜難詳將使不肖何以自處將士旣知無權則輕玩以生釁敵又知無餉則禍敗立至此二者在不肖受之不妨亦奈何令宗社受之乎朝無正論人皆養交明堂之羹揚爇愈沸不知桑梓竟當如何也軍中監紀趙士超爲其父請補金吾此志士也幸炤察之小至日道周頓首

與黃東崖相國書

東崖先生秉鈞甚善使弟得有首丘之所亦爲邊疆蚤得綢繆今日事勢比之五月十倍艱難五月祇苦無君今日幾苦無民不獨無民且苦無國弟之區區豈薄叔度而師文淵者垂老未死恐及披髮之事耳今廣信以北七八十里卽爲異域弟提數旅手揮空拳以控鐵騎癡童之扼虎亦各其志也而徽州狂叫之士日生異說奸細出入半在軍中今日不去卽馬革裹尸亦不可得耳四千之卒以四分之兩在休婺一在饒撫今休婺者挫損幾半區區軍中僅千餘人而　騎千數逼於肩背不知朝廷何以籌之弟爲前矛刎頸之士屬覩易動想定虜乘之可奏奇勳耳出關已踰月于髭稍來常恐吾創之多賴吾兄持之得入大安關卽爲厚幸不想鳳煇堂也草草原諒不悉長至後二日道周頓首

與黃東崖相國書

前兩書達台翁想已目及弟絕口不道功名獨以初入關時與朝廷議置行在於信衢二州時人祇知有衢以信爲江右了不著口爲弟迂闊也弟竭力明廣信爲全閩肩背僅有此一重藩籬比衢有兩倍得力是以不憚區區致力於此至信乃知徽州距此祇隔一嶺有四路相通覺前言之未盡耳吾鄉人慣走金衢但稱金衢其實要害全在廣信也永豐有詹自如兆恒俞墨華二父母皆可借重料理本處兵餉又鄭父母汝說徐進士敬時皆實心體國者今朝廷動以臺省奬勞人才至於要緊所在全不著意萬一破壞悔之晚矣弟五千之卒以二千畱於休婺二縣雖不大潰已損二三百人又千二百少挫於瑞洪亦損七八十人雖殺傷略相當而無大破軍士不大走獨牛明山四十級爲對敵所得而談者又云不眞一身無據十口難分進退趑趄而軍士之情散矣左右貔貅日以阻撓爲事散掠人財而歸惡於民高坐不出而笑罵相嗤前自十月初九師休婺之[illegible]踰四十日乃有旗鼓相及雖有能羆化爲鼯鼠矣見二老代理之命懽慼不勝而今又杳然不知何日得還淸源與素庵諸兄再啜今泉坐竹倩亭之上也　破徽後諸軍漏言弟欲出休婺遂併力於此前月廿旬以五百騎守婺我軍距海口去婺三十餘里稍爲之防至冬至會節寅夜刧營遂爲所躪兩營俱散頓弟所募樂平兵至乃焚掠而去今初七八間又聞召杭騎數百來度信睦比隣其所必爭弟以孤軍四面牆壁雖咫尺共事無相

援者逝不去此恐有林貞金聲之虞耳別軍去撫昌者已收拾安仁餘干上東鄉進賢掃金賊以朱序之業委之國士藉鍾簴之靈看蚤晚可收而樂平勁卒已鳩休寧初九十間報大有斬獲然未敢信也弟孤踪獨手受兄翁知己之誼不　日夕憔悴不過代諸貴人捍禦耳初意亦謂貴人不出弟不敢安居今貴人已出弟可以還矣古云太白不出星辰爲容今弟可爲王末也三月生一小兒呱呱未字家兄七十　猥弟歸山此情唯兄翁知之不武不文不進不退昔人所謂怪鳥也非獨怪之而又呆甚兄翁幸念我老六飛有建寧弟當入關詣候唯垂慈不悉

寄家書

自還浙以來無日不思歸家展墓告祠以畢餘年而時事未定廟社未安桑梓與天下均未有寧棲之日安敢與奔逃偷樂者共著還鞭爲千古之所唾罵生平談禹稷不及顏子今日思蘧瑗賢管仲遠矣當此渙散之期無一番收拾雖吾鄉王臬亦難安枕擬以七月廿三日出師倘有三千之士可以隨處鼓舞聯絡大江東西而日子迫近錢糧未措無一千家丁可先應手者路上夫價騰沸親朋不得往來吾鄉爲鄭家收盡則從事難圖眾力未集雖此處調募得一二千無益也蚤晚看貴明輔到可與共募能廓清吳會恢復孝陵即長揖還山未爲晚耳

寄家書

去歲臘月十九日得解網至今歲正月杪始出都門想二月半間家中可知消息聖意無甚苛求而諸老苦不放手此自生命帶來於人何怨原票烟瘴則在廣西地方便道至家而兵部必以酉陽相處謂酉陽武陵之傍郡意欲相難耳然武陵已死禍敗照著朝廷公論久必自明吾至酉陽亦無終困之理家人切勿以此罣於懷也吾從此便道亦可至家然一事未了終是懸懸非久遠出反自費心乃決意溯江西至武昌繳此衙案大抵至武昌繳文書身至酉陽不數月可借差還山耳此事如不明白自關國家事非獨吾身家之憂也諸說好話者皆大家寬慰之談不必聽之吾盡吾道以俟論定閉戶著書儘可自老非必軒冕能解人懷也墓上諸石可擇日子平安一一除去毋夢交母身未康寧開襟撫枕唯有悲歎即欲改葬亦俟今秋吾自楚中東還也麑麑麖子讀書進益何如恨身不能就全覩其哦誦當時令知伊父勞苦勿著采色勿作戲語勿輕跳與小人交處時時讀經與令知道理也吾最不喜人讀註子無益於事反多一倍工夫切宜省之如心事稍適可從叢書中取劉向說苑新序并韓詩外傳讀之可知故事又有文氣并讀左傳國語可通於春秋亦不至腐俗也

在嶽州寄家書

三朝顛覆矣事宏光而宏光蒙塵奉潞藩而潞藩銜璧栖遲此身即老死牖下有何顏面生平恥爲一節之士從此遂志亦無所恨但恐爲曾閔所笑耳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無所愧而已廿五日至初三日發婺源初六日至新安欲往金陵當在五六日間此行洪亨九決不可與相見即見亦無全理袁齊梟許之間吾知所處矣

與內書（此篇與洪氏刻本與內書第四篇大同小異○此本詳洪本略）

思量住居只宜以墓下爲便漳中親戚難爲周旋俟吾解網入漳歡聚未遲耳歷來未有恩惠及於鄉人遇諸貧子可稍稍賑

給云冬下送方先生八兩宣四兩或明年止用十二兩請恩宣兒弟有子所謂因不失其親者也前履寄書欲璧謝諸贈惠而魏親翁又對客入京往還傳說深爲不便今對八百與吳郁卿納草尙二百在陳綠綳處欲盡寄盧丈還而行旅長途未免罣慮能盡數璧還免使兒輩負仁義之債是吾所待以食寢也墓前亭堂未可輕拆只前後牆基打除乾淨北白出門吾便可歸矣黃任買瓦再發二三金畀之恐春雨牆傾又費事也田尾小橋並遣人料理吾病體已愈諸不盡言人參二兩付爺壹兩尹娘并耆之

與內書（此篇亦已見洪氏刻本與內書但少起處五參以下十四字）

五參戊參及時培概不及前書大約吾病體已瘥看百日即可行立如常傳言上一日問大瑺云黃某外間人人推重是如何瑺云宅多讀書亦有操行是以人重之上云前日處他太重了又云上問黃某畢竟如何或云讀書不曉事耳上云此便是朽儒了大概此後無復重處之意亦無復重處之理蹈仁不死是吾生平之所自信也前對聖主言東人必爭宣錦又言流寇必破夔門即賊必入漢中今言言皆驗惜無有爲主上談之者主上止愛陳司馬至鄕貢一榜盡賜進士可歎今楚事大壞非臣子所樂談然楊司馬踪跡亦不能終結主知矣吾在此百事簡省冬春之間看有解網當攜子長登華首裁眉而歸子淵切不必來諸親戚並爲謝謝十月十日西庫書

家書

自去臘過北司今又六箇月備嘗諸苦念桑梓墳墓邈如天上賴天地祖宗之靈七尺尙存起居無恙子淵柴敬扶持朝夕勉強談笑以俟解網耳子長歸想已到家人尙未至京麑子麐子大爺看管讀書識道理不昧忠孝大義足矣悠悠世道仰問彼蒼五月十六日在北司頓首

與倪文正公書（洪思曰甲申墓下乞休時）

鴻寶年翁閣下往歲別剡溪時不知[illegible]蹦幾南乃使兒獨賦無衣然弟亦已病如蛩蛩岠虛決非騶服之具又空拳握錞無爲也比讀大疏所以仁義縡繕爲定命辰告者甚善嘗此仰屋浩歎之時爲百年必世慮經權互言中於腠理乃知劉東山林待用之賢非其至也蔣了卿一遇方歎遂奮驥步弟恐楮幣不足以當杜衡也國僑有言亦聊云救耳海內人才沉毅倜儻唯有楊機部而縱之高蹈弟命奇窮久無意人世去臘出行江東與諸生鑿一鳥道徘徊之間遂至失足直下懸崖二十餘仞幸得不死又與黃門北司同功樂正子春之所悲啼亦塞上老翁之所發笑也憶臨行時曾領吾誨云枕流漱石不如喫飯着衣今遂逃誤至此寧復有洗耳礪齒之樂乎蔣八翁嘗謂僕以酉運破月建恐不可支周亦以此決意空山終尋君平之業但懸隻眼看鴻兒鐘鼎出於俗華之上耳今既折肱終難叱馭而墓下風鶴日聞狼烽不絕若土山何能屬固守已爲幸矣爲此力疾乞一休致政府書幸轉達之并道六十老翁三番不死亦無終日蹈焦原涉呂梁以爲快樂之事也病腕不能多作揭并籍行人致銀臺司爲禱外附孝經大傳洪範明義二種請正正月縠日道周頓首

與倪文正公書

（洪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

鴻寶年翁見報知始入都魚水之歡上慰宵旰[redacted]騎鬭聲以次喙馳帷幄有人喜可知也去冬道病常恐不得至家及睹丘隴想望松楸始悟生還之恩隆於蕃錫草木狐兎俱鑒此心初夏來遂成怔忡耳眼昏沉神明漸廢又飢戎薦至婦子啼號南安之寇初平浦西之亂復作流賊焚掠去墓下不一二里中澤哀鴻遠依廬次瓶粟已罄饘飯難遇康成之里無告孫期之鄉莫恃誼不敢舍丘隴以入城市不知過此將復安之也世棄之人呼策艸木無復動理不知當日田子春太史子義何以屈成壁壘行成騎伍巨靈之手非復雞距之所能模也姚二存後來之彥氣誼最眞依依於兄匪朝伊夕不知兄何以教之二存使來適賊稍退聊簡荒札情緒不倫聊鐫鼎覓紫糸二方附塵左右并問馮鄴兄起居如何八月八日道周頓首

答倪文正公書

（洪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

鴻寶年翁九月初旬山中得讀大司徒諸疏諸喔咿者眞婦人耳天下人材止有伯祥次則至于今乃使子卿先之愛騏驥者引譬於郭隗也弟抵家伏枕墓下蒸濕侵尋下部遂痿不任屈伸入秋胸膛大作痛倍於往年七月以來盜賊鴟張哀鴻嗷嗷幾使孫期不能保其豕圈鄭元無以安其廬肆去冬三疏已下皆不及知家僮回以八月十邊始抵廬次賊雖稍退而病殊劇便已絕意世途銷聲隴首陳臥子乃兩書嘲讓曹遠思（鄭本作李寶方）至以爲假蹇丘園辭色俱厲如此穿衣喫飯再不由人枕石漱流亦無著處也世路卽不以廉恥待人士君子當以廉恥自與

厥浥之詩似爲道周發興耳飢戎之後君華鮮飽遣人入都亦甚不易不獲已趣前僮再疏冀得一當終老林壑而已臨楮旁皇道周頓首

與蔣八公書

（洪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洪本誤作與范文貞公書）

去冬疏上已得溫綸而中外無知者信天末之遠也六月始見召對恭紀至八月家僮乃回捧閣下書時儆鄉賊正嘯聚哀鴻嗷嗷周坐牀簀中與逃難餘黎相對唏噓眞不知世上更有江淮兗豫乃知身任四海者憂患更深耳八月後纔稍平鷹眼虎蹯不能盡變終當復來此時得保松楸爲耕鑿餘民秋毫皆閣下賜也自六月杪不復出戶下體益委頓動轉不得帝與筮魂爲望已極諸悠悠者謂假蹇丘園有乖臣誼以周之意老病殘軀終難報効但爲朝廷存禮義養廉恥使筆下無狗苟之人以此報効朝廷於臣誼無所闕者而談者又謂單薄徑遂無以結讒謗之舌自度生平與物無競諸睚眦者已見殛於明神伏辜於斧鉞今諸元老抱鏡當心總千山立寍復有得騁其說禮六十不就戎行明年是矣雖下愚無似亦欲掩關尋周孔之渺慮繹參軻之遺說卽使閣下哀其貧窮勉以榮耤然二人已矣雖列鐘鼎羅牲牷無所佐其匕箸古今賢達掩沒艸莽者何限何必以無田不祭動其悲皇也周自審已定雋氣靈心妙才定志必屬倪鴻寶馮鄴仙二兄乘此雨隙脩葺東疆料理車營教練鬬士防東人之再逞專責巴蜀順勦以討荊鄖循古者秦吳破郢之道陰移沓潼之舟師以奏長岸之偉略然後收拾吾輩東之高閣示炳文蔚章之不足服也究竟成敗不存於寇[redacted]禍害

逸逭尤日積腰領肩髮幾不能保幸藉相君覆盡之恩以其餘灰假以微息俾從狐兔歸首墓下又讀召對恭紀之文繆承颺言動明主之聽海內傳者謂一天雨露全爲枯芝此論不聞亦數千載矣道周以孤貧殘生垂死而得之雖千鍾九鼎不爲過也欲於此外更盟起立譬隊葉之望寶珪朽株之希匠石不獨想念不生亦情理俱絕矣盜賤縱橫孤居墓下報人不知惜才改正之意反以述旨繆誤見譏跼蹐餘生唯有傷歎近以苟且撫定稍稍蘇魂問日邊之信存中澤之音欲再乞恩終老丘壑方今鵷鷺成羣驎騏溢圉欲以病駒怪鳥強溷其間徒足以煩庭氏之朱弓發圍人之一歎即欲擢筋洗髓勉自報效末由也矣自去冬歸臥墓下山氣蒸濕下體遂痿勉強扶笻不能出戶限霜蕭震柳重以斧柯雖灌以金液不能責其強立矣小疏委出至情幸相君垂惠俯悉彫殘萬里離家動止不便容其待盡山下保此遺骸亦相君賜也艸率空函謝謝九月六日道周頓首

答劉念臺書（洪思曰或疑作倪鴻寶 癸未子在墓下乞休時）

獻歲以來再拜教音百日之閒風雲千變上載元微總非艸莽之所與知講幄封疆諸臣不得不受其過唯藉兄及二三偉人剛柔微彰克聳厥後耳周之薄劣先生所知遂初以來絕意人事不圖朽艸化爲青螢三月展誦新詩諸肝鬲深痛者未嘗不頓足撫膺慼而欲涕周四顧無徒瞽形問影想亦海內之所共諒然天下事決非史魚於陵之所能了吾輩學問亦不宜以是自著也長孺元成之風自當以此還之言路必爲躍冶者開此

不發於邊疆周章甯歲餘年幾何仰藉帷蓋之不暇而波瀾蠭說過矣過矣諸具疏中乞得一當幸鑒念焉九月六日道周頓首

與盧牧州書

聞足下至浙東喜溢寤寐不獨聲氣可通亦形勢相起也會稽阻於長江欲取吳會非勾踐之志種蠡之力不足一騁要當選其精良西渡禹航從吉安廣德上掇鐘山猶或可及耳弟以空手呼兵呼餉於無人之野信州自閩嶺破比屋入山無復雞犬索米一月不得千石供四五千人之食此外曠然暈沙讒梅無一是處足下擬過其倫又以非堪見薄近見曾二雲見代之旨體貌隆重如鴻易燕但不見下忽焉掣回想此危疆非人所樂疥豪馳載鹽車終無交割之日也徽睦相連一重門限除是天下愚人負軛到此無由晤足下吐其伊鬱耳連日出師在婺源上下與[redacted]角逐雖破竹未成而迎刃將解不知海上長鬣誰當佐其短長者武人掉舌終是捉影捕風龍涎雖香要非朝餐所服矣以主上聖明羣賢畢力而獨令天子憂邊中原奧窔日尋被髮孔門三尺安得不道桓文乎粵中輸餉二十四萬福京自徵十餘萬而僕不得仰其涓滴安望復詣吳門問白虎之氣今亦當與吾鄉子弟撒手懸崖耳況有孫幸託宇下甚佳後來可與共濟敝門徒徐柏齡甚承盼睞業與一銜俾爲軍前措置些子儻得支持過歲亦是朝家之福不獨吾輩共襄大業也因風懷想不悉依依

答蔣若椰書（癸未乞休時）

八月家僮歸乃得稽首讀相君書何垂念溝壑之深也自少踈

不祥又夥然悔其多過矣自去歲十月以來低回二百日豈有他途沉吟自訝雖誦詩譜其心眸終復喟然長歎天下事自在偉人持要挈領讀書知言又在知人安民而上如舍周孔詩書而外別有神方是亦庸醫之所反走也吾鄉先輩經綸夙治又與兄晨夕上下曾陽之戈折箸相成弟以擊壤餘生仰慙古人近愧劉尹自寢處墓下以來兩膝重濕每值風雨將作輒大發悶時復刺痛不堪步趨雖荷殊恩難於自奮周袞不作假而世人恆以迂誕見督唯兄知之如使周輟柔翰能以強把大戟與假面抹額周旋則是可前也如猶書生者量已量世何可不蚤弟亦休矣

答劉念臺書二

（洪思曰必癸未免戍歸江東朔講時）

斯道無限願力易窮至於暮年止得怡情山水誘進來人留些少清輝爲現前受用資後生探討耳伊川歸洛下元晦還西山其成就與當年亦自不別晉人亦云祇有動靜之異原無優劣之分也先生道貫高堅非復前後敢望然云古來傑士磨頓之後鮮有樹立此田晝所進陳瑩中者恐元定晦翁聞之中卻耳君親之外唯有師友儆鄉闕在天末模範難追又以老鈍蕭然自寘聞大教迫於警枕病驥扶鹽車不離鞭策亦頓躓思起也前兩次寄扇頭凡七言八章想都見之嬰兒誠笑動成黃葉以爲俎豆則不可以佐長者捧腹則有餘也

答王忠端公書

（洪思曰甲申墓下乞休時）

尊五年翁仝仲從何[元]子處得拜手教天上貴人乃念窮交一至於此眞可以塞破屋子也弟乖蹇自放無一足述而次公親造儆廬錫以言詠每讀其論著想其興懷晝夜味之河漢無極也弟病廢已久僅以去夏稍蘇得一晤對過此遂頹唐不能出戶想念吾甫後來諸彥龍驤鸞騰非復老馬所望亦樂一見之開其胸眸也天末問闗遣使經年每發一緘頭鬢盡白天上蒼茫不分遠近但言萬里三月可度猶云牛女共在東河也去臘出行至江東登高送遠偶爾失足投空直下幸藉台庇頂踵俱全而神理摧頹不可復藥至元正杉樵猶未去手私念天意未嘗投艱而孟門太行無地不有世以儆屣相捐周亦以儆屣自命傀儡落線事事笑人想唯尊兄知已發其悲痛耳天下顚隮甚多匹夫納溝無盡周於其中猶之塵黍何足動達者言念乎語云鬼神有不護之身君相有不造之命僅以右手力疾艸疏

乞休年翁幸爲當道慫恿知九折之肱決難叱馭已溺之灰不復忽然也秦蜀楚豫於人身有何干涉非棄置所當言亦非所當問悠悠鬱鬱俱託彼蒼耳穀日道周頓首

答趙景之書

鄕在靖海寺承賢郎過顧七尺玉立望而知其千里也是年芳脩盡在桂林數問賢郎及陳明卿子無有晤者今又病絕尺一往來雖臥子諸兄亦寥寥曠疎林下老生得與狐兔共尋王隴自謂過矣新詩淵暢敎誨殊深亦作八詩錄諸扇中骨節音響皆無一似正可發一粲也兵荒無措處遂借一封附虎尉者去生平硜硜四壁自逸值大事輒縮手不知當日田子春太史子義何以召衆卻敵呼答如響正無柰何以匡坐彈琴消之凡古今卻掃彈琴者盡無聊賴非別有神智也一笑謝謝化州公文

章政事驚人如許并與賢耶致聲謝謝無盡

獄中答盧雲際書

辭墓遂出門不及再奉慈誨想念長者循萬石之渠蹈彥方之躅以師世淑人羽儀鄉里待時而動此樂何極古人云干將莫邪必有一缺蘇門柳下到處傲人此刻鵠畫虎伏波所遺誡於子姪也舍生取義既無益於君虧體辱親徒有乖吾素耳雖云由命亦學問生疎之效也今兩月以來倘輾轉牀簀未能坐立視陰顧影日晷無多不知何時能反空山以畢學易之願北風時作（鄭本作南牧）中夜泫然感念贈贖宏仁非誼所安已屢敕家人隨分拜璧而親朋未晤拮据為煩猶享白魚以醇醪無濟於解網矣魏倩老何元兄想已出山諸親串悉惟致謝十月九日道周頓首

與張紹和書

兩載未能造候貧賤困人一至於此筆人持先生書還不見過又失報問道周自分棄置唯汰沃能容之亦惟敢以此容於汰沃耳（按筆人以下至此鄭本作日對俗儒問舉業入之太習則太癡猶學周旋人日作拜跪久當見驢作吏見糞如羹也三十四字）徂冬涉春家遂不能具石稻婦當無襦母當無裳登到處無與天作岸如何如何少宰之喪不遂奔赴要以磨鏡非宜一縑難得兩足十寸僅能街頭日走二三十里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桃花初脫谿下無人何處井上有一李半李可開枯咽除螬李外又成鵞鳶欲託銜其甘根恆恐翟然獨步而反也天地信太闊不審幾時行到芝山雲社臨風貢悃曷悉相思正月十八日道周頓首

與張紹和書

汰沃先生抵家既逾月周未候興居疎孏之病唯先生諒之也長日落落如棄世人未知世間更有何書可讀曾見著作近幾多乃使弟不得傾其毛羽遲候入漳先拜仰弓次脩元方之敬也薄儀少助剞劂柰何塵之寒冷良用自慙乃令人不敢與千秋之事見三月之外原封宛然便不敢再塵簡僕慈谿君並致意（洪思曰時子奇刻資助紹和刻七十二家紹和復書云承睠既深感遠忱第世間無翰林先生持朱提贈人之事敬附璧返）

與張紹和書

（洪思曰時紹和失偶子作書慰之）

紹和先生聞有杵臼之慟自夏五而今遂近百日道周乃以伏兔窮猿自懷傷溺不得一望繐帷灑此淵注如何如何紹和亦於世間取何等寶而為造物之所靳吝冶月淒風不過欲聞幾痛句耳知先生不傷留許多年厚奉伯母安仁閒居之賦當不減於射雉也他人值此要亦常情僕嘗臥齋頭近千日盤盂半可勒銘而關脫自遠誠慙於衷自盛伏渡海中感暑病風奄攝數十日初秋來浦又病肺言不可出欲作悲秋嘹嚦之音誠非所長故寧為空胸自鬱未解今先生之何如巨源識度蚤勝阮嵇但不知窺牖無人而後能遂忘情否耳僕寡特餘生與六親濩泛自顧一身飄泊塵海獨居廬舍無似人聲動二三月如先生商音淒絃猶似為有曲折如僕者嗄於廣野豈有人聽之者乎仰視雲樹消其寒風伏惟舒豁

與張紹和書

（洪思曰時子奉旨將母歸家適紹和居武夷山中刻七十二家子過富沙不相聞知紹和遣人奉書來浦中）

紹和先生手翰到甚悵恨作此艸艸不及問青谿之業致令猿鶴愁怨更何顏面談人間事乎周自去秋便杜門唯春前一出

荷天地隆恩以通籍未久脫於矰繳此時史令方嚴而周冒昧獨請遂還山阿爲人臣子得此生成眞不知骨血之爲吾有矣仁丈飄然決幾獨蚤覺林宗子龍猶有徘徊顧瞻之意此番出處當以足下展齒印鎭一世無疑南大中丞晤之三山兩日之力僅一拜轅門而去承惠[redacted]至極注存之感又以此得紹和動定萬里冷塵唯此半晌稍親溫火過此復爲飄葉矣館席雖啟甚爲時輕有意思人切不欲就想弓甫知所自擇闇門晤文起文起亦多致意仁丈他貴人不易得晤晤亦不易啟齒落落石玉周與翁丈素所相向也今人極難別識乃不如別識古人之樂周仲先如何品題賞今周在吾家文強而下兄在申郭之間如此吾知免矣晉卿吾之肝膽何日復入懷中卒卒未申一候臨楮七魂俱往不悉媿負謝謝溥儀致上引意

與張紹和書

秋來稍近煙墨每一搦管唯聞猿嘯取凱甫行狀讀之增其酸楚耳臨於悲風擬作小傳於此取之今爲集引表碣遂澀莽別道一意不足以寫凱甫要令凱甫爲風吹其棘心也秋後當與步一訊天柱之巔念凱甫南巖時雨落花飛猶在昨日不得不歎銷聲料人情意所屬定非悠悠者知不識山阮復當何如自凱甫沒後來彥淵嶽不得不歸謝瑟甫未知瑟甫可復往來乎

與張紹和書

（洪思曰時何喬遠上疏薦紹和爲預脩實錄奉旨部覆紹和時答書曰近所爲燮籌出處期望燮者過奢燮年過三十便對人說鴻冥豈其雙鬢盡斑忽爾作雁鶩意萬萬無此不韻幸兄宣露此情使共知之）

何光祿疏已下乃未悉君意嚮得戴觀察書亦云紹和仰視白日非遠奈何附入雲中僕意亦爾爾今想當置之也林宗伯晤中亦躊躇未可定欲俟君意詳議之大約艸廬白沙不可偶紹和未應輕就人車命姜神超鹿鹿猶自可紹和似當曠然僕入世來久益俗爲文法所繫想念碧梧青霜之下如三珠樹不可復憩

與張汰沃書（眞跡補錄）

汰沃先生時在南巖籃轝往還無舟車之苦出從三洞入擁百城安石常云如此去夷齊何遠信然耳都門物候百倍異時樊籠之鳥又無水餌四顧毛羽何以能全[redacted]據闕內日益固雖寮御可導而批擣無人傒隙視陰不濡不熱自唐宋以來泄沓之態未有甚於今日者一番人馬百種元黃昔人借催官之符今日資龢桑之手糊塗既心薄外廷廷臣又不圖心競意氣既頹精神日靡而天子猶徒以文法督責之病鶴休糧求其飛舞

豈可得乎小小兵課輒戮撫臣不切工程動夷長者自今少年亦無復喜事之人驕兵終無可制之法目下事何可爲而措置迂疎瞻言千里大臂之指責甚提刀一法之繩資其汲井良亦難矣夏至雖勢非[redacted]所憚大兵雖集未滿四五萬倘憒憒未有進取之策養之異時又成烏有不知冬下四體更如何耳登樓去梯爲策已遲辭墓侲廬悔之何及唯寶重萬福未節菴恐已出不及寄意三華同此並荷千日朔後道周頓

與張汰沃書（眞跡補錄）

元正滯海外遙候興居想都淸豫萬福弟遂患病痿右股作痛不便行立左臂亦悶麻如刺所少未聾盲耳[redacted]信比如何倩翁前寄來今又十日許臨德動靜宜可問否春鍤又復來未能開筆晤時謝倩翁更遲報命也廿六日道周頓

黃漳浦集卷十八

書

答葉文忠公書

（洪思曰蓋葉相君向高也時黃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文忠公憂其柴毀也有書來弔作此爲謝附游支提者任）

二月望後人還致慈誨跪陳賜奠慟絕牀前某以艸莽過承厚恩母子間關披睹日月生遂首丘之歎殺邀北牖之問誠不自圖膺此齒遇某自早歲絕意寰中屢泛煙波尋死物表直以老母糠覈難終捉鼻就人償此夙責於今已矣含瞑之後敕斷水漿冀得悠然梏棬泉下七日不死廼復幸存今遂經年瓜李復及緬思往時板輿都下望老師之歸塵哀黃鳥之莫載入門對泣伏枕褰衣豈意歸來子舍未期成此窮鼠傷哉命也如死可

贖人某必以半百之生代吾母大耋之命如死可再死吾母亦必以某代死之命贖諸賢者已死之生今乃令諸應生者皆死應死者猶生是某所七日而後以泣代漿者耳去冬師母歸塋某出哭已久而栢下風寒無有動理嘗望北斗禮此函丈近唯海氛日波月漲四壁之軀涸鮒相求鐺底不存煩飯莫續中夜出墓噭然大號誠不如蚤歲豁然辭親離家孤泛烟水時之近於道也釋子千如將過支提附致謝謝並候興居萬福外繫喦章四事哀其貧薄道阻不躬

答鄭元岳書

拜書知吾師已至留都爲朝野私慶天子聖明以根本爲憂禹績自在豐邑何必宅揆平周比若未得歸誠不忍張目見諸邪僻與日月爭道天子明明以虞廷自將諸臣明明以斯高報上懷在熹朝權璫操柄尙容七十餘疏颺廷爭號今乃以應詔求言之令爲監謗誅誹之律复念指摘浙事顚倒縱橫何異指鹿爲馬時乎標逆案以護逆案摘科場以證科場如此心蹟嬰兒所知而常凝詫以爲三昧在先朝中不知何者爲比士君子讀書致身帷幄無攻擊搆鬬之難無騎虎難下之勢而一旦決裂遂至於此鄒智羅倫往蹟難追三百年讀書種子於是幾絕矣浙場論題只剖義利宗依堯舜引伸二程之論耳遂以爲怪僻不知天下明達者安所得不仁不義之言而稱之如此舉止是有宋諸奸所未敢遽下而今皆明目張膽行之良可痛心周早歲學道廿七始就青衿於萬物無所憎惡然旣委質事主不得談方外糠粃之論今天子庶人一切以仁義堯舜爲邪說則人心敗壞何所底止去歲南中臺省摘一學憲此中無識遂指以

爲浙闈線索叢毒百方周艸野出山誠不知人情傾險一至於此今惟有一去無所復關人事但念聖天子英明洸毅爲此輩所誤使熙豐之事復見今日早時輕詆子瞻晦翁爲露圭角今殊悔其痛哭淡於賈生耳秋中想可得歸天子旣釋雲間則來茲冀無他禍猶恐諸無所釋憾者以周爲狠毒之本耳周病去不復挂口老師千惟珍重涵宥不悉

答錢機山相公書

自垂翼于飛而後天地日就崩頹淩遲十年遂無岸谷雖云時會使然而奸回崇奬黎老播棄彼人爲之貽我君父何可誣也南遷之倡方新當璧之檄四播法旗不舉義鼓寂然鄭如水湛定之量短於用師路皓月拓落之姿猶堪鞭策而栢顧棲遲調江左之夷吾辭中原之管葛平人心方瘖逢旦則新從來昧氣

與新君更始元旦朝夕正位留京則禮樂典章宜出先生之手人心所係旟旄以與側耳聽之更脩孟卓之盟扼越石之雋溯流東上劉賊必西奔然後北扼清河西扼湖口暫紓秦晉保收湖湘進不失桓劉退不失蔣拔刀斫案出葦畫圖在於今日矣誠使宗祏可葺必無五王之慮若令哲人接履猶有咥虎之嫌艸野啼噓聞見不逮河山脩阻投袂莫從望風慨然啜其泣矣某不勝臨楮悲痛之至

答陳明卿書

明卿年翁三載契闊而三接教音幽人天末了不能酬明卿呼吸上通聲名下遍猶念南方菰蘆之下有黃生者北海之思孝章扶風之稱謝該亦以潤其齒牙非爲資其羽翮也天子聖明休風日扇圖治有漸爲政在人伐木之聽和平小明之與正直

每告同志兩言而已前徐霞客來持素縑不之敢領瞻望神骨知爲異人夜闌秉燭談鍾山採藥之幽聽雁湖縣絙之險如逢明卿啜茶天台勒銘雁宕恍惚魂交識於寤寐也廿年以來僅成一書聊資瓿覆外唯加餐萬福有教不盡長至後道周頓首

與張湛虛書

湛虛年丈龍鴻襄天不忘魚鳥溫涼變序尙憶綈袍去歲秦鬬之惠於今三年使我悅艸之情重依覆被灰溺餘氣忽焉生煙溝壑斷叅居然貰續誰實爲之莫測化柄之心何以報者猶有同澤之意弟自起艸以來蓺松永矢嘗稱遜少之器十倍淵源舜卿之才萬分德遠將由深淺畀量故舒卷殊方非謂宅平之勝於居險也邇聞[redacted]警迫我京陵自省餘生誼難偃蹇遂以蛙蜋之氣謀及鳶旌馳驅之懷通於罔極輪蹄一動不可復廻顧念小山啜其泣矣杜翁云在山泉水清清則可鑒鬒髮出山泉水濁濁則不見面目比來四旬始走三千餘里自顧面目不可復認寍當從年翁辨其纓足乎[redacted]雖退鷙伏滋雄烟火初灰燕雀復集堂中湯爇非棄婦之所宜親廚下燎焚又非遠客之所及搏行不已意欲何爲年翁想爲宣其驛霧也嚮在枌榆適聞司馬前命天下方注其雲霓今日需才倘有建牙來章寍可較其邊腹乎人心易散才且難求格心之業既落空談葺後之圖尙資廣德屈指宇內心膂識量推我年翁智深勇沈有力有德過都歷塊似此無多年翁蚤晚趣裝弟當從之爲着鞭矣堯舜之朝叢求元凱一木大厦四顧誰鄰正恐萬里投身爲穿突之羽也歲序又更時數堪虞伏惟年翁爲聖主蒼生千福珍重

與魏中嚴書（入都途中）

前出山時姻翁有勸弟遲行之色眞遠慮也弟以風濤無復寍理安枕頹流終覺未安艸艸動足遂兼壯罔之忌正不如吾姻翁識力福力坐鎭一世耳過鎭江東路似差可行然士紳共趨亦甚凋弊利國驛而上亦復如此云至北直則中貴怒馬日十百輩鞭撻所施不避宵越悠悠世界雕琢盡矣從江心望睢陽上下塵莽蕭然終日不見一騎便似絕域如此半年則南北形斷加以光固之間土寇見告壽潁之際勢無安臘膽鳥跂鹿我勞如何已一月不見報楊文弱憮奪情天下豈有人理劉念臺極得出處之正林紫濤脩邊疏尙未覆亦未審情形如何弟歲暮恐未得面恩決意得請不知何以報我親翁者徐孺之告林宗每懷勞念

與魏中巖書

夏中得姻祖太夫人訃欒哀之懷忠孝之義在罔極中同此疚心而補衮言旋屬纊視履非至性通冥有難得之君親者矣天祐格人誠孚枌社睠懷蒿蔚何能不悲毎念先慈茹檗擁絮垂八十年不知鍾鼎的爲何物九原相遇雪涕如何弟守廬不終聞鷄破戒移勤之痛甚於絶裾入夏以來追惟徃躁誠欲碎踵灸踝以答徂盟而身既投籠烹割隨王鬈膚身體無一爲親乃知閔騫在汶之義深於神禹也中原塗炭既八九年哲匠括囊又非朝夕巨扶勝其唯有親臺而又遭囘泮渙如此左史所譏甚宏徐孺之戒林宗準其遺言不爲過矣上以誠求下以貌應嚴廊邊圉一大戲場至於聖王之所汪存則孟浪愈甚師錫鉅典遂成呼盧不知蒼生更何所繫屬含淚向別人正不如墓上自家發涕耳孫上苑没羽於漢陰薛韓城收功於副墨旋狙方去蠅集又來加以義馭遶城軍容南討祁父藉此以奉爪牙司馬因之而生羽翼雖陳張鶩於桁楊而烏巴留其粱笥終風又噎曷日霽清弟以狂贅疾呼屢瀆不測恃有天子慈明寛其項領王餘半體之魚枯楊復生之稊戀戀感思亦已末矣江淮稍靖決計賦歸睛乾淋頭度之已審想汰沃諸兄亦度其底此也擬作王毋誄以荒拙不復能莊輒爲四詩以當一慟并附絮炙先於束芻唯親翁諒其疎率也小疏艸附請正不悉

與朱節菴書

節菴親家萬福屢蒙大教開發慰藉常有夜雨連牀之意弟之疎鄙兄所習知然自硜硜不解好醜四十嬰孩嬉笑膝下不知世間纓組的是何物而鄉里貴人強以是蹋蹴四月入京者造諸不根使人聞之憤悶欲絶此輩人只欲自作官耳何若必以弟爲薦席乃爾今春母子日夕依依想望家信不至而此輩突造飛語迫弟爲不得不歸之勢嗚呼此人豈得爲仁者乎弟視一官輕於蟬翼但以老母遠來未能脫釋都門勉強棲遲視月如歲又生平讀書稍近宮濬豈爲腐鼠弄其齒牙而此輩識凝終有芥蔕弟亦當遠領空闊避其矰繳但四顧親友無一心期仰視明月下而顧影眞不禁其蕭騷耳生平身名母子區區遠託聖賢近託足下何由促膝吐此言懷六月二日道周頓首

與朱節菴書

節菴姻翁道遠音稀殊勞懷想也別後甚欲歸棲遲於此遂復孟浪從人作兒童之事今已如此悔不可言想兒丈徐觀一二年然後搏飛利見免此目前危疑之苦爲樂無方嚮出場時人人欲歸既場後平復相安無事燕雀之識大率如此今漕河已涸流賊日多涓涓不塞勢已襄陵當道諸賢總無有商量此事者不狂不狷世上定無佳人兩日以來物情大變白馬之禍恐復生於今日邊鎭大臣不吐不下中閣執命勢不能及糧絶於河饟匱於庾思東門之外青果乾蝦眞如麟鳳之脯矣止爲一日浪浪從人取此二年日月煩悶耳

答何元子書

別後奉手教得領易旨自非先生誰復憫其顚頓曲示繡引者生素疎迂晩益忽忽不能多旨征懿推探奧義二十年來仰鑽義爻一無所得毎誦程河南傳序輒自興慨恐終窒於辭理也微言久絶天命先生總其條貫使羣儒裘帶有所領袖從來作者得其冠冕昔鄧汝極作訓自命爲翼道於尼聲今先生作翼

又名爲詬遠實逖於嵩陽矣中間采妙言斷辭要非王鄭之所希及至若溲渤附於山火隻言片羽頡頏殊前都自愿其白頭實無闗於至理也周自焚硯以來日就頑鈍又見書極少心眼不開少年常恨性靈不慧老來又苦學問無多不知捨此兩者更何處得到頭困地如豎髻落工夫從兩漢上泝杳壇猶爲曾之於燕市比於鷲域較近萬里矣每想先生坐開寶藏出糸珠遇其得意直使紫陽諸公向門乞火如周者又何處獲其匕箸乎遼環前實浪謂當塗所謂虛誕詠業又滋罪案知已所當瘞藏先生念其藍縷并覆露衆已爲厚幸奈何脩禊人之文繡颺渾沌以蛾眉乎吾鄉銅海困於紅尸上下喁喁仰彼鴳音狐兔餘生見人艸伏時有知舊患書一切以筆冢謝之獨於先生瞠然絕塵誦其書而輟嚶鳴疑自以爲不敢也艸艸布復并無敢候達者想自以情法之表廣錫善類也

與何九子書

（洪思曰蓋出都在戊時所作也）

藉庇姻翁得開一面猶以禦魅周此餘年誦俟人之詩歌擊鼓之章未免慙其維咮歎此南行也要意在嶺西而典午竟置之西陽勾漏奇緣湘沅足樂從此便道似可省家而東風泝流西上武昌不以爲遠一以畏此簡書一以消此睥睨白首長征知骨肉之所與念也去秋聖主傳問念臺之清壯其之博以此開示綸扉無有應者閣揆曰銓部乃以銓貳副念臺元正上傳糸師以爲可用亦無應者宜與乃翁以復官得請日月自是光華煙雲饒有籠絡某幸邀解網而雷霆餘音號號愁人去之經春猶有厲色不知此流復當何極也日者覺大漸開言路稍振起廢之旨再申清獄之音復見海內喁喁頌功陽羨實自聖主本懷非盡補煉之力也武陵去西陽不三百里周挺身其間能無器之梅州之懼陽羨雅意勸某徐行然臣子蹈赴無所復避庖廚懸命何獨五溪有此毒霧乎天下推轂東翁亦爲丹霞壯采漏濫之餘更爲得一吐氣天誅武陵帝殛韓城吾輩蕭然倪仰無負富有日新豈必繫於鼎足乎已南行亟當邀候杖履而啟處未遑情爲誼奪想親翁諒之番也三月朔後一日揚州解纜

弟道周頓首

答夏彝仲書

彝仲別後杳然亦以主恩未報空山難臥而奇窮創出無一日得離牀蓐而顛墜傾覆隨之去臘試步江東失足縣崖輾轉三十仞遠邇觀者咸云虀粉適借兒庇正墜石灰窠中頂踵粗存而百節俱痛從此不樂問人間之事矣生平擇地急病讓夷而太行孟門隨地湧出去秋遯聽不知長安動靜亦復云何僕生平無競而吠聲未絕就陰滅影古人所師安能從軟香塵中辯溲渤之氣乎知險知阻不出易簡之中多懼多凶亦在譽功之內唯有遯世聖人便宜太過今日使人悟嘉肥之晚也前疏奉旨後宜再請以道途遼闊傚鄉士寇縱橫不能應時而發恐當道以爲偃蹇今既手足拘攣動止不便安能以三折之臂謬附良醫乎長安聲息固非野史所敢問亦有老人所不可不知者瑗公幸稍示之外附孝經大傳洪範明義二部不盡言懷正月穀日道周頓首

答陳相公書

（洪思曰甲申正月在墓下乞休時也）

去歲八月得拜閤下書欣慰不可言又得召對恭紀所推許誘掖非所敢望起枯廻生遠邇同歎以昭聖德傳之無窮非爲道周七尺斷溝朽株而已漳南亦未魚雁不通自去歲秋前隔於秋後撓於寇警道周居空山與狐兎同穴雖奉温綸近一歲皆不可聞知毋遣一使動須經年發一空函頭鬚爲白去秋後又聞禁嚴拜疏遄廻而反今遂二年矣獻臘祖道出江東偶臨層崖持杯失足顛墜二十餘仞之下遠近聚觀以爲必無生理精閤下之靈神力所護正當石灰中不成虀粉而左腕左足自節酸痛以杉樵夾之逾月尚未能痊生命奇窮幸脫鼎鑊之下又罹溝壑之中皆十死而一生人理所不經涉諺云鬼神不護違時之身君相難造窮人之命豈其然乎匹夫納溝阿衡所歎以不肖顛頓如此宜亦有道仁人之所垂憫也方今豺狼載道豫楚秦蜀今稍堅持手於傲鄉浸成焦爛歲月而後恐與江漢同波道周但仰抱松楸俯共餘黎號呼穹蒼稽首出血於斗極之下而已區區隻身無須他物但乞餘生得守丘墓而體受全歸未投魑魅之域皆相君之賜也萬里闕禁僅抵空函統惟覆蓋不悉瞻依道周頓首

答陳太史書（洪思日癸未臺下乞休時）

分楊以來遂五載此目在沙塵中無一日明淨終風之詩誦之潸然臺下未嘗見報時從諸生知其影響徒使頭髮朝夕自白耳兩歲前兄有書勸其栖遲不圖巨鱗困於香餌鴻寶雲儀又逢樫繳魑魅喜人過亦遂至此古人所以抱膝而歎也有鄒趙而開楊左之禍有文何而開陳鄭之釁安知賢者固不利人國乎毋讀子瞻寄錢道人詩爲之中夜起而頓足即不能負劍開槊以滌豫荊使吾黨發其酩顏亦奈何手扶鼎耳坐觀鸞孔雜於鴟鴞乎嘉善想亦歸天下蒼生竟當活於誰手明明天子不信詩書之效此數十年來講筵諸臣不得不任其過次乃邊圉諸臣耳一病嘗身百藥坐盡溲渤登筵則參苓灰死矣兄此時視僕猶有起色者乎臺下蒸濕腹膝大痛毋值風雨輒酸楚不勝自去歲承命半載矣作一艸請告未能悠悠此情非傲非惰誰復知之者五月十日燈下道周復

答賴太史書（洪思日甲申臺下乞休時）

宇兄蹈古之懷與匡時相資使聖明鑒其眞醇友朋諒其悃素信獲之道可謂兼之毋念曩時唯有興歎吾道屯亨雖係之天亦出乎人居平疎略簡核不細涉學淺陋其用晦矣僕既局戶以俟追討曾不移時世事如是溝壑殘年誠不惜死所惜者與三季諸賢同歸覆轍耳雨雪雖消淖泥猶故塵霾四海無日淸除兄方射隼高墉如使天欲治平王明并受則岡鳴梧音在兄赤舄之下矣將八翁一再貽書皆不敢答自安腐朽不問星辰凡諸邸報海內動靜一切付之飄風落葉耳小詩附去足抒微思洪範緇衣坊記三書請正謝謝無量二月七日道周頓首

答朱王孫書（洪思日癸未臺下乞休時）

老公祖植根天潢洞酌行潦施其珠玉挹此葑菲信艸野之耿光亦人倫之勝事也承示寶乘甚謝凡貞白者操當身皆不自知而傍觀者爲之贊揚稱道猶頌桂蠹於蓼蟲之前詠松筠於

泉石之下無所動其感愴發其言笑也聞盱漢山川之奇萃於國會是以人文聿興貞亘負出江南名山足跡欲滿恨未嘗探金精之隱棲訪麻姑之逸蹤耳僕去楚歸遘疾虐右足偏痿又任臺下卑濕自五月以來遂不能踰戶唯右手尙動勉供酬應過此亦恐不能如前近又惡聞人聲已四五十日徹夜不寐以此盡屏思慮轉面暗壁教至不敢不答力疾嗚謝不悉所懷

答陳御史書（洪思曰癸未臺下乞休時）

匡扶之業須藉偉人鐘鼎之勳全資名世當此海內焦乾衡嵩板蕩顧諸書生袖手無一籌一畫能紓明主之憂釋蒼生之負者乃知士市魚鹽之爲絕德也先生應時而起上眷獨深攬轡褰帷澄清萬里其於撥亂支傾憂盛明危之略嘗之熟矣僕溝中之瘠泥蛆餘生俯仰上下流覽古今未有迂枯顚頓不自隕絕尙苟且蒙面有如僕今日者幸得藉桑梓餘陰偷竊守執之庇俾保首領終老牖下已爲過矣豈敢復盼澠池之收起病類以辱歷乘乎去冬兩疏雖奉溫綸而天末雁稀邸報不至傳者紛紛夏秋之間猶云逃譔致駁爲談者之所鄙笑至八月家僮始歸乃覩顚末九月欲脩小疏堅乞休致而家貧僕劣遍求急足無肯應者欲託當道代題而枯腐餘年往來絕寡又云從無此例亦已矣折臂螳螂何干轍迹乾頤蛙蟈無意鼓吹朝家卽不以廉恥待人臣子亦當以廉恥自厲先生方秉貞論正色朝端當博求練達之才以削平寇攘匡我王國如周者袞葛寒暑之不能謀安能投袂應節徵聲而赴會乎聖天子仁覆遐陬羣公恩及蜾類得以狐兔餘息歸首丘隴拜賜多矣里門嘯聚曰

以益繁臺下廬居豺虎所嘷每望松楸徒有悲溯此時猶談出山貞情理所不至倫類所未許也欲艸小疏附上復以迂疎自輟知託華夏者不變色於茗風也長至後一日道周頓首

杖後與甘御史書

負慝山居謝絕人事誠虞有不測之威被於艸莽而風霆陡發掩耳莫及親翁驅車俯唁而某以擔簦就道西度漳關矣夏中三輔迸去時兆欲清而長諱發機畀予於毒明廷召對詹翰四十餘人無發聲者覆盆之冤遂不可解今雖韓城禍敗勢共推頽而朝事日殊要非盛時之所宜有也楚寇爛於秦蜀獻賊已入漢中又出破成都聖主赫然爲誅熊督逮邵撫終未有益於殿最者大廈將傾束蒿作棟微親翁誰爲支其隆棟乎某病七十日瘡面稍平猶未能行立欲俟百日自發一疏而談者謂某罪狀盡在御前不須自白四顧親朋寥落晨星無相及者要當寂然聽之元穆耳嘉惠悉當奉璧頃當再報不盡

答吳源長少參書（洪思曰癸未臺下乞休時）

天下之可恥者二無功而享大奉不救而視傾危此兩者時論不過寵夢亦不過易之所謂吝也可歎者二機失而不可收時過而不可謀此兩者進退無地嗟悼莫及易之所謂悔也悔吝當中人鬼共咎雖有高官大爵猶黏蚌殼於巖石之上積厚薪於曲突之間豈足爲君子所過問有道所侈談乎祖臺下車而逢寇攘黎獻洶洶指顧之間殲渠孰醜原隰旣平泉流旣清乃絕口讓功退居樹後而手執魁柄者低昂其間奪我慈父置於遐方亦衾影所不吝四顧而無悔也今苞孽未消將復尋其斧

斯加以殄滅亦非有道所樂談君子所再問也祖臺家有竹林巾車孤舟出門臨江無所不樂即不然一度嶺觀西粵之奇峯然後夸猶以望旂常於吾黨所瞻依先人所期可亦未甚遠也僕病人也自五月以來足不出戶限日食三錢梔子豈可通書到長安而井研書未復欲再乞休致免諸是非承來教云云則亦如楓落梧飄無言自化耳讀書五十年樹劍山刀無所不歷安能復商默語之事見石獅眼而移家者後也南中諸友如葉瞻山詹月如去歲流殍藉其支持今年鄉關弁資幷振如此事業賢於宰輔遠矣張司馬澹盧當急難時周卹家人踰於骨肉晤時幸寄謝謝各附兩扇頭去蕭條四壁無物可將想諸老亦能諒之也不城諸兄無由汎寄不任思存十月十一日道周頓首

與吳少參書

（洪思曰答吳嘉禎爲與泉道黃子門人）

承慈誨及示邸報知垂念深至及憫世之深周今已矣雖康途砥平無復策蹇之處幸爲狐兎歸命丘隴他又何知焉中和建極此義雖迂實亦棄之不得四方艱難人才垂盡何者可紓當宁之憤詩云謀臧不從不臧復用天下遂亡臧謀者乎巴縣恐是首揆接引欲肩樞輔之任世道傾危膚功難奏綿竹之業禪於蜀南僨轅折軸乃有譽其後者如今日即不巴縣安可下手也山陰以闊迂見放猶臣子所安古云無不是底父母天下毒痛如此豈賢人完穩之日也生逢不辰當此際矣往歲出山濡滯清源與曾二雲揚扢於上蔣若椰闡述於下倏忽八載唯有感歎今四海蜩螗非芻蕘禮樂之秋也前表艸率急就殊不可觀若再書便當改作泉中多佳書尚遲日脩飭以進謝謝不勝上巳日道周頓首

與張湛虛中丞書

壬午二月別兄於雙荷庵爾時筮魂未與顧影驚茫遠望長途慨其歎矣十月九江始聞環命栖遲江渚侵臘抵家入門拭淚乃知兄垂念之殷所以周生備死雖割宅分哺不以爲過長安諸老每談兄至性發於匪夷揮涕感哀無言不疾以蠉螾微生菌枯共盡而使長者發其精誠賢人生其悲宅即起骨還肉不爲遠矣海表孤生四顧無徒知己一人自以爲足比雖屢荷遡命而折摺之軀形神不屬凄風苦雨酸楚莫勝橫艸枕戈之意入老已衰補過蓋愆之情捫心俱絕譬之豚魚脫庖墜波又焉能念主人之夕飡上客之朝饌乎今日度非中立起於淮蔡希

文出於延安朝攜獻頭暮馘闖首必無以上慰主心少平神憤吾儕艸野量腹度形一石一松受恩已極開濟之業匪我仁兄又誰望乎區區之情聊寄小詩空函附致曷悉勞馳十月十一日道周頓首

答蕭中丞書

（洪思曰壬午墓下乞休時）

老祖臺垂念深至自往歲問關而後覆被彌宏情誼加篤憑鄴兄斡旋於中老祖臺扶植於外是以獲起白骨再飭毛羽轉溝壑之餘生從狐兎於丘首也今春得荷解澤即已謝人事不睹邸報不接書問不近縉紳誓與魚蝦麋豕爲伍知老祖臺於符檄交馳時亦想松濤雲樹鶯簧蛩吹之爲樂也勳名自天鐘鼎由命周已矣萬死一生脫於時賢之手中夜捫心尤悔叢集爲

遠媿古人上慙明主耳泰運未回尚勤宵旰[redacted]寇將合輦轂寒心所謂騏驥服之解踠秦越望而卻步者閩南疥癬無當痛痒而當事引為瑕疵過矣過矣周以黔婁之骨附林類之皮苟免朝夕為願已奢墓前數瓦爲風雷所碎今藉若椰諸老當務親賢方將寤夢以求管蕭入山而蒐頗牧寍當瀏舉親朋相為唇舌於老祖臺之前乎閏月十九日倪鴻兄聞已提旅入援吾鄉與嶺表遂絕無衣之篇此非艸野之所敢問然使元黃見血魚鳥安棲亦潄流枕石者所望而顛倒也閩海晏清天鑒自朗蛙蟲小鬧何礙風雲謹致加餐謝謝無量臘月道周頓首

與沈令書（黃子門人）

湖上山中雖不及晤然知是兄相念之至歸詢家中乃知辛巳承遠惠不以生死攜志比從漳平父母處拜兄書知日將莅三

山以是兄澹寍攻苦如此尚以禮樂丹黃藻飾斷溝不已過乎中原淪喪玉石共焚兄乃得保球琳徐收桑榆之照非天祐尚賢神司報善不至此僕病創已極又在墓下水濕下體酸痛倚笻不能出戶緬思曩日與二三兄弟探陰壑陟危巒下呼隱豹上捫飛鳥今遂拳然伏枕成隔世之事矣敝里南靖詔安背蚕晚望得好人布其愷澤雖盜賊漸繁而耘鋤可及能得廉平如兄者洞酌所由歌也頃當晤沈公祖必有一當以報蒼生亦吾徒之福也謹附謝謝三月二日道周頓首

答張恭錫書

（洪思曰名晉徵字恭錫黃子門人癸未子在墓下乞休時）

垂翼食報貽之上蒼收於吉人總非言語所罄要知敬緝使神聽分其和平耳去歲入西陵時承諸兄所顧念匪朝伊夕亦難消受僕以疏率之身享此綢繆常恐譽過咎生元澹之中錄其疵累也世道悲阜人才枯竭[redacted]之禍一遂至此今當四海憔悴之時得一身榮暢動作如願則不謂身與世繫道與命關者矣江嶺上下風鶴不搖衣冠翱翔無異曩日而僕既折其體膚備諸荼苦如此乖違又不在山川之限今雖倚笻能起眠食如故而血氣既衰神明棄舍得荷主恩守此廬次使松鹿不犯烏兔相依自為過矣寍復俯道旁逢人往來而進有乞音退生驕色哉天下相知實少沒在地下猶得與奚向動問豹姑周旋眞無意人世之事也便當更悉以俟來鴻謝謝五月望日道周頓首

與沈令書

（洪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

父母制令者也子弟奉令者也如田賦之法不失古意欲行則行之誰敢柄鑿齟齬者紛紛所云深用戒心然壬隴在此無所避之溝壑餘年誠恐不得堅臥為執事憂如得松楸無恙枕潄不驚寍非厚福僕區區守墓於世上事不得仰攀唯見從來兵草倥偬時士民紳弁多有訴誶亦時勢使然物情難怪閭巷間有不相諒者亦當以強忍持之即云僕不發兵不與人勦議事無損也邇臺精心密運造福無窮寬緯調度與諸老商度應變多方如僕酸腐但藉覆幬不至展轉兄矣地方多故不一晤鄉里先生而數以空函煩執事亦理路未妥幸謝謝諸鄉里先生云眞病眞瘖聾者勿與人事也

答張御史書

（洪思曰蓋張君仲字次樂與兄君化蒼辯皆黃子門人後退居丹山之陰海內謂之二張癸未子在北山時）

往在都下未有以報也抵家不數月寵問隆施又儼然臨之自非骨肉誰復不我遐棄者除前始至墓下入春遂患痺兩足垂攣動借藤節之力秋來作劇困於牀簀者幾閱月至今蚩然敢免之期恐遂近矣仁兄聲實並茂綢繆陰雨之先告以河朔無事太行晏清西顧之所乃晰也流寇聲息比復何如竹圉驛騷吾徒不得不任其責僕幸得脫然保有松石一切動靜膠目塞耳惟冀仁兄毅然紆肯衮暮衿之願耳使行艸艸四壁無可致意者唯小詩四章侑以七箸仰祝加餐努力千福七月廿日道周頓首

與張御史書（洪思曰將出京師時）

春間備領盛雅時以纂述經書未遑報章至今耿然兄才具足了白人不肯藉兄聳其鬚眉耳古之有道者不樂以一節自見雖忠孝亦不樂居其名不願有其事今乃不幸破綻於此程伯淳生平不喜孟子蓋虞千莫之多缺折也其實行廢墜之有命僕再出山再遭顛頓豈有意爲此然於此發斂一分便覺道力衰薄無當於用宛鳩小明兩義互發耳兄灌觀退矚尙不以爲礙也澤蒲相去幾何是皆聖賢之都天下要會前日僕欲至秦蜀取道五臺瞰一室一躋華首望終南太白而還今又碌碌與匡廬從事遂使半百之年不知古長安是何方幅可歎也潘蒲州縝密和粹與商關河之業自是蒼生有幸是僕所藉榮施也幸爲謝之南北遼遠鱗羽間稀所相望者唯爲朝廷努力子惠窮民權貴之間唯以至誠格之豚魚有孚何況吾羣僕已艸艸束裝就道空函致上不悉順言

答鄭牧仲書

牧仲先生頃得兄及叔祁兄書使人慙愧欲拔白髮以追青雲之末所稱未墜在茲之業要亦二三兄弟有志之所共獎非周朽腐所敢與聞矣周少無牧仲叔祁之才又無牧仲叔祁之志垂老等於牆面今生餐數十年與諸兄切磋攝召今古集於斗極深藏遠待其所成就必有可觀而今已矣即不幸蚤晚卒業風露何敢長揖以見游夏且無論姬孔之前矣王文中造就未宏遭時衰亂然猶奔走上下受書於李育問詩於夏琠考易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而周欲以區區單門獨戶坐臻富美不待高賢窺其內淺也孔門諸子各有所長因循增積終於高大而周以稊稗實倉瓦礫補嶽源灟既雜蛆蚓同游令先數十年與諸兄翺翔開其眼覺差免諸累耳漢宋諸儒途徑稍分不離博約二路博不墜於詞章約不入於老釋雖使董劉俱躋明堂朱陸同登道岸未爲過也凡人生病痛皆不在博約分途儒墨互分只是割不得利祿二字割得利祿兩字即與姬孔周旋雖不同堂依然隔壁耳洞璣是僕十年前之業切不須觀浦中諸兄近日料理孝經洪範差可寓目來書所云春秋訂說必有深義跂予見之數年前亦作此說比於坊記表記中略詳其目臘月亦可登木大抵此道皆不宜刊布刊布近名講論近質但近名之災及於梨棗近質之災及於體膚要使眼見牆壁有無限文字亦不妨與後世質其短長耳謝兄近想佳別後有林衡兄敦實剴當文藻斐然未見知於當世兄幸獎勸之背即多賢留此躍其隱光王長公承惠書見候未能謝之又病久不能拓厚千祈謝悉

答曾叔祁書

叔祁先生惠來書慢悚不堪時寒風也披誦之餘幾至汗出周寶衰頓顛隊已深秉燭無及思與一世英賢仰鑽斯文是以一再出山蹩躠道路泳之源之未見其人幸有一二俊傑燥濕相就亦不過擒藻揚芬以爲文章廉隅如此而已誠使天下俊傑皆近文章砥礪廉隅入闈不疑蹈險無悔亦於周孔意思領略三分而内錮於習染外撼於禍患求其博約終始邠畔未之有也周之少也溺於騷雅比其稍長濫於老釋既四十餘乃知文藻之隊華與二氏之落簟一意反於六經然而老矣又性蕩佚易簡不能爲鎖坐靜觀含礫張鐵之事是以興奮無功疑信各半先生起於名家年未三十已登富有之堂探精微之室俯視周輩窮極乃反猶羲馭之於雞栖也來書所云漢諸君子殺馬樵蘇以求開獲蓋其時經書未出師述寡鮮今世典籍盡在坊間秘書栝於册府人自得師家爲明述有執經而遵孫或之畦買廬以依張饒之室亦人指爲黨阿衆誅其狂惑矣先乘深愧不能闡揚竚望長脩早紹前業要之出處各有時候非如道力可一往奏功也敝帚安可再享豈得當寘表其絺袗乎幸收藏之間有未錄者從諸友乞得本附政小詩附卷頭去竭日呻吟不離蟋蛄亦騷雅之殘波鉛華之菀積也百維謝謝不聲所懷

與王伯雲書

前後所得伯雲詩幾二十章球琳火齊滿於屋壁寶盈鬼概宜其窮也病廢既不能作詩又覩青緗而指鬼册笙簧之下無所容其蛙鼓以犬馬殘年博副憲公佳詠及此十章幾百一死所不敢屬和者非直塵見亦揆才度質安於固陋想高曠之所涵覆也謝謝二月十日道周頓首

與張公亮書

以僕意爲公亮主人無如陳雪灘者雪灘一榻蕭然但以五岳黨集聚筆硯無恙便爲佳況爾正平雖輕薄然不從苟文若陳長文游亦未爲過傲也

答陳臥子書

（洪思曰臥子名子龍華亭人黃子門人癸未子在北山時）

遠使垂念萬里外未忘一日自惟踈陋荒遯之餘伏枕偷生兄方匡襄启園拯蒼生於塗炭慰明主於宵衣與二三君子渙羣戒朞克詰無遑僕亦視中原底清以收泉石之福安敢以鱗羽長途仰累足下哉前得吳生書知足下相念深至比接沈盧陵教所仰藉宏庇者眞若孩提之於襁褓想足下攬轡澄清之風與隨車滂沱之澤足相映也文卷清新讀之喜愧交并僕病體已廢兩膝將頹藉笻而起遠視匡雲邈若天上自念首丘不遠先隴得以遺骸近託松楸已爲過矣兄清眞卓朗和而有節廉而不劌朝家倚賴斯道所爲鎖費僕既猥落餘波溷人及門諸生出處可見兄善自寶重勿以賤鄙爲念努力報主加餐千萬賜米委不敢拜而道遠阻脩使人劬勞四壁之間無可爲答謹空函致謝不悉旁皇夏五道周頓首

答陳臥子書

四月拜上巳書艸艸未有以報也此間天末眞成醯雞近旨如何亦無由見之但聞兩都告急江右調危近云[redacted]巳出口果否倪鴻寶馮鄴仙諸老又如何會稽歸而蜀川出此世道當然何足爲怪賢哲完身勞人馳騖天實雙成不爲錯也僕比益病劣

左臂偏枯右脇驟痛黃鳴飛鳴眞無復江湖之夢望世稍清平得收擊壤之樂耳沈天目極明爽留意斯道時相聞幸寄空函書抵千金不爲誕也易象正完幸一冊來四月望日道周謝

獄中答張勗之

勗之天心遂不可問正當睍雪瀌流之期又有風霆辟歷之異雖荼毒發於司馬亦銷鑠積於多時矣陋巷獨樂顏子所私市上雅春申公未免常恐賢者聞之懈心志士因而輟業也六十日外瘡漸就平輾轉牀簀未能起立醫者云須百日聊俟之耳犴門之內不勝深山箕文之所留心正可卒業而神爽久衰墓艸繫念每聞北風亦擁衾以悲吟擲筆而長歎也前刻儒行緇衣深賞精物今又不知洪範月令所在四小序艸艸者幸覓存之以俟來日成仁未殺身著書未絕筆雖畋鳳獵麟未改其樂也聞鄉里捐助者多已敕家人一一清理分還之

答陳獻可書

獻可先生僕談此道三十年今日乃聞獻可之言也湛心研慮冀一日升周孔之堂灑掃就事爲周孔廝養耳而獻可過相推信亦若謂當世無知僕如獻可者是僕之所循省浩歎也人讀書不能明悉不能與庸下之士共爲聽論乃使賢者一視而怪再視而棄終身崖然掩面不視此何所當於居業立誠莫猶有得者乎獻可獨由精入變不厭煩賾以泝易簡知此道之自然著察所難免尚欲十年卒業於此雖康成季通之用心豈復過此哉如獻可所云讀之而不能致功名隆聲譽美田宅裕允昆而猶且讀之者此眞迂愚吾輩所當共戒也僕爲此書尚十五卷談治亂之候帝王之紀依本圖象然論之招尤正不如學庸

語孟可以釋於元薰偕於大道也吾道所賴託於精心心地一麤百節俱落世謂覃精其蔽近愚仁而好學何愚之有縱令昏隮劣於射御但使來世不絕微言朝聞夕死吾猶甘之矣四顧廓然本室已作穉孝云亡天下悠悠尊公自爲魯殿繹其緒論鼓吹風雅不足爲多獻可繼之慨然拔身依於聖地仰觀俯察流覽八荒似謂子雲平子不足兄事而獨留意儵忽之言自非孤身有翼誰復抉其谿谾開以日月者乎象林及洞璣式象繆假鄰光約其曦源猶存火影在僕書中愈分剩義在獻可集上自足孤行皇極圖韻包括宏微自祝鈐所未窺沙隨所輟記僕自早歲亦嘗討論然在聲塵之間亦與博依俱謝矣堯夫拈韻極爲整齊夾漈審聲徒來世詬茍可答於神明併可遺其肹蠁也來教云欲以今冬了授時秝此道極是中要近人欲舍授時遠依冲之分杪愈濶施用實難僕所積分在前書中僅表其一尚五六卷在軒箕圖中大約易象一十八變推五百一十四年分毫杪忽交會食差率如晴日矣既了授時再洞前書推算六十年中交會食差亦可不謬但以周孔爲師爻象爲準諸紛紛者如聚僮僕料理米鹽善成而收之綱領不在也古今讀書如劉子駿僧一行都有意思但不能精微堯夫初未嘗作厤元晦云堯夫作萬分厤行之若難此殊疎忽無有也舉業得喪別自由天孟夫子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僕自十九歲結束山裝初無當歲之慮碌碌知命出處之數併不繫心駢枝諸作亦在夙年終蒙世詬比盡脫落文章性命浩然冰釋所不自了祇謂發憤仰思忘憂忘老決不敢坦然安奉佛老之道耳吾徒心性端倪克治淨時與釋老不別所大差殊祇有此

事範圍曲成不厭不倦死而後已知獻可貞成厲精上達亦意天下舍獻可無可與語及此者前書尋律中尚爲刻者誤移一宮又晷分實測未定故不復寄此道得其大原了無難滿悟積非積知變爲常一歸於天吾與獻可勉之更冀有得別證所聞道周臘月頓首

答洪尊光書

（洪思曰黄子臥病京師時之所作也丁丑五月附劉完公郵中歸）

尊光兄遠別了無可致意唯念間關爲僕作苦嚶鳴之誼深於丘隅矣小艸不可爲一木未能支回顧當時千九百悔南安翁蘇雲卿果是畸人讀書千卷不如翫易一爻是之謂也兩得書殊增契闊此間矮屋如駕漏舟棲遲半載欲歸不得擬上三四疏又以道命自裁袋口而止吾黨讀書暴甕希孔邇便使朝廷不得其用鄒志完陳瑩中眞成日月也早中偶爲兩尚書請命僅得一司寇此自天子殊恩過此便有馮婦之嘲然自忍耐不得龔秋問得歸杖履相從聽新詩及諸親朋晤話何所不樂安能以身日嘗鼎鑊邪場前絕無彼信迫於眾議屈曲充數如祭芻狗行蹀之矣端午前後病極困劉完公欲行留多日不可得以此不及致諸兄書病前分扇六把附去病中腕痛不盡云云

與洪尊光編問業修業書（甲戌）

獻歲拜手教今兩月矣未獲報章唐伯玉行又未過從遂睽言候此時日事畚鍤料理墓下筆硯之務幾成河漢去歲修業皆未能點定又半風雨中抱膝仰屋藉尊光略爲點定便經乎了矣如周此月決未清緒諸生來訂花朝之會甚切尊光幸爲諸兄道悉鄙懷謝謝前戴晉仲所錄出問業一卷已忘之矣尊光暇日可發古今疑義或一二十條爲問業補作六卷冀足之使得成片段耳亦佳事也

與洪尊光編修業問業書（乙亥）

二月得徐晉斌唐伯玉書始知尊光有棘人之痛言念愴然此段是讀書第一苦情在罔極中撫膺共悼也僕日負土作不了事前欲屬兄點定脩業今不敢相煩大抵亦不須更易耳遲數日當秉燭了之聞兄柴毀幸善自寬僕自喪二人後未常以誕日近饘粥今年勉而對客亦自不得不爾尊光其節哀立身揚名顯親則自有日如尊光者撰述卓然已自不負宛鳩僕何敢貢其原菽乎小詩浪登絹素并小紙焚之知北橋先生繐帷之上颯然神肎也尊光苦凷唯自寬淸明日道周頓首

與洪尊光編修業問業書（丙子）

還山矣爲親朋強至海下今又欲至天寶卜兆遂不能一一候諸同志唯尊光道悉之也榕壇姓氏未行宜補云計問業三百六十五條十二萬一千七百二十四字日來紬繹蔣若椰序及拜高致便當坐臥其下矣步之殊不當下里艸艸附上用佐茶政耳山居方費畚鍤未遑趨謝冀與四伯道其謝意前諸生索一汪父母序僕至今茫然未有以應也又方有畚鍤之務幸假尊光餘力使僕蒙虎之皮且爲厚幸矣修業序已寄張昜之處統侯鑑別

與洪尊光書

方與諸兄鼓棹江東尊光能征觀之乎想爾楫遲於南浦也道周頓首

又

數日從軍旅中來見新學乃得開眸也從二一經精之聖人天道堂室若搆十七元起辛未是表正之本兄遂坐而致之昨表記末尙未說出今坦然盡矣日軌月軌陽節陰節俱從此出世間祇有此眞正學問不然虛度一生也其分杪便是損益進退三限五際三垣九野之所出入登雲漢而望星辰猶涉海之觀島嶼耳道周頓首

答洪尊光山居書（凡四章）

知尊光山居甚善春深得無蒸濕乎拜新詩如領松風也僕亦發籃輿來山阿月上得元對耳兄於此興復不淺諸峰之頂四眺極目良散人懷十七日道周謝

又

以尊光遠器而當昌時遽發其離騷乎空山了無所覩比來熟兄離騷乃稍稍開眼始知屈左徒之外別有一段情深理至之言宋西鄰輩祇可爲兄作奴也僕欒棘之音久已焚卻日在墓下一意灰槁以蚯蚓爲師每值秋風空對長松揮其酸涕耳道周頓首

又

見報病益甚[redacted]重飛大爲心痛正賴二祖功德未艾耳僕讀書五十年飢寒不死今多可十年飽煖何用鼓院紙錢宋人所爲歎也一官如落葉今但以鷗鳥視之來去不復經懷

又

接書殊爲憮然賈公深有意於斯文能相推轂必使尊光出山亦自盛事不知此事竟可行不此事始於宋家亦行得去然蹊徑多則營求衆并所以爲治也兄之委去足見深退矣賈公有晤頃爲言謝不盡

黃漳浦集卷十九

書

答紀石青書（洪思曰壬午十月在途中時）

广史焦書尚未及讀也旅次忽忽諺所謂走馬看寶山了不知其題背也病餘已絕意人事行李蕭然惟數卷書寄頓吳越者今悉攜歸爲終老枕藉之計惟望達人早據禹鼎以刊魑魅使天下廓然睹吾道之大欣望不勝

與紀石青書（癸未四月）

石青兄掉臂獨行千古東嚮西羌無復匹者寍復於筆墨尋緣乎文章於人如華著樹煙霞著天能於此處不黏心眼則幾於道矣飛鳧遊行要迴萬里不逐日月未有倦時僕如石蝌臥鱉已經罡風無復動理但且置此坐臥其下需兄二三十年耳以兄才識自漢唐而下皆非安頓地位切勿露些子意思明河在天如絜如練隨人比力總不得畫樣也

與紀石青書

二書皆當服膺毋爲見者攫去如火齊木難自非剖腹不易藏矣江東四詩逼郡之所傳誦山猶未肯林念之愴然常恐愁怨歸於猿鶴今春王月已齋疏乞休從此可保免於移文又得台兄稍憩六月得一言一韻逾於百朋之錫溝壑餘奉未爲不奢也神物久當自合世論悠悠安知其故絲劍蕉梭入指入腹自非蝘蜓之所能及小出遲回決不得形之恇懔也欲爲兄序躊躇未能僅附一　小詩去迅筆起艸得於篷頭極不能佳多爲對關明心之義冀覽者不至河漢也

與紀石青書（癸未十二月）

石青兄知兄初抵家輒以周爲念宇宙內人事關情者自多而興懷及於枯朽爲人鬼之所共妒似今有所不可也墜崖後魂魄稍蘇復歸浦而籃輿衝風殊覺不耐聞兄書至亟褰被讀之至前後駢集五章勝於七發而左臂偏枯弓體未甚不復雖欲勉力奉報悉其惘款無由也兄情至必諒我形神之衰

與唐伯玉書（洪思曰蓋庚辰十月在北寺時猶未過西庫也）

伯玉兄握別江渚感動都邑使豺虎見而遜心魚鳥因之變色蓋自紫陽西山以來無此蹤跡亦幸當盛時不相鈎引耳過此唯彭達生左右於前涂德公周旋於後江淮風氣壯此兩君維揚諸生亦可數百灑涕江水自揣迂愚繆干物網不圖尚信於朋友入都解檻又日見時事乖虞幾同龍比之蓼近聞天子諒其迂儒朝廷哀其重創而子春之足亦已懸於有道矣幸以著書未絕筆留此餘年儻西庫久羈或可成典謨政官禹貢呂刑坊記表記與洪範儒行月令緇衣爲十書以俟來者耳諸唯努力加餐相念道周伏枕頓首

答魏秉德書

前得惠教於令兄裝中欣慰殊常僕當倥偬出山時惟兄相念靈桂之氣於今盈把天下儁識卓行之士宜無踰兄者仰湖高岑絕澗鳥飛往還晨夕念之深以爲歎方今世表經緯可觀者劉完公魏秉德兩人而已令兄還艸艸不託迴雁惆悵如何僕終年爲厠鬼所苦在長安中閉門深於幽谷今復作小書生再翻傳注雖乘冬寫經不以爲勞年過五十無一言可告天下恐

過此無所復進矣焦桐數峰之間何日再容清嘯當作小舟與兄共剌其下但兄方持世為中廚捕火何能一日從我鷗羣乎洪鐏光才器識行吾黨所稀忽有汪父母書從何乡子王君衡處索之不審何事幸出謝父母也唯武城能容滅明亦唯滅明能容武城吾輩讀書世事日非付之杜口未為損也令兄幸為慫恿其間謝謝不悉

答姚有僕書

拜書知兄將入都門深慰於心僕老憊已極無復宅慮但願安臥林壑耳自季夏以來敝鄉盜賊蜂起時時焚掠去墓下不過一二里雖知僕貧若不相過問而逃難餘黎時復寄栖四壁蟪蛄相依為命家無擔石措手無處又不能僦屋城市遠離松楸生值此時雖以貧窶為福而亦手蕭然不成一事廼知苕華魚

罶未為勞瘁也衰病之中不堪此趣使來値賊稍退聊簡筆墨中實怦怔不能復問宇內動靜矣前鴻寶書附致想於吾兄極為注念不煩丁寧凡交情不能骨肉但以骨肉處之無不盡者僕若貧臨難始覺雖鄉閭未能見諒再不敢通都下一語二鐫章寄上鴻寶晤時道衰憊逢亂後無復入世之意耳

答曹遠思書（壬午）

斷溝餘質不圖復遇匠石抵里以來再承干旌自擬薰鬱沷濯以覲函丈而請章未下席藁在懸狐兎之性見人輒伏誼不敢以黃冠早衣干冒牖皦想祖臺諒之早也還山備詢家中知所覆被咸至春風扇物不屏枯條朗月經天遍臨寒蟄彼姝之詩衛人所為發興也比知畿南不靖小疏想未得達強勉櫛沐以冀蹠公而祖臺方入三山夜瞻斗柄北望觖然以海內鉅碩雅負經濟為吾道岱華如祖臺者所宜朝焉候焉夕焉擁篲而顧牽於微文囁嚅次且豈所謂知隽傑而識時務者乎苟罪如何願言孔多盛覘藉手以致稱觥之祝春禧介集無任瞻依臘月晦日道周頓首

答曹遠思書

暑中瞻望忽焉寒侵再接惠音粲於荷菊言懷千里慨於躋公而蒲柳涉冬支離日甚祇望旌旆不獲將迎眷眷之情復何已極承示世務久不聞知大抵服藥違和則暴怒易生更醫未效則燥心愈長誠得中原廓清盜賊殄滅雖賡颺喜起與釣魚賞花未為絕望也堯舜稱知人孟子稱知務知人知務上下俱不著力則治亂泰否全仗彼蒼耳盜賊興衰亦有氣運從未敢以此咎之茂宰此物有種已二十年誰能旦暮絕其根株周亦狐

兎餘年四顧風濤未全到岸日夜訓討臨谷履冰賴當道諸知已鑒其夙心耳情恕理遣輔嗣所珍無辯不爭仲淹自貴又安能以大路與柴車競逐乎嚮承賜江東講堂資深非所宜已約諸生還謝恨在伏枕未能造陳要以此時藏身藕孔猶患不密決不宜復與黃口率場共鬧也平人不知如何海外孤生根基大薄每念同氣為之浩然彛仲亦去就杳然此時得還山苕雪之下為樂方多支天不祥哲人所忌況其下者乎周病日委頓非有假託月前欲遣一僕乞休而萬里朔風意無動者亦當偃臥聽其銷除耳謝謝十月十一日道周頓首

答曹遠思書（甲申六月十二日）

勤王與固圉同義今日唯固圉為難耳夏秋之間呼庚不至伏莽將興漳南閭巷豈有寧宇即如提兵亦無要著欲進留都則

情勢見嫌欲站京口則聲實俱絀當杌隉而措安步藉勸進以蹈危機亦君子之所詳審也留都諸賢相機不決規模未有可觀此時監國已四十餘日未有專檄收天下士民之心而因循塗飾若太平盛時貪天偸陰不知所極猶幸祖臺不與之共事也僕老矣墜肉自啖折臂自蘇決不能與劉隗刁協爭縱橫之路昨日所云如前星入海諸將克復皆謏聞粗慰羣心非其實也譬食苦者聞酸聊復解顏耳

答李元仲書

勞使遠來媿無以答惓念也前剏徒足以辱高賢世無山公卽啟事可廢也此來艸艸豈有閉戶顏回與禹稷爭道之理今聊吾責耳宅險運奇不如居平而無爲正爲無爲不得投身險運於尊常茶飯無有分別惟吾兄念之耳隻手出門空拳欲反不宜令韻人譏其老草也楊邃菴行邊爲劉文毅所不禮萇宏支周爲女叔寬所譏念此有如芒刺目下遽欲乞歸亦惟兄教之耳八公叅晚到此是吾脫手之日也八月二十七日道周頓首

答孟長民書

長民前書未及報謝不圖宇宙板蕩至此東南半壁尚可支持則福廣保障均在尹鐸矣使者深頌政事如所云催科讞斷得其要領不煩而治益此無倦通於神明矣此間去天亦且萬里自五月十五日鍾陵立國以來亦且六十日渙號未布中外皇皇不知中朝諸公作何舉止既不徵兵討賊又無以大收臣民之心或云行人未備而綱領條貫猶之潦艸視與元詔書相去霄壤矣漁陽諸帥與闖賊鬬鬨猶懷光之於朱泚而淮陽諸帥沿江要挾幾如行瑜茂貞之流恐建武建炎事業亦不易就也

世界行當底平中朝無復用人之意江南異論不得消融進取規模了無勝著大家喁喁看十日內不見消息則桃蟲拚飛不復可支唯當收拾殘碁與斧柯共爛耳使來安海必有所聞如在北山亦與天南同聽了不得眞實也諸唯寶重下車輒有頒賚無乃不節聊此便謝不悉

答堵牧游書

牧游先生相念敦至憶在羈庫兩拜橐饘今一出此關而宇宙崩頹仰視北闕旣其歎矣黍離下泉綴於篇章殊不忍讀諸君子亦抱頭隕膝甘心寇庭禮樂名敎乖離至此實誰爲之見先生所撰蔡江門傳差爲桑梓表其翁毛也楚中死事者想亦殊多吾友蕭雲濤在鍾祥結纓亦凜然可敬唯敝鄉陳璸在長沙不知下落耳今方含垢之時中朝有意湔諸惶汗不知茂宏所云網漏吞舟竟屬何意也此間去鍾陵不遠而日邊音信常踰月不通百姓喁喁若長夜之待旦周又苦病不能一問烏龍之津四鎮兩江風景何似當與先生共勞寤夢也蔣八公已入都看其振頓別有心手否則使人掩卷於建炎之下矣篤信好學是吾輩本色諸老量大動云聖人趨時不知趨時後寒暑星霜更是何物悠悠宇宙求一顧榮賀循未可得安問江左夷吾乎正賴太祖多靈開贊諸賢宣其心力使范宣沈麟士得保遺體收淚松楸之陰爲賜無極耳武漢蘄黃終須設兩節鉞對江相望以爲建康第一面障過此乃談江皖不知邇來措置復何如晉吳有置多在濡須太元以下多在江州今日蘄黃爲復郢之要會願先生悉計圖之也四帥動靜近如何中州長安幷無音耗使人悶極再覽子春下堂之篇不覺頹然爲輟筆也使行甚

迅艸艸附馳謝謝

答尹民興書

見台教令人增新亭之淚今海岳傾頹持繡斧亦將何之何休寍徐婺源各拔翅入關不一得晤亦成何業汪我生賢者乃心從之爲奔林之鹿是不肖所爲浩歎也今日事體不用巖人無以收拾舊物用巖人又無以別其隱慝正須兄翁及徐何諸君爲之章闡撫循暗中著眼使賢者得其用奸人無所伏而逝焉去我何處得有樂國不肖之用不過如雞鳴中夜膠然令人曉了耳至其起不起非所敢知也前疏亦備爲推轂即今日料理上江合先生何往者蔣八老屢稱尹宣子好人昨見令弟及趙生亦肅然起敬若留之亦不得天下事非不肖一家而獨使蹇驢服此鹽車薄暮疾驅於何底舍度其心願不過看一顛踣供其撫掌耳世上可笑甚多何必老萊之屬彭雪襟心膽高雋幸爲致意謝謝

與柯司李書

（洪思曰名元芳字楚衡嘉善人烈皇丁丑成進士出於黃子之門人沈簡討延嘉之門來見子目之曰其視端君子也援建寧推官時閩中多盜頗有平賊功治行皆有聲迹壬午秋試房考與馬閩中得先子卷極爲歎賞將首薦而後以策中頗談時政不敢進竟罷之後先子以入武夷道出富沙因往問之亦相對嗟歎而已亦不甚言所以也留數日別去先子行時因附書來起居鄴山黃子答之甲申先子侍黃子偕鄭牧仲林守一李元仲林君若入武夷時訪之已報最行矣聞其歸橐蕭然不攜一物歸已見南都政在貴陽諸羣小遂無復仕意奉母躬耕隱居郊野者十有餘年優游以老其人仁孝廉潔與人交久而敬濟而可親杜門不事生產戊戌二月卒所著書有言考十卷訓儉二卷雙修錄四卷初舉進士時得父書心動曰非父手書必病矣請急馳歸父果病篤踰月而歿人以爲孝感）

遠託宇下側聆惠風每於洪尊光處披服德雅也尊光與僕二十年相從談憤樂之業一泉一石徜徉共之吾黨比之蔡西山荆璞之光終爲鎮寶須當老公祖發其塵谿耳然知遇亦有神明以尊光之學行器識靜深如此既遭逢水鑑猶未展其須着是古人之所愴然與歎耳

與徐孝廉書

九翁兄丈駕至不能遠迎趨候缺然而問勞先及慰藉深至坐令寒氊暖於爐火感愧如何空谷泣巖足音爲寶乃復見諸綢繆如攜百朋破雲而下即此情愫便是吾徒所驚弟辛酸已久無一語足樂當借兄胷次開之合鉛之賜徑拜其三分繞膝下知合翁遠意溫存謝謝惟愧不悉

答徐孝廉書

早出至日晡始歸見台兄手教情溢於辭又接鹽梅之既義重於物長安三年得睹家兄氣味肝腸一時並注自老母而下皆受兄賜再接珍盒愧不可勝弟索米長安尚酸楚如故兄建鼓中原使隆至如此人廣狹不同一至於是雖御史公之力亦自徐九老手段非黃生所能步趨也餘俟春日鳴謝未悉

勤王書

別後艸艸不盡言懷救寍桑梓極爲要事誠得井里無恙父兄子弟稍得安枕此其功不下於匡合也但四鎮據有江表三輔未盡帖席史道鄰北伐後勁無人深爲柤沖根本之憂曩時朝論不喜勤王今亦翻然有手足頭目之慮援兵亦許勤正餉矣陸按臺前疏以責東崖及不肖背有意勤王爲請今已旨下著按臺自練三千來駐江上而浙中未靖不便募兵似以吾鄉義從調度爲妥僕既四壁無徒又先已脂車不能遠顧誰當慷慨

爲賦無衣者韋田吳生賢士也有田子春太史子義之風諸兄能與共集一旅應按臺之求乎按臺本分有鹽課三萬兩足支一半餘者可動公餉撫臺今當共成其事唯道路行帳行鍋節制之條要與鄭家軍負別用餉不多而取效更捷至江上時奉命進止從中調度必不至危疑也諸兄幸詳審之僕在建安待此以爲餐寢耳

京師與兄書

三月初得兄爺書如云朝廷不苦無好臣子家中苦無賢父兄是亦爲政奚必拘拘於此哉眞明通有道之言也弟自二月十三日救鄭乎嶽并爲文湛持姚孟良申雪以後無日不思回家但爲去冬纂述經書未就不得不暫留於此道之興廢命也行之汙潔人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謂之聖人此亦可學而至耳七八月看經書可就今先纂洪範月令儒行緇衣禹貢周官六部亦可二十卷可二十餘萬字非八九閱月不能脫艸也五月來有推枚卜之命前年以上疏斥首輔又言今春熒惑在心尾間須防火災宜愼火器毖飭戎務幾爲重處今四月初五日新火庫災損房百餘間燬命七八百幾與前年王恭廠相似不幸言之而中然此小事何足復談今似不得不推十三日會單推舉但未知上意如何耳此看吾道蒼生非獨學問山川而已家中極宜恬澹最不可投門契此吾憂也唯兄爺能禁之

京師與兄書（正月二日）

獻歲聞四姪舉男歡喜欲舞京師蕭然無可爲贈者具一杯想已到今再寄佛耶銀鐲一條雖微足玩也大兄今年七十又舉孫是家門吉慶祖宗福力留在當身唯當敬靜保養以受期頤之賜周至京一載歲暮始得轉官是閣臣迫於公論不得不推亦聖主千秋特達不爲諸謗所動如諸當道直以周及鄭乎嶽爲朋黨其所下石者亦無不至耳世間樂事唯有看子孫讀書栽花種竹耳天下自是天下蒼生自是蒼生而必以天下蒼生易兄弟子孫之樂眞爲不知類者矣銅山諸親友皆無可致意者歲月易邁親知難逢媿吾淡薄長懷此心可相諒也

京師與兄書

臘月廿一日子時漏三鼓弟婦免身得雄起視斗魁初上東方柳宿正中甕覔火燃燭而啼聲已喤亦一快事也吾家六世始得一官吾行年四十七始舉男子所取於造物者甚儉造物所報我亦自不薄今惟大家勉善受福而已士君子生世須有自立毋對人言事君易報親甚難事君者一致身便了報親者一致身便不了耳前諸賢疏薦者固多諸羣小躭躭者亦不少甕有咎釁便有不虞求全者皆是眼前風旛於吾身上無一毫干涉惟種松理竹哺兒弄孫此是乾坤極大事業也明春正月後便可發舟大約夏中抵家不悉

又

周不肖負祖宗父母之恩去歲過北司毒楚百般幸得不死今歲六月西部擬戍上猶未允自古文臣遭此者唯某爲最甚自百餘年來僅見聖上毋以此事問諸大臣無一人啟口者而江南輦金之說甚爲羣小所持今稍稍解散猶未知聖意何似九月初舊輔周賀再入閣上亦問之未肯別白眞某不肖不足以信於公論耳亦大家不肯擔事聽浮雲自息白日自開也武陵已敗韓城已刑諸羣小亦心孤倘有人出一言則天心自轉而

人皆以葉潤山涂德公爲鑒又九月中内傳問劉念臺及顏壯其一濤一博可用外廷推劉爲少宰承推上一宿卽下則天心可知矣儻幸不死還山守墓脩未盡之業以骸骨還父母以爵祿還朝廷以事業還天下以公論還萬世是周之本懷也

京師與兄書

部審尚未上疏而劉司寇又以宅事請告又躭閣數時儻疏上不駁則結局甚易如一駁再疏則更遲數月但以出獄爲幸不問其宅也吾意亦欲上一小疏引罪請命但須部疏先上乃敢請耳中元山中誰復灑掃大爺想在銅山麑子亦不能至浦念之心切前兩番寄吳生書想已到其理還諸鄉親助贈之數當一一清楚雖時培所贈亦還之也古人不以生死易也吾豈以患難改素自諸牢祿皆由人謂江南有斂金相貲以致虛名而賈實禍吾早已慮之矣麑麐讀四書溫詩書兩經再讀禮記諸大篇及易皆略爲解說看日記故事及小學勿令輟功也

京師與兄書

五月二十日仗祖宗父母之庇得完手足膚體復自北司送還刑部六月初一日刑部司官難於審擬又上法司會審之疏初四日奉旨該部卽遵審擬不必又行推諉則小鬆矣蓋以此事原非重大以前日涂德公疏救之後去一大司寇廷杖一司官諸司縮手不敢問耳此事出於薛國觀爲嗣昌脩隙及國觀敗而下手愈毒范伏粹護之至今春大赦而伏粹不以此案上聞爲通國所嗤五月初伏粹趣朝見爲厲鬼所懾而嗣昌亦已死故伏粹罷去國觀逮至凡再上疏皆以門戶相批綣綣不忘雖不就繫亦失負嵎之勢矣當嗣昌死時聞上亦有意擬罪而省臺攻者日至上遂激怒欲加贈卹與諸臣相反諸臣惴惴無復敢談及我者在北寺五月餘拷打訊問四五次備極慘毒然於吾德業上無所虧損漢朱來僅見一人又以司招著許臣虎扳扯六七人使黃陳文董皆繫刑部而楊機部劉魚公猶未見同話此事情不甚重大亦北司亂扯欲以講學了此案耳今四人在刑部者日有怨言不得已遜謝之耳魚公蚤晚同詰可上想家人惶懼可慰安之也陳慧生先後屢有異同當道覺之以此未還職遂起盧雲際此爲鄉里小人所誤耳吾又以北司扯諸人蒙詬深所痛心然諸人今亦見諒也蚤晚當審大司寇劉司官脹者未有擔當亦不知天意回轉如何言路諸臣又執不與嗣昌贈卹某亦未得解脫言之惟有浩歎世事如此得一殘喘還骸丘墓雖荷戈執殳亦不爲苦是天下之恥非一身之辱也

德公體比益健成一奇男子但愁苦家人耳慧生無端被扯當遜謝避之麑麐子讀四書禮記須溫習雖未動筆且須講貫也

大爺在北山縣縣爲念諸不悉談

獄中與兄書（辛巳九月三日）

墓前知大爺時時省視諸牆屋無恙聞銅山塔亦折殊爲縣心大抵墳墓前物皆不可輕動自浦中毀拆來許多心痛不可言然是墓前廬舍終有傾壞破碎時候拆之無悔也塔可不必耳然太迫去之亦佳不足爲惜諸子弟想皆讀書四方盜起　寇并急京師米貴今又運糧不通雖發倉能濟幾何來者皆未能遣歸亦未有定可復兄命也生平孝弟功疎受此奇禍勸諸兒祇讀孝經不必更作舉業也老大不必出門只過墓灑掃待周明年自歸來耳他可不問也

與兒書

吾過刑部來都平安賀對揚諸老再入中書當調停不至如前人之狠狽也陳贊皇之徒極力下石吾既不死仰戴天恩過此亦無憂慮唯世道摧頹大廈將傾是爲慮耳自楊薛亂政來天下破壞百餘州縣陵夷三藩而當事猶不悔悟是可歎也吾一身與蒼生分痛當事雖不諒天地鬼神自當諒之唯以孝弟未能反躬多媿耳運糧不通而　信甚急唯有江南吾鄉安穩不知何日得歸今疏尚未再上看九月末十月初如何雖未了澈然可無慮以七尺還父母是吾願耳不必挂心百事含忍都可付之無言看祖宗父母福力也

與內書

吾瘡百十日尚未愈二十一日子淵到知家中平安兒子俱入漳乃先生宣官全年束脩不可少也刻成儒行一本作故事命兩兒讀之其已讀詩書及四書都逐日溫習講說大意讀書不作官作名賢可傳可法足矣子淵來時乃未知吾痛楚諸輔已去搆毒日深近薛輔同奏又扯我爲門戶疏雖未下大意謂我已處出於聖裁而錢牧齋吳昌時疑其挑激遂傾陷之此事都在吾就逮之前想上不疑然諸奸之搆謀可知今已七八日疏不發票而其辨贓疏已有逮意羣奸再敗則其謀自絀吾堅忍以待之耳歲前不上疏看明春如何涂德公懇懇上疏救我適政不敢奏亦是異訛也諸時到浦中墓下看顧爲禱廿四日

與內書

前六月十六日書想已到家刑部再審尚未過堂大率保全性命不求其他今赦令已不行軍徒皆許納贖然吾讀書清素亦無千金納贖之理雲日赦虧乍開乍合但委心聽之耳薛國觀蔡奕琛在此日日邂逅想聖心難遽開悟遲速還期皆未可定也麑麑子皆與讀易經大文并四書詩書溫之或禮記中數大篇涂德公想少不得一　遣講學爲朋黨禍不甚大諸奸情狀上亦頗知但以吾強項若相摧折耳世事難爲還家教子亦可報國唯念二人壬隴日夕夢想皆用煩心薄田入少山中人稍稍施惠或大爺不在山當令人看之艸木抔土不可輕動也

與內書

九月三日石齋寄家中知吾案尚未結諸子皆無恙天心轉圜亦未可知諸奸亦悉已伏法前四月武陵自斃八月五日韓城賜死錦州又破陷聖意似已悟諸奸搆黨禍國之深但無一人敢爲我暴白者近來旨意稍寬而部讞已重尚在推駁不知見睍雪消更在何日也刑部堂司俱怕大司馬與費縣作合初擬便以烟瘴上意甚不好今猶以永戍相持吾爲國家受此困苦雖毀傷膚體猶是顯親揚名上事未至辱先也督二兒讀五經令背誦上口粗明講說未可動筆也吾事久自然得寬不須煩心前丁寗家中不可遣一人寄一禮來又不可聽一人浮言今祇爲外邊瑣碎使我受苦舊日助禮悉還人明白可也趙司李遣戍鎮海附寄家書亦略送柴米也諸唯歲時至墓前灑掃勿致疎廢一二石稻亦可分給親鄰勿吝也

與內書

前自五月末過西部疏上尚未允今又兩月矣新輔周賀至不知如何大要不至如費縣井研之甚也事屬天心外人所不得知亦聽之命也前輩更此患者甚多薛文清劉華容諸賢皆受

之家中不必以此拄懷吾在此中稍理舊業完易象正一部幷書孝經百部以慶曰子看大意如何耳麑子慶子幸讀書今年能讀禮記諸大篇幷溫習詩經粗曉大意便好也吾九歲十歲已作文章但未成耳麑麑稍遲爲之須多讀書識道理久之下筆自然成文矣韓文公諸篇明白易曉者亦令先生選敎之麑心通能動筆也吾在此自是千秋事業親戚不必慮人患不實落忠孝不患禍告追身也大爺常在北山看廬舍爲幸看今歲冬至前得放歸便是大家蔭福

杖後示兒書

麑子知汝今年已十歲有知識讀古人書當曉其道理如人之邪正事之可否皆須問先生略識大意至於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事長當順處友當信接人待物當誠敬有禮此不待問而知

也麑子麖子尚少當步步友愛敎之先生必尊敬事之不可一毫疎慢言動起居皆須以禮不可一刻造次聞小兒輩談俚語鄙事則正色待之見尊長則肅然起立遇官人下顧著青袍面之皆須一跪時時念汝父艱危受苦也北山灑掃以時節往見大伯必呈所讀經書不可一毫超越馭家僮僕子不可出聲罵詈伊亦人子欲有體面其理一也吾身已聽之君不必煩若汝唯讀書以聖賢爲師吾願足矣明春看吾得歸汝不可失業也

麑子知

京師與女書（丁丑二月十九日）

小姐知爾不幸又喪吾節翁矣門戶淸冷支持爲難祇看伯勤讀書耳伯勤弟妹須留心省視祖母及母姑在堂宜十分和順不可有一毫言色崖異吾不孝未能十分和順然侍處父母平常也爾所處不同宜十分和順朝夕看起居及餐寢服事伯勤及祖母母姑致其婉嫕勿使吾煩念也

京師與婿書（丁丑三月）

荼毒若此又何言二月間與尊公促膝不三兩日見其色枯神脫甚不樂臨時不及阻其應試使其奔命筆硯間眞吾及緣翁之過也三世淸脩四十年苦節頓爾蹉跎爲良朋所歎柰何僕聞之痛楚欲絕如僕者眞媿負尊公耳令弟未昏薄田未足以祭以此念吾甥也小詩八章以當引淚

京師與婿書（丁丑八月）

爾在苫塊中當復緩業三世淸緒在爾身中鄭重如何日來南至者稀竟不知親靈何日抵舍每望萬里淚與風俱朋友悠悠永歎之懷不過如此而已自道生喪情致已薄不圖板蕩及我

節庵百贖之願誰則無之落落如余覺世道艱危生存無益耳

京師與壻書（戊寅正月）

見吾甥書知親靈已至留滯道隅棲遲江口念之酸鼻以節庵如此行誼作如此進退悠悠彼蒼幾不可問宏大擔子並與其杖託之吾甥過此以往當復如何努力人生不得逮事二親讀書無益但至此愈覺圖報深創耳司空淸德前勁未收孝廉實脩中道又廢今日切勿問人吾生平祇是喫茗再不問人十七年詞林寥落如此惟朱節菴作得頭對今已矣唯看吾甥耳長安交游盡絕諸生亦不復往來而信者日夕投戈幸賴主上
聖明屢開其綱獻歲七請未得歸今當再過夏知吾甥家事重大但當以省小了之吾疎失不能盡情也

京師答婿書（五月十二日）

見來書使人辛苦所痛者節菴一生盛德掩於風塵之下未有以示來茲耳吾嬾散如司空公一誌亦廿載不成歲月易銷情誼不過行當了之矣人情固險有道者持之以安其次莫如忍若與人往復是與流俗同道也吾行業無似每覽孟氏存心之篇常爲興歎汝讀書自當有進於此者天下何處無三十金肥人自肥瘠人自瘠而不然捐與之矣吾極貧然每思雋不疑劉寬沈驎士之行皆吾師也認豚非小認牛非大不爲微行亦可學也六七年前吾見汝作書亦有氣質今遭荼苦愈增其愴學問故無窮不可令兒曹帶外家氣習耳貧是吾儒本色受侮亦是吾儒本分生長高門者自未見慣耳吾與節菴卽無親亦是老友見汝高才讀書兒女成行勉事祖母何常不樂吾爲崛強困頓一生永以爲戒世間侮人者甚多正須以德度化之也

京師與姪書

汝輩讀書不見長進皆由志願不大自游夏高堂生董仲舒作如許文章或親見聖人或聞之於弟子發心直上便千古相等吾起於海濱無尊長提誨親朋切磋然見人一篇好文章未常不思見其人以是稍稍有所得雖不敢與諸賢並驅然於孔顏路上湛心拔理較諸賢覺自不同亦是諸賢之力也汝輩祇汎汎章句如何得有出脫之日聖人每說日新不是湛心拔理何由得見日新之妙爾輩祇是日舊耳今年所得明年舍之今日所得明日舍之如破艸鞋走上十里徒墜谿谷耳當看得賢者心上不著一迹不著一法祇是志高學茂古人如極粗人卻言言合道今人雖極通顯卻有手口鞺鞈如無路來者所由立志不高取學不茂也吾今年得陳臥子四五君都奇可爾輩自看精神與諸賢何若如吾者祇是不若他耳今爾輩學之兩年如復不能則乂手拈足屏口看鼻學老木頭去才成得朴僕不自隳壞也（丁丑八月）

京師與姪書

子靜汝讀書幸自愛少年努力爲聖賢毚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溫秀又有峰巒可時看關閩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入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寧諸葛亮陶潛王通馬周韓愈李泌元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袖中久之自然成人如汎汎度日常有醉飽之心此朽木糞土終不可道矣世人讀書能作文章祇是無本領雖作文章好亦無用處汝文章猶未平達而多有枝葉須明明白白不悖聖賢

乃可言文章吾今歲決歸歸時看汝袖中可有何書可曾寫不寫曾讀不讀雖不觀文章可知矣作子弟茂才須十分謙謹石慶所謂馬無五尾終當譴死也窮秀才自家擔荷汝一主一僕量爲過矣卽多一僕吾亦不怪奈何以此開衆人之口乎

京師與姪書

父兄不可常恃鄉國不可常保人當自求之身汝豈不知作官是禍難根本凡人讀書不過爲君父耳

赴逮與兄書

（洪思曰蓋將赴逮時之所作也時黃子在江西道中）

余廬居墓下瞻望先隴十有五年矣一土一石一艸一木皆手自營植依依廬次如在膝下中間離墓次而冒京塵者十有五載中僅四年餘耳憶自少貧苦居無環堵之安食無甘旨之奉

嚴父見背於盛年慈母未嘗於祿養啜菽飲水涕泗滂瀾自以硜硜之守澹泊寧靜與物無爭自圖書數卷而外有粟數石松竹數株爲先人體魄之所安棲稚子嬉游之所日涉陶然自適不知其他毎歲時粗具杯棬未及俎豆在銅山祠堂則吾兒克備誠敬吾終歉然未有牲醴之奉榮錫之施是吾所報本錫類不若吾兒之戀戀子舍如在一日也然吾立朝値艱難之會未有報稱不忍緘默以負明時又自母殁而後以身許君既受殊恩勢不容默前後三十疏原本仁義冀欲匡時不負蒼生而多言數窮遂招物忌計吾生年以來未有一言一事內不可告於妻子外不可告於朋友幽不可告於鬼神明不可告於黎獻者但兒曹尙幼未能讀吾書知吾志讀所在耳吾行後歲時省掃先塋二三書籍以時晒晾佃人舊有九十石新有三四十石饘粥之餘可分數石以周諸親之貧者倘蒙明主再赦生還則但與兒曹誦詩讀書切勿輕談仕進之務也五月十二日不孝罪人道周書

京師與族姪書

毋穗白兒筆下淸快機頗欲來吾家中千里終當託之幸善視勿虛歲月也吾浪浪從人自是本意決一救饑無能大奮以爲宗榮百事繁費得無爲累乎天下多艱仕途良苦百姓凋瘁離心易生吾爲一處名遠離膝下託身漏舟之中非計也凡宗族一切安靜與七世惜福維持之也

杖後詔獄書

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二月而有憂色沈驎士剉簾傷手涕泣三日不輟或問其故皆曰膚體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以然耳今吾雙親已葬二兒幸自歧嶷雖委心闕下誼不敢辭然於小宛之詩負愧多矣崇信奸回賊虐諫輔朝廷幸不至此而愼言愼行寡尤寡悔吾猶未之能也天心乍開而復閉羣小之護扃愈堅相傳主上欲大推顛我以紓召對之憤此若囂然亦螻蟻之逢天亶怒耳曾國男子古今不絕幸有葉廷秀粗成鬢肩今吾血肉漸收兩腳能動日嚼白粥數椀大抵徐侯論定必無虛空造律之理遲速聽之也家人來此只可單身子姪輩未諳練不可遣來俾吾煩悶也險灘峻嶺已過之後亦是平常但願我家宗族多行善以敬天怒承天休百年之身尙未艾也

與外氏書（入都道上與蔡太公）

京師其倉皇可念今已行百欲飛度朝夕入都而驛次蕭條低回丘墓惟有傷懷耳途中幸以平安爲福仰藉尊庇庶可無恙也有司極不可與相知家中子弟亦禁不與有司往來韜晦是長者之風干謁非吾輩之事此行看岳翁安庇幸未夏間便攜家南旋毎憶空山封土未固隴首松竹未生夢魂食咽爲之惓然也

與外氏書（出都道上與蔡太公）

二月六日奉旨處分九日出都門從此灑然無所繫累有子可報二人去官可報君上昔人云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誦之欣然也舟行水淺七十日才至淮安値麑子出痘極煩心今幸愈矣想當在少時才可買舟下浙江也暑中欲在南京過夏取次下鎭江常杭之間尙須良猶數日到處訪諸山川爲兒曹開眼或中秋前後可至空山也麑子生七十日見書便有喜色亦是異事但恐後來拋官上疏耳五舅得雄未此事重於作官要

與作宫同是一命不可強致也四月二十八日冊㕘石門道周頓首

與親串書

近雖儉陋而讀書不定援兵小至遵水東西指臂俱斷羣居寄且容頭過身其可歎息吾以出山大義不敢反顧今坐漏舟爲之不可言之無益煤高米貴更不須言生平落落竟與衆人同道躊躇顧盼還山之蕢悔之晚矣每念古人朱晦菴陳同甫之間不覺興歎今日唯當精研古今興亡盛衰變故之運持以宙濟發以眞誠雖無旂當自當日月近來閉戶補未完書如火燄中誦經當啼足矣間有豪心輒復自止唯云大業易斷至道難聞而已病人耐暑病國耐冬過此歲終別圖下手夢寐飲咽唯拄空山信求志之樂貴達道之累大也子弟幸勉旃聖賢自期

切莫與世俗共處五月京師寄

與倪鴻寶論書法（凡三則）

書字自以遒媚爲宗加之渾深不墜佻靡便足上流矣衞夫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遒媚逼人而已虞褚而下是奇豔筆意偏往屢見蹊逕顏柳繼之援戈舞錐千筆一意自此以還遂復頗撇略不堪觀才姿不遠乃詆前人以爲軟美可嘆也宋時不尚右軍今人大輕松雪俱爲淫遁未得言詮

太極殿成謝公意欲得子敬書之舉仲將事告子敬云自仲將懸㯺之後勑斷兒曹不復作書自此楷法絕少欲此動子敬也子敬直云仲將亦是魏朝大臣乃爲此事足占魏德不長謝公遂止乃命張翼爲之覆書八分絕佳見晉人帖中有翼數行乃似章草亦鍾索之亞也

陳雪灘之爲松雪倪鴻寶之爲子瞻不獨規模應則其神理亦且超前矣董先輩法力包舉臨模之制極於前賢卒其姿力亦時難佳邢子愿米仲詔各有其能大要貝元而後承徽而前求其米筆亦不復可得矣此俱鄙事留之浼人終冀吾曹勿著此手

簡寄大滌與義兆木上（辛巳至甲申凡四函）

庚辰秋間知兄買舟將渡汀久之不肖積戾貽憂親友闕愼功疎自取罪咎亦足爲吾黨鑒戒也生平孤立垂老無朋惟二三兄弟間關言念無時或閒今或藉天好生逍遙林壑述緒書史漸造致默以開濟宏願讓二三兄弟爲宇宙幹此頹波使後世談者謂不肖在武林尚有王明伯玉之契以戴華振海傳之無窮實厚幸也文章雖小技然旣藉此津梁不容不肆其力百分

中間有一分退避不得惟吾兄與諸兄丈善圖之也

木落風寒容與桐江又四五日逋客累人難超然於猿鶴也知兄省家情迫而十餘年同遊有此一日誼不能捨當誦佳韻以示來人耳講論世所畏聞堂搆規模切不可令人側目留此一段證對前賢非爲世途宣其壇表也臨安諸詩少此番出處未成章句過建溪來作環音并同患二十六首可與義兆兄商之如義兆已行可補入前帙度無缺陷前帙多舛卒誤字幸改定之涉世甚難應酬不易反躬以來常如集木請命未下夢想爲勞義命之外不知其它

鹿鹿數往還無益人事而徒爲諸兄煩苦眞慙愧也此番並命得藉相慰亦自佳譬如遠行客叩門過相知不似剝啄者耳象正似可起手此道不須俗語於人切不必請序請跋惟相契兄

弟於卷終送難道亦不惡然止不須多也詩帥幸有未安者不妨改正見諸長者有爲講堂捐助者甚可已此實開恐來旁議吾輩主實自映枯螢可掃何必合侯鯖以爲明光乎有一函寄陳臥子者內左滄嶼誌銘一道倪鴻寶序數行至即達之無它也

朋友繾綣聚首之情至彌月經旬可以已矣曩日曹運江潭慰藉至今愴然目下假裝趨命似不容更爲裴徊嘗以初八九抵都且宕日夕涉江以待風信台兄與木上權即分手明歲花朝而後冀藉台福乞假還山夕陽迢外梅嶼湖邊瞻眺非遙比日煩費非言所盡粗告別意不悉區區

與倪三蘭年兄書（凡二函）

兄歸而遂萊舞之樂使林猿淵鳥共愜和薰少需清風以濟元

化自茲兄弟咸嘉賴之但使明主不聞讜論國澤滯於枯池推轂覆車徒聞將伯亦逸人之所懷音遯士之所退歎也鴻寶來晤聚四五日剔石撥梅窮極湖西蓋自王謝以來之所未見想伯兄於剡上得之不淺也鴻寶歸恐至情謝謝（時在湖上柬三蘭）

病久乍作乍止幾爲怔忡其遺忘前後有甚於怔忡者欲於此決歸又爲筆楮沾滯抽身不得戀戀不可恐前而楊伯祥知有便鴻未敢遽附實兄書年兄見顧不及擁篲遂惘然如坐甕中台翰至又不及復答凡負兩大罪微年翁誰諒弟之顛癇者丙夜焚膏欲了司經一案遂拔足南馳今倏忽過正月未能拱手令實兄在此當助弟頓足也劉丈朝夕歸弟不能一拜眞是怔忡所奪前後遺言年兄凡積五六箋俟意思稍開即濡毫就之弟行徑如村翁負官炭日夕燒柴手面黧黑不能復與餅師唱歌耳唯年兄致書爲寶兄千萬珍重中廚火起無人撲滅終須君家兄弟某以蓴鱸熟後再登秦望之山謝劉先生晤執未遑臨風懷想（時在都門答復倪鴻寶兄索書）

寄家書（補遺）

初入都時值去輔正逐人心翕然以爲天意已迴而武陵屢爲言者所侵主上自護其局八月初四日正當發刑部而先一日葉廷秀疏救請釋放及會議主上遂赫然後先予杖比來杖至六十者多斃此番二人皆藉廟社之靈得以不死今解石老葉潤老皆能稍行立吾雖在牀褥而元氣已復看九月終可慽履自在也此事聖賢所不經然亦不墜聖賢之路一時辛楚久覺泰然也嚴旨雖云依律而主上近有悔心吾今穆然應之畔羨路絕不知何者爲法律何者爲囹圄蚤晚覓數部書再完前事

今猶之蓋下鄉綿耳墓前東後座拜亭令整齊作一橫牆遮拜亭前開門於夾屋中間北出諸舊門路及西邊牆基皆整齊平之無害也家人還住山中灑掃看兒子讀書勿以吾爲憂也

黃漳浦集

黃漳浦集卷二十

序

大象十二圖序

大象十二圖何謂也言大懸象之大者也天地懸象莫大於日月有日月而後有水火有水火而後有山澤有山澤而後有風雷水火生於日月風雷發於山澤日月不明山澤不靈故易者日月之謂也天地之道一治一亂日月之行一南一北北至而贏贏極則必消南至而縮縮極則必復天地之仁寶其陽光日月之智尊其往復有往復而後有交會有交會而後有薄食有薄食而後治亂見焉乾治於南以日行高而謂之北坤治於北以日行下而謂之南日行之有高下乾坤之始交也屯蒙從坤而在於南則需訟從乾而在於北南者陽之故經綸以造其端果育以正其則北者陽饒故燕享以通其志作謀以集其事兩者聖人之慎始也師比在於南則小畜履在於北南有正主故容畜親建奠其功北有疑客故懿柔辨定貞其志兩者聖人之辨位也泰否在於南則同人大有在於北謙豫在於南則隨蠱在於北隨蠱泰否日月之正交也泰否正交反類而必復隨蠱正交有事而无故以爲是日月之常行然而聖人始憂之矣聖人之治日月於其北而南不於其南而北否自北而南泰自南而北蠱自北而南隨自南而北兩者中國夷狄之大界也臨觀在於南則噬嗑賁在於北剝復在於南則无妄大畜在於北臨觀剝復則非正交也以自泰否而來入於半交聖人猶且憂之故裁成歛德裒息振育容保設敎安宅閉關聖人非敢託之无事也以謂是陰陽疑戰邪慝攸伏不可不戒也南有重頤北有重大過南有重坎北有重離如是不交聖人不敢以爲无事頤大過交於南坎離交於北於是則日月正交日月正交雖有厥慝无所避之聖人亦曰吾謹細行以受大降立師道以正君德如是而已矣故講學修德聖人所救日月也日月治則水火治水火治則天地治然且聖人治水火不敢曰治日月明兩之道不屬水火以鈞日月是聖人之愼也盛德之至也風雷山澤日月之氣質也天地水火治於上山澤風雷治於下日月北行山澤發榮日月南征風雷變聲故咸恒在於南則遯大壯在於北咸自北而南恒自南而北遯自北而南大壯自南而北故虛受特立遠惡克復所以靖二分之路謹春秋之治也聖人不靖二分之路謹春秋之治則上无以爲君下无以爲師故晉之用明明夷之用晦家人之正內睽之正外聖人之學於水火則必有取之也晉明夷在於南則睽家人在於北蹇解在於南則損益在於北聖人之憂患蓋自是而至也上世之聖人雍容以治禮樂下世之聖人黽勉以治過慝表短而景長魄望而昬中則聖知衰矣故夬姤萃升天地之變位也夬姤在於南則萃升在於北剝復无妄大畜之次於是始交亦於是始亂也頒祿施命以收人心耀武升中以固衆志是非聖人之得已也有德而无其位有位而无其時雖天地无以得於六子而况於聖人乎聖人之有困井帝王之有鼎革猶日月之有交食敬其時位而无敢啟於其德困井在於南則鼎革在於北師之於君敵也震艮在於南則漸歸妹在於北婦之於男非敵也隨蠱漸歸妹之交不有女旣則必有戎旣乎是陰陽男女之雜也天地旣譎著於日月夷狄女謁閹寺强臣奸宄盜賊六者相爲沴也聖人不治之

以干戈而治之以禮樂曰永終知敝居賢德善俗若是而已矣豐旅在於南則巽兌在於北巽兌之在於北猶震艮之在於南也震艮不在於南巽兌不在於北則是風雷山澤不讓日月之路也風雷山澤爭日月之路則聖人之治亦窮於无所措故震艮強也強而治之曰反躬止思巽兌柔也柔而治之曰申命講習離之繼明坎之常習則猶致此意也兩女必嫉兩男必爭何以止之曰教與斆故易有十一教者蒙小畜蠱臨觀大畜坎損益漸兌是皆明王所救天地日月之具也噬嗑賁豐旅之治刑獄則非聖人之得已也渙之享帝立廟節之議禮講德則猶是君師之事也渙節在於南則中孚小過在於北中孚小過交於北則既濟未濟交於南兩交者天地日月所爲終事也日月不交則禍謫不見禍謫不見則天地无所示救於聖人聖人无所施救於天地泰否兩濟之交於南治亂以之終始隨蠱漸歸之交於北華夷以之中沸頤過之交於南王者以久而絕坎離之交於北霸者以驟而滅孚過之交於北　於中華乾坤之交於南中華以　此八者聖人所爲慎豫以救陰陽之敗也赦罪緩刑輟樂遷次修恭儉之節以致憝哀敬非所謂救敗於大也故易者爲救天地而作也救天地則必明於天地之道明天地之道則必清日月之路乾坤泰否隨蠱頤大過坎離漸歸妹既未濟中孚小過剝復夬姤萃升晉明夷二十四者日月之路也以是二十四者加於定衡環倚體用六圖者研幾辨物其道无方舉其梗槩爲十二圖而日月之治南北贏縮朔望盈虛交會閏餘亦畧著於象是古作易者之意也

厤年十二圖序

厤年十二圖何謂也言天大象之厤年者也天道積於上人事漸於下衆積而神漸久而天故百年之厤可以觀智千年之厤可以觀聖也乾坤二厤百三十五年中於天地以爲土柄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左右南北相間起也定者以定衡者以衡環者以環交者以交體用通實因而乘之四十八圖相追求也酌而舉之曰十有二夫以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事足其文獻研其爻象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狀可謂備矣故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詩者鬼神之吟咏歌嘯其事也詩與春秋遞爲爻象以圖天地而人猶以爲不備則是人之智大於天地也夫欲觀以易簡舉其始亂其惟環圖乎平桓之間經綸始興文素之業代爲明王周襄而後齊晉乃霸宴樂作謀以匡天下簡景之際容畜親建雖无王者未迨於亂敬元貞定遂及四厤厤厤十二王懿柔辨定近於虎尾故厤之與易以四相起戛冬之義於是兩至矣泰否而下聖人所不親治也然而聖人皆治之裁成輔相則非貞定威烈之事斂德辟難亦非韓趙魏田之事也而聖人以此兩事者定進退之大計類族辨物過惡揚善不謂衰世而廢王柄也安顯而下何觀焉謙輕豫怠其謂靚赧之世乎八百之厤移於西土嬴氏受之以帝天下裒多益寡殷薦上帝其謂是周秦之際乎此三際八王者聖人之所不與也而猶與之治道以示百世故聖人者憂天下之至也泰否而下至於隨蠱四際再交嚮晦復明及於振育秦室三王以迨漢祖上泝貞定爲十二王故四際十二王天地所紀治亂也隨蠱泰否三姓之間或滅或興往替而來隆往枯而來榮君子視之以爲天地代謝聖人謂是宴息寢興要歸於振民育德而已

漢惠而下暨於文武咨保設教庶幾有焉武帝中年迨於昭宣王霸道雜以尙刑法孝元而下至於新室遂爲剝復此三際者二百有四年判三十九年繫於前際安宅閉關聖人所以保治之固也建武而後迨於明章茂對畜德庶幾有焉和殤安順是則頤養獨立之世也君子修道以治天下大之不能容保設教成臨觀之治次之不能茂對畜德循无妄大畜之業而課績於寢興攷德於言語飲食以爲是裁成輔相不懼无悶者是聖人之所哀也沖質而下是則坎離之會也坎陷也離麗也陷而有所麗則必有異姓乘之而起矣曹魏之事是也此三際者二百有四年判三十九年繫於後際習坎繼明聖人所通變而起也自是而下則山澤風雷之治矣山澤之有龍蛇風雷之有災眚聖人之所畏也曹氏四主與季漢共治季漢不滅司馬不帝虛受恒立猶未及於經綸也晉太康而後則遯大壯之治也惡惡而克復則足以戒女旣足以戒女旣則足以戒強諸侯足以戒強諸侯則足以戒寇攘　　矣三代之旣至於晉而備有焉晉之有遯大壯晉明夷百三十七年備有三代之旣非遯明夷之足以旣晉也明德不昭而非禮則履之過也劉宋永初而後至於蕭齊之初政治修明在於北魏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南北遞有也修德宥罪懲窒遷改自齊永明而下隋大業而上聖人无望焉耳无望而猶且治之謂是百世之道不在於數代也故自曹魏而後至於義寍而降四百八年與漢相直七代三十六主　之　不在其科簒弑叛逆不可勝數也聖人猶不忍以是蠲明王之治蓋自夬姤萃升困井革鼎終始唐室而後天地之教戒深切明著也夬者亂之始消也姤者女之始壯也夷狄盡而女主與禁門之蹀血牝主之決事非易之教也而若易有此教者唐人皆用之萃之不虞升之高大昊雲開元之間是也困用致遂以出於扶風井用勸勞以綏於河北革始於長慶而主无正終鼎盡於大順而祚乃更始唐室四際二百七十三年發於夬姤斂於革鼎天地之正限也天地爲限聖人不違聖人立教天地亦不能違之治秝明時正位凝命自堯咨以來亦有豫策於唐昭朱溫之事者乎朱溫之得爲長子李存勗之不得爲長子則亦天也恐懼止思君子於是致深戒焉耳蓋自建隆而後則漸交於歸妹矣隨交於蠱泰漢始交漸交於歸妹而宋室始立兩者日月之大慝也居德知儆前宋數主亦庶乎有之也窮大而失居親寡而无容眞仁神英之間則亦未之及也而元豐唱旣紹聖繼之訟獄繁興豫大自絕建中靖國之間卒與永嘉建興同旣故震艮陽也兩男之鬭出於中華一際之間五姓十主巽兌陰也兩女之鬭出於　　中交之際兩喪其雄故衡圖之爲坎離兩濟環圖之爲震艮巽兌父母不御而男女絕轡天地之所畏也中孚小過之似坎離臨觀遯大壯之似震艮巽兌天地猶且畏之猶且畏之則必就聖人而問道享帝立廟議禮制度雖在顚沛不可廢也以爲是先王之禮樂存焉可以立教可以立國過此以往則天地之事也以天地之事託於聖人聖人无所辭責則不敢復託於天地是十二圖之事也

乾乾坤坤序

凡卦皆一體兩象反覆異名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有對化而无反復其實只有晝夜而時通二六八體反復皆十二爻屯蒙以反復而得二名乾坤以反復而得一體其一體者不

必二名其反復者不必對化故以八體卦之對化通於五十六卦之反復皆舉兩端以成大例非因綱紀而有異同也故爲乾乾坤坤首立四卦雖以用九用六得對化之名實以一晝一夜通六辰之義晝夜雖有陰陽反復秖成一日約之則曰三十六象通之則曰七十二卦或謂父母六子相與錯綜秖得六十四何三十六七十二之有曰反復對化錯綜易皆兼用之錯綜之有重乘反復之有不動與對化之有不對化單舉之則離明博觀之則易著也作乾乾坤坤四卦序第一

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序

乾坤萬物之生始極南而乾極北而坤晝夜積象乾坤兩乘自分左右天地升降帝王盛衰皆於是爲限衡交者兩乾盡而交屯蒙兩坤盡而交需訟倚交者屯蒙自左而右需訟自右而左環交者屯蒙需訟皆自左而右春秋當坤之末端斷坤而起屯故元在乾之前端斷未濟而起乾故屯蒙與乾坤代始者也凡卦以爻當日積日成歲其以六十四卦之爻積日者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凡得歲六十八年餘九十六日其以七十二卦之爻積日者二萬一千一百四凡得歲八十六年餘一百四十四日兩法相追凡四其六十八年九十六日得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爲天地之交會凡三其八十六年一百四十四日得二百五十九年七十二日距差羸縮十三年三百十二日爲天地交限之差數兩四爲八兩三爲六從於左右與日月相逐四節二也八節四也作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四卦序第二

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序

自屯蒙環交至小畜履四卦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而五君一民天地始亂泰否受之君臣更端又四卦凡五百四十六年四十八日而交於隨蠱泰否隨蠱日月之正交也日月正交薄蝕所生陰陽雖均而亂見焉治𠡠之見者謙豫而已同人大有之與小畜履君臣麗雜其𠡠一也作否泰同人大有謙豫隨蠱序第三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序

自屯蒙環交至无妄大畜十二卦凡八百十九年七十二日而治運乃究臨觀之與謙豫則猶王者之治也謂有天地之正氣存焉過此而衰矣五行之數五十共治河圖全半共八百二十五約其歲實十二卦得八百七年半強而頤大過正交與乾坤同象作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序第四

頤頤大過大過坎坎離離序

凡易上下經各三十六卦去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反復卦則爲三十三十卦之行二千四十歲又二百九十八日左右分之凡一千二十歲而交於中限與五百一十一歲之交倍追而合者也天地順數易逆數每值交限各以縮秝逆反而歸初七十二卦中分之歲凡二千四百二十二年餘一百六十三日半又中分之一千二百一十一年餘八十一日七分而四際分限正交互直故春秋者以十乘易之數去一而用九易以二十乘春秋之數去兩而用十八詩用易之餘以爲積易用詩之積以爲餘故知易有七十二卦去用而存體及詩得十四春秋得十八之說者而日月運行天下治亂可得而求矣作頤頤大過大過坎坎離離序第五

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序

上經以四分部下經以三分部四三八六積歲相追體卦通數每限六十八年九十六日四卦得二百七十三年二十四日用卦通數每限八十六年一百四十四日三卦得二百五十九年七十二日凡一追限差十三年三百十二日者爲日月之通數其餘積限各不相同而酌於通閏以加減歲實其揆一也追數最親者惟用卦限四體卦限五相距不遠用卦行四限三百四十年二百三十二日體卦行五限三百三十五年三百十五日凡帝王運序絕續之際動差三四年然遠之愈闊不復可追惟十三年上下以五積爲六十八七可追體卦六積爲七十七八可追體用兼乘之卦故以十三年二三百日間爲日月之交限猶朔望半交於十三日半之會也晉明夷亦爲食限作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序第六

家人睽蹇解損益序

易有衡環二交依序而求之則獨圜圖而已環圖自坤屯至咸恒以前十五卦一千十六年百六十日在漢魏交際又六卦而入夬姤終魏晉六朝在六卦之內凡乾坤分位自坤起屯至損二十二卦實行一千五百四十七年餘二百七十八日四分用卦之全秝因而損益之故損益盛衰之始也作家人睽蹇解損益序第七

夬姤萃升困井序

凡卦分陰陽以從南北自屯蒙從坤而北需訟從乾而南凡五十二卦一南一北上下分從不失其序故陰爻多者從陰陽爻多者從陽陰陽之中酌從其象惟夬姤萃升上下反居南北殊路是男女華夷之變限也以衡倚二圖四際分之各得十三卦八百七十四年餘二百八十三日而入夬限夬閹寺也姤婦人也萃盜賊也升權臣也四者天地之常孽而卦運間值或數百年以每卦七年分之則九十一年而入十四卦陰陽之變又虞其已遽也姤夬升萃四者錯居其入變限者不分上下初末婦寺賊臣相倚爲命至困井而凋耗極矣春秋已來故牒可稽上自東漢大閹下自李唐女寵或流沴於六十年之後或著兆於六十年之前雖未入正交體姓如故而陰陽之旣發於災戎毒痛極矣作夬姤萃升困井序第八

革鼎震艮漸歸妹序

凡易體卦環圖不分四際自乾坤兩交而外六十四卦從乾右旋二十一限至損益凡一千四百一十三年而入夬姤在陰陽變位之候又二百二年而入鼎革又二百二年而入漸歸妹則

交卦盡矣漸歸妹兩濟之先應者也下經三卦雖以八十六年餘百四十四之法相追至於卦象積實一依體卦不可改也用卦環圖從屯立春從蒙立秋起於西北與日右旋而春秋追易逆數之法皆起於東北未濟之端左循下行六卦而歸妹九卦而鼎十二卦而姤周秦漢之間槩可識矣中分二千四百二十二年半否履之間夷夏元黃兩乾之端冰霜始戰學者所致思也故易以體卦爲秝用卦爲候八十五歲相追之法以識交限而已作革鼎震艮漸歸妹序第九

豐旅巽兌渙節序

是在下部弱卦也其交於春秋在戰國之間其交於金遼在皇統之際雖不當正變交會而強王不立輿朝不泰二百二年之間帝王之風敎僅存焉耳自乾屯至渙節二千一百八十四年

其體卦中分相值而天道且變作豐旅巽兌渙節序第十

中孚中孚小過小過既濟未濟序

上經體卦反復有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卦反復十二下經惟中孚小過反復四卦而已上經交卦有泰否隨蠱下經交卦有漸歸兩濟反復對化共得十六而乾坤兩濟離爲始亂合爲頂體與中孚小過首尾連貫不得爲上經體六下經體二也易以用卦函體卦不自分行其以用卦分行三四相追者每卦之差十七年三百十七日追差之限相距或三年四年上下爲陰陽代謝之端故每限入交屈伸之數皆差池三四年不可齊舉也或疑反復交卦各有異象可以遞加反復體卦秖有一象不可遞加者不知一象反復各起東西相距三十六卦猶南極北極之明有兩極子前午後之合得六辰何詎怪乎故語體用相函之歲則四千八百四十四年餘三百二十七日爲度以歲法爲實語用卦相乘之數則六千一百六十年餘二百八十八日以日法爲通語體卦相乘之數則四千三百六十九年餘二十四日與通法差準也明乎體用相函通實互推贏之相追之故則易可得而言矣作中孚中孚小過小過既濟未濟序第十一

七十二卦對化序

對化之與反復互相爲用乾坤舉對化以用爲體屯蒙舉反復以體爲用推而行之兩序互舉屯鼎蒙革各以其類相應爲序天地主客八體八交言尋其家或遠或近或取或不取皆求其故而易之微義淵乎至矣故復作七十二卦對化序第十二

（先生精于易數著易象正凡先儒所已言者不復述大要以易準于天地故以六十四卦上推天道下驗人事歷代治亂興衰瞭如指掌當時及門甚多而傳其易者未之有聞故先生殁後而易學遂無傳也後學鄭玫識）

三易洞璣序

慮圖序

慮圖上

肇本先天上元始箕卦周三乘與象相麗斗井箕參爲姤復次數生以九象生以三三九相乘以別度始一候餘分七百二十有九三候之餘三千一百八十有七歲餘五萬二千四百八十有八去其卦數以命歲餘故歲日相得象數不鑿爲萬歲厤行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歲七精還始與天無弊是第一首義前所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疑義有九開端十二作十二開別繫于後

慮圖中

日行進退見于表晷表晷贏縮歷律所出法置天方四周各百

二十有八方圓相倒凡十八變而反于極兩極出地表當天中一表之中僅當一方方各有八與卦相直八九相除以視贏縮九以爲法八以爲實晷影之端別日月食陽歷交盡一丈四寸八分陰歷交盡一丈六尺一寸二分以倍命日八九除之或終或中皆律其食爲百二十以聽其律陽以九九陰以六六盈縮於三爲百十七歲十二辰以三命之三乘全律兩命其率而象數不失是第二首義前所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慮圖下

天日競旋地牽其中九道遲差若雌與雄鎮歲熒日金水月地在于天下輕重相次月遲以日地遲以月大小度分各喻十三地之從天一月所牽強贏十三凡歲地行一百五十六分二十

五秒周卦之歲而進一度以歲乘卦而得字周以餘乘歲而得周度大地之分當天十一故十一乘而精物可畢以四因之而無餘秝故百有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四歲爲四十五會而差合不閼是第三首義前所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文圖序

文圖上

姬文上聖始變卦爻序六十四爲七十二爰立八表九爻相起揆象定表吹律命位每卦十八或贏或乏三分損益逾九而越或從其陽或從其陰大地所治當日月心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九里而聖人不事赤道準極各三十六赤極相距各五十五日月上下卯酉子午視其星繫以爲卦土泛而視之爲六十四屯蒙需訟不知其數揆象吹律迺知其故是第四首至文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文圖中

人得地息準于日度陰陽既合每倍其數一六四六息與動俱臟腑十二與圖書相副天泉兩間五歲間遷戊己當乾以司地泉歲星之行亦左右臨象數相交直于其陰倍七十三歲而屯需師畜左右間尋日星相交如顧兩手循股至蹄以復于肘是第五首至文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文圖下

七十二卦以五乘之爲乾坤策日月晝夜以別冬夏損益歲餘復反其初日臨月觀天地復還開物當名不違其端八際月交二百四十有八又踰其一以會日月日月之行則有贏縮地亦因之以遲以速非地亦有遲速日月高下以離其服圖書相交

五十之中以乘四方總除其央再乘十九上下象數以爲大章大章之月與辰相直去八十一爲日月式是第六首至文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孔圖序

孔圖上

仲尼妙言始命卦位萬物終始視日所在五精從之各依其方以其本數祭五精度艮藏其巳坤藏其戊震有木火兌有金水三五十五以復其數性有所著命有所屬情有所好亦有所惡好惡以貞性命迺固視日所在以正其度以正父子君臣賓主兄弟夫婦是第七首至孔始立姬文首乾仲尼首震乾以立性震以立命知性命迺立知命性迺盡見在繫傳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孔圖中

天上地下頂踵迺立陰陽腹背左右互易乾坤之等七十有二以八乘之五百七十有六每卦之分一十有八積三十二而究于本末三部九候以眂生脫八表之交在于中達謹守孚過勿使氣奪陰陽太少平于渙節其上二百九十有七其下二百七十有九日月兩交互于濟中乾坤以通蹠動于咸恒氣發于屯蒙目亢還濳不戰焉窮是第八首至孔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孔圖下

歸藏首坤連山首艮何以首艮兩乙之命仲尼函三兼兌與震震委兌源山澤以蟠方于兩臂一尺千里八表徑闈爲八尺水中街兩交逵于四末左陽右陰任督上下七百二十九穴萬物

有命皆繫房中大火見陽列國迺從木落水歸安知西東故已不破亥未不破癸河漢縱橫爲百國累不識八累何言八會不測八表何言天老人從地之爲天地從天之爲道是第九首至孔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爲十二開別繫于後

貞圖序（闕）

雜圖序

雜圖上

古聖知作雜圖始出雜圖若呂貞圖若律春秋之元在貞雜端距古甲子太陰之秝四千三百七十四歲太陽之行五千三百四十六九六始戰爲災歲會乘陽就陰退行九百七十二歲太陽之極八十有一乘之以六四百八十有六又倍退之而反于秝始少陽之極二百四十有三乘之以兩四百八十有六又半進之而及于災歲故爲災限四千六百一十有七知無繆言聖無妄作反復其道以辨憂樂往九則來七往六則來八往一則來三往四則來二往二則來四往三則來一往五則來十象八數九往來相直推之百世不失其一是第十首亦爲孔設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雜圖中

爲象紀歲紀歲以明運爲數紀日紀日以著月月行十三月交二十有七大餘并九小并十九故爲十九以當章二十七章以當際八際以周卦周卦而夫八月會平行四十有七以會經食六千三百四十五會上下一百三十五食餘分之積以交數爲實八乘食法而四分歲之一以歲四分一千八十餘十有二而加其一象數終會春秋用之以紀日食是第十一首至孔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雜圖下

三易之道本于天地浹以人事有易有詩有春秋春秋紀日詩以紀月日紀以軌月紀以蔀軌有三交其歲八十有一蔀有四章其歲七十有六四章之始以別日至五分月候以立五際故易二百九十六歲而終易之軌三百一十四歲而與天始會三垣九野經辰之四以爲詩緯故詩易春秋同次天地以治兩緯是第十二首至孔始立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別繫于後

餘圖序

總圖象歲餘圖象閏卽孔圖位別爲十六精魂交變乾坤迺配一爻之分各九千五百有八餘分五五定于地道不爲歲積六十四歲而度移一直日月相追近一遠三五震八風申令其間常事一行與卦往還有道而行之爲德無道而行之爲賊知道者不言知言者不惑是第十三首疑義有九開端十二亦爲孔設非諸述譔之所經說亦十二開凡百五十六開別繫于後

孝經大傳序

（洪思曰子爲經筵講官請易詩書禮二十篇爲太子講讀未及孝經已念是經爲六經之本今此經不講遂使人心至此楊嗣昌陳新甲皆爭奪情而起無父無君之言滿天下大可憂乃退述是經以補講筵之闕）

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禮記四十有九篇大戴禮記三十有六篇儀禮十有七篇皆爲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于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爲教本

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論初爲孝經之大傳也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反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章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冑養老耕籍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天下休明聖王尊經術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復也臣道周目昧謹輯上言

詩表序

（洪思曰少作也時方弱冠與春秋軌同作先子云梁山門人如劉完公陳平人曾受是經謂其體大思精皆與三易表裏今春秋軌亡是經屢存其序言而十二部與二十六表之義例猶或可尋也然尚逸小雅頍弁以下與表一序與終卷七表之序俱亡矣七表者一曰書春秋逸詩紀年準詩中卿士侯伯同姓表二曰書春秋逸詩紀年準詩中卿士侯伯異姓表三曰風中擧伯詩表四曰雅中卿士畧表五曰漢及新室十二世申轅韓毛傳授表六曰申轅韓毛出處去皤書遠近表七曰左氏春秋列國賦詩去詩遠近表凡黃子所爲詩序正春秋表正猶未脫草以授弟子詩表詩揆春秋軌春秋揆漳上未有槩本一遭巨亂難復存矣少從先子獲聞其畧云）

詩表蓋十有二部爲三十有六表有篇序無章句訓詁以經分部以傳分表以表繫載表始于文武以迄春秋爲三經之首列國世紀各以其公從于本序載始于仲尼左氏以迄西漢碩儒之所論述各以其辭從于本篇于是有篇而後有序序以知詩之意有序而後有表表以知詩之時有表而後有載載以廣詩之義序有大小子夏毛公衛卿不以人別但偶本序本序者本始也表有先後二南十三風二雅三頌年數不一遠近各異故有定表定表者揆世也載有詳畧左氏荀卿呂客戴德戴聖韓嬰賈生董生孔鮒劉向此十君十二書者故最爲多（洪思曰載有孝經引詩十條家語引詩五條左氏百六十有七條荀卿六十條呂客二十條戴德八條戴聖五十有九條韓嬰二百七十有二條賈生十有四條董生十條孔鮒九條劉向三十條言十二書者或謂左氏之兼外傳劉向之兼新序也）韋元成蔡義王吉蕭望之匡衡翼奉時見奏記故最爲少（洪思曰載衹西漢數人不過一二十餘條東漢皆不入載）載止于西京懼太衍也西京備載未見轅公故闕齊而存魯魯者申公也存之者存疑也韓見其外而闕其內外以從載不得從序故申有表而韓無表也馬融忠經不以入載尊孝經也鄭元無所取者謂其詁也蔡邕無所取者謂其蹠也取于前漢前秦以爲表載故其義廣而近古取于申公之說以爲參表參序故知詩不孤據攷其編次而子夏爲信取于卜序毛傳申說以爲定表卜序十五國風皆有諸公則厤俱可推中有疎遠世譜不存若邶首頃公魏檜不錄史牒所缺則年次泯矣然于二國中降魏從檜則爲滅國參以世表國語竹書魏有武

公之甍年獻公之滅歲檜有多父克鄶之年及武公寄帑之歲則皆本共和始末可推獨二南二雅無庸置表南始文王之中雅終幽王之末立法既定與詩同數則體更不移但祖春秋以裁雅例自文迄幽去其末集與成復辟二十四年自文迄厲合其出居共和行政一十六年皆爲符揆尼父所取書傳燦然非可強附故鄭元以十月爲厲表意不從而卜序以召□還幽君子所取遵古思義則意義不失表皆依舊無所反復惟魏從陳附四滅國爲一更定而檜宜先魏曹宜先陳亦不輙易要以大象通其元微是知詩易造化所作仲尼天體卜商著告卜之與左或與或廢亦以元秘時爲訴厲然仲尼亦以二氏爲彤管未與之一贊也故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詩者六增損其一則爲天暝故以魯當二南三衛以秦當王鄭三伯以小白當四滅國豳

風以文王至厲以周公至幽當春秋之實國而仲尼之大法已備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猶得與於斯文也故畧舉部次作三十有六表繫于後

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部第一

乾之動也止而初巽巽女也姤也其風南也風動于南萬物以成聖人不柔其家則不可以敎人周室之大也其三世皆有聖女焉故其子姓多賢以順以貞康叔者武王之愛子也其爲孟侯而以三誥也猶不足以新商之民則夫婦之道難也故始以二南嗣以三衛言周之難繼而商之難變也衛室之亂則皆始於內人焉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其邶鄘衛之謂乎作第一部序

周南關雎至麟之趾表序

周公從文與文俱始紂以從文周甲一紀文德以天厭紀五十元枵之次星日以起春秋上元歲在鶉火其先戊寅四十二紀德被西土鳳集于所其先一甲蜚龍滿野乃其後載武王以生是以文王四十生發關雎之始則辨于此後世誦之以被于詩雅樂之亂周公所製周公攝政復有七年歲復在南萬世治焉作周南表第一

召南鵲巢至騶虞表序

召公從武與武俱始紂以從武周甲一紀武王以生壽六十四召公相之以歷成康周甲一紀成王元年召總百官又廿四年而後乃薨于昪召德以匹于旦不斥一國作召南表第二

邶風柏舟至二子乘舟表序

康叔懿親以鞏殷墟周召而降此爲孟長百八十年孝夷始衰頃侯有邶蓋八世孫而又八世至于惠公詩十九篇皆倣柏舟棄德以色及其衰也賢人愁憂君淫以荒故去靜女而錄艮子七公之間百有八十是爲頃邶作邶風表第三

鄘風柏舟至載馳表序

厲王又衰厲侯有鄘沬土復淫共姜鳴貞至于七世爲狄所入定中載馳而伯者出襲頃之年至于懿王二百四十備天之紀以爲世警是曰鞏鄘作鄘風表第四

衛風淇澳至木瓜表序

凡衛三世以爲三風邶鄘之淫二南首絕宣王既興武公入輔叟作淇澳不愧康德至于文公衛不得絕雖曰霸勳亦康武故七公之間襲鞏與頃二百四十備天之紀以示復治是曰武衛作衛風表第五

王風鄭風齊風唐風秦風部第二

夫婦之道衰則男女之倫斁男女之倫斁則兄弟之變作震長男也而出于東方武王以治幽王以亂周室之東也則兄弟之慨多焉鄭從王者也齊唐秦三者皆伯也王衰而伯出伯出而王迹熄夫其爲風也亦皆有兄弟之亂焉而秦獨無有者秦其夏聲乎能夏必大是季札子之言也其在齊晉之間也作第二部序

王風黍離至丘中有麻表序

文王之盛則三百年而大道遷平王之東八十五年而齊桓出國風止桓王風終莊桓爲伯始莊爲王終王風三王而天下竆禮樂之衰離黍丘中思彼二南其去遠矣作王風表第六

鄭風緇衣至溱洧表序

衛武匡宣鄭武匡平鄭召衛周其義則均緇衣之前爰有桓公相幽八年以亡于戎武公之後載歷五世鄭棄其師百十一年槷桓與武百有二十兩衛之紀而得其一西衛東鄭參兩示極皆最後亡與伯銷息作鄭風表第七

齊風雞鳴至猗嗟表序

二南已熄鄭衛且替王子世衰異姓將繼齊爲太師首立伯基東遷之前王室未夷實烹哀公紀侯譖之襄公復讎九世不疑其行則均見之于詩百八十年哀襄同譏作齊風表第八

唐風蟋蟀至采苓表序

齊始倡伯唐則繼之唐十三君翼侯獻公齊桓始盟詭諸不同蟋蟀采苓詩十二篇皆有隱憂共和以後伐魏以前百八十年兄弟相殘不錄文公各半其年以足于齊猶爲從王事則從晉

名則從唐成王所親始遷焉依嗣鄭與齊與秦相麗作唐風表第九

秦風車轔至權輿表序

厲王之時十有二年乃命秦仲車轔所始凡十二公至于秦罃二百四十獨叶符律爲二百宗衛以三世始得其數而武歷文亦百九十凡齊與唐皆百八十又復倍之而國以亡秦獨倍之而國以興然而秦仲嬴姓以絕此四國者以王爲旒久而將指鄭亦孱然作秦風表第十

魏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部第三

夫婦兄弟之道衰則大國先亂小國先滅小國滅則大國恣伯王強梁而周公將絕魏之始亡也在檜之後鄶從鄭而魏從唐唐鄭是依檜與魏滅夫檜魏者豈周公所以賞勳乎周公起則楚不得滅陳宋不得滅曹楚滅陳而宋滅曹是周公之所大戚也仲尼者以伯王而與齊秦紬晉以唐而楚宋則四滅國之謂也豳處西北以爲天首周以此興秦以此帝周公之東也而仲尼以思故知三部十五國之風者其知天所以建地所以從人之所以興亡乎作第三部序

魏風葛屨至碩鼠表序

平王十三魏武始薨故其初年斷自幽王譜雖不章其義足通百二十年與鄭相從更始其前共和之間魏芮則均爲百八十與晉爲一魏之與晉非若邶鄘齊于遷邢晉于滅魏一伯所分功罪兆焉晉之封魏百八十年而分晉國又百八十而秦始奪若符券然作魏風表第十一

陳風宛丘至澤陂表序

共和元年陳幽十四定王九年而楚滅之凡十三公自幽至靈則自宛丘以至株林凡得二百四十有二所謂滅國不以秦比元姬所適備爲三恪而楚滅之詩不錄楚而獨錄陳故曰哀陳所以滅楚反自始封亦得二百四十有二作陳風表第十二

檜風羔裘至匪風表序

檜在魏前而移陳後陳在曹前而次檜先檜不附鄭魏不附唐所以存檜以綏鄭罪所以先陳以沒楚功世譜不存以意約之考于周記當以幽齊上遡始封三百一十是爲詩厤作檜風表第十三

曹風蜉蝣至下泉表序

滅國之厤魏鄶不章或一二公其次不宜曹厤俱存僅取兩公

四十五年昭公蜉蝣共公下泉伯者已衰晉虜宋滅晉文宋襄仲尼所非于其終曹義足見矣作曹風表第十四

豳風七月至狼跋表序

觀風詩者而至于豳則已止矣豳歷自世與周終始不可紀也成王初年周公徂征召公攝之三年乃復制禮作樂周召之志復見于斯己卯之年成王復辟與武元年又　周紀伯禽始封實啓我魯魯則周國豳則夏上三代之間蓋十二世永年多公以至文始而爲王者酌反于豳蓋亦八百始微終衰于八百年天下之風于是閉開夏言連山殷稱坤乾作豳風表第十五

小雅部第四

雅道之興也則必于文王焉宣王其猶庶幾乎西周之存也非宣王則亦何屬矣故文王之雅可以歌宣王之雅可以書夫文王者以天下之道治一國而猶以爲侯伯周公繼之乃取以治天下而澤及四海文王而有周公其至矣乎宣王者以一國之道治天下而猶惴惴乎恐不足也是亦西室之德也夫其未廣以大也作第四部序

小雅鹿鳴至杕杜表序

文王踐祚歲陽在戊其陰在寅歲星所居在於娵訾不在於丑厥五十年歲復其次而爲成王復子明辟文王之詩悉用典禮常棣之作則始於此作小雅表第十六

小雅魚麗至菁菁者莪表序

采薇之三猶爲殷紀魚麗而下周德茂矣魚麗九篇有六亡詩繼以蓼蕭四海誦德爲受命年其歲己未集於周公致治之際皆與鹿鳴爲一周次作小雅表第十七

小雅六月至無羊表

宣王元年以至春秋一百有五其在上世成王初載迄于宣元二百四十而有三歲仲尼叶圖春秋爲治鳴鳥不聞西狩至矣故成至宣中間八王存康傷厲其六王者仲尼去之不錄其詩故爲宣紀其篇十四作小雅表第十八

小雅部第五

宣王在而周室衰其始衰也則雅且亂焉至于幽而甚也傳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失所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非毛衞之言則必卜子夏氏之言也夫猶不知於六月廢而勤王者無功也采芑廢而大臣不任師旅也車攻吉日廢而天子召戎也鴻雁廢而人民流離家室爲空也沔水庭燎廢而諸侯相戒不敢朝王也鶴鳴廢而告亂者猶以爲罪也祈父廢而民不欲生也白駒廢而賢者自危也黃鳥我行其野廢而夫婦仳離朋友相捐婚姻不云也斯干無羊廢而宗周不居人鮮以飽也故雅之始亂也吾于節南山而見鹿

鳴焉諸篇之中則各有取之此十八者則其憂創也作第五部序

小雅節南山至雨無正表序

春秋三年二月己巳朔日有食其半在宣一百二十八年七月甲子之晦日食既之始於元年一百二十而有其二終於獲麟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仲尼所筆三十有六於其既日以爲食既故百二十以爲日紀四萬三千八百三十去其九六以見交食拆而半之六十有一在於幽王二年十月辛卯之日由是而降周宗既滅故老傷昔或悼往者如其身遘天命殄絶於平王末四十有九而亂極矣作小雅表第十九

小雅小□至巷伯表序

小□之三婦口已煽巧言之三讒人方盛巧言之三君棄其臣

小□之三父棄其子幽十一年取分於六先君後臣逆而視之而雅道盡作小雅表第二十

小雅谷風至鼓鐘表序

雅道已絶則二南不作朋友相離孝子缺養賢人勞苦而小人得志閈樂而憂故其義也凡宣之年四十有五以幽承宣一十有二其所錄詩皆十有四其節南山通于平末獨得四詩而爲一紀此其大者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仁人賢士廢爲殘賊小宛之篇追刺宣王不善訓子鼓鐘之篇遠懷文武南雅爲治念此二人而楚茨起矣作小雅表第二十一

小雅部第六

夫亂之初生也則其人駭賢者憚而愚者離及其狎也則其人疲愚者憔悴而賢者思夫思者之言也而無以異於平時不知者則以爲旨美也甚哉知言之難也春秋之詞據事而多斷詩之詞據事而多綴節不以其事也則必有以矣吾于楚茨而見魚麗焉諸篇之中亦各有取之也季札子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則楚茨諸篇之謂矣作第六部序

小雅楚茨至鴛鴦表序

幽王而降凡六十年迦亂傷周以幽爲殃楚茨之四黍離同悲瞻洛之四諸侯不來自此以下如節南山通六十年言之益緩而志益悲不皆幽世四十四詩作小雅表第二十二

小雅頍弁至菀柳表序（闕）

（洪尊光曰詩表與詩揆可五十卷是予夙年杜門時書時浦中來學者唯陳士奇陳瓚者有之然二陳有書咸不樂傳何也後南陳仕于蜀西陳仕于楚俱以陷賊殉節而死不復歸書遂亡世變後劉完公已避地海外不復出始以詩表五十序寄余山中部居頗與今所傳殘本異而此篇亦闕）

小雅都人士至何艸不黄表序

其後十篇聲氣益僿白華而上作於周人緜蠻而下作于下國白華之詩八年棄后漸石之作六年伐戎孤據爲難通于平世繹其兄韻亦足傷也得附前篇作小雅表第二十四

大雅部第七

雅而大則至矣文王沒而武王克商文王受命而武王繼之又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所致也則周公至矣哉周公召公者天之所以翼周也以南以雅則必有二公焉鳴鳥可聞周公之所以勸召也故自文王而卷阿見天命之篤而禮樂之至焉作第七部序

太雅文王至旱麓表序

武乙元祀邠遷于岐二十一年亶父以卒文丁四載季歷作牧其又八年九命作伯塞庫之難鬱尼爲傷歲在丁丑義與殷絕文王嗣之不失殷則四十二年在戊午蔀二十有九季秋甲子銜丹入戶明年改元仲尼祖之下逮周紀八百四十上遡后稷邈近恍惚前智所說不可蹟也武王嗣之但有四載不與文等三載伐商一年致治周公攝政則亦有七周二鶉火而大雅備周南小雅俱見其紀而遡世德文王作周武王繼命緜本太王旱麓受祖則于此焉作大雅表第二十五

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表序

周禘太王則以姜女爰及王季而有任氏三后在天天妹云多思齊之篇嗣以皇矣文王九年伐密伐崇載伐昆夷自程遷豐世子營鎬大功以集爰作靈臺以及辟雍故此五篇皆九年中

作大雅表第二十六

大雅生民至卷阿表序

后稷之世其次莫紀公劉文王爲十二世小康初年稷復其官迨至公劉其次九百上自后稷一千八十春秋之符史稗莫測周以乾坤實長內德姜嫄以前祖始黃帝亦千八十公劉之世終以成王九百六十周室之祥則有行葦言之若缺不失其節既醉鳧鷖周公之澤泂酌卷阿召公之德周召二公四世承烈雅莫大焉作大雅表第二十七

大雅部第八

民勞而後則已矣夫天命其猶未絕焉大雅之詩亦未盡廢也吾于板蕩而見文王焉于抑而見卷阿焉于桑柔而見公劉焉故民勞之五篇大矣哉夫子之所取也作第八

部序

大雅民勞板表序

大雅終厲天命未絕春秋約務益以文載四十有二以爲詩紀方之小雅揆無二致小雅之篇則爲大夫及其士庶歎惜憂慮大雅之篇卿士侯伯扡而救之故有共和不爲亂德春秋兆茲而統不裂故爲詩紀以過三百幽哉微哉仲尼所測作大雅表第二十八

大雅蕩抑表序

召公之勳嗣周爲多正則周長變則召烈穆公匡厲實與凡伯不維凡伯又長衞武皆佑宣王以保西土作大雅表第二十九

大雅桑柔表序

維姬懿親穆公武公凡伯芮伯去古未遠皆有賢德維此五篇

姬姓四伯衞其有麻詩有滅魏春秋滅蔣芮凡託雅乃以不滅五篇三表而非爲過作大雅表第三十

大雅部第九

天命未絕故厲沒而宣出宣出而克復彼其將相卿佐侯伯則猶之周召之後也天命將絕則宣沒而幽出幽出而大雅之道盡小雅之道滅幸哉文德之固也世無文王而姓猶姬氏也君子以爲周召不出之故也于是起而哀之哀之而曰不尙有舊則是天下之不忘文王也夫天下不忘文王則大雅之道尤有存焉仲尼之于小雅也傷幽於大雅也傷厲而終以瞻卬召□二篇夫亦深矣哉作第九

部序

大雅雲漢至韓奕表序

宣王歷載四十有五卿士內正侯伯外順故有仍叔及尹吉甫修禮飭樂分賚侯國申伯甫侯樊侯韓侯皆歷平世不得其紀約百二十年始於共和春秋繫之作大雅表第三十一

大雅江漢常武表序

蓋五六年實興南師召公伐淮王親征徐則有皇父爰及程伯皇父繼世程爲周士實本召公王蹟猶故作大雅表三十二

大雅瞻卬召□表序

幽承其一爲十二載王澤竭矣瞻卬召□者凡伯作周公之裔而思召公雅道猶存其何以亡凡大雅變亦有九國卿尹者五列于三公足商述焉其二亂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凡伯之言周公不死再畚其厤踰九六紀此之謂矣作大雅表三十三

周頌部第十

夫詩則亦逆數也有頌而後有大雅焉有大而後有小焉有雅大小而後風出焉風則易焉雅則禮也頌則樂也夫亦皆有易禮樂焉風其始動者也雅其正奏者也頌其功成者也其始治也則風先告而頌後作其始亂也則頌先缺而風後變周樂之作也而皆終之以關雎故三百者仲尼所以敘厤也三十一者文王所以命世也三百九十有一者西十所以建邦也六者周公所以攝政也四者魯所以得一也五者商之除故也九者乾之所以極物也百二十者參之所以成化也百有八十者兩之所以分用也聖人之旨知而不可言言而不可因一作而不可再作行之者聖通之者明由而不知者衆人知而不獸者亂民患哉吾之言也作第十部序

周頌清廟至般表序

成王初載壬申之歲周公攝政周有天下已當大禘周公主祀爰立清廟禮樂伊始其又五年諸侯來助後此二歲戊寅之年文以此紀爰作周室乃以二月乙亥之朔庚寅望後六月乙未王至于豐越若三月甲辰望之朔三日丙午五日戊申召公至洛七日桀攻十有一日甲寅位成翌日乙卯周公朝至廿有一日甲子用命殷庶邦伯是歲將禘十有二月戊辰晦日王在新邑周公致政明年復辟己卯之歲已巳朔日又當卜祀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越十五甲子生霸乃作顧命康王繼之召公未沒載粵刑措四十五載頌聲之衍于斯極焉作周頌表第三十四

魯頌部第十一

頌至于魯則已矣春秋之後矣夫魯作頌而秦作誓秦以終書魯以終詩天命之在仲尼則又何疑焉仲尼者據易者也圖錄者春秋也小白者分詩之半分書之半春秋之伯也此不得麟者也詩王也書帝也頌者王之正誓者帝之亂也魯之誓不得終也公之始也秦之風不得終也伯之始也春秋者天符也魯姬甲秦任好春秋之兩耀也齊小白者仲尼之庶長子也春秋之策八萬七千八百四十魯姬甲秦任好皆得二萬三千三百六十故春秋一周而秦受命秦巳肇于書春秋一周而魯受命魯巳肇于詩詩書者仲尼之錫命也小白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故受命于春秋春秋者小白之所食也魯秦之受命也則皆于正月之上日去其三百有二十焉故春秋之周二萬三千

四十者魯頌之元統也仲尼之所治也天下後世則有疑吾言者焉吾乃以默于天符作第十一部序

魯頌駉至閟宮表序

成王大封厥後三十伯禽之厤四六十歲盡于惠公治厤之家逸一章閏在康王時放其文始三百四十義見於部作魯頌表第三十五

商頌部第十二

周命旣衰而殷肆又長宋玆父之策二萬二千一百四十春秋以命其別族尙文者世尙忠者弟春秋之上元十二萬九千二百以用其禮樂周則有魯春秋則有宋頌之有商春秋之禘祀也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商頌之謂與作第十二部序

商頌那至殷武表序

商世遠矣二十九王僅得三宗享國一百六十有七蓋自武丁以下九王當在文丁周室之興百有五十又七十四而殷用滅約殷從月約周從歲六百之祀武丁九王春秋之符亦復具焉作商頌表第三十六

凡以本序作爲定表非以已意酌約毛申毛公之意時爲本序有所不及未之能勝而申氏說其所差池或百十年與本序不同至大懸絕則不得取以爲斷今所定表惟本卜氏而於申表附於其後如衞三風卜序皆始於衞頃釐武公柏舟淇澳終於齊桓之世有狐木瓜二百四十二年而申以邶鄘爲管叔時詩篇次不同無得而紀至於衞風十有六公亦始於釐侯柏舟而終於靈公蝃蝀三百六十年之間以意附合殊違微旨蓋亦畧近聲響而迷其鐘鏞也舉此二端足定全表又卷有定篇篇有定序要以先後微酌其次如邶風雄雉原刺宣公或別有指如以爲軍旅數起則莫如惠公三十年間用師十五當爲甚耳本序自匏葉而下不指宣公刺時者多惟新臺柏舟爲宣公詩以括上篇則谷風八詩不皆宣世故出新意以谷風式微旄丘泉水定爲宣公而終以新臺以簡兮北門靜女北風定爲惠公而終以乘舟雖在惠世得刺宣公足暢序義未爲礙也又如鄘風載馳宜在定中之上而居干旄之下衞風河廣宜在文公之世宋襄公卽位而在惠公之時世次不同而皆不甚遠或措置微誤何妨顚末若鄭風淸人應在文公十三年冬何緣得附太叔之後而揚之水閔忽無臣應與褰裳相次不得在子衿東門之間明爲毛公

失次非卜氏差池其不指稱公者餘有公則係其前無公則係其後于理可推若唐風椒聊爲刺昭侯而綢繆杕杜羔裘鴇羽則宜在孝鄂四世侯緡之間至其風氣不殊世次致異雖在前賢時史所錄或小差者如秦十二世春秋以前盟會亦少至後而備可以今世詳其譜牒故秦仲始命而有車鄰莊公厲兵志在雪憤而有無衣襄公始有西服祠帝西畤而有終南文公游獵觀於汧渭而有鐵駟武公始伐邽冀兼有岐東而有小戎德公徙居于雍下臨二水豐鎬藐矣而有蒹葭穆公造晉康公送之而有渭陽於是晨風權輿共爲康公終以黃鳥斷於秦穆是亦至義非臆說也定表之義風爲最多雅惟十月爲厲今昔所疑然其文自爲幽又雅篇宏重不致出入毛公篇次誤致者少及年厤易辨先後如一矣周頌

所據僅止周公成王而上三十年閒禮樂之次亦爲易明作洛之年受命十載大修禘祀先立文廟而次武廟周書七年立高圉廟爲七廟也則於穆維天維清已奏舞象當遂合樂禘于太廟先王先公而天作潛雝有瞽繼之執競祀武作頌六篇則武賚酌般桓此五篇當與執競爲一故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五篇以合執競爲六也由是諸侯助祭則烈文振鷺有客載見以次相從其明年崇祀明堂又明年爲受命十二年柴告四望巡狩五嶽而昊天我將思文時邁以次奏矣于是反告文廟奏文之頌告武廟奏武而禮樂大備其臣工至絲衣六詩春秋之祀閔予四詩成王孝思以此求之得其義矣故易有序易而詩無序詩卜序不誣而後儒多誤于是作爲定表又爲序詩序詩雜篇準易而起而仲尼子夏所受定焉

序

洪範明義序

（洪思曰洪範蓋王者性命建極之書子爲經筵日講官掌司經局事時奉命纂修是書爲太子講讀而作初終二卷以正乖錯之文上卷古文以明理義有仁宗談洪範者一有宣宗談洪範者四有世宗談洪範者八皆御注也下卷今文以明象數有二十有六圖有二十有八紀子所正定謂之今文）

臣觀五帝三皇之道備在易象自易象而外惟有洪範一書爲堯舜所授於禹湯周公所得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惟崇箕子明羲文之道在箕子非他作者之所敢望也漢興伏鼂口授不眞厥後諸儒皆因伏鼂以證古簡是以訛舛相沿失其倫脊五十九篇之中時有依託先後間出然皆史家述記之言雖巔末稍殊無傷大義如武成雜誥先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爲非獨洪範一書以理義古奧條貫錯綜沿二千年未之有改使禹箕之結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微言爲耄口所亂艮可惜也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敷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敷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爲農弌爲忒殛爲極之類皆伏鼂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室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賢未竟厥緒臣下愚迂昧繹思此義近二十年幸逢聖主留神經籍奉旨纂輯乃復不揣爲明義四卷其上卷皆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皆言陰隲相協彝倫條貫旁及陰陽厤數之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以及聖神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下愚迂昧私意以爲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敦崇紬繹未有過于斯書者也

明義初卷序

羲易旣嘗禹疇乃作咸稽天道以贊圖籙文王演象與箕同時洪範始著爲周公師此五聖人實明厤數爰本圖書以授世度易託卜筮播於昭夏範多精言傳者益寡伏生口授章義已離孔壁中湮洄瀰與淄五紀之文錯於庶徵三德之下威福是承維此建用散於庶極先後背馳大義乃失幸有條貫未墜於地以圭測日不乖其次乃理舊章以定厥經如彼五緯從月與星實採先儒仰質聖明是爲明義初卷

明義上卷序

匪明曷述匪聖曷作有典有則言循其故煌煌聖謨闡繹自天九用主敬精一出焉孔言止善範言好德惟此善德建爲皇極肅乂哲謀與聖相從虞夏昭茲宣世二宗念我下民實宏陰隲爰去淫比以就敬一俊民與稽信於蓍龜天視天聽則何所疑毋曰威福耑出惟辟天序彝倫亦有與殛乃紹聞衣爲十一章視彼日餘與易同行爲明義上卷

明義下卷序

疇範之原頁於神物性命旣治象數乃出二五衍化中和所敷生克比倫乃與天俱禍福將興兆於四體山川雲漢蓋亦猶是事則有徵政則有稽以紀紀德何福不齊乃悟人天實萃一敬凶以靜銷吉以善應威福之窮則惟滿盈無平不陂無亢不傾至道精微察彼三五剝復夬姤皆於月取睿聖元通默如不知龜朋筮昆日君月師上確下隲明明圖史往藏來知孰彼伐此二十六圖二十八紀勿謂繁幽邈不足理爲明義下卷（洪思曰烈皇己卯二月子在石養先子同榕壇諸門人請刊行所進書子謂儒行月令緇衣三書頗有次第獨洪範一書下卷紊亂圖紀五十有四尚宜更定耳亡何子以被逮北寺故遂停之在詔獄中又作易象正孝經大傳與禹貢明義呂刑明義亦未遑及是書旣）

（免戎還山先子復以此爲請癸未八月始更定是書付浦中諸生而事久文遷下卷圖紀與所進本亦微有異同有洛書九疇圖有五行圖有五事圖有八政圖其圖四有五紀圖其圖二有作聖圖有建極圖有中和圖有慎獨圖有三德圖有九德圖其圖二有四克歸仁圖有三兆古象圖有四徵休咎圖其圖二有斂福錫極圖有詩春秋嚮威圖有春秋詩嚮威圖有五精積德圖有七閏積限圖有福殛圖凡二十有六圖有五行汨敘紀其紀五有八政紀其紀二有河洛厤數紀其紀十有二有日月失敘紀有星辰失敘紀有歲時失敘紀有煇古紀有雨暘燠寒風徵異紀其紀五凡二十有八紀）

明義終卷序

古哲云退師心則殆微言無章亦靡所居維此聖人爰擇芻蕘理當息喧言清霧銷繹彼經文既踰十載雖有前緒未豁厥昧泛之流之舟之方之乃知古人亦有未詳譬彼耕耘往而反始一畝百反乃知其理皇皇者極是斂威福帝訓丁寧皆思其復九疇既終爰申帝訓福與德偕言爲道貫非曰五中即爲福殛終念父母以作爾辟堯舜所傳禮樂始興惟和惟修簫韶乃成仲尼祖述肇傳絜矩實配九疇以式下土上下四方居然圖書建極用中周流六虛猗與盛哉禹箕之言亦三千年誰承厥流誰開厥先非逢聖人一何以傳是爲明義終卷（洪勝曰卷終又有七圖繫其後其圖蓋起于虞廷有九功圖九官圖九成圖而後以平格陰騭圖終焉即所謂絜矩用極圖也蓋言聖人作事必本諸圖書禮樂刑政皆從此起六府取於河圖三事取於洛書禮成於五而樂成於九至於九而大神地祇人鬼之精意皆著矣故曰堯舜所傳禮樂始興惟和惟修簫韶乃成仲尼祖述肇傳絜矩實配九疇以式下土上下四方居然圖書建極用中周流六虛）

坊記集傳序

（洪思曰坊記蓋聖人以禮立坊之書爲春秋義例所從出子在講筵乃爲太子講讀作是傳自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至成公十有四年秋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凡四百六事使相屬比繫坊記三十章後以明春秋之大義）

臣聞之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棄之者必

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亂患息而後禮樂可舉也易之立坊始於天地以天地而正父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詩始於夫婦春秋始於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德坊淫坊欲則一也左氏以春秋之亂釁始於狎父終於三桓晉始於曲沃終於六卿故於鄭伯克段之章首明其義以爲寵祿不過都城有制爲立坊之要領因而推於桓莊文宣之間外嬖所從入內嬖所從出歸重於別微明嫌爲立坊之要歸坊記因之以端源於禮制鄣流於淫欲先之以敬讓袞之以孝悌終始於富而不驕貴而不淫以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由正雖其所偁引不過楚越之王晉弒君吳孟子三事（洪思曰楚越之王晉弒君吳孟子今浦本作楚喪晉亂吳子非曰楚越之王者蓋第五章也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偁楚越之王喪禮君不偁天大夫不偁君恐民之惑也曰晉弒君者蓋第二十有二章也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歿喪不偁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弒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曰吳孟子者蓋第二十有七章也子云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而於以定君臣辨大夏正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指盡於此矣蓋當時夫子既作春秋諸子莫讚一辭退而竊其意義不過以扶綱出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其大者在於喪葬婚娶其細者至於車服飲食登降揖讓皆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生成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爲天地之大禮禮失而流於刑刑窮而反於命故先別其條貫以坊之而春秋之義例亦從是以起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學備在學宮而習者相沿爲曲臺遺言無復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

畧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後有以究其指歸焉臣黃道周謹纂輯上言

表記集傳序

（洪思曰表記蓋聖人以仁立表之書爲春秋義例所從出子在講筵乃爲太子講讀作是傳自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至定公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凡三百三十有六事使相屬比繫表記三十有六章後以明春秋之大義）

臣觀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別陰陽觀其晷景長短以御高深遠近揆昏旦之中以占星物敬授民時皆於表焉取之表正則景正表邪則景邪體存於表而用在於制天地日月吐其光景以顯道相示贏絀一寸則差數千里故表之爲政猶君之有身天之有極不可不審也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長短大小近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於天下而天下之子孫黎民陰受其利若暑極之利用寒寒極之利用暑也表記四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指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矣春秋之義不盡於表記而表記之義盡於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量恕不敢褻瀆鬼神以受顯示於日月天地則其意一也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齊論二十篇而外未有明著於此者也坊記舊分三十四章今約從三十表記四十三章今約從三十有六合六十六章以發明春秋大義

蓋其當時親見行事筆之於書則其前後相印彼此互發亦其道貫則然臣非敢有所傳會牽合也臣黃道周謹纂輯上言

孝紀序

（洪思曰蓋盧墓孝子詔安蔡柳谿之所作也孝紀成其友林忠簡爲刻之漳上而柳谿必欲得黃子一言時黃子方以論楊嗣昌陳新甲奪情廷杖歸乃對之揮涕勉爲之序甚矣黃子之似鄒忠介也羅近谿作孝經疏成必欲得忠介一言時忠介方以論張居正奪情被杖歸乃對之流涕謂近谿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吾足已毀矣雖然吾有不毀者存亦勉爲之序）

蔡端卿有道之士也所著孝紀十有六卷問序於不肖十載矣未有以應之不肖誠自忖少慙文彊長媿皐魚惴惴焉奉先人遺體常恐不克自保或展轉溝壑或付鈇鑕鼎鑊爲先隴羞及一二知己之所恨歎是以臨文嗟悼抱經潸然不敢以餐飯茹痛之言瀰告於斗極之下頃年以來遂更隕越垂翼之矢洊於股腹嘗于有言士有傷其體膚疤癬不滅鏤於肌骨君不爲臣士不爲友死別於兆域之外生不與於宴祭嗚呼此道豈復不肖今日之所敢言乎王休徵劉長盛皆以至德聞於閭里地爲湧鱗天爲發（發浦中刻本作雨誤）衆及一旦國家多難黔默引身改適二姓竊精敵廷連姻尸主然而格士尚談貞夫不以爲恥者謂其內行篤而藏身固也卽甚不然猶以忠孝不偕代其回護以爲口實嗚呼精義至命茂德通性士君子誠得閉戶而觀中和擇地以拾醇懿言行滿世過咎不生雖覆五鼎以就樵蘇沃三牲以芼藜藿亦豈有所不慊於此哉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言大國子盡言處父好直之有所不盡也陸象山論學以孩提愛敬可廢六經雖有激揚已進之論其大指不失於立身終始明堂亨帝之說不肖比方爲孝經大傳以至德要

道本十八章其大戴所存曾子十篇曲臺所記天子至士庶人之禮三百八十餘則皆附爲傳常恨鹵莽不足以窺測淵微扶承聖化有感於端卿之言歎裨救之已遲服膺之不懋也乃復揮涕識於簡端言念前賢若其有知應使汗靑載吾鼎簡矣

春秋鄭氏傳序

（洪思曰爲莆中鄭答伯作也時走數百里來問業先以是經義例爲請）

鄭答伯以詩書之餘爲春秋別傳於公穀董胡之外別有討論乃畧廣源瀾引其條貫雖於四家之說未能曠然越其遺軌而於世儒滅裂破碎之說已薙蕨繁文歸於宏領矣凡有春秋雖有遯稽博引之言不如本經先後各自連類輪畧攻守互相詆譏不過字義之間牽株及葉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華夷之間智者無所施其鉤繩闇者無所費其燈燭也近世達人詆訶胡

氏然而康侯出於四家之後錯綜衆論裁於伊川卓然自異不可磨滅惟復仇之議爲中原張目過於激昻朋黨之論爲權奸涵聲未能自脫至於用兵正變之說猶有縱橫血戰之餘若其引禮批繩抉根解節采公穀之緒聞尊左董之正識疏而能通質而不陋何可少也學者去康侯之三瑕起元凱之衆例雖不親承麟紱領其微言於游夏閟默進傳受經之意亦駸駸乎未遠矣吾莆來彥有鄭牧仲許不毀皆邃於經史有遺世獨立著論不朽之思答伯歸謀於二兄有所以埏埴康侯章闡左氏者僕將從而問業焉若夫時俗所沿三家之說使僕執筆辟咡僕病未能也

陳宣公五經涉錄序

陳宣公道器宏深所涉錄經史咸有譔結能因博以造微由條而詣實又專力於洙泗之言自胡陳朱蔡而上商田伏歐而下皆有以破其髣髴中其襘袺杜牧有言若使仲尼復生與賈鄭諸賢相與日夕不能使游夏坐擠其位令宣公當游夏時操簡濡策商田諸子亦不能與之後先也先年已已亦晤宣公於漳中於時五經猶未卒業去之十餘年吾學日墜宣公日昇昔杜伯山愛東海衛宏及至雒陽謂鄭興曰林今得鄭君諸矣使衛君得林且當有以益之及宏見伯山果闇然衛服伯山乃以漆簡尙書傳於衛宏今宣公之所益我者多矣反博以歸約約十以宗一由識得貫克華復實僕與宣公蓋從事焉而未逮也

何司農榮召序

今上御極既十有七年明習中外之故洞破常格以馭俊又其大要謂兵賦之治決有別才欲坐進劉晏陳恕於由求之上以

謂使仲尼處末流値敵寇交訌兵食雙絀決無持孤信以縣四海之理於是咨疇岳牧僉謂臣何楷可憶臣周嘗於上前誤呼元子名作卿解翻上正容曰楷卽數字衆於是知上注意元子過題柱書屏遠矣元子初爲司農丞所節核佐大農者甚夥及改爲給事中値朝家大故衆所縮舌不道者率自元子昌言之諸貴戚柄臣聞何公袖中有所屬艸咸凜凜自危也天子亦不憚爲去柄臣戒諸貴戚無犯何給事中卽諸綸扉所代王言隻字紕繆一一批之天子居閒謂諸言官能重國體不辱王命者必何楷也元子旣以周累離掖垣左右國卹日以殷邦否日以餟宵旰深意諸廷臣無復踰何楷者卽諸廷臣亦自顧以爲不如也先是二年邊圉孔棘大司農俯屋歎桑孔之能亞於管蕭天子以爲不然是富使兵部與戶部駢爲合體其時始宣倪元

璐慈谿馮元飈皆負世望稱相知先後𠀾兩部天下喁喁謂是兩公者合憲共慮兵無溢額餉不縮節居閭上下或可爲也而豫楚已潰關寗又棄兩公亦不得以伊呂之器駕於劉陳於是將舉鹽車大行之任齊頓於元子之肩背以周所見鄭仙鴻寶與元子則皆所謂備道德綜經術之人也通達四周敏機審括則馮公爲勝正誼明道以不致君爲恥則倪公庶焉而元子淡然見患不避榮貴不喜隨致稱試以不徑不竇爲事方元子輟瑣闈將補外時持白扇騎款段拜客街中了不以得失爲意曰吾戶部郎也何都垣之有衆咸謂有大臣之量云今天子虛席而召元子度元子必有所佐天子出於劉晏陳恕而上者劉晏正簿書必用臺閣士人曰必毋使胥人與出納之務陳恕治鹽鐵不以簿上中書曰財用充盈徒開天子侈心得不至告匱足矣今四海俱告匱也臺閣士人又不盡會史之倫能得三五年無兵使劉陳理其瑣節又有鄭侯杜佑寇準王曾之流宣其宏目或漸次可爲耳必如桑孔裴程析秋毫以破丘山收眉睫以枯腸胃奴僕之開陌除蚍蜉之守榷酤則固元子之所不談亦今天子之所必不用者也元子行矣元子能使法必伸於貴近必不使法絀於獷帥驕鈴能使道不屈於綸扉必不使道絀於遐方蔀屋李德裕王旦中人耳値悍帥叛孽千請之時徐折一言朝家省費率數百萬平地流錢者豈必盡積金高斗賦斂成已哉行矣爲天下持傾之道決在乎虛不在盈滿爲世家支廈之術決在去貝而尊才不在左才而治貝也僕老且病被明王重恩無可報明王者謬悠之言託在不討唯元子含頤出而撣焉

義倉志序（代二）

（張福承曰子立浦中里社義倉之法蓋參平糶兼賑卹行之不盡晦翁）

朱晦翁在崇安時值歲祲浦城又有警里閈譁甚晦翁乃從郡倅借米六百石貸之民間約歲冬斂償取十二之息於是百姓欣然襁負相續比其後七八年間社倉之儲三千餘石晦翁初召對便申其說孝宗爲頒其法行於天下然至理宗不三十年間弊甚矣催索徵息之害逾於國服雖黃直卿亦以爲不得不變蓋貸粟於民責十二之息錙子於儉歲而責報於豐年一豐不償兩儉則十子不報一毋宜其窮也魏元履嘗嘲晦翁舍常平之遺法踵荆舒之陋習晦翁以謂斂不徵息其源必枯積陳待饑紅朽難食彼此互譏要於時事土俗各有攸宜膠柱之絃難爲風雨也崇建而上其俗皆稼穡發斂可稽粱場之入倍於麥秋取十二之息似不爲厲與泉而下民繁土稀仰給嶺海稱貸之法不可復施猝值荒政唯有平糶一路而談者又謂糶平則商艘不集價湧則廣粟駢歸若是則以極昂之價與極低之民爭命也凡爲納溝請命者不急於下戶而急於中民下戶力食不逮則艱鮮自給苟支朝夕中民窘於升斗皮面自護靑黃之際七日不給輾轉已矣富家居積與豪販相比視穀價靜躁以爲憂樂其所損不過錙銖而嘗足以護中人數十家之命今試爲一法無貸粟取息之煩又無勸助施舍之苦莫若參義倉之法以行平糶之實使士紳向義者先捐所入酌其中價以爲穀毋值穀價翔湧涸鮒羣呼之日乃以平價出糶毋視翔湧之價捐其十一以爲中人取升斗者晨夕之需以爲富室操重輕者涣藏之唱俟其價平然後還毋於倉取羨於子使富家藏倉

於不過貧民解急於須臾是則可爲也士君子居平議限田均田博濟之業若是平糶之策卑卑易效者耳諸不論發儲盜藏之罰但如緩急嗷嗷米戶持長短斗斛不發粟貸有司即操朱繩赤棒繫治之不得也恃吾徒僉庾仁人之餘以補助造化之所不逮暫之無魏元履紅腐陳積之嫌久之無朱仲晦擇息取償之害雖奇贏子毋君子不談而謙之稱物平施節之議制數度亦古裁成輔相者所有事也談者又謂煩囂之民稍見積粟踰時未賑必有指囷揭木之事然吾鄉小民皆倚手力艱鮮自給以義題之必不以不義攘之自古饑民未有揭木以指常平廣惠二倉者且是囷爲一二子弟多賴收貯也吾鄉又號善稻之國青黃之交懸命一綫者不過十數日米價翔湧不能兩三倍酌於其間損時價之一二則見德不貲所保中人滋多節以

子毋計之取子以給煢獨之生留毋以存社倉之本初無儉歲虧毋之虞亦無富戶捐賚之累也朱元晦初借米時亦以冬斂寄於民間及於原米還郡時只以簿上太守而已十年之後子息既繁乃即以息穀爲建立倉廩之費今即未立社倉可先即其家所願輸之本以某家散發如數爲限度時價之中裁青黃之際爲平糶三五日而止至於四方商艘及民間貴糶者皆可悉置不問夫子有言立達繇已取譬有方亦安能使河內俱受汲戇之符吳郡俱飽希文之粟乎

予再閱社倉七記崇安唱義者不過劉復劉得輿二三家建昌南城則不過吳氏數人耳皆能爲里閈支持數十年不敗吾邑數萬家幸得與諸君子從事各有澳屯經綸之意即申晦翁立社之義事半功倍無難也晦翁發義於開糶鄉不過千家之聚故借米六百石足濟一方今以萬家之邑借六百石米猶之踰涔也計今鄉斗比古量僅當十之八雖積二千石僅可得千六百石米無贍於兩關之內鄉民負一石粟走二三十里非有贏二三十錢不爲之比至又有給票待支出倉候門之苦則不如多費數錢移就商艘仰升合於米戶之爲便矣安得子貢爲司庾陳鮑爲斗級施散其間乎今擬給一票僅支五斗兩票合支一石票至即給當日收繳非淳厚管事綱紀其事勢不能一一令主者稽察之也度此事必須用倉收儲得當然後以一二賢達董之今既依開糶之法先寄本家俟子入稍贏乃爲版築之用則依價減糶原無子入後日值豐年以折色徵贏乃稍得餘錢於本色之外耳必以本色依毋歸倉則是於原出之數反損十一二更無以爲高廪之需也若減價廣糶意量極佳然事出權

宜無畫一之效或市義不出數家發心不過移時時過事移亦有勸相所不至者矣今定依時價每石減十分之一再減一之半以便於鄉遂負戴之苦擇一二勞耐賢達督察僕役盡蠲諸守候給散之習又廣勸諸同志聚腋抵璧必二千餘石三倍於開糶之數然後可濟一縣萬家不時之需及冬成徵斂即以前糶之毋取其贏數以爲蚨子或贏至十之二三則不出三冬而倉本倍起或有徵其原毋自歸者聽之亦法外之意所不敢滯也當崇寧時行晦翁之法有司徵息幾與熙寧同弊嘉靖時吳給事世忠亦言法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亦謂義倉取息常平不取息耳而常平以有司發粟守候拘苦徒爲衙蠹倉胥所飽無涓滴及於民間今先行勸糶後成賑卹以平糶之餘爲貯義之實上之可以釋常平之回下之可以增社倉之美使鼠

雀不生狐兔無窟雖行之百年無弊可也若夫涸澤之是在吾黨諸賢矣

陸宣公集序

（洪思曰子爲庶常時作時崔魏始盛故爲深談延齡實崔慮天下之禍發禁衛也）

人已瘵乃索良醫國已瘵乃貴謀士蓋於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爲之下涕猜主爲之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乎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本於仁義切當時炳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於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亦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鎭作而務藏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爲之亦不過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以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宣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醇悶之事捨衆細而擧大儲以謂散財可以聚民見情可以得衆源本精誠以進三代之盛意使今之賢者聞其言亦以爲闊迂耳順而心吐之也然至於今天下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人智皆裕於事後而迫於事前故論多淆於事前而定於事後十家之市闘而被盜擊其牛馬乃擊里鼓聚族子酒餚之費無有虛夜久而厭之亦以爲循禮義謹垣牖之可以重保也建中之初陸公方爲翰林馬燧討河北久不決乃請濬師朝廷問公以爲師不在衆久必變生徒勞輸輓而賊不可得不如委澤潞以抗山東還神策以固關內於時朝廷亦心迂其言既而涇卒發難天下騷然世於是知有陸公也君子不幸而生於不得無言之時又不幸而使其言中則天下不得安無言之禍君子亦不得不受有言之禍後世之人處於事外執鏡而測之其故炳如也然而君子之意盡見於言者則

亦鮮矣予攷陸公爲相在貞元之中年天子已脫於艱難感猛獸爪牙之喻思崇中尉握兵於內於時劉希暹白志貞則旣敗廢矣竇文場霍仙鳴討又且起陸公於此謂天下之禍不發於邊疆則必發於禁衛天子之意旣不擴而受公庭之言則必韉而入中人之詞特其意已蚤而言之太察故獨深雪其身絕交游卻餽問以一意於天子自邊將贈遺刀錐而上屑然不取因而推之以塞倖進之門閉傳奉之路以陰奪竇霍爲天子保其名器如賞散官卻邊餽及論元從功臣諸疏中其意可推也自陸公去而後延齡用竇霍始恣淮蔡翩然而中官柄兵之禍遂與藩鎭俱底由斯而觀陸公之意見於言者則猶未盡也公之所盡言者內而治道外而邊計使天下消貪疑之端邊臣得捍禦之實情見於上民聚於下卽不罷護軍汰神策肘腋爪牙亦未足爲難而惜當世無復能知之者予意今賢者亦猶未知之也卽不知但取其所論治道邊計五要九弊八利六失諸篇觀之宜不至於漫試以天下爲倖故復刻之與衆共繹焉

倪文正公集序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卷而處修其質而不媿於天下則不如椎髻而舂皇傅之爲文以視天下皆蓬卷而處夷施之爲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舂信其言則涇舟之側無有譽髦有噲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則貍斑與豹蔚爭坐隴廉與嫩孟同宮是兩者說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爲帝不能使五穀貴於金玉堯禹爲帝不能使疏糲貴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糲貴於絺繡則土塊摶飯皆爲鼎烹人脯鬼血雜糅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爲金玉絺繡則必賓其糠覈鹹鮮會其煉

聚鍼錐以爲尊於金玉絺繡此亦恒情明王不誅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以鉛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皆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徵之產也禮樂者典博之致也典博精徵著於心貌而施於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糲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王亦因之以爲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爲治於天下則是燧皇御竈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於作剽智不至於竊盜見人金玉絺繡則斂手屏氣正容御立退而視糠覈鍼錐雖無豔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農所引避於庭堅涓成務光所賓心於莘野也必使莪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闔以操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縣斯而談予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易豈爲慢乎予之蓬卷而椎結固已久矣

姚文毅公集序

（洪思曰黃長洲姚希孟也所書書可百餘萬言情不盡其年倘多所未竟今此集所謂清閟閣集凡十有二種八十有九卷吁亦盛矣故黃子比之弇州大泌然黃子所以重文毅者非以文蓋以學與行也文毅孝子也居文母之喪廬墓金涇阡之旁極柴毀後於滅性仕則爲人望所歸必欲爲救時之學以自見與舅氏文文肅公湛持皆以天下風教爲己任在魏客時凡朝廷有大疑難楊忠烈高忠憲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鄒忠介諸君子皆往諮焉而後決未見文毅則諸君子皆嗒然若失但頗溺於浮屠時爲黃子所歎）

天下之談治者有四曰劇華而就樸劇聲而就實劇壯而就柔劇獨而就同此四劇者經世之大慮也然必無當於治者何也華樸聲實各天之所生鶴素鸞青鳳笙鼉鼓非鐘律之所得度也由是而推擢松入葦其動不柔束鵠就雞其形猶獨必欲劇之以幾於治猶以鹿卷而望畫絺擊壤以賡韶夏其不格於神祇取咢於鳥獸亦已明矣嗚呼文章之治一盛一衰星漢之施或朝或莫方嘉靖之初年議臣鶩起文章之道散於曹偶王弇州李歷下爲之歸墟歷下不盡其年弇州躋於大耋雖豐儉殊收而峨渤比茂迨萬曆之初年閣臣鶩起文章之道復歸詞林李大泌姚吳門（洪思曰李本寧雅自號爲大泌山人姚孟長吳門人）爲之歸墟吳門不盡其年大泌躋於大耋先後數十載間軔軌相差而堂室一致嗚呼此豈人之所能爲哉予執筆晚不及事大泌雅交於吳門先生見天下所爲霞起雲蒸嶽舉海嗡爲天下文行宗表無有先於吳門者矣先生撰述甚富裒緝多所未竟然自其中身所就施於行事措於朝野者已百餘萬言自有詞翰以來經緯道德包通元史鬱之以仁孝卽之以禮樂條幹可尋南雅不僭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既以風教自任天下亦以是推之源淵既廣風濤滋生蝂蝪聚而電雹朝隮天吳噓而星斗欲覆理勢自然又何怪乎夫慶譽之來利於艱虞而屯於亨泰于喁所應收於遠竄而散於隆墀陛敬輿奮筆播遷之際數誠動天含忍數時及其雍容不能與裴竇爭一日之勝李伯紀蹕足板蕩之間刺血籲天僅回一聽及其底定不能與彥善分一旦之安况無陸李之間關逢裴汪之晏晏而欲以琴瑟之雅排其儆倭笙鏞之音變其咻噢良已難矣而談者猶謂四劇未臻大慮不效爲是吾徒習角就夷焚膏煎香之所自致嗚呼夫當軒文之時天老申圖於巢阿召保寫音於有卷申圖則備千籥之儀寫音則極嗈喈之致豈必使鵠鵶改羽受教於乘黃騶虞徊唏就諜於圈豕哉必若用晦之說明哲所收委蛇之篇厄眮間採此必生逢垂翼握粟自完或亦意在射墉乘機間獲未有值方中之時立承明之下而涅元託雌塗脂獻慝冀染指於鼎烹受飴含於衆

唖者也觀於先生安步措辭闓聲亮實既包舉以儀殺又範圍而立獨雖磬嶢未鳴而宮商四發是以韓蒲州見之而有王佐之備劉南昌因之而有人龍之歎何香山几几以遜齊年文湛持陶陶而要永夕咸謂天生斯人以扶泰運帝留艮弼以固苞桑至其位不及於文何年不登於王李麟萎鳳傷天下共歎則亦命也必如平津曲學以阿時匡鼎優游而釀亂贛君諛能於文采子夏抱慙於同貫即使揖其名位以畀先生於先生所受於天者諒無益於鍼毫又奚增其黼繪哉故四劇之論必無當於經綸而十二集之傳信同遐於彝鼎也

張煙叔集序

（洪思曰煙叔長於黃子者十歲初見黃子雖深折節未嘗北面時黃子方起海濱尚未爲諸生而煙叔與兄紹和已皆有當世盛名漳人比之二陸後亦漸悔其學而學焉在鄴山始以白首北面退就弟子之位一時皆驚曰此河汾王孝逸姚江從吾道人也然黃子喜自引避必以兄事煙叔不衰）

予斤斤守經六十年矣自謂迂愚言無枝葉誓不執筆於文人之前張紹和文章炳蔚言行清茂相知三十年風雨雞鳴懷抱不舍霏雲羣玉百二十卷中未嘗一爲之序（洪思曰紹和有霏雲閣集六十卷羣玉樓集六十卷晚隱萬石山不應公車益多所著書遺集亦數十卷但未有刻本海內無復知者今所刻百二十卷亂後亦少傳王弇州李大泌張汰沃集太繁重亦文人之一病黃子所以愀然不樂爲之序）守曾氏之言以多華少實焠掌自克即不能去雕反樸亦當臥窩澹寄見其嘯旨而已奈何遂從此降階爲之馳驅乎紹和垂殁以遺集授煙叔曰何可無黃生一言予在坐爲位置六七百字竟不就緒黯然別去嗚呼世有紹和必能諒予於文章之表雖起地下相視而笑（一作哭）自非紹和則擁彗夾轂左右從之猶無所別識也煙叔少紹和一歲予少煙叔十歲予與煙叔兄弟交時未爲諸生而煙

叔兄弟深折節以爲是當以德誼著於天下予今既老無所成立紹和已殁而煙叔皤首方與予尋先聖之微言考前賢之素業澹汎夷猶於鄴山諸翁之下令紹和在必啞然發歎謂吾弟薄機雲而爭游夏之位也嗟乎文質何殊鵠素鸞青義不相假紹和而在不以煙叔爲晚癡可知矣煙叔蚤歲嘗類子史奧乘二十餘卷命予序之予默然遂爲輟設今煙叔集成又三十餘卷不爲之序世必有疑煙叔之於予與予之於紹和者然煙叔之於文章嘯詠和暢韶令自然不以此滓其性命雖爲之降階馳驅可也

蔡端卿集序

（洪思曰端卿盧墓孝子也名保禎詔安人隱於柳谿之上日以著書自娛其友林忠節公爲之刻孝紀一書有集數千卷不肯輕示人黃子高之）

蔡端卿方今褐玉之彥情逾其貌文逾其名質之往哲桓君山之疏篤潘安仁之藻妙以昔當茲未之能過顧時未之尚也夫神鱗絕羽探者斯難必使人操繩度軌置鑑慕鴻上下冥冥以髣髴其羽距之間則見之者寡矣端卿遠海高卧闊目蕩胸至性所吐蔚爲文章包囊古今迴翔若游龍然端卿猶過自謙託不欲以文藻掩其至行故使世希見者而獨晦其迹於澹濟疎峙之間夫古諸文流屬筆頗就則必游宛出洛遨鄴乘京以耀諸市井自致價譽而端卿以爲不可也端卿既三十餘謝其尊人居盧墓側采蓼聞鳩肆其餘力益爲沈麗妙逸之言幽者當思嬉者當慕若此則可矣自昔以來工文薄行君家中郎孝德所至馴兔連木以爲撰者華實斐然猶不卒命以挂於士大之口則如端卿者甚哉其難也端卿與僕家相去不四十里相

晤以來纔四五年僕於端卿神相近如一跬步每歲致書亦如一朝夕也而端卿獨於僕相望如數千里歲一致書如千百年者豈僕獨近而端卿意獨遠哉端卿似謂僕有他采欲摩盪而就之然僕實多慙自謂與端卿如璣之與璧雖集百藻欲置璇行猶望序間宛然辟之而端卿猶欿然不自知其美貴彼所謂孔鸞之姿自顧則不妍照於水鏡則疑彼之姝此者也

郭正夫集序

漢人敦尚文章慎教令每一紙書未循播必使諸文學奇麗者討艸然後乃下朱博武吏也其所傳敎雖數行皆沈跱可觀黃霸以循良入拜聲名少損疑其文采不逮前人郭正夫讀書東觀以秀穎越其行輩及在儀曹綜理碎務與館伴語咸博奧條達爲外國之所傳誦又方韶年厲志聖賢之業俯視華偽相如輩爲寵下隸人於時天子方貴吏事不以文采責公卿正夫亦慨然以爲華容青神修能所屆遠出長沙而上譬之騶虞不作圈廚雖其性然亦有所不爲也正夫既以學憲治建中士益好古鏽補龍骨斕然比屋之下會漁梁盜起正夫手握兩印朝馳浦城暮殲其渠首而歸江右諸郡又方怵於風鶴藩府倉皇利用遷國正夫身佐撫軍提一旅西扼杉關七建之士用有底定嚮令正夫身坐石渠口嚼藕汁手弄柔翰卽日賦百韻詩批敕十數道其所成就豈可令華容青神見之哉卽使朱博在此勸令持歸侯聖明出亦嗒然末有以對也故如正夫者所謂備體用適於通變者也今世摧頹人才愈下文吏不武坐爲侈盱所輕誠得如正夫三五輩張維振綱天下廓然何必誦蒹葭而愁蒼霜乎

張凱甫集序

王子山李王孫張凱甫三人相友善也晉假爲樂寤而詰別各數百歲視所不足眤於帝子蹤肆相績故世之靁化者莫二子若也子山謂王孫曰吾年二十東至泰山學於鮑先生鮑先生以吾似屈平夫天下之有漪瀾者其獨湘沅乎水淖以淸蛟龍是生蟠慶所從五色上翔夫吾將以是神王孫曰然以子之文齊入汨出斛觵蜿蜒故殊於常鱗雖然子長於詘伸摧隆起窪而短於鏤鎪斸物肖形吾少而學於王姊王姊以爲吾似子嶠吾將飄然呼雲耕龍以遨於天門凱甫曰噫子二人者皆過矣夫才者水汋之自然莫使之然命者火宿之次舍各有常舍而二子皆制之一以爲已造鏤有齒而爲之舌鑄有脣而自呼其名謂是相濟而死不相覿若舜之與彝且吾之與若若之與彼皆夢也夢淵而爲之平夢天而爲之嶠與夫夢平而天之夢嶠而淵之彼已更舍而吾猶尋其主人翰鳴夏而噫蠻鳴冬而幽雖更百年其音不加柔今以子之蜿蜒易子之鏤鎪以而之卷婁易吾之檠腴而誰爲蛩蛩誰爲駏驉子山曰不然夫才各有所不盡道久而後并元愷淵騫焉知其科萑蒲之淵其流爲河吾不學平而與平爲親而不學嶠而與嶠爲鄰吾不學子子不學吾二人而臞腴相資豐約互均故吾之學視子則吾子之學視吾則老也吾與王孫有十年之穫而子有十年之稻子則盡矣迸吾與王孫子得七十焉凱甫曰噫吾始以子爲先生也今子其後死也貍之首不以迸虎虦之尾不以迸豹魈蟃成行或跪或跱八尺之臬以量日月千古不竭而吾與子又何盡爲雖然吾將安歸乎王孫曰已知之矣吾之似子晉不若子之似子

晉也凱甫曰然夫望而不可登者其體側也登而不可望者其才伏也采而淪淵者珠也氣而揚天者玉也君子之道望不眩其目陟不傷其足蹈淵而不悲戾天而不顧鳧短鶴修何春何秋吾幼而夢登乎崑崙長而游乎武夷之巳吾北望峨華南望疑羅皆無不似武夷者夫其嵯陁曲軸嶢峭峌徑大小不齊而要之幽雋達於性命如入五臟搜療其病夫是則已矣吾推之環瀛之洲崑陵之宮錙壇麗譙無不如是者則亦且盡矣以為我所自造則造物者先貌之我敢謂不可假命二子曰武爾為湘沅夷爾為天門吾因以濯足而呼其閶又安知而為子山而為王孫且夫才盡者不在大道并者不在久水石之觳而有珠綺膚寸合雲而雨千里孰能斂達巷氏之俎以奉有彭之祀哉於是子山王孫相視而笑故天下之為需化者莫三子若也或

告之藏史曰甚哉諧者之怪也王子山李王孫張凱甫三人者相去千歲矣或比而游之以為時倫藏史曰噫子烏足以知之乎實沈臺駘之去晉鄭千歲矣而猶為豎人以厲於公侯王子山李王孫皆有騃衆之才而天於英年傳薪馮靈必遇其人才盡道出而後迺畢至於凱甫近道矣道合而化才滿而息息而復歸於一子烏足以知之乎曰中郎昌黎庸知之乎曰是友也陋於知人心然則誰知之乎知子誦父王叔師張紹和或足以知之也

徐晉斌詩序

（洪思曰深山徐孝廉明彬常問業於榕壇然狂者也日以詩酒自放丙戌八月聞事潰不樂悴敵憤而痛飲甫入山一久大醉而沒遂存其志異哉）

天下皆無詩也徐晉斌獨能為詩何也詩有風有雅有正有變有大有小有頌其大雅正變及頌皆王臣元夫遭時盛衰起而裁之藻士韻人不涉其藩不解其器望色而已國風小雅正變之間藻士韻人或有與焉而學問久疎意慮不遠勉黽酬對不本於性情艸靡流連終乖於禮義言無關繫語備淫傷若此雖不作詩可也晉斌來京師數從予稱詩及予放歸俱修初服四年以來觀其衆作有國風之不淫而去其好色有小雅之不怨而去其怨誹隙辭引類抑志揚芬言者無咎而聞者足諷嗚呼如晉斌者始可與言詩也矣天下之稱詩者興觀雜致半為狹邪羣怨之林如連師訟鳥獸艸木數言可括爾雅之緒寂無聞焉雖復假衣藻火擅貴國工猶蒙崔盧以為門第雖追真唐人吾無取焉耳

張觀察詩序

張九一與余居同里仕同年天下之稱交好骨月者莫予與九一若也予束髮游梁山與戴伯子交斂畋於蘇李范班之言四顧無外既見張九一獨湛深沖融招雕反素謂文章事功性命道術皆合同而契予始憬然還其初業故予之蚤要宿不自顛墜則九一之力也九一居浦東予僦舍從之相去數百步舍傍石岡可坐數十人危松七八株虬髯婆娑皆千年時物予每過九一必出壺飧潦倒歌詠相笑而去及登第同事博羅韓師予乘蹇驢僦舍十日不可得九一乃分予寓寓僅一曲室九一自移近煤竈置予正寢中予了不自知其乖誕蒼頭買紗帽歸予笑問龍場丞冠與安樂公帽分別何處九一但云受者自知不怪也予計天下之儕骨肉交好者獨予與九一耳九一既從卓異領南銓數歷中外屬詠日多予時時廢歸每誦登樓去梯之

言其逍遙自放擊壤全生雖褒鼻穿槌無所不可而九一乃從嶺表寄其晤言與會所託雲蒸霞舉倍於曩時是予所投老終媿不逮也予觀古人神理所託鮮有能兼龔黃之四始之音崔蔡缺二康之蹟萬石以馬尾鳴恭漆園以龜泥自逸季膺適志於邁任子臺全眞於鄙樸皆崇質者遺文豎幹者汰韻必以無累之器旁逌於修能入碎之才完芳於道苑亦獨吾九一耳今方岳多賢嶺表無事九一幸善飯與羣公敷化宣布德徽聲施無窮予得免於中道登印石弄粱雲時出諸編倚松灑然正不異曩時壺餐相招涼倒言歸也伯闇又云張觀察詩自鍾陵至嶺表乃益工艮得江山之助信然則蒼梧陽朔奇岑甲天下九一異日詩當益奇予既倦倆詩但慮九一與予情事世無復知者故略舉其道誼相與之素如此

陸侍御諫艸序

（洪思曰子觀陸清源談壬癸間事而泣楚豫旣傾秦晉又潰羣小方張相呼於內）

方神宗時天下無事爲侍御史攬轡行部察諸吏廉墨操白簡隨之以上報天子下安黎元不動聲色朝上夕可卽不得夕可油雲般雷已先沛然畀之矣遇大節目言路正色以匡黼扆斗柄無以伸其能旁側無所食其意雖爲侍御史猶行宰相之事也今天下多故四方善敗當軸不能盡知而飛走之倫旁徑側出轉相考核視賄輕重以爲高下雖左雄周舉不得挺笏以論八州之務先是數年當軸頗厭言者欲以仗馬風示多路用老臺長最緘默者立致綸扉以爲不鳴之雁與屈軼齊等意天下翕然從之而天下言者益不可止四海蜩螗從是覃奧如今之時欲令繡衣從上前祝中官搏皂縧之輩付柱下豈復可得哉皂縧之輩不可付於柱下而鳥聲獸音飛走相呼者益驕踔不復可治故堯艸之屈伸爲虞廷之衰盛占國以言理身以舌不可易也漢時桀驁如董卓段熲之倫猶不畏御史大夫而畏城門步兵校尉謂是甲仗攸屬乎亦猶是柱下惠文之務也勿論往時卽如邇者左楊二公舉趾樹類閤中諸老咸仰之以爲動靜安所必宰相者皆坐綸扉闔綸扉乃辨宰相乎李愬不失色於蔡州而落膽於溜造張禹能使天子下拜而隕節於阿游士君子所匡扶弼直固不在名位也今楚豫已傾秦晉繼潰李德裕裴度之倫束手於上皇甫規張奐之倫裹足於下而談者猶以正先趣亂眥責於斯高南容正言覽身於崔董豈不過哉古人有言夷魚難爲容容多福誠使天下無事擊壤嬉嬉援琴以應蹌蹌舞干而協簫管雖勲戾起宜若可爲也必使四海鼎沸兕虎爭鳴而欲守容容之福以排夷魚之難吾知其難矣今天子聖明於三代寡兩而綸扉諸賢猶以掉闔之說操縱言路餌之以鼎實怖之以刀俎化之以水火調之以梅鹽若是精神以籌邊計審人才卽不得七八當一二遇之而卒沉沉無當者是聖天子之所感泣亦陸岫青侍御與不佞周之所以共恥也岫青按吾鄉甚有法其行誼文章在壬癸艸者周間竊覩之矣以侍御而修宰相之業蓋亦將在於此也

張鯢淵燕喜帖序

崇禎十五六年張李諸寇蹦於楚豫鳴鏑所至烏潰獸決巨藩名都聞聲隕落者不可勝數於是冠攘所在蜩沸七建僻在吳維無戎馬驛騷之苦其賦役不加重於江南而牙孽相煽鋋險嘶風遂多蕩心南安仙游之間嘯聚日繁浸不可治以聖天子

知人善任鐘鼓劾靈用我鯢淵張公秉鉞破斨大磨厲之乃克有定也既而漳南羣盜復起梁艮賴祿之徒盤踞深阻虔我人民戕我將領攻城圍邑馳驟於龍巖漳平永定平和之間烽煙所突西及汀贛崔鷹鍾亮葉祝方安之徒奔軼破櫪竊部署掠富施貧狐張豺搏涎血所濫南被潮廣咸衆稱萬數人擅一軍其餘睥睨擁竿剡者不可枚舉公以甲申三月移鎮漳州鄭將軍謂公曰兵法有攻堅俱堅攻瑕俱瑕者今梁賴崔鍾俱堅葉方俱瑕龍以數千之甲銜枚趨雲霄先取葉方廓清浦南之道然後迴戈西取梁賴南并崔鍾使上下援絕則枝蔓既刊節目無礙矣公曰不然葉方豎子耳一裨將任之不足以煩大師將軍出雲霄葉方必西走鹿就梁賴梁賴勢合西攻汀贛則崔鍾氣得嶺外風鶴不可復收將軍不如西扼南靖斷梁賴之道出別將取葉方使賊三部異致然後因而支解之鄭將軍受命即日趨南靖鄭將軍既趨南靖塞山城五峯諸口梁賴諸部皆不得反里舍別遣洪中軍出雲霄時方久雨葉方日偵師期云鄭將軍來則南走并於崔鍾他將軍至與商羊翺翔耳而鄭將軍已先遣施中軍西走間道出大埔普盇云將搗崔鍾陰遣人參葉方使詣降自贖葉方相顧正趑趄間諸部落已漸散去方安跳身就繫葉祝率數百衆將從崔鷹遂爲施將軍所得於是洪將軍亦出石梯嶺搜諸洞擒獲諸部首而浦南道清方鄭將軍出南靖時梁賴西去圍永定又進圍龍巖漳平焚掠橫甚鄭將軍欲西上角逐公曰不然虎失巢穴走田間捕豚犢非久歸阱耳西上深阻即得梁賴無以制崔鍾猶逐豺而失狼也亡何諸賊黨苦野次失其巢穴不得越南靖私扶攜從小谿坂嶺游時

時就鄭將軍請命鄭將軍亦佯寬之曰爾稔毒勢不俱全能有所誅夷自劾可耳於是賊亦少懈矣一日公召鄭將軍提耳曰聞梁賴漸有隙必使俱鬭吾收卞莊之功西南數節猶是耳智不決謀勇不決鬬無爲貴士矣鄭將軍曰師頓饟匱龍備知之然是漸隙鼓之必復合不如用其下使自斃箭單易折也既而梁賴果隙梁艮見勢絀暴死賴祿喜欲自拔足率數千人求見鄭將軍將軍顧部將當陣擒之俘馘數千諸大腦以七宿者號者各反手就縛不數日崔鷹亦敗施將軍所俘馘稱是生得崔鷹即所謂姜世英者也諸賊披猖亦八九閱月矣率獷悍習其土性以主待客曰大將軍責重必不自來即來吾三窟決網去耳張公以謀與衆以斷與已每告鄭將軍曰公爲三軍帥操縱在心吾爲天子臣進退維法相成無害吾兩人共知之不得曰閫外之令有所不受也凡諸擒獲情正悉置藁街不得以劾死請曰爾即才當有所斬捕來吾不以生虎易死虎也或問公用賊報劾之說古有之公獨屏不用何也公曰七建之賊與他處異他賊頑獷無機或迫於衣食逃死耳可以義激此間易衣食無故走險以是翔鷙此門不閉雖破斧斨無救也而公又慎密善將將方移鎮時業有疏寬身至漳中闔轅門數十日賊不知公何爲但云公不數日歸吾從大將軍左旋右抽也於是諸鷹兕咸就縶無逸者先後破除七建諸盜賊凡十百起皆近不踰旬朔遠不過歲時所用軍儲不過萬餘耳以視皇甫義眞之於黃巾裴中立之於淮蔡可謂事半功倍矣古曰才難豈其然乎於是吾徒咸有歌頌爲引其端焉

駢枝別集自序

駢連也枝離也別二流之疑也其爲書駢連枝離源同派殊然不知其作於誰也聞之友人稱其人夙年著書數十萬言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極博窮微世猶非之以爲今之人未可與語此也乃復卑貶其論紆曲其說取裁於晉魏之餘以自託乎僂離之末其大要欲與世爲通而又恐人聽之易故比之以滑脂又澤之以藻米也然其持論不一往往自盭是非多繆正反錯置今之人竟無得而稱焉

施忠介公初度序

吾觀民情而知王道之易也吾漳以南左海而右山胠壤不腴其民易動踩足而驚視然率畏法嚴事尊上如躪小艸嗅之立起先是數年以輦轂之不寍逃聽有違諸獷子倜然舞於是聖天子亦灼知毎宵旰致意守令適我使君四明施公來守吾漳加意煦咻與百姓更始下車不數月諸獷子強半解去又一載而潢池肅然天旲之鬣比於游魚海內談者咸云鐘簴是靈嚮不値聖出波濤鱗鬐卒未有定是誠然顧當漢明章時天子亦聖明諸公卿亦綜覈急於吏治而穎川渤海之間長誦黃龔者何也天子治聲郡刺史治實壎箎之吹叶於廣樂令百姓不見壎箎日聆鈞天者耳熟而外猶之調刁矣施使君旣明敏洞達政要所侮舉皆朝試夕効又自以堂高未悉諸邊苦常單車周歷海澨枝桑岐麥所至種發海外帶佩亦以此盡解百姓見公來咸聚倪髦倚杖歌吹問無恙以爲快樂夫公與百姓亦各何私離屬之若此也周諺曰何知水深茗本徑尋何知水肥茗末如錐使君之於治本深矣古昔郡治問異政者則夾鹿邊鵲以爲奇祥夫是細族何知必若所云衆鳥之羨狐猛獸之伏馭各

有操術以耀其神武則質成之誼襃王霸之道息是師曠所侮誣君子所不豔也君子秉道千乘而君之愷悌以爲澤不回以爲祿不殺不辜不行不義舉不勸毀不沮故其百姓環滙無狐駁之駭有鹿鵲之致故洞酌之詩作而清風之誦出今天下方治聖化淪洽下親其長民媚其上使君以吾漳一隅舒其左臂東振滄海通甌粵之道舒其右臂西振崇山塞汀贛之穴不動干戚使鎭帥解其蒼黃天子釋其南顧遠望狂濤徐風不驚卽扶十邑之老躋公湛觴坐進三代之上非遠矣就使桑土時懸陰雨間作吾猶得色笑泮林以懷飛鴞之音夫分蝗殊境者豈必秉畀俱神負虎渡河者豈必斑文盡絕哉以使君之意必令天下熙然騶虞成羣同穗盈車然後進衿紳雅歌鹿鳴奏中和之樂則交公退而收聲王襃坐而輟頌矣嘗讀漢史見諸循吏無甚偉績唯謝夷吾召對決事天子自設屏風觀其折獄頃刻百十事雷動甲拆至今天子爲之咋舌奇創無兩及見班孟堅所薦夷吾書上方周召下擬僑肸適知鳴鶴之音達於九天不虛也僕旣闊迂學遜孟堅而使君才駕於夷吾安得一日從天子屏息廂廡之下覩使君奏事載彤管令兩吏徐舉之乎今正聖王之元年日至道長與使君覽揆相會諸生幸以吾言壽使君使君必知吾顓愚者不復爲諛也

浙試錄序

崇禎三年秋八月天下當舉賢書於時東疆且靖矣海外殘寇過滄溟者亦鳥翔不下天子方舞干羽令諸臣共矢文德而臣道周與兵科給事中臣某得將事浙中臣顧影惕然自念初春臣自七閩攜家渡胥江敵兵未退行人縛馬足不動臣對妻孥

言吾已辭墓出山此七尺非復我有誠淹滯一日有如道路約四十日走都門折箠繫書陳其硅志顧忸怩自止者再臣觀天下懦不文未有如臣者也臣爲書大要言殷高周宣不制勝無以中興聖天子明德照天下國家年厤於今始泰宜及此克詰撻伐躡其驕暮不俟六月可奏膚功臣度意無甚異人又談者猥多引於非分徒插筆取笑曾未幾時敵遯出關三輔廓清臣承乏遂及茲命臣於是有宜辭者三臣自少爲文未澤於德長談仁義逢盛時無起衰之力而漸爲首藩天下之所瞻顧宜辭者一臣負土守樹先後六年芝兔不徵而蓬蒿日長匍匐覩堯舜意願已足不敢復梯榮宜辭者二臣既攜家窮日夜趣輦轂見險不止無尺寸自効又持襆被南行爲隱子所嗤誠愧非望宜辭者三然方循牆爲書生誠有所不敢故臣觀天下懦不文

未有如臣者也臣丞歲在海上未識胥濤日在皂中讀陸宣公書見其文寬詳洄互謂是安瀾猶有文人之意輒寘之去今三十年論其世復其書求一語之似不可得既束帶及見先臣葉少師時稱湖學分署兩齋別兵農水利算數之務斷斷可行臣謂此場中不過是一段題目古人六藝服習終身介分別出途於曹郎中一簿吏手耳試在天下何所幹濟今士燥髮摸孔孟衣冠談笑無所不似遠其離經爲天子使囘視兩家如未通姓即欲程以世務不過取幾種要書割截諷誦大小數十條稱通達人矣天下事獨領見奇羣習之何所不套以聖賢語著令念誦白頭尚如此即復摻轂舉孝弟力田亦與門廕納粟同科安得一藝上周孔之路然去今未幾年求一人曉兵農算數亦不可得臣於是歎知言知人之難也仲尼平居以六辭觀人傳爲

家法一日對魯公乃云辨言不足爲治子順對魏侯亦云知人甚難不如漸引之於禮夫自有虞以來敷納明試舍兩知無稱一旦對君上輒易前辭臣疑其必有所試今身自試士優洋之未知而勉勉學爲辨言憶往往歲蓬跣單衣出闈自誓謂如此不如蓬蒿既冒昧拂拭又操是以課譽髦之士即欲先教敬而後觀心當於何日始乎臣始拜命出掖門遇諸同輩咸云浙中風尚近大異爾當何以砥之臣唯唯對何所用我砥人爲者每一先輩出典試與科臣俱相鄭重必云崇正體蒐眞才而山川所貢神明所致國家累澤所被前效儘如此矣昔人亦云韋布之士出言動君相繫於精神精神之動豈可學哉必執我見變行墨粹然而稱之反恐以是賈爲如臣意欲人皆法周孔敦尚仁義一往深造爲自得之言夫深造自得之言固督責剽襲之

所不至也士不談仁義既數十年如親父子老別不識頭面驟呼之眞聲發其汗泚而已正恐汗泚而後此仁義相呼法周慕孔者又成套事宇宙如許大風尚所赴何在不波要如此心獨得之下雖隔一壁豈可告語志天下者不復知有鄉國志千古者不復知有天下今士望浙門不問何處便云于忠肅王文成且如忠肅文成所處變革功名之際使周孔爲之亦豈僅如是已乎人患不深造不能自得於千古上下徒仰面就人一日服官亦唯唯紙上問左右取進止其高者乃雜米鹽修一節貌澹泊以自覆其於聖門辨言知人之道則又未矣今天子聖明負出百世瘠瘵既三年未有物色出傅巖之下生平治精神不能元感而徒就行墨辨奇正別醇醨以邀一旦之遭亦何所貴讀書爲者士階級因無量周孔而下陸敬輿王伯安而上中間位

置倘可十百人毋曰天目台蕩不避岱華也

冰天小艸自序

（洪思曰凡二十有五篇子爲宮允在京師銷夏時所作時天下將亂王畿李贄之言滿天下世之治制舉義者不歸王則歸李歸王之言多幻歸李之言多蕩凡不則不潔之言皆形於文章子憂之謂謝焜曰爲王汝中李宏甫則亂天下無疑矣吾將救之以六經辛未四五月乃伏枕爲之皆自意向以自道其懷與世之爲制舉義者異倪文正公見之喜甚爲之論列示海內大江左右爲之一變士之以六經爲文章蓋自冰天小艸始也）

仁義之教衰則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則聖賢之言無以命的於天下古之君子本仁於身修義以及人然後布爲文辭其高者繫於湍微其堅者以藥石天下其平易通曉使治忽善敗循之共白也其所未白者以勸人靜正反之墳典端居淵尋疑難迭折然後不逐於聲色嘲笑僮姁料得之事故白者以白其道章其志未之白者以探其繫深其義故學問之道不廢也今之君子爲利以考文爲文以飾行苟取習俗以誣聖賢以愚黔首以誑天子其稍有意義者選妙徵雋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譬揆於古今治忽善敗則蒙然未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夫苟有令捐聖賢塞道德則止猶是制也而顯棄其教以仁義爲迂衰高堅爲僻昧則閭巷白望者皆可皁比自命粉艷而耀先王之業即使天子一旦顧盼詢治忽之故善敗之紀亦將囁嚅舉所孰習巨蓋聊且以對則是聖賢所教人仁義文行爲權利貿市者逋藪也且無論聖賢旒冕在上但使其妻子童之見是良人者脫冠帶跪竈下其情態言說具僮姁之所料得而出巍冠坐高堂衡量天下無敢難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豈可使兒孫復習之乎故天子而修聖賢之治則必通聖賢之志通聖賢之志而後有得於治忽善敗若白不白之理而後其公卿大人有所別營以爲典禮上不失先王之教下不失髦士之所履視故進而可以相習退而可相道語也子老矣少寡疑難長而無所進自以誦述皆里巷僮姁之所共白然猶以是貫其言說將遺之童稺以考初業使後之爲聖賢者有以相質而定其白黑故復伏枕爲之前後得二十五篇皆崇禎四年辛未夏五月

馮母貞孝序

（洪思曰爲馮冲之母陳作冲蓋慈谿二馮之弟也馮留仙元颺人稱大馮君馮鄴仙元飈人稱小馮君皆有至行與黃子善）

延叔堅達人也謂仁生於孝猶條華之於根柢故自漢而下多言先孝後仁者況在婦人暴響之賞或值不娛獨旦奉人之祀撫孤壺親則節生於孝孝又難於節明矣慈谿馮冲倜儻善讀書本其淵泉出陳孺人孺人既蚤單元冲甫四歲柏舟沈苦俱勿問顧爲季婦從娣姒事太恭人四顧敦貫獨煢煢以孝聞其外內無間何也馮冲嘗著書言明興以來事功節誼皆爲古人文章一途獨爲不逮如馮冲意當謂文章難於節業如僕所云孝難於節也抑當謂節業生於文章如叔堅所云仁生於孝者乎士君子之有文章猶婦人之有洒掃練餠生而有事長爲家秉其氣志中治婉娩之容達於心面感多燕譽琴瑟掩其機杼至貧賤乃纂組自食最下咿嚘則中婦提筐而去之由是大小皆有以自竇太姒之葛敬姜之織與諸女兒嘗觕麻枲精麤殊習經緯一也使文章不及古人則無爲復談節業矣以余所見通顯貴人皆具神意善文章大不幸久於沃土敖白剌肥塞其天穿爲嫡好易金幣揚揚道路則老死無采耳慧少年稍任筆

罌告以古作者十年一賦三年一艸則傲挺不爲也夫豈其源泉與波瀾遂合哉勿論追事馮甄甫生於高門（洪思曰留仙字爾賡一字甄甫太僕若愚之子舉進士仕至天津巡撫有聲與弟鄭仙相友愛身主家鄭仙一無所與一針一縷必取諸丘嫂）父兄宗黨皆恂恂取貫纓紱甄甫獨矯首馳騖以王濟阮咸不爲所劣馮沖繼之又復高寄控送典墳有布衣雄世之思所爲掎摭利病蹈躒應陳浸及孔楊又焉在不逮古人乎且是數者不領其本皆遠於道卒大轗軻乃有以自見一尺之券百口與易窮士成文鬼反其唇大家富媼坐高牀使頤耳閨秀咸罷組練聞人道節孝泫然不敢吐一語者足不若屬屩不若足天下無道則道在中饋是陳孺人所以御迹謝其宗客也今馮沖謂節業可以及古文章獨不逮者謂宣文周官詘於竇氏之尙書臺憲英明識下於叔姬之智乎以馮沖意謂天下之勳誼易建文心難盡舉世豪顯所羸馬僦車箠手春足與古人爭道者曾不能發筦楮之色與彪炳之皮則亦已細將使絳灌籠首以謝誼揖蘭尙鋤心而降景宋則彼所爲爛斑焜耀蹲蹲坎坎者愈下矣曾參曰九鼎在列猶有懸色唐諺云鹿脩能白與駱俱食夫使馮沖羅四海之鱗弋九雲之翼剖髓鳳麟擇雋而進之猶或可值也必使游夏盥手淵騫捧筆日從膝下書躑躅之戲以爲綵樂則恐垂老未之有遇爲其求之不遠取之甚邇恃源以合古之善建兼至者則馮甄甫已抱書簪筆立於杓斗之間何必仲尼曾參哉同籍馮爾嵕與予至交（洪思曰鄭仙字爾嵕與黃子同年成進士仕至兵部尙書事兄留仙以至悌聞兄死哭踊臥於地不復歸宿內七日而歿兄柩前素以兄事黃子交好如同生）善文章其於仲氏則又兄弟也敢因而問之並以質之太孺人爲是陳言擇雋不前耳

盧母節孝序

（洪思曰是母也爲張太守女爲盧司徒婦少小通詩書終身集於蓼有司何但以孝節聞朝廷何但以孝節旌黃子疑其未盡也蓋知母之有五德焉曰孝曰義曰節曰儉然後以慈領之是古之所謂慈衛也因爲解老以贈母云）

老子曰天救慈衞何謂也國食於其母家食於其母高閎之門內無慈良其實不穰故夫大下極豐百榮憒張衡宇不慈撟臂自雄瘈狗相伺其轄必亡家道將理厥有士女以姒以續以爲徽王故爲慈以救孝孝以救義救孝則天下歸德救義則天下歸制爲慈以救節節以救儉救節則天下歸信救儉則天下歸利焉故禮以衞貞財以衞淸至衞歸慈乃與天鄰天道之所尙慈者以爲露雷風雨皆出於地地皆不任而獨自以爲牝覿勸然使生者得以養死者得以葬如此而已易曰先迷後得無成有終救迷而衞終不樂以人名而名之於天故曰含章以余所觀盧母張孺人天衞之矣所謂天衞之者孺人之嬪於盧甫可逾載祖德不殄而孺人有子蓼莪叢集垂四十年內有喪祭之揀外有睥睨之釁天救盧氏則必以慈衞孺人天衞孺人則孺人始得以慈衞盧氏故盧氏之有孺人所謂天救孺人之撫有盧氏所謂慈衞也子產者鄭國之相也而國稱之曰毋夫豈以子產無烈火之燄竹書之券也乎爲人臣子心創而著其忠孝爲婦女心創而獲其節義各以救人則不獲自救以衞人則不獲自衞所獲其救之衞之者天也孺人之爲閨相有十載之姑十五載之翁二十載之兒孽戾宗以孝則牖下之奠莫之敢尸以義則日夕之饜莫敢作以節則自甘而安以儉則不過乎物是非一慈也而謂慈領之者猶夫墳衍嶽瀆不別於地而地包

舉之譬於國僑則慈道合四矣故持人國家不明慈衛之義者以救國則無以衛其家以救家則無以衛其身孺人之翁司徒公（洪思曰司徒公名維禎浦中仁厚長者也黃子未爲諸生時常爲騷公與林深州先好之時家卿海往來浦中必主盧氏合知盧母之有五德也）方爲銓郎時江陵初柄國用威楚東濕海內旣濡首不自終制海內章奏道孝義者率格不下司徒公當時心非之也今海內又明法上下遂遂以文貌相羈然小有劇賊熛勢力切士大夫則士大夫俛首污面從之當宁不得已賺諸海內孝義之行用彰癉風示之則是天下士大夫卒自救瞑眩藉是笄髽者以爲發藥也堂內則甚慈用筐篋盛其喜怒諸姊授管籥投地鏘然則櫛縱有剉疽之痛安在嚴家之無格虜乎士大夫固自嚴以當宁視之則猶孺子也姚安太守張先生曰吾女幼而通詩書識道理遇大事有擔當不爲浮議所動天下固多男子識道理通詩書值大事委擔相視道逢傭奴談禍福吉凶目瞠然不知所謀遇金炭重輕崩角攀昂者不可勝數此其故豈可僅操筆拔作之乎天下無事不講救衛之術驟有事又不得志操婦人觀紱而前則是使雄貌雌聲者相謾爲笑也故謂天下失德救以孝天下無制救以義天下寡信救以節天下失利救以儉四者未得吾慈不失以張孺人之慈立於軌範四顧之際抽緒如綫以至於衣被方幅使天下賢俊長者望其允子如吉光威鳳冀爲儕輩恐不可得以是而衛天下猶搔竈上縞井而舉之也巾櫛而有國僑則是在斯矣於是八月曲周路直指逑諸風誦以孺人之行達宸聽旣有命遠邇翕然姚安諸昆從謂余實知之余謂是天下之慈衛也故因爲解老而又舉之以當頌於此

魏太君七十四序

（張福永曰蓋魏中嚴之母中嚴任諫垣敢言常抗疏諫內操論王瑞救胡御史頫有直聲得調官侍養歸三年里中諸生爲之乞言壽其母於是其友黃茂先仲英王伊人鑾洪尊光傍謝光彝焜皆有詩請子爲之序）

聚百順不足以事其親從一順無以事其君嘗聞之乎有正色者無柔氣有直言者寡怡聲以色與親不以與其君以言事主不以危其身嘗聞之乎吾聞之魏中嚴先生先生從東觀爲給事中於時天下方平敵人適退縉紳脫瑞禍初覲累日先生欣然迎太夫人就養邸中居一年旁蘖復作諸臣談虎色戒於市先生屢抗疏批大卻不導乃千千焉以太夫人歸自京師夫先生所得此者殊難也先生之意豈不以吾以言與主則不得以色與親以順與親則又不得以順與君將以其親正告於君使世之爲君者知天下人子事其君不樂有過盡之言又以其親微告其友使世之爲臣者知天下人臣事其親必無所不盡之事故先生所爲此者殊難也中貴人了然無所自致動語天子謂諸臣私其親違其君天子則甚洞然謂是情理何可強也夫使諸臣盡力亦不過如所事其親而止污其身足以尊其親則爲之污其身不足以尊其親則亦不爲也且爲親者養有子危苦千出比及成且老矣爲樂甚少百惟恐不順之爲君者養有臣若藝瓜華爲樂方多事事順之則天下無復臣子者雖甚順臣亦宜有所不可也方先生抗疏論內操時太夫人方來京師正七十候命十數日不下同輩心慴以爲是且撼北堂之樹先生顧雍容匪魚自若及最後抗疏論王瑞救胡侍御北牙大譁諸無賴者伺於江渚先生方召賈爲太夫人飾冠珮嗽設庭中命諸生宣綸徽與太夫人跪起不畀曩時卽天子亦心知先生

許侍養歸不罪也諸無賴者卒中創無所攖去自非先生至行格於神明則爲太夫人福力所持無疑矣人臣罄精神不足以動其主乃藉母夫人福力所持其心甚懇然先生固益然有以自信計今歸又三年太夫人七十有四矣豹闈之間日以變瑣闥之言日以少而太夫人之齒日以兒步日以康視諸顯貴人持祿翺翔乞休假不得相軋者所得孰多耶先生亦微爲所親言吾以太夫人歸有所得者四無所失者五蓋先生素友恭伯兄亦且老歲時荆邑得聚庭下一也引孫曹誦詩遶北堂得聞鄉音二也得從鄉社讀約訓子弟三也上貽天子之仁四也且當虎冠時省封駁不爲避難不見諸碌碌者不爲倨誦伐檀不怍看邸報不驚移牀遠客無患此九者皆栖遲都下者之所無有而先生緒收之故自先生今日以始持杯斝進太夫人蓋百歲有九百歲之積也太夫人亦云天子眞聖明吾從親黨釃酒擊鮮集姻婭言話甚便爲牀几蹋凳度膚適體諸新舵從海中來分餉戚里極多不似碣石棊市時天子不聖明不俾我有此鄉里貴高貲重顯爵天下皆然然自數年以來怵於瑞禍野老聞京官輒搖首即使此時饑戎亦底退四方亦底定尋常簪筆從戶庭接殘客交關文書月季堆金還屋租衆勸先生盍爲之乎又舍此即令帷幄急智邊圍急才當寧拊髀要二重臣屈志共事仗兩鉞冀一當之福衆抑勸先生爲之乎先生度皆不爲則從先生紆三年弄卿寺印如搏黍不可飴老耳先生初爲庶吉士三年二十四考再第一始爲給事中二十疏再批鱗適不測乃得侍養天下君子負才識應昌期勞苦得此者鮮鮮矣以其勞苦騈集於此而後鍾豫於太夫人太夫人之取此若挹行

潦也余數諸先輩從東觀入青瑣抗節大用者不可勝記儀封王浚川以論廖鵬去不二十年至少保金華潘竹澗以裁汪鋐去不三十年爲大司空會稽陶南川以論八俊去最晚亦四十年至大司馬王潘焭焭不及太夫人南川得及太夫人然其擢剉顚撲備極辛楚士君子有負天下進不避難退不干澤如三君子後福不足多覬然受二人遺體卒不幸當三君子時垂橐拖紳曾參所非也不肖周僶仰儆履何足談先生行喬嶽爲一世叢棘幸逢聖明睠顧聿新又値太夫人強飯含飴遶階堂有白華之詩房有右招之歌側耳四海誦名無窮即擊鼓吹笙椎牛烹羔集梓里娛太夫人遣下士尙羊誦黃生之言豈爲過哉於是親朋蓋多有忭舞稱天子萬年太夫人亦萬年者余因不揣忘其荒廢輒爲之序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是之謂歟

解伊人奏績序

吾聞之趙文子之行也服義而數任孝乎親而友乎兄隨武子之行也臧其身不遺其友量君而不忘其親蘧伯玉之行也汲汲乎以善存亡自設於隱括之中銅鞮伯華之行也多聞而難誕湛爲人之淵泉此四君子者吾求之不得其倫也以吾所親見者解伊人使君稟於典門以文章夙奮其昆仲皆珪炎巖序大華小嵩言鏘而行矜伊人顧挹然若初勝衣聆其言論繹其風旨修聲卻色冲悟而繹於道義夫有趙范之素脩羊蘧之業善酌不盈以視夫傅丹粉弄柔翰厲色袵中撟然批繩者猶鳳卵之與蜣丸耳豈可絜其貝方哉方伊人筮仕爲建陽理官洞達利病每毋出扉鑑於簿書之表居一年而四鄰誦神焉又一年而四鄰誦仁焉夫其誦神者能吏可爲也而其誦仁者

非能吏可爲也伊人固常言吾北堂幸艮視視諸子讞斷以爲餐飯桀戟銓瑣無珩瑀之音則魚佩爲之動色吾是以以是理者初學之也夫今其學之玉色銀手絶惡起敬者已六七年於此矣聖天子加意吏治動稱久任度無所施於鷹摯颸舉者而閒一試之使君使君受之怡如也而又加煦焉以爲是猶之介巨者或禪或覿無所加士則致其風雨而已故爲君子者爲政非難問學而知道之難知道則無所得失無所得失故專志於民社以召美去惡鮮所負責於君親兄友之間今具冠紱握筆嘆罌自以爲知大體起衰振弊者彌望也而水旱寇攘率置之以爲是城隍壇壝之事天子洞其原本謂治須得人人須實行將後文藝而先行已屢見申命矣當事者猶且爭之以爲水旱寇攘生於世之不肯碌鹿爲文章者而使君坐舉王不調夫賈

生歷詆時政絳灌不遷咎於吳公長卿好奇自汙文翁不見繩於法吏今使君之治狀已重達於宸聽而徐生之文行未見譏於有道卽復雍容緩步紆聲而取卿相於使君何間焉而使君顧以是益著其卓績瑋行益以勤當宁之問其敦尙宏實益有以信來彥而起後之學者故曰使君知道者也知道者不怍於志不變於物不以世之殿最以爲臧否今先生大人治陰陽毗中外無銷弭之略匡攘之具獨進而與士子爭其行墨以爲是柔脆者相茹奉也令其家亦有長者大人右執匕箸問爾所以行誼進者幾人矣筆楮殺者幾人矣是令其親長爲之不御也天下方有道虎豹之采盡於文章熊豕塡膺者不得不以力自懋如必改鸞音以爲鷹趾捩玉戚以爲丸矛非獨使君有所不能卽造化以爲未可也使君既練習八郡之事視八郡濱渤如覆杯掌一日乘鰌艘從泉海出銅山銅山去建陽波濤脩阻可二千里使君出一葉淩厲其間陽侯爲之開道天吳爲之兒喙子昨見心驚謂若是人豈復知天下有平陂之數寵辱之考者乎當道卒以明於海上阨塞寇攘動靜一舉而收粵海之勳再舉而殲滔天之桀則是皆使君之以也豎儒披卷見一難字如蠶婦遇蠋見一句須注者以爲是覩譯所遺騶加一官收民詞不洞四顧問胥卒雖啞矣何況見賊又舍衽席從魚龍渡乎問大人先生卽舉阨塞士卒姓名敵人情實隱伏奧窔此諒非尋行墨白望者之所能知也平津侯老益狡獪發邊難十不得一董江都書極無當諸祈禳事雖內庭猶時時用之今天子責問大臣邊計動靜常以戶牖平津默然正體者則國家何賴焉天下治亂文武互用武不避險文不避奇才士擁車鬼神爲推轂

令使君無徐生之累不四五載拜銓瑣拱揖以去見諸吏胥遞白囊書號押知外有何事卽大不濟稱詞林讀書街東擬議問難顧影相笑如負櫑具豈復知有滄瀛之外興波如山鬭艦如鷗手搴天吳之鬐唾伏陽侯之頭者乎鐘鼓幸有靈天下幸樂治庭鳳之蘖止聲於彭蠡惠潮之寇滅景於番禺伯兄吹鐃歌中澤之詩仲氏肄鐘進昇平之曲雖伯父母聞之受祉九京又可知也昔第五伯魚初入都勸當宁以積賢爲務李絳入對亦以去苛細收人心爲要今使君奏最亦且行矣明主必復問所以啓泰持傾者使君毋亦申明王之言先行已而後文藝使天下敦古學往之士舍其帖括以茂實相茲勉也已受民社乃相其劇易視剛柔之轡循轍而差等之毋使拙者守餖飣市其迂疎巧者據彈綑弄其文墨卽復不然宜令逸才異等之彥自爲

聲格超乘而上當夫馬班狂御不輟衡竇之勳伏董橫經未弛袁鼂之策彼夫雕蟲炙輠者猶不相礙也而況於躬聖賢之言脩孝弟之務苞英凝質跂足於王明咸元於道側者乎鼎趾卽未頃戎莽卽倘伏聖賢豪杰卽未遽出決無有天下嗤嗤釋文墨而談弓刀略行誼而課訓詁之理今輦上貴人倜儻生風灑研興霧取博奧之士澡身馬肆與天子分其燕及不過一繭紙辨事耳而相視倀倀如負萬鈞之弩欲令如使君下紱堂操瓢舟凌不測之江誰當助其張帆者乎且以行墨尺幅齔髮受習覆方寸紙輒不自辨而欲令其從三軍之麾察韓白之邑從九塞之表識徂泉之道此亦烏稷所共疑馬蟻所同難矣予與吏部公同籍十四載未有尺素之交幸與開府公從長安馬上相值今旣荒遯忽從島外與使君促膝談當世之務豈成連鍾期所謂廓落移情者乎予素知徐生因爲徐生識數言於此如以當躋公之稱頌臺萊之章則僕野人也又何敢知焉（洪思曰時適逢伊人初度故徐生來乞言爲壽子方遯荒島中感念時事不覺興懷因走筆與之）

洪尊光易洪圖孝經洪圖序

尊光之家多著書其所講問故最爲多榕壇百二十人唯尊光一人講問至三十則余心避之毋與余談易孝經娓娓焉極夜不能休歸至家輒呼兒作洪圖贊易象廣孝經動數萬言皆爲余所著書而余不及知也吾黨以爲異今阿士文章在天下哭國時乃艤舟過鄴山雨後登浮鐘濯纓江上毎有浩歌如聞松風耳時且高秋尊光膢余將入都舟中望武夷山始得見阿士所爲洪圖天人之際使人如親見董江都所談易孝經詩禮春秋與日月出入天下治忽王者終始可七八百圖深爲起余精奧在目非復古人之所能到嗚呼吾起於海濱自爲易象正孝經大傳以來天下高賢未有能明是說洞達如洪圖者今世事如此一至都門睠念江東已成河漢又何能復事巖阿日坐芙蓉峽下盡見洪圖夢寐諸翁聊用興歎耳

紀南書史勺序

紀南書負才甚高出語妙天下其所著史勺論核古昔上下三千年疑難正反盡之矣古今論史之言幾數百家其最著者柳子厚呂東萊蘇子瞻胡明仲子厚肆而曲東萊腴而膚子瞻疎而直明仲詳而碎南書所作猶是四家而辨博醇雅不爲詭激之論觀其所論董江都王茂宏溫太眞寇平仲諸賢各有意乎正直忠厚之裁也所由來去世之持鋒刻騁驟縱橫者遠矣老泉喜權變習短長之言卒爲和仲厲贊如南書所云與石靑並

樹龍門無疑也

王文成公集序

（洪思曰黃子學善朱子素不喜文成良知之說者一日在榕壇作平和文成碑謂文成獨於文字散落之餘豁然神悟今其學被於天下高者嗣於鵞湖卑者涸於鹿苑天下爭辯又四五十年矣然於文成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門人因問文成良知之說著於海內今謂其所以得此未之或知者何也黃子曰文成自說從踐履來世儒皆說從妙悟來所以差耳明烈皇八年施忠介公邦聯來守漳乃出是集請黃子而折中焉）

有聖人之才者未必當聖人之任當聖人之任者未必成聖人之功伊尹歿而知覺之任衰逃淸者入和逃和者入愿至於愿而荒矣周公救之以才仲尼救之以學其時猶未有佛老禪悟之事辭章訓詁之習推屈致瀾實易爲功而二聖人者竭力爲之或與鳥獸爭勝於一時或與亂賊明辟於百世其爲之若是其難也明興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絕學排俗說平亂賊

驅鳥獸大者歲月小者頃刻筆致手脫天地廓然若仁者之無敵自伊尹以來乘昌運奏顯績未有盛於文成者也孟軻崎嶇戰國之間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於伊尹祗誦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變學為覺實從此始而元聖之稱亦當世爛焉仲尼獨且退然讓不敢居一則曰先覺者是賢乎再則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夫使仲尼以覺知自任轍弊途窮亦不能輟絃歌躡赤舄以成納溝之務必不得已自附於斯文仰託於後死曰吾之志事在斯而已今其文章俱在性道已著刪定大業無所復施雖以孟軻之才不過推明其說稍為宣暢豈復發揮裨益其下則天下古今著述之故槩可知也孟軻而後可二千年有陸文安文安原本孟子別白義利震悚一時其立教以易簡覺悟為主亦有耕莘遺意　當其時南宗盛行單傳直授遍於巖谷當世所藉意非為此也善哉施四明先生（思曰施忠介四明人海內稱為四明先生）之言曰天下病虛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救之以虛晦翁當五季之後禪喜繁興豪傑皆溺於異說故宗程氏之學窮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當宋人之後辭章訓詁汨沒人心雖賢者猶安於帖括故明陸氏之學易簡覺悟以使人知所返本雖然晦翁學孔才不及孔以止於程故其文章經濟亦不能踰程以至於孔文成學孟才與孟等而進於伊故其德業事功皆近於伊而進於孟（洪思曰黃子之學大則周孔小則伊孟亦不盡宗考亭往在浙江講堂時與諸生復談易象詩書春秋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黃子曰然而元晦醇粹矣由子靜之言可省諸探索之苦其弊也易由僕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闢物成務其弊也支由元晦之言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厓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故世謂文明之學宗考亭）夫自孔顏授受至宋明道之間王臣明聖人才輩生蓋二千年矣又五百年而文成始出陸文安不值其時雖修伊尹之志負孟氏之學而樹建邈然無復足稱今讀四明先生所為集要三部反覆於理學經濟文章之際喟然興歎於伊孟朱陸相距之遠也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姚太公八十一序

（洪思曰甲申四月子在墓下姚永言太僕萬里來乞言壽其親有書至石養時闖賊已入京師踰月矣漳上猶未見報自子歸墓下每淋然謂門人曰熊楊必以撫款誤天下國家矣故乞言書至因憶永言亦曾有寇不可撫敵不可款之談今不幸言而中乃為發此浩歎獎永言也）

方永言在詞林時予未得從永言游也及永言在兵垣予起田間稍與定交時遼西未盡棄義州尚在馮鄴仙（洪思曰馮元颺字鄴仙）與予稱相知不數往來楊武陵（洪思曰楊嗣昌武陵人）為樞密始議義州為敵人舊市當昇還之鄴仙亦執不可予聞謂鄴仙曰姚永言今之後傑君蓋從永言謀乎鄴仙從永言謀永言曰　人馬市能幾時廣順關為土蠻舊道後徙陽和何　市之有今棄義必復棄錦棄錦必復棄松欲使關外皆棄則三協必自為邊異日三晉有事兩翼不張吾安能以掖垣之舌遍謝天下予心韙之也予聞語鄴仙崔烈議棄涼州傅燮引樊噲事欲廷斬之今寧錦關繫十倍西京而大家依阿為武陵所阱行敗矣永言又云敵不可款寇不可撫衡其輕重撫寇之禍又甚於款敵何者敵款如　寇撫如牧豺狼以守門戶此不可朝夕也今纔數年而永言之言皆驗去歲敵破八城亡何而　關門屹然嚮當戊己之前節縮新餉治關門兵不以數百萬委於豢虎今　如縛狡雛安所稱引而取契丹西夏之例平獻賊再撫再縱以來豫楚秦晉藉為蛇囿今即割守內盡為

節度加平章銜使自戰守別爲畛域猶不可治而征人欲以誦經脩齋坐高閣寫知生帖使自破滅是草野老人所卜其合曰也丞言離掖垣今纔幾年而天下岸谷一遂至此丞言陶陶奉太封翁含飴日夕種桑樹果釣鯉弋鴻以畢色養之務是古者皇甫嵩傅燮之倫所知之而不可求求之而不可得者也予間聞姚太公學甚博制行甚高身爲孝廉不應州郡當知已柄國時遂決意不仕間語丞言曰吾見[redacted]肅皇帝末年時四海亦多事然方日中豐蔀無憂又當萬秝五十年張趯所謂火中也知不違生義不違親吾何以策兒曹者及丞言登第入翰林出領兵垣太公常悒悒不樂丞言用屢疏拂衣歸父子怡然舉席邦溝之上行道觀者謂太公僅一子丞言鮮兄弟雖聖王不奪膝下之歡而太公所告丞言丞言所奉太公者人皆未之或知也

太公今年八十有一丞言今四十餘矣廣陵玉樹豈必劣於蓬池之鱠向令丞言卽直爲樞密加號龍圖趨走庭前其蒼鬢笑語亦無所加貴於今日而值一羽書一烽火稍照書屏索赫蹏名椷不可得不知丞言何以告太公卽赫蹏可得盧兒強笑入中皇（皇疑作書）問天下居囤何似知丞言亦無以進其蒼觥太公幸強飯飯時引牧叟之言樸濤聲爲樂世事佳惡不關兒輩雖有膂力不得以宵耆輟杖履之奉是周輩所萬里佐其撫掌也

同游祖帳詩序

甲申九月予以講舍落成集於鄴山同游諸彥二百有餘人自朔日至於重九上下白榆逃雨黃巖諸洞裴徊十許日乃感皎駒空谷之章誦登高臨遠之句黯然欲別惓矣輿懷況烟靄之泥人屬秋梧之惠我月食四斛未盡瓶中曰諷九歌猶驚水滴李固都亭之歎悅在目前康伯避徵之情敦彼車下又況岸谷塹移雲雷交始卜盤桓者无咎將壯趾以妥歸香餌弱弓能無墜鳥竹頭木屑豈盡高人祖劉慷慨失足於鮮卑管邴從容遺模於雲鵠若天將平治必有名世之英使海可褰裳不藉鼉梁之駕諸友乃纏綿祖帳踢蹴芻靈欲令鐘鼓發節於爰鶋駟壁先光於乘馬尚云愼旃不已過乎於時遠記適旬日遂念此遐心齊於嚼蠟李仲元之留連譙好豈盡鄉情黃叔度之暫往京師猶之間樂或可載其穫薪訶亦通於溉釜唱予和女喜起之寄雲松合性移情絃徽之分球畠雖非助我寧不嗣音人賦八章語皆五字

壽祁母

大對薦割鮮湛母佐中興之業修枕廣被姜生哀績學之勤當

晉室鼎沸太眞絕裾之日而士行以八翼保其令名及熹平徵車楊黃應聘之會而姜肱以覆被全其姱節兩賢出處秉於壼師古今之茂烈也若夫竹頭木屑不必與八翼爭馳安步當車不必令雲臺掩面翱翔蘭桂之房弭節機絲之下達人逸士誦其光儀元鶴霜鐘宣其和響雖五鼎九翟不以鳴豐茅鷄樂鮓不以著儉又何羨於廊清之業坐臥之風乎

偶書壽陶喬軒

喬爲谷王亦曰元牝持滿能平處暢事忍嬰兒氣專抱瞉不騁書言勤細詩稱無競約其大義亦猶淑愼老氏用之以爲喬引將古海牙視往顧影今陶翁又用之以齊於松彭去其驕吝

序

武試錄序

天啟二年中外懲　去西諸小腆蠢蠢不靜天用以震悚我臣鄰俾自矜厲也自壬春至於今九月徵財益急翹關跳盪蹶張之士薦募日至纛旗不弧幾爲妄男子哆口可博生計不得不一意於武科於是上俞司馬請廣額三十合郡國所舉旣觔騎射乃問方畧命庶子臣某偕給事中臣某等往臣方執經講幄自惟辭義淺薄無以動上聽是懼更何能爲役且昔年兩典鄉闈祇以估俾舊業豈其越而問韜鈐也不勝惴惴旬日得士如額以獻臣念天下何詎無材筋骨志行譬之源石久則益見自多事以來旣數載矣天子思猛士重事權日者廷遣大師賜劍幣雨弗爲阻所以磨礪之意甚厚卽如河西之衄赫然逮重臣下詔獄顧緩諸將卒不時株治以陰養士蓄其奮蹟之氣今又秋深潦平木落敵人傷飽不能渡窺右而謀者倚關跨竈而搔至勤天子輔臣含帷幄而宿塞下嗚呼向數十年左書右射追韓逐白者今皆安在哉臣觀春秋而降兵農旣分絃誦介胄之途不能復合每一岫昧關虎諸羣必皆椎魯獷實不辨行字今諸文人含筆槖仰手開弓不盈尺而止諸韎韋君子顧兼授毛錐九變無礙者是何其多通材也夫人非聖賢而樂其體兼則必多濫焉者矣駿馬之類駁不可數以目虎也臣計今師力之臣旣有諸世職紈袴弄印竈下又有薦募翹關跳盪蹶張之途益之諸士歲百數十將使仲尼射御呂望韜略錯趾而前事亦可集矣今顧如此者是使盾之與鑑共面不可以相照也臣揣士一繫右籍上與列爵爭道下不欲爲薦募者所笑顧所數數籍口者不過三事曰鵰下於文臣轡視於王師櫬分於奧吏然此三者難託也生具男子左玦右劍旣一日動天子拊髀之思又碌碌與衆同弊佩桃啗稻則已矣無爲貴膽決矣且自秦漢以來起匹夫一旦飛食者孫田韓彭衛霍數公而已其餘率白戰而後懋功非盡追走一朝擯奉之也人者不自見如自見者豈必持錐離囊而立乎馬燧張萬福皆爲諸生去學劍不售馳驅數十年終爲王公貴極矣不以徐得節鉞挫掀揭之具他如渾李出於戎部狄岳拔於行伍當其奮身失足之時豈能如今日縮取鎗劍雜容而圖之乎今射高墉俺獲之後卽橫金銀如田單攻莒時是魯連之所重譏也往者數十年東西無事士策名後或空籍無所自試故耍奧之吏得舞牒索之今怒稍白皆大者專城小者擁百騎釆焰怵於龍馬彼執刀筆持簿橫睨者何爲乎天子又方毖劼勑諸臣鋤鏟宿槖司馬大夫拱手而望多士諸君子卽欲自開引以爲避地無庸也臣觀今材武卽極弊顧所以羅致之途亦備至必且一之於世爵及諸椎魯獷實之徒則有所漏其勢不得不及天下致命遂志之士雖生具之亦有所激均不在乎貌鈍皷之際也三家箕乘而忽爲丈夫衛子昭告而化其婦子彼豈有神力焉朝與而暮需之哉亦固爲恥發也今疆場之爲恥積者多矣臣能與諸士分恥不能與諸士分勇又寧爲諸士分勇不能與諸士分恥也直按令甲加眘焉而已九變所藏行墨之間卽口誦聖賢者臣無由知之何由取楯鼻之音一一焉吹律而測之也臣於選法不能有更亦加眘焉則已矣

詩一房制義序

予壬戌初登第座師覔房稿予謝無有也繆告諸同志今天下省此著一心獨運烏黙鵠素虎炳豹蔚還其自然而天下可治座師以爲不可乃勉搦管作七義應之今又十六年而予自覔房稿無復繆告似予者予乃喟然嘆謂予之陋也天下之治不治不在於文章人才眞僞不繫於看房稿不看房稿諸士讀語孟學庸諸經或二十年或三四十年及其開口無一語似者而獨怪房稿涎潘能靈甚矣予之陋也凡秀才看房稿有二義一以識天下賢豪精氣相取卓犖之士三載晤言如隔半壁一以知天下風會變遷所在思爲裁量如以己意處海上方舍是二者泛泛看房稿不如誦孝經於以滅賊猶易爲功也余少不看房稿中年始看房稿畢竟帶些子房稿意今房中能文之士蓋亦有不看房稿者或時看之亦不可知大約如麻子循行耳決不敢以白吉黑凶黃平碧毒取分天下惟約天下三年看房稿七年看經史六十年看學庸語孟如此七十壽於天地花時春秋生韻自見郁根矩曰學問之道志高者通之醪醇糟粕存乎其人予始以不刻房稿而天下可治今又以天下治不治不在房稿而復尊其意義寶其精神刻之看之如不可已者甚矣余之陋也

凡人學問處處要從心性中出勿從口耳邊來從口耳邊來者如聽街談聞歡說苦冷齒搏胸枉自啼笑從心性中出者如向戰場拔父救兄如在異鄉遇妻憐子此處看不分明切勿讀書也每見朋友端杯清閒初寒溫時金聲玉色正眼相看有三分聖賢纔過數次尋其語言事事是從口耳邊過以此二三十年

都是口耳生活便有七分優孟耳周公是聖人父子兄弟皆王侯官家看他伐木之詩說乾餱失德棠棣之詩說原隰裒求又說到鸛鳴婦歎瓜苦烝薪如此心性豈是口耳邊來今作文章人打扮推敲十分好看何曾有箇意思如戰場中拔父救兄如異鄉中遇妻憐子如此雖千百篇不過啼笑街談假如轉面字字問心卽此百三十五篇何曾有一字不是性力所生心汗泡過吾生平不作口耳生活今日不忍受人口耳供養祇毀大家做事都如秀才進場屋時何堅不摧何敵不破移向聖賢千古上下亦無聖賢也今日刋房稿不是本懷論其本懷卽刋千篇不了聖賢二分事且如此卷首篇止至善末篇踐形形如何可踐至善如何止得兩句看不分明終身拿筆子不得如何更說百篇千篇看分明時卽此兩篇說得三分已做得七分事業也張中貢一日過閭戰場中拔父救兄異鄉裡遇妻憐子此意是如何何詩近之僕云兄試舉似中貢云何有何無黽勉求之此是戰場中拔父救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此是異鄉裡遇妻憐子僕云此猶是悲歡上事七情二心如何便得精進中貢又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此是戰場中拔父救兄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是異鄉裡遇妻憐子僕又云此又在坐臥邊七心三情如何直到巓際中貢云如何僕云此中大抵無坐臥處如有坐臥處夫子晚年應無憂樂也中貢良久便云予羽翛翛予尾噍噍予唯音嘵嘵此是戰場中拔父救兄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此又是異鄉裡遇妻憐子僕云聖賢立身祇是此意若無此意聖賢亦不須生孩子做文章心攢口乾喫多少板子直到老來仰視元耆依舊是此孩子切莫道莫遠具邇並坐鼓簧也中貢

云然則如何是踐形如何是止至善僕云此中亦無坐臥心力盡時性地自見小鳥窠中亦自踐形蝸牛殼中亦自止善詩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此便是踐形風雨膠膠雞鳴喈喈此便是止至善中貴云然則如何得親切明白僕云舉看北極纖毫不動中夜搔肚子百倍分明

林眾茹先生六十一壽序

胥廷之時其民蓋千歲佁於羲農損百者八九此何故聖人出而多作多作則多創日月攝於智慧精華食於憂樂故爲網罟弓矢書契三者不作以三百歲與百姓有餘矣網罟作而王離離牛羣嗟弓矢作而王睽睽生鬼車書契作而王夬夬生莫戎莫戎作而網罟弓矢合遝此三者不作則取三百歲於聖人若寄耳馬新息東漢之健者也乘下澤車不自克終顧盼土室坐抱甃已輾固伏生西漢之跪者也以仕不至公卿無重泄狗曲之辨率百九十喃喃嗷乳如嬰兒故夫屈平賈誼崔駰盛孝章此四子者皆不可教也君子之道集於無何乘於龍蛇不違其親不懟其君內無徧讁之嫌外無婞直之尤附之簪紱如膠蟬翼去之千駟如振蟬蛻故直餌跪膝則網罟可以不結也蠢蟲與處則弓矢可以不剡也抱甕而出鍥木而入則代繩無藝矣夫古之聖人皆不欺我也胥廷而上燧巢而下彼諸聖人乃獨欺我者乎仲尼曰述而不作竊比老彭老彭猶人也令其中身追輪逐跡抱喘而哦詩書以視仲尼曾儒耳其不至八百年無疑自壬戌距今甓十三年吾鄉同輩爲進士者去其大半蓋亦有不值網罟弓矢書契而去者矣然觀其樹頭結脚鉥肝鏤胸雖坐書堂攜鮮車舉白刺肥口曠不言亦皆有網罟弓矢書契

之意取丹草覆之不能一反之羲農之前繇是而觀喬松引年反於胥庭則唯吾林眾茹耳眾茹既遂初益自遠蕭然卻掃謝利害是非膚理益潔白鬚髮益鬒踵息益深言吐益香柔令眾茹及今猶爲吏部郎手持誓章告古將軍一不見諒畫地對簿即大福成小九卿騎馬曝背值塵起吹垢黏眉鬚涵若掌鞭安能曰搖扇驅蠅以爲清適乎予少時見宋史稱蘇雲卿南安翁皆鏟采自蔽至不樂以名色告閭里心甚高之然已邈有冰氣似巢許時恐不獲上古之壽今眾茹託於盛時出有仲長樂志之篇入有由房招翻之樂門生在門農夫在疇嘯歌之餘間翻攌者轉泡搔癢無一不堪以余視之又安知藐姑神翁其初少年不嘗簪筆從雲鳥而參犨要之務者乎眾茹今歲正六十正月攬揆陳孺人誕期又相近俗所謂木公戴勝者也嶺東諸親友走五百里以召予言予又爲之莊言曰夫林先生者則可以壽矣先生之處已也格處人也裕外情正澹內性正摯令遭時吾豫取卿相拾芥耳然如巨源多通處爲物嬲不堅毅於道德今而後得與天游揚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冥鴻不篡則網罟弓矢書契皆可東之坐燎胥廷之上以爲喬松何所不可也

余邑侯初度奏最序

闔之辛吾氏曰爲政必有明罌之長慈惠之師慈惠之與明罌不相雠也然而相麗若金之於木詩人之頌其君師必曰樂只曰豈弟豈媺於明罌樂媺於慈惠此兩者祺壽之所從出也古今稱循良壽考鼎貴者必稱二康子康以情禮淑儆民恥乘力

爲華貌悶然自將其爲効使道不拾遺蝗避治界仲康衎衎以德勝力以道去殺聲名著於子康夫猶是中葉也何並朱博之能長公龔君之力亦勒於口碑垂於衡籥而二康懇懇如此者亦有所澹而不爲也漢宣帝起民間習知利病又承武昭之治吏樂鷙繫貫髦擿顧獨喜黃霸龔遂之爲人謂舍是無以共治天下者卽次公身爲宰相守舊廢無所改史氏卑訾其功名次公固自信以爲吾是不詭於法無損於道今天子矢文治幾二百年士循其業農守其畔非有負弁之士搖舌而爭瓜黍之談亦非有春傭運袂沈琢而議灰市之是非獨是輦上君子不深意於守令守令亦沿習泄泄不甚以蒼生爲命錢刀爲最考鑽鑿據高座遂使桀鷙覘效飛攫以要上賞蠹賊蜩螗因之表裏挾持爲市天下自是多事也今有循良之長率烈祖之諭本六

事遵舊章與百姓慮終始確然以仁義爲必可行行必有効無雖飾文緣躐取華要之意三年五年而賓之卿丞於是公相於是雖百代不敗可也然而不能者士艷於勳名上又以是艷之若埶若月其道靡滅故以華要而冀上治猶以喬松而責淫湎也今海內多事十沸四五而閩越上下以僻遠獨完臨漳又以最遠最靖夫豈無桀鷙之民挺鹿而走鶩亦豈無一二子弟厭紈誦而思決拾棄耒耜而競刀錐亦猶是斥鹵也安得白鵠隩陂之利逐肥射膏以膠其心唯是風氣鄙樸拳勇之稗下於良秀艱食鮮食者安任負不知橐駞介馬以爲何物又幸有明詧慈惠之君日進而煦嘆之以六諭爲必可行詩書爲必有用仁義寡婺之必不可改故自是靖也臨漳區區自僕通籍以來五更令長矣剸刀埶盆不一器華留衆耳不一跡然皆中頓未宏厥衾以上帝之遲齊川嶽之積負至於我余侯印浦乃光余侯之治則猶是二康之治也方侯之始下車吳楚方㬎挾邪教誘頑睍成市成聚者被於海內因是以煽桀民摘富子蹝爲毆火不可嚮邇侯曰是不可以標末灸也爲之明禮讓脩井里蕇經術寄軍政不一年而諸狐嘷林薄者率逃遁遠斃千百里之外又或有猝發亦白之丸麋以社鼠無梗者且以臨漳之區區夏秋悉索不當一巨市而尚以里檄獨聞自侯之至汰胥役簡徵發之木偶人糊楮自食不勤石濠之頭而匪供增賦亦河灌不之間有屏翳非時土龍鶴人望侯之來灑汗隨車卒亦未嘗以魚胠龜曝告絀於當道故治財賦戢盜賊此兩者天下所謂能準也晉貴賊曹唐貴金部然而皆儌矣究其所得不過刀筆之僧濡削之用必以是稱公輔執權矩以運斗杓鑪鞴天下奚當

乎侯之口不談財賦手不剸盜賊一年而民信二年而民阜三年而民安之若以其車服從其父兄繇是而談則羊舌所稱明長之卽爲嚴師慈師之適於仁長也天下不患無才若不中於道南山蓼蕭棫樸卷阿此四詩者八言永言矣而皆曰豈弟樂只夫豈不詢而詩人言之秋風厲則迅鳥疾根葉將結則必有厲氣中於上心使其君子樂爲是言小人樂爲是令有道者必以春容紓取之使蠅蝍自解羽蛤自脫上古之爲壽者希言自然專氣致柔以爲敎又莫知其極中古之爲壽者道引屈伸之不傷人亦不傷神下古之爲壽者服之以金石練精搦髓夫繇今之道以壽天下猶厲鍼砭煎五毒而決筋節也而吾侯方澹湛焉扶攜德園偕於胥臺若不知天下何物之爲華要者卽令侯一日執權矩坐斗杓俯視蒼華鑪鞴天下豈復爲是征厲之

鳥嗚嘷之籟變其德音哉任長孫之治會稽也嘗覩泛龍游履大末式閭於龍丘迎董子儀嚴光之倫天下不以爲迂一旦對天子以不奉上官不取朋譽天下不以爲戇此亦侯之父母也其名號顯籍雖不逮二康而高行茂誼著於千古度以二康之業與長孫相媲猶鹿與馬金之與石也而侯又方際盛明應顯令以投刄之餘鏘韶度之舞天子即一日問所以平格者又將別有鳴鳥之響無取磑磑之爲長孫之談即僕又何言而稱之乎僕旣病且廢無董子儀嚴光之譽又不能如龍丘萇乘橋自詣而徒歎我侯淩郊之求則無亦唯是南山蓼蕭棫樸卷阿之詩命諸生誦之使天下聞之以爲是古之跡堂稱公者乎不交又繫之詩行使諸生賡之也

爛彼梁山鳳鶱其羽我侯被之以黻以黼燦彼梁山麟疑其角我侯御之以車以服亦有稗民侯實去之根莠旣辟黍稷以茂亦有嘉禾侯實溉之楩枏豫章後車載之威明不鷙般文不搏令色令儀以妥有德譬彼油雲則覆岱宗譬彼惠月則蘇溫風天下之大有幾百里油雲惠之則彌君子非不有旱隨車則澳澤礎津圭以式雲漢非不有潦上實堅好漸車之源不敗芳草何以誦侯曰如惠君吏民同聲以爲不煩何以告侯曰明天子虎渡反風則亦偶爾掊克曷事彊禦曷貴樂豈之師則宜秉類帝念我人亦曰茂哉弟綏騈蕃亦曰受哉岡陵作朋亦曰厚哉履信思順遐不佑哉於是諸生亦從而歌之曰瞻彼梁麓膏雨浸之膚寸觸雲不黍湜之龍潘之波以溉千里印浦方舟以燕君子三年之績百年之澤寒纊暑絺以服無斁豈繄剛馬豈繄柔轡雨雨風風則唯所事古亦有云令德壽豈惟我父師曰遄

帝載藻命之樂匪色匪笑以令天下有相之道高山降止景行從止帝庸父師適所宗止呦呦之鹿則貽甘草匪私所好則承所慕君子作詩穆如清風以康我侯以豫萬邦雖無旨酒式燕且舉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侯氏樂胥受天之祜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沈邑侯并大夫人壽序

沈侯之涖梁山旣踰年矣時龢政平逋藪既清稂莠以鋤嘉穀爰登萑苻之寇弭耳越郊鴻鴈餘黎諗其劬勞維是百里內外幽蘭芳草咸登九畹飫以膏露入以遠大夫人之膝出以爲諸蒼生乳哺時逢朋暇淩城視絲採蒭蕘之緒論聽杞梓之廋辭以發皇克治斧仁藻信起瘠溝中回枯司命不自知其戴星之云淚救爕之猶病也昔范會爲政而羣盜奔秦邊馮當令而貪人去郢皆居峻而呼宏標明而睹遠豈必鄭果之毋聽斷於屏風李審之堂省穡於區羨哉予旣病久僵臥丙舍澹臺之蹟已荒任棠之規益寡而侯毋屏從式閭造膝冀聞陽晝之言以增單父之美猗歟予病廢且吃又何言乎無顏氏之才又不得季路之養度無以告者雖然吾聞之曾子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少者也飛鳥以山爲卑而營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消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數語者吾誦之而未能行之而未能無悔也抑有進於此者乎曰有之吾聞之鬻子君子將入其職其於民也旭旭然若日之始出也旣入其職其於民也暎暎然若日之始中將遠其職於其民也暵暵然若日之且入也抑又有進於此者乎曰有之吾聞之夫子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

之精知而略行之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彼民之詞養之無擾於時愛之無寬於刑是天子之言也侯實治之吾則未之學也抑又有進於此者乎曰止矣有之其帝舜之言乎吾聞之賈子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爲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其下故見謂愛於天下之民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欲明道爲忠則惟以敬也夫世有誦帝舜之言者則鮮矣故聖賢勞民逸民不外敬美之言也而禮珪能言之上德自然中乃不倦仲尼之言也而鍾毋能言之唯是曾氏帝舜之言則未之有也夫以是爲鄉飲酒禮不足以御敵乎抑以是糟粕無當於鼎亨世之以鼎烹傷其親者多矣今天子聖神四方多故才智千出陵競仍有求一人孝敬忠信爲天子依賴則皆謝未學是以文藻日繁而干戈俎豆相搏未已也侯蚤歲以文章擅於虎林唾手取高第出寄百里欣然動色謂是可祿養其親而吾浦小鮮無一握之潤唯是歲時子弟芹茆之言是採是瀹又益以堂下老人數進薑桂則愈辣而不可食也今又維是四君子之糟粕以爲醇熬以爲酏醴夫青田之濡滌象郡之犀兕亦豈有盡乎而以是淺談者禹薦而厚養之其意亦謂南山之枸杞貴於瓊膏幽土之鼓音鏘於鍾鼎也若使太夫人聞之以爲是先生野老者無深謀奇計以贊神禹而紹彭祖則將使禮珪璋毋剔腐論而發徽音亦悵然一粲也

八閩文業序

寓內著德之瀦二十有五洞庭三澨雲夢鄱陽南埜其北則有晉澤弦浦滬池元滬巢沛桐廬其東則有射陽甓社練鏡分鶴

其西則有錫沱金馬右渠昆明此廿五瀦者其力不洞於海負江河而行星月所持以鑑毫髮凡不見海者汎濫之深廣矣以其淪謂之畜德天下之水稱霸焉而建水皆無之寓內通德之瀦一十有九溟瀚之興白浪其南則有彭蠡具區淞泖伊婁錢塘聖湖瞰乍桃渚麗豐竇瀧此十九瀦者其力皆能自達於海與潮汐往來天地所灌以運軸轂凡不見海者與之談若蔓耳以其自達於海謂之通德天下之水歸王焉而建水皆有之建水之所無者既不足瀲灩湛浸以耀天下其所有者又皆直達不及自要所宿故自是而建中之文章與寓內勝負皆可知也夏后殷周盛時地不過千里其文章苞稽未喩干伯邇漸自揚而越水行一丈則氣行一尺金婺翊興又三百年齊潔之氣下抵建水寫三千里以燭天漢奚疑乎天下目論者怪其所短大其所不足燕秦之間稱渚曰海中州上下稱瀞爲河黔蜀之間稱河爲江建人稱沼爲湖然自建中冐湖而外呼海曰江呼江爲谿則其恃源未爲不足也凡水患不至海學患不至道水不至海則灔瀦安瀾走十數里坐涸矣學不至道卽循行墨扶繩批根何需乎古者經術未定士汎濫數科如警洚之指天曰楊墨橫縱起爲龍蛇於是有志之士厲掌奮膝以紹禹功今經術旣一文質未更而倀然憂其失尙欲反熙明以歸敦湯湮斐煥以奉乾岡嗚呼亦已蚤矣吾鄉紫陽所居事傳註如其耐巨江陰沈弇巨又以經術表吏治動準先哲獨以謂建中文章不患不傳註患不苞稽以極寓內之觀猶之建水不患不至海患入海太駛鮮陂渠之利於是盡摟諸來彥滙源而觀其瀾卽使紫陽復起與弇巨共事其必不戮韓董以塞河江鞭楊荀以起衰

弊則亦可知矣天下名物往往自定挹江就溪詠沼目湖正其名不足以裁衆德正其德不足以治寓內則君亦舍之矣若使人自爲瀦呼海而學之使卒業焉是未可知也

尊經閣序

郭正夫爲七建文宗以七建經書爲崑崙之源而七建才士漸於風瀾其高者闔闢縱橫升管陸蘇恥爲傳註之說其中者繪風縷雪鉤元緲深爲儷子所引其下者襭稽江鱸靡於六朝之末正夫以爲是皆才士也使仲尼在上操繩墨以程文章亦不能使孔鵷與梟鷟同色然從此不已則必使楊馬躪顏閔之堂鶡冠領游夏之室八州雖大無所敷元晦之度元晦之領此邦亦五百年矣未有踵元晦而起者考其所由以傳註之說不足以服才士之心才士舍傳註以治經義如騂騮決蹄以覽郊野經義守傳註以治才士如縛駒而責千里也然古有走尺木數反不亂者是何以教御乎天下治亂生於人心人心多所不服則禍敗日起三家之卿齊萊之卒所操矛戟環視仲尼無敢一動者豈謂仲尼禪其文力哉謂仲尼之所操者經也經起而後緯生緯生而後文作經正而後權立權立而後義起故德性者問學之所由道也尊經以道文史尊德性以道問學猶尊任督以道營衞尊山川以導畎澮尊斗樞以導星月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誠使經正於上卽合管蘇汀鱸楊馬鶡冠之倫伐鼓撞鐘吹笙搏石亦何損於禮樂乎正夫始尊經閣所捐貲拓地餼士之費至數千金後之繼作者且亦曁其盛心也

晉傳韻略序

鄭龍與先生躭會稽山怡情籍海夙以言語比屬妙於天下至老彌篤康成之淹博公業之好學於是兼之矣嘗以俗學繁蕪李唐爲甚陳范而下史裁缺焉或疑其過先生曰古者史無專傳情見乎詩十月之刺皇甫六月之引張仲崧高之述謝功常武之連程伯或旨有兼歸或義有分見皆單詞隱括衆致備舉詩熄而後文事颺興豐劉之初林碩多韻陸賈之奏新語屬致鏗鏘董公之止用兵選言彌妙知述作之浩瀚不如詠諷之動人也嗣是班史撮其紀綱蔚宗推爲論讚皆言尊四象響叶雙聲至於急就之製本於凡將鴻都之學擘爲千家書韻互變於茲極矣先生手雜會書採其列傳搜髓導衞以爲韻略使觀者成頌而展者忘疲上下古今載籍之林未之有也夫詩能兼史然自吉甫而外已絕淸風史不能兼詩雖以孟堅之材祇尊輿府先生選言旣雋屬致兼調語史則不失史裁徵詩則備有詩意其自敘曰緣守以爲創就簡而脩文漸哲以融甘澄流而汰穢聯絡不傷其脉推敲必諧其聲此六言者誠藝府之笙鏞纂林之禴弁也使當貞觀之時分蓬池之席於以提劉虞褚脩飾孫閎有餘矣吾鄉張紹和虎踞詞壇寡所推許獨見是集以爲杰換余因請而公之語云以雅以南亦元亦史是之謂矣

倪鴻寶制義序

凡人臨文未落筆前約有五避避遇避驚波避途有不涉避人牆壁避舌出避風雨總至此五者初路人皆用之題不稱手仰鼻颾頷生昔所蓄一旦坐失此遇驚波也波定途平意致不興附人行閒不知云名此途有不涉也翻書百篇無語可親雖墜鐠嗁嘆與鬼隣此人牆壁也自出竈突與妻長訣鬧人火發怖而

井没此石出也前多作者時英蝟集至雅能文不如束筆此風雨總至也遇此五者應避則避不避則地方立失正落筆時約有四逃逃愚曰誠逃怯曰法逃寒責曰挑逃落草曰飲水此四者當路人皆用之欲言不能張口哺塵自謂懸維上唇生津此愚逃誠也夜不敢行晝則伏守則有餘攻不足循行數墨稱足不辱此怯逃法也間亦學人偶作爾語跳盪欲前不知其處此寒責逃挑也盛服儐裝本色忽墜啗棗食餌反以爲貴此逃落草曰飲水也遇此四者應逃則逃不逃則性命隨之旣落筆後有三不理已貴不理賤已譽不理毀無咎無譽則橋足坐睡理之不已則大道必死此三者歸路人皆用之夫天下大人不用此十二者則無復文章而吾友倪鴻寶恥之吾亦恥之然吾恥之欲不爲不能也人斂鈍不同勁隼戾天一搏十里國馬走地雖捋二十步不驟不至今天下固樂爲目串口了之文也以爲是目串口了者其人必白心黃理不滓富貴乎抑以其中洞朗條達政體耶卽使其白心黃理條達政體見湛深博麗之文不以爲好亦應不以爲惡且天下之道非治必亂其治之必有聖賢之文亂之必有奸雄之才奸雄之與聖賢皆希覯而可怪其中相見目串口了者如負螘子也天地謂是衆溷目串口了日避日逃不理不止故爲奸雄以亂之又爲聖賢豪傑以治之豪傑聖賢之出必多不屑而少當人意今鴻寶之文筆落紙飛而馳去成市者何也鴻寶以爲是聖賢雖貌甚得其恥未死卽不礙其口目爲湛深博麗以餌之使其飽我者奸雄之肘足未可驟使也夫鴻寶亦遂至此乎鴻寶爲吾言爾質殭喬疎無陰雖自理人不聽爾吾因其長而用之不遠怖人不失其所喜夫鴻寶則固欺我也彼以其無不通而使我愕然失所逃避吾猶將從之前後中際不見首尾則何如摻筆而度江海之埃乎

楊文正公制義序

當十年前僕俛首爲文卽意至才起回視棚架復疑不可自以爲平生精氣爲帖括所拘持毋向人云熊很之壘彔繩何時出力乎當是時天下之禁以爲作古一字如繫石鳥羽坐取不升旣數年而格理驟變體經切子遡迴取難自僕視之斯亦熙景之明徵文人之巨力矣然而今之論文者焦然引爲大憂夫立於典墳以觀今之舉業其爲道里非豎亥大章可得窮步也以其東走日下漸爲後之不可知則不憂以其淩宋感唐意且亟然不屑漢魏者何爲獨憂之且今之用憂如此者僕聞其語殆有二端其一謂古言變今制則留害隨之爲此語者其人病魘夫高皇帝之教吏使之學於一代聖人之言其教士則使之代爲二千年聖人之說高皇帝以爲仁義道德非一代之事而二千年聖人之情非一代之衣冠聲笑可影息模呼而出之者也國家本以律令繩吏以文章态士未有王鈇鞭禁僭越今無端發齗豈非夢魘乎其一謂文心旁騖是論兵端召夷狄之禍爲此語者其人心覆夫謂韓柳之軼歐曾以校鄒而蓋燕許此明宋不如唐唐之讓漢也然夷狄當漢而憎唐則已張宋乃大橫卽以漢一代言之馬遷在廷渾邪入侍班固奮筆白槃獻詩及其後衰寖尊荀蔡斯徵文心召兵由於崑蒟今例云然豈非心覆乎故曰災害兵端者今之人皆樂以是二說起文章之獄皆敢以是二獄坑學問之儒魘覆不救至於顚喪故使今之論文者夢不絕齁心不朝肺則文章之一事未可得爲也且今文之

可議者有四而今之人皆不能察之戴髏爲頭帽通八寸傖升食店雛爭上風此四者蛙紫所歸疑弓玉之大竊也其與今之眞能經子者分眼別體有如鳥蟲而論者必云流瀣之通本諸一氣又可噴矣天下之病皆在於不審眞僞不審眞僞則作者妄作議者妄議苟不辨子則必中鬼苟不辨鬼則必中子子鬼相戰政刑無章使世脊然不得平治是非等之咎誰咎哉自僕之見以爲天下眞可以文章之道治之也九府之才三年雖盛時跨及者不過數人當璧壓紐一人而已尊此一士以召天下使其學之士悟其所至正變近遠以求至理博串羣言正以仁義金石鼎尊滌其粉氣胸貫腕強頭脊俱起決鋭致功形爲能事天下之亂庶其豸乎於是刻楊機部稿

鄭道圭制義序

吾友鄭道圭虎視文壇既十餘年傳者心貌其人必尊宿負奇濕鑠一世顧方三十餘包舉冲如也自余識道圭則已具湛深不爲驚挺之氣意所不屑嶷然而止不知何時命諸峭峻拔天出地大約人文如雲出山都不自見除墳衍外膚寸所吐奇峰闌干抗手摶之無所復觸裏袂而已今天下人共稱道圭以道圭內視宜自謂至且道圭卽心自負豈知天下一尊遜之若此哉僕自少爲文於儕輩中最鈍然其意以爲言者卽甚美好權落英開不過十數年而止故雖刻意反面自炤有如啐嚶今見道圭文蘭香石堅天下人多誦之如將十世者則是可爲也人意候不同不見苦則不得樂然已見苦者終談之不樂屬之氣爲宮闕或値之飲酒或値之破舟一蚌之甲或半以爲淸水或半以爲灰奚擇乎自吾見道圭於此亦三變矣余始見其文垂錦於竿標瀑灑然旣見其文十爪不動跳坐虎頭踞而食豹今又一日非昔也夫使道圭不變而吾見爲變則是此物者隨目映漾非有定性也如使吾變道圭亦與之俱變則是此物者隨方映目亦非定性也道圭旣湛深包舉衆妙故以其定性付之已以其不定性付之知己者僕淺人也生平於此都不得力夜夢孔孟開口向我猶畏其唾今旣幸舍彼則又何知焉同舍陳明卿及同鄉蔣若柳能爲精詣元勝之談如得其言者吾無所事復云矣

謝光彝制義序

制舉義自近七八年來其爲之者益難矣前數十年田鄧蕭李遞師天下袁陶吳湯相踵繼之天下之言不歸陶則歸湯其意皆主於縕藉反縮守約使人趣履沖翕有游夏之意旣而絃急

柱反嘖蓄噓決文人才士不能自錮於尺幅其名師天下者亦浸淫旖旎以爲文章王汝中李宏甫之言始復重於天下歸王之言幻歸李之言蕩於是勃谿溲溺不則不潔之言皆形於文章而文人才士始不復能束脩以自師於天下夫以先天下而舍所謂文人才士者奚以也凡天下有文之言不足以獨反衆亂先衆治棼簡而孤理之皆不足以爲之才其有才之言不足以獨反衆亂先衆治棼簡而孤理之皆不足以爲之文以吾所見世之可爲文才者寡矣江右諸賢有其理而乏於用江左諸賢有其韻而薄於致卽今英能所在蔚起然人人自以爲豪傑飈發雲翳夫天下之大天圓而實方地止而實流水石盡行川岳倒垂人皆不見各認其所居而自以爲正側奇平大言小語者眞天下之大誤也僕自少小爲文喜自意向旣二十餘深自

痛悔凡爲文章就輒置水火間有一二及人耳目爲世所笑如僕者誠短於文才不足談也又敢於料天下之士然知爲王汝中李宏甫則亂天下無疑矣吾友謝瑟甫蚤自標樹其文章能舉無際而橫之尺幅復以尺幅噴薄無際玆則已先治亂而爲之言文人才士能脩束以自師於天下者其在斯乎以是而爲制舉義則又何謂之難也

陳克韞瘖寐齋集序

閩詩之興始於歐黃至鄭祠部稱盛矣中間作者五六十家長樂諸老幾據其半故長樂之於三山猶崑岑之有羣玉也陳克韞思致淸深才藻敏妙本其家學暢以惠風自公車以還逮秉鐸之始先後歌咏凡數百篇皆和美遒逸可誦也僕病嬾寡所睹記近讀曹徐諸先生所刻晉安詩大率包備矣方宋時盛稱江右江右巉削有孟賈之風明興雅譽吳門吳門韶秀兼許韓之旨吾閩理遜江右韻遜吳門而刻鏤整暇備有其體以今而觀能始之派漸於建安在杭之徽被於徐庚聲永所依鸞麟輩出鄭歐始亂未足多也克韞方勤思經術攄懷道緯但因其流匯試爲波瀾而浩疊之觀遂復無際諷咏其詩見其人從容淵穆該廓巖之美遇所得意卽使正嘉之間姑蘇諸公舐筆濡毫不是過也吾鄉徃時排比諸習頓遂頓盡繹其言有不囿於巉削韶秀者短律如人淸雲亦爽僧倦竈無烟潭深寒石影風緊老人顏其起結云獨酌愛微醺臨溪看水紋長安晴雪後河柳起朝鴉僕每對客誦之餘俱稱是因讀瘖寐齋爲附數言於此

邑侯汪彥輔制義後序

通人之大奉有二一曰政事一曰文章其品位亨暢其文章必

典雅政事必辨治繇是而推文章典雅政事辨治其品位必亨暢無疑也裴晉公與退之同事淮西未嘗一賡篇什司馬溫公與子瞻同屋玉局未嘗一論文字蘇韓名滿天下而當時訾譏書身相等今試平心取晉公所論文體上下諸篇及溫公元祐諸章疏觀之平雅精深含蓄蘊藉誠有退之子瞻之所未至者卽如淮西碑表忠觀碑或裁新杼或襲舊章使晉溫二公爲之必自不同也項水心太史與僕最莫逆每晤對夜分未嘗輟掎摭利病今所敘汪侯制義獨以溫克魁梧孝友貞介定其名品吾因暇日讀汪侯之文三復項太史題別之篇知太史所敎我者多矣世俗重名位動以名位品第人政事文章僕不知名位竝不知政事文章然於至性之談反復晤詠嘗聞其語矣嘗見其人矣不揣荒陋附諸孔邇以慰調飢

林奎甫合選近義序

奎甫旣高車下里門從容挾狗竇從余談天下長者再不復議論文字予逡巡對誠然此鄉里小人事天下長者宜不復然乃奎甫又以予相知定其文是使予未免爲鄉人也余亦嘗私論文字然其故與人殊人爲諸生時喜論其文置其人予但見其人不復多論其文旣謝諸生爲長老人喜論其人置其文予但想其文不復論其人所以者何凡人爲諸生負才雋能自韜約平好惡寡嗜欲冲抑自下以其文必韶秀開美肉好溫栗不爲狂跚怒張爲諸生負才雋而不自韜約多好惡蓄嗜欲凌厲上人以其文必狂跚怒張其美好者亦瑰璚峭刻揮拂作態踸踔爲樂而已故予見其人不復多論其文及謝諸生爲長老其文已發而情乃見如卜者墨發而兆見也予必取兆焉凡其文好

爲瑰刻作態作健不藻於道德有其情實則亦多所喜怒忽意自是不善於官其文冲好溫栗似藻於道德有其情實則亦寡所喜怒善於官而便於百姓故予見其文不復多論其人也至於要渺情僞之變千徑百出然得其旨領則不爲繆予少奎甫一歲今三十三年矣自稍有覺知十餘年以來文人參契如卜之墨兆者多矣是余所爲夙怵也而奎甫不好爲議論自近於所美以逖其所醜則奎甫不亦已知之乎奎甫生於名家髫年有聲顧恂恂如一處子又絕所玩好几案之上瓶香淨研亦所不設事其兄如其父師與人處終日笑語情恕理遣猶以爲意礙未可也以其人如此而又論其文則亦過矣乃復以其文論其人是誠使予未免爲鄉人也予生平鈍拙又邇迂跡自以草野見新貴人文置上筵北向肅拜而已而又以奎甫定其文予將不得爲天下長者乎哉

李岡甫制義序

別不晤李岡甫有傳岡甫論議稱唐人應試之作累千百牘無甚傳者所傳一二如錢起湘靈杜牧阿房假得於夙搆感夢之餘幾幸不墜而猶以試體無傳間附於雜作予不見岡甫不知岡甫果爲是言以岡甫場舍之文及所惠予二十餘篇參之卽使岡甫盡行市中左吐右手無不傳者何所別體之有然以意揣念所爲文與世所標艷施薪噓火者推之宜非岡甫不爲是言岡甫意以爲不絕之言不託於衆獻隱食之臺一日闢門朝聚千人暮聚千人指動頤張無一異詞者雖有好語不可以祝洙泗溱洧分流之間父老涉水女子漚麻則亦可觀也何也其志獨存焉耳聖人不貴同存之詞而貴獨存之言獨存者誠然

而存之衆所不涉駭而徐歷以其獨體行於比體之間若中國之使於連臂之國也以爲彼皆合存者則以爲之獨存獨存則體立體立則神生神生則變作變作則體遷體遷則感遇不一而夜行者因以爲鬼神夫鬼神哀假之名也聖賢不力衆號以相恫而後彼得焉一垣之市荷筆成林無賢不肖皆曰有所祈冀者鬼神方走其氣焰空谷是處嘈聲之下甚不可聽也有言出而善者應之有言出而不善者亦應以其應而狂喜以其亦應而狂怪鬼神既不受其狂喜而受其狂怪夫使無有則已有之必以爲慢已也十年之內而皆去其籍則自是無傳矣且以一垣之市荷筆成林祈嚮所託莫能相尙其體之倫大者數百小者數十鬼神一物附聲其間豈得所謂獨存者乎獨存之士不戰於陰陽不鬬於庸衆人意不可異物獻之而不肯受意之所可兆魄使去之而不敢去彼其人固嘗竭志於寥廓貴賤笑罵之所不到而致力焉志力已到明膽合生上下百世夫固多避焉者矣富貴之士好言如流納之四壁除墨去楮不出百日取簡搜之故有不麗十字者何其精爽氣焰之不可再取也且所謂體者藏神之名非附神之名也神有遺體明不生魄如以其圓白者則彈丸以粉而謂之月也故體無滿缺神有生死獨存者皆無所借於彼而存之其同試而同應若陽燧之取日方諸之取月映之而得水火其獨試而獨應若摩柳之得火呵蚌之得水瞑晦不齊而我皆存者獨有之也今之所謂體者必旁指其詞緜亙委隨爛紫敗素手段如一見者如夙習然而後以爲之標美夫如此者將其湛定退處有得而能之耶抑其詭隨漸消居肆而能之耶如其漸消居肆而能之將必首戴背負攢

貨於天子之前一有緩急焚楮呼神叩首而已必且求其異等三日一筆十日一紙搖曳自得者而謂人傳之乎凡物之傳皆有近於聖人卽不至於聖人皆有所實存於人唐室之人以其才鬼自傳其靈而猶多不靈今以路人而傳聖人夢所不到數面謾之而必以爲或傳者猶優戲仲尼而石刻其曲也必自爲傳而終於必云以是爲道可以涕哭今以岡甫之意卽使新能不生舊奇不死朝逢宿物安筆書之保有富貴岡甫爲之乎又以岡甫之意新能不生舊奇不死朝逢宿物附耳作語倩筆書之亦保有富貴岡甫爲之乎岡甫二者皆不爲則雖有大人上林繡補龍骨黃衣之老引端其旁岡甫當之猶比於噉嘔也而況於殘編剩語略可上口詑必存之以爲神晤者乎又況於因人之言千段如一服以成習而自爲試體者宜岡甫之風言之

以爲不存也岡甫自燕歸益肆力於文章予去遠不時領異乃僅理其數言覆則不知以意射之如予者眞所謂瘖言者矣

高君鼎游艸序

高君鼎與予游三十年陶楮間會無君鼎不樂也君鼎不嗜酒而饒有酒致不慕棋而常有棋況不談道而常與道會以天下之消耗人神理者棋酒十七而談道迂濶亦坐廢十三君鼎乃蕭道悟遣恬情於和粹之囿沉酣舉業以其緒餘含吐金石間爲聲咏油如也凡人胸次稍有凝滯必不能自廣値其所紬必強以自廣雖善必敗君鼎抽枝桂林芳蘭竟體必使君鼎激昂摩厲跌宕發舒以自媲於浣花靑蓮之間君鼎不爲君鼎則亦不樂也君鼎以其材趣捐棄嗜慕一念穆淸人以麴糵我以其醴人以搏拂我以其絲人以雲霧元理我以蕭然微吟短韻自引勝地故以君鼎之材趣視天下之材趣者雖復控鐘伸鈎擗雲撈月於君鼎無所復動其毛指以君鼎之用其材趣視天下之用其材趣者雖絶臏決脰墜雲化山在君鼎以爲是必至於是也故曰竹柏時枯蓼蟲自若蘭菊不絶遂至終古夫由君鼎之道可以終古則君鼎游集爲天下之蘭菊無艾也矣

鄭都甫石室制義序

僄銳於聖賢之言以貌聖賢貌之而得亦有五賊焉蚕蒨而帶不堅一也像敎而優飾二也無所鼓之縈絲而救日月三也以敎天下之輕慢老拜其稺婦嬌其姑四也火迫霜枯五也深宿於聖賢之言以貌聖賢貌之而不得亦有五德焉謙柄一也益壯二也眉髯已茂謦欬不設三也知敗而達化漸逼元理以反

於命四也幸而行之不更言者五也故以文貌利聖賢之言與其夙而享之避五德寧晚而享之避五賊鄭都甫之於聖賢蓋沈浸而圖之矣先是十數年則見鄭都甫所爲制義精暈相射出於石室今又十年而都甫猶以是名石室猶故也而精暈則旣加遠矣逴余亦廿載困於此道游處寡陋邈於師友獨與窮戰時敗時勝每一顚頓則痛自引咎灼體翦膚大而揮鋤顧金之慾細而如厠脫巾之罰莫不咀毒心繫發藥淸且然絶口不敢謂文章之故者人卽不能爲文章謝文章之報其過不過與衆等比不能爲聖賢而驟壽以聖賢之言大食其報衣衣車車罪乃過於倚市而績帝飾者故今天下所爲已而蓋且比於聖賢者其品不過二端免罪第一引罪而知過第二爲其道不食其報第一後其報而久於其道第二夫都甫則所謂後其報而

久於其道者也後其報而久於其道卽奉聖賢而食文章不以爲過如僕則近知罪焉耳夫以魯五百里三命之國蹴躃一聖人五十年而後得之猶且不久仲尼自云吾戰則必克祭則受福必不敢云吾仕則必蚤達也必不得已而取猶人在玆者以自抒發怡悅於其子弟猶不識當時所爲文等季孟安在今樹頤項結股腳趦且旅偶一語彯似而張目大嚼危步堂皇之上若莫已若者是都甫與僕之所大恥也僕生平顚頓又遇毋反成敗得失與意中之事了一不合卽有一二文字誤罣人目其是非去取與所懷來亦絕不相當以此不敢向人商略此道意僕後都甫旣十年所不甚沈浸於罪報引免之間擇之未審乎而都甫之辨此則旣久矣今天下人爲聖賢大江南東鄱湖之西有唐宜之羅文止譚友夏諸君皆深宿於聖賢之言鄭都甫以石室靄威提撮諸勝卽一旦有仲尼出將立夔相射文貌之言招諸僄銳者入門而右諸深宿者入門而左吾將中立焉則漸在德賊之間亦奉鼎耳逡巡卻立以從於後報而久道者則在吾都甫乎在吾都甫乎都甫建德人今大中丞之昆與貫池丁師交俱爲吾師行

浦邑侯余瞿父制義序

凡爲治者視其理其理益微則治之益細文章一道固未可以浮氣厲聲治之也今天下文章無甚大病數年以來士激於名詭稍學古誦漢人之言然務爲獨往不顧題面未有趣目而先有文章有達人起而澹蕩拂拭之使聖賢經綸不失生面則是可爲也扁鵲之爲醫不治方其鍼人仰飛鳥銜鴉而去淳張而下或按古方稍稍益之務達其腑臟切理而已治此道者何必

厲乎吾邑侯余瞿父先生愷悌人也其爲文沖邃高邈善寫題情毋當轇轕之會出語蕭然與道默契馳驟經史而無經史之累此其所得固未繩束服習之所能至也天下固方治文章之變固未極漢自章和而降邊徼吏卒吐語芬芳尉史簿敎麗於經傳晉宋之間臧獲婢子皆善四聲選姸切響今天下之大能爲文章鉅博沈麗不過數人每一科出蹈古自命者亦屈指可數爾而遽憂文勝欲以帖括厭而服之嗚呼蚤矣凡舉業之道附於聖賢無甚利害度其爲用太似題則近俳優太不似則近畫魅太祛練則君已高太不祛練則下易散宏正之間太似題萬厤中年大祛練衆和之餘不得不反衆反而後又爲同流君子於此通之以道鑑之以理條之以情量之以勢微變而逆折亦曰共師聖賢各得其意而已益掌禹蹠何可居也瞿父先生少與孟旋最稱知契旣出李愚公之門二公皆善文章必厭時文經脫滑利於是共變以爲幽凝奇雋波瀾所暨竟陵豫章婁東萊陽漸脩古者皆本二公猶二公起死病不甚治方瞿父繼之乃稍出古方依經析義雖淡導開灑遒如也士患不學古不學古則不得其高氣亦患不閱今不閱今則不窮其精義瞿父高氣朗朗多似趙儕鶴其下者不失震川至於精義元心與孟旋愚公相爲表裏當今之時能以學士氣寫聖賢大意不失生面不死卻走者瞿父一人而已如曰天下已治文章之變已極則自震川儕鶴孟旋愚公來上下六百十年矣宏纖脩短離合可否伸紙俱在於鳥獸龍蛇何涉而必操帖括命鍼業厲聲而呼之耶

金用叔明府制義序

與法士論才必絀才與才士論法必絀法皆非通人也所謂通人者以其才法天下使天下傾法焉故無不通之才以其法才天下使天下就才焉故無不通之法才法變化皆生於心心地洞通天下游焉無一礙者如是故文治可作也江都平津東坡半山此四人者制義所謂通人也而時有畸才亦有畸法彼此難兼則末流互譏然後猶以長■鉅章自爲航艦角於江海今制義限字不過五六百言欲包三代七朝之說以受佞於淵弓競爽於游夏使董孫和聲蘇王穆色則亦難矣先是三十年宣城派出結腳豐贅如泥印人千面一孔偷倖者多沿於邇年其効畢覩矣有識之士起而變之以爲高深閎勝變者之鋒未用也而沿者之瀾正倒遂以未用之鋒蒙沿倒之敗可歎也夫天下不頌文治則已頌文治而舍其心緯貌其皮經使千面一孔

者料有行墨以爲之眞才眞法於天下豈有賴哉余嚮從坊間見金用叔舊稾意其人明敏通達於天下法無所不洞既數年未見用叔徒見世所論才法異於用叔者疑用叔屈心以就此事乃今不然用叔之於此事固有以自信不爲平陂雅變之所驚撞矣天下固多通人必使游夏淵弓董孫蘇王援筆分紙皆唯唯不敢與爭疏瀹排決之事此其人天界之以王文悤宣導一世無疑爲男子王文悤宣導一世而使蒼生爲通變之憂當宁發才法之歎四顧夷猶投刃無所是用叔所慨然發其寶藏耳余視用叔君侯也而字之以天下所爲制義無如用叔者將大用叔於天下故不敢從草野私君侯以姝言

逆流小艸自序

閩水自三山至栢谿吳越水自武林至彭城游亘四千里皆逆流也其可走者姑茂六百里下瀨爲多而劉安所云輿轎踰嶺夾以深林叢竹者三百抵之可俱逆流矣彭城道阻北望長天如泛海中背其指車策蹇適之欲墜不墜兩髀爲折其爲逆流無疑也生耐勞苦每於僕馬疲頓好友辛縮之中自走十百里與野低昻足其艸性所最苦者納足舸中妨帽礙眉必不得已刻管細書老婢之聲新婦交吹盈十餘行自謂多矣已抵長安發篋出腐乃近五十頭長頸之王剖自竹間游洄相從亦足樂也游閭三十日前履著譽與之俱反於時春水方生黃河澌利自彭城至江口九百里不三日可至故與之抗鶩步十許日至江浦盪舟岸上漉漉泥中方悟余行之戾也方歲窮冬巖淩避波時多北風人皆西發丹陽則余東涉河幸而融風不與河伯爭道及春三月人皆道黃河日夜六百里則余西登陸日曼曼

驢背僅三合由是行寓內皆逆流耳既過江浦明日東下順颸揚波顧望萬頃言愁欲愁問舵人鐘山之陰爲白龍江豈所謂制於豫且者乎索白紙錢盡出諸腐義顚倒裹之投於江心艮久不沉須臾蓬蓬去幾粘天僕夫急舟追之竟不可及遠望江心水驟山駛眞所謂逆流者矣道遠行難旃檀不香如其可化當爲鼈靈鼈靈者包羞也彼亦所謂逆流之人也發艸未消諸子遡風隕水不滅爲世所責既已播之柰之何哉

西山李氏族譜序（此篇已見洪石秋本題作李氏譜題詞）

古先王之隆也其爲治始於鄉族其所以勸率董正左右備至觀其論三德六行與夫三行六德皆歸於孝友和順四者而已且以帝堯之神而猶敦睦以爲難豈其時元凱檮饕猶在五服之內將有所推列則衮鉞異用習於根株與子所記唐宋之間

有江州陳氏河中姚氏皆十數世同居恭燮儉讓雖經喪亂輿義不衰當其時人出湯火登衽席如族黨之親死徙多輙造於宋末十四五世同居者猶有信州李祚河陽陳芳及會稽裘詢凡十九世至邈矣然其家不過數百口力食合作猶古在井畝之內未有冠蓋紳紱震耀其心於以保淳龐固宜今天下休明遡三百年閭閻遞長士易拔身而輕其宗數椽之構不半百年三易其主而吾鄉又寡蟬聯弈葉者自屋讀書指華覆謂是可探而有也西山李氏以十三世聚族衣冠鼎盛特聞余少時常艤舟過西溪見其山川盤曲城居深茂田疇易闢疑其地可當一中縣去今四十年乃見其譜牒圖記與其丘墓宗廟經書告誡之言始慨然歎其未艾也天下有道其麗著於上不顯分於下堪輿効靈洽氣四從然必有長者碩人整其綱目殖其苞體故黃鳥可以不歌角弓可以不刺編戸之家或數千指春耕秋藉同鑊而爨炊貸公而給糴此何足高耶范文正家立義莊陸文安門懸品式余每思之精物與會遠不相及去歲從吳中過天平山觀范莊遺蹟蓋憮怳不備然度其意雖千百世隔萬里外如見耳今李家既數萬指科第蟬聯魚雅子矜動以百計素封所置恭嘗之需倍二千石此必不事量齎理嬴納豐廿凶如文安所云乃保無患但得耆儒聚會歲時讀法不肖安於隴畝賢者自立庠序與先正討論揖讓其中書開城門巷術洞然雞犬嬉游薄暮自反了不知州郡徵呼市井囂沓横縱之狀雖謂華胥外庭建德別國無不可者又何所異於一門之內同鑊而炊共庋而食也記曰至孝近王至弟近霸夫其意近焉其治亦近之余感於江州會稽河中之行以謂自三代隆治而下治至在數家今又得之西山矣西山李緝甫與余同舉於鄉重脩是譜因序其端猶曰余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古竺游詩小序（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夫逸麟迅翮動春日之波風巨貝明龜結紬雲之澤穴鶩遠則禹棄其糧沐近則王餘斯沫非必夸化成林靈沓開岸惡阻梟而移山意狃親而縮脉然後蕩彼遐心飫其奇餌也乃若小江以南大嶺之西出戸則巒奧拔生探牖而洞丘備阜宜其人懷楬櫪家佩肴圖溉釜於白瀑之泉嘔兒於素滴之乳乃猶有髀肉坐窟漆穴鍼床皆勝足爲樵心齊泰觀於牧性者將動靜之殊源抑膠活之異致歟閩川而下靈勝未衆曾孫宗夷百爲棄喬若我臨漳梁山之峻負娥亞華顧以晚遺後於高賞覽者以事外而不窮窮者以路幽而不歷是孫綽所爲浩歎也余與二劉伯氏伯雅仲氏無畺兩造其麓辭焉未足既而桂葉勵秋蚌魂祝月素女剖瑟之期加逢喬子桓伊吹笛而下不過王猷乃有成羣之鶴辭泰畤而違壇丘十朋之神薄落泉而壯荷葉爰叚梁頂之危緣就昆盧之古築其山則截嶫皆頭含嬉微楚其流則澎湫潮口薄怒少決雖邃壑之無奇亦蓊鬱而足悅天益其趣綴以風雨於時羣飛沸岸孤牝哀谷原憲抱濕於匡牀壘翟淹流於北道余方倪焉拾菰納口搴莢至脛而諸子翔羊行歌相答如踏皓日嗚呼趣致分人何其遠哉觀夫控鵠緱氏非有尋丈之峰騎鯉沂源詎覩浩漾之水宿霧鶩則雕雪夏衣通包山則淖泥沒骭而遊者必選目祟山暴鬍赤日亦已徧矣兼以二劉兄弟一則風流多蘊苑中孔爽之姿一則奇字獨通帳中蛟龍之夢豈有瓢心易皴秋士多悲厭研槧之枯落思林巒

而解醒乎如其雉章皝水驥吻銜風既顧影以眩姿亦長嘶而不禁將使赤城標霞於杯中黃衣搆賦於夢表少文見之發操而裂圖嗣宗値之兼酤而悔哭行律之餘何足紓其篠尋也

劉道生兄弟既爲古竺之游同諸高倫酬唱多篇命僕爲序此與既㝠文心又潛而無量所記高勁可稱僕實不能更知眾雅既過道生齋頭裝卷甚好酒將及杯覓筆佐之強勉蹠時傳其笑矣庚申八月望後黃道周起草

與曹木上書（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木上兄潛脩無恙不佞自二月出都今六閱月矣杖屨栖遲與山精木客朝夕無閒前在南都欲身自渡江徑涉鄱陽東出衢州與家眷相會值流寇之變西山道阻遂廢然而還今又當攜家入武林訪問居停覓舟車眞是不便然既已如此便欲一念搜天目四明台宕雲蒼以山川之清淑破世態之變蕩今遣家先行至臨安覓一停妥處不佞至包山荊溪探林屋三洞西至黃山約十餘日可歸便訪金華之路從宕台換勒餘輿期月餘可畢也逸少七十方想汶嶺峨眉似爲晚悟尚平欲俟婚嫁畢時此緣如何可了不佞行近五十以此時足力尚健一破籬藩約自江漢而南仲尼之所未涉當一一探討憤樂其下嚮自三茅九華五老挐船西上幾不復想與諸丈往還挑燈道故今得一日再畢前緣亦是佳事如從荊溪不得往黃山白岳者便當復還入餘杭從徑山大滌取徑西度諸丈清秋灑與正當讀書寤寐元詣此鹿豕之談不宜復溷清聽然亦嚶鳴至誼不得不與兄談之也錢繆邵劉諸兄可時相過弈棊　于兄可亦時入城否諸惟欣曉各適所懷木上曹兄至數七夕閶門舟中

與爾猷書（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又見大滌函書）

梅雨未晴百川方灌與獻汝諸季泛坐遺日展諸篋中見鴻兄文正公所作畫松渾深瀏灕雖小道自是藝流之所不到讀所題爾猷扇頭懃懇進之忠孝乃云師達吾材聖人有作要使君父知其爲聖人此等意思豈是三代而下謝傳嘗語子弟云聖賢去人其閒不遠宋神宗至擬半山於聖人而上當時賢達造有淺深大抵已摸索到此孔明胸中放不下管樂儒生不知以葛厭樂試問一月下七十二城翩然歸趙不動聲色此意豈是孔明到得崔徐龐馬指葛爲龍葛之師樂唯德操探討得出樂得坤之六二葛得乾之九三世人覽此又增一重笑話耳

元年初夏自吼山舟還宛委題鴻兄所作扇頭松石

質園山中與獻汝書（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忠孝臣子之常性亦非臣子之所當言至於文章晨餐夕饔爲性命之英華綸經之杼軸麗之爲澤攜之曰益何可廢也王介甫畢世乖張惟有經義一事爲洙泗之勳庸遊衡之極則卽使後有作者欲損益諸科參緜求於顏閔課政事於農桑及其流弊必如仲任偉長所譏爲里正閭胥開其倖竇而已士大夫在朝守官不樂有講學之名業以啟沃歸於細旃敬樂歸於黌序誠不必多一翻握笑爲達者所憂至於家居有子弟閭族之責欲整齊風軌開益來人卽歲時類聚較颺舊學以上暢皇仁下匡流染不得復以月旦爲嫌易漸之上九曰羽可用爲儀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兩爻皆居末爻不當正位夫子皆繫之曰育德善俗可見育德非獨先甲之能善俗非獨長民之任也凡人性本善不樂爲小人以小人歸之其勢激頹唯文章一道鵠素

烏青有目共別會友輔仁雖渾沌檮杌不復以此限其子弟人能除其勝氣黜其傲心元不入曇侫不入莊去堯舜之道不以爲遠必於尊道一路致盡溫敦似於過庭而外尚有終日之言不謂默成而餘更無篤述之事也

元年夏五月質園山中偶書似獻汝先生時獻汝議作舉業一則率率書此皆糟粕了無義味也

與獻汝書（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新詩負然精心別韻出風塵之表覺此晤之不寂寞也今日擬與爾澂過閱諸名勝爲雨所尼滯西施山得毋使人有登　徒子之疑乎下午光老尚遲台駕頃未有道尊命筵之事明　欲詣何許并爲圖之謝謝

與獻汝書（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別離闊後約申胥一入金華再出江口四顧無徒泫然興涕此時安得吾獻汝上下扼腕質於室皇之師事已倉皇匡扶不及六月十一之別潞藩非得已也此時諸奸俱在殿下遵養談言之下依然前朝摩厲以需竟成頑鈍可歎也鄭人遂擁唐藩唐藩有才諝然恐南安靖虜各有分樹則禍患方生江陵竟陵又滋後慮耳潞藩名誼俱正建昌與鄭有連收江右以振江左是今日要著君燕翁璣部得出匡襄則臨侯仲霖皆可維挽得此一臂不失　驅誰能作此脊梁者年兄幸挺然與諸當事商之弟老矣卷懷不蚤生此惆悵不獨鶴怨猿愁并使沙蟲埋怨也二美老皆不及致謝并諸兄弟千萬留意需人候教千里目嘗

閏六月朔日浦城舟中

與獻汝書（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獻汝兄別驛前時僅一瞬走數十步輒得木上書知出居蒙塵急足追原舟已去不可及念之隕涕從此栖栖上下胥濤真如喪家之狗潞藩不可輔去至桐廬乃逢今上宏毅精博聰明特達眞高光之倫雖使仲謀扶轂瑯琊驂乘不爲過耳登極以來凡兩月江東諸父老未有至者僅溫台諸郡朝廷破格慰其士民想是詔書留滯蘭谿之間馬方數道無由宣此新意也不肖旁皇不得脫手此時念故山巖岫如蒙棘之繡女紅無下指處諸丈聞之增其感歎耳僕提師甚不能多欲刻期下湘湖縛筏斷胥濤而上不知諸昆季誰爲謝元者盤旋五十日共餐同夢一朝舉事不能不屬盼於鴒原也秋中雲物欲上秣陵即未如願猶當一至大滌商烏隼之路能得江東子弟三五千可以振其旗鼓矣前來漂泊相知半郡無所謂鄭公子者今道路何繇嘖嘖此人豈亦澗跡屠羊之肆耶兄有老親必不能來閩中爾徵想亦同之子新子方方少年或能意表行事呂漢嶽膽骨俱壯或從余格老處乞一旅往來白土山中可以開我心目幸開場商之筆橐中金湯卑脆非所望於仁兄也衝關寺角萬屬寄心知

八月五日

與獻汝書（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獻汝兄拜書備知動靜今日之事與昔異軌南陽已定永紓無成不必論董憲張步與鄧耿計其能否也台州蚤已齎表但爲馬宋張陳所脅假以義聲肆其婪志翩朝之無成事概可知矣鄭兄聞有表至兄定當連名而進僕在行間不能身馳行在與諸兄弟商決策之業要撑木而栖當不使王游翁進其曲說也僕垂老知足絕志世塵但恐　皮瀾轉爲　要使蒼生蚤

定於一耳子新聞將入閩儆說先志此極佳便可勸其趣裝中朝亦多有人簸弄者賴賢者亟正之耳草草致謝月杪能開虎林即吼山質園宿昔之歡猶可再踐也九月十二日崇安

與獻汝書（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獻汝兄比不得晤知天山之意方深亦北堂之裾難絕也瓶罄罍恥不足復咏是亦爲跋聊寄之家耳當長安時天命未去便云支天不祥已覺太蚤今武林未復新安又破芸芸士宇誰適與謀僭翮賓起之徒既不足談苟躁魏晉之徒又杳不可遇無怪兄之高引也不肖年踰六十方作少年人事亦度海表無安身處猿鼒無妨豺嘷有害皤溪熊羆當爲虎兕所逐耳子新子封來此相與談話可開朝夕然太草草不似越王之臺也魯藩自異亦諸賢所爲朝廷再次致書以叔姪之誼親於父子而談者

生端恐朝頹紆永又長枝節聊令子庭齎啟貢其鄙朴僕可翻然一致初終相反之業何必絕於仲尼乎爾潋亦高尚皆爲親耳人皆有親僕獨無有小人所爲長歎也十月廿七日

書秦華玉鐫諸楷法後（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蚤歲浪書不擇楮筆又怪河東不用會稽精毫比見秦華玉所鐫諸楷法筆筆遒媚洞精陣意以長安白羊毫浙江灰料書之如鋸齒上新松版徒屑屑作聲乃知虞褚以還苛擇筆楮不爲護器也吳中臨書者比極多大約自羊薛而下都有蹊逕秦本與潭絳大小眞草雖略差池而源流非遠松雪舊搨內景不復可得澄心堂時多尖扁而體意安詳東書堂徒硬樸無復足觀僕生長海外又貧窶不喜飾觀在長安四五載未嘗睹一玩具往年從敝鄉黃司馬處得諸刻大率亦近代人意既見董宗伯

袁集已盡古人之能而皇索以還虎距鸞翔半歸嫵媚其次排比整齊而已米友石晚年大窺閫奧不復作蠅頭今已杳然千古臨池判自衡山遂成絕德王百谷臨書自薦福而上佻達極精惜爲名位所掩今遂無復牙齒之者同年中倪鴻寶筆法深古遂能兼攝子瞻逸少之長如劍客龍天時成花女要非時粧所窺過十數年亦與王蘇并實當世但恐鄙屑不爲之耳秦華玉與華鳳超交鳳超爲此世盛德意華玉必卓然有以自鐫者遂爲漫筆及此然此楮頑澁大非臨池所歡予素食糲草草及此萬勿以乞他手慮爲其所麾謝也崇禎辛未十月五日書

書古文孝經後

孝經有三微五著何謂三微因性作教使天下之言教者皆歸於性一微也因嚴教敬使畎畝父子皆有君臣之義二微也因

親事天使士庶人皆有享祀明堂之意三微也何謂五著臣子不敢毀傷其身天子不敢毀傷天下人之身一著也天子不以名與人臣子不敢取當世之名亦不能終辭後世之名二著也臣子取後世之懽心以事其親天子取天下之懽心以事其親三著也顯親在於身後安親在於生前四著也君親不恤其天下則臣子不敢恤其膚體以義成仁以徵教愛五著也至如著非孝之法絕楊墨之學炳如日星不待紬繹可與天下共悟矣

書張公亮纂後

夫玄牝求聲而素權召氣藻盤應律於幽鐘方響迎歌於水際蓋有之矣若乃昭華異琯屈節於匏吹都良總音降情於洞越擢含妙之絃徽從無名之條忽是成連入海所回顧於涽波嵇子適山所直視於林筱也方今道漓淳散言佻學薄鑄華之士

將反帝於核中芭采之能宜收聲於轂殼而猶有比義焦臟闕英若木羽連重常之暉草炳宵明之燭懵微文之垂墜悼靡藻之不作夫零雨將霽而虹穹腹背義懼或乖而旁生珥珮沴有質而為祥氣成文之曰怪譎使繩結可成則毫書畐賴譬暗潤之以時雖慶異之奚貴哉然而紫著叢雲則總龜以飜鎡鐵澡波而駿驪不渡綴孔鶴以入鶴隊固元裳之所輕祼麟後以入虎圈亦班首之所怒也繇斯而談錦與魚親鹿宜畫雘苟微尚之攸存雖斷絕以猶續其有志士才人吐韻投心噓言入契雖復割骨相明泣血代理未為傷於義與夫元叔之賦賤於窮禽正平之才盡於言鳥並皆歷落嶔崎詭率狂矯竊琴瑟於帝王負干戚於刑天猶能下車動哀升堂起孔愧宏農而流汗遇荊州而抵掌況我公亮蔚棟倖流大雅名士述江海則抗璞提華

命巘阿則偃潑劣啟下吳闔之船是載步兵成鴻都之學暫留平子昆陽之殿柳未齊豐城之劍韋仍紫而無能避席推壇操盤奉七觶麟肉以羞竹箭殺騠駃而食千里斯亦好道者所以貶誠願學者所以負恥矣夫巨骨長砮北海以表謝貽寶鼎大羹中郎之方邊讓使邊謝之聲實無虧則孔蔡之神明益鬯鑑不以珠彩奪精渚不以方諸減漾唯有主謝牛醫客無狗監崔駰之勝班固空坐白衣楊雄之似相如徒懷元濟禽息之首如完五羊之胸陷矣加以用者不知知者無用將誦占書以問大人之占懷夢草以發匹夫之夢擘塵拳而攻鐘亦何貴於數撞乎於是僕本聳流逢君中涉百尺之杜無枝五石之瓠何葉若士之期汗漫聳其鳶肩河伯之晤陽侯棄其舟檝已聽榜人之歌安問魯人之獵嗟乎挾炭而就治則熾歎莊葩就朔而造冰則勁松暮落夔一足而有餘倕十指而不足掛冠而成道若遲道履而膺封若速商咄之形無妍媸叔夜之音無哀樂惟予與汝方共託於調刁以古証今又誰定其述作哉

黃漳浦啓書後跋

啓

謝河南唐王啓

伏以王命如絲頒予恩垂於千里臣心若水朝宗念切於中州驚授簡之過隆謹望闕而遙謝恭惟殿下起家日月締趾雲霄國號從唐化理順堯天之則藩封在宛仙潢流淯水之香花萼相輝椒條衍盛斬石麟之作祟造福一方賦銅雀以偁奇徵才八斗辟易淮南於異代揄揚河間於同聲允爲城翰推尊洊被晃旒寵譽者也某游梁浪迹自許非材曾向王門識陋厠曳裾之列今從帝里緬懷興設醴之思正翹首乎龍光忽傳心于魚素望青陽之左个煙景非遙披紫殿之雄風塵襟不爽益深馳戀彌切感銜慙無一得之愚可展七襄之報仰祈睿覽俯慰遐

思臨發曷勝悚息之至

復曹司李請講學啓

伏以道躋先岸允藉人天之師化協萬邦實資文武之憲居高而唱則聲加長乘風而呼則聽益遠所以斗杓移指而四序聿成閶闔啓噫則羣蘇改色非津洙所能發其豐光蘋吹所能生其澧澤也況當衆渙之會宜拯壯而用大牲槩此戎萃之時利除虞而伸禴祭脩文德則遠人來歸順長道則羣醜屈服深仲尼之非欺我豈魯頌之有游詞茲蓋幸逢老公祖閣下仁孝立心忠誠濟物搴帷而淸七建有道斯來挹澤以注二漳其風肆好方干旄之甫賁四野動其雲霓迫戚羽之重儀百峯因而歌舞所謂畦蛙麥雉咸狹琴書樵子斂師同薰磬堯某以螢光微熠欣附若華弁使魚雅諸生繆依法席兒童陳俎豆聊博揩堂之歡風浴引暮春合贊絃歌之盛登泰山而觀魯國闕井依然酌銀漢以洒郊塵波瀾自在虞人之期不爽亦又何求講德之論將成翩其伊邇卜此中庚之日薦我狂簡之章有馮有翼有孝有德雖露艸而託岡梧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信後車之綏黃鳥將使睹桑實者革其椹音辨鼠文者生其豹采亦不鬭所敷歸昌之仁有茁所頌騶虞之化也某臨啓可勝惶恐之至

復沈明府請講學啓

伏以景曜舒章煥蒨華於海甸融風扇化長桃李於春蹊西川文物之盛實始文翁東郡禮樂之興初旌鄭里功存翊運道重王盟恭惟老父母手作鬱龍口噓翽鳳以文章爲政事人倫矩矱斯存先敎化後刑名吾道津梁有慶樂胥色笑將開藻芹之光陳俎舞干幷睹雲雷之用爰當方成之春服共披不憚之惠

風昔鵞湖鹿洞之會則紫陽稱尊迨玉泉海門以來亦會稽遞王某天放餘年鷗盟逸侶眀禮郊官或獻失而求諸野負樵持釣或攷質以恕其疎文未墜地值事友之仁賢道倘狂人幸吾身之親見一言而進階下繆託襲明有斐以附裁成聊資狂簡敢因洒掃遂竊先傳式借絃歌以開後覺譬雲漢之引末星同躋彼岸猶魯雞之伏鵠卵共信孿如至於順道屈醜行頌魯侯之功矢德修來遠資單武之化亦樽俎之餘事棫樸之後篇也謹承雅命馮啓懔然

答余明府啓

恭惟老父母運斤成風投刃中舞以烹煉之媧手下補襦衲黼黻之鸞文微分暮禘遂使虎子渡河鋸魚徙澤眞所謂糠粃以鑄甄賢鍼鑷而收管晏者矣聖明俯念蒼生專倚赤社綜核之

心原爲撫字而奉行已過遂爲催科項領四方㫗可惋歎吾鄉賦役未殊徵輸尙便加以老父毋洞酌輿歌麥桑足樂雖有海外之鯨鯢不傷澤中之鴻雁也嚮來倉皇奉教未久春風伊鬱不暢所懷臨啓懷慕曕注如何人日黃道周頓首

答吳明府啓

長安過沐存念銘之肺腑幸逢霽清還依丘隴得從桑梓遙禮華嵩感出處之繇天歎菀枯之屬命而於波瀾反復中尋長者松筠不變處獲㫗臣猶墜淵而懷明珠迷源而飽芝乳也自歸山伏枕不親筆硯雖蜚鴻遍野猛虎彌山不能移牀半步誠不獲已堅臥先廬四壁空林唯聞惠好不勝感愧莫用爲酬樹菴公有便幸致謝惓惓七月十七日黃道周頓首

答郁明府啓

恭惟㴞臺惠風扇物朗鑑澄觀旣四應而不疲乃專精以獨遲霖車甫下輒訪遺逸之人庖刃方新已中桑林之舞雖函牛之鼎試於雞烹而爝塊之能呈於鷃垤矣周病頽餘生遠甘溝壑六垣竊照頓領慧光顧此百朋之施愧無七襄之報何期晤謝曷悉情依七月三日道周頓首

賀朱相公啓

鳳從天而下白宣綸綍之麻鴻遠逵以飛赤呈心膂之舄帝專阿衡之託人快維石之瞻恭唯閣下越海醲乎魚水周楨翹自虎林扃雲霧之臈號私人於內禁曳星辰之履班常伯於中臺歸洛溫公數載大艎之橫澤還[redacted]游國一朝巨棟之凌霄傳諸令於蕋珠宮聳聞學士之拜待漏聲於丹鳳閣洪仰相君之新逢父父子子之目時遘君君臣臣之嘉會豈天佑乎聖代欲今日而開平治之期故簡在乎帝心非我公不與弼諧之選某爲王慶佐爲帝慶師傾耳于喁之倡和賀夏得瑚賀商得璉拭開治化之珪璋惟願一明一㫗乃心乃德東南之力已竭宰相之言自貞雲從龍嘘霖兩間天下頌太平之公輔鳳引雛直翔千仞池上新世美之絲綸

書後

書孝經別本後

（洪思曰黃子詔獄中所書一百二十本孝經本本各有論著文與義咸殊焉其庶人有引詩者四十部爲別本故三十有二部有移小雅宛之詩于庶人之首七部有補豳風七月之詩于庶人之尾今皆散亡幸此七本猶或可尋也此本嵩得諸涂待詔德公餘尙在督江蔣若椰家）

德之本敎之所由生是一篇金聲禮者敬而已矣是一篇玉振其中享祀明堂政刑禮樂條理粲然祇是因心因性無拂于民

生不毀傷天下仲尼作用全在此經故曰行在孝經也辛巳秋深書于白雲庫

五孝俱引詩者當以聿修厥德繫于天子之前庶人不引詩者當以能養爲孝之末節故其語意抑揚（洪思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不言養而庶人之孝獨言養故曰此庶人之孝也此之者微之也）與曾子論孝章表裏嚮在西庫寫此經百二十本其七本有補豳風（洪思曰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詩云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甚無謂六本在蔣相國處此其一也餘八十本俱依石臺原本又三十三本以聿修厥德移于天子之首西庫無佳筆俱用禿筆書之如此冊者眞可用之覆瓿耳癸未臘月二十四日再見此冊時在鄴山壂匡折肱力不勝書命人捧左手黽勉記此前後蹉跎重爲引歎也道周又識於諸翁之麓

書孝經頌後

（洪思曰頌二千四百二十言雄麗極矣蓋爲人書長卷而作非其好也故自傷其言渺而音繁因識數行於後云）

是所頌起艸之第二本尙有出入未恐更定年踰知命學已斂華而猶襲文人之餘風聳慹生之末采所謂加醯醬於太羹錯藻繢於越席非其質矣古人有言思遝則音繁心幽則言渺故復變淳古之先裁就下瀾之宕漾上不避譏於游夏下不分哀於屈賈辛巳元冬識於西庫

書聖世頒孝經頌後

秋在白雲庫下明發悽愴乃書孝經以佾同人前後百本旣稍畢役又爲孝經贊十八章及孝經頌一篇凡三千餘字（洪思曰贊蓋素王敷政篇也凡十八章一千三百七十一字頌蓋覆露抽條篇也凡一章二千四百二十字贊頌凡三千七百九十一字）

應諸求者手腕欲脫矣旣念聖世頒布此經較諸石臺尤宏錫類而颺言缺焉王充云事不頌王無益於國禮記又云邇臣不言而遠臣言之則諂也今身爲纍臣已同胥靡而謬舉鴻筆較之則有無益之嫌成之又有則諂之歎聊當雅春擇米之役非敢婉燦於球圖窺光於皇序知我罪我俱在斯文尙冀來賢删其蕪蔓云

書會試錄後

（洪思曰蓋僖宗問所作也時羣闇蔽主甚故稱覩與見焉）

蓋易有之曰聖人作而萬物睹何言其睹也上章美而見光下著情而獻功如相見然故稱睹焉易之言睹書之言霽也上古之蒙霽於二代堯之蒙霽於舜舜之接堯猶雨之合水也而其時則亦有若肇造啓闢者然此以其堯有靜深之息而舜大見其道舜大見道是使四凶者不得不大見凶四凶者大見凶則十六族者不得不大見才也此十六族者當其席伊祈之蘊氣而塈於窮奇檮杌之繁妖如處襲石不可尋察而及其應運拔知光氣勃發燦然華舒爛于卿景故舜者明新之大歸冒萬類之才而與之相見者也今天子極聖左握大鑑右操健斧以章好鋤逆使嚴霿坐清大昏忽旦天子以爲如此則天下必有矯挺而出其才者矣故使臣等洞垣而求之文字自臣所見士之能言者性命俱流恩理並竭窮致極能凡士之奇則無有不見于此者矣士之能爲此者運昌則氣發心開則力張去諱絕嫌則慮坦而其情易盡此物之善睹者也雖然臣疑士他日將或有遁焉者夫敝臣之遁其君者畧有五術漢之臣則皆蹈之漢武帝責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智畧輻輳及連數十城之守職

事並廢一遁也聚才以從其面退而解弛焉此一術也嬰蚡之訟武帝問廷臣誰是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一遁也詭於中虛以爲無咎又一術也文帝欲任賈生絳灌之徒則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一遁也駭非常之原而託於安靜且以老成制年少以談笑奪痛哭則其說易伸又一術也文帝問陳平刑獄錢穀平曰有主者問其職曰理陰陽類四時一遁也逃實課而卽於莽蕩以爲大又一術也公孫宏對武帝曰臣誠詐使非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一遁也居身於謙謙之大美而使人主不可見詐又不可見忠又一術也此五遁者大巧之臣皆用之以捭闔其主漢之二三王皆英主也然有不及覺者其術甚深其罪則與四凶等夫主甚陽其德而臣則懷術而悽于孚幽此固流殛之刑所不原也故臣願士終顯白其

意以與上相睹相睹則無回心無回心則無匿才君父者呼心之鏤心志者鍛才之鞴世顧安有負忠臣之心而患有其才智者乎且夫明王在御譬鏡之在懸也因鏡以正其容易而欲滅其醜難乘明王以致其功易而欲塗其過難況以上沖質而能大見舜五十在位之道使其年及舜必又出舜上而諸臣從之枕圭席鑕不爲十六族則爲四凶可不慎哉

書嵇康琴賦後

（洪思曰子少而多能十歲輒善屬文亦輒善琴時家在海外讀書漁鼓豨每屬文或先狂走尋島中最高峯對怪石長松蹁躚移時歸而揮絃然後落筆頃刻輒數千言若有神授也豈所謂山水移情者乎先子云此蓋十二歲時所作余得諸劉完公）

日張生數來與論禮樂之故欲於器數間求之以爲贊理性情藏發中和因見嵇叔夜琴賦以爲陶寫要事亦欲數時游心於此再取叔夜所論琴德但欲去其危苦去其悲哀以求情於龐偉之外至於接節徵音開此道之元微疑未之傳也今世之士不復尋其德意而重其材本以爲器不千年其韻不神兼以胸無逸致而屈指前徽乃欲想周文之黯然道箕山之飄爾不亦難乎叔夜此道已極元微而於論材徽聲意實闕焉其擇於霜陽高於嗷嘯但一時而用之發以朗閑撫以清夕改調殊音唯其所適亦無之不可也故曰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擽如志唯意所擬要之曲而不屈直而不倨相凌而不亂相雜而不殊雖復不祖唐堯異音箕子未爲過也故論聲勢四言而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閑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至其精要所在神明在人與德相宜性情斯洽故曰非夫曠達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悋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全理也每想斯道禮樂之原寄與陶情其途廣文章之微蓋亦如斯僕於此皆未能涉也

書九山帖後

（張福永曰蓋乙酉四月在會稽時所作黃子禹陵事畢即往弔倪文正公於上虞周文節公於山陰因言念九山書出數行舉似諸子遂及吳姜倪馮周焉聲氣之感深于骨肉曷足怪乎世之談者終必以聲氣爲賢者病可笑也）

余未嘗晤九山也而與九山知甚深猶未陟華首而望華首如在几席也常時骨肉之好有吳闓公姜專愚皆稟秀東越以縞帶束帛定交桑陰之下曾未移時而闓公先逝專愚繼化風晨霜夕相言念者惟鴻寶鄰仙耳二公與余同門（鄭攷曰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馮元飈字鄰仙慈谿人與黃子同出韓日纘之門）其情誼鍾至不得不附而九山相念濕于寤夢即南平去吾漳海尚千三百里魚雁往還不可踵計而九山相念獨深何也崇禎末年世事大壞當宁頗回睠遺臣徘徊誦君子在野之言鴻寶鄰仙稍稍未見九山亦用起于田間如晉平蠱盛之期始召和緩雖有子產詳其厲夢祝魚禮于河汾無所進其砭鍼還其包絡矣而談者謂崇禎末年諸賢駢召禍變逾深嗚呼過矣九山北上之時猶未至京[illegible]已迫城下屠諸名城執重藩而九山抗節死于臨清與金夫人滕氏抱石自沈令九山入都仰攀龍髯與鴻寶巢軒（洪思曰周鳳翔字巢軒山陰人甲申之變與鴻寶皆自經死甚烈）決翼而上無所差池也而談者猶以聲氣病諸賢者嗚呼世之知交自以風雲高於燥濕猶藥物金石各從其類如闓公專愚及覩甲申之變其爲卞壺嵇紹無疑即如鄰仙不與馬服代位亦當與鴻寶巢軒同歸此四公者皆與余聲氣未嘗以聲氣害秋毫之事而必以平叔夷甫繩朱陸眞魏之徒是

余所頓足擗心呼蒼而長歎也

書鄴山帖後

此本書於柯季容綾冊中筆畫麄重爲呂而遠模存如嫫母捧心代爲扮出愈增其醜矣鄴山新開三四洞皆前識所未及其鳥道石樓而上爲逃雨巖巖廣二丈許左右篠碎足通旁寢其南踞芙蓉峽者爲白榆洞中闢正牙上盤螭文左壁炳蔚如植虎豹側屏八九尺上踏雷光砑然南嚮又爲前堂螭文如其東序庭存石檽週於洞齒俯而瞰之諸翁邏於階下十丈之髻一一可嚙也其逃雨下垂石如建瓴猶吳明卿所爲甑甗者鑿之三四丈可憩游人所謂黃巖也然是三洞者亦皆以黃巖稱甲申三月石齋再識

（鄴山講堂黃子所築前臨北溪石丈林立奇秀甲丹霞黃子呼爲諸翁今講堂已頹圮惟諸翁無恙登臨者不勝離黍之感後學鄭玫識）

書王文成公碑後

（鄭玫曰崇禎甲戌間黃子作陽明子祠碑於榕壇諸生好事者與王忠文公禕祠碑摹作一帖因識其後）

右書文成碑與忠文合爲一卷前有石本在平和祠中既諸友多欲見之者因此書付盧生勒之以貽同好諸生因問文成良知之說著于海內如何說所以得此末之或知（洪思曰黃子文成碑中謂文成獨丁文字散落之餘豁然神悟以爲辨華刋落靈晁自出今其學被於天下高者嗣鶩湖卑者澌鹿苑天下爭辯又四五十年要於文成原本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某云文成自家說從踐履來世儒都說從妙悟來所以差了唐生問如何是踐履來某云伊歷過許多湯火豈世儒口耳所就張生云篇中如何說出大顯貴人來（鄭玫曰黃子文成碑中謂士君子諱講道德理義命無大顯貴人爲之屛展前後則峩冠側岸者翻卷姍笑之及際風雲逢特達雖大君子名賢亦皆不能自知也）此事宣須父兄之力某云伊于此處亦有得力不是王晉谿爲大司馬誰保任他不是黃宗伯豈有敘功時候孟子云若夫成功則天也如文成者纔可說得參贊唐生云忠文如何便比得文成某云忠文亦自盡得忠文性分兩人到處都無虧欠甲戌秋仲道周再識

書杜詩後

作詩之難通于道妙自有唐近體而脩束彌精開元上下沿於聲色雖十二家不能領拔高岑差見性情然以細亮取韻耳唯有子美遠參正變而酸辣之氣足露生平自貞元而下張籍元結始本情性練於典章變爲元白剏於孟賈雖氣韻甦趨而情理洽暢想在文章宜有此境無復中晚之限大約領道既深閱物益衆能自領韻則該括兼存矣

書信孺畫松卷

南都壇栝柏松杉奇絕宇內其在四七之列怪石巍巒與古柏相撐支離擘裂掣蛟拏螭常有雷霆繞護其下自複道以東喬松萬盤栖鶴雲日五氣所裹蔚如虹霓稍西一株兩根雙偃合條分枝蜿蜒旖旎雖驂紫虯聯六龍不足喻其夭矯矣每想長風終非摹畫之所能逮暇日聊復作此寄似厚生亦資捧腹也

書余氏書說後

書說之濫觴未有如今日者豈今日之文衰耶蓋理極思變耳目厭常遂相與鉤深索異欲求世之盼已何異老婦強作嬌聲鳴琴雜以鄭衞適足取厭而自諂耳不知味以淡爲佳物以素爲雅日月以有恒爲新此天地之至文也四書皆聖賢名理咳唾珠璣漢宋以來咀嚼不盡何暇他求是非不明毀譽橫加自欺欺人以壽當世遂使操觚之士途眩多岐莫知所適此皆當

坐文法之大辟昭明分經墮於阿鼻夫佛異端也分經非大罪也釋敎尙不容釋況儒學經天敢妄生支解余不知所置罪矣漳陽余君網羅百家括囊大典頗有振衰起弊之思摘集諸說訂其異同據理尊經辨言考古於余心大有當也爲書數言聊以救今日之濫觴耳

書埜山示兒詩後

（洪思曰埜山示兒詩言書法也所謂坡云書法如其人歐陽近義右軍仁是也）

埜山最歷落可笑人也嚮在都下偶爾談書僕舉筆正心正之語應之時囅然以爲腐談今見其作示兒詩綜核舊事便復爽然有硯北共對之感（鄭玫曰觀埜山示兒詩有曰自能得訣妙乃孫無過心正訣最眞心正如君筆如臣知埜山久已心師黃子所舉筆正心正之言爲作書訣矣）陳仲醇（鄭玫曰謂陳眉公繼儒也眉公一字仲醇）儕埜山詩似元次山書法似顏魯公埜山自以詩拂拭青蓮字至五十當在虞褚而上天下如埜山者自當卓然鞭叱蓺倫奈何猶鉛槧之隊乎聊舉其詩似諸兒時一展玩知此兒意致高邈賸言緒論猶足師友耳崇禎二年秋八月書于北山廬下

書四子詩蓺

聞坊間刻四子詩蓺爲僕所點定者恍惚如夢廣樂矣既在林公樾齋頭見之依稀若覩尹去文奇情儁氣不減書蓺而離合翦截尤爲遒勝王質行藻韻逸姿翩翩獨詣自是與書蓺雙行謝時望較自開朗騰芬颺葩在書蓺中無一語似者較於臥子深渾高創雖未能軼軌而先亦自各有其美大抵數十年來盲繩啞尺於是皆盡矣病中媿未能更定聊復去取一二綴數語行之世多賢儁必有能定斯文掎摭其利病者端陽日識

書顏魯公郭公帖後

平原此帖初不盛傳晚始出自陳編今盛行者若中興頌之宏偉家廟碑之矜麗以此兩種括諸精妙卽懷素所述筆意具矣天下共傳以爲壯體今觀此帖遒媚翩然高者欲齊逸少卑亦不近米顚雖有唐室之風尙宏永和之裔矣

書燕喜漳音後

緜求逸致共在農山正叔老儒樂觀垓下雖穆如之詠多懟而盟爾之懷不絕如使世道休明尙從干羽以誦歸昌卽今黎庶粗安亦修鑿耕而忘帝力彤弓鐘鼓聯言一朝珥筆興詩邈焉千古歎夾谷之難從悲率野其何極式歌且舞我德伊何載寢載興公歸未遠既發緜蠻之音爰終驪駒之曲令帳下歌兒能勝鐵綽板者奏此大江東足資撫掌云爾

題自書千字文帖後（凡三章）

書未有不摹本而能佳者如古人艸法中有極嫩放而不堪觀細思之乃不得不如此數變屢反復歸其貫乃知作者之精也學聖賢人不可得須取其論者詳翫於極粗處見其精細安妥有不得不如此者然後其行事進反可得而求也

十年前筆法極嫩時有穉氣所見法書亦皆隨俗依傍間出己意墜敗甚多自見率更千文及曼倩碑後稍稍有進終是小道不足留神此本乃甲戌散牒在而遠處爲陳望卿鐫于溫陵殊彰其醜不足存也

貞觀間右軍法書在者尙萬二千紙上命褚遂良及諸公集成千文至高宗時歐陽率更所集猶其眞本惜今不可見耳病起偶作此在余書中其最劣者矣

書堵沖宇行畧後

堵仲緘作具尊甫行畧稱尊甫冲宇公啓易時命具筆札授忠孝之命既又曰敬身行已之道莫著切於禮乃命具衣冠舉笥出禮經手授仲緘展誦樂正子春下堂一章反覆指示良久乃瞑嗚呼此仲緘所以教我也張翰有言有四海之譽者求退良難蔡中郎古今純孝彖被詔書條上災異髡徙朔方歷年乃反及應卓之命周歷三臺思欲蹁躚遠出山東躊躇不果以至于既馬季長初避鄧氏之辟往來涼州及見羌胡颯起道殣相望乃謂然歎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頸愚夫不爲也卒爲竇者所姍觸當程璜飛章之時中郎畢命於朔方梁冀刺奸之期季長自殊於南郡雖在孔門亦有祝子之歎而徘徊瞻顧明哲維懐動懲前窮竟貽後蹶豈下堂之慮不周匪易之訓未舉乎漢陰亦言蘭以香自鬻脂以膏自焚人如干將莫邪不缺必折天下之可以衛生免既者唯禮而已劉長盛王休徵雖身事二姓而閨門雍穆怨惡不歸千古而下不以出處貶德謂當泰始之初力辭睢陵之命劉石之時仍守雁門之節膚髮雖未有虧而三月不出之情當亦少動矣予屢觸大諱臏脈不驚而每當乞歸不得時未嘗不引溯終日也馬季長不作陷固之章劉長盛不襲龍軒之寵即絳帳宣樂前堅後軒不爲大過詩曰握粟出卜其何能穀每念四賢間關之際知閔騫逃費與曾輿仕莒兩情之間危坦千里矣韜緘同致舉似南容

書鄴山行圖後

鄴山記就時初爲三堂稍分位次未闢諸洞也初夏鑿逃雨巖在三臺之上有堂有房南北窅窕可數十步即記中所稱石樓癸未冬日折杖遺履處也南度燕來斜出芙蓉峽上爲白榆洞曲折三門若挾星辰其複壁丹嵌五色俱備東門出列缺臨紫霞騀南門俯視諸翁稽顙可摘其頂背成虬文蟠結盤旋大小圜曲與洞相稱若轉臂規畫者然游人亦稱爲黃龍洞此洞比逃雨巖不加奇而旋折近人游屐相接逃雨巖間於鳥道固多望崖而反矣逃雨巖下十數丈爲黃巖形如剖瓜環可二三丈北入幽房間漏日光西南出小門即登逃雨巖之便徑也游人躡屐卻於勝具則此其甘棠矣三洞相去二峯一嶂之間不能數百步頓有十百里之勢莆人林爾翰爲長幅備諸山川曲折而諸洞未及陳摹故爲記其大略於此甲申九月望前石齋記

書管子後（凡二章）

余聞之說者曰管夷吾姬齋巖仲之子也嚴仲爲齊大夫沒既乃貧夷吾不庸故與鮑叔善鮑叔遜能焉亦共息不計其産至數年齊且亂仲謂鮑子曰君淫矣而賊乃縱必失國權諸公子其糾與小白乎分事之濟者無相忘也仲始屬糾焉叔從小白既國果亂殺其君小白從莒入仲以我師納糾不克還於生竇小白使殺之糾且没仲謂召忽曰子必死之吾姑就戮焉以殉於襄囚至堂阜小白使說之從鮑叔也鮑叔曰管子治於高徯公必相之既相有間曰臣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貴且富矣曰可以制矣然而臣疏於是立爲仲父既而公曰吾之得仲爲吾佚也而仲繩吾也吾自繩乎必爲之宜公乃載牲以書盟仲於宮曰小白以國屬於夷吾仲父宮以外惟仲父吾無所沮其權仲父亦無知吾事仲始更軍制定都鄙料民數而授之鹽米寡寃山海莫之敢怨公亦佚樂自娛侍寵無極姑姊妹之不嫁者十

餘人三十年衛亦不替無何管仲且死問相焉曰知臣莫若君易牙開方豎刁者此三子非人情不可近也公竟反之襄王九年威公卒五公子以三人之黨亂宋襄乃避管仲立孝公先時鮑子請仲於魯魯謀之施伯施伯曰夫齊非戮之也用之耳若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必殺而授之屍今觀其人讀其所著書未見其爲天下才也夫磁石可以舉鍼芒而不可以扛鼎五石之舟可以渡河而不可以涉漭滄以天下之大而升筲菑瓶之亢亢焉挾其出入雖周公呂望不能以百年成計也周公之識窮天下極於山海析於毫芒加之呂望刻覈纖悉備束猶不敢剖折利孔以鑿天地之精而熏人耳目乃管子確然爲之管子亦不仁哉管子蓋功名之徒而始終遷就其事也彼亦乘東海之富而一任其數而其以主爲梟爾令處宋鄭魯衛之閒未見其能霸也使管子誠才而生實有死糾乎哉魯之不足以託國也明矣兩雄未入近棲者全莒魯之先後亦明矣胡仲之皆不料也然仲之料小白則未大繆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蓋功名之徒而始終遷就其事也

莊王十二年魯遇齊師於乾時納糾之故也糾之傅夷吾邁小白射中鉤不殺之或曰惜哉不死其仇而死其親以喪其節而得其倖名或曰幸哉其天之畀我夏也以悚恒之心而重其發也或曰不然奸雄圖冀之心固不可識也當與鮑叔分事之時君臣未定得梟者雄令不遺於乾時而遺於莒也不必明分者以隻矢斃之洎乎國人已納宗社有君先人之殯以歸於土乃以蕞爾偏師定一亡公子邀百里而鬬於郊其濟乎不濟乎卽小白死於僕姑且不喪其師而其國人閔閔焉君乃君而仇其

仇襄公之孽猶在仲之不入齊亦審蔇之盟其可尋也且鮑管不有成言乎而悻悻焉殺一小白爲哉有殺小白之心必不受鮑叔之言受鮑叔之言必無死小白之心小白之不死已在子糾去魯之時矣亂秦之末項籍約劉於關曰先入者王劉乃入矣籍後悔之乃爲鴻門之舉項伯曰羽愎而棄信不可信也以劍捍沛公得不死然羽竟以此死耳羽之將有丁公者遇沛公以刃而去之公既爲帝立斬之曰是不殺我者而我殺之是無貳也若夷吾之矢其推劒而赴之也亦神矣哉其歛劒而紬之也亦憸矣哉奸雄圖冀之心固不可識也在僖之四年侵蔡及楚仲責楚使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曰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使而反詰之也夫以仲之明習典故而不折漢濱之事耶況乎猾夏僭王干憲亦重矣而護責竟不出仲計以內變擬后同產不嫁滅譚滅障滅遂遷陽已僅僅乎提天子之空名而親紊其法令護責太嚴則彼有所反則不可聞於諸侯兵法曰窮寇勿追圍師勿匝仲正如此則奸雄所爲固不可識也予嘗讀左氏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免胄趨風楚子問之以弓郤至三肅余未嘗不怪其人而憐其終也或人之意庶乎似之而虛實成敗有不同者亦安能起仲而解人疑哉蘇子曰管仲之疾也公問之相吾意仲之舉天下賢者以對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三子誠非人情則知所以觀人矣而蘇子以此責管仲乎仲堷於治體而非盡堷於用人也當仲爲相之初國惟其所命而鮑叔老鮑叔之外僅有隰朋甯戚王子成父東郭牙諸人耳然皆瑣瑣之才亦各罄其用不少留長者是仲之擅也當其始使季友游魯蒙孫

游楚復使公子舉魯孫宿奉其詞令稍有片才皆不沒於閭巷雖若公子開方者亦兩聘於魯再使於衞最後游衞十五年不省其親遂慨然而舍之也管仲之用人亦無有壅矣今人之導人也引其所善不若去其所惡客醫之抉瘠也受之刀圭以割其痛而不餌之參苓者參苓之効寬而癰瘠之現在耳目也令管仲將死而諭小白曰某可相某可師某可立爲父而易牙開方者遂遵易簀之語不阻其路乎不近人情是仲之刀圭也仲未可深罪矣仲所不是者當於築國之日訪周公之務吐哺握髮以禮下賢援之野援之國援之天下不遂無賢也將老而託國焉雖有三子無多害矣又不然遂鋤其根絕其枝蔓三子旣已去而隰朋爲大行東郭爲大諫甯戚爲大司田成父爲大司馬賓胥無爲大司理不易其舍國能一頓乎夷吾之見蓋出於此而惜乎其緩言之也見之不大貽禍於終遂爲豪傑所笑豈不惜哉

書雙荷菴詩後

世之作詩者卽和雅調暢排婉爛然以爲能詩矣於風雅正變興觀羣怨之義終未紬繹數回猶之嚼蠟也又古詩之法篇各數章章各數意今以施於古詩之近漢魏者而近體遨然鋸攄八句幾不能成可謂窮哉僕始創爲篇法大則十餘小則數首以錯綜事物酌於情理今古之間其流連風月泛濫觴絲者槩不得與嘗以正譚生友夏烗以爲然未之改也惟吾鄉黃東崖蔣八公獨信其說此道關才關識才識又生　繇於學而巖滄浪以爲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此眞瞽說以欺誑天下後生歸於白戰打油釘鉸而已舉世競爲制義知此者希三捉筆僅知課

譜惡爲高深閎遠之言輒舉輕肥以告來者來者取其易習步趨從之而罣客山人爲令於天下故復書此以識大端非謂世之作者必以僕爲定也然僕亦下劣未能大去時染看雪盡[illegible]寒之作亦猶然故話也蔣八公云必欲登峯造巔刋皮抉髓則人不數章章不數句安能盡如烝民大東而後得其正變乎亦深以爲然要之韻事亦文章瑣節行誼之辭音必極力除生總包衆妙反爲累心之技無當於德業也

書浙試錄後

（張福永曰蓋崇禎三年出典浙江試作也）

是役得士九十八人視常數加一爲少海之恩波士無慮不自奮而是時功令又毖御史臣柄飭事甚治所辟推官臣啓遵自吉安至與同考知縣臣士章臣升年臣懋仁臣應運皆視易有推官臣希旦知縣臣兆升臣國器臣倬視詩有推官臣元聲知縣臣永臣纘烈視書二專經則知縣臣士貞臣燦分視時有所更互鬮題分卷與功令相副則自巡撫副都御史臣完學商之一時肅然而左布政使臣承詔右布政使臣祖誨按察副使臣一鳳臣汝弼提調監試各有恪朝夕也分臬敷治者有右布政使臣爾基臣際盛臣廷臣按察使臣應梅右叅政臣應鵬臣永濟兼僉事臣文衡所閱五千六百有奇皆提學副使臣嘉生所較士臣觀鄉試知外藩臣之重也毋論郡縣居平造就棫樸是歌卽常臬一日搴帷下車別清濁分競靜所發仁義壯周孔之色者遠矣於是治賦使者有太僕寺少卿臣允儀以特遣在戶部郎中臣朝綱以監兌在工部主事臣元寬南戶部員外郎臣葵分課二關受命載道者右布政使兼僉事臣欲章按察使臣

之訓右叅政兼僉事臣民訓副使臣建和臣天錫行且至矣而右叅政臣振熙舊學臣士英俱以陞任行右叅議臣若訥以慶賀行都司僉書臣國輔亦與俱其任干掫者獨都司臣允文而視鹺御史臣徵與舊鹺臣之仁交代適至爲爼豆光凡在浙中者俱悉臣行事知聖天子所明試之心

書陳生卷後（己未十月）

此卷故泉中陳生所貽劉漁仲也陳生既有書致晚益讀書交諸名宿避塵俗之中頗有烟霞之韻常因漁仲一再往還數月之間奄然物化適見此卷援筆書之但其字稺靡殊不足觀耳

書六事詩後

別六事詩爲正六事發也詔書既備責臣鄰因遂草疏陳此七事與明詔相補二章言催科太重三言刑獄不清四言驛禁太厲五言巡緝作奸六言門禁宜裁七言內■不便疏成銀臺堅持不上鬱鬱久之作爲是詩此余集中已爲鄭史所刻然覽者茫然不解何語屢有病其晦重者是僕遭褻蒙晦之時並不宜以此自爲註腳甲戌夏六月偶書

書倪文正公帖後（凡三章）

渡江後十五帖爲鴻兄麟書看他掉臂入都是何手段當與曲沃穀城楚葉同器雜處令人氣結此事傳者具歸辜於柳燦其實不然崇禎末年俱是陳希烈撐持柳燦不過爲閹官傳送耳蕺室以鴻鄴同傳盤髀折刃欲一舉而傾之至以計倪爲劇可畏也蔣晉江膽力不旺先於宸前力爲推轂既爲希烈所阻亦復中輟敗碁借箸古人所難唐季亦云用韓愈亦無甚異人不用韓愈徒爲士人惋惜僕不敢以此量公猶冀後人不昧此語耳

此卷五六十帖皆壬午癸未出山時書所料理閭井賑恤作粥廠事極爲詳悉聞有三帖及余者似是壬午夏間湖上之晤過此公遂出山矣逸少中身在會稽未有如許事業看此老分明是逸少以上人世人尊耳以爲怪論今竟如何壬午初年僕見公作書告人云鴻兄命筆在顏魯公蘇和仲而上其人亦復絕出諸君訝未敢信嘗戲問鴻兄少時作何夢晤公云吾十四五時嘗夢至一亭子見和仲舉袖云吾有十數筆作字未了今舉授君和仲亦逸少才其深到奇雋未必如公然自晉宋上下惟逸少和仲通公一身耳

書紀南書詠莊後

復書作如此意直與杜牧陳亮擁轡爭先豈直在李華柏耆上下世有攬英傑報廟社者此爲囊錐儁於犀首也

南書詠莊義深於莊非至靜者不能與之審幾非至精者不能與之察理也南書何不詠近思錄作中庸外篇夫曰其中菀未去聊復服藥世多有服藥得道者聖子市翁俱服五穀八十歲上下伊有千年之心

詠莊一字一義非郭家所幾吾徒已學道長年不復降階爲才魄塵尾所動此一部書化作五十七部內豐龍天花菓不在闕里供養時復觀之發其微渺開眸啓粲耳如南書所詠乃下包孔顏上兼星辰不知東晉諸公作何位置也

書洪浩士九日詩後

浩士九章大爲陽九破厄不獨黃花佩其惠風也奴騎乃未退順昌餘烈尚想虞生八百車書與三千步騎聊佐言話耳嗣當

令諸翁見之也

書何氏禹貢後

人非聖人不能選理於至易之途非賢人不能踔辭於高深之域所以然者聖人矚物無所不易賢人矚物無所不難無不易故使天下作者皆思舍其所難無不難故使天下作者皆知聖人之不易夫不知聖人之不易又不知賢人之所難讀四子書嗄然大聲出口如油睹馬楊范班之言以謂怪魅操筆逐之此眞所謂市井輿隸持盤者矣吾鄉脩古之彥比巷而有其以經學明著取緯史籍備有體用者稱鎭海何家何家素治古文尙書今稱古易古孝經傳播海內與諸六籍漸偕行矣何氏之意以聖人立言十九居易而尙書章句十五居難董賈馬楊辭賦之作十七居難而對策諸篇十三居易故於尙書五十餘篇顓

解禹貢於漢史七十餘傳獨準治安治安之於禹貢難易雖均而垂憲者宜奧奧以留於來賢成務者宜達達以通於從今因而推之致遠救近權衡之數較可知也今天下人自爲聖賢聖賢之道旣墠且祧又畧不思聖賢立言難易之故黃如先生將出而申之以彀章微義籌畫鴻業使聽者無所不解解者無所不難難者無所不易則今天下其猶可治也夫

書山居帖後

五十蚤衰遂輟書蠅頭李生因以爲請念諸詩草散逸因舉近作存之此石世有作者應辨其鷄鶩耳

書樟帖後

蘇子瞻作竹石貽諸貧士欲博數弓[illegible]水田疑其已沃也爲許問甫書榕領畢再書樟謝勒之擬以當下簾之錢而問甫爾然不忍廢置復畢斯役蘭亭末章古今所共歎也

書吳太公傳後

余往在白下值吳源長公祖過三宿嚴罇酒話素因述其蚤歲所夢仗節鉞涉歷山川皆似吾溫陵者予因憶舊史萬厤末年黃鍾梅司馬操江南中嘗以三萬餘金修築浦口旣而賊至浦口城完得不擾民至今思之於是時吳思喬爲徧姓之所推舉源長公祖已善文章嶷然見頭角其精神所會遂已及此乎天下山川祖識鍾陵鍾陵精氣見於河漢或其星物相命而寤寐與通時雨將至出雲開先何足疑也今海內名哲爲思喬撰述者咸侈浦口築城之事而浦口築城始於鐘梅司馬源長又以方泉蒞溫陵剗平泉南之寇予亦有言默默報報相桃李也抑溫陵之山川鐘岳龍江鏜鎝相應猶是旂常鐘鼎相誇耀乎度

源長有進於此者矣

書堵牧子褒史後

或問堵子之孝何如史周曰揚引追制於襄垣徐肅負土於汲郡皆起自單門霜風易悲王臻兄弟以名孝廉起家東海因屺泣岵緣梓號桑皆名著於堂皇事表於閭巷或持此終身或相起於五六年之內必若蔣公所云甫稱釋褐旋復結茨以被初喪襄此新逵則未有如堵子之負者也或曰堵子旣感屬纊之言克承先志進於祿養則立行顯揚列鼎前後足以爲禮何必啜蔬枕凷復修鞠凶之儀乎史周曰嗚呼以列鼎揚旂爲足以榮其親此道所以絕於世也古孝子之爲哀也始於爲彈爲彈不足而後爲桐爲桐不足而後取麻枲而裂之被之蓬蓬焉若將委於蘽草之中蓬蒿之下如曰父母之意以畫以繡則是苴

側之乖崖不如稍飾之爲志事也或曰堵子感於世俗釋禍之後車過里門長者走匿降者持皁刺候門[redacted]尖頭鶴呼如迎皇尸以是大悒而爲之至於苫凷自將以媿夫世之鮮車怒馬者史周曰何爲其然也被衰絰者志不在於粱肉決癰疽者目不見飛鳥方堵子登第如歸循其階墄其房見其詩書簏筐無一而非祖考若妣者又無一可遇其祖考若妣者奄忽二十載則猶之朝暮也其茶蓼劬勞一一宛然發聲哀咷禮遂以起當是時有雷霆鐘鼓堵子不知而謂鄉里之內怒馬鮮車者堵子容知之乎堵子所謂不以媿人而以媿己者也或曰堵子既感乃考屬纊之言以忠以孝忠志思事無取涕泣以爲佩服則曾閔而下樂正子春而上旦暮遇之何取與楊引王蘇之徒一節自靖者硜然爭名史周曰夫是何名之有以季札子產之孝

也而不以孝名王祥劉殷行通於神明聲振於竹帛而出處結束多不可觀士苦無至性若有至性又委靡墜於流俗范宣沈麟士刈手見血淒悼不自勝方其血下淚出之時亦豈爲名乎江漢之波出於甕口及其匯流而後方舟道德忠孝問於懷抱猶乳之問酒也昔子游觀於衛見孺子踊者告子夏曰吾始以踊爲可以已也今乃知其不可以已也或曰仲尼之不爲之何也五父之殯既合於防猶是少孤也墓雨泫然則不更築身爲攝相亦不加戚焉何也曰是聖人也其手之所倚足之所履無少與長皆至矣予與堵子則猶五十而裏孺子之事者也曰然則堵子爲之而不以是著於天下不亦可乎曰堵子何著之有月出而有輝霜明而有光月不以爲藻霜不以爲鑑使堵子而終於草莽則亦負畚掩涕與裹垣汲郡諸賢者沒身焉已矣堵子既冠帶以文章道誼振刷天下情至者創義至者起特立獨行不悶不懼以孩亦救諸耄老亦何詎不可爲乎曰然則夫子之不爲之何也曰周也則所謂樸樕之人也何足以語禮周之喪父也已冠喪母也已仕矣離羣索居無書史之瞰師徒之厲縞衣而負土元裳而啜泣嗥然而鳴窈然而呼不知時日若鳥獸之決驟譎臣璽焉耳彼昔之不知則可以已矣而猶且不已若斷縻之續綆也夫周也則何足以語禮

張溥曰銅山論禮既貴反古尤戒失身蔡邕王祥古之純孝卒以公卿自累銅山傷之獨行天地蓋其難哉讀銅山太史氏禮問之篇則出涕覆面銅山孝子也見堵農部行事而哀嗷然孺子啼

跋

畫松跋

兒時喜寫松柏常以奇挺爲能極之簡質以爲似古有道者比窮諸山川備覩諸選乃知我松偃蓋垂髯干霄獨吾鄉一二爲然至於黃海元嶠有高不踰尺橫碧千[redacted]亦有挺身十丈傍無附枝盤曲支離盡於南壇之藪迴旋宛轉極於丁園所都晚來過石粱樵徑見三四枚列於道傍柔枝迎風僛然欲舞乃知嚮所稱積翠凌霜固有得於鍊氣之至柔取度於合美者矣勿使識者見之謂松柏學蔦蘿之姿干霄劫趣時之步也己卯春三月偶作於七串閣

跋倪爾斆子

宏光元年夏五月舟中觀倪爾徵家藏鴻寶花萬卉中不妍千風萬波中不顛此是恆山

聖人前余識之曰海涸珊瑚初著花島移瑶艸故抽芽仙人已去鶴書在常有榴皮度酒家爾徵喜請再跋余又曰尋常著足亦萬里棄翮猶成大小山不知何物餐君字并得安期千轉丹

黃漳浦

記

碑記

記

烈皇召對記

（洪思曰烈皇是日方知戶亂之將至必欲得一救時之士如皐伊者而用之但未能知人如舜湯小人日以進而君子日以退以不知人遂亡天下哀哉是年災異四月則熒惑逆行尾八度掩於月五月則熒惑退行尾一度人心不獨四月大雪五月金星晝見者五十日已也一時言者咸謂應在楊嗣昌陳新甲之方且大用子與劉宗周鄭三俊之先後罷歸終烈皇之世溫薛周蔡張魏楊陳相繼爲政子與劉鄭焉能一日安於朝故是日中極殿言曰救時在知人今日舍知人更無救時之法矣）

崇禎十有一年夏六月十有八日中上御中極殿宣召羣臣自六卿至詹翰坊局暨諸卿寺凡四十人暨環衞省臺官班定叩頭畢以次入殿中宣諭上言災異頻仍比年爲甚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山西又以四月大雪凍死人畜是何所致而然今民貧已極流寇未平鐲留數多徵輸不給勦賊則限期已過寬假則法令不行又人少擔當事多推諉囂尤易起直枉難分其欺罔好利分畛忘公者比比而然間有清操之臣又傲物遂非用之則恐誤事機不用則又可惜要與諸臣商之諸臣忠能體國才足濟時其悉心以對諸臣叩頭畢就左班柱下立各五人序對尚書奏職名畢始更端奏事已趣去上傳奏職名即奏事凡三班諸亞卿盡臣爲詹少與屈可伸黃錦及僉院徐鑛太常朱國棟爲第四班臣念宣諭憂勤自談選將練兵汰兵清餉合勦爲撫先內後外者種種碩畫皆在章疏爛不勝陳唯以清操之臣傲物遂非恐不可用爲人才消長主德成就第一關鍵於是臣道周就班中抗言救時之實祇在知人今日舍知人外更無救時之法矣古偁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都言天祇是虛公不知天以清明爲體以虛公爲用清而後明明而後公天氣不清即日月無以見其明猶人心不清即耳目無以成其功所以夫子說知人愛人既不知人如何愛得人凡天以愛人爲體以知人爲用人主以愛人爲體宰相以知人爲用當堯湯時七旱九潦別無消弭之方祇是用一皐陶用一伊尹便是天下歸仁兩人學問皆從清入手古人亦說清任和有此清纔成得任和若無此清何處成得任和所以孔子說知仁勇司馬光說仁明武此智字明字即是清的意思勇字武字即是任的意思如此纔成箇仁纔仁得天下古人知言知人之法皆出於此所以說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決無有舍清明別求治平之法者臣所見止此不敢多陳遂叩頭訖同官屈可伸黃錦及徐鑛朱國棟各奏事畢正俯伏間上召問臣云黃道周此章書閒所未聞卻有可商量處朕所云清者乃學者造道之基古所云清任和者乃聖人完德之局如何一槩說去殿中諸臣皆肅然悚聽知聖學淵微非小臣所及道周造次不知領受說清爲天地生人之本人受於天者既清又加心學問雖尋常人可造於聖賢之域人習染不清又不肯學問雖經聖人成就亦做一事業不成譬如天地不清風雨亦不能和四時亦不能平日月亦無以爲光上見道周亦未甚領畧御云不是清亦是美德必智仁勇合乃是聖賢學問道周於此聽未分明又云聖人與天合德得於天者全所以首出庶物五德全備臣子勉強學問得於天者不全或清修自好亦可不玷名位免於曠瘝譬如皐陶九德咸備亦有得其六德者以爲諸侯得其三德者以爲大夫如何皆得九德咸備臣學問疎淺非敢以一偏之學皆可造於聖賢實不敢

以完備之局求多於臣庶上天顏益和謂道周曰誤聽矣祇是泛論人才不爲諸臣而發又云起來道周始同諸臣叩頭而與是後又四班各奏職名敷陳畢即過兩柱下序立上傳賜諸瓜果諸臣始出殿門內謝恩尋趨西成閣西廊中使已捧策題至御筆琳瑯可四五百字如天語所宣而條款詳悉誦之始啓聾瞶傳錄之下日已就晡援筆立書牽於文義反不得騁緬憶咫尺之下衡管所窺昭回炯然蓋自三代而下元成馬周粗引仁義未及造道之方正叔溫公畧談道德未究淵源之極陸贄多寡矣至於諸儒生質既殊入門各別或云居敬爲本或云主靜爲宗或云養和以守中或云致知在格物惟我聖主確以淸爲造道之基仁爲完德之局得天之至先後而不違體性之全古今而合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於斯爲盛精而思之畧而行之百世可師臣又何幸親與颺言以是敏德光被四表昭格元穹巍巍蕩蕩臣又何能名焉

鄴山講儀記

（洪思曰蓋癸未三近堂時所作黃子初與朱美之陳朌子諸門人講業大滌書院於時學者猶未遑於禮樂又三年與榕壇諸門人講業紫陽書院輒時時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戒學者不十年而漳上諸生皆悠然有禮樂之思一日會四方問業者三百八十四人於鄴山之下以講以習一時蓋彬彬焉浦中諸生亦時有東皋明誠堂之會講儀蓋取諸鄴山）

凡講堂賓客謁聖後（洪思曰在浙中大滌山時猶未有神堂賓客惟過洞霄宮謁朱子在漳上紫陽山時亦未有神堂賓客至榕壇者先過壇西謁朱子廟下後在江東門人始築神堂於鄴山之左所謂與善堂列先聖賢見聞知之圖於堂上有賓客必謁焉或講監或講史肅客而入致恭久之典客二人引客入於講堂所謂樂性堂也）坐定鳴鼓三通誓衆左監升壇高聲唱言在位莫喧敬聽誓言右史升壇遂讀誓曰皇皇上天列聖在茲父師兄長悉照臨汝凡我同儕毋爽爾德毋貳爾心其有爲謀不忠與交不信習異端以害正道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入不孝出不弟傲侮兄長慢游是好者不在此位也其有便辟善柔驕諂佚樂託文章以敗善類者不在此位也其有放利而行爲陽鱎以希攀援者不在此位也其有侮人之惡以訐爲直居下流而訕上者不在此位也其有踰閑越簡不衣冠而遨市井者不在此位也其有凌侮衆寡取非其有好興訟以捍文網者不在此位也凡此七條不在此位在此位者咸滌爾心正爾志有失相規有過相儆毋爲面諛而有後言皇天列聖父師兄長實照臨之毋爽爾德毋貳爾心左監高聲又唱言曰誓言在茲敬而聽之磬一聲降就位賓主獻酬歌詩禮畢將奏樂左監出誦抑之七章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媿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右史出誦賓筵之末章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知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誦畢鳴鼓金奏唱禮畢主人送賓

鄴山書院記（凡二十有六章）

（洪思曰蓋文明書院也是山亦名焦桐山蓋乙亥小築時或云是山惜殘山矣門人笑曰殘乃爨下之焦桐黃子聞之遂名焦桐山云癸未卜築時或云是山惜但山之骨矣門人笑曰其骨似鄴侯黃子聞之故復鄴山之三堂初築三近堂於中峽門臨黃子之釣臺蒞明瀾門也今爲黃子廟次築鄴山神堂於峽北曰與善堂以棲先聖賢門瞰大江蓋上下天地同流門也次築鄴山講堂於峽南曰樂性堂爲鼓篋者之所休門瞰大江蓋敬恕爲宗門也出門則見諸翁矣丙戌年春三月黃子殉節計至乃詔謚忠烈贈太師文明伯凡講學之所皆賜表文明書院）

鄰山者我漳艮岳之陰北谿迸流將匯於江東長橋東之步皇宛蜒谽谺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砂土已汰石骨總出若或爲之莫知其然舊傳蓬萊峽（洪思曰峽內數里有蓬萊峯其下北谿之水出焉古漳州記所謂蓬萊渡也）里人名之曰石僊石仙者指其蜺峙林立飄然若登者也石仙十五六輩褰裳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時復獨出體態各別其尊者可三十仞植劍拄笏不怒不棘不作陸博以隊相命署部而後行凡里人所知盡此諸翁矣自石仙遞西其山皆垂幌卷幔削青頳赭五色相倩下列蹋凳旁縣流蘇間如屏風曲折掩映羅遮堂戶凡不一處紆徐二百餘步望之坦然唯見兩壁登陟無數嘗若有所失計諸丈未出山時皆蟄覆其下不勝風雨稍出戶庭高蹠一動遂見破綻介呼諸丈稍納足復還故處封以紫泥削其蛾眉則猶然渾沌也嗚呼信渾沌吾安能從爾游乎余足迹罕不能及遠天台廬阜黃海九華皆已大不可狎處舉其小小者齊山白嶽玉甑浮丘縣厓曲房覗此差勝而已爲神靈所踞緇黃兩家分割其下獨諸丈蕭然遯養藏固自處鷦鷯覗予以逍遙嚮余癸酉歲將營茲山旣而不果（洪尊光曰吾黨之欲營茲山癸酉乙亥凡兩不果所不能已者止爲諸翁數片石耳癸酉秋勝與張鼎之諸生卜築江峽黃子有詩云有石眞堪老無家衆所知乙亥秋勝與呂而遠諸生卜築江峽黃子有詩云何當奇石出頓使野夫知門人始知黃子之愛諸翁也不至十年竟兩卜築茲山而不果）癸未抵里諸友僦舟復尋茲山五月十日實始啓疆余乃扶筇上下點定其事時猶病也目涉足瞬會不數步霍然病已爰述其途徑斂卻前後位置使諸友磐礴得命意匠焉

凡適鄰山從南谿僦舟襆被罍榼駝以清流不二十里抵淥河乘潮上不五六里望江東猶下裳之循衣帶其於若耶適山陰棹數客相當

從陸來者出萬松關可十里至虎渡西望長松挐蒼擁一叟騎屋脊下數行人者此峽口之旂旛也見旂旛知其內有棲靈矣過橋西籬落出旂旛下南壓虹梁東對仰湖巖谿從北來至是渟洄吞吐江潮囊括諸槩俯見鱗帆如翔魚鬐舟適鄰山者從厓上招之波墊皆諾然猶未見諸翁也半里許垂麓西磵之水出焉過一小橋得平疇百畮甚宜稻緣坻行半里許遂抵南麓蓋外庭之阿於是再卷矣出卷上瞰江滙巨石嶔嵜迴顧谽然如大石廡盛夏午陰猶可以憩得長松青梧十數導之如南天門接於平地

從石廡北行有街四五十步夾丹石壁下走平疇是宜修竹從此望見諸翁矣

見諸翁跨平疇又可百畮泝坻從之夾以槐柳其道可騁趨出翁下喜得促至且至有泉遶之滙而爲潭深不可測下與谿通未可徑涉緣山有微徑紆二百步出翁右膊夾潭上顧翁影搖搖潭中碧色四環不見谿門迴顧峩峩頂髻成羣若伸鳥爪欲搔人背云是巨靈濯纓從此遂與翁親

初接數翁參立顏行點首轉睛時舉右袪可十七八丈間離尺許窈窕欲語

息爲初臺閒四五丈與後隊聯可設兩筵三翁卓然爲前者屏爲後者旌左拔一劍三百餘尺晉圍尊觚上下適均炙柱縣繩乃知其平

從縫中行適於中臺則是屏旌森羅五峯圍手接膊置人於膝斷紋出雲松生其間中列三筵猶自綽然植劍縣琴皆在其前

約西北面以伺講舍旁出掖門可窺平田仰視領頤欲與斗連中臺纔不可上拾級而下左旋窅然爲兩嶼霤其一髀也紫石盤窪何股百尺下生長松其末一握可下兩榻稍進三十步霤高二百尺奄中狹底西北井谷之所射也

井谷射前拾級而登是爲後臺羣眞之房有几有牀以置三筵嬴於中臺西南水竇馮牖臨廁可二百尺從石牀上或緣左磴可躡諸翁背及中丈人之肩下瞰中臺如青鷁跂坐於臂鞲客對其上尚可一榻旁置樏榼左望大峯作紫霞駁朱旗絳旛爛然天半退臥房下目奪魂搖良久乃安是宜梧桂芳蘭側生間發潮來燈青仰笑明月

凡諸丈人或離或合雖十四五左右因倚常如十百不可測識置是一壑稍躡大峯之麓卽前井谷紫霤北面鑿磴數十値小平臺南面視之則諸翁次第約畧可數矣

從小平臺度石坳曲屈梯攀可百餘步頂踵猿接爲大石梁梁廣百尺如香象鼻從此躡之抵紫霞駁石砌萱徑時生蕙香左上一臺方廣十餘尺立一屏風畧與之等丹碧爛然如出汾鼎朱旗絳旛擁其後方其左垂麓倘有二老負眞炁從臺趨下欲講農圃坐於晦野

前跪象鼻俯地二百尺見諸丈人差立於前垂橐佩魚有所哦矚名之曰選眞臺

從選眞臺西躡紫霞駁若騎列缺出於電末甫過缺也有小磴西上爲白榆洞面俯層厓容兩蒲團上通星辰自選眞臺至列缺皆宜檜柏稍就行列微風扇之以當麈尾（洪思曰黃子記是山時三洞皆未鑿獨白榆洞已有其名在芙蓉峽上然未鑿故僅容兩蒲團耳今鑿爲曲折三門其項皆盤螭文游人或呼爲黃龍洞今亦以黃

巖偁其壁洞蔚如偃虎豹東門出列缺臨紫霞駁南門俯見諸翁庭有石標過於洞齒俯而瞰之諸翁邐於階下十丈之磐一一可齒也今諸洞廢唯白榆洞最近人游屣相接偏無恙）從白榆洞右盤東嚮立大峯之髑廁視石澗兩壁走削爲芙蓉峽

峽南峭壁空函石閣雜樹滃然中列牀几去地百尺峽北盤石如龍垂胡胡上可坐十數人從此紆下爲採芝徑採芝徑亦峽也中峯溜水之所瀉也

從採芝徑下可抵講舍南睇諸翁絳旛掩之但見三峯冠纓嶷然不見嵯峨東面仰湖山（張颿永曰魏習字德公常爲榕壇都講以文行著丙戌後遂講農圃家於此山日夕必扁舟過大江獨守鄴山講舍者六年）戢翼迴棹如師子屏之擁戴勝摩其甬隧上見重屋自諸翁之庭考正於此此其堂皇矣

從採芝徑上石齶樹鬣蜿蜒昂低出講堂（洪思曰蓋樂性堂也）背爲燕來斜斜過百步北瞰丹砂嶂丹砂嶂側壁也縣縋以梯從流蘇旁下下過蓺蘭畹畹三畝畝下西望石磴壘壘南支展旗下掩江門是則不見諸峯矣見一旛竿冐於嶂端如斗南星

從蓺蘭畹西上石壁蒼白不作丹砂色下瞰百仞壁上微徑不施鉤欄可緣壁行抵二石樓（洪思曰黃子記是山後始鑿逃雨巖於石樓之上蘭谷洞於石樓之下皆記所未及游人今俱以黃巖偁久鑿一鳥道任石樓之壁黃子常書鳥道不絕風雲通於壁上蓋微徑也人莫敢行唯黃子日夕往常一日折杖遺履墜厓下可三十餘丈今游人偁爲黃子舍身厓逃雨巖廣可二丈許有堂有房左右皆窗牖可通蘭谷洞形如剣瓜環可二丈許西南出小門可上逃雨巖人以間於鳥道多望厓而反則必憩蘭谷洞以爲甘棠也今石樓崩壁上微徑無復尋者）孫登魏騫之所垂涎也

石樓而下有三成臺端好底平左右夾輔宛然如一右顧丹嶂別出主洞可十數步通南講堂自是以西別爲奧區

三成臺左帶隆阜陂陁至於江步中闢小坳面三石闕爲小蘭若（張颿永曰小蘭若者黃子初欲容一老衲於此以守是山門人皆爭不可黃干歎曰吾非不知其不可也山無四鄰去人

（其遠不十年此地當大亂吾黨安有一人能獨守空山乎[illegible]德公請曰胥雖不敏願守是山門人乃構數椽於此爲山阿小隱不復言小蘭若矣黃子殉節後德公遂隱於農圃之間以守是山六年而不衰一日兵至如雨可數百艘集於江介於軍中日取有近鄴山者死然而隔江兵已入德公家德公負其老父以出四面皆兵無所復之一家可三十人俱入漳隮於圍中數月俱餓且死吾黨哀之德公去後是山無復有人不十年三堂遂爲空山至今禾黍方離離）從是西望兩峯平頂若結幔帷中不勝風微窪之中不見衾裯是爲中峽

中峽之頂有臺九成每高九尺梯梯齒齒直造巔末中峽之中爲靈壽壇方廣三四丈前對柘谿兩峯交揖江水環之上下安瀾中峽之下有蒼石屏仿廣七八步周中繩墨如人所築畫麒麟壁壁前平坦可八九丈諸子所爲中堂（洪思曰蓋三近堂也庚寅九月[illegible]黃子旅櫬至鄴山門人乃於中堂治喪三日然後發引送喪歸石養今遂爲黃子祠矣）也壁左石屋有廊有几上與壇直下至江濱磐石漸流與潮高下坐而垂釣多得江魚（洪思曰蓋釣磯也潮來時有聲門人謂之浮鐘或謂之游磬）

中峽之左背負百仞前臨北渚左臂欲抱下有關鑰中開做平倍於壁前是築神堂（洪思曰蓋與善堂也）爲晦翁安卿直卿文山剩夫白石鶴峯諸賢之所游稅諸賢足迹或未經此其或經此留連低回皆不可知（洪尊光曰安卿陳北谿淳也直卿黃勉齋榦也文山文信國天祥也剩夫陳布衣眞晟也白石林大夫魁也鶴峯蔡處士烈也神堂既落黃子安先聖先師見聞知之圖於神堂內楹而顏曾之見而知之周程之聞而知之已皆拒圖內乃別祀朱子於神堂前楹一日會門人諸翁下議所以從朱子者門人皆以安卿直卿東湖剩夫白石鶴峯對余獨執鄴山記以請謂白石鶴峯之游稅未必能留連低回於文山宜別祀文山於山阿小築以白石鶴峯及東谿翠巢仲先汰沃谷文山之死爲仁爲義不可不祀黃子以爲起余惜留都之召亟未遑禮樂）神堂以西一峯卓筆突於左腕巡腕上下皆宜亭宜松宜梧由左腕十數步有魁阜八九尺石巉臨渚爲北釣臺北釣臺名也以引魚璜不如壁前

北釣臺而下有石池十數步深不如諸翁之窈然墊石盤可以

洗硯可以濯蘘稍西十數步有自然臺上下如簞背枕雕几可坐十百人方幅齒齶整於姑蘇之坐臺後巋然重簷垂巖諸峯環之窅窪複碧又有平疇十百畝與諸翁之鄰埒先後句牙廣狹量平西望深蒨不可窮際然中峽以左峯臺之觀亦盡於此凡自丹嶂而南皆以峯勝峯雖不高然皆有雁宕江郎之意取其精者可使歌舞自丹嶂以北皆以臺勝臺雖不多然皆有幔亭天游之意取其精者可十日坐臥自有漳以來千夫所指以爲是殘闕棄置者而余取之以爲是鱗羽所宗眞靈所都諸君子亦怡然無間吾言諸君子亦阿好若此也古之君子立身患不高識患不廣學患安於小成以余所游天下名山東嶽太行徂徠嶧陽管隆縹緲廬阜黃海烏龍天目天台九華栝蒼羅浮皆極天下奇勝然而游不能再涉居不能再宿意至而還倦則舍之及其老也乃以是殘丘剩壑爲可以當齊山白嶽玉甑浮丘之盛稍推廣之至於武夷雁宕未已使其讀書皆如此則執須几爲回賜躋丘陵於日月者不少矣然而游可再涉居可再宿意之所許神亦安焉夫猶有懷土之心乎不然何享帝之貴也

（鄴山自設漳郡以來未有物色之者山川之靈待公而顯序次奇景摹寫盡致筆筆如畫抑何神似水經註也後學鄭玫識）

樂性堂記

（洪思曰講堂在諸翁之麓門瞰大江蓋敬恕爲宗門也出門望見諸翁八九峯）

樂性堂者吾黨所考論之堂也諸生至鄴山者討德於與善徵功於三近從容於樂性聿稽其義體之親之亦可以弗畔矣堂在三近之南面臨旗山背芙蓉峽石林簇立在於右肱江水環

之則三堂一也古之君子以至善爲性仁智爲度翱翔德林容與於山水泉石之下其道足以輕千駟等浮雲其視禹稷與顏子無所軒輊故世之學者造就雖殊要於知性之可樂而極矣知性之可樂又有以樂之匡坐絃歌雖中天下定四海不與易也有宋諸儒每對來彥必問孔顏何樂以是爲聖賢津關惜未有舉樂性以對者樂性之論發於孟子而其源本出於孔顏孔顏以疏水曲肱陋巷簞瓢當天下之鐘鼎旂常茅封玉食以是爲學可以不厭爲誨可以不倦當其未得之有發憤忘食終夜不寢之憂當其得之有鐘鼓琴瑟不知老至之樂是參差若榮所比況而作也使其中無所樂以涉於山水之間巖幽瀑澌鳥呼獸悲極目斷崖窅遠人遐亦惘涕恫心而走耳何樂之有乎樂根於心而生於色震雷疾霆不以爲怒巖霜淒雪不以爲哀知性之所生則知天之所樂素位而帝王窮冬而茂春此兩者不厭不倦成己成物所爲終始也予老矣不樂爲分外之言然自五十年以來所見諸風雨晦冥無以異於光天霽月以是爲人生第一樂事堂成上下二楹足列五筵庭廊之間足敷十餘几視與善三近二堂其制頗廣外翼室左右各五間以資鼓篋

銘曰

學貴知性既知有性乃見天爵不見天爵雖與之生生亦不樂既知有性如受天命命公者公命侯者侯世莫之逾吾又何求以爲孝子以爲弟弟以爲仁人以爲義士以抱忠信以蹈水火既出水火如與天帝乘雲上下爲者爲此誨者誨此樂此不已如以天爵禪厥孫子凡是天爵神明所驚天地鬼神各寶其生生道既足遠無死法壽於天地明於日月根心生色如種寶樹

復生枝葉以觀萬物仁智動靜無不恰協靜者爲山動者爲水山者爲仁水者爲智不厭不倦無一非是根色不茂其心必死死徵在心雖爲公侯不如路人君子見性以御其情黜情竭才復歸於性情黜則誠才竭則明誠明相生以根於心風雨晦冥不移寸陰譬之霜雪以養句芽萬物相呼各生其家以爲人見則有霜雪以爲天見則無霜雪君子養性何所不樂蹈之舞之鐘之鼓之好樂在中於己取之天爵孔榮千駟爲輕陋巷簞瓢疏水曲肱

三近堂記

（洪思曰江東中峽也子時講三近於此甲申五月十二日記之舟中今爲黃子廟）

三近堂當鄴山之中其南爲樂性堂諸生之所羣聚也其北爲與善堂先聖賢之所棲也酌其中爲燕居有軒有庭庭有梧桂庭前距江十四五步臨於釣臺臺石鉅細六七架若離若合與潮上下所謂游磬也（洪思曰一名浮鐘子常與門人賦之）堂後牕四五尺與石屏相直石屏左腕屈爲墨池可二丈許句曲廉窪亦稱研山研山之前爲左翼室曰櫺居啓扉闢之與墨池相直其後隆崇駊騀卽所謂靈喜壇也靈喜壇圍可五六十步北層出於神堂之背右有曲磴二十餘級出小會臺憑而俯之與鳥爭智矣臨渚之前宇曰明瀾旁曰衡門棲遲河干漣漪諸君所依韻爲詩者也其右翼室曰橘院紆南結宇爲迴廊帶以櫺檻西望江源諸峯蜿蜒背負山阿小隱旁有乳泉歕於石趾掬而爲井燕居餚饍濯盥之所取也或曰三近何居乎以爲好學力行知恥而又曰近山近水近月何也曰俛仰上下皆經也皆學也人知夫人之學天不知夫天之學人動靜仁智消息盈虛是人之學取於山

水與月者也山以積小高大以爲好學騰踔堅確以爲力行導水而行過坎而止不宕不淫以爲知恥水以匯流縶海以爲好學平科決險以爲力行蕩滌潔淸以爲知恥月以資日增輝爲好學三旬考績爲力行平滿挹虛爲知恥此三者皆天之所以學人者也天人相師漸近漸親記曰知遠之近近之則不厭易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言夫近之貴悅者也悅生於習習近而親無是三者則谿壑波濤風露之患皆足以侵之矣然則取譬不遠之近於月也剛毅木訥之近於山也信不諒恭不足之近於水也因信而起學仁者以爲仁智者以爲智勇者以爲勇因性所近與天相親假我以學曰得無過焉耳是吾黨所共有事也三近堂之興於癸未五月十日其開講之日亦適値張中丞奏凱曹司李來於山中諸友咸集爲甲申五月十日聖人遠神而近人近人之極或侔於天天人相師焉可誣也銘曰

嗟古聖人咸達天德天授之智錫以仁勇純粹體精物感不侵有如日月初無所學則學彼天日行逮天猶恥不及君子乾乾則學日月以夜繼晷宵坐待旦不學不行譬之痿人及躄犬馬路傍是委雖行道者皆以爲恥日月學行不遠於天聖人學行不遠日月君子學行不遠聖人一　息相遠日失月退如躄犬馬望麒麟尾是以古人好學爲貴好斯樂之樂斯行之學皋得夷學伊得旭學傅得咸學旦得徹猶曰百里方行九十維有顏回爲力不足其餘去聖皆遠萬里是以古人維日孜孜如千里馬箠在其背孝弟而外益以文章文章之微乃臻性命衾影微斃如蒙不潔斯民饑溺亦曰繇已是以天人常覺不遠帝德明命日顧而是自非然者則曰遠人物之去人不可言說何況去天

安知其量知斯三者乃知吾身與天同德有雙耳月以爲日月有跂有息以爲過度有浹汗背以爲雷雨人之去天天視此三者以爲近遠不知三者不知其貫以治天下徒亂而已

與善堂記

（洪思曰神堂在諸翁之麓門瞰大江蓋上下天地同流門也出門猶望見諸翁）

與善堂卽鄴山神堂也以棲先聖賢謂之神堂神堂之前北谿停環合蘇浦水以貢兩峯肩巘疊出左右三能張拱交翼是正中寅次於坤艮長夏日月之所交合也每當長夏日月出沐崎於首山陽光灑堂作黃金色爛若在鎔夕照之後峯影入澹東西抵岸江心匹練亘而斷之搖於明月如碧落之界河漢其峯倍起澹若兩江回眺石屏若黝若靑若兄開明而姊長庚其西爲鶬集山峙石如鶬鳴跂宛然其左臂有卓筆小峯淬於兩瀑其下餘盤則所謂北釣臺也諸生於鄴山凡構三堂而神堂先成蓋是流出於北谿晦翁與安卿往還其間而山下有田數畝爲黃龕祉中所祀晦翁祖田也隆其直爲置黃龕近田易之而於神堂前楹別祀晦翁從以安卿直卿東湖東谿剩夫翠渠白石鶴峯爲九先生（洪思曰安卿北谿陳先生淳直卿勉齋黃先生榦皆朱子弟子東湖王先生遇東谿高先生登剩夫陳先生眞晟翠渠周先生瑛白石林先生雍鶴峯蔡先生烈初從祀有周仲先後移合張沐沃於山阿爲鄴山二友乃以東谿補之）其內楹置列聖見聞知之位下列顏曾思孟濂谿明道横渠堯夫凡賓客至者皆先詣神堂謁先聖賢畢乃詣三近樂性二堂禮也嗚呼古今爲山水之樂者多矣抗之至於巢由甿之至於王謝中間流連何可百輩而高引泗濱下稱里閈牽連至於關洛之外夫以是堯言禹趨者之皆可與襦童冠濯足振衣翶翔風月無所滯礙也乎堂中左右僅可二筵中函僅丈不

讌不講外堂題曰高景內堂題曰與善與善則讌講亦可也西翼室二各有耳東翼僅足栖庖與三近堂通癸未歲五月十日始構斯堂至甲申歲五月五日落成又四日雲門張中丞公祖以奏凱出江東過予於鄴山之下於是遠近諸友咸集斯堂始申講約是亦閱歲矣日月俱合集於五九五者序也九者材也辨序而庀材以材則健以序則功易象九五三十有二皆吉材也自貞屯而外履夬稱厲而猶以當位中行見許於聖人君子出有巖廊之憂處有雲泉之樂居則觀其序動則占其才令居皆當位行不出中雖有貞厲吾亦爲之矣自是而後每歲講會以五月九日爲始不忘其初且志燕喜也嗚呼天步方艱蕃變未始吾爲陳人亦已老矣誠得四海無事魚鳥不驚俛仰今古出入日月偃息梧竹之陰婆娑泉石之上喜至諷吟倦而撫枕

雖遠謝車蓋絕音公侯未爲不樂也堂成未有祀田曹司李遠思爲置田八九畝在堂之西北距北釣臺若干步張中丞諱肯堂南直華亭人曹司李諱廣浙江崇德人爲是燕及無忘厥初爲之銘曰

居業雖勤將德維敬修之曰賢永之則聖譬此崇岡迸於荒昧樵斂所棲焉知其貴賁始啓疆又黼黻之乃立礎柱又藻梲之見之者下過之者趨曰是巋然聖賢之居匪敬匪勤騰華絕根雖有層阿等之斷垠君子敬修慎乃永久未之思也何遠之有粵思古人心源維一繼之成之其道鮮失成繼伊何曰維一善爲天志事與人同貫譬如嬰孩語善則說投以不善艴然氣決盜賊強橫亦樂善言以不善投其怒乃遷凡善與人異於風雨不善與人僭於刀俎善言善色變爲巧佞性與習遷乃失其正所貴善人以善相成本性而出與心相生繼天之志成天之事有物爲仁正物爲義繇仁義行與天相親澹情去疑與道德鄰匪曰諛辭佐以柔色道便養阿醜正惡直所以舜淵以善爲度擇焉貫精執焉貫固耕稼陶漁皆善與人釣弋射御亦與善均禹拜善言子和歌者豈曰柔巒不逆其馬裁之獎之激之勸之非徒與之又睠戀之我友我師我孩我昆天下相成其道乃醇爲天孝子則繼其志爲天忠臣則成其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非道義門善何所存便辟善柔實爲天蟊諛詞令色亦維鬼竇去之去之善則與之涵濡陶鎔謂我取之取之與之人不得執天不得距詩亦有言天之牖民如取如攜亶其然乎

畫天下七松記（凡七章）

順城南報國寺後庭二松秀拔干霄各百尺垂繆孫枝及地前

庭二松高僅與檻齊盤偃如蓋長安靈植自西山實柏而外無復踰此者

應天南郊壇二松負異諸本自複道以東左一株蟠龍出土敷根盤屈如兩條偃地丈餘臥而復起右一株亦合理如腰鼓西南數株東翠可拂亦異表也（南郊壇在白門）

包山毛公壇諸松皆無足觀唯林屋洞前一老突兀靈威丈人當依此老以爲生活耳

黃山蓊鬱十日一霽諸老各倚天自傲其最著者有卷龍破石各回抱岑嶠攢空直出有自在松身大於根託掌石上以背支鬚如安期之暴煦於南榮也

吳越人買天目松價高於黃山然天目松多高結平頂拱抱乃佳不能如黃山尺寸瑰枝也天目自獅子林前路嶺中諸本最

佳餘亦稀少不能數値矣天台西自瓊臺之東長松數百株自司馬子微時尚有存者平垂夏半惜爲道人負薪余所見尚六七株不遂西目（洪思曰西目蓋西天目也）也天台東出螺谿一鑿縈迴至丁家莊古松十餘株遂極諸致往來觀者無復停日自是長江不憚惠風亦爲華顛吐其靈耀也

畫釣臺八松記（凡六章）

（洪思曰予以論楊陳放謫歸與門人復入大滌講業三洞之間歲暮矣念石養甚一日將還山門人送至嚴灘分手雙臺之下畫松別諸生）

釣臺多冬青雜木緣厓開礉僅存八松盤舒其間如淮南之有諸公雖體具未宏而儀觀悉備可爲子陵朋侶上不失周黨下不失牛牢之流也戊寅長至後十日漳海黃幼平偕蕭山曹木上禹航何羲兆（曹振龍字木上何瑞圖字羲兆皆大滌門人羲兆獨守文明書院六年著大滌講堂志）酌別於此因而圖之移布大滌不必於厓石共載矣（大滌函書云諸圖各有紀贊此錄其一篇中可作以）

此松在子陵祠之西不百步輒見之錯於縣厓下臨碧澗四枝下樛中有曲枒如鶴鶵喙（大滌函書作圖二子陵作嚴步作武）

有兩松夾於冬青之掖纖鋮如髮與冬青相亂望之不知其松也（大滌函書作圖二有作此兩松下有瘦枝抽條四字）

登嶺數折有松半株兩枝斜結如蟠蛟螭西枝下垂倒而睇之屈忽支離（大滌函書作圖三）

又數折望兩臺之闕有松分株形成分字稍上兩株合抱干霄虬枝下垂爲西臺承蹠與翠厓俱裂矣（大滌函書虬枝下垂下有一臨石蹲一據磴右八字此篇作圖四）

此松鬱秀中分兩峯從東開徑爲左釣臺從西開徑則右釣臺迫視如垂手而執蒼鶴釣臺之松乃盡於此（大滌函書作圖五爲左釣臺下有顛丈人引雛五字執作拏）

大滌書院記

壬申秋月余以逐客南旋實攜杖屨啓闢斯山何生羲兆左經右組綱紀其事曾不數年夾豎聿立苞麓既平環流既清四方高躅之彥時亦往來與詠其間余方攀袙藝松棲遲漳海未之能從也戊寅初冬余再以逐客南旋緬念斯山睽違七載又以中途謦聽邊氛未忍超然絕帆胥江遂復誅茆其間徘徊日夕嗟乎天水之時書江中斷李伯紀顛沛其先朱元晦寥消於後攷其立朝皆遠者不能需朞近者不能彌月而汗簡所壽踰於鼎鐘當其遺會又何足談僕以迂愚幸逢盛世怒鼉之氣散其木雞前無伯紀慷慨劍舄之誠後無元晦蘊藉經書之致而欲與抗送千春提衡九鼎吾知難矣夫勳名之著身猶膏膩之著於茗葉道誼之著心猶寶屑之著於瞳子將爲滌其盛大進以元虛則瞿曇柱漆之流又溷其堂室此如逐清客以奉偶神卻膏粱而尊枯腊諒無濟於誕登未皦於成始也余少遠勳名長踈尊彝繆從時路領目於茲感元滌之未能班李朱而不逮然觀其事會酌其稽獲百世之下從可知矣比攷二公心身之際備悉淵微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格致引士雖不標其宮庭要無殊此旨趣至於旂常俎豆繫於兩室尉以河魁非君子之所宜謀學者之所有事也僕老矣農山餘談刪其將相韞巨之富無異薪樵以謂今日之所當爲不過蒔花課竹汲谷烹泉即爲格致之源不累誠明之動使可大滌元氣廓清宙務役使黃

面瑚耳之倫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而可矣他又何知焉此山翠竹如苗巨身細葉益以薤芥涉冬愈嘉蹲鴟之倫盈隰被畚又少諸往時車蓋香火沓雜之累卽有一二朋從罇酒盎缶來證所學雞黍就遲稻米七鑿諒可免於噉菜事魔之誅乾餱以愆之刺也義兆食貧未離寒素而綱紀於此已逾六年而僕僅一游目其間不能與諸名賢日夕講貫暢格致誠明之旨雖遠近之勢不同而滯達之情備見矣壬申歲余游茲山嘗爲之記久不復憶比復重歷如讀經史再翻之後心眼亦別是左數百武卽大滌洞洞九曲上下正平如鏤承塵傍爲湧浪盤翠欲漾出洞左得小逕不數折去扆前齒得兩龍潭螺旋而上踰嶺不十丈丹黃交映折小逕而左歷頂西瞰可掇兩天目見蒼石蘊艸間叩之若磬是將達於棲眞矣棲眞右垣列壁數丈許啓齒匹之可銜一亭棲眞谽谺如百間屋詭樓迷覆右鑿石徑隱現幾樹如鬬鷹鷙可數百步卽達歸雲矣從歸雲西旋循諸石徑稍東南行過黃山嶺還就小徑復於龍潭望大滌之口宛然歸雲也從是口而思棲眞居然大滌矣書院在大滌南折而東扆於天柱以妃大滌右行數百武得兩石門瓊液霏然如茶竈之在庋閣右稍傾拄杖仰捫湧翠巖初從驪龍逆鱗間行也自是出谽口涉畚吻可探石室石室未蓋而剖珠可寶也南吞丹泉東出九鎖之谽龍蛻踞於北崖鳳瞑伏於南窈蓋出九鎖而洞霄之觀始究其自九鎖入者別從西嶺下南陟石步障以宿天柱之麓於以西探歸雲東掇石室仰承棲眞俯納大滌猶右襟之結衣帶矣當時從游者爲嘉興倪梅生先春汪爾陶梃錢仲雍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淞江陳臥子子龍時臥子以桐杖不

遂登高諸數往還者余病未之能從也伯紀元晦二公祠卽在書院之左廢書院制度及諸與創啓闢者不在記中

大滌書院後記

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古灰殘碑依稀在焉而李伯紀朱元晦以俎豆特存壬申之歲予以放廢嘗歷是山坐臥李朱几案之下今復七年矣再爲逐客重歷是山嗚呼以僕迂愚遭逢盛際無格王之能匡時之益而鹿鹿往還剝烟啄霧猶幸與伯紀元晦情事相鄰鄉令郭文舉許遠游在豈可令其竈下兒見之乎是山吐泉北出爲九鎖之谽谺源發於天柱中際爲金竺坪扆坪承枰築小講舍以面大滌是臨安諸生所共余晤語者也謝傅嘗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異人所棲余嘗上下徑山天目三四百里間捫高探深杖履所結堂室異棲未有盛於大滌者矣大滌一山凡六七洞其博奧不及天台靈幻不及雁蕩石嶂谽流不及武夷飛瀑隆巒不及匡阜奇峻不及九華黃山精巧不及浮丘白嶽而獨以諸洞著於天下凡天下洞壑率在窪崖洪濤之所鼓盪龍匠移宮鮫人徙宅故其變態萃焉大滌當萬山之中甯父之所未陶康樂之所不鑿而谽谺窅窪邃若葯房壯於層屋若棲眞之嵬峩歸雲之篠峗元蓋之淨雅雖不復藉諸勝亦良足擷其所長矣元蓋者卽大滌上下正平如削承塵謂之元蓋棲眞在大滌西髻洞門如城闉層樓環聯帝有遺寶道書所謂懸霤歸雲西望天目暮靄所巢嗡舌吞之此三洞者雖不必異人是棲然使漢武聞而褰裳燕昭聽而抵掌何詎過乎杜光庭稱是山玲瓏元牝之竅妙棲息之下可以大滌塵心嗚呼塵累於人猶雲之觸石堯水所不

洗許耳之相蒙蓋亦多矣謝傅棲遲此山五十餘年捉鼻拂巾爲司馬王衡躅使其時風鶴無靈鞭流遂斷蒼生之恨東山之痡豈復可滁乎僕自少寡名緣長稀物累然而東臨闕里未果漁樵道龍坍之未能逃漆園而不敢必如邁子之謝家人文舉之餅皮袴雖髮白齒落未繇也矣所幾希者右軍誓墓之後嬉然入林安石取情之前豳欲採薇終始斯志未失遂初儕有一二高朋解纓望緇剔誦孔易之編夕哦風騷之旨鋤松餘暇灌竹多閒相與擷其逸華收其雋實八十之年足跨八百彭喬之攀鹿髮安浮之詑墳宮吾皆命以僮僕眞若有無又何羨焉家距武夷可千二百里既已離山何殊鄉邑丙舍之外狂簡畢從迺緇與者亦可百十然自以明發異瞻敬恭漸眞念我同心之好別爲伐木之遷昔右軍之適會稽謝傅之移蔣麓豈必守其

雞窠憚此鵠舉乎嗟乎升沈岸谷百年之内累世足徵宋室丹黃之殿錢武金碧之宮既如此矣謝王視之太濃許郭視之太淡錢趙視之太貴李朱視之太孱余以逸客翔集於斯濃不及謝王淡不及許郭榮不視錢趙孱不視李朱故余之於此山亦猶此山之於九華匡阜台蕩黃白也非獨余然余友之託於兹山者亦大抵然矣是山洞壑出處別自有記其經理講室者詳余友何羲兆誌中而是日同游諸彥爲晉陵胡公古繡水倪梅生汪爾陶吳江錢仲雍雲間陳臥子仁和朱士美蕭山曹木上與羲兆遞爲主人余一日凡三記情藻盡矣其不倫如此

大滌書院三記

崇禎壬午余以解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值江北告警桐皖之間風鶴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寬大之音得翺徊容與與烟波上下念此暮年節屢垂絕一泛湖湘抵夜郎探二酉親石笈或留或伏浸近崦嵫何期復至大滌與親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泝信州從貴谿西流下臨袁不二千里可抵長沙省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余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憶戊寅放謫將過豫章便道入大滌拜伯紀元晦祠下何羲兆持酒灸灑地跪讀祝辭達梁震屋何可忘也今幸不死將排衡雲陟君山訪懷沙之渚探弔湘之窟不復與朱李周旋亶當舍舊交與屈賈少年同佛勃乎四月十五日至西泠十日廿五日與錢去非孟長民入禹航倣青山船入九鎖谿顧諸堂舍依然未墜而修篁抽條蔭鬱加長矣於時芍藥未彫雜英正茂丹泉涓涓納烟可濯想石門翠崖近在跬步欲往話訊未之能也又兩日諸友先後聞至剖析鵞鹿疑義稍稍與子靜

開滁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然而元晦醇邃矣繇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繇僕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繇元晦之言拾級循牆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昔陳子龍臥子爲紹興府推官陸自嚴魯瞻爲湖州府太守余以二賢在治不欲久滯越中二賢亦先後過大滌竟日別去所遺惠自茶笋黃米外諸賢亦戒不敢受予又以病羸不能再尋諸勝獨與去非對榻時一隱几臥游而已荒山幽蹊四百餘年不治雖無魑魅虎豹常如瀏礫欲嚙人趾惟姚有僕朱康流邵先之姚象懸張睿東翁呂宗唐既白王天岳再觀元蓋一瞰棲眞白日秉炬窺奧窔而反余念在白下時諸友欲卜小築不就記

戊寅十月過棲眞覓歸雲洞雜篠亂卉中與胡公占倪梅生汪爾陶曹木上錢仲雍披榛捫磴攜酒榼崎嶇巉崖之上於時冬日銜山圭岑四暎暮靄未合下見平田十數畝竹葉招招與洞霤平循崖際巔列石百餘步可坐可倚欲約羲兆命鋤斧闢結亭其上下買竹阜作六壁小菴穿徑從黃山可二里許出元蓋之臂今垂五載未踐厥語而爲三湘二酉奪其莢暨又何暇從白門滯留適有樵子從棲眞來談往歲所游非歸雲洞別有歸雲爲棲眞後戶去棲眞不過百武攀蘿緣篁可一蹴至予喟然而思世宦有窟宅百武間不辨門戶者乎是猶從何冎游不過小山者矣策病足佐藤竹進之藤竹躄然而前與遊洛咸吳季安郭彥深朱士美孟長民肩膝相嚙也至則窈然探石罅下砌磴而入可數十尺如墜猿館不篕前所謂歸雲者而前所謂歸雲亦密箐封之不復可步崖址亭意亦已俱失得毋前誤者花谿銀犬不可更眞乎抑天下眞者原不勝誤也逸少有言所之旣倦情隨事遷則感慨係之矣玆山幽勝視西泠不能十二奇峭不能十五而獨以眞樸自完遇時無赫赫之觀去後恒思之予之思此者屢矣石門泉甃敗瓦亂灰自石步障以西一王三洞潛跳可樂山戶遺券高不上陽羨之田卑不逮愚谿之價而委蛇十載洗刷未就凡二過從每數十日忽忽去之嚮遂從白下過長沙列俎西陽鍊砂勾漏欲從諸友刋誤推眞更思一適豈可得乎周濂谿欲營湓江結廬其下旣復不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盤桓論道講書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著心便誤有待而營佝者不晚行年六十能復幾何華嶽嵩高太行少室已俱爲豺狼之區戎馬之道而大滌一區僅存數椽與朱李木王相對僕又當西行採蘭佩芷買楊以爲顏閔景宋以爲游夏不知四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是游也從訪者四十八人孟長民錢去非不去而去非以微疴不尋諸洞住山不尋諸洞者戊寅爲陳臥子壬午有錢去非又爲別山之辭曰爲鳳遴梧爲蛇擇沮誰嘗集菀不如烏烏東則有泰山峨峨西則有蒼龍靑柯北則有鰲峙雁門中則有瀟霍九羅狼豺守之狐兔孔悲旅烏焚巢芝菽罔遺天愁彼老尙有衡嶽似標全年如葵衛足相爾龍從則亦厥祖昔云中原有三天柱二者陵遲汙於盜寇唯此一峯瞻前忽後以是一峯匹彼衡嶽雲霞孔馨惠我南國虎兕雖橫不敢休鯨鯢雖頑不敢游宛委之書豈宜藏其坳岣嶁之碑宜植其頭我往從之實唯一氣移碑與書亦明王賜非明王所賜而我安得至召彼九巫諸我兩家炊蘭服香徵歌變芷勿云室遠勿使人遐勿以毒谿浸我桃花特爾十年相知勿爲宅山參差七洞九峯咸皆見之

游宛委山記（一作游陽明洞記）

禹陵竣事遂過鎭山訪陽明洞楊徐二大令各以籃輿至宛委之麓夾道古松拏雲騰虬山川壇三四株及南鎭廟陰四五株翔舞俛仰繁簡相亞皆天水時物見之殊憶長安報國寺松也將至石室樹徑黝深竹房窅曲緣磴上可數百步至天瓦菴奇石間出與軒檻匹稍上微徑見巨石垂覆嵌空直出下盤砥平可坐數筵南夾圭竇卽走香爐峯路也西望前巒集於鳥喙巡其四傍未有別洞過此則巉巖嵯峨當度鐵橋以抵爐頂蓋宛委之陰皆稱陽明洞猶羅浮四百峯皆稱朱明洞耳圖經所稱

鵞鼻石蓋指是山坐石屋中量其面蓋毘盧广俗以鵞鼻呼之又呼以天瓦不如直呼陽明洞可破諸雲霧矣偕諸子坐洞中良久倪瓛汝攜魘子至又縱目移時乃從下磴捫雲崖及蓮花石而歸其歸徑蒼谿嵌欹流湍間瀉幽異倍於來時若從此道直上洞陰猶緣胡而料驪口由逆探奇先得寶珠矣歸次舟中與諸子捨車懸阡小憩潘生菴不及談諸經義明晨遂發吼山之棹云

游吼山記

吼山與曹山相表裏一體離合中爲通川（一作舟）盖無餘之裔作小開闢靈蹠旣妥神禹所不惡也吼山中鑿三洼曲竇勾連可通數舟銜尾羊裔如呼金魚走盆石罅中陶家諸曲榭（榭一作樹）幽敞隈魁臨俯其上致足樂也東過小渚鑿山可二十仞穹梁下垂前俯碧潭小菴開之穹梁之下可容三四筵俗呼爲乾洞蓋與西洞別其燥濕以爲會衛云陶石簣諸兄弟常讀書其中故因以爲號憶余江東離郡亦可三十里亦郡人鑿穴之處石氣鬆脆與沙土雜古鍤所離不能成梁祇得擘爲諸峯大小剷成可十餘隊如金狄南遯欲渡橫水相顧笑語可畏也自曹北出亦三四峯斧擘燦然如擘荷筋每想王屋華岳削壁嵌空嘗由帝王所都取材者衆久迷其源遂相驚怪以爲盤古腸胃渾沌無智則是蚩尤之刀鈍於禹鍤也常至秦觀絕巘覩其懸磨鑱痕炯然下如峯山疊拆架陵悉皆人力所就譬之讀書習久若性其資有靈頑而工力因之髮白須蒼不復記其前路也易讃坤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似爲平成田疇川渚自通者若城郭原隰舟車所因無處不因人力將欒玉華洞窅深十餘里百物具備以配金華金華洞口極隘臥而進之乃豁寬亢凡三五處似皆古人取金玉土之處特其工倕巧拙殊等龍鬼蛇神或捨或護則湮傳異道寶葬乖觀矣前自壬申築小室於餘杭山中卽宋所謂洞霄也其右爲大滌元蓋洞內兩崖雖渾滑五色捫如琉璃而上頂砥平猶今人承塵例痕若新又西上棲眞歸雲二洞高深兩麗棲眞亢閬至十數丈左右穿樓非足所躋歸雲累梯下臨無底玉乳垂牙礙猾妨髻游者覽祭或云雷神之廢宮山精之隱宅旣而旁觀取土之人造白粉者累累陶穴則亦爲啞然發笑而已謝安石五十始仕行徑山道中喟然興歎（一作嘆）曰從此去伯夷何遠又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仙人所棲王逸少七十餘捨宅盤桓山陰之間猶思汝嶺峨嵋欲問嚴君平楊子雲之宅然其大旨欲樹桑種果釣鯉弋鴻教子姓希萬石之風而已二老爲三代而下第一高人流離間關備此樂土與言屬詠緬寐難忘予旣老營巢臨安之西自禹航上下臨安所游殆踰倍之今又東窮究委得與諸友尋逸少之舊居攬元度之遺躅王氏亦云當以樂死寧當然乎王謝當時諸將帥皆士大夫暫栖江左不忘中原其橫槊鳴鏑之風英偉可見然且下畏清論欲爲上流如桓征西見劉長史談第一流人將盡常爲失色今見分別流品輒以肉塞其口甚者拔舌今日游覽猶是聲無哀樂耳此去黃巖樂清有雁蕩玉甑諸山是康樂之所游息彼時鑿道爲郡縣所驚今觀其遺斧唯石和尚刻一庵耳今與同游吼山更觀吾江東諸翁當今懼然自失也

銅山石室記

銅城之西爲石室山是宗龍之經首東赴如鵬左舒右昂其上

有安石五盤開玉三面壁立南向下俯十仞雖井泉未迴洞壑簡鮮亦靈宇所直宿眞人之游邸也十仞之下舊環諸剎鐘磬餘鏗浮於木末左製（製一作裂）石竇飛泉下滴夏冬不枯捫竇而上穿雲劈根約三五休出於山室之巔是雖十仞具千仞之勢矣予自蚤歲日陟茲山月出東望滉瀁兩海海中塔峯正當架上柱海與城如圭擁璧心繫而樂之顧以其下當官舍前臨城中亦陟步無可營建者而是盤函之間以南向城外勝游騈集歸然獨名自予覯記廿年之內皆蘚砌礫皆侵壘光當道鉅人之表詠罪乎其足述也圮墜以來復三五年風雨之所侵頽鳥雀之所躑躅猿猱眞靈者徘徊顧瞻負擔而反是亦可以復起矣夫隱顯地也廢興時也本天而無競於人者道也地與時關人與天游或伏或起即眞宰猶不及知而予與衆人又何私焉予行屐履未半天下然觀天竺虎丘錫山鄒嶧之間叢土拳石丹鉛畢備其近人也篤則其時舉也益至彼所謂追琢之民也吾幸在遠海及樸削觚而勢有所不可則質文互起夫亦其時焉已矣此地南適又數百武有石闕迴廊是爲太室之山太室西南二里許有斂屋寒泉石城碧嶂盤於絕巔之上是爲龍潭龍潭巉巖不及二室然其洞壑紆迴視二室則又幽遠矣

潞王監國記

宏光元年夏五月十有六日自紹興歸舟出蕭山見武林諸奔潰者爭舟指可掬也頃之得都下信知十日夜分聖駕避塵將由溧水廣德過獨松關早晚抵臨安余與德公麑子移舟胥江之滸晤黃虎癡盧牧洲問都下動靜諸公猶未知駕已出居頃之得馬輔樾何侍御綸將至乃具素服欲至餘杭伏候而二鄭

所部兵至江渚覓舟不可得吟嘯四畔若呼林之猿時舟中諸生謀所以招之者余問何侍御目下儲餉幾何云本省餉尚有八萬四萬供給行在以四萬招諸潰卒不至匱乏正召募間諸潰卒甚譁奪惠藩舟不可得惠藩發礟鏑傷數軍士軍士鋌白刃馳上攫其副舟諸宮眷率墜水次幾爲沙蟲余見潰卒旣不可收遲候駕又未有實信乃偕德公入金華募陽烏諸義士時余與張玉笥司馬皆被皇太后懿旨召入宿衛道中阻絕雖司馬亦無由知之來晤余雙谿余爲流涕道宗汝霖故事司馬亦唯否設數說相難謂余思之未熟耳余謂此事不煩熟思半壁大勢恃寶婺東陽猶漢人之恃淮南晉人之恃江州也公不自決即　一日移檄從張少傅覓横磨劍公何以應之乎司馬亦唯否余乃偕德公還出蘭谿六月四日再下胥江審行在信并起居慈禧宮七日甫至錢塘而馬輔已先約阮大鋮朱大典袁宏勳輩先集武林以翌日己未奉潞藩監國矣潞藩素有令聞先年定策以異議故欲羅織諸士紳是以有妖僧大悲之獄及事稍解爲王之明童貴人二獄所問得不追論然猶誅周鑣雷縯祚則爲是故也馬阮倪貢王情窮欲自託於潞藩恐江東士大夫有修顧賀禊日之事者乃以上銜璧事秘不道但云聖駕在靖南軍中實五月十有一日上與慈禧宮同出都門馬輔以其毋與聖毋同爲乘輿渡溧水爲士兵所掠馬輔之子統家兵八千人遽擁上西行馬家父子知之上與慈禧宮邈然不知也抵杭之日諸士民從馬輔求聖駕馬輔但云聖駕親征早晚奏捷何皇皇爲熊給事雨殷就坐中責馬輔親征重事何首輔不知而專属之乃子俛首無以應也八日己未潞藩始監國諸

臣朝見畢潞藩素服過謝慈禧宮馬士英阮大鋮朱大典袁宏勳張秉貞何綸十餘人各綵服黃蓋腰黃白入謝皇太后服澹黃衣白襦左右侍女各素葛衣受朝御畢潞藩見余素服角帶與馬輔並立問此爲誰余出袖中名單付李承奉殿下欣然謂先生眞一代忠良今日幸共任大事又執馬輔袖云先生每事與黃先生商量馬輔傲然不屑也而朱大典遽云黃家不知事吾從行在爲聖駕開道來何不問我輒問黃家講話余謝云旣爲聖駕開道今日聖駕安在遂散出從潞府面朝時馬阮朱袁俱未到余先至殿中殿下遽請見命坐賜茶罷問今日何以教我者余云用賢才收人心破故套行王道爲今日要務殿下輒云和氣致祥家不和事不成今日之事先生與馬輔思量余云事有思量不得者如黑蒼素迴不相入如今日在兩浙要用兩浙人望所歸劉宗周是江東老成如何堅不召用殿下云馬輔恐劉家來又分別門戶余云祗爲門戶兩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又聽其邪說殿下云馬輔今手握重兵如何不與商量余云俱非職意想所及謝出見何侍御乃知馬輔與阮朱諸人議監國且不卽眞以俟北人動定余笑云如北人便欲北面君輩復何面目自存何云吾明日去紹興料理行在耳余因入問紹興行在事馬輔佯云紹興安可居又佯問金華何如余云金華水皆西流山川平等國初守不踰月已喪胡武襄此亦文弱之國耳馬輔默然余云不復建業不守常鎭吾終不能與諸公共事孫李二內侍俱錯愕云一杭州尚恐不保安能復談南京常鎭乎余拱手云如此則聽諸公所云乃出江渚上七事求賢遂奸命師四箋値江上爭舟又率爾作前月牽船之別言念悵然聊識大畧云

逃雨道人舟中記

乙酉六月四日余復艤舟胥江舟中有擬討左許一檄及慰慈禧宮與請懿旨趣馬阮朱袁迎駕討賊凡二疏七日余舟至武林而潞王已監國乃復以迎駕討賊爲請而馬阮朱袁已俱在藩邸偃蹇自若阮大鋮猶媿恧自備死罪朱大典直驁然云吾開導在前安知聖駕所在馬輔則云小兒亦導駕去不知小兒何在無由復知聖駕是日再具啓請潞府行監國事宜凡七條皆朝夕所可行者而馬輔持未下是午潞府賜食而高起潛孫元德李進三內侍見陪而元德脫巾押坐起潛作忿睢語又宛然曩時矣余請欲商畧諸事宜而李進辭以懿駕在內見此沓沓不足共事遂決計趣歸十日午有令旨移余閣內商畧諸大政而馬輔繳回令旨十有一日傳有紅諭須行所請六事而[redacted]騎已抵塘西馬輔欲託鄭舟而南適方國安兵至索餉遽上鄭舟挾馬輔去馬輔蹌踉揮湧墜水中一足單跣從方兵入營中而余與德公麗子亦亟移舟至富春遂不知臨安動靜唯聞岸上鼓吹聲響甚則朱大典阮大鋮翺翔從富陽挐舟欲入婺州者矣予至桐廬鄭靖鹵檄所在扶駕惘疑久之見其人乃偁聖駕蓋唐王非潞王也大典適過訪亦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諸人皆以[redacted]信甚迫臨安不能孤存潞王閉閤修齋亦度不能修康王故事鄭爲桑梓不作段煨張方能作如此事須當與衆推之十有三晚始從舟中晤唐殿下慷慨以恢復自任遂同諸臣交拜約成大業明日乃具小啓共請監國雖靖鹵意亦以板蕩之會非太祖親藩不足復襄大業也是晚請至衢州收拾潰

卒奮欲搗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千亦已先後過小關軍容不立唐藩亦從諸將過清湖矣過清湖南望卽仙霞嶺回視中原如幽與朔不知誰復溉釜亨魚誦下泉之詩者乎六月十有九日逃雨道人識於姑蔑舟中

雲洞遊記

夫白衣蒼狗不一之狀固時集於仙都赤豹文貍無定之踪豈必留於名勝故論鳳麟之標致亦十島之支分必鷄犬而羣升何八公之寥落也然則鼇足移山或捨撐持之鎭而蜃樓狎岸實近蓬萊之洲秦皇方外之遊高丘必駕漢家望海之縣樓閣居多爾乃通浦之清漳卽海陬之經首西從天寶以迴翔盡闞餐芝之谷東映霞光而曳道遂開掛席之江是以有神女之墜花化青蓮而椎髻髮作仙人之別洞揮白鶴以褰衣遙臨渺矣隔水之芙蓉近躡峩然在山之虎豹爾其側徑岙寄陰簷倚仗巧態相媚怒勢爭搏六虬出而砥石枯五丁歸而巨掌落欲墜而懸者上係一絲之鼎穿崖而出者下建百丈之旗皆拂天根盡離地足使鬼爲之則勞神矣胡斧鑿焉而無跡哉或有紫髓之靈書叔夜來而已合青囊之金藥樵夫得而旋銷乃歷幽廊以臨絕道如闞酆都之戶而登太乙之壇洑流出於鼠山初疑積石瀑布飄於鴈蕩但覺無聲已使六月負寒復令五官欲換至於斷松翳石如樗貳負之尸窠臼鳴崖似答公孫之響解以不死之神則元牝可窺益以通靈之草則碧方欲泣然其夜燭不銜宵光可辨見雲車之爭路信月道之自中或者水降波平鮫客離家之館地通天 絕星辰壞舍之宮鞏薛之文從鸞鼉背凝風之乳尚結瓊枝蓋支離以莫通亦窈窕而難說旣乃旁出

放鶴之巔上捫祈龍之穴謝浮邱之乘輪拍琴高而鼓瑟坂當百折羊腸之徑末懸臺亦十休螭尾之途始合出小有而接大羅之天自半空已俯高飛之翼於是界漢之石落其支機坐化之旃象於河鼓累如九卯上有棋子之枰坐可十八下見阿房之闕從此無階但鄰尺五緣之卻顧遂畢大千砂石俱作篆文想夢心而如昨大城都成碧玉知法語之爲眞攜佳句則喚如練之江馭冷風若笑留裙之曲使六龍可頓則景純不託羨於青谿一室可兼則愚公豈獨移其王屋哉於焉循磴歷級東下攀枝啞地人如飲澗之猿流雲在天家似望吳之馬嘆翾翩之未成及奮飛而未遂然猶窮歷巖隈廣搜杜若不割者山鬼之緣難絕者霓虹之志裴徊圖畫之亭傍訊荒薄之蟲皆足以發滌幽襟攬結秀色酬造物而坐嘯理山靈而畫諾也於時木奴初英山櫻將實桃花水蕩隺翰之舟柳葉風描螺黛之島亦有空濛之奇可瀉混虛之趣辨江樹於雲中最稱會境凌日足於海嶠益自壯心拓落從容躊躇四望傷閱世之屢更惜懷人而不見忽乎吾之將行得輕雲而出岫遊哉觀之巳極傷神物之妬余也時有同好攜而並觀許生問甫甦度之倫大弟以陞惠連之仲知余不妄以信而徵

改服記

記曰異哉縞衣而出練衣而入致吠犬之多聲染青則青染黃則黃使墨翟之感淚何予中之眩哉豈改服之故也猶憶古人衣同在躬緒雖不倫端足以諷則有聖人作裁爰垂世則昔伯禹之少孤授司空而繼父羽水未葬塗山用室蓋從者負龍之在舟掩醜者化熊而啓道見羞於妻不守其子於是命衣撤御

裸袒雜出哀而懋功不知其故亦有名世純衣而緣負俎於君四麾夏國強力忍詬務子之所非躁進急成伯昭之所薄於是奉王以紱釋褐幡然潔而從汗不知其故其降爲韓縫衣而藻密雲自郊夏霜柏日貞女覆羹以及元子食三歎而幽拘獻一物而可釋於是閔夭短衿宜生赭服文鞴進御望庭屈膝正而繆贖不知其故又有神聖袞衣而卷風雨將漂斧斯欲缺禾木已傾金縢未發於是犯千古之忌裂在原之制渫血在裳堅冰在履毀而戾用不知其故又若寬博之士前辮後縮生寶納君死友不哭僕姑無靈不二之軀鮑叔知我管三之窟然而水濱弔古稍慰於蛇蟲國鼎窮奸尚驚於魍魅於是入而[illegible]出焉更衣喪而詭獲不知其故又如曹沫有毋生未致力不辭於師屢挫其國蓋退有方命之羞進有頹家之戚於是強膺蘇鞈勉就戎行懦而蓄威不知其故又有晢侯能王度形而衣與塊渡曹投璧還國嘆哭泣之不與哀昆季之就沒於是秦車祖道晉疆維服然而巾櫛非耦因醉得脫巧而爰濟不知其故及於楚莊好隱鄭姬肆荒士慶喜諧庶子夜泣於是被以羽翼翔以陳宋三年不躍之奇六翮垂成之勢憤憤而光不知其故乃如烈士製服必過其身甘雨未降已槁靈蛇之脂子常來呼遂鬻黃雀之鷂於是去珮杜衡長裁荔薜然而門有失所之書行出倉天之語隱而用文不知其故又如日夕月馳仰天行哭舟在千潯欲濟無梁之恨劒餘七寶猶懸莫報之期於是攜印綬於鴻都甘蘆葦之無帶被髮蓬衫乞食吳市死以償生不知其故又有餘越之君臣善縫無弊紫敗素而十嘗帚弊享以千金飛鳥啄蝦慟矣據船之曲深魚死餌歸歟矯翼之時於是穤有左關裳無下緣辱而怯亡不知其故與夫鴟夷浮江遠以圖全於是五置其産三更其聲夷光去而誨淫寶井嘗而壞貞前智而後狂後醜而前莊不知其故乃如瑰特之主奇服駭俗滅明登臺之命窺秦出塞之心符讖所未傳親賢所不喻慨然戾古恤乎殉時於是弓矢騎射韋鞲雜作敢而壞制不知其故又有游辯之士鞶帨飄忽翦髮書肉謁如帝而不售厲憐王而再逐五車失三韜之秘黑貂發烏集之思歸而揣摩不知其故至如應侯作相更衣就御魏使重交綈袍解意於是目駭心折耺不敢眎鳩化之眼猶憎虎搏之齩易寘窮而能通不知其故更有俠士刎交戟以爲柔佩荊枳而不棄則如豫讓多風食鼎二姓初祿祿而不償繼耿耿而未泯於是妻子異眎見識吉笄忠佞殊身不知其故又如封豕貿嶽匹夫得刃蹈海者空餘曠世之心貫日者已滅在天之氣然而漸離慷慨自捐其目誓死白衣解就伶服如臨易水之風豈有燕丹之託報非在仇去非在忌不知其故及於皇漢酈氏之生謾罵未逢章冠自溺何曾士之鴻冥而高陽之鶩食老而抗舌不知其故又如相國鬱侯最善緣飾衣成帝服猶缺其裓然而專者見疑高者見戮於是遣子入衞廣侈田宅胡以疎而謀親乃前虛而後盈以敗完名不知其故至於賢人傲世無縫之衣渺乎難裁近不可識則有曼倩割肉於細君長卿竊貲於卓氏正平撾鼓而更衣長文係豕而過市夫曼倩奏書三月始竟千秋巧對十日再遷辨不在多官乃在能於是自託恢諧淫佚禁中誰知其故長卿倦游故人已貴自薄一官如獸在檻好文而臣習武好武而臣言文於是犢鼻牛衣嘗罏滌器睥睨傍觀孰知其故正平年少橫絕一世鸚善擊

而不容鸚能言而見累於是卑服單綏受辱不避志高而行卑誰知其故至於長文高邁初智終愚於是漢燄久灰典午方熾然且三辭郡佐兩避孝廉紫幘絳衣荷擔遠去狂不廢清誰知其故凡此數人胡非而是各表裏之不侔而根標之異致究之則勞心揣之則長淚傷哉夫物有難繩事有難紀陰火自照於寒波雷首自鳴於震澤豈爲人哉各所值也使云入而能移則結綠驗性於三炊奔黃從東於百折抑云堅而不轉則石灰炎海以猶然銀漢灑天而還落故踰汶之獸不踰乎堅貞食棖之鴉亦溷乎通變過固不同衷雖爲狀所以君子冥觀要知內之不忒達人耦會詎外履之能齊譬諸飛鴻爲鳧爲乙是腹毳之觀亦如溟海涉元涉蒼是舟人之見中有難測之地夢多未定之天故攫飯不祭孔公解惑於子淵棒檄動心張子締交於毛義苟素衷之不獲豈白刃所能平哉

傭記

天下浸而上溢者勞生之機本實而末華者陰操之紀道取澤於天人取膏於己故割其肥者煎其憂州支所以飛遁益我貨者損我神羅充所以慚譏使夫家有不獵之肉不稼之粟金枉道而弛擔石無種而得玉此夫有志之徒獨行之士所喀然據地而不悔者也閒非稟之所然亦其志之有尚或涉艱而得貞或履蹇而得壯或茹蓼而自甘或落堅而繆用或負辛而討債或感憤而中創往不可方衷難爲狀皆傭力而云樂寤宿而弗告若夫值人艱難造命不祐意與鬼忤動輒窘步服鹽車而見笞復壺漿而垂露越戕坐於牛溲少伯吠於狗竇及夫託子外國亦鮮泣別棄雙璧其遑他納五羖而不屑鷙虎先伏龍虵後

直其傭一也又若北卬望都懷恒於心乘策縱適噫唏不禁懷高恢之嚶集適伯通而賃舂居作上林學而值窮飲水鳴哀見非上宗其傭一也又如新野縣卒導騎舊交襲吏門之芳躅鄙執戟之見嘲與夫季偉雜作勝之荷擔兜且之役馬牧之稱張釗簾而見售朱買孱而營生其傭一也又至卜築之嚴胥靡爲齊逃名之流而歌射稽皆藉茅以純束被褐而懷玉及至吠犬之雄擊杵與歌卒焉鵠舉以闢漢家與夫季布髡鉗夜襲廣柳爲郡股肱繫金若斗其傭一也又如仁人孝子艱於自給歎雨粟之未集望馬角之未戢隸食秦庭告糴巨室既肆力於莫逮乃元感之枉卽其傭一也又如陳留子治傒及所推瞻烏誰屋懷郭泰之知機焚猿及木傷張儉之貽累翦髮易形鍛冶持器蓋三反者濮陽之車而百折者龍門之氣輕羽知載重地知避其傭一也凡傭多方不一其故生與世謀動與塵俱上傭以力下傭以伎故機械見鄙於丈人木鳶見絀於墨氏拙傭傭高巧傭傭甲故絣絣去楚而裂封抱瑟入齊而見棄傭德者安傭舌者危故叩角飯牛甯戚所以興髡首鬻身張儀所以饑隱傭匃雜貧傭匃專故巖遵據榻而處羸姜岐耕牧而互利若夫傭生者不傭其名傭功者不傭其身故伯休委帛於女子鴟夷易服而更肆傭名滅食傭身隤功故百金售骨燕臺號其佻風千金售軀軹深忘其愛姊夫物不甘於賤則圖其利圖其利則生其機生其幾則賤之者至矣僕本畸人毛骨不異耘無一弓之田築無半鍬之地然且喜涉丘壑不避過讁麋見草而中悅鳥望林而暇擇或有王孫見哀不報之施女子長跪無功之餐未嘗不嗚咽自薄而欲絕也至循采葛之歌以賡伐檀之詩鼠飲河

而知足馬圍室而寤樂以眠夫簪紱之士難塞之責汗首炙胸矜面厲色反顧渥然不自知其爲濂也於是廢而雜處罷其爭席筆受管於鉏耒衣度形於蘿薜操豚而祝絶淳于之纓得兒而守甘宋人之誚然猶懼夫淳鈞之穿鑿靈氣之莽裂穢草滋於名根神祠腐於蟲螢獲戾大王棄其所直俾余力之不售而苟帝之大辟也況於碌碌而無所建白者哉

徙澤記

百尺之崖一仞之潭隱映容趾行鱗若窒可以泳而不可以潛也虎通之澤杳栩其中引吭於崑波尾於海可以潛而不可以游也盪漾所極繩準無度下浸萬里上與天浴可以游而不可以止也嗡九瀆於一勺逖六月而再息三成之丘五壑之山可以止而不可以老可以老而不可以死也於是顧瞻項領缺然四騁突無黔額釜少宦足舟不繫而衡波林無虞而卽鹿當夫鄰結鮹穴比屋鮫室過鹽鹵而濯纓望碣石而睎髮火齊魚目之雜馳江離猶臭之分逐耳目所睹記未有僻陋於此者也然食其實者不傷其枝掬其源者不濁其泥迨夫太陰處火之年中谷歌蓷之歲其德背寅其刑在申鵲廢巢而反風燕惡艾而更壘號號者震驚之言嘵嘵者風雨之音倘契我龜曰獲爾土旣莫足與爲美猶睠懷乎此都也倏焉踰時惕如履薄正平適魏之始鶚氣方彤士衡入洛之期駒齒未壯不知夫烏次之易遷蟪聲之未滅纖阿之易缺羲馭之難逐然且分戀庭闈割別親愛北捐大王之峯南歷天子之障西踰五軍之嶺東涉二女之江還射穿的之舟出尋橦之道踸踔四顧不自悲其寥落也信一往之有情亦不知其何心夫物不希貴情不昵暱而且久

相遇耳目狎習卽山川之麗無用於世猶或厭之而況於人乎於是亦輕其鄉與俗同心時歲柔兆二月得乙日加於丑太陰居後卜橫內庚則鳥焚其巢壘首外仰則鴻漸得桷乃束生芻爰抹幽谷雖輕別者達士之心而遠去者亦衆口之故夫石礪齒則已磷泉盥耳則不清人非麋鹿之群門無龍蛇之字而強負白首幽觸聖樹入林祈深穴土祈窖月明在地則聞提壺之歌虹流在天則傷走馬之引異方之聲入耳墜目誰追處此豈得已哉旣而蛇使夔憐人與鬼妒舟在澤而尙移龍掛網而焉訴敘仳離則有搖木之風討生存則有及榆之日將猿鶴謝怨於王孫煙霞解訶於豎子於是屠維作噩日月俱合獨挾老母外託人國伯達斷情於華陰仲翔寄家於鬱服鴿飛在原鴻鳴在澤雖得雌得雄未辨出世之心而匪兕匪虎各深在野之感矣嗟乎陪京泝伊前郊後市西有禁營右有明堂觀城郭之嵯峨人物之佼好此亦安仁之所湛而閒居之所樂也然而睇目四望離心生焉者何也其涉之而濡其裳締之而匪其故也計吾生世稍有知識未二十載三移其居皆以枳棘爲桑土荼蓼爲茵席韓削逐而未遑虞擔簦而未息樹更土而愈瘠人去國而愈棘然且甘之屢襲其轍記曰涔蹄之水竟尺無鱗傷於隘也傳曰翺翔四方覽彼德輝遠所害也書曰各匪敢違卜用宏茲賁復所大也夫人無百年之身州無萬里之域偶然値之亦已適矣然而鯤處於南溟鵬翔於西極鷃起於榆枋蟭乘於蚊翼各有獲於所謀以無累於其心若夫大隗處於具茨陸吾居於大山鄒屠還辛之野石紐終亓之邦此元德之所營湛輿之所幷跡有不逮時有不乘故喪家之譏歎六翮之徒成出關之

役誦五噫而未已也

張汰沃艸堂記

靈山右峙碧水左絡帆以澄流鑴以閩族外爽中塏前齒後角剖肺於地藏山以壑是其士以藝秫不穫百石以樹橘不得千疋而佳氣所盤鬱如輪若日邑離抃以傾三洲飛來而處一其北則有閶門百壽金雉千墉冷風所至時聞暮鐘其南則有玉繩界道金軛盤轂往來如髮辮結不絕然樊以疎籬界以輕垣若迷徑於別洞涉海而聞樂也於是有思元之公子載汰沃之逸事跋踖駭指十舉其七其始進也涉霏雲之少宮輾落英之闘道迦曆時淸飛茵欲爛間以梅石微啓幽齒似桃流之乍合望秦館而欲企少焉閱首燿然眩目如踰巖閾驟闢太室鉤簾懸霤浮鉦賓日絜帝以規其圍不再常建以髣弧但不五尺已肅乎修明之時居瑀戈之列庫也爾乃探輿山幽赴響會曲大山小山雷左之所徘徊中徑側徑羊求之所騁逐歌以招隱之章託以營糟之志荔薜相綢花石互媚虬態屈茸與搆相直其右則有翠幄之亭垂手攜之可伸其足密葉繁藥蒙籠乎其上交疏游絲蔭映乎其下漏翠籬隙可望見客時羽而簧嚶嚶喈喈若絳帳而奏妓其內也若帷粉黛而笑其外也時因於古枕藉圖籍反歷堂左就蘉蘧室若越大庭而胥其域出戶相峙銜以怪石刋蓬垂蘿雉冠雞葩掖途之間反望翠幄若澄潭見影而觀魚於藻也若將窮包山猶未忘其道也進十餘武磔然天闢物與化湊垂見絕壁地角懸肉海眼破石橫葉下黃桐華上赤鳳鸞之所託音日月之所射的築而爲臺上拊其背倏然其想在河洛之間蘇嶺之外也其右北向別華以軒五丁屹向二

酉縮入瑯嬛別架之書脈望二仙之草羽陵之所蠹唐述之所秘亦靡不齊少失所欲亞而差立又有衛榭背以井絡前與箕豕乃攬落日亦宜淸夜然其坐不十人躡不百踵疑丙穴之將窮移甲帳以更賞於是踐墜燕過驚鴻拂飛檻傍石闕數步之間百里內出次於屋左指數聚窟以爲暇勝之觀至此已極少焉飈風若出於篴睇而北視邃若幽谷儵眩乎靈威之索炬神虬之銜燭蓋窺蒼者一線而懸幔者九曲魚貫而進戢鱗偃翼如沿小澗時觸奇石間有茂樹附幹崒崿垂陰其下可以對簾可以鍛鋏然此細人之所爲非先王之要術也爾乃導以南條委至少室正履若側十步再紬將以屆乎藏眞之舊館畫舫之故齋則有石欄護魚精舍下鴿冷煖之水龍樹所浴亦有苦竹初就行列王郎之所窺人張鷹之所避客是不數年鬱然外直凡至於此幽徑垂盡前景俱失若旁達委羽竅於羅浮不復知其脈好之明沒也於是乃肆覩乎瀛島之遺態水石之殊度紆步周櫚澹心後務浥沆瀣而俱沐吐嶙峋而相角靑巨專林之鄉元洲元澗之濆前龠後節天劃人續中列三楹以貯琅玕其矩不加廣而勝未可狀子平之所游歷少文之所響應淵明之所臨覽季鷹之所動興與夫安石之所營康樂之所盤仲蔚之所棲山翁之所託與夫季倫之所誇邁安仁之所爲政稾而穪之不出其趾至於修葺之緒渙革之區鬼撤其陋神摸其壯則又有感於廢興之變故先後之異況也於是乃問主人能飲幾何吟諷歷際呼自佐之凡於高館枕漱自吳石可任冠頽然下拜約五六斗起立稍礙釋而游行披竹拂水還過小院其風瑟然酒力已化可進數杯若有惠連之逸季陰鏗之紳容擁樹盤

石亦可二參而見土色若夫峩冠綏紳一酌十舉前避密邇揭而去之將至高臺酒力已發更進一杯傀然醉矣如有緣雅韻士銜披蘿薜常關時啓抵逕■至徙桂樹之遺陰拾石牀之暮莚明月在壁微聞響櫟上見溥露覆以密葉至於狼藉雖盡一石猶辨主客更侯酒鬬持觥徵詩倚醉逃客往往迷道啞然大笑酒力盡去於斯時也乃綜千古之變窮八垓之趣歌笑時弁不遑假寐痏而讀騷聲出金石又暇擬夫夏甫之所避世長統之所樂志者哉余見王人世亦清吏間有客至時賃簪珥然且爲之履而視焉夫碧落不琢亦蔥蒨之蘧廬簷阿能營卽螻蟻之城郭然而驅車四顧覽無以憩則宇宙細於捲蓬蝸殼大於天地故茂林脩竹尙疑禊事之新數粒一枝亦賦安身之智乃若通邑俄傳千金之搆崑崙可卽羣玉之峯身未隱而用文言

惟文而可遠則平子所云龍吟於方澤虎嘯於圓丘各有處也豈爲觀哉故不敢辭遂爲之記

碑記

雙谿碑記

（洪思曰豐城陳侯築是谿南埽方就緒以衢州司李擢去後龍游余侯日新來爲漳浦令始成其事請子爲之碑）

處蘧舍有百年之思相原隰有干城之色此其人吾與之言經濟矣吾浦故郡治雙谿從西北來至九曲引南澗東上導縣陽十許里乃與潮合潮上下東自鹿谿西至石衮石衮之漲納於西湖鹿谿之漲達於泮水橫總衣帶在邑階除間衆水滕之故稱浦焉明與二百餘年浦人文最盛則亦以是水故僕從海外來於今三十年見諸谿流日益清淺橋齒浮齦常四五尺每從長老出西湖鬬石衮之滙登東印詢傳河之渚率瀸勺浮湛具名迹而已攷其故則雙谿與南澗合處爲小水引之南瀉南窪而東淤失故道而走新利由是則毋論文治仰青白合章通流爲浦者何以稱焉豫章陳公（張楓來曰陳公名其亦字石夫江西豐城人戊辰進士以司幕署漳浦）以名進士雅善經濟來著吾邑甫下車問百姓利病及境內所當除建者於是諸先生子弟率以是請僕告諸先生曰已矣夫史起之引漳水李冰之築江堋咸以灌田利民而已今谿水以其全勢注南洋則南洋日腴以其餘瀝遶城渠城渠亦不汎是何害乎陳公曰不然史起之引漳水以漳水卽在鄴旁今谿水南下不復遶郭則是使旁鄴者靳旁浦也李冰之築江堋使雙江通成都中舟帆可達今雙谿不得道南橋南橋之下褰裳可涉則是使褰裳倣舟檝也且是南漸窪水爭趣之積久必沮

洳使東上就故道弁力城渠於勢深壯於居人又甚利僕曰然兒寬爲左內史鑿六輔渠召信臣於穰縣築鉗盧陂其水皆在城南五六十里皆職溉田無損於縣治何也陳公曰不然西北都居皆高原故遠而通其澤東南都居皆水地故近而流其惡且鄭國南陽之水亦不幸在五六十里之外豈近絕其衣帶與之走險哉僕曰然微公無所聞是言也然僕猶有難焉兒寬爲左內史召信臣爲南陽皆五六年乃遷去猶有所謂白公杜詩者踵就其事今公署此縣不過三五月巽旌且下吾儕噭噭仰甘露以爲時雨疎矣公曰是何患乎天下固多才白公之去兒寬杜詩之去召信臣近者十六載遠者四五十年猶之旦暮也今天下賢者在京輔無以自見率樂爲郡縣相要害導便利與士大夫講論留注惠鮮無窮白公杜詩亦何遽遠乎於是諸先

生拜手誦言曰噫陳公之處周矣夫自谿徙以來垂二十年吾黨率囁嚅不敢建白者爲是數事耳今乃知其不然如使水有走易之樂城無環渚之勢就下者憂泐流惡者憂淤雖西門豹翟子威起吾儕又何賴焉如子所云處遠舍而有百年之思相原隰而有干城之色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於是命僕復紀其事爲之銘曰爲鴻語鵠雙谿當復爲鵠語鴻雙谿當東西湖生波傅公通河梁續合光其樂則那陳侯規之惠我人多

黃漳浦

傳碑碣
墓表

附錄原碑篆文補遺

黃漳浦集卷二十五

傳

曹太公傳

司馬遷嘗扼腕慕節俠之士以彼其時汲鄭皆已死田竇之貴戚及灌夫郭解之流皆先破滅無敢近天子左右諸文吏嚴徐朱王輩或死或放不復秉筆即秉筆忌遷能亦不肯白遷獨擁諸高貲即出緡錢而叩猩血無與贖者乃使遷無賴坐歎悲矣彼其時雜霸有戰國風今文治翔洽士刷鬚爲處女走禪縫中稍跅弛學使者及郡縣得折箠笞之無所用節俠爲也曹使君曰不然古之爲治者尙道德尙道德則教令寬平下無苛請上無苛比君子小人各得其欲如理羊毛不見其毫後之爲治者善文法尙文法則毛贄競樹里閈之下苦不得達士大夫重出

口奸胥桀子易于爚亂於是布衣旁睨竊其苦鼎一言得情于室嗚絃是節俠之於道誼相濟也然則今無其人乎曹使君泣然曰噫廣之先子嘗歎曰劇孟季心古之賢人也以匹夫重於吳楚以一諾貴於千金予驚問曰然則如何曹使君曰噫是廣之父也然今已矣予驚曰願聞之曹使君曰噫父少負儁十八爲諸生先數年已代大父理家政家僮千指悉就約如嚴家軍嘗走錢塘錢塘少年殺人誣中表就大父取錢家僮稍稍驚散公攝衣冠出語少年曰奚爲殺人者我也爲爾見令君時楊令甫下車峻厲甚公爲白十數言理當曲折事遂已大父出拊公背曰眞吾飛菟也於是大父三子獨就公餔曰吾樂是數見翁鮮大父病公獨侍目不交睫因發千金裝私勞公公跪謝不敢大父歿因出畫均之又焚伯氏所借五百金券自是伯仲父及內外宗事有轇轕得公一語無不凍釋去者予曰能哉是行於家矣然且如何曹使君曰公若佔嗶望棘闈猶之雲雨也甲子偕諸生試南畿且入闈矣友人坐無妄當大辜諸親黨泮散無敢近者公慨然曰人無罪死我急不切之功名奚爲者捐金錢與之率同舍守御史臺日號冤竟得白先是家居有商坐誣亦大辟長繫公與鄧令新交歡陰白出之不使其人知及商知絫金謝公公但云令仁我奚與閉戶拒之其介如此予驚曰是人也然有難於人者乎曹使君曰人無難公即難公公亦不難於人有家僮盜公貲繫獄獄吏來告曰彼人懟恐爲公患請殺之公笑曰奈何以人之死易吾之患竟出之余乃歎曰噫世固不乏賢長者也而皆隱於下位是思有自著無所熒惑於中而然今據雄職患得失安知不高下變遷其說然自曹太公者可以

不變矣使加以括鏃老其才不死則由賜之選也可使佐天子變文法爲道德彼區區節俠者何以侗爲太公名以成字玉汝徙家崇德其先歙人歙山川淸峻多奇固宜有其人

胡氏二母傳

才節者天地之精魄也天地以才節爲精魄寶惜至則追琢之不易命一男女稍稍自著必爲刋眉斬蔓深鐫其事率委曲蕩折非夷所思予讀松陵二母狀瞿然以悲若造物有所私亶曲造於胡氏徐母者今進士胡鍾郎之本生母也鍾郎之父明庭公有伯仲三人伯舉進士仲登賢書而明庭獨滯於六館徐母謂明庭曰樂羊子賢人也奮於妻而相於魏明庭曰卿何憂焉吾樹之於身而穫之於子吾有子三人必且貴於是徐母舉三子矣而賢書公未有後屬仲子爲嗣徐母曰脫毋以子貴嘗媲

封則爲生者乎爲嗣者乎明庭曰是新典得達也且吾念同氣肆生將殄追卹其宅徐母唯唯及其從兄安寰公又未有後屬季子爲嗣季子即鍾郎也於是鍾郎七齡矣抱母膝持不可徐母垂涕謂鍾郎曰伯母亦若母也且柯伯母賢守節二十年矣爾伯祖父祀爾血食四世之靈實爰侑爾勿以吾爲念凡歲時伏臘饋遺就柯母家無敢輒見鍾郎及稍長就塾乃爲擇良師削方撲使笞之曰勿以姑息種遺人其賢如此先是安寰公歿嗣未立伯仲亦二人皆未有子利其藏迫柯母嫁一日訴辞逐柯母及鄒娣出戶外反距之晕胠其篋中盡如洗柯母泣過其祖廟曰吾爲誰守爲而祖爾乎且而伯仲有子吾立之則亦而子也何遽迫未亡人者族人聞之皆泣旣又二十年伯仲皆無子相繼歿於是柯母四十六矣足不踰閾族人哀之乃爲立鍾郎鍾郎之立柯母慌惚見人告曰吾立而子以旌而節又二十年而鍾郎成進士鍾郎名士瑾甫登第上疏臣士瑾嗣母柯氏十八歸臣嗣父允脩辟纑佐讀祇事舅姑八載而嗣父見背絕粒吞珥以祖父母護持得不死及臣嗣祖母病篤藥弗瘳陰泣告天刲股以進鄉黨咸稱其孝隱忍二十年乃立臣嗣臣年七歲嗣母撫摩鞠育踰於所生集苦啖荼晝夜操作凡所以養臣敎臣遺臣者皆母血指爲之嗟嗟嗣母生命不猶外無姻戚之助內有伯叔之敵令垢茹蘗未睹成立而齎志朝露臣嗣母能使臣嗣父復有子於二十年之後而臣不能使臣嗣母表節於四十年之餘臣何以爲人何以爲子疏上朝廷是之許建坊旌表如例史周氏曰胡出於周之元妃其微而復昌是必有女德乎徐母之使胡氏宗祧無[illegible]桮棬不驚徐母擁三珠樹含飴弄

孫身被翟茀稱太夫人猶尋常閭彥耳節使柯母待嗣於伯叔果有子絲機不斷亦當以貞哲特聞而造物者固迂曲其道命才報節遲久後償使徐母层無成之終柯母享可貞之實而六行兼洽萃於一門是可以觀也已夫以天下爲一室勞伐不施艱貞無畏解榮分瘁持久而能成者則亦猶此也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其徐柯二母之謂矣

王仲弢傳

（洪思曰謂烈皇末年奚獨一王鐵耳之爲烈因合吾門劉王陳蕭爲之傳）

崇禎十餘載天下多故　躪於左寇躪於右文武兩貿弛不可張宵旰拊髀歎天下無才而天下賢者亦卒殄瘁不竟於用藉系朝化柄敦龐之力桓桓相師矢志面內當壬午冬月兗豫之間齎志殉難者不可殫述其著者有王仲弢世琮字聞之曹遠思云王世琮字天瑞川之達州人也幼而淵凝善讀書旁及壺琴騎射無不精敏十歲補弟子員州人號爲神童甲子登賢書丁丑將成進士紬於數以副榜授汝寧理莅任甫三日賊猝至城下公請爲監紀屢用奇卻賊先士卒當矢石處賊射之貫耳不動戰倍力賊驚爲神遯去豫人因號爲王鐵耳豫中苦賊旣數年郡邑多潰公以才辦四應著於中州己卯分聘浙闈若曹遠思其所取士也庚辰轉通州守宗藩得報驚曰天中舍公誰與守者疏請於朝復留汝三年報政得贈父母如其官公喜曰吾即不應華貫得美遷但有以報二人足矣過此七尺還之君上辛巳以武功擢汝南僉憲汝中士紳迄下卒倚公以爲衽席賊聞王鐵耳爲兵道心避之而公屢用奇挫其鋒於是豫中無復堅城有藩封處賊必悉力攻之汝南圍旣數匝四顧援絕城

陷被執不屈罵賊死百姓求其屍得於城南雲里店直指爲請贈卹如例云史周曰前宋堂陛不甚威所待臣下隆厚矣百六十年稱節烈者不數人唐室君臣亦敦洽而安史之難平原獨稱將由風軌使然抑偷安成翫耶崇禎中年豫楚州縣倒旗迎賊如風靡艸而王仲毀輩皚皚折於霜雪以予寡陋及門之士守義烈隕身者亦三四人矣辛巳十月賊陷鄢陵劉振之爲鄢陵令擐介冑登陴力竭取衣冠別諸父老曰勿以吾累若曹之命乃入縣治北向再拜曰臣力窮仰負陛下自引刃死振之魁梧工文章以詩鳴爲淛中宗工壬午八月賊陷歸德王世琇爲歸德司李率鄉兵與亂卒搏爲亂卒所殺沈其屍先是世琇俸滿已轉虞部郡耆老茂才詣闕訟留之留不十月難作今諸遺黎談王司李猶爲流涕焉壬午十一月　陷臨淸陳興言以戸部郎視臨淸倉　猝至徒役奔潰曹郎固無兵或勸之逃興言歎曰死吾職也何必枹鼓乃有死理哉肅坐堂上面中兩刃其弟抱持之亦與俱死癸未元日賊陷鍾祥蕭漢爲鍾祥令有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閉蕭漢寺中戒諸僧徒曰蕭令若死當屠其寺僧徒曰夕防視不敢懈蕭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端坐堂上自經死振之慈谿人予庚午所取士與言漳浦人從予游世琇字崑良淸苑人蕭漢字雲濤建昌人皆予所取士嗚呼林麓旣陷芝焚蘭燒區區吾徒其才性風格皆與王仲毀上下而相率齎盡與睢陽平原爭光夫豈其感遇憤激使然亦猶是服習仁義詩書漸摩之功也贊曰取義能生蹈仁不死鎔金作骨礪石爲齒南八夾脰仲毀貫耳哀哉諸賢頽波共砥仰視彼蒼焉知靑史

陳祭酒傳

（洪思曰蓋毅廟問祭酒諸生所謂後南陳也先是景陵初有祭酒陳文定公敬宗在南雍其人剛正介潔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弟子咸以身教又有祭酒李忠文公時勉在北雍亦師道嚴重如文定憲宗之內皆肅於朝廷時人爲之語曰南陳北李壬午八月黃子以謫戍之長沙後南陳之子追至龍江關道側以傳請子舟中艸艸與之乃去）

實有浮於其名者謂之才行有浮於其才者謂之德求於天下未見其人也有之其陳芝臺祭酒乎公名仁錫字明卿長洲人父允堅以進士爲諸暨崇德二縣令有聲卒於官公哀毀幾不欲生以祖父母在堂勉進漿粥侍祖父母疾衣不解帶經旬始一飯祖父母歿親營壟具手足重繭然亦未嘗一日釋書時公已舉於鄉數上春官蕭然寒士也辛酉浮西湖方與諸子飲顧西北黑雲起愀然曰吾萬曆所養士今二酉矣四海遏密何觴詠爲乎及聞貞皇帝遐升輒治裝別太夫人泣曰兒爲朝廷造士幾三十年雖未沾圭撮得優游色養誼不薄今朝廷重有大故羽書又日馳諸孝廉裹足朝紳遣家南歸兒當自溯風耳太夫人心是之也亦泣爲趣裝公至京師不數日攜孝廉衣冠走安陵慶陵哭甚哀聲達於寢或問曰公是舉得毋過禮乎公曰吾世受恩不能及兩朝覧報乃匆匆不逮情至義起何例之有是歲壬戌公遂及第授編脩偕庶常讀書東觀庶常咸往來相起居公獨鏁戸叩之闃如文湛持與公對戸亦不數見忽一日心痛走館師院長處乞歸養不可得神意甚悴或怪之公泣曰吾與母約卽登第朝夕歸無令倚閭自苦誠不意淹滯於此居云何太夫人訃聞擗踊請歸哀毀倍於崇德時諸生執經就廬次問業者不盡裁答頷之而已時魏璫旣用事人漸多趨其門

者湛持先以論中旨謫去周蓼洲諸賢亦就逮矣而天下方以賈彪霍諝之事望公公外示簡默中實介然不可干撓旣入補日講官每進講多所規正璫甚銜之以公負重望不敢自絕會璫父子給鐵券欲得公誥詞再遣人趣公公堅不可璫怒曰屬艸則鋕鼎不屬艸則齒劒奚擇乎公笑曰世自多屬艸者何必我於是數日有孫文豸之獄文豸以誦天歌見捕坐妖言亂朝政（洪思曰孫文豸者崑山儒生也嘗賦詩刺魏璫媚璫者以聞遂逮下獄以妖言亂政殺之）詞連公及湛持以池陽救得不逮而公削籍歸卽日就道璫發十數騎偵公無所得至濟上有吏受璫旨掠公童僕悉跳去公坐舟中忽風起艤檣櫓幾碎諸卒亦魚潰去公怡然不動也是時吳門三詞林文姚（洪思曰文姚蓋文文肅與姚文毅希孟也皆忤璫削奪歸）及公皆扗璫掌股中然璫自言觸我者死餘借其頸磨鈍而已無意殺三詞林而羣小日從

臾謂不殺三詞林局不定會且變矣而今上登極磔諸大憝薈蔚廓清戊辰元年起公原官稍遷中允再補日講出宣詔三韓齎油素記阸塞甚備爲小册可出聚米也諸鞭韡云褒一峻謝之又明年庚午署國子監司業所教士脩詞立誠道亦甚備居恆言守道守官同致爾每轉一官日夜顧名可以弗畔矣是秋充經筵日講官事兩朝再爲講官所敷陳皆本於心得切於時務不事訓詁故興朝四講官倪始寍李括蒼黃晉江而公其首也辛未分考禮闈得士爲盛秋册封周藩歸遂乞身有浩然之意甲戌三月起南祭酒南雍士子欣然復有南陳之稱南陳謂文定嘗實德時爲南雍者也亡何病遂不起卒年五十有六里社聞之爲位相哭也所著有易簡錄大明世法錄四書語錄經濟八編諸書千餘卷行於世當事請邺典者方之文定蓋與論云史周曰章給事言公嘗師錢啟翁翁沒爲木主題曰在茲出入必祝也公自言爲孝廉時初從啟翁問易啟翁辭不納拜曰子且歸後晤不刮目納拜未晚也公淹通過目成誦言持論新悉森發聽之忘倦嘗游三洞及天台爲記百餘篇其郁落艸木徑道一一可數也以推於邊塞要害艚糈鹽鐵各娓娓以口當指不失圭黍此自天授積學佐之蓋有師法而然庚午春病胃數日稍謝客爲乾坤兩卦著論十數篇予嘗問其練要公云乾如一柄罡刀坤如一刀兩斷初甚疑之旣乃知其所到有泮然冰釋者矣顧宗伯亦言萬曆之末年士習帖括以學古爲譏公立兩社引於古獲於是婁東金沙壇坫相望公起衰之力也公立陽山社以後三十年間天下鉛槧之士緊公是視非公所命書不置几案卽使公行其道倘陳氏學以變易天下亦豈能掬

賁如此哉爲之贊曰斯文未潰厥有經緯辰緜繫天使斗不墜吳門三賢珥筆支天湛持嶽峙孟長霞鶱公參其間載文載質歛其霞岳以服日月手麾彼璫瓦視鐵券寶此炳蔚滓彼鼎鋕云得之易藏以春秋禮樂所宗匪夷渙丘瑋哉斯賢才德淵匠雖有弓賜其何以尙

劉侍御傳

（洪思曰吾漳上忤魏璫者四人子與周忠愍馬忠簡獨著子以講筵展書忤璫獲罪歸亡何御史亦以抗疏忤璫罷歸但其事世猶未能盡知故宜爲之傳）

史周曰嗚呼士貴器識難言哉平居抗項剸割必方偩人暴褻必靡然隨之天啟乙丙之際諸賢焚崑衆濡艸自救也猶云勢漸使然及大憝旣平虎汁爆盡稍識行墨者咸厲齒以糾稽徒會未移時是非又變剛正以爲盭戾負塗以爲宏忍豈讀書多

通穉其舊說抑有所徼幸吠和而然可怪也丁丑春予在長安與劉元如御史隔一邸舍予既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璫鐫戸雖咫尺不相往來既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予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纓也又一年而御史罷里居缺詢問者亦二三載心念史魚伯玉之行狂世多有陳荀嫽阿爲利齒兒藉口向不遇聖明徒使後世欷歔而續漢事耳今幸日月燦於穹壑紅案爛然如斗參首熠燿餘光無所亂其宵夜而當時勵行殷憂之士世猶未能盡知者因爲劉御史著其行事云

劉御史其忠字長琯世稱元如先生其先以孝友著姓居長泰之西湖父文軒公爲諸生有隱德生御史九歲輒窮經爲文章成立儼然父於是謝去祭酒謂是兒勝我年十二爲邑試冠軍

竟以年少抑去二十六始爲諸生丙辰成進士授湖州司李抑豪戸䘏窮民萑羨餘及諸常例錢士庶翕然稱神君也癸亥夏月授湖廣道御史每一疏出輦下動色所論兵餉及邊圉事宜爲詳核於時魏璫已銜憲與大事矣楊璉左光斗尙總西臺恒相顧慮叵測談者猶謂是璫啖名以名奉之如兒嗜果可㾜也顧飽益驕崑山大名爲鴨鷫遮進耳楊漣一日艸二十四大罪欲數璫於庭予告所知云此事由綸扉廷梃卽盡折無所益於斬馬既而大洪疏果上十日不下劉御史疏云人君者天地臣民之主也舉動話言史必書之以爲天下之安危繫焉邇來舉朝所爭惟中旨一事蓋深慮權奸飾恩掩罪假竊輕重其間故見形察影防其隱禍也自楊璉孤忠獨奮指列魏璫二十四大罪以來廷臣傾聽咸謂天威震怒不俟覽畢而旬日報旨未聞刑人靦無慙色又見輔臣進揭婉曲以悟宸聰外示優容中實惱惜國人私計還望調劑責宰相乎至於聖諭反覆開譬諄諄百言無非爲忠賢囘護明知其罪狀已播衆口而歷敘其平日之勤勞似忠賢不能自白明旨反代之白者夫人主生長深宮朝夕使令惟是一二中涓忠賢久侍潛邸豈謂無勞然而蟒玉錦衣酬之不爲不厚矣忠賢乃敢憑藉寵靈簸弄威福張如天之燄肆煬竈之奸使中外聞者無不知天子左右有忠賢一人正恐其欲飽而驕威過而毒勢窮慮極欲終爲善不負皇上不可得也從來宦寺欺蔽人主以其密邇意旨易窺事昏主則導以聲色狗馬使萬幾日廢而後爲所欲爲事明主則稱意綜覈事事見效而後熟算機關竊弄威柄及其太阿狂手九閽之上有見不盡見聞不盡聞者矣今忠賢罪

狀已昭大小臣工交章已滿皇上自爲國家計宜卽付忠賢法司昭正典刑以慰列祖之靈以謝天下卽稍爲忠賢計宜召輔臣面諭處分先布其罪惡正告中外而後閔其微勞存帷蓋之恩是亦忠賢之幸不然臣不能不爲朝廷危之疏上璫恚甚思所以中御史者會御史出甘肅地涼遠[redacted]氛殊惡璫亦以是爲投荒者耳稍寬至明年始以門戸削奪方御史上疏時文軒公心動貽書爲戒御史報書云風波由命誼不可逃惟勤惟廉臣子自勉御史亦用是不罹於禍居一年而聖人出虎兕騈命御史用原官起既丁父艱哀毀過至又三年沒享年五十有一子濟溥皆以文行自致能世其業

贊曰熙朝之慝三發閹寺以宗社靈雖熾亦替魏璫始煽尙於直瑾九錫將加震出乃殄諸賢伐鼓則邁陳寶雖蹈水火亦免

有救吾鄉之哲有周仲先（洪思曰謂忠愍公起元也時與楊璉左光斗諸賢同死於魏忠賢者）長琯獄獄幾與禍騈近關之出自投遠塞及覩日月用慰覲拄谷木冰淵視彼宛鳩長松早凋亦垂千秋

林深州傳

（洪思曰浦人之知子故未有早於深州者子未爲諸生時漳浦令黃應舉爲刻續騷六卷而深州爲之序時漳上有吟社如張燮若汰沃高太史中川鄭司農輅思蔣大宰道方陳宜與元朋諸名士皆不可一世咸以古昔自命一時文章之游盛海內而深州與薛道譽最爲老師然其見賢皆若渴聞善皆若驚一時爭迎致其家咸以上賓之禮禮之蓋自深州與薛方伯始也）

丹臺林公茂桂字德芬鎭海人性至孝幼負奇敏爲諸生貧不自給其繼母苦之常使拾蠣蛄採薪爲朝夕需稍後輒詬梃不休公晝拾蠣蛄夜燃薪映書十有餘載不懈萬曆丙戌舉進士第四人王文肅公最器重之付爲深州守深州在輦轂下縉紳

故豪貴有參藩家居省國租至數百石公自持弓步造其廬請曰此間去天一握民苦貧奈何以糧稍飛灑民戶一日至其莊見比屋甚稠歸視冊籍無丁銀問之云某家墓戶公笑云墓戶固有數朝廷索一洵河夫不可得安用是蜂窠自擁者率丁役均隸之又一胥郎無行被告發罪至死公繫之獄胥郎賂獄吏一夜逸入都再納貲稱光祿丞歸公佯不問也一日丞來偕諸大夫造館稱賓公爲不知送客畢顧左右曰留某賓賓留公詰之曰爾非前爲某持罪至死者乎何大貴乃爾叱繫之賓大不顧公叱曰吾何知京都官吾自結前事耳吾治前罪人不治今光祿丞於是諸豪貴共謀搆公未有便會公移州城廓舊址數百丈檄兩臺未下也而役已峻所費甚少由是諸姦遂騰播謂公不上請擅移州城侵府庫所自用不皆臺使者遂以墨中公

歸公典衣服牀褥瓿甕不二十金出州門百姓號泣遮留之不可得釀錢爲餞率不受去後二十年建德鄭太宰（洪思曰蓋鄭元岳三俊也）又爲深州問諸父老舊守誰最良輒談公流涕也公嘗稱詩善屬文與蔣少宰高太史張聘君鄭觀察戴侍御爲元雲之游陶陶日夕口未嘗言貧每云吾有詩千首文百篇恐太流麗不合於道又安必用數頃官數考乎白太傅有言健於黔婁富於原憲壽於顏子吾自謂可矣鄭太宰爲閩學憲廉公尙在喜曰吾不意乃今得交林先生遺元纁勞問公又爲疏請於朝以爲風厲高步今人而古處者也公晚居漳浦僦居水門浦人稱爲水門先生家常買米僅升斗自給曰從諸長老游語不及錢穀家日益落壽七十有六乃卒家人未嘗見其皺眉也公爲孝廉時從山野讀書井驛涸公自解衣渫之繘未汔土崩衆驚栗呼之

公徐上曰林丹臺豈死於浚井者先是有王太常心泉亦以操聞常自提畚上屋拾瓦浦人爲之語曰太常撿瓦孝廉淘井兩條冰身金寒水冷然而公之文采遠矣

贊曰蔚彼哲人冰心玉質餐古乃腴刊華蕤實休徵之行隱之之識佐以韓孟浩渺莫測雖有蜩矢窺點白璧卓哉我公爲我矜式

七傳

（洪思曰爲吳太公思喬作也黃子時方理孝經外傳因於傳中採郭劉張翟沈許六人而爲是傳云今孝經外傳已亡其所謂敬親則敬身敬身刑敬人之指略見於此矣）

嘗覽遺史見郭原平劉瑜張文詡翟普林諸行誼未嘗不感慨其事求其後裔不可得也郭原平者會稽人父逌以孝行旌閭至原平行之彌篤家貧傭賃爲養嘗客食必含肉以父母不肉

食謝去及父母卒且葬以奉終自盡誼不假手於人乃助人營葬久之練習又傭力供貲乃畢葬務墓前田數十畮暑月耕者裸袒以爲褻也傾橐易之農月束帶而耕元嘉末文帝崩原平哭臨累日一食或曰君獨王臣乎何哭之哀也原平垂涕曰吾父蒙先朝褒拂無以報故慟耳嘗出賣瓜裁求半直人全直與之必讓而後受大明中旱瓜瀆不通原平瓜船至縣令下瀆水通之原平曰時方大旱田苦無水柰何減灌田之水運瓜船乎乃走他道賣之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孝至艾乃喪母終毀三年不鹽酪除服二十餘年布衣蔬食居墓側不暫違葬畢不忍歸露宿墓下鄉人因結廬棲焉

張文詡嘗游大學以奧博爲諸生宗隋仁壽末學廢策杖歸灌園爲業嘗有人夜竊其麥文詡見而潛避盜知之去麥前謝慰諭令持去鄰家所築牆幹不直爲毀舊堵以應之嘗患腰疾爲醫誤傷頗殊醫悼怖請罪文詡遣之去陽以爲風眩墜傷也州郡辟舉賙贈皆不受人方之原閔云翟普林楚丘人事二親以孝聞躬耕色養不應州郡辟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卒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單縗而已

凡數君子者皆生衰亂時隱伏閭巷無所緣飾而敦朴貞至非揚播房廉謙諸賢之所能及諸賢表於華閱流覽詩書胥託旣高省采易集若王祥劉殷輩更不復談也浦口吳思喬十二喪父家貧事繼母何氏甚孝母勸之就賈遂得什一供母養甚歡及喪躃踊號哭如其所生有鄰人妻死欲鬻其女具斂喬爲其斂得不鬻女一老人無子被劫貲盡欲赴水死公問其所失償

之因勸不死王醫老不能自食喬月給之米或時就餅家餅家取錢喬皆爲給直不令王醫知也有千戶李翁者嗜酒失所署印事覺擬徒喬代爲納贖有山民倪翁者負官租徵急賣兒應之所得兒價又爲人攫去對喬欷歔喬悉爲償之喬旣行善久爲鄉里所宗凡頗連疑難皆就質於喬喬必遜謝退稱不敢有魏商生一女及一子魏歿其少妻疾亟以餘財託喬喬爲醫治愈年餘出餘財三分之鐍鑰宛然或負喬債願以其廬償喬曰柰何區區使爾失所或以其母木請喬怒曰若忘親乃及我遂焚其券或曰人毋爾誑乎曰我自信其如此又何誑焉喬嘗治屋與鄰連先爲鄰整埶讓數尺地乃自治屋浦口濱江瀕處患覆舟喬嘗呼小舟往來救濟一夕渡江宿舟心動戒舟子加毖自以漁舟登岸未幾風濤大作所宿舟覆喬從岸上募人救覆舟所與濟者五人得盡活予觀近世能木至性樂善行未有若吳思喬者也考其行事在沈道虔許昭先而上

沈道虔武康人宋武嘉時隱居不仕日治圃自給有竊園蔬見之輒避匿不令其人知有拔其屋後筍者指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買大筍送之出拾穟有爭者悉歸所得穟冬月無複衣戴禺製衣服遺之悉以供諸兄弟無衣者終老蔬素無日食之資而絃誦嘐然使在孔門亦參憲之儔也

許昭先義興人父母老病力致甘旨及父歿其從父肇之坐誣繫歷年不決從父兄弟二十人昭先獨爲走訴納槖饘資產盡賣宅以繼之肇之諸子亦已倦唯昭先無二意七載乃白將事不衰舅氏歿貧不能葬昭先皆爲治具送終州縣徵辟不就卒於家自唐宋以前皆有徵辟孝廉篤行之徒是以士競藻飾其

行諸灼然竟著者行事或不能盡實惟閭巷所傳皓首隴畝者差爲近之今自郭劉張翟暨於沈許皆本乎至性敦樸眞至但漸於宋齊魏隋之間已無有表彰其事不能與姜蔡王庾並耀人間然則巖野篤行之士又豈可盡乎

節寰袁公傳

史周氏曰嗚呼二正之際與阿柄者難言之矣方其時室有疑陰野有亢血鴟虜號於其外梟潘伺於其側堂奧之間疑檄不絕然值天子英武練於情事紊澤所參衆志如結二三賢士大夫黽勉戮力柴叔輿以質實匡襄於先于廷益以駿烈克聲於後吳永淸羅學古之徒咸將叻竭蹶也康陵時人才方輿庭徑各別許季升膽遠矚幽淸氣見於禁旅何世光調停折衝權用究於天宰王德華彭濟物昂低殊態而裁酌當心諸常侍卽縱

橫爪牙自豎要如蟠蟒學虬未有吞海之意諸君子上視王鈇下視鼉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至於魏崔岸谷所漸瀆岳易勢北牙擐甲之士雄於猰㺄天偸斯難以養外患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斷慈者不能衞義者不能決賴聖人特起而後天下晏然計其時卽有于廷益羅學古之才王德華彭濟物之健刪傑就厰則中門近闕兩竇其邏矣然且諸君不能予覩古人尚哲簡戇因事蟬脫如季札遽瑗晏嬰樂毅之流皆值禍難颺然有以自立逮於東漢懷鴆擣椒以死相勉以爲春秋之義與易殊旨間有掛冠拂衣蓋亦踈遜無甚繫著意而已至乘朝車執宮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舍命豹褎之下卽獨行安之如張然明皇甫義眞其人矣張然明破諸羌靜幽并恥爲王曹所賣發憤申陳竇之寃卒不得爲三公皇甫義眞蕩黃巾破涼州賊徵

赴城門頓其子堅壽以免雖卒爲三公亦不大竟其志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眞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袁公可立字禮卿以英年成進士理蘇郡報最召入西臺抗疏歸二十六載始出仗鉞治登萊軍於時遼左新潰三韓餘衆大東焉依東人遇遼象不相主客時時夜驚賴公撫綏無事也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出登萊時蓮賊初狂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麋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兗東之功於時毛文龍譸張於島上劉愛塔怗疑於沓渚熊王之案持於內崔霍之交盤於中公一意治師塞要害技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又猝有朝鮮廢立事公毅然請討旣而李倧銜太妃命稱李琿通　失國人心改步自贖也公因請正詞質責之以濟師助勦爲務與廷議合是以東事一視公公去又十餘年

而朝鮮爲[redacted]陷凡公所發輒者卒視旋轍爲重輕如此公在登可三載七疏歸歸而魏焰益肆孫樞輔滯塞外久請陛見中外洶洶以爲志在君側而公方有綠野之樂居亡何以[redacted]警起公爲少司馬公久在東疆於諸大醜變態甚悉政府欲借公爲功公旣至中朝覲諸侯動靜邑邑不樂也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以此失魏崔歡天子猶念公海上勞予加銜致仕去蓋是時致仕者若鳳麟以爲奇表矣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韙之凡公值事多長算得大體洞於要會方爲蘇理時湖州董宗伯以厚貲爲亂民所窘鬨甚兩臺檄公解之公至卽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事遂定又值倭警吳中豪子弟王士繡裔一琦輩馳騾自命怨家詆爲不軌兩臺急詗之公獨謂是狂生無他卒讞不得實乃已衆謂

公長者也及拄登萊方元宵宴客有傳遼將李性忠與張爾心謀叛者諸監司怖甚公徐命小隊阿殿過沈帥問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今何狀沈帥百口保其無他公曰吾固知其無他但且令釋兵柄安坐耳於是公之整暇再見之矣又公爲蘇理時以汎期出海遼有李弁者邀公飲示三倭刀公詰視還之後半載報海上擒倭二十人獲夷器則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云何而琉球貢使至稱數月前有飄舟墜此岸出其人視之則皆琉球也衆咸謂公神明及拄登萊毛帥盛自詡滿浦昌城之捷用兵不滿千不遺一矢伏砲機發使[illegible]自踐藉人馬騰踏死者四五萬公心疑之移文東江審其顛末毛帥以是恨公公固謂海上去天遠臣子勿欺何厭詳者於是公之練達再見之矣又公爲蘇理時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

四郡推公秉筆公伸牘盡雪其寃同列爲縮項公曰吾自任之吾柰何以上臺故誣賢太守讞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衆咸謂公強項也及在御史臺值他御史觸上怒將廷杖諸御史詣政府乞伸救輔臣以上意爲辭公於未坐抗聲曰特相公不肯耳輔臣拂然廉知爲公先是雷震景德門公上疏陳闕政如郊祀講朝六七大事章未下政府用是謫公再收再黜以底於削甚哉救之罔効也公既用久躓復起當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謂老當愈辣方拄司馬門時會　死袁經略遺僧弔贈公力詆其辱國一日請權貴祇候乾清門出聲無律公引咫尺之義折之雖無所匡挽而義形之意再見之矣凡公精神著於爲司李御史時即不隮台輔其精神亦有以自見又當定陵鎮靜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間留賢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遠時以名教相厲若不復知有延熹建寧之事者公以己丑理蘇郡乙未入西臺正當盛時中貴出掖門往往避驄公一日視西城有內璫殺人者公輒按捶問抵罪或語公此弄臣柰何窘之公奮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既上稍厭諸激聒政府動以賣直沽名抑正論公乃抗疏曰近年以來議論繁多言詞激切致干聖怒廢斥者不止百十餘人槩目爲賣直沽名夫賣直者退則不直者進沽名者斥則毀名者庸朝有不直毀名之臣則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誰復爲國家昌言者乎疏上奪俸一年嗚呼國是所歸往往如此矣公多才藝善持論急主上之急積精自衞無悶毒故在亂能免居危不廢丙丁之間天子賢達士夫無出其右者董先生曰公才兼數器心運四慮精令一再出不於毛帥魏璫之時

得行其意展四體韓范之業豈顧問哉又曰公護名節勝於功名善刀而藏見機勇退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拄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公先鳳陽人始祖榮以開國功爲睢陽百戶因家焉五世生公生有異姿廣顙稀眉七歲通毛詩禮記未三十聯第通百家書安夫人姙時數盥水見金鯉蕩漾盆中及長數有異兆自知其名位所屆壽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隕西南墜地有聲子樞博雅有膽識爲戶部郎別有傳

贊曰谿子貴洞干將利斷彖椽決機不以爲畏然明有卒義貫不亂道不可撓還歸其貫廷益抱誠噬臍曷及濟物微巧扶繩緩急剛柔之中則有袁公事不可謂睍視未窮嗚呼才難睇彼東蒙

甌寧詹明府重建文廟碑

天下經濟之數皆生於文章經濟不生於文章雖耰鋤干楯均足以亂天下管子天下才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文章皆生於兵農賦役委精神以治之幾七十年文章垂成而天下已敗求季諸賢相與摩勵言賦言兵欲匡顏閔所不逮卒無所成俛首步塵以視顏閔之出處夫子於是昌言爲邦反覆丁寧於禮樂淫殆之際無一語爲兵農賦役者夫豈夫子救敗之才亦有所不逮乎嗚呼天下無事共食孔孟之言卒　有事則云是安得更吾起而治之如孔孟當世不爲無事也顧卑鄙管氏以爲是不足道推略其說謂是不過使蠶婦麥叟臥桑下數雞豚擉魚鼈銷其雄業耳豈遂煩聖匠之經營乎永豐詹仲常善文章其文章根極性命以條暢於經濟凡爲經濟畔孔氏者絕口不道辛未釋褐爲甌寧甫下車祇肅文廟顧文廟已阨於火殿廡皆燼惟神王狂詹仲常曰噫爲縣令蔽芾之下何所不聽斷而令夫子栖於風雨亟肵胝新之於時天下蓋方告匱也一緡之賦數銖之鍰水衡爲之轂箸司農爲之仰屋天下能吏握粟懷錐恐敲撲之難施捐助之不效而仲常顧方沛然塗塈求赤搆肯游夏曾不移歲而岱舉梁立榕幹枝葉倍於舊觀卒無有富人艮子憚勿亟而倦終事者抑豈仲常有禦遞蘭繇之能海王命龜之智而奔趨若是夫其思服也夫子居七則仲常居三焉天下之服於文章甚於服於衮鉞文章之敗於水火猶衮鉞之敗於盜賊也使天下之治不本於語孟不出於文章其君子彎弓而曲踊其小人荷鉏而勃稽弱者推肥強者擇肉雖有瓊盈京坻

誰舉而食之天下卽多稗亦猶有列祖之其勤二百七十年之德澤家誦詩書人恥耩穮聖天子焦勞於上士大夫黽勉於下遂以毛錐鎗劍金炭其間是仲常之所心恤也仲常爲治旣五年所與諸父老敦厚禮讓諸子弟講論道德精神所注無日不狂學宮學宮諸彥勃起爲文章如芝英朝生高者逞於游夏次者麗於董賈計守中都時百里上下黨人與居鄕不七十年道德湛浸能至此乎吾鄉自有宋來爲性道文章聞見紹於今亦五百年其山川鬱勃風氣鼓盪大卒欲起一起而遂與仲常値夫子又若以未墮之緒託於仲常使仲常値之一起而宏鼎新之業嗚呼人亦有言宋室無賢雖則無賢亦足以傳今天子又慨然有人才不如宋之歎夫以士大夫朝夕討論蹈孔孟紺莞晏不能自奮比於元凱而使人主拍案以爲無才雖舉賢之宰何所謝責然必使聖門諸賢爲之鑰戶而探性天掃樹而談禮樂慶其要旨亦曰反本立誠不爲標說所動而已不爲標說所動而後能以其文章條暢於天下之兵農賦役而後能舉天下之兵農賦役還歸於文章而後可以畝南面叱九合一匡之務是則仲常之經濟見於行事諸子弟時時誦說僕遜聽未足以知之也於是文廟告成不揣而爲之頌頌曰

天建吾甌脩文振古誰宏厥瀾天畀詹父我有圖書詹父道之我有鐘鼓詹父考之鴻苞義抒則於四極厥有兼緯以昌文德煌煌聖師陟降左右仰視甍棟俯顧俎豆奕彼前光貽我後死星榆狂天詹父似之

文文肅公碑

文相國湛持者英姿槃步名德著於當年宏實彪聲流光被於

四裔膏雨之慰暘蒼下尺而生尺奔瀾之瀠砥柱應廻者俱迴是以物緯重其機係人倫歸其要禰道猶配位望足昌時古之濡滯淄青環車鬱確者猶將仰琮佩以動容接屬輿而發歎以時揆之理或然歟公之先衡州人與廬陵共派耆姬錫籙溢爲湛波天水扶穹蔚成隆棟高祖溫州府知府林公白鹿夾車祥開東海青綃起績業婉西昆曾祖翰林院待詔徵明公資其素風益以宏藻破琴燕市華貴效其巾纓絕裾王門清徽通於楯陛練楮所扗章漢爲昭祖國子博士彭公毛稱鳳采倩有藍青爰以弓裘司盟頌雅父衛輝府同知公元發艾而縣車者成總岳通德表於里門循聲齊於益部五世之澤既昌六變之旌彌茂於是公也幼成齊聖嶷而脩能七齡而夢鳳集桐擗膺如禮八歲而見龍屬賦擲地成聲萬歷甲午聿登賢書時方踰冠陸文定稱爲握拳之珠申少師方於龍山之玉廉隅既礪澹泊自將遂以來彥參於英席既而三困金車衛輝捐館公乃倚茅竹塢絕迹闤市吳處默之禽鳥環廬褚無量之麋羣遶柏迹其所蹈可啻曰知於時理學攸明亥園共賁楊中立之芳躅未湮顧端文之道茹斯拔逐畔多執經之朋千里有投鍼之芥門如鐵限管或銀鏤而公心水湛然槃觀超若安石之處爲素公展季之言成寶鼎蓋已雍容而歸由己綽略以道莫吾巾笥所治璽紱同親及於十上春官首傳臚陛當熹廟之二載爲明融之盛事士紳胥慶以爲得人冰霜之初賴此元吉嗚呼麟鸞降出各以其時俊乂寀隆亦維厥數神宗顯皇帝以　光考之未遐登岡梧於後棄貯茲在野繫彼苞桑爰續三九之暉同賡明兩之襲葉文忠振衣於廷衡鄒忠憲彈冠於柏院趙忠毅秉鈞於東曹王莊毅明允於西序孫文介寅直於秩宗馮恭定翼宣於副憲又有高忠憲楊忠烈周忠介繆宮諭姚太史爲之日夕講貫以道守官公嶽舉其間鵠顧紆步叶管而衆籟咸吹抗聲則羣喙俱歇曾未幾時嗚呼奪鐘中聲變楚王莊毅既奏節彼之章鄒忠憲徐引同車之賦公沐浴叩閽厲爭學禁至詛王紀策蹇出都快於乘傳破帽龍頭榮於蟒玉中人閧然責其出位枝摘細語以爲藐尊禍且不測得以壬戌仲冬告謫與歸在史館者甕六閱月家居又一載而當塗布毒朝野集辛周忠介銀鐺就道高忠憲書帶沈淵會有庾辭再從削奪范士燮之祈死未能岑公孝之逃生不敢適逢日出聖王龍飛倪太史元璐再疏剖瞰起公爲翰林院侍讀再遷左春坊諭德充日講官公積誠希悟歎時納約天子聽禮忠之論爲出喬司寇易副都於獄公益發抒指摘無諱巢阿之鳥屈軼以爲棲入幽之香蜮工所不射蓋自詞林以來希有也庚午奉使益藩歸再請告弗允以資轉右庶子掌坊事踰年始出以宮詹領侍讀學士脩熹廟實錄甫受事即以三案未明爲請三案者冊立梃擊紅丸光廟所爲終始也公初登賢書正當前星向耀之期入近鼎台已湊弓髯攀號之會遲留一世靜炤三朝始以練華縱於傾鈌豈非天乎平臺降諭宬史攸安時宰既遷仍貫之文遜臣亦分守和之誼屬有天顧亟講麐經公以耑家特膺茲選爰正宰咺之失載申周任之言鐘磬動其聲容星辰集於眉額帝簡所鍾物睹翕然既而枚卜考言公乃引疾自遠忮者排其蚤衰聖人知其無咎中使偵之乃得其實講臣不與庶官爭能禮也君子不以徼長競進義也以是特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廟序擬爲肯嚴

詞林欽其文扗天子乃齋心納誨豫事從緇爲悉撤鎮監亟罷內操唐宗之搤鷙以聽元成漢后之整冠以肅長孺方今於昔殆有過焉公方覃精翼亮靖共弼謨而讒慝旁睨瑕釁積生谿匆有接劒之形莊途發洪濤之壯一言吐氣百疾翻波昔佑甫除吏有未盡之嫌李絳任官攄惟才之慨當宁皆賞其精誠達人不乖其親識况以事絕纆緜迹渺同穴徒以薑桂之鐇梅鹽遂起龍夔而噉禹禼微遺聖哲孰解風雷嗚呼人臣致主進必有歸端士持身終惟其始訟言受服貴者不稱寵利居功元賢所畏公不服自明引愆而去豈非得正而止履貞則吉者乎公旣自傷被國殊恩未逢休命粟繭之答冠穿下齊墓木消埃之酧海嶽遠媿蓬桑抵家甫半載豐體漸枯又值姚孟長之喪人琴俱絕壹抑旬餘遂終於正寢嗚呼索馬出閣算相不以爲辜批勅塗麻裴公猶云適體公不聽專一之絃未抵猗薰之器浮沉枕坎十有五年鼓罷孚中六十餘日天子方思更敍其才都人已歎不遺一老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是之謂矣公生而傾碩揚提戴千家任睦婣表素通理長安傳畫其像以爲信公鄉里各懷其風以爲子產登庸非久故啓沃之效多於匡襄淵鏡不湮則殆庶之模符於王佐自東吳台輔之盛壽位峙隆而聲名烜弈未有踰公者也公殁三年子秉始上疏請卹典得下部從致仕禮備禮也天子思舊興頌方伸將以某山荷恩卜兆公之弟亨以文學直館閣實次其事命予爲之銘銘曰名位何常曰惟厥志朝隮升墉亦惟所視伊傅不作己歷千紀納溝頻泚豈獨子恥惟公衆然上師古人爲幹絕轢爲輪絕壓不緣梯級以集矜斗遇于於衢納日出牖扛承明廬如眞孝廉夏日其亥惠

風乃兼巨川多波肆折舟楫躓焉登岸亦何所備竹塢栖遲石湖盤旋遠志　終亦何所議政無二月尤豈一語尼父接淅里奚相杵譬百練金扗冶不躍鑄爲夏鼎乃逢不若銷鼎變金天地淸曠拜日月恩千古浩蕩相彼九原賢者翩翩安知先生扗原扗天

韓海羅碑

（張禍永曰海羅者若海之父也黄子者若海丙辰會試分房所取士也海羅葬時若海已卒其子來請銘時黄子扗石養）

原夫粲奕敵伯孔樂之祚斯光夏陽分柯兩相之徽爲茂若乃梅州公之緜瓞寔始牽絲桐廬令之執英爰多邁種蔚爲山嶽表於昭明遂使哲人克生垂條九葉元夫踵武咸秩二宗豈必渭南天子自題忠孝之碑華岳羽人別誌神靈之表乃匯美於璿源合芽於道核哉今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海羅公者諱鳴鳳字伯儀萬曆癸酉進士東粤博羅人吾師若海韓先生之父也家世淸淑化鵠之印非雕尙素頒客剪匏之紐不改自桐廬公以來四世矣公生有至性長而宏淹再佩休徵之刀依然縫掖匃閉長公之閣發以絃徽世無長者久矣民到於今稱之公父儒學博緇帷風高作傅邵武母黃孺人青車道阻隕於臨川公時獨板輿親肩垂憾攬衣號擗哀動路人庚公之粟繭未零康伯之絮霜倍慟卒使鄉翁致其棺櫝楚人歸其眀襚可謂精搏同祿氣激江神者矣櫬還梁廬碎碉之麓告竣三年一日還家夜分兩甚從季止之下泣不可徒跣而去東向灑淚則栢竹俱枯默地省愆而鹿豕畢命行通寘遺理有宜然於是家奉爲師人立作表繫年以往就陰執經而來成市又數年庠太

傅卒於閩中弟仲子刲股垂殆公奔走晝夜涉血至踵輿櫬入郭慟絕乃蘇依廬築塹如喪母時實有翠鵲巢於簾阿數見青鸞游於門外何光祿之於莞守戶契合同鄉蔡中郎之馴兔遶床類繁舊史方之何媿足則堪徵癸酉公登賢書又二十載乃謁選入爲高郵州知州大夫之馬久畜季子之魚不取朝禱暮禘見六轡之如琴載石還駒指孤子之似水時方屬國多事東都穫薪戴星夙夜未遑單父之能兼輻圖書不藉延陵之敎旣以執法左於郡公致使當塗右其吏調兩羣馬幾並見神君入則芳規尚垂刊署嗣守沅州施饘而庚癸不呼反風而圭瓚無恙佩刀之戶俱狎詩書結繩之民復躅約束方當御車葦上其歎異仁乃以守畔部中突來逢彼邏錢遺父一祝成祠彝子餘黎長號溢巷信芷水之蘭蕙紉其芬芳沅上之鐘鼓神其

歌舞矣故夫軒裳者至性之爪髮政事者德行之輝景也裕於此則餘於彼珠玉眞素而禦水火菽粟易于以報天地珠玉非干盾之能菽粟非殽核之餞公影無獨媿行有相宣雖厥業未宏而卬須早就矣家食十餘年吾師始奮昆姓森然公車成行德璉之約從弟取戒隴西逸少之報謝萬欲宗石建公裁兼之故貫道器於自然用儲胥於不匱也公生於嘉靖庚子卒於萬厤己酉享壽七十復原官終於正寢累贈至今官賜塋祭禮也元配謝氏鳴鳩惇一錡釜思劬壼內舉無違言階前均其德產也四膺申命封太淑人生於嘉靖丁未卒於崇禎丁卯壽八十有一太淑人鍾氏吾師之所自出也毓自望族釐於興門寶并之源不枯玉山之禾可刈逮膺三命介受覃恩生於嘉靖甲寅卒於崇禎庚午壽七十有七皆能筐懿自將共承繼采鼎趾克相以濟祥光先後奉命與祭祔於宗伯之塋嗚呼有道而外何之豐碑馬駿之條奚尚峴首必有命契园符道映素紱扶寸四合嶽瀆所受其風雲精霸九成日月所因而朝夕乃以發皇地德卓立人師非夫至性惇行如我公者曷稱乎爲之銘曰融都之府丹靈克宅蟠升移星神書啟石岑巘歷絡以宗韓奕江流泱泱含滄吐桑詩潤禮波以留福慶泝源自天輸漢一方越谿閩嶠吳溝楚水經緯星野匯於垣時斑虬文鷩以禦君子秘簡雲壇於皇所封璿璣齊之陰陽日中壬林孔嘉碧纓雕騣雲層翠埤有隆天眷錫我文人芬博蒼燕亦左右帝以籩薰勗軼蕩瓊波宵窪曲江非無先猷以輝斯邦我公壽朋是從鴻龐人慕巍爵我跂通德有憑有翼以垂南極保曰利哉四方爲則

兩朝忠烈祠碑

（洪思曰子武林乞身時之所作也子雖乞身在外時時念主上孤立劉姜高徐祁解張呂不數日皆逐歸留都亡扛旦夕而馬阮方欲盡殺海內諸君子甚於漢熹平宋宣和時恐　馬一旦飲江聲小必擁兵自衛不戰不守亦不顧棄輿左右必無一死者蔑於土木時矣黃子知其必至此也因反覆興數傷心於是碑已而果然馬阮擁兵逃入西湖不復顧棄輿聖安銜璧左右無復知者臣子之情頓衰乃至於此敝禎三十六人與建文一百二十人之死古未有諸　　初立令有司建一三朝忠烈祠於神烈山下合一百五十六人尸而祝之以爲日月也）

以身殉道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以生其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可以不死故質之死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水曰火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之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必取其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抱其精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所

不生不死者故奸權賊盜日思以其水火殺天下而天下之鄙夫貪生憚死者亦指水火踆踆然以焚溺爲戒卒之天下以焚溺坐死者比比也當天啟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大璫諸君子思還至柄持之大躁既而權奸煽熾諸君子亦坐死其於離也爲火爲旱爲焚突及棟及崇禎時王鏞上握羣工屏息仰命於天子諸君子承之大柔既而盜賊淪胥諸君子亦坐死其於攣也爲水爲潦爲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共持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君子而君子皆死者君子傾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質分天下之毒痡故出入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薄射也凡日月水火共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下贏絀朔望往往相食漢熹平時治鉤黨獄誅蕃武膺滂等錮天下黨人殊二百人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毖孔融楊修

五六人耳然皆爲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身之義宋宣和時籍元祐黨人可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汴京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吳革孫傅張叔夜三人耳何㮚李若水則猶之墜弃也我明初與尊禮賢士洽藍胡之黨不及名賢迨於靖難諸君子死者百二十有餘人至於土木而衰矣故水火日月一盈一竭精神所託或後或滅前後贏縮可屈指數也獨是啟禎之際諸賢奮發手搦霜雪與雷電爭烈雖有逆璫屬燄不鉥之於前黨禁株連不鉏之於後計自天啟蒙難殞身者十有二人曰楊漣左光斗周宗建周順昌魏大中李應昇周起元繆昌期顧大章黃尊素萬璟高攀龍及崇禎甲申之變致命遂志者二十有四人曰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施邦曜李邦華凌義渠王家彥周鳳翔馬世奇吳麟徵陳良謨成德孟兆祥汪偉金鉉孟章明吳甘來許直王章陳純德王鍾彥于騰蛟申佳胤宋天顯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及綏鼓死戰嬰城謝闕者不廿一班蓋自漢宋以來死節之臣未有盛於我朝者也嗚呼學之不明道誼爲事功所亂鍾葛之鍼李杜榮翰之砭機雲康樂寄迹於蓮房文山託詞於黃冠不曰事猶可爲則曰思得一當是以徘徊顧瞻失諸一瞬而千古莫贖是猶臨泛濫而繫匏覯燎原而祠靈多見其迂愚諒下於溝瀆矣（洪思曰是碑初傳一本有管東吾數句在此句之下晚得楊岳武林所寄本無之岳常爲鄭山都講與余共理收文後入越居西湖兩峯間眞忠烈祠近楊本必祠本也今依之）故仁之生人者殺之而愈以生水火之生人者生之而或以殺人不見夫不生之生不死之死展轉以避焚溺而卒不免者比比也虞部陳公來治南關廉惠著於遠近遂捐貲貿地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皇營構爲十六棟層樓九楹湖

水濴之以祀兩朝忠烈諸君子余至湖上覽和靖之遺蹟因得與虞部商略上下慨然歎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遷氏之言夫豈無謂者乎虞部又以南關小稅置爲祠租歲時得尸祝其下因爲迎送神之曲曰雷鼓闐兮龍在野雲離披兮龍血下龍上天兮星無光椒糈旒兮蘭不芳靈之集兮四國鴻八蹄兮驂九翼凌滄海兮拍白日靈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羅百珍兮瓊漿驂素虬兮騑文鶖維靈車兮縶靈馬執靈袪兮淚盈把珮琚兮灑灑晝不足兮宵夜雕舟兮鏤筵新夫君兮王正年靈參差兮無後先湣君須兮馱青天靈何爲兮中悁悁

吳山七忠祠碑

（洪思曰子武林乞身時之所作也以區區之祈一日殉君而死者七人夫非生乎方卓于孫之鄉者然哉人皆曰科名之士實云天下羣盜一日陷京師又皆魚貫稽首鹿鹿而恐後人心乃遂至此哉時海之律人倪倪文）

（正范文貞者道雖不行言雖不聽猶浮沈鬱於京師一時可三十人皆憤而爭死以救人心之日下君子謂其功可配食廟社而朝廷尸祝之初有司議忠臣祠祀典蓋自范景文至諸生許炎布衣湯之瓊三十有四人爲正祀自孟章明至侍郎徐標御史俞至虞七人爲附祀凡三十有一人而武人不與焉浙人目之七忠者是吾鄉人也吾私尸祝之吳山之頂倪施周凌吳陳俞）高皇帝初下兩浙所徵辟朱章王陶葉吳諸先生議論最爲近古及靖難之會方卓尤烈（洪思曰方忠烈公孝孺浙江甯海人建文間爲文學博士卓忠貞公敬浙江瑞安人建文間爲戶部侍郎皆死於遜國之變甚烈在永樂時謂之靖難）於是兩浙之行著於天下施於土木宸濠之變于孫兩公（洪思曰于忠肅公謙浙江錢塘人景泰間爲兵部尚書死於土木復辟之後天下莫不冤之孫忠烈公燧浙江餘姚人正德間爲副都御史死於宸濠方叛之始天下莫不偉之）巨扶廟社天下閭巷無不識其姓字者非獨山川包孕亦其風教然也崇禎甲申乾坤迸裂天子殉國一時士大夫魚貫稽首以就寇廷蓋自石勒侯景而下祿山朱泚而上未有辱於此者於時聞變決志者二十有九人而浙居其七焉上虞則戶部尚書倪公元璐山陰則左副都御史施公邦燿左春坊左庶子周公鳳翔烏程則大理寺卿凌公義渠海鹽則吏科都給事中吳公麟徵鄞縣則監察御史陳公良謨新昌則試御史俞公志虞此七公者學不同師而義歸一致振方卓之遺徽匡于孫之不逮其所以綱維世道人心不爲淺鮮也嗚呼澤下水決溝壑發志士之觀木槁澤中過涉有獨立之意猶是澤也或以蹈於溝壑或以滅其頂踵而聖人無怪又以爲通於義命者何也受其祿則死其事大澤所被以之殺身自周孔以前已取義及此也古之君子束身事君值泰否之會必知其禍敗所在反覆陳諫諫之行則君享其安身享其榮諫之不可則君與其危身與其辱辱之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箕比靖獻於身前夷齊槁骸於事後各有所取非苟然已也既爲卑紱所縶不能自拔棟撓而壓與世俱及則亦曰致命遂志而已矣命者天之所治志者人之所治也天人交治榮於皐陶壽於彭祖不假學問而與淵路共席嗚呼天下之大百年之內稱觴舉祝與附木榮哀者何限而苦於一決使孝子慈父無所施其禮樂則亦悲矣嘗漢末造蛾賊狐鳴遍於天下皇甫嵩朱雋盧植閔貢三四書生開喉仗臂使強寇授首於槀街逆臣納兵於虎帳彼其才豈能勝於七公者哉聖神歸於上則庸劣委於下進無苞桑之慮猝有飄搖之禍雖方叔召虎不能爲才是百世之下掩卷考時者之所同歎也今天子既登極守高皇帝之業馴服禹甸表章守節死義之臣則倪公爲首加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文正次則施公得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周公得贈詹事府

詹事諡文端凌公得贈戶部侍郎諡忠潔吳公得贈太常寺卿諡忠節陳公得贈太僕寺少卿諡恭愍俞公得贈太僕寺少卿諡未予天子既將有特祠之命而武林諸子衿爰於吳山之上肇建合祠遂成崇搆躋於同堂而伏臘尸祝之則亦胥濤所噴其英心紫陽所增其過致者矣又爲迎送神之曲曰幽雲侵兮白日曖蛇龍宮兮向在笳絃吹兮莫哀靈紛霏兮從沛人恭桑兮敬梓回青雲兮蹈白水朝碣石兮暮滄海何有兮千里靈之來兮熊魂光江風飄兮蘭有芳翼蹌蹌兮鏘鏘斑鱗斐兮有章靈之居兮不遠日未入兮去復反騰奮焦兮婉婉桂宮兮檀館排嘉賓兮集靈苑芙蓉生兮江之湄虹霓旐兮雲旗靈不來兮何所思靈之歸兮撼鼉鼓罷吹兮輟舞夫人兮自有美士靈何爲兮愁苦夕昏兮朝曙春復秋兮日未暮靈何爲兮含怨

王忠文公碑

（洪思曰漳人之祀子充人皆曰祀忠獨黃子以爲祀道時予由榕壇入語門人曰子充處元末哀亂之世其學浩博渾淪一歸於道貧賤流落不改其志幸際昌期雍容講幄而不苟依附盡瘁駡賊脫以死如子充者可謂仁矣子充名禕）

紫芝山之麓東瞰朝暾有王忠文祠焉龍谿令蓼莪徐公所建也徐公爲令既奏績將行矣諸生耆宿說所貌徐公者徐公謝不敢一日僕入郡諸公坐間談祠事且道徐公遜甚至也魏給諫中巖時以抗疏里居謂公曰然其祀王忠文乎忠文判吾漳旣期可以風土倫物大有所興勵且以祈永之疏當上意得環召則於是屬卿也去今逾未有阼奧徐公嗛嗛置意中今祀忠文爲堂皇歲時集諸生頌容雅歌於吾漳源瀾甚遠且爲徐公暢風敎窮海上下無復缺事也諸公題其言又一日僕見王副憲而宏張聘君汰沃（洪思曰汰沃名燮蹇辭徵辟海內偁聘君久以孝廉不寵公車隱萬石山著書數百卷時方編定王忠文集行於世可數十卷）舉給諫語汰沃瞿然曰果爾建白須讀書人而宏亦曰是足張吾漳於天下矣自是而祠遂成祠成廣延之數上祀朱考亭下祀劉愛禮（洪思曰郡人劉宗道明初儒者也其學亦出於伊川生平愛以禮教人學者因稱爲愛禮先生有祠在紫芝山麓與考亭相望今廢）舉履衡杖得相及也嗚呼考亭治吾漳不朞年道化綱紀遂於心繫愛禮與忠文同時不能鎮足坐講幄及今去之各數百年而都人士旁皇追趨若冀朝夕者何也人生自呱喃至含歛各視所學其學遠聲息亦遠其學近聲息亦近考亭與愛禮皆學程氏所得不同原本一也忠文少學於黃公晉卿晉卿學於金公吉甫胡公汲仲胡汲仲曰千古聖賢藉文而顯人託於道如不相及而道託於文如相語也晉卿以是湛於文章其爲文明靜淵粹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宋潛谿每見晉卿飯頃序置數十百言由根達葉常自浩然歎未聞道忠文從之游汎濫數十年馳驅燕吳困於車塵幸及風雲鼓其羽翰至使聖祖手其編詠與景濂軒輊上下翺翔嗚呼如忠文者未爲不遇矣自忠文蒞吾漳二百餘年而吾漳之文藻風槩竦肅天下即不謂忠文興作其爲忠文開采奚疑乎忠文所論道推黃晉卿吳立夫淵源甚閎所論詩推高季迪胡仲中風雅掩映與道相麗亦皆其鄉人也士君子生幸與明清先正同其里閈又有良師帥匡其不逮辟呵離席正容銷意即令曰講道其大道則亦不遠矣胡仲申曰予見子充詩唯讀之不暇子充之學亦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於立言者猶其措於事業也今誰復知忠文爲求道而立言者方勝國時宋學翻瀾有志之士皆舍津筏湛深獨著以脩詞立誠爲本而其相懋勉如此於以鱗翼日月乘昌運稱先鳴固宜耳予嘗過金華見其山川淸淑大率似吾漳風土樹蓺亦相近然自四傑先鳴而後瑰奇儁者不復如前吾鄉固儗於前而開拧於後蓋地道使然抑師友董率有懋故安得金胡黃高之徒起而襄立誠之事脩惡池頻林之祭者乎先是二年雲間何半莪督學來漳中所脩學祖多羨金諸生請以實祠中其前楹以祀忠文其寢以載督學及令公之績自朱考亭劉愛禮兩祠上下歸然登峯數百步而遠近師友源瀾之觀燦然備矣余不敏溷迹文蓺於斯道無所聞知然幸託吾漳漸考亭愛禮之遺訓思一光大之今幸伏里巷與諸君子同時睹徐公之治聆中巖之論溯泳前賢之業以爲紫芝天寶復與金婺爭華也不揣迂謬復述所記憶於此

王文成公碑

予觀於禮樂蓋積百年未備也夫亦待人遲久乃起其經制功德相爲近遠也我太祖定天下既百五十年吾漳郡邑始有定制而平和一縣爲文成建置之始去文成數十年始爲特祠麗學宮又且百年而黎獻思之參政施公大令王公始議於東郊別崇廟貌所議別廟者以祖功德且正復祠禮也嗚虖夫豈其經始隳括不遽迨此乎亦各待人智不必身出力不必自己方文成初破賊從上杭分道銜枚趨象湖時我漳西鄙實爲發軔之阿既再用師破橫水剗九連山東至河頭從民情設玆治則公聲名已爛然照於窮壑故公之殊猷偉績盛於虔吉收於南昌迎刃破竹則皆於是始也公既治虔中不數至嶺左然以漳西不治則嶺左右皆不得治故其精魄所注在嶺左不下虔中今自平和設縣以來百二十年絃誦文物著於郡治在崇義和平遜不敢望者豈獨其山川雄駿苞鬱使然亦以爲名賢巨掌高蹠之所專導靈宇實護之嗚呼士君子諄諄講道德理義命無大顯貴人爲之屏扆前後則峩冠側岸者翻卷姍笑之及際風雲逢特達大者跨素臣享所未有小者順民情別地利爲蒼赤數萬食報無窮雖大君子名賢亦皆不能自知也文成之初涉江從武夷出龍場樵蘇自給蛇豕與居召僕自誓此時卽得山城斗大南面鳴琴其中豈下於中都之宰然文成廓然不以此貳念獨於文字散落之餘豁然神悟以爲聲華刊落靈覓自出今其學被於天下高者嗣鵞湖卑者溷鹿苑天下爭辨又四五十年要於文成原本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吾漳自紫陽蒞治以來垂五百年人爲詩書家成鄒魯然已久浸淫佛老之徑

平和獨以偏處敦樸無詖邪相靡其士夫篤於經論尊師取友坊肆鬻書不過舉業傳註而已是豈庚桑所謂建德之國抑若昌黎所云民醇易於道古者乎憶余舞象時嘗游邑中時時出鬻西過瞻舊祠疑其庭徑湫側意世有達人溯源嶓岷必有起而更事者距今五十餘年而當道偉識果爲更卜奕起嗚呼人學與治亦何常各致所應致治所應治者皆治矣卽使山川効靈以其雄駿苞鬱者暢其清淑令譽髦來彥泝文成之業以上正鵞湖下鉏鹿苑使天下之小慧聞說者無以自託是則文成之發軔藉爲收實也於紫陽祖禰又何間焉於時主縣治者爲天台王公諱立準蒞任甫數月舉百廢以保甲治諸盜有聲而四明施公蒞吾漳八九年矣漳郡之於四明猶虔吉之於姚江也王公既選勝東郊負郭臨流爲堂宇甚壯施公從姚江得文成像遂貌之并爲祠費具備屬余紀事余以文成祀枉兩廡可奏諸雅其別廟者宜自爲風因爲迎送神之曲其辭曰折瑤枝兮擣瓊縻思君兮中阻飢揚靈鼉兮播靈旗矯欲來兮何期大江橫兮大嶺絕射朝曦兮馬當發招余弓兮雲中遺予佩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昔曾來兮安足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芳兮蘭與吹追鄉車兮抗嶧馬上天兮下士不同時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語耿徘徊兮中夜令諸生歌之得毋以爲楚聲乎（案中夜下有脫句）

周忠介公碑

（洪思曰讀是碑與張溥五人墓碑知聖人之貴憤也帝且長寐安得五人復起乎）

嘗聞之聖學曰憤師風曰奮不奮不憤白日眾寢天啟之末年上帝假寐奄尹吐光焚灼天下天下瞶然不知所且周吏部蓼

洲先生乃起而大呼以爲義馭之必且出冰勢之必且消狐魅之必不可恃嚼齒碎舌蹈死而不悔嗚呼非憤奮於百世而爲之乎嗚呼予觀天下治亂所託惟人與言選人而準天下其準一世或老或殁蓋三十年焉止矣撰言而繩天下其繩百世或悶或嘿或見或不見蓋寡有聞聽之者於是天地之罡氣有播於雷唇裂於電眦明白正告使士女雞犬蠉動之倫咸聾耳縮頸若洪水之將降蓋自顏眞卿段秀實而後復有先生也嗚呼盜賊已成簒弑已形雖董筆南簡淋激巨山何當鍼芥之用即不然彊弩射市鹿臺隤坑身値大殊何刺之有必如先生優游家居隶素字貞動未有繒繳之施出未有容默之討含蘧瑗之雍容樂史鰌之踔蹈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推撞逆芽振靡明報此白世而下儒士以之挺筋脊夫闔而張目也嗚呼明哲之談古用以明若否今用以守房帷危孫之權古用以棲亂國今用以酬興王周先生歷身中途讀書滿車宦不知見險知止之爲智我無言責之爲裕哉以爲是駕道通徑奮憤而不爲也先是魏都諫被逮抵閶門緹綺四遶親朋漸絕先生獨下胥江持槳飯與共臥起以女女其孫戟手逆璫及諸權貴詈不絕口及姚詹翰持服削奪歸顯貴人不弔也先生引禮法大詬之凡先生所批繩必中其隱卻又顯治之爲賊於是衆起欲搏先生先生不顧也文學士湛持間謂先生曰公幸家居少瑕罅稍袋口足免何苦共死乎先生曰吾一官敝屣耳七尺可作砥吾用之矣安能懸目以視若輩居亡何御史倪文煥以贓誣先生用削官會織璫李實論吳撫起元減料誤運指公與周繆等六人門戶請託丙寅二月緹騎逮下下之日吳門晝晦暴風雨五日平地如浸吳中士民踔濘中爲先生號寃者闐閭巷詔不可讀緹騎索囚稍驟衆拳蹠上悉狗跳有死者公乃覓舴艋從使者陰度關公泣謝父老謂柰何以吾故累地方吾死自能殺賊勿憂公等百姓亦以殺緹騎故停詣闕卒灑泣散去方是時吳中幾變吳中變則天下之咽絕逆璫亦藉是變色得稍緩既抵獄天又大震飛石碎瓦木人畜相蹈無數公語同事曰吾輩精誠薄使天激如此吾死呌上帝速殲鼠輩無徒累諸蒼生蓋不二十日對簿死口齒盡折面肉爛不可辨嗚呼傷哉以公之精爽上感雷雨下格羣黎而不能寒一奄尹之膽彼未嘗窺書宜然諸權貴狺狺奚爲者乎先生始仕于鄉爲福州司李甫下車典謁請詣璫宷公嗔目視之既數日廉諸虎翼悉寘長尾璫宷恨甚會諸商闖監門訴諸役無狀諸虎翼縱刀矢有所洞傷民大哄璫遂發火燒比屋刼袁中丞質其子留兩憲使意先生入候並執之先生持不動夜捕六兇畀之獄諸虎翼率啼泣請璫出憲使自贖也卽不可當以守令代兵憲公夷然曰罪囚無赦條憲司重臣無質理必以小易大烏知之乎當事者懾甚并捕諸哄民欲平之公曰爲百姓受虐故至此柰何復戕百姓平之乎急就釋之歡聲雷湧於是璫宷心悸闔監門發疏不敢動兩臺賴公自振急疏宷罪狀聖天子爲毅然撤宷歸諸悉不問嗚呼神哉顯皇之仁也微先生識不能使天子知一方民之寃微先生力不能使天子除十六年之醜諸當事者側目視公公亦決意挂冠通國罷市日數萬人環治而泣曰公去吾曹就死耳行李發者視城闉已悉壘石斷通路嗚呼直道之在民也義者與奮仁者與憤百艸屯蒙非怒不生詩曰民之方殆視天夢夢言夫不

憤不奮之不可爲治也以先生才挺晶白爲名銓識拔天下賢俊稍隱忍報天子不乏而先生若此者豈得已而爲之乎張復之曰以李杜自處猶恐爲胡趙以胡趙自處何所不至當李杜時士紳猶在楯陛奄尹不過中令而枝蔓放濁不可居忍諸賢驚創發攄懲治之恐不及而後世疑爲已過其立心可知矣微先生千世而上乃使李杜孤行先生事父母極孝病服養不解帶居喪毀不勝不以貧故受一漿之饋在吾鄉五載日惟市一蔬既秉銓歸四壁蕭然人稱之曰冰條先生歿不一載而聖天子出逆黨竄死公獨得贈卹異等論忠介三世皆太常卿稍酬往者四世未葬之慟士民聞者或泣或歌詩曰旣克有定靡人弗勝諒夫銘曰

汝南家世代有嶽前非曰矯飾好是正直澄流礫砥義波海激誅觀破枉各視其力以訛默容以極反側上帝耆之驕蕃追錫臍滂塹過浩瓘寡邑惟孝作忠惟名副實樹百世表爲千古式

姚文毅公碑

嗚呼堅龐氣降濬發之茂不迨殷周其道德豪傑之士皆驟起無所承自有漢而然矣間有之隱隨蟬綿印浦之數可得而稱焉若吳門姚先生世有懿嶽發爲文章襲口方舟沐浴天下子聞其語嘗見其人矣先生諱希孟字孟長有虞之冑也明興有祖榮者擇配黃盛年而寡高皇帝首以飭行風勵天下旌其門史臣蘇伯衡爲之作頌於是姚以義烈起家二百有餘年文太君始毓先牛先生淵源明德値貞元之會卓成名世宜其然也榮生華卿亦以節孝稱華卿生叔威叔威生梅谷梅谷諱翌始著高隱翌生畸艇君丞丞生白堤君厚爲沂州判官厚生五逕君圭爲武陟令三世皆明經不樂折腰而畸艇以吳文端公婿翁嘉遯以老耋自梅谷而然矣古稱戴禺宗測皆世遯舉爲有嗣異人是唐子畏所爲梅谷圖者也五逕治武陟不二年致仕箕室施生穎菴公汝轍爲南國子生以先生貴贈如先生官武陟之捐子舍也贈公年方十四毀瘠踰禮既娶文太君是稱母師實舉先生先生未週歲而穎菴公辭世文太君方二十有二坐茶蓼中乳血雜哺又以征徭之累從父借雛觳兜擔施太孺人抱先生躋公堂對簿是日先生正週歲踞堂上弄飴笑視施孺人孺人歸哭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翕哭然心喜是兒有福是堂上人旣三歲豖豖幾殮矣諸大母衞之哭忽一夕聞庭中聲訇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明遂瘥是所謂大鳥覆翼者歟自是歧嶷善占對異於常兒外公文衞輝公以少府致政歸太君數攜先生依外家見其先世縣纖積軸輒別識位置不爽衞輝公每肅客輒呼先生出周折爲儀詫客云是吾宅相無雙也於時相國湛持公甫總角爲諸生長先生僅六歲以甥舅篤朋歡衞輝公嘗云姚孫與吾兒異日當比珪廊序雖湛持與先生亦自謂吾甥舅於當世有二無兩也湛持公既蚤登賢書困於南宮凡十九載先生始舉於鄉兩人相視謂吾甥舅如檜柏旋葉無殊共飽霜雪耳及己未先生登第湛持後三年亦大奮去二公之於學同業識同趣操履同勵品藻同旨音吐同嶶體質同瑰而先生文采沈馥騷雅合致包裹六代邈乎踔舉矣先生既登第嘗選庶常諸前輩咸以人望推屬先生獨私念在東觀當三年倘閒如何又東事方棘諸肉食者日發符南下謚不得以一官貽母憂且需次補廷評之籍而太君獨發緘鼓先生讀書先

生於是膺遷也明年具版輿迎養京邸而東事亦稍靖冰玉之供爲熊允解瘳韓蒲州劉南昌二公每見先生必竟日宗社大計盈庭未發者必先咨先生楷落翰飛都人競誦於時楊忠烈公入爲給諫左公光斗在臺班與先生同道相勗每言世界旣有缺陷止此方寸間缺陷不得耳及庚申七月神廟遐升光宗卽位甫旬日違豫內醫崔文昇侍藥無狀浹月遂稱大行中外哀慕又有停封移宮諸悲事忠烈先後發疏皆從先生質疑義先生亦匡直不辭云故事詞林與言路蹤跡微疎先生獨謂青史法從離若蟬翼卽後世誰從明其若否者旣授簡討爲史官於兩朝實錄多所論定於時名賢盡起田間葉文忠當國鄒忠介趙忠毅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湛持以鼎甲領望與先生翺翔及同邑周忠介嘉善魏忠節日夕講析首善之堂商古推今或値先生未至諸老必嗒然若失也先生旣道廣折節下士賓從雲歸顧愼許可門無膩刺又每出東西坊必遣蒼頭報太君食寢數反乃已云何湛持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先生念太君初喜檄又己丑實錄未就不得發片語與渭陽偕南居一年請假歸而時事大變諸君子慼慼如漢熹平間矣里居旣二年逆魏愈煽楊忠烈再疏討罪萬工部揷死而逆魏手滑先生與湛持日夕惋歎周中丞起元引頁彪事勸先生北上先生曰吾不爲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入問文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觀之爾志行沈篤禍必不及旣抵畿而楊左倂褫忠毅忠憲同日解職舉朝汎汎方頌玉璽河清致符命之奉先生以仉夫人筦輦未安勉就房考是乙丑二月也考竣所獲如陳唐姜閔梁馬岳楊悉天下名士一時罕倫先

是冬璫禍已發諸君子就檻車身纍無一免者先生出對友朋凝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怡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覺外間有異疾日劇遂不起先生三日絕水漿扶櫬出國門跣走哭趾血目腫舟行至淮上見邸報知奸人受逆閹旨已得削奪之命先生入撫棺泫然出曰經年來皇甫威明之恥懷之久矣今成吾志又不於親存日奪捧檄歡是天之厚吾親也星馳歸卽金溼阡之旁誅茆作丙舍廬於斯金溼阡者先生所葬顏菴公子爲之作碑者也於是緹騎四出銀鐺相望先生念袁夏甫在土室中穴垣覘母緊我獨無亦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民數萬爲呼冤捽旂尉殺之當事者傴欲遷禍於湛持及先生先生數擬從三閭之後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叵測僅戮五人餘寘不問先生始放跡湖山高嘯縹緲幽探林屋自號閩生道人閩生生之餘也先生初號現聞與內典通旣以多難奉母故彌精於竺乾之言前輩中涉獵是學者稱內江趙公先生才似內江顧內江用而先生不用則先生閎深矣丁卯秋熹宗不豫逆璫謀變先籍海內清流五六十人欲勒自盡先生名在籍中事未發而今上從信邸登極海內始慶更生不月餘誅逆璫毀天下所在逆祠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右庶子充經筵日講官知制誥先生在講筵本正叔淳夫之意拔誠悟主又善爲言詞嫺威儀法與并致每出班黼扆必爲改容諸前輩咸心儀先生然諸奸人謀翻案甚厲閣中諸老以次罪去又[illegible]適蒲城諸不靖者借爲風雨値枚卜遂罷會推拔錢宗伯之腕先生心非之也湛持又有所排擊不動於是銛輔搆難欲先生去先生次及湛持公庚午秋典北闈而冐籍

之釁發屢柄者猶以冒籍不足阱先生遂移冒籍而誅文因下二武生獄久之讞上先生以宮詹坐鐫秩嗚呼是足以快貧舌掩文冒矣猶慮先生以文行被主知恐一旦發夢迺陰摘先生講章中語腹夷之深先生弗知也嗚呼先生於羣小豈有誅觀之威破柱之痛而仇猜若此哉不過謂先生才耳先生才而用則諸番徒悉不得用諸番徒不用則毗毗蔽蔽者率枕籍就死故其極費如此也以予所見則先生才悉歸於道先生爲文章韻事包燕納許搖筆傾世而未嘗以是自詡一也先生與人交無大小先造驅車肅客不憚寒暑見一善事及閒巷纖蹟輒手記咏言恐忘二也徑草蕭然木瓜不入賓歸如水竿牘不出三也儀觀如神明而不作貴容不作介色謝諸紛喜四也自宗族閭里嘗負我者率德報之未嘗頌誅一事五也天下才人率以是五者傾敗而先生無有顧以才詘何也予從其長君宗典見癸卯歲發願文謂之五律一曰十不忘一曰三勿起一曰六勿言一曰五恥一曰三長率蚤悟合脩權借慈嶺實歸洙泗蓋與湛持公枺葉及之丙子五月示微疾端坐奠楹湛持公實紀其事不十餘日湛持公亦去陶陶永夕是之謂矣蓋自公逝而岸谷屢遷又有甚於曩時者嗚呼公生己卯卒丙子享年五十有八元配馮宜人繼王宜人子二長宗典國子生次宗昌縣學生蕃衍子姓詳家乘中且葬爲之銘曰

一言幾道貴於玉積玉盈腰安所支千言幾道貴於穀積穀如山安所貯清閟之堂天爰立額璧蓄奎南斗入絳趺之館天旁求驂軻服孔連春秋天之相人文行耳人之相天何畏是上帝精微達相理現前大麓納芥子諸種種者已如此不朽之言但皮裏玉書萬年託石史

碣

蔡梅巖碣

（洪思曰人但知梅巖爲本朝名御史不知其爲仁人孝子也余初收文海外舟至鷺江逢其諸孫遊旅中因得是碣且爲余道其祖善吏柴毀狀歸著其行於孝史天下盡服公聲名唯黃子獨重公仁孝公謂黃子必如吾行諒哉）

蔡參知梅巖公既林居三十餘年名德被於南服自嶺嶠上下耰鉏負販逢漳人必問有龍巖蔡公者蔡公爲御史持繡斧直道自命服雷行雲應爾顧天下亦多御史安所必道扗巖顯者蔡公卒告其子延曰吾死誰誌吾墓司馬許少微吾之畏友梁山黃道周雖少必知吾行嗚呼臧辰之賢穆叔誦其不朽晏嬰之賢史遷願爲執鞭異代尚爾何況同時僕既生晚不獲躬奉杖履然早聞薛方伯道學（張福丞曰謂先正薛士彥子未爲諸生時方伯已歸田閒日與門人講學梁山之麓黃子頗從之游）談謂其志義卓然人表今見其行事良然方僕初仕公已大耋天子悲疆場之務追念柄臣復故相江陵（洪思曰謂張江陵居正也）之籍於時林皆起艸家無縣車公飄然絕意津路顧以江陵厲餤四十年僅乃得雪當宁亦以公年高蚤見不逼也方江陵敗時諸顯人俱蹈藉快意公時扗雷陽見其子扗戍所備楚爲疏請寬卹上十八日不下中貴人傳旨詰問事不測公坦然謂吾自爲聖明廣德耳如欲炙手者豈必雷霆之下乎自公疏出而後稍稍爲江陵寬者（洪思曰此時誰不怨江陵者方見公之不爲已甚蓋仁者之惡人非不仁者之惡人故仲尼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黃子所以服膺於梅巖也）士大夫亦卒以是美談嗚呼爲名御史甚易爲宰相殊難宰相得失問御史天下成敗問宰相察宰相得失易察天下成敗難自江陵后吳門大倉亦皆

負洪流籌量百世顧一爲珥筆點摘則已矣公與吳門太倉牟然否而顧皆無所倚柱常對客言士君子不欺其心則無怨於人矜角尚碎金何況正人之骨乎自公爲御史一按吳一按粵在吳中劾西寧侯籍民田千餘畝築堤錮陵稱蔡公堤在粵中戰瓊海諸酋撫綏三饒使嶺外偃然凡粵中人鑿井上梁輒誦公名以爲鎮福僕嘗過粵中遇行人無端皆稱龍巖來則俱以蔡公故天下亦多御史行部不半載何所離屬百姓若此者公遵養十九年間念粵民出督海南學倪旄騰歡謂今日猶見蔡公既轉參政一日請告歸粵人攀啼舟膠不得發粵人卽甚醇亦獨爲蔡公區區也公生甚蚤慧嘉靖甲子中鄉試年未志學甲戌成進士授中書未及壯爲御史聲名動宇內以不能要路棲遲數十年丁未擁節嶺外又以事去是於功名之轂亦可謂不炙也顧自天下名碩南服士庶無不抱公如蜀者奚必魏卿乎公筮仕卽著一書爲日省錄題其端云勿負君親不玷冠服自是每事必書朱墨以自考者五六十年事德安令公甚孝丁二艱哀毀三年與禮終始可謂世表矣公諱夢說其先莆人有子四人叔君善文章所爲行狀甚絹至僕不復文爲之碣曰蜿蜒巖阿唯其高矣混滅瓊陽唯其遙矣橘頌蘭組洵練要矣堯仁舜恭吾安巢矣嶺海之祠夕而朝矣直道之在人永不彫矣視我蔡公神所勞矣

墓表

張大夫墓表

（洪思曰大夫父子皆迂曠不合於世大夫年未四十而賦歸來日浮一艇濯足南谿之上扣舷而歌無復仕意雅自比張志和故子亦以此意表其墓云大夫之喪子哭之曰嗟呼紹和初亦告我造物相迫必爲山人紹和胡見事之日非遂謝公未爲闕也）

出漳西三里許有張家山古木數百章泉流其陰岡阜如宮堂紀柎屬蓋爲張大夫墓云大夫者今聘君汰沃先生之父萬秝甲戌進士爲太平令稍遷鎮江同知則皆以文章故失權貴三十六輒林居蔣少宰（張福永曰蓋漳上蔣道力孟育有張大夫傳）所侮爲迂曠之性逕直自遂者也大夫歷官不五載林居三十年無所置田宅都邑貴人稀覩其面顧海內但云大夫嫺於文章嗚呼天下固有嫺文章黜於吏治者乎大夫所爲治自太平至鎮江父老猶有去數十年至今談之淚下汍瀾者大約清靜得蓋公之說也聞之張氏之先有遯叟再世而昌爲比部公綽事孝宗爲尚書郎自是七世第以學顯至神宗中大夫始與兄廷棟先後成進士張氏蓋已數世爲文章以至於聘君也余蚤歲及奉教於大夫初晤次述班馬之同異楊荀之優劣河漢乎其言也既出其所爲文章命余屬之則筆撟然已常過其南谿冊中擽蓬入顧誦述如曩時雍容終日扣舷而歸有志和太放夏統太傲之思嗚呼此其人豈復近代中求之乎大夫林居益嗜古蔣少宰高太史鄭司農徐職方戴侍御時與聘君爲元雲之會（張福永曰時汰沃已謝公車蔣孟育高克正鄭懷魁徐鑾戴燝皆休官歸結爲吟社之游而林深州德芬陳宜興元朋陳伯曠汪宗韓二山人亦與焉）因就大夫所居側度壇游焉大夫暮年益元澹自遠歲時從南谿歸頌輒去濯足中流哦詠自適凡聘君高蹈脩古與時俗殊尚亦其稟受然也大夫名廷榜字春宇生嘉靖乙巳卒萬秝己酉享年六十有五子一名變字紹和卽汰沃先生也甲午舉於鄉至熹廟間不應公車歸隱萬石山楗戶著書可四百卷屢徵辟不出稱聘君焉聘君有子名于壘字凱甫十歲能文章十八

而殤大夫猶及見之凱甫少小從余游著麟角篇十卷一時稱聖童焉侍父出覽天下名山歸著舒節篇十卷而聖童之名滿天下矣後大夫數年卒然而大夫猶及見凱甫也（洪尊先曰先是汰沃以墓表屬子墓誌屬晉江何司空葬有日矣而何誌杳然汰沃乃請子爲之今漳上猶存有張大夫墓誌一篇是也甲戌九月將襄事而何誌適至子欣然以爲吾不若何之簡貴也遂改爲表文文義一同前誌唯首尾若殊耳今當去誌而留表不玄俱存也）

徐隨州墓表

（洪思曰蓋儒者徐中明也以才節仕烈皇間死於隨州甚烈故今人稱之徐隨州猶唐人之稱張睢陽也甲申二月黃子狂石養墓下諸子問才士能越數千里來乞銘黃子既以才節表其墓退謂門人曰徐隨州儒者也）

與才徵節則貴節與節徵才則貴才樗櫟之隕嚴霜行者不弔過者去之厲風而摧松鍔鬼神爲之旁皇天地爲之低回徐中明死於隨州人皆曰惜也中明之節也予則曰惜也中明之才也以中明之才生於盛時雖百十日可了數隨州顧當崇禎之亂以百十日之隨州了一中明惜乎中明之才也中明性孝友敦尚禮教時復跌蕩出氣誼少時喪母以祖命喪娶獨持枕塊臥堊廬不見褻襪鄉閭稱之及爲博士諸遊歸道聞司馬公疾六晝夜走二千里侍湯藥五日乃屬纊以遺產分七弟指其祖宅讓仲子自取磽确即司馬公亦以吾兒爲難能也方傳丞嘉時葺學宮淸塗租爲秀才請生母喪辭豫闈之聘粹然成一儒者及爲重慶司李釐剔任勞怨所覗大小獄囚疑讞者立省釋之至九人初下車諸商行戶以成例爲請公麾之曰去勿恩乃公乃公無所事成例爲也每下覗庫絕毫釐一時風紀肅然江水之間左道妖民屛跡方外諸辭訟悉就治審結一歲間諸鉅至七百餘件渝州之民傳爲謠焉方是時楊武陵爲督師（張福臧曰楊嗣昌武陵人以奪情起爲兵部尚書上均輸事例當上意遂兼東閣大學士爲督師時閣目丁母憂才五月天下非之所）

過輸餉緩五日者以尚方從事檄到日椽吏惶懼公毅然命取倉穀四千石碾米以待若無事者其平買起運悉取農民自認以多寡輕重別其功紀商民晏然故渝州政理爲天下最也臺使者從理取遣才欲用兩賢令公從廉下爭之晷移一尺使者悟乃止公既骯髒不善事要人彼中司銓者恢公考遷除將及輒遷公隨州隨自丁丑以來再破矣煙戶僅三百渝人士留公者車塞於道兩臺欲爲奏請公謝曰王途多難非臣子辭難之日且吾不往又誰當往者持襆被歸訣司馬公於墓曰兒此行不反矣諸宗老強留之信宿不可盡攜家資入隨州以庚辰十月抵任抵任之日方巡城有馬從北來云有大兵公於是繕一室城樓之隅曰吾寢處於是矣明日果有周帥持兵至號數萬索餉饟甚急公扃城誰何之兵大怒詬出公乃開門出見周帥曰隨一孤城自癸酉以來無歲不兵又饑且疫何所得應急周帥聲色俱厲噪者如虎公笑曰吾向在蜀作監軍士不敢譁今朝夕監爾命且下矣誰健者周帥氣懾夜遁去於是悉以家資治戰守具豁荒籍募死士築馬道製火器明年二月賊陷襄陽乘勢欲東四月破信陽應山德安遂以十萬衆壓隨境公約諸將歃血死守公次子粱自守西門募人乞師而巡道持不下越五日力竭公猶嚼齒從南門督戰墜北門入公迴盡接踠馬上罵賊鎗正中面及斫鼻眼猶叱叱不絕口遂支解死粱至哭父屍賊亦橫斫驅去斷死公妾趙幼女申姑及婢僕十八人皆罵賊死明興昇平二百七十年縣中寇死難之烈未有如此者也錢宗伯曰守隨之事與睢陽異睢陽江淮之前障也拔雍而扼睢僅可以保江淮隨承天之後翼也越隨而保郢則無以敝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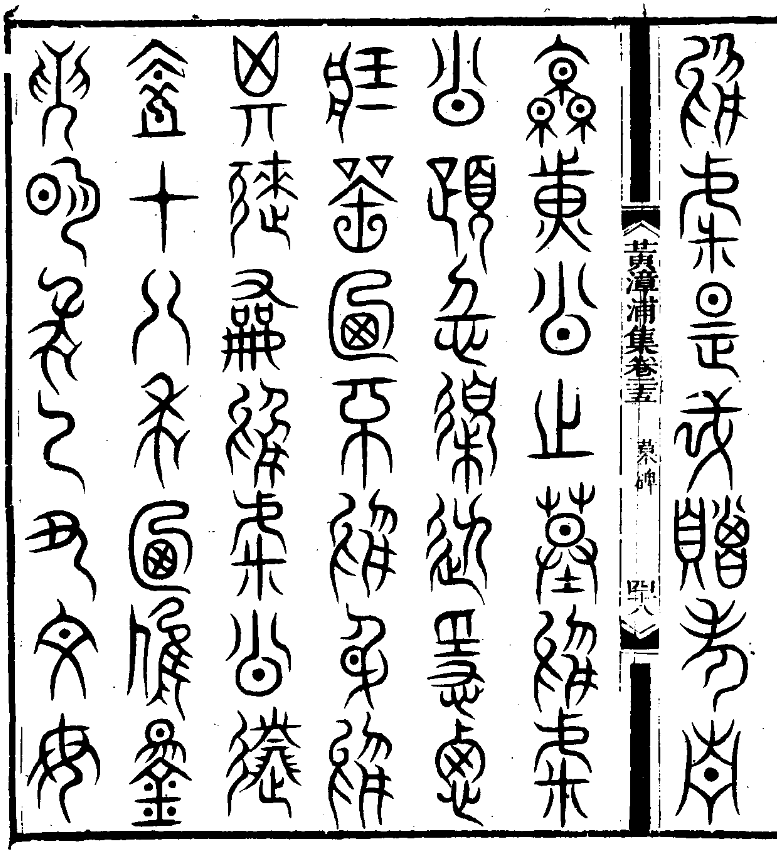
寢公以死守隨隨雖破而寇力已殫陵寢晏然隨破無復守隨者賊再至漢東而承天遂陷故公之以死守隨功大於張許而諸道之不救隨罪浮於潮琦嗚呼知言哉公諱世淳字中明南唐吏尚書鉉之後朱學士遹從廣陵徙盱眙南渡後錯居海鹽山陰其後從外宅居嘉興明興有竹谿公仕粤卻金再傳學周爲雷州同知生必達兵部右侍郎贈尚書皆自有傳公其長子也公慎交與重然諾有季布之譽與嚴卿仲守居生交終始不渝仲已通籍嚴天而屠隱公在渝州念屠親老購良材貽之材至而屠歿傳者以爲神贈在長安以百金質紫貂裘家童不戒誤爇坑上懼甚公怡然曰誤耳奚恐竟倍償質者其器量如此方淑人之將舉公也雷州公夢文朱瑞至旁植一幟曰明忠因以明忠字公司馬公又曲呼之曰中明復去心焉蓋五十七年乃驗公中戊午舉人先娶戴相與甚莊生三子長森次粱及彬粱以節旌而森以才顯繼娶包仁和包憲副女生一子棨俱有後公之遘難年五十有七贈太僕寺少卿與祭葬建祠廕一子入監讀書錢宗伯深以是卹典爲漸也嗚呼隆殺何常亦顧人行誼何若耳世有隕師自樊都上贈食金吾取徑累代爲綸扉宗社逃死者矣豈足道哉豈足道哉爲之表曰是明隨州知州徐中明之墓其魂江漢其魄茲土是以才節墓不以宅兆墓故其魂魄浩然表於千古

贈考青原公墓碑

（謹按道光七年丁亥漳民有圖侵　石齋先生銅山城外先塋者是冬先生祖墓前後石皆結成黃山黃界各兩字餘作黃字者八九處郡紳士皆記以詩奸謀遂寢嗚呼先生後裔式微孰能出而爲九原禦侮乃鬼神呵護之靈足以褫貪夫之魄而保吉壤之遺信乎忠孝上格於天雖百世不泯也）

於乎是我贈考青原黃公之墓於乎公履仁導軌隱德藏器迺不於身於其來嗣於乎公逝蓋十八年乃應錫命明年乙丑文母旋自京師迺葬我公又明年文母則逝明年丁卯始合葬於茲於乎惟二人乍德餡我來人亦惟來人乍德我二人其享之於乎永世念哉公行十九小諱季春字嘉卿銅陵人目字行生甲辰徂於丁未妣陳氏行三生戊申徂景寅蓋百四十三歲葬於縣北之州市山子長士珍次道周是肇封俾於有廟時丁卯天啟七年男道周志

附錄原碑篆文



[illegible]

[illegible]

原文闕

許太夫人張季伯母傳

史周曰予聞之敬姜瘠士之民莫不嚮義夫亦其天性實然豈在瘠勞哉魏稱園桃之區民貧而多思然自鄴都以來義聲相耀跕屣鳴箏與燕趙比盛世通人逴逴蟬綿漳河之肥湶於滏洧其賤仁義而尙富厚固也磁州張司馬與予交垂二十年嘗稱其鄉鐵鉉李己之賢也奮於義不顧身蹈害而不避然而司馬際明時爲言官批郤導窾動中倫慮使觸者不忌覆者心折卒無所爲呂梁孟門者蓋出入垣都計天下用爲顯諸侯通達矣猶私好予硜硜迂儒嘗從長安過予執手道烈士之誼歌先王之風意殊欲然謂有進於此者曰明發邁征而已予繹其意多有所舂容託於古飲御受祉之倫旣乃讀倪鴻寶所爲洪川先生傳知司馬公二親在堂施家政正容悟物不爲踔厲之行

許太夫人又甚莊稱母師司馬公每從千里外奉慈諭希巸甚恭予乃喈然歎賢者之遠也蓋將以是導順銷萌於天下欽福極以奉天子是洵所謂張仲其人乎何必獧　之云予因從司馬公得太夫人內鑑作許太夫人傳許太夫人者磁隱君碧溪公女碧溪愼擇壻而歸於洪川公洪川公父克齋篤愛子以洪川爲其兄後時洪川尙有弟及弟幼洪川意殊惻欲歸克齋間許夫人曰父命也又承嗣父懽旣有年誼無所別於諸父乃弁稱兩父以生父之產散於族人迎其生母及所嗣之嫡母養母爲一堂承養無閒君子謂之道謂其承祖也不以弟幼違父命不以正父後遺嗣父後不以嗣產掩父產時夫人歸洪川公十餘年矣每事取裁公成而衣之已舉司馬公及二弟家亦稍落洪川每鼓篋歸問家政夫人不置筴口授如書間談諸族人非

意相干夫人第曰謝之勿以是失宗族歡諸姑姊未成立者咸從王母嘆媮成之姪女早孤凡服食撫視必先已女其洽奩視已女爲豐晨起任機絲軋軋至夜分不忍持箠影視僮婢後者鞭之飼鷄馬粟棄地者立譴於是家人嗃嗃咸稱嚴師予因誦敬姜氏之言也夫豈有社賦辟滛而然乎楊誠齋身爲轉運其子亦爲粤牧伯夫人羅常於圃中種苧課紡織至八十不衰益自敬姜而後有羅耳今洪川公身領專城司馬公都上卿而許夫人恆有絺綌紘綖之思異於今所爲都君者矣司馬公初爲蕭縣逾年調泰興獨與太夫人俱太夫人念輸輓煩重諸逋負者銜死破家約司馬公撙畜至三千金當爲民貿漕米紓其力司馬公跽受教積穀舉贏佐以雜碎上下之凡二載可數千金代民買漕米五千石免下戶徵輸一日舉籌告太夫人太夫人喜曰而今眞吾兒也卽如孟仁躬結網捕魚作鮓吾食幾何卽不作鮓虀社之釣者亦寧望腹 乎司馬公既起家拜瑣垣奉太夫人板輿入長安夫人既曰而能自作官吾歸執家椽自是夫人皆家居與洪川公陶陽齊眉諸孫廿許人日就訓討常示諸孫云爾能讀且讀耳不能自牧毋效人畫虎刻鵠也見稺子擊毬黏竿放風鳶弄車卽怒不視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柰何聽孺子逐逐耶司馬公既領兩粤被覃恩獲三世封太夫人猶睠睠於二父三姑曰并封乃成吾婦事又貽司馬公書曰寵不易居尙愼爾載此兒循牆之日也吾日飯六七盂閒視女奴浣衣補綻無煩內慮亦無所需南海之藏奇戲此其人雖敬姜奚加焉爲之贊曰天閟彤管隆於翟茀慈儉之寶其懃之率晉車大載爲鼎有實舉案由房曰宜爾家諸于六珈以承三姑屢眉

戴勝受之王母位我碩人以綏君子曰維六行上帝所眷賚桂攄芬南極司券何必執經佝而升殿（案此篇爲磁州舉人張籛家藏公爲其高祖母立傳）手蹟卷子同安劉縣尹宗成宦於畿輔得見之錄稿寄示亟補梓之張司馬際勝國鼎孝之後養母樸園以天年終其子亦名進士官至祭酒附識於此

黃漳浦

墓誌碣誄
哀詞行狀

黃漳浦集卷二十六

墓誌

施忠介公墓誌

崇禎甲申之難諸君子負氣節砥名誼無不死者而浙東爲多（張福永曰甲申之難浙人之以死殉君者七人上虞則有倪尚書元路烏程則有凌大理義渠海鹽則有吳給諫麟徵鄞縣則有陳御史良謨新昌則有俞御史志虞山陰則有公與周太史鳳翔何兩浙之多忠臣也今浙人建七忠祠於貝山之椿尸祝之請黃子爲之碑）浙東故多君子而四明施公治吾漳其聲迹獨著漳人聞國難則悲愴相告曰宗社則有事施使君其死矣已而果然信其教也公死時猶在東長安門聞先帝遐升拊膺慟哭冠帶伏闕題其几曰媿無半策匡時難惟有微軀報主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若安知大義更進毒酒頃之九竅血裂而逝嗚呼方公之在銀臺坐予株連罷去（洪思曰黃子在詔獄時公駁涂仲吉救黃子疏曰寬以俟之仲吉疏又上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疏又上公語之曰吾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僨事若柰何欲速之仲吉復一疏上言公亦未嘗以臣言爲謬不過畏罪患失遂阻千秋之論撓忠義之心壅聖代闕門之典然臣頭可斷臣疏不可抑也公乃二疏俱上烈帝怒公不卽糾參且謂寬以俟之存此議論是何隱見也仲吉乃廷杖一百下詔獄公亦以是罷去）及再召轉南通政陛辭疏四大事深切時政當上意已出都三日遣中使召還上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任諸要務因賜酒慰勞之推少司寇及大司農不下明春擢副憲公自以特立承主知無所圖報又寇警已迫樞密杜門匿牀下宰相團爐而取錢度必死遂先一月遺書辭家人曰吾身業已許國脫不虞不必哀苦及賊至屢促張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召外援至動色叱罵而去云何遂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嗚呼張巡雷萬春異人者乎厦傾無所用一木爲猶憶公之治吾漳也五百里內部伏情弊無所不悉又能知其里貫姓名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著某捕之立至無有豁者治郡五年爲監司三年諸貪墨之吏率解綬去無賴子弟持文網者輒付之法無敢怨者方李崎亂時躝濱海幾遍援往例請就撫公力持不可與鄒中丞璉悉力定之海外以安及劉香披猖鄭帥幾爲卻步公繫其母錄其徒衆誘之海隅卒授首焉凡爲漳築關城鎮城二兩處皆不費庫錢民樂趨之應時而具余嘗謂公以公才任督撫一二年可使盜賊駭散邊圉不驚公因以病咯咯不樂外任也己卯從福建方伯入爲光祿卿振窳剔蠹中官占役者所有以數萬計會上供米浥蛀請變折白糧以佐司農中官訾其徇情議奪稍顧終不能違也初公在工部時魏璫正熾以餘驅諸曹就己無免者有詔委公拆北堂卽日完工諸璫以侵損爲罪忽狂飈起北堂盡落公得脫然時督琉璃黑窰一廠馬璫趨作歡吻欲依嘉靖時舊式公若無所得夢神告以南方數百步沙土中備有之晨起發地果然於是稍遷屯田司郎中而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恥爲之屈乃請降俸領漳郡去嗚呼公不死於璫而死於賊不死於殉名誼而死於殉社稷昔之殉名誼嶢嶢皦皦者今皆得指之爲奸邪門戶而公巋然獨以千古不死名予至會稽邪諸賢者聞其內行孝友甚敦至嘗買一婢入門問其姓乃同邑侍御任雲門之女孫幼賣於史氏公爲泫然曰青蓮有女以異鄉流落吾安可以此辱先達之裔乎遂具衣冠告祖廟命爲次女擇婿嫁焉（洪思曰今名臣言行錄謂公勇於爲義一日見婢掃於廳事至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問之婢曰此吾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吾兒時曾嬉環於此不覺悽愴耳公卽分其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惜未及告廟命爲女一事之佳）與詹庶常太偕同年庶常卒於邸子伶仃甚遂以女字之此其人卽不死社稷足風百世而又死社稷故其顚

未與文成忠肅（張福永曰王文成公守仁餘姚人于忠肅公謙錢塘人王于皆浙人耳似未易與公死社稷爭烈也）爭烈也公諱邦曜字爾弢號四明萬秝己未進士生於乙酉繞甲始周元配虞贈淑人繼金累封淑人子欽邑諸生金出公之先明興有高祖信爲漳平令再傳爲雲龍公是生承雲公皆以公貴封參議大中大夫宏光元年已得請贈諡而典有加且葬矣爲之銘曰四明獄獄蹈古砥俗遇煩能斷當軌不辱治郡之才逾於趙張使總雄職厥有紀綱初懷慍悄終則無悶天傾難支驥老益奮啞司馬面挑中貴手恨不秉鉞削此亂醜垂言蓋棺風雷生哀嗚呼萬年其誰不懷

左忠毅公墓誌

（洪思曰制科之士唯知作官何知國家有婦寺崔呈秀輩方幸國家有婦寺則官易爲也五虎五彪幾亡人國傾危如熹宗間非有楊左合二人之心血合二人之聲名復合爲魏周繆諸人稍稍與之爭而國幾頓矣故倪文正公云當昌啟之世倆楊左猶漢日李杜也）

夫持危定傾之士併其心血與天地爭勝驟不能勝天地而天地亦卒不違之昌啟之際國家遭於大阨光宗臨御未逾月龍軒猝變中外旁皇諸閣老竭力常恐不支左右顧重惟二臺省二臺省者楊給事公漣及左御史公光斗也二公定危疑植大義聲名相峙而左公又以屯田學政特聞方庚申八月紅丸禍起楊公以與顧命每事商公公恆造膝未嘗不慷慨流涕也諸老閣大體以婦寺名愛新主未宅宗而李選侍趣大封據乾清宮聲言欲垂簾決事上居慈慶從乾清取本中外洸洸視二臺省發揮公見事獨早持語甚厲每云上年十六不宜託婦寺之手內寺時時謂必仗公及諸臣疏請移宮中使橫馳索左御史謂左御史主使公立墀下簡殘藁付楊公曰斗命盡於此選侍不出乾清宮斗亦不立螭頭之下蓋後二日始移居別殿而諸造逼脅陰射者日益聞賴上持聖毋嘆（嘆作噪）語未變也又數年乳毋客氏寖用事羣小伏其門鼓魏忠賢與對食甚歡漸闚朝廷事公歎曰此禍成倍於他日矣於時南樂始柄諸老先後罷去公爲僉院與總憲高忠憲公掌科魏忠節公（張福永曰謂高存之攀龍魏孔時大中也忠節一作忠介非是）歡南樂偶失儀魏公繩之急而崔呈秀適同道公與高公核其貪呈秀窘甚竄身於璫璫欲遂不可撲方楊公暴魏璫二十四大罪時璫意微創也羣小爲之畫策曰去是數人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目者逆盡削而公論南樂及三十二斬罪持不下（洪思曰今名臣言行錄言楊忠烈二十四大罪之疏上公亦艸三十二斬罪之疏繼之未上而謀泄卽矯旨削奪歸頗與此異何也）居數日有旨削奪公持襆被策蹇出國門羣小遣邏者露索見公蕭然意沮也而移宮之禍於是并發謂移

宮謀出王安諸臣藉王安攻魏氏無當乃摭一中翰引交通律斃之矯旨逮諸臣而楊公及公爲首公引楊椒山及滂毋事別二尊人從容告諸子弟曰幸讀書勉爲善勿以我爲戒諸鄉里倪旄奔走號慟或數百里外謝不絕至黃河乃反既下檻車抵詔獄勒贓二萬敉所在繫家屬比追而公與楊公已同斃鍛鍊之下時丁卯七月也嗚呼天乎太祖高皇帝手滌日月有大功於天地其謨訓嚴肅度百世非婦寺所能亂有亂之者不數載隮隕然既二百五十餘年天地假寐太祖以其靈爽驅策二公奮擲譽（洪思曰譽一作暴非譽音庖呼宛聲也）呼以寤天地有寤天地者太祖不惜以其聲名衮耀百世而公與楊公是矣公之先有左難當者爲唐帥封王廟食於涇明興徙於桐世有隱德至公乃以丁未成進士起家中翰癸丑擬授西臺己未命乃下巡中城捕治諸

銓胥假印貿官者銓實爲清旣領屯差上三因十四議以爲屯之廢生不力田不力田生不知水利不知水利生不知勸相之方請以屯田一事另舉核又言蘇民墾田數挾勢不能久宜倣漢力田科使州郡以田爲殿最且使人自爲屯立屯學補屯博士弟子江南富商子弟願墾田者其衿者擇便自効方是時諸璫有矯東朝令旨索嘉靖時絕莊頃償者公正辭拒之璫弭耳去東朝亦不得怒也旣改理學政北人視學猶視田食者不力公以興屯視興學不力則不食之也凡閱卷自燃火達夜或謂其已煩公愀然曰吾嘗食報於此矣誼不以鹵莽共人且使吾子弟於此適種也蓋自公之理學政而北人與學猶南人之與田又以其暇日闢射圃親課射請開武學布經武淵源於學宮故十數年鄉會教射及小學盛行皆自公發之鄒吉水（張福永曰謂鄒忠介也名元標吉水人爲御史以論張居正奪情廷杖謫戍）嘗言三十年前京輔不識稻蘽比來薦卿西地左滄嶼之力也某嘗過京東諸州縣問長吏及諸弟子二十年來督學誰廉能者皆曰左公左公不受薦不受謝薦亦不薦受謝者左公卒以是廉能死而羣小猶欲追謝薦之贓夫當漢神爵甘露閒道稱極盛趙廣漢韓延壽爲京兆去天子尺五治皆犁然當於人心一旦坐畫旛幟龍蛇與丞相攻訐伏歐刀輦轂之下無敢爲白者是猶曰奮激使然左公謙約以氷蘗自治輦轂之下尸而祝之卒不能以尸祝勝皋訛嗚呼豈非天乎公與諸公歿不數月而烈皇出魏璫父子凌遲死諸彪虎各正法誅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高忠憲俱贈卹予謚而公與周起元繆昌期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顧大章袁化中等各贈官議謚有差又十餘年而公易名之議始定（洪思曰公先止得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初始謚忠毅）故天人爭勝之會雖聖人不能自持也其勢決者與之挺白其綴長者與之遲久挺白之與遲久天若睨視之以得其[redacted]則羣天下俊傑無所用其智力故謂羣小能操鈎繩掣人於先曳人於後則亦與羣小之過也公諱光斗字共之別號滄嶼衆稱浮丘先生其事親孝處兄弟友律身嚴教人以寬生鄉黨無閒歿年五十有一旣得祭葬逾十載天下能言之士多爲之銘者而御史三山公又命予銘之爲之銘曰千鎪貴斷岱華貴峻非爲德報亦植厥性斬此蛟蛇射彼虎兕匪爲命故不敢逃死千鈞之轉僑於跗石支不壞者其血豈碧膺滂紺後固喬艱步豈若否傾遂逢泰王湛漢之波溉彼淵鑿日月飛湧以照璠玉白尊黃芝隕星射昴匪獨關西偪彼大鳥直道之彰以鼎以鐘子子臣臣錫類安窮

馬忠簡公墓誌

（洪思曰生魏客時漳上之有周馬猶吳下之有魏周也人謂魏忠節之死也周忠介以女妻其孫而亦死周忠惠之死也馬忠簡以女妻其子而猶得不死人咸以爲異吁長者也夫故天子憐其朴忠忠簡一疏婦人寺皆怒言六不便直於忠惠而忠惠之死也死於道學忠簡之不死也不死於長者凡羣小之怒道學甚於怒長者此黃子爲周馬二公銘墓意也）

劬思馬先生者其至性抱痛明發自西臺登三事常衣布素茹淡以志所思視其人椎樸長者也然遇國大政衆欲呢嚅不敢出口輒明白擔荷不辭方萬曆末載　遼瀋甫窺河西經撫交捽不力并驅入關時論久未定公拄臺手讞奮筆曰爲邊臣閫寇至無逃有死經撫俱喪地糜身又何所短長乎天啟中年璫魏始煽保客有釁（洪思曰謂逆璫魏忠賢與保姆客氏也時客氏已稱奉聖夫人矣）乍出宮內旨趣之甚悲鼎廷臣疏上輒切責詆欺公因言祖宗家法親王

長輒就封太子册立後居東宮家人之間至爲嚴肅今客氏一保姆長居禁地壞家法不便一宸居宥密慎關防永巷之人得恣意出入不便二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旣乖貫魚小星之序可無履霜堅冰之慮不便三又有權璫操其線索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四出入非時外廷必爭爭必激激必逐以保姆逐言官累聖德不便五事關國體責在輔臣輔臣不主持則貽譏青史主持不得則天下以保姆重於輔臣不便六於時朝廷春秋鼎盛而內旨數御沖主公又言陛下天縱批答若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詐時又數年矣安可自命幼沖以誑欺責臣下乎疏上璫怒甚將予杖福唐（張福永曰謂葉文忠公向高也公福唐人時爲東閣大學士言斷不用猶敢言）時猶在閣力爭之得奪俸一年上以公朴忠與視屯馬事竣得督學北畿公之督學與視屯馬皆蹟左浮丘（洪思曰謂左忠毅公光斗也公號浮丘時與楊漣共主三案者一時海內倆楊左）故與浮丘交甚驩損益無間也而趙高邑爲大宰公布其文於學宮會高邑有所去取逢羣怒浮丘攻魏璫猘四發天下岌岌莫必朝夕公得以例轉浙江參政歸於時璫燄將遂焚鼎海內名賢羅織盡矣吾鄉周仲先（張福永曰謂周忠惠公起元也公字仲先忠簡素與之善以其女妻其子彥基自謂宜有緹騎之至也）已逮繫公未仕時嘗夢從一緋服書西臺法從名與仲先相亞也及仲先殉羅織者未已裒輯要典得公所議三案事居多緹騎且出公餐寢如常時謂所親曰即不測命耳無負諸君子居亡何今上龍興諸黨殛死公用屢薦起南大理丞擢左通政會墜馬折肱屢乞休不允乃改南京太常寺卿辭進督儲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公之督儲也建德鄭公（洪思曰謂戶部尚書鄭园岳也名三俊建德人）時爲大司農相與切劘進於道德遇逋胥逃弁但勸之輸納勿以涓埃餉於

請託受事年餘所完額至十餘萬鄭公常歎曰賢者不可測焉砌思乃清辨如此旣進右都御史掌南都察院事以祝釐行給三品誥命祖父母如前官聞賊陷和州含山兼程歸與諸卿議防守甚設又頒保甲書勸富戶積穀請諸宗勳宦各鐲助芻備於是留都晏然反側子不作公之力也事平米價翔貴諸積穀者得翹其直民亦不飢咸神明頌公而公已病困幾瀆在牀簀間聞司城關說盛行猶口作教呵吏書之令勿以請託敗公事歿之日旁無媵侍家僮數人行笥蕭然訃聞上予祭葬贈太子少保公諱鳴起字伯龍萬厤庚戌進士五世祖環爲左史守普安州有聲環再世應宿應宿生性愷是爲兩贈公黃大母林大母俱贈淑人公十齡而孤撫於大母庚子舉於鄉十載乃成進士爲浮梁令調新建兩邑之民誦之如慈母公每入長安必取道江右江右父老必數十里迎勞曰是吾之桐鄉也公生隆慶辛未至崇禎丙子以盡瘁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上遣國子監博士曾鑑諭葬己卯春開兆於漳之江東浦西之南至癸未秋乃克葬諭祭二壇爲之銘曰翯翯法從天所旌兮峨峨碩言爲世經兮上從列宿扶華蓋兮下與貞夫游九京兮金鏡不蝕全令名兮龍章煒煌開茲塋兮

涂納言墓誌

（張福永曰蓋涂德公之親初從高顧爲東林講學之游後乃忤璫引疾歸今以德公之名動天下人益重涂銀臺一榛矣不待是銘也）

所貴秦匜者謂其立照也秦匜不立照則無爲貴秦匜矣所貴吳鉤者謂其立斷也吳鉤不立斷則無爲貴吳鉤矣吾鄉固多長者予鈍且陋寡所從游然猶及見納言涂公公自銓曹歸予

初登賢書入謁揖袖中鏘然有鑰匙聲公目攝久之汗出及予在詞林公從留都召入爲光祿丞率爾問公今高賢鱗集學行淳備可爲師表者公直視久微笑曰學自擇師何必問人予媿甚歸而浮沈時鄒南皋馮少墟趙儕鶴（洪思曰謂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趙忠毅南星也）諸老宿皆在都下顧名位尊自以珥筆不敢從諸公游居亡何公引疾先出都諸老次第謫去予亦乞歸養得候公於里門值緹騎出逮周仲先（洪思曰謂周忠惠起元也最與璫忤竟與周忠介順昌死詔獄中）閭巷老穉醵錢聚香嗷嗷乞緹帥寬假道路公顰蹙曰是奚爲爲虎銜負寧有完理從朱雲之言何遽擬乎歸謂諸郎曰吾卽不測一衣帶水從汨羅毋爲嘈嘈也予觀世所謂學士膽決明雋無有如公者矣公初仕金壇與顧奉常（洪思曰謂顧涇陽憲成也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一時海內諸君子多從之東林之名蓋起於此）游爲東林書院主故時論詆訶東林亦首

及公公又自以精敏洞於人倫之鑑所可否重於阿衮塗負之家望影而晞方從束鹿奏最入改爲吏曹羣小已仄目視之及辛亥計發王關西謝事錢金鼓舌姚給事宗文附和錢金併力於公以公爲道學黨人黨人之目從此始故事銓曹被人言輒杜門東裝公謂三年以來造黨空國戚兆已發不可不辨乃爲三疏直剖宣城所指蹤諸奸狀疏入留中讀其疏者至爲手顫先是二年趙儕鶴主察黜權要戚屬爲御史道隆所訐亦出疏辨於是再見故公於趙公先後稱相知天啓之初趙公秉銓起公爲考功銳意澄序而王永光爲南總憲好惡動相左總憲欲去南臺李希孔王允成及儀曹王象春公大聲曰考功奉天子威靈懲羣吏事權非輕名義至重若黨邪陷正二祖列宗實式臨之王總憲亦心儼公而所黜吏后三畏何早龔賁會繇潛京師走璫門弄其心手公時已召爲大理丞轉左通政或謂公曰吾道將泰自古來連茹之盛未有如今日公愀然曰久旱驟霖無霡霂之勢吾慮其竭矣既而高總憲（洪思曰謂高忠憲攀龍也後死於璫緹騎至卽拜表自沈園池中）彈霍維華霍亦竄身於璫與諸失職之徒謀翻欲趙太宰爭以破格爲失職者所撫公決意引病去不一年而緹騎四出銀鐺相望故天下之膽決明雋未有如公者也公竟以是見絀於天下病鬱鬱不起居間常問公鄒南皋稱黑白不欲太分明爲言路指摘此云何公曰此自宋人雅語耳論者自詆韓魏公於南皋何涉予歸取名臣錄閱之果然公於書無不窺而要留意於經世之大至於鑑別事物立照立斷其天性云有子五人長伯棨負奇才登壬午賢書次仲吉太學生余始識之北司（洪思曰此德公也名仲吉字幼安今海內但稱曰德公云蓋小字也德公少負氣善讀史喜論時事得失敢以天下名教

爲己任黃子教於漳上時猶未常在門也既被逮至淮上德公方與江右彭達生來見欲送子至維揚子以爲不可力辭焉時猶未深識德公也各揮涕別去廷杖後贊易象在北寺而德公已自走二千里上書請一死以明子之至清至勤眞忠眞孝於上前廷杖一百死而復生十指拶掠斷而復續同羈北寺始北面受易象孝經學極苦子亦自是始深識德公焉曰子始識之北司傷相知之晚也）公生於萬秝甲戌成甲辰進士以崇禎甲戌逝享年六十先配林贈宜人繼張封宜人將以崇禎癸未十有二月合葬於白塘山爲之銘曰吾聞詩書皆好正直譬之繩準以爲物則誰謂天求而抗不克鑄象於鼎異類所怪以劍試后鉛倒所駭誰謂道業朝拱乃大見爾諸昆球琳琅玕呼雷開冰拔地出山安知岱華亦棲是間

閔太史墓誌

（洪思曰蓋雲南閔約莽也子因姚文毅公曾識之京師偉人也後子爲秩宗將詣禹陵行矣適其弟偶萬里來乞銘）

巨澤長松龍蛇與游豈不然乎先是二十年人才未雖豐碩之彥有吳門姚孟長滇中閃仲儼皆七尺白皙鬚如畫每出入館閣下馬過闕門行者屬目亦濅爲上所知方是時仲儼籍甚幾與孟長峙仲儼之學出於孟長孟長老華至四十乃酬仲儼翩然二十有八濟滇池言行脩整舉止見致雖孟長自謂不如也天啟丙寅諸賢罹於矰繳公折五鹿不損其角丁卯爲史官遽削籍去或以爲是孟長門人剪厥羽翼然而公固自鴻也公跨小馬出都城棲遲吳越恆慮叵測爲保山公憂云何而日月再旦公起簡討脩熹宗實錄元黃之議藉以底定己巳冬[redacted]入內地環出城下諸朝紳分地守關公守宣武門捐助卮械給騎士晨夕行風雪中時吏部公亦就養抂邸中每以大義勸公棘王事不得內顧公誦鴇羽爲之涕下居兩月敵退解嚴公父子

相賀悲喜動行路明年爲福建主考時相方綜覈字義鄉物至寡免者公獨以春容得盡其聲是年公季弟侗亦領解雲南來京師見者擬之雙璧既念吏部公年暫高雅尚山水每想天台雁蕩將撰杖屨與共游目乃以冊使桂藩之暇偕季弟侗奉吏部公登赤城度石梁過雲巖觀瀑與諸子姓屬和吟嘯而歸蓋自江左諸賢奧會元暢未有盛於此者也乙亥還朝爲宮坊充日講官遇所敷陳大政持之不動引經微中天子嘗爲心巽焉丙子典試北畿時相又欲以微文構罪飲章已發公具角素入直上顧之問狀乃立諭章服供事而忌者益至卒以偪吏部公艱歸上爲諭祭賜表裏乘傳禮顧甚渥又數年東崖括蒼俱已柄用思玉鉉之託無如公者壬午由庶子爲少詹事遣檄敦趣時　躪齊魯寇陷大梁楚豫皆潰公睠松楸未出山天子問輔臣誰可參與樞密者僉以倪公元璐及公名對時公猶未就道乃先用倪公（洪思曰時烈皇遂以倪公爲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而公已先一月卒於家又二年而倪公殉社稷蓋公死孝倪公死忠予與公游不甚狎間見其家庭所游詠心坐其旁太和薰風也及聆其季弟侗道不私之談以爲君子以道自私則君子之過也又以爲朝廷著無財不如遂罷一切與民休息愛其語似其昆兄弟平昔之所講求者豫矣今天下既益弊欲爲休息無期安得公垂紳委佩而治之公諱儼崇禎乙丑進士享年四十有五配鄭子二公家世金陵徙滇之保山八世而爲吏部公今上中興優禮詞臣季弟侗來爲公請祭葬因貽之銘曰天地將摧玉山頹雨霰將集鶴鳴哀精靈上下風雲迴要汝伯夷歌康哉霓佩霱冠無乃來汝子汝弟清人懷碧雞金馬辭崔巍

張枕公墓誌

（洪思曰人謂枕公之學蓋得之白雲庫以其頗有問業焉今銘墓亦不言問業何也涂德公云時枕公雅自比黃次公擬必受易象正乃去）

張枕公初名宿既慕管寧爲人更名幼安東昌大司馬公之子也崇禎時公爲司空失中貴歡以城廉事被讒下請室枕公時爲孝廉寒月藉艸臥柄人門哀請不可得迺上疏曰臣父鳳翔立官孤苦晨夕抂公不遑寢食去冬[redacted]薄都城臣父拮据應備鎗砲矢石一百九十餘萬兩次退[redacted]未有失悞又所節貯工部錢糧存積至三十餘萬倉卒取辦皆出於此臣父被逮之日猶餘十萬五千協樞累疏俱抂御前獨以縣廉工作不中度久困囹圄徂秋涉冬染病沈篤臣父今年五十有四頭鬚盡白臣恐猝然不測卽臣毋子齎志長隨無裨聖化竊念臣父陛下之臣

也臣登賢書亦陛下之臣也臣身卽爲父身父罪卽爲臣罪臣願長繫先伏斧鑕令臣父得覩天日臣死無愧及司空赴漳關枕公與俱甲戌將試南宮意不欲往司空曰爾不出人毋以我爲懟乎旣出遂得雋方是時烏程（洪恩曰謂溫體仁也體仁烏程人時當國七年矣）當國枕公謁選宜得令或要之碆中枕公不可遂得威令威小縣又在三輔間豪右相藉爲治枕公下車搜剔諸要害爲救窮民書三四上當道心動皆著爲法嘗攝曲周邯鄲二縣令去皆思之三年政成猝値[redacted]至諸名城多破者威小又固得不破[redacted]掠關廊去破清河清河人亦謂威破也寖聞上而韓城（洪恩曰謂薛國觀也國觀韓城人體仁當國十年舉朝攻之無虛日乃薦國觀自代引疾去國觀當國三年而敗乃削籍賜死）適當國以司空故遂逮枕公辛巳之秋余晤枕公於西庫（鄭玫曰子以庚辰五月被逮八月廷杖在西庫不數日又以涂仲吉之疏徵詣北寺入冬復移西庫故辛巳之秋見枕公時復在西庫也今石秋子所述黃子講問有枕公問易彖問孝經二則皆在西庫中）怡怡然君子也在庫中楗戶讀書摹帖如平時久之得折贖歸時寇擾已遍都邑人才如刈薙數衰蕙萎矣輒歎無薙也乃趣司空爲大司馬尋又輒議罪甲申三月議城旦上枕公悲惋不自勝移疾出東安大司馬與俱慟哭歎曰賊勢如此將奈何枕公曰大廈已壞不可復支父兒卽死大人努力起佐天子耳大司馬去十有七日而都城陷八日而枕公卒得全歿於東安之甄家莊人嘗言張東平長者也坐不窺簾夫當東平唱義時呷血升壇諸侯揮涕此豈簾內長者之所能爲乎人皆言枕公敦實豈弟如顧榮鄧攸之倫余觀其氣誼卓然死生出處皆不謀而中於道余聞之大司馬曰吾兒蓋得之學問云兒居平書蹟追摹鍾王下至虞褚凡十數家俱臻閫奧所手爲易彖濂洛圖書凡十數卷皆坐臥與俱余得而覩之良然

司空又云兒嘗言人生無官可作上也有官不作次也中年雅尙不出與內子自爲師友兒婦姚又有令德懿行著於姻族兒字之曰柔子姚沒而兒乃以文行獨聞夫亦藉天作之助乎枕公四子長翕之襲錦衣次含之卽所謂石閭君余誌其墓次弇之次翰之孫三人姚安人先葬於龍原枕公未克葬而舉家南遷大司馬每北望歎曰吾不廓清中原誰爲誌兒墓者余乃起爲之銘曰孝不違君獻大廷只忠不違親愼乃疆只七日殞軀從帝旁只魂將南行體北征只翺翼二祖匡兩京只天運迴環終永藏只石馬不如玉管長只與鳳和鳴甚故鄉只白雲英英來子房只毋爲龍血傷完黃只

張天如墓誌

（洪恩曰黃子爲秩宗奉祠將出都時所作子在翰林後起諸彥多從問業爲羣小所忌而天如與楊機部二人獨深相向往雖目之爲黨人不避也皆樂與子同其出處天如聞子上小人勿用疏削籍歸輒請假去聞子逮杖下詔獄必欲叫閽請一死以明其忠純及葉閏山涂德公言皆不入知烈皇不可諫因念子削籍時周延儒爲政其後頗內媿今將召入復相或頗反前所爲未可知也遂走宜興見延儒力從臾之曰救黃漳浦是爲朝廷存一直臣非救漳浦也今國家事莫有大於此者願公任之天如竟以是憂憤成疾不及見子出獄而死故銘墓云天如之退退而死則皆惟余之故也陳臥子言天如病篤猶與門人講易已謝門人日月甚明我將行矣乃逝嗚呼非好讀書至死惡能深相向往死且不避黨人之名亦不避）

國家詞林之重二百六十年矣承明起艸率發軔東觀自非是者比於雊雉桑穀正嘉之際閒一少變未失大旨至崇禎而後撥守他寄其大旨患失（洪恩曰薛國觀楊嗣昌輩皆不由詞林入綸扉知朝廷已心薄翰林也及薛楊敗後烈皇眞覺天下無復一人之可用吁失其旨矣常一日召對問救時之策黃子獨言曰救時在知人而烈皇不悟始溫周而終薛楊國安得不亡乎）而或謂三代以上無書好讀書者非愚必迂嗚呼誠愚迂則舍書而可六藪之說何僞焉崇禎辛未庶常之選有

張西銘先生諱溥字天如天如之名滿天下忌其名者至藉以入告嗚呼士大夫不讀書又罪天下之讀書不脩名又以名爲厲於天下將使渾沌爲祠釋老祝之凱章邪而凶歐蘇則傅巖學古之爲胥靡者有以也予性頑且鄙寡所見書即數見不復記憶且以直言賈罪九折幾死天如既口訥沈默不喜持論予謂是一先生終嘗以文據於鼎耳而亦且退受疑謗嗟如以死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星落雨隕春秋所嗟蓋自公之歿旣三季而上帝板蕩陵谷翻變（洪思曰謂甲申賊陷北都也公卒於辛巳至甲申三年）極胥宋之禍叢於黼扆而世之詛咒學古者猶謂是讀書脩名之誤嗚呼使讀書脩名得用於世亦豈遂至此即遂至此齋先王之道與龍血共碧未爲不古也而快意橫決者猶未滿其胸臆安得數天下以供快意橫決者之驟憤驟樂以滿其胸臆哉嗚呼公歿踰年而天子乃知公命所在學臣取公所著書一時進覽者三千餘卷又踰年而李賊併入國家顛覆嗚呼學古有獲者之不祥一至於此則其至今以入詛咒者之胸臆宜也公生於萬厤壬寅三月卒於崇禎辛巳五月享年四十方壬申歲公在館選甫一歲余以中允削籍歸公報余二詩即請假去相別九載余受逮下詔獄公益悒憏出從宜興歸遂鬱鬱病數日不起（陳子龍曰天如聞子被逮其經營急難備至故子未出獄而天如先歿矣）故公之退退而死則亦惟余之故也（夏允彝曰天如既被讒而退無復仕意一日聞子被逮擗踊而起欲叩閽不果行鬱鬱遂成篤疾臨死而歎其母曰兒有何恨連呼曰可惜黃漳浦至死而目不瞑傷其不能救也終不言及家事）公少與張采受先交日夕講習一堂之上諸經史皆手錄七遍謂之七錄齋受先既成進士公益自奮必以文章廉隅砥礪天下其擯不與者疾之若仇公益溫克善下而無忮忒之心黨禍既發時人日談復社

連及受先受先爲上疏曰復社者江南講習之社徒有其名不盡關婁東謂復社是臣事則臣時任臨川出處不同謂復社非臣事則生同砥礪死避羅織負義圖全臣不出此且以張溥日夜講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嚴綸之下不得泣血自明亦足哀也烈皇覽之惻然乃用劉御史熙祚姜給事埰言（洪思曰劉姜在思陵間最剛直敢言熙祚後死於獻賊長沙陷罵賊不屈至剖腹橫曳倒磔以死安帝初諡忠毅埰建言廷杖下獄以劉宗周救得免死謫戍國變後不敢發命歸山東死葬敬亭之麓後人立祠虎丘祀焉）徵公遺書事始白公所著有春秋三書十三經注疏纂史論七錄齋集文典文乘所刪正標置行於世者不可勝舉曾祖鯨祖仲皆以伯子輔之官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公父翼之未贈官有子十人公次居八世爲蘇之太倉人嗣子永錫（陳子龍曰天如死存遺腹故余有詩云若從此日論天道應有傳經鄭小同後生一女海內傷之）以崇禎壬午葬公於婁江南岸又三年受先乃告余爲之銘曰哲人所託亦各有在峙爲義山渟爲理海渟峙既翻乾坤顛沛念我哲人唱焉發慨西無華嶽東無泰岱人無天如精華盡晦

唐棣之墓誌

（洪思曰燕都破士餓死報國者秀才許炎貢士唐自華二人耳宏光初炎獨贈官）

蜀達州唐氏世稱儒者其先爲浙蘭谿人元末官於蜀遂居達州永樂時有唐瑜以五經薦舉上錫之璽書予儒籍故獨以儒籍名世罕儷焉自五經七傳至椿生自華字棣之別號西雝是爲封公公倜儻善文章七困場屋乃舉明經又逾年乃子亨子成進士時李賊由陝西出潼關蹂躪豫州遂分三路入川聲言四十萬會於達達勢岌岌公攜老少奉大父避山中身率健丁五十餘人持長弓勁弩袖器鎗伏於林莽佯遺老少行餌賊賊

猝過刦之伏俱發大殺賊賊疑不敢上從他道去公乃入城奉大父歸與羣父老守令議戰守具甚設所爲培壘籍糧選銳扼要甚備故自甲戌賊竄蜀以來諸郡邑望風破而達獨無恙皆公之力也公旣以明經就廷試撫按交薦公邊才宜授樞屬公自以父年高不樂遠仕歸養四年而王父乃歿公廬於墓又三年乃召子弟告曰吾今可以許國矣吾將破萬金之產輸朝廷以彊埸從事卽不幸膏艸裹革猶强於兒女子手中方是時獻賊已破荆襄奪棧道踐梁萬出入夔關如搔髮頭上諸子弟勸公曰今中圉事甚壞不可復支保鄉井當爲第一他盡瘁者以付亨子可耳公俯首是之不答而中甚瘁又云何獻賊上渝江破重慶而闖賊亦已陷成都蜀中大潰浸有傳燕京事者公北面大慟曰吾安能以區區鄉井畢朝廷之賜乎遂卻食三日時亨子爲南膳部報方至親友往慰公叱之曰燕都有變禍在吾君兒輩何足問也於是搢黃冠與獻賊雜蹂川東公攜家退守達而捍城寨亦破公仰天歎曰吾不死於賊命也顧茲斗大孤城終非我有吾不從先帝烏號寍從先人陶陶地下盍又不食數日乃卒公之臥也或勸之從亨子趨南都者公曰已矣國破君亡吾輩當死吾年逾六十又有子幸不死五經之塋不可遷也吾安能碌碌累兒曹爲黃石史曰世何患無材漢魏之末遘難不數年豪傑摩厲往往自奮若龐萌田子春大史子義之流皆率鄉閭部署子弟與强敵抗屹一敵國世何患無材患無其心耳予聞問亨子乃公細行何如曰慈孝細謹人也家有祖屋與叔祖母李共之李悍莫當處者公獨攜家往李果怒頻麾之出公長跪請曰以祖母老獨居夫婦來備灑掃無異也居數

日諸畜踐堂中公善視之牛馬與芻豢與糟鶩與粃李遂歡益用底豫公旣自嘗以分宅給諸弟鄰有黠族自張其勞欲售公公婉謝之遂有惡聲公乃鑿溝三尺砌屏三丈斷之署其樓曰欲問青天憑闌近不貪外地砌屏高其操適如此公有弟四人及妹昏嫁皆公主之同爨此間公有子二人長卽亨子爲禮部郎稍遷臬憲次階豫遊貢士有孫三人階豫將入蜀嘗哭亨子請吾先爲之銘曰田疇何人不賣盧龍史慈何人亦登厥宗達州區區存於唐公秉德巖固以衷以麗俎豆干城勒於鐘鏞五經之世八世乃大蔚彼厲樞以建間[redacted]顧念京社喟然發慨齎志殞身以示無外

馬和州墓誌

洪思曰蓋馬如蛟烈帝五年子既以救錢龍錫調官請告未得歸因以易象春秋言本朝厤年及彊場用人之故上問今師中堪用知有何人子乃言臣素不交游於中外人材不能盡知也但東人謂邊帥之材卽不可得當於薦紳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卽仗節死義之臣人臣至死義已無足觀何況偷生遂成[redacted][redacted]之事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廟必在林藪臣所習知有和州馬如蛟與毛羽健任贊化皆倜儻有氣骨則皆蒙譴去矣上益怒子遂以此得削籍歸嗚呼子亦知人哉

人有重於金石無所藉金石之言然猶取而勒之曰其氣足以相召則亦取之矣和州之陷馬侍御旣以節死一門死者十餘人余聞之旣晚約與倪鴻寶爲文寫其哀痛自以才不及鴻寶謝病未遑也又數年天子旣與卹加卹（洪思曰公以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大僕寺少卿）任一子爲官而予方顛沛過留都望侍御之墓謂其子翹生曰嗚呼天性之於人豈相强哉人稟氣於日而成形於月君父所在神明從之得其生而不死者以爲性得其死而能生者以爲命日生而不死月死而能生其致於君父而受於神明則一也

方和州圍時封公殉與大孺人葬於般塘侍御猶在廬次苟出圍城守墓得不死亦可以忠孝勵天下而侍御固卒其閭里身搏賊與守土者偕死夫使其時有持守墓不死之說以告侍御必爲侍御所叱無疑也嗚呼人生於君父而死於君父出於日月復反於日月爲報恩取義之說猶之皮擬無當於膚血也方崇禎辛未歲諸璫初更制銜憲視武場以翹關蹶張爲主諸詞林文吏蝠蠖不敢較有要人子持卷刺閨不得上撾門鼓公出杖治之諸璫譁謂取士當强弓大劍引重石者安用毛錐公困吃又憤甚乃徐言有敕技勇全者仍試韜畧如常技勇何開場爲璫益譁遂取上旨吏試諸典試監場者俱逮繫都御史疏救之逐去自是毛鷙日上也既釋歸又二年敘平蜀功乃得復職守制居廬不踰年而公以節死方公之平蜀也以天子特簡應

兩川之急公入蜀按輿圖悉水西諸要會知安奢二賊所出入諸徑曰縛二賊其在普市乎先遣人伲普市既奢酋犯永寧公檄將士以全蜀注永寧奢酋果還與安酋會普市業爲黔兵所扞復結聚公命蜀兵盡銜枚夜度鸞頂嶺出不意擣之果獲二酋獻俘告廟全蜀底平蜀士大夫徼憚公嚴所爲疏以扞豪強兼併爲本持士大夫頗急時籍籍然不敢不謂公神明也平蜀後議改永寧治郡縣公堅持以爲建治必戍守設兵必加餉西南夷素雜居設兵滋擾不如屯其地仍置衞便朝議是之也公魁幹精於吏治每謂余及鴻寶擁數卷進退古今吾不如汝必取鈇鉞鎮百城導流破山吾不多讓也先筮仕時爲山陰令山陰故澤國富春曁陽蕭山諸上流盡注三江江潮上下時決壞民田廬舍無數公行視決口御艇舸冒波濤築麻谿壩啟閉節宣爲長堤數十里所獲穀麥黽贏之利倍於曩時明年公去海怒嘯沿江居民漂溺蕩析而山陰晏如百姓以是益神公共立祠歌舞其下今山陰士女談馬侯治狀無不拜而且泣也公爲治得本計日課俊士造禮孝子以人心風俗爲先讞事立折胥吏唯唯而已間以餘閒涉山水與諸生酬獻爲樂乙亥之變歲臘矣賊壓和州公與州守辨禦甚力又捐重貲募死士斫營齎蠟丸出江左乞師士無不願爲公死者會礮殺賊魁賊大至黑雲覆城上力少不支公望北闕搤吭而絕先一日孺人張自縊死媵吳張皆從縊弟某子某姪某皆從公一門殉難十有餘人嗚呼是一偉人也不死於盡瘁鞠躬裹尸馬革而死於桑梓敬恭委蛇家食夫是所謂和陽王之裔也守其湯沐以忿爾祖以上告高祖高后使在天之靈念其世澤亦爲豐鎬養士者食報

無窮何必擁牙纛而談夸節乎公之先爲九思公高后所出封和陽王和陽四世而生司徒公諒司徒九世而生公公登壬戌進士與余及鴻寶同門公有子翹生從陷城突出今與蔭入監讀書自和州陷而後藩封往往告難每與鴻寶念及公未嘗不踴足興歎也爲之銘曰

於嗟生才天實難非才則難天步艱鬻叢折坂如村盤不以饞鼎烹高官怒髮嚼齒木石肝握拳透爪丹砂顏天子慨然思平原何不長生臨朝端圖形閣中羌塞寒

陳繡林墓誌

（洪思曰甚矣子之知臥子也在銘墓時已知其行誼文章後來必卓絕如此足以壽其親而壽於彭祖足以貴其親而貴於神禹其知之深故不待臥子之死也茫茫天地之間有一知己偉如此臥子安得而不死乎）

文章之壽壽於彭祖行誼之貴貴於神禹都門之市一戶十屨

則必有鳴金戛玉者焉而叩其中或敗絮相擁也深山九室耦耜而耕則必有百歲之叟焉而貌不登於畫律君子於是奚取之乎夫含文行而寶貫壽猶傭兒之攖十金而遺明珠矣予獨丁丑狂禮闈得陳臥子以爲是天下無兩也既晤吳橋范公（洪思曰謂范文貞公景文也公字質公吳橋人烈皇中爲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甲申三月賊陷京師望闕再拜賦詩二章潛赴井死）乃知范公乙卯得陳繡林繡林者臥子之父也無繡林安所得臥子乎繡林年不過四十仕不過尚書郎而文行凝然足以自存又有臥子以昌其後則繡林取於天者已備矣臥子曰予龍之先豫人宋之中葉有仕於康王幕者從渡江遂爲華亭人入明世以耕漁起家高祖綬倜長者粒食與人輒與之鑿曰我不忍以粗糲與人時謂之陳粲曾祖鉞以任俠數走幽薊交結豪傑會倭夷蹦海上率家僮與撲輒有擒獲備兵使者欲官之不可獻其良馬而去比祖家事稍落而行德愈不倦蓋陰善者累世矣乃生繡林公公生而白皙頎碩不好弄十餘歲嗜古文詞善左氏及史記文選默識不遺一字今世無誦史記文選者有之惟陳臥子（張福永曰臥子夙年與同學徐闇公孚遠共硯著史記測議行於世時海內爲史記之學者數十家必以徐陳本爲第一臥子夙年又與闇公及里人夏瑗公周勒卣宋尚木等凡六人著有幾社文選數十卷行於世時海內號爲幾社六子亦必以臥子爲最也）蓋其父學也方是時何學憲萬化馮侍御明玠猶爲諸生公率師事之嘗夜坐有物嘯東箱獨秉燭往視之狀甚異還坐讀書不爲動久之怪亦遂滅也乙卯舉於鄉甚爲高陽公（洪思曰孫文介公慎行高陽人）所知蓋即范吳橋舉士也己未成進士吳橋方爲吏部郎勸公就館公但謝曰不競之地可以安身請急歸明年冬乃授刑部主事故事曹郎至先提牢一月時諸璫以移宮案狂繫其人皆盜帑巨萬士大夫與叩扉往還無間

前後郎來處璫嘗庭見郎輒避席或先傳兒遣掾殷勤相報謝公獨遇之若常囚一日同舍郎邀公至款曲夜半屏人曰某託致公某不幸素貴困於獄吏公能假顏色不敢忘公怫然謬爲醉以他語應之即呼輿歸明日上記責尚書陳獄弊十二條大約慎參送速定讞省隸卒釋輕罪清疑獄諸事而閒陳內犯驕恣不省忩交通外人宜禁而尚書不善也未滿月輒改屯田主事以去時工部方急大工公奉命理定陵寶城明樓兼治慶陵黃中日與中貴人護作中貴人事乾沒無算公身與商賈百工程物價務得實數令領價於昌平即工部吏亦不得以簿帳上下中貴人稍縮手相視又慶陵期逼徒役稠雜名萬夫實不過四五千人公盛暑坐松下執藝鼓董衆以什伍清覈無所濫竽中貴人憤甚羣至曰公欲矯名致大官獨仇我曹我曹向與國家共金銀何與公事公正色曰先帝陵寢事方急汝等受先帝豢養恩獨占役糜費萬一悞大事死何足贖羣閹長揖與謝公竟立不爲禮閹憤甚伺中公適一閹盜尚方陶磚作私廬崦中公覺持之欲入奏閹窘甚尚書曲爲之解委罪於從吏公榜其吏毀室封磚於庫蓋是時中貴人猶懾神宗威有所憚士大夫亦稍藉自立過此乃衰矣八月元宮成序先後勞加三級四賚金幣同事者或至九列公夷然曰此臣子職耳何足爲功於時鄒忠憲王莊毅（洪思曰謂鄒總憲元標王司寇紀也）皆未遂欲改公銓部孫文介（洪思曰謂孫尚書慎行也）方任嚴疆欲得公狂樞部事未決會公丁艱歸居無何諸老成皆去萬郎中璟以論大璫杖死（洪思曰璟字闇夫南昌人其人清介忠憤不避斧鉞以進士爲工部郎與公同官相友善共任陵工時約同疏論逆璫魏忠賢專恣公有喪歸璟以請禁內廢銅事極詆權璫遣褆疏上忠賢怒甚矯旨逮璟至禁內令羣璫搏而擊之已僅餘一息乃曳至午門前杖一百郎斃杖下）公歸哭

封公五日不近水漿七日稍進糜粥聞萬公死謂子龍曰向與夫子有成言矣何使夫子獨死蓋公與萬公同爲冬官萬公治治爲火所爍公朝夕視湯藥痊可乃已居恆相對扼腕談諸貴人乾没金錢狼藉無敢爲當宁言者計同疏具上也而公去萬公單折諸中貴益稍進用事日憂憤疾作賣田治疾田浸盡疾不瘳鬱鬱長嘯竟遂不起嗚呼當公時藉陵工而大官者今皆安在哉即不死亦爲大官亦豈敢與公等而公有子子龍善文章爲不朽之業顯名於天下公即韋布終身猶且與彭祖神禹差肩齊軀况公以文章廉砥特聞嗚呼當天啟乙丙之際負高行與中貴搆擊得不缺折正寢乃老夫非天乎公諱所聞字無聲號繡林繡林者其所讀書之山也生於萬厤丁亥卒於天啟丙寅享年四十娶甯安人是生臥子以善事舅姑聞臥子五歲

而韓安人去世王父母每念之流涕也而臥子娶張方同女方賦樛木之詩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爲之銘曰覃維有嬀世載敦朴施於太上刻鷄以木繡林奮迹乃跋高踔從阿曰卷鳴岐以鸑維茲八眚折彼五鹿帝命作虞懋功將作皇覃離光策勲納麓褰裳去之如圭謝琢入寵不驚遠迹去辱乃生哲人以薦起玉韞輝於茲允臧孔淑壽於山積尊於力牧豈必負劍從涉王屋

碑

龍巖王廷尉碑

晉鄭相距不數百里僑肸隨罕上下詩書致足樂也香山洛都以酺灌餘閒優游觴詠天下後世想其物采如命圖畫恐不得似者豈皆有惠鮮使然亦其精神風教可相婉道古耳憶僕少時及見許道譽方伯與蔡梅巖侍御相與甚善每念至五百里造膝羹飯也至於僕而衰矣昌啟之際僕初登朝龍巖王先生已從西臺長棘寺持平天下顧不以名位自先每見輦轂鄉邑循循居後者必先生也方是時翹跂之負雲背蒼不旦夕取卿相僕既穫落自限先生亦蕭然致九列而歸海內遜聽望風者不疑橋大人耆壽浩浩顧方鬒髮與握管少年取燈火相耀也先生持繡斧以風憲爲文章輟繡斧搖筆動地以文章爲風憲執經四應先人而成後人而勞此其意仲尼解印以授里師十回九賜徘徊於庭豈必抱牘而入司寇之室乎先生爲名卿當世多事出對縉紳雍容談文藝以道德銷獷集之心入燕北堂聚米畫沙圖四方寨蠻黃發谿抑騰猱接飛鳥尺寸賤土各盡所長其所以安緝和繣者條析無遺誠使邊圉多福帷幄能囊

出璋人提衡其間舞干畫羽未可知也而世顧沉沉使文武並紬其用今天子方側席旁求俊乂以翼王家當路諸賢推轂備至矣先生益以此藏器審高墉之射問輟絲竹攜器車相流泉陟降阜與鄉里子弟剪匏葉而程貍首時游隴畝量畢課貫談離陽離陰之秘豈復當時遜聽之士所望風采而察其端竟者乎僕未至龍巖也聞龍巖人談先生如闕里公自文藝外僕所未述者四焉先生方按粵漳歲大凶輒驅既臨粵糴不閉起殍者千家則爽吾讓德焉先生爲太公卜宅護人墓艸雖厮養遺墳不失主黍則子羔讓厚焉不避璫禍出孝廉於獄不假叢神置猬胥於法則祁老讓直叔向讓仁焉嗚呼是何足以德先生一名御史家居煦咻鄉里察別利害告當道搔寵中此何足以德先生先生之大者乃在於抒經緯汲山川陶世淑人尊一王

之治使前緒有所承來彥有所奮使天下賢者泝河而海是則先生所惠我無疆也僕與先生相去五百里有僑肸之雅無蔡薛之親然猶幸得同朝退而里居又覩庚桑尸祝之盛卽使僕謝不文百世而下誰復知僕與先生之好者乎因述其覩記與父老子弟之言稍論次之如此

建何司諫世德碑（洪本作何黃如碑）

吾鄉僻處海陬然山川之勝蔚爲名碩若周翠渠陳剩夫兩先生並以名德世其家人至今俎豆之邇來德宇漸蝕捐本登枝或若患其長老長老尤而甚之每一新貴人出輒疾首相告詈爲盜竽人於是彌思舊德曰是安得起兩先生俾占風不謝哉予嘗持此意告士大夫之有品地者令相誡勿復爾爾而近得之何元子先生先生起東南逢時體國以經學高行特擢爲給

事中彌闕鋤邪朝望倍峻迺其居鄉則恂恂乎儒者也豐需而嗇取急病而讓夷鄉人以此德之一日相率詣予曰吾儕海處瘠貧幸藉黃門公明德之賜免於骫肉中心藏之願乞一言以爲頌予笑謂黃門方升之日也其於樹德方覆之山也子柰何見彈求炙乎鄉人曰否否夫黃門之德非獨其身爲之也自其太公祭酒諸生間飲人以醇嗣從見羅先生倡明絕學暢止脩之旨以開示來者多所造就一發而爲黃門青乃出藍若次公文學猶子孝廉俱彬彬蒐今討古質有其文行焉黃門躬自砥礪又欲斂戢其子姓僮僕以無遺鄉曲憂而諸子姓僮僕亦奉教唯謹是世有德於吾儕也余聞若言而益惑之當黃門登仕時太公方嚮用孝廉文學馳騁皇路驟足爭驅黃門卽善砥礪恐太公意有佐佑諸君將亦曰吾能自爲之今太公長松自風而孝廉文學庭階自樹於以見黃門之樹德務滋上能信其親而下及諸昆弟又以見何氏一門世德作求其視周翠渠陳剩夫兩舊德不啻過之矣昔范文正公嘗語家人曰吾登第鄉人爲吾喜吾仕而鄉人喜仕至大官而鄉人又喜有可贈鄉人者乎省其餘得千絹悉分之其子忠宣從睢陽載麥五百斛歸遇所知石延年云三喪未舉柰何忠宣年尚少卽以所載麥舟付之父子行德當世以爲美談夫非以千匹絹五百斛麥之足爲范氏見德亦謂其解推之意必有由鄉而國而天下者先憂後樂此其嗃矢耳何氏爲德於鄉與范同意浸假而國而天下凡百張設皆可衣被九州粒食萬國明德之賜不既遠且大乎曰升不已則燭天山覆不已則接漢是在元子好爲之君家少卿世有功德天帝至遣老嫗賜簽九十九枚曰子孫佩印者如此

算先生明德之馨上通帝座異時蔚爲名碩當有如懷中簽所算者無俟鄉人祝頌矣太公名湛以明經擬授郡別駕人佩印海先生黃門名楷字元子天啟乙丑進士由計部郎擢今官孝廉名模字侗子癸酉鄉薦文學名槐字平子應今州郡辟以相與有成得並書俾後之通顯者循其前軌焉

胡二府碑

爲治者其猶雨矣雨意而風聲動於炎枯之中過尺則生尺下寸則生寸若是其感人之迅也二府胡公治吾漳才數月耳庖解餘閑出署浦篆又不數月而士民歌之載尸祝者相屬於途豈獨浦之民醇治風雨者易爲力與天下困於徵需上蘄廩祿則病在省官下若誅求則病在攝事攝事之難上取以爲餘脂下應則若轉轂相迫接出不數月而竭數年之澤今以十百年

之澤含膏與和不數月而胡公饒爲之是僑宓所不能得之會鄭而公得之吾邑若鼓與響也夫天下固易治耳輦上君子前呵旁韃出有裄楊之威入有金醴之歡日坐堂皇尊嚴若神令稍戾其心與茆屋相燭降其氣與士君子相遌還則天地日月羣舉而奉之矣天地日月者輦下所樂奉輦上所憚捨也戾其心則恐民食其意降其氣則恐士食其利必使民畏其意士避其利威權獨龍左右兼持之矣吾邑固多事士紳好競庶姓好譁然亦素漸禮樂知尊畏長令屏息而聽何爲若不可治者治之乎胡公甫下車息囂訟剔宿蠹復前賢之宮優禮逢掖與百姓相休息凡諸生所誦述百姓所謳詠不一而足然其旨歸於溫厚清淨寍一殆於古之爲治者矣時余在長安見公知爲敦厚長者副滑而數日入覲大計奏最天子嘉其能命反視事被

歌吾邑吾邑固厚幸矣余不佞託宇下及見愷悌之化感風雨之易施炎枯之易洽痛夫世之事烜赫而授權於左右知用法而不思其弊曾未向胡公而問其肯綮也公初命司李滇粵出署祿豐署昆明往往歌誦紀錄縹帙聞宇內其望以燮爲霖何止一郡一邑矣

墓表

劉寶嶋墓表

造物之意良於水鑑何也天澹然水涵之星物須眉覩面纍然不知所以治者日明以精而無所費其功故世之負奇氣蹈正行不獲自致屈折以老輒埋鏡斫案者過也夫使世之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必皆騰倩則林容巖野皆無英賢且使操紱者立賢良方正之目以搜林壑則貿峭拂巾者又儼齒幘祀以待元纁之下天澹然睇之使窺於溜井則啞然笑也曰是蚤已須我且是漠漠之中其似我不應者衆矣予所見長纓大讐人多歎美掩口猥夷無所抱負間有之輒缺折去以至於里巷子衿必圓好鍼線乃達者多矣從未有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然亦未有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輒[illegible]然屈折以死今即使朝廷欲採漢制命公卿舉賢良方正自代毋高之但如趙岐延篤輩可則必應曰無有夫造物者固有以處此也曰人以日鑑天以世鑑日鑑者膩世鑑者澹錦江以西固多奇士有劉寶嶋者善讀書豪於文章不苟然諾不輕與人交凡研牆犖所識與格幾滿人或方之劉瓛公艴然曰英男子風崴名業當上齊稷契下掩管蕭即不然亦驅策甘傅立功絕域安能遂齷齪牖下哉既久困於名場志不衰或勸之上書請纓自

服公又笑曰即下劣柰何與陳同甫伍既以貢士就廷試同學人位高能軒輕人時時趨公曰寶嶋至我專城可得也公曰吾奚舍師而吏哉授雅州廣文歸公之爲廣文即以胡翼之自任先經術而後文章先制行而後制義州刺史時時造請公自文史外他無所及居數年轉大理府教授曳屣歎曰少時讀歸去來辭怪元亮果於逃世今乃信然錦屏峰下圖書數卷桃花千樹吾將老焉學使者再四挽之不得歸扃戶臥一室又數年乃歿嗚呼世不使公卿舉有道自代也即有之誰舉公者以彼其才即趙岐延篤兄弟其間或曰是困於博士猶有所抑鬱予曰固也才高而位下即聖人猶歎之矣然且天澹之澹之於身鑑之於其孫舉其所不得於身者而皆得之於孫使歎美圓尖者無所令其能會手低昂者無所操其權即使寶嶋復生有舉之

自代者吾謝之曰無庸矣彼自有人矣寶嵎諱元春有孫曰以脩善政事初仕爲福淸令命子表寶嵎之碣爲之銘曰纓經兮佩史仁封兮義壘不得志兮得其理藏用兮明體夫人兮自有美子

吳太公墓表

聖人之瞰宇宙猶之空谷也其空谷何也泬寥之氣滿於中鏜鞳之聲觸而應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故千里之與居室居室之與宇宙皆有㴱蓋以精氣相呼答也傳曰隧塒永歎遠壑必盈吾見夫仁人君子之言若不出而聲被天下者矣吾見夫茹菲衣蔬而食於子孫者矣吾見夫其父舍肉而其子刲股者矣吾見夫褰裳濟人而津梁四海者矣吾見夫其父贖人不市其子納溝是恥者矣吾見

夫其父增壘其子藩屏者矣吾見夫胼胝而卒上祀者矣吾見夫禦難而享社鼓者矣吾見夫爲人師不假學慮者矣吾見夫默默報報得之若素不得之若素者矣夫是數者皆出空谷之內相呼答也神明爲竅而帝吹其中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仁義之與福澤天地所謂桃李也而佛者以爲果報則亦謂之果報云爾予聞之吳孝子源長其父思喬好仁義隱於浦口得餘財爲人贖罪行之十年里無罪者作舟筏爲人拯溺行之二十年里無溺者居恆拱手敎人行讓行之二十年里無不讓者又爲里脩城城完寇猝至蕩不得上於是三十年而孝子成進士孝子刲股而成進士自源長始也夫是而取之空谷爲虛乎爲實乎其感之若虛其報之若實也曾子曰實之與實若膠與漆虛之與虛若春谷之晵白日㴱蓋虛器其爲呼答投報則無不實也思喬之報其親源長之報思喬以天地爲桃李神明爲膠漆何讓焉余始疑其言問之九一臥子皆以爲信然今浦口城西十里有西林山雙闕歸然歲時伏臘浦人羣拜其下蓋爲吳思喬公墓云

張凱甫墓表

張凱甫卒其明年且葬其父汰沃爲之述其狀其友史周爲之表其墓蓋凱甫之名生著十八年矣天下多慕凱甫者然生見凱甫不悟其爲屈憲無爲死而誦屈憲矣凱甫生時吾沐浴其家親見其襁褓別識行墨八九歲歌詠酬客流覽百氏自是長進動與道叶十三歲而詩成十六歲而成其文章自吾所見道藝之就未有若是之迅者也嗚呼凱甫不死明無徐李凱甫不亡唐無王楊自凱甫之死而家哭顏子凱甫之亡而吾哭董常

雖然凱甫則故不死題石而號之曰嗟爾麟也胡爲乎來哉不來則爾思來則爾災嗚呼張生云何不哀

李太君墓表

（洪思曰子與李太史同年擧於鄕崇禎乙亥子拄榕壇乃表其大母貞孝於墓門）

予年友李緝甫述其大母行狀受而讀之常爲收涕肅然誦女師也賢者固多拄貞門食蓼反甘或盡報或不盡報要歸於詩書親見之使子孫志慕無窮許太孺人者李緝甫之大母緝甫之大父曰惕軒爲諸生有聲諸兄弟八輩皆豪軼散其家而惕軒獨孝嗜學二十九歲齎志歿孺人已擧四子二女癸癸遶膝稱未亡人上事二親下撫諸孤偪側崎嶇六十餘歲乃及見緝甫稱孫上公車嗚呼其劬勞可知也方孺人六十時伯子司敎公仲子長亶公業以明經起家鄉里長老頌擧觴爲壽孺人顧

邑邑謝去戊午秋孺人九十有二緝甫報至中外諸孫咸拄孺人乃搴帷出告緝甫曰噫老身孀守六十餘年汝伯汝父及汝之躬遞次觀場拭目且倦迨今屈指十有八科而後乃見之非汝則吾六十餘秋丸膽畫灰其亦已矣言訖泣兩行下諸長老聞者亦或爲之泣也孺人共憖知大義長甯公宰百里歸孺人猶持紵筐理絺綌不去手織成召孫曹分衣之歲以爲常先是嘉靖初年張璉倡亂惕軒公從父居南靖忽一日心動謀於許孺人云今山寇猖獗南靖當三流之衝少備多利不如歸西山西山險可保也諸昆弟持不可曰世亂保於城豈有保於山者乎獨孺人以爲可遂先歸西山葺牖戶迎其父母歸甫出城明日城遂陷衆謂惕軒固孝感孺人膽智稱丈夫云惕軒歿諸兄弟益落魄時時侵孺人孺人但引避課諸兒曹讀書乃翁垂歿

時諸子入侍問遺命弗應次及孺人則張目熟視曰吾孝婦前遂逝其孝謹見重中外無間大類此李緝甫曰祖母孝以事親節以忠夫嚴以迪子慈以佑昆儉以立業才以出險觀其暮年搴帷見囑遠志大義貞心亮節凜然觀矣予謂如孺人者豈藉彤管而後能存哉凡旌典自三十而下艾年而上宜旌又被恩命者不旌今太孺人子孫皆鵲起行被恩命而當道表章未有及孺人者夫亦孺人之志固然不欲以已行掩其訓誨之澤乎石生自堅蘭生自香宜其然歟宜其然歟

墓誌銘

張石閭墓誌

張石閭者今大司馬公（洪思曰謂東昌張鳳翔也）之愛孫望西華所倚爲山東倚肸者也石閭名含之字淵姜幼而韶令婉婉至孝事祖父母及父母皆先志承順得其歡心自攜書就傅而外不離於膝年十二從司馬公入京師敝薄都下司馬公以讒下請室石閭日夕號呼嘗望闕祝北斗云公不出必不生還及公出石閭乃歸就學爲諸生飯受室居別宅晨夕越陌視王父母几杖嘗夜分不歸夷猶在戶側太夫人王嘗勸就新新婦宿但答云祖母在新婦當自來司馬公嘗云吾不見曾閔至孝曾閔亦如是年二十喪耦不再娶未期母姚孺人卒悲啼感行路大小斂皆手自

爲之苫塊靈牀下年如一日每飯先奠乃敢嘗旦曉焚香香閒斷淚淫淫下戊寅冬敵又大入犯時父枕公（洪思曰枕公名宿子誌其墓謂後慕管幼安之爲人改名幼安）爲威令引兵出斷道威得不陷而議者猶以秦城下枕公請室石閭憤甚將上疏白父冤諸兄弟持之曰今政尙毛鷙司馬公不時岌柰何爲此爲父祖憂乃飲墨從枕公庀橐饘是歲大祲人相食所至道路施泉布全活甚衆閭日一食庀糧糗奉祖父無怠或遺餌與僮僕已終不食既至請室塊居慼溯無已疾遂作枕公閔甚令歸但唯唯辭無病避人唾血唯恐親知壬午元日早起肅衣冠望鄉拜姚安人悲不自禁遂失聲長號嘔血至數升既三日輿疾還子舍頃之閭威縣事自喜甚欲強視諸兄弟乃遂殂曰吾今得瞑目也石閭才而慧工法書於諸代書無不涉能篆刻金石作蘭艸性慷慨有僕逋重負

疫必其毋乞緩償石閒取券立焚之望西華曰石閒才氣明決遇事立斷不以阿好假人每當疑難衆議紛如石閒出片語定之曰如何如何及經涉月歲論定如左券或事涉兩可法用權要與之商則屹然山立即患厄坎窞中賁育莫挽也斯不亦質直性成暢于義命者乎石史氏曰予觀六代時其子弟率多才亦不甚亨年如謝含沈麟之質詵阮孝緒輩頗以內行瀟逸完其身名然所取於天地亦寡矣間有奇掓如芝艸之凋霜也石閒文章行誼方爲世所推而獨以死孝名豈不難哉大司馬嘗爲予言石閒最喜予書片隻字瑤襲之予嘗許爲姚安人墓誌未就而今乃銘石閒石閒有知必曰嗟乎何先生貽吾之晩也且葬爲之銘曰文不生火何以焚方淵生珠何以淪夫人有子愁芳蓀居然帝賓驂虬鵷敏孝（洪思曰必私論也）之名千秋存區區玉瘞安足論

夏行之墓誌

（洪思曰蓋夏文忠公允彝之父方餘公也文忠甫在門便日以銘墓爲請庚辰五月予在墓下文忠復以書來乞銘而言之流涕予歎曰瑗公知此時羣奸咸在上前早晩必有雷霆之乇也則亂且不測故日以銘墓相促廹乃料使者艸艸與之不數日果緹騎至予就逮江西行矣時門人無一人見是銘者及余敗文海外見徐子乎遠始知有是銘時文忠與予完淳皆殉節死矣完淳又無子不知將奚從得是銘近余收文叢中乃得諸廖子潜潜少曾入婁江得諸華亭錢子穀穀少從文忠游）

史周曰余聞之達人以父爲天猶且變之況又卓於父以君愈己猶且死之況又眞於君世無有眞卓於君父者也即有眞卓於君父且不必變之則是天下無復眞卓者學士襜襜盛衣冠植裔拱貧嚴視好閉見珮繡愈已則變慙千出心紲面熱頭膝委地蓋爲是珮繡體勝穸然世遂無復眞卓於珮繡者乎寔間

夏方餘亦達人也幼嘗誦書數十萬言過目上口一日戲與客約自水次至郡門上下樹表屧牀藥籤無慮千數行歸覆之僅爽兩條猶自訾云如此善訛勿令兒輩知也爲諸生試高等當受餼竟推之友弗受曰吾能受餼餼能久受吾耶既十載滯青衿益慷慨爲古文辭詩歌引志跆厲踉宕羣輩袁履善先生素以文自豪偶從人家睹公詠章手錄之置袖中曰是今潘陸也於是諸大姓爭交公者莆田陳公衡時爲長洲令令以便宜條教諸大姓公館高氏爲代對牘語儁甚公衡大驚問高氏誰辦爾語者高以實對遂大爲公衡所知蓋攬筆輒爾方餘也方是時公視天下無一高於方餘者方餘幾以才絀其身公衡既入闈欠必得公屬學使者搜遺而使者騤殇闈中無所得公文出乃對公唏噓以爲命憎才才亦憎命公遂翩然擅牙息機出解市罰吹竽彈箏從諸酒人游占射誹諧誦張季鷹之言曰吾今而知醉之名人甚於名之醉人也方是時公視天下無一不高於方餘者方餘幾以身絀於才既乃得奇疾水彭然腹突於背胸大如股力數十人移牀不動公笑謂胸腹曰噫甚矣吾始以爾爲鐵石爾自謂文錦也今即以爾爲文錦誰當鐵石者醫來告公曰爾能三年不食酒郤內吾能鍼之公曰郤內可不食酒不可醫曰且不食鹽公曰可耳鍼之兩股泉迸疾遂瘥瘥遂屏諸物務一意內視洞然於才命之所歸墟方是時公視天下之才無一有與於身身之才無一有與於天下其意以爲人有身則才可廢有尊於身者即身亦可廢也而竟以不廢甚矣公之卓也公有田數十畝不辨何畔稅不辨鍾釜道逢佃民偁主翁亟掩耳走曰爾大妄人彊入人宗歲時視家人輒仰屋椽曰是

可作數日醉卽不醉課諸郞業業就橫直視之曰是可當古某古某者卽許之今某雖貴掉頭謝不受也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是方餘公之卓也甚矣公之貞也公入人家坐酒未舉席次稍定公輒先坐主人方肅杯公從坐起曰無煩某在斯矣公嘗言太古之民質質而質之則不尊近古之民文文而文之則不親吾爲其親者入自內開家人前省語輒避夫語定乃反視狀頭贏數錢持去分丐子痌民視無錢自取諸郞文誦之曰天下無復富於我者故自少迄老無憂歎之色詩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是方餘公之貞也余少許林類之言長而誦白傳所謂壽於顏回貴於黔婁富於原憲者至於公而三公諱時正字行之別號方餘生以嘉靖庚申没以天啓丁卯壽六十有八有子二人之旭及允彝皆負文聲之旭猶爲諸生允彝成進士允彝之成進士蓋後公十年其登賢書先亦個是允彝猶唶唶謂不及公之歡也公嘗望玉峯盼泖水而樂之曰吾歿必葬我峯泖之間毋遠樂土允彝行營得岩灣之原右雲左泖玉峯卓然命史周誌之於是諡其子姓營壙又爲之銘曰從爾雲騰爾鶴夫人有子何不足泖之外洵訏且樂考爾鐘擊爾鼓峨冠僊車同抔土泖之內爰得我所維爾舟酌爾水醴池糟丘適吾旨殽以經書核以史泖之間式燕且喜嗚呼夫人何所不喜

倪文正公墓誌

主臣之際難言之矣螮蝀揚煇曦輪不光不見才則難爲主見才則難爲友固有聖主賢臣共集一堂殺身赴之而卒無濟於喜起之事當崇禎時天子甚聖顧天下臣子無一足使者熟視在廷猶挹心於倪先生卽倪（一作視非）先生亦自謂聖主知臣臣卽死猶一當以報聖天子而熒惑乘之載揚載止使聖天子不知所以用倪先生不知所以副可悲也夫倪先生與余同年初爲講官値聖主始且排雲霧以命岳瀆其所爭用舍及與焚要典三疏凜然社稷之烈也稍遷爲司成定齒冑禮命諸子侯入學所造士甚盛天下求文字筆楮得其霏絮如貧子之拜金璧卽使倪先生不至九卿終老詞林其聲譽表見倍於鼎足而天子固已恆念先生不衰先生家居旣五六年事太夫人晨夕盡歡鄉里待舉火者就若慈歲不復談朝紳間事又見余抱足屢蹈湯火以爲破胎之國鳳可不至也壬午八月敵取八城將攻闕河決開封賊出河北取覃懷彰衛當事者謂公不出空有千將名不如畀之盤錯且使天子以爲可使也一日詔下起公爲右司馬公以太夫人年高辭不就有詔敦趣適敵大至破河間臨清循兗濟諸城無不下者公乃長跪告太夫人曰自瓊州公以來再世食祿今天子有急奈何太夫人裂所衣襦示之曰爲爾旃也豈曰無衣公乃毀家召募得數十人季弟瓚率家徒佐之可數百趨淮上問淮使者覓鹽徒爲助無有應者公歎曰吾卽不破[redacted]朝夕必達京師不以[redacted]獨遺君父乃身帥數百騎持滿夾趣衛險出濟者十餘日達京師天子聞之甚喜曰固知是吾倪講官也卽日召見問所以滅[redacted]禦寇者公爲陳情形先後之數甚備上爲嘉納於是中外喁喁思公卽爰立朝夕有以自著必不憒憒如舊時宜興亦慙甚自請督師亡何情見敗去而井研謀首席甚急以敗[redacted]中宜興慮公一日至密勿形已乃告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璐馮元飈耳

使元璐爲大司農元颷爲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上必然之卽日命公爲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與馮公分勞共治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固辭不許因名公至中左門謂曰朕知卿久矣卿志性才猷非諸臣等凡見卿奏議無不井井有條勉爲朕任勞又曰古帝王致治不過數人周四友漢三傑卽國初劉宋輩亦不過一二人耳朕專倚卿可坐致太平公念太平非司農可致辭久之上不許因問卿何以佐朕者公曰必使臣當有三做一實做戶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與除勿以小小生節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智爲權衡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奏未已上歎曰卿眞有學問之言深裨治道公乃叩首謝受事退就馮公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部差簿正定而詭託者無竄部

差定而賄競之路絕旣乃請以餉卽兼職方得以察鎮諸將士時郡邑殘破鐲免多外解不時至公曉夜持籌漏三十下繞牀不休因酌里道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佐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纖悉備至故終公在部士無譁者而當宁嘗苦不富彊鑛砂楮幣之說日聒於御公數爭之未得也柄臣又以是困苦公公歎曰若使傅說化爲膠鬲夷吾化爲桑孔則吾能就東海老耳始西人湯若望挾奇巧以開採進公面折之內璫陰主以爲無害公乃具疏曰古稱鑄山埒於煑海原其利害實相徑庭煑海其說有六海浥而已山須開鑿勞費一也民多山居百年墳墓千家閭井共望其氣钁鉏及之二也形勢所在動傷地脈三也自萬厤中年鑛使爲禍海內惋痛今復驛騷尋心易搖四也臣觀萬厤會計錄據其所得子母出入常不償失

當時進奉威脅包承總爲民脂非由地寶五也有鑛卒必有鑛賊此輩旣聚不可復散與[redacted]寇通六也其爭楮幣之說稍委婉納約旣遣中使從浙直收買桑皮公乃見蔣晉江告曰此事吾不獨力願與公分之蔣公許諾公乃先疏曰凡民間自取桑皮皆因剪落餘條於桑無害今以欽限逼急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奸徒生事勢必就桑取皮先蠶毀葉此何等時堪復騷動上猶豫久之蔣公復再疏入乃輟不行而嚌沓者日益進通州谷城受井研旨者謂詞臣不任錢穀請上撤大司農還講帷上曰倪尙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甚艱未能速效創撤誰代之者諸臣結舌上一日品諸臣至公笑曰計臣却好有心會作文字且公忠體國無如計臣者而諸臣排之不已以楮幣鑛砂爲太祖神宗時盛事鼓舞不倦行之狂人舍此則計臣坐窮矣上沈思久

之乃詔計臣元璐著以原官照舊與供講職公笑曰是吾志也甲申二月經筵講樂只之章公因敷陳生財大道上疑其諷切輒語曰今邊餉匱詘歷欠最多生衆爲疾作何理會公徐奏曰皇上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者只知因民之情藏富於國耳旣不懾亦不引謝翌日上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來經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蓋猶憚公云先時公初在講筵上方勤政留意啓沃每値公直講必前席傾聽而烏程宜興互有掎摭瑕疵炯然公於講筵直箴政府營私忘公上怒以手壓書仰面倚几坐公抒詞益朗頃之上乃稍前就案卒霽容受焉故前後講臣如文陳黃李體備九德未卽先公者也公當冒啓之際蹋虎操蛇得其要害故羣姦弭耳伏不敢肆每一疏出如撞朝鐘上震廊序卽使彼人讀之亦相對口塞不敢出一語

以故天下誦公者難爲德枝公者亦難爲害公凝然獨行挈日月以走山澤不逢不若則崇禎元年三疏其最著者矣先帝每得公疏必黏之屏間出入顧盼以爲天下偉人諸臣陰僭之無間則引宏治時華容洪洞以六卿稱外補陽奉之耳嗚呼以天子十七載之知不使一詞臣進於咫尺以五日三名之勤不能從講帷致其功卒抱日星與虞淵同隕嗚呼豈非天乎史稱陸宣公爲相其所聽信乃不如其爲學士時崔與之避位智於文天祥蔡夢鼎夵官賢於謝枋得是皆不然天下之治亂主臣之離合皆有物焉司之至於安身立命或席虆以爲胙（一作胏非）封或晨夕以爲終古七尺之根麗於南極何可奪也公當日相亦殁不相亦殁顧不以不相殁者使天下悽愴思所以板蕩之故且使先帝扗天顧念來者曰吾舊講官也是多謗者吾乃今知人

嗚呼公諱元璐字鴻寶別號園客生於萬秝癸巳閏十一月十六日辰時殁從先帝於甲申三月十九日先數日公知賊犯闕勸上（一作王）出東宮循康王故事不聽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死士可以破圍召勤王師亦以爲無及是日聞賊踰城乃束帶嚮闕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四拜畢索酒入齋與神對酌出就廳事南面受繯題案云南都尚可爲死吾分也愼勿棺衾以志吾痛遂縊死頃之賊至問公安扗則陳尸於堂矣各稱忠臣歎息而去長子會鼎以奉太夫人家居不獲視含歛次子會覃以拒[redacted]及汙命幾死賊猶閔公忠得不死扶櫬歸逢新命旌公忠第一贈特進榮祿大夫太保吏部尚書諡文正予祭六壇有司造葬建祠京師曰旌忠其世系甚著扗先瓊州雨田墓誌及家譜中爲之銘曰青州文始春秋著國南渡相土上虞是宅五世乃著厥有戰克後秉高尙文園賚跡居於南城乃領赤社兩世而顯忤江陵者是爲公父守八千石以亶大雅純德所苞是不一世崑崙宛委蓋九萬里公踐寶笈以押緣字頡籀捧丹佚盤伸紙董賈而下服就徒李時吐紅舌以舐天髓日輪所經驪龍失威惟有聖人式其崟嵜烏兔朘之爲内外儀古鞠今通春秋問答譬之蒼函寄靡不合代言講篇應本憶艸譬之環漢緯靡不可遂包黃姚以至七朝華騈實登鎔爲五金靡所不消策足立杓以職天地視古聖賢如數馬尾猶有微畀朝聞夕死乃遂慨然扶彼橋山洗血佩兮而登紫闕上帝雖蹈亦領厥報右顧而咳左顧而笑世亦有臣可謂知道何必錢鏗斟彼雉羹何必徙陀決踵復還二子緊材能讀而書罵雄譽原將登父車何必金吾乃爲業娛嗚呼如公不以節著有其著之亦獲厥

監禋顏以文濟蘇以識由柴䠶經綸壹講德天壤之間亦大有人彈冠振裾翺翔太淸何必同年棄笠毀車實此區區如予者乎

周忠愍公墓誌

蘭香自燒膏明自焚豈其然乎自有三案以來朝家諸賢脣焦舌敝周先生適出都敭麻外藩未嘗執杓柄與哆侈角而三案負紲者必欲殺之以爲是讜論之主且當二魏時公從通州入爲太僕未數月仗鉞開府南中嘗艸疏有所發抒旣曰非吾職亦焚之而附二魏者又必殺之以爲是必不與我者嗚呼使公行仁義而多氷稜蹈忠信而有嶷角危遜不擇爲玉碌碌世或比之萇宏陽處父則亦已矣而公固醇然大儒長者嗚呼公之行今已著於天下矣聖天子之旌別寵異亦行且備矣而後

之人恐猶未知公之所以死與世之所以死公者公之初爲御史也東林議初起公疏言東林之學起於楊時今欲借道學以攻楊時借楊時以攻顧憲成羅汝芳皆非是於是詆道學者愈沸公自是亦不復言東林也既罷巡漕出參粵西以敦頤所治南安九淵所治荆門者治粵西了不知其爲御史時浮沈八九年乃備兵通州名入爲太僕時諸名賢皆在京師各治職不數往來鄒總憲南皐創首善書院每月一再會以道佐官兵科朱童蒙特疏糾之於是攻道學者又起明年公爲中丞治蘇州而童蒙先出爲屬吏疑公爲已來也又有所蹵漕卒公將核之遂潛入都與諸失職者相要和而黨禍乃發矣嗚呼[redacted]鳥獸之將至也必先有譏說殄行與聖賢交捽於內而後異類乘之蓋自先世如此矣徐兆魁姚宗文劉國縉之徒先詆東林而後[redacted]至[redacted]至而徐姚無所居其功朱童蒙李曾生李蕃之徒先詆首善而後魏崔至魏崔至而朱李無所呈其能士君子不幸生值其間不能槁首與申屠同行又不能掩口勒金人之銘則其見及宏耳公就逮至涿州家人歸貽予書曰人生如干將莫邪必有一缺僕於諸賢中最爲駑鈍矣而禍敗若此公其慎之予念此未嘗不揮涕也然不敢以此輟學問之事嗚呼道之將行也以長孺之戇居易之率不見誅於其主道之將廢也以蕭望之之信王嘉之慎不能保其身而榮睫者以咫尺厩蹶動相笑也方公之入爲太僕予已爲庶常無僦租借一楊從公廳旁臥公數約予過首善予數謝不敢也及孫宗伯至數談三案事予亦微有異同然公不以是謂予不學予見公之言動居處飲食進退過於今之顯貴人有道者多矣而卒以讒死死後乃白

夫所謂以身殉道以道殉身者非乎公諱起元字仲先三十領解成進士初爲浮梁令調南昌考選爲巡漕御史時方德清以中旨起少宰公特疏駁之嗣後中旨與三案共鬨或謂公發蹤及公在吳門繩顧崑山崑山與李實比而傾公然皆不足以殺公所殺公者道學耳公爲道學以君實稱圭自命所在處有實政不爲世之無非刺者而又無餕餡巾衿之習今天子元年與贈廕祭葬特祠於鄉鄉里聞之雨者爲之霽旱者爲之雨櫬歸且葬以長子彥陞殉未克葬又後數年次子彥基彥奎乃襄厥事爲之銘曰夫子之淳兮不爲矛以鑄兮夫子之莊兮不艾人以自芳兮夫子之虛兮退與道居兮夫子之寬兮盤以桓兮夫子之達兮勤而不伐兮夫子之善兮莫勝說兮莫之敢攖日食月兮袞兮鉞兮蘭春蕙秋允不竭兮

張文懿公墓誌

予聞之高硜齋曰凡論相者有相德相器相才格君心之非爲德進退一致寵辱不驚謀其遠且大者爲器救時爲才三者則張文懿皆有焉予晚壬戌爲庶常及謁先生於長安西偏時髮猶鬒式其儀型深嚴有度人也居無何予告歸明年再起爲左宗伯遲久之不至後進小子卒無以望其涯際以其時考之則道在默止斂德藏器亦以云救也何也德不斂則無以救世之夸毗榮祿者而興難嗜進之流咸自謂才才張而德乃敗矣器不藏則無以自救於高墉之下利嘴鉤距者咸出而敗我弓矢則才終無以自見也故斂才而藏於器斂器而藏於德斂德而藏於道此三者先輩之所貴也其貴之何也人莫不自謂才而姑以德讓無才者及謂德器之可顯庸也則又以才爭敗之故

世之有德器者則必處於無才其誠有才者並不敢自謂德器也文懿公生於盛時翺翔桂林凡處於柄相貴臣臧否騰沸之日皆有以靜銷默奪平其競心或值人談朔洛事笑而不答或舉觴徵屬之耳間談先輩楊文貞李文達則欣欣乎有意其人故天下昇平君心無非禍難不作雖有伊傅之德臯夔之器禹稷之才亦楊李同智矣如其不然退而卷之與樵夫牧豎等其鄙樸亦以救世之溺於貪漳焚於燄火者也先生自萬曆戊戌成進士出安福劉文節之門讀書東觀庚子授簡討甲辰庚戌丙辰三較南宮所得士被於天下丙午一典楚試已未以少詹得知貢舉近代詞林典文昌之盛未有如先生者而先生自庚戌時爲東宮講官十年閟近中禁更廷臣水火搆石始爲並封中爲挺擊終爲紅丸移宮刺閭之牘前後山積子弟或問公公愀然曰古人不談溫樹柰何批人骨肉間也或以搢紳談但以止孝止慈導其竅郤不旁溢一語時以爲質於太丘文於萬石云天啟癸甲間先生業堅臥權貴猶以揆席要之門人魏道冲方執魁柄亦不樂有先生乃以壯年久病停其籍先生時引弟子巖居川觀怡然笑曰久病之年一何壯也其歛德藏器深濬如此夫閟近青宮而無畸重之論與權貴同里閈不濡足其間此其人豈可得而榮辱之乎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蓋其正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蓋其平也先生諱邦紀字完樸其先義興人始祖旺從文皇帝定鼎北平占籍燕山衞及濬源公封禮部左侍郎是生先生先生卒於崇禎己巳十有一月朔距生於萬曆癸酉九月朔享年五十有七子二長永祚爲戶部郎次永禧亦爲郎高硜齋出先生門相念最篤先生既以庚午葬京師

馳駕莊之陽硜齋恐其久而湮也命予垂誌之爲之銘曰陵谷可遷德不湮也履正與平爲中行也以道易位非所貴也與時苟同亦非其類也隨物之衡不足昂也默默之榘潔以方也雖不得相得所尚也世有哲人爲之狀也以是救世亦有所況也

朱完初墓誌

予觀古諸名賢早自奮拔者類有家學再世乃昌若程大中朱韋齋其較著者啓祐以來縉紳中有朱美之言行恂恂壹本乎程朱而精心敏識洞詣古人仰觀俯察備諸奧妙予心儀其人必有再世積五六十年學問既詢之乃知其尊人完初公古所謂大中韋齋也公於學無所不窺凡天地曆律兵農禮樂下及醫卜之書靡不覽究其所發明往往古人所未有其言曰天地之理皆妙於用逆皆藏於歸餘如國家治亂興衰之故未有得力不在憂患失計不在渺末者又曰天地用逆聖賢用順天地用明聖賢用清故其學以履順體清爲本間以語人不盡省也公諱一儒字季醇別號完初南宋時有朝奉大夫千二公自新安遷於海寧遂爲海寧人十一世爲侍御公諱瑞登嘉靖辛丑進士官侍御史有直聲爲要人所忌出守皖城稍遷井陘道副使棄官歸絕迹城市侍御公生紹皋公諱履僑紹皋公娶祝孺人生公公生而穎悟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九歲居祝喪哀毀如成人鄉里偁之紹皋公亦以此奇愛公公以哭母日夕哀慕每讀書歸宛轉就紹皋公膝色笑撫方而紹皋公性素卞或怒發不可解公一日佯臥注雞血篋中以嘔血聞紹皋公大驚曰兒何爲至此據狀泣曰兒無狀無以慰大人使大人怒不禁誠媿憤懣懣欲死紹皋公驚撫之曰兒幸自寬吾後不復爾蓋自

後有怒見公必中解也公初娶於吳不踰月卒查日葵公於公世好遂以女歸公爲查孺人公與查孺人念祝母蚤喪每日必涕事紿臯公及繼母徐朝夕定省眠食無間也當是時士學日異聲悅相悅公獨不看非聖之書每云行事不本家禮文章不本六經此猶與塵飯相啗耳公凡十上棘闈始舉明經卒業南雍乃浩然歎曰吾祿養旣不逮二人則何必祿養哉取鍾鼎事付兒輩可耳於是美之兄弟亦皆嗜學公爲長架發萬卷恣其斂啟每三餘集羣子姓卽席徵類以事多寡爲殿最示勸學且自樂也及美之旣登第宰旌德諸子亦皆以文顯戶屨日滿公夷然謝之一日巾車造旌川觀美之治狀未入境見山水淸淑百尺澄澈野無猾繳喜曰是足旌吾心矣旣入境見縣庭寂然門無囂訟乃益喜曰是使吾爲令不過如此無何念徐母朝暮

缺定省輒命歸歸而徐母病且絕公躃踊號慟不移時徐母復甦爲和藥進之不數日愈衆以孝感而公自傷祝母蚤喪不及見兒曹成立陰涕泣時時卻食至是疾作遂不起嗚呼公之生孝能使徐母絕而復甦其死孝乃以祝母生而自霣蓋自曾閔無有也公甚警敏遇事先識故整暇所撫諸族人子弟甚有恩有從祖炊子幼衆咸利其有公爲紀綱印券得不動及其子殤產已散其家願減價歸公公不取其一畝一椽紿臯公卒時徐母遺三女公厚嫁之所待徐母家與祝母家等而查孺人又爲公相凡嫁三姑皆罄篋簪珥佐之歲時值家祀錡釜必親先奉徐母乃及諸子姓一布襦數十年不改見公三十未有子輒爲買側室生子琦未踰年遂舉美之視之如孿子也所教子姓及諸羣從時時取書傳及諸故老談說可懲勸者揚厲之嘗謂美之曰人有善惡天無古今但當爲善以待之耳爲吾書古天廬三字吾將終於此卒以是終舊史氏曰古之賢者非獨外傳亦內敎裕焉余觀朱孝子及查孺人行事皆卓然無藉冠佩而冠佩乃從此出其有美之兄弟無疑也美之兄弟四人長琦次美之名朝瑛次朝琮次朝珩皆與美之同母將以某日葬公與查孺人於某原爲之銘曰百行之原唯孝弟千年再遇得名世嶽國之先此爲繼和順道德理於義近則有祖遠不替玉璞金渾啓精粹家學將昌美乃濟遂爲考亭執左契圓淵方水萃於是

殷太公墓誌

予觀宋篤行傳金谿陸賀以布衣治生其家節儀制取之君實其農圃廩積取之希文以贍井里訓子姓宗族備有條約其後

達人遞出以爲聖賢之學不藉文辭具體用茂著於家不過如此也士大夫刺肥擊鮮乘車過里門父老走匿蒼頭徵租呵鰥寡取遺穗固當而口循經書謂聖賢備是奚倆乎丹徒殷麟野少習春秋洞於五家之說一意謹嚴不屑爲浮靡競時尙以是試屢絀或勸之徙業公曰聖人之意不過如是足矣鑿井得甘泉豈必雕欄乎公嘗云劉訏有言士以德行爲先文藻雖工猶之土龍不可致雨故公事父紫巖公極孝父歿事祖母馬益恭謹與諸父談慍辟咡負墻而立諸弟勃谿必具酒脯啓蜀告先靈勸導之或爲割產償逋改行乃止諸戚屬有歿不能葬貧不能嫁娶者皆於公焉歸外弟遺孀茅撫二女操行甚苦公饘粥之爲擇配治奩資茅旣齋志公爲治塋祔於張氏之域歲適大祲老羸告飢公悉所貯粟賑之粟旣罄繼以松山曰使爾樵蘇

有繼可嘗一飽蓋焚券輸衆所戞戞難者公產不逮中人恤賑貸爲富室先口不言福報而動與善會或問公爲陰德乎曰吾先世自東山虛邨二公皆行之吾先君紫巖公亦行之吾德不逮先人何陰爲之有公爲事有綽繾條理井然嘗歎曰吾殷人也南渡以來十二世矣宗法不明後子姓道路誰知之者乃議於曲阿雲陽建宗祠立祀租以大合族又於黃壚分祠葺輪奐柴祖豆旁置義田使社有卹族有長家有老出入有簿正婚葬賑贍有所出自十二世而下墓各有田歲時伏臘無缺曰是范文正家法也嗚呼文正身爲卿相四五年以置是不乏令文正起布衣如陸金谿坐藥肆料理中外亦何遽爾而公皆優爲之公之規慮遠哉世之縉紳擁厚貲私其家學不逮公霄壤也公諱光啓字閑之生於萬秝丁丑卒於崇禎戊寅享年六十有二餘子姓載譜中殷之先皆在潤州大司農石汀公所錄唐殷侑廟碑稱其譜系濬於元鳥者也是且葬仲子職方公命予爲之銘銘曰黃虹之墟爰有賢者麟紱之野乃絡白馬三世載德是生石雲膺寸崇昕以洽有殷披其文相其質仲淹與賀爲儀式嗚呼千年視茲無極

費太公墓誌

（張福永曰子在大滌費季子至自嶺南而請銘焉宏光初子爲秩宗復以此爲請）

潮州南龍之奧庭神明所嬉發爲冠裳如帆如雲卽不發以爲男子亦洞達有以自樂費翬生出予門從栖大滌嘗勸予游潮州觀道場山予病未能也旣詢其家世乃知道場山者爲贈君之隱居贈君沒與朱孺人皆將永藏焉贈君諱杞號南溟其大父何山公闓朗有大度舉於北都爲安[redacted]司理稍遷荆[redacted]人至

今思之予仰何是生南溟公公生而齊敏開爽類大父讀書目數行下春秋史漢及百家言覽再過輒上口以晷命寸皆成誦久又不忘顧自以早失怙不樂仕進嘗歎曰人生讀書就業仕亦爲親耳寍爲家乎又當萬秝時久積鹹潮中盜起公謂此非長無事者遂棄去學騎射蕁復棄去學於奕算遂精妙出其流輩嘗讀魏舒傳見其射奕皆造第一起摩腹曰使山濤遇我我其爲陽元矣有鄉貴人至同里約往謁之當爲皂館公笑曰不知郭有道見陳蕃當用何刺也遂絕去張廬於郊外之道場山山多古[redacted]所接不阿僧亦不佞佛以其直率勝人繁縟至與朱孺人春冬往還[redacted]視鄉里貴人彩鷁連騎泊如也孺人長名門以稚橋女直指禖[redacted]公女弟下於書生衡布素操作屏諸華滋有梁孟之風旣而昏嫁漸繁又困於戶役產不進媚戚窺公疑不能嘯傲如平時公固無改指男兒曰爾視有書曹苢者靑衫歲首拂巾者乎休矣引杯看書已後就奕取棋子慰腹曰此着誰敗者而孺人身課織督種計鍘弭微息手不停指居亡何三子各就鸞序又亡何長子景耀以戊午舉於鄉公乃攜杖作野服取白社歡往來弁山道場之閒及孺人歿又十二年而季子景烷乃成進士明年龍興授中書舍人贈公如季子官朱毋爲太孺人予嘗覽隱逸獨行之士率孤往鮮繼爲之於邑也今見公易于春容無荆棘之行其子姓率鵠起卓犖有以自見何必賣屩制[redacted]遷黃門而栖於陵乎公生於萬秝丁卯卒於崇禎壬申壽六十有六孺人生於萬秝丁卯卒於天啓丙寅年六十子三長景耀登賢書次景烁次景烷卽翬生也今龍興之歲將永藏於道場山之陽爲之銘曰高才不營官天亦畀爾官高

隱不營山天亦畀爾山有道所居居之郇安子孫繩繩爲爾開壙

林刑部墓誌

（洪思曰林生同鄭牧仲曾叔祈來漳上問業時日以墓銘爲請言慨泣然流涕）

莆有林生昂霄方韶年博通諸書下筆森麗高出晉魏俯視隋唐如掇也頗多牢騷擯幽之言予視其人珠擧玉削表裏名家宜無所擯幽者徐繹其旨乃獨愴其親負經濟未果以殁又茹苦不敢顯揚焦然鼎魚之懼嗚呼竹枯而笋孕蘭刈而芽茁以林生才揮拓青箱十百於世之蟬聯翱翔者何詎多愁乎生之父爲澹寧公諱谷益字養與唐忠烈蘊公之後莆望族也王父中憲公大黼爲銅仁知府生三子其仲即澹寧公澹寧多讀書四十六乃第授行人稍遷爽鳩不移載殁殁僅五十有三名播天下而位壽僅中人是昂霄所爲拊心也嗚呼自萬泰而後考選始沛諸清曹手持鷺翮取銓鎖如寄待年江沱蓋亦有不數載擁膏刺肥如萬石之封者天啓之中年朝拱叢生捷足者翹關而窺鼎耳澹寧不以此貽其後人後人亦不以是貴澹寧而澹寧何卹焉昂霄曰予怙父之辛苦慈孝以績者之進蹈耕者之御也人讀書不過數萬言揣摩不過數載負組印去耳父手裒書數千卷下鍵數十年僅有中郎之獲且當昌啓之際馳驅原隰五六年往往上絶攀喬下絶扶蘿得一刑曹而謠諑隨之齎志寄旅北望錢塘怵焉心湧今踰十年堂構之未成誰砥墓石覷其香草者予觀郡史吾莆諸先輩蓋多有身都卿貳歸無宿舂者又或起於窮簷束茅自立安得蘊藉漸序如澹寧澹寧生而韶令神檢日上銅仁公在留都時爲臺幕端公方八九齡從諸御史游諸御史過臺端必呼公周折陳詩取壁上桐鼓之一再行無不人人自失也丁酉發憤屏跡南山不歸郡市庚子始以禮經魁於鄉及事銅仁公者三十有一年丁未改經已進後蹶癸丑再御乃秉鐸楚之湘鄉剪匏射貍歌蘋藻考彝器脩劉文公之治丙辰丁顧太恭人憂歸廬子舍獨奉余太孺人余孺人公生母也既免喪乃泣別獻策成已未進士先後起躓者凡二十年嗚呼難矣然終不以是少挫其志亦不以是輟琴書之樂及公之爲行人攬轡興思稍見頭角而謠諑隨之方是時亦有枌榆之耀騰薰尺五而公僅得刑曹假蹇以殁嗚呼如公則困永貴不誣也公進不違時退不舍道不以桑穀貿其筠操生於萬秝甲戌卒於天啓丙寅孺人方氏督學訒庵沆之女祥惠研書所事姑嫜佐夫子處娌嫺僮僕備有典則嘗嘆曰佐家不百年教子不聖賢猶織斷絲竈斷烟耳生於萬秝乙亥卒於崇禎己巳年五十有五男二長騰霄以錢塘扶櫬歸後十日從澹寧公逝次即昂霄以父命爲伯氏後居常號泣痛其離屬借文采自踊世未有知之者予窺其志誼興慕無窮女三男孫一以崇禎庚辰日月合葬於洘谿之鄭山銘曰有驥伏櫪終撥刺兮蘭石堅香不苟膩兮前緒後綏清且閟兮昧旦雞鳴夙所治兮從以鸞麟獲其類兮何必南山之麓奠厥位兮

李太守墓誌

（洪思曰子少過西山意其中多偉人而李常德最爲長者亦頗矯首拂衣魏璫時）

古之良治貴州郡賢者意自發舒每每謝朝職請郡至使郡治良於爲相今貴給事御史賢者舍臺省必無所發舒即龔黃朱召出曹郎睨視之如手數馬嗚呼使世之顯貴人竿牘走於隼

免其殈也又雕墓而舞其尸嗚呼可已矣世有善動筆爲文章者將次熬譖令循者輟傳平常德守李公禎甫諱時敞漳之平和人是恂恂天子所共藝民者也李公以萬秝丁未進士繫組廿餘年誦義鄉國無岸曲之滯僅稍遷至中大夫是豈待捐舍而後以孤立雅澹表著時俗得一第眠食欲飛望美箭上下激射公以己酉知新喻所爲新喻治益苦七載去喻始得戸曹主事又內艱未詣曹三年始至曹政五載始郡常德又四載引告歸公之在宦途如磨蟻而旋也方魏璫時桑穀菌芝列於市士有爲曹郎一庵咄咄若玉壺之離唾者公時已治郡能聲播都下遷兵滇中璫方事遠略功名自擁而公顧以此時矯首拂衣是不爲鐘鼎易介也明矣且如公才動止整暇所當天下劇處戊己之間邊羽已殷三吳薦饑公時在滸墅疏其咽會使戈船不爭庚癸無慸非獨衡石之治也常德又黔滇要衝召募所過葵絕穌生公以區區吐誠鏤心使伍無脫巾之呼戸免轉輸之患亦豈爲九折乃退也乎士滅頂浸於功名豪不豪多膏耳臥牀蒙棺猶有舉色見人澹然循牆下車謂是無能者則何所取仲尼鄉黨而稱之公既肅穆爲邦家所宗出欵段比於乘黃時時課子弟以家世儒素勿以炎利相尚輓近士大夫卻掃恬守稀如公者嗚呼鄉使公從喻起家得考選爲給事御史跨鑪上烘人亦猶是淡水耳而公顧循牆爲有道所稱衛任之名何必滅於節鉞乎公垂歿聖天子乃出魏璫殄敗廷論不與璫者公以引身見貴推參政浙藩公卽已焚車然自是車耳無僘矣公世居西山曾祖謹爲貴谿敎諭祖約王府典膳父孟瑜爲益州敎授余未束髮嘗過西山見其山谿深倩包秀意其中多偉人

間逢長者云此間巖陬得通潮與滄瀛往來當爲名區今公所卜葬乃在浦東大副之山是過潮下臨大江者也公有子五人女一孫九人皆炳蔚世其家而次子曰錫從子游爲請勒其石銘曰有龍西來飲於江滸虹霓從之采采覆野嗜德白大石榔來下徙彼熊蟠屹此石馬亦有良史實表長者遺惠與直蓋其志也

汪生墓誌

（張福永曰汪生道衡夙惠而鮮其父后蓮哀之甚爲輕數千里來乞銘慰其鮮也）

嗚呼人何必萬石之子舉策而浣衣袴蓋亦有持數不盈遜齡而反其舍人何必大壬之家前脩而誇後跡蓋亦有懷德無名終死而逃天下人何必鸖衣黃舌而稱文章蓋亦有吐鳳雕螭髮盡齒落而名不颺人何必抱足持首攜子屬婦而後僵蓋亦有盈前驕穉不必帶索之翺翔嗚呼維汪道衡何爲云云嗚呼人莫不勉勉克家以貽乃子維汪道衡勉勉克家以貽乃父人莫不亶厥美以其子之父爲父維汪道衡不亶厥美以其弟之子爲子嗚呼無名不盈維汪道衡誰爲父者爲今侍御汪石蓮爲之父誰爲子者唯汪介仲之子爲之子誰爲述之曰張有成誰爲銘之漳海黃生銘曰菌醴朝生何所蔕封顏比彭杳何閡營魄上下莽還匯反乎復乎何所居子行復來榮哉艾茲何苦者草蒙穢鴻濛與游何復來嗟乎使石能言亦甚傳哉

張太公墓誌

（洪思曰蓋張玉笥之親乙酉二月將出都祭禹陵時玉笥方予告歸來乞銘）

記曰孝道通於神明履順之至自天祐之豈不信哉東陽張贈公諱希武字敬勝別號淇園其先汴人始祖潮爲東陽令（禦寇）

死於難匿屍池中雲四起覆之賊大索不可得遂家東陽爲巨族自蕭梁迄今代有聞人高祖錡博物多聞爲濂洛之學爲家范垂於後是生嵩城公洲洲生汝吉汝吉生二子長希文次卽公也汝吉負高致喜園居闢幽逕與高人往來公築舍其傍蒔竹數千竿從竹中窺人間出奉杖履偁綠雪園故公亦自號淇園云公慷慨多奇弱冠補博士弟子學使者異其文每試輒屈其流輩顧以薄僞學謂是餖飣腐鼠不足業也必藉是取鐘鼎奉所生則黽勉爲之不然無庸也於是博剌經史談名理作晉魏阮言於詩喜高學於人喜魯仲連李白嘗言人力能扛鼎何難能扛鼎不動力爲難耳防叔紇扶宋闕不自爲勇今人得一第栩栩自多可鄙也或問汝吉公翁老何以起之公曰大養志小養力吾家本消澹不乏之奉邑笑之不暇安能以得失鬱鬱

貽翁憂乎及汝吉老寖疾日夜延醫禱羣望請以身代肴滯下自枯猶怡怡視湯藥惟謹比屬纊擗踊仆地幾不起遂痛毀骨立甫及禫母夫人亦逝公於是迸絕火食不啟齒者六年遂棄靑衿謝絕人事曰吾祿養既不逮又安能向都邑博士脩誦容之歡已矣吾必有以起二人者公時甫四十二子俱有聲庠序公間[redacted]莊老陶其伊鬱於齊物秋水之義翩然有合而時時念二人形神益瘁以絃詠瀉之不浹也戊午七月三十日示疾遂卒公生嘉靖甲子三百二十二甲子矣公間語二子曰吾以病自放無以起而祖曾祖者而能則猶之吾也不能必勿葬我於是甲申公歿已二十七載次子玉笥公始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協理戎政返贈嵩城而下皆爲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如玉笥公官時國家肇興戎務倥偬玉笥公以至性哀毀上特予給假營兆固知淇園公之操行篤而貽謀遠也詩曰孝子不匱是之謂不匱也矣公配虞絫封一品太夫人子二長國縉次國維卽玉笥公也與予同壬戌籍配李絫封一品夫人有子三是且葬玉笥公命予誌且爲之銘銘曰日中之王考者相曷嘗以疾故自放天門峩峩金甲仗履有積順得其上三九乃宅帝所睨文人之卣錫秬鬯

王太君墓誌

崇禎九年丙子七月甫中林太孺人乃逝太孺人者戶部都給事中王遵五先生之母也又四年己卯遵五援琴既踰載朝宁待之領垣遵五依依入事嚴君出爲太夫人卜葬服勞無方將以厥冬遂襄大事史周氏曰善哉遵五之孝也不以華要易孺慕不以一日之資先世澤不以父抂榮養爲辭於是遵五命之

爲誌其墓誌曰林太孺人十五而歸王家十六而舉伯子二十有一而舉都諫公蓋踰中身而始封僅以板輿一就令養如此乎豐積而嗇取也太孺人以婉娩揀家事其姑何甚孝佐封公當戶甚謹身影操作井竈杵臼之間者四十餘年猶以鴇羽之義重於萊衣如此乎其割情而篤於誼也太孺人以婣睦著閭巷事伯姒如其姊伯姒既失姑懽左右以之歲時爲姒氏問贈中外無乏之所嫁伯姒女逾於己女猶不敢一息問伯氏之遺如此乎和孫而敦於德也語云庸婦多福健婦多索世所奉爲坤敎者類然矣然觀古彤史自有餘家其秉內政成儀於壼者咸有徽懿爲後嗣師非僅取庸砭健之云也予與遵五游垂二十年見其敬愼周密大心定氣疑有所授衛而然及讀蔣宮庶所爲王太君傳喟然嘆曰夫是得所爲遵五者矣遵五起家坐掖

垣八九年先後同事擁旂常而去遵五獨棲遲夷然無喜慍之色與人語湛審內照洞見肝鬲太孺人食貧操素黽勉無懟每旦起持縧臯匡坐簾中竟日一磚子婦僮婢時過於前未嘗出聲雖雷雨滂沱雍容如故封翁嘗見之笑曰爾寬緩如此何濟於事孺人徐曰諸忙急者亦何濟於事嗚呼此君實所得之姊須也遵五又謂太君平昔無夢凡子婦促刺哄語夢話但徐笑曰無有嗚呼世所謂名利競逐若囈若魘者清醒視之亦豈盡有乎舒行安蹈乃進於道紛聲曳色乃宿於德予今乃服膺於壺宗之言太孺人生於隆慶戊辰距丙子七月十二日壽六十有九再膺封猶稱孺人同產五人長家賓永嘉主簿娶陳氏繼於李男孫二賡起娶於戴賡俞娶陳賡艮娶粱次家彥即遵五先生壬戌進士與予同年歷戶科給事中娶陳孺人男孫三賡

恭娶於陳賡靖聘於林賡皐聘鄭次家宋娶於乇男孫二賡崧娶陳賡嶴娶曾次家寰娶於陳男孫一賡階娶於林次家龍娶於鄭男孫四賡睿聘吳賡毅聘陳賡端賡夔未聘女一適於方凡男子五人女一男孫十三人女孫八人曾孫男六人蓋自有太孺人而王氏之後乃大矣且葬於王覓山之陽爲之銘曰大海愉愉蛟龍趨之巨源將將楩枏敷之佗佗母師明神扶之冐印碩人天子俞之鬱盤靈乇億麗都之亦有穹碑行者摹之千秋嗚呼

魏太君墓誌

（洪思曰魏氏世有孝婦而孝淑之行事乃以中嚴獨著此黃子銘墓之意也）

自吾之不獲事先慈也日求其似先慈者而事之蓋六七年而聞有魏太君者魏中嚴之母也中嚴起庶常爲給諫切劘時政動糾補座既以論瑺坤見摧（張福示曰太監王坤時欲開邊釁要功中嚴爭之甚力乃謫官歸一時頗有直諫聲）方論瑺坤時章五日不下同列惴惴謂君有母柰何循冰淵之蹠中嚴怡然人見太君魚雅如平時出對賓客云家慈之訓也以義養不以祿養天下翕然高之念吾方泰啟時引疏出煤竈三曳三焚（洪思曰時有疏論魏中嚴葉文忠公力止之曰爾有母方至自萬里之外設不得如此乃三疏而三焚之云何以講筵忤忠賢乞侍養歸）即先慈亦勸吾遠去勿爲死餌事促刺豈得如中嚴太君之爲哉太君生於海倉澹齋陳隱君之長女幼而莊靖隱君奇之不妄許人獨與營軒公善乃許營軒之季是爲魏贈公魏之先有高王母廖者以乳奉病姑旌閭歸然至太君而益以孝著太君之事舅姑溫凊定省不遠於側及受命分舍距百餘武每得甘脆不先獻不入口於是營軒公老矣繼室施母性稍卞諸婦莫得其歡獨謂太君之孝也施母病瘡藥勿

効太君以口嗽之瘡爲裂病因以愈凡治千金粧嫁施母女施母亦不爲意也營軒且歿謂是夫婦善事我分產欲上諸子太君誼不可告贈公云伯仲均也勿以父母私愛失兄弟歡贈公亦欣然割腴以益其嫂鄉里於是稱婣睦也方是時產既分人事不減於昔贈公又素豪日有所從游太君從簾間占客見諸子儒冠即治具曰是無奇猶有俎豆之氣間有胥吏往還輒艴然曰此曹不宜使兒輩見之耳一日贈公從澄邑來道邑令失庫藏誣及郵民太君曰公能白白之不能何控婦人爲者裂機上布佐之公欣然出事竟白故贈公之好義施於州里焚券諸則太君之爲也太君既舉二子念祖父母未就窆時愴然一日風雨挫所居屋贈公持數金出市瓦太君止之曰王父母在霜露吾夫婦何所避風雨於是王父母始克葬次當葬營軒而

贈公歿太君拊擗未嘗不欲絶也顧視中巖曰爾能爲爲之吾以爾存蓋自是中巖益強奮挾策徒走出清源入武安歸太君必問所友事何人也見其言動似古人者則殊喜或非時歸必停[redacted]又施母病亟親爲浣厠不解帶者旬餘歿之日哀動行路人皆謂之江魏氏世有孝婦也居三年而中巖登賢書又三年成進士讀書中秘屢請就養不許時海寇犯里中爇火照屋梁人盡竄去太君獨坐廬下賊至問夫人何在此曰有舅姑輀在誼不即安寇遂感歎去及中巖改授給事中詞林諸先輩頗爲動色太君聞之曰是吾兒靖獻之日也趣板輿至京邸中巖方論列禁近及內操諸大事天子以禁臣新發抒優容久之居無何而璫坤事發璫坤者以觀容發邊釁欲搜市賞餌邊秣附諸邊臣中巖力爭之既奉王簿譎婢僕相耳語太君怡然曰吾正

欲歸耳中巖出庀冠珮宣勅命如奉新綸太君亦宅宅拜庭下曰非是無以報天子恩余時方在放（洪恩曰時黃子以削籍得放歸故曰方在放也子先以救錢龍錫降級調官復上三疏得乞休致壬申正月又上一疏言陛下元年在師上六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皆在是又小人勿用之防誠不可已上怒始削籍爲民二月遂發張濤）微窺之舌項俱縮顧太君母子相持欣慰如平時天子亦念太君老許侍養歸時崇禎壬申之二月也予舟發張濤太君舸未至璫遣暴客夜迹中巖以刀劫太君中巖挺身出就死太君抱中巖大呼爾爲何人除忠臣又除孝子吾僮僕俱在汝任取之賊舉僕置岸上搜之僅餘俸薪金於太君一簪一縷無所動岸上人咸謂直臣賢母藉暴客以暴及歸抵里舍惟是贈公所未竟葺塋幸觀開淤塞甃橋梁立文社義倉施灰槥勸葬助喪顧中巖曰凡是數事皆爾父欲爲今賴克舉惟爾祖父母未葬予二十年逆淚在焉既葬祖

父立廟受田一日顧中巖意鈌然似有所請中巖心諭以爲外父母也乃爲澹齋公祠置田焉蒸嘗不乏於是紫芝生於義塋紛葩九枝塋去中巖家不數里中巖之所棲遊也都人士以太君純孝輿誦稱旌太君亟止之曰此屏間事何所溷華表名乎居無何疾多無所苦顧中巖且訣中巖泣問所欲言但云忠孝足耳他無語遂溘然逝嗚呼人盡子也太君以中巖顯中巖又以太君傳予嘗從中巖聞太君遺狀退而歎曰孝之與慈貞之與廉猶芳之與香與太君事巖姑曲得其歡心曰姑擇婦而教婦不擇姑而事是語可經也先世所遺僕太君不敢名高曾遺允無歸者皆鞠之終其身是豈纘堂前之型者乎中巖初受館同年寄[redacted]金鐫名其中太君亟麾之曰噫是知之者眾矣方中巖未遇時族人暴其垣墉宗老爲之邑邑太君勑不較僅讓尺

許是亦豈昭豐之訓夫其天性然也故孝婦多慈廉家易貞猶芳與香同質而易名予嘗感廖孝節之行欲置生芻覲其墓未能也又聞其山川清蔚宜昌後今見之孝淑矣孝淑享年七十有七封太孺人贈公諱繆子二長呈清次呈潤即中巖也戊寅嘉平葬於鼎山之南與石崗對峙石崗者贈公之墓距二里許南北相揖也其山發於吳鋒迴翔舒翼如丹穴鳥雛鳴下食太簇司柄蕤賓命之以服無射爲之銘曰上朔朱鳥餐靈芝南庚黍華世所師有孝有德天紱之嶰竹[redacted]岡相與儀簇賓六琯遞爲吹子蕙歸艮世乃來春露秋霜里閭成思是亦吾毋爲銘昭慈

墓碣

棐峰張先生暨配林孺人墓碣

棐山之陽有張棐峰隱君之墓其銘曰德者久也素積富也磨雕之檳不可保也奐磚易玉謚之有也涓脩之業可以為後也鑄金以表或取之號呼之樹難與日守貧與道相求後千百年於其子於其友張棐峰者諱廷木字參材予友張烴叔之父也張氏之先有遯叟翁播宗屯中再世而昌既又一世為比部公諱綽迫事孝宗為尚書郎自是七世皆以學顯伯叔鏘鏘於先有光公及伯兄青吉其衿力田不逢舍其小山徙居東郭為東郭翁嗚呼人挺於盛門克自負為儒輩所獎悅即腴食何難瘦食之難吾嘗見公像自其先時不肥也特覚峭有幽致逾六十含祭酒為民爵霜露之候過其先隴或百九十里不异必步健致七十為鄉賓扁其里門再東西讓謂此富求好者用保家貴士夫用豫木王吾何為此嘗微言吾兄弟貴盜不得教授里中今為里老約爾屈詰吾正之吾憚篤人也張烴叔曰公家紬於會計遇敝履破甑又輒藏之蓋纖固如此故其產益落夫公既為世推重不早自設長益即債居東郭彼左右隙平畝歲植橘木奴千頭仰掇其下益以蒔貯千石韭千石蒜卮茜千石敵國矣太孺人歲時茹桑是為漳絲然且不可以夫蓋且督諸曹郎者是不有所不為乎則難乎公侃侃篤於倫行內持摯於太孺人故益不自茍嘗卻人金為白出罪死人問之皆辭無有也他孝弟從子紹和皆能誌之予與烴叔游傷其志為銘其碣又為之表表曰是維名家脩樂比禮松柘不萎蘭漸不澤反嗇歸樸衣仁冠義是可以為人師事厥父母必稱厥旨言不誦口行不近視跽勉色喜是可以為人子撫兄之孤以卵以翼鷇鶵仰哺不任其德是可以為人弟我則不營前人之廬我則不麼前人之書榆俎荊弓傻貽爾居是可以為人父閭井不爭府君不怒抱孫當車休徵上聚是可以為人祖是八十一隱君暨七十林孺人之墓

文

祭涂經世文

維爾英傑從予車下徒步出關辛勞夙夜匈奴未滅爾何以家裹革捐軀誓言不誇別爾兄弟謝爾妻子駿馬雖枯其骨千里非無公侯而少干城壯氣飄飄尚從遠征寒風撼山如聞其聲尚饗

祭林伯麟文

爾何慷慨欲洗國恥投筆從戎遂止於此寍獨爾君寍獨爾民惡彼腥羶遂捐爾身千里區區丹心赤手雖無鐘鼓亦銘不朽

陋彼書生白頭牖下殉錢守官為世笑罵維爾間關獨知所歸魂無不之馬首是依嗚呼尚饗

祭高大史文

嗚呼感有締乎余心情難消於世刼蓋彌日而轉愴故臨風而獨瀉繼後能來詎西州之扶醉哀至則哭匪素馬之後期曩惟五日猶望雙旌孝綽已傷威明尚壯屬反棹於及門諒多情者不薄逮流火新秋有登樓舊約薄緣落魄未動江關白馬刑盟但標持於元禮青蠅託雅返顧念於仲翔蓋欲哭者歧途之間而未邈者山河之際正翩舉之飛鴞初聞路曲而容與之野鳥未發藏壽倏焉飛揚垂然草露起晦冥於玉女及紫電之三時掬寒淚於金人是青龍之八月飛兔沒而流星沉青鳥歸而大章出麇角懷瓊孰辨羨門之牒靈蛇化鼓而符濩野之年惜神

理之難憑使風沉而顛盡爾其絕絃徒有季鷹顧焉賞音亦徒安道夫時腹痛又在窮崖歷魂衝風逢蚊蚋之折雨攀鬚絕景適烏烏之晨號遂使玉樓羌樂更無折柳之情上國歸時空竚懸弧之約既而享帝不還九秋將序存者日窮沒者日遠跋涉渡江遲回故道知愁予之渺渺翁對此而茫茫計聚首則河漢雙星報知交則雲泥隔路維其傷矣如或結之於是追念往年蘭芬柏悅寒水朋以浮瓜清言驚於漂麥仲宣之屐與節信而相疑漢陽之榻與豫章而互襲間以雅歌時逢雜坐阮公平其傀儡處仲碎其琅玕雖樂死之可甘而斯文之未喪爰覽懷中三年不滅之字以及生前千金未許之身郢匠伯牙想異人其不遠中人上次諒鍾情之抂茲及憶蘭蕭相看楮葉書筴詠縣車馬龍蛇之狀清商度曲霜雷鬼鶴之聲每欲相裁顧嗟靡及

道雖少殊言猶抂耳而今已矣文章摠蓋棺之業暗投亦長枝之生百身之餘既莫贖兮千載而下誰知言者嗟乎投左足而先望是蛙井之乾坤忽右肘而生楊盡鼠肝之世界震澤涸於鄧林既莫收其暮景操蛇憂乎世力故不可以無年是以易著於離方中有鼓缶之歌詩傷云暮並坐奏思憂之瑟彼叔夜之引年季倫之咽氣囿彼生之不遂亦感此而同哀矣嗟乎百丈之峰必有崩松十步之內更無豐草虎抂市而天駟麐麟抂野而人龍去蓋元中貞宰所厭者塵界之浮名海上仙宗必致者人間之麗藻故司危司祿下有哭泣之星爲壁爲奎隣於封豕之域四十五六年正小分之陽九三萬六千日多半百之晴陰或有差池亦關忌妬故兩朝勳望宏景削飛昇之籍一州徵被香山壞欲就之丹此有識所寬中達人所破涕也但賢勝亦其

不多典刑顧又誰抂徘徊者峴山之魂蕭條者寢壬之祿玉馬離懷嶺表千年之算寶鷄後祀秦中五穀之悲則所慨武子之莫從傷文人之無命耳若夫響寂瑲珩土埋玉樹芙蓉秋萎王儉之池萊施春滿蔣公之徑使黑頭公輔次於脩文而七尺仙郎返於謫籍周南絕祀典之篇茂陵逸平生之草與夫拾芥盛年敷榮華屋此言之不足以恒心而念之實增其寥落者乎某託單門近交有道周叔牛醫之雅少卿馬史之知欲附青編相期白首詎占星於初聚而就日之遽淹初云太晚亦果然矣嗟乎八埏之表若士與偕六合之間吾黨尚抂家駒子駿是天祿之餘標飛虎阿彪卽孟堅之后武入蛟龍淒冷粱間之月抂大精氣玲瓏貫尾之聲去矣滄桑異路懷哉桃李無言魂不可招傷其何極倘不棄乎予交盍闢訃而太息

祭蔡外伯母文

（張福永曰蓋蔡石山計部之內子文明夫人之伯母也石山名乾釜萬厤間進士爲民部郎）

嗚呼自計部公之歿於今蓋五十餘年鄭伯母之勤勞貽謀克家計部公不得而見也而計部公之勤勞貽謀克家則吾伯母皆見之吾外祖味蘭公（張福永曰公有三子伯計部公仲乾鑾興公看洛之父季乾鑾文明夫人之父也）之歿於今亦五十餘年鄭伯母之勤勞貽謀克家味蘭公亦不得而見也而味蘭公之勤勞貽謀克家則吾伯母皆見之嗚呼身居閫閾被翟茀而親𧄌緯之事課農視桑閔若不及者於士大夫家唯吾伯母一人而已去歲臘月伯母已困於藥餌臥床蓐間口喃喃課僮僕種葵蓄旨云歲且暮不得怠若事也值外祖忌日強欲起命庖人視鸞刀云吾自祖割柰何令他人爲之抂古之詠蘋藻祁祁夙夜効勤瘠土者抑能遂至此乎吾伯

母扗而吾命內人常得女師而今已矣吾登堂十餘年雖未及面伯母而獲聞其操行及其所言誨雖古人所錄敬姜而下奚以加焉吾伯母考終旣越月道周方滯於海裔未及獨拜床下輒先布其意以炙絮將之情不能文亦不敢以游詞掩吾伯母之實惟吾伯母之靈實鑒之

誄

蔣憲長誄

（張祕永曰管江蔣太史君卿奔其父觀察之喪行矣翰林諸公請子爲之誄）

天啟二年五月大中大夫江西按察使九觀蔣公卒於家越七月廿日訃至京師子德璟強攝冠履告闕下遂衰服匍匐出都門不復設位受弔賻禮也道周輩旣奔走握手不盡能及乃從諸兄弟詢公行狀言附椒絮致詞於家維公中身筴仕黑頭負

公望之聲觀化懸車皓首及成章之慶儁不疑之行錄平反每問北堂吳長桓之繕簡綴裝恆稱季子閒居足樂而清濟通原德產堪師而西豪改里所以攀輿折杖無安仁之哀東巧占星有慈明之譽九京歎復趙哀無取於呰楊三立可家范叔不張其龍豕故長松之下稀讚盛陰江漢之原難名甕口公以世美蔚爲時宗濯壇風雨蚤避雙鶴之書邑傾玄雲奪坐息羣狎之響訃所全活不下萬人向使陽報不差則百年非遠就令陰符可驗即千餘奚窮而沾巾涕隕漬酌悲從同廢蓼莪之詩共送差池之燕嗚呼傷矣繫纓撼索同雁使以分書苫塊華磚共高秋而送曰信瞻望以何及疇有情而不思　倬彼有蔣組纂姬氏犀紀沿流清源發峙世爲德門疇多離祉植根出枝揚蘭取醴粵維我公來彥所師照鄰通中翠華金支詩言含霧書通覽嬉

彪囿之間自謂過之元卿無時公[illegible]無地公騁長途縈鞭直轡雖不服軛亦不肄肆況有名駒月蹄日翅間讀鵲經寶筏驅風通道江山大人之功追爲祝鳩不愧列宿四明青華搴帷出袖漾漾江流涵澹奔洲攬轡登車誦公比休明威所暨迄於交域鶚鶚雙音脉思來格睟厥黎勳在於不殺一言當師五指加額由今乃觀懋烈在焉勇名智功昔人不先伏波削冶魏絳懸懸仁人有後誰云不然畏壘存桑河西食豹坐喬吟風瞻嚴識貌見我蘭君知公壽毋比謝推荀優龍劣虎以浣厠牏以[illegible]潼爵戴勝蓬首云胡不樂煌煌來章雕璜鍜金雖不能加亦慰爾心碑勒峴來書謚上林

哀詞

張汰沃哀詞

崇禎庚辰祓禊之月紹和張先生考終於正寢粤月朔日壬子其友黃道周乃來自梁山拊棺慟哭爲哀辭以告於先生曰嗚呼罕虎逝而國子悲郢人徂而牙音絕信道契之難符故神理之同結況先生而棄予譬心石之分裂當夫定交杵臼推分僑札呂安耦灌於山陽嵇康共鍜於洛邑差肩十年之會遜志千秋之業蓋無言而不酬時去梯而獨接追於衣共京塵舟齊李郭出處異尚淵田殊躍趙子高之抗揖離羣田芓子之鐘鼓不樂梁鴻發噫於北邙盧敖謝肩於蒙穀未嘗不瞠焉後塵睨焉空谷又至文酒肆會川巖喻適投閑而作百家披襟而湛白石得鄙趣者晤之濠上寄眞韻者賞其傲逸雖有二則不可亦何遽遂無一乃若萬里剣鱗長宵解素高擬昔賢遐邇近步名苑之味列於蕢藝囿之霜殺狐兕雖久在則壓儕輩又何遽改於

此度也嗚呼有四海之譽者求退良難綜百代之榮者享年蓋少劉士光之獲麟不半古稀阮孝緒之神明初登耆老蓋皆已指牖下爲仙都望林園爲蓬島豈必張忠之朽落乞歸陶潛之期頤孤掉况被羈紲去恐不遠旣息劓黥又何足願李宏酣飲以謝鄉人叔度棲遲而慰親串逸少東游有撫掌之資孝孫覽書無降壁之歎詎一芥之相存足千載之興勸嗟乎先生高蹈遠引至今信矣顧彼後死問難析疑誰爲質者松枝半折知壐尾之就彫高臺就傾誦山丘之零落繫青雲者益稀和白雪者彌寡値龍蛇之當歲宜兕虎之號野木葉下而霜鐘鳴嶧桐枯而石鼓啞已矣哉尚友三千年著書四百卷今也則未聞古人恨不見張堪有子已託朱暉廬生之情見許王衍豈必待夢而竚素車感書而抵几案者哉

陳太公哀詞

崇禎壬申春正月弓甫以學憲銜命粵西時余方再疏請門未就道旣數日得荷骸骨歸墓下而弓甫躑躅使車聞封公學箕之喪憶余未出都前數日尙爲詩四章識文昌萊綵之勝馳寄弓甫不及也自買蹻走吳越凡三百日乃抵家弓甫已居廬出謝客矣追惟往昔提誨廿載盲風晦雨勞苦慰藉幸各矯首鴻燕差池桑榆阻波歡會不極弓甫方播常夏之音余已受鹵莽之報現前咫尺不獲相明誰復待千秋申割骨之痛者將効孫楚之慟疑於不倫復誦龍吉之辭明於淵遠聊爲小些發其故溯云

繄太樸之未散及哲人於方遝肅枌社之鐘鏞追子服其豆俎師邴管之懿行邈不改乎其度旣蓬蓽而委信乃軒黻之猶素

昔値余之偃蹇題枳扇以寶璐命鵷鶵以先後齋神鳥而來下知諒者之固鮮尙申誓於夢寐序瓊糈以相要滕壬軻於遐步古者旣不及親暱來者又不及此敦固睨鵬鳩之姝適悵美人之遲暮虎豹閼之衆衆麋鹿羣之嗎嗎睠疇昔之佚蕩將從誰乎燕語御炎羲其旣遠凱戭又邈不予顧窅路去其高駝誰矚予之悃沍嗟有命之狂夭朽不朽託於自監陋陳荀之姑苟固非靈之所自虔揆靈德之衰茂響不宿於晁輅亮于春之可期奚必指佺崖而道故

行狀

蔡清谿行狀

（洪思曰蓋詔安蔡端卿之親端卿者孝子也神宗壬子初與子交便以此爲請時子方補諸生艸艸與之烈皇庚午子將往官京師與端卿相見於虎疁舟中已去之二十載舊艸頗有缺失再書歸之謂端卿曰欲使後人知吾夙契也舊艸不復更定）

吾漳南垂東盡海澨冠紳間出能言之士咸稱清谿蔡公云僕年穉寡所師識旣稍游郡中適淳安方公望山來治郡下車問左右蔡公安否左右無知者旣乃言蔡公在淳安爲廉吏皦皦受汙亟走元纁迎公公敝車至郡太守爲之掃舍始人人知有蔡公也歲壬子予始與蔡伯子交屬僕狀其行而公已先二年庚戌葬於帽峯之陽胡青州銘誌其墓矣旣誌之僕又何言以僕所聞與伯子所爲狀核之青州者詳公之行也公諱方平字君衡號清谿其先有金谿九學士者唱道碧浦遂家之生三甫長耆甫四傳爲其王大父與敎授里中不受脯贄有金谿公風與生富富生聳是爲公父蓋世濳德云公生而穎異善記誦入耳不忘時寡書籍公但從師友講聽歸輒成帙十二遭父喪禮

若成人時值大祲大母陳氏已老而林孺人抱公弟呱呱在哺公乃南游潮中歲得米負歸既遂補海陽諸生海陽去家不三日然已屬粵中衆目攝公公亦自引去時方十六又六年再補邑諸生辛酉督學臨海金公拔置第一由是籍甚士益歸之時太史警庸林公觀察後林胡公咸命子弟執經就問而公復徐徐多困金車旣戊寅以明經選試太學少司成周公見公文許爲大器己卯闈中誤寘乙榜少司成見公名嗟歎久之同事扼腕公了不異常至丁亥謁選偶以身言違格例不得爲令適楊大宰見公所試論奇之破格授淳安時破格得除令者二人公一焉公單車至縣適大饑無賴子嘯聚驚悍闔左公日夜撫循請發所貯粟募諸良人所在作糜全活甚多又諭諸無賴各解犢謝去先是數年有盜劫茶園富室捕無所獲適流民竄嘿等爲同儕所陷遂抵罪自服前後覆案無異者公初訊獄見此輩皆羸老詰責果無異狀遂具牘請於當道得不死者五六人人咸稱神君矣公治淳安未期月矢志旁皇體中如腊而鞾上人猶從公問膏脂公笑謂吾一博帶縮百里卽數日已福矣吾無所得鞙鞙佩璲也居無何公方入覲遂大計中公長安貴人識公者徒爲咄舌頃之移福寧州學正州守高公汝梅素重公公日與諸生剖析疑難未嘗一與人事適文廟災監司李公從彤家言議移置松山松山去州城十餘里公持論不便謂移廟當移士廟移士不可移是棄廟也李公韙公言以公負奇識益折節公旣三年乞歸遂以王傅與歸蓋公歸不異其爲諸生也邑中賓席數借公而公益隱約若不爲名者然性慷慨急人之難胡青州嘗言方得淳安未出都門時有邑人絓網無所解公告

青州此人誠不肯但吾與爾嘗識之何立視之死青州意不可公力言於鄉大老幸得脫視仇者猶在公乃私覓一馬與之同載夜去公旣不言鄉亦無知者也公家近斥鹵民多艱食邑令以徵輸課下鄉責所在民輸粟歲千石民洶洶動也公馳書極言利害竟得寢則公經濟自許云公數躋名場又坎壈仕路然未嘗見煩懣之色家居盛暑必衣冠與人談義利剴剴若割嘗方望山時人多就蔡公者公亟掩車戶曰彼自就使君非就蔡公也持一刺過郡守人謂公少貶抑公徐笑謂吾自彼舊令彼自吾新守吾故不失其故而已嗚呼如公行卽方公不言人無知公者乎如人言明經爲令尹不自潤無所用令尹爲者第以明經爲一令尹必自潤亦何所用明經爲者漢明經多爲達官然亦卒老博士袁郤公爲縣功曹不與從事持書以任城令有聲稍遷治楚獄多所平反遂顯名天下數世爲公今蔡公爲縣令絕去干謁使民不冤而復一博士何耶又聞公彌留時戒無厚殮毋過哀毋受賻及日授還負之賦謝故人唁弔書又幾處脫生死之際者乎公卒年七十有七子男四長保禎卽僕所稱伯子者其行略載郡乘中

墓誌（補）

姜太公墓誌

嗚呼上君子抱奇質不燕廊廟可以巖穴自老而又有令譽著於膏壤不克自逸以齎志於王事此其人必天命之以曲折綱紀於人道無疑何者抱奇質而皆燕於廊廟則巖穴無士焉世之燕廊廟者皆自謂奇質炫采朝槿無再世之觀旣不燕於廊廟而又老於巖穴寂寞膏壤則其奇質夸抱日月之精華無以

率子弟巷戰又中於臂被執去索金帛自贖公罵曰賊奴吾兒爲清官聞於天下吾受國恩死卽死安能從賊奴買命爲遂遇害當是時或勸公微服從竇出公卽出亦無害於義而使天下謂以子貴者不任王事父可以子免子亦可援父以自免公以臣教子亦遂以子教父公之名實乃歸然出二子而上天終晦之使不得於勳業而卒有其勳業者三也是三者皆命也而亦有性焉公以是三者以立其身以中其親以終其君故爲君子負奇質而領其身名者或得或失或生或死天皆命之以曲折綱紀於道若蘐洲公其著者矣天啟之末年逆璫建祠公爲危言忤有司或迹之公急攜家入山變姓名爲人耕傭及哀詔至公從縣官後哭至失聲或問曰子爲諸生何哭也公曰吾知爲臣子不知爲諸生其眞摯如此公之遇害也季子坡從東城趨

至抱父屍罵賊被執去夜舉火燒賊帳覺爨殺之諸娣姒俱死訃至伯子埰以論事拜杖繫庫中叔子垓嚙血上書臺省交疏請釋埰歸治喪上猶以埰非獨子持不下久之心憫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臣議優典未上而大橫之兆又著矣故天之曲折以命善人非臣子之所能治也得君父之意以受於天謹奉之耳公生於萬曆癸未三月歿於崇禎癸未二月伯子埰字堅卿爲給事中仲子圻未第叔子垓爲行人季子坡殉父難其存恤加贈皆在中興後昆命爲銘其墓曰穹宇將顛誰與支不周之木獨巍巍奇質經行世所歸天實雕之爲人師一門義烈騰天逵爲天先行偕羽儀子孝臣忠天所規上帝不蹈當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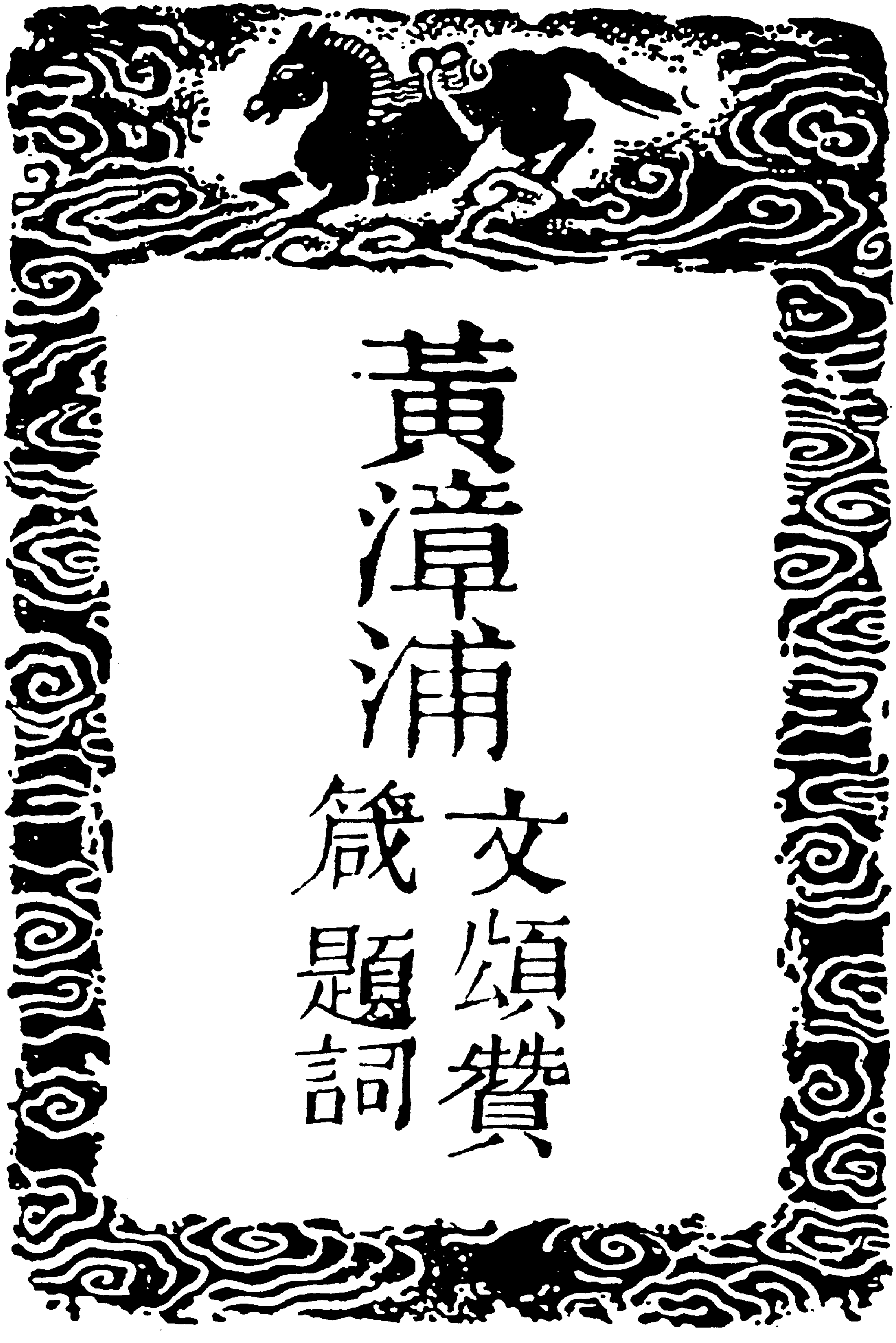
夏母王太夫人墓誌

松楸引涕臺社興悲豈其然乎予每聞人談生我劬勞未嘗不自照旣有以自照而又安逸食再世之奉若無與於士事者則其質不奇花飫果落若日月之無所朝夕也於是天命之使其求名而名不遂逃名而名歸之使觀身於所生以得其生又觀生於所死以得其所不死而天下之爲身名得其生死皆歸於道有知道者觀其一世再世而百世之道槩可見矣予所見有萊陽蘐洲姜公諱鴻里字汝岷初從其父挺城公爲文章挺城固高士不屑爲博士學以好古滯諸生乃山居吟誦不履城市公從之學文益奇闈中文太青見其文以爲山東太青也首置之久以奇不售貧益甚當是時萊陽之文皆蔚初吐公若小試輒颺去公諸子如給諫人行輩必不復沈抄深頓卑志於文章亦早映潤以公子擅文場爲仄目之所輕詆是公之困苦壹鬱不遽颺去天實假之使不得於文章而卒售其文章者一也公

旣喪父手自治墳墓與一老僕分步策寒從四十里外負甘脆歸奉北堂以其餘給鄰里窮獨或問出收墐道殍亦不甚課兒爲文章而給諫大行輩文章日益進先後成進士公奉太孺人上下眞州分給諫之冰蘗者幾十年眞州父老之信公如公之信其子當是時東省薦飢以公介貧卽爲官亦無以葬無以養世之學者皆以獨行好古爲陷阱自公有子天下始信獨行好古之未爲不效是公之委蛇上下星霰天實假之使不得於政事而卒成其政事者二也公從眞州持太孺人喪歸不數載給諫大行名實著於天下鄉里貴人日過從者戶限爲穿公乃樾戶時時召窮老舊識舉酒割鮮曰朝廷多故居圉東無事吾兒了爲官安能如鄉叟相守之樂且鄰叟戀隴畝不能幾時居亡何賊泊城下公發砲中賊首賊爲退又亡何賊夜襲城城陷公

破涕擲筆也無他貧不逮養病不及呼則號咷隨之矣夏母王太夫人出於名族嬪於夏公子繡彌登仕郎有子國山敭歷中外稱名公卿太夫人又壽七十抱三男孫是可以歔唏嘘者然且不然猶是母也而報之不回以予所見天下之可稱子若母者夏國山與王太夫人而已國山爲司農臣乞粟德州與太夫人俱取廩米得羨頭斛半斗必還之公曰吾太夫人給扁子錢不贏半文曰吾太夫人風守河不腐不紅曰吾太夫人及天子採其聲實自農臣擢爲給事中則太夫人捐帷障已矣國山攄其忠悃皎然於屈直之際曰猶是太夫人之教也且以許人則如許國以許國則如許其親故子有遺其官不遺其親國山旣用直言出補外洊爲藩臬及爲福建觀察去太夫人歿時十二年矣猶三貽書談及太夫人行事纚纚如臨機杼時嗚呼七十

孕一子上冀爲聖賢中冀爲君子最下爲卿相如伏鵠卵日火爻取之也微國山申言則何敢忘而太夫人行實高於六德深茂方其佐封公管戎庫時江浙人來輸兵仗中貴索鋪墊不時上封公憤歸謂夫人曰吾一官易敗溝壑何厭行當爭之夫人曰勸之何遽不解於是四方輸兵仗得無害者甚衆夏固吳人與徐爲內外宗凡宗人子姓來者太夫人皆子鞠之又爲封公胥媵侍禮遇加謹焉旰夕持素儉約終其身予聞之何元子曰國山受母師賢於國傳其堂署牀几皆書母遺言用是廉直著於天下予珍其言信然爲之銘曰石生自堅蘭生自香衞以一慈來茲百祥吳雲如舟燕雲如車厲氣自天猶聞詩書寵章煌煌以慰管庫視此尺五上三珠樹



黃漳浦文頌贊
箴題詞

黃漳浦集卷二十八

文

大滌書院告李忠定公朱文公文章（凡二）

（洪思曰戊寅謫官壬午還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子安能一日不以天下爲憂遂忘天下乎此所以濡滯大滌旁皇江渚傷心於出處兩告於朱李）

維崇禎戊寅十有一月庚子明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道周以謫官將之江西使道入洞霄宮謹以牲醴侑辭告於有宋提舉洞霄宮李忠定公朱文公二先生之祠曰嗚呼道之廢興則亦命也旹有倚伏人何知焉方忠定公抗疏水災之時及文公投匭上書之日指斥柄臣攖鱗履尾揆之聖訓則容默異於三緘稽之物情則戇愚同於五噫衆喙之下泆以狂泉逢怒之餘擠於濁水曾不移時水落石出道王歎其知幾理君蹬其格物及今而觀誠明之論南陽有所未窺格致之原莘野有所未發二公以之上扶危顚下砥淪汨使來彥仰其雲漢當時捫其日月雖毀之而何傷諒吾志之不奪嗚呼善道嘉肥亦上聖之所師遵養溏熙是至人之攸待然而突起堂焚舟傾棟覆將銀手以爲儀金口而持戒固志士之所不安仁人之所無悔也夫以邦昌之譎侂胄之恣不敢以二公爲不忠二公爲僨事但權寄所趣戈戟横起吾道之不託於啖門猶啖門之無賴於靑史時旣値之又何訛焉嗚呼欲而得仁則曰不貪求而得仁則曰無怨道足以濟一世則俟神聖而不疑道足以存其身則蹈水火而無患由今以觀二公何貪何怨由二公以觀於今又何疑而何患乎嗚呼愛惡不齊吾齊之以性榮枯不齊吾齊之以命語性則二公與萬世共和語命則萬世與二公同敬敬義立而德不孤中和致而物性盡志二公之志不以盛衰殊觀學二公之學不以平陂因運遠近去就歸潔其身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不肖之所告於二公卽二公之所質於先聖又何俟於人夢而天定天定而人勝乎於是與某等同致微忱以邀神聽爲之羕曰邅喬出幽何所營兮巍岡疎梧何所鳴兮盛明未央方邁征兮精靈拄天資友生兮道同乃謀志和平兮日中殷憂爲持傾兮往者勿追來從明兮黃雲拄天河漢淸兮昭昭二公予曰成兮

壬午冬十有一月周以解網得乞骸還山道出臨安再入大滌從諸生講論數日而先是夏五盤桓講舍已三十餘日策訪歸雲杖折墜崖髀爲重創又從九江瘧作移疾過西林秋深氣涼血枯脈滯不復能臨眺如常時而朝命甦蘇敦趣就道（洪思曰時將往長沙戍所出大滌病作滯九江西林寺病起復理象正可三十日而環命已下烈皇始知其清操力學令速還朝供職不許復有稽延然子已久離墓下但乞還山無復仕意）業自京口拜疏冀得仁覆假之首丘溝壑餘年無朋友麗澤之求有墓木拳號之願向平損益已悟死生次公車帷奚殊朝夕而猶未謝嚶鳴遠呼邪許亦夏甫所以屛居申屠因之興歎也人生幾何安栖靡定叔子魂魄滯於龍山當陽名勳刋於峴首幸遺正則絕勝於蛟龍並謝長沙遺臆於鵩鳥卽當歸設特羊誓誠先隴還酬里鼓以報鄕人示膚髮之不傷告兆域之未絕若建炎之事李公再召於中朝紹熙餘年朱翁重趨於講席非衰德所敢祈亦遜爲所未逮也嗚呼知足不辱柱下所稱力少任鉅元夫致誡毛鷙之林潰鳥逸棲輸載之轅蹇獖泣策毛羽之倫猶倘如此而況於人乎周筋骨疎脆旣無忠定干櫓之能學業迂荒又少文公博約之致過江著

腳八字不張剖臟見肝三言就服舉幡太學非必萬人挂劍馬前僅差信宿當堯舜之世倖免共驩偕巢許之倫不堪臣僕使有陳東諸輩厲其血章元定諸賢留其皐比雖欲周旋建西徘徊劍水瀹茗丹竈之傍息雲黯淡之上豈可得乎張季鷹有言有虛名於海內者以求退固爲難王輔嗣亦云躡剛明之後者雖當位而有咎以難退之名乘不當之位欲飾病類以躋天閑雖夏墓而祈霖雨不待識者知其不倫雖使蒙璆揣其難任矣嗚呼以兩公之才之德而時遇差池業不上於說盤功不齊於伊呂况無兩公之才之德而夜行不休踰淵求涉固譙鼓所以嗚辜小狐之所竊笑也於時冰腹已堅陰晷且詘遙思松菊愁如輖飢願想懸霤邈如河漢諸生之公車已動故山之丙舍仍荒何由再親灑掃考此晨鐘信宿山阿闃茲默諭乎何義兆送周至桐君山謹附數行告兩先生并不使桐老嚴陵訾吾濡滯也壬午十一月十四日黃道周再頓首

脩像告先聖文

維崇禎十有二年歲次己卯元正塈日癸酉銅陵後死前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黃道周貴州按察司提學參議陳士奇舉人游昌業劉善懋等同諸生聿脩聖像謹以牲醴告於至聖先師之靈曰嗚呼消息時也剝復數也維聖人不以天違時維至聖不以時改度故日月貞明有千古之新天地不敝有萬世之士鼎何以取新革何以去故未墜之統留其緒革何以去故鼎何以取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龍蛇存身神明存人此存之者萬古常新嗚呼尚饗

壬午還山告墓祝文（癸未正月）

既荷至恩賜環起用念昔庚辰龍蛇之[redacted]狂都洎今三載風雷聿淸喬遷出谷有懷明發實惟考妣之靈式穀和平亦藉山川之助三秋灑掃自痛弗親萬里依瞻幸逢再造豐蔀既撤草木亦有輝光子舍低徊林巒因之動色事君事父均之未能敎孝敎忠逆云不逮倘夷夔可作尙邀三命之恭如皇路未康幸借一壬之福顧白雲於抂天彌深涕淚攀青松而號日曷禁悲思用翦蓬蒿猥陳俎豆敦土安仁冀堂丙之不驚遙膝牽衣覺夢魂之非遠賴茲有慶畀我貽謀

告后土祝文

眘惟小任墓草㳺鶯今値一來風雲式序遷喬鳴鳥聽此和平春露沾濡藉彼布濩水歸其壑蟲歸其宅實維明神之功松安其茂竹安其苞亦分上天之助

明誠堂啟土祝文

維崇禎十有六年三月三日丙申浦中諸賢達孝廉茂才咸廣德心用圖麗澤以東郊草廬山川明淑舊當蟄伏爲潛確不拔之區今値朋來爲講習麗澤之用爰謀革故以就鼎新周於此地盤桓屯始旣三十餘年幸藉英靈持載謙終亦二十餘載遂高未翦茨暨弗勝顧茲辭舍能無厚顏今以賢達孝秀之請煥爲奎璧聯聚之祥德果不孤道成多助千里之內備有賢人十步之餘未乏芳草所以酬我主峰開茲泰運信神明之功亦朋友之力也謹以是日告於司土言將版築以就柱梁祝曰天迴道輿時至義起明兩之從麗澤以理敬則有終和則有始一室之言其應千里凡百明神佑我君子咸宅厥心敬而聽之

明誠堂上梁祝文

維崇禎癸未歲三月三日丙申爲講堂啓土七日庚子爲講堂竪基咸藉同人之光肇玆麗澤之益旣十三日丙午日德合於太歲離明襲於南方震出之辰中見奎壁乃扶隆棟以立皇極爰申皇極之言以近天子之光遂誦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再誦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凡我君子咸建厥極誦此詩書斂時五福其德不爽爲龍爲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

明誠堂竪基祝文

維崇禎十有六年三月七日庚子天地旣泰日月來復先庚之吉叶於夢卜迺爲講舍竪此德基敢告明神與福爲期祝曰艮朋盍簪吾道斯泰一人有慶兆民咸賴五德所環百祿來會日新之爲盛富有之爲大善建者不拔積中者不敗惟我同人日征月邁於萬斯年文其永在

講堂告文

維崇禎甲申歲三月朔有二日庚寅吾鄉諸孝秀搆著瀛書舍將以是日上梁謹用牲醴告於山川堂構之靈曰道未墜地大小之識在人文旣在玆前後之瞻卓爾況當震出之墱咫尺而見天心卽此奎聚之辰噓噏以通帝座觀海者難爲水爰溯崑崙之源登岱而攬衆山是纘鄒魯之緒陽義將且日月表其精華朱紱方來神明開其物色五曜之麗東極璧合珠聯四靈之長蒼龍雲從霞集由是路入是門禮樂與聞望咸歸誦吾詩讀吾書友朋與君親俱慶波瀾淸晏素位亦有聖人雲日就將後生之躋先覺維我桑梓實致敬恭凡爾棟梁並資隆吉爲第一人爲第一事自希賢至於希天應半千運足半千年由名世以當平世所謂道之斯行咸稱濟濟何爲不可幾及而日孳孳富爲大而新爲盛德業肇於斐然知有親而從有功舉髦依於倬彼以引以翼鳳凰之起梧桐爰始爰謀龜筮之正宗周保玆有永惠我無疆尚饗

燕喜祖道祝文

崇禎十有七年五月九日大中丞張公以奏凱還自江東黃道周率諸弟子餞於鄴山之滸祝曰天賛張公削平漳寇黎民旣安克善厥後皇皇張公天之所佑懋德崇功百祿是受凡我明神悉保護之

鄴山講堂哭烈皇帝文

兩奉召命未能趨朝驚聞皇上崩天率土哀痛臣方痛病載途進不得與哭泣之位退有輾轉溝壑之憂謹率諸孝秀兆望闕下號泣躃踊以明臣子之誼嗚呼十三宗之澤在人統必有歸五百年之厤未改亂終底定臣位非連帥難興晉陽之師地僻南陬莫挽翟泉之駕攀龍髯而不逮迸淚自天奮螳臂以莫支割肝出地（罷靈）

又

嗚呼明家五百之厤著於詩書周室再興之端屬於太子不喪七鬯知神器之有歸未改河山見人心之如故言偕率土以慰在天（撤靈）

鄴山告司土文

崇禎十有七年八月廿有九日甲申鄴山三堂告竣王人黃道

周謹以酒糈致告於鄴山司土之神曰維爾太樸已琱其質爾尚樸琱使璞不失維玆轍迹亦或已深爾尚守轍俾塵不侵深谷高陵世久欲變爾幸不變有畔有岸亦有舊田亦有新畬一曲豚蹄滿篝滿車往來行人各安其家桃杏李梅秋實春華鐵雨盲風勿生咨嗟爾亦仙耶爾亦翁耶何以報爾蔬食羹瓜

鄴山祀諸賢文

崇禎十有七年甲申秋九月朔鄴山三堂告成諸公祖父母及孝秀子弟咸造是山以申講德念是桑梓爲紫陽過化之邦暨此雲泉亦德星共集之地百里內有賢人十步間多芳草先覺之覺後覺文既在玆見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况斯樂山樂水之致共爲分仁分智之宗神既聽其和平德不孤於撇義西南之朋已得風雷之益斯來爰集十一先生同堂而脩盟薦何徒

五百餘歲應運以致威祥後海先河麗陬俎豆師梧友嶽並藉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覿面即京原可作半觴或與明心主人黃道周不勝瞻仰之至伏惟鑑格以慰榮懷

祭禹陵祝文

惟宏光元年夏四月皇帝謹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黃道周以牲帛之儀致祭於夏王之陵曰自古肇基嗣統之君必脩禋祀帝王之典於惟夏王誕敷文命怙平成之烈紀明德於會稽儼陟降之神肅遺風於禹穴朕罹多難纘禹舊京託哲后衣冠弓劍之藏起后人被服羹牆之慕敢陳芳俎祇候云旌鑒此微忱丕昌大業尚饗

信州祭山川旗纛文

維我明神相明天子奠有華夏垂三百年民安物阜保有玆土爾不　介於鄰服斯民震驚不安其居在我師臣不桓不武實受厥咎以貽王憂明神降災將在臣躬若其多事克奮厥武神應佑之勵厥干戈壯厥矛戟以克彼敵無堅不摧如有悠忽險易不齊風雨晦陰長厥寇讐夷我人民亦與明神共厥咎也尚懋勉哉步伐止齊靡有不忠以匡王國踰彼高山播我皇風桓桓能羆神啟厥衷靡有不振以篤斯祜尚饗

過仙霞嶺祭告漁梁鎮神文

維我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爾山川靈爽亦率厥職無有沴厲以迄於今邇以　　覆我二京中原[redacted]未能自拔太祖震怒白天將率海內百神以開雲雷之屯實誘予心踰玆嶺嶠嗟乎以爾神靈雄偉總萃甲於天下生爲俊傑子風友雨伯虎仲羆以驅除　馬靖彼[redacted]猶掇之也予昭大義監

國於玆將藉神靈以匡天下敢用元牡昭告所在山川亦念曾孫閒關號召不遑啟處惟上帝瞻顧及我皇祖是庇是輔是報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聿鑑謹告

矯輕警惰文

莘尹不作禹氏逝矣疵德不除敢告君子夫器識者生人之輜重光陰者造化之神髓各自鎮而不存偶一肆而遂墜故夫靜者所以安身也敬者所以利用也利用安身所以崇德也不靜乃輕不敬乃惰輕與躁鄰惰爲傲根兩者相持去神提形乃爲偏人嗚呼戒哉志足以濟天下而惰不濟其身情足以配聖賢而外不足以理衆人意止意馳物欲物傾是不中於人禍則皆近於天刑嗚呼吾日三省將謂吾行之而不知將謂吾學之而未能觀彼古者殊脩同稱不與敬游誰成厥名共鯀多能以銳

死野羲和息荒乃絕有夏商子比德於行舟康毋與亰於大馬或才具而滅心或過小而不悟是豈生與禍選哉則亦維輕惰之故也夫水■則不生珠玉土瘠則不長松栢烏蹶足而肉膠馬薄蹄而弊策處父以歛亢凶終宰生以糞朽見責故學不鎮器則器爲鬼車器不扶精則精爲尸瘞知道之士不以才而先德畜德之士不以道而廢力是以人喜而不喜人怒而不怒人作而不止人止而不息若夫姬旦趣善仲子閣喜夜有燃席晝無輟軌或一諾而遂往或再磧而十起聞者不嘗其鼎歌者不毀其几又如展生宴坐淵子齋居息形若媮不違如愚或體墮而黜聰或由由而自知業不降於端閔聲不下於虞朱彼數賢之動息曾何若於泮渙想大曆不於長途而舟繫於登岸故任重者行無弛擔要宿者坐無廢半又如聖賢多過君子能改文

孫十齡而蚤起衞武大耋而徐悔仲尼五十而學經蘧玉中身而飾佩或悼聲於弄蜂或號咷於既醉或無益而反思或知非而日邁彼豈進之有壯趾之羞退之有碎掌之戒哉謂性命之維散不可結結不可解故就典刑而閒重根詢矇瞍而懲大息也嗚呼道不天齊咎何人免肥何存乎耳食癯何關乎心戰既涉世之末流乃不得自爲清晏夫鴻鵠聳體飛翔於赤霄元龜納氣養休於碧渠動不與鵜鴒共搖靜不與虻蟥爭渫縱翹舉其焉譏雖優游其何怯乃如身託舟中弦鳴陣上覩魚龍之變形睇鸞鸛之殊狀傷必淩波發必命中手輕則目無疑魂腕弱則體有巨創心易則鮫客登舟力媮則厲殤扶伏雖交睫而不遑矧須臾之敢放由斯而觀彊力省括難乎難矣夫東漢之禍實發於閹豎而談者移咎於氣節西晉之敗實蘊於戎狄而討者歸責於元談氣節非鼓輕之桴元談非勸惰之鐸也而雌黃一唱則翹招爭歸麈尾相揮而委塵共落遂使李杜與節甫同悲王何與劉石比酷將毋淺中迅發者亦懷蕢陸之陰軼蕩蕭條者亦被戎狄之服乎不然何召之速也唯諸之士既公託其微瑕貪得之夫亦私珍其瓦礫肥皮厚貌以爲之雍容承唾折枝以爲之勤勣拔危足則如開山發微言則如轉石雞鳴而持刺號途夜分而奉匕跪客猶且重價比於鐘鏞委肉生其羽翮嗚呼人無成敗言無譽咎知敗而引咎者謂之君子量成而要譽者謂之小人麛裘蟲尾何損乞僑之聲標榜淸虛巳墜孔墨之實諒心性之未錙雖盛名而無益徒使忌者摘其競端徭者脩其隙隙是以君子始物則託之剛馬終照則託之牝牛有終而利建固大易之所稱豫怠而謙輕亦聖人所自救也若夫博

弈飲酒徵聲選樂蝴蝶解栩栩之衣蜉蝣著楚楚之服仰屋梁而飜飛顧日影而不足動如俳優息如土木此中士所不屑胡爲乎進無妄之藥哉

弔狂矞華士文

狂矞華士齊海上之介也其言曰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任事而任力吾無求於人也呂望肇封首誅之周公異焉望乃駁其辭以復當時必有辨其情而傷其生者而刑名之徒稱之恐亦不允然胡其逢之不偶而命之奇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子無有焉余既慨於其時以傅夷齊乃因爲之文若致弔焉其辭曰欷嗟子何人斯負甕擕耒汲且耕耨而護護于季昆斯當商之末而處於青州羌王室之貔貅而子與麋鹿游曾未幾時環海內外而制於熊熊虎羆嗟乎東海之泱泱濁浪飛揚子

其避周于其避商夫虐辛之桀毒而克安爾士厥肆新彼文德而子遂膏其斧人亦有言盛世之瓠高於璜璧衰世之耜化爲蜥蜴彼首陽之枯骨能不耕而食子何以耕鑿爲嗟乎天子不臣諸侯不友爲節不章何以復於巢出徒令千古而下煩備怍悇恩周公之餘休余且爲之系系曰二子之志與事皆不可考然當商周之際云古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爲二子者亦難矣彼其耕食鑿飲氷甕自持晞然於海島之上目不視瓊臺炮烙耳不聽夜鐘暮管口不接酒池肉陵自謂害遠惕出而顧當世之君王亦若衣冠之於溝瀆犬豕之於豺虎及夫鹿臺解縉巨橋發粟已囂囂引舉於陬隅寂寞則其視鷹揚虎賁又何如人也從前而友臣則身不安從後而臣友則其心不甘幸而兄弟于喁肝膽可瀝則亦相守出入自爲君臣朋侶以高詭於皆

醉皆濁之中爲之主者正宜緝理其上下總齊其人民董以禮教扇以和風而後尺水寸土豚魚皆格彼二子者亦徐動於率海之詭今必以不章之過加莫大之辟不可令後世見矣信然首陽強魂東土頑民不有辭於文武哉此刑名之談呂望所不爲也故曰天下有其人而無其事者此之謂也有其事齊不成其國無其人則風靡之餘周亦不成其天下矣

按家語云孔子攝政七日而誅少正卯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博而醜五曰順非而澤有一於此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雄桀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央何此七子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夫尹諧潘正佞而譸張管叔悖逆付里乙巧諛鄧析央何華而慘刻獨華士者以孤介逢戮受賢侯之斧刄又重以聖人之口誅疑無可逃罪者然余未嘗不怪盛世之寬而世人之褻也以堯之時而四凶饕餮之徒猶寬假一世侯其自斃極誅之外至流族止耳今以衆人未聞之罪一旦誅夷不惜似非聖人之爲也或者末世之雜不妨過嚴乎何取於僻陋孤介之士而首辟之也詩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行僻而堅反是獨立於華士未知允否

頌

榕頌

（鄭玟曰子敎於榕壇時作榕壇在漳上紫陽山時朱子廟下老榕數章佳甚）

南方有嘉樹焉厥名曰榕其枝則蹇產磅礴含雲垂條其葉則凝黝重碧經霜不凋其氏則連蜷詰屈孕蛟子螭其幹則輪囷總絡蔽牛隱旗其實則不華自收摶若黍珠爛若雞頭其乳則含漿載膏罐於熊酥黏於石油爾其爲體遠望之若俯若偃若飄神嶠屆於近岸邇察之若坐長者環於翠幄講論自樂爾其爲蔭大者或數十畝雨露垂腴種龠得斗小者猶數十圜行人遺涼弛擔忘歸凡此猶相其膚質也若其瑰狀奇騁虬髯麟鬣倒生垂根如千歲人披髮互答又有異性用晦而明晝焚不燬夜熇而熒宜於守庚郭駝所植遶水懷石水縮其衛石握其爪如驪護寶至其文理隱起黃白間紫皺劈錯績疎密舉磊細中柝枕巨中扉几不避瓮頭不化青兕以彼六質備此四妙者已

爲天下大樹之所無有矣迺至其靈表和氣隱德貞命雖朝披夕拂未易得其端竟也方夫天地蘊隆蟲螟代作蛓緣人衣蜇敗人服此樹獨不生蟲蠹之屬一二卷蕢微籠[元]雞絕醜上游適然不疑又或枯旱柳榴旄翳靡艸正命穫落弊矣此樹顚踵俱有生理但得襲土一尺時逢涓滴而美蔭（蔭一作麻）可竢然不可以渡數原厲越水自漁梁以東武夷以北則絕地離類是以國僑羊肸不足方其仁展禽季路不足方其清樂寇惠施不足方其智甯封錢鏗不足方其靜而爾雅釋茂闕於江南郭陸狀條陋茲閩海徒使廢社樗櫟據憤於散材共汲土櫃假櫬於萬歲量本揣末不亦踈乎夫天下號材之良有四曰榕楝舟車棺槨筐篚然自堯茨而降是有蒿宮散樸之餘實勤廉藻舟車爲繆假之緣棺槨乃含腐之器離支種禍於上林棗栗取諂於兒女

旣苟悅於資世乃終委於下土孰包體以藏用遂該衆而溉慮以是備德不稱榕公則公之容爾久矣爰感楚章製爲榕頌頌曰

帝閔炎服錫（一作畀）以美蔭兮義道屆中柯葉乃盛兮詔（一作哀）彼內熱行（一作示）且休兮兼引旅莛宛垂繆兮鉅抱弗逃尊所願兮爲惠非報同世患兮蹇其離立賤行列兮舍瑣反嫮不受世悅兮遠辟蟲蛓通道術兮譽之不喜況排抑兮自爲蔽虧從日月兮時奮傲儻壞而不璚兮屏細從大似有所學兮新故承跗靡隕落兮柳下之行非所倚兮鴻龎紛縕又不類伯夷兮鏟華固樸自得之兮不蹈窮谷中以自持兮檻欄之翫又乃離兮隘隤越江惡以爲市兮獨立不懼師天地兮世喜兮理軔以纖兮嗟爾長大受世厭兮祼裎遝雜吾無所憾兮以爲樹海從汎濫兮

南郊禮成頌（有序）

惟天啟之三載歲陽在於昭陽其陰在亥譔揆端紀其厤甲子其朔丁巳於是日月在於漢津則我神京之所分度也歲星在於鶉火地候從之則我高祖之所受祉也辰星太白戢於大辰翼棐天王但亮一人則我二祖十三宗之所馮神也於是[元]始權輿萬物昉落道傾否而夙來律孚至而孳育明會頒遵五始迪作天子時方雍言感皇考之未遑謹二祖之祗肅爰命百辟飭予禮樂曰予時哉予惟多難宵夜傾惕曰求顯行以祗事於皇天維茲未格用大震慄三載慼出垂憲不廢將斧鉞未度抑干俎之頓乎耿予敬歲聿受厥明爾尚浚濯井廩乃心從予以覲於皇天於是百辟稽首悉稟咸曰戒哉維在下之不虔勸我一人矧茲丕變疇敢不恪以隕越於下要刈於上蓋斯時也方

夏翕然遏五十載鬱於精望企茲元緒睹聖明之始照眡鴻業之克紹瞻仰睟容抃舞和奏爲頑梗之所俛弭昏魅之所爆燿維予皇天亦復遄傒注存於茲誠煌煌哉時也方重光之初履物頑未創際蠱未鼎蝮蛇𪕭發魚狐狂挺駭宏仁之先粃孳神武於後勁東西闃然鵰作蜩應及閹茂淵獻之會乾德躋邁帝眷茲赫虎首見而冰解烏足跂而霧釋曾不踰時攙搶斯掃戾醜爰執魔首標於智玉狄眉踣於暢軾雖肅愼之末庭暨鬼方之延息燐閃蛾飛垂覩烈日迫純熙矣何云懲乎諸百辟猶以撻伐之不寔峙伎迹多繁於供億將輟熒璧以脩耕理潄畫狄而贅游飭天子獨毅然以爲是百禍所酋將剗此以爲治首夫體託高則必黙道通[元]而貴簡將條約以敷大故致久而能貫揣掃地之獨載豈云儲胥之牛岸哉亦所以斂精一志攻物而

41A

時撰也粤稽古昔道醇象龐兵刑永富旣以禮而當政乃顓祀之式移羲軒以前無得而瞰也殷尚周因冬元陽青犧象不藏槅衡相仍致範則師在祀後舉大則祀與戎并莫不肇寅天而繫祖乃殊薦其林蒸是豈無震疊之殊方逖伐之未寍哉以謂末自本榮人不天競故先祼璋而後六師紬武坐而揚鷺振也迺夫精微所格敦允攸昌戢耒遠邇施敎上下以內則有四畜以外則有五備焉天子稱中稱臣曾孫告於祖廟息於齋宮所以廣孝也渺礐高陽遠秩無文分配二祖祇從一尊所以敎讓也三素觀物八能書雲先兆成敗用彌庀之所以崇智也遂以是日遏劉閉關侑老卹窮無有敢蟄發屋以瀆武功所以成慈也天子行此四者又使其司空表殖道路晙人正其溝洫城郭周廬陵莽不伏如此則其輦轂察至矣司馬之徒飭其干戚綏胄旟旐不吳不揚如此則其伍乘辨治矣司計之臣得以察其里正之數芻秣之服頒賚之常飲飫之節用協治之如此則其出入不豁矣又使其羣臣百辟夙夜寒暑專心志強筋骨以能勞自致如此則其百事不隊矣且其四時之內齋戒接至無有曼聲淫色延靡之樂如此則其根性申篤也天子旣行此九德者以格於神人建於陰陽蹈禮總樂離祉考祥因而節嗇其事震澹其章若父母之於恭子晨醺而夕漿使邇覲者泉赴遐聽者風翔耿者發離朱之睩跛人搴慶忌之褰戾執無爲宅於中央故師未出幄而強敵崩厥肅斧不試而姦猾忽絕也夫共尤術器昆夷祟密是不一世矣熊頊治之則弧矢與雲葷並制姬氏治之則臨衝與簴業比式首山祀而長股賓靈臺創而赤烏集將毋致之有先後抑揮土石同時而擊乎況今海宇環九媞

伏占風試其媚草候月致其垗甲殿無干夫之役臺無百金之築輓有加昔輸不失額胥精衛之何損擬敵跪而不足蓋於是時世方尼於苟佻卒難復平大作也天子將以明年肆發皇乎質文芹藻茁而漿醑乃親霜露降而豐步思存詩書彌車衣冠成軍國老翹髮於上庠貔貅跂足於陵園又將以明春上日定見龍中有事於籍田祇享先農率世宗之儀陳曠代之常翟車莅蠶女史提筐先祀高禖次觀於桑又將以夏至祇步方澤徧祀羣望率禮嶽瀆歲終而蜡以大農夫之慶振大糦之福蓋度三年六典賓從常不更晝旒不改容簠簋鉶登司不失供匪頒稍秣上方是紀餰節之數不信宿備天子以爲是苞於禮本可次第而舉也恐多士之未戒故奉時而揚厲亦以爲黎獻請命不敢緩致乎天屆於是先期五月壇壝敬度琉璃翠櫚雕英縞玉準律環成枚陽布躅參兩寶道不失其服乃命卿士恭諏龤粟入滌九旬躬省五日差等玉帛暨於黍稷於是天子已告於文人矣又先三日戒誓百辟金神守齋玉版書麻大小秉德無有不率佽飛迹射之士裹裳苞楯之兒爵弁翹舞之輩鷸冠虎纓之儕莫不繩里尺道想望雲霓其車則鞋屬畫輈重牙二轂跂雀立衡繆龍倚較德時並從安立五屬其馬則六鸞鈞龍方鈗翟插黃騵鎏腹素虬朱鬣四駕三騑軌洼蹀踶其采則華蟲鳳芝日月升龍鷄翹繫幢牛旄左中良地齊軫環星馭風其衛則黃鉞金鉦朱棨晝戟轜轍九鍵鉤盾文戚持虎麋兕倚鏕砌軾郁郁乎盛哉新天子之文皇天之所親也苟以愜乎輿志何元昊之未接將垂轡而治之豈必溥施其震疊迨於是日風和氣醇昭蝸臙膃奉常致期鑾輿乃遵皇帝以遂蹡蹌格於昭亨

之門是夕也魁杓始駕參鉞方上虎列晢晢東壁殷晃青女御而旟旐飛廉伏而扶鑾叶紀授權於含樞元冥秉矩於威仰熙乎其似春也天子既出盥於齋宮御神路卽大次秩宗前導公輔分事上帝式臨皇祖克配磬筦作壬林繼三獻舉九和致馥馡達景耀至上帝於是顧謂天子曰予嘉爾敬哉爾秉圭鬯蚤夜不寐以勤於稽古莊於涖事是卽禋祀陟降予一人矧又趨蹌肆其右我牲牷玉帛靡有不恪中外庶官夜明幽宗則既鑒爾予亦曷敢不敬夙夜以答爾一人之惠天子大用悚然顧於仔肩盈玉是懷念玆無言祇受不回迺舉着爵啐明酒歛圭璧受福胙餕靈輿撤張俎雍和既奏光景異舉百神事辭致天之祜上下草木鳥獸魚鼈咸止其所於是天子容與尚羊旋車有琯乘東方之未晞將告成於列皇旟旐干旄悠悠不驚蓋於翼日將綏祿於慶成也羣公以外患之未寍小醜之未卒天子方拏賞賚減膳樂抱氷凛淵以請命於皇天采采戛然未敢拜於斯宴亦既相告率若知陶匏藁秸者之可以反於節儉也夫自有漢以還惶於肸蠁訟明堂之文侈封禪之儀殫爵傾儲靡費鉅億曾無當於嘉生徒豐昵於亂德迨於天水地不半璋豺虎之薦麗於牛羊猶且三歲而郊大賚羣臣傕儷金帛以百萬計豈所謂誆上帝之甚蹈忘一人之自瘝者乎皇家既濯日月剖天地暈輿觚軌方四萬里二祖再世之所經營肅宗顯祖百年之所綱紀聲樂無缺儀典聿侈益以鳴烏著於大騩靈符表於河水應門甫建斯干聿起鳳噦其鸞麟叶其趾卽循漢室之制尸牛酒酺三日妥高年侑女子未足以寫大官之洙分上方之庢也亦謂一夫不獲恫瘝乃心故欲然若撫及之不任夫皇天

者將惠一人以及萬姓則亦順四時適風雨澹然無爲而畀不言之利豈必搗玉汁鬻鶴髓抉醴泉灌龍尾搴異畝之木以遍五粱之氣哉天子既心偉於是言顧命左右注而書之當時持橐簪筆之臣無有從者乃就館中而爲之頌頌曰烈祖皇矣聿闓遂古師象巍則佑我下土誅遏帝居匪曠克謀維我高皇與綏與旂芒芒之宇明兩揭麗桐生晝豁乃別宵夜帝度有鴻咸賓衆宗燧任禹徂特崇我功仁溥義至四表式被成祖受之莫敢逆志應侯迪恂亦臨爾師磑磑秋秋帝聱有基星辰攬行則紐厥紀滅貉逖擾無有奸宄秩序孔阜禮樂迺作肅宗駿興謹虔百度鴻苞細乻先民與稽反始肇區帝者允蹢紛員者儀悉秉睿憲喈喈之音亦晬天撰旦作昌潤曷違其貫帝錫肅皇殷高之齡壽考不騫四方底清顯祖受之壅履帝則有密緯心四夷攸服帝謂顯祖聲色不事葆華闡暉在爾再世肆我元后而揚顯光翼翼儆臨涓銓百祥亦度帝心不怠不荒帝謂元后克類克斷恐率顯祖貞明厥岸顯祖所渙皇則萃之顯祖所萃皇則渙之匪帝命不齊唯德之行匪道與人權唯古之章翼翼馮馮與時偕行偉哉皇時句達孔偕萬物熙熙欒欒之來暄潤不愆休徵總至迺搆迺堂既惠迺備繆木亦以陰筦簫亦以安若柯吐華桂枝闌干日霆之施不殺而嚴魂熊砰殷羣生所瞻文人蒸徒各正厥志我瞻四方曷敢有不似南有黷貨之夷舍舟而師蚳結颮翻我濵我池北有受索之狄改竿而箕示斧及斨則莫我敢迭西有負隅之蠻搏矢跳竿架阻既窮我阿我山東有　之　既僂且嘔棄城及閒則莫我敢有我車亦既堅我馬亦既阜新田芑生百穀暢茂誰爲殖之則維我時誰爲尸功

皇天臨之甘雨將降雲上施翕海將潮百水夷矯矯我龍焉所疑令氣屬音參差焉之告牲牷秉圭璧邈上昊睇明德酌黃流瀆玉瓻禮匪今德自昔緹幄九有靡有異域皇帝懋哉禔我百福於戲亦告爾四方之人稽首萬年與天無極

孝經頌

觀夫覆露抽條感滋奮民攄光魂於七曜麗精魄於五峙兌震之命項踵離坎之交脉理莫不循本登標依經出緯象天地之自然亘斗柄之所會故有華蓋疏其毛髮雲漢導其榮衛風霆發其肸蠁陰昜盪其明晬苟一范之曰人皆知生之足貴若夫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噴湧涵蓄含吐日月嘘氣則河海翕舒展蹠而川嶽分豁其動也萬物爲之震懼其息也百靈爲之寢伏猶且雨金而錫八方鑿玉以珪萬國此信帝抱之冢子天植之

元胎也若夫咀聖胎仁絡醇挺眞言不待听悟不待詢貴不待組榮不待綸播禮樂爲黍稷揮秕穅爲鳳麟啟齒則塤篪四應安步而鐘筦咸闐七緯周其几席九野拂其跬塵雖錯於環堵之側巖石之下而清涼則爲秋昊熯燠則爲春雯斯又元穹所爲當璧而黃媼之所馮神者也既天亶之維均乃獨觀其所至或類孳之難絕故曠世而一值當夫蓍藂漂庭赤烏啄屋玉兆絕歧墨龜談洛文武之刪既五百四年春秋所存僅七十二國九戮之絪頓於洙流雙袞之震歸於東服於斯時也仲尼不出天地悱惻眞宰旁春而求阿保五帝倉皇而嘆弱息仲尼於是匍匐以就口食歧嶷而說道德俯仰天地喟然歎曰其維孝乎孝者聖德所以顯親哲王所以明報也爾乃樹忠與敬以啟孝彊表順與慈以宣孝里杜惡與慢以實孝墉鋤驕與溢以畢孝耔立言行以爲社稷敦和睦以爲廟市三德之閎引其臬門六藝之都環其泮水子騫則左右奉車仲由則輓餽千里西華則奔走無方南縮則黽勉從仕言游載筆以賡白華之章仲弓辭蠱以占用譽之筮又有休糧七日體鴒羽之劬勞家食五年緤君陳之妙旨於斯時也崔甯煽戚於齊衛般瘞互夷於宋蔡欒施以黨而攻公宫陳招以國而殺嫡嗣三綱頹五典豁諸侯僭大夫肆荆楚先敗不四五年三弑其君而後王室陵遲宗國卑淪天王有翟泉之居齊侯致野井之唁卽使書社千百讓江漢以明尊季孟國高分東海以濱萊亦豈遂改步改玉皇虞芮之蹶生舉鼎舉隧揚蒙俱之輿滐哉夫天之所教於人者志也人之所效於天者事也先事承志怡色下聲大孝子之葢也夫以五石六鷁感戾氣之晚哀亳社澶淵鳴焦風之再燼白馬之芻

難求水精之澤已罄知上帝之甚瘵非嚣音所得訊遠於哀昭之間四十五年而彗孛再曙大者見於雉觀微者竄於奚鼠顏者託於鸜鴿隱者動於螽螟二國之憂儒書思樂之化楚語琴瑟鐘鼓無所導其餐關石和鈞無所將其藥譬耀魄之喪寶而羲農之自[redacted]將使雷公乞劑於越人俞跗受方於扁鵲夫豈無尹單之徒申其繾綣劉萇之曹投其瞑眩僑肸之倫進其匕箸會厥之輩和其亨煅哉以爲醇仁之外無刀圭至義而下無鍼灼泰和不湊無醯羹泰順不蒸無饘粥天顧四國膻溷相續非復仲尼盥而薦之則亦不樂也於是仲尼衣不解帶食不知味繫綴而寢容臭而起東嚮而問天首西嚮而問天趾溫凊抑搔者蓋三十年未已彼坐合宮宿明堂垂畫衣鏘薰風者亦烏知天步之艱難天夢之驚悸哉諒元穹之伊臺亦自幸其有子雖

九寡之畢哺亦猶嘅其未至故與申生許止言孝則無所不孝與紀季目夷言弟則無所不弟與季友叔豹言忠則無所不忠與季札伯玉言義則無所不義也而猶使曾參振其鳴鐸辨其條貫明敬愛之胥慶悼毀傷之同患防兵刑之弊終痛唯阿之底亂告憂恤則曾參爲大納言議禮樂則曾參爲大宗伯誨序爵則曾參爲宰阿衡圖王會則曾參爲典屬國乃使征伐之義止戈於陳蔡盟誓之信斷言乎適歷亦各文其所文質其所質因天道之自濟於時尚乎何執卽使侵地不反不假柯社之兵巖疆不隧不資高固之力朝猛不定無首止之勤黃池先歃無召陵之蹟亦各有有嘉穫於折首田禽執於无咎正詮消其凶萌長道屈其羣醜指勝福以自伸涉功利而不受雖卜商察之猶未接其根芽端木聽之猶或騰於華實而使子輿導之燦燦乎若絲竹之繼鼖鏞白月之禪丹日也故有一代之興王則必有一代之名佐磻溪奮其高蹠有莘起其安臥傅巖匡其疾跣庭堅扢其隧挫蓋皆夢寐師錫垂老而遺未有若子輿之夙服早賀者也於是仲尼將以寅月上日大輅文冕布和升中運樞錫極差百王等羣辟郊微子而禘成湯祖弗何而宗梁紇輯仁敬之祥壇敷篤恭之蘿席則子輿進焉摔繩圖揲寶策退昭華登泗濱旌韶鄮滕樊遏拊后夔則希聲者咸詣招伯夷則無文者共秩於是乎鳥獸御立麟鳳逡巡指佞之草不躁叱尸之莛還馴鍾旃塗而發簇洗泥離而稱賓自一卉一木之微一鱗一毳之細扶牧以時繳罟不試莫不叩宮而商鳴呼羽而角至故特隼豫而不搏齊虞吁而不筮蒭收紬於司囿招矩停其爽摯亦常以閶秋季月深察百族有共鯀之九載隆僝齊兜之比周讒說華士之狂裔服淫正卯之醜辨誣惑及檮杌之遺種饕餮之殘慝叛常棄經蜮民蠹國者將舉而投畀北豺膏爨斧鑕蓋蒿目四睇莫之有也於都盛哉仲尼之治也亦惟是量德種於粢黍潔道衡於圭尺葆孩赤之津淳奉親長之度律言動不過步趨鮮失秉至要而御之相柯條而適焉亦豈有異術奇軌震裂靈祇偪拆天地使四友無所讚其辭七聖無所商其智者哉夫古之聖賢景命爍師亦皆有盤結不㘸厥懷虞帝宗堯而不得宗瞍大禹郊鯀而不得郊舜姬雷發屋僅白其膝書伊霽[redacted]天始宏其陟命毀胎絕迹遠孤竹之喪邑考變容啟懷貳之慭降於史魚之仰亢陳尸禽息之碎首將進大或淹其禮樂細或睽於誠信未有若仲尼之無階尺木不動阿柄而納兵麓於清寍蹟咸夏於大順者也故謂舜禹事親以事天仲尼成天以成親尹旦敬身以敬天仲尼立天以立身此其小別也若其大夐則苞孕百世者還生天地提誨百王者嚴立億世既因嚴以命天乃分慈以與地地不以慈敗天不以嚴實故觀詩書知太極之有詞臣誦春秋知乾元之有諍子彼夷王與惠君或變或革或禪或繼皆因愛而燠休或觀怒而變熱蓋順令之未遑又奚究乎養志所以有若有誇遠之談子貢有升階之譬而曾參因之以跐踔杓璣出入風雨垂徽音於無窮播親名於罔極方於烈山則金明提格之主化[redacted]近在姬文則號叔閎天之主輔德信所謂登若木而附星辰陟崑岑而濕河濆者矣故才之不可學者睿也性之不可化者浸也睿則可俑庶於得一浸則可不假於知十苟非天之所自然雖日至而何益既本底之先茂故四達而無斁所以願假百年以誦至要之篇欲併岱華而勒繇

生之石誠使孔狙可執將帝植以莫從或曾席容分縱天抱其誰易乎

聖王勤政典學頌（有序）

天敬之二年既受粲改緇持橐玉署之下時聖天子方宵旰勵精於治日朝御就講幄輔弼凝丞拜歌颺言恆恐不及譪多之羣自以藝紅纂組簡閭小誦不敢與於矢音適值師正仰感聖德俯曁日永命諸館舍各爲勤政典學之頌因念班固昔作典引規斧衆製以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無實自謂竭情軼聲前代然而志諛流占謟乖奮襲高弦急張取響而已嗣後作者益就繁音長卿迺麗子淵洞越於斯絕矣然而婉妃壯姸綢繆昵好王融之序曲水陸倕之銘刻漏往匠之削猶有存焉要以代各異尚體不相兼猴節競脩其末必細躭竽而惡瑟固無當於察聲貴刺而賤譏亦未窮於杼變也至於至理所存經宣緯合抽纖布宏以粉繪十二之章使覽者互通其裁察之各適於治將紬游夏以排卿淵之堂降泰憲而居雲堅之室非覃精希夷優游歲月未之能焉旅偶餘閒輒成斯製後之作者將有譏其縟合滲濫諸代亦方貢爾暄思不暇齊其繆響也其辭曰

觀夫稽微譜運陳階援契春秋演二軌之元風雅攤五際之位於以上盱黃姚下睨李趙恆代耦六支數參一究則庚麟之期必屆千羊之煥或始斯紀會之都區統圍於圜蓋也若夫化資帝蕩天昊人烈營度謝其九成鍛濯耀其二樸於以報章靡涯酬德罔極雖衆億以方中不沿代爲函貫則若我明造以來廟十有二宗厤祀二百五十有四而我皇嗣興含元覽嬉得一秉

精抉霆濊樹葉蘬卻瑜載審晉暢左黃髮前青史遠邑賤貨尊老籲彥聽塞於風穴睹矚於日崛遂使垂漢吐膏晉井渫福樹無驚瓢艸懷涼[redacted]海內外決屨直履之儒斷裳雄冠之尉莫不甑漱醴泉釜烘朱英蓂鼓櫼之沂天躬負鉏而占月於是魚畦螘[redacted]蠢嫗鳩叟咸辨雞而通晨盥度鈴以識鸞若冰羔動而欣獻鞠鮪上而悟饗想德考皇之衣會儀洿穆之收諸維繙灌所未將昺精所藏說闊而曠觀者靖厤兩季蓋浸七十年矣霧霆曦耀垣擁極出精扶於升籥恂準於漏表是以祖考齋綏鐘簴答慶鐃或風奏莽皆幽結同狄喉於曾春繫魔首於周緘反踵蟲化者噬指而就楓棫嘯類滔天者宛頸以坐石梏二載暢月之內東西獻俘者不期而集祊闕之外嚮偪佚王驕臣飴觴灩后亦足以泥封雲生手接雕告矣我皇謂是前煇之籍未竟德烈用迺鑽仰穹中誕周垠始思無拂之疊源圖靡爭之格要覽古鈇然若未之聞也曰予茲何知予維是典學勤政欽茲有位焉爾夫虞廷動色以戒傲遊皋傅鏘音而陳屢省彼亦皆廸王矣而脟亶若厲將稽古之或荒狂咸熙而猶慨耶我皇既鏡厥明謨式茲古訓閒猶軫念一夫咨嗟二方研易而憂殷高之儻敷謨而疑文命之競於以比籥知德畫羽象武來澤馬之馴蹄揉鹽虎之不噬度心貊音懿矣淵矣諒彤管之難名而璿衡所未測至若顯秩幽宗芹旂雲章青剡紫疇壽朋酳尊嚴表慈驅鎬步陵登幕壇掃地之文靈臺辟雍之儀籥鳴筱㡦之致翮雖湑露之詩周后之所告來漢帝之所經求莫不絪縕泩心縝縝縈神冀卿士之敏趨竢夙夜而展之羣工猶以爲是道太大馭新檝多歲月之內雷霆雨沓祇承而不給則且休於蘿圖湜

於蘭澤丐紆徐而後營[redacted]夫帝開受珪而徵符於萬首王謫勝疏而負斧於奄洛胥公解裒而搏四門殷丁苫枕而聽杵欸或浹異於三年或遹觀於期月非所以遂視赫欲亦以闡駿惠之宏模發明旦之曠昧也維冲人之未敉則遵晦於顯德既有蔚於蹶生亦何需而未逮乎遡夫乾質生雕靈樞化緯渺夷思所不贊亶天睿之獨啟自恭默以來風申霱垂卓爍往哲者蓋有五至矣方貞考之初賓祇宏遺訓悼先德之未艾捘顯示於泮渙政不敢改而加光大惇允厥人在以垂憫至孝也發窨傾藏解廁屬毳寓盜無斂以紆黔首滋其膏血者二千有餘萬至慈也涓除眸平釆擇無訛抵璧荒丘拔珠洄淵至諡也牖約上衡藥言下嘗雖有齬鱗蛇頷逾旹至察也奔車之駭鞭轡時執懸鉞於廷以摩逋臣鑕雖不鈇網亦不脫至斷也洒若肘掖迸

其蜂蠆筐杼謠其綸綍杼亦不敢掣蠆亦不敢發鑪殖之蛭消滑防之隙塞聽無偏[redacted]至有內照五至之奧復有二起焉天子既秉是七德者而又濟以勳典進求煕旻之工退維講誦之彥出有垂堂之戒入有伏帷之儆以蹈川而號幟臨醲而拔欒猶且逡巡未敢恣兩論讓不遂舉六則將德柄太崇抑羣公之過歟亦云蟲鳥煩其寶龜束腩懲於腊毒將刈筦以逃蚤故錫戟而後磬則四沴亢衡帝鴻咨大魑之區九潦沈稽告堯秩朱宣之序顓頊作典以紀九黎虞幕協風而蘇百族宣倫脊之盡迂而墳籍之悉誑諸以爲治鎮靜而有餘道黽勉而不足聖人不與天下爭時而爲身審幾將需時於天下而懋本於端已洒豪刑政圖禮樂慎名器審誅伐以一意於來敏環宅於脩覺薈日方次於曲阿侯曾泉而赫之故自平泬垂綱玉理戴于躋瞻穆皇文章之外言性天道無能聞者夫器習瓷則必雕鏤釋干而取籥仲尼戚頷於菖菹魏文含睇於古樂自古帝王未有輟總立之揮皇閉坎蹲之汁洽結翽羽之鳴音噦龍光之笑譽而能程書橫經危坐朝夕者也恐予志之未寍將何心而不寫於時則有靈羽下翔濁河澄流天降覽煇之使地承嘉應之文羣公方蹀顛足鑣膺旅與神魚游偕禎爵翔以爲天下致其歡媚而我皇實憫然哀痛元元念瘡夷之尚有災震之屢告因以戒候反行恫占羽孽拊指而問京生動色以思祖已若曰此天垂鑒懲異云爾由斯而談即使宓妃玉女遞飾以眺清臚放齊詹都更舌以陳笙鼓曾不動於纖緌無撓於清奏雖鈴鐸夜警鞀鼓時裂亦焉闋此霽清何傷於景爍乎夫梟百里則未浩樹十角而棄紬殷德闇於祖辛夏龍遯於孔甲姬平改步漢顯再

纘自邃灝以還未有奮十四世而攀軼三五綿蟬九八粹清淵懿有如今日者也時哉日豐殷憂軒轅之所垂彗姬旦以之鼓缶趙孟之所視陰斯高以之奏樂籩豆殽核餞於此矣以貞考之不遑達勾濬涓率發於我皇假溢受之以紹我太祖盤闢苞蒙之大統寶訓彝則懸於上條麗繩赤準於下奏之者無鈌遵之者不失誠使由育博王以爲四佐封胡夷契以爲宰伯朱虎熊羆以爲司馬紀通以爲大農皋孔以爲大理陟恤以爲司諫軥卿爲翰長蒼舒隤敳伯奮仲堪爲庶吉士將撫鳳麟以乳上林開淵英而邀石戶遠擯扶來近綴章韶徐正九變之儀騶舞八風之龍軼哉蕩蕩乎羲皞以前莫爲尚矣又何獨若詩所云戩穀罄宜增川岡而承松栢者乎不揣固塞致私頌曰陶虞邈止維明之廷帝垂曜華爾猷爾經禹皋蹌蹌錫範來告寅維兩

咨曰政與學維茲政學非武不勝帝法有乾昭回殫巡臯臯列祖震濬百度則亦維兩離照宵夜高皇之勳轂繼而文成能聿興載書從軍肆於仁宣日親俊哲日求多聞乃齊乃轍亹亹孝宗馮翼與謀日三視朝集思爰周退而講幄祇受肅穆馨曾和音靡善不服誰謂天高與雲自山降時朝隮九成磐磐誰謂炎羲江河挹光魚龍騰輝沐斯飫芳有儼肅皇天昇巍煥則亦不遠濯足道岸神祖受之豈有不恪念茲終始以訪以落峩峩極門厥基奉天嶽綽丙章萬政出焉文華之堂臙臚宵宸列聖所游巢靈辟邪昔維雞鳴今曰昧旦時至則興道長斯貫相彼華堂曾孫紀之有皇極門曾孫撰之天蹕淑清何穀不登皇殷懷胥粟若履冰於穆曾孫永世克孝何不靖方不率長道般般之歡郊壇則嬉羊犧之魚泮藻依來帝誠有苗疇非人斯毋曰畜

夷視聽則遠飛鴞食椹翩其睍睆昊念我祖伊疾敬德百禮孔醪萬舞飭奕百爾藎臣各亶厥職嚴嚴高山愉愉大海天子敬明昜遺方外休哉萬年皇以屆之

聖世頌孝經頌

天下非難治也教則治不教則亂晚世非難教也本性則教行不本性則教不行羲農始作民則尚稼穡稼穡可治亦可以亂三代嗣興民尚詩書詩書可治亦可以亂方我太祖之有天下汲濯日星盪滌嶽瀆既下馬而論道乃垂意於詩書自謂起於農家復敦情於稼穡以詩書而當稼穡其道已文以稼穡而當詩書其道太質文質之間孝弟已興故孝弟者太祖所經緯天下也方是時養老恤孤之令無歲不中安蒲元纁之徵相責於路冉衣辭陛動叶湛藹旅雁將家亦由陔黍是以人磨鈍器家礪勁節醇仁濃澤既百餘年至於孝宗帝道爛焉章及世宗暨我神祖所其無逸旭日之麗殷邦遐不作人章天之襄雲漢是以重譯象諝環水以聽經書四塞羌戎縣旃而俯都講煒已哉二祖三宗之治也測其濬源實資茂本納流衆者涵浸必宏盤牙深者敷絛必遠故陟徂岐則子咸遵父侮篤慶則後各昌前孝弟之間是生文質其大概矣若夫易詩言孝備有慶譽造就之名仲尼援經不過愛敬教諫之實序來章則聿脩統其誠談成親則從今砭其失蓋其道大非漆章所能繩其義深多勢堯所不識然而大享所貴蕭膋陶匏澤宮所重灌番更老亦莫不示人敦樸以顯至教至於饋醬酳爵袒割射牲齒胄執綏總干就位又有祈穀而狗公宮扶耒以嘗勞酒蓤蓬五翼而奉騶虞蘋蘩十行以從貍首大或遠於人情微或邈於天道亦有五帝

所未嘗七代所不究歿其意必謂天下無可慢之人匹夫有勝子之咎所以創制者損益而不更受成者追趨而恐後也夫禮作於大人而道衷於上聖其可變者侑尸墠鬼蒐苗盟誓之敦文其不可變者親親長長老老幼幼之民秉世用之則爲經上著之則爲令亦未有如今天子之遷道歿德得其至要者也方崇禎之九載値十德之中會二祖三宗之烈既二百七十年五運十緯之周尚五百五十歲憂盛者致誠於日中聾前者勤思於不匱蓋自黃虞而降明禋肅穆之文武周以前維清於昭之義無鉅不舉有遠必屆而天子猶且愐然念光通之化未洽於遐幽恐教本者多華而聚歡者少實欲室至而隳敬讓日見而呼子翼乃命天下共表孝經并以小學充其義類想永錫之能仁亦因嚴而作配將起羔鶩之輩扶轂而問溫涼游夏之倫摳

衣以脩應對使天下敬循其道則逆德者從風反踵者面內蠅蠵犇蠢湛以香朮之膏檮杌饕餮解其奇衺之佩天子又且治其精神敦以身令布衣蔬食陟降而遣聲容禮象圖形君焉以通省定行葦之露沛楚茨之誠盡處齋宮者動或經時會上需者銜或減正非有祀而不親罔一豫之敢駿是以天下翕然知五禮之歸於一孝五孝之歸於一敬搴草木者護其根芽採挧蹏者刊其鄂犇方斯時也山無槎櫱澤無伐夭庖含蚳蝝童避孚㲉斷罟而命王魚祝網以來鳴鳥虁有頻放之麑池有尺目之漏草呼重滎蟲鳴更造閶有脩黏猶藥出於青門爰羅椓置施於中道天下曉然知非天子之意與聖人之教也是以神明盱衡而贊袞鉞鳥獸祛趨而從舞蹈娟嫉貪憒者應顯僇悖德作亥者決陰脰𥗬礦之叟解褉而談詩書鞶帨之儒拂巾而斅

治道解褉談詩書不爲野拂巾斅治道不爲躁故以𥗬礦而當甲冑以鞶帨而當干戚所未嚮格直姦民之與外　其小小者也誠得扆負幽風屏開無逸戶環月令几銘皇極盆契以爲凝丞盤說以爲輔弼圖松國壽以爲鉅卿蒼麗靈囘以爲庶職懷邪醜正者必誅阿諛順旨者必斥意靜心誠矩平物格乃使仲尼端誦而稱先王曾子歛容而考至德攬鏡昭昭之途安烏浩浩之域是重明青鸐所逖聽於簫韶寶甕器車所候登於陶席也盇斯道也天下治矣明神格矣陰陽調矣刑威措矣民生遂矣乃作頌曰

粵稽天德厥貴恆性於皇師天丞孝配命師天丞孝乃立民極明明我皇允爲天德三宗二祖聿繩厥武顯道稽古以綏多祜亶爲聖言宥密所宗愛敬立隆與虞夏同茲芬孝旨以稷以醴明神燕喜以興百禮既和且博先民有作四海夷懌以興百樂不毀卵胎不傷草萊禮樂偕偕百工允諧不替耆耇不侮鰥寡綏此孝儁以弭六馬夷夔漁丘臯陶獻因彌性優游以和春秋春秋時夏靡有不化調此六馬以適孝儁於皇繹思重譯乃來輪舤熙熙如山如茨爰緝虎皮爰櫜弓矢非無功臣敬讓孝子上帝曰明時予所經予中好生召祥偃兵乃顧羣醜亦懷順道趣此慈母小大稽首翕河皇華何土不敷黃龍元苑元龜赤烏四國來王各以共職有嚴皇慈夏日冬日先民有言下土之式無思不服曰二祖之德曰三宗之力洽此四國徧爲爾德

梁山頌（有序）

若夫婺女之分輝有僊人之奧宅赤縣外鈐之庫朱明比寵之僯衿嶺渤澥綦履巒粵去鈕一握垂維八極紫煙凝而錦鋪赤

霞建而標起齊帝拂石以書雲葛令摩空而得路規圓象星已一十二姓湛波戴日亦二百餘年澤有待而後披光應期而始現於是長離守歲元枵在月帝將錫侯以釐茲土則有器車垂鉤文烏銜翮四百四峰驛霧神羊之駕九十九峻馳雲威鳳之書烏自南來符從天降三辰既改有祖逖之舟五稜將歌是廉公之教張開策而神迎李果升而妖遁黃耳跨玉鼎之鉉蒼文襟桃花之組驥百里而展足騘驌將驂波千頃而下滋澄清已具絃調大小簾疎山雨之聲響抗剛柔坂峻康莊之路將殺陬之嶺下其黃龍而暇丘之野訛其暴虎於是君澤避於灌壇融風盪於榆次馮夷協職偃若射潮洴號下沛應如對月則有點鼠避墉飛蝗隕羽無事杜人之草不犯子康之疆烏擁輸於郊圻狐泣書於窮谷又有雪消白起石授黃公鯨魚死而彗沒滿

斗觸而鏑鳴杜嵩陽之武庫玉戚朱干彭子循之丙韜大戟長弩折衝起於樽俎干城寄於兔罝澤無好鬬之龍角少侈尸之觸加以猛可濟寬文斷無害蘭當戶而欲鋤趙下車而自拔箕季之牆不改任棠之水能清穉子神算何避淵魚阮明奇術未妨枉頰故山陰有無雙之譽襄城無不足之嫌單父琴鳴女子之色葉門鼓震儒人之音於是牛馬繫動關中之政來新鳳爵賓銜頰上之風尚舊白文黑質曼倩辨其騶牙綠葉紫莖正則揚其蘭芷解慍從熏濟川作楫因之鼓化式用播歌盤錯已更又下躊躇之顧亂絲既理杼上卷鷩之章首莠鋤矣棫樸茂焉爰有彩聚繁星珠回明月雷煥動雌雄之氣方臯薦牝壯之精靈虵馳於不脛汗血出而空羣鷹化爲鳩離意發魯公之饗鼠雛涸璞下生有陵陽之對遂使戶可連城寵能比屋藹藹朝陽之響繽繽樹洛之花況乎白首同車則東阿非少黑頭繫望則王掾齊芬尉可名香人端而玉竹加括以沒羽硎初發而剸犀則顧覆野之如雲知垂鴻之揭日矣若夫戴星之輿零雨之駕留馨紀績勿伐歌詩則虞城之井樂陵之井皆白苔而回甘灟上之堤肥鄉之堤各有碁而不壞澤不藉膏河能作潤是伯業拳拳之懋卽徐嵩落落之高雖爰書有叔向之疑而麝裘改中都之頌路似河橋爭喧竹馬人在江漢寄咏大車故小黃有增秩之榮而偃師有綏軒之侈也夫魏豹列於滑稽賈彪爭於細行虞延強項之宗延之推察之吏未有殊猷以紀於茲而稱上考不亦忽乎乃有相如學字於文翁事見秦宓之錄吳公首推於賈傅史登循吏之編則又我侯今日所以泰最而梁峰異昔亦以增煌耳於是山靈舉額皇祇撲地兩岐掩漁陽之秀六苞

抱阿閣之雛爰採凌雲之筆以貢製錦之風管有金銀報無瑕玖但云太史不棄謳歌故某匪孫楚之才亦賦梁山之頌

維嶽之高我式採之彭彭之麓我式止之止之連連不戩厥巔嶷哉以夷我居我天岐言陟之般般其外白鹿夾轂侯胡不邁以闞百室雲授之櫛樂埤益之言獲其極匪能益之我履勿失之疆埸井井以臨遠海日月離之侯獲其採維溝有芡時霖時來環環彼區豎君子思有狐喪穴蛟龍自出君子獻爵以御清瑟顧彼巨澤則靡不有嶽之時亭錫君子祉錫祉自天侯建利哉藻而以斧侯不似哉誰爲作歌君子之光鳳從其儀其音將將

贊

五十六賢贊（有序）

石養山中堊廬之下別搆數椽以別大雅左曰十朋軒軒不容蓋壁間位置自管葛至周沈凡二十六人右曰九串閣閣僅九尺壁間位置自屈賈至李馬凡三十人皆異代同風韻實殊致不能盡列者可以意推焉趙邠卿之壁縣四像司空圖之壙引羣賢聊有託於斯文

十朋軒諸位

管敬仲先生（夷吾潁人）

豈不可王道從其朔望氏之緒雖旦不復爲才人君爲文人師德成智出萬物果得千世寡匹

諸葛孔明先生（亮沂州人）

託六尺而不二攝一國而不疑治嚴而民悅用兵而民不知從諫就繩極深研幾蕭曹區區曷以方茲

鄭子產先生（國僑鄭人）

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又實行之善以損怨不以防怨日夜思之思始成終行無越思若農有畔鮮有敗事是以令聞

董江都先生（仲舒廣川人）

子產之歿古學微絕江都復起頗正失缺三策歸節儉大旨後刑罰正誼明道彊勉不越頗有文質以蓋迂闊

吳季子先生（札吳公子）

是聖人者邁於柳下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穆叔擇人晏嬰納邑咸受厥訓乃保明喆貽帶解劍其風灑然潔身完倫何足以云

郭有道先生（泰介休人）

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臣亦此臣友亦此友盡人致中得物外理左賈變質甄讓終廢屠沽芻牧各就位置豈直淵鏡如日月緯

晏平仲先生（嬰濰人）

語及危言不及危行有道順命無道衡命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和使政平讓爲德體齊士舉火三百餘家雖爲執鞭又何過焉

丙少卿先生（吉魯人）

閉都官獄生天下繫決策絕口以德以智三公之府耻案吏調和之司遠細事病宜不死後宜不廢平仲而後則僅有是

張留侯先生（良禹州人）

摧剛爲柔循雌獲雄智不近名勇不近功智名勇功卒合於道故處子之解易勝公子之解老

李長源先生（泌長安人）

譎而得其正巧而遠於佞四踐內廷而志不淫八載藩幕而動無競保二帝收二京變化委蛇爲難能也

黃叔度先生（憲汝南人）

隤乎處順淵乎似道淺深莫分清濁未方是以同游者欣歎瞻忽者傾服荀袁歸其師表陳周挹其公輔蓋仲尼之文莫奚顏子之殆庶

王仲淹先生（通龍門人）

道不勝時時亦不勝道稽古之對正始之告貽以食經報以酒誥太和以爲表至仁以爲蹈樂天知命何憂何疑嗟哉斯人是允吾師

田叔先生（井陘人）

田叔長者是知孟舒解責還梁何其紓徐暴坐王園賢於賈傅馮公學之爲漢宏度

羊叔子先生（祜新泰人）

委質不易括囊乃貴疆場彼此不競細利吳平乃思遐矚來嗣杜公亦云禹稷之功期於濟世

疏仲翁先生（廣嶧人）

賢富損志愚富益過陸生無尤翁生受禍餘年饗賜不亦可乎

魏陽元先生（舒任城人）

百日一經一日請老才不可盡語必先蹈鍾衛瞻忽以謂未學坐進於道

管幼安先生（寧臨朐人）
冰潔淵清含章素質遭難必濟金聲玉色揮鋤少志穿榻皓
首詎爲守高莫亦天授
陶淵明先生（潛潯陽人）
不獲辭難而畏患干勲靡餘勞心領當閒在衆不寡處言愈
默國爵逬貴宜直靖節
邴根矩先生（原齊人）
求師啟學志高者逌閟飲窮經遂齊鄭公辟藏劉政文辭蒼
舒君老遠子何其達理
皇甫士安先生（謐朝那人）
貧爲士常賤爲道實至道不損至德不益堅不可損厚不可
薄在宥委情卒得歸宿

申屠子龍先生（蟠陳留人）
躬負子居因樹爲屋不答忠訊抗辭董卓俯視諸賢何殊羅
罻
阮士宗先生（孝緒尉氏人）
羹醬見覆鄰樵不爨隨鹿得禄鑿垣逃倩此雖貴介松由何
遠
梅子眞先生（福壽春人）
鳶鵲遭害仁鳥增逝愚夫蒙戮智士深退漢興三危以戚見
沴豈爲王章發此隕涕
張季鷹先生（翰吳郡人）
季鷹審幾是不終日羹鱠杯酒千秋同適善悟道者豈在墳
籍

周堅伯先生（磐汝南人）
堅伯養母汝墳發嘅勉就數邑卒離其類堂陰夢語堯與三
尺嗟爾拳拳不忘載筆
沈雲禎先生（麟士武康人）
織簾傷手雲子何泣仰希古人笑而受屐獸檻魚縣終謝鯨
劓三代遺賢此焉絕迹
九串閣諸位
屈正平先生（原郢人）
易初本迪君子所鄙章畫志默前塗未改沐浴衣冠不忍蝹
蠖懷沙頌橘終冀一悟并渫心惻千古同故
賈長沙先生（誼洛陽人）
才人已雄踔今厲古唾叱管晏遂擬舜禹取鑒二世乃發蹤

谿揣摩淮南如掌上指蘇秦之鄰李斯之師鼂生學之蓋其
弊矣
魯仲連先生（[redacted]臨淄人）
世不可輕志不可肆鮑焦無從煩鄉曾無俾理駿馬不擇芻
何以稱千里達哉魯連所貴不仕
李青蓮先生（白彰明人）
千鈞過的撞牙息機漸陸遷喬衆何能爲贖郭傲楊足掩一
世有唐乾坤僅此兩事
樂昌國先生（毅靈壽人）
圖齊紿趙爲縱橫始乃其舉止被服仁義不失君臣不謀餘
隸功成而不廢名立而不毀伊呂無終亦詎適此
王景略先生（猛北海人）

風雷曀陰龍蛇所喜遠德近功暨肋厲齒圖鮮卑羌貽中原利司隸許將十牛与子越鄴之誡與伐晉契不謂不智

劉中壘先生（向　彭城人）

中壘引繩規切執政擬上揚已希寬舒勝再起再廢遠動天繫贈言千里遐燭來世劉宗不華蓋其危矣智如陳湯謀安所施

韓退之先生（愈　南陽人）

文章易致性道難聞從文見性猶堂視室雄況之牆仰瞬鄒嶧退之從之倚肩去滕顧其顯言亘於星野中壘而後無有儷者

汲長孺先生（黯　濮陽人）

不逞東越不憂河內矯制發粟始進已介請見高門揖大將

軍其愚如何爲難倫也

魏元成先生（徵　晉州人）

開創易爲才與王易爲臣自比逕衡帝俞孔明無欲勿欺仲尼所親誰云厥貌不逾中人

黃次公先生（霸　陽夏人）

次公朝聞傳經講室出刻揚越洒舉良直潁川之治冠於漢世鄉無神爵何損於治以武昭皆寬和獨著豈必爲相乃千衆譽

張復之先生（詠　濮州人）

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勞功不言能用智生智著字希子能見能行能行能果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第五伯魚先生（倫　長陵人）

伯魚通材介然秉義糞除陌上剉芻會稽乍顯乍晦屢躓逾厲雖少蘊藉莫媿骨史

馬賓王先生（周　茌平人）

倫慮之言適於正鵠非文之爲切理乃服火色鳶肩騰上必速假方求形古豈有焉畫圖范金再見於斯

高令公先生（允　蓨人）

令公多聞深居無有妙理正多公得其九閔湛嘗孛毅然引咎雷電四至語不改就三與肴密不顯於口草屋縕袍期頤載壽皐陶咸德衛武同究

蘇子容先生（頌　晉江人）

子容精審不可親疏處分能斷在驟能紓禮論澹中引讞咨與自誣何傷誣人不可同衆從謙違衆從下不問叛夷不侈捕盜識大體者無踰此老

謝安石先生（安　太康人）

新亭呼吸笑而御敵易草彌句乃輟九錫遐算餘能仰摹宸極朱劉元子各稱委任游涉整暇遂濟厥勝位置諸桓經遠無競既明且清允惟先正

李伯紀先生（綱　邵武人）

謙利伐邑師戒承家言雖伊邇知之則遐前有唐耿後有黃汪逾粘比幹曷存不云嗚呼誠明此學已絕天壞不支莫之勝說

王逸少先生（羲之　臨沂人）

隨事行藏通識所貴規浩責萬動中其會忠允之言紬於當權濟時適宜情倦乃興仰視巢許又何慙焉

白樂天先生（居易渭南人）

香山初年以批鱗顯爭鍔紲璀有則有典直觸宸忌履虎牟免晚廢再出猶夷分司合離浮沉頗與道宜

陸敬與先生（贄嘉興人）

是亦達人夙有令譽因事獻替觀變艮悟與元推誠亟撤二庫分懷光贊道琳楚路救蕭保實亦靡回互呼嘑才難脩眉多妬

蘇子瞻先生（軾眉山人）

五衆六鷁節其兩足龍麟護齒儻亦殺角爲奇何耦爲名何祿天子輟餐黎庶薦福吁嗟大人勿傷孟博

宋廣平先生（璟南和人）

首揆一豎直詰三思武葦之朝既有令儀追於開元批繩易矣優懋一言亦遂漸廢觀其周旋折距毛揚屹如堵墻鄒輿是方

范希文先生（仲淹吳縣人）

天聖建言希文始激待制論思豈爲越職慶曆黨禁於是趣成雖有格人亦虞好名環慶之勳著於西夏不就執政可謂大雅憶在廣德徒步鬻馬

裴中立先生（度聞喜人）

勛業繇時平章繇運淮蔡易平鎛异難冏艱虞惡賊安佚惡黨君子宣力小人伏莽以彼威德困於逢吉況其下者何能不汩

韓稚圭先生（琦安陽人）

度生於識力生於量不言之教不議之唱雖以權濟非學而

何李杜自處猶虞胡趙胡趙何處一潰千決誰云渾樸不施剞劂

張子壽先生（九齡曲江人）

曲江考治曰重郡縣紲彼詩判爰得其貫侍中納言不畀邊吏蓋列絳灌亦遂不晏直斥房帷請誅胡雛誰謂敘情視彼居廬

趙閱道先生（抃西安人）

閱道出虔上冢乃行履虎抗鱗曷貴諫垣按魏視蜀剛柔同帛中和之致天子所歎侃侃恂恂在朝在閒枲褻覃精爰程是書

李深之先生（絳贊皇人）

不奪承宗非爲姑息不討魏博非爲懦卻厚犒田興崛強嘆息官人唯當豈問親識上黨千世不諫聖德疾風勁草好是正直

司馬君實先生（光夏縣人）

君實文章天子知之曰邇董揚治平六劄三朝獻之曰唯所學一日辭樞輔辰動色四害未除雖瞑不懌非獨獻可忝爲先識

張烴叔像贊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轂雖疎萬物莫不親澹道自珍黴名自賓使爾有車吾與爾爲輪使爾豐家吾與爾鄰溫雪伯子之正容物悟東郭子順之目擊道存何必云吾羨爾不過五侯七貴之門

箴

鄴山箴（凡七章）

見可喜不義其內多朕聞可駴不驚其中有民是以過市拾帷者不流眄於麗觀中夜整冠者不失聲於雷斧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止是正顏色出辭氣澤於中和而已冠裳珮玉常有搏鬬之心猶繫五絃於刀劍之上不獨了無成音亦啞然可笑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仁禮施而民自服雖韋布儒生當有此意亦達天德而詣王道矣

讀書要實落以聖賢自待如顏子之比方帝舜公明儀之取師文王驟聞此語豈不驚駴習誦狎聽卻又平常能於此節體貼精明然後知忠信好學了不異人期月三年亦非怪事也

外慕多則內景滅繁華盛則美實衰天道詘前者羸後人情盈須者虛中常無餘而鞭其不足則可與語學矣

櫛沐極小事卻一日鬆放不得餐寢極平常不能半刻罣礙人柰何於本心上不自梳洗於荆榛上討安頓自任急須料理現在快活也

志琴瑟者不移情於鉦鼓服章甫者不躁心於介胄禹稷顏子兩不相非游夏漆伊何殊共室常望高賢瀟灑聲名之外

洪尊光箴（凡三章）

訂頑之戒戲妄與四勿同規西銘之闡愛敬與孝經同旨學者於明誠兩字未有入處但看訂頑西銘十百遍便見孔顏關楗

處亂世而物不忘者惟禮而已有高才而衆攸歸者其謙矣乎謙以導禮之流和以調樂之本雖居畎畝之中常得制作之意

以物役心則心賤於物以心徇物則物貴於心士君子不淡謹无事稍爲才情所動雖口演五車手揮八極猶之紅衣獼猴牽絲傀儡徒以精魂爲世俗愚弄而已

費龤生箴

龤生讀書弁山出送予江上偶書數言識別

得釣弋之致不必有釣弋之心託射御之名不必有射御之事有待而集者神勞多慕而營者意微是以背而面雖安仁有不適之歡良田美宅公理有難樂之志浮家汎宅張龜齡克恭其兄新醞奇觚王無功克友其弟不干物患則涉境皆眞略領道宗則觀生若寄倚梧而看鶴鵲卽有巢之風散齋以臨庖廚卽燧皇之治何必師古之人異於今之世乎

徐節之箴

風雅雲烟何足當眞筆研波濤亦能染人神仙爲吾道之僕隸釋典爲吾道之灰塵能視能聽知愛知親勿以明珠而爲糠粃勿以秉燭而亂青燐

倪梅生箴

何謂荒年穀吾有詩書成稼穡何謂豐年玉吾有文章天所樂忠信爲家惇和爲族敬愼以爲主人勤勞以爲僮僕不貪非分之求不享無功之福貽孫者滙百川之流燕子者樹十年之木故明麗天而爲大有山藏天而爲大畜道以簡而自貴物以濇而自足謝藥與餌則各獲其居多競多營則近於俗

吳季安箴

玉劍在地見光百尺空山呵氣響於金石故積美者上騰致虛者多益人知夫振采之榮名不知夫敦樸之茂實故衆以守白

名米以美自食

以物役心者疲以藝役心者賤故學成於人所不知道尊於人所不見鸜鵒之智自窮山雞之文自炫故朝槿羣秀而不芳松栢孤危而寡怨也

姚二存箴

連城萬鎰奚取敎琢斐棘淩雲各自擇木素則爲絇有斐初服小不敢臣與道敎樸昔唯阿衡居莘卜築一介千駟澹然寡慾亦唯皐陶奮於華族六行九德以格不淑是唯吾師淳性懋學終日跙跙嘗恐不足葛侯勵志所惜尺幅安石靜好而累絲竹君子達上以步高蹈道無古今世無季叔機事漸多道心愈薄勿喜鐘鼎勿惡溝壑志在伊泉猶慙管樂志在葛謝恐墮樸樕用舍在天行藏自牧大忠不忤至孝不辱悠哉悠哉先民有作

庶常進學箴（有序）

洪惟我太祖者定陳常戢櫜求懿方啟虞之未寅乃弓旌之四屆宏文首開碩德犂止建安吉水之彥并總縹緗浦江婺源之英遞爲師表逮於文華堂闢九士傳餐雖致用未宏而苛榮斯赫矣嗣我太宗肇旌庶常仰覗列宿一時蓁緌撫紉之音同鳴鹿野冠仁戴義之隊共巢靈阿咸以振藻禁庭披英秘閣漱洗當沆瀣之淵徘徊近天日之表雖無左右萬歲而奏至言間有大夫蹁躚以通帝睞所以人思矜奮世景休明於時解生脫頴矢論而遇戹西周子妙年振今以千華[redacted]而探者不以爲競談者不以爲躁將以球圖在序貢侑畫干纛彙成林時聞遺響尚鑾刀於禾蘗猶資一割之鋒繪袚紱於黼文未嫌兩已之戾也粤稽古昔道始鴻濛似當荒邈已誦盤盂之書豈必毛錐兼舒

杼染之氣載覽通賢事通經濟亦有投牘推案而爲圭璋間亦離舍歷垣而提魁柄故質近沖和則笙鏞錯韻識通敏妙則饑族承風漢稱丙魏非假攸王之篇唐頌宋姚寅資燕許之什維我皇家大敷文德將一帷幄之權特優經術之選適館授粲天子之重緇衣倬漢而章古人之習泮水尚有角而不觸貴循采之曰威是以委蛇著訓則衆釋羔羊白黑成文而義逾炳虎逮三楊懋績共舒柔惠之聲二李棻持合濟雍容之福遂使人薄汲鄭而尚平津家慕韋匡而輕王魏紬繹就木何自獻於嵒書肯括虞張要無傷於鼎趾所以華容投袂而矯文襄之孽汝愚濡首以蹈大紳之轍譬於尼父縮頸而食蒲葅元成曲頤而輕芹酷雖未嘗於和羹亦未可謂失味也景會時遷風雲改邑肅皇來代之年適火木取新之會先輩以疑滯濮閒孚曲宰後生以未習新禮騈出部曹共鑽仰之末由乃翶翔於翩反自是以後未搖鈴索先佩括囊俯仰饘粥勒宋父之銘冬夏陰陽遵氾機之路一旦埶就虎駝道拄龍血壞麓鳳貫反而難尋中甫清風翩無肆好雖隆埒之響未衰而唱歎之音亦蕩矣約其瀾源嘉隆之際拯壯向才洪宣而餘包荒近德德隨福立才與威鄉二者相宣成文維學是以博陸升車挾筴而偕安世復之出蜀言別以成萊公咸相黃流而雕金勺用銜冥燭以佐羲暉而況於隃麋初給未成繡補之文齋素紬思欲寄黃衣之夢乎方今總章復闢講幄宏開聖天子宵衣清暇將覽辟雍之儀切宰執退食從容亦懷於樂之想爾玆多士披雲覩靑下帷發藻進逢執戟不復嘲揚退值射孟無勞難朔而無能仰讚塵謨俯伸蠖蚖徒侑旅偶以晰晝梁顏日陰而辭丙舍欲以前薷哲匠近

揃能倫差肩比影不亦羞乎况又今者道當泰極時會物盈春秋反軌已邁三八之期漢德循環更遡四七之運龍變不降則堯舜孤勞幸及未陰尚資先覺所當慎圖終濟亟遇同人上者秉忠匪夷盟心若揵探六代之興衰鏤於指掌攬五德之鈞運鈕其旋回次者獨立不懼詠狩獵稼穡之詩相幾遵榮消跨刺輕肥之夢良非出位庭自無人又其次者怡心典墳息機撰述廣成羽獵或微詞之足風載撿白顛或聞言而無咎下者乃宜人鑄三緘馬分五尾飢餓以成雲霧之斑動靜不離縫緘之內若夫爭行摘句袖册之出兔園辰入申歸侯衙之遵雁渚諒非閎散所咨於璜書盤說所通其舟楫也爰舒斑管勒爲玟箴其辭曰

敬爾多士秉誰之德周勗勸相召歌馮翼煌煌詩書爾名式嘉雲漢相章非跌爾華我觀古人建事維學括竹入犀雕璧出璞聖賢去人其間幾何絫小成鉅維勤伊多昔我皇祖則既教爾師聖師天黽勉不已衞磨白圭甫補元袞非有異能祇式古訓油油者苗力穡有秋冉冉之樹時與雲稠利亦不謀功亦不計非曰置之聊盡吾事靜言遺名動言遺身動靜之間誰知其眞昔人亦云忍乃有濟容德乃大非爲利故毖昊厥載汎濫之瀾斯不足徵左忘所招范逃殺烝尺蠖蛇龍安身藏用義與神通何德不種猗吁敬哉日月邁矣暇時苦多不寍方來毋曰時艱非予之咎各慎爾身克堅厥後

銘

宓衍堂銘（凡二章）

有具備者何滯於物有一貫者何滯於事安處乃得不滯於理

緯經以生大業以起凡是大業載於經史不盡繇經史因心則經因物則史經以制心史以制事以約御博靜脩曰仁動應曰智得其不動而動者從之李之誠明朱之格致皆出於此（左銘）

彼澹者水而可行遠彼屹者山物患不干抱濁逐塵事理乃亂汪而澄之猶不得半故道始於素夫始於簡維素與簡近於先岸簡素敺萬乃得其貫勿從往來寢興游衍一惟簡居一唯素願事理不失文質亦煥可以體道可以寡怨強恕求仁此其範也（右銘）

龍菴銘（凡二章）

持一徵勝於百學之功積一和該於萬善之務故易爲艮以治躬爲兌以麗澤敬止於躬則身有喬岳之尊麗澤於友則道受江河之益（左銘）

不勤小物則大業不立不堅大節則浮名可旣故禮樂貫微以研其幾春秋貫察以大其器幾以細而成務識以大而成器故戶牖之銘無所不申區釜之量有所不治（右銘）

闇菴銘（凡二章）

學所得者淺資所安者深資交者敗於古資人者敗於今故矜百行不以一行奪其勝納眾有不以一有洩其深是以師古則齊於古師今則逾於今（左銘）

名不可以友立實不可以朋求獨行則太剛眾行則太柔立之寤寐以爲禮樂求之妻子以爲春秋是以謨誥宣其方毅風雅奪其優柔（右銘）

法廬銘

道唯靜定更無他法吾身所止是爲安宅物繁視多昏觀厥裏

放之六合卷之一室扶準持繩乃正乃直若愚若虛是藏於密我之廬法則僅如是

約

辭約

奇服災躬華亘不餙維文從居以懷自憂今吾約女戾女遠去若夫弱羸爭食強蚌負釜衿百締而三絕餐歷旬而一舉纍纍向泣南方之冠糾糾凌霜東郭之屨賤玉桂乎西咸寶糠覈於陽武詩興敝芾之歌易得蒺藜之苦而能煦嚅輸沫合作堆粲曼辭居餐質語供爨柔扈得其裳衣戎怡覆乎錦段吾將女侈以爲毋子若夫漂搖風雨顛沛道路橫流滄莽見逝者之如斯何草元黃傷曠野之率彼馬睠顧而不行舟浮沈於莫繫千金沒蘆葦之裝五噫發北世之涕與塊焉求立錐安置而能說以

廣宅築以休庇曳垂雲之霧陰建標京之層壘廖鳳徙於高臺黿鼈砥其幻市吾將女承以爲弟兄又若貧薄相緣怨毒交至龍縻漁人之胥虎銜慈毋之杍藎臣暵乎獒狗恭婦出於啾鼠燕泥病肌虵涎膠體故潛墨水者不白其膚吸蘆草者不皓其齒賤與身讎親不見是而能遺繩藻擘見睍麗澤篋灰中山之疑縢毀西周之惑奪之曀風易以白日吾將女利以爲良友又若世載紛于蠭馬相逐繩視脫而合綸校規耳而伐木朝饔寄於羿矢昏牖託乎叟目患與髮而偕黟神與歲而俱縮探珠出海躲得嬰之尤難澡首入淵彙洗垢之不足兩福所以先幾二疏所以止欲而能風議自得從容不瘁語逃溺而號新言痛奧之見貴辨士離窮腐史謝位吾將女適以爲樂國至夫畝棲絕核陵關交戟稷就鄭而師渠䕶諛訾而賈力孔曾誦記欲系滅虞之經閡含陽秋不就弭災之策麒麐貢而師凶蝗螟飛而鳳食猛士汪喙良臣窘跡而能奮足遠搏敗文殊服雖十乘於兼城排累鸞乎一鶚干將譬於寶劍巨秠喻其茂穀吾將女王以爲君甫凡此五約以視女踐吾實昧女以爲近遠乃如齒角不完羽毛見伐書或利於窮愁命有增乎通達韓轡纔其風雲湘纍沈其日月戚施就憐喑啞見脫與夫微文買釁浮藻潰事孔翠自禍服之者鷁身言獸知先洄之而尾厲是以頃豆戮楊片言誅禍或誇靡而夷宗或虛無而絕祀吾不棄女吾將焉止信寇讎之未疎何湯火之足譬

客約

客好主人主人病瘠頷若斷齒黯如礐石悾愧不如子產角犀老眀日額豐美十周䰣驍九尺若有嘉客自許奇貌葛鼻魋顏

雄顙淡頰出餙廉之長肘加蔡澤之攣膝但謝勿通主人好色

客好主人主人病短衣餘疋帛履窮尺筭悾愧不如伊尹無鬚晏子翩反德乃任全人妨居半若有嘉客自許脩好形體昂藏髭鬢濃秀齊都雅於茂陵方夸美於戸牖但謝勿通主人好陋

客好主人主人長舌連環曲解霏玉雖絕悾愧不如惠莊寓談孟荀正說噓口成雲如湯沃雪若有嘉客自許古人動止矜重言辭寡鮮緘脣齒於金人施拜揖於土梗但謝勿通主人好辨

客好主人主人鼽鼻歌詠重濁披諷閔巒但愧不如皐陶聲瘖公子口吃單辭折獄卻坐銜筆若有嘉客自許縱橫議事翩繇談理勃窣淳于之多隱譎鄧析之精名物但謝勿通主人好訥

客好主人主人性誕毛領杳柯骨節疎慢悾愧不如夸父日逐媧皇鼇斷蠓蟻聖賢蕩佚畔岸若有嘉客自許儒實舉策數馬

負薪推車勃孔甫之銘鼎删庶子之春華但謝勿通主人好詩客好主人素退交淺多漸人稠輒畏恆愧不如柳下棲遲蒲衣避位聽言則答呼牛亦對若有嘉客自許傲儻攘臂獨征機鋒四射彙孟公之豪舉兼禰衡之嫚罵但謝勿通主人好下又重告曰文疇孰耕茂亳孰鉏朝誦幽風暮閱梗書天緯地經莫近主人主人樊須又重告曰蓬戶繩樞蒯緱耆鏈竟日再餐終歲一獻連車載酒莫近主人主人原憲又重告曰仰觀彼蒼冥冥悠悠榮爲誰春枯爲誰秋劍客狂夫莫近主人主人仲由

講堂質約

（洪思曰時尙饕餮崇飲爲甚鄴山粱山每會皆守八簋之約酒十二行講監東論抑之七章講史西論賓筵之五章磬一聲告終筵漳上風俗爲之稍變）

先正諸賢敦尙樸素居常服用所最節省者飲食爲先謝安石

每游玩之處供奉嘗至百金陸祖言深爲不然一日造陸所陸了不設具茶果數色而已兄子俶乃私爲添饌數品謝歸祖言呼俶密與杖曰爾不能世脩令德乃傚人侈靡以忝門風乎司馬君實在雒中與范景仁同至伏牛寺景仁以小榼將茶君實但用紙囊之謂范公曰景仁今日乃大有茶具景仁默然捨榼於寺而去君實晚居獨樂園又搆一室與諸士講論諸士覯其餐供不過一蔬時有客至乃具兩盂對酌數杯而罷卽世所傳眞率會非徒惜費且以養福者也朱元晦在建陽時以不設雞黍爲惡客所糾王半山食前止盞近箸者世俗疑其不情然樂彥輔魚羹茅季偉雞饌皆不餉客當世未嘗譏之曾參政府前亦止盡一味天下不以爲矯力今物力漸稀公私俱詘儉歲有輟牲之文羸國有致觳之義吾輩旣不能折箸運籌投醪飲士日食饔飱良有媿色又盤核過十餘器嘗殄天物以饜饕餮是不可以已乎李伯紀趙元鎭名德在天下但以食前方丈損其令名寇萊公亦以服御汰侈爲朱崖藉口今約講堂常會及諸友家中讌客之數皆殺不過八色酒不過十二行有踰此數必變色不御

揭

獄中自明揭

（洪思曰子旣過北寺與葉涂對薄淹留五月還西庫乃顚自昭雪也）

周謹揭爲生死俱屬君恩平反尙祈公道謹剖一息未絕之心存千秋不灰之案事周自被薦受逮以來（洪思曰子旣以論楊嗣昌謫江西布政司都事歸三年有解學龍之薦而逮命下矣）一荷廷杖四服司刑赭血滿衣瘡痂蔽褥牽連株送幾二十人不忍卽死苟存旦暮者亦以三季之禍不

宜見於淸朝天子聖明大臣勵翼必不使孝婦啼於滄波貞女號於烈日所以隱忍至此也今旣得出北寺就圜扉仰視隙光或不爲遠周不自言誰復代周言者周以艸土餘生特承環召揣無一長誓死報國方楊樞輔嚮用之時朝進溢地之言暮播彌天之說噏噏而講和戎訿訿而稱撫寇舉朝悚然畏其才辨周獨以是人根本已壞節目何施撓棟覆餗不足爲喻是以不避鼎鑊策其無成豫爲爛焦防其薪突也夫延齡以市井之徒附於城社安石以畝中之唾飾其經術源瀾所漸禍敗未覩然且陽城奮筆裂麻而不辭范鎭袒彈忤衆以無悔以爲朝廷之事無大於此者況夫手執柯柄而墜覆三藩決裂七八十州縣塗炭生民不可塵計竟無一人先事而立其防正言而規其失者豈所稱爲陳力矢謀匡時報主者歟周於樞輔非有稽脅之

怒轉睛之盱亦惟絫卵杞憂相薄也而機阱既發彊力莫撓格人元夫相時而莫敢援周今右足以跛指脛半折風雨侵晨辛楚如管度無所復用於時雖死莫惜然清夜捫心仰天討過自束髮以至二毛通籍以至放黜食不過脫穀居不過覆瓦談不過經書交不過農圃權要之路邈於星河通顯之朋棄若遺跡必欲加以朋黨之律比以糾結之條誦子蕩於柏舟勒於陵以墦壟是亦六月之霜所動其涼寒東海之雲欲分其酷烈也周嘗供事講筵蒙恩召對一再叩首東[redacted]之必不可玩流賊之必不可撫撫寇和戎之說必貽害於中原流毒於天下聖主未嘗不心是其言至於官方進退世事得失是周之於政事初未嘗談談亦未嘗亂也昔李時勉以戇言獲戾撲爪折脅而宣宗未嘗奪其官海瑞以狂率批鱗抵罪赴市而世宗猶且宥其死周之愚戇不及二臣其所觸忤不過權相而又遭逢聖主英明特達俯覩百代每憶戊寅七月每次召對敬進清仁之說恭承獎誨以爲聞所未聞未嘗不撲額槌心繼之以血也夫栽培傾覆大造何私滅頂噬膚人臣自取然聞之霜霰不殺已枯之艸雷霆能護俯蟄之生周所應得之罪已經取分降謫一年荷恩沒齒至於撫臣一薦而萬里就逮冷曹一救而受撻中墀書生一救而械繫北司（洪思曰撫臣江西巡撫解學龍也冷曹戶部主事葉廷秀也書生南京太學生涂仲吉也庚辰七月予逮至京師緹騎以聞旨猶未下廷秀疏上始杖八十仲吉疏上始徵鞫四次）迴飈受火既非根桶所知因葉增風亦非本根得悟如使初無撫臣之薦繼無申救之章則周亦負土空山偷生擊壤豈遽爲網漏吞舟厨亡雉兎故今既加以嘗謀重以主使又摎其黨侶波及無辜叔向就繫而請命於諸羊治長在縲必批根於鄰鳥亦遠於本情殊非故

質矣狄公以羅織誣服猶納疏於絮衣蘇軾以贓欵引辜亦寄哀於翰羽非獨惜其餘年亦自傷其感遇冀馬角之復生盼烏頭之再白也周以樸鈍遠謝古人然所幸者大無狄公鉤箝之章小無蘇生蜀舟之跡獨以請告數言過自菲薄爲樞輔之所掎摭遂聽之所口實以至於身幷重網體無完膚夢尋腰鑕嘗恐不屬劂令當時依阿樞輔諛其集事保其成功僥倖美官以抵今日何以處之如必以愚戇爲奸徒守經爲邪說則元愷宜服共驩之誅曾史合就桀跖之討也今天子方脩敦大之條布好生之德捐去苛細降禮股肱登夷吾於檻車釋孟明於囚服扶杖之老翹聽而歡歌反側之兒轉心而面內周獨以盆盎之下重隔星辰聞人讀律跪而股栗是亦大君子之所洞瘝有道者之所心惻也伏乞詳察可招細閱情狀洞其裝揑盡亡是公然後塞請託之源錮化比之網勿使黨錮之端見於清時嘗宿之情瀰於君子使天下後世見者有以頌帝德之廣大服明允於無疆

欲辭銀綺揭

（洪思曰子以脩神宗實錄成遷宮允未謝恩遂以救錢龍錫忤上意聽降調又以實錄故仍賜銀綺欲辭不可）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黃道周謹揭職前以狂瞽過蒙寬恩邇有科參未能自拔福輕於羽過而災生勞細於塵圖無別效十年史館黃衣之夢空存三日春坊丹管之緣已薄雖聖主不棄孤臣而寸心實多媿負訟而受服有鞶帶之羞負而乘車滋致寇之懼況在前疏實以與宴發端且積新辜當以何官拜賜循環有隕俛仰知慙伏祈閣下明徵臣引咎不敢受賞之心使鉅典有光不濫匪材之玷諒情繳謝伏乞代題

題詞

代言題詞

唐殿下慷慨直諒有沛上之風故敢以此監國二疏進其發機而外尚復具書漢光武故事一札十行又如管氏所應諸侯皆垂橐而下盈車而出不宜罣檄馳郵將士尤當事者之所留心也嗟乎予老矣何知人事所徘徊江上逾月不忍去者猶記所謂烏獸躑躅躊躇者也見潞藩今日知事不濟決意言歸遇唐藩於蘭溪舟中非意所及草檄及諸制書亦爲高皇帝致此區區也非爲巳也前三月朔日舟次龍江之下將至天寗洲阻風不得發夢高皇帝凄然謂曰卿竟舍我去邪寤而惆悵不圖逾月遂有板蕩之事卽同車扃戶坐茅茨之下能遂安枕乎生平不談管晏此處視樂葛尚隔一間今安得與顏回原憲匡坐彈琴歌商頌之詩聲出金石者乎諸草意當焚去卽使後人見者亦知果哉之末難與易之不易也六月十有九日邋雷道人書於清湖舟中

張氏譜題詞

（張福永曰爲家煙叔作也煙叔與兄汝沃兄子凱甫皆善著書[illegible]家撰述可數百卷考其先世又皆以忠厚退讓廉儉教於家是皆今之世族之所無有今吾家漳上亦八九姓而錦江頓衰乃至於此天道悠悠曷足問哉）

余蓋觀於星象知明憲之大也王者所別以爲族物而一世[redacted]碩隆衰之數往往因之古者公子分著姓字由親而疎漢唐以來差等高下一姓百世類疎而親雖有聖人出無以責今之遠嬀遙冑者也唐書張家蓋八九姓而南京爲繁吾漳張家不泝其始斷自勝國而下有盛德者爲之岷嶓距今十二三世源瀾斐亹不乏聞人可謂隆矣天火之義附於烏孥豈其然哉余友張煙叔輯其統系略倣遷表自彥秀祠隴至於藻苑遺聞爲十卷煙叔之意以同人之數均麗於火火者辨也火著於天垣[redacted]所出出於同故貴辨火著於家井竈所出故貴定辨故有類定故有物書曰厥有恆性夫亦是意也天下昇平旣數百年衣冠襞湊姻婭[redacted]續遇有一貴人出馬鬣車帷一一相麗奚獨譜牒爲鄰翁之[redacted]而煙叔獨以是爲不可李獻吉曰豪猾子弟聚狎雜酒肉元旦遇族人鶉衣怒罵不休見長令足循循如有緣遇族伯叔呵道者不可勝歎嗚呼豈獨此哉其時常酒饌甘脆盡於同姓貴人見骨肉方幅不齊自別爲非吾宗者雖士君子而然矣錦江張氏自七世比部公實陰行善名位未暢十世爲儀部奉直兩公兄弟鵲起以文行著海內十一世爲汝沃聘君酌其華實在膺曼而上煙叔又以寬博起而佐之海內文獻未有先者（張福永曰汝沃名夔字紹和所著擘玉樓諸集殊二百卷啟禎間以孝廉隱鼎石山不應公車徵辟皆不就海內稱爲聘君煙叔亦有集二十卷人比之二陸）余蚤歲數游其家見其家不能庀倉腴時時糴沸其子弟負牆誦詩不知都市有跕屣彈絲之事又一至其祖廟見其門正嚮處屋角牆鼻贔屓然或睨或倚下顧其渠通江也無獨篷之舫問其所由曰自比部公而然於今五世矣不欲變亦且不可嗚呼此其視錦江豈下於馮翊扶風也乎卽使與馮翊扶風共里閈其不以藻苑世乘易其貂蟬也明矣煙叔所輯有家訓一卷爲十有一卷今并於藻苑家乘中

密洗廬銘

至人讀易洗心於密於密者何岀吾心室萬物皆備退藏如愚既博乃約還之以虛其未虛者有密洗才識之累甚於物滓

去雕反琢以存其眞譬彼浴盤與日月鄰毋謂素服或澣或否毋論來本無塵無垢還聽與觀乃知其端內觀瑩然乃反其元於此盡性以至於命精義入神迺無不盡持之曰靜循之曰敬江漢秋陽濯愚曝聖壬淵退省其是之謂歟

鄰秋沈家逸事

鄰秋孝廉名泓七世祖得四嘗剖胸探肝療祖父疾洪武間詔旌其廬微授太常贊禮郎方剖胸時遠近里許聞任負甚喧起問之皆曰沈家有七世餘糧爲運致之旦起閴然無何有漁人持舊鐵百餘斤易酒米去後辨之乃金也以是富於浙上至七世鄰秋乃以文章起家

讚曰撰胸之誠奇於封股時憲所禁明神爰取貿鐵得金奇於發粟郭巨劉殷猶斯樸篤嗟爾君子患生有身血肉是軀以遺其親剖胸探肝云何不痛悟彼膚血爲精誠奉以誠取膚如水與上神之聽之式穀與女

鄰秋母朱孺人二十三而寡生鄰秋甫五月遺田七畝饘粥不給外家欲奪其志母貽外家書曰女蒙父母擇配沈君可謂得人豈意遽然天促其算幸已生兒撫令成大終身所倚敢生它心婦人從夫終身不改此人之大倫女之大節也有商議者幸再三卻之儻四大人之意俱然女寧蹈東海死耳何面目見沈君地下乎其書藏女弟瞿家甚爲雲間人所傳誦

讚曰有此巾幗邈彼冠劍吐辭破山抆涕出電手緝綱常如五色錬視彼世人汙于泥澱膏膽尤能畫荻出研不開講帳不踐王殿宜有令子蔚爲時彥

宋孺人事舅姑甚孝舅少淵公臨終無所遺遺一床爲之書曰

寡室宋氏甘荼苦撫育孤兒手課遺經身親井臼用度不周賴以女紅自給所食唯熟油苦菜衣服不裝飾行止不失度事翁姑孝待伯叔敬處妯娌和以至交親御下各盡其道可嘉可敬我家貧清苦細思無能與之獎勵我止有拔步暖床一張給與宋氏表其貞堅傳世無斁

讚曰內行淳備古人所貴父母兄弟無間尤難八十老翁敬其寡媳欲爲獎勵而苦無力遺床表貞撫書太息視彼栢舟堅於砥石皇皇華旌煒煒史冊曾不數年飃於雲日五旬之孫去天徑尺嗟彼世人但知朝夕

鄰秋既爲孝廉述其母行乞董玄宰宗伯誌銘元宰自起草未謄眞而逝此草遂爲絕筆鄰秋每攜橐自隨不移函丈一日舟中暴客所探襆被衣裝分散盡獨留此卷寘大士龕中云此沈孝子家物當寄還之遠近傳看以爲節孝所感異類迴心云

讚曰飛鴞食椹則懷好音猛獸啣鹿投於孝林賢者之遭盜賊不侵譬彼豚魚有孚惠心爲丁公藤爲孝緒葠爲庾賢錢爲劉殷金諒彼暴客終亦守劍感此孝書亦或克念神明所持扶光出焰勒石萬年莫之敢蓺

鄰秋述母訓可傳者甚多每一讀之數行潸然今特舉其逸事銘之不使墨瀋雜於酸涕也